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四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284/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四三冊目次

史部·地理類

西湖覽勝詩志八卷

〔清〕夏基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二年刻本

一

大滌洞天記三卷

〔宋〕鄧牧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一〇〇

石湖志略一卷文略一卷

〔明〕盧襄撰
河北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三九

南屏淨慈寺志十卷

〔明〕釋大壑撰
重慶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吳敬等刻清康熙增修本

一七七

徑山集三卷

〔明〕釋宗淨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四一三

歷代山陵考二卷

〔明〕王在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四四二

方廣巖志四卷

〔明〕謝肇淛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三年刻光緒增補本

四七六

石鼓書院志二卷

〔明〕李安仁等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刻本

五一五

關中陵墓志一卷附錄一卷

〔明〕祁光宗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六〇七

金陵梵剎志五十三卷（一）

〔明〕葛寅亮撰

民國二十五年金山江天寺影印明萬曆三十五年南京僧錄司刻天啓增修本

六九七

西湖覽勝詩志八卷

〔清〕夏基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湖覽勝

十四卷》提要

西湖覽勝志序

聖湖夏 基樂只父誤

快哉西湖之志勝志也。諸若他山之志。有奇蹟矣。而無名人。有名人之。而無題詠。有題詠矣。而無古今名人題詠之多詩。譬之天姥九嶷。可想而不可卽。吾亦托之夢中意中而已。若西湖者。帝王之所都會。賢達之所遨遊。又若僊佛縉黃才子佳人之所畢集。或買山而隱。或

結廬而居。或屬意尋山。藍輿日至。或耽情問水。野艇常通。苟有可觀。輒有題詠。故吾謂西湖之志。勝志也。予寄跡湖山。攬勝丘壑者。已非一日。風花雪月。旣已無所不搜。樓

夏序二

榭亭臺。亦已靡所不至。掛杖頭之錢。時時訪逸。挈奚囊之韻。處處尋幽。暇則壚頭暢飲。買醉山家。倦則僧房假榻。探奇石。春夏顧全湖之勝。桃花盡而荷花開。種冬採兩

山之幽。桂萼擢而梅萼秀。三竺五雲。九溪八澗。園歷千家。寺名無數。蓋無景不在予卧遊指顧中也。然猶有不盡載者。無名之園宇。時創時更。無考之僧寮。倏存倏毀。或窮山頑石。目所厭觀。或僻塢荒郊。足所難躡。非吾不志。實苦于遊。非吾不遊。實窮于覽也。若廼不朽之亭臺。不滅之瑩宇。不磨之碑陰。不刊之禪寺。更若忠臣義士。逸史名姝。

夏序三

則非吾所敢畧者矣。客有起而詰之曰：叔禾田先生之志則備矣，曷爲芟而纂之？予曰：嘻！叔禾之志備載都城兼夸大內，市井里坊皆備悉焉。然宋代已更，景物漸滅，靡有存者。於山水何與焉？且武林有志，不必附之西湖，故予纂而修之。大約芟叔禾之所不必備，而非芟叔禾之所必備也。又或增以野史外家遺事者，不欲使名人淑媛逸士

夏序四

高僧沉淪淹沒，貽山水之恨于無窮也。且叔禾去今百餘年，隆萬以後缺然無詩，又其書不加點，令觀者疲目。予故增以新篇，暢其序事，略史家之長，而存志事之逸。爰偕宋子點次成書，庶幾無勝不載，則西湖大概令人一覽而晰，寧必備載都城兼夸大內，遂爲摺美也哉。

順治十二年花月吉日

夏序五

西湖覽勝志小引

蓋聞鄧尉遊吳。買山而隱。梁鴻入越。蹈海長噫。青蓮發天姥之吟。蓬萊入夢。康樂耽龍湫之癖。雁宕尋幽。故筆牀茶竈。涪翁溪上逍遙。好鳥嬌花。秦客山中唱和。春風歸輞水之園。王裴贈答。明月登牛渚之舫。袁

宋引一

謝高譚。斯知景以人傳。品因詩貴。令節無多。人日偏言杜曲。良辰不再。安石到處東山。歷觀往古遐踪。罔弗耽情逸事。矧如西湖者。尤山川之佳勝。宇內之特著者哉。晉元以前。不復論矣。粵稽湖山。著自中唐。臺榭盛稱南渡。金焦慕白公之澤。處處揚飛

桃李拂蕪老之風。年年殺柳。慨自帶江爲城。錢宮鞠爲茂草。因山作闕。宋殿悉付啼鵲。于是山山有寺。林巒兢起。繞民廬。水水皆亭。煙波盡隨登畫舫。過斷橋而翫雪。葛坡瑪瑙。憑杖履以俱臻。踏長堤以問春。石屋煙霞。乘舟輿而可近。以故名人霧集。方

宋引二

外雲蒸。訪高僧於靈鷲之峰。慧理白猿。洞口呼來。泉石冷。誼大隱于孤山之嶼。林逋老鶴。亭前飛去。野梅橫。西陵致書宗吉。松菊依然。東郭寄語侯斯。詩盟尚在。予久嚮樓頻徙倚。隔隣風接。文長處生。館裏任遊。遊泛艇煙。尋伯雨虎跑龍井。代有傳燈。聖

水雲居雅多佛蹟許邁登留身題爰以名
峰葛洪鍛鍊丹成因之命井至於岳于廟
貌千年拱。阜憲精英與並傳。朱陳大節一
般心。徐陸清風應共賞。斯尤其卓者矣。若
乃青石得駕玉泉。妓推琴操。朱籠釋飛鸚
鵡。句美周茗。錢塘江上松濤冷。蘇小宅寄

宋引三

漁樵。青芝塢裏竹風涼。淑真塚棲烏鵲樓
題醉白。美哉太守風流。庵號棲雲。曠矣酸
齋逸趣。朱觀奴之造塔。金沙何殊陳郡侯
之祠夏妓宅。柯敬仲之建樓藏帖。豈異韓
令尹之解綬辭官。張雨玉鈞爲詩欲通遊
蹤。行公藕花結社。頗好幽盟。狂客題詩。

避平章之焰。先生道古居然無着之心。總
之視山水爲情真。等塵名於泡影。予以暇
日得披斯志。雖紀載弗備。庶令遊者不費
深思。點閱近迂。抑使覽者可無疲日。或因
書而思廉潔。識貪婪之墮迷關。或覽籍而
覲高蹤。知奔競之殊勝笑。或過墓而生忠

宋引四

孝。執卷可考遺言。或登壇而見禪心。謀篇
得親佛偈。名殊題詠。感動香奩。烈士清哦。
可資譚麀。讀是志也。未必無補于當世。閱
是詩也。未必無賴于纂述云。

順治十二年富水朱維藩仝祝氏題

西湖志總序

杭州爲古臨安地。瀕海之鄉。周前爲蠻夷國。不通聲教。至吳越後。其地漸拓。歷秦漢皆山。秦草莽。至晉元帝渡江。都建業。文人逸士。名公鉅卿。始得遊覽斯地。故謝靈運有臨安風景麗。無石不玲瓏之句。蓋謂此湖也。湖處萬山之中。集百泉之勝。晉時有金牛起湖中。人稱之曰金牛湖。又以其水清泓。有光接天。朝雲暮煙。變化不測。或稱之曰明聖湖。至唐李泌使臨安。見其地佳勝。山川若秀。特其民患苦澗。不能遠汲。往往星散。必因土疏乞。濬泉源。引湖通井。以拯民困。雖其時湖山

西湖志

總序

艸。景物清幽。未有如後日之亭臺。是榭。古剎名園之奇麗者也。厥後。自白樂天爲郡守。而西湖始盛。郡治在鳳凰龍山之下。湖處其西。因名之曰西湖。樂天就情詩酒。留意丘壑。蒐泉剔石。表異開幽。無所不到。故其時士大夫家。柑齋成風。因而各稱園宇。名僧奇士。往往來遊。掛瓢下榻。接踵而至。自樂天去。後人始知有西湖之勝焉。唐末黃巢反。兵侵臨安。錢武肅王鏐乃起徒卒。招鹽販諸人。與義軍賊道。他走。故錢氏有功茲土。遂奉勅鎮臨安。旋進爵爲王。歷後五代。凡子孫四世。吳越十地。俱屬錢氏。第三乃大營城郭。號衣錦城。建都于

西湖

總序

二十

郡治鳳凰龍山之下。襟帶錢江。高築塘以禦海潮之患。故其江與縣以錢氏得名。宋興錢王。似知天命。有屬遂以其子歸宋。故兵不犯臨安。人民至今富強。皆錢氏之澤也。世代雖更。而湖中舊蹟。多錢氏所建。昔宗時。東坡倅杭州。法樂天之道。就情山水。故人稱東坡爲樂天後身焉。二公共居杭州。凡八九載。以故湖上佳景。良辰美景。風花雪月之奇。莫不題詠殆盡。自茲以往。學士大夫。家有豪快雅致者。率皆追自蘇遺事。當東坡之守杭州也。民苦旱。兼有食澗之苦。亦進疏爲倡。開其時世界清平。當事無撓。因奉詔給米二萬。兼以蠲助無算。遂得拓地三千餘頃。周環計四十里。又因其土爲湖堤。十里六橋。兩峰三竺。俱列目前。遊者莫不快心。觀者莫不暢意。湖中每患葑蕀。公爲盡去。翳障其中。方圖留數十畝。爲湖亭。湖寺之地。而祠院臺榭之觀。居民好事。以時修葺。故西湖稱再盛焉。宋社中微。高宗爲道君。第九子。南渡臨安。襲吳越王之故基。建爲大內。其時稍稍偏安。因大創宮闈。皆依名山之勝。而隱逸之廬。高僧之寺。遂因京師之盛。旌表無遺。故貴戚鉅卿之家。與居民從龍自汴來者。莫不新構門第。競造園林。栽花種竹。揮麈觀鴈。涼臺煥館。奇亭美榭。莫不畢興。凡

翠華所倖。魯官卒遊遊之地。曙曉。曉。曉。若蓬。蓬。蓬。船。船。船。管。
 池。閣。絃。笙。達。曙。通。宵。靡。有。歇。日。湖。山。之。盛。殆。莫。過。矣。後。漢。
 子。平。章。當。國。極。欲。窮。奢。時。已。古。木。成。陰。荷。花。過。水。堤。無。隙。地。
 岸。無。空。扉。賈。復。齊。民。故。居。大。興。土。木。經。營。再。造。雖。私。其。臺。榭。
 者。十。九。而。佳。山。水。照。綴。殆。盡。元。興。僧。楊。連。真。伽。壞。大。內。為。諸。
 寺。僅。留。古。刹。數。十。然。而。舊。蹟。猶。存。風。光。不。改。銷。收。八。十。餘。年。
 至。明。興。都。建。業。而。吳。越。紹。紳。始。甲。天。下。浙。之。學。士。大。夫。輩。皆。
 因。其。舊。蹟。改。造。闢。宇。湖。山。稍。稍。增。飾。嘉。靖。間。楊。公。溫。甫。來。守。
 是。邦。亦。有。開。湖。之。舉。未。幾。以。事。見。斥。嗣。卽。有。東。瀛。孫。公。以。繼。
 造。之。命。來。遊。斯。土。宦。官。權。重。中。外。臺。省。畏。不。敢。言。公。因。居。杭。
 十。有。餘。年。凡。所。獲。俸。金。暨。諸。羨。餘。等。物。不。啻。百。有。餘。萬。皆。為。
 西。湖。之。費。築。堤。修。寺。建。亭。造。殿。自。斷。橋。壘。土。為。堤。以。通。孤。山。
 號。十。錦。塘。花。木。濃。茂。郁。郁。青。青。又。復。因。湖。心。高。地。築。土。為。亭。
 依。形。建。寺。其。苑。奇。扶。幽。飾。陋。增。美。無。良。豪。腸。正。與。白。蘇。不。減。
 故。人。謂。東。瀛。又。東。坡。後。功。焉。湖。之。盛。又。無。以。加。矣。明。初。二。百。
 餘。載。浙。之。居。民。暨。往。來。遊。士。受。東。瀛。之。澤。者。不。少。一。如。昔。之。
 受。樂。天。與。東。坡。之。澤。者。然。今。雖。收。馬。蹠。躅。樵。蘇。不。禁。而。湖。光。
 如。舊。山。色。依。然。後。有。起。而。修。之。者。人。又。食。其。澤。矣。其。不。敏。細。

西湖志

總序

三

閻田志兄其序事浩繁因略而修之以爲遊覽者快觀焉

詩選凡例

西湖朝雲暮煙變化萬狀。花明水秀。姿媚千端。其景豈可條指。近來詩家。景取有十。而騷人韻士。足未歷山水。遂作詩配之。以爲湖上大觀。實窮於此。噫。亦陋矣。卽如蘇堤春曉。錦塘豈乏春光。花港觀魚。玉泉垂柳。臨至。至於雪取斷橋。何山無雪。云取兩峰。何湖無雲。荷豈必蓮。院月豈必三潭。雷峰夕照。寧下湖。向南山。晚鐘豈無天籟。春鵲啼夜月。六橋翠鳥。啼。花。百。轉。鶯。聲。何獨柳。其此畫工之拘騷人之陋也。作詩雜入諸景。集不偏載。

西湖志

凡例

蹕殿登山。騷人之逸致。揮舟問水。達士之佳懷。近好事者以湖山爲讎集地。是矣。而雜沓筆簪。極意歌舞。豪奴悍僕。紛擾於前。健卒廝役。排擠於後。僻僻夢夢。坐失風光。試思湖山何地。喧嚷何心。達者宜爲戒焉。凡西湖探討不真者。其詩必泛。一切不載。

古今詩。皆自吳越西湖矣。從心所適。接取眞形。冷處愈濃。熱處愈淡。入詩所不到。處處奇遊。一日不厭。迨終歲不。倦。無。馬。啼。花。落。盡。是。文章。風。花。雨。絲。皆。成。幻。句。而。胸。目。湛。神。或。以。檢。急。無。不。各。隨。所。味。觀。者。毋。忽。視。之。

人倫之大莫如忠孝。次莫如名節。次莫如文章。夫文章無大矣。若武穆王之父子。忠能啟孝。張憑牛鼻施全之諸人。義以翊忠。于少保社稷之勲臣。徐太學千秋之烈士。鬚眉皆豎。塚表剛中。清白矢心。慕稱朱子。諸如流寓名宦。才子佳人。有裨風雅者。集並列之。

仙佛從來傳罕。名都大地。指不數屈。而西湖之可紀者。歷歷目前。慧理中峰。衣鉢特著。參寥辯才。燈火相傳。定光之成佛。作祖法相。猶存蓮池之立教。歸禪雲棲。可謁鳥窠。出蹟鳳林。濟顛發源淨寺。塔有無著了義之名。寺著惠勤中庸之號。倘

西湖志

凡例

使山水無靈。胡皆集此。若廼真人擇處。丹客埋蹤。尤難悉載者。如葛洪之煉丹井。許邁之稽留峰。王方平之仙姥墩。呂純陽之玄妙觀。宋琴操之青石橋。清衣道之疑神菴。皆清風高跡。人所難期。而亦集此地。非湖聖明何易得此。

湖山之靈。多聚仙佛名。詰固稱不朽。然其烟波淡石。雪月風花。使無騷人韻士。淑女名姝。點綴其中。西湖亦是八股腐物。一時翹賞。久則厭棄。吾觀覽勝諸人。除李杜少詩。其餘罔不備載。益以唐初湖方艸創。少陵老屋羅塘。青蓮勝窮窈窕水。卽間有一詩入選者。皆後人好事。牽扯入集。細閱其情。不合豈

有李杜之才。既入此山。能無暢所欲言。即唐自樂人去後。登宋元明湖山。作罷始出。是以遊者莫不有詩。覽者莫不成集。瑤章瓊句。就出香奩。錦腸綢心。紛投篋笥。觀者疲目。選亦搜奇。

古稱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此佳論也。曾亦知有詩畫之出於湖山者乎。宋人粉本不足語矣。畫莫妙於元人。而子久子昂。元鎮叔明。仲圭。暨戴文進等。或出於吳興。或生於樵李。或起於錢塘富春之間。往往日來湖上。探討山水。久成畫家。故人謂子久之畫。得之寶石諸峰。子昂之筆。得之南屏曲壑。孤山

西湖志

凡例

三

數點。乃元鎮之逸懷。雷峰一片。實仲圭之豪致。飛來蒼藤怪石。寶蓮窈窕深苔。叔明得其大端。文進分其皮貌。觀者有心。能無慢。

留去思而造生祠。請顯紳而作碑記。一時快為逢迎。千古終成。危礫湖山。何取榮焉。至若不朽芳蹟。自應憑轍。無聊湖山者制之。

凡有吟於西湖者。其人不序。千古風流。斯滅矣。亦且以阻後人。開湖修岸。栽花柳。柳之興。然機序則又無義識勸懲。亦非子志事。初心如西湖之功。莫大於賈秋壑。而秋壑為萬古之

罪人。點綴生色。莫巧於韓平原。而平原實人間之如賊。志中每多削之。南渡以後。功臣世戚。惟張功甫稍有清氣。志多襲之。其餘皆無舊蹟。既不足觀。亦不足志。若唐宋之李長源。白樂天。范希文。蘇子瞻。明之楊溫甫。王錢係隆等。皆噴噴人口。有裨於湖山者不少。予何敢畧焉。

景之著者。名家詩題最富。其冷勝者。則不佞某與宋。翁。凡竊稱焉。非敢僭以砥礪。混入璫璣也。特以名人遊覽。選其勝者。遂成篇章。至於湖山冷寂之地。足所未經。故多缺耳。予因閱志。見其缺者。則以詩補之。蓋以不佞湖居二十年。惟是留心

西湖志

凡例

四

山水。故所見愈確。所題愈真。因敢續貂。以存方鑒。

近詩投覽者。疊疊盈尺。志中并不具載。但其所題。不過三三兩兩。六橋湖心。諸勝。武穆忠肅二祠而已。然其詩宋元以來。名家入選者。頗富。如作。莫之不待續之。不能嗣有西湖覽勝詩。遠廣羅名篇。以成盛事。即田叔木志。餘之意也。

世詩家姓氏。或書其名。或書其字。因舊本也。予生也晚。攷之未詳。故轉轉耳。至於近時人物。一曰古字。非攷苟也。識者亮之。

予來湖土者。日不乏人。人亦不乏詩。除古集選載而外。投稿

不其不珍重選入。僅未蒙見示。往後有遺珠之嘆。覽勝詩選。不得不再從事矣。然不肖多浪跡吳門。梓事命錢塘門外湯伯倫主之。有投覽者。乞付湯手。

泊菴夏 基謹識

西湖覽勝詩志目次

志以遊覽為選。凡無景之山川。無名之寺宇。無關之人

物。無攷之園林。無情之士女。無味之詩詞。皆畧不載。至

於藉藉有聲。與夫冷冷可采者。遊可不倦。覽亦稱奇。皆

備載焉。

一卷

錢塘門

沿湖崖而西折入斷橋。橋舟泛湖中。其景皆至。

樂天書院

景聚今為玉蓮亭。

纜舟亭

景聚今改蕭公祠。

水明樓

景聚今改秦樓。

鏡湖樓

景聚今改赤霞山居。

昭慶寺

哇哇宕

景異。

西湖志

目次

桃花港

景別。

斷橋

景奇。

十錦塘

景麗。

望湖亭

景幽。

孤山寺

景聚今改闕聖廟。

四賢祠

景幽。

和靖墓

景幽。

放鶴亭

景幽。

梅花嶼

景聚今改江閣。

蘇小墓

景幽。

小青簾

景幽在孤山麓。

陸宣公祠

景曠。

東瀛祠

景聚今改盧舍巷。

六一泉

景幽。

勤公講堂

景曠。

西泠橋

景幽。

西泠艸堂

景幽。

蘇堤

景麗。

湖心亭

景曠。

湖心寺

景曠。

醉白樓

景別在字家岸。

金溪艸堂

景別在金沙灘。

白公六橋

景幽。

朱觀奴宅

景別在金沙灘。

天澤廟

景幽。

錢塘門 由陸路而上過石堰橋登

赤霞山 景勝 赤霞山北山之景皆至此

寶石山 景奇 登秀閣 景聚今收 金牛嶺 景幽

孫花翁墓 景別 保俶塔 景勝 大佛寺 景奇

素月樓 景別 子久書樓 景聚今 水月樓 景勝今

智果寺 景勝 落書樓 景聚今 叔明書樓 景聚

錦塢 景勝 瑪瑙寺 景幽 初陽臺 景勝

抱朴子墓 景幽 朱紫陽祠 景幽 養樂園 景勝

西湖志 目次 二

楊公祠 景幽 疊山書院 景勝今 趙好好居 景勝

鳳林寺 景幽 岳墳 景壯 牛鼻墓 景勝

紫雲洞 景奇 懶雲窩 景異 金鼓洞 景異

白沙泉 景別 無門洞 景異 黃龍洞 景勝

淨性寺 景幽 青橋巷 景別 朱淑真墓 景幽

張憲墓 景別 葑州園 景勝 玉泉寺 景勝

靈峰寺 景勝 秦亭山 景別 法華山 景別

水竹塢 景幽 周杞墓 景勝 西溪 景聚

萬福寺 景幽 石人嶺 景勝 俠老碑 景異

錢塘門 景勝 行春橋 景勝 九里松 景別

駝駝嶺 景勝 韓王別墅 景勝 石鱗島 景勝

古先生墓 景勝 了義塔院 景勝 黑觀音堂 景勝

集慶寺 景勝 合潤橋 景勝 飛來峰 景勝

龍泓洞 景勝 呼猿洞 景勝 石門澗 景勝

冷泉亭 景勝 靈隱寺 景勝 北高峰 景勝

鞠光巷 景勝 幽巖山房 景勝 瀾西 景勝

西湖志 目次 三

包家庄 景勝 無着塔 景勝 下天竺寺 景勝

靈鷲峰 景勝 月桂峰 景勝 稍留峰 景勝

蓮花峰 景勝 三生石 景勝 香林洞 景勝

葛塢 景勝 曲水亭 景勝 跳珠亭 景勝

中天竺寺 景勝 天香閣 景勝 見心亭 景勝

上天竺寺 景勝 四卷

河金門 景勝 豐樂樓 景勝 柳洲亭 景勝

問水亭 景勝

野人廬 <small>景幽</small>	梅岡 <small>景幽</small>	雙碩卿堂 <small>景別</small>
豐樂園 <small>景聚</small>	倚醉樓 <small>景異</small>	詩卷樓 <small>景聚</small>
解綬樓 <small>景聚</small>	朝雲閣 <small>景聚</small>	歌舞樓 <small>景異</small>
樓外樓 <small>景異</small>	錢王祠 <small>景聚</small>	白馬廟 <small>景聚</small>
五卷		
清波門 <small>景幽</small>	學士港 <small>景異</small>	聚景園 <small>景異</small>
淨慈寺 <small>景麗</small>	慧日峰 <small>景奇</small>	蓮花洞 <small>景奇</small>
雷峰塔 <small>景異</small>	小蓬萊 <small>景奇</small>	藕花居 <small>景聚</small>
四		
壑巷 <small>景異</small>	南園 <small>景聚</small>	吧瞻書院 <small>景別</small>
石屋 <small>景奇</small>	水樂洞 <small>景奇</small>	玉淵亭 <small>景幽</small>
烟霞洞 <small>景奇</small>	虎跑泉 <small>景異</small>	真珠泉 <small>景異</small>
王烈女墓 <small>景幽</small>	法相寺 <small>景異</small>	定光菴 <small>景幽</small>
鏡花閣 <small>景別</small>	綠蘿巷 <small>景聚</small>	南高峰 <small>景奇</small>
六卷		
清波門 <small>景幽</small>	赤山 <small>景幽</small>	偶瀟齋堂 <small>景別</small>
玉岑山 <small>景幽</small>	凝神菴 <small>景別</small>	簪箕泉 <small>景別</small>

惠因洞 <small>景別</small>	千墳 <small>景異</small>	三台山 <small>景異</small>
花家山 <small>景幽</small>	大麥嶺 <small>景幽</small>	小麥嶺 <small>景幽</small>
花溪 <small>景別</small>	靈石 <small>景別</small>	徐公墓 <small>景別</small>
過溪亭 <small>景別</small>	鉢池菴 <small>景異</small>	新巷 <small>景異</small>
風篁嶺 <small>景異</small>	片雲石 <small>景奇</small>	楊梅塢 <small>景幽</small>
獅子峰 <small>景奇</small>	龍井 <small>景別</small>	神運石 <small>景奇</small>
白蓮院 <small>景別</small>	老龍井 <small>景幽</small>	九溪 <small>景幽</small>
張叔芳菴 <small>景幽</small>	十八澗 <small>景別</small>	雲棲 <small>景幽</small>
五		
清波門 <small>景幽</small>	筆架山 <small>景奇</small>	徐公墓 <small>景別</small>
西林院 <small>景別</small>	梯雲嶺 <small>景異</small>	慈雲嶺 <small>景幽</small>
天龍寺 <small>景異</small>	朱籍田 <small>景奇</small>	紗因山 <small>景別</small>
鳳凰山 <small>景勝</small>	萬松嶺 <small>景別</small>	宋大內 <small>景壯</small>
宋故宮 <small>景幽</small>	南塔寺 <small>景幽</small>	望海樓 <small>景聚</small>
勝果寺 <small>景幽</small>	月品 <small>景奇</small>	中峯 <small>景奇</small>
棲雲菴 <small>景奇</small>	包家山 <small>景別</small>	玉蟾菴 <small>景別</small>
六和塔 <small>景聚</small>	羅剎石 <small>景奇</small>	五雲山 <small>景奇</small>

錢塘江 景曠

八卷

吳山 在城中有三道一從鎮海樓上
一從布政司上
一從教治嶺上

伍相廟 景曠

玄妙觀 景曠
景曠

三茅觀 景聚

瑞石山 景奇
風洞附

清平山 景別

承天觀 景曠

玉虛觀 景曠

施公廟 景異
王都將

雲居巷 景異
印道場

紫陽巷 景奇

寶月山 景別

寶蓮山 景奇
永洞附

壽春巷 景奇
師道場

蛾眉山竹園山淺山諸蹟今在藩司對門居民蟻集不

可登覽其餘若海會玉樞皮場火德文昌關帝諸寺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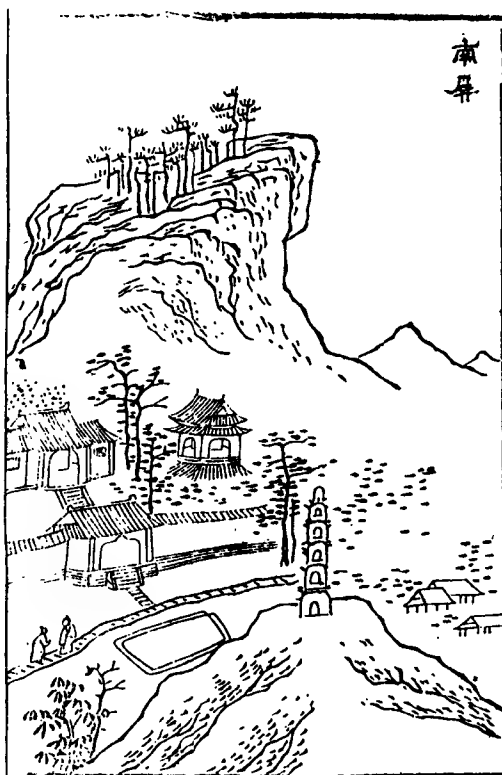
景極平澹不足紀也



西湖圖說

西湖山明水秀周圍三十餘里。匯集七十二泉。三面倚山。一
面距城。倚山者千崑萬壑。總列湖湄。距城者飛閣層軒。怡臨
水岸。尤稱奇者南山。石青竅穴玲瓏。北山石紫。峭谷秀麗。西
山兼南北之勝。東城極眺覽之奇。其在山也。幽窩深洞。古木
修篁。大隱高僧。任焉其在水也。堤橋亭館。終帶紅蓮。才子佳
人。玩焉。故蘭棹畫船。竟日笙歌。秋月春風。四時行樂。此真入
世之蓬島也。佳景不一。圖畫難盡。附選名勝約十八間。遊者
鑒之。

八卷宋雜詩識











西湖覽勝詩卷之一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份祝父點閱

湖中勝蹟

○樂天書院出錢塘門臨湖岸即其地也今改玉蓮亭按武林志樂天守杭州政平訟理囹圄空虛樓船載妓庸儻傲湖山簞輿賜春餅柳煙柳貧民有犯法者令栽樹數株富民有贖罪者使開湖數畝歷守數年樹木成陰湖葑盡拓蓄其水可以灌田伐其木可以爲宇居民利焉以

其潔似蓮其白如玉爲立祠祀之折入湖岸爲觀舟亭

白樂天詩孤山寺北謝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垂楊爭暖谷誰家燕子啄新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艸猶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深裏白沙堤

樂天又詩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

層翠月照波心一點珠碧瑛綠頭抽早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大半鈎留是此湖

樂天又詩望海樓前照曙霞護江堤外踏晴沙清聲夜人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織綾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

花。誰開湖岸西南路。橋水橫拖一逕斜。春望

樂天又詩。錢塘名勝古今無。州傍青山縣枕湖。遠郭荷花三

十里。拂城楊柳幾千株。夢兒亭。古人稱謝教舞樓。新妓姓

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流不稱白鬚髯。夏興

高季廸詩。雨晴南浦錦雲稠。晚待湖平蕩槳遊。狂客興多惟

載酒。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

秋。爲愛前沙好涼景。滿身風露未歸舟。即景

徐有恒詩。眼色隨潮半欲消。滿湖涼氣夜瀟瀟。一筇明月僧

歸寺。兩袖春風客過橋。屏倒空青山窈窕。鏡磨寒碧水迢

西湖志

卷一

二

遙。誰家有酒心無事。醉倚蓮亭弄玉簫。蓮亭晚步

夏樂只詩。爲思白吏種芳蓮。碧浪橫吹致自妍。夜月半疑鷗

出浦。晴風猶見鶴歸田。畫船載酒香生席。野閣催詩影入

箋。聊借一壺亭上望。居然人世集神仙。飲玉蓮亭

宋价祝詩。山光遙映水澄河。繞徑荷花次第開。靜夜聽人搖

畫舫。涼風縱我放深杯。香疑李白攜牋過。韻似楊妃捧硯

來。欲問當年勤政蹟。玉蓮亭下數徘徊。遊玉蓮亭

○纜舟亭。武林志。樂天建其地。樓船蟄聚。緣柳成行。遊者買

舟於此。舊時名妓所居。今爲居民市矣。折過昭慶爲水

明樓

白樂天詩。欲送殘春招酒伴。客中誰是有風情。兩龍戲水新

求得。一曲霓裳早教成。排比管絃拖翠袖。指揮歌舞吐新

聲。遲搖且莫湖心去。姑傍菱花自在行。

○水明樓。在鏡湖樓之東。東坡建。按志。子瞻常攜朝雲於此

今改潯樓

蘇子瞻詩。黑雲和墨未遮簾。白雨翻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

吹散。鏡湖樓上水如天。

子瞻又詩。忘憂魚鳥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浪能令山

西湖志

卷一

三

俯仰。風帆似與月徘徊。

子瞻又詩。未成大隱成中隱。可得長閒且自閒。我本無家更

安住。故鄉無此好湖山。

子瞻又詩。湖光欲靄晴偏好。山色溶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

西子。淡粧濃抹兩相宜。

子瞻又詩。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

窮碧。映水荷花別樣紅。

○鏡湖樓。在昭慶寺之西。樂天建。往時在杭遊宦者。行春則

集柳洲亭。觀競渡。則集玉蓮亭。登高則集天然園。畫閣

看雪。則集孤山寺。至於門時。諸客。前聚鏡湖樓。兵燹之後。其樓已廢。變為民居。惜哉。進內為昭慶寺。潘道遙詩。鏡湖樓上集。竟日懶思還。聽水分他界。看雲過別山。孤舟依岸靜。獨鳥向人閒。回首重門閉。蛙聲夕照間。○昭慶寺。按志。為古戒壇。吳越王錢鏐八十壽。建時有寺僧。圓淨者。訂緇流古朴。天香勝蓮。勝林慈受。慈雲等七人。結蓮社。誦經放生。為王慶壽。每月朔。登壇授弟子法。更率居民行香禮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之曰昭慶。今僧房。卽緇流號也。後為棋槃山。哇哇宕。

西湖志

卷一

四

王季重詩。湖明波靜。日初曛。隔岸鐘聲水上聞。地不匡廬。遊亦快人。非蓮社。寂何分。霜填堤葉紅。於錦雨浣沙溪。白似雲。圖淨宗風。今已杳。梅壇劫火尚無焚。○哇哇宕。在棋槃山上。昭慶寺後。有石池一泓。深不可測。絕壁橫空。方圓約三四畝。空谷相傳。聲喚聲應。如小兒焉。故以是名之。上有棋石。聳立山頂。遊覽最勝。其下有祠。乃杭人特建。以祀朱蹕。金勝祝威諸人者。蓋是神在宋。死金人難。故崇祀焉。出為花港。唐伯虎詩。棋槃石上哇哇宕。空谷聲傳應似兒。得石尋山覩。

不厭因泉問水坐。忘疲畫船撐入桃花港。羌笛吹來烈士祠。乘興呼僮扶馬去。一鞭旋已到湖濱。○桃花港。其上為石堰橋。開水以防杭民之旱者。俗語云。放湖水一尺。可救杭田萬畝。蓋湖流皆從是港而出。居民賴之。往時桃花滿岸。山樓野閣。皆東坡舊蹟。今已頽廢。折入為斷橋。夏樂只詩。山迴水繞畫樓兼。坐愛湖光日捲簾。吁。起愁雲。呼月飲。排開風霧納風恬。倦來夢自溪邊引。興至詩從石上拈。更喜當年蘇郡守。種花爭傍酒家帘。

西湖志

卷一

五

○斷橋。一名段橋。非也。武林舊志。斷橋路接孤山。以此命名。今觀塘為樂天東瀛繼築。可知非段氏建矣。橋頭煙樹。葱菁山光如畫。列坐其上。落巾峯於巖岸。羅寶石於襟懷。初陽登尊。自天侯人。俯仰瑪瑙。幽開林麓。縱我低徊。春風吹三月之花。瑞雪繡諸峯之頂。非徒豔賞。更稱幽情。過此為十錦塘。馬浩瀾詞。雪覆畫欄橋。銀背鯨。祝不動。搖。題柱相如。閒袖手。無聊錯認。梅花昨夜飄。步步踟躕。猶勝山僧立斷腰。紅日漸高。風漸暖。旋消添作春波。送畫桡。右湖南鄉。

宋价祝詞霜林葉落盡寒枝湖天數鴈飛小樓修竹冷凄凄

哀猿午亂啼 愈半掩日初低呼童取酒攜杖策緩步過

橋西梅花雪正迷 在湖院即歸咏雪

○十錦塘按志樂天築明東瀛孫公重修延袤三丈柳柳編

桃鮮明如錦春日近入蟻集提壺挈榼邀妓招朋夾岸

笙歌繞堤畫舫乘之奇花異艸種種爭妍入世之蓬島

也進爲望湖亭

張元慶詩湖上重開十錦塘白蘇去矣忽流芳天遺霞綠徐

山色鳥弄烟梭織水光千樹同看新柳嫩四時不絕綺花

西湖志

卷一

七

香望湖亭下心應醉陣陣名姝壓海棠 春遊

王伯谷詩湖橋新柳映青衫日日尋芳碧水灣春滿好懷遊

意嫌鶯燕吟與客思關波中畫舫樽中酒堤上行入岸上

山無限風情拋一醉閑看舞蝶繞花間 春遊

夏樂只詩錢瑛古郭斷橋西疑別陶公過虎溪綠艸半連春

水色黃雲似壓暮山低詩分失矣賞記縱步還宜竹杖

攜自同自夸仍自笑何如大伴鶴飲傍 前詩

○望湖亭唐人建其地四面迎風夏飲最便遊人舟泊其旁

角技舳舻笙歌雜奏極目爽心可以忘返直上即孤山

寺

白樂天詩盡日湖亭坐心閒事亦稀起因憐醉醒臥待曉涼

歸松雨飄藤帽山風透葛衣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雲霏

劉士亨詩西湖山水名天下有客來春作勝遊白騎踏花銀

絡腦青娥舞雪錦纏頭幡幢影裏高低寺慈管聲中遠近

樓如北風光莫虛度人生只合老杭州

張行中詩晴麓雲橫萬里長出門步步見春光近湖酒闌多

紅杏隔岸漁家盡綠楊簫鼓聲寒心自快綺羅人冷骨猶

香漫遊不是誇年少贏得閒情醉洛陽

西湖志

卷一

七

徐復初詩芙蓉花開一萬頃錢塘最好是湖邊晚風得酒更

留月春水到門還放船笙引鳳凰天上曲賦裁鸚鵡座中

仙令人得趣渾忘倦堤畔焚香夜不眠

宋价祝詩湖亭四望好尋詩南北高峯競鬪奇野梵悠悠來

水面寒鷗泛泛入林湄聲聞款乃遊人醉曲渡清歌浪笛

漁好月不妨頻買酒買風何必費深思

○孤山寺在湖中碧波環繞勝絕諸山唐宋以來樓閣參差

林麓蒼蔚散步其上飄然欲仙矣向南直上爲四賢祠

張祜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

煙橋荒莽。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牕月。鐘聲出北林。

白樂天詩。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僦出道場。盧櫛子低山。雨重棕櫚葉。戰水風。京烟波淡蕩。搖空碧。樓閣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望。遂來宛在水中央。晚歸作

樂天又詩。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鷺雙飛起。風荷一片翻。空濛連北岸。蕭颯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雨過

林和靖詩。低處憑欄思渺然。孤山塔後閣西偏。陰沉書軸林間寺。零落棋枰水上田。穉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雨起寒煙。遲歸更愛君廬近。不待重來看雪天。

西湖志

卷一

八

和靖又詩。遣墨爲屏畫亦非。山容堪憶謝玄暉。溪橋裊裊穿黃落。樵斧丁丁隔翠微。返照未沉僧獨往。長煙初澹鳥橫飛。南峯有客鉤圍罷。閒倚林間忘卻歸。

○四賢祠。杭人建以祀鄴侯。樂天。東坡。君復。四先生者。李公泌。字長源。白公居易。字樂天。蘇公軾。字子瞻。號東坡。林公通。字君復。贈和靖先生。四公風流千古。杭人念之不衰。或有詰之曰。李與白。蘇三公。開湖建堤。造梁置閘。皆有功德於民者。杭民固宜奉祀勿替。至於和靖先生。清風獨灑。何與人事。客應之曰。湖山雖艷。遊者塵襟不洗。

笙歌滿耳。勢利填胸。非借梅花野鶴。無能爲貴。客指點迷途。三賢之中。門記以君復先生。又何惠焉。前賢建祠之意。良亦厚矣。今之妄躋其堂者。殊失本有祠中有四照閣。舊蹟遺湖而北。爲林先生墓。

僧道潛詩。猿鳥投林已寂然。芭蕉過雨小樓前。雲移絕壁中間破。月擁遙峰缺處圓。坐照不須紅炬燭。可人惟有石爐煙。校讐御府圖書客。時昔還同此日禪。趙四照閣

○林和靖墓。在孤山之陰。先生在日。結廬其中以梅爲妻。以鶴爲子。范希文常與先生遊。勸之仕。贈詩曰。巢由不願

西湖志

卷一

九

仕。堯舜豈遺人。公不就。時人器重之下。爲放鶴亭。

林和靖詩。竹樹遶吾廬。情深趣有餘。鶴閒臨水久。蜂嬾得花疎。酒病妨開卷。春陰足荷鋤。常懷古圖畫。多半是樵漁。

和靖又詩。猿鳥分清絕。林蘿擁翠微。步穿僧徑出。肩掛道衣歸。水墅香醅熟。烟崖早笋肥。功名無一點。何處更忘機。

和靖又詩。開井夾蕭森。紅芳墮翠陰。書岩松風靜。春嶼竹鷄深。歲課井無米。家藏獨有琴。顏淵遺事在。千古感予心。

和靖又詩。湖水入籬山。遠屋隱居應。與世相違閉。門自掩蒼苔。迹過客時驚。白鳥飛。賣藥比常嫌。有價灌園終亦愛。無

機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深秋夢翠微

和靖又詩四壁垣禾釣其屋已甘衡泌號沉冥伶倫近日無

侯白奴僕當時有衛青花月病懷看酒譜羅雲幽信寄茶

經茅君使者蕭閒甚獨埋蓬毛何戶庭

和靖又詩逸屋青山看未足茂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籟延

佳客常帶嵐霏任遠邨吳榜自能凌晚汰湘纍何苦屬芳

蓀餘生多病期恬養聊此棲遲一避喧題巢居閣

和靖又詩衆芳搖落獨脂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影橫斜水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少心斷

西湖志

卷一

十

現幸有微吟可相和須檀板共金尊題開外梅花

和靖又詩吟杖長恨負芳時爲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開

半樹水邊籬帶盡橫枝入憐紅豔多疑俗天與清香似有

私衷笑胡雛難解味漫將聲調閣中吹

和靖又詩小窗煙景正凄迷陣陣寒香擬麝臍池水倒窺疎

影動岸草斜壓一枝低盡工空向閒時看詩客休徵故事

是慙媿黃鸝兼蝶蝶祇知春色在湖西

陳述古詩城外通翁宅開亭野水寒冷光浮荇葉靜影浸漁

竿犬吠時迎客禽饑忽上闌疎籬僧舍近嘉樹約庭寬拂

砌烟絲鼻侵窓笳戟攢小橋橫落日幽徑轉曾蠻好景吟

何極清歡盡亦難憐君留我意重疊取琴彈

高九萬詩玉函香骨老雲根占盡孤山水月付薦菊泉清涵

竹影種梅地冷帶苔痕生前已自全幽逸身後何勞問子

孫惟是年年花放日遊人席地醉芳尊甲和弟

○放鶴亭明嘉靖間建今頽壞順治十六年梗陽谷霖蒼文

宗再造登其亭者清風徐來逸然有遺世獨立之意按

舊志元僧楊理真伽發林基得端硯玉簪二物至明時

李端復葺其墓贈詩云湖外看山小結廬亭前修竹自

西湖志

卷一

十

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可喜曾無封禪書先生之高潔

可知矣又范仲淹贈先生詩云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

醇而先生之謙抑又可知矣吾觀今世沽名下士相見

輒夸聲稱齷齪庸流讎坐必談勢要登其亭者當塵襟

一洗矣向南爲梅花喚

陳眉公詩山垣水慢結幽居松逕梅闌草不除可喜亭無炎

士賦憑欄高寄自如如

眉公又詩好山好水縱遨遊欲訪梅關泊小舟差勝敲門投

刺客市中奔走足空投

自公又詩一灣春水繞山亭。野棹俯然諷一經。笑傲不關閑社約。眼無放白又垂青。

眉公又詩小艇臨山傍。水泖客中無事祇譚棋。交非俗吏更繁曲。短褐無辜不受羈。

宋价祝詩種梅人已去。一鶴叫長風。野興緣詩發。孤情賴酒

維舟移鷺鷥。白苔冷落花紅零。亂千條樹斜陽。細雨中。

○梅花嶼。按武林志。林先生故居也。內有月白風清樓。外有

征霞閣。諸勝今廢。過孤山嶺為蘇小墓。

夏樂只詞孤嶼梅花林。公舊宅烟水橫斜。月白無雲風清不

西湖志

卷一

十一

雨香落誰家。先生一望天涯憶別時。春吐奇葩夏日魚

沉秋來鴈杳。悉付征霞。右調黃精青別憶孤山

樂只又詞冬夜窶錢塘門外。霜風惡。霜風惡。枯枝折盡梅花

零落。蘭舟不繫凌波杳。天寒愈覺貂裘破。貂裘破。滿腹

雄心為誰銷却。右調蘇小墓

○蘇小小墓。按傳蘇小小者。南齊時錢塘名妓也。韻歷青樓

才高白雪。當時莫不盡稱年少。卒葬於西陵之塢。芳魂

不沒。往往出現花間。至唐時有遊覽才人訪其墓者。常

見之。於夢種種多情。遂流傳至今。宋哲宗時有司馬槲

者。字才仲。在洛下。寢忽夢一美姝。率帷而歌。問其名。則

曰。西陵蘇小小也。問歌何曲。答曰。是黃金縷。妾所作也。

後五年。才仲因蘇子瞻薦舉至錢塘。為秦少章懷官。因

備道其事。少章異之。曰。蘇小之墓。今在湖上。君何不酹

酒弔之。因為續前詞。才仲遂往尋其墓。拜之。是夜夢與

同寢。語曰。妾願酬矣。自是幽婚三年。才仲亦卒於杭。至

明弘治間。有于景瞻者。于忠肅公之裔也。宦遊京師。二

十年。至湖上。過西陵書舍。有善凡者。景瞻招之在坐。時

同席有馬浩淵者。與景瞻倡和。拈得十一灰韻。遂各成

詩一首。而凡亦和一首。即蘇小小也。

蘇小詩。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蘇小詞。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唧將

春色去。紗窗幾陣黃雲雨。斜插玉梳雲半吐。檀板輕敲。

唱徹黃金縷。夢斷綠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右調黃精青

前中蘇小作後

蘇小凡詩。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嘆塵埃。王孫芳草年

年綠。寒食梨花處處開。郎去排雲向閭闔。妾今愁雨望陽

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正可哀。

黃唐人其見之靈異而至于此

白樂天詞蘇州楊都任君奉更有錢塘名勝姓若解多情尋

小小綠陰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
情刺條盤作銀環樣捲葉吹爲玉笛聲

李長吉詩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艸如茵

公如蕊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綵西

陵下風吹雨

沈原理歌聲引迴波舞衣散秋影夢斷別青樓千秋香骨

冷青銅鏡裏雙飛鸞餓鳥弔月啼鈎欄風吹野火火不滅

西湖志

卷一

十四

山妖笑入孤狸穴西陵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墓

前楊柳不堪折春風自結同心結

辛文房詩東流水底西飛魚收得錢塘雲錦書幾回錯認青

驄馬着去閒乘油壁車鸚鵡杯殘春樹暗葡萄含冷夜聽

虛道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

元道山詞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透美人圖畫阿誰留

宜和名筆內家妝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

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香神風釵頭

宋眉祝詩楊柳無情思荒草未衰綠衣憐錦帶歌扇障雲

髮鏡爲波中月眉添雨後山不語蘇小小家在西湖問

小青盛外傳小青者維揚人善詞翰萬曆間有豪士遇維

揚買妾得小青載之而歸其婦甚妒青每日夜焚香惟

禮佛誦經而已豪婦憤之不已欲置青於冷室逼殺之

時有一尼僧與婦善青泣訴之尼哀其孤子無倚憐憫

以菩薩心動豪婦遂令竟室孤山屏與豪通往還所給

不過贈以薪水而已青閉戶無聊日書丹青數幅蠟尼

賣以度日暇即著詩自寫其况字語秀峭武林人多賞

之爲刻成帙流傳於後今摘其尤者錄之山下爲陸公

西湖志

卷一

十五

祠

小青詩猶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願將一滴楊枝

水灑作人間並蒂蓮

小青又詩西陵芳草綺鱗鱗內信傳來喚踏青杯酒自澆蘇

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

夏樂只詞薄雲冥迷美人睡起日遲遲懶妝弱態隱樓梯疎

簾半捲新愁與屋齊憶郎封字到深閨別久音書不見

是風來閣外冷凄凄透入重幃紅帶帶啼

樂只又詞昨夜霜風過小窗書字

喧欲夢難成。食時水溫。添起。花開。幾又。凌樓。舊樹。

重簷上寂無言。閤無言。舉杯看眼。相對開笑。暗。在門端

○陸宜公祠按史。陸宜公名贊。唐時相。為人端重。毅方。寤遊。

孤山。其後為之建祠。古木高拱。亭宇軒然。臨湖倚山。頗。

稱佳。麗公有奏議行世。皆忠義所積。過者莫不仰之。過。

此為六一泉。

陳卧士詩。湖岸橫開。有尺樓。騎。龍。片。尾。曉。窗。收。忠。魂。高。拱。千。

年。石華表。長依百代。丘。燈。火。夜。燒。東。郭。近。漁。初。蚤。放。碧。波。

流。探。奇。何。必。尋。深。壑。兩。雨。風。風。亦。解。愁。

○六一泉。攷蘇子瞻集云。歐陽公將老。稱六一居士。來錢塘。

住孤山。與忠勸上人。盤桓友善。後公遊洛下。勤往視之。

公促其歸。于是作山居樂三首。以送勤。及于瞻判杭州。

公言與惠勤相與之美。上。瞻遂與通往來。說法談心。終。

日。忘勤後。歐陽公死。為立祠。孤山祀之。山下有勤公。端。

堂。

歐陽永叔歌。江山山分。湧上峰。高。奇。分。合。巒。飛。霧。散。分。

選。手。高。空。天。鏡。見。湖。分。壁。立。於。鴻。深。淵。懸。絕。今。陰。日。宮。

穿。雲。度。水。分。忽。得。之。三。不。知。其。家。之。大。重。中。有。平。田。賣。酒。

今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今鳥獸離其。

人麋鹿。今既壽而還。不知人間幾時。今但見草木華落。為。

春冬。嗟世之人。今曷不歸乎山。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

其往。今誰逢。右山中樂之一

永叔又歌。丹英翠蔓。今巖壑。玲瓏。水聲聒聒。今花氣深濛。石。

嶢嶢。今橫路。風颯颯。今吹松雲。冥冥。今雨霏霏。白猿嘯。夜。

兮。青楓朝日出。今林間。澗谷紛以青紅。今林靜。今秋月百。

草幽。今春風。嗟世之人。今曷不歸乎山。山中之樂。不可。

見。今子其往。今誰從。其二

西湖志 卷一 十七

永叔又歌。梯崖搗險。今佛廟。仙宮。耀空山。今鬱窮。隆彼之人。

今周亦日明。而耳聰。寵辱不干其慮。今仁義不被其躬。陰。

長松之蒼蔚。今藉纖草之手。茸苟其中。以自足。今忘其服。

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杰之士。今固亦絕世而逃。踪情天。

才之甚良。今而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今胡為老乎山。中。

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今誰同。其三

永叔又詩。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候。

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輝煌。上承百寶蓋。冥坐以方牀。胡。

為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

飲食笋笋都蒸羊飯以玉粒粳謂之甘露漿一饌費千金
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晏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植粟
充饒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
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髮髮染成霜三
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可以治膏肓有志誠
可嘉及時宜自強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
歸心逐南橋歸兮我能來贈子以短章

送慈勤歸杭

徐文長詩武林佳氣滿城東湖擁高軒立講叢山色迎眸皆
入畫泉聲入耳半疑空煖花帶雨香猶繼新竹搖風致更

融堂外鴈鵲啼不歇臨窻驚起卓玄翁

○勤公講堂蓋宋時惠勤禪師說法地也中有六一泉竹閣
等蹟兩渡後高宗改為延祥觀蓋高宗為康王時常使
金夜行見四巨人執仗擁衛於前後登位問諸方士皆
曰紫微有四大將曰天蓬曰天猷曰翊聖曰真武帝異
之見其地佳勝遂改竹閣為觀元明後復其舊今修更
麗右折為西冷橋

門樂天詩晚坐松簷下背眠竹閣間清虛常服藥幽獨抵歸
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閒無勞別修道只此是玄關

蘇子瞻詩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
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幾叢却似蕭郎筆千畝空懷渭上
村欲把新詩問遺老病維摩詰總無言

竹閣

僧怡然詩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
塢

○西冷橋一稱西陵橋有二道一通湖北一通湖西皆是橋
堤經過此地幽僻曲折宋元名人多結廬其旁西折為蘇

張行中詩紅藕花深逸興饒一雙鸕鶿避輕橈曉風涼入新

消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冷第一橋

○西冷艸堂明初羅宗吉建野史宗吉少負才與凌彦猷吳
敬夫輩齊名風流倜儻豪絕一時不第窮愁著書所著
有宋元遺事行世死葬西冷橋

夏樂只詞碧梧窻外坐倚掩柴扉翠鳴苦遲蛙鬧池邊響澈
紗幮人初倦日沉西斜陽欲斷佳月恰遇良時樹真迷
冷風暮起流螢亂飛野况誰知豈憶窮途揮淚潸然蕭然
念昔雄詞酒在紙床頭盡天涯孰與依

右湖西園
竹亭宗吉

內外湖之勝望南北峰之奇竒桃柳點點絕春遊種
栽蓮涼生夏日航秋月之幽情夸冬雪之佳致鸞笙鳳
管唱徹雲管才子佳人校成蓬岳艤舟而東爲湖心亭

仇仁近詩波痕新綠艸新青有約尋芳苦不晴莎徑泥深飛

燕濕柳橋烟淡亂鶯鳴山園故苑春常鎖泉落低畦腰未
畊十載舊踪時入夢畫船遊處聽吹笙

仁近又詩湖邊春碧淨無泥畫舫朱簾傍好移寒食清明初

過後杏花楊柳乍晴時從教西日催歌鼓莫放東風倒酒

旗只恐明朝成雨去。暗驚啼鳥上春枝。

仁近又詩斜堤高柳綠連天且繫遊人書畫船花事已空三

月後湖光還似百年前洛陽園囿留詩在江左風流托酒
傳我亦扣船歌一曲恐驚沙上白鷗眠

高孟升詩。畫橋六曲繞湖頭。最愛晴烟柳上浮。淺水龍寒橫。

曉雷微風薰暖弄輕柔金梭隱見聞黃鳥錦纜繁紆出綵

舟偏倚赤欄頻注目。爲憐張緒舊風流。吳豔豔

蘇東軒詩。樹烟花露繞堤沙。樓閣朦朧一
片遮。三三鐘聲催。

落月六橋柳色帶悽鴉曉
睡覺聞啼鳥綺閣妝成喚賣

花遙望酒旗何處是吹烟起去有人家

李滄溟詩桃紅柳綠並春天澹然波倚岸妍畫舫停棹觀

翠袖長堤勒馬踏晴烟花朝曾問西泠渡
雨重登錦塢

巔縱目樓臺窮眺望萬山爭列酒杯前

袁中郎詞堤上微風散
炎狂遊不返夜歸船
橋邊柳拂搖

新月樓外觀花石暮煙殘夜雨半天愁荒邨漁火遠悠悠

悠鷗聲一語橫空入擲下淒涼付客憂

夏樂只詞借問春光何太艷臨安競指繁華荷香十里泛遊

槎層陰簫管動歡樂是誰家
嘆息年來成一笑壯心未

已堪夸披襟堤外看開花畫船人載酒樓上響琵琶

蘇、仙、遊
堤

○湖心亭。樂天遺址。宋元以來建亭其上。以其鵲立湖心。名

曰湖心亭。孫東瀛更加整飾。疊石築土。高可一丈。寬十

餘畝周園種花。襍以他樹。爲繚角之所。遊人船泊其旁。

或登樓看山。或席地開宴。雲生南浦。葦掠朝飛。雨過西

山○疎○簾○暮○捲○醉○懷○雜○沓○盡○是○風○光○紳○綰○緇○黃○都○成○雅○集○

焉
艤舟
下
爲湖心寺

徐子與詩千山雨後片雲無一棹風前興不孤入塵詞人高

北斗閣。明月滿西湖。光依玉樹秋。偏照寒照水心。病欲蘇。此地夜遊。幾九度。未知誰解探驪珠。

陳抑亭詩。十里湖光一鏡平。何年卜築被空明。月中誤指瑤臺見。海上真疑蓬島成。碧落墮星團羽蓋。雲根栽石結鸛盟。桃源不必尋歸路。共倚朱欄把太清。

楊繼禮詩。中流高閣俯清淪。隔岸笙歌幾處聞。錦綉散成仙世界。滿園寫出色氤氳。千尋碧玉搖山色。十里長橋鎖暮雲。誰是王人能放客。不禁朝晚酒慙慙。

彭應壽詩。十里花陰夾道迷。水亭宛轉映芳菲。舟迴綠浦題西浦志。卷十

光湖山。岸紅樓樹色低。香氣不消明月夜。笙歌競起畫橋西。岳下祠外聞啼鳥。千古猶疑怨馬嘶。

湖心寺。卽古放生池也。孫東瀛改造最勝。架曲橋於水上。縱意觀魚。登高閣於峰前。隨時翫月。董思白題爲魚樂園。外有三塔。橫列水中。名曰三潭印月。西湖十景之一也。纖舟而西。爲醉白樓。

湯仲文詩。山色波光面面重。古今難盡西湖景。小浮亭。簾花開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韶華如去鳥。個人春色似遊絲。六橋幾見輪蹄度。醉休醉酒滿冠。

陳有孚詩。烟波萬頃一亭浮。獨立湖心泛野鷗。四際芙蓉鋪水面。三天劍戟插山頭。枕橋遠岸意中見。蒲鼓長堤橋外收。月白風清真可翫。雨奇晴好總宜遊。

洪鐘詩。玻璃萬頃碧潭平。風度荷香遠更清。遙望西湖好風景。探蓮人在鏡中行。

茅鹿門詩。西湖遊興屬春光。中使傳宣七寶床。十里桃花連紫陌。六橋柳色織金塘。盈盈歌舞珊瑚潤。面面樓臺翡翠妝。滿眼韶華看不盡。太平今已見錢塘。

醉白樓。西湖野史。樂天嗜傲湖山。時有野客趙羽樓閣最西浦志。卷十

勝樂天。常過其家。痛飲竟日。畧爲忘形之交。羽一日偃乘吟咏餘墨。索其題樓。樂天卽顏之曰醉白。今在茅冢埠。改吳庄。

陳卧士詩。先生日登醉白樓。醉中之意豈醺丘。醉坐不礙閒飛鳥。醉卧不妨浪蝶遊。小醉如花墜晴露。大醉如風撥輕柳。暮白眼。雙翻白日斜。白鷗時行爭白鷺。白梅長。翠白雪。親白鶴。多與白雲隣。眼前白浪皆白社。何如一醉看時人。

金溪神堂考志。在金沙灘之北。虞集伯生書院也。其地波流宕折。不夸李相平泉。烟柳扶疎。奚美裴公綠野。陸上

灘聲案間松籟皆清致也。進此則登陸矣。

夏樂只詞春水繞。蘇堤烟障前溪。畫船輕繫逐高低。忽然一

灣新月上。遠望招提。微雨冷淒淒。征鴻橫。斯披衣曉起。

醉如泥。貧賤一身憔悴也。燈火寒鷄。右詞。張雨詩。

宋价祝詞風鎖芸窗。柳寒茅屋。海棠睡起。櫻桃熟。門前通客。

問。凄涼坐到春深。香滿腹。恨蜂蜂。翻又添。鶯蹴芳何。

必。夢金谷。一天酒病與花愁。惱亂詩懷。何處續行。右詞。蘇軾詩。

○白公六橋考志。在金灘茅埠之間。今為居民田宅矣。往時

桃柳成陰。菱荷滿水。夏日舟泊其間。為河朔避暑之飲。

遊覽最快。傍為朱觀奴宅。

柳聖俞詩。米清湖水綠。翠若鴨頭春。船學吳兒刺。吟希楚客

聲。對山憐去鳥。隔樹識遊人。誰念清波上。風來采白蘋。

聖俞又詩。曉日城頭落。輕舫樹外藏。野峰啣水沐。沙濤送荷

香。木老知秋早。筠深得遠涼。綸巾聊自檢。莫作楚人狂。

聖俞又詩。燦電將成雨。涼風蚤入衣。青天忽開影。紅日尚餘

輝。蛺蝶凌風起。蜻蜓點水飛。誰嘲不覺。踟躕馬月中歸。

施愚山詩。月出山逾碧。烟開樹欲明。一時羣彥集。滿眼五湖

情。遠浦漁舟影。高樓鐵笛聲。興來思抱甕。中夜煮尊羹。

宋价祝詩。湖山隨我意。一艇泛輕波。軟石逢晴好。停雲俟客

過。驚鷗飛野鷺。傍柳得新荷。無限清涼况。橋堤獨占多。

○朱觀奴宅。浪史朱觀奴者。元時錢塘名妓。家住鹽橋。藉藉

有聲。奴厭市塵喧雜。欲卜居金沙灘。置一靜室。苦無其

資。立花緣簿一冊。募高流。勝地。黑宗言愛其才。為作領

袖戲。撰一詞。并於簿首。觀者莫不快之。隣天澤廟。

隴宗吉詞。傾國傾城佳色。為雲為雨芳年。金沙灘上覓因緣。

○天澤廟。按志。神為孫氏。名顯忠。吳越錢王之臣。有功德於

民。民立廟祀之。宋時天旱。禱之則雨。封天澤侯。今其井

猶存。

袁中郎詩。天澤將軍舊有名。能為龍雨祐蒼生。至今井水人

稱異。湧出金沙徹底清。

白河覽勝詩志卷之一終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二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北前後山勝蹟

○赤霞山出錢塘門直道抵昭慶過石堰橋即其地也山上

有宋放生碑真宗時王欽若逢迎上意請以西湖為放生池真宗許之郡守王隨作紀書法極佳臨湖為煖秀閣

○先詩西湖佳處可忘貧况復房家少雜賓飲酒題詩多

西湖志

卷二

紙墨焚香觀畫靜風塵隔山潮起錢塘夜遠徑花明葛嶺

春漫道年來曾作客霞山又佔一分新霞山即事

夏鹵均詩風脉夜臥雨初收枕簟惟增客裏愁亂竹循牆撐

不定高松倚石撼無休挑燈坐覺書魔如煮茗還驚小壁

謳西邸久虛谷下望才夸沈約何誰投風夜詩樂只

○槍秀閣按志赤霞山岸斷橋之間其地有閣槍秀為顏勝

地也旗亭雜沓四時佳興滿樓臺畫舫棲遲竟日歌聲

來几席風無心而過戶盡是花飛月有意以垂情咸同

妓賞冷處鐘聲開茗椀靜時竹鎖出僧寮才子卿毫烟

波萬狀佳人弄翰丘壑千重納涼荷裏撐孤艇探雪梅

邊聘玉聰種種奇觀皆快人意元時高麗多集于此詩

詞難以盡舉選其佳者載之

麗人行十里踏歌聲

宗吉又詞西湖景夏日正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妝人泛

採蓮舟驚起水中鷗

宗吉又詞西湖景秋日夏宜觀桂子岡連金谷岸芙蓉洲接

綠雲間爽氣滿前山

西湖志

卷二

宗吉又詞西湖景冬日轉清奇賞雪樓中評酒價觀梅圖裏

訂春期共醉太平時右詞望江南

宗吉又詞露華催黃烟滿汪綠水光山色相連紅衣落盡臺

寶蓮蓮船檢點六橋楊柳似蒲錢抱葉枯蟬殊客晚雲寒

風青風冷鷺鷥扇華筵容易散愁添酒量病減詩顏况

情懷冷落漸入中年掃退舞裙歌扇盡付與一枕高眠清

閒好脫巾露頂仰面看青天

于國寶詞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上驢慣識西湖路

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鼓聲聲吳柳綠暖風

十里麗入天花。庭裏雲何。盡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
湖煙明日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

莫。璫詞。十里樓臺花霧。掩。且雨。且晴。山色籠春曉。楊柳梢頭。
殘月小。游棠枝上。猶眠鳥。蘭帳玉人初睡。覺試問樓前。
畫舫開多少。報道。素芳人起。早紫駟嘶過香塵道。春典

莫。又詞。五月涼風來。鮑院綠水紅蕖。紅白都開遍。風過花香。
清不斷。採蓮舟過。歌聲緩。醉折碧筒供笑玩。翠葢紅綃。
高下翻零亂。何晚。新涼醒酒。面六珠衣薄。停執扇。夏典

笑。又詩。秋靜寒潭。清見底。玉色蟾蜍飛入西冷水。睡熟。龍

西湖志

卷二十

三

呼不起。領珠光照。水壺裏。宴賞此時能有幾。遙憶同歡。
今夜入千里。試問龍淵深幾許。騎鯨欲共嫦娥語。秋典

莫。又詞。快雪晴時寒尚。五玉屑銀沙。紛滿西湖路。一道垂虹。
如約。素裙腰。艸色非前度。斷袂遺環愁日暮。想像凌波。
羅襪應難步。欲探梅花無處所。山僮遙指林逋墓。冬典

西湖志

僧。殷如詞。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竟年平。月。若。未。可。事。

空歸去。日。隔。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送。桃。花。也。似。我。歸。

雲。飛。紅。雨。在。湖。上。

○金牛嶺。按舊志。漢時有金牛起湖中。風雨時多見。錢王起。
兵時。此牛又出。嶺下常現。光怪。人以爲潛在其中。宋時。
有金牛寺。其址尚存。上爲寶石山。保俶塔等勝。

○寶石山。高六十丈。周一十三里。上有崇壽寺。寺中有塔。高。

七級。名曰保叔。又曰保叔。武林志。錢忠懿王名俶。自王。

代以來。吳越俱屬錢氏。後宋太祖。極俶知天命。有歸。

親往汴京。歸地於宋。臨安居。民感其舊德。建塔祈保王。

歸。後因名曰保叔。又云。僧保叔所建。因是得名。非也。上。

有落星石。巾子峯。天然圖畫閣。皆突兀稱奇。又有乳泉。

西湖志

卷二十一

四

井。一勺泉。俱甘冽。特勝。非語言可斷指也。下爲大石佛。
寺。

錢思復詩。金利天開。盡鐵簷。風語鈴。野雲秋。共白紅。樹晚逾。

青。鑿壁巖。藏雨。漆崖石。墜星下。看湖上。客歌笑。正沉冥。

夏公謹詩。客到西湖上。春遊尚及時。石門深。歷險山。關靜憑。

危。午寺鐘。鳴亂風。湖舫去。遲清僧。飲不極。醉後欲。尋詩。

張漢詩。絕頂盤峰秀。蛟龍擁地連。塔懸南。十。下。僧。閑。却。度。年。

鬼。斧。摧。堅。石。神。功。琢。是。泉。派。疑。銀。漢。瀉。溜。許。玉。龍。穿。石。骨。

雲。烟。滿。依。倚。瑰。瑋。偶。一。逢。迥。異。飄。飄。出。山。巔。霞。霞。映。霞。霞。

月○浮○浮○碧○天○味○翻○流○乳○滑○嵌○池○潑○珠○圓○魚○躍○金○梭○見○虹○
飛○寶○帶○懸○洗○既○如○泛○雪○供○茗○可○逃○禪○幾○許○詩○懷○沁○還○令○俗○
慮○獨○靜○為○仁○者○學○動○得○知○天○然○渴○想○柳○瓢○飲○耐○宜○漱○石○眠○
何○人○識○恬○淡○終○日○愛○潺○湲○莫○怪○頻○來○此○煩○痴○頓○覺○捐○
夏○樂○只○詩○萬○山○雲○霧○裏○一○開○自○天○開○落○月○疑○無○路○迎○風○似○有○
媒○諸○從○心○上○得○圖○向○鏡○中○來○雅○集○皆○同○志○春○花○綴○壽○杯○
然開 書開 天題

宋○价○祝○詩○野○閣○凌○高○岸○湖○光○返○照○清○無○雲○山○白○麗○不○月○水○長○
明○醒○眠○花○開○媚○撩○情○柳○美○輕○一○梅○聊○適○意○詩○句○付○閑○靜○
西湖 卷二 天題

柳○青○柳○詞○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壽○風○
漾○翠○幃○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
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嶽○清○佳○有○三○秋○
桂○子○十○里○荷○花○老○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吏○蓮○娃○千○騎○
靡○高○牙○乘○時○聽○蕭○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鳳○池○夸○
西湖題於天然閣上高閣勝有客抄送燕京呈金主亮亮甚
喜 楓桂子十里荷花之勝常作詩憶西湖有提兵十萬
白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後如

○大石佛寺夜舊史秦始皇東遊入海觀舟於此石上宜和

問○僧○思○淨○建○寺○塑○石○成○佛○其○大○約○十○餘○丈○特○以○金○珠○銀○
壯○可○觀○寺○在○湖○水○之○湄○高○山○岩○峙○綠○木○潤○翠○空○清○豁○南○
石○孤○山○錦○塘○在○望○蔚○蔚○芊○芊○泊○舟○山○前○登○眺○有○無○窮○之○
勝○寺○中○有○憑○虛○閣○郁○青○樓○沁○雪○泉○諸○蹟○旁○有○宋○孫○花○翁○
墓○

張○行○中○詩○葛○仙○嶺○西○古○石○頭○祖○龍○東○來○夜○繫○舟○不○聞○登○仙○入○
蓬○岳○徒○見○作○佛○如○嘉○州○地○湧○半○身○雲○水○繞○山○開○一○面○金○鱗○
浮○幾○回○劫○火○燒○難○盡○空○對○湖○山○飛○白○鷗○

○宋○孫○花○翁○墓○夜○宋○志○先○宗○時○孫○惟○信○字○季○蕃○號○花○翁○棄○官○
西湖志 卷二 六

隱○湖○岸○四○時○雜○種○花○木○蕭○灑○自○如○所○著○有○南○渡○史○行○世○
既○卒○葬○山○下○水○仙○宮○旁○今○已○有○為○子○久○壽○樓○

仇○仁○近○詩○水○倦○分○地○墓○詩○人○一○片○荒○山○野○火○焚○薦○菊○有○亭○今○
作○圓○掃○松○無○子○段○留○墳○蝸○牛○負○故○枯○碑○石○老○鶴○攜○鵝○入○隄○
雲○欲○把○管○絃○歌○楚○曲○却○憐○楚○曲○不○知○君○

○黃○子○久○壽○樓○子○久○名○堅○後○名○公○望○號○太○癡○子○久○其○字○也○富○
春○山○人○愛○此○山○笑○兀○買○室○其○下○今○改○治○園○

高○李○勉○歌○黃○太○痴○滑○稽○玩○世○人○不○知○疑○似○阿○母○旁○再○謫○偷○桃○
兒○平○生○復○好○酒○醉○後○灑○墨○真○淋○漓○雪○為○弟○子○李○少○翁○

得幸山絕頂之天池。乃知別有納地術。坐移曉景下書
帷。身騎黃鶴來去遠。素飄落流塵。顧川李公欣得畫
手持示我請賦詩。我聞此中可度難。玉枕秘記傳白青牛
師。池上碧蓮花。千葉光陸離。服食可騰化。遊空駕雲螭。奈
何靈跡久秘藏。荒竹滿野。猩猩啼。尋真羽客不肯來。相顧
却借釋子營。弗歎我昔來遊蚤。春時雪殘衆壑銷。寒姿磴
滑不敢騎。馬上青鞋自策挑。筇枝上有烟蘿披拂之。翠壁
下有沙石蕩漾之。清漪晴天倒影落。明鏡正似玉女陂。沐
高鬟垂飲猿忽下。藤裊裊浴鶴乍立。風漸新。匡廬有地我

西湖志

卷二

七

未到未省與此誰爭奇。掃石坐其涯。沿河引流厄。醉來月
照影俯笑爲誰知。落梅撲香滿接離。暮出東澗鐘鳴遲。歸
來城郭中復受塵土欺。十年勝賞難再得。恍若清夢一斷
無。出迎朝來觀此圖。惻愴使我悲。當時同遊已少在。我今
未老形先疲。人生擾擾嗟何爲。不遠但爲高人嗤。漢南已
老。司馬樹峴首已釋羊公碑。惟應學道悟真訣。不與陵谷
同遷移。仙岩洞府誰最好。東有地脈西峨嵋。高崖鎖鎖不
可攀。援以還上仰望白雲樓。觀空崔嵬此山易上何乃遺。
便與猿鶴秋相期。欲借太乙舟。夜臥浩蕩隨風吹。洞簫呼

起微千古。照我白髮涼絲絲。傾玉醪。薦瑤卮。招君來遊真
弗辭。無爲漫對圖書日。夕遂相思。

王顥詩。樹蔭珠林勝。花開翠堂妍。清秋一舒嘯。畫裏看詩仙。
沈石田詩。山色臨流四面生。高人千古得閑情。似憐少小詩
書誤。那喜雲烟鷗鷺盟。得月花籠新雨後。經風柳撼夜禽
聲。忘形不覺歸去。何事勞勞慕請纓。

○水月樓。西湖野史。徐渭字文長。明山陰人。好詩畫。不羈。每
自號水月道人。又號曰田水月。蓋渭字分之。卽田水月
三字也。嘉靖間。胡公梅林。新安人。督撫兩浙。時有獻白

西湖志

卷二

八

鹿於至尊者。天下督撫稱賀。胡公聞文長名。令其艸表
表上上甚嘉之。胡公因是益親文長。爲建樓設館待之。
今改存園。其地青山四映。碧水一泓。波光落影。錦塘懸
走馬之煙。山色迎眸。漁艇泛仙。鳬之鳥。十里芳柔。開野
岸。數聲鐵笛。在滄浪。登眺旣盡。雅懷揮酒。亦供嘯傲。勝
地也。旁爲素月樓。

夏樂只詞。風起樓邊。夏盡涼紅。葵傲日。紛蝶排。意徒悲。老大
愁。飄流一。想年華。惱亂紛張。花自開。開鳥自翔。滿腹雄
心。一醉壺觴。坐來舒嘯。發微吟。歌也。生狂卧也。生狂。一剪

朱价祝明聲啼鳥催人起庭前噪未休蟬鳴樹上亂啾啾

觀書坐小樓 茶烟竹窗風送暑吸茗汲溪流閒來無事

問溪流可洗得俗腸否春文長

○素月樓在金牛嶺下明時有妓韓娟者字素月維揚人善

詩歌與新安孫洛生相善生卜居湖上韓往訪焉適生

出不過而韓已偶病卒矣母歸以其骨埋之北山下令

善詩者傳其容置樓中牛歸視之爲太息仰天者久既

而坐日暮韓母因作鷄黍止宿是夜之半月白風清臥

西湖志

卷二

九

不假寐徘徊於綠陰之下陡聞閣中有女子聲

之儼素月在燈下也生見之大驚復取酒對容盡酣而

睡睡熟夢娟語曰死生雖異情想猶存君勿作隔世觀

也妾死湖上與花月爲姻自是不朽人物然容貌不傳

人間終與艸木同腐君何不爲我題之生感其言遂取

筆題其容韓因拜別而去醒而憶之則又一大夢矣因

誌之郊爲落齋樓

夏樂只詩鸚啼芳樹惜春殘坐倚樓東金舊歡冶質自憐清

到骨幽姿那美翠爲冠艷非巧藥施紅粉淡飲梨花擁素

統弄玉已乘鸞鳳去春後此歌

樂只又詩春池樓頭聞夜書餘韻上畫詩餘嬌疑花媚河

陽縣軟若味投金谷姑把酒歸風情最難消汝得月影徐

徐仙源有路人錯認那識雲英自此居

樂只又詩明眸媚媚動秋波笑語人前逸夜多佐酒旗亭心

共醉催詩金欄收無寄玉簫暗渡梅花譜象管新翻白雪

歌顛倒春風人不解春風其奈客愁何

樂只又詩雲暗巫山客思猜仙宮疑降美人來風搖楊柳腰

邊見月引蓮花而上開聲度流鶯非假笑香隨舞蝶未須

西湖志

卷二

十

媒合情莫把徐陵見恐誤新詩上玉臺

○落書樓野史戴文進名進宣德間人善元人畫高贖絕倫

不爲謠浪畫家多重之樓其故居也今改思巷

劉士亨詩錢船西湖天下奇浮光萬頃碧琉璃仙宮佛刹湧

金翠簫鼓之聲聞四時六龍扶日消春霧畫船撐過茅家

壩吳姬雙唱過雲歌驚散鴛鴦與鷓鴣水亭入夏涼氣爽

綠東向花高下開歲樂餘粉共未梳對花一飲三日醉

湖泉晚秋風至興于尋僧歸寺深洞老猿呼不應相得

寶王舊詩句一水落九人孤山天飛銀蟾爲上驄馳

人探春去紅椒已破我難避文進胸中有丘壑揮灑新圖
使人愕半腸路口樹陰陰鳴禽離頭沙漠漠和靖東坡不
可逢白雲常護青芙蓉寄謝山靈莫相拒早晚來聽煙際
鐘題文進書

楊榮詩戴君舊業家錢塘幽齋獨種青竹簾冰森玉出鬱蕭
爽珮珂時動音鏗鏘一林遙接洪園綠萬箇如臨渭川曲
京宵白晝風月清翠影重重覆書屋四時佳致迥不同况
茲清絕當嚴冬朔風吹雪滿空下凝稍綴葉相玲瓏素娥
冉冉來雲表皓鶴翩翩舞林杪是時捲卷一凭欄高興滿

國湖志

卷二

十一

襟應不少恍如冰壺照入窓牙籤玉軸生輝光開徑便宜
同蔣詡映書更覺雅系康一從寄跡京華地翹首山房想
初志陽春桃李任紛紛勁節貞心自無異何人爲君寫此
圖故鄉景物渾不殊興來展轉對坐久一點塵埃窓外無
通文進

王叔明畫樓按西湖野史王蒙字叔明吳興人趙子昂之
甥也隱於巾子峰下愛其地山水終年不出戶深衣幅
巾澹泊明志號黃鶴山樵與吳人倪元鎮相善今敗小
網川第山上爲智果

倪雲林詩能詩何水部愛石米南宮允矣英才最居然外祖
風釣絲煙水外船影畫圖中他日千金積陶朱荷偶同題叔

雲林又詩幾夢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憐竹影搖

秋月更愛山居寫白雲秘笈封題僊古迹雅懷蕭散逸人
羣今年七夕閒多事暇書緒書到夕懸有叔

雲林又詩秋蛩唧唧雨蕭蕭梧韻幽孤伴沈寥此去不能期
後會清言聊以永今朝濕雲窗裏初溫酒白鳥汀前又晚
湖故國何人賦招隱桂花零落更停撓別叔

國湖志

卷二

十一

雲林又詩王郎筆力追前輩海嶽新圖入臥遊獨鶴眠松猶
警露孤猿掛樹忽驚秋陶潛宅畔五株柳范蠡湖中一葉
舟同袁夜冬期歲暮殘生此外更何求題叔

平仲徵詩我答兄之湖上居當門萬朶芙蓉渠承平公子有
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閒吮彩毫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清

虛此圖更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題叔

凌彥神詩書托交遊迹已陳西莊依舊鎖松筠也知谷口烟
霞趣造物應留待子真題叔

高季迪詩何處畫相同湖南與峽東江來落日外山出杪秋

中絲桂。歸人。心。青。蓮。子。宮。鐘。鳴。樵。客。暗。啼。交。
樹。驚。落。羽。焦。去。鳥。通。半。生。遊。楚。興。對。此。轉。無。窮。
方。希。直。詩。哭。下。主。生。苑。且。文。吳。興。文。敏。之。外。孫。黃。厚。山。大。
白。髮。興。理。遠。矣。風。流。存。華。亭。水。帶。稱。善。畫。每。觀。家。畫。輒。嘆。
說。謂。言。妙。處。過。古。人。世。俗。相。看。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
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皆。修。竹。煙。雨。淇。溪。蛟。龍。蟠。呼。
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因。知。蒙。也。樂。天。真。畫。工。
烏。得。知。其。意。題王蒙家畫

智果寺宋神宗時寺僧有道潛者號參寥於潛人通內外

西湖志 卷二

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夢參寥子遠訪之。與賦詩。有寒
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七年。子瞻守
杭州。參寥子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山。纔間。甘。冷。宜。茶。
寒食之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泉鑊
大烹黃柏茶。適符所夢。數武即瑪瑙寺。
蘇子瞻銘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
寥。猶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子晚間。夢。身。身。真。
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大求何信實。鑒於
神。贈參寥。

曉。曉。漲。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
三。三。得。幽。寂。數。步。藏。清。深。鑽。金。盧。橋。塢。散。火。楊。梅。林。茶。笋。
味。松。杉。真。法。音。雲。煙。有。淺。井。玉。體。常。半。尋。遂。名。參。寥。
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
象。湖。古。今。題參寥泉

西湖志 卷二

參寥子答詩。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笑兀等
是。是。胸。中。涵。秋。漢。皎。絕。微。雲。滓。常。年。事。危。言。軒。冕。如。脫。屣。
但。貴。知。我。希。寧。慙。不。吾。以。風。雲。果。爾。符。六。闕。排。空。起。一。夕。
厭。承。明。抗。章。求。進。邇。餘。杭。古。稱。雄。比。屋。富。生。齒。立。談。政。即。
成。與。不。負。山。水。雍。容。荒。末。契。訪。我。頑。且。鄙。大。旆。輝。松。門。禽。
猿。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德。姿。圭。角。非。
所。恃。軟。語。如。東。風。薰。然。著。桃。李。今。朝。真。勝。事。千。載。足。遊。美。
安。得。筆。如。椽。磨。崖。為。公。紀。
參寥子詩。淋漓一雨過秋前。洗出西湖小洞天。燭。燭。魚。鱗。含。
倒。影。飄。飄。羊。角。卷。荒。阡。野。塘。白。芡。珠。盈。十。四。浦。紅。蓼。錦。繞。
瓶。冷。炙。殘。盃。當。已。欲。好。來。波。際。望。嬋。娟。寄東坡
瑪瑙寺。昔開運三年。錢王遣。夜。宋。志。此。山。之。下。有。古。如。馬。
塢。然。以。此。得。名。寺。僧。有。智。圓。者。號。中。房。子。隱。居。靜。院。時。

有貴客訪之。僧辭以疾。曰。傾山倒壑。奔走紅塵。暫留坐鎮。以慰其願。何如。貴客慙不敢入。常與林和靖先生遊。死塋甬石上。以陶器跌坐其中。自爲銘曰。清淨本然。無變無遷。爲藏陶器。密邇林泉。其生平大約如此。厥後寺僧失考。荒蕪不治。近有僧三瓦者。錢塘人才。致超越戒律。精嚴皈依者衆。自捐鉢資爲師造塔。極其整麗。下造愚巷。與衆談禪。景象一新矣。山上爲錦塢。初陽臺下。有侯夫泉。

中唐子詩。莫談生滅與無生。漫把心神與物爭。陶器一歸松

西湖志

卷二

十一

栢下。綠苔芳草自縱橫。

中庸又詩。蕭蕭墓後千竿竹。鬱鬱墳前一樹松。此處不須兄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

陳論詩。雨霽佛愈明。苦逕深曲折。樹搖高露驚。草密香泉咽。前林雜清磬。烟火倏沉滅。寄語塵中人。與君從此別。

○初陽臺在錦塢之上。按史。葛仙翁修煉於此。臺邊有丹井。一口。六泉香潔異常。明宣德年間。大旱。居民汲水者多。有好事者入井中。從缺甃而下。得石匣。內藏丹二圓。井竭。有一翁在旁。偷食一丹。復以石匣封。一丹投井。其泉

立湧如常。此翁亦活百餘歲。其勝觀海日而覽東吳。如几案間。燦若指掌。倘有紫陽書院。下爲養樂閣。

楊仲弘詩。彩雲相疊。華露共嬋娟。在水渾如璧。當空孰使懸。滑乳猜曉動。宿鶴羽毛鮮。寂寂丹臺夜。相從訪葛仙。

仲弘又詩。丹臺欲上路。盤盤秋月圓。時正好觀。已作高亭凌

半嶺。豈辭深夜倚欄杆。雲封大壑蛟龍睡。露下蒼林翡翠寒。下顧塵寰如井底。致身何啻在雲端。題初陽臺

張伯雨詩。初陽臺上白雲多。雲裏層層玉樹歌。栖息一枝綠未穩。飛翻千仞奈危何。雨中暮燕雷驚起。峰頂笙鶴月送

西湖志

卷二

六

過好在丹梯。無百尺屋頭看盡白鵬波。題臺

伯雨又詩。一宿葛翁丹井上。化爲蝴蝶夢魂清。湖田涼蛤祠邊。關山寺疎鐘。樹裏鳴孤嘯。橫陳爲玉几。巾峯巖閣似霞城。牽丹且入雲烟去。還我風簾雪竇聲。

○養樂閣宋賈平章宅也。攷志。賈秋壑名似道。平章國事。故稱之曰平章。其閣占葛嶺之幽。趣臨孤嶼之清波。芳菲滿目。無使觀者叩門羅織。萬端不令居民段足。時與姜泛舟湖中。斷橋之上。見一生覩之。遂殺妾縛生以歸。其惡媚如此。上爲抱朴子墓。

狂客題詩秋壑曾居萬嶺西。遊人不取門前是勢將顛仆空。

回首事到艱難方嘆。廢苑久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看來祇是孤山鶴。依舊梅花伴竹低。

湯益詩。擅板輕敲月上花。過橋荆棘刺蒼牙。指麾已失金雞。意速死何勞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幽池雨散在官蛙。木綿庵上九愁絕。日暮山深聽鬼車。

丘瓊山詩。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庵上千年恨。秋壑堂前一夢空。石運苦痕猿步月。松庭樹影鳥呼風。客來不必頻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

西湖志

卷二

十七

林景熙詩。當年構華居。權談傾衛霍。地方窮斧斤。園亭煥丹。廢花石擬平泉。池塘鑿深壑。惟聞丞相嘆。那識天下樂。我來陵谷間。山意已蕭索。蒼生墮巖崖。國破身誰托。空悲上蔡犬。不返華亭鶴。丈夫保勳名。風采標麟閣。胡為一簞饋。萬象從此落。回首艸萊碑。荒烟掩餘作。

○抱朴子。慕及舊志。葛洪。晉人。字稚川。號抱朴子。修煉得道。

人。稱之曰仙翁。見高士郭文舉於大滌山中。遂大悟。後

結廬西湖有書傳世。下為西湖一曲。

蓬天錫詩。煉丹仙了。清溪同一夕。乘風去不還。火冷爐頭火。

已燼雲封谷口嶺。長開千年瑞氣生。瑤輝夜半天風響。鳳環真境空明自。今古煙塵依舊人寰。

○西湖一曲。按志。卽集芳園也。其地林泉幽邃。臺閣軒舉。中

有壽藤怪石。昔南渡以前。舊物積翠堆陰。仰不見日。架

廊疊磴。巧若天成。高宗時。以賜劉婉容者。後理宗復賜

似道。改集芳園。其右卽古壽星院。

譚友夏詩。晴春無事臥山堂。細去欄書水北廊。松選花殘人

寂。荒丘壑老月淒涼。愁來莫遣詩知已。恨極無聊酒主

張一曲。西湖還葛嶺。空憐鷗鷺笑平章。

西湖志

卷二

六

○壽星院。按志。卽東坡前身修道處也。元祐三年。東坡出守

杭州。常遊其院。悟前生已到此地。院中扁額皆出手題。

記憶一字不謬。所謂再來人生有所自去有所歸。信非

虛語矣。院中有寒碧軒。垂雲亭等蹟。其右爲楊公祠。

蘇子瞻詩。琉璃萬頃水。僊家風。靜湖平響釣車。寂歷疎林欲

晚。照傳停。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荷。歸路相。特踏桂

花。更著。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夸。

董思白詩。幽齋臨水岸。郁郁復青青。眺覽空詩眼。徘徊倚畫

屏。月招花醉客。居。題。經此地。堪長嘯。何勞叩謝庭。

亭

陳蒼公詩。酷暑遊仙寺。蟬鳴竟日喧。擁樓松拂棟。近水竹藏軒。靜觀鶴。跌坐狂驚客。燕言哀泉呼小墜。洗耳復逃禪。題來

○楊公祠。公名孟瑛。字溫甫。嘉靖間為杭郡守。倡議極言開

湖之利。浙撫為公請旨。一時湖中葑菲盡除。蘇堤前後

魚菱運藕之利。官民俱賴焉。杭民因為建祠。孤山後廢

太守陳公一貫。復買西陵地為公建祠。時有迂儒阻曰。

此青樓故址也。公笑曰。樂天勤民敏政。載妓遊山。後有

西湖志

卷二

十九

沉紅昵緣之思。卽以是址為公祠。又何嫌也。遂改之。過

橋為疊山書院。

黃宜山詩。後自孤山往此山。荒涼茆屋葢琅玕。櫻桃楊柳空

花夢千古風流滿閣寒。

○疊山書院。武林志。謝公名昉。得號疊山。宋末人為元所執。

強之仕。義不屈。為郡聘書辭之。其書云。呼我為牛者。應

以牛呼。我為馬者。應以馬呼。其堅志高尚如此。公歿後。元

人毀其居。明時有臬長范公涑者。復其地。題曰郡聘廬。

其地池塘特秀。今改水香居。

夏樂只記新狹著。藥柳初黃煙波澹。石池塘橫溪曲澗。繞

廊雨過使傷。讀易香焚寶鼎高。歌烟上。梨床為牛為馬

寫人方賣我。願狂。右調書堂春贈疊山

樂只又詞滿地狂風處處吹。來繁葉整。奚囊千山跋跡長途

輟惱日昏炎又熱。最傷懷。鴛聲喋喋。蝸角蠅頭磨盡從

來豪傑更誰堪。老大無謀向人。嘯嘯願從今理頭豈可向

金臺彈鉄。右調風中柳贈疊山

○趙好好。居西湖。趙好好。錢塘名妓也。善詩詞。翰墨遊

者填門。自顏其廬曰春滿園。春月訪者更衆。有客題詩

西湖志

卷二

二十

其樓有重攜殘酒看西湖之句。高宗常至其家。見而笑

之。語曰。此寒酸士也。改云重扶殘醉看西湖。自是好好

之名益振。下為鳳林寺。

虞伯生詩。填門車騎遠山莊。勝日春光滿畫堂。得月不知樽

露盡。親花那識野雲香。詩題土壁多酸氣。字煥綸音睹別

腸。殘酒何如殘醉妙。而今風雨各淒涼。

白廷玉詩。詞度得雪兒歌。濃墨得書君玉柯。醉折芙蓉薰

清露。吳湖涼似外湖多。自注是園

○鳳林寺。按志。舊名烏窰寺。長慶間。禪師圓修居此。四十年。

棲息松下。有鳥巢其旁。遂呼爲鳥窠禪師。曰樂天守杭州時。往見之。謔曰。師居此甚險。答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住鎮山河。何險之有。禪師曰。心火相熾。識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後改鳳林寺。內有君子泉。勝蹟遍此。爲岳王墓。

僧來復詩。寶網金幢。變劫灰。瞿曇寺裏。盡蓬萊。鳥窠無樹山。燕雀不見談禪。太守來。鍾伯敬詩。寂寂青山落。洛泉飄。搖風雨渡荒烟。鳥窠有路憑誰寄。浪取禪機壓樂天。

西湖志

卷二十

五

車王峰詩。十年不向此凭欄。景象依然一望間。巖谷吐雲天。入水樓臺倒影日。啣山僧於僻寺難爲隱。人在扁舟未是閒。孤鶴欲尋和靖墓。凌空飛去復飛還。

○岳王墓。南渡史上名飛字鵬舉。後謚武穆王。湯陰人。少負氣節。沉重寡言。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觔。弩入石。高宗時。以戰功歷官都統。屢陳恢復大計。高宗慮欽宗之反。而攘已也。陽獎而陰恨之。丞相秦檜揣知帝意。遂力主和議。兀术寇拱。召飛往援。金人大敗。追及朱仙鎮。中原響應。謂其部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方指

西湖志

卷二

五

日渡河。而檜欲割淮以北棄之。乃召張浚王沂先歸。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以十二金牌召之。班師。飛憤惋泣。東向拜曰。十年之力。壞於一旦矣。明年兀术寇淮。西張浚畏敵不進。詔飛往援。兀术復遁。浚忌之。飛遂解兵。會兀术遺檜書。言飛不殺和議不成。檜因謁臺臣何鑄羅汝楫等。交章論飛。言金人攻淮。西飛至舒。斬而不進。更欲棄山陽而不守。而浚又劫王浚誣飛于岳雲。與張憲合謀。與還兵。柄檜乃遣使捕飛下獄。諫議万俟卨成之。會歲暮。獄無佐証。竟以莫須有三字擬其反狀。然未之夾。檜一日坐東廳下。食柑。斲皮。若有思者。其妻王氏窺笑曰。老漢何無決。擒虎易。縱虎難也。檜舉送發片紙走獄中。卽日報飛死矣。年三十九。岳雲張憲皆棄市。獄卒隄順負飛屍踰城。至九曲叢祠。潛瘞之。以玉環爲殉。種雙橋其上。歲時有建州布衣劉允升者。爲飛辨誣。亦爲檜所殺。後孝宗時。有大學生程弘國者。訟飛冤。詔還飛宗屬。其子雷震霖霆等。始得全歸。詔令徙築棲霞嶺。雲憲皆附其旁。謚武穆建祠祀之。百年之後。墓旁之樹。翁蔚成林。而枝皆南向。蓋公英靈之所感也。過嶺爲牛泉。

墓

趙子昂詩岳王墳上艸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高季迪詩大樹無枝起暮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諒已成。三殿射北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朝士抵。和戎棲震嶺上。今回首不盡淒涼淚眼中。

田叔禾詩宋家宮殿倚西湖。鼎沸中紛王氣徂。輦道秋風飄落葉。寢園春雨灑平蕪。登高有賦徒含淚。得月長歌總未

南潮志 卷二 三 娛惟有岳王墳上草。年年新綠慰吾徒。

馮夢龍詩憶自將軍薨此丘。水光山色盡含愁。後宮粉黛歌聲歇。南渡衣冠正氣休。六井泪流春澗雨。兩峰愁鎖楚天秋。英雄不泄當時忿。過客詩題滿酒樓。

楊於庭詩王業神州已陸沉。將軍祠宇尚留陰。和戎朝士渾無策。報主孤懷祇此心。風木自令南向恨。塞鴻空望北來音。可憐十二金牌召。父老攀轅淚滿襟。

唐亦水詩東來馬首解離鞍。西去龍興聖漢官。水斷黃河旗影滅。霜高白日鼓聲寒。當時部曲傷心過。此日行人掩淚

看墓艸不隨宮樹盡。大堤楊柳隔江流。

宋符祝詩君臣南渡肯偏安。計拙和戎解玉鞍。三字風波移宋祚。一門忠孝恨秦奸。誰憐社稷依荆棘。恐使朝廷延客賀。蘭痛飲黃龍成底事。中原望斷舊衣冠。

夏樂只詩棲霞嶺上紫雲吹。疑是英雄血淚垂。請觴歌殘悲夜雨。湖亭酒盡泣荒碑。幾人過墓能忘恨。何客登墳不肅儀。遙望故宮禾黍滅。惟餘烏鵲對南枝。

宋价祝詩鉦鼓揚天日。飛符罷戰時。將軍添白髮。國士暗然眉。報主心無已。投戈日尚遲。陳饑思再拜。血淚灑荒碑。

南潮志 卷二 三

○牛鼻墓在棲霞嶺上。阜宇伯達汝州人。岳武穆王部將。素立戰功。秦檜懼其怨已。一日大會眾軍士。令置毒害之。

將死仰天嘆曰。吾年近六十。官至侍從。郎一死何恨。但恨和議一成。國家日削。大丈夫不能以馬革裹尸報君父。是為嘆耳。過嶺為紫雲洞。

徐文長詩將軍氣節高千古。震世英風伴鄂王。嶺上雲霞噴瀲灩。洞中風雨起淒涼。淚揮野艸生紅約。骨瘞青山化白腸。臥老檜至今遺恨在。裴尸何必向戰場。

○紫雲洞在嶺左。其地怪石蒼翠。壁空開列山頂。檜皆如受

屋入構。買似道命工。建卷。刻六士。幾於其中。雙石相倚爲門。清風時來。徐舒透出。爽氣凄神。不可久坐。故暑遊最勝。又有一坎。突出洞中。蓄水澄泓。莫測其底。穿石徑而徘徊。仰懸崖以延竚。居然洞府。非復人間。旁爲

懶雲窩

袁中郎詩。洞口花開三月節。果然桃李過蘇堤。遊人不識山僧樂。半榻蒲然萬壑樓。

李卓吾詩。棲霞古洞石鑿鑿。想自迷萊落一山。剔穴疏泉成世界。種花穰竹得幽閒。屏僧臥月猿呼夢。野叟鋤雲鶴避

幽洞志

卷二

圭

顏老壑亦知此趣。未應流毒在人間。

○懶雲窩在紫雲洞之下。四山圍合。竹木輝映。蒼結其中有池水一泓。澈清見底。高僧多集於此。上爲金鼓潭。

王季重詩。符輿幽討遍。大壑氣沉沉。山蕙逢秋醉。溪聲入午晴。是泉從竹護。無石不雲深。沁骨涼風至。僧寮翠碧陰。

○金鼓潭在懶雲窩之頂。覆石如屋。中有小龕。可容各賢遊覽。至此每有遺世之思。老梅叢竹。懸巖峭壁。怪石奇松。徘徊逡巡。外啗咤一聲。深不可測。人傳昔人鑿石開金鼓。聲而止。以此得名。旁爲白沙泉。

夏樂只詩。石龕僧入定。梅萼護禪關。潭水深藏谷。流雲夜閉

山猿啼。常月落。鳥語探人間。金鼓名何著。泉聲在樹間。

○白沙泉是永之美。都人士俱賞之。其名與虎跑並著。而尤

宜於烹茶。其下爲無門洞。黃龍禪師道場。

宋价祝詩。一逕通幽處。泉流出白沙。梅心堪比潔。竹籜少分

誰。澗僻僧偏集。山深世漸遐。欲留天已暮。策杖過棲霞。

○黃龍洞在無門洞之右。按志。其地爲掃帚塢。屈曲深幽。有

泉穴在石巖間。深渺不可窺視。舊傳有老龍巢此。後理

宗時大旱。召僧慧開求雨。霧起巖間。儼然有神物蜿蜒

幽洞志

卷二

圭

而出。盤松上其氣弗然。僧趺坐。帝問何故。對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果大雨至。又西爲淨性寺。

○淨性寺。按志。唐乾德年。吳越王錢氏建。過小嶺。爲青芝塢。

宋時芝艸滿山。兆應高宗之壽。靈鹿青狐多產此地。寺

外有青石橋。其下清流不息。從玉泉而出。有青橋菴。古

蹟

○青橋菴。西湖外傳。宋景德修造。地也。蘇子瞻守杭州時。有名妓。以操者。通佛理解。蔡絛詩。史削口而出。子瞻異之。一日。詣往湖中。戲與。子瞻路上席。扮老僧狀。大聲唱。

曰何謂人。中景操應曰。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
又唱曰。何謂景。中人操答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一
山一朶雲。又唱曰。何謂人。中意操緩應曰。隨他楊學士。
驚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笑曰。門前冷落車馬
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自是大悟。遂削髮為尼。結菴
芝嶺。見泉流如玉。買青石為橋。架之。今其址尚存。右折
為淑真墓。

琴操詞。勞情萬種。愁別却樽中酒。野梵悠悠。石上飄寒。落樓
頭柳。不繫黃金綬。那堪粉黛垢。春風三月。有時闌遮。不

西湖志 卷二 三
盡梁。七。是。右調卜算子。

琴操又詞。梧桐月夜開新霽。拭目高樓遠眺。戶外風搖棠棣。
徒憶我兄弟。年去身勞無活計。環堵蕭然。猶散。回首不
堪流涕。野志耽蘿。右調桃源。

琴操只詞。波浪門前過。傷心處。最苦是青樓憶。綠小西陵莫
愁湖上。月臨高枕睡也堪羞。斜陽晚湖亭人酒散。簫鼓滿
歸舟寂寂。煙波寥寥。殘夜郎歸曲院人倚街頭。舊事知
奈否。離機和伴說。暗想源流可喜。孤情似夜散。客性同
人間輕薄笑。為甚風塵生。蜉蝣說甚。因由多少。紅顏麗色。

墳遍荒丘。右調風流子贈琴操

○朱淑真墓。諱林。外傳。朱淑真者。錢唐閨秀也。善詩詞。工書
翰。因所偶。非人。遂憤悶而死。常與宛陵魏翥。禮夫人相
善。夫人重其才。真死。收其遺稿。題曰。斷腸集。未刻。行世。
後下葬於青芝之塢。其地萬竹臨流。喬松挺秀。泉沸沸
以迎風。石蒼蒼而涵雨。小巷孤磬聲。飄天際之雲。幽壑
啼猿。慘斷林間之月。時一士讀書其地。夢淑真告之曰。
君本韻士。當收吾遺稿。刻示人間。曉覺往訪魏夫人。為
索稿。登梨焉。是夜夢淑真叩扉道謝。此士遂名重當時。

隣為張憲墓。

朱淑真詩。靜看飛蠅觸曉窗。宿醒不解倦梳妝。強調朱粉西
樓上。愁裏春山畫不長。曉故作

淑真又詩。門前春水碧如天。座上詩人逸似仙。逸似仙。彩鳳一雙雲
外落。吹簫何獨我無緣。湖上故事

淑真又詩。竹搖清影罩幽窗。幽窗西雨時禽噪。夕陽謝。那海棠飛
盡絮。困人天氣日初長。湖上故事

淑真又詩。管絃催上錦調時。體態輕盈欲欲飛。若使明皇當
日見。阿蠻無計對楊妃。湖上故事

市與又詩一點愁侵兩點山。燭花影裏粉容閑。水清那得

妃妬靜夜無言月照顏。

咏雪之二

淑真又詞。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還去。猶自風前飛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間杜宇。便做無情。莫向愁人語。把酒送春春不許。黃昏却下滿簾雨。右詞黃金

○張憲墓。在履泰山。偃姑峰下。攷志。張憲為岳王部將。及秦

檜主和議。殺飛無可為証。乃命王俊坐憲與岳雲謀為不軌。廷鞠銀鍊。身無完膚。憲不伏罪。廷臣万俟卨乃去

兩湖志

卷二

三

造招辭。逢迎槍意。遂殺之。後追封其墓。謚烈文侯。其山

麓為葑洲園。

○葑洲園。賈似道門客廖瑩中園也。瑩中。字羣玉。錢塘名士。善詩詞。工翰墨。嘗撰福華編。逢迎秋壑。賈甚喜之。其園芳菲滿選。千紅萬紫。秋壑勢逼出師。瑩中參贊軍務。知大勢莫支。食水腦一握。將死。羣妾痛之不已。瑩中曰。我從丞相二十餘年。享人間未有之福。可以一死謝乎。章矣。後賈敗。拘京師。謫高州。道過木綿庵。為鄭虎臣所殺。而瑩中先死。為詩早矣。西為玉泉寺。

○玉泉寺。按志。南齊時。僧曇超說法於此。龍王來聽。為之撫

掌。出泉。晉天福三年。建寺。其水清泓見底。宋理宗置五色魚放生。觀者雲集。池可覽鬚眉。因名曰玉泉。其後為

靈峰寺。

白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手把青筇杖。頭戴白綸巾。迴盻觀魚去。知我是何人。

吳康靜詩。搖旆家家雨。扶犁處處村。艸深迷谷口。槿落擁柴門。根。鑿水知魚樂。尋。苦得鹿。痕。流泉長不息。朝暮過柴門。

○靈峰寺。晉開運間。吳越王建。延伏虎光禪師居之。寺內有

兩湖志

卷二

三

翠微軒。眠雲堂。諸勝幽僻。岑寂人跡罕至。出塢為秦亭山。

夏樂只詞。醉裏星橫木落。醒來漠漠。錯認秋光。月過西林。更覺旅况淒涼。雨離離。松濤出谷。風颭颭。楓葉敲窗。猛心傷不遇。司馬泣斷東腸。難當。彈壓蕭索。少年豪氣。壓盡風霜。劍氣雄心。奈何哉。因此書。囊暗。飄香。怡人。桂子。呼。頗子。莫上。眠床。檢文章。離騷。一卷。懶我。頗狂。右詞玉泉寺夜獎只又詞。風急亂簷前。日暖新晴。正好眠。薄衾。孤衾。終歲。公。甚。憐。高歌枕上。顚如顚。懷想昨宵。言夜。焚。樓。照。上。時。喧。

燈下勞人休也未延延五夜寒鷄報曉天

右湖南縣十
前張雲堂作

○秦亭山西湖外傳此山為秦少游所實建亭其上時東坡

為郡守日與盤桓汲泉煮笋羹為樂有僧參寥者善

詩詞三人相友善子瞻每與坐談竟日忘返下有鬼

兄泉佛惠寺進法華山

夏樂只詩林樹驚秋爽葉聲落野集好藏名芙蓉花外開

雲洗丹桂枝頭小月生揮塵幸多新語讀尋幽不覺宦緣

輕山僧享客烹新茗笋栗相隨更有情

○法華山按志其地土色鮮著山水秀麗茶笋梨栗遍山較

卷二

三

他產獨別四時花木森森尤多梅萼王方平嘗遊其地

飲泉水而甘坐終日不去人題曰方井其亭有米元章

扁在上今泉進為西溪水竹塢

朱价祝詩竹木陰陰擁翠崗梅花爛熳啼春陽幽疑孤嶼寒

生月澹若羅浮夜吐霜一咏一觴來野客真山真水出僧

房方平本是仙家種汲水烹茶井亦香

○水竹塢有周杞墓苗劉之亂杞與兄周格同起攻賊義震

一時

○西溪梅花之勝名著武林其地煩庶山川佳秀高宗南渡

欲因之建都故今名西溪留下留下者留以為都也後

卜地於鳳山下今為鎮焉邨外有薦福寺古蹟

上季重詩尋梅踏破綠溪烟溪上晴光處處妍花倚無心傳

野客幽情似約到山巔巡簷每索驢人笑繞閣長依老衲

眠獨恨春風情太薄重來不復續前緣

磊落生云此地梅花最著遊者藉甚然未聞於梅有篤嗜

也予每當春月提壺挈榼混穠遊車應使花神負笑謂

磊生韻人亦復潦倒如是予因悔而悟之故當梅信未

真金為探賞及其已落復用挽詞弔之正如幽夫貞婦

卷二

三

含情結古人必表其芳烈庶於花無所恨也為吟八

首

探梅之一獨卧溪齋烟水寒暗香偷入夢魂酸似疑野信當

正月鵲噪簷頭夜未安

訪梅之二春明冬淨雪將微遲步梅園信已非邨酒半醺山

氣暮寒鴉啼送野人歸

待梅之三梅萼初青葉未紅此行尚欲待東風清齋無玉堪

投宿坐戀花枝綴酒融

撫梅之四嫩草乘蹠坐落花陰片片微流霞孤山道下印

何處欲泛湖頭放一槎

卧梅之五春風釀雨泛輕舟片片花飛逐水流雪浣枝頭清

似練倦來客夢刻溪遊

別梅之六十日梅開興已酣香沉雪盡葉將藍野人有酒須

當醉不醉空歸花也慙

挽梅之七春老花明競鬪芳新紅嫩綠出園牆那知雪骨冰

肌女一別無音憶斷腸

夢梅之八珠沉玉碎杳無音水綠山青何處尋野叟已辭孤

嶼月寒林夜雨淚沾襟

西湖志

卷二

三

薦福寺晉咸和中建後改徽宗吳太后墓其地梅花萬樹

高宗題曰萬玉軒湖山至此幽邃極矣西為石人嶺

董嗣杲詩漁樵畊牧自成村就屋編籬古意存出塢野雲多

曲折過橋溪水半清渾每逢白壁書香社幾兄朱閣障塞

門地利最饒人事簡山僧還有別乾坤

張可儒詩落人煙似曉星縛茅爲宇石爲亭澗隈野水天

連碧遠近晴窗夜對青大吹鷓鴣詩上意雲深樹密畫中

形陶然一醉邨家酒滿路春風吹不醒

夏與誠詩暗香疎影句難傳景入公林色倍妍雙館夢回春

似海與園坐飲日如年娟娟月上當三五繁繁花開則十
千獨鶴未歸林逋宅孤山亭子思凄然

○石人嶺按志峭拔挺立形如人狀雙髻聳然下有洞府名

玉女巖深遠可玩此矣

王季重詩一嶺透天目下溪雨頭石雲開繡壁山溪瀉寒

流鳥道若衣滑人家竹語幽此行難作路數武百年遊

○伏老碑野史西溪梅花最著有一士避兵其地相傳爲越

西大家子才人也客遊已久倦而居林與酒舖居相近

傭倚西溪富民梁道溫爲債主家一妻有殊色傭粗悍

西湖志

卷二

三四

無匹妻歇之因與生狎梁老習問之雅多愛生才而中

曲庇生常具酌延生爲賓生不就老有一女字嬌娥貌

奇醜而家計不貲不輕以許人人亦不敢輕以求老老

欲以此女歸生生知其女之醜也以有妻在室却之老

亦不以此終強生卒相待如故生與傭婦狎已久婦懷

孕而傭尚不覺婦設策告生曰梁老多伙雅與君厚何

不借多金以售我身生不應且疑且信一日遇梁老語

曰某抱才以遊天下者有日矣貧且懣交相爲困吾翁

義至高不相棄而反相爲困何遲也早人命不猶托

身山水間以貧憊之軀而喜行杜牧韓翃之事吾翁得無聞而笑之耶翁曰生可能為杜牧韓翃我獨不能效于暢韋混乎生唯唯而去。密告酒備婦。婦笑曰。梁公常有以處君矣。是夜大雪。西溪傳兵。過婦女皆避山曲。備婦乃得乘其隙。買一舟與生潛遁。他處人以其婦為兵所挾也。備索之不得。欲自殞。生復來西溪。以其情告梁公。梁語曰。吾有女奇醜。蓄意有年。欲歸生。不得也。今生與備婦貌相敵。而情復相洽。婦得生而諧鴛鴦。生得婦而成鸞偶。亦人情之所憫也。而我實有心意。將以吾

西湖志

卷二

妻

女配酒備多與金以息其怨。絕其望。汝之終身遂矣。生駭之。老遂以其女囑生。媒以歸備。備小人也。一旦得多金而獲富人女。神氣為之頓落。而老果於是夕遣歸。備陪贈隨焉。備大快。非但不疑生而反德生矣。生遂與備婦買一室卜居他處。老猶念生之貧也。復以百金為賀。老倭佛而終。備亦致富焉。未幾生登第。率婦子拜其墓。題碑曰。西溪俠老。今之遊觀者。過石人嶺可攷焉。

夏樂只詩。西溪浪士。聲鳴咽坐。對梅花。花氣接。不見隣家梁。老翁隴頭。但見孤墳。俠孤墳。鬱鬱草芊芊。山外蹉跎不紀。

年自從人識梁公墓。風流慷慨至今傳。傳來此事真可怪。咄咄書生食且德。一朝浪跡誤桃源。風流遂結相思債。梁老梁老何其賢。黃金用盡費周全。始終殺得備人怒。自顧床頭不問錢。嬌娥女兒貌雖醜。生長豪門那得偶。無端身嫁酒家傭。此俠從來真不朽。扁舟雪夜渡陰山。才子佳人計亦難。不是梁公能棄就。鴛鴦何日得重歡。重歡得意佩朱紫。生美成名翁已死。抵今留得舊時碑。梅子花開。姓字。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二終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三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西勝蹟

○駝嶺由錢塘門。艤舟登岳墳。再進即其地也。有宋濟王
墓在焉。王名竑。先是寧宗無子。立為東宮。時史彌遠當
事。多行不軌。王目之。常曰。吾登位。必殺此賊。史因與王
有隙。寧宗病篤。史遂與楊后謀立沂王。是為理宗。時汰
湖賊潘壬反。王封湖地。賊擁之。史因稱詔擊賊。賊敗。王

南湖志

卷三

受誅京師。堊此進為行春橋。

○行春橋。唐時建。通靈隱三竺路。西山發跡於此。接九里松。
○九里松。考志。唐刺史袁仁敬所植。青松夾道。綠蔭交加。一
行九里。翠色染人。並騎可以安驥。偕行可以把臂。旁有
韓王別墅。

張光弼詩。結駟問青郊。松陰九里遙。言從天竺寺。直渡小春
橋。假蹇成之。蓋蕭疎陰。畫曉相逢。何所贈。惟期保後凋。
夏公謹詩。百盤雲磴入千峰。飛蓋行穿九里松。長晝風雷驚
虎豹。半空鱗甲舞蛟龍。江濤夜合秋聲壯。湖雨春添黛色

涉欲藉丹青圖直幹。恨無韋僕得相嘗。

○韓王別墅。野史。王徵時。有妓梁紅玉者。充樂戶。前功丞相
府王時。為幸。他恠好飲。漏當午。醉臥艸地上。梁過之。奸
息作。如聞虎嘯聲。梁大驚。即之。乃世忠也。遂許備老。後
韓歷戰有功。進爵為王。皆氏助之。及歸老構墅。與梁種
花為樂。每當春月。紅芍牡丹。濃桃郁李之類。艷絕一時。
高宗常遊其園。題曰萬花谷。後理宗時。平章門客廖羣
玉佔為已業。自稱花史。自宋祖元興。元祖明興。其地花
猶不絕。今改傳氏園林。遊者多至其處。上為朱墓。

西湖志

卷三

夏樂只詞。隴上東風何誕。一夜梨花吹散。芍藥不勝愁。却賴
朱欄牽幹。春斷春斷。淚與落紅堆滿。

朱价祝詞。倦來時散悶。蒼苔踏破。花陰處處。留人坐。最惡如
芳。露雨一夜。經過爛熳。把殘枝折挫。牡丹幸得未洗。臘
脂幾箇。呼朋進酒。與婆娑。春去也。發狂吟。提壺擊唾。惜流
光。莫受蹉磨。右詞風

○朱弁墓。考志。朱弁字子章。婺源人。建炎初。副王倫使金議
和。拘金十七年。時劉豫在金。強之仕。不答。及粘沒喝死。
乘其隙。以金情具聞於朝。常與使金諸大夫會。必曰。我

死幸瘞我道旁。題其碑曰。宋副使朱公之墓。吾願足矣。
值徽宗大行。哀辭獨切。畧曰。節上之苑。盡落口中。之古。
猶存。嘆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叛龍輯而莫逮。淚灑水。
天。高宗讀之。感泣。全節歸政。直秘閣。卒葬於仙芝嶺。
地近韓園。其孫端明者。亦種花。買秋壑時。過其園。欲取。
其佳種。端明盡伐之。移徙他處。進爲石鰈古蹟。

申青門詩。仗旄歸來日。山花擁艸堂。綠雲開豔色。曉日接清。
香。斗酒鸚鵡聲。下微吟。夜凭涼。百年培植物。豈肯媚平章。

○石鰈古蹟。按志。宋端平有僧智月者。善談經。一日與諸比。

西湖志

卷三

三

丘說楞嚴。塔前石中。隱隱有聲。如蚕蝕葉。卽之乃鰈出。
石穴徘徊。聽法不去。倏忽復入石中。不見其影。後好事。
者剖之。其石穴穴玲瓏。如鰈盤礫然。今其跡尚存。上爲。
古先生墓。

僧守仁詩。神釜擊水到禪家。清出龍泓味。更加脂帶浦雲穿。
石溜雨。隨山霧。走寒沙。玉麟開映波心。月。暖沐香浮。浴面。
花。健。春風招祖集。焚香來試。五。溪。茶。

○古先生墓。先生名。無名。唐時隱君子也。與文嘉無名。禪師。
善考高士錄。先生居武夷山十年。又居廬山十年。後居。

天竺死。葬僊芝嶺。先生爲人學。不爲佛。而心是佛。故。
以古先生目之。常有掛一瓢。飲金沙澗水。而甘。自足。終。
日結茅菴。僅蔽風雨。採薇蕨野笋。就無着飲食。於焉終。
身。每登嶺。長嘯吟詩。自贈曰。仙嶺有異人。自號古先生。
採藥不爲隱。如芝。非藏名。寂然有道心。恬澹是其情。家。
無顏孔書。出處豈求榮。葛衣足禦寒。樵蘇可代耕。山猿。
呼作友。野鹿締爲盟。天風時時來。松籟與齊鳴。聞江無。
我。伙千載。少閒評。其大概如此。對徑爲了義塔。

○了義塔院。按志。卽圓覺寺也。有僧守璋。善詩賦。高宗嘗遊。

西湖志

卷三

四

其寺。御書贈詩二首。西爲黑觀音堂。
僧守璋詩。艸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
飛。

高宗御詩。古寺春山青。更妍長松修。竹翠含朔。汲泉擬欲增。
茶興。暫就僧房假榻眠。

高宗又詩。久坐坐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自清涼。人人同覺何。
曾覺。但見塵勞盡。日狂。

○黑觀音堂。乃黑漆木。嵌金相也。舊傳弘治間。有大雷進香。
天竺寺。從。進。香。還。見。一。青。衣。女。子。出。入。此。幕。即。之。

大士像也。因此進香者必至其堂。過爲集慶寺。

○集慶寺。宋理宗閭貴妃建。閭妃甚寵。傳明豔絕倫。是寺之建。詔令較靈隱淨慈天竺三寺。更加壯麗。一時喬木俱伐。人作刺曰。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閭妃好面皮。帝怒。捕之不得。西折爲合澗橋。

仇仁近詩。半生三宿此招提。眼底交遊更有誰。願憶謾留金粟影。杜陵恨少玉華詩。旋亭紫笋猶令憶。自摘香茶未展旗。聽澈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合澗橋。在飛來峰路口。北澗從靈隱下。南澗從天竺下。兩

西湖志

卷三

五

澗相會。名曰合澗。過卽飛來峰。

白樂天詩。一山分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飛來峰。界乎天竺靈隱二山之間。其峯怪石玲瓏。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縱橫偃仰。蒼玩益奇。上多異木蒼藤。不假上壤。根生石外。矯若虬龍。蔚蔚忽忽。無非佳致。晉時有僧慧理。過此山而嘆曰。此乃三國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因卓錫結菴其旁。名曰飛來峰。峰頂有

一石笋衝天而起。名曰靈鷲。以其奇突絕倫。故以三國之名名之也。旁爲龍泓洞。

林景熙詩。何年移三國。秀色發稜層。清極不知夏。虛中欲悟僧。樹幽颯氣重。泉落雨花凝。猶憶烹茶處。閒來話葛藤。張翥之詩。舞岫翔鸞勢。接天曉。巖曲壑欲飛。懸詩窮。壁題難就。畫盡丹青意不傳。浪說此中曾見佛。却疑深處可通仙。冷泉亭下西風起。攪亂枯藤石上眠。

○龍泓洞。按志。舊傳有人入洞數里。聞棒櫓聲。以其通江上。有老龍棲焉。名曰龍泓。隣爲呼猿洞。

○呼猿洞。考志。慧理居此山。曾蓄白猿爲侶。宋時有僧智一者。倣其事。亦蓄猿。每當飯時。呼之卽出。下爲石門澗。陳章侯詩。飛來峰半鶯啼嶺。慧理傳燈已有年。洞口老猿呼不出。野狐何得與談禪。

西湖志

卷三

六

○石門澗。其水從冷泉瀉出。突石橫流。淙然有聲。聽之令人忘倦。過橋卽冷泉亭。

宋价祝詩。未暇登峯去。先從石澗遊。雨隨空轉。詩逆得泉流。火燥無妨夏。風涼不待秋。蒼藤蟠谷起。康樂足曾投。

○冷泉亭。在靈隱山門。高不倍丈。實不盈丈。撮奇挺秀。物無

遁形春之日艸蕭木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豪氣夏之日風涼泉冷可以蠲煩破悶起人幽情山樹為蓋石為屏雲從棟起水與階平坐而翫之如濯足於床下臥而聽之儼垂釣於枕上潺湲淙淙甘粹柔滑眼目之靈心口之垢不待盥滌輒見除去進為靈隱寺

白樂天詩石門無舊逕披榛訪遊蹟時逢山水秋清暉如古昔嘗聞慧遠輩題詩此岩壁雲霞苦券封蒼然無處覓蕭疎野生竹別剎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題山門石壁

西湖志 卷三

樂天又詩在郡百六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樞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悵望貧從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門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別冷泉

蘇子瞻詩靈隱寺前天竺後兩洞春深聲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出澗洞我在錢塘百六日山中去來不暇席今君欲就靈鷲居舊家艸屐隨僧蔬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何用二十日考中書贈友

曹旣明詩朱簷日靜軒窗冷碧嶂雲低艸樹香山影削瓦甍底月夜闌相對瀉寒光題寺

張光弼詩小采蜂蟬擁翠華倚雲閣外是僧家憑欄盡日無人語濯足寒泉數落花題寺

林丹山詩一泓清可沁詩脾冷暖年來祇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題冷泉

靈隱寺按志晉時建僧慧理道場寺包山外幽秀難寫上有朝光北峯勝地名人題詠最多近有具德禪師集衆參禪此地梵宇一新僧寮盡整舊傳略賓王避跡此山

西湖志 卷三

披緇華髮隱朝光菴有客宋之問者宿役光不寐題詩創驚嶺巒蒼蒼龍宮鎖寂寥二句後韻難成吟哦不已有老僧坐禪燈下接聲吟曰何不云樓觀淪海日門聽浙江湖之問異之撫掌大快再令其續又云桂子月中落大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列木得泉遙謂竹霜薄花更發水輕葉互別夙陰尚遲異搜澗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子陵石橋吟罷下山而去訪之不得人疑以為駱賓王也寺右為北高峰

張祐詩峰巒開一掌朱檻幾廻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

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煙後塔登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
涵水靜澗石點苔鮮好是呼猿久西岩夜響連

賈島詩峰前峯後寺無秋絕頂高應見沃州人在定中聞
蟬樹於棲處看懶猴山鏡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
身欲懸帆心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

謝公即康樂也曾出家
茲地有客兄存古蹟

晏公謹詩們羅曲歷崔嵬玉削芙蓉面面開白晝老僧初
入定仲春野客忽重來林深祇樹雲霞遠地迴諸天日月
回世上宰官原是佛洞門猿鶴莫驚猜

西瀛志

卷三

九

北高峯在寺右石磴數百丈曲折三十六灣方躋絕頂唐
天寶間建塔於上羣山屏列湖水鏡開雲光倒垂萬象
橫集時而漁舟夜唱聲自天來山禽暮飛影從霞落景
象不可名言左爲新光

蘇子瞻詩言遊高峯塔摩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到此生微
涼霧飛岩谷頤日出艸花香嘉我同遊人久坐竟相忘扶
藜賴憩足路灣高且長松古如虬龍石怪類牛羊漸聞鐘
磬音飛鳥爭翔翔入門百無有江海南派心惟開導道有
指爲雲水鄉相看杳不蒼投足登其床欲贈無一言留詩

表新光

姚山人詩高峯千仞石嶙峋曲磴躋攀得壞分一路松聲長
帶雨半空嵐氣總成雲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近
聞誰似當年蘇學士登臨處處文

張步青詩興來欲送登臨日拄杖高攀第一峯海氣倒看天
漢動松壇常見白雲封千家樹色迢迢影萬壑春烟靄靄
重便欲棲遲人世外夕陽半塔聽疎鐘

○新光舊志唐有僧新光者辭師遠遊師囑之曰遇天可
前樂土即止及遊靈隱值樂天守茲郡僧曰吾師之言

西瀛志

卷三

十

驗矣遂卓錫居此樂天聞之嘗以詩招僧入城僧不至
其地怪石嶙峋松竹夾道澗壑相接幽冷絕人路半爲
响嶺山房

白樂天詩白屋炊香飯葷膾不入家濾泉調葛粉洗手摘藤
瓜青芥芟黃葉紅薑帶紫芽訂君相伴食齋罷一甌茶

表新
光僧

新光答詩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
玉勒惟知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投下界
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鷲嶂翠樓前

楊靖詩。寂寂皆前煙。春深鹿自耕。老僧垂白髮。山下不知名。

田叔永詩。高閣迴塵氛。迢迢積翠分。漁歌湖上起。夜梵谷中聞。竟夕惟清韻。諸天盡白雲。銷遙驚鶴侶。從此便離羣。

王伯谷詩。改朔逢流火。輕船湖上行。兩峰爭出沒。一水隔陰晴。寺藏雲氣家。家枕湖聲不辭沽。法雨來。謂古先生。

胡應麟詩。峭壁危梯萬仞懸。嗟峨飛閣架蒼烟。天浮海色。屋漏外。日湧紅流。書棟前。玄鶴欲携珠履客。青兕時騎玉臺仙。誰言康樂題詩舊。委女猶同筆似椽。

王季重詩。雲老天高結數楹。詩呼萬壑盡松聲。鳥來佛座尋。

花去。泉入僧厨澆菜行。一捺斷山流海氣。半株殘塔擲湖明。奇峯占絕杭州勝。留與韜光作隱名。

○岫嶠山房。其地石笋峻峭。蒼藤橫繞。絕人世之遊蹤。近諸天之勝界。涼生竹簾。頗士可藉。長眠響起。松濤書幌。恰因助韻。雨離離。頓聞滄暑風。瑟瑟雜入絃歌。下帷不厭其寒。讀古尤嘉其寂。遊至此。無復人間世矣。外為澗西

山房。

王季重詩。亂苔膏古。陰慘綠蔽新。芋島。青苔。苔。泉。心。即。佛。禪。買。天。應。較。尺。除。月。敢。辭。錢。多。少。清。涼。界。幽。僧。抱。竹。眠。

○澗西。在岫嶠山下。有水一灣。石橋橫架。僧房傍橋而居。疎籬翠竹。野閣寒梅。點綴俱非凡境。出寺為包家莊。

郁子弁詩。飛來峯下綠成陰。側入僧廬一逕深。枕上聞流終夜雨。山前覓路萬重林。猶存舊業依巖石。好傍新篁聽鳥音。為問橋頭西澗水。當年剡木可如今。

子弁又詩。山疑斷處石橋連。古寺疎鐘雲外懸。烟點數峯迷谷雨。楓酣九月醉霜天。當窻老衲邀朋坐。入逕遊人愛竹寒。更有澗聲流未歇。終宵如讀伯牙絃。

夏徵君詩。叫醒愁雲睡。山光悅我虛。庭無塵士跡。堪著絕交書。

徐雄文詩。翠竹依苔石。深松擁小樓。園無三徑跡。何處結竿求。

○包家莊。考志。為仙翁舊遊地也。有望仙亭古蹟。其地逕接靈隱。屈曲巖阿。重疊丘壑。泉潄潄而細流。橋兀兀以橫鎖。飛鷗醉月。風生閣外之濤。開筵坐花。鶯囀林間之雨。重巒列嶂。總絕塵寰。竹榻松軒。居然園苑。對戶為無着禪師塔。

夏樂只詩。北山高隱混樵遊。一榻風阿夏欲秋。林樾有聲。翠

禪師塔。

夏樂只詩。北山高隱混樵遊。一榻風阿夏欲秋。林樾有聲。翠

禪師塔。

鳥語逢窓無事雜花愁。軒窗白日移高枕。嘯渡清歌出畫樓。到此塵襟俱一浣。未須投足謂鄉侯。

宋滄仙詩。楚然殿。商路荒。烟艸簾。蔡牀任意眠。風引竹聲傳。客逸雲塹。花谷助詩妍。圖昔燦爛開心。終視驅馳掃雪。箋假我遨遊。遲宦債。騷然勞緒自無牽。

○無着禪師塔武林志。師名文喜。唐人。埋骨此山下。韓偓。謀塋其地。乘夜發塚。見師在龕中。容貌如生。指爪屈曲。盤體。曹驚遂掩其塔。出合澗橋。為下天竺寺。

僧肇海詩。一定空中五百年。何因發塔起顏甄。世間多少麒麟塚。過眼誰人贈紙錢。

西湖志

卷三

上

麟塚。過眼誰人贈紙錢。

○下天竺寺。按志。慧理道場。寺後品堅。蒼奇不可縷。數觀者得之。寺中有翻經臺。為謝康樂古蹟。登山則靈鷲矣。

張祐詩。西南山最勝。一派足諸天。上路穿岩竹。分流入寺泉。

○圖雲。丹月畔。望月石。橋邊洞。堅江聲。遠樓臺。海氣連塔明。春嶺雪。鐘散暮松烟。何處猶遺恨。更看峯頂蓮。通寺。

張仲舉詩。石梁澗水濕蒼苔。陰洞穿穿洞底回。殿閣瑗瑤從地湧。山林圖畫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在。猿認人呼下樹來。遊興未闌。日盡馬頭呼酒尚徘徊。遊寺。

夏樂只詩。寒山深樹夜啼鴉。宮園林野士家雲。洗第慈輝。榻冷霜迷花徑。艸橋斜清。月日落吟陶。秋香似晨。吹黃邵。爪自是等閒。銷不得。三生應舊定。無幾。題三生華。

樂只又詩。為選山栖入。谷行脩然高。寄此山清泉。深淵飲龍。泓水樓小。閒依鶯嶺。情雨洗晴。鸞雲欲起。風搖亂竹。鳩無聲。稽留此地。能忘暑。奈有迷心。夢未成。題下。

樂只又詩。靜聽經聲出講堂。幾人得放醉春杯。問江宴罷詞。臣老梓澤詩。成名士。頻夜月有清猿共。嘯山花無主。鳥尋媒。禪心未許時。流問客。子當年去復來。題翻經堂。

西湖志

卷三

下

宋价祝詩。十年學道我迷津。遁跡山居遠市塵。窗簾高梧陰。避日心隨流水。冷樓瑣聲來。剝啄清宜。夢影絕。葛紛古照。人不謂世緣。今未了。言從慧理與修鄰。訪理公舊蹟。

○靈鷲峯。一稱瑞光塔。往時有神尼。建菴其上。星落山頂。其光接天。故名瑞光。亦慧理道場。按志。靈隱天竺。合為一寺。故樂天有兩寺。原從一寺。分一山。分作兩山門之句。

對山為月桂峯。

○月桂峯。唐天聖中。秋月甚朗。降靈寶於茲山。狀若珠璣。唯聚。奇自有異。人之。此月中丹桂子也。遂以名峰。故。

宋之問詩有桂子月中落之句降為稽留峯

僧慈永詩丹桂生瑤實。十年會一時。偏從天竺落。祇向月宮知。出海光輪滿。當軒玉樹歌。嬋娟含素影。變亂下宮扉。果客珠連泣。秋荷露忽垂。林間僧共拾。猶領樂天詩。

慈永又詩嫦娥有深意。飛下白雲關。為惜仙家樹。移來佛國

山。紫宮人可近。驚嶺世稀攀。他日霜寒裏。松杉相倚閒。

稽留峯舊史有客許邁者入此山不出採藥茹芝有終焉

之意邁常與義之書云山陰臨安多金堂玉室瓊芝

瑤艸漢末得道之士在焉後不知所終或謂即羽化於

西湖志

卷三

十五

此對山為蓮花峯

夏徵君詩許邁曾云在此山深林曲壑水潺潺金堂玉室無

人見瑤艸瓊芝有客閑坐對蓮峯花萬疊襟連桂樹竹千

斑仙都自是塵難到萍跡稽留應不還

蓮花峯在下竺寺後稽留月桂二峯之對山也石逕離奇

峯錯突竒觀者如逆躑然因以名峯下有生石

宋子遂詩靈山峯似白蓮開石港重重去復來景儘高圖嫌

粉黛夢遊聞此半疑猶寒夜月啼空谷老鹿秋風卧翠

苔到此可令人世事斜陽日落好鄧杯

三生石在寺後修竹千年穿不蠹而出幽峭絕人下有曲

溪繞香林出茶唐時有李源者京師人父憺死安祿山

之難源悲憤不住居惠林寺三十年與僧圓澤友善相

訂遊蜀中蛾眉山源欲自州州湖峽澤欲取道長安源

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遊京師乎澤默然久之曰

行止固不由人遂取州路舟次南浦見婦錦帶負

笈而汲澤曰此吾托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姓王

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今見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

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公視我以父為信後十三年

西湖志

卷三

十六

月夜當與公相見於杭州三生石源聞之悲悔為具沐

浴而澤遂坐定去矣過三日入婦家求食見一兒浴盆

中相視而笑遂別去遊蜀十三年後遊浙居天竺院登

三生石忽然而悟澤遂道有一牧豎叩牛角而歌者脫

之即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月臨風不與論慚

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恨常存源問澤公徒否各曰

李公真信生休緣未盡慎勿相近願勤修之又歌曰身

前身後事落誰徵微語因緣惡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隔那

同烟梅上覆殘夢半入烟霞而去上為香林洞

袁中郎詩此石當襟尚可捫石旁斜插竹千根清風不改處
圓澤素質難雕信李源墮入烟中身是幻歌從川上語無
痕兩言入妙勤修道竺院雲深性自存

○香林洞一名香桂林考志舊有香林亭其景千林競秀萬
壑爭奇鶯聲攪夢春風笑二月之花鴈翔排雲秋樹織
千行之錦坐覺快心遊亦炫目寂寞中之濃豔也行數
武卽葛塢

董嗣杲詩日月巖頭古翠煙錦雲深隔洞門開蒼藤隨石無
根活靈樹何年有種栽氣裊荒烟疑麝過暖薰山雨引蜂

西湖志

卷三

十七

來空亭誰領幽情坐雲鶴同行履緣吉

黃初菴詩日射巖扉曉霧開杖藜拄石破蒼苔一雙蛺蝶隨
人去知是香林洞裏來

○葛塢考志爲稚川修煉處也舊云葛嶺之上有煉丹臺葛
仙翁井今又傳葛塢大抵仙家寄迹非滯一處故又有
葛塢葛井之名下爲曲水亭

僧圓澤詩仙去遺踪在冷冷翠岳遙冷光涵碧甕暗壑瀉寒
泉月映水盞淺秋清石鑑圓羽衣居止近閒汲灌芝田

題葛

○古曲水亭武林志亭邊有水曲折可以流觴古木喬松環
壑其旁夏日令人忘暑有陸羽碑記古蹟右上爲跳珠
亭

薛映詩臺盤疏石渠激流環四面夏屋有餘清羽觴隨意轉
賓告醉言歸至稱情未倦雖非襍飲辰豈謝蘭亭讌

○跳珠亭在客軒中有泉出石罅飛灑如珠坐臥其中習習
然有風湧雨起之意石上爲中天竺寺

蘇子瞻詩道眼轉丹青背於寂處鳴蚤知雨是水不作兩般
聲

西湖志

卷三

十八

○中天竺寺在稽留峯之北隋開皇年僧寶掌建其山廻環
如帶千峯萬壑寺旁有千歲巖天香閣

參寥子詩夕陽山氣蔚葱葱路轉松陰復幾重行過石橋人
未見數聲先聽寺邊鐘

參寥又詩稽留峰北好林泉珍重幽棲得所便栢子烟中能
坐久想無塵習可扳援

參寥又詩霜壓簾櫳雪法條銀河初轉一重杓清言共六三
更覺錯恨芙蓉滿易銷

自出詩題經亭上昔曾明別久秋來益我思半席地小眠

庭輝三夏月在掛後枝我巢靈石書爲輔君老香林桂作
離當日漫夸鞋似鐵從遊直上驚峰危

王元章詩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昔明月不期穿
樹出老夫曾已聽猿來相逢五載無書記却憶三生有夢
回鄉曲故人憑問信孤山梅樹幾番開

黃晉卿詩上方樓閣鬱蒼蒼百尺危欄架次寥曾是高人行
道處天香雲樹至今飄

寺外舊有七寶普賢閣日觀菴西嶺草堂七葉堂九品
觀堂三昧堂夜講堂無量壽閣慈雲懺王榻旃檀觀音

西湖志

卷三

像重榮檜石面靈桃無根藤木臺盤回車軒枕流亭登
嘯亭適安亭清暉亭水波石圖雞嶺朱世卿別墅今並
廢不可攷矣

又南舊有永清寺興福院東岡塔蘇和墓肅儀亭見心
亭彌陀殿真武殿張仙祠香山殿心菴永清塢等處或
存或毀蹟古景平不足覽也

高季迪詩高堂鐘鼓並龍鸞會荷袈裟海上行嘯巖禪師遺
寺遺蹟閣上許齊盟幾趨北闕瞻天近獨坐南屏對月
明西園詩聞三徑老雨華新散到瑤京

見前卷
家內召

○上天竺寺按志晉天福間僧道璽結菴宇中一夕見瑞光

發於前淵就視之得奇木刻觀音大士像後唐乾元間
有僧從顓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中妙相威儀晝
放自光士民崇信吳越王嘗夢白衣人求緝其居寤而
有感遂建天竺觀音看經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
張去泰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大士而禱時雨畢集自
是有祈輒應南渡時捨施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猶瞻
等雖大內亦以爲罕嘉祐中沈文通治郡謂觀音以聲
音宜佛力非禪耶所居乃以教易禪命僧辯才元淨主

西湖志

卷三

七

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治平中郡守蔡襄奏賜靈感觀
音殿元淨乃益鑿前山闢地二十有五尋殿加重簷建
炎四年金元木入臨安高宗避於海上元木竭天竺詢
知觀音本木乃奉之軍中與大藏諸經併徙而北時有
比丘智先者率其徒以從至燕邸舍於都城之西南五
里曰玉河鄉建寺以奉之天竺之僧乃重以檀香木刻
肖前像其靈如昔每歲春月浙之東西進香如故乾道
三年孝宗聖十六觀音像七年改院爲寺昔師書扁額
慶元三年改天竺觀音寺明改上天竺寺累代皆有宣賜

寺中有大悲泉如意池夢泉等蹟

蘇子瞻詩道人出山去也。色如死灰。自云不解笑。青衿有餘哀。忽聞道人歸。烏悅出容開。斗光出寶曆。法雨洗塵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為詠。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來。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贈辨才

子瞻又詩不辭清曉扣松扉。却值支公久未歸。山鳥不鳴天欲雪。捲簾惟見白雲飛。訪辨才不遇

元淨字無象。賜號辨才。居天竺十七年老於龍井。

陳抑亭詩上方臺殿倚層空。望近諸天海日紅。風送梵音飄

西湖志

卷三

主

鷺嶺香含祇樹護龍宮。蓮花峰小春雲外。乳竇巖飛曉霧中。欲問無生觀自在。清齋還與故人同。

朱養醇詩丹楓落葉思悠悠。古剎名山不勝遊。高卧何妨雲

入戶。長吟惟與鶴同儔。竹枝燈影千巒夕。松作濤聲萬壑

秋。竟日徜徉忘去住。此身端為白雲留。

張文明詩九里青松行盡時。亂山回護古招提。叢林點景臨

溪日。好鳥思春語寺西。花邊路香紅袖笑。風吹衣袂紫羅

嘶。尋芳訪古無窮興。更把新詩續舊題。

高濂詩曉觀烟樹障峰巒。望裏寒陰澹未乾。寺抱松雲三峽

前路隨溪水。幾迴嵒山如碧浪。層層密樹為雷紅。翠葉寒鐘聲不聞。僧人定。憐予時得靜中看。

西山之遊。至上天竺。景亦畧盡矣。他如乳竇中印白雲。天香獅子蛾眉諸峰。以至幽涼捫壁諸巖。活沙天門諸鳥人跡所罕至者。前人無詩遊亦可已。

寺中舊有兩峰堂。中印堂。雲漢閣。應真閣。法芳閣。伴雲閣。清華軒。植杖亭。諸展。小流虹。潤。金佛橋。宗老橋。凝翠泉。雲液池等蹟。昔俗僧居住。非有異致不足觀也。

西湖志

卷三

主

西湖覽勝詩卷之四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永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南勝蹟

○豐樂樓出湧金門稍北即其地也門以湧金稱者以漢時金牛起自湖中因此得名豐樂樓宋初建高宗移汴民來居杭地嘉湖諸郡時歲豐稔故建此樓以與民登覽同樂其地現麗岬嶸極空樹之佳勝臨山傍水盡魚鳥之幽情漁舸夜泛斷雲與野鷺俱飛遊騎踏春綠柳共

西湖志

卷四

紅桃相亂齒繞畫梁提拽晴波琴瑟絃笙棲遲岸艸文人弄翰霞箋橫掃於峯前美女臨妝寶鏡新開於水面斯樓之勝覽無遺美者矣外為柳洲亭

張仲舉詩春風恨不到湖邊偶逐晴雲上畫船花氣暖薰黃鳥岸水光新展白鷗天綠樽興發頻呼酒銀管聲高正弄絲我北放翁情更放看花不獨為花癡

朱夢炎詩萬戶烟消一鏡空水光山色滿湖中樓臺隱隱隔人家南錦浪桃飛岸岸風清舫舫衣提暮紫綺羅歌后露春紅蘇公堤上看陽柳猶想重才武王驄

張杰詩誰為鴻濛鑿此陂湧金門外口增池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綠銷盡黃金總不知

黃猷吉詩西子妝成任淡濃錦堤橫鎖舞腰同千峯翠色春杯裏十里桃花笑語中東岸畫船西岸泊南山遊騎北山通龍宮遠眺高秋月香送殘梅一陣風

李孟昭詩錢塘城郭帝王州勝槩千年尚有樓南浦雲開珠箔曉西山雨歇畫欄秋玉人歌舞成春夢芳艸王孫異舊遊物換星移餘景在蕭條人事不堪愁

西湖志

卷四

○柳洲亭元史南渡後貴戚遊覽自湧金策騎沿城垂楊五里直達錢塘門名曰柳洲因柳慶觀古瓶遵湖曲而西登斷橋踏十錦塘入孤山訪林和靖先生墓憇於放鶴亭雙橋岸過西泠謁岳王墳再從蘇堤六橋探花東折入淨寺采南屏雷峯諸勝景復策騎抵清波門學士港至豐樂園觀妓後返湧金入城盡日之興環湖勝概俱在目中胸中矣其地之勝如此至若買叻泛湖亦從此亭而上才子佳人必集斯處嘉靖間郡守陳小仕賢改于貢使趙祠意甚無謂夫點綴湖山不必待賢大賢

州足殫述學斯亭之美有難繪其妙者隣爲竺人處

夏樂只語人初醉忽起一天愁忙欲盡
風斜帳睡月明風

老至情何異

宋价祝詞風送荷香吹滿池。燕堂一黃下起遲。近緣窗樹影

散參差。高枕騷腸與蝶隨。睡起嬾拖衣。朋來問字至

叩柴扉。坐坐步屐踏高低。迎荷如擊甕。說新詩。

○梅圃按南渡史。即子野舊廬也。張功甫名鑑號約齋。與史

彌遠。協楊太后共誅侂冑。後遜功於史。退居梅圃。與詩

客驛人。日夜嘯集。常為序曰。梅花為天下奇種。而詩人

尤為酷嗜。以其落而有香也。梅開之日。訂客日醉。稍有

俗腸一毫。不許裸入。著禁約三十條。犯者罰酒一斗。又

西湖志 卷四 五

常序其齋云。答賢有論。不為俗染。方能說法。慧解入果

有差別。雖淫坊酒肆。盡屬道場。如無差別。雖月下花前

動成機械。或因酒而結相知。或緣花而附權倖。此如饑

鳥黏稠。胡蜂貪采。增人厭惡。實店方規。無因客狎。傷我

花情。其逸如此。後因抵觸。彌遠遭謫。象京憤鬱而殂。亦

可哀也。

陳眉公詩。繞有梅花使自珍。張公園內不客。問案上茶。雖

客。為似孤山野。與人雅。雖惡。無間作友。由情。徒有鶴為

伴。大雪寒水寒夜。不覺留連。幾箇荷。

眉公又詩。約齋幽韻。較人長。負郭梅花結。神堂舊列。林榮三

十事。筵招佳客。百千鴈。園公梓澤。情如逸。館傲平泉。致更

強。嘯集已無濃。飽想象。堂遠。斥為誰。忤。

○曼碩艸堂。宋元遺事。揭後斯者。字曼石。與虞集伯生為友。

航情山水。雅喜詩歌。園中叠石。如在蓬萊。嘗嘯傲其下。

酌酒仰天。嘆曰。人生不滿百。長懷千歲憂。此詩奈何不

解。又題其壁曰。名士不如高士。穩個人。豈讓古人風。二

語佳絕。又嘗為懷詩曰。好將靈石磨凡骨。頻取湖流濯

惡腸。其高致如此。旁為豐樂園。

西湖志 卷四 太

虞伯生詩。山雨不來喧靜夜。汀雲猶為護晴朝。羣野雀。牆

花老。幾箇黃鸝。苑樹招徒有。深心期管樂。寧無高步接松

喬。未能竟去成飄忽。且自從君破寂寥。

伯生又詩。聞說西湖也自憐。相逢況是蚤春天。六橋水暖拖

楊柳。三竺花深叫杜鵑。舊壁苔生埋舊蹟。新岩茶熟瀉新

泉。城中好友來相訪。若獨關門艸太玄。

○宋唐末時。教坊地也。官妓多集於此。時有名妓周若

者。善品茶。家蓄吟山蘿。凡日餽龍井之類。經年香味不

變。常與蔡君謨。許谷。若謨。屈焉。又有胡楚龍。視者皆與

之。獨戶相望。一日杭守陳述古過湖中。譙客令三妓佐酒。客散。三妓跪而請曰。願求落籍。共進一呈。周若願出家。楚觀皆願從。良述古笑而詰曰。簷下有白鸚鵡一隻。繫籠中。汝能立刻成詩。吾當免之。三妓爭求。倪墨各立刻成。述古觀之。大為稱贊。曰。此有才妓也。豈可久落烟花乎。遂許落籍。

周若詩。隴上巢空歲月驚。恐思回首看彫翎。開籠若放高飛去。長念觀音般若經。

胡楚詩。淡妝輕素鶴翎同。捉入朱欄便計窮。應笑西湖桃李惡。張遊顏色賣春風。

西湖志

卷四

七

龍觀詩。桃花流水本無塵。一繫人間盡誤春。解纜若隨漁父去。溪源自有避秦人。

○倚醉樓在豐樂園。龍妓與胡妓同居地也。胡妓與周若相善。時張子野在杭。詩詞之名最著。又好耽情。花柳效中有能得其詞表揚者。遂遊訪填門。獨龍觀未之贈。觀為詩嘲之。張大慚。遂為贈詞。名亦大振。

龍觀詩。天與羣芳十樣葩。自慙顏色不堪夸。牡丹芍藥人題遍。誰及荒園瓠子花。

張子野詞。湖心亭外剡山閑。繫艇停歌。楓樹裏。鷺鷥散。何異西風起。情郎欲去無歸意。遙遙作客途千里。望斷衡陽無活計。霜天落葉悲連地。難成寐。龍姬悲下相思淚。

右調漁家傲。贈龍觀。

○詩卷樓西湖野史。柯敬仲家藏手卷一握。乃蘇子瞻為周胡龍三妓手書者。其卷皆三妓詩。觀者霧集。敬仲苦其繁。乃造一樓於豐樂園之旁。凡有觀者。皆造其樓把翫。虞伯生見其卷。大為賞贊。遂為詩附之。

虞伯生詩。祇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關茶龍。

西湖志

卷四

八

井畔。花開陌上載嬌娟。贈子瞻與陳述古

伯生又詩。柳洲亭外舊精寬。邂逅相逢莫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著啼痕。贈胡龍三妓

伯生又詩。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夸。乞去衲衣渾未老。為誰造塔向金沙。贈周若

○解綬樓西湖舊事。杭州有妓薛瑤者。善弄簫。作鸞鳳鳴。錢塘令韓汝玉者。見而愛之。公事畢。即往其家。偕遊湖中。或置別樓貯之。竟日忘歸。過一丈受。賍犯法。知汝玉不職。挾之使解。汝玉怨其滑也。死之。杖下眾議紛起。玉遂

辭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為吏所侮無以誼民上願解
綬歸時范文正公為郡守極愛汝士才情而疏已下不
能留矣文正公乃置酒湖中召諸賓下拘府屬格癘
飲醉去隨舟差一舟命薛妓送至湖城而別後汝玉論
邊才即高擢矣居職赫赫有聲范公之知人如此
蘇子瞻詩天選仙吏下雲霄不道人間有薛瑄湖上尋春花
下醉琴堂不愛愛吹簫
子瞻又詩驚人老子范希文也解風流愛令君載酒共邀紅
粉醉扁舟直送到江雲

西湖志

卷四

九

○朝雲閣西湖外史朝雲錢塘歌妓首也體態輕柔風姿滌
雅蘇子瞻重眷之一日遷守惠州買雲同往雲體素弱
不耐閩粵烟瘴至惠未幾而卒子瞻痛之葬於羅浮山
為祠憶之

蘇子瞻同玉骨那堪瘴霧寒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
倒掛綠毛么鳳素面翻嫌粉白香肌不用施紅芳情已
逐曉雲空夜半梨花同夢

○飲樓唐時官妓習業地也當僉都守及僉屬有議會者
名妓善歌舞者皆隨之遊元微之江左任滿除去樂人

僕之微之於衆妓中獨賞琴客意不忍別因吏卒在旁
未便相狎未幾卷舟北向矣樂天戲作一詩代琴客寄
之當日太守之風流若此

白樂天詩笙歌杯酒未款疑忽許仙郎赴帝鄉借問連宵直
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蝦蟆久別心知否羅舌含來口厭
無還有些些惆悵事春風滿路嘆離無

○樓外樓宋人建其地構臺映水春花爭郭外之奇山樹排
窗紅葉極秋來之勝葉竹瀟湘比美怪石鴈宕爭幽蟲
吟風以助詠鳥啼露以迎人瀛州仙岳不是過也明崇

西湖志

卷四

十

禪間有妓沈隱者字素愛維揚人偕其母遊西湖卜居
於樓外樓見山水秀麗欲將終身焉嘗題詩自況歌曰
清風習習月離離香吐花草孰得知有恨人嗟琴在室
空彈野調寄情凝及遊孤山寺觀殘梅晚開觸物興情
歌曰粉影橫斜逗晚花半容冷落許誰夸自憐素素無
人識浪記林逋處士家詩成見首莫不嘆絕或有慕而
效之者雖盛其車馬櫛其衣服任鳴笳列金士繁陳愛
卒不樂視也嘗讀青陵亭詩中夜嗟嘆出語入目但得
真才士不復為樓中人矣既而之西陵尋蘇小墓見一

士箕踞橋上。縱飲狂歌。環竊慕其為人。卽而訊之。蓋新安夏生于龍也。生喜飲。耽奇有稽。阮致曠懷。宕往多與世人不合。人亦以生狂怒之。及與遊。浹晨夕。揮金不顧。吟詩贈答。若配絲竹。璦卽許以歸。適其門獲所願焉。無何國家鼎造。生負性豪邁。不欲立身天地間。遂痛飲傷肺而死。當其病支床。璦日彈瑟勸承顏色。餌藥饋膳。晝夜不輟。及臨決。撫屍舉聲一號。後卽臨救臺。盛容飾沐浴。自潔人竊疑其變志也。至夜宿柩旁。發大書籍。遂撫棺哭曰。夏郎才人。汝志埋青塚中。妾能生紅絲上乎。因

西湖志

卷四

十一

賦詩投地。自經。柩側時清風忽過。而竟隨夏郎去矣。衆聞驚而視之。至柩所。乃知璦已殞紅絲上也。因索得地上絕命詩三首。拈其檢書籍詩曰。千里從君命。不猶十年騷賦情。誰收長卿一死。鶴裘散敗堪笑。當年咏白頭。拈其臨救臺詩曰。對鏡臨救貌不同。空憐黃菊萎秋風。樽前痛飲人何在。血染羅東片片紅。又拈泣紅絲詩曰。芍藥摧殘葉亦悲。東風何事妬花奇。無端霽雨來相迫。欲折名園第一枝。其爲人俠烈如此。又嘗暇著詩各函憤言。自題篇首序曰。隱少貧賤。擲身花柳間。厭與不得蟬

蛻。一生初志。幾付之烟水雲波。自以抱琵琶。仰面向人而已。怨且悵焉。及依母氏之西湖。適夏郎于西冷之詩。謂是終矣。豈生命薄。憔悴爲郎。寄身于名山水間事也。青燈鐵硯旁。也土銼寒烟。閒居無事。楮墨爲殃。特以閨詞難質。鷄林愚論。惡識人雅。故累錄累焚。莫衷殆盡。胡天不惠。喪亂頻仍。儒素寒家。復遭鼎沸。廂酒傷人。病深杜陵之肺。奚囊易老天猜。長吉之年。浣花溪上。妾招覓白玉樓中。郎作賦士。既蘭摧妾。坡柳折乎。昔陵臺鳥鵲不嫌韓。卿燕樓賦詩。貽慙白叟。妾豈無情。忘茲義烈。但

西湖志

卷四

十二

今書史無私。行從紅絲永訣矣。集成授之。不得其人。遂散失無傳。傳其自序而已。惜哉。其左爲錢王祠。夏樂只詩。春風二月鶯聲弄。變馬桃花咏。新絲薄暮香消雲氣收。羅幃起。嬾晴光促。昨夜夢。古橋陰。橋陰有女稱娉婷。哀音激切。來相告。自言價值千鈞金。千金買來遭挫折。暗度韶光誰與。說從君。十載冷烟花。羞抱琵琶。霜雪霜年。來人不知空。懸琥珀。捲龍鬚。蛾眉落盡。朱顏老。寂寂身歸。憔悴時。憔悴何由轉。成獨悲哉。夫婿情。鹿鹿仰天。咄咄志。無成死。墓青丘。徒賦鵬。男兒意。氣薄雲霓。妾亦烏能

效雉鷄寧同鴻鴈哀鳴盡豈逐人間荆棘古來碎首稱
人傑千載芳名永不散青陵塚上神青青三人紅絲胡不
決妾與章臺豈一身情深應是命窮隣切時但幸多知字
柳折那堪隨路人嗚呼女子何難量素環素環信莫當生
時已許偕鸞鳳死後不作單鸞爲如此俠烈而難比不負
明湖好山水樓外樓中飲者多皎皎如瓊能有幾

○錢王祠按史錢王名鏐唐末臨安石鑑鄉人販鹽爲業黃
巢反兵侵臨安王集義勇拒之巢兵大潰散去太守董
昌及道臣劉漢宏前後爲虐因亂生變王誅之遂保障

是都歷五代封吳越王吳越土地俱屬錢氏凡歷三世
至錢俶歸地於宋俶知天命有歸不敢抗拒故臨安之
民未受一弦一矢之害皆錢氏之功也其城郭依唐府
治建於鳳凰山下後宋南渡改爲大內卽其址也旁爲
白馬廟

同李迪詩妖兒初下台元殷天子仍居少陽宮諸藩從此
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已去梁主宋長安宮闈生蓬
萊天日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劍同誰手惡鳥啼初起
翠羽三千射潮水歸來夕照紅波隨酒提牛桑鄉里輕

裘駿馬駢春風錦袍玉帶真英雄詔書特賜終始黃金
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形勢先後嗣猶令故三死摩挲舊
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烟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
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能不滅王家勲業至
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
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續埋殘碑

朱靜佳詩黃金匣地小橋通四面開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
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幾字蒼苔雨清磬千聲楊柳
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

西湖志

卷四

十四

按此寺當年爲錢王
放生也今改爲祠

顧偉南詩家門龍節任錢塘素祀金鋪接鳳凰石鏡斗牛游
大澤玉樓雲雨醉成陽千秋嶺茂將軍樹萬歲橋非異姓
王今日潮聲翻洗馬雙魚但遺蔽垂楊

姜真源詩朱門玉馬盡遶高誰念當時保障勞露濕殘碑在

蘇積鶴啼古木自雲高一江王氣侵牛斗萬弩軍聲射越
海回首荒祠成感慨漁歌此地滿吾曹

白馬廟靖康間高宗爲康王避金寇走鉅鹿馬驚日雨獨
行臨路岐處草知所往忽有一白馬導之莫知誰祠見

有土馬汗淋如雨。因假寐。應下夢。崔君以杖擊地。促其行。白馬復導至斜橋谷。會耿南仲來迎。馬忽不見。及即位。復夢崔君以白羊來賀。曰。帝當又得好子。是年孝宗生。高宗不敢忘崔君。建都臨安。處處立廟。令民奉祀。勿絕崔君名。子王唐貞觀時人。為磁州洛陽令。有異政。故其神最靈。

寶詩斜橋谷口渡高。示白馬長驅。駕似龍。血汗霜蹄功不小。神威義勇冊當封。爐烟勿盡千年火。高棟時聞五夜鐘。名與湖山同不朽。南高峰與北高峰。

西湖志

卷四

十五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五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湖南勝蹟

○學士港出清波門。即其地也。港口有學士橋。宋南渡時。翰林多集於此。記曰。是地花明水秀。名園佳樹。碑奇酒館。茶坊妙舞。清歌。聘。駿。翰。林。及。艇。遊。山。醉。學。士。策。騎。歸。院。楊。柳。千。株。迎。壽。勗。桃。花。萬。樹。鎖。春。樓。翠。華。以。時。臨。幸。豪。貴。競。進。詩。章。偏。安。光。景。如。是。

西湖志

卷五

一

楊又詩。香風習習舞連漪。翠蓋聲來當酒卮。取次蓮歌湖畔。

去持杯。正在納涼時。咏風

楊又詩。柳暗花明春正好。重湖霧散分林杪。何處黃鸝破曉。

烟一聲啼過蘇堤曉。咏花

楊又詩。澄湖曉日下晴漪。松際梅花半已闌。獨有斷橋荒蘚。

合尚餘殘雪釀春寒。咏雪

楊又詩。平湖秋色浸樓臺。萬里無雲景開。只道江妃乘月。

下誤。疑環佩自天來。咏月

馬浩淵詞。東風輕軟。把絲。波。吹。作。殺。文。微。縠。衫。飭。亭。亭。寬。比。

星載得玉壺芳酒。芳酒長開。唯集樂繼。蘭亭後。珍會
兩兩驚飛。猶自回首。學士港口桃花。南屏松色。蘇小門
前。柳冷翠。柔金紅綺。幔掩映。水明山秀。閑試評量。總宜圖
畫。無此丹青手。歸時。侵夜香街。華月如書。右詞念奴嬌

○聚景園宋孝宗築以奉高宗者。先是高宗居大內。屬意湖
山。往往不怠。未幾遜位為上皇。自號光堯皇帝。蚤晚起
居。不便外遊。故孝宗摹湖山之景。構為御園。風花雪月
芳菲萬狀。珠玉增妍。非人世所可比者。今其址尚存。

孝宗詩山中秀色何佳哉。一竿獨立如飛來。參差翠麓奇

如畫。石骨蒼妍。神所開。忽然彷彿。像來宮闈。指顧已驚成列。
岫規模。絕似靈隱。前向勢。恍疑天竺。後執之。人力非天然。
千巖萬壑。藏雲烟。上有崢嶸。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
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蒼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艸木。四
時春闌。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知。情優閑。壺中天地。非人
間。蓬萊方丈。渺空闊。豈若坐對三神山。日月雅趣。軼塵俗。
散步逍遙。快心日。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把取。盈中綠。
孝宗詩風遊光堯皇帝御苑見矣
政豐備安侯陳向父子之樂見矣
詞。岳州樵門殘月。聽書閣。曉寒梅。吹徹瑞日祥雲。和風

解凍。青帝乍臨東闕。腰向土牛。簫鼓天路。珠簾高揭。最好
是戴綵。簪春勝。披頭雙結。○奇絕。開宴處。珠履玳簪。狙豆
爭羅列。舞袖開。蹀躞。吹縹緲。銀鉤。鄧腰。鶯舌。勸我應時行。
樂還把金爐香。熬煎。歲歲連一卮。春酒長陪佳節。右詞滿堂春侍講

康伯可詞。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水輪桂枝滿。
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球有爛。捲珠
簾。盡日笙歌盛集。金釵寶釧。○堪美。綺羅叢裏。蘭麝香中。
王宜遊玩。風柔夜煖。花影亂。笙聲喧。闌娥兒滿路。成團打

隊。簇著冠兒。闌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右詞滿堂春

張掄詞。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東風。殺紋微皺。

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管絃闌新。萬歲聲中。
九重盃裏。長醉芳春。右詞柳梢青花

會說詞。桃臉而勻。梨腮粉薄。鶯鶯無塵。鳳閣安成。龍池澄

芳艸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部仙韶。
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前詞

張掄詞。洞天深處。百嬌紅。壓玉商。張雲霧。四座天香。相競秀。

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妖妍。風傳馥郁。雲南坐山約。春光漫如酒。五雲臺榭樓閣。○聖代道治功成。一座不動。四境無鳴。折屐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幽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堂呈瑞。更無一片花落。右詞壺中天 實牡丹侍宴

吳子和詞。梅霖初歇。正絳色海榴爭開。佳節角黍包金。菖蒲切玉。是處代筵羅列。關巧盡輪年少。玉腕綵絲。雙結。艤畫舫。見龍舟兩兩。波心齊集。○奇絕難描。處擊起浪花。翻作湖間雪。畫鼓轟雷。紅旗掣電。春龍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薄猶自珠簾高揭。棹歸晚。荷香十里。一鉤新月。右詞壺中天 實慶賀慶

曾觀詞。素塵漾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好此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登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闕。○當日誰造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痴。絕肯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自古無缺。右詞壺中天 秋實月進呈

吳琚詞。玉虹遙掛。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起。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凌雲。瓊車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戀葱瓊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壯真奇絕。

好是吳兒。飛彩幟。撓起一天秋雪。黃屋霜凝。水犀雲湧。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出新月。右詞壺中天 觀湖近景

吳琚又詞。紫皇高宴。仙闕初成。戲擊瓊杵。何人爲把銀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纖翳。喜水綉太液。暖融鵲鵲。端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杯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右詞壺中天 實進呈

高棟寮詩。翠華不向苑中來。誰是皇家惜露臺。水際春風寒漠漠。宮梅却作野梅開。

○仙姥墩。列仙傳。姥。餘杭人也。嫁於湖上爲農家婦。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過。蔡經家以千錢與姥買酒。飲而甘之。是後羣仙多會此飲。因授藥。一九以償酒價。姥服之。化去。行數武。過長橋。爲淨寺。

王介甫詩。綠漪堂前湖水碧。歸來不復有荷花。花前若見杭州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南屏淨寺。不知起自何人。按志。吳越王重建寺在山下。諸僧嘗苦遠汲。熙寧中。湖水盡涸。寺之西。忽一日甘泉流出。有金色魚遊焉。因鑿爲井。名曰圓照井。其上爲慧

日峰蓮花洞等勝。孝宗時其寺被燬。忽有一僧出乞修
殿。日餐酒。殺而返。諸僧問其所有。曰：盡飽腹中矣。化
三年里人布施之金。一一俱藏。薄上僧一日大嗽街頭。
曰：吾造殿矣。衆緣連連。或殺買酒置饌。大醉市中。酒
酣。殺盡大。幅於市。撒地。皆成金屑。衆緣自是奔助。而寺
以成矣。僧號濟顛。識者曰：此卽永明師後身也。寺內濕
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翎。塔排鴈齒。星垂珠網。寶殿
洞若琉璃。日耀雕楹。金椽聳乎玳瑁。華麗軒壯。無如此
山。今時有僧齋堂者。道力精嚴。宗風獨舉。詩歌墨妙。閉

日峰志

卷五

時揮灑。聚徒此地。都人士咸慕之。寺後爲慧日峰。

劉士奇詩：步聯苔磴石。層層方外尋。幽我自能虎。熟不驚聯
社客。鷗閑常送過湖僧。支那路過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
燈。話久頓忘饑渴想。持懷清似玉壺冰。遊淨寺

士伯安詩：卧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苔下泉
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濯清
漪。吳溪越嶺俱堪老。豈奈燕雲係遠思。自序即事

張詩：之爲愛西湖第一山。景在遠目六橋濤峯青影空。
古吳懷殿香生翠。請開乍到只疑天路近。因遊得借月步

園醉中不記歸途晚。笑倚肩輿待月還。遊淨寺
丘道源詩：南屏高瞰府城西。畫舸千家日醉迷。四柱臺邊
是幕。百花橋畔。艸連堤。龍蟠曲路通車。虎踞青山汗馬
蹄。暮雨沉沉郭郭閑。寶燈輝映梵天低。登南屏山

孫太初詩：石上藤蘿對夕懸。解衣長日坐來頻。挽回滄海真
無外。領畧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嫌饑口累。爲漁又過一年
身。相逢最是南屏老。獨樹柴門與結鄰。南屏即事

太初又詩：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斜對水柴門通
鶴渚。隔鄰烟火是漁家。岩頭老檜知風雨。石上菖蒲閱歲

本坡志

卷五

七

華粧點太平。還有我。芒鞋僧帽送生涯。南屏即事

王季重詩：淨寺何年出西湖。長翠微。佛雄香較細。雲飽綠交
肥。巖竹支僧閣。泉花蹴客衣。酒家蓮葉外。鷗鷺往來飛。

夏園均詩：命酒南屏下。風香雨入扃。艸豐林更迥。山瘦石堪
移。拂柳魚翻渚。開萍鳥落渚。放歌青鏡側。幾作九峰疑。南屏

方希直詩：昔年歲暮京國還。艸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
欲曉。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
絕。恍恍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遊。
置酒同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謂景濂先生紅顏自髮青

置酒開簷樓上頭。玉堂仙人寒夫子。先生紅顏白髮青
貂裘。坐讀古文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影相盪
摩。碧海瑤臺送蕭爽。酒酣擊節心神開。慷慨弔古思英才。
荒祠古柏岳王墓。殘堤衰柳蘇公堂。一時佳會誠難再。仙
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給此圖。正似南屏舊遊跡。吾知
王子奇崛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揮灑豈無意。神授髣
髴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
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是西商所創書閣
屠赤水濟顛贊。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荆棘林。透過金剛

圈眉毛。脰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煙。有時結
茆晏坐荒山顛。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
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入萬四千贊。嘆不盡而
說。倡言嗚呼。此其所以為濟顛也耶。

○慧日峯志云。此峰突兀蒼奇。玲瓏盤峙。重巒疊翠。若蓮瓣
之初開。磊落含英。如螺文之帶潤。江海羅拜。目前湖山
相親。眉岸篆石。嶙峋光同。鄧甲疎松掩映。影類疎疎。清
峰拖錦繡之襪。遠水綴綾羅之幅。登山嶺而作賦。司馬
難描。曉遠清以尋詩。杜陵莫繪者矣。旁為蓮花界。

張仲舉詩。山僧領客典何長。慧日峰前俯大荒。舊俗猶存三
令節。人生難遇兩重陽。丹楓換葉隨秋老。黃菊留花過閏
香。更欲磨崖訪陳蹟。西風吹冷薜蘿裳。九日登峯

王陽明詩。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
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摧碧嶂
迴。獨有幽禽解相語。雙飛時下讀書臺。觀淨寺

○蓮花洞。巧石重重。儼然天琢。巉岩兀兀。邦絕人工。花含香
而出。洞松結蔭。以迷雲。蹲者若虎。形疑伏而難起。走者
如虬。勢似飛而欲騰。篆身有罅。點艸為雲。山猿可聚而

同。噫。幽鹿堪結。以呼羣。筇杖所至。寧無快然。下為雷峰
塔。

徐文長詩。怪石森然秀空虛。絕斧痕。尋頭多有眼。搜脚若無
跟。霧密樓玄豹。風清集野猿。徘徊坐竟日。高嘯自軒軒。

○雷峯塔考志。吳越王妃建。成名中峰。或名廻峰。今以雷峯
名者。因其下有青魚白蛇二怪。時現峰前。故建塔鎮之。
以雷名者。所以鎮之也。志曰。雷妃建。又曰。雷就建。其說
不同。皆可不問。峰下有小迷來館。怪石玲瓏。蒼潤高宗
時。內侍甘昇別業。今改黃貞父先生園。

濛紺宇。每若合朱欄。劫火空。廢典無限事。徒倚夕陽中。

○藕花居明時。僧廣衍建。行好學修道。博通內典。與同儕結社。譚詩。日夕不厭。常種白蓮於湖畔。構虛閣以臨之。故菴以藕花爲名。今改高公墳。折入山曲爲空菴。

王陽明詩。掩映紅妝。莫浪猜。隔隣知是藕花開。共君醉臥不須扇。自有香風拂面來。

○壑菴在南屏山側。新安山人汪含章廬墓地也。山人性篤孝。且好道學。丹飄飄有凌雲氣。一日至慧日峰下。見林木鬱深。巒谷秀奧。遂爲兩尊人卜庵。爰焉。嗣則曰古人

西湖志

卷五

有廬墓終身者。吾既喜清幽。厭紛擾。何若構結數椽於此。一以妥侍先靈。一以潛修內性乎。於是因泉潄沼倚石爲臺。曲徑小橋。隨宜上下。登眺所至。直可角勝兩湖。未幾更爲廣拓。則又補梅百樹。蔣竹千竿。傲青海之浮蜺。動流雲之妙壘。凡所爲。仙人古洞。家人卦碑。無不濯骨疏筋。重開生面矣。後此山人遂蛻骨此中。爲丹鼎大還之地。而郡人之遊觀。採薪者。挈榼携樽。過菴呼飲。居無虛日。且至則咸噴噴。山人爲孝子。爲高流。而山人之名。遂將與西湖山水。同爲不朽云。

柴虎臣詩。湖上青山好。相將卜隱焉。空尋五嶽。迴浪語十洲。

偏戶外惟栽竹。門前就采蓮。披書雲滄海。下榻月娟娟。掃地迎賓至。焚香賴主賢。艸堂時載酒。有夢盡裝綿。鴈鷺霜前長。魚蝦日暮鮮。攜琴來北郭。荷杖出東田。卒歲期栽足。忘形樂自然。春臺侯老氏。秋水度莊編。

夏樂只詩。一徑新開萬壑奇。層層竹木擁漣漪。溜穿石礫苔衣滑。雨洗山樓野夢宜。鳥藏人情。勝畫譜。魚知僧意。學禪疑。遲留不忍。忙迴棹。待入春深與客期。

樂只又詩。南山石燦輝。離離小逕橫。開萬竹迷。捕笋得。尊能解暑。搜泉抱甕。可忘機。喊名無客。鑒空塵習。隱隨人。任杖藜。一壑一丘。吾願足。文章何必。強災梨。

西湖志

卷五

十一

宋价祝詩。尋壑無心到小崗。一春高寄路茫茫。山移明月臨深谷。梧草高風亂野篁。捫石披懷。會解語。因流濯足。芟生涼。坐來不覺。神忘。著他飯。新眠人醉。夢。价祝又詩。處士無嫌。買壑。卷疏泉。射。山南廣招蓮。社庭無刺。小結。花緣手與。潭坐憶。朝。山。尋綠野。得詩。南。舟穿過。雷峯。逕時往。將來。意。名。南。園。宋韓偓。自闔也。園中林塘。遊美。舟木生。由。自。嘗。使。務。

觀陸游爲記其畧曰虛堂殿屋上足以陳樽俎迴閣垂軒下足以奏聲樂其豪華可知矣而顏其堂則曰許閒額其庄則曰歸耕何哉其意皆摘自魏忠獻王之句而王津禍及恬不知解至有閒而不能許可耕而不得歸徒使其庄荒蕪日甚過者傷心計亦拙矣大抵韓之許閒買之後樂皆奸雄粉飾之詞爲人吐唾徒有名圖耳益哉南過卽葛庄

夏樂只詩南屏山下築南園鄒筆親書動至尊浪許偷閒欺白日言歸學稼豈青門陸游記爛蕪苦石魏國詩埋冷落

西湖志

卷五

七

軒盤樂不知彌遠恨玉津橋畔泣孤冤

○叱瞻書院先生葛姓名寅亮字水鑑明解元登進上第歷任楚省文宗慧眼鑒拔中式者多故先生之門冠蓋滿座後退閒湖上著湖南講一集四方從遊者數百人居嘗雅好湖山結廬南屏蓮花峰下柳梅千株荷花十畝今其宅存焉南過卽石屋洞

李舒章詩蓮花峰畔讀書臺伊洛宗風自有胎繞屋池花圍講席隔簾山鳥助譚杯青瑣坐悟無岐青絳帳來親盡異才門外雪深多士立意前書帶任徘徊

○石屋洞高敞虛朗寬廣三丈狀如軒榭可布筵設几避暑納夏旁有蝙蝠洞大者如鴉洞深不可窮極下爲大仁廟寺吳越王宣和三年重建南進爲水樂洞

仇仁近詩誰劈空青露石砌遊龍伸臂下南高谷山屹立天然播怪石玲瓏自在半蒼翠苔侵金佛髻淫淫雨濕野僧袍仰蓋聞是香山叟隨意題詩韻亦豪

張方洲詩尋幽隨路問山樵落日愁人酒未消懸壁有銘鐫宋事老僧乍見說唐朝月光夜落松烟頂雲幕秋虛竹露飄勝景難逢時易過重來不用鶴書招

西湖志

卷五

七

○水樂洞在烟霞嶺下洞旁有淨心寺玉淵亭等處皆宋淳熙年建其石巉巖清時澗澗出塵虛谷傳聲有呼必應幽淙瀉雨無響不聞郡守鄭獬名之曰水樂洞年久荒頽寺僧不治山亭因之崩摧流水爲之絕響買秋堅性僻耽佳復令工數十人疏導此泉其響復出旁進數武爲玉淵亭

蘇子瞻詩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渭五十黃泥一鍾水又不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梁州但向空山石壁下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絃石無竅強名水樂人人

笑。憤。見。山。僧。已。厭。聽。多。情。海。月。空。留。道。落。裏。海。東。徙。
遺。聲。潤。谷。含。宮。徵。聲。奏。未。成。君。還。喜。不。須。寫。入。薰。風。絃。縱。
有。此。聲。無。此。耳。誤。鄭。解。

王大受詩。歷盡烟霞見洞天。更來洗耳聽春泉。飛濤激石浮
清磬。瀉溜行沙擬素絃。路口林亭三四曲。山中日月幾千
年。何人得受稽生訣。請入宮商與世傳。

楊仲弘詩。石林求路轉聲牙。來訪南山處士家。雨過門前生
薤葉。風行隴上落松花。懸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
沙。白日好閒危坐久。居然身世在烟霞。

○玉淵亭。西湖野史。南渡後有一客自洛中來者。雅好山水。
久而忘返。托跡歸雲菴。凡三年矣。詩歌翰墨。種種絕塵。
所著遊艸。滿奚囊間。一日忽沾瘡疾而死。山僧不知其
家。無由通問。遂相鉢資為殯。葬於此亭下。其客才鬼有
靈。不與草木同朽寂。每逢花月之夜。忽爾現形。所居之
室。遊者不敢假宿。偶宿其居。則其形必見。遊人以此為絕
跡不入。而寺僧竟視此居為棄室矣。越日有一生假出
僧寮者。喜此中靜寂。欲徙為居。僧不可。語曰。此洛陽客
才人死所也。花月之夜。或至見形。公無投焉。生不聽。遂

挈其附具書箝。宿此房中。明年春。正月梅花正放。其鬼
果出矣。生在燈下讀書。正欲就寢。而鬼吟一詩。設其窗
大聲呼曰。月半梅梢已二更。寒窗猶有讀書生。既吟罷。
生知此鬼即洛陽人也。為續句亦大聲應曰。遊魂何不
歸鄉土。辜負洛陽花滿城。其意益引其歸也。其鬼遂不
出。過此為烟霞洞。

夏樂只詩。洛陽才子舊名儒。千里遨遊葬此湖。花月不因山
鬼隔。詩歌都禁綠窗呼。雄心一片梅邊出。白骨千年石上
枯。約指爾言登覺路。玉淵自此識迷途。

○煙霞洞。考志。晉開運九年。有僧闢洪。結菴洞口。遇神人。指
山後有奇跡。何不觀之。洪忽見洞內有羅漢六尊。顯像
古壁間。若鏤刻者。然甚異之。未幾。洪卒。吳越錢王夢僧
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夢覺。訪
得烟霞洞。石羅漢有六。遂補刻十二尊。以符所夢。今與
象鼻巖。佛手巖。並存。蘇軾為紀。折人為虎跑泉。
周紫芝詩。瀨湖兩峯高。屹立曉相望。蒼翠海日獨出。閑干
嶂。緬懷洪荒初。令人足追想。巉巖包萬象。扶筇日登訪。泥
池久已死。誰為真巧匠。鑿空山玲瓏。出此奇怪狀。中虛納

石若奇像。誰其架石梯。置屋雲梯上。青山亦不知。珠然
開日丈。忽於隱。蜂聞萬壑見。波浪澎湃。海潮聲。往往空中
脫渺然。隔塵凡。今我生惆悵。何如學栢禪。一切除諸妄。自
擬半仙人。長年此遐放。

黃石空詩。野岸眠荒艸。輕烟亂。是但云山路。近不覺客情
孤。邨火垂荒塔。漁燈接晚潮。身橋舟影裏。月色滿蘋蒲。

晚歸

金散公詩。丘壑烟霞日與親。汀蘭岸芷結為隣。文章近覺詞

真珠泉

林噪猿。鶴方知野興真。兀傲山疑今畏壘。澗洞水足昔迷
津。錢塘江上風濤險。擊楫何如擊梵人。

虎跑泉在烟霞之南。出赤山埠而進。即其地也。按志。元和
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蔚盤。栖禪其中。

寺以無水。將他之。忽神人進而告曰。自師之來。我等微
惠者甚大。奈何。東去南岳童子。當遣虎致佳水。我師無

憂也。次日果見虎跑山出泉。其湧如珠。計刻其味。後
建寺名曰定慧院。進此為真珠泉。

蘇子瞻詩。寺在塔東峰上。此老初來。西顧仰虎移泉。眼越

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點龍龍卧。聽空皆環聚
響。信知此來如此。泉莫作人間去來想。

張行中詩。步履看花入翠微。暖風南氣襲人衣。虎曾聽法跑
泉出。龍或逃禪挾雨飛。還悟鑿空開洞府。東坡遺跡著書

扉。世情總被凡僧惑。泡影觀來忽是非。

張方洲詩。蒼苔白石路盤迴。林谷春藏一徑開。山勢北連三
竺路。泉聲西出五雲臺。花殘老衲和松卧。風靜閒雲伴鶴

回。遊賞漸多題咏滿。不知誰續子瞻才。

葉緯如詩。去住曾無定。逢迎却有僧。落花邀晚徑。饑鼠叫枯

藤。虎跡苔仍護。鐘樓月並登。汲泉敲石火。寂歷對禪燈。

○真珠泉在龔慶寺內。虎跑寺相近。按志。周顯德間。有泉自
地湧出。跳躍如珠。寺僧因以名泉。後南渡時。近天內。取

以為酒。其味佳於他泉。故今稱珠酒。即此泉起名也。旁
為王烈女墓。

蘇子瞻詩。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閑野寺松

陰。轉欲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定志業更無
妨。道人不惜晴前水。借與匏尊仔細嘗。

王季重詩。桃花正欲開。看鳥先鷄起。瓊脂醉眼人。醒來聽山

○王烈女墓宋元遺事。寶慶間。王烈女。新安人。其父謂。女十三。許配吳興人。未成婚。其入他山。為豪家所陷。而破女守節。不出戶。閱三年。可及笄矣。其父欲令他適。女不從。墜樓而殞。見者莫不痛之。有好事者。捨山為塚。葬其骨於烟霞嶺。題曰烈女墓。其地怪石峻峭。喬松挺拔。叢竹穿石而出。不藉土膏。三月清明時。野花滿路。灼灼可觀。遊者多酌酒弔之。過嶺為法相寺。

夏樂只詩青塚年年吐異花香。風陣陣出烟霞。節生苦竹穿。

西湖志

卷五

十一

山過高挾。喬松壓石。斜空谷聲傳。多野鶴。重城漏近。慘歸。鴉劫來。憑弔懷芳。蹟無盡。閒情問酒家。

○法相寺。俗稱長耳相寺。後唐時有僧法真者。年十三。參悟受法於雲峰。存公。生有異貌。耳長九寸。天成間。自天台清寒岩來遊湖上。吳越王待以賓禮。居南山下。乾祐四年。跌逝。其身枯朽不壞。寺僧因用布漆塗飾成像。其相如生。因名曰法相寺。寺右有定光菴。為佛修行地。其水缸尚存。缸中四面。葛蒲青青不變。又有泉出石穴。傳為佛以杖注石得之。其泉大旱不竭。皆勝蹟也。山上有鏡花關。詳前卷。

趙剛道詩。庭有松筠砌有苔。退公聊此遠塵埃。湖音隱隱山頭聽。泉勢潺潺石縫來。夜榻衾裯仙夢覺。曉窗燈火佛書開。休官不久輕舟去。喜望嚴江舊釣臺。剛道剛人。

劉士亨詩。古佛奇形信少雙。翠微樓閣白雲床。耳聞錫杖通泉穴。眼見菖蒲擁石缸。納掛紫藤驚鼠鼠。鉢分滄海毒龍降。懷奇欲訪見尼室。寸莖金鐘不易撞。

丁八雲詩。不壞金身兩耳雄。蕭然高寄此山中。石泉暗渡靈岩雨。古木橫撐曲澗風。缸積菖蒲皆不惹。菴留杖屨總歸空。南峯直躋無窮壑。萬綠新黃處處逢。題定光菴。

西湖志

卷五

十一

夏樂只詩。老粉修竹隱深窩。眺望湖山一帶拖。坐聽不知禽美舌。流觀那識石皆魔。遨遊近覺官廷好。滿灘還疑野趣多。莫道年來長是夢。開從杖履且婆娑。題鏡花閣。

○南高峰。在法相寺之頂。其巔羊腸屈曲。境絕凡區。東瞰平蕪。烟消日出。盡湖山之美。南眺大江。波洞濤石。極遼海之觀。富春羅剎。橫列目前。天目逕山。近堆眉岸。山頂舊有榮國寺。今廢。又有鉢盂潭。白龍洞等勝。觀者皆留連不能去云。

田叔永詩。飛塔中天起。湖山望裏來。凭欄秋月落。倚杖夏雲

推。半。石。千。峰。合。疎。簾。萬。木。開。猶。慚。遊。祖。冷。無。日。不。登。臺。
鍾。禧。詩。葛。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煙。湖。邊。爲。問。山。多。
少。每。箇。峰。頭。住。一。年。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六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份祝父照閣

湖南勝蹟

○玉岑山。出清波門。或湧金門。艤舟抵赤山埠。其山相近人。
傳是壑產玉。故潤如玉。常孤峯秀拔。怪石凌空。中有喬。
木。倒出森秀。臨崖不知始於何代。出谷爲赤山。
程奕先詩。古木蒼枝不記年。臨崖高竦玉岑巔。曲橋流水通。
行履。竹逕蘼蕪巷老。納眠。

西湖志

卷六

○赤山埠。湖舟登岸地也。其水名浴鵲灣。元時張伯雨居此。
池亭聳翠。竹木輝映。今改他園。

劉邦彥詩。浴鵲灣頭春水呼。猿洞口晴雲漁歌款款。相答樵。
斧聲。聲日聞。

邦彥又詩。春水初生浴鵲灣。畫樓尚枕對晴山。鳥聲啼罷。
飛去閒。掩柴扉。盡日閒。

張中詩。急雨斜風吹客衣。赤山埠口渡人稀。欲行不去天。
將晚。湖水平。橋漲清堤。

毛馳黃詩。城西十里橫塘鏡。中曉早花開。花田。

接開遊人不覺紅多少。

○鶴灣艸堂。西湖野史。張雨字伯雨。元末錢塘人。與虞伯生。

趙子昂相善。所著尋山志十五卷。碧巖玄會錄二卷。棄家學道。遁跡此山。所撰有黃履樓等賦。

楊廉夫詩。黃履樓頭仙已去。今年黃履復相逢。不知天上修

玄史。抵向山中訪赤松。石室秘書愁漲電。星池遺劍半成

龍。思君不見開敲戶。月在金鐘第幾峯。懷伯雨

姚公綬詩。百年尚友重文章。來謁孤墳一瓣香。赤壁舟中驚

鶴。交玉鉤橋外灑壺漿。匣藏神劍猶生氣。雲閉秋山自老

唐詩

卷六

二

清眼還看苦石上。至今詩句吐虹光。平伯雨

倪雲林詩。日暮苦傳青鳥使。華林瑤艸待君歸。乘舟每望攜

龍出。昔雨俄驚帶鶴飛。秋水啄成蒼玉珮。朝霞補作紫烟

衣。山中長史來相覓。應借窗前白羽揮。

○高麗寺。舊名惠因寺。高麗潘王來朝。帶有金字華嚴經一

部。藏寺法輪中。又進金塔一座。為貢物。自此叩關無忌。

蘇子瞻守杭州。恐招海寇之變。屢上言却貢。後遂少至。

入其寺存。

○疑神社。宋時有漸衣道士張遠道者居此。高宗見其仙術。

不凡。屢試多驗。嘗贈白羽扇。遠道長攜出入。人謂為羽士。後化去。

○薩都刺詩。晴日赤山湖水明。湖中山影照清蒲。道士無人識。羽扇年來落鳳翎。

○竹箕泉。出赤山之陰。合於惠因。過此為三台山。子墳傍

有周真人思得墓。

○子墳在二石山下。按志。公名謙。字廷益。錢塘人。少嗜讀書。

言志。有慷慨風。筮仕。勁節不改。帝讀史至蘇武傳。奮筆

而起。詩曰。富貴倘來君莫問。卅心報國是男兒。遠人致

唐詩

卷六

主

仕。詩曰。解綬還鄉未白頭。身安意適更何求。送人起廢

詩。曰。一團清氣難隨俗。百壘黃蘗足養廉。公之志可知

矣。及英宗北狩。為也先所執。公時以司馬任國事。中外

紛然。公首建大議。立景皇帝。以絕敵望。鞏固京師。防禦

關路也。先知不可。晉奉英宗歸。賞賜不過金帛而已。一

時宗社不辱。皆公之力也。英宗復位。奸臣忌公者多。徐

有貞不亨等。協謀造害。帝感於其說。果以公之責已也。

意甚不平。遂被誅。臨刑顏色不變。惟呼天長嘆而已。上

崩。憲宗卽位。乃還其家屬。遣戍者使其子扶喪以歸葬。

台山下贈太傅諡忠肅春秋奉祀句

黃石翁詩南潮風雨艸芊芊望孤墳淚灑然宗社不遺千古恨妻兒寧受一朝冤滿腔熱血從人喉兩袖清風讓已先華表至今擎墓宇衣冠猶自表當年

夏竦詩蘇公堤上柳芊芊眺望孤忠信愴然風滿竹聲留

傅恨雨流松籟寫幽冤靖康不返慚朝士英聲重來規

先腐艸已隨曹石盡青山未老日年年

張祖望詩天王北狩無忠肅社稷安危不可論每憶往時成

治嘆可憐遺像此空存蒼苔細雨侵碑字白日寒烟滿墓

西湖志

卷六

四

門牧豎樵夫誰禁汝竹深松火又黃昏

趙又呂詩西山爽氣結三台為拜忠墳鼓棹來徑遶青松埋

白骨山飄紅葉蔚荒苔神州已覆須神力大厦將傾仗大

才赤手獨撐遭赤族清風石上日鳴哀

彭弼岑詩國難無如土木奇安危端賴一身支稍移半步中

原失總得南還宮禁疑清淚空山浮暮雨孤墳杯土冷朝

曦松楸猶拜前王澤

宋眉祝詩英風烈烈係人思宰相如公信救時靈武有君存

社稷靖康無王自陵夷安危在肯綮多算復梓何圖反致

疑功大莫酬千古恨

趙天羽詩尋山問水盪漁舟國史關心恨在昨艸勁多陰

雨嫉枝高難禁翦風催時探勝蹟來芳洲得拜忠魂到古

丘青塚纍纍人不識公惟華表燁千秋

宋价祝詩君不見台山雲歲歲臺前化露雲又不見台山月

年年塚上啼幽鳥鳴咽愁雲作飛山風終日鳴咽咽于

公信稱萬古才赤手河山能補缺輝映當年兩袖風荷灑

中原一腔血功大志高燥衆心營督自來孤鼠齧噬石

曹多小人兇逢故主生寒悅天佑英皇復振綱百口如公

西湖志

卷六

五

徒卷舌我來屈膝拜其旁四顧英風何烈烈嗚呼我公自

是人傑

○花家山在大小麥嶺之左其下有路名曰花溪又名花港

遊魚出沒泉冽而水清洞微見底曝下多洞魚激之而

出宋人多玩之西為靈石

仇仁近詩聞石澗臥雲屏樹影生涼快學衣靜野軒聽聊

寄傲軟紅羅徑恰忘歸滿傾竹葉春宵清輕滴蓮花曉露

稀盡日譚禪無外想遊魚出港自依依

○靈石在花塢之西過永廟橋即其地也下有元人張伯雨

墓伯雨葉家學道才思優。詩。會離奇。生居赤山死遺
玉鈎。價值百金。貢建橋以通遊。至今謂之。其墓即葬
靈石下。與平鼎馬。慨承清諸。中。道。也。多紫藤。曼
衍。瑞氣長在林麓。聞吳越王時。時。此。其孫薛昂。
復拜尚書。人以其瑞也。西為徐尚書墓。

薩都刺詩。霞。翩翩出洞天。當時彷彿見。耀仙。幾年海上張
公子。今日山中尋雅川。滄海塵飛。丹已熟。玉堂人去。榻空
懸。林間載酒來相覓。乞寫金經與世傳。事張伯雨

僧秋深詩。從遊靈石過山堂。徑。躡。離。花。到。處。香。竹。繞。晴。雲。枝。

西湖志

卷六

六

假。塞。荷。經。時。雨。葉。荒。涼。僧。閑。宴。客。留。蔬。坐。友。逸。呼。樽。引。興。
長。我。忽。懷。情。追。一。薛。玉。鈎。橋。外。憶。張。郎。借友

○徐尚書墓。徐公名琦。字良玉。錢塘人。宣德間。以左通政使
安南。黎利。僞。金。珠。香。絹。諸。物。甚。厚。公。却。之。兩。袖。清。風。而
歸。設。葬。此。再。進。為。遊。溪。亭。

○。山。內。漫。安。南。本。使。來。玉。龍。曾。見。頭。梅。天。朝。老。吏。清。
於。水。不。帶。飛。花。半。點。回。

○。溪。亭。在。山。麓。下。一。溪。橫。瀉。萬。壑。聲。馬。風。清。大。聲。入。
休。閑。之。頭。蟲。鳴。鳥。語。歸。靜。寂。之。心。青。峰。千。已。東。坡。過。

此。因。以。為。亭。今。其。址。尚。在。側。人。為。鉢。池。也。

宋。式。其。詩。路。入。南。山。曲。徑。間。過。溪。亭。子。寄。荒。昔。東。坡。半。是。淵
明。侶。元。淨。何。非。慧。遠。胎。一。嘯。無。羈。天。地。淵。三。生。再。晤。古。今
來。風。篁。嶺。上。尋。清。息。鳥。語。花。明。未。易。猜。

○鉢池。在。風。篁。之。左。其。右。即。龍。井。也。山。頂。一。泉。瀉。岩。而。出。
如。鉢。置。地。上。澄。清。可。愛。飲。之。最。甘。至。夏。旱。不。竭。人。名。之。
曰。鉢。池。過。山。麓。為。新。巷。

夏。樂。只。詩。小。巷。高。寄。在。山。巔。一。鉢。平。開。瀉。碧。泉。景。觀。御。峯。情。
獨。別。源。非。龍。井。味。加。甜。僧。廬。葉。落。行。無。路。石。逕。雲。開。坐。有。

西湖志

卷六

七

天。記。得。昔。年。來。此。地。開。看。林。壑。尚。依。然。

○新巷。新開巷也。古。勝。上。人。就。情。山。水。結。菴。其。間。怪。石。玲。瓏。
逕。壑。獨。別。南。山。之。勝。莫。過。於。此。四。序。花。香。非。山。凡。植。三。
秋。紅。葉。迴。異。人。間。古。名。賢。足。所。未。至。是。以。無。詩。今。特。著。
焉。上。為。風。篁。嶺。

陳。丹。書。詩。屈。曲。巖。阿。一。徑。秋。千。松。萬。竹。繞。山。頭。入。門。鳥。語。空。
人。跡。閑。戶。花。飛。澹。客。愁。臥。聽。流。泉。消。萬。事。開。披。怪。石。得。三。
休。芒。鞋。無。用。尋。深。壑。知。足。輕。聽。自。可。留。

○風篁嶺。多。蒼。蒼。綠。綠。風。韻。淒。清。至。此。林。壑。幽。深。迴。出。塵。表。

流淙活活。自龍井而出。大暑不涸。元豐間。有僧元澤者。號辨才。結菴於此。四繞修林。叢薄綿密。蘇子瞻常訪辨才。遊其菴。送過嶺側。笑曰。遠公過虎溪。笑才答曰。杜老有云。與子成三老。來往亦風流。遂作過溪亭於泉上。子瞻爲詩紀之。嶺上有片雲石。

蘇子瞻詩。日月轉輪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竹老。迥然不知秋。去任兩無家。人士爭勸留。此生寄禪寂。常恐名實浮。我非陶令友。師實遠公流。送我過嶺側。居然虎谿遊。二老長爲伴。何勞離別憂。

西湖志

卷六

人

○片雲石。在風篁嶺上。高一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鏤刻。艸莽中突然而起。中有石穴。峽嶁巉巖。可賞。嶺畔爲沙盆塢。宋陳剛中墓。剛中常以和議悔。秦檜與張九庚同日遭逐。死葬其下。

丁大雲詩。滿目風篁青翳目。不知何處覓忠貞。忽然跳出石間石。獨立人稱一片雲。

○楊梅塢。近瑞峯塢。宋時有金姥者。所植楊梅極美。因以待名。子瞻答參寥詩。每贊其妙。上爲歸子峰。

蘇子瞻詩。新居未換一椽桮。中有楊梅不直錢。莫同金姥。

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

○獅子峰。高出羣岫。可瞰江濟。北望天竺諸勝。下爲龍井。楊廉夫詩。獅子擎雲湧翠巒。我來親拂頂花看。隨潮月上樓臺濕。度海雲生鐘磬寒。迷巒未應三萬隔。桑田又見幾回乾。大千不究恒沙界。細問彌天釋道安。

○龍井寺。唐乾祐三年建。宋元豐間。僧辨才自天竺歸老此山。與蘇子瞻趙閱道友善。秦少游嘗訪其居。樂而忘返。爲紀曰。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來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予入山。出郭已晚。艤舟至普

西湖志

卷六

九

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道。是日肩輿已散。喜天宇開。林間明月可數毫髮。遂乘舟登岸。從參寥策杖。傍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耀。澗流水。遵溪澦而上。卽龍井寺。辨才居矣。其地林樾蒼蔚。石鑑平開。石穴中泉湧如雨。冷然瀉谷而出。不舍晝夜。開花寂艸。絕非人間。鳥語樵歌。悠然天外。谷深如井。人稱昔有老龍居焉。鯢魚蜥蜴之類。下瞰不可勝數。跌坐其上。納涼氣而濯清陰。

採時花而眺白日。徜徉自得。清灑如如。箇可忘半。子亦
賴去。寺外有神運石。棋盤石。洛麟池。浣花亭。插刻石等
蹟。東瀛孫公題僧廬二聯最佳。有興來臨水敲殘月。譚
罷吟風倚片雲之句。至今尚存。

蘇子瞻詩。策杖徐徐步此巔。撥雲入運興飄然。鑒開海眼知
何代。種出菱花不紀年。烹茗僧誇甌泛雪。煉丹人化骨成
仙。當時唯羽客收拾。遺却龍泓一片泉。

王伯谷詩。溪谷盤迴入雲泉。晝夜流隔林。先作雨到寺。不勝
秋古剎。龍王任空林。鹿女游一尊斜日下。獨爲故人留。

西湖志

卷六

十

王承顏詩。尋幽來勝地。竹密叩禪關。烟鎖蜂頭雨。雲開嶂外
山。巡深荒艸蔓。寺僻老僧頑。時聽龍吟水。隨緣盡日間。
田叔禾詩。古寺寒烟外。清尊落照中。石林樵徑滑。曲澗野橋
通。替疑終何事。浮沉愧此躬。碧山頻悵望。迢遞白雲東。

姚公綬詩。龍井泉頭與客過。登山遠步石巉峨。萊畦麥隴連
山麓。僧寺人家各澗阿。列列將流霜葉亂。班班飛雉夕陽
多。品嘗顧渚風斯下。零落茶經奈若何。

屠赤水詩。藕花菱葉傍輕鷗。路入南山景更幽。赤日未消團
扇暑。青蘿先到寺門秋。風前萬樹蟬鳴急。雨後千畦水亂

流。好士張今劉尹在。身懸玄度得同遊。

赤水又詩。湖頭水漸落芙蓉。迴合雲山路幾重。京月鏡花嬌
畫舫。晚風金刹送疎鐘。佛燈坐借光明藏。僧飯香分法喜
供。銷盡諸緣無一事。世情轉淡道情濃。

賀燦然詩。古剎深深客到稀。爲耽幽賞坐忘歸。雲中奏樂和
仙梵。竹裏開筵近翠微。一片湖光遙入酒。千林雨氣冷侵
衣。騷人共有烟霞癖。招隱青山意不違。

孫大初詩。眼底閑雲亂不開。偶隨麋鹿入雲來。平生於物原
無取。消受山中水一杯。

西湖志

卷六

十

申瑞泉詩。藍輿轉入白雲林。山塢嵯峨一逕深。夾道松杉鄴
夕照。凌空殿閣倚秋陰。丹楓半墜經黃菊。橫鋪遍地
金。坐對山僧渾不語。當門流水是禪心。

王百谷詩。名山迢遞客來稀。隱隱疎鐘出翠微。春雨新泉千
澗合。寒潭明月一僧歸。聲隨鳴磬閒過院。淨比青蓮不染
衣。閒說夜深龍化去。何年重向此中飛。

陳眉公詩。龍井源頭問子瞻。我亦生來半近禪。泉從石出情
宜冽。茶自峰生味更圓。此意偏於衆士得。之情那許俗人
專。蔡襄風癖蘭芽貴。不到茲山識不全。 試茶

○神運石高六尺許奇怪不測。有木香一架穿繞。瘖穴。宛若蛇蟠。與片雲亭與翠亭。並著。嶺畔有禪才塔。無垢塔。古蹟。自蓮院。夕佳樓等勝。

張伯雨詩。西山朝氣爽。南山夕氣佳。朝與夕。共忻夕佳。吾所懷。山僧閱世久。結廬深遊華。薰樓將對峙。南閣亦雙排。維南列崇阜。不受烟嵐埋。我亦避世人心迹。倦鳥偕。茲焉記高躋。庶與靜者諧。題夕佳樓

徐大章詩。此地俄多劫。湖山亦被兵。名園俱泯滅。別構獨嵒。嵒。翰墨觀前輩。登臨愧後生。重城圍列嶂。半鑑出澄泓。碧

卷六

十一

篠侵簷上。幽蘿附牖榮。倚闌雲鳥度。極目鏡天平。日夕景逾好。秋高思轉清。殘陽樹間沒。薄霧水邊橫。紫翠霏微合。丹青點染成。茅津有漁唱。麥嶺少人行。取色松間動。寒風竹裏鳴。疎鐘餐餘響。遠火露青榮。仙梵微微動。爐烟裊裊輕。總非人世韻。滿漉得幽情。訪夕佳樓

○自蓮院舊傳呂祖。曾同三人。在此乞食。僧不與。題詠四句。而去。暗藏其姓名。識者辯之。其語云。南馬數回。吳石西。峰幾疊。烟雲共登。鵲孰與通名。謂人以爲上句是呂中。句是洞下二句是。乃呂洞賓三字也。

○白石詩。四人松下共盤桓。筆硯花壺石上安。今昔興懷同此味。老仙留字在重巒。

○老龍井。有水一泓。寒碧異常。冷冷叢薄間。幽僻清與香。出

塵寰。其土產茶。獨佳。郡志稱寶雲白雲香林三種。皆在靈芝諸峰所產。不若老龍井之味爲勝也。其南爲九溪。屠赤水歌。山通海眼。蟠龍臥。神物潛藏此真宅。飛流飲沫走白虹。萬古靈源長不息。琮琤時諧琴筑聲。澄泓冷浸玻璃色。令人對此清心魂。一漱如飲甘露液。吾聞神女參靈山。豈是當年八功德。此山秀潔復產茶。穀雨霖霖抽新芽。香

卷六

十二

勝解。檀藏法界。味同沆瀣。上清家。崔舌龍團亦浪說。顧渚陽羨何須夸。摘來片片通靈液。瓊處冷冷馨齒牙。玉川無妨盡七椀。趙州借此演三車。來取龍井茶。還烹龍井水。從容漫將火候傳。調停暗合金丹理。茶經水品兩稱佳。可惜陸羽未會此。山人醉後酬琛瓊。陶然萬事歸虛空。一杯入口宿醒解。耳畔飄飄來松風。卽此便是清涼國。誰同飲者。麗西公。

○九溪。在烟霞嶺西。龍井山南。其水屈曲洞環。九折而出。故人稱爲九溪焉。其地徑路崎嶇。艸木蔚秀。人烟曠絕。幽

悄靜寂。遊者心耳俱淨。人世可忘。塢有張淑芳巷。

張光弼詩。春山縹緲白雲低。萬壑爭流下九溪。擬溯落花尋曲逕。桃源無路艸萋萋。

○張淑芳別業。宋元遺事。張淑芳者。其父樵家。有姿色。理宗時。遍選宮嬪。似道見其殊美。匿爲己妾。寵以尚房。令女史教以詩曲。穎妙絕羣。似道愛之。凡府中所積金珠。統繪香翠之類。皆其所司。故當時有客題詩。刺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惡。新得蛾眉正少年。似道敗。芳知其必藉。以其重資。徙居父家。與

一老姥削髮爲尼。結菴於九溪之塢。栽花種竹。以樂終身。及似道遠配。至木棉菴而歿。卒無有知淑芳者。其爲人深隱如此。元至元間。淑芳年已耄。乃散其重資。建菴買田。以接衆尼。至今山茶古樹。皆其手植舊物。進爲十八澗。

張淑芳詞。朱欄綠水繞迴廊。散踏行吟春艸香。花枝爭。匝綺衣裳。或搖或宕。風前柳。欲隱欲現。月中篴。爲誰掩。抑鎖

淑芳又詞。逃暑入重陰。獨坐芭蕉裏。低聲咏古人。夜永涼生

右詞。浣溪沙

秋。艸綠碧於烟。花香來寂寂。走起向南。隱露重羅衣。

淑芳又詞。墨痕香。燈前淚點點。是愁人。幽思桐葉落。蓼花殘。

鴈聲天氣寒。雲樓月。青溪塢。村到秋來更苦。風淅淅。水盈盈。淙淙激不平。

淑芳又詞。羅襟濕未乾。又是淒涼雪。欲睡難成寐。音書絕。竹

葉何辜。凜凜狂風折。寒衣弱。不勝有甚。進腸望到春來時。節。孤燈獨照。字字吟成。血僅梅花知。苦香來接。離愁萬

種。提起心頭切。比霜風更烈。瘦似枯枝。待何人與分說。

十八澗。按志。有宋楊和王梅園。其地深邃。縑流有絕人逃

世者居之。澗內有李岩寺。梅花徑等蹟。過此。卽雲棲矣。

張仲舉詩。葛洪川畔千年寺。路遠長松一澗分。潭影青篴行

處。幽巖光白散。望中雲。猿公吟樹如求侶。鹿女嚙花不亂

聲。管美山僧專勝地。水聲林下百無聞。

張可儒詩。古代梅園歲月餘。但存芳艸更無花。尋幽若到妻

情處。莫放幽情與酒家。

葉緯如詩。兩山懸似削。相對一溪流。白石幾迴度。青林到處

古詩一灣流水洗詩腸。徑踏梅花處處香。十里溪陰登

古剎。不知何地是和王。

○雲棲寺考志在五雲三竺之西。宋雍熙間。大扇和尚志逢創此。其山多虎。大扇至虎即馴伏。人稱為伏虎禪師。天禧中。勅賜真濟禪院。後無幾已。久隆慶間。有釋氏祿弘。號蓮池者。姓沈。浙之望族。早籍儒林。後皈依教。常行脚到雲棲。見其四山圍合。徑曲林幽。曰。此吾修行地也。遂卓錫其間。與麋鹿為羣。鵲猿為侶。於時里人苦旱。師為

入卷六

卷六

十六

誦經。甘霖即降。又苦虎患。師為誦經。虎又散去。衆心大悅。不日而成蘭若。其後道力益堅。戒律愈嚴。從遊之僧。幾遍山谷。遂於其中建念佛道場。名曰雲棲寺。其地有迴瀾刀。噴泉觀。三峰。有金液青龍聖義三泉。號為雲棲六景。他如高松喬木。合抱者無數。修竹奇花。探討者不盡。五夷九曲。通其深幽。鴈石天台。少其曠逸。師於是著書成集。名壓儒林。咏詩說偈。才空梵苑。遊覽至此。止矣。蓮池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大覺仙。花發蓮生因帶。梁蓮成花落。實山天展。開千葉。全機現。攝入孤房。眾德圓。

醒盡長安紅紫夢。蓮池非是愛栽蓮。自題

蓮池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混沌仙。內叶魚龍成

淨侶。外連萍藻結良緣。滿船滿棹涼風夜。青笠輕綸細雨

天。身在汙泥渾不染。蓮池非是愛栽蓮。自題

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忍辱仙。自幸深根埋濁土。

從他名卉占高原。顏開白日烘偏盛。實墜秋霜凜倍堅。一

念清心合造化。蓮池非是愛栽蓮。自題

又詩。蓮池非是愛栽蓮。蓮是花中解脫仙。潔體迴離紅粉髮。

清香不戀綺羅筵。客通千孔除諸碍。秀出孤標絕衆纏。碧

蓮池

卷六

十七

水青山長自在。蓮池非是愛栽蓮。自題

又詩。東方日出漸當陽。使得人間萬事忙。我愛西來山色好。

捲簾惟有影臨牕。題同羅舞

又詩。從來利刃號吹毛。萬樹松絲繫獨牢。莫謂鈍根容易斬。

此山原是活人刀。題刀龍峯

又詩。九年少室坐伸吟。此地何人更效顰。拂袖便歸千嶺外。

不來從爾問安心。題壁觀峰

又詩。百竿修竹擁清泉。飛舞東西起復眠。噴出玉花歸石鼎。

却疑香積有龍涎。題青龍泉

又詩不依雙袖不中縫。湛出山頭夏不乾。只恐老胡猶未肯。

從教千里下長灘。題聖義泉

又詩安春池。中水似涎。玉環珠滴正涓涓。何年分得金剛子。

來作雲棲一派泉。通金波泉

王季重詩。寒光染墨凍溪水。山路穿崗下。此肩虎。過新泥樵。

語。遊鴉窺古洞。疑千林。殘葉飄。孤磬一。鐘。梅花伴。冷。

僧人外。偶來如隔世。雪。風。歷。處。綠。雲。扇。遊雲棲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六終

西湖志

卷六

末

西湖覽勝詩志卷之七

西湖夏 基樂吳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徐祝父照閱

湖南江干勝蹟

○筆架山。出清波門。折而南。卽其地也。旁爲方家峪。徐公墓。

○徐烈士墓。按志。公名應鑣。衢州人。元兵下。宋公與子琦。崧。

二人。女元娘。共投入井。同舍有劉生。起其屍。而葬之。明。

初有祠祀。

○劉娘子寺。按志。卽褒親寺也。宋紹興初。有貴妃劉氏。極寵。

西湖志

卷七

倖。王書畫。高宗賜用奉華堂印章。瞻後無比。夏日長。以。

水晶作脚榻。高宗取以爲枕。妃懼。因少飲。時金兵南侵。

其父助金。二萬爲餉。上嘉之。賜建寺。名曰褒親寺。內有。

鳳凰泉。極佳。又有松雪亭。觀音洞等蹟。

秦少遊詩。四馬蹄嘶石路斜。觀音洞口塔烟霞。普陀風景。

相似。只欠湖音小白花。題觀音洞

○西社院。在方家壩畔。宋乾德間。建禪師法言。作西軒。汲水。

爲池。磊石爲山。群以爲方。粉壁。草堂。可觀。蘇子瞻題爲。

雪齋。

蘇子瞻詩君不見蛾眉山西雪千里北望都城如井底春風
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
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峰我夢桐川
適吳越長廊靜院澄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
山雪

○梯雲嶺石磴峻絕與華津洞相近有仙人棋盤水月池靈
固石等蹟南為慈雲嶺

蘇子瞻詩千尺長松掛薜蘿梯雲嶺上一聲歌湖山深秀知
何處水月池邊桂影多題水月池

西湖志 卷七

○慈雲嶺按志居龍山之上其山自天目分支到此三百餘

里蜿蜒如龍名曰龍華山北有鴻鴈池白塔嶺等蹟宋
藉田古址王陽明先生天真書院下有天龍寺

張仲舉詩當年玉輦此經行古寺猶題趙從名龍鳳山空王
氣歇馬牛宮滿海波平野桃著雨春紅落路埋雲濕翠
牛月林人歸樵樹黑巖巖啼罷上荒城題龍山

上陽明詩靈鷲高林著氣清南屏石上雨初晴客來湖上逢
雲起僧到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何得戀虛
名後家蚤自尋山計種竹諒非却易成題龍山

又詩老屋深松繞古藤羈留猶記昔年曾供聲竹裏清
閑暑藥何處前對病僧烟艇爲人隨晚出高峰望遠每常
登而今不覺幾年老與似當時若不能題房即事

陽明又詩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幽鳥破踪跡水雲
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寄書院 諸生

陽明又詩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
泉泮壁環霄海龜瞻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又書 諸生

天龍寺在龍華山脚宋時其寺甚麗有山舟貫雲石凝翠
等蹟鏡清禪師居此今廢

余士吉詩龍飛鳳舞兩峰迴王氣纔銷梵宇開卓錫地侵行
輦地雨花臺近拜郊臺分分野色緣城去風引潮聲入寺
來三百年過如昨日老禪猶說舊蓬萊

張行中詩鳳凰山下多名寺天龍之境何深幽半空花雨春
浮殷萬壑松聲夜滿樓宋代陵丘禾黍滅元兇方丈石泉
流吟哦不盡登臨興落日滄江起客愁

劉士亨詩高僧住處屋如舟卧穩渾無夜壑憂喬靜不施窗

月波清已斷任天遊香飄半入蒼龍庭夢落香迷白鷺洲喚起酸齋狂學士虎溪橋上好夷齊

○宋藉田即今八卦田也在龍山下有郊壇高媒壇勵花品

王元章詩蕩蕩南郊路金輿不復行古田餘艸色新雉自風聲寂寞荒村景淒涼故國情遺民能道舊曾見御營兵

張仲舉詩衰艸寒烟老木風南朝作氣一時空壁來山鬼遮秦使槃泣仙人出漢宮壇堞猶傳樓乳燕池荒已見射飛

題郊

題郊

鴻驪人自古多愁思長在登臨感慨中

題高樓

酒湖志

卷七

四

陸務觀詩聖王愛民能露臺春風別苑晝長開盡陰蔓衍魚龍戲不禁勢苑苑來水鳥避人尋茂樾宮花經雨委蒼苔幾年自落身強健又作清都一夢回

題王津園

妙因山錢文穆王墓稍北為玉厨山善慧寺伏龍光禪師道場

鳳凰山兩翅軒翥左蒲湖許有掠江濱形若飛鳳從來上

氣所鍾此山自唐以來聲名州治皆在其下錢氏因之建都至南宋更加整飾山麓環屬宮苑殿閣巍然難以

題池

雲池

王元章詩路遠危垣上風高松檜鳴花飛殊失意艸長不知名遊客諮遺俗居民指舊京浮屠天末起瞻望忽傷情

題池

彈述元明大遭屠殺僧侶其像壞宋諸陵起自塔基歷諸宗之骨因是都會驚為茂艸僅存古寺數片而已其麓為萬松嶺

陳臥子詩百年風閣久凋殘一片荒丘遠近看蔓艸支離宮樹盡亂鴉啼斷御河乾遙知二帝黃沙冷莫辨諸陵白塔

寒獨有西湖歌舞月夜來依舊照臨安

鳳山懷古

何南村詩虎十年作帝家怨歌猶紀上陽花玉津舊苑鳴

角鐵限金城瘞馬牙東海潮起丞相怒南枝秋向鄂王

墓國往事空回首萬頃西湖送落鴉

鳳山懷古

萬松嶺左為八蟠嶺按志有留月臺玉壺臺萬松書院浣

雲池萬菊軒等蹟其上秀石巉崑蒼蒼玉削巖巖然若

芙蓉之木舒隱見艸莽者不可勝紀矣下嶺西走為宋

大內

白樂天詩白雪不無心舒卷長自潔影落一鑑空可流不可

湮萬飛魚躍間上下俱澄澈此意難與言覽之自怡悅

題池

王元章詩路遠危垣上風高松檜鳴花飛殊失意艸長不知

名遊客諮遺俗居民指舊京浮屠天末起瞻望忽傷情

過嶺

一作

白樂天詩。半醉閒行湖岸東。馬鞭那映曉玲瓏。萬條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樓爲新移當路影。湖頭欲過浦江風。歸來未久笙歌散。盡載重門紅。過黃松嶺

蘇子瞻詩。一軒專爲黃花構。富擬人間萬石君。佳本盡從方外得。異香多在月中聞。引泉北澗分清露。開徑南山破白雲。此意欲爲知者語。陶翁猶自木離羣。

高孟升詩。喬松萬樹盡良材。十里重陰一逕開。雲氣直從天竺去。濤聲曲傍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林樾。子落塔前照嫩

苔。山水清輝增偉概。托根原不愧徂徠。

○宋大內宋元拾遺記。高宗好耽山水。於大內中殿開金闕庫司之外。更造別院。名曰小西湖。自遜位孝宗後。翠華

以時遊幸。宮妃內侍。所掌遊玩之用。節節畢備。享年八十有一而崩。按錢武穆王年亦八十一。而高宗與之同

壽。人曰高宗卽錢王後身也。南渡史又云。徽宗在汴時。夢錢王索還土地。是日卽生高宗。南渡之應。湖山之享

已有前定矣。元興楊璉真伽。壞大內以建五寺。發諸陵以爲白塔。流毒至此。亦可悲矣。今其寺尚存。日報園曰

卷七

六

興元曰。般若曰。仙林曰。魯勝曰。元時所建。按志。報國寺

卽垂拱殿。興元卽芙蓉殿。般若卽和寧門。仙林卽延和殿。尊勝卽福寧殿。其中奇花異卉。古木喬松。朱砂清翠

之類。尚有存者。白塔計高二百丈。內藏佛經。數十萬卷。

佛像萬軀。整飾華靡。取宋南渡諸宗之骨。藏索壓於塔下。名曰白塔。未幾爲雷所擊。張仕誠燬之。

楊仲弘詩。化城金闕被層阿。棟宇高低若湧波。翠石文章題

日月。寶珠光燄燭山河。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翻經白馬駝。誰道一無超衆有。祇今塵土重來過。

宋志

卷七

七

僧宗昉詩。天地無情日月徂。鳳凰山已變榛蕪。獨憐內殿成

荒。寺空見青山映後湖。宋北有誰遺一老。海南無處問諸孤。蓬萊閣上秋風起。先向燕京入畫圖。

錢思復詩。鹿苑蕭條景龍山。條溪陰百年同感慨。九日此登

臨宮葉詩。誰爲籬花酒共斟。不知城外雨涼氣。滿園際

思復又詩。香火今朝寺雲山。前代宮雕欄陳蹟在。白塔漢

籠雨。法交龍柱風悲孤。鳳樹惟應江上水。千古靜英雉

思復又詩。宋宮傳是錢王地。白塔崔嵬寢殿前。夏雨染成千

樹綠。暮嵐散作一江烟。蒼苔門外銅鋪暗。細柳營中畫角

傳寂寞。滿庭金井。野人拾得舊金鈿。

鄭洪詩。江山襟帶尚依然。王氣銷沉已百年。八葉龍孫東入海。六宮粉黛北歸燕。銅駝荆棘西風裏。石馬莓苔落照邊。玉匣遊魂飛粉火。五陵新劍不聞鵲。

謝舉羽詩。複道垂楊柳。亂交武林無樹。是前朝野猿引子移。來宿。攪盡花閒。翡翠巢。

舉羽又詩。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國陵。柳自春。聞說光堯皆墮淚。女冠猶是舊宮人。

舉羽又詩。紫宮樓閣逼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西湖志。卷七。八。

寄散萬年枝上掛。架。

舉羽又詩。禾黍何人爲守關。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當時鸚鵡言。

宋故宮。按南渡紀事。宋故宮在鳳龍二山之下。依山作宇。

臨水爲池。自皇后而外。貴妃。昭儀。婕妤。婉容等。各有居。

樓。樓外有奇花。治木。飾以珠翠。綴以金玉。宮人蟬聚之。

地。簫管絃歌。竟日不絕。皇城隣近者。登高卽聞其聲。非。

若汴城都會。宮禁森然。令觀者不得賂聽者不聞聲也。

僧玉芝詩。大堤烟接鳳凰遙。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艸不知埋。

帝鳥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

橋。聞說樓船簫鼓。爛平章。此目蚤還朝。

黃晉卿詩。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問荒涼。爲言故國游。

麋鹿。謾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磴道雨多蒼翠上。宮。

牆遙知汴水東流。更有平蕪與夕陽。

趙子昂詩。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

辭。漢宮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猶在。江水茫茫只自。

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起人愁。

仇仁近詩。漸無南渡舊衣冠。尚有西湖風雨寒。鳳鳥不鳴山。

四。西湖志。卷七。九。

寂寂。臨夷何在海漫漫。荒陵樵采官猶禁。故苑烟花客自。

看。惟恨錢塘門外柳。長年不斷送征鞍。

陳廷言詩。越水吳山共寂寥。已無遺老話前朝。海門三日潮。

聲歇。天目千年王氣銷。夜月烏啼龍井樹。春風花落海鮮。

橋。威儀文物今何在。回首浮屠倚碧霄。

劉青田詩。澤國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爛白粲。白水入三。

吳。長岳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

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荆棘園蔬荒。幣旆。

和議。兮刀抑武夫。但聞當宁春。不見立庭呼。鬼蜮昭華表。

龜龜出鉅區。至會幾北闕。多士樂西湖。為首馳文勛。龍鱗
舞繡繡。巨壑擊掠劍。香俠飛離胡。鰓角乾坤大。鱗頭氣勢
殊。秦庭迷指鹿。周室嘆瞻烏。白馬遶京華。銅駝擲路衢。令
客天地廣。養育羽毛俱。倚欄馳包貢。塗泥賦上服。斷犀埋
越棘。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鯨鯢空渤海。
歌咏已唐虞。賜華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
憶尋鱗。

○南塔寺在大內之西。按記有靈變井在寺中。吳越王時。迎
僧阿育於此。寺鑿井南廊。得金變二條。僧說經。其變出

聽開時不可窺見。故稱靈變井。邊有寂照堂舊蹟。今改

梵天寺。

蘇子瞻詩。城南鐘鼓報夏新。偶為江山濯滌塵。總是鑑空堂
上客。誰為寂照壁中人。紅芳歸去風鶯曉。綠葉陰成雨洗
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會與此翁鄰。通安無堂

○望海樓按志。唐宋以來。郡守以下。於八月十八日大集此
樓。聽飲笙歌。不絕於耳。杭人以是日為潮生日。江干之
上。觀者如蟻。匪獨前朝如是。其俗今未改也。

蘇子瞻詩。海上清頭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

須上更看銀山十二回。

子瞻又詩。青山到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應。江上秋風晚
來急。為傳鐘鼓到西興。

子瞻又詩。樓下誰家燈夜香。玉堂哀怨弄清涼。臨風有客吟
秋扇。拜月無人見晚粧。

子瞻又詩。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喧喧語笑中。為問少年心
在否。角巾歌倚巖如蓬。

楊廉夫詩。八月十八鰐龍死。海龜夜食羅刹水。須臾海關
閉。精門地捲銀龍薄。於紙長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

風。劫灰欲洗蛇鬼穴。婆留折鐵猶爭雄。望海樓頭誇
景好。斷鯨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游水移。馬蹊沙田食沙

艸。匡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帆道。

陸維之詞。遠山一帶。迴晴空。極目天涯浮白。楓落鴉翻。談笑
處。不覺雲滿橫席。酒病方蘇。睡魔猶熾。一掃無留跡。吳帆

越岸。恍然飛上。空碧。長記舳舻。梁園凌雲。爭陣到。江
秋色。對此驚心。空懷堂老。作紅塵。問客別。滿船平。小橋人

散。回首千波寂。西風歸路。為君重。噴霜雪。江月
勝果寺。唐乾寧間。無着喜禪師建。其地松徑盤紆。澗淙淅

潤錢江之勝羅列於前鳳山之奇巖峙於後山南塔而上仰其地。

僧處默詩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薛華洞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石通天浸自波十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僧圓淨詩深林客鳥道古洞隱春蘿大通開湖早江空得月多水霜叢艸木舟楫玩風波品下幽棲處時聞白石歌。

○月崑按志其地磊壁峻峭有鏤窺天秋深月光如畫登眺其上如在蟾宮令人飄然欲仙此佳境也其左為中峯。

陳天瑞詩怪石堆雲矗太宰女嫺鍊出廣寒宮一輪常消陰。

晴見萬古無勝晝夜同搖樂聲繁驅白兔洞天孔窄透清風光明自照如來鏡入學如娥西復東。

○中峯按志中峯之巔有孤嶺亭三佛石仙姑洞郭公泉卧靜石放光石等勝山此而右為鄧校場山頂石并插天。

林木往秀錢王日為排衙石第二峯有峯一座夾道石壁可通往來名曰石街遙望故宮如在目前向江背湖。

左顧右盼佳妙不可勝述。

鄭謐之詩萬峰雲木鬱蒼蒼古壘仍存舊校場南渡關河雙眼盡中原風物自憂傷尚傳艸莽開黃屋想見龍蛇繞御。

床往事至今俱灑淚登臨野興意何長登中峯覽

○棲雲菴南渡史有貫雲石者號酸齋年十三臂力絕人上馬橫槊萬人無敵後棄武進文登第授翰林院買妾二。

人一日洞花一日幽艸皆潛泊為風酸齋老而好道出家此山結菴自適名曰棲雲其上有石名曰小雲石所著酸齋詩集其富。

夏樂只詩洞花幽艸結良緣細玩酸齋却也仙少倚雄情橫鐵槊衰病骨寄枯禪樓空滄海琴書展軒傍龍山月露妍回首繁華俱一夢豪腸已半屬雲烟。

○包家山在棲雲之南武林志地多桃花二月遊人最盛人稱曰小桃源宋時設關於此名曰蒸霞關過此即富春江矣。

錢思復詩生耽幽僻趣有意即誅茅地控江分越山因人姓包海鷗飛落日野馬牧荒郊流水花千樹重期載酒殺張仲舉詩遠近紅千樹繁陰翳露霞月明寒食雨春老上陽花輦路迷宮闕宮詞入夢華東風夢夢恨回首野人家。

仲舉又詩太液曾來鵲高臺舊影娥美人黃土盡故國白雲多野艸荒神籍宮道怨棹歌羗兒閒洗馬斜日滿寒波。

多野艸荒神籍宮道怨棹歌羗兒閒洗馬斜日滿寒波。

○玉蟾巷在包家山側。按志：白玉蟾修煉此地。遇神人授丹訣，後召入內。宋乾道間，稱肯建巷於此。又云：玉蟾愛州人入黎母山學道，後隱於此。

白玉蟾詩：風吹玉露洗銀漢，爽氣平分桂影高。把酒倚樓人不寐，半空明月在蓬蒿。

玉蟾又詩：千崖爽氣已平分，萬里青天展玉輪。起向錢塘江上望，相逢盡是廣寒人。

賈酸齋詩：茅棟蕭蕭水石間，放懷終日對林巒。夢回不覺花臨砌，讀罷方知人倚欄。藥碓夜舂雲母意，石瓶秋瀉井梧

志

卷七

十四

寒羣魚亦得逍遙意，何用深機把釣竿。

○六和塔在月輪山旁。按志：錢江自來湖頭洶湧，倒山潰岸，勢不可敵。舊傳有潮神主之，沿江居民為害滋大。宋時有僧智覺者，募建寶塔鎮之，名曰六和。六和者，取天地四方和平之義也。覺師道力堅定，潮神始不為災。自此杭民永受其福，其塔尚存。

張仲舉詩：江上浮居快，登望中烟火是西興。日生滄海橫流外，人立滄溟最上層。潮落遠沙羣下鴈，樹欹高壁獨飛鷹。百年等是豪華盡，怕聽興亡嬾問僧。

余弼詩：孤峰半落幾何年，臺殿于今半插天。已是精藍參絕壁，更將高塔聳危巔。烟霞色在陰晴變，鐘磬聲隨上下傳。珍重老僧無別事，一生受用此山廬。

○羅刹石在泰望山之東，橫截江濤，風浪最大。往時祭江潮，多在此山之上。白樂天為守時，盛張鼓樂，以衍江神，今沿其舊。

羅隱詩：怒聲洶湧勢悠悠，羅刹江邊地若浮。漫道往來成大夢，已知翻覆是平流。任拋巨浪疑無路，忽過長灘但有頭。出沒朝昏如定約，誰憑雙鯉問陽侯。

志

卷七

十五

蔡襄詩：地捲天迴出海東，人間何物可爭雄。千年浪說鴟夷怒，半日人疑渤澥空。寂靜最宜聞夜月，崢嶸須待駕秋風。尋思物理真難測，隨處隨盈我未通。

錢思復詩：白馬濤頭駕素車，至今猶自詫靈胥。千年怒氣縱橫出，八月高風震蕩初。玉兔盈虛同不爽，金龍變化待何如。須臾日落滄江見，波浪無驚泄尾闕。

高孟升詩：秋滿吳天八月，潮頭萬頃駕秋風。雲驅蛟蜃雷震起，水擊鯨鵬海空自。古江山誇壯麗，至今父老說英雄。諸溪近海徒相應，氣勢那能與此同。

丁文煥詩羅刹江頭八月。春山扶海。六盤洞鑒銀河。潤萬馬齊奔。雪嶂高忽。昭洪潤清。水。誰教白浪靜梁。濠乾坤未久。成清晏。何用勞勞去。此刀。

○五雲山。去江千十餘里。其山岡阜秀絕。林鬱蔚起。五峰森列。駕軼雲霞。朋立江泉。俯臨湖曲。風飄帆起。杳杳烟霧間。宋時未。鵬以前。雨震方集。山僧即載雪入城進表。蓋其山勢高寒。釀雪獨蚤耳。其絕頂有真際寺。唐開元中。僧普覺建。遊覽至此。極矣。

錢思復詩。普覺遺衣久不傳。五雲故寺尚蒼然。斷崖羅薛三

卷七

卷七

卷七

十丈。喬木風霜四百年。龍井雨深泉獨湧。鳳山潮起月初圓。憑虛一望塵途繞。誰似茲峰遠絕緣。

○錢塘江按志。吳越王都在龍鳳一山之下。時潮水洶湧。王用勇士數千人。强弩射之。潮退。築塘四十里。以障海災。由此得名。塘以內。卽當年唐宋府治地也。

陳卧子詩。吳山越嶠隔中流。簫鼓平時勢。輪舟萬戶。晴江開曉。郭千帆。春艸送芳洲。桃花欲落湖光先。至鷺語初聞。露未收。何事西陵常問渡。不堪獨上望涼樓。

宋价祝詩。錢塘江水勢如鋪。此日扁舟勝五湖。野曠天低連

海嶠。山青翠。登浸水。堂。屨樓縹緲。羣仙集。瑤島依稀。復鳥孤。不是前人功德遠。滄桑幾度事模糊。

宋眉祝詩。澄江霞落錦如鋪。設道明湖勝鑑湖。勾結蜃雲成海市。空懸鼉柱駕瀛壺。帆行澗水疑天近。雨洗青岑見月孤。惆悵闌珊花事冷。六橋烟色已模糊。

○有美堂按志。仁宗朝。龍圖學士梅公儀。出守杭州。仁宗送之。詩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華至。卽以有美名堂。歐陽修爲之記。兼贈以詩。

歐陽永叔詩。萬室東南富且繁。羨君風力有餘閒。漁樵人樂

湖山外。談笑詩成几席間。日煖梨花催送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頻相寄。莫惜新詩重往還。

明竟勝詩志卷之七終

西湖勝詩志卷之八

西湖夏 基樂只父修纂

富水宋維藩价祝父點閱

城中勝蹟

○吳山在城中。進清波門。山府治繞街而上。直下鳳山門。皆

吳山也。吳山有伍相廟。蓋春秋時古蹟。吳敗越。受成此。地員嘗以受成諫夫。差。不聽。賜屬餓而死。尸投於江。盛

以賜夷。後越伐吳。及江水。潮濤大作。兵不得渡。勾踐乃

禱於江。濤少息。遂渡江。滅吳而還。因為立祠祀之。故

西湖志

卷八

今以八月之潮為伍相之怒也。其山源本自天目。翔舞

而東。百結為龍鳳二山。吳山即鳳之左翅也。其山奇崢

危峰。道院僧廬。名園佳榭。所在都有。左江右湖。真大觀

也。志不勝載。選其著者。

楊仲弘詩。山椒帶構。四時竟伍相旌旗會。覽觀旁近江湖天

廣潤上。連岸十界清寒龍宮。永鎖南書閣。鳳嶺重開。死樹

殘。此際獨無雲蔽日。正宜題首望長安。吳山懷古

薛都刺詩。仙居時復與僧鄰。簾幙人家紫翠分。後嶺樓臺前

嶺接上方鐘鼓下。方聞市聲到海迷。紅霧低氣瀾天續綠。

雲。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紛。吳山志

瞿宗吉詩。一過叢祠淚滿襟。英雄自古少知音。江邊敵國方

嘗胆。臺上佳人正捧心。入郢共知仇已雪。沼吳誰識恨尤

深。素車白馬終何在。不及陶朱像鍊金。題伍相廟

高季迪詩。地大天荒霸業空。曾於青史嘆遺功。腰屍楚墓生

前孝。扶目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離白浪。劍埋冤血起腥

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吳山烟雨巾。題伍相廟

○玉虛觀

吳訥詩。滿目盡樓臺。路從山頂來。潮生沙岸沒。雲破海門開。

西湖志

卷八

官舍龍鷺去。仙宮騎鶴回。題詩向何處。石壁掃蒼苔。即景

王鳳洲詩。孤客憑欄思杳然。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思送千

艘雨。城郭晴吹萬竈烟。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潮鐵箭久離

弦。伍員白馬今何在。幾處荒臺野鹿眠。即景

○寶山亭

蘇子瞻詩。藤梢橘刺原無路。竹杖棕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

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國青螺髻。遍踏仙源碧玉

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喚禽呼。即景

玄妙觀有雲花一塔。以感衰卜休咎。一日有一日客訪趙

適於此觀不值題詩而去。人以為此呂仙洞實也。其詩云：牛君山玩月，四窗小閣碧連開。天風香露餐華冷，跨鶴因山問汝來。自是觀名大著。

張仲舉詩：遠別仙人不再逢，一龕烟火冷祠宮。青家洞僻荒臺雨，白馬山寒古木風。石鼎吹來聲渺渺，蒲團坐久夜濛濛。未知巖客重來否，零落芭蕉石澗中。

吳全節詩：欄皮壁上走龍蛇，池上蕉花又見花。北關恩承新雨露，西湖光動舊烟霞。春風日長玄樹樹，秋水星回碧漢。樓修月功成三萬戶，藥珠宮裏誦南華。

虞淵志

卷八

三

○施公廟按史：施全為御前小校，岳王死，全憤秦檜奸邪，俟其入廟，懷刃刺之，不克，被執，檜罵曰：汝病心耶？全曰：丞相病心耳。王和欺君，戕剗忠義，非病心何？以有此憤，怒礮之於市。市人嘆曰：此不了事漢也。為立祠祀之。

徐維文詩：滿門忠孝古今無，值施公憤烈夫買俠千金何足誇。懷恩一死實難酬，泉泉下逢知已張憲，其中幸不孤。可惜身細心未了，臨安市上嘆鵲鳴。

○七寶殿按志：子瞻佐郡時，有雲閣下，為院中十五年。謝絕人事，日禮觀音經，一日留得一符，端坐而化。偈云：誦

經一字禮一拜，頭目瞻影坐塵外。六難臨夢啼一聲，明月一輪觀自在。子瞻奇之。

蘇子瞻詩：雲師來寶山，一任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廬，清坐忘自憂。我初無言說，師亦忘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懸鐘。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聞。却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所遇孰非夢，事過吾焉求。

○三茅觀按史：三茅真君，秦時人，兄弟三人出家，茲地得道，成仙。長曰盈，次曰固，季曰衷。自漢以來，歷代崇祀不衰。其觀有漢鼎唐鐘，皆非尋常近物。又有褚遂良手書陰符道經一部，皆奇蹟也。

虞淵志

卷八

四

王元章詩：層層開逕隱空青，勃窣槃跚眼力生。蘿磴曉風留宿雨，石林寒竹動秋聲。城樓下瞰紅塵海，殿閣高標白玉京。夜靜何人吹鳳管，碧桃千樹月華明。

張翥詩：曾紀茅君觀裏遊，東風花鳥醉淹留。丹丘歲晏明人老，碧艸時芳蕙晚秋。郭半山云：不消江閣火燒，流無端却似僧詩。雨釀得悲風，滿袖頭。

○雲居菴按志：菴在聖才寺後，五車二簣，皆名當時具地。戲三昧中峰，任聖才學詩五車二簣，皆名當時具地。

幽僻絕塵修篁滿山石三佛泉勝蹟

張仲舉詩高處見滄溟西風吹酒醒潮來一片白山擁萬重

青艸木如浮動烟塵目杳冥登臨不可極吟思滿秋汀

夏原吉詩誰關雲居路殺我瞰古城西湖晴送碧三竺曉分

清經貯千函妙鐘鳴萬戶聲此中真可樂何必訪蓬瀛

張方洲詩牛村牛市吳山路輕暖輕寒上巳天梅嶺近遶湖

曲寺僧聲遙聽浙東船舊遊詩酒招新客今日風光似去

年清賞未關幽思發亂峰斜日起蒼烟

○瑞石山在雲居之畔其山秀石玲瓏崑崙奇條寒泉清瀝

西湖志卷八

滙為澄泓者往往而有清幽澈骨空翠撲肌湖山靈秀

罕與倫比其上有蒙駝峰削峭凌空旁有雪風洞豁衍

屈曲屨杖可涉栩栩然有仙風焉旁為紫陽菴

張方洲詩風定雲閒四壁虛萬峰深鎖滴仙居白晷春常停

車過人說媯皇補鍊餘夜靜龍光穿戶曉春深鐘乳落庭

除令威去後玄關秘猶有山僧守故廬

薩都詩天風吹我登駝峰大山小山石空嶺赤霞日射紫

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屋石上涼風吹紫

竹掛冠何日賦歸來煮石蕭燈洞中宿

○紫陽菴在瑞石山旁其地高曠怪石蒼峭上有丁野鶴修

真之室按志丁野鶴者道士也棄家修煉得道一日召

其妻王氏入山付偁云嬾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願逆

兩俱忘虛空抱長寂語罷遂沐浴抱膝而逝其身經年

不腐妻王氏以金漆裝之其像現存

張靖之詩石磴空懸絕藤蘿洞門深敞野人過霜林葉盡

峰出風穴烟開夕照多誰躡白雲尋鶴侶自摩蒼壁寫樵

歌登臨日少歸期促白髮青山奈老何

薩都詩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人去寺

西湖志卷八

鷲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雲

飛洞門花落無人到獨坐蒼苔補道衣

○寶蓮山與七寶山相連下有青衣洞清泉寶成寺等勝

武林志昔人有往山遊者見洞口有一好女妓如美玉

詎之不答未幾走入洞中遊者俟之但聞其中有風雨

聲入而視之乃一青石壁立其內如童子然後塑像奉

之其人回遂得一子為建菴此地青衣洞漸出石罅

間清澈可鑒毛髮上下

僂冒建菴於此陸龜蒙為之記有云韓府之西嶺山而

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龍。徑如驚蛇。大石礧礧。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而下。或如崩如將奔。或森如欲搏。名葩石果。更出互見。奇藤怪蔓。羅絡蒙密。地多佳竹。秋而華敷。夏而簞解。至者應接不暇。左顧右盼。則呀然。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為者。其尤勝絕。曰關古泉。在溜水亭西。綠以翠麓。覆以青松。延袤三丈深。不知其幾許也。霖雨不溢。涸旱不枯。其甘如飴。其冷如水。泓止澄清。可鑒鬚髮。坐卧其上。掃殘葉而整蒼苔。詩興為之逼出。又其上有亭。坐列其中。煮茗

享客。灑灑然塵襟一洗。公顧而笑曰。君為我紀之。使後人知吾輩之游。不必策杖窮山。舉足而景在是也。因為之記。

宋价祝詩。吳山徑僻致幽偏。况有清流出澗邊。權佞勞心空點綴。高人紀石亦徒傳。古藤曲繞亭前石。荒蘚橫拖竹裏泉。世事總成蕉鹿夢。餘芳賸寄滿園。

○清平山按志。吳山之側。有山平峻而絕。宋人名之曰清平山。其山高數丈。下有開元寺。唐時勝光和尚道場。寺旁有郭兒井。烟霞閣等蹟。

劉士亨詩。清平山下古叢林。破衲傳來道行深。苦味每分香積飯。伽藍常贈給孤金。詞餘千偈經生位。坐斷諸緣勝轉陰。愧我未能修淨業。摩旁空役利名心。

○寶月山。蛾眉山。竹園山。淺山諸蹟。今在藩司對門。居民蟬集。不可登覽。吳山之勝。不在於此。如城隍廟。大德梓潼廟。通玄觀。仁王寺。定木寺。真聖觀。百法寺之類。皆俗僧道所居。不足記也。

○壽春菴。宋掃帚禪師道院。師來此山。不知名姓。結茅為菴。常以掃帚自淨其居。故人以此名之。范仲淹知杭州。往

兄師。問曰。在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采。露公曰。如何。是西來大意。師曰。雲開山月露。雨過竹風涼。又問。一大藏教。所言甚麼。師舉掃帚作舞勢。公甚喜。時師年九十有六。忽一日沐浴而逝。池中忽生金蓮。遂名寶蓮池。師死後數月。人有於舍檐山中。見師坐石上。撫掌而笑。其蟬蛻如此。

夏樂只詩。太守尋山欲問禪。禪機數合各欣然。閒登石上揮塵。坐賭池中放寶蓮。文彩恐隨山月盡。孤懷一任竹風

舉無言妙得西來意笑舞從心別有天

○承天觀在吳山之頂左江右湖燦然在目五更日出從海東而起觀者奪目至八月海潮洶湧又如白馬奔馳令人駭視景之高曠莫可名言而諸亭榭之勝如遠覽堂空翠亭洞陽亭補衣石皆在其下

吳訥詩承天觀裏開圖畫吳越山河一覽中○半○夜○月○明○湖○水○白○五○更○日○出○海○門○紅○綵○船○春○晚○笙○歌○歇○粉○蝶○風○高○鼓○角○雄○十二闌干都倚遍歸心飛過大江東

勿詩獨倚危峰畔接羅晚湖初上練痕齊亂搗鼙鼓妖

中志

卷八

名

舜倒捲銀山游日低弓弩十年人去後恍猶萬里望中迷憑誰喚起眉山老為誦錢王廟裏詩

西湖覽勝十四卷內府藏本

國朝夏基撰基字樂只杭州人是編因明田汝成本重修十四卷中題咏居其六卷

大滌洞天記三卷

〔宋〕鄧牧撰

涵芬樓影印明正統刻道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滌洞天

記三卷》提要

大滌洞天記序

大滌洞天記序

當六

湖之爲郡山川雄秀甲於東南故爲吾道之
奧區而所謂洞天福地者在在有焉予過錢
塘之上每低徊延覽不能捨去惜不盡遊其
名勝者間讀予友大章徐先生所序杭之洞
霄宮歸一規者尤慕其山水之麗宮宇之宏
而未之一造焉今年春其宮道士某持其宮
志請序於予因復探其源委顛末其大滌洞
天天柱峯即洞霄宮也始漢武元封間而晉
唐以來修真隱遁之士多居之逮宋南渡都
於杭則門地之盛聲望之隆與玉清醴泉崇
福昭應太液寶籙諸宮觀等矣凡寵書幸駕
錫田賜額之異尤冠一時涉元之盛高人奇
士輩出於教益振雖宮宇之變或懼兵燹之
革輪賦之繁復設規以守其成益有復興之
漸矣而山川之推爲洞天福地之殊者四方
至今猶稱之故其具諸載籍者凡幾庶之盛
人物之異文辭之偉靡不備見之若湖之名
於東南者舍是尚何求哉昔之志夫是者可
謂善述其事張大其跡也今某尤將廣于梓

亦抑知繼夫先志也嗟乎古今之盛衰興廢之無窮雖僊真靈異幻化之跡尤有湮沒而無所考焉其所可追索者徒賴于名辭巨筆垂之金石煥乎千百載而不泯也雖然浙之地勝人傑而琳宮瓊宇卓稱於時者為不少矣而能託於不泯之言者又幾何哉若洞霄之稱於一時而文且著於不朽矣使其傳之悠遠與三山之書並行而不已豈不亦吾道之盛典也因嘉其志而序焉洪武三十一年歲在戊寅正月既望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領道教事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序

大德九年夏予奉旨搜賢知葉玄文鄧牧心隱餘杭天柱山即而徵之固辭不起因得極山中奇偉絕特之觀後六年代祀南來道士孟集虛出所編洞霄圖記山川之奇秀岩洞之深杳宮宇之沿革人物之挺特皆耳目之未及者今一覽無遺是編行乎世集虛於茲山之功亦懋矣况其賢而文冲澹不銜其師介石沈公端雅有容疊膺綸命典領本山人

稱其懷山之洞天福地歷漢晉唐宋聞人世出今介石師友如淵珠山玉輝澗泉石信乎山川之勝亦繫乎其人凡居者游者苟不索消身心格遵

太上清靜之教嚴釐祝弘至道以重茲山是增林漸澗媿負介石師友之心事予倂登之於是乎書至大三年六月旦日玄教嗣師吳全節序

夫誌書者所以敘事物之源委本末名數九目靡不登載故貴乎廣記備言使往者有傳來者有徵也大滌天柱為東南一大勝槩其可紀者不少而宋政和間唐子霞作真境錄已不可考端平間所輯亦復疎略余懼靈跡奇聞久將湮沒遂俾道士孟宗寶隱士鄧牧心相與蒐羅舊籍詢咨故老考訂作洞霄圖志九山川標致之勝宮館規制之詳仙聖遊化之跡英賢紀述之美皆收拾而無遺非但游息於斯洞見今古而足跡未能至者一觀此志便眇眇然如行翠蛟白鹿間有韻頡飛霞之想亦滌心一助也時大德九年己巳十

一月望日大滌住山介石沈多福謹書

大滌洞天記卷上

本 山 鄧 牧 心 編

敘宮觀

夫得道之士以無何爲鄉太虛爲家日月之光華烟雲之變化湖海山嶽之浩汗麗澤不過目睫間所寄物爾何待占一丘一壑之勝營一宮一室之安與編戶雜處於人間世耶良由古道日微淳風不競馳情嗜欲者豈知有清靜可宗抗志功名者豈信有神仙可學是故太上設教聖皇潛心黃帝問道崆峒堯見四子藐姑射於是周穆草樓發其源漢武竹宮桂館昌其流乃有祕宇殊庭瑤臺金勝散布寰宇幾與五城十二樓俱高不特鍊汞烹鉛以蕲沖舉聲金振玉以迓禎祥而鳬鷖凌風翠旌導月徃徃薄游其間使夫志士辭榮食夫棄慢頓悟有身之患樂取衆妙之門豈非移風易俗之大樞機導道貴德之大條貫哉道經載四海之內九大小洞天四十有六福地七十有二而洞霄咸有一焉舊志以爲與嵩山崇福獨爲天下宮觀稱首地望之

重他莫敢比信矣天造地設者固不以人力為消長然歷代崇奉之制不可無傳也

洞霄宮

茲山為大滌玄蓋洞天柱福地在杭州餘杭縣南一十八里郡志云漢武帝元封三年始建宮壇於大滌洞前投龍簡為祈福之所經今一千五百餘年矣唐高宗弘道元年本山潘先生奉勅面南建天柱觀四維壁封千步禁樵採為長生之林中宗朝賜觀莊一所後有朱法師改北向乾寧二年錢武肅王與閻丘先生相度山勢復改為甲向今宮基是光化二年錄圖表奏詔旨褒嘉見天柱觀記錢氏納土時嘗改天柱宮宋真宗祥符五年因陳文惠公先佐奏改洞霄宮賜仁和縣田一十五頃悉蠲租稅并賜鐘磬法具等歲度童行一人應天慶等節設醮本州應辦支費青詞朱表學士院撰進呈訖內降修奉仁宗天聖四年詔道院詳定天下名山洞府凡二十處杭州洞霄宮大滌洞為第五仍命每歲投龍簡遇祈禱封降御香遣中使或郎官入

山政和二年住持都監何士昭以宮宇頽圯詣汴京陳乞奉旨賜度牒三百道兩浙轉運司經理後因方臘之變廢于火高宗南渡紹興二十五年發帑出金重建

吳天啟于東廡後殿左闢通明館本宮住持兼領焚修于此孝宗乾道二年三月德壽太上皇洎顯仁皇太后臨幸慶成遇庚申甲子聖節帝后本命係朝廷請降設醮本宮書記撰青詞奏呈修奉官差軍士守衛後奏罷軍士以山麓之民充佃火防虞理宗淳祐七年雲濟通真先生孫處道奏請賜錢益市恒產以裨贍用由是山門規制愈崇廣矣政和間援唐天柱觀例經尚書禮部給洞霄宮印記寧宗慶元二年知宮陳以明以歲久浸滅重給宋國初聖節道場應奉本縣文武官僚入山建散諸山僧咸至立班自南渡後惟道士就本宮建散而縣官止於普救寺行事凡宰執大臣丐閑去位者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繫銜咸淳甲戌冬防虞弗慎延燎一空至元丙子後重建未完復燬于甲申之夏今自甲

申後再新宮宇規模視昔愈壯專一爲國焚修告天祝壽每遇天壽聖節道場依例就宮建散蒙管領江南諸路道教所總攝江淮荆襄等路道教所以名山事實聞奏至元十八年欽奉聖旨護持山門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欽奉聖旨護持及本山諸宮觀元貞元年元貞二年大德三年節次奉宣命授本宮住持提點及提舉知宮兼管本山諸宮觀事大德八年六月又欽奉護持及諸宮觀事中書禮部鑄給杭州路洞霄宮提點所印信字內名山自五嶽之外所謂天有八柱而已其五在方外既不可考今見於中國者三而洞霄之盛爲歷代所崇奉幾與五嶽俱尊又非舒州壽陽所可企及豈偶然者故列敘于篇首

通真門

茲門不在餘杭縣四門數內宋紹興年間建謂由此入洞霄也至元年間重建先是宋淳祐間住山貝大欽賈石堦路夾樹林木一十八里至九鎖山門

九鎖山門

在九鎖山外未至宮三里扁九鎖山三大篆字甚奇古程俱書

外門

街九鎖山大路道龍鳳二洞直上爲樓具洞路自路口折入會仙橋過翠蛟亭左右崖石夾道勢若雙闕門直其會扁洞天福地宋理宗淳祐七年賜書

雙牌門

自外門入度玄同橋兩門對峙左篆天柱泉有池在焉右篆大滌洞洞所從入也

三門

宋紹興三十二年内帑賜錢造至元戊寅山隱齋建癸巳年本齋重建仍造天香亭于後故所無也

虛皇壇

在正殿前舊志云唐景福二年錢武肅王按當時儀式疊甃開壇請閣立先生三元奏錄于此大德庚子增修廣之

三清殿

即郭真君結茅之地殿前三松其所手植今

不存矣錢王遷坐庚向甲蓋指此也宋政和間方臘之變惟徽宗本命殿獨存住持道士金致一奏旨改為三清殿聖像乃汴京孟成忠所塑號為絕技至元庚寅復建壯麗殆過於昔有桂柏相間列峙前向

昊天閣

在東廡後宋紹興二十五年內帑賜錢造殿大德辛丑重建為閣四山環抱最為登覽勝處

璇幾殿

在庫院東建炎間建至元辛巳迴紫齋建

佑聖殿

舊在正殿左建炎間建至元辛巳怡雲齋建于三門東偏

祠山張帝祠

舊在宮門外西阜開禧間內庭賜神像及左右侍從景定間移建三門右至元庚辰臺隱齋建辛卯本齋重建

龍王仙官祠

在西廡後宋建炎間建賜額嘉應廟至元壬

午清虛齋建今洞天福地二仙官併祠于此從古制也祠下撫掌泉與大潞泉源通俱號龍井初以宋紹興九年內旨詣洞投鐵簡得兩封善應侯勅朕惟山林川谷出雲氣為風雨者必加禮秩以謹奉祠矧茲洞天神靈所

宅屈伸變化呼吸風雲若時愆陽旋施膏澤有司言狀寵錫侯封用孚惠於烝黎以欽承於渙時可特封善應侯慶元三年加封善應靈濟侯嘉泰元年加封善應靈濟昭昭侯端平三年加封善應靈濟昭昭廣福侯又特封靈澤公

雲堂

在西廡後延接十方雲水宋淳祐咸祐間高道雲會相傳為口實今南北高士來游來居亦不咸於昔日也

旦過寮

在雲堂右雲遊僧暫憩之地

諸亭

曰翠蛟曰飛玉曰清音曰翠微曰採芝曰九曲見山水門曰谷口曰石室見洞府門曰祥

光曰宜霜曰聚仙見古跡門

白鹿山房

在石室頂先是陸永仲嘗家石室東偏因為道院朱妙行修鍊其地九二十年尸解去是後有天目阮先生居之有泉州陳道士者緣山屈曲開逕結茅相依發土得奇石甚多一帶九百餘步狀如步障中更兵火阮陳亦亡去大德甲辰建山房于此有記

解院二所

一在餘杭縣西南半里大溪之上後唐長興四年建名天柱解院宋咸淳年間重修門前有梓林夏日陰翳可愛在三門東偏

法堂

在正殿後宋開禧元年內帑賜錢造宣宗賜書演教堂扁至元乙酉重建左右兩石天造地設後有蒼崖橫峙因加人力疊成峯巒中作小洞洞中小路委曲出登其絕

方丈

在演教堂後

庫院

在東廡至元乙酉重建丹泉流注其間唐李玄卿所記新池在焉

齋堂

在西廡大德戊戌重建

道院

在西廡後古有三院曰上清曰精思曰南陵今分為十有八齋中瞰一池諸齋環嚮池水盈涸往往亦關休咎左廡七齋曰山隱曰山素曰岫隱曰嵩隱曰怡雲曰栗隱則上清院派曰迴紫則南陵院派右廡四齋曰清隱曰谷隱曰盤隱則上清院派曰清虛則南陵院派正面七齋曰壺隱曰橘隱曰悠然曰閑隱曰學隱則上清院派曰怡然曰碧壺則精思院派選道堂在西廡後至元乙酉年重建

至道宮

在餘杭縣北三十里曹橋西唐文明元年建初名福業觀潘尊師成道于此雲笈所載者宋治平三年改今額前有古松一圍兩合抱後有苦杏二大與松埒鶯鶴巢集其上廚院有宋熙寧間所鑄巨鑊四畔識歲月及施錢

姓氏隱士葉玄文詩云猶存巨鑊記熙豐翠
靄春深古路通千百春鋤一株樹野田飛下
雲花風

龍德通仙宮

在餘杭縣市南南唐文懿趙公汝談嘗卜居
于此至元癸未住山即如山愛其溪山之勝
營已資更宮宇一新花木亭池冠於一時天
師演道靈應冲和玄靜真君為書宮額

元清宮

在臨安縣錦南鄉地名新路住山舒元一故
廬所在至元甲午即其地建宮樓閣巍巍山
水環抱視為甲觀

冲天觀

在九鎖山門外東天柱山所止先是宋咸淳
間住山龔文煥建于德清之青坡至元壬午
知宮事周允和更建此處今住山沈多福疏
鑿泉石栽植松梅頗有徜徉登眺之趣有記
錢塘葉玄文隱于是二十年大德丙午正月
成道仙去

洞晨觀

在餘杭縣東郭河上安樂山東為陳季卿故
址季卿餘杭人世傳遇終南山仙翁以竹葉
為舟者宋景定癸亥住山貝大欽建松行掩
映流水迴環植梅一塢扁無盡春先是接待
最盛有記

元陽觀

在天柱步南三里大滌山後宋咸淳間住山
吳處仁建至元辛巳改向重興山深林密門
徑深然頗有塵外意但游者罕至焉

冲真觀

在湖州路長興州晉葛仙翁鍊丹之地宋咸
淳間本宮道士周國壽以古額興建至元甲
午住持周貴生修葺一新周迴流水松行古
檜老柱為佳哉焉

龍德觀

在嘉興路澈浦鎮宋景定間本宮道士劉應
善建與海涯相接為士民祈禱之便

玄同觀

在杭州城癸辛街先是楊府瞰碧園有蘭亭
茂林脩竹之趣至元癸巳住山即如山建道

院大德辛丑改為玄同觀

明星宮

在餘杭縣東二里明星濱之上至元辛卯本
宮道士史得芳建道院曰來清大德丙午改
明星宮

洞陽觀

在台州寧海縣東隅大德癸卯本宮道士楊
應世買張氏宅改建

岳祠道院

在餘杭縣南湖之上先是為土人聞武功園
後施地建祠遙望西溪諸山森然拱立祠旁
小阜曰鳳凰山以形似名巨石林立流水周
旋幾百餘折葛仙翁丹竈據其上下可羅坐
數人有亭臨流對之今建道院于祠右扁名
鳳山道院

清真道院

在東天柱嶺青檀山之陽宋咸淳間知官事
朱特立建泉石清勝可觀

凝真道院

在九鎖外墓塢至元壬午本宮道士姚崇道

自城居移建于此

若虛道院

在餘杭縣市西舊為沃氏居至元戊子住山
曹至堅得其地建院

通明道院

在餘杭縣相塢至元己丑本宮道士金自吉
建為奉先報本之處

益清道院

在臨安縣地名後洪至元壬午本宮道士何
自清建

紫清庵

在上塢青梓隴山下至元乙酉本宮道士徐
允熙建

碧壺庵

在李塢石玉山下宋咸淳間副官李元綱建

溪山庵

在天柱步大德丁酉副官金常清建

開隱庵

在來賢岩後青山下至元己丑本宮道士王
允升建

學院庵

在天柱嶺西至元辛卯本宮道士陸繼脩建

太平庵

在臨安縣大德甲辰道士徐元英建

集虛書院

在餘杭縣東五里碧塘福地有巨井一所世傳葛仙翁鍊丹于此元貞丙申道士孟宗寶建院為游居講習之處翰林學士張伯淳書扁隱士鄧牧心作記紫陽山方回詩云天地春藏凍枝中時來蜂蝶開東風萬端變化根無極一點靈明裏太空妙處千江分明月飄然六合點冥鴻守玄知嘿交龍虎肯泥丹爐子午紅錢塘仇山村詩云築舍東臯野水濱室中生白座生春了知空洞元無物須信清明自有神幽徑草花聊適趣閑窓筆硯不留塵酒經丹訣非吾事萬卷書藏一老身

大滌洞天記卷上

大滌洞天記卷中

寬

本山鄧牧心編

叙山水

浙右山水之勝莫如杭杭山水之勝莫如天目天目之勝未如大滌洞天蓋大滌山水發源天目風氣盤礴岡巒糾纏相望幾百里然後蘊靈毓秀於此經以苕川之紆餘匯以南湖之蕩莽九鎖外鍵一柱中擎豈非天地之奇觀仙靈之奧區哉郡志載登天目山憑天壇石屋見山皆西南馳雙溪並趨而合于於潛縣崖巒似少駐回望天目層雲中如沈雄古大將按轡其後大勢不可遏少決驟已抵臨安縣大官山者直培塿爾循而至九鎖蓋為軍惠環以天柱諸峯若止息者已而轟轟赴餘杭下武林北高峯而特起為南高峯捷以八蟠慈雲嶺翼為七寶鳳凰山昂頭安尾若翔而集前界大江乃止吁亦異矣杭之山川大較以是觀之茲實錄也

天目山

太平寰宇記云天目山高三十九百丈周五

百五十里多美石甘泉有數百年古木山上兩湖若左右目故名古有東山銘略曰列岳霞上標峯霧重羣滴煙巒名不可紀有蛟龍池上中下三潭源脉相接徐伍仙故居在石室峯西又漢天師舉家於此上昇茲蓋天柱之鼻祖而錢塘所謂龍飛鳳舞又其雲仍也

黃山

在宮西北是山最高為衆山之祖雖百里外亦望見之左發為大滁右發為天柱其趾長水灣伏虎岩在焉

九鎖山

自餘杭西郭外行十有八里逆溪水上左右合七峯皆拔地數百尺其趾犬牙相錯行路並溪屈折者九故云九鎖好事者悉命以名一曰天關一曰藏雲三曰飛鸞四曰陵虛五曰通真六曰龍吟七曰洞微八曰雲璈九曰朝元

大滁山

在宮北凡四峯於九鎖內最為巨山西洞據其領石室出其半天壇冠其顛皆山中勝處

也是山以洞名之舊志謂大可以洗滌塵心故名大滁雖山川得名未必咸有說而故老相傳當不誣也玄同先生劔履瘳山下

天柱山

在宮西南凡三峯與大滁對峙高足相敵由宮外望之屹然若柱又絕頂有石柱高丈餘圍兩合抱此山所以名者蓋五十七福地地仙王伯元主之按傳記所載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是已洞霄以為主山故古名天柱觀舊志以為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標顯靈跡建立宮壇歷代祈禳皆在此處也

乳山

即宮前案山錢氏所增培者

香爐山

在宮前乳山後其峯甚銳

青檀山

在宮東南東天柱右偏其勢不甚高而象石奇秀為諸山甲今湧翠石壁與試劔來賢二

岩冰壺鏡潭皆在此

青梓山

在官西黃山跡狀如屏嶂與白鹿山對其地
平處即上塢

青茗山

在官西青梓山下東連上塢路西達樓真洞

白鹿山

在大滌山即今中峯是因許真君上昇於此
天降白鹿下迎故名

丹山

在黃山外極高廣綿亘十餘里楊村在其下
後有響水石溪流至此輒達達有聲

紫竹塢

在青梓山西古多紫竹故名

苦竹塢

在東天柱嶺首去官一里許與仙跡岩相並
狀如片雲從地湧出欲飛而未起也

茗溪

山海經云天目山一名浮玉茗溪出焉今由
於潛臨安縣界經餘杭及錢塘界然後入湖

州達于震澤郡志以為來岸多茗花每秋風
飄散水上飛雪然因名茗溪又輿地志云自
餘杭西亦名泠溪溪兩溪有琴鶴翁姚四山
皆有居民在其下今自官抵溪口五里名天
柱步道旁有井亦名天柱泉蓋柱流泉猶九
鎖山東行達是溪也

南湖

此湖每歲梅雨茗水盛時必聚此而後洩于
大溪長堤小橋出其髣髴類杭西湖餘時皆
涸彌望豐草而已

丹泉

一名天泉

是泉發最高歷天柱山半初但聞有聲殷殷
若雷至大滌洞西百餘步始出地上既清且
甘大旱不竭有方池瀦焉天宇清明而有赤
光四旁皆蘚時作紫暈東坡詩云一庵閑寄
洞霄宮并有丹砂水常赤故扁丹泉亭曰清
音取左太冲山水有清音之句除引供厨堂
及十八齋之外一境田疇咸仰灌溉

厨院方池

唐大曆五年令尹范公情俯見泉脉浸潤命

鑿池以便庖厨李玄卿有記

三池

在洞天福地門裏路左二路右一若品字然唐乾寧年間錢武肅王開鑿由大滌洞前疊石為暗溪約里許接天柱流泉瀦蓄其中澄澈可愛於池口復為暗溪曲折五六深合地

翠蛟亭

宋高宗臨幸步月至此愛之賜錢造水閣在宮門外三十餘步自門內三池流入洞撒池上一二板洶湧若雷變化飛舞山林蔭映作紺碧色故扁翠蛟取坡仙詩亭下流泉翠蛟舞之句仍奉坡像祠事于後亭前有坡羅列坐石游者必登憩焉

冷泉

在宮門外會仙橋之東路旁石罅間泉脉甚微四時不絕行者掬取飲之寒甚冰雪故名

桃花泉

在龍洞西數十步其泉自石罅橫注入溪昔人每見有桃花片流出莫知從來故名

石門

自來賢岩東五十餘步歷坡陀而上即青檀山路右依岩石左臨深坎旁有巨石與岩對峙號小石門

月窟

洞酌之旁有巨石圓竅玲瓏廣二尺許深五六尺許曰月窟

冰壺

月窟之西有石竇貯泉甚寒而甘曰冰壺

鏡潭

洞酌之下有石竇其泉清可鑒物曰鏡潭

試劍岩

自來賢東行可二百餘步有石裂為兩如劍所斷故名

湧翠石壁

自試劍岩復三十餘步有峭壁面北從地湧起高可一二丈廣二三十丈其上蒼翠玲瓏奇怪萬狀莫可形容蓋茲山秀氣發自來賢至此餘半里始盡呈露上有石乳焚之芳香有岩對峙相去僅數尺不容並行若以人力

開闢尚可作亭盡意觀覽爾今外向有亭曰翠微

石步障

自石室歷數折上有蒼石沿徑聯屬可百餘步名石步障

通仙橋

在餘杭入宮大路去通真門四里宋建炎年間建舊號石門橋大德己亥八月知宮事楊清一重建

道士橋

與通仙橋相去半里者本宮祖師建咸呼為道士橋

朝元橋

在宮外四里由天柱步入宮大路俗呼為湖塘橋咸淳癸酉增構高廣名為朝元橋

雙仙橋

在宮外三里俗呼為雙橋頭昔郭真君與葛仙翁倚杖對談于此故名

玉泉橋

在東天柱嶺下石府君祠左去宮二里俗呼

麻車橋宋建炎間建飛玉泉由此出澗故名

鳴鳳橋

在雲根石左俗呼東家橋宋建炎間建與鳴鳳岩相近故名

會仙橋

在棲真洞牌門前入宮大路跨澗為橋宋淳熙甲辰道士江安著以早游湖海晚歲歸隱山中捨衣鉢錢重造

玄同橋

在洞天福地門裏下通池水出翠蛟亭昔玄同先生與錢武肅王相度地理鑿池架橋故名

叙洞府

神仙安在哉列于載渤海有五神山東方曼倩云有十洲嘗所涉歷弱水三十萬里既不勝舟而珠樹琪林瓊樓寶閣又非結駟所及何怪世俗不信以為荒唐詭誕之言哉然則三十六洞天具在域中其為神仙之居信邪否邪日月周行中天下入滄海晝夜相禪而不息雷霆發虛空中赫然有聲萬物震動便

世俗未嘗聞見而吾言之又肯信乎一介之士苟有遐心尚將逃深林隱空谷渺焉不與世接而况龍變蟬蛻飲露餐風其去塵土之腥蟻入煙霞之杳靄必然無疑者是四海內外不可謂無茲洞不可謂無若人也若青城羅浮武夷句曲向使不名洞天吾知爲仙聖區委羽塊然山爾陽明直數仞之石裂一綫爾亦得以洞天名而青童君仙人郭君各理一焉豈飛行變化之跡無往不到邪玄蓋在大滌山而雲笈云在天目山者豈以大滌爲天目子孫或古人著書未必皆親履其地失於審稽雖信史不免無足異也

大滌洞

在宮西北半里茅君傳云第三十四洞天名大滌玄蓋之天周回四百里內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校災福之所姜真人主之與華陽林屋邃道暗通相傳洞玄先生入游見龍麟異境花木鮮繁自華陽而歸洞門石鼓廣可尋丈扣之逢逢有聲自此上下皆平如剗削兩旁崖石委曲夾道中間一石若柱倒

懸因以隔凡名之過柱一穴如竇內闊丈餘中有圓井無底惟聞浪浪水聲乃歷代朝廷遣使投龍璧之處也

棲真洞

在大滌山前西天柱嶺上去宮三里一名西洞舊志云大滌先生杜瑑語弟子何法仁曰汝宜居西洞可以避世成真遂名棲真洞天生愚頂狀若寶蓋龕室幽深乳泉滴瀝又東西二臺石閣屋上有龍爪蟠拏蹠跡之跡或戲以手漫滅翌日視驗如初是知洞龍出入之徑也西臺一石平如棋局白石子如拳委積其上旁列石坐環嚮焉入洞門三大許有石仙人爲仰卧狀又越華蓋西有石龕可容數人

石室洞

茲洞一名藏書一名東玲瓏在大滌山中峯前白鹿山下洞中三穴若品字透見天日門有石梁橫界泉脉消注石梁下引而瀦之可供十餘人居者賴之相傳郭真君登山採藥嘗耀于此名洗藥泉郡志云吳天師筠修

鍊之所天師既尸解於宣城指令門人藏書劍於此洞有石室故以名之又景行錄載天師云當遷神于天柱石室蓋太上俾我煉蛻之處故卜其西麓果有石坐岩扉自然成備如是則不惟書劍亦天師藏真焉按石精金先經言曲晨飛精藏景錄神劍解之道凡暫過太陰紫胞煉度四百年所藏必發蓋數足運會其靈自有以發之耳舊志謂天師石室之藏岩扉呀啓信也山腰有石窪樽石茶窰皆仙家之遺跡。

白茅洞

在宮山西南十里嶺石靈迹巋然按記云晉人遇一道士衣中葵麗自洞中出詢所自來曰吾白茅先生職此久矣因名之其門如井鏈縷而下一二丈至平地可環坐二十人復偃身下入又二丈許有仙人酒甕石及石柱二一竅上徹天光境界奇絕第山高路阻希有至者爾。

鳴鳳洞

在宮外一里道旁山上雖石門阻隘有童稚

可入云其間廣埒兩屋旁一小路不知所極上有穴泉流為丁當音下入方池未嘗減溢耆舊云錢氏時因鳳凰來鳴故以名洞其地亦改為靈鳳鄉。

蛻龍洞

在鳴鳳洞相對山屋中相去百步許喬木幽隱岩穴嵌巉深可數丈宋皇祐初羽人於洞間獲龍蛻骨齒角皆具故名記云五洞潛通此其一也。

歸雲洞

去宮五里在棲真洞左偏半里許即棲真之後門深可百餘尺石壁光瑩洞有懸頂亞於前洞按記云是神仙回車之便道故曰歸雲洞門僅數尺下入丈許石皆如瑪瑙五色紋理旋雲飛霞直下方池深不盈尺廣可二尺長可三尺池底白色如累珠鑲玉可愛泉水則盈涸不常又下十數步有白石若瓠者三又下數步左偏上陟則有石盆其上流泉涓涓下入盆內可以盥四周石乳如垂瓔珞復返右偏直下十四五步闊二丈許其中有石

如積銅錢者周圍平坦可容三十餘人
叙古跡

人事有代謝山川無古今生身千歲之下游
心千歲之上登箕山而懷洗耳之風弔首陽
而悲餓死之節利害既不相及影響既不相
知而田夫野老樵童牧豎猶將躑躅悲歌有
泚其頰況高世絕俗慷慨之士哉千萬世同
一理千萬人同心古人遠矣九京不可作
矣一旦過其隱遁之地觀其游息之所有不
浩然興起如親炙之者乎馴虎岩之坎木無
恙昇天壇之丹竈未寒空山無人渺渺愁予
豈晉人所能令人不復能邪山中陳迹時有
足稽併採異聞附見一二

漢宮壇

在大潯洞前漢武帝元封三年所創今其址
不可攷矣

昇天壇

舊志云昇天壇在山中峯之上又名法象壇
上應天而圓下應地而方中應易卦而八角
許遠游真君精研洞典登其上而仙去時天

降白鹿下迎故中峯名白鹿山今山頂界松
內數丈之地草木弗殖是其遺址也宋政和
間猶有卿雲蕭吹往來

伏虎岩

在宮山西南峻壁間若環堵之室南有路自
上而下復陟厓磴方至其所藤蘿深密怪禽
晝啼非有道之士不可處也昔郭真君伏虎
於此按晉書云葛洪何幼道偕訪之目擊而
已各無所言引嘯而退唐具天師愛其遺跡
每游忘返題詩岩上今歲久昏剥云郭生在
童穉已得方外心絕迹遺世務栖真入長林
元和感異類猛獸懷德音不憶固無情斯言
微且深末句蓋引真君與溫嶠問答語

仙跡岩

去宮一里在行路隔溪厓石上按記云秦始
皇驅山岳擬塞東溟嘗役鬼移之山勢欲動
勿有仙人叱鬼以身扼厓石使不得去今厓
上有肩輿簪冠隱然遺跡溫潤光澤苔蘚不
生以手摩拭良久作古桂香云楊傑有詩曰
祖龍求仙徒用力駕海欲驅山下石神人倚

住不與行留得岩前隱仙跡

來賢岩

在宮東南青檀山前嵌空數丈盤石藜竹可
以游息宋熙寧間東坡居士為杭通守與蔡
準吳天常樂富國聞人安道俞康直張日華
皆幅巾藜杖盤桓于此東坡賦詩云上帝高
居愍世頑故留瓊館在凡間青山九鎖不易
到作者七人相對閣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
飛鼠白鴉翻長松怪石宜霜鬢不用金丹苦
駐顏後人石岩來賢作亭其上曰宜霜

石室

唐吳天師瘞書劍地宋陸離之朱妙行居焉

撫掌泉

在宮內龍祠下深僅三尺清冷可啖李古詩云
却疑三尺底別是一壺天其泉五色變易不
常每一變則有吉事餘杭圖經載錢武肅王
至宮有雙鶴飛舞其上因撫掌招之鶴墜而
泉湧漚使陳堯佐因按察至焉問羽士所以
名泉之意答曰昔仙人撫掌而泉湧公於是
撫掌亦然吳天師觀碣云水旱不易繁照軒

宇夏寒而辨沙礫冬溫而冒萍藻宋熙寧初
有物狀如鰻繞欄楯間兩目如丹時人以杖
朴之即墜入泉去須臾陰霧周布一山大水
自天柱源來洶湧可畏將壅殿堂乃止或龍
之怒也今環覽以石結亭覆其上圍以朱欄
者宋高宗嘗酌之也

明星瀆

餘杭圖經云在縣東十里二百步周迴一百
五十步溪之南塘歷朝勅使投龍簡於天柱
大滌洞必先祭明星瀆九域志載餘杭古迹
亦然父老相傳云昔有人書見星燦然故名
溪下多潭皆遇水決衝而成自新堰以西第
三潭最深堂而闊者是也父老云瀆之南瀕
路舊有道家居遺址尚存今地屬本宮建宮
亦曰明星

藥圃

在來賢岩宜霜亭下夏侯天師種藥於此芝
畦木塢百藥之植靡所不有常施藥於廛市
隨緣深淺而與之一日樵者聞圃內有物大
鳴隔籬窺見天師策鞭乘一獸似虎非虎行

疾如風入東山而去今四山產藥草六十餘種圖跡猶存

葉天師講堂

舊志載在山門外天師役鬼神所建制度宏巧絕不類常工開元中天師講道德度人諸經於此有仙花靈鶴自天而下吳越高士輻湊聽法咸有所悟願居弟子列者三百餘人惟語以濟恤孤貧感愧履載忠孝君親重人性命淨身心絕奢侈即為道家之根緒也苻經兵火遺跡不存今移宮中為演教堂

草堂

錢氏所創唐昭宗景祐二年武肅王以居間丘先生既而旬旦入山問道每三元開壇授法錄號上清壇御史中丞羅隱皆入室者也堂外環列雲房為志人弟子栖息之所朝暮入室退即閉關下惟或持經或論道或鍊神修真各有所至今道院上清流派所自出也

書樓

一名垂象樓暨天師所居天師少好經史著述不輟其中卷秩委積左右常晝採日魂夜

飲月魄蓋紫文之上道也東西壁各置一竅僅可容面是採鍊之戶白元鑒有詩其址亦在今道院內為精思流冰

南陵

亦今之道院址因許真君居宮北之大滌山既而昇舉預報南陵知已曰來日上朝玉帝矣至期登陵北望果見彩雲滿空真君乘白鹿冉冉而去故名此地為南陵今別為流冰也七閩道士王介詩云飄飄遺鶴去尋真野客重來嘆復吟許邁林中丹竈冷郭文山上白雲深南陵事古都非昔址嶺歸期直到今珍重玉京無限意待將功節養高岑

嚀亭

在餘杭縣南五里晉郭真君居大滌山常出市肆貨藥有虎自隨令伏此歸晚則虎嚀故曰嚀亭今山下澗石奇怪流水潺湲是也

聚仙亭

舊志云其基爽塏為天柱峯之乳俯瞰宮中最為清勝玄同先生創亭占氣于此乾寧間衆聞亭上環珮之聲異香逆鼻走報先生先

生曰洞天仙官朝謁北辰今夕百靈聽講上請大法來至是亭爾因名聚仙陳丞相堯叟詩云古檜森羅燒藥竈絳雲飄洒聚仙亭

祥光亭

在大滌洞口錢武肅王微時卧巨石上指洞

曰余異日富貴當建亭覆此石及貴作亭營

飾甚盛而瘞石亭下樵夫聞見有仙人奕棋

亭上迫之則失所在祥符五年中使白公漕

使陳公及州縣官皆至天氣澄澈了無纖翳

方東爐炷香忽有五色雲自洞中出上亘霄

漢下瀾漫林麓時羽人從騎皆在雲氣中若

仙官之朝玉京也數刻方散表奏其事名亭

曰祥光今扁大滌洞天

通明館

在昊天殿左宋高宗臨幸寢食于此几榻咸

在後樓宜縱目看山

神應鍾

舊志唐大曆四年台州黃岩大旱徧禱弗應

遂祈于杭之大滌洞既雨土神見夢于邑大

夫曰宜鑄金爲鍾以酬厥貺大夫從之逮宋

宣和間更三百六十餘年毀于火紹興八年道士周希及等收拾破壞且將復鑄禱之神則曰治于故地乃成不得已從之明年鍾成赤城左瑤銘曰壞于數匪壞于火成于神匪成于人作于此用于彼福吾邑無有已故號神應鍾

西洞神光

宋紹定辛卯有楊公伯品者武恭王之孫游

山至棲真洞方舉火仰視華蓋忽有神光發

層臺上青白相半冉冉而昇圓如滿月久之

方隱公嗟異留詩山中有東臺仙子許參玄

滿月光明現大千句道士王思明嘗立石識

其事

松花石

凡兩株在璇璣殿前今不存

重榮木

餘杭圖經載宮外有大櫟木相傳唐咸通二

年吳天師所種至宋咸平元年無故自枯歷

十五年祥符壬子復榮漕使陳公堯佐異之

圖狀進呈併奏五色雲現及地湧泉事尋降

音設醮以寢神異故改洞霄宮後熙寧三年五月一夕風雷大震不知是木所之人以為靈化焉

無骨箬

宮山周回百里多生絀箬昔晉許遠游真君上昇語弟子曰吾有金丹十劑汝等功行未圓非可遽服已藏山中無骨箬下他日有緣者遇爾後役夫採薪或帶箬歸往往臨巖得之採時不見無骨者有好事者攀緣幽討終年不得蓋仙人所藏非宿生緣契不可倖致

檮藥禽

禽止有二伏藏深樹間夜鳴達曙宛然檮藥聲晝夜間鳴第見人則遠去故無識者

石香鼎

宋學士陳公堯佐授外臺日謂道士馮德之曰嘗夢游名山見仙人以鼎鼎相期何敢過望馮曰學士人望所歸名列仙籍世間富貴何足相浼後果大用造紫石巨鼎二置祥光亭上其一銘曰爐之質劍中起煙人之體虛心養元不用之用自然而然爐兮人兮茲謂

道焉其二銘曰山之高兮巉巉出雲洞之深兮幽幽宅真鸞鶴一瞬鳬驚百春安得而往葆光喬神

四山界松

宋淳熙三年知宮章居中凡宮山崗阜與民接者悉樹以松親董工役既成春秋二時每指引後進登山以識疆界今四山虬枝龍形環列森立圍皆丈許其經始培植之功不可泯也

應夢游詩

宋元豐已未趙清獻公抃再帥錢塘抗章告老歲甲子八月忽來游山謂道士沈日益曰近夢入真境宮闕巍峩有數道士相逐詢之曰此洞霄宮既覺思之兩典是郡未嘗至此改冒暑來今觀石樓觀與夢中所見無異

陳文惠公書字

宣仙聖有緣邪留詩曰龍穴藏身穩泉源撫掌清紅塵人絕離白日世長生我分諧冲寂誰能顧利名夢中休指笑又作洞霄行

奏興修宮宇改宮額奉旨書勅賜洞霄之宮
六字

誦度人經

餘杭圖經載洞霄宮主首道士誦度人經多
若奇驗每就所居側龍潭上持念一日有老
人從潭中出跪曰弟子即龍王也每聽經文
無任皈依今竊有請焉師纔到潭上則幽祇
皆起敬不退殊不自安願只宴坐齋中不妨
日課百靈得以休息當日置仙鮮乳二斤以
供齋膳道士許諾明旦厨人報几案間得乳
鮮潔莫知從來果重二斤後日日常然居數
歲忽累日不至心疑之偶至水次復見前老
人曰乳乃世間物弟子無有第本爲土神凡
世間欺人取贏者得陰攝之此去有市戶董
七好弄秤權以十四兩作斤故從而掠焉今
其人不_言在厥父自主店業未嘗罔利故不可
取非失約也道士嗟嘆每宣言村落間導人
爲善鄉老至今能言但忘其姓名及歲月耳

大滌洞天記卷中

大滌洞天記卷下

本山鄧牧心編

賞八

叙碑記

天柱觀記

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
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二在壽陽洎今
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壤之內有
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
郡縣迺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
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山即
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
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往忽來真蹟杳冥非
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
西按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袖東枕
浙江之迢沘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
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
號得非抗蒼溟於穹昊聳絕壁於雲霄立天
爲名以標奇特耳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
壑金碧堆疊龍蟠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
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

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跡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群虎來柔史籍具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翹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玄元皇帝爲祖宗崇尚玄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符則有潘先生弘演真源搜訪神境弘道元年奉勅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玄關愈闢特賜觀莊一所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芳昭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園新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

光鐸此際蒙聖朝疊委藩閫綰閫之封畧統勾踐之山河龍極蕭蕭榮兼渾郭縹緲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初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駐賢能皆爲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鐸因歷覽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三軍百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辦香燈竟歲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閭丘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國焚修鐸特與荆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霄渥恩道侶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

陰絳節霓幢不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玄風者哉尋又續發薦章奏閭丘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真派流輝方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道之人勅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栖帶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玄機契合負笈俱來鏐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節齋醮同修福既薦於宗桃恩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表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教之內塑天尊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砌上清精思院爲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廚及陳鼎擊鍾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賴時聞於牕戶兼爲親蹤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師閭丘君靈芝異稟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志躡躡忘疲自生天柱之前

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同搜挾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于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真風遂錄畫圖封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面事具悉我國家龍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跡甚多然自兵革苻興基址多毀况茲幽邃豈暇修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慤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玄貺來祐昌期豈唯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既陳章奏披覽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真聖非一莫匪乘虛躡景出有入無雖或掛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晉漢已來迄于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虛當四方攸擾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蒸黎鏐今統吳

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皈依忝蒙委以東南封功臣兼頒金券家山衣錦秉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乃是正眞護持之力玄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爲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

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兩軍節度使浙江東西等道觀察措置營田招討安撫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杭越等州諸軍事兼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錢鏐

天柱觀碑

太史公稱大荒之內名山五千其在中國有五嶽作鎮羅浮括蒼華山爲之佐命其餘不可詳載粵天柱之號潛霍及此三峯一稱矣蓋以其下擢地紀上承天維中函洞府之謂豈唯蘊金碧宅靈仙所貴與雲雨潤萬物也自餘杭郭汧溪十里登陸而南弄潺湲入

崢嶸幽徑窈窕繞越千步忽巖勢却倚襟領環掄而清宮闕焉於是傍訊有識稽諸寶錄乃知昔高士郭文舉創隱于茲以雲林爲家遂長往不復元和貫於異類猛獸爲之馴擾晉書逸人傳具紀其事可畧而言自先生閔景潛昇而遺廟斯立暨我唐弘道元祀因廣仙跡爲天柱之觀有五洞相鄰得其名者謂之大潞雖寥遠莫測蓋與林屋華陽密邇大帝陰宮耳爰有三泉二澗一濫殊源合派水旱不易擁爲曲池紫照軒宇夏寒而辨沙磔冬溫而冒萍藻既漱而飲之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土無沮洳風不飄厲故棲遲者心暢而壽求磐磳紆臭氣淳境美虎不搏蛇不螫而況於人乎正觀初有許先生曰邁懷道就闕荐召不起後有道士張整葉法善朱君緒司馬子微暨齊物夏侯子雲皆爲高流或遊或居窮年忘返寶應中群冠蟻聚焚蕝城邑蕩然煨燼唯此獨存非神靈扶持曷以臻是州牧相里造縣宰范惜化洽政成不嚴而理遺氓景附復輯其業筠與逸人李玄卿樂

土是安捨此奚適恐將來君子靡昭厥由故
覈而志之表此堅石大曆十三年正月十五
日中嶽道士吳筠記

厨院新池記

遇知己而用者匪唯於人物亦有之初厨院
因前池餘派浸潤砌堂數步及甃繞供厨飪
滌器而已邑大夫順陽范悆跡累人群心在
遐曠每休沐之暇訪道山林見其有天造池
沼之形而隧爲溝實乃命黃冠等願指廣袤
鑿周宇下駢石以涯之畜流以深之清瀾忽
平秋陰滿院執爨無欲清之僕挈甕無汲深
之勞不造機事而功贍於物范公實所謂新
池知已矣靜勝則道淳境幽則神王予與吳
天師來真洞府朝夕窺臨瑩徹心膽滑昏潛
遁事苟愜於心則與登姑蘇望五湖而齊矣
故因碑籀餘地刻石誌之猶詩人有必泉之
作大曆五年歲號閏茂八月一日處士李玄
卿記

洪鐘記

聖天子握符御極敬天愛民遇雨暘稍愆禱

于群望所至感格其靈績寂影者則杭之大
滌也是山居洞天三十有四爲天柱福地距
行都三舍御前崇奉有年矣宮宇宏壯獨闕
巨鐘使命繹奏聞上思所以揭虔表靈通紹
定己丑宿月丁亥有旨命鑄仲秋己未告成
夫山川流峙雲氣出沒明神所以代化工而
施利澤也虎棟橫空鴻音徹漢聖天子所以
鎮名山而昭丕貺也神有顯功上有庠報此
殊庭盛重可無紀于載攷圖籍唐大曆中有
神應鍾台之黃巖因禱旱饑德卿人每以驗
晴雨經建炎煨燼聲弗逮初開禧邊帥畢再
遇於淮泗復景靈舊鐘漕臣黃榮求寘之大
滌亦既弁止然物久則弊剝極宜復其革故
鼎新必須時應數邇者宸命旣頒幣出內帑
工擇國良賜度課以資其費融兼金以美其
質衆橐一鼓大器立就其形不侈不吝不厚
不薄其聲不石不播不杵不鬱鐘成樓亦加
肆殆時數之偶歟近臣劉世亨承命凡事盡
畫宣勞圖形以進天顏閣懌倚歎盛哉聖天
子嘉惠名山與先朝賜田臨幸匹休於無窮

矣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鐘
器也而道寓焉儻能以永道則銷去鑛錯
保合粹和內明外寂力到功深窮遠徑於華
陽侍宸遊於月殿服猛獸於岩前歲金丹於
箬下自然山川呈瑞神物薦休鳳鳴高崗龍
蛻幽穴清泉沸井祥光燭天所謂地靈人傑
豈昔有而今無邪無已則澄神寡慾體道修
真庶幾善人以多嘉祥自應雨可請賜可祈
尚無負於清朝欽崇之意乃若聽考擊於晨
暮昭報稱於薰修祝聖壽而保皇圖與洞天
福地同其久者又不待言喻也

朝議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
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曹叔遠撰

演教堂記

盤古開闢宇宙天先成而地後定故都天之
號柱於八極者三不周以北存而勿論可也
惟瀟山之東杭山之南積氣溫厚有雙柱峙
焉以其上通太微之室故曰洞天以其中伏
三辰三根故曰天柱道家者流好言天與帝
而不以地對蓋維持主宰者在上地不過承

之而已洞霄舊號天柱觀而演教堂則又接
天柱之乳而流出道德者也先是堂列大門
外傳者曰神營化造不類目巧之室殆未可
知也後遭兵燬更創於正殿後紹興肇其迹
開禧奐其宇端平又峻其基室虛而白楹廣
而闊雌霓抱梁陽馬承樞堂之背疊石作巘
曰聚仙亭翼步欄而上曰方丈室眺眇乎廣
廈真可談混元論黃虞矣矧惟我高宗皇帝
曾手書度人經以鎮清真之場孝宗皇帝御
製古澗松詩以尊不老之道王字扁於寧御
金錢錫於慈皇今主上又勅命冲妙師大明
董集斯事列聖修道崇教何其盛也堂甫成
大明羽化而師孫處道與監官大年及大欽
述師之志綜其本末求記於潼川吳泳泳曰
汝知所謂堂者因教而有堂邪所謂教者因
堂而有教邪向者堂弊教亦弊邪今者堂新
教亦新邪吾與子言堂有成壞而教無新故
仙聖之所重惟教耳然聖人以身教也真人
以神聽也以身教故不悅道之華以神聽故
不逐言之迹今營一畝之宮築環堵之室既

勤樸斷又塗墍茨輪焉與焉惟欲其美而身
有玉廬心有絳官脾有黃室肺有皓庭面有
赤宅耳有三門喉有十二樓兩眉有紫戶青
房七竅有金闕玉鑰皆自己之堂也而不能
微也指三洞十二部為教母綜五筭七千笈
為道樞勃勃旋於珠口團團走於環中便以
口之所授為演妙耳之所聞為證真而自有
此山以來陰陽之浸昏曉之割日月之相推
雲雷之相盪飄風暴雨卒欽於無離煙縷霞
復歸於杳鳥啼而林幽則動中有靜龍勢而
霧滃則寂中有感變通而為四序流形而為
品物不宰之宰不神之神皆自然之教也而
莫之悟也處道曰若爾吾記則歷劫以至于
今千聖之戶庭荒矣雖然吾復為子通之老
氏之學根以清淨虛明行以慈儉忠孝其無
為也無不為也近於易不爭也莫之爭也近
於謨谷神之說近於虛受嬰兒之喻近於若
保修養而引年近於祈天永命真誥謂性與
道合由道之體近於中庸王子謂一氣孔神
於中夜存近於孟子若夫淮南原道之極至

於和與性使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
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獸胎不殯鳥卵不殂則
又吾孔門家法也作是堂已王眸說誦豈無
望道而欲見者倘能味法如蜜調心如絃滌
神識如鏡為善無近名為學不躐等雖有拱
壁駟馬不能易吾進道之心則聖真在已不
必問鄰矣霞子研之哉雲孫瑩之哉淳祐三
年七月既望寶章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隆
興府玉隆萬壽宮中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
戶賜紫金魚袋吳泳記

東陽樓記

余曩登平都山訪濂溪周子舊遊亂碑中得
小片周子題兩絕句點畫勁正猶存溫厲之
氣官合陽時筆也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觀
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
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又從山中人得觀丹
訣一篇二十年間往來于心未忘也先墓在
餘杭廬居山中數遊洞霄道藏寫本甚真山
廬無事時得假借無何閱之徧則知丹訣所
云周子一言蔽之矣宮殿都監具其姓大欽

其名餘杭人賜號靈一作小樓案中不侈不約可詩可觴愛其翼然於塵外也與客造焉請名適朝陽出高崗之上因作東陽樓三字遺之摘陰仙訣中語也今又十餘年矣丹訣則已忘之惟周子詩中之意炯然心目靈一之孫守一囑如圭來言曰靈一年八十六而卒願得向者名樓之義以發其幽光余曰乾元陽神吾資以始坤元陰精吾資以生元一也而分二體於是有尊卑有貴賤以尊卑言則先乾而後坤尊當在先也以貴賤言則先陰而後陽貴當居後也既有先後則有嗑有睽有同有訟不得而齊焉不齊則離離去為變相保則合合為大和物生於和死於變精神合一即日月合一日月合一乾坤之元復為一此天地之正道萬物之公理聖人以是制為禮樂達之天下禮無往而不來樂無進而不返斯道也在人或識其大或識其小未嘗墜也周衰道微四代禮樂之數掌於柱下史乃或取之以養其生雖然禮樂者大和之器也所以建天地溥萬物非有我之所得私

也私之者小之也知廣而充之則大矣是故一物有盡而萬物無終一身有終而萬人無盡矣又何人之分靈一以壽終矣四海之內一視而同其未死者皆靈一也不與天地同長久乎平都煙塵蒼莽石刻之存者幾希由是以志諸洞霄尚不泯乎儒先之遺意亦可哉咸淳元年中春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眉山楊棟記

棲真洞神光記

紹定辛卯孟夏郎官楊公彥瞻游九鎖山幽巖邃谷無所不歷二十有一日至棲真洞登東西兩臺洞絕頂故有若華蓋者方舉火燭之忽神光發東臺上圓如滿月青白相半升華蓋而止火為奪明良久乃散觀者驚異公顧問偕行羽衆是何祥邪思明對曰嘻二百二十餘年矣在祥符間國家崇尚玄教潮漕使陳文惠公率官屬有禱于大滌洞維時洞中出現是光照耀林麓文惠公表奏朝廷詔旨褒嘉始改洞霄宮額而扁亭祥光為一代盛典方今玄教之盛不異祥符公以勳舊子

孫歷官郎署名位德望豈出文惠公下兩洞神光皆有爲而發非偶然者公憮然曰予何人敢望文惠公哉休徵之來偶相符契然不敢上負洞天之靈乃捐金買田若干以助齋庖以答神貺嗚呼攀天自漢元封彰神顯異何代無之謹以身所親見感動當世者刻著于石使來者有攷且無忘楊公之德公名伯岳彥瞻其字和武恭王孫好善忘勢不異儒家子時有東臺仙子許參玄滿月光明現大千句曲題山中紹定五年夏至日當山道士元素大師王思明記

演教堂揭扁法語

洞霄大滌庵神京玉珮金璫會百靈天柱一尖凌碧落雲關九鎖疊蒼屏前峯後峯煙漠漠東洞西洞風泠泠見說坡仙詩墨在約君同坐翠蛟亭客入洞門清涵山骨寒層青未了古洞綠依然瀑布泉邊玉葉風摩千歲草雲根石畔金莖露泥萬年芝我將喚起閭丘玄同而更相招司馬承正左攀郭文舉右拍許遠遊陟天壇訪石室入藥園謁草堂同登

來賢岩去尋無骨若萬杉鎖斷紅塵影三逕寒凝碧鮮班寔風雷飛伏之都乃龍神校閱之所所以翠華南幸有嚴香火之欽崇紫館西戎以待公台之均逸昔有金龍玉簡之典今存青詞朱表之儀列聖所共留神當今尤甚加禮今之日風和鸞喜水暖花香奉使國師寧國侍晨真人面承綸旨大滌庵真都錄管轄上官侍晨鑒義知宮馮君隨弼飛乘協翊天聲來止仙都適丁盛事歲在丁丑宸翰演教堂三大字以賜住山冲妙大師龔大明越今五春方圓扁揭可謂鳳翥龍翔蛟騰虎躍奎躔璣璣雲漢昭回有茲鐵畫銀鈎宣示金填玉鏤光映草木榮溢煙霞以吾教之當與與名山之不朽方王燭應天之日政金真演教之時頃者山中慶成法堂獲此御墨雲薨煙楠上跨寒空月礎星埽妙爲法宇何異騫林之境宜安玉局之床闌三洞四輔之微敷八極九清之妙此牌既揭日月同明此話不誣人天乎照大衆且道揭牌一句如何讚祝九峯雲靜仁天廣五洞風清化日長

嘉定十年辛巳三月道士白玉蟾撰

重建洞霄宮記

道爲三極之祖大包宇宙而不見其外細入毫粟而不見其內生陽生陰神鬼神帝陶鎔十聖橐籥萬象不見其跡是莫大乎天地此道撐拄乎天地莫幽乎山川此道充塞乎山川道即理理即太極太極本無極撐拄乎其上無一瞬之或息故曰天柱充塞乎其中無一隙之不周故曰洞天嗚呼爲天柱洞天之說者其知道乎其至人示以至道之精奧妙之門乎夫天有形道無體以無攝有誰爲之耶天至大洞至小以小納大誰司之邪天柱即大易統天立天之象老氏天地得一清寧之旨洞天即大易天在山中之象老氏谷得一以盈之意無疑矣夷攷往謀女媧氏斷鼇足以立四極非鼇也道也天柱之喻也元始坐浮黎寶珠十方天神悉入其間何神也道也洞天之喻也餘杭大滌山洞霄宮爲三十六洞天之一與舒州壽陽天柱爲三金堂玉室上通太微奇異神秀不可殫紀漢武立

館候神歷晉暨唐以至宋世累朝禮奉崇謹代生高人主張斯道咸淳甲戌臘月不戒于大千礎皆灰會世運更革歸化聖朝山中諸老合力營之既底于成爲力勤矣至元甲申六月鬱攸游作一夕復盡四衆環視於邑太息提點官事一山郎公如山提舉官事桂林舒公元一敏毅介特人也也不沮不懼宣言於衆曰吾將新之取木他山運粟他所叶心集思鳩工度材先建庖幣乃築大殿以及餘屋元貞乙未之三月壬子告成金碧瑰麗照映林谷神運鬼工殆不是過朝家欽崇護持視昔有加旣成囑予爲記予辭不可已而告之曰洞有天天有柱吾言於前矣天中有蓋蓋終言之夫天中之天上極無上是爲三境境雖三清則一也又三其三爲九名雖九清則一也學道之人煉陽消陰朝夕存存以我之清同造物之清清乎清乎起萬形而不壞者乎遂筆之記元貞元年歲次乙未九月乙亥前瑞明殿學士中奉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家鉉翁記

昊天閣記

太極之動生陽而靜生陰陽輕清上為天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麗焉陰重濁下為地丘陵山嶽川澤江海麗焉陽變陰化其氣沖和則為人其兩間莫不有主宰者焉恭惟

昊天玉皇上帝陛下位三極之尊御萬有之眾凡天地所以覆載日月所以照臨星辰所以運行雷電風雨所以薄激蕩決丘陵山嶽之所以鬱盤所以流浸生人之類所以相生相養萬古而不息孰知乎帝力哉道經載天地之內自十大洞天外復有洞天三十六所仙官所領為天帝下府今大滌玄蓋洞天其二十有四也自漢元封建立宮壇歷晉逮唐異人代出更為天柱觀宋祥符間又更洞霄宮舊誌所載地望之重與嵩山崇福並為天下宮觀稱首信矣寥寥二千餘年興廢不一而自歲甲戌迄于甲申十一年間再厄天變邃館層樓化為飛埃土木之興難矣故自大殿東西廡齋庫兩堂外力不暇給若三門若諸祠宇悉山中耆老分任營繕而相成

昊天閣者今住山清修明素冲道法師舒公元一清修養素冲妙法師沈公多福也是閣據四山會屹然大殿東高七十餘尺廣五楹殿翼翬飛壯觀形勝昔所未有是雖妙有玄真渺渺乎罡風灝然之表然神化無方何所弗至遐想鈞天廣樂宴遊玉京顧瞻下府乃有高居延奉若是之盛者其必為皇靈所眷矣人之身神在泥丸猶昊天也黃庭中虛猶所謂洞天帝之下府也使中虛之地吾神來舍是一身太平久之必仙使高高在上者容光下燭豈不能祈永命為國家太平地哉是閣逮所繫甚重副官事高公會展都監宮事金公常清咸與有力宜書大德六年壬寅十二月望日錢塘鄧牧記

白鹿山房記

大滌洞天發天目盤薄若溪陽形勢最浙右自古有道來游來居仙去可數然山中泉石勝處率多北向向南而勝者白鹿一山爾是山為大滌中峯升天壇在上其下石室按舊志晉許遠游真君作壇煉丹丹成天下白鹿

迎去所以名山也唐吳貞節天師美丈詞興
太白齊名嘗構石室爲藏書地逮尸解宣城
語弟子當還天柱石室此石室所以著也宋
陸永仲王元素朱復常諸君相繼於此得道
著益甚自永仲築含鍊洞霄宮俯仰幾二百
年興廢不一大德甲辰沈公介石住山登覽
懷愴追前修而弗返吊遺跡其將湮規營高
居以待畸士顧土木繁興力有未暇者於是
徐和父贊曰屋無儉奢取足庇風雨郭文舉
其人豈以苦履爲嫌耶否則食粟而已納之
廣廈奚益乃作數檻石室顛雖門館庖湊不
過具體然前眺天柱後負升天壇龍鳳兩洞
左路所從入棲真洞右望而見之四周上勢
若屏幃環合下五巨松巽然拱立薰風足以
徂暑愛日足以辟寒雪晨月夜莫茲境爲絕
庶幾方外高躅肯息焉時杭人牧心鄧公適
留山中孟公集虛與其徒孫史元甫爲附屋
後偏介兩石若樓船而方將使遂棲隱志鄧
氏益命工發土得奇石五六東偏有窾腹穴
趾若丹竈者有高下聯屬爲室若刻漏者有

圓竅橫貫其首而頂銳若犀戴角者若蟻蛭
峯房交錯相穿者西偏則紺碧玲瓏三面環
峙儼然累巖凡廣不數丈十岩萬壑情狀畢
具曠古珍藏坐致目睫間則憮而嘆曰有是
哉夫石山川之精秀融結翳蔽土壤不知幾
何年一旦有識者發之有力者技之始得爲
人境絕觀與天地不弊人獨無是秀且精乎
曰爲情欲之士所翳事物之壞所蔽相發者
無識自技者無力以至於晦昧而終仰望晉
唐宋諸君如龍魚如虎鼠如鵬鷄不我相謀
曾不若一石之有契也語未既余適以月夜
登山爲余道本末如此且問名屋目命循其
本曰白鹿山房復爲記之大德九年己巳四
月望日滌山卑隱錢塘葉林記

元清宮記

元清宮者提點住持洞霄宮事舒尊師所建
也曰山素齋接待者何洞霄列齋十有八山
素其一而元清肆焉方外士於此而憩也去
餘杭而卜築於臨安之錦南鄉者何師生育
之地也宮何以曰元清師名元一其徒金公

名常清嗣守其業合而名之也晉史所載臨安多金堂玉室仙人芝草漢末從此得道者有之官占勝其間東拱琴鶴之山西抱石鏡上接九仙天目下連九鎖天柱南北二溪繇天目發源而合流於獨山如錦為帶山川獻狀此為奇絕余雖未涉其地嘗聽師言固已先入夢境宮成師踵門謂余曰吾崎嶇歷落人也自幼無怙無恃然出俗遂入道洞霄徐公應時吾祖也一見即以嗣法相期時生計最薄若謂吾足以振起香火緣者每懼無以副前人期待刻志其所宜學粗克有進職分所在不敢卑庖廩之任歲在丁未被寇蒙以來凡道家事如表章科笈手書口誦罔或弗力首治居室易故而新甲戌洞霄火迫歸皇元職方之九年為至元甲申復火數矣夫凡瓦礫化為金碧金碧轉為瓦礫又於劫灰之餘使公宇私室悉還舊觀當始附時簞食壺漿之奉身非所顧而奔避四外者得以安集吾雖不敢謂功亦良勞止其於吾祖付托初意庶乎無負在洞霄自掌章表領廩事至

官副住持如歷階然無躡等踰分之想教門職任自杭州路道錄而浙西道提舉住持開元官凡受管領道教所劄授一是前輩講師舉所知不識媒身者進為何事慨念錦南故里釣遊遺跡儼存私親劬勞未報自視欽然諉曰太上忘情可乎因出衣鉢所儲即故址剔此道場報本也寥陽殿以奉三清璇璣閣以禱祠七政舉眾仰祝聖壽昕夕罔弗欽祀先有祠道紀雲會各有堂三門兩序具體迨庖廩無缺經始於甲午歲落成于大德己亥棟宇藻麗像設森嚴有山可新園可蔬附郭之田可饘粥香燈之費仰田租之入今天師真人拜祖庭道由宮間顧瞻輪奐喜溢眉宇大書今額以鎮此山命吾開山住持常清則提舉知官事甲乙流傳其永無斁初常清與吾師孫金正韶於是薦賢輸力為多清自號玉鑑韶號約山韶物化久吾將於清之次俾周鼎傳董貴寧又嗣守焉別為元清派與洞霄派相伯仲而亞之宮之金穀出納須洞霄提其綱夫事為之制乃可經久亡敝然匪托

之金石恐久而遂泯願求文於執事以圖不朽焉乎以師所述云然非閱歷深識慮周且遠其克爾耶元者氣之始天得而清用能長上古而不老統萬有而不宰考之洞天有曰太玄司真曰昇真元化後人名殊庭真館或以玄真或以昇元然則合而名之之義豈無據哉而況陸蓮紀關尹之瑞香爐鍾弘景之美於此而致其孝思且地勝得於不擇殆天予神授者余故樂爲之記至若匠事計工費爲繕者若干此常事也○書師丁酉歲二月

欽奉

聖旨大護持越二年秋七月欽受提點住持宣命十二月鎮遠王奏賜通明養素真卿冠簡法服爲時榮遇師老氏典刑同衣之士稱爲桂林先生云大德四年二月己未日翰林侍講學士奉義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伯淳記

重建冲天觀記

仁知不能一其性金其樂者爲難勢願不能兼其力成於父者非易山林也皐壤也其成

也毀也其樂也神者有所不喜又何弊弊焉窮歲月之力以役於物爲役於物非道也不役乎物亦豈所以爲道乎百姓不知於日用儒者不離於須臾而況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觀於山而千岩競秀有重玄之理臨於水而萬派同歸幾上善之德假物以用又焉往而非道邪冲天觀者舊創於吳興之別墅水國風高白蘋秋老與鷺朋鷗侶相期於浩渺間先祖師蓬山孫公菊岩龔公清溪周公之志也願煙未慙劫石倏遷城郭是非幾類華表之鶴塵波清淺無異蓬萊之舟舍其舊而圖新去諸遠其即近則大潞山之門戶有若天開萍水路之往來居然雲集雖與規規尺寸於屢閉間異然地非不廣表來其四平如砥者絕少材木非不勝用亦安能神運而鬼輸高者夷之卑者廊之榛者闢之洼者盈之其爲力豈不夷乎尤難後之入是門而遊目登斯堂而坐嘯揖白雲而邀素月談何容易哉凡爲工若干歲日爲費若干緡粟姑誌其成若夫一日必葺是所望於將來之子

若孫是所謂願也非勢也故系之以詞曰太滌之山兮峩峩而高大滌之水兮涓涓而滔大滌之林木從拱把至於蔽翳雖濯濯非昔比終能自拔於蓬蒿今之去地五丈而成九仞其始一簣之勞嗚呼據梧而瞑杖策而遨盍觀此身以道自名也當如肯堂之構無如塞路之茅山吾仁而水吾智小無不具大無不包膚寸扶搖於羊角一勺膏潤於田毛故凡積以歲月而畢備者寧能闕然於一毫世之所謂倫理道之所謂功行與願力有一或闕於天地間罪將焉逃贊皇公云毀平泉一木一石者非吾子孫所願呵護之力却腐鬼於山左移文之靈勒俗駕於岩坳金石未泐言必行行之必達誠不能不望於後之代庖者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二月望日住山沈多福記

冲天觀記

兩浙山水之勝最東南蘇浙江西杭最繇杭西餘杭最迤天目大溪上十有八里曰洞霄宮者是爲大滌洞天又餘杭最勝處也未至

宮數里兩山翼道折爲九鎖佳氣盤鬱是以得道士若晉郭許二真君唐吳真節暨子虛閻丘玄同輩高蹈其間遺跡具在至今探幽訪古使人翛然欲仙介九鎖外有山名仁壽氣勢特偉衆山所宗然荆棘隱翳過者莫之覲至元壬午前知洞霄官事周公曰清溪翁得茲地愛甚與其徒張公漢傳命工鑿三面山趾二百餘丈闢爲夷壤棟宇之先是宋咸淳間翁祖靈濟孫先生洎翁師演教龍先生請冲天觀賜額鍊錢塘者建觀霄漢上尋以難毀至是徙而扁焉四五年間事未竟于公相先後遺世今主席洞霄沈公介石爲翁法孫竭力營繕乃完若殿若堂若門廡秩秩有度空翠入房闌清流入庖厨四山環匝百木蒼蔚行道者聞鐘磬音而不見觀所在住山中者聞車馬聲而不見路所自後山益峻則迂徑以陟蔣花竹待遊觀者其稍平處間列坐石可憩其最高楚圓壇可眺遠翫琴詠詩可以永日時延方外士居之公暇日輕車往來共談玄理嘗語衆曰地之勝也人居之

則榛莽不得荒吾堦庭豺虎不得闖吾藩墻
豈不為天下安宅身之安也心居之則耆欲
不得榛莽其內利害不得豺虎其外豈不為
山中隱仙夫善居其心者亦若居其身爾大
滌古洞天茲山大滌所從發凡居斯者豈盡
出晉唐人下必有脫跡塵滓飛神青冥以不
負祖師素願所營與吾中心所期然後足以
符沖天之意衆曰唯牧時過沈公法孫孟集
虛與聞于此遂為識之大德五年庚子上元
日石室隱居錢塘鄧牧記

清真道院記

餘杭西十有八里曰九鎖山逕溪水上左右
山趾相錯行者縈其間前直百步外若斷無
路為鎖一也迄九鎖山勢差直上則為洞霄
宮左折為東天柱嶺西北泉石最勝曰青檀
山舊誌載月窟冰壺鏡潭試劍岩湧翠石壁
悉在茲山爾宋咸淳間前知洞霄宮事凝神
朱先生以先世諸墓在作祠山陽先生歿至
元己丑其徒冲逸孫法師與其孫全靜逸法
師舒公闢而廣之曰清真道院為屋凡五六

十楹而門廡殿堂齋閣庖廡咸有法度松杉
垂陰花卉迭芳白晝無聲不類人境大門內
流泉所直則發石甃址四周若墻趾坎為方
池畜金鯽百數扣欄檻悉至取食山下飛玉
泉懸瀑數仞自是出也歲庚子余過舒公憇
暑于此相與觴詠為樂暇日登高指余諸山
慨然曰宮西南為伏虎岩晉郭文舉隱也西
昇天壇許遠遊冲舉也其下石室唐吳真節
仙去瘞書綯也北大滌洞則暨子虛得道長
往與吾遠祖玄同先生築室後入茲洞以達
華陽也神仙者學雖由內煉亦山川之靈發
之俯仰千歲風氣不殊誠有作者豈遽遜晉
唐人哉奈何留連光景醉而生夢而死者比
比皆是百年榮華與化俱盡千劫流浪其憂
無涯何不運靈旗孕火芝回風返景於寸田
尺宅之間馭氣飛神於清都紫微之上而與
數君子相視一笑若是則內不負吾先外不
愧吾大滌洞天其可乎余曰唯大德四年庚
子七月錢塘鄧牧記

集虛書院記

枕孟法師字集虛築室茗溪上為讀書地以其字扁之余聞老氏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知虛者萬有所從集也竅虛而風集坎虛而水集谷虛而雲集室屋之虛也人集焉天地之虛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鱗介集焉孰謂吾一心虛而不為道所集乎然心之為物可虛可窒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向焉所謂集皆可得見而此不可知故虛者每為異物所窒恍乎忽乎者將弗集矣一心無樊攻焉者眾喜怒哀樂毒其內是非得喪冠其外欲斯須之虛有不可得者若是求道亦擊鼓而求唐子也吾孟師不然師儒者而寄迹道家流為詩文咸有法度煉玄養素九鎖山中齋居者三年既乃為世故役弗遂其志戚戚然惡之所蓄書數千卷將室成而藏焉且與方外奇士遊居講習于此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謂師無忘於道則已苟有志書亦累也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歸而求其本心則虛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為絕學可歎也願師

大滌洞天誌卷下

吾輩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即方寸之地執而闢焉纂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師益矣顏子始好學終坐忘惟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大德三年己亥正月錢塘鄧牧記

大滌洞天記三卷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舊本題元鄧牧撰

案牧以宋人入元不仕而卒據陶潛書晉之例當仍題宋人今

特據舊本核其書卽牧所撰洞霄圖志內宮觀山所題書之

水洞府古蹟碑記五門而刪其人物每門又頗有

刊削不皆全文卷首吳全節沈多福二序亦同惟

增入洪武三十一年正一嗣教真人張宇初一序

稱今年春某宮道士某持宮志請序將廣於梓蓋

明初道流重刻時妄以其意刪節之而改其名也

石湖志略一卷文略一卷

〔明〕盧襄撰

河北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湖志畧

一卷文畧一卷》提要

余占籍古吳邑石湖在邑境中童子時釣
遊地也初不知其有志近書友攜一石湖
志來裝一冊分三種志畧文畧各一是一
也同人說爲希有未及買成即轉相傳
錄校卷首先抄之余亦影一副本後
坊友聞之又携一文畧來雖朱墨亂
塗印本較舊且鈐有盧氏圖記蓋
猶當時初本也余友認卷張君見
之屬爲代購而抄志畧以補之此又一
本也後書友應常熟人之求遂復
索索四遠而懷而別以志畧一冊歸余
遂乞編於卷以文畧補之復成合
璧自是所見兩刻本一全者在常
熟一不全者在朱家三抄本一校卷
一畧卷一全也已印中伏日裝成并
記

氏山氏五五

石湖志畧序

翰林 國史編修文林郎前進士江陰張 家

予友職方氏盧子師陳志石湖成以示衆
曰志昔有也辭蕪寡要流綴溢牘厥覲病
矣予茲難焉凡湖之有悉爲論以釐之其
仍焉者懼失實也可不可須若質諸衆辭
不能役比子既受 命服試事江西俾來
徵言益急予乃閱編歎曰志哉殆史之別

乎凡其發凡立例據幽辨殊考哲章庸法
而有究典而不誣貞而不泥卓乎莫之尚
矣雖然盧子之作之也得無慨於其後乎
湖之靈粵自文穆公居此湖名滋貴淪湮
數百餘祀子之伯氏學憲君者乃堂於湖
之上堂成而湖益奇子復討而志之志成
而堂殷以奐則吳多山水輸靈委秀於茲
湖者勝專之盧氏矣子得無慨於其後乎

其後者脫弗思弗慨挾是以啓來遊者與
蘇人爭勝槩焉則志豈美豈職方氏意乎
嘉靖戊子夏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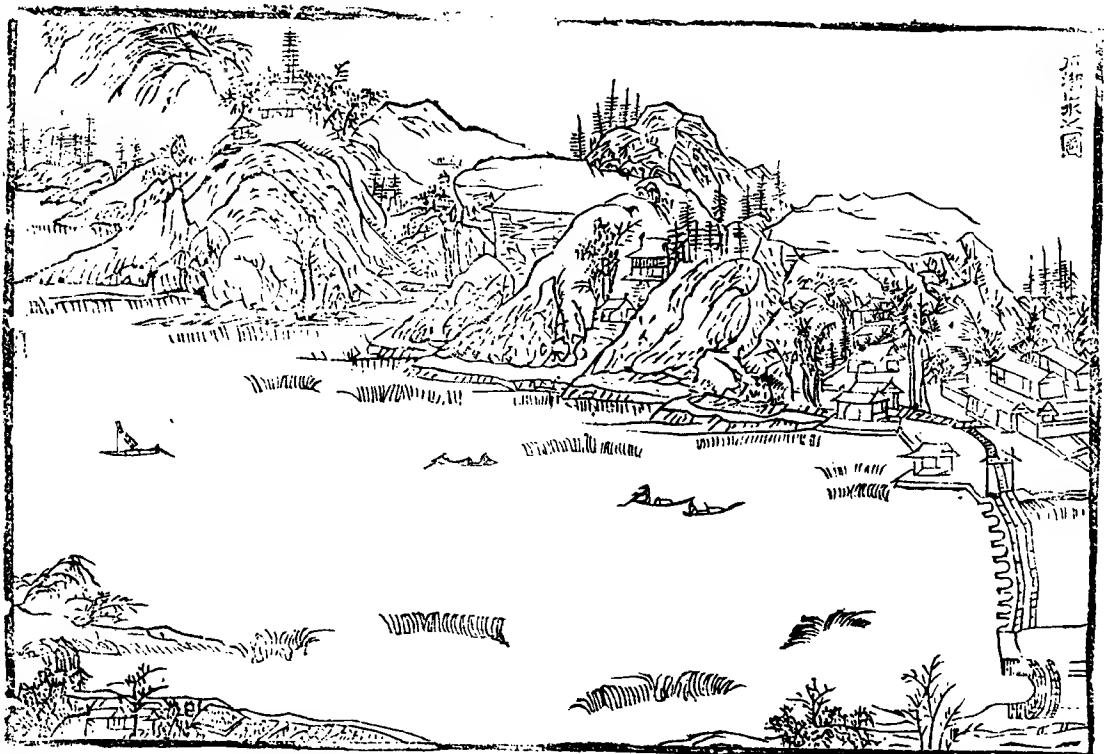
其二

承直郎刑部主事翰林庶吉士平湖屠 應璩

盧子曰予世家石湖伯氏嘗詔予曰石湖
吳之巨匪也自范文穆顯名于宋越茲流
播顧后世弗紀焉予既爲文穆祠矣其使

之世者奚不在予乎于是輯石湖志畧成
屠應璩序之曰夫石湖故不有志哉其詞
支其事衍獎誣誕而畧近其弗可訓已夫
志畧也其事核其詞修無總類析大義彰
矣是故辨方表勝軌度以次是輿地之經
也序本志沃澤支流庶土作又厚生賴焉
序流衍泉壤融結卑高以陳 澤之莫
以胥勝也序諸山登高覽勝睠焉慷慨誓

士所共序古迹湖山降神世有攸萃匪人
 則湮也序靈稟水深土膏厥產維茂有廢
 鮮粒食之利焉序物產死生之道咸秩之
 祀井丘之封久不可以荒也序靈棲后世
 異端曼衍宮室繁興然亦形勝之助矣序
 梵宇夫邪說不可弗亟返也序書院書院
 文穆所祀也今昔異時仁知異樂感而動
 者人情也序遊覽是故滌源流之奧標生
 物之備具地利焉闡浚世之休使聞風者
 起具人道焉廣廢興之戚以稽治亂之異
 具天時焉其弗曰徒作也已嘉靖己丑八
 月



石湖志略

湖介吳縣靈巖鄉一都
吳江縣范岡上鄉一都

本志第一

吳澤國也五湖之外以湖名者猶多石湖其一也志以湖名灋當首列作本志湖在郡城西南十二里橫山之下一壑廣僅數里深不盈仞春秋時范蠡所從入五湖者其水東北自婁江注胥門塘折西而南西北自震澤注胥口以及跨塘折東而南至此並皆滙焉其宣洩也復下震澤達于吳淞婁江以入於海湖西面為山山下及東南北三面多良田沃壤夏秋湖風作時波濤澎湃洶湧勢將挾山走石莫或障焉風定波平則一碧千頃天鏡在目湖北二橋東曰越城西曰行春越城斗而稍廣舟多由之行春蜿蜒而平凡九虹僅通其一餘皆設柵水中行人望之略似光福之

虎山橋西湖之六橋而或過之湖之名宋以前不大顯自阜陵書石湖二大字以賜其臣范叅政成大於是石湖之名聞天下成大嘗曰太湖日應咸池為東南水會石湖其派也吳臺越壘對立兩溪危峰高浪襟帶平楚吾州勝地莫加焉林光朝云石湖舊隱在江東為第一龔氏紀聞云石湖西南一帶皆佳山水東皐錄云石湖山水為吳中偉又云吳郡山水近治可遊者惟石湖為最湖上至今有吳中勝景坊蓋表其實云

職方氏曰石湖涵靈瀟秀混辟已然其顯于宋者文穆為之地主也然則居其地而使之寂漠焉亦足以自耻也已

流衍第二

石湖一也其出入震澤達于吳淞婁江

流行

十

三十一

郭永安二石梁民居成市郭永安二石梁民居成市爲漢者巨

花蕩中士往造

民多爲經者三曰父經湖東北一大港出鹽塘上

爲經者

三曰交經

湖東北一
港出鬻塘上

有父衛家

村
 即
 橋
 橋
 公
 北
 別
 通
 墅
 新
 郭
 入
 郡
 城
 其
 左
 又
 有
 國

初有

名子敬者始徙城中其子祚以公涇
官至僉事有直節比其且居也豈涇

湖東

南一小巷出金墓壙南溪橋之南第

萊儒

又其形脩直如筆王文恪公過之爲

焉更
上其

名曰文筆涇又曰南周村予家世居

橋其

西有周家橋
爲港者六曰搶港東

南一
空灣

小港之東在九曲港避湖險在小邵巷之

河

事

年南
所此

開通邵巷港湖東一港在彭涇之南與九曲港相接水東入鬱塘

水又名

邵昂相傳舊有石刻昂臺二大字在
上有褒芭橋國初并士詹居其地作

勤稼

里壘巷 湖東南一巷在彭涇北居民

其堂上

亦前後壑。在南溪之西。前後二

多舊

後巷有永濟橋國初著姓張拱孟

璋居

之至今子孫衆盛有登科者稱溪西

張氏金氏

又有顧氏爲淩者一曰莫舍淩南溪之東

東一港

太湖之水以入湖者即綺川也其

遂易

今稱上有綺川亭前莫分秀沙面石

寓朱氏西坡沈氏中村李為灣者二曰陳

灣湖南南甯一大港通吳嶺下內有潘家

靜深洲突出水術密灣湖南通東湖入太

湖為浜者五曰寺浜湖北小港在治平寺

舟亦多泊者寺下浜寺上方山之南小港與入

魚小舟多停焉魚鼓聲聞遠近其上即紫

薇村永樂中張天祥字景慎被召不赴其

南又有嶼下村小港港之上石梁永樂

中里人張宗道居之有樂善堂子昱正統

任運判今五了义浜溪南口五下周浜

港上西橋西北一石灰浜又名廟橋浜在下

土神祠至山麓而止山水出焉折北名灣

潭灣去聲潭水深廣下多石宜菰蓴上有

王墓為渚者二曰紅蓼渚在湖東北環田

渚在東湖之南口內皆皆湖之支流雖其

名稱多不雅馴弗忍遺也抑清流深澤僻

在荒野無所於考遺之者亦多矣夫亦水

之弗遭矣乎

職方氏曰石湖之水分注遠近民日資焉

不獨遊觀而已凡水所注處鄉村聚落多

不特書而扛梁之小必附書者重水道也

諸山第三

巨浸之所山多闕焉石湖之西皆山也

善游者於是得奇觀焉不可以不志凡

墩嶺巖塢之屬咸附之

吳之山多在西其西南一大山四面皆橫

自天平諸山而來曰橫山又謂之踞湖山

以東北一面下臨石湖有箕踞之勢也就

其踞湖者叙之行春橋西一山平顛廣可

百畝者曰茶磨嶼其形似磨俗又謂之磨

盤山其下有巖曰觀音崑崙下有深池架

以石梁水大旱不竭類虎丘劍池而小茶

磨之南岡阜忽偃下有治平寺而又崛起其顛

可以眺遠曰拜郊臺臺之南稍折而西曰

楞伽山即上方山上有楞伽寺浮圖五通諸神祠楞伽之

東南有丁家山其左又特起一嶺曰褒忠

嶺

下有褒忠寺今廢

褒忠之西岡阜起伏其西又

特起而上平廣曰吳山嶺鑿山甃衢上有

水一泓在石罅間極清冽故又名分水嶺

舊有施水坊有僧居之

吳嶺之南則岡阜起伏又不

可指名其最高一峰曰大尖墩墩之南重

岡複嶺聯絡未絕其西堯峰諸山迴合映

帶去湖漸遠不志自褒忠迤邐而南下多

深塢褒忠之下有丹霞塢與丹霞相直曰

瑞雲塢

舊有瑞雲庵今廢

吳嶺之下有徐家塢大

尖之下有桃花塢按舊志橫山有五塢又

名五塢山五塢舊名不雅皇祐五年節度

推官馬雲高士仇道始更名丹霞白雲芳

桂飛泉脩竹今所著者丹霞耳四塢亦無

所考或徐家之類猶蒙舊名云

職方氏曰予嘗航揚子見江干諸山凝蔚

秀潤乃知山澤之氣恒相通也石湖諸山

早暮望之嵐翠欲滴草樹亦若膏沐然者

予兄師邵尤睠焉至旬月不返書院成而

泉出芝生山澤之氣殆有所感哉

古迹第四

山峙川流與天地相終始而人事之廢

興則有可慨可鑒焉者不志則迹熄矣

乃志古迹

舊志橫山之麓有吳王姑蘇臺臺高可見

三百里爲城三重爲達九曲春夏與西施

遊焉子胥諫不聽竟爲越所敗而焚其臺

今不知其處或云胥臺山是也茶磨嶼之

南半里治平寺之上山勢平廣壇壝之形

儼然相傳爲吳王拜郊臺吳僭王號祀天

於此臺之下有吳王大井又名越公井

也

揚素徑一丈八尺石闌繞之蓋吳時所創

越公移郡時加濬治焉上有列泉亭施清臣有

記今在治平寺東南房萊園中五十年月

前故老猶及見八角石欄今皆無存

東北新郭塘之上高原百餘畝稱宴宮里

云吳王郊畢以享群臣故名塘之南厓湖

之東北汭也塹垣高下越伐吳時夫差在

姑蘇句踐築此以逼之謂之越城又有越

來溪亦句踐所鑿以進兵者也溪有南北

南溪之西田間基厚而土細高可二丈廣

倍之吳王遊姑蘇築以養魚今謂之魚城

基方言魚作吳魚城西南有酒城亦吳王

釀酒之地俗呼苦酒城新郭之稱則始于

隋平陳後群盜繹騷文帝以越公楊素為

行軍總管討之素遂移郡橫山下民居櫛

比自成坊市或云越城亦在其地初素移

以嶺木為城門柱素問曰可閱

幾年匠曰可四十年素曰足矣後三十一

年為唐武德七年復還故城治平寺即吳

縣治橫塘其縣學也郊臺之後丁家山下

有丁晉公宅晉公大中祥符九年為蘇州

卿黃閣同寅實彰於盡瘁碧幃臨鎮方屬

於報功言當入謝之辰特賜褒賢之作依

韻和進詩云懿詞碩畫播朝中造膝詢謀

禮遇豐文石延登彰順美高牙前導表疇

庸著生拔銑今尤貴舊里分符古罕逢畫

錦賈臣安敢比黃樞早日接從容晉公刻

石置石湖別墅今不存矣子孫亦越城之

無聞山下有繡者姓丁豈其族歟

陽有石湖舊隱文穆公歸田別墅也面山

臨湖隨地勢高下而為棟宇天鏡閣第一

其餘千巘觀此山堂壽櫟堂光宗御書說虎夢

漁二軒綺川在莫舍盟鷗在行春二亭又

有王雪錦繡二坡別築農圃堂正對楞伽

寺公自作上梁文周益公過之留題壁間

一時名人多為文詞以侈之上梁文云吳

風雨之舟越戊午年因築湖山之觀云云

乾道間周益公必大嘗留題事具游覽

其南又有范村以唐胡六子涉海所遇為

名中有重奎堂奉孝宗光宗兩朝宸翰衆

芳雜植梅菊尤盛公自有范村記吳山下

陳灣有盧氏南村淳熙間寺簿璆所居稱

吳中第一林泉有御書得妙堂扁廬園三

十詠南村柴關帶煙堤吳中第一林泉佐

靜宜軒王華臺谷來禽鳴逸民園植竹

處江南煙雨圖香巖湖山清隱廳得妙堂

雲利香巖王界古芳王川館山陰畫中杏

仙堂藕花洲桃花源曲水流觴今惟藕花

洲尚存小石橋元有盧氏山居亦在山下

臨安縣尹廷瑞所居中有八景越溪春水

分水松聲上方塔影石湖秋月陳灣其後

綺川張氏亦曰南村元末隱士璆所居莫

氏有東村國初戶部侍郎禮所居其家又

職方氏曰石湖山水之會也城郭官榭多

伯戰之遺臺池苑園極游觀之盛難于盡

模歷世滋遠廢者固葺幸有存者亦既鞠

為榛莽昔人悲故國之墟式賢人之閭殆

其情之所不能已乎

靈壘第五

山川靈秀鍾而為人石湖佳山水也雖
僻在一隅必有以發之者然名德所聚
地因以顯故凡樂其勝而卜居者得並
列焉若夫紀籍罕載耆老莫詢尚俟於
博聞君子

石湖人物宋以前無所考見於宋吾得三

志

土

人焉曰范成大字至能吳縣人父雱秘書

問字年十二偏讀經史十四能文詞父亡

讀書崑山薦嚴寺十年不出取唐詩只在

此山中語號此山居士又慕元魯山為人

字幼元登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淳熙五年

官至參知政事兩月罷奉祠起知婺州福

封崇國公謚文穆成大立朝多奇節嘗奉

使金國欲王受書之禮辭氣慷慨金主不

能屈朝廷以此知其忠勁可大用而卒亦

又有吳郡志虞衡志攬轡吳船莫子文綺

縣鸞三錄行于世餘見古述

人父贈朝請郎諱寧生子文于紹熙癸丑

少敏悟通九經諸史寶慶二年進士累官

廣德知軍兼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
 年七十五卒自誌其墓或云湖州人
 瑤西縣陳壽人淳熙中為宣教郎充兩浙
 憲餘見元季國初之間得一十有六人曰
 古述
 盧廷瑞字君祥吳縣陳壽徐家塢人元
 有賢行鄭元祐為臨安尹繼妻周氏封恭人
 予家或云其族居南濠餘見古述廷瑞子
 守仁字毅夫早從溪梁吳氏受經薛某名
 無考緝川人元季兵部員外郎所居有竹
 堂又有樓月樓瞰小河疊石成基極其堅
 美子孫不聞有存者泗
 袁黼字煥文其先
 園易恒挽其詩云云
 贊綺川文氏徙居南周村元季隱不仕有
 詩名與吳文度丁翼學相倡和辛年七十
 五莖湯黼字煥章至正中任平江路
 家焉黼弟黻字達魯花赤其族人徽字制
 子官徽武中以人材任湖廣布政司經歷卒
 業儒黼曾孫顧諒字李友後陸巷人博通
 有登科者
 元季隱居不仕名金某字公信後陸巷人
 所居室曰怡齋
 止仲為莫諱子文五世孫字芝翁生元延
 之記
 沈通婚姻國初嘗應召延見參大臣謀議
 每萬歲節與葛沈進貢稱壽太祖加褒賚
 焉又嘗奉旨于京師營建
 為費鉅萬其後坐黨敗
 諱子禮字士敬

丁未洪武二十年以材識任戶部員外郎
 陞右侍郎轉左在官九年不受祿時侯有
 忠義黨禁者竟致于理臨難賦詩有一心
 中書孟禮兄子轅字翼仲年十一時與父
 舉書扁禮兄子轅字翼仲年十一時與父
 許之其父更稱宛轅得不死變姓名入京
 以贈其祖與叔之遺骸歸葬尤能推所有
 之者年七十卒私諡貞孝陳堯道字伯
 允恭有溪雲山居吳縣紫薇村人伯義
 居有行義洪武中辟為比平布政司參議
 阻青州知府卒年五十九弟舜道舜古
 子簡敬敬字叔莊號石湖漁者博學稽古
 尤工詩兄弟同居兄歿于外扶觀歸葬敬
 子拯字廷濟亦能詩拯從兄信宣德初為
 安州朱應辰字文全綺川里人生洪武中
 判官江陰縣學訓導卒葬丹霞塢吳文泰
 仕終江陰縣學訓導卒葬丹霞塢吳文泰
 其外孫吳少卿鄉學訓導卒葬丹霞塢吳文泰
 字文度吳縣少卿鄉學訓導卒葬丹霞塢吳文泰
 歸尤喜為詩雖困厄不廢吟詠史能究其指
 人村為承州同知去官歸吳山以詩自娛
 常執陳從道聘為子弟師居數年卒于其
 家從道為歸葬挑花塢翰林檢討陳張壽
 繼銘其墓云所著有愚菴集行于世張壽
 字季璉吳江人其父文贊綺川薛氏
 為綺川人以力農拓其家文贊綺川薛氏
 宅居叔琳荆州知府瑾叔瑜工部員外郎
 同居其愛尤好文事善吟詠三吳名士多
 集其門自號南村居士兄弟俱
 坐黨禍籍其家子孫今無存者王行字止

橫山下褚園博學能文章用薦授蘇州府
 學訓導後坐黨卒所著有半軒集行于
 世李鼎綺川人以人村為禮部主
 後三人曰莫震士知嘉魚海鹽二縣通判
 建寧終延平同知年八十一卒質性樸雅
 所著有由菴錄十九卷詩文集二十二卷
 嘉魚志三卷國朝石湖志四卷日記六卷家
 禮節要一卷國朝石湖登進士自震始震
 子旦字景周成化乙酉舉人授新昌訓導
 治閩多所著述嘗吳江石湖鄉賢祠綺川亭
 居家有法重修吳江石湖二志遺文數十
 卷名鑑鄉集卒年八十餘自為誌從兄宏
 景泰癸酉舉人安陸訓導弟吳庠生早世
 子潛鳥廬雍進士師邵金墓涇人正德辛未
 舉行軍事稱於時允建白必持大體御史以
 理畿甸軍伍巡按四川所至令行而民不
 擾辛巳擢四巡按察副使提督學校未上
 疾終于家年止四十有八朝野悼焉嘗
 建石湖書院以祀其文穆公其後有司奉
 其主以配平生著述甚富筆札精絕然多
 不存稿今有梓行詩文奏疏十卷葬所居
 之西南尺字園新塋李學士廷相為墓誌
 邵尚書寶為墓表其略云今之君子之論
 君也由其言于上者謂之貞臣由其行于
 下者謂之才臣由其潤於身而表章乎古
 人者謂之文學之臣夫三者有一已為人
 才而況兼有之乎益貞而不迂濟之以敏
 才而不浮持之以重文學而卒歸于雅將

之以德蓋不啻成章而已殆知所以裁之
 者故雖未見其止即其兩至亦可稱於天
 云矣
 職方氏曰予讀范泰政傳至使金陸辭曰
 臣已立後仍區處家事為不還計壯哉斯
 言孔子所謂見危授命公實有焉有臣如
 此不能使之久安廟堂而卒老江湖惜也
 公非石湖人自公居湖上天下後世乃知
 有茲湖故予叙次人物以公為之首原湖
 之所由重也他凡湖上人予所得聞者書
 之
 物產第六
 江南水深土沃率多美產石湖真其地
 也其所產獨無可標者乎然與他方竝
 有而無少異者茲皆不著
 水之產有藕出湖北荷花蕩唐史蘇州進
 食之葉傷則根長也又花白者藕佳又藕
 九竅者食之無滓此蕩獨過九竅盟鷗亭

前亦多植之花盛開時爛有菱諸港多
 然雲錦也今為稻畦矣有菱諸港多
 白色者惟灣潭一種自古有菱諸港多
 蕩來色紅而大味亦甘脆有菱諸港多
 亦出荷花蕩即張翰所思江東之菰菜中
 生臺如小兒臂俗名菱手也所產八月方
 有惟此蕩初夏時臺即長又各呂公菱相
 傳洞賓所遺質白而中有黑斑味甘嫩可
 生啖投他物菱之別種有莖菰葉大似芋
 中無不宜物菱之別種有莖菰葉大似芋
 投若魚魚非一種其取之也亦非一法
 湖中鯽魚鯽魚為多五月雨水大發時尤
 多白魚謂之時裏白味殊美近湖之人取
 之止以鬻或以其素業漁者或網或藥
 或網而得之其取蝦也或以杉枝置水中
 杉香蝦集得之有蝦以後風起則舉大網
 比常蝦有味有蝦以後風起則舉大網
 得之味極甘美城中販者嘗夜半守之天
 明則雖近湖人不能得矣爾雅曰鮎別名
 鰻鮎其口而刺尾鰻無鱗曰腹似鮎色青
 雄無雌以影漫鱗而生絕有蟹吳城兩蟹
 非鮎比或云鮎亦生絕有蟹吳城兩蟹
 江北小而不甚肥湖蟹食穀十月稻熟其
 黃滿腹近湖人多以泥得之庵今謂之蘆
 陸之產有梅有菊梅菊植范村者范譜
 稽焉梅譜序云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
 植於范村者十二種曰江梅曰早梅曰官
 城曰消梅曰古梅曰重葉曰綠萼曰白葉

曰紅梅曰鴛鴦曰杏梅曰紫梅其譜序
 云前所在有之吳下尤盛園者俟春苗尺
 許時撥去其顛數日岐出兩枝天授之每
 撥益岐開時一幹所出數千百朵姿姿團
 團如車蓋薰籠矣成大千范村得三十六
 種曰勝金黃曰疊金黃曰小金錢曰金鈴
 曰金鈴曰大真黃曰單葉小金錢曰金鈴
 小金錢曰大真黃曰單葉小金錢曰金鈴
 黃曰甘菊曰白菊曰萬齡曰蓮花曰艾菊
 葉曰御衣黃曰芙蓉曰紫菊曰白菊曰艾菊
 葉曰御衣黃曰芙蓉曰紫菊曰白菊曰艾菊
 月菊曰金杯曰玉盤曰紫菊曰白菊曰艾菊
 曰茉莉曰金杯曰玉盤曰紫菊曰白菊曰艾菊
 臘脂今湖上人家亦有種者實小而酸色亦
 盛之亦有楊梅本出薦福山今桃花嶺南北
 不紫然以少有橘本出洞庭兩山湖上
 人反珍之有橘本出洞庭兩山湖上
 李湖村遠近多有之然皆常品耳予嘗從
 晚獨勝竹竹皆叢生繁而多節其萌亦不
 佳惟治竹竹皆叢生繁而多節其萌亦不
 為猶竹大幹闊節蒼翠可愛游人多刻名
 其上僧家之有菌地薄也山中沙土及桑根
 極珍護之有菌地薄也山中沙土及桑根
 人筐盛入市好者爭有茶近山諸鳩多
 買之僧家以為上供有茶近山諸鳩多
 摘細芽入焙謂之芽茶又謂之奴茶橫山
 一畧入市市中人爭買之或以饋遠橫山
 之北農家多畜牯取其乳為餅之第先

其情者為酥却以蘿粉入
焉味殊減惟此則純用乳
花為餅以餉客誇奇品
松三月花骨之和蜜作餅味極佳市

職方氏曰爾雅記東南之美有竹箭焉由
今觀之獨竹箭云哉石湖水陸之產雖非
衰然者然或足以充圓方作器用適情娛
目要非偏鄉一隅之足倫也

靈棲第七

志

光

石湖介二邑之間有所當祀之神若賢
人君子之丘墓在焉死者有神明之道
與當祀之神同得山川之靈又依之以
為靈也命之曰靈棲

土穀神祠有六湖南者三曰蘇大司馬
其舍
為司馬菴司馬名逸不傳曰吳京思義
前陸巷上曰八蠻桃花塢南其前有石橋
已上吳江曰八蠻石井大橫之百餘年
物也據今不存旁室有觀湖西者一曰陳
音像正德間家君重修

葛實積寺湖北者二其一曰吳點
新郭宴

其二在行春橋之西遂以橋名
即古廣濟

德間家君建石湖書院因撤而新之諸同
惟此無事祭過者合掌作禮而已故諺云

行春橋土地虛恭敬已上吳縣風氣所聚體魄藏焉遺墓

之可考者凡十有九橫山東五里有顧野

王墓
野王字休倫又字希馮吳縣人陳黃

紹興間碑石雖被剝斷裂尚巍然植立後
為醉人推仆碎于地尚有存者其後為吳

興人暮夜竊載而去今墓上惟一巨石可
二丈許橫卧又有一石壁立石旁古松一

株似蓋湖上望見之即知野王墳數年前
為樵牧蹄伐子家溪園在其旁因少葺焉

東曹掾張翰墓
字季鷹今楞伽寺下有范

學士墓
范良周尚書墓
宋建炎三年龍圖

唐侍郎墓
宋禮部侍郎輝所葬元十七世

自五代以來接續葬一俞貞木墓
都昌

灣有廬縣尹墓
元臨安尹廷瑞所陸教授

墓
元徽州路儒學教授甫里陸德原葬

陸
金華黃潛撰墓志巉子山書石尚存

參政墓
景字孟昭莫同知墓
延平同知震

卷中孚附

曰無亦使其無傳焉

著者有宜晚堂集宣德間又有澄心印用薦

賜祭歸葬寺舊藏東坡手帖二紙有趙文敏吳文定跋語又有僧巨然蕭寺圖今皆存不出治平南經紫薇村而西有寶積寺元元年開山為石湖梵剎之冠唐人如隱白居易許渾皮陸俱曾留題國初名僧與泐季潭等奉詔註楞伽金剛心經善書寶集寺今漸廢為人葬地所存者正殿耳舊名楞寶積之旁有明因院今廢明因稍西拾級而上有上方寺隋大業四年開山郡德作銘魏瑗書碑尚存寺始由半山亭半里至翠微亭入山門內因山勢為殿二重其前為觀音後為五通兩翼亦各有神宇歲時讓賽不絕其寺舊有白雲徑清鏡閣雙冷泉楞伽室藏暉齋先月樓青蓮峰諸景其下有報本蘭若廢其稍南而西丹霞塢有褒忠寺其上為褒忠嶺與褒忠相望稍西有金仙寺舊志云在陳壽今廢金仙西上吳山嶺有施水院宋紹興二年僧法圓開山山巔平廣內有殿三重亦因山勢高下其前有深池石梁池水大旱不涸在湖東者一陳家村有圓覺庵庵有古碑今併入治平寺職方氏曰佛教昉於東京盛於蕭梁故世

稱蕭寺為最古石湖諸寺多勑自乾元天監時足稱為山中故物而其僧又多儒行者皆於山水有助焉予惡得而遺之

書院第九

書院講學之所也而祀事行焉古者鄉先生沒祭于社後世茲禮不傳則夫俎豆于斯也者猶古之遺意云爾石湖書院之作以祀文穆公君子曰禮也抑經始者於是亦勞矣爰志其略俾來者無忘焉

崑山薦嚴寺之左故有石湖書院又有范公亭盖公讀書處也其後大臣循行至則蒞焉額雖存而人但知為撫臣行臺而已予兄弟家食時往來湖上每慨公宅里無廢子孫罔聞曰他日有餘力當作書院以祀公正德戊寅兄以御史在告思畢社志

乃白于家君請于有司購茶磨山之地作書院一區郡守永康徐公以崑山舊額來揭之經始于已卯落成于辛巳湖山負

帶樹木蔭翳稱偉觀焉大學士王文恪公

鑒為之記其略曰昔在有宋吾蘇入參大

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爭人揚之儀與朝皆殊有蘇子卿齒雪之操綴還問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州海物之貢繼美孔戣在成都演武脩文獎勸名節間與陸務觀諸人賡唱流風餘韻漸被岷峨而吳中民風土俗人情物態

纖悉備見其詩讀其豪知其用世之具素論于胸中而時莫之用可惜也已吳城西十里許有浸曰石湖山曰橫山湖山之間故壘隱然所謂越城也文穆之別墅在焉其境最勝周益公謂天閣絕景以須其人而數世之後求其彷彿不可復得所謂天鏡園王雪坡之類已沉埋於荒煙野草之中過者傷之而卑陵家翰碑石歸然獨存若神物護持之者封監御史盧君獨存家越來溪上其子雍襄少時毅過其地雍期謂襄他日且將祖豆文穆於茲及為予湖史乃克如志正德庫辰十月朔成

兄方圖異時投老其間談道講學以淑鄉之後進不幸齋志而歿有司併奉其主以

配云書院之設其一列封限下行春橋而

音庵之左茶磨山之右通衢下臨石湖與

盟鷗亭相直地凡數畝故為里民張姓所

有榛莽叢菁家君以數十金購得之爰葺

壘閣平曠幽迥而古木脩篁出於岡壠間

矣東西若干丈南北若干丈其二爰神靈

盟鷗亭後有大井名范公井其二爰神靈

正堂三大間南其相繼揭崑山舊額字徑

三尺相傳為趙雍仲穆書中消文穆公成

本主題曰宋中大夫崇國范文穆公成

又得崑山顧氏所藏小影刻石立于堂

予凡配位在堂右題曰明中順大夫四

按察司提學副使盧君雍堂之前有廣庭

庭有檜其三寶宸翰宋孝宗御書石湖二

機殊其三寶宸翰宋孝宗御書石湖二

書院成徒置正堂前廳事宇徑一尺五分

中有賜成大三小字范公自叙在碑下

小楷精絕凡四十七一字其略曰淳熙

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樞臣居守金陵閏六

月丁亥朝行在所帝親御翰墨大書石湖

一字以賜燕苑中皇帝親游藝絕典則高古

如伏羲畫體勢奇逸能游藝絕典則高古

極不知朴拙昧死奉觴上千萬歲壽奉書

以出越五日以至石湖歲焉臣既摩刻扁額

又公入辭東官請曰石湖既被宸翰臣有

壽標堂願得寶書光宗遂書三字賜之公

并刻石立于范村其四重手澤淳熙丙午

召其堂曰重奎其四重手澤淳熙丙午

居石湖作四時田園雜興詩六十首常手
書寄其同年撫州使君和仲詞翰兩絕有
周伯時跋尾歲久流落浙中正德辛巳予
兄購得之因手摹入石王文恪公鑒都太
僕穆文待詔徵明俱有題嘉靖戊子予
以使便過家復從海虞友人趙君之履得
公所作錄題花詞行書刻石一其五給歲
併祠堂壁蓋趙嘗得之湖中
事兄欲疏於朝不果嘉靖已丑家君買
近田數畝計所入稍給四時俎豆其田在
才字圩計若干段堂左亦有隙地宜蔬果
四時采掇修其六表休祥堂之右茶磨山
薦乃需焉其六表休祥堂之右茶磨山
其先石出稍疏之則有泉有流注石罅間
坎其前須更為沼焉予兄遂醵以為家后

壽因名之曰壽泉其後又有紫芝三莖生
石上列為品字遠近聚觀之蓋天順間予
家嘗產芝至是六十年復見之因
作芝泉亭少保太原喬公宇書扁其七擇
居守湖去子家稍遠不能朝夕掃掃嘉靖
已丑始命妙音庵僧一人居守仍
假郡割給之俾世自擇其徒嗣焉

職方氏曰予少聞老長言吳中二范非通
譜也文正子孫世有復典故文穆之後乃
并祖焉久之石湖之舊業莫或有問焉者
書院作而祀事專公之神庶幾有所依已

遊覽第十
山水勝絕處世豈少哉或落偏州陋邑
無賢人君子以登覽之紀述之亦尋常
丘壑類耳石湖當六邦又近治可遊過
者獨多焉因其遺文志之

湖自范蠡泛舟以入五湖其後遊者不知
其幾矣無所于考不可得而志也載籍所
存唐則有若劉長卿夢洛陽親友詩許
渾羅隱白居易皮日休陸龜蒙許渾以下
如寺宋則有成大為之地主又有若周必
大兄弟以春官去國與其兄必達泛舟石
湖過成大別墅題其壁曰吳臺越壘距蓋
門裁十里而陸沉於荒煙野草者千七百
年紫微舍人始初別墅登臨之勝甲於東
南豈鷗夷子成功於此扁舟去之天闕絕
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耶成大愧
謝曰公言重何乃輕許與如此益公曰吾
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藕林揚萬里有聖
盤園尚乏此趣非甲而何揚萬里有聖
湖大字歌并寄姜夔字堯章吳興人有
題石湖之作

<p>雲名不雅改正之塢官以五塢舊元則有</p> <p>揚維禎張雨顧瑛揚會稽人字廉夫張等</p> <p>人字仲瑛至正戊子三月十日煙雨中同</p> <p>游石湖伯雨為故瑛賦點絳脣詞之而</p> <p>雨題名軒之壁瑛和之挑花下山窠大</p> <p>為之賦花游曲瑛和之一時如危山郭</p> <p>翼素華陸仁馬廖泰約匡廬于立和繼和</p> <p>之皆為廉危素字太樸翰林學士陳植字</p> <p>夫稱賞有遊治平寺詩</p> <p>方嘗同陸孔愚諸郭祥卿嘗與龔子敬同</p> <p>友遊桃花塢有詩</p> <p>顧盟字仲賢有詩</p>	<p>鄭元祐字明德有春周南老字正道淮南</p> <p>郊臺酒城揚如寺野高文度嘗寓石湖其</p> <p>王墓丹霞塢諸作</p> <p>詩多湖上事</p> <p>名吳山紀實皇朝則有若高啓字季迪長</p> <p>院編修有汎石湖游郊臺榜</p> <p>伽寺酒城顧野王墓等作</p> <p>有山中梅發懷姚廣孝僧以靖難功授太</p> <p>張秀才璫等作</p> <p>子少師有與張伯雨易恒字久成長洲人</p> <p>諸友同游上方詩</p> <p>行春橋翫月并吳文泰有觀音菴并宴張</p> <p>游上方諸作</p> <p>璫有中秋夜遊石湖詩一時同遊者施彦</p> <p>璫有中秋夜遊石湖詩一時同遊者施彦</p>
---	--

<p>七十一年為天順六年嘉禾周鼎作重游記</p> <p>同遊為杜用嘉陳孟賢徐用理王敏道王</p> <p>孟南賀美之皆朱逢吉字以貞揭李人大</p> <p>一時騷壇名士</p> <p>詩揚基字孟載上沙人按察使有詩吳官</p> <p>杜瓊字用嘉郡城人嘗寓越來詩徐有貞</p> <p>人初名理字元玉後更今名官至學士</p> <p>封武伯嘗與祝泰政顯同遊石湖有詩</p> <p>吳寬字原博長洲人官至禮部尚書諡文</p> <p>堂諱莫氏東村李應禎文林沈周字貞</p> <p>記載家藏集</p> <p>太僕少卿文字宗儒官至溫州知府沈字</p> <p>啓南不仕俱長洲人同遊石湖留題治平</p>	<p>寺王鏊字濟之吳縣人官至大學士諡文</p> <p>有越城懷古宿盧氏芝秀堂詩并石湖書</p> <p>院落成石湖阻水聯句又與湯用之劉世</p> <p>同遊有作徐源字仲山長洲人官至副都</p> <p>兄弟同遊石湖諸山廣林俊字待用莆田</p> <p>和凡數十篇載瓜涇集林俊字待用莆田</p> <p>致仕過吳中與王文不穆字玄敬郡人太</p> <p>格公同遊石湖有作者穆字玄敬郡人太</p> <p>胡謁野王其長篇短章稱調品鑒雖荒臺</p> <p>墓有作</p> <p>遺壘寒泉幽石莫不顯發之今猶得以髻</p> <p>髻其什一亦幸矣哉昔柳州記鉅鉅小</p>
--	---

丘曰書于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予於石
湖亦云

職方氏曰石湖山水之勝豈獨賢者慕而遊之哉筍輿蘭棹遠近畢集無間寒暑上巳重陽之日尤彌滿川陸識者於是占太平之休焉殆不可以鄙俗而少之也

石湖志略

南陵徐乃昌校勘經籍記



男

盧君師陳石湖志畧成示予核而理約而弗遺由文穆公天下後世知有石湖紀公爲詳崑故有公讀書處榜曰石湖書院予少日即想像其人君伯氏提學君請建書院石湖祀公有司易舊榜以去又自崑貌公小景碑之爲完祠予切愧焉然休風遺烈賴以不墜則君志畧之作不止石湖之遭也崑山周鳳鳴跋

吳中藏書家余所及見而得友之者首推香
巖周氏其顧以抱冲表氏綬階皆與余同時
然此叔耆互相評謗倘有不令之年兩家必
可以合成必為乞男周敬表三君皆為吾友
故一面勸稱職事一面抱仲致之已而餘年綬
階歿已數年香三病歿二百日外余又感傷
猶幸近年逢友張君似菴館宋元歌初不
甚儲蓄者分名較舊而列時一歸一又皆涉至相
評謗乞男之事較知交中且爾為當友云云此水
湖文畧題末已評而致亦不恙著乞男中休

石湖文略

隋

嚴德盛

吳郡橫山頂塔銘

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玄踪無體
非體無以明踪然則八十種好呈應身之
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至如獻土童兒
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因

况撒身命重財崇諸聖業者矣但樹因之
最無過起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
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顯者乃華陽杞梓
江漢芳蘭夙布素誠少臣士國吐納風雷
之際出處朱紫之庭縻爵峻於其身隆基
茂於往業溫良洽於郡國孝友睦於閨門
建節贊治張振化風門雖望族世載公卿
安仁樂知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厚之德

造次必存仍共獎勸郡部官人奉爲皇帝
皇后齊王六宮眷屬各捨七珍同崇八福
在郡城之西山頂上營建七層之寶塔以
九舍利置其中王瓶外重石槨周護留諸
弗朽遇劫火而不燒守諸不移漂幻水而
不易時有龍輦道場比丘法首者歲居齋
齋即起踰城之心年將志學仍持航海之
操自離親捨俗三十許年洞識苦空明閑

法要誠心內發冥夢外酬時聞此山古之
佛殿乃共於此所成斯勝業願寶鏤常搖
法輪恒轉舍生迴向歸心上通有頂之天
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俱成滿樂
之樂其辭曰相壽是滅滅法矣非生蓋繼虛
華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體何名業風既
息法水便清以茲勝地令德來持功施合
矩化動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

倦貽銘不疲虔心局體同歸共慕
珍崇斯六度下被群品上資天祚萬福莊
巖千靈輔護少宣令問待秀苗聚輪轉三
有馳流六通獨善非德兼濟爲功俱成法
雨用息塵籠

唐

白居易

樂天太原人貞元間進士蘇州刺史終刑部尚書贈右僕射

自思益寺次楞伽寺作

朝從思益峯遊後晚到楞伽寺歇時照水
姿容雖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行逢禪客
多相問坐倚漁舟一自思猶去懸車十五
載休官非早亦非遲

許渾

仲晦丹陽人太和間進士終郢州刺史

題楞伽寺

碧烟秋寺泛湖來水浸城根古堞摧盡日
傷心人不見石榴花發舊歌臺

自楞伽寺晨起汎舟道中有懷

碧樹蒼蒼茂苑東佳期迢遞路何窮一聲
山鳥曙雲外萬點水螢秋草中門掩竹齋
微有月棹移蘭渚淡無風欲知此路堪惆
悵菱葉蓼花連故宮

皮日休

襲美

初夏遊楞伽精舍

越舫輕似萍漾漾出烟郭人聲漸踈曠天
氣忽寥廓伊予懷斯志有似剗癰瘻過勝
卽夷猶逢幽且淹泊俄然棹深處虛無倚
巖嶠霜毫一道人引我登龍閣當中見壽
象欲禮光紛箔珠幡時相鏗恐是諸天樂
樹杪見觚稜林端逢赭壁千尋井猶在萬
祀靈不涸下通蛟人道水色黠而惡欲照
六藏驚將窺百骸愕竭去山南嶺其險如
印笮悠然放吾興欲把青天摸紫藤垂蜀

珥紅荔縣纓絡鮮厖滑以繁峯失利如鐸
斯須到絕頂似愈漸離燭一片太湖光只
驚天漢落梅風脫綸帽乳水透芒屨嵐姿
與波彩不動渾相著既不暇供應將何以
酬酢却來穿竹徑似入清油幕穴恐水君
開龕如鬼工鑿窮幽入茲院前楯臨巨壑
遺畫龍奴獍殘香蟲篆薄褫魄窺玉鏡澄
慮聞金鐸雲態共縈留鳥言相許諾古木

五

五

勢如虺近之恐相螫怒泉聲似激聞之意
爭博時禽倏已嘿衆籟蕭然作遂令不羈
性戀此如纏縛念彼上人者將生付寂寞
曾無膚撓事肯把心源度胡爲儒家流沒
齒勤且恪沐猴本不冠未是謀生錯言行
既異調棲遲亦同託願力儻不遺請作華
林鶴

陸龜蒙

曾望吳人舉進士
不第自號天隨子

遊楞伽精舍次韻龔美

吳都涵汀洲碧液浸郡郭微雨蕩春醉上
下一清廓奇踪欲探討靈物先瘳瘼飄然
蘭葉舟旋倚烟霞泊吟談亂蒿櫓夢寐雜
巖巖纖情不可逃洪筆難暫閣豈知楞伽
會乃在山水箔金仙著書曰世界名極樂
蒼蘊冠諸香琉璃代華壁禽言經不輟象
口川寧涸萬善峻爲城巉巖扞群惡清晨
欲登造安得無自愕險穴駭神牢高蘿掛
天笮池容澹相向蛟恠如可摸苔蔽石髓
根蒲差水心鏐嵐侵達磨髻日照後覩絡
繚首乍眩旋廻眸更輝燿簷端疑飛羽磴
外浮碧落到迥解風襟臨幽濯雲層塵機
性非便靜境心所著自取海鷗知何煩戶
祝酢峯圍震澤岸翠浪舞綃幕漱澗豈竟
遭嶮嶮非禹鑿潛德鍾梵處別有松桂壑

靈重燈不_光泉_寒網_猶薄_僅能_躡孤_利鳥
慣親_撻鐸_服道_身可_遺乞_閑心_已諸_人間
亦何_事萬_態相_毒蠱_戰壘_競高_深儒_衣謾
褒_博宣_尼名_位達_未必_春秋_作管_氏包_伯
圖_須人_解其_縛伊_予採_樵者_蓬蘢_方索_冀
近_得風_雅情_聊將_聖賢_度多_君富_適采_識
度_兩清_恪詎_寵生_滅詞_肯教_夷夏_錯未_爲
堯_舜用_且向_烟霞_託我_亦擺_塵埃_他年_附

鴻鶴

宋

真宗皇帝

賜蘇州節度使丁謂有序

卿黃閣同寅實彰於盡瘁碧幢臨
鎮方屬於報功言當入謝之辰特
賜褒賢之作今成七言四韻詩一
首賜新授蘇州節度使丁謂依韻

和進

懿詞碩畫播朝中造膝詢謀禮遇豐文石
延登彰順美高牙前導表疇庸書生杖鉞
今尤貴舊里分符古罕逢書錦買臣安敢
比黃樞早日接從容

楊萬里并秀

聖筆石湖大字歌

石湖仙人補天手整頓乾坤屈伸肘邇來

宋

化作懶卧龍咳唾珠璣漱瓊玖五雲萬里
天九重玉皇深拱蓬萊宮豈無九虎守閭
闔北門半扉當朔風夜令雲師漱風伯鞭
起卧龍湖底月湖水捲上天中央却煩北
門護風雪仙人御風乘綠雲王宸殿上朝
帝真帝將北斗酌天酒米桃碧藕脯麒麟
傳呼王蜍吸銀浦點霜調水澆月兔酒成
羲畫河洛書白壁一雙浮雨露石湖二字

天上歸奎星壁宿落山扉昭回不飾吳苑
草姑蘇臺前近太微詩人不直一杯水自
是渠儂命如紙教人妬殺石湖仙手攬星
辰懷袖底

姜夔堯章番陽人
號白石生

除夜自石湖歸苕溪三首

細柳穿沙雪半銷吳宮烟冷水迢迢梅花
竹裏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

本

七

笠澤茫茫鴈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
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

桑間篝火却宜蠶風土相傳我未諳但得
明年少行役只裁白苧作春衫

馬雲

橫山一名踞湖山山有五塢
又名五塢山輒賦六詩

山臨太湖上寺隱青蘿間五塢洞壑邃衆
峯屏障環濃嵐面光彩驚波背潏潏雲歸

定僧寂月伴樵夫還林墅掩蒙密級磴容
躋攀錢氏建圭社此地爲家山右踞湖山

東澗谿谷秀粲然金碧麗亘野丹氣明向
曙霏烟霽磴瀉紅玉泉紉赤鳳髻日出

諸峯上月皎半天際幽谷紆絳繒層崖紫
縹緲此山居人蕭然遠塵世右丹霞塢

森森芳桂樹團團削青春花飛澗戶秋
實墜巖曲霜條封翠紫風葉搖香綠下有

幽棲人結芳避世俗學僊讀丹經好道探
藥錄植根滿群峯不使樵斧觸右芳桂塢

高崖落飛泉深源味冷冽雲津留玉乳石
髓澄金屑淙淙危磴響滴滴蒼鮮缺澌沫

灑明珠滿澗融寒雪巖夫就漱飲姬子臨
浣潔不獨愈痼疾自可清內熱右飛泉塢

標欒徧巖川幽谷氣象鮮風王自宮徵秋
籟成管絃夕靄起碧霧晨曦生綠烟花繁

紫鳳飽質勁蒼虬攀藤蘿交密蔭仰不見
雲天欲訪桃源路塢塢疑相連右脩竹塢
君尋白雲塢最近林澗西末日抱幽石因
風度清谿炎隨夏景變涼高秋氣淒素靄
生巘嶸練光帶虹霓潤澤施天下還返故
山棲深惟賢士志出處可與齊右白雲塢

仇山人隱居

雞犬眠雲白日空暮春花木滿川紅茶甌
香沸松林火藥杵聲清石澗風玉帛未聞
招隱士神僊今喜識臺翁夕陽半局殘碁
在醉倚巖邊紫桂叢

吳井列泉亭記

侯國而隸蘇郡。往迹而邇僧居。故西接橫
山治平梵刹之旁。吳臺並峙。吳井未嘗近
關之佳境也。粵自姬封斗野。都據具區。季

葉侈汰。縱無厭之欲。夷山之顛。碧蘚參差
以魏其。層穴原之腹。翠鴛周匝以寬其。汲
左氏所謂吳夫差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珍
異是聚。遐撫前載。石莫容問矣。然山不可
移。則兩臺未泐。地不可改。則一井未涸。有
臺以娛已。有井以蓄衆。一千九百餘載。所
以僅存也。顧瞻此井。塹土內甕。潭焉一視
衡石外圍。觚焉八銳。旁留識勒。模款可辨。

首建唐楞伽殿後。吳朝大井。乃廣明元年
二月。箋演僧茂乾爲之。記法鏡禪師初造
其寺。井則吳志言當橫山良位。越來溪西
百步。隋開皇十年。越國公楊素築城浚之。
唐刻顛末如此。去井南百步。又獲深沙亭
錄神變相記。雖在沉痾。略無剝蝕。亭則大
中六年六月。當州刺史奏置此寺於上方。
收拾餘材。創立神宇。考此寺環於山井屬

於寺皆昭昭也。乾道壬辰，相國周益公南歸，錄繫日紀行，至石湖云：初，吳王築姑蘇前後兩臺，爲城三重，遺基儼然。夫差西施宴游之地，此言臺也。遊楞伽治平寺門外八角大井，視欄刻字，隋初平陳，楊素徙吳郡於此，近地尚有新郭之名。其後吳人不安，復還今城，此言井也。創之於吳，則井爲臺設，浚之於隋，則井爲城用，豈細人能私

哉？蓋興廢藉曩昔而爲鑒，形勢因天壤而並存，一草一木，計古者必記之方冊，又豈流俗能識哉？迨熙寧中，里有胥輩，佃其地爲塋，迄今一百七十餘載，挾後冒先，廣包臺井，治平主僧義超，越訴諸節府，發運夏卿趙公目擊廣輪力誅其欺，由墓之外悉歸之寺，義超求叙端倪，余曰：二卿守吳愛棠葉，葉正值唐子厄數十有二政，種種加

卹，捐餘幣一百八十萬緡，以代夏賦股肱郡最，此特泰山之毫芒耳，抑豈筭沙能喻哉？復俾木章粒斛結屋庇井，親以列泉扁之山靈川后，俱智其遭，相與作證云。公名與簾，今兵部侍郎。

范成大

御書石湖二大字跋

淳熙八年三月庚戌，制書擢臣居守金陵。

閏六月丁亥，朝行在所，庚寅辭後殿，翼日既望，詔錫清燕苑中，皇帝親御翰墨，大書石湖二字，以賜天縱聖能，游藝超絕，典則高古，如伏羲畫體，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雲章，垂耀縑素，環列改觀，禁禦動色，臣驚定喜，極不知扑蹈，昧死奉觴，上千萬歲壽，奉寶書以出，越五日至石湖，藏焉。石湖者，具區東隴，自爲一壑，號稱佳山水，臣少長

釣遊其間結茅種木久已成趣春秋時吳
臺其陰越城其陽登臨訪古往跡具在汗
萊露蔓千七百餘年莫有過而問者今猥
以臣故徹聞高清天光傳臨燕及荒野由
開闢來未覩斯盛裴度李德裕皆唐宗臣
綠野平泉亦聲震當代揆今所蒙無傳焉
何物么齷獨冒寵赫百身萬殞莫能負載
臣蒲柳早秋仕無補益縣官倘晚晚不休
奸止足之戒則將上累隆知俯愧初服臣
用是懼異幸少日遂賜骸骨歸老湖上宿
衛奎璧與山川之神暨猿鶴松桂同在昭
回中一介姓名亦因是不朽使後世知臣
屬厭榮祿得全於桑榆以無辱君賜則陛
下不顯休命不委於草莽庶幾報恩之萬
一臣既摩刻扁榜又被之琬琰以傳且附
著臣之自叙云

重修行春橋記

太湖日應咸池爲東南水會石湖其派也
吳臺越壘對立兩溪危峯高浪襟帶平楚
吾州勝地莫加焉石梁卧波空水映發所
謂行春橋者又據其會胥門以西橫山以
東往來幢幢如行圖畫間凡遊吳中而不
至石湖不登行春則與未遊無異歲久橋
壞人且病涉邇之萬景亦偃蹇若無所彈
壓過者爲之歎息豪有力之家顧環視莫
卹漫以委之官前令陳益劉棠皆有意而
弗果作淳熙丁未冬諸王孫趙侯至縣甫
六旬問民所疾苦則曰政孰先於徒杠輿
梁者乃下令治橋補覆石之缺易藉木之
腐增爲扶欄中四周而旁兩翼之歲十二
月鳩工訖於明年之四月保伍不知公徒
不預邑人來觀歡然落成而已今天下仕

者視劇縣如鼎沸屏氣冰易獨懼不飭侯
於此時從容興廢蓋亦其難四鄉之人不
能出力傾助者至是始有愧心則相與商
略他日將作亭其上以憩倦遊者尚庶幾
見之今姑識治橋之歲月亭成將嗣書云
侯名彥直字德全舊名彥能隆興元年進
士擢第後改今名
元

宋無子

虛吳郡人

遊楞伽寺

羅徑入蒼靄鐘聲來翠微招提在何許雲
外一僧歸

顧盟

仲贊甬東人

遊石湖蘭若二首

湖上春雲挾雨來楞伽山木盡低摧吳王
廢塚花如雪猶自吹香上舞臺

石湖春水如酒濃玻璃萬頃開龍宮我時
泛舟過湖西無數桃花發舊叢

楊維禎

廉夫

至正戊子三月十日雨中偕張伯雨

顧仲英過石湖諸山宿寶積寺西軒

賦花游曲

三月十日春濛濛滿江花雨濕東風美人
盈盈烟雨裏唱徹湖烟與湖水水天虹女

宋

太

忽當閏午光穿漏海霞暮美人凌空躡飛
步步上山頭小眞墓華陽老仙海上來五
湖吐納掌中盃石山枯禪開茗椀木鯨吼
罷催花板老仙醉筆石闌西一片飛花落
粉題蓬萊宮中花報使花信明朝二十四
老仙更試蜀麻箋寫盡春秋子夜篇

顧瑛

仲英崑山人

次韻花游曲

眞娘墓下花潭漾碧梢小鳥啼春風蘭舟
搖搖落花裏唱徹吳歌弄吳水十三女子
楊柳門青綠盤髮鬱金釵折花賣眼一回
步蛺蝶雙飛上春墓老仙醉弄鐵笛來瓊
英起作回風盃興酣鯨吸瑪瑙碗立接鳴
箏促象板午光小落行春西碧桃花下題
新題西家忽遣青鳥使致書殷勤招再四
當筵奪得鳳頭牋大寫仙人蹋鞠篇

高文度惟正蜀人

泛舟荷花蕩晚過禪院

林轉青紅合山圍紫翠屏水光天澗養
色晚晶熒小艇輕於葉重雲疊似汀行瞻
松寺近疎磬隔烟聽

釋善住吳郡僧有谷響集

偶覽圖經追和馬節推雲橫山六詠

曾戀疊暖翠影浸蒼波間香 晃金碧暗

泉鳴珮環林深聚樸櫟間竭空潏潏天晴
遠峰出日莫孤雲還青壁峭如削綠蘿脩
可攀不知廣陵王幾度來茲山右踞湖山
滴瀝拂瓊柯半夜屑香玉青童倦掃除委
積滿林曲山翁往來久毛髮初未綠嘯傲
煙霞間條然遠塵俗熬林飽芝木白晝玩
仙籙幽池涵丹光後鳥莫敢觸右芳桂塢
高壁瀉銀潢怒執常澈冽因風來樹杪陳

宋

主

陳飛玉屑苔逕濺成窪厓石滴應缺馮陵
凜毛骨飲漱刺冰雪遊禽畏飄灑志士愛
明潔到海終有時且此條煩熱右飛泉塢
林林侔渭川雨沐顏色鮮靜對宜酌酒閒
居可鳴絃深沉銷夏日蒙密浮秋烟柯葉
無改易鞭須肆卷寧清陰覆白石脩幹摩
青天春風產犢角始覺根株連右脩竹塢
朝光朗欽岑厓谷煥明麗天空蕩宿靄林

淨豁秋霽最薄圍錦障曾峰凸寶鬚鳥鳴
殊未終雲起已無際青紅東海殘火對西
戎縹無處資桃源爭知在人事
右丹霞塢
油然起石上無心自東西紛紜擁高樹寂
寞積前溪氣蒸琴徽潤寒逼房櫳淒瑩絮
劣玄鶴澹靚譚素蜺未能並檐宿聊復歸
宮栖爲雨不爲雨物論自不齊
右白雲塢
國朝

高啓

李迪

吳王拜郊臺

周綱昔隳頊禮樂由諸侯吳子之代德居
然祀園丘燔燎升紫壇青紘映玄裘靈明
豈來歆幣王空旅羞國南見遺墳蕭條委
山塚雲和罷九奏草樹鳴颼颼從來跋扈
徒幾人效其尤魯郊失禮始聖筆書春秋

越來溪

溪上山不改溪邊臺已傾越兵來處路流
水尚哀聲昨日荷花生今朝菱葉死亡國
不知誰空令怨溪水

與客携樂遊寶積山遂泛石湖

雲山擁春郭烟花漲晴川看花入山中諸
峯恣攀緣客吹玉管笙合以金柱絃清音
度碧嶂松風助冷然宛若鸞鳳吟要眇入
紫烟行人盡矯首謂遇雲中仙下山興未

闌相携更登舡虹收嶺外雨鳥沒湖中天
嵐翠破夕陽樓閣影倒懸酒傾綠脂膩鱗
斫瑤絲鮮獨恨無紅粧清波照嬋娟微風
吹帆緩欲使歸途延衆賓起歡呼舡不水
漫舡迴艫掠寺過楊柳山門前此地有離
宮美人艷當年羅裙罷春舞草色餘芊綿
况我昔此遊冠蓋千里連重來復誰在新
知滿中筵人事竟若斯今古俱可憐能遊

即解遠何須問愚賢我欲叫馮夷捧月出
海邊醉後不歸去相照舟中眠

顧野王墓

南朝舊碑倒墓近樵蘇道應與讀書堆離
離終秋草

五塢山

山空響更遠雨過流還急餘沫洒迴風一
林紅樹濕右飛泉塢

色映溪沉沉秋雲生夕陰無限楚山意鶴
鳴風滿林右脩竹塢

遙聞丹霞塢中有冷霞者絳彩發朝朝還
同赤城下右丹霞塢

雲開見山家雲合失山路聞語知有人欲
尋已迷誤右白雲塢

欲攀淮南樹人去石寂寞嫋嫋涼風生疎
花月中落右桂花塢

鮮縉

寄題吳山書屋

天開象緯日與星地靈川岳萬彙形義書
奎畫河洛呈萬世昭耀傳六經賢傳羽翼
衆喙鳴博通貫一量重輕譬猶作室矩度
程群材咸萃無奇贏曲可使直陂可平指
顧左右集大成吳山屹立太古青書屋臨
高踈牖櫺紫雲紅霧棲前楹萬家玉樹森

在庭牙籤歷歷黃金騰萬軸挿架明星燄
斗牛午夜虹光頽天官蚤歲嘗躬耕養志
餘力篝火燈布帷黝黑積暈成秋囊或貯
山下螢有草如帶似堯堯隱德自足通仙
靈時來九萬隨風鵬橋門壁水揚華英鐵
冠珥筆朝承明繡衣持斧白王京從龍天
飛掌銓衡春官侍從駕鸞停乃知讀書助
修能萬事轉圜無滯疑他年有待懸車榮

錦袍山中濯冠纓買舟相送試一登吳中
俊彥來相迎歡呼共覩賢公卿鄉人子弟
傳頌聲重作吳山書屋銘

姚廣孝

上方

蓮宮據山杪宕崑去天咫風香花雨新僧
行白雲裏幽沉樹樂靜蕭散煙鍾起人登
石路迷依依緣澗水

再遊上方

僧共老花俱在客將春鴈同回范叔一寒
如此劉郎前度曾來

楊基 孟載

越來溪

遠岫如蛾眉紫菱蓋綠倚小娃木蘭將採
菱溪上歸溪風搖白芷撩亂蘋花起疑是
越兵來旌旗照秋水

綺川

川水東北流川花照青樓龍舫載鳳吹日
來川上遊沙明屬玉止茗香翡翠留漁郎
蒲葉底網得雙吳鉤

吳文度

石湖觀音巖

意行入山中尋幽信輕策始瞻靈峰近似
與塵世隔石梁古削成巖洞果幽闢苔壁

主

主

生陰風崖樹滋蒼液下有百尺潭龍宮閼
甘澤自非神物居何以論往跡將衍意無
窮曠然愜所適觴詠聊賦詩寄言山中客

遊上方小酌僧舍

上方氣壓湖山勝老我登臨思惘然一鳥
影沉秋水外千峯勢斷夕陽前青鬢白髮
酬今日盡觴朱簾記昔年獨倚危闌重吊
古荒臺誰唱起蒼烟

釋宗衍

石湖閒居

昔人買山隱，無乃費經營。而我有茲宇，我
翁手所成。土木雖罕麗，林壑有餘清。北山
當後窻，南山在前榮。登躋亦勞只，每卧看
雲生。

釋來復

遊石湖蘭若柬瀚上人二首

荷花蕩西湖，水深上有蘭。若當高寒客，吟
時見猿鳥。下僧定不聞，鐘磬音雨香。秋林
橘子熟，雲落空澗棠。梨陰閑來掃，石坐竹
裏靜。與山人論素心。

五龍之峯，雲作屏。雙厓削出，夫容青。何人
礪底拾瑤草，有客松間采茯苓。林風不驚
虎卧谷，山雨忽來龍聽經。吳王臺榭今寂
寞，秋香薜荔花冥冥。

趙

題上方八景

迢迢白雲徑，縈帶入山林。未測幽通處，氤
氲幾里深。右白雲徑

山當翠微半，亭住白雲閒。分得千峯秀，都
留几席閒。右翠微亭

高閣登臨處，平湖一鑑澄。照心兼照影，時
有倚闌僧。右清鏡閣

滋益功能並寒甘，味更同。只疑深坎底，潛
有一源通。右雙冷泉

高僧棲息處，閉戶讀楞伽。山遠無人聽，空
中自雨花。右楞伽室

外物豈能昧，有光中自韜。莫欺幽隱室，昭
晰見秋毫。右藏暉齋

雲收山吐月，樓迥獨先窺。清景非偏照，迷
方見自遲。右先月樓

亭亭青蓮峰何年自天闕雲散石湖邊

尋淨如桓右青蓮峯

徐有貞

初名厚吳縣人字元玉又字有貞以字行成化中進士官至大

九月八日遊石湖與祝惟清大叅劉

廷美僉憲聯句待韓求熙都憲不至

明日重陽今日遊攬先來賞石湖秋青山

有意邀詩棹黃菊多情送酒籌鳥帽任從

風外落緋袍不向坐中留同歸同老應難

得莫把茱萸嘆白頭

韓雍

永熙長洲人成化間進士官至都御史

次韻天全諸公石湖聯句

吳下衣冠集勝遊扁舟遊遍五湖秋未能

執筆陪聯句懶得逢人說運籌綠野文章

傳在洛赤松心事棄封留賡歌趣我歸來

興莫道非才尚黑頭

李東陽賓之長沙人成化中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正

題東村精舍

吳城東望吳江北中有東村侍郎宅亭臺

散落歌管空九十餘年盡荆棘誅茅結屋

居者誰白頭孫子青氈客山分水割絕六

畝剛與隣家共春色莫公村在猶舊姓詹

老書存尚真跡兒年六十翁八十幸有冠

裳隨杖歸手栽橘刺漸成籬眼見松梢幾

盈尺桂園蘭汀春復秋林霏潤靄常朝夕

歲晏將歸范蠡船家貧尚捧毛郎檄公侯

復始古所貴貴不在官元在德平泉竹石

今安論但論有無無失德南村張氏無子

孫李謝朱顏竟沙磧東村勝事君看取應

似許田同趙璧更謝王門坦腹郎謝家燕

子猶相識

芝秀堂銘



東吳盧氏居越來溪之上處士惟
明少而孤母王氏守節不二撫教
篤至處士奉養甚謹孝聞于鄉天
順癸未有芝產于庭人曰此孝徵
也其子伯常甫隱居教授追念先
德名所居曰芝秀堂其孫雍舉進
士為監察御史請予銘予聞御史
君賢而有文乃為作銘曰

陳文

卷二十一

靈芝無根實出氣類匪仙則祥異彼凡卉
國望有吳族望有盧有芝在庭惟孝子之
符孝子失怙無母何恃惟養之善匪色伊
志孝子有子教成於鄉孝子有孫名顯於
邦其顯惟何賢科憲府曰有是父曰無忝
祖匪惟物華惟地之靈亦有人瑞實相須
以成石湖左匯橫山右抱惟斯堂之名來
世是考

吳寬

原博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及第
官至尚書東閣大學士諡文定

遊石湖寶積寺追和危太樸韻

禪堂擁翠總雲岑誤認天平萬石林學士
放歌來水曲道人偏袒坐松陰飲泉別間
多溪鹿啄木空山或野禽亦欲他年間倚
棹繞湖風雨聽龍吟

留題治平寺

野岸艤舟楫登臨扣禪關木杪望飛閣半

陳文

卷二十一

依茶磨山翻嫌棟宇高隔林見人寰石湖
分一曲殿脚臨潺湲老僧閱梵語趺坐寒
雲間不知城中人暫到非長閒棹歌登空
谷沿流月中還

王鏊

濟之吳縣人成化乙未進士及第
官至柱國少傅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致
仕諡文恪

遊治平寺登吳王郊臺

朝發石湖瀆暮抵太湖岸青山亦多情供

我船中玩船行山亦行一路青不斷白雲
渺渺山重重不知何處昔是吳王宮越來
溪邊越城在夫差受困云在茲山中今朝
扣禪關訪古尋幽踪僧言事往那能識鐘
鼓聲中度朝外郊臺漠漠麋鹿游茶磨團
團蔓荊棘不須吊古傷懷抱且欲憑高縱
吾眺人家歷歷新郭里川瀆云云胥口道
吳江塔影崑山城一覽因之發長嘯天風

四本

圭

萬里天際來吳王郊祀昔日登斯臺千乘
萬騎湖上下祗今安在唯見山崔嵬船來
船去湖西畔青山無言人自換來來去去
世無窮莫學牛山獨興歎

越來溪懷古

吳國江山亦壯哉一朝誰信粵兵來旌旗
尚動春波影歌舞翻成子夜哀往事悠悠
餘敗壘傷心脉脉一登臺姑蘇麋鹿何須

恨聞道阿房也劫灰

正德庚辰五月過石湖觀宋參政范

文穆公新祠次盧師邵韻

萬木陰森蔭畫梁淳熙奎畫尚流光一丘
盡占吳山勝二水分縈粵壘長梧坐老禪
依竹影時來估客薦蘋香雪坡天鏡依稀
在莫把名園比洛陽

徐源

仲山長洲人成化乙未
進士官至副都御史

四本

圭

過石湖

湖山不改鬢成秋老興春深一放舟楊柳
堤前黃鳥立桃花洞口碧溪流峯巒逦迤客
留青髻波浪驚人自白頭萬里雲霄今杖
屨祗將風月錦囊收

題石湖治平寺

青山湖上翠微深誰住僧家第一林
瞑樹蒼烟古來色劫灰飛盡尚如今

重修行春橋記

洪武戊午歲春三月重建行春橋成設大會以落之邦人士暨道俗會者數千人先是宋淳祐間徑山淮海禪師實來行橋有文在石於是乃請今徑山以中禪師行橋以修故事人謂相距百三十有餘年猶一日也既事衆請揭其槩示諸來者按狀洪

王

王

武七年四月橋壞公私大沮計無所出蓋橋當郡西南孔道又山水回合爲吳中奇觀據要領勝橋不可一日廢也明年優婆塞正宗方事經始思弗克終乃以屬長洲僧善成成傾誠勸募寒暑匪懈由是人罕其化泉布米粟之施日至乃大鳩工發材悉撤而新之取石必堅傭工必良植枋必密以深以爲石湖乃具區之委至是東爲

澄淵湍流漂疾喜與石鬪弗若是不足以支久也役且半會將作大有營繕盡括匠氏以去役幾中止秀州人錢玄濟素習橋事機知便巧并善襲斷洄深履險易甚平地來未期月而遂以完告橋之修廣制度一仍其舊而堅緻過之見者驚喜以爲天實有相之道焉夫橋梁有司之事也使詔於有司則必賦於民民將觀望牴牾其能

王

王

弗擾而集乎就令弗擾而集也則取具苦窳又可異其堅久邪佛以慈悲弘濟利天下而橋梁居八福田之一鼓其善以勸而人樂趨之故無煩官屬民而卒潰於成也然歲丁連侵百賈騰踴劬躬盡瘁猶閱三歲更三手而後成抑何其難也二三子之勤亦已至矣來者思其成之不易尚毋忘嗣葺以求其利可無述乎鄉之好義贊助

者尚多有人則書於左

釋妙善記

石湖文略

石湖

文略

石湖

文略

石湖

文略

石湖

文略

明盧師陳職方其名襄撰石湖志時文略而卷簡而有法而無浮冗之習顧安亮章除在自不注歸若後詩有十首而文略僅存其三多以餘者無因石湖而置之歟又危太僕游寶積寺詩腰帶日于游覽篇中而文略顧遺之則蒐輯容有未備也此書傳本甚稀黃後翁云一本今者古常然今乃不知何往而後翁能合之者乃為升蘭李君所得歟則常然之宜有是書者亦有知存乎其間耶略讀一遍漫書如左以時之久村居士識

石湖志畧一卷文畧一卷

浙江范懋在家天一閣藏本

明盧襄撰襄字師陳吳縣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石湖在蘇州府城西南宋范成大為執政時有別墅在湖上孝宗御書石湖二字以賜其名始顯盧氏世居於此襄乃述其山川古蹟為志畧又集諸人題咏為文畧然此書為范氏別業而作自應以是一地為主與州郡輿記為例各殊襄乃兼及人物多至二十有一人匪獨詞涉誇張抑亦體傷氾濫矣

南屏淨慈寺志十卷

〔明〕釋大壑撰

重慶圖書館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

曆四十四年吳敬等刻清康熙增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淨慈寺志

十卷》提要

南屏淨慈寺志序

予出山十年而歸卜居李芟竹林讀書希夷道堂而封樹之望冀王華津者將營洞室以老皆不出應真袈裟地外時時杖藜往來排赤欄而坐紺殿猶之人蟲沿鉢何知覺帝國中象龍義虎牛車馬負之數而紀乘之甲午衝雪聽圓覺於此法師宏傳語曰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然則此清淨慈門者盡不可說不可說之世界而攝焉華藏不足載海墨不給書也而寺之僧壑者屬予書且書國上不思議人何容易予攝藏包東

潛西世尊隱於壽吾從之與五者隱於苾芻之小草漚出漚沒以行漚和採漚花一瓣而拈焉而千秋傳若貝葉誦若貫華矣予任之而可辭以病未能也夫二豎至吾丹局求所以經營二世尊之業者無寸土焉以讓景升壑則飛一錫千里而黃山問丹鉛於棘人不得絕糧束屐廢然反以治白門百里之行且問丹鉛於蘭省於花場即笑顯西遊勇弗若也憐而問壑師有儲乎曰吾求之輪藏而得六吾儲之吾求之市肆而得一吾儲之吾求之鄴架而得三吾儲

之吾徧求之竹書而既得十矣吾儲之以待諸君子之採矣殆猶之五百商王環大瀛以採大寶歷與窮島登礁涉若遠至於真淵而深至於蛟窟卑至於苦嶼而尊至於貝闕無不採也無不儲也吾力單才盡目枯足繭以待吾佛之董狐子任之而可辭以病未能也幸藉二尊驅二豎營一寸之田而傳五百尊者之徒餘以讓孔肩美子印持忍公諸君子矣於是諸君子望儲而喜或任左史記出世之事融世事而歸無事或任右史記出世之言契世言而歸無言曰形

靈異合余法胤

珍而稱然於舊志已增十七
整將刷黎燒竹皮之殿隅與其所建永明浮屠傳之三祇證之千聖矣私語余諸君子以一年一月中造此一毫一塵中業而整十年之儲四大之蘊空空無物山中景景中人人中意付七衆惟所參悟畢吾事成吾願也敢問二世尊裂娑婆安養而宅卽分河割地不若是之截然異而奚以隨地祇同漏於此如嵩師言子於稱理稱量之外有說歟曰斯之謂事相也邦交之類也師惟多文多儲而如游如夏邑侯以邑乘任焉是師之東踊矣而今以寺志任吾一二兄弟

之儒行者不乃使吾之西踊也乎不乃同踊而居泉亭之一漚孔釋連襪乎師交於我我交於師不乃若西尊之東馳而花輪雨集東尊之西驚而花被日供者乎師崇珠塔以駐西尊西尊且復構蓮宮而迎師師之門淨侶清衆行接踵於珍域吾乘不勝書書不盡解是之謂芥珀相引鐘鐸相召事相爾爾無足增其疑城矣雖然吾病未能正對試以問之任山僉曰門前一湖水吾祖師垂語也是明聖湖無量光當其明而釋迦文當其聖地靈人傑比肩以應瑞何疑焉

笑曰無輕釋語齒以付三阿祇劫

萬曆乙卯佛成道日東隣六夢居士虞淳熙書

南屏淨慈寺志目

卷之一

形勝

卷之二

建置

卷之三

建置

卷之四

法胤

卷之六

檀護

卷之七

著述

卷之八

著述

卷之九

僧制

卷之十

靈異

萬曆乙未春雲棲大師講圖覺於南屏聽眾日踰
十千縑素雲集龍象環繞永明以後法席未有盛
於此者也斯夕護法者爲馮司成虞司勳兩居士
時時聚坐法華臺臺左爲永明宗鏡法堂後爲慧
日峰兩居士問永明以來法派及南屏泉石苾芻
千指喃喃如喑因議創山志兩居士任纂輯而任
持清公任刻資時余與法師壑公俱在末生公輒
頌其意踰十年所司成卽世錢塘聶父母修邑志
以爲勸及余因問雲棲於大師問南屏於壑公

三

年雲棲西歸公將辭法席入山以山志未成爲念
因出志稿十許冊屬司勳刪定而以潤色屬予及
海昌吳美子本恭禹杭嚴印持調御嚴忍公武順
匝月而志成凡數十萬言梵貝鄴度以及野乘稗
官無不採摭法派之盛泉石之奇題詠之勝無不
陳列洋洋纚纚居然名帙將付剞劂問清公所捐
刻資則與諸苾芻俱化去矣公又贊承益給之曩
者司成之任公代之而清公之任公又獨代之志
良勤矣嗟夫人不可無年尤不可無志司成嘗志

輯武林耆舊傳與靈鷲南屏兩志竟資以卽世人
洵不可無年矣公年少予十歲予竊寓無所就而
公以二十年心力竟成南屏希有事永明爲南屏
開山第一祖塔夷草莽公收靈骨建塔於宗鏡堂
後精麗亦兩山所希有且嗣法永明爲東南義虎
法席之盛步武雲棲而一切不有時與予商量入
山叅了大事此其志尤世所希有予甚敬之他時
圀地一聲以報大師及兩居士南屏鐘鼓一新是
爲再見永明也

南屏山志卷八 郭圭孔肩紀事

予自漢周宋元至今七百餘年潛壽兩師而下逮
古淵大雲凡徹悟者二百餘師楊無爲蘇子瞻而
下居士流寓百有餘輩掌故闕焉無紀間見若郡
邑及西湖志遺漏實多誠一大缺典也已而司成
卽世運亦化去予不揆魯褻三志彙成一家按之

圖史詢之尊宿藏輪鄴架潛閱并收斷碣磨崖冥
蒐必錄戊申以邑侯韓公脩邑志而得攷嚴山水
壬子以方伯吳公脩荒志而得詮次古德暨予遷
祖塔濬生池而又得紀建置檀護傑傑廿載僅成
草初爲類者七爲卷者十權輿乙卯十二月告成
丙辰九月裁定則有長孺虞公貞父黃公水鑑葛
公叅潤則有孔肩鄭公美子吳公印持忍公兩嚴
公補拓成書使南屏故實與靈隱雙徑並傳庶觀
者因言得意會境雅心亦住山者之一快也

在南山山志卷八 郭圭孔肩紀事

修志助刻姓氏

吳懷謙銀伍兩 嚴調御銀叁錢

吳敬銀拾兩 鄒光胤銀伍錢

吳芝銀伍兩 聞啟祥銀叁錢

吳祚銀伍兩 嚴武順銀叁錢

汪汝淳銀貳兩 嚴勅銀叁錢

孟養志銀貳兩

汪汝謙銀壹兩

汪猶龍銀伍兩 圓清銀拾兩伍錢 衲衣叁兩 梨

板伍拾塊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一

形勝

敘曰武林山水西湖最勝西湖山水南屏最勝洞壑之靈奇紀靈鷲烟霞然冷泉僅一衣帶無浩淼之水佐其噓噏波勢瀕涌恠變紀曲江之濤然無玲瓏巖石增其點綴惟是南屏之山祖天都補天目南高而南歷育王九曜迺始開展玉屏粲若青芙蓉駘蕩木末鳳凰瑞石飛翥大江蟠紆其後兩故宮暨都會百萬家烟火在焉雷峰前迴如食前之豆嶺嶂點蒼林石滴翠後見大峪前俯兩湖登臨四眺窮無際真

明聖之勝處靈真之窟穴也五代迄今坎莽既開寶剎雲連法幢巍樹絨繡錦繡桂樓蘭橈輻輳絡繹無弗權輿於此予故歷數其巖岫彷彿象貌之俾觀者爰地勝知靈萃爰靈萃知法弘列祖布錫王臣翫營非偶然矣首紀形勝

山峰

南屏山淨慈寺之主山也去郡城西南五里而遙高四十餘丈延袤可入里許卽九曜山分支蓋西湖南山之脉皆祖自三天子都而宗於兩天目千里蜿蜒而東蘇子所謂龍翔鳳舞萃於臨安者也南北兩高

間之天門從此舒開布嶺如引右臂南折而東又十餘里則爲三台爲九曜南屏實九曜秀衍融結以棲祖席而窟仙靈者高聳拔地連峰刺天巨石作天經色礫硤嵌嶙峋杉松篁篠參差交絡時有卅霞白雲遊曳其上遠望之宛若雲母龜甲列成屏障故南屏取目焉淨慈倚其麓芳菲負宸高亮凌虛垂簷帶空閭覩雄麗甲於武林諸剎實湖南第一山也又云佛國山五代以來若慈化潛禪師爲禪迎應身宗照宗慧互證爲彌陀定光兩佛自餘開宗揚化未易更僕謂震旦之身可矣○宋契嵩游南屏山記由山之麓

浦上而趨則東趨抵於霽雲亭西趨則偃僂過小石門抵於積翠亭由霽雲亭益東至於幽居洞洞之東則深林茂草也由積翠亭益西則入於叢竹之間陰陰森森殆不可勝數有石座環布中可函丈由積翠亭西曲折而上抵於發幽亭視錢塘城郭若見諸掌差發幽亭而東至於白雲亭山白雲之東厥徑支分所往皆入乎茂林脩竹不知其極矣由發幽亭又曲折而上援蘿蔓凌層崖履危磴至於山之顛一顧四達廓如也吳江越岫儼然在乎睥睨其山控鳳凰城之西徇南走湖上高視靈鷲而俯揖胥山大約從

麓至頂岩石皆奇殊形詭狀世所無有如人物禽獸
飛走騰踴往往至乎雲氣歛作交相掩映真若神鬼
效靈千變萬化眩人心目或聞是山者初棄於莽蒼
雖樵蘇豎子莫之肯顧培塿丘垤尚恐不得與之爲
比一日爲好事者所知闢而發之杭人之來視莫不
驚怪以爲天墜地湧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觀者於
是推高是山雖瀕湖千巖萬壑莫出其右者至於名
聞京邑而賢士大夫皆樂爲是遊故有來江東者不
到南屏山以謂不可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
迹於世與俗輩浮沉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
道者才異德卓卓絕類使會知己者引而振
之資其輔相聖人之道而形儀人倫不亦偉乎可觀
與夫山石尤物又不可同日而語哉余嗜山水之甚
者也始見南屏山且喜以爲一遊無以厭吾之心不
若棲其陰數常遊其間故今年樂來息肩於此日必
策杖獨往至其幽處也思慮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
曠處也思慮超然天下之事見至其極深且靜處也
冲寬岑寂神與道合乘浩氣沐清風陶然喀然若在
乎萬物之初是故誌之以示其將來有慕我而爲遊
者也○夏時記略縣慈雲嶺西轉則南屏山松篁交

翠形如象捲狀若屏開後周建永明寺今名淨慈居
五山之列上有宗鏡堂下有千佛閣羅漢堂居左鐘
樓居前爲十景之一案山之外有雷峰錢氏妃建寺
造塔久爲劫灰西有藕花居高僧聯祖芳塢院初焉
○楊應詔記略縣曾子喬塋堍左折下迤六橋遙望
南屏諸山龍翔鳳揭與湖光掩映平沙淺渚間崖氛
夕靄頃刻千萬狀水禽翩翩往來而雷峰塢隱隱天
畔余因與與人訊于肅愍公葬所遺事欲從八盤嶺
高麗寺往酌之弗果乃徑至淨慈訪孫太初舊隱高
峰深處坐蓮花洞曾憶往時與方伯李古冲宴酌居
然亭談仙姥酒墩諸勝○鄒迪光記略八月甲申維
舟藕花居入淨慈寺寺當南屏之麓倚其山如負展
瓏璨峭崿不在靈隱下殿後稍上爲宗鏡堂是永明
壽禪師著宗鏡錄處再上爲蓮花洞居然亭亭洞皆
在榛莽中而秀爽特甚寺僧無致故土直棄之余坐
亡何聽萬籟隱隱挾湖中樵歌而來湖雲一片兩片
與山間之雲後先飛至共作主人可愛飯既觀五百
應真種種變相不異生人傳是一僧所造像成而化
去事或有之○袁宏道敘南屏巒峰秀拔峻壁橫披
宛若屏障淨慈在其下永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永

男入處廉纖欲於文字求解脫不出心地未穩所以
別尋路徑今宗錄中可商者甚多一見當知之○
蘇軾游南屏山詩南山一尺雪雪盡山蒼然澗谷深
自暖梅花應已繁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行歌招
野叟共步青林間長松得高蔭盤石堪醉眠祇樂聽
山鳥携琴寫幽泉愛之欲忘返但苦世俗牽歸來始
覺遙明月高峰巔 蘇新堤過南屏詩六橋橫截天
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蒼席捲
蒼烟空○周郊游南屏呈蘇子瞻詩放歸騶騎獨尋
山直入青蘿翠霧間謝客杖梨方自適阮公蠟屐許

誰攀可愁白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閒應向林泉
得真趣徜徉終日未經還○契嵩詩歲晚歸來石室
寒松蘿岑寂自盤桓但知林下一年過不見人間萬
事難招隱有詩題石記解嘲無說與時看此心已共
空生合身似浮雲不必觀○丘道源游南屏詩南屏
高瞰帝城西畫舸千艘共醉迷四柱臺邊烟是幕百
花橋畔詩連堤龍檀咽路迎輿隼綺繡登山汗粉題
暮色沉沉郭郭閉寶燈輝映梵天低○高啟望南屏
詩出湖平波忽遠開隔湖烟樹有樓臺歸舟未得尋
僧去空聽鐘聲寺裏來○徐賁二首亂峰幽石遶周

迴竹閣蕭然對澗開不與青山有緣者誰能着屐此
中來 居隘局選心騁望得崇陰巖巒差烟雲
分掩冉薰林識蘭氣縹岸炫楓談鳥歌欲求和春波
不加染延賞合良倚欄辭愧余忝○釋永葵詩五月
雨聲連六月南屏雲氣擁柴扉林梢有穴山精出蓮
洞無人石燕飛詩句偶從行處得家鄉多在夢中歸
朝來杖策瀕湖路新水溶溶沒釣磯○張寧南屏詩
爲愛南屏第一山尋春遠自六橋灣峰巒影落空青
裏樓閣香生暖翠間乍到只疑天路近因過聊借竹
房閒醉中不記歸時晚笑駐肩輿待月還○姚綬詩
第一橋頭歸日曛天風吹酒已全無人家只隔東西
崦烟水平分裏外湖自解金魚憐杜甫誰招白鶴弔
林逋兩峰勝槩山僧得好爲南屏寫一圖○孫一元
卜居南屏四首石上藤蘿對夕暉解衣長日坐來頻
挽回滄海真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嫌雙口
累爲漁又過一生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柴門許
卜隣 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
門通鶴渚隔林烟火是漁家巖頭老檜占風雨石上
菖蒲閱歲華粧點太平澤著我棹鞋桐帽送生涯
白憤長歌湖水隈兩年風物是重來吟邊忽謾乘高

興亭上依然咲舉杯獨樹山花還自照深春江燕故
相迴尋幽此日真吾事隨意看雲坐石苔 歲晚卜
居草堂靜日長宴坐人跡稀梅花不開凍雲合雪片
忽墮山鵲飛春盃到手何意味江風隔岸吹客衣歸
來道路不須問雲谷丈人還可依 又南屏歌屏之
山公高且閒雲冥冥今水潺潺山中人今古心願坐
白石今擷翠管雙鳥忽今翻飛念塵世今多違夕陽
下今千里眇悵望今不歸 朱鑄南屏詩巖瀑風催
下急灘松聲遙雜雨聲寒惜花人老苔痕積載酒船
迴客興闌雲碧環環音漸杳玉蟬挂魄影初圓何年
脫屣蓬壺表瑤草琪花自在看 王守仁南屏詩溪
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
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雨急青林迥古殿雲晴碧嶂
迴獨有幽禽解相笑雙飛時下讀書臺 李攀龍杪
秋同許右史南山眺遠二首青尊何處不蹉跎白髮
相看一醉歌坐久鏡中懸片華望來城上出雙河杉
松半壁浮雲滿沾杆千家落照多縱使平臺秋更好
故人猶恐未同過 圓首飛鴻碣石標清霜處處錦
林凋層巖倒映平湖淨積翠斜連粉堞遙四海交游
空老大一時賓客更蕭條病來苦愛觀濤賦不分梁

園此見招 王世貞入南屏山路詩一入南屏路悠
然與世疎遊人柳枝曲禪客藕花居暖氣催鳴蛤泉
聲跳伏魚雙壺挂藍筍佳處莫教虛 田汝成同黃
勉之循宗鏡堂左登南屏山頂披險西討詩聊浪已
冰辰次第極與賞潛棲神鈔伊高造性陶朗磴棧絕
負絳厓館忽躋仰萬壑遽雲連雙峰對霽上妙覽匪
四隅瑋觀集西壤餘霞散浮絢高颺驟清響陽阜挹
春晴陰谷參秋爽已訝樵逕迷時睇鹿町往景觸咸
內任情融非外契藉此淑管魂冲襟庶殊曩 黃省
曾詩迴山肖郭郭佳秀蕩游心比棲憑不足南峭引
迴尋摘雲生新彩響鳥變蘭音滄漉出霄瞰表翫盡
高臨情來暢無際奇轅領不任攀崇復希峻在遙重
懷深前探後麗掩左越右瑋沉湖狀改邁嶺烟華異
觀林樵人時諗溪仙陬屢懸陰但可寄冲想聊復弄
丘琴 駱文盛詩湖上風烟淨可憐一尊開倚荷花
天丹梯颯香仍隨憶白鳥飄飛故近船踪跡乾坤元
不礙襟懷山水自相便兩峰南北猶奇勝桂杖還須
躡翠巔 田藝衡避暑南屏山詩閒客尋閒便得閒
藕花一迳入南山好詩日積三千首廣殿風清五百
間宗鏡堂深香靄散翠芳園廢蘚痕斑炎蒸不到空

門裏水石居然且閉關○屠隆南屏四首西湖盡處
是南山長日幽人晝掩關寶界門通霄漢外香臺路
接水雲間不聞朝市風塵急自愛僧寮歲月閒泰得
三明詮四諦茶烟初斷鶴飛還 學道心猶蕩梵天
精脩肯證辟支禪霞橫削壁留殘照竹覆幽溪響暗
泉山翠低沉香積雨湖光遲進木蘭船客來一聽頻
伽鳥迷迭初消石鼎烟 迴合羣峰列作林晚來山
鬼哭幽陰虎經門外行應過僧入雲中住更深貝葉
真言翻自昔蓮花定水注於今感君結侶能相遇空
谷登然聽足音 玲瓏怪石踏經臺大士身依巖壁

竹色侵衣涼雨過鍾聲出樹暮僧回閒尋鬼谷青
溪上共躡仙人紫邏限此去西隣處荔宅萬年松下
幾追陪○楊千庭詩自識南屏勝何妨冒雨凭湖迷
三竺寺山隱六朝僧精舍開新籜懸崖覆古藤尚平
如可學長慈白雲層○王在晉二首湖上山青水又
澄晴空新爽氣高凌秋來有興頻思酒花發無名却
問僧雲向岫中窺色相鳥從天外脫羅罽休將吏事
常供案竹杖芒鞋捫葛藤 蓮花骨朵湧峰頭佛國
湖南第一丘點翠碧梧全夜月催黃銀杏滿林秋愛
山支遁猶存塔覽勝蘇公又泛舟野鶴閒雲看不盡

草青蘆白徧汀洲○虞淳貞四首光孝虎傳歲已遙
無金布地草還嬌妙香不散毘盧頂花雨難沾大士
腰座倚南屏閒覺路門臨西渚見飛橋雲栖演法迴
龍象慧日重標又一朝 萬峰深處可逍遙千樹桃
花望裏嬌艷曲依微聞浦口疎鐘縹緲度山腰顏陽
倒射皇妃塔春色平分學士橋片石苔封書記影宗
風難觀想前朝 琴臺春暖望春遲花鳥無情空自
嬌行道青蓮偏遠足遊仙綠髮笑齊腰朱欄夾道排
雙樹碧殿連雲帶六橋香積千年餘大釜一時遺蹟
見梁朝 雙樹聽經路不遑堂開宗鏡雨花嬌飯僧
千里來行脚醉客三春挾舞腰浪說白蛇沉古塔笑
看青雀度長橋萬峰似是逢支遁令我風流想六橋
○喻均三月三日讌集南屏詩燕坐寡塵務整營恣
衆客流連媚觴酌交錯紛屢焉談諧匪一端麗澤覲
三益愛好不知疲改席向水石傍有丞相墳累累蔭
松栢當其生存時鬱爲國耆碩年命有終盡遺骸委
荒陌感此重徘徊喟然嘆駒隙所以竹林人長酣謝
拘迫促呼乘燭遊勿訝山已夕

慧日峰所以名九曜借光也陳思恭採一石負宗鏡之光者被慧日名自此石千疊而上神瑛青瑩多屬倉狼蕉貞當是湖擁琉璃懸流不瀉作空王界愚矣聞建塔起上而見磚磚中矩砥列盡堂云升頂則日輪旭升浮江映湖江舟如葉湖所如見錦塘綠堤遊人如蟻簫鼓隱隱聲如蛩蟬而在如鱗山如誓則城中浙外之景也間視木末蒼鬱翠屏之外鳳山虎洞杳靄無際矣其支爲蓮花洞紺石西引碧惹繡藕千房萬窠恍夏雲之奇米顛琴臺孫放鶴樊在其下○張翥閏九月登慧日峰詩山僧領略與何長慧日峰

前俯大荒舊俗尚存三令節人生難遇兩重陽舟楓換葉隨秋老黃菊留花過閨香更欲磨崖訪陳蹟西風吹冷薛蘿裳○孫一元九日登高詩南屏九日登臨地望裏風烟秋事幽青蓋娟娟憐物候孤帆裊裊隔江洲泰雲隴樹歸心遠易水燕山落日愁詩罷長吟還自佇汀江沙鴈晚相游客中此日逢佳節扶醉來登千樹林蒼靄碧雲秋寺淨折荷殘葦晚湖深中原日送雙流淚老馬時存萬里心何處草堂還可借杜陵今有卜居吟○馮夢龍同季登諸公登慧日峰詩淨域隱南屏危峰極慧日自昔秘玄賞於今留

講席琳琅既觸目龍象亦接膝坐久失氛霾欽步閱霽色慈臺紆勝引造峰恣遐歷石磴排雲微松濤韻風密湖波表裏觀巖岫上下悉江外睇遙岑木杪娛高翼忘味因禪悅遠類得良集終期卜烟蘿於此課芝朮○虞淳熙詩石氣結寒洲黃道行慧日不識伊字文載酒問摩詰○如曉登慧日峰詩慧日峰頭立烟霞杖履中湖波翻草碧江雨拭花紅杳靄山山寺微茫處處鍾不涓懸客夢春與故園同

雷峰在寺對爲南屏北折而西衍之支卽照山也穹窿迴映舊名中峰亦曰迴峰宋有道士徐立之學老子自比冥鴻霧豹居此號迴峰先生或云有雷就者隱此故又名雷峰叢木深整縈青縑白亦佳境也吳越王妃於此建塔奉藏佛螺髻髮始以千丈十三層爲率尋以財力未克始建七級後復以形家言止存五級名黃妃塔地產黃皮木遂訛黃皮塔俗稱雷峰塔云高四十許丈兀立層霄金碧璀璨飛甍懸鈴種種嚴飾今則鬱攸之餘楮垣頽然灌莽綿絡而已下級架菌閣巢居於中內幽窈而外高懸陟磴求之誤謂壺公洞真矣琉璃剝落雖失夕照一景玲瓏虛豁猶堪夏日延涼又接吳越建塔時石刻華嚴經鱗

鑿其下今猶有廟得者俱條石小楷類歐陽率更書
法逕此者亡問香華作禮觀蹂躪其上深可嗟恨錢
忠懿王有建塔記其備舊有顯嚴教院雷峰菴通玄
亭望湖樓上清宮並廢○吳越國王錢俶建黃妃塔
碑記敬天修德人所當行之矧俶忝嗣丕圖承平茲
久雖未致全盛可不上體祖宗師仰瞿曇氏慈忍力
所沾既耶凡於萬機之暇口不輟誦釋氏之書手不
停披釋氏之典者蓋有深旨焉諸宮監尊禮佛螺髻
髮猶佛生存不敢私秘宮禁中恭率瑤貝劍宰堵波
於西湖之許以奉安之規模宏麗極所未見極所未

卷之二

三

闍宮監弘願之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爰以事力未
克姑從七級梯吳初志未滿爲憐計甌灰土木油錢
瓦石與夫工藝像設金碧之嚴通繕錢六百萬視會
稽之應天塔所謂許玄度者出沒人間凡三世然後
圓滿願心宮監等合力於彈指頃幻出瑤坊信多寶
如來分身應現使之然耳顧玄度有所不逮塔成之
日又鑄華嚴諸經圍繞八面真成不思議劫數大精
進幢於是合十指爪以贊歎之塔曰黃妃云吳越國
王錢俶拜手謹書於經之尾○林逋登雷峰二首中
峰一徑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村見秋濤隔岸聞長

松標古翠疎竹動微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

拂石翫林壑曠然空秋色歸雲帶層巘疎葦際滄洲

固自堪長往何爲難久留庶將濠上想聊作剡中遊

○王洧雷峰夕照詩塔影初收日色昏隔牆人語近

甘園南山游遍分歸路半入錢塘半暗門○聶大年

詩宜雨宜晴晚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霞穿樓閣紅

光遶雲捲笙歌逸韻隨山紫翠中樵唱遠樹蒼黃外

馬歸遲何人解畫蕭湘景併與漁村作二奇○景隆

詩翠微登覽已臨眺美景猶堪作畫圖日沒一湖金

瑪瑙風吟千樹玉笙竿漁舟曝網棲蓮渚牧豎騎牛

返柳衢還指草堂歸去好隔林一路暮猿呼○張寧

詩夷明忽蒼茫山高易夕陽百年歌舞地消得幾昏

黃○馬洪南鄉子詞高塔聳層層日月斜時景倍增

常是游湖船攏岸尋登看遍千峰紫翠凝暮色滿船

殘留照溪邊掃葉僧鴉背分金猶未了生憎幾處人

家又上燈○莫如忠詩寶塔叢雲杪琳宮夕照間飛

禽亦何意偏向飯僧還○朱維京詩峰色雜蒼翠夕

陽遠相對臨障萬里開迴光蕩人魄○朱長春詩塔

勢如爐古懸峰照水濱深林餘寶地浩劫想宮人鶴

宿荒簷危蛇戲曲徑蒸狂歌看日夕湖黑慘傷神○

虞淳熙詩高標入雲間隱迹聞雷就宛在此中央妖
蛇橫石竇○徐燊詩路入湖南亂草烟孤標斜挂夕
陽邊妖狐引子偷鈴鐸碩鼠呼羣鼠瓦磚處士卜居
曾此地黃妃施寶是何年遊人莫更傷零落吳越遺
宮盡野田○洪瞻祖詩陽臺北上朝光切雁塔南來
夕照深金碧衆山雲樹影旃檀千閣海潮音漁村似
對瀟湘見宿鳥如啼鄴水陰鼓瑟靈妃真不見長歌
審戚到於今

巖洞

歡喜巖在文昌閣後兩石離立相對望若老翁邂逅
歡喜之狀其一稍巨首穹覆如戴笠領下鑲小佛二
像眉睫剝落崖上題名遮滅不可辨矣
蓮花洞藏居然亭後洞無頂直似屏風曲折可迫人
委宛入觀耳名以青芙蓉障子當是南屏洞房中物
將亦壽師講蓮花經處而下睇亦見西湖蓮花其玲
瓏峭倩卽法華石頂耳鄰石一匝正類短屏列坐屏
脚下同慧日之見傷多題字○袁宏道蓮花洞記蓮
花洞之前爲居然亭軒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
碧鬚眉形影如落鏡中六橋楊柳一絡牽風引浪蕭
疎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

玲瓏若生巧逾彫鏤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
土窟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
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六丁神
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山骨盡出其奇與當何
如哉○趙維垣登蓮花洞詩秋風放舸肩花餘又向
丹崖一步虛鳥語林中知佛性僧棲巖裏接天居近
池泉裊芙蓉出隔岸依依楊柳疎坐對夕照翻貝葉
詩成還爲遠公書○劉思唐次前韻萬壑松濤落日
餘山陰高閣俯清虛冥鴻豈是樊籠物野性真便水
行居老去欲求丹訣隱年來已覺吏情疎滄洲有約
終當往不學虞卿更著書○虞舜卿詩遙看十里花
近結九品綠翠屏芙蓉帳洞口逢金仙○吳本恭詩
佳石龍從繡古苔雲波縱縱紫蓮開瘦藤柱到峯頭
望可有明星玉女來

石佛洞在蓮花洞右兩石相夾如龕內鑄石佛三像
其左壁胡中丞宗憲刻大楷書宸中天室四字徑一
尺二寸

羅漢洞相傳在慧日肇傍中有十六大士像鑲於壁
間今叢石鬱蒼了不可覓豈歲久而闕於土耶

幽居洞俗稱仙人洞在寺西一里許相傳葛仙翁修

煉之所竇穴玲瓏林淵錦鏡觸目新眺中可布兩席
左有小石門偃僂而上可登琴臺

觀音洞在方家塔鳳山之陰瑞應泉出焉內有觀音
石像前有菴曰石龍爲淨慈子院王兵部巖有記○
秦少游詩匹馬驕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踏烟霞普陀
風景差相似只欠潮音小白花

華津洞在梯雲慈雲二嶺間宋趙冀王府園虞司勳
淳熙遷處洞下有泉上有仙人棋臺近幾成骨場司
勳爲滁除有禁火華碑在焉

石壁

南屏石在宗鏡堂後正德間刑部主事方思道篆刻
楷書南屏二字徑尺餘

獨秀石又名獨惟明教嵩有志今不可攷慧日峯陰
有石穹然桀峙趾橫石如琴几可班荆憑眺想卽其
處也○契嵩獨秀石志嵩旣名獨秀石章表民以其
名爲未當且以詩詳之更曰獨惟石表民能文其取
義必遠然吾獨秀之義亦未始與人語因得論之世
俗所謂惟石者必以其詭異形狀類乎禽獸人物者
也爲之焉如是則屏山之石盈巖溢壑無不如禽獸
人物者也何獨一石謂之惟耶夫獨秀石有援數似

巖然特立於山之西南隅端莊不與衆石同趨附頗
似正人端士抱道自處不以事勢爲朋黨大凡物稟
秀氣而生成者其所樹立必巖然超出其羣吾所謂
獨秀石者意其鍾得秀氣能自植立不與其類相爲
附麗要詩人歌張之蓋欲有所警耳苟以惟石名之
彼衆人者自能命之何待不腆而名之耶無已吾請
從於獨秀

少林壁在蓮花洞後相傳少林崧禪師嘗面壁入定
於此上刻大楷書少林二字徑三尺猶存

池臺

萬工池在寺門列栢外兩坊夾之宋建炎以前寺累
遭回祿鞠爲荆墟熙寧間有善青鳥術者云雷擊火
星須鑿池以禳之圓照本禪師乃募有力者萬人濬
未終日而成故名池方廣淵渟峻岸綺匝繪垣前照
古木傍蔭根如虬龍蟠擁石几良辰正晝野遊山市
喧於都城惟東畔退居而三面俱成遊徑珠履芳鳥
蹴香塵而封紫葯者日以百計時則爆竹鐘魚之遊
響酒哉伊蒲之各陳麗人寂士真俗同適慰林投石
逸戲自娛寶光寺之咸池不若也乃若杖藜照影披
襟弄月濠濮之想特夕照曉鐘兩時許耳今且潛通

鄭沼購以放生移栽西渚之藕花宛承德水之蓮座
橋梁亭閣他日更費萬工富與兩湖甲勝矣○釋祿
宏放生池記略西湖古放生池也法久而散實以名
存敵之久而安焉恒產乎水族併迷其名若聞問者
歲在乙未春余演圓覺於佛國山之南屏南屏故有
池當其三門一時王會諸名公捐資贖而出之植蓮
其中斷漁業人由是知放生池爲武林舊事○葛寅
亮放生池小疏乙未歲雲棲大師說法南屏山山有
池臨門以飯僧餘資贖池爲放生處蓋繇西湖故宋
放生池而存河沙於一粒庶有拓而廣之者是師旨
也越二十年而大師嘗入十諸長者王季和宋化卿
輩暨法師玄津咸贖生爲師壽復以餘資贖池外業
拓而廣之夫善緣非一人獨植而況有宋之故跡依
然大師之接引培植哉世必有見作隨喜翕然布金
以增其勝者更不可無以廣之於是季和玄津主其
議而余爲之讚歎若此○王在晉放生池記天地之
大德曰生萬靈各具一惺惺愛惜生命熱血裏有丈
六身若飛若走若潛若穴微而蟻蟻蟻以莫不然
業力所驅啖彼養已是遭食者死已能生反誅其債
如汝啖我版築上下無有盡時此業甚深佛所不度

故於萬生萬死中開一生門勘破罔網超度飛羽游
鱗盡歸極樂世界力勸世人因物證果大生廣生兆
生生於無已武林之西周道三十里三面環山溪谷
縷注澗泉百道匯而爲湖網取諸水弋取諸山而烹
諸流祗作烹鮮之釜習習皆命無殊聚斂之林刺心
取血揚湯煇毛我佛憐憫點動聖慈宋天禧四年辛
相請以抗之西湖爲放生池詔從之湖南淨慈寺山
門臨水爲永明壽禪師放生處寺歷建炎屢爲祝融
所妬日者以雷峰火曜惟水勝之圓照禪師募有力
者追萬功成竟日名萬工池傍有亭曰飛泳理宗額
焉歲久亭圯池爲僧有萬曆乙未雲棲宏師就寺講
圓覺一時護法爭贖池放生爲宏師壽又二十年宏
師入旬諸紳及沙門大寮等又以放生餘錢贖鄰蕩
爲師再壽於是葛少參等相繼以贖蕩壽師而趙大
尹鄒文學至捐二百金以廣之合前共得三十餘畝
開水塘通堰實築石橋構楹亭淨慈山門花港古蹟
依稀可做焉余觀宋之建有國祚爲力寢微蛇蹤豕
跡旁午開河狼毒羊腥薰蒸樓櫓北轅以後國祚欲
斬然猶南渡奄奄以續如綫之緒至百五十年而易
姓當天禧全盛時灌漑銷鋒建炎偏安建都之地夢

想不及而即逃念湖取爲羣生活命之府康王之南
其轍守西冷以終老是時胡兒驚點捷辣郎君日蹂
踰上國燎原不焚滔天不溺退生一寸處小朝廷以
求活則天禧好生一念肇造此邦宇宙大矣何獨臨
安一片地能容帝胃爲趙氏長子孫鳥獸魚鱉之樂
卒之爲君王臺池苑囿之樂金龍放雪衣之句當爲
強金不滅宋之識昔高文虎以夏爲商有以來好事
者之謂愚以金龍雪衣爲識直令東坡學士鼓掌千
載而下亦爲文虎解嘲耳是爲記○濟之恒詠萬工
池蓮花三首入寺逢慧遠不負蓮社期灼灼千芙蓉
發艷溢雙池安見田田葉幻出青蓮披花葉自言好
分別何從施盜香吾不取伏孔吾不爲側立以躊躇
請師爲證之南屏對藕居中池名萬工有魚得放
生有藕何不容開花復結子盡作佛前供胡爲批其
根憔悴先秋風聞魚中夜泣寄言謝居士身游蓮葉
間刺促長不已脫鉤與漏網暫活亦等死何不借升
斗縱我於海底不然焚漁採與藕同腐爾昔聞萬
頃湖綠之千頃荷斷橋近西冷舟楫不得過時時采
蓮唱流響附靈波山影花相盪雲氣葉相摩不見九
品蓮西方一何多上有發清池下者出湖河火宅尚

挺生淨域將如何

三潭放生池湖中舊有三潭三塔及湖心寺塔寺既
廢潭址遂涇葑田幾半湖內萬曆三十五年錢塘縣
令聶心湯請於水利道王道顯申呈撫按牒行本縣
查復三潭用蘇長公潘湖法捲取葑泥繞潭築埂環
植水柳又於舊中塔基重建德生堂專爲放生之所
擇僧守之禁絕漁人越界捕捉童之者縣丞雷文龍
也三十九年縣令楊萬里繼築外埂至四十二年湖
水涸而潭以濬故得不涸乃知湖源實在此鹽臺楊
鶴橄增濬之復以沙增築潭埂數百丈而中潭成董
之者閩人謝兆申也四十二年湖水溢梅臺劉一焜
按臺李邦華鹽臺崔爾進橄增中潭沙埂二尺并捲
葑濬南北兩潭於是三潭舊蹟盡復杭郡守楊聯芳
復拓德生堂址建閣三楹中供西方接引三聖飛躍
蓮臺製極妙麗董之者淨慈僧大堅也至於數年間
倡議運籌捐資集費則皆虞司勳淳熙黃勝部汝亨
君憲副寅亮諸鄉紳終始焉○王在晉同大參薛又
損憲副熊石門少參葛屹瞻水部黃寓庸放生池
詩寒潭澈底氣氣虛閣臨池敞夕照薄暮片帆催
落鴈乘風五綈度流雲鷺峰頂現牟尼寶螺髻腰懸

水敘裙入座悟談超世劫仰天長嘯欲離羣

金鰈池在淨居庵左事詳圖照井

羅漢池在雙清園後百武相傳五百禿徒洗盂處

法華臺在慧日峰下卽石隱新構香嚴社處也林麓

綿濛崖壁相望回岫紫紆石路阻映湖山映帶憑眺

無遺相傳永明和尚日於此誦法華經嘗感諸天雨

華繽紛嚴整明高士孫一元亦嘗卜居焉萬曆甲午

內監孫隆構亭以識舊蹟迨辛亥亭圯方伯吳公用

先王公在晉及膳部黃公汝亨諸檀爲僧整別構香

嚴社於臺前承阿枕流宵條虛敞奇爲嘉觀○黃汝

香

卷之二

五

亨香嚴社記西湖兩山無地不佳秀獨湖南淨慈寺

最勝淨慈亦有精舍然多爲游僧行脚酒客坐沸之

場所稱萬峯舍西隱慈雲南枕慧日東望蓮湖北接

藕洲湖光在案巖石作供爲南屏最勝處而隱於寺

林之西衆目不盡覩然咸淳志載永明壽禪師就此

日課法華經凡萬三千部嘗感四天花雨故名雨花

臺本朝高士孫太初舊隱遺址亦在焉余嘗過淨慈

訪玄津壑法師顧而樂之嘆此名流勝境不應荒蔓

林叢中壑公頃又應法華講席於勝果山嚴立儀期

期於悟入三昧則何不就此勝地翫爲堂曰法華嚴

堂晝夜修持接壽師雨花之液而以堂後構軒二楹

軒之甫起一閣供白衣大士閣以下有淨室三兩間

與雨花巖對周遭竹木之勝吾輩同調人於焉結社

於焉偃息嗣太初高士之風彼凡僧俗士不與焉豈

非西湖南山千載盛事耶友人汪孟樸然明輩聞斯

語欣然以聚材締構爲已任方伯本如吳公大叅帖

雲王公司理子書孫公咸捐俸來助友人項扈虛黃

長吉汪季玄李玄白門人方若淵方美徵俱歡喜相

勸而成於是起工於庚戌春假萬峯房之西開一徑

入上數十步築短牆爲門顏其處曰香嚴社而爲嚴

香

卷之二

五

堂爲軒爲閣爲室如前語皆具軒名媚清取謝靈運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之句閣仍雨華則吳公所

題也從社逕而入逶迤長廊林風山月時來拂人臺

旁故有亭塊然作湖光峰色之障吳公亟命立去之

遂曠然殊觀覽者無不讚歎而俗士不辨所自以爲

寺僧私舍一切闕踐當途諸公或乘酒興至作松間

之喝余因與吳公立爲約法三章曰不殺生不演戲

不借人寓期與修士寂人共保任之使無墮壞於不

韻之王吾輩與寺僧俱不得遽廬視之也社成半年

餘而寓庸居士黃汝亨作是記

○汪汝淳香嚴社紀事南屏爲

湖山福地昔唐永明壽禪師修懺道場也香火數百年不廢高人韻士亦往往齒及其間靡不拈花雨臺爲最勝云會永明禪師舍利塔成見者咸頂禮讚歎以是爲壑公成勞也黃貞父先生嘗語淳西湖何處不佳顧兩峯祇樹林多爲野髡游納所湊聚慧日峯頭光明不滅豈非湖山邇日極盛事耶雨花一片地得壑公爲之主而精舍缺於石林非所以弘大教暢玄風也吾儕其無忘之會先生禮白嶽道經淳別業近市而無喧季第謙構小閣蒙竹中先生顧而樂之

淨素手志

卷之一

三

賦詩有幽意在高閣清風宜主人之句後先生歸自黃山期淳共踐前約開基有日矣先生語謙顧虎頭維摩一軀施當百萬今藉子以枚點耳謙受命躡山麓之勝逶迤高下隨其所宜仰觀山俯瞰湖旁睨竹樹雲烟之致各欣然來會踞石宜樓倚竹宜軒轉圻宜室緣崖宜廊圖成先以授壑公壑公曰昔壽禪師就此日課法華經凡萬三千部曾致花雨之徵臺之所由名也今藉乎諸君子之成敢忘師所自始乎臺之東柴桑隙地願卽是爲法華懺堂而吾藉一枝庇焉亦足矣於是庚戌春鳩工有事於懺堂倚南屏

慧日峰北向因壑公舊橡增新之莊嚴畧具蕉石作供從左步欄而出先生顏其門曰香嚴社依仄徑爲迴廊循廊而上曲折以達軒先生題曰媚清烟雲竹水蒼翠交加若泠泠之隨風而漱漱之發響也右側爲行厨左側爲半閣閣南向直視花雨臺巨石參差雲霞歷亂每風枝月影掩映壁窻咏太白濯魄水壺之語彷彿近之閣轉而鄰軒爲秘室由閣背拾級而登則爲樓樓曰雨華方伯吳公所題也四面交疏飛甍捷出竹枝縹緲直拂几牖間藕洲柳陌俱在望中嚴樓耶川觀耶巒然林木爭覺映人眉睫矣臺畔舊有亭以供大士方伯吳公亟命撤之奉大士於樓居夫然後石壁空青烟雲不礙游茲地者無復有遺憾云是役也閱月凡四閱費幾三百金二三知交咸欣欣然以先生之心爲心也助各有差而懺堂與竹閣事成淳猶憶司成馮公之言曰雨花勝地正德間山人孫太初卜築於茲山雲落秋不愀然可咏耶會司成厭世未竟所志今幸藉龍山靈興成勝事一不負先生之雅志兼以酬司成公之初心矣○朱長春法華臺詩高僧禪蹟已蒼苔詞客遺宮安在哉白石空傳種蓮處青林無復抱琴來竹風淺淺如迎客花雨

飛飛自墮臺惆悵秋風懷古意登高誰是大夫才○
 斯學詩樹老臺荒石礫斜壽公高座演三車尚疑後
 鳥來聽法猶有諸天散雨花○屠隆詩高納譚經處
 天花雨講臺心珠元有象法鏡木無埃魚以放生去
 何因施食來何須覓蓮社於此學宗雷○鄭之惠詩
 旭日破積陰信步豁幽賞荒途鮮欲合曲逕臺初上
 立石儼成林迴峰開若掌樹隱遠湖明風將清梵響
 啟戶忽逢僧烹茶聊偃仰談鋒大河懸蒸色朝霞朗
 逆盟如可尋匡廬在函丈○汪禮約詩數有林中契
 頻過洞壑隈白雲遙對酒明月自登臺地迥潮聲落
 天青湖色來題詩寄寥廓深足慰徘徊○周叔宗香
 嚴社詩湖南列屏嶂屏麓秘淨區昔自至人開維茲
 縹侶俱憐花嚴風表詮帙信醍醐愚者被滋障智士
 獲前驅香景聚山川上果結粉榆矢心追善友矯力
 瞻遺書交臂一廻看塵劫在須臾隨緣緣是宗變景
 景無殊竹樹既玲瓏臺榭何踈蕪引勝將崇葺偃仰
 此浮軀○廣詢和登公附黃貞父諸君爲建懺堂詩
 曾過黃鶴訪茅茨君忽天涯我一枝南去無家將獨
 歷西來有法可深知敢忘舊日經行處自信名山結
 時支許風流元不減兩峯相對有餘思 深林誰

獨賦歸來偏爾休公破草萊即使好山千里外何如
 此處一天開長松忽到清秋雨半坐還分舊日臺嵐
 氣冥濛如畫果幾聽樵唱翠岩迴○虞淳貞和曾期
 峯下結茅茨欲似鷓鴣共一枝詎意陸沉成市隱終
 焉雲卧愧相知花龕淨几非前日竹閣雕欄異昔時
 老去萍踪懷抱惡幽樓羨爾一題詩 河沙世界此
 潛藏息影觀心傍影堂水月湖光翻短榻松風仙苑
 出高墻却緣幻住元非跡自信無何別有鄉連洞丹
 崖時聽法點頭還暎薜蘿傍 萬峯屋後有攀躋慧
 日雷峯夕照西翠壁青蓮宜道侶丹楓碧篠稱幽棲
 星宮麗列玲瓏別薜石磨礧汗漫題支遁風流寧似
 汝天花卸去鳥爭啼 齊傳子億化身來舍利飛光
 出草萊手製浮圖香不散心如宗鏡翳還開轉輪展
 厭獅爲座悟道將非鏡是臺獨愛三椽松樹下閉門
 四衆挽難迴○潘之恒竹閣三首半壁山腰半面湖
 危樓徑絕杖難扶憑誰好手支蘇轍寫出南屏竹半
 圖 雲吐山尖片石蹲相逢應指丈人尊香臺幾見
 天花墜夢裡分明下楚魂 竹裏疎鐘出懺堂氤氳
 香篆繞長廊文殊倚問維摩病丈室婆娑面帶黃○
 韓敬詩禪扉逗半弓小構隔幽嶺極得碧琅玕四簷

映清影寒玉當軒除奇峭態百逞乍到神已閑坐深
 骨俱冷微風韻鏗琮古藤翳精猛香葉淨如拭虬龍
 怒不驕紅塵既迥隔白日疑獨永嗒然忽忘言此中
 有深省○汪汝謙竹閣落成詩一丘分得梵王宮花
 木幽深曲逕通竹影參差繁晚照湖光繚繞弄晴虹
 簷前濤落松鳴壑臺上雲飛石倚空習靜欣同塵外
 侶千秋白社見遺風○譚貞默過雨花閣贈玄津禪
 師詩到看林竹坐餘清相對高閒世外情俯拾湖山
 空霽色放吟檻閣暮禽聲天花不斷宗風古祖塔新
 懸慧日明爲提從君修白社南屏半畝結柴荆○吳
 夢鼐寺志 卷之一 三十一
 之鵬詩禪室隱蒼峰乘閑喜過從勝情餘愛馬高論
 足雕龍暑散深林篠濤喧古殿松看山餐秀色瓜果
 不煩供 頗訝塵塗倦因貪佛界幽岫低花外塔湖
 吹竹西樓片石心俱寂孤雲影共浮藕波談別處無
 異虎溪頭○薛正平秋夜竹閣感懷詩木落秋雲空
 雁過澄潭激怪石如怒濤宜枕還宜嗽千楓隔溪香
 子夜松絃奏癡龍喚不回虎跡留寒岫茱萸帶雪紅
 藤影携來瘦笑逐南華蝶短鐵蹄清晝
 琴臺在慧日峰西半里穿幽岩洞左小石門拾級而
 上石甃石壁秀有米元章帶刻大偈書琴臺二字

徑三天今不存其上又有石壁刻人家卦中庸樂記
 篇乃司馬溫公入分書又蘇才翁蔡君謨題識數處
 霜蘚剝蝕猶彷彿可辨○虞淳熙琴臺詩藻火洗不
 開悵望衆香國素琴倘有心心寄空中色
 洲渚
 白蓮洲在雷峯之陰洲畔故有白蓮寺即西關門左
 也廣順元年建內有鐵塔一石塔二傍有淨相院雲
 海觀並廢希夷道堂劉蕤永建今廢爲虞司勳讀書
 林○虞淳熙蓮洲詩雙塔夾招提湧出白蓮洲不見
 西方人遙望望歸舟
 淨慈寺志 卷之一 三十一
 鶴渚即南港異稱也弘正間開中孫山人一元養鶴
 於此得名○虞淳熙鶴渚詩客從孤山來還向孤山
 去露渚不開聲天高共誰語○吳本恭詩山月柴門
 舊釣磯車輪隻影向誰飛長歌只在秋江上應有吟
 魂控鶴歸
 港井
 御港一名南港即今俗稱淨慈港也港與湖水相通
 蓋南宋翠華臨幸淨慈翠芳甘園諸勝龍舟往來於
 此故云志載有御船坊無考
 雙井在大雄殿前東西兩壩先是寺僧艱汲負擔湖

濱紹定四年任持石田法薰以錫杖扣殿前地出泉
一派甃爲雙井涵清激素陽旱不枯淨泉沾給上作
二亭覆之歲久亭圯萬曆癸巳內監孫隆仍建兩亭
雄麗與殿相稱鄭清之雙井記水於天壤間無所
不通然有聚焉有會焉合望洋向若則湖者水之聚
江者水之會也錢塘左江右湖湖濱江岸湖之泉皆
有所麗而不克以自立方雨盈於滄溟飛於山濯
烟嵐而走塵陌汪洋衍肆可淵而渚可噴而注可泄
而環也至於遙岑不雲平畦遂斷水之行乎地中者
江湖實驅而有之或未旱而輒汲置雖靈山福地不
免焉淨慈爲寺甲於杭負山面湖出清泚而瞰綠淨
宜若不啻於泉也而鏗鯨擊鼉千韻頤嘯齋孟茗椀
漱風嚙月搯搯乎晨夕之供水之畔湖而私於井者
不給則取餘於湖山君惡焉法薰之來馭禪以律而
梵矩嚴約衆以已而緇計裕增舊濯新無一或闕定
餘周視其庭慨然嘆曰美哉山嶸之有斯刹也而猶
病於汲以錫叩地而祝曰井於斯泉於斯衆聚然笑
謂是信有泉耶薰弗爲畫亟召工具舂插剝佛殿之
前隙爲雙井對峙未尋而液亦丈而潤及泉而清湧
既甃而淳泓不與時虧溢胥異之噫斯泉之所以異

者溼翠麓之寒清竅靈源而獨出非假道於江而借
資於湖也其潛也如遜其見也如期深以蓄其德高
以下其施其猶特立之君子而能擇其人者歟是可
尚已薰復崇二亭以貢其上而謂記於余余辭曰孤
山六一泉實歐蘇惠勤之勝迹故以泉名於湖茲泉
也固非偶然者若重以記無嫌自詭於先賢乎薰曰
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蓋未始無配吾將進雙井
而反六一則孤山之泉不孤矣否則歐蘇笑人寂寂
於記乎何遜余無以辭因識其顛末而繫之以銘云
水胎於乾而育於坎凌高沃深不召而感彼旱如恭
以血飲兵屬饑一呼枯甃僮盈相是幻泉爲法之乳
寂以心法如子得哺昔泉之闕蟄於九淵垢佛渴祖
爲薰出焉清夏煥冬蒸雲化雨澤我大地洗衆生苦
我笑謂薰口吸西江一滴不嚙付此井雙○又雙井
詩爲石田薰禪師賦水神何時生六翮飛出雙泉江
練白平湖浸月渺無邊一笑對之成揖客輾轡初動
曉星橫夜捲寒瓊聲浩浩千年佛殿礎花乾十畝空
庭蔭修栢問泉何事趣奇觀故向庭前作真澤昔年
何塞今何通泉豈有心猶揀擇若云泉自井中來枯
甃沿山有龜坼如言地中泉自見是年何須穿土岷

幡風胥動兩無干細詮此證歸禪伯我方饒舌爲井
記了不相干勞刻畫寄詩更欲結茶綠付與宗風自
錢拍

神運井在香積厨內泉極甘冽皎焉冲照其下縱廣
約二丈餘窺深悻悻魂內外引汲不竭嘉定時有六甲
神嘗協僧道濟運木於此故云相傳其軀與江水通
又名通江

圓照井在羅漢殿後宋熙寧癸丑歲大旱湖井皆涸
圓照本禪師於此卓錫遂有金色鰻魚隨甘泉湧出
因浚爲井寺衆千餘豐周瓢飲其魚則別斃方池於
淨居之傍放生其間至今池以金鰻名焉

隱龍井在萬工池畔相傳有龍潛伏其中故名
錢王井在寺左法因院即今錢祠

吉祥井在堆雲路傍嘉泰癸未尤溪僧宗明鑿

四眼井在寺東半里南屏縣九曜東行呼喚迴繞又
北折而西爲中峯爲雷峯寺當諸峯中堪輿謂如白
象卷湖之形而三門臨湖傍藕花居左道所由出也

咸淳志圖尚載自錢湖門過長橋經西關門即今雷峯路

沿湖四五里至太子灣爲南新路父老相傳後爲賈
似道以寺址靈氣所鍾於此刊山浚井闢爲通衢靈

氣曳矣

嶺略

錢王嶺舊名錢糧司嶺在寺西三里吳越王建司其
上以徵山課逾嶺有龍母井甘溪過軍橋度橋可出
進龍浦渡江

萬松嶺在寺東二里逾嶺可至兵馬司夾道多古松
虬龍夭矯于霄翳日宋時審適大內其麓有茶坊嶺
以宋設茶坊於此故名繇嶺而北逕里許抵清波門
入城

方家峪在南屏之陽六朝以前峪中林莽茂密幽烟
冥緬間無人居實南山一奧區也入五代至南渡則

方氏與山民錯居梵刹與琳宮鱗次舊有永隆寺廣
教寺褒親崇壽寺西蓮瑞相寺廣慈院寶藏院廣嚴
院廣福院淨教院安福禪院水月寺西林法慧院遇

仙觀並廢略之西北有嶺曰梯雲逾嶺可出大慈山
西南有嶺曰慈雲逾嶺可達松關以至浙江驛○蘇

軾梯雲嶺詩千尺長松挂薜蘿梯雲嶺上一聲歌湖
山深秀有何處水月池中樹影多○張翥清明雨晴
過慈雲嶺詩當年玉輦此經行古寺猶題扈從名
鳳識空山氣歇馬羊刼換海波平野桃着雨春紅落

嶺路靈雲濕翠生日暮人歸烟樹黑饒颺雨上宮城

園寨

小蓬萊在寺對中峯晉葛洪棲煉於此故名岫壑冲深松篁攢茂因岡疊磴因澗疏流洞可布席梁可策杖俱似神工鬼斧幻出靈奇世間千楮購工無此巧斷實湖南絕勝地也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宜此憑寄焉宋爲內侍甘昇園遂名甘園又名湖曲園理宗嘗臨幸有御愛松丹井望湖亭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謝節使仙跡淪湮洽來易王近二十年間

清嘉幸本

卷之三

三十五

已四更秀今又他屬矣○周密小蓬萊詩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舊實有遺蹤園林幾換東風王留得亭前御愛松

勝景園在雷峯塔路口高宗時別館也光宗時慈福太后以賜韓侂冑改名南園後復改名慶樂園陸務觀游有南園記

翠芳園在寺對宋孝宗建名屏山園理宗朝改翠芳有五花亭蘭棧梅榭咸淳中建宗陽宮亭館花石移取殆盡不待今日嘆黍離矣

雙清園在寺左相傳宋有高僧沅清溪元有清遠

俱禪隱於此故名今屬發祥祠爲經始居

珍珠園在雷峯之陰宋張循王俊別墅內有泉迸出累累如貫珠官庫取以釀酒董嗣杲題大慈山珍珠泉詩別有雷峯峯下園一泓埋沒在蓬蒿卽此泉也又有高寒堂嘗經臨幸今屬包氏業矣

灣里

太子灣在發祥祠左宋時莊文景獻二太子構園浴鵲灣在赤山港口其水曲爲浴鵲灣張伯雨嘗構水軒棲逸於此○劉邦彥詩二首浴鵲灣頭春水呼

清嘉幸本

卷之三

三十五

復洞口晴雲漁歌款款互荅樵唱悠悠獨聞春水初生浴鵲灣篴樓高枕對青山鳥聲啼足忽飛去門掩綠陰清晝閒

飛仙里在長橋宋李夔遇仙飛昇處事見靈異

墩埠

仙姥墩舊在長橋東神仙傳云姥餘杭人也嫁於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之是後羣仙時降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化去後十餘年有人逕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卽姥也前所居址高數十尺今已夷爲坦

途矣○王介甫詩綠漪堂前湖水綠歸來正復有荷花
花前若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赤山埠在九曜峯麓與赤山聯屬其土赤埴故名卅
概山湖爭渡而泊此者無虛日自此南折而西逾錢
王嶺出江干商旅不絕宋有牛竿滌宮今有天醫宮
在焉○張與詩急雨斜風吹客衣赤山埠頭人渡稀
欲行不行徒步遲六橋新水漲平堤雲松冥冥曲徑
迷采蓮舟傍綠荷歸款乃一聲天欲瞑隔花驚起鷺
鷗飛

論曰志淨慈而及所映帶諸方若據而有之者何稱

淨慈寺志

卷之二

七

南屏之名也南屏影落兩湖勢盤百谷山脉傍紫山
骨下挺若鰲載而出者遊履所經遊目所望儼然眾
愚列而翠帷張所以名南屏者矣若夫慧日光吞萬
象從來奄有華藏而五百應真清風之拂又不啻寶
志公金地藏之袈裟一角矣且佛法大興或有捨爲
常住者安知非他日帷障中物以論佛國耶昔也故
書

敬校梓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二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二

建置

敘曰內典以成住壞空爲轉輪一大劫總八十轉
轉則知因有變遷乃有世界無變遷世界不立即琳
宮梵宇等如是觀淨慈報恩光孝禪寺創自周顯德
元年吳越錢忠懿王號曰慧日永明院宋太宗賜額
壽寧禪院尋燬高宗紹興十九年改今額後屢燬入
國朝燬而建者數矣夫五代迄今幾七百餘年耳其
間興廢廢興宛然轉輪旋轉矧阿僧祇劫哉然始華
光終須彌相三大劫中各有佛千雖出生示滅住世
者總一佛也淨慈歷代諸名德後先剏復者能現羣
飛鳥華於荒榛斷梵中其堅固雄猛心與佛住何異
故興廢廢興而總命曰建置謂建法幢者代不乏人
有不變不遷者與轉輪劫俱無窮耳紀建置

殿堂

大雄殿五楹高三丈卽淨慈正殿也飛檐鴟尾藻
井虹梁結構莊嚴氣象閎偉中奉大如來像三身青
螺紺目趺坐寶蓮金色晃耀綖網瞻嚮妙相無比迦
葉阿難立侍左右梵王帝釋旁列其前又十地菩薩
等十八諸天周繞拱衛俱相好殊妙麗光明瞻仰

敬其北壁則補施大士躡龍首翺立巨浪中神觀如生慈威具足殿自周顯德元年吳越忠懿王錢俶建宋紹興初燬至九年高宗復建未幾又燬孝宗賜金成之嘉泰四年又燬嘉定十三年寧宗勅住持妙崧復建至元庚寅又燬住持至慧復建洪武癸亥二十五年閏十二月又燬蔡德銘力募復逮永樂八年住持德純相繼成之正統丁巳年又燬住持宗妙東明慧品同建成化二十年智源重脩弘治十年文懷脩萬曆二十三年以清脩下廡左右翼有大經藏四龕莊校環瑋丹彩燁然正統十年 英宗皇帝萬曆

淨慈寺志

卷之

二十八年 今上皇帝欽頒法寶也○程琬重建淨慈報恩光孝禪寺碑記西方有異域宮殿皆天化驚嶺布金圖則以人力故唯與人力故則有易與難然而願力堅雖艱亦成就崔嵬淨慈山東南推甲乙鉏荒不記年吳越號慧日道潛與延壽相仍坐教席皇皇太宗更號壽寧紹興有制追嚴佑陵載易今名厄度中更佛智道容再堂應真臺密法進寶殿經營孝皇御曆賜金起成既成臨幸震動山林嘉泰之四埃於鬱攸退谷義雲載吼龍吼佛閣層空天畫雲浮河沙真諦輒賜龍樓唯是羅漢之林大雄之殿費大莫

與星霜幾換嘉定庚午起禪老松一顧慨然就振祖屋爾譚擇材爾譚程工規置堅定一朝屹立都人駭嘆謂出神力無疑廣脩尤奉尊者五百鉅人眈眈廣復功緒方延谷而木全乃以小嫌引去翩翩自爾八年任牒四傳漆卅金碧迄未之圓辛巳有命以崧再至至不朞年始克竣事於是濕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翎塔排鳳齒星番珠網寶殿洞於琉璃日耀璇題金椽聳乎珂玳良由于秋紀節召入闕庭賜號紫衣殊渥無倫椒殿遠嚴天賚亦均風動八表歡喜見開施以金綰川委雲蒸佛行有索亦復自傾嗟此突

淨慈寺志

卷之

兀其工匪易凡二十年始終乃備瞻言佛行傳佛照衣有行有法聲傾一時昔去今來了無滯礙以未了故故復重來今既了故所說未了一日杖錫求我說之顧惟天賦寂茂興墮清幽往來錢唐諸山渺然不記歲月凡劉道真之所記顧野王之所書鴻漸之所經增元之所志莫不披宿風而挹爽玩夕照以含和或偕釋子道入俱度以篁之嶺或與高人勝士同登月桂之峰或賦歸而屢宿石橋或采興而獨瓢冷澗或遇葛翁於北塢或逢仙許於南泉或摩蓮式之留願或聽智僧之長嘯或近凡法真之張寶帳或遙瞻

釋遇之上驥峰蓋由前世曾遊所愧今生失脚已而
又循赤嶺過慈雲乃見寶蓋威儀隊伍雲行兩布再
生彌勒之峰勢就形全雙踞石龍之首更分餘脉復
過穿珠一結山崎穹窿寶塔峰巒燿燿於前應護一氣
以中涵三阜橫陳雙龍後伏勿輕加於營築庶永闕
於靈竒雖然六一居士更有偈言東南地秀絕山水
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聞清香烟霏四而起雲霧
雜芬芳其俗寧宮室佛屋擬侯王五采瑩丹漆四壁
金煥煌上垂百寶蓋宴坐以胡床南方精飲食玉粒
甘露漿晨興水飯僧日晏不敢嘗惟今淨慈林壑之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幽宮室之盛羣心之歸抵此偈言了無一異但未知
雲堂千衆坐臥食息何所解入三世諸佛數千羅漢
受此供養永報云何若能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
無窮證無生忍造不二門食息自如坐臥何歎至若
諸佛以及羅漢能堅勸誓化度衆生消一切聲利斷
一切疾苦滿一切願欲昆垂水旱永絕災異山河大
地悉得安寧則持舍國王大臣是名衆報雖然如上
莊嚴如上功德猶爲有底禪未是離世法須於光明
藏中化出白銀地現七寶樓閣如光明如來方爲寶
相一彈指頃徧滿十方如山巍巍永劫不壞以此功

德是爲淨慈鄰峰喚起辨才今日同聞知見禪師俗
徐氏妙松賜號佛行禪師云○虞集重修淨慈報恩
光孝禪寺記杭州路淨慈報恩禪寺在郡城之陰面
臨湖水後周時錢氏國於吳越忠懿王俶初迎衢州
慈化定慧禪師道潛至其府受菩薩戒建慧日永明
寺以居之今淨慈寺也從之者衆潛師嘗從忠懿求
埵下金銅十六羅漢像忠懿適夢十六人者從潛公
行異而與之斯有羅漢殿之始也智覺禪師延壽者
餘杭人既出家客受韶國師玄記說法雪竇建隆初
忠懿王迎居靈隱山遂任永明居十五年嘗以佛祖

大意經綸正宗假申問答作宗鏡錄一百卷則寺有
宗鏡堂也熙寧中郡守陳公襄請圖照宗本居之歲
旱湖水盡涸寺西隅甘泉出有金色鯉魚游焉因鑿
爲井寺衆千餘飲之不竭名曰圓照井元豐初繼之
者其門人善本時所謂大小本也宋南渡寺燬而復
興紹興初高宗臨幸延湖州道客來居復十六大士
之舊并塑五百阿羅漢像皆出一僧之手像成而化
去九年始更賜淨慈之額既而又燬孝宗時賜金成
之未數十年又燬住山有退谷義雲聞於朝給錢以
更作後數十年少林妙慈王之賜田曰泰寧莊紹定

四年主者石田法薰猶以寺之取水爲遠薰以杖叩
佛殿前地曰使鑿鑿井大出泉以給衆景定五年虛
堂至愚王之賜以禮部度僧空牒若干以鬻金備用
又賜田曰天錫莊不十餘年而宋亡矣宋在東南時
宰定其京輔佛寺推次甲乙皆有定等尊表五山以
爲諸刹之綱領而淨慈注其中故非碩師莫居焉惟
我聖朝尤崇像教乃爲直總統之師又置行宣政
院之官以理其事位望略同省府又以省臣之最
貴者領之則淨慈之選爲甚艱矣至元中住山無文
義傳置田若干畝名至元莊庚寅寺又毀傳道之化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六

而阿濕毘尊者不壞自是住山者以次像古田德
庵作蒙堂以居諸方之尊宿次作庫堂旃檀林觀音
殿愚極至慧建佛殿法堂羅漢殿皆有像方山文寶
作山門雪庭正傳作選佛場宗鏡堂晦機元熙作千
佛閣開門外之道則提點廣澤相之也東嶼德海作
鐘樓方丈千瀨善慶作藏殿歷數十年累數師之勤
各效其功猶有所待也至正壬午平山處林自中天
竺行宣政院使高公納麟請來主茲山學者雲集適
遭歲歉齋廚蕭條不憚勞苦以惠四衆縑素傾仰施
予兄斥朝夕鐘鼓至者如歸又積其餘以備營建於

是觀音羅漢之殿嚴飾相好學者游息安禪之所增
益完美尊而祖堂幽而三增廊廡之脩庫使之積凡
所宜有莫不備焉諸方以爲儀則至於舉揚正令激
昂方來又師之久而益篤者也昔高公自樞密同知
均逸外服以領宣政出其經濟之緒餘略施於佛刹
挾宿蠹之盤踞絕請謁之契習起老宿於滯淹引養
恬於枯寂而後老師宿座有以白見久叅勸學各得
其旨叢林風致煥然一新右丞相別怯里不花以世
勲舊德躬爲外護先後左右名公大臣贊襄文治底
於無爲使浮屠氏之人得以行其道有如平山者焉

淨慈寺志

卷之二

七

則其歸相天子所謂其天職治天民任賢得人可知
矣後之賢者又將觀於一刹而有考於一代之盛乎
○朱鏞重脩淨慈禪寺碑記欽差兩浙總鎮太監張
公以碩德雅望臨蒞茲土奸宄潛息而雨暘時若士
民樂業而穀粟以登皞皞熙熙復還曩古盛治且留
意儒術兼崇重像教近以省方觀民觀淨慈佛刹舊
碑斷裂慨然興歎重念金輪失馭不有刻文無所依
於稽乃喜捨厚資事新福壞殿堂寮廡以次而完仍
樹穹碑大書深鐫光照林麓遂請訂諸新志考諸古
牒維杭爲郡在三吳都會今於兩浙實會府方伯連

帥臺省藩維治所我 皇明定鼎金陵疆理天下五
服方嶽十有三而浙江爲之首稱密邇京師之屏之
翰自昔名山大川風氣翕聚聞於天下者往往推先
吾郡其有事南北西東之行者必道出此以得寓目
游觀竊仰爲快 雖然兩浙名山大川不一而以五
山十刹爲大叢林而淨慈寺則五山之領袖然也初
始五代周顯德初吳越錢忠懿王似首迎三衢慈化
定慧禪師道潛爲開山始祖山奠西湖之陽翠屏羅
峙俯瞰湖波尊踞端重左右峯巒環拱掩映殆天開
偉觀地湧靈區如子孫之環拱祖禰宴間如門人承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八

學之諦聽師資又如諸天萬象四衆八部周匝侍衛
靈鷲舍衛給孤獨園釋尊出興說法度世而然實茲
山之勝槩也其中則歸然大雄鉅殿莊嚴法界肖釋
尊像三搏土範金爲飾崇七十尺廣稱之諸天翊護
咸秩惟章其左崇構飛甍中宵三大士阿羅漢像具
五百皆崇丈餘堂以間計者五十其右則列僧堂四
方緇笠來逝來止者歲恒不減數十百衆朝鐘暮磬
晨香夕燈祝延 皇上萬萬歲壽周旋室廡羅絡擁
從蜂房水渦殆亦數十百所則茲山之傑構也後時
宗鏡堂揮塵談法開啟迷障權正譬曉迪引四衆透

入垣漸圓覺門戶則智覺永明壽禪師在宋建隆初
著錄百卷忠懿王請繼法席闡揚祖風提佛正印傳
心宗教宗鏡者也繼是則圓照宗本居之適歲旱水
涸寺之西隅甘泉湧出有金色鰻鯢之祥因建爲井
飲千衆不竭遂以師號名之繼嗣則門人大通善本
故所稱有大小本也南渡寺燬紹興初高宗臨幸延
吳興道容王之遂復舊規凡像設皆出一僧之手工
既訖而化去九年更賜淨慈之額曾未幾時又燬孝
宗乃出內帑金成之退谷義雲少林妙峯相繼主席
賜田泰寧莊紹定四年王者石田法薰以艱於取水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九

乃鑿雙井殿前景定五年虛堂至愚在席縣官爲醵
祠部牒若干鬻金給用又賜田天錫莊在元則置總
統行宣政院專司釋教公事至元中住山無文義傳
置田至元莊與真寺又燬阿濕毘尊者不壞古田德
皇作蒙堂以居尊宿作庫堂旃檀林觀音殿愚極至
慧復新殿宇法堂羅漢殿皆有像方山文寶作山門
雪庭正傳作選佛場宗鏡堂勝機元照作千佛閣闢
正行道東嶼德海作壁樓方丈千瀨善慶作藏殿至
正壬午平山處林來繼飾觀音三大士像并羅漢爲
之一新禪居祖捨廊廡三捨庫庖畢備迨入我 皇

明混一海宇洪武初同恭夷簡裁松竹坐山林施茂
密癸亥殿又燬祖芳道聯於戊寅建法堂方丈香積
厨永樂一派德純復建佛殿前菴師廟復羅漢堂宜
德壬子賢菴宗妙復山門正統丁巳大殿又燬已未
宗妙迎東明慧岳同建正殿復還舊觀乙丑昭菴宗
靜 欽賜大藏金與仍賜璽書加護天順庚辰別宗
一演荷 欽賜白金乃建僧堂則茲山綿歷累世勞
績也成化甲午古淵智源紹隆法席乃重修大雄寶
殿及三大士羅漢堂增飾像貌前周行之左增建坊
門浙潘恭相盱江左贊時翊大書翠屏以揭之實修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元右立坊榜浙東憲訪使蕭公希貢所書南山相輝
映焉復立萬峯禪院歲甲辰春迎名衲善知識異巖
似玢者領叅學二百衆止觀內修四方向慕至者又
將數百衆士俗慕法而來輸金載稱膜拜求福入齋
供者充斥後先相望於道日增月益猗歟盛哉是不
特有功山門實有功宗鏡者矣誠宜勒文樂石用告
來者尚承肩乃傳以求無孤道潛永明諸祖弘法之
心哉必有密契而紹述之者矣請誌有方以俟無窮
云○江湖重修淨慈禪寺記西湖南屏山之陽有禪
刹焉題曰清淨慈門相傳初自五代迄於有宋始永

明道潛禪師開山號慧日永明院吳越王俶延智覺
壽禪師爲永明第一代任持改今額延祐間建千佛
閣入 國朝永樂初建三大士羅漢諸殿宣德七年
重建天王殿其大雄殿則建自正統四年中間屢經
燬復未有志刻無所於考事莫詳焉當其時名僧若
贖希古妙覺菴岳東明者皆有戒行永鉢之傳至今
人猶稱之時亦有富家大姓喜佛事而慕僧行者往
往拾泉貨粟帛之贏以資福利俗向化而心易感官
不擾而業易完琳宮梵宇相望於西湖之濱是寺則
宏麗觀深崇飾高曠名列五山實諸山之宗去湖不
淨慈寺志 卷之二

百步而近來游來觀者月無虛日繁華之境此其最
勝者歟比歲歉而民貧賦役煩重向善之念既衰浮
屠之法不與丹碧毀剝木瓦墜落過者嘆息雖有善
信之徒孰肯施已財爲莊嚴僧衆加念日就欲傾未
易營度迺弘治庚申春 朝廷以四方災異屢見軫
念黎元 簡命中貴之好善而賢能體 上意者賁
內帑金幣若干散諸名山以爲民祈福太監李公輟
侍從以行駐節錢塘時太監麥公鎮臨茲土威行惠
洽人和歲豐二公適至有同情之好相與歷覽諸山
古刹至是慨然興嗟以謂地雖佳勝殿宇頽廢不稱

祝釐 聖壽之所即捐白金二百兩賜寺之主僧文
懷領之俾幹葺焉所謂天王殿者廢最甚力衆而工
多乃請於鎮守公庀工掄材凡土木圯墮陶瓦冊墜
工食之廢若干胥此焉出工既告成嗣歲辛酉秋加
賜白金三十兩三大士羅漢殿亦加修飾前後執其
事者又僧行莊也舊規既復來往嘉歎非 朝廷曠
蕩之恩鎮守公作成之易其不委諸顛仆者幾希寺
之下院曰藕花居市廛太監張公營詩藏於左協助
工費增重山門衆感焉瀾丁艱家姑廬守先墓去寺
僅隔一山鎮守公雅重斯文一日遣文懷輩具事乞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十二

文刻石以後 上恩以示永久其徒過我廬而問焉
具言像教之說寺之興建始末亦莫能詳也史稱吳
越王俶崇信釋氏前後建寺數百此蓋其一云○王
釋登記畧十九早訪李舍人於城中寓宅座上遇淨
慈僧談藕花居之勝又聞余太史主其家太史鄞人
相國門人薊門同游也余既心艷藕花又欲見余君
商畧相國文字別李君李君邀遊孤山辭以明日出
湧金門西過清波門外沿湖人家鑿陂種藕青葉田
田可人隔湖望昨日游處已在寒雲中回首夢境先
過淨慈寺不入逕入藕花居夾道皆士大夫家丘壠

烏塚白楊秋氣瑟瑟居旁臨湖藕花四匝木葉露下
如金莖承漢明珠亂飛經云佛宇爲青蓮又云遠公
蓮社以今觀之殆不虛也李君座上僧出迂問余君
已出遊昭慶僧打鐘欲留齋飯余意在淨慈遂別去
遊淨慈寺倚南屏山周顯德元年錢俶建南渡間燬
而復興山門高棟可當他寺寶殿殿三倍於門果恩
百丈龍象如山皆非他刹可侔西構田字殿貯五百
尊者像作四層相背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屈指多
迷余默數亦誤其二家人輩迴環舛訛不覺失聲而
笑寺後有蓮花洞居然亭極幽勝聞鳩啼屋上湖向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十三

昏昏欲雨不及一探○陳亮佐游淨慈寺詩附郭山
光峭若蓮倚空樓閣白雲巔孤軒半出青松杪顚氣
疑游碧漢邊惜別擬留風外燕傷秋因感雨中蟬人
家掩映藏漁浦島樹扶疎沒水天痛飲豈同蓮社客
狂歌聊許竹林賢忘形且盡尊前樂休憶棲巖與濟
川○蘇軾詩我愛南屏金鰱魚重來撫檻散齋餘還
從舊社得心印似省生前覓手書葑合平湖久蕪沒
人經豐歲尚凋疎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
諸○白珽詩奎額昭回龍屈盤入門已覺厭塵寰何
當白髮三千丈來寄清風五百間帝子金槎金漱澗

家人卦剔翠屏顏西湖日日船如織半在南屏第一
山○徐賁詩看山候物晴騎西湖道遙烟際墟
冉冉風中篠谷寒聽鶯遠路遠逢花少林蹊幾登頓
僧房更窅窕重來感昔時翻令失幽抱○錢溥詩湧
金門外路非遙綠滿蘇堤柳正嬌鷓鴣動彩雲浮水面
鷗飛白雪颺山腰上方臺閣連三竺下界笙歌徧六
橋今日西湖烟雨外定無遺老問前朝○劉泰詩步
聯苔磴翠層層方外幽尋我最能虎熟不驚園社客
鷗閑常送過湖僧支那踏遍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
燈話久頃忘饑渴想詩懷清似玉壺水○釋方澤詩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十四

湖南名利蔭清華樓閣暈飛帶郭斜日動水光翻棟
宇風飄雲影墮張染山神或獻霜前葉林鳥爭啣雨
後花晴昔爲尋宗鏡室幾回揚楫泛孤槎○王守仁
詩卧病深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
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遲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纓隨意
濯清漪吳山越嶠俱堪老正奈燕雲係遠思○王世
貞詩擁利芙蓉翠欲翔拂雲雙練吐寒香十千乾闥
婆天樂五百阿羅漢道場未必應真超劫火還因勝
地屬空王禪園寶傍珍珠聖指點烟蹤並渺茫○田
汝成詩紺殿蔚春陰蒼蘿護紫岑池蓮風冉冉臺竹

雨沉沉花遙行廊遠香流別院深樵歌山徑裏時聽
晚松吟○黃省曾詩隱才抗貞步迹履存同調琴瑟
心既開登欄興茲掉澆浼北湖屬官南山眺雙情
交遠襟展論皆清詔蘭易佐騰羽羣阜延興嘯雲紀
條攀仰表刹在瞻造金軀儼殺容寶宇廓層嶠五藥
懸采掇入正期旌邵雲林琅法鼓茗木鳴芳翫遊裏
未云已盤徊盡西照○王荳詩二首雨灑千峯湖色
昏漁歌樵唱亂前村一瓢一衲經行處黃葉蕭蕭到
寺門 草堂暮歷映寒燈老衲相依課小乘休咲俗
緣還未斷閉門趺坐也如僧○李時行詩攬勝投名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十五

山信迹遵玄境興隨覺路遙心與空門靜雲樹蒼蒼
疎水月相輝映天寒久梵微木落霜鍾應倦鳥下松
林歸僧掩蘿逕景眺遐想舒物討幽懷聲揮琴鶴共
娛講法龍爭聽祇樹鳴山風雨花落湖鏡於焉結芳
社聊以祛塵病瞻此碧巖棲因之有悟性○師機詩
耶離連漣漪邈與羣塵絕金田布選幽簷荀香未歇
由旬徑威夷捷捷響清徹鮮鷗湖上來寶月中空潔
無生五百尊奇像何森列緣心入道場不生亦不滅
無煩載若修孰製優真碣生浮今亦外官微早尤烈
奈死誓寬閒菩提頃開發風利千層霄鶴田出茂樾

蓮花瑩心神流鶯和禪悅化城信虛無欲海自漂沒
五毒苦煎熬二鼠悲駭忽不知衆必藕少得解紛結
永願蔭慈雲靜寧可掃熱○屠隆三首積翠高無極
南山落寺門風草謝煩暑僧梵自朝昏祇以心常寂
何關境不喧理應冥事觀隨意誦真言 大道歸真
歌禪宗屬永明香臺踈磬落定水夕湖平曾不遠都
市居然是化城鳥啼修竹裏圓悟此聞聲 湖色晚
初霽經聲遠更微烟銷見寶輪羅長暗朱扉法界心
心是塵勞事事非底頭經棒喝處處了禪機○吳新
詩青山枕湖落梵宇依林麓松門對浮屠夾道映灌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十六

看花雖不殊遇物多古思斜陽半掩中羣峯映蒼翠
○徐勣詩隨喜黃金布地園南屏山影壓空門閣藏
經律三千卷殿列聲聞五百尊雙井湧泉通石脉亂
巖開洞斷雲根逢僧共話淹留久回首雷峯夕照昏
金剛殿三楹爲寺三門顯德元年建中龕彌勒佛銅
像一尊後繪韋馱像一尊左右兩壁繪靈山淨土二
會塑執金剛神二尊紹興初燬成淳間住持文寶復
建洪武癸亥又燬宣德七年住持宗妙化王普安同
建○虞淳熙慈門詩清池立鷺子赤欄繞鷺園四十
早歸來田禾入此門

應真殿四十九楹卽五百羅漢田宇殿也在正殿之
西顯德元年禪師移奉捨下金銅十六大士始建
及南渡燬紹興二十三年高宗臨幸勅佛智道容重
建復十六大士并五百羅漢像各高數丈元貞間愚
極至慧修至正壬午處林修洪武二十五年又燬永
樂二十年師贖復建成化十九年智源修萬曆四年
德儼修乙巳朱廣淇感異夢捐緡增飾續彩一新○
曹勛五百羅漢殿記臨安都會實處形勝東連巨浸
拆溟渤之空洞西接天月孕山乳之宏秀而朝背石
勢並吳越覆壓千里利盡南服而湖山在其右一水

練明名岫環疊平碧十餘里旁岸皆僧坊寶社淨慈
山報恩光孝禪寺實居其首在錢氏時爲永明寺慈
化定慧師道潛居之潛有行業一時推重嘗請於忠
懿王求捨下金銅羅漢像會王曾夢十六大士從師
而行密符請意因如其求歸於精舍是知多士一旦
高歸於風煙之上者光景固肇於此矣是後智覺壽
禪師相繼住持作宗鏡錄等數萬言爲衲子指南至
聖朝神宗皇帝以圖照禪師宗本大通禪師善本相
繼法席英風義舉聲徹上都詔對殿中名動海內衆
林之盛號爲南山之冠建炎初寺遭回祿基址僅存
緇基寺志 卷之二 十九
緇得肅然遂爲荆榛之地任山者第辦粥飯已爲能
事無復有一毫興建意紹興初翠華巡幸暫駐此邦
士大夫往往感今懷昔訪尋曩所咸從稍復舊觀日
以爲念會有薦湖州佛智大師道容住持聚請之容
既至創闢堂宇柱栱禪徒魚鼓聲聞一新興塔又念
昔金銅像夢應殊勝且無礙神通有不思議力乃勞
心募化因憫寒暑能者効勤巧者獻工富者輸材辨
者勸施以至行商坐賈田間者性破慳捨有整平故
基創建五百大士釋迦中尊金碧相鮮冊縷有斐行
列拱對環向序居蕭散契方廣之名莊嚴等石橋之

勝懷題煥麗繞以重楹應供之相覺顏間俱有喜色
逮及寶幢化幡帳座供罷凡作佛事者靡不畢舉鳩
工於癸酉之夏落成於戊寅之春訖歲五周始卽厥
緒四方觀者莫不讚嘆規制雄偉像與法稱大江而
南得未曾有宜爲行都道場之冠塑者一僧事竟卽
化原夫涅槃經義謂昔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千盜
攘去併剗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人有告之曰
靈鷲佛氏能救汝苦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
捨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爲證阿羅漢果蓋其困苦
願力普攝無邊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人間福田亦
所以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回向正念
具大神通成就一切者時勸化有承宣使王公繼先
名重一時心存諸佛善緣所在無不導衆心而稱首
故茲勝事助緣最於他人自治木塑造裝褱修供莫
不身親惟興隆之意豈昔因中於儼然未散處自有
一種法性不然何歸依向道之切也佛智嘗謂予曰
物之成毀率繫人念之善惡彼念之不善則寺之股
宇山立嶽峙蔽虧日月者可使灰飛烟滅掃地無餘
至念之善希慷慨欲復則瓦礫之場化爲蓮宇荒穢
弗治修爾金碧不疾而速日就有成其於生滅成壞

變現須更於其中間竟亦何有然所以爲不滅計者畢竟不在念外也若止於觀感而化自一鄉至一國被於天下後世其利益可勝言哉心法悉繫於念明矣佛智履踐端粹皆在正受攝相歸性信於諸方屢求文於予廼攝寺廢興羅漢因果檀那資助佛皆竭力及總費十萬餘緡叙爲梗槩俾覽者具詳衆事於予文施誠不唐捐○沈友儒重修羅漢殿記歲次丙子六月岳伯順所胡公偕予避暑淨慈瞻禮阿羅漢語及梁時姑蘇靈巖寺成有異僧長身鰲面梵相奇古入畫像於壁而去未幾胡僧見之曰此西土智積昔陸像也於是道俗皈依如師出世唐相陸象先弟得危疾一日有僧叩門問疾象先引至臥內索杯水嘆之病已象先出金帛謝不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巖寺僧他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由尚書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巖徧從寺僧求之不得悵然欲還見壁間像肖焉驚喜急拜施錢五十萬大作佛事後去智積之靈異如此今五百中豈無耶徧閱像位無之惟第一百二十九與一百三十九俱書帝綱余曰寧有兩帝綱再稽薄記第一百二十九書智積然志稱智積盤面梵相則一百三十九實似

之而一百二十九位之誤書審矣爲更置焉噫自肖像以來凡幾百禩智積待余始顯豈非數欺都綱我雲龍公因請曰本刹自吳越忠懿王從永明潛師金銅十六羅漢像之請斯有羅漢殿之始宋紹興初高宗臨幸延茗溪道容來居復十六大士之舊并塑五百羅漢像以三大士領之嗣後毀卽復興代不乏人而戒行範衆捐貲勸募則元有平山林公明有祖芳聯公簡菴贖公乃今崇構疊飛像設莊嚴儼等拈拈十年之力也願一言以永其傳余不習出世法竊聞蘇文忠頌十八羅漢至稱貸外父程公錢因得歸蜀以爲慈悲深重急於接物寄弟子由俾以時修敬集福祈年其廣州資福寺五百羅漢閣偈言有曰海波不揚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偉其矜靈至矣而歸於老比丘祖堂王極壯麗足爲嶺南導師至紀東阿薦誠院像成則曰使天下士皆如僧言論必作成功名豈少乃若青州青山羅漢堂是王君榮菴慕左以資先人之福者也陸潤南爲奕公記既稱淵壑岩竇之美如身在峨眉天台而繼之以美人有親得養與菲祭可無憾者至自喟不大今且老矣悲痛愴然由此觀之則

羅漢之記於名公鉅筆久矣矧淨慈俯瞰西湖翠繞南屏勝甲五山爲錢塘大刹靈秀攸鍾有非青州之青山可擬又得傳通內典闡揚宗風如我雲者提視揮塵成事之易曷忝矣公宜其殿宇闢深上貽資福寶閣並雄也哉且卽相融性需教開昏見聞隨喜固有不煩唇吻而回向菩提者其爲導師奚讓祖堂以是質之順所公公曰蘇以頌言寄弟陸緣觸像思親孝友之情藹然詞表是言及之所謂援墨入儒非耶余唯唯遂書

二大士殿三楹在應真殿後奉觀音文殊普賢三聖

卷之二

三

其始與應真同建至元住持處林修永樂間住持師願重建并塑三十二應於兩壁成化二十年住持智源修萬曆二十八年住持文英性蓮重建

觀音殿在正殿左景定間住持德堂建洪武二十五年燬住持道聯復建今廢

藏經殿在正殿右泰定間住持善慶建今廢

伽藍殿三楹在毘盧閣基之左內供護教明王華光修利及六甲諸神萬曆乙卯辨才增葺前軒

祖師殿三楹在毘盧閣右內供達磨及清涼益天台詔定慧潛智覺壽五祖像萬曆丙午圓嶽重修

望祭殿舊在南屏絕頂今廢○許光祚紀事宋既南遷諸陵之在西洛者猶二帝之在北轅也每歲時伏臘阻絕而不得祭於是建殿於淨慈寺之後區曰望祭歲時遣一差陞朝官往祭讀祝唯是盤食茶湯三獻已耳其詞曰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絕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嗚呼神莫恫於乏祀禮莫廢於弗類當時君臣濡弱晏安恢復之舉竟爲檜賊所陰阻西洛諸陵其爲若叔氏之冤鬼也又災區區一望祭殿復遣官行禮想

卷之二

三

全

西湖午夜燈火江上百望步障安然候樂西洛之時恫時怨等不一僅之慮耶至奉迎二帝不過以忤奸之戍吏明使其往而不返七傳而始入胡元幸耳至楊璉真伽悉伐其七帝之陵而以其骨雜牛馬骨置之浮圖之底卒求一望祭遣官而不可得天之報施非耶是耶先儒一航海之變爲太祖太宗之報予謂楊璉真伽之伐上帝塚亦然豈非宋室子孫一大公案哉○又詩白雲冉冉亭西洛望祭遙悵玉除原廟永冠勞想像祠官樂奏向空虛秋風酒酌南屏月春日片香湖上漁七帝寢園何處所憑高吊古倍踟躕

接引殿三楹卽舊十方堂也在鐘樓前舊奉大接引佛今更玄武殿矣俗傳玄武爲無量壽應身未知是

否
宗鏡堂五楹在毘盧閣後卽演法堂也顯德元年建後爲永明壽禪師會三宗義學集宗鏡錄於此因改今額皇慶間住持正傳洪武初住持道聯先後重建嘉靖四十四年燬萬曆丁亥圓峴復建甲辰明廣重修丁未大整遷永明靈骨建塔於堂後因更茸堂崇敞嚴固肖祖像供奉其中以標宗鏡法脉又旁設禪床甲乙兩行以棲禪定至庫庖庖漏無不庀具仍募

永泰寺志

卷之二

三

田六十餘畝山十四畝菜園十畝以膳齋供香火定爲永明塔院世永其傳○寂音尊者惠洪宗鏡堂記略余嘗游東吳寓於西湖淨慈寺寺之寢堂卽宗東西廡建兩閣甚崇麗寺有老衲謂余言永明和尚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水炭不達大全故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聞義海更相質難和尚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賢聖之言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爲書一百卷傳於世名曰宗鏡錄其爲法施之利可謂博大殊勝矣今天下名山莫不有之而學者終身有未嘗展卷者唯

飽食橫眠游談無根而已謂之報佛恩乎負佛恩乎

○右宗鏡錄一百卷智覺禪師所撰切管深觀之其出入馳驚於方等契經者六十本悉錯通貫此方異域聖賢之論者三百家領略天台賢首而深談唯識率斥三宗之異義而要歸於一源故其橫生疑難則鈎深牘遠剖發幽翳揮掃徧邪其文光明玲瓏縱橫放肆所以開曉衆生自心成佛之宗而明告西來無傳之的意也錢氏有國日嘗居杭之永明寺其道大振於吳越此書初出其傳甚遠異國君長讀之皆望風稱門弟子學者航海而至受法而去者不可稱數

永泰寺志

卷之二

三

禪師既寂書厄於講徒聚林多不知其名熙寧中圓照禪師始出之普告大眾曰昔有菩薩晦無師智自然智而專用衆智命諸宗講師自相攻難獨持心宗之權衡以準平其義使之折中精妙之至可以鏡心於是衲子爭傳誦之元祐間寶覺禪師宴坐龍山雖德臘俱高猶手不釋卷曰吾恨見此書之晚也平生所未見之文功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因撮其安處爲三卷謂之冥樞會要世盛傳焉後世無是二大老叢林無所宗尚舊學者日以慵惰絕口不言晚至者日以窒塞游談無根而已何從知其書講味其義

哉脫有知之者亦不以爲意不過以爲祖師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之法豈當復刺首文字中耶彼獨不思達磨以前馬鳴龍樹亦祖師也而造論則兼百本契經之義汎觀則傳讀龍宮之書後達磨而興者觀音大寂百丈斷際亦祖師也然皆三藏精入該練諸宗今其語具在可取而讀之何獨達磨之言乎聖世愈遠衆生相劣趣應福短道學苟簡其所從事欲安坐而成譬如農夫惰於耨耘垂涎仰食爲可笑也吾聞江發岷山其盈溢觴及其至楚則萬物並流非夫有本益之者衆耳有志於道者常有取於此吾徒灰冷

淨素寺志

卷之三

三

世故安樂雲山明憲淨凡之間橫篆烟而熟讀之則當見不可傳之妙而省文字之中蓋亦無非教外別傳之意也○中峯本禪師廣錄曰或問永明和尚作宗鏡錄自卷廣引大乘經論之文配吾達磨直指之禪其志亦奇矣似亦不免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乎幻曰不然達磨自至此土其直指之道六傳至曹溪溪又九傳至大法眼眼又二傳而至永明其間哲人偉士奇蹤異行雖後前錯出照映今古而三藏學者不能無議於吾道由是永明和尚弘多生智慧辨才之力該羅經教述而辨之其縱橫放肆左右逢源是謂

淨素寺志

卷之三

三

卽文字之總持門也俾三藏學者不敢置吾徒於佛海之外與明教和尚之輔教編精搜百氏博達羣書伸釋氏之真慈杜儒門之重嫉此二書乃佛祖之牆岸謂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不可也苟無二師之真誠玄解甚不可倣效而作也或謂永明和尚復出萬善同歸集與宗鏡之說不同何著述之自反也余曰心乃萬善之本也宗鏡則卷萬善歸一心此集則散一心入萬善其卷舒開合未嘗不相通也蓋防禪者之未悟而畧萬行也亦止三藏學者議吾禪之不該萬行也故申而明之非苟然也古今天下之師拾永明其誰歟或謂禪家於萬行不可不修耶余曰達磨門下只貴悟明自心此心既明於六度萬行無修不修之過或修之則無能修所修之執或不修則無任情失念之差苟此心未了則修與不修俱名虛妄禪者宜以明心爲要萬行可以次之也○鄒迦光懋宗鏡堂詩維撓綠楊岸爰命畫檣策行者四五人鈎衣入蒙密南屏鬱碧巖琳宮寄翠嶺枝樹斜互置椀拱背背出檻風威羽鮮幢龍鱗甲拆法像有三身應真計五百憶昔壽禪師於此布法席言詮雖已繁圓鏡乃歸一我來祇樹下彷彿天竺國碧條吐笙簧青松韻

琴瑟幾分茵陳飯手展貝多袂違風發檀栴香氣何
秘觀是時秋尚熱披衣坐禪室非無豪士豪為憚律
僧律徒倚澹忘歸山空落紅日○朱長春太復期虞
長孺淳熙各領二子集宗鏡堂商堅公詩東震法雲
古南屏慧日前塔燈千劫影鏡月一宗懸虛室開賓
社清齋出佛筵露牛乘是白玉塵講能玄魚樂相知
地龍叅自在天遠公寬禁酒謝客幸移蓮道合圓三
教人達恰七賢千秋起風雅百里應星羅列樹倚雙
玉高山對五紘松濤動湖色風雨引江烟噴落經僧
席歌聞游客船鶴陰鳴蒼蒼鷗呖浴娟娟應接文清

淨慈寺志

卷之二

三

曠神情愜靜便散行穿竹翠改坐藉苔錢禹穴西陵
外泰巡東海邊生食蕪勝隱老矣付遊仙散徒塵中
火空瓢石上泉名山可交讓吾欲伴逃禪

禪堂五楹在大雄殿之東北距十餘丈延接十方雲
水天順間住持一演重建萬曆庚子真玉修

懺堂舊在永明室南久廢萬曆庚戌大整別建法華
臺之陰矣

蒙堂卽訓沙彌習三學處久廢無攷

樓閣

鐘樓尚十餘丈在金剛殿西創建無考至正間東嶼

德海重建洪武十一年住持夷簡復建以舊鐘小仍
聚銅二萬餘觔鑄巨鐘懸其上撞之聲聞遠望西湖
十景之一所謂南屏晚鐘者也萬曆丁亥內監孫隆
重修下供地藏十王東嶽諸像○宋撫淨慈寺新鑄
鐘銘并序皇明洪武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杭之
淨慈報恩禪寺住持夷簡重治鐘樓成復聚銅二萬
觔鑄巨鐘懸之用物甚弘皆北丘安靜善立化歛所
致夷簡請爲銘與鐘相爲無極銘曰南屏之山中有
梵宮新作巨鐘聲震太空一音普被如佛在世乘戒
圓融勝劣無滯人天龍鬼莫不能聞所聞既泯始顯
本真昔觀世音由聞而證圓通三昧廓然正定矧其
神功闢闢化術攝其陰翹升爲陽明聞聲而覺覺我
元性我性本空執覺亦病今三大士成斯勝因以考
以擊以警昏聩天光發舒化佛湧出我鐘熾然共宣
妙法○徐一葵鐘偈序鐘偈總凡若干首淨慈禪寺
新鑄鐘成聚社上首一唱衆和以落之也偈亦詩類
佛所說諸經必重之以偈以中前義然多五言或七
言敷揚佛理以便誦讀而不叶以音韻詩則四言五
言以至七言緣情指事而以音韻叶之淨慈鐘成諸
上首爭以言句落之然不曰詩而曰偈者崇法罷也

淨慈寺志

卷之二

三

初杭之南北兩山禪費教苑差次林立鐘魚之音此
鳴彼應自羅兵燹惟淨慈獨存而鐘亦就毀今
同慈禪師簡公以宿德雅望來主淨慈之席緇素同
慕又有修比丘之行者曰鎮庵靜雪堂立爲之募施
以資其行道於是化鐸弘宣法雲遠被施者川委遂
能以廢爲興凡棟宇之桷缺者僦甍之湮漫者既一
新之又聚銅造鐘得銅至二萬餘勛乃命攻金之工
作模範設爐鑄擇日鼓鑄一冶而就曾不苦窳扣以
巨楚太音發越徹乎大千之內噴者以醒迷者以覺
見者聞者莫不讚歎禪師宏願所致語云逃空谷者

淨慈寺志

卷之二

三

聞足音竟然而喜當兩山間默之秋獨淨慈成此宏
偉之器先衆利而鳴誠爲希有茲諸士首之倡所由
以作歟余觀諸倡四韻八句其體如詩因擬寓理以
振揚宗風非世諦語言之比而其辭鏗鏘炳爛又有
詩家所不逮者蓋合二爲一也天門師繕寫成帙特
以示余且請題辭卷端余惟唐李睦州製尊勝幢以
資冥福而柳州先生實爲之贊余親茲希有而不能
贊一辭諸士首既布響於無窮余雖鄙劣何可不以
寸莛少試乎乃輒序之○王清南屏晚鐘詩涼水崖
碑半綠苔春遊誰向北山來晚烟深處蒲半響僧自

城中應俱回○新大年詩柳昏花聚暮雲生隱隱初
傳一兩聲禪榻屢驚僧出定旅窓偏惱客含情月隨
逸韻井釐窟風通道音過鳳城催散游人罷歌舞玉
壺銀燭夜初更○釋景隆詩緇衣朝暮禮空王高扣
鯨音徹大荒敲送斜陽初飲跡喚回明月午生光羊
裘樵子歸林塢綺席豪賓醉羽觴多少漁翁湖上宿
夜船兒女話淒涼○凌雲翰雪鐘詩翠屏化作玉千
層樓近鐘疎恍若憑和雪送來清瀝瀝穿雲透出漫
騰騰華鯨沒憶秋蟾月鐵馬渾疑夜響水一百八聲
幾擊罷雷峯又點塔中燈○張寧晚鐘詩幽夢忽驚
清夢寺志

卷之二

三

覺嚴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曉粧人○馬洪南
鄉子詞金聲罷冷泠風泉鯨音出翠屏柳外高樓花
底戶窓局却似楓橋半夜聽僧已了殘經香斷薰鑪
月滿庭百八寶珠間招過聲停老鶴松間夢已醒○
莫如忠詩一片南屏石虛無伴獨眠夜鐘何處動飛
落萬松巔○楊慎詩沙汀影泊仙槎蒲半聲震毘沙
聖裡催圓寶月醉中敲醒繁華○朱維京詩芙蓉列
爲屏中有梵王寺夜深萬籟寂鐘聲落荷葉○洪瞻
祖詩何處望望暮禮幢風泉挾爽闌龍降蓮花色界
諸天合鸚鵡聲輪古樹雙鸞顧白雲和宴坐入流晴

力度空江姑蘇夜半長安曙較是靈山第一撞

鼓樓舊在金剛殿右與鐘樓並時洪武間監寺智整重建尋毀

前照樓在西隱巷即今萬峯深處熙寧間圓照建故名樓之下有聚玉軒今並廢黃潛聚玉軒詩偶從采真侶遠過金仙宅名談接勝流傾蓋頭未白湖水清見底春風去無迹列坐陪墨君觴咏終日夕昔聞有三咲今喜成六客後來復何人莫使風雨隔

天鏡樓興廢無攷姚少師廣孝有詩別見

昆廬閣五楹在大雄殿後顯德元年建紹興初燬紹

定間理宗復建御書華嚴法界四字爲額至元間又燬相傳下有皇妃墓事見靈異

慧日閣三楹舊在宗鏡堂後即今永明塔址也宋淳熙間孝宗建御書慧日閣三字以賜嘉定十六年洪祭山崩閣圯基遂淪沒萬曆丁未大壑擬遷祖塔於此寺衆咸以有傷龍脉尼之及開土得基橫十丈許縱半之前有古甃礎甃皆二尺許四面花紋後有石礎高丈餘陸礎盡露乃知昔藏宗鏡錄處也始歎服無異議焉

千佛閣五楹高十丈餘在香積厨之西北五十武顯

德元年建嘉泰間燬淳祐十年理宗復建上親書正

衍知閣四字額以賜至元初燬惟額存焉延祐二年

三月二十一日住持元熙重建其舊額爲浙東蘇訪使蕭希貢別書款於傍竟不知爲宋代御書也洪武

二十五年寺燬惟是閣歸然獨存永樂間住持德純

修嘉靖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颶風驟發閣崩拜石柱礎尚存虞淳熙徐應登俱有重建閣疏

文昌閣三楹在妙因房右萬曆三十一年葛憲副寅

亮建按星宿天熾盛光如來所統而化書云文昌已證菩薩果故顯靈兆元命依佛廬朔閣

坊門

兩杙楔高五丈餘成化甲午住持智源重建一在塔

衛東二十武皇慶間蕭希貢題曰南山一在寺西典

善廟界大恭左贊題曰羣屏萬曆壬辰內監孫隆徙

建萬工池左右一日湖南佛國一日震旦靈山

最勝法門在大殿後萬曆丙戌內監孫隆建周繚以

垣內植修竹古梅鬱成林矣

廊宇

長廊一百二十楹即寺兩廡自二門達至昆廬閣左

右相通顯德元年建宋錦興丁清溪繪善財童子參

五十三知識隱化之蹟於廡壁元季燬今從西翼門
經應真伽藍殿至宗鏡堂前華陞依然卽其故址也
選佛場舊在藏殿之東皇慶間住持正傳建今廢
旃檀林舊在歡喜巖下至元間住持德屋建今廢

亭室

居然亭在蓮花洞口嘉靖癸巳閩人洪玉方珠爲紹
興守坐法逮會城寓澤慈刑部照磨張文仁建此亭
以居之巧石層數長松秀峙湖山勝槩揚睨無遺○
江汝璧居然亭記亭在西湖南屏山之上刑曹照憲
張君德元爲今大泰西淙洪公而作也初公之守紹
興也以祀事註誤待罪於杭假寓南屏之僧舍蓋自

卷之三

三

嘉靖癸巳春閱夏而秋冬乃獲 俞旨以去時公之
危登遂眺而奇靡弗探汰泳禽游而秀靡弗擷等諸
條來旋往曾弗能以信宿者得已多矣顧有當厥心
者焉斯夕則尤在於山之所謂蓮花洞洞蓋負陵之
阿瞰湖之滙據高明以爲之基攬廣大以爲之量奇
臻秀獻莫或闕焉蓋湖山之勝之會也於是諸從公
者咸請亭茲以俟公跡而照憲君者又公卿人也遂
起而爲公亭亭成問名公曰居然哉蓋取朱子詩一
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之語云有闌厥旨者進而叩

公曰觀物者適也玩物者留也是以悠然之見式表
陶翁超然之游粵瞻坡老皆言適也而公也乃欲居
然錫而留之乎公曰有是哉夫留物者以跡適物者
以神子弗觀諸天地之神乎弗翁也則弗之闕弗靜
也則弗之動故湖之滙也弗淵則弗湍山之峙也弗
阿則弗昂幾則然也子是觀焉庸詎知夫居然者之
不爲超然耶又詎知夫悠然者之非居然者之爲之
耶抑吾於是觀有進焉者吾將玩心乎高明廣大之
域游思乎翕開動靜之幾神而明之以居德也變而
通之以居業也推而行之以居師也三者進於觀矣

卷之三

三

吾猶懼夫居之弗安無以爲資之地也而何留之病
哉叩者憮而退君子曰都公其善處名哉於取數簾
於稽類則大矣請記諸亭以諗來者公名珠字玉方
閩之莆田人西淙其別號也○羅之崗修居然亭疏
游南屏不知有慧日峯如未得門戶得慧日峯而不
問居然亭如未升堂至居然亭不登絕頂如未入室
既登絕頂而不瞰竹半閣探雨華石簷之下帷而未
窺園今之游皆過門者也余從居然亭少憩稱快不
已蓋竹半之所倚而絕頂是基全湖欲抱於懷雙隄
如垂帶而飄揚欲飛雷峯寶塔若玉女簪髻而待衆

木染卅羣山獻餘憶武林奇觀莫勝於此湖光秋色
謂非最勝時耶底斯亭頽廢無以招好事者之登臨
爰倡而新之令繼余來者將賞余之不繆必許我以
登高能賦不負此峯此亭者矣荒而允也聚而就也
其庶幾由余扶其秘而超於境也何敢居焉書以代
疏○洪珠居然亭有感詩畏罪深居湖水濱小亭聊
爾傲風塵枕肱秋水雲同淨振羽天風鶴共神有其
微名能約我幾多殘景謾愁人掀髯一笑出門去那
屋青山處處春 山寺相依十月餘眼中魚鳥幾沉
虎恩深不獨生前幸罪重還堪水石居蓮洞倚空雲
靜慈寺志 卷之二 五

學晦書

飛泳亭舊在萬工池左肅儀亭在南屏港口荷香亭
在藕花居通玄亭在雷峯絕頂至如南屏上下峯巒
洞壑間復有亭曰五花曰霽雲曰積翠曰發幽曰白
雲曰香籟曰湧泉曰齊雲今都廢卽其址亦莫攷矣
諸方叅學處嘉靖間燬
三宗室在宗鏡堂右永明禪師嘗集三宗義學之徒
於此今廢

台溫寮一名浙東寮舊在鐘樓之西以寓浙東化主
化司一名浙西寮舊在鼓樓之東以寓浙西化主今
浙

厨庫

香積厨五在玄武殿後顯德初建內有神運井事
詳靈界志統戾寅道聯重建萬曆甲寅清未修內奉
監齋神像有大龜三大鐵鍋三重數千觔可炊米數
十石其一最大者梁貞明二年鑄洪武初爲有司取
鑄軍器尋以兵息遂留藩司至今存焉大經曰按寺
年而此鍋玄之敘則云貞明二年鑄夫貞明之去顯
德四十年矣豈未建寺而先鑄此鍋耶嘗聞諸尊宿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六
云未初永明以前舊有慧日寺田叔禾西湖志則云
傍有慧照寺今爲淨慈香積據二說則此鍋豈慧日
佛耶○沈一貫重修香積厨疏余自得告歸里一
意悟空庶幾投老蓋佛門廣大能以清淨弘善普度
羣迷卽不祈得福要乎明宗見性端有賴焉自丙午
歲脩陳五冲大行游西湖入淨慈見香積傾圯之甚
其舊奉接引彌陀於設齋處而玄武則踞殿面東余
謂玄武北方水神也今當易彌陀於東向攝願往生
而以玄武鎮神運以監齋鎮香積則水火各有所司
不亦宜乎衆僉謂然敬爲升數語於冊端俾佛與神
各得其所則檀波之功何能量哉

西庫司卽今雲麓梅林址南庫司卽淨居址俱景定間任持德屋建二庫以儲歷代王臣所施十方常住資財今則聚林既衰不復瞻昔龍象交叅之日實亡名存良足太息

解院

方丈經萬峯而上石道無磴橫過仰藍殿磴道兩成先抵宗鏡堂由堂外左堦通焉室可三十笏方一丈者三之具樓臺之形下視田字殿五百應真頂相似可摩可濯而俯窺蘇堤蕩子遊女比慧日所見永辨繡文馬辨毛色車辨車中人第差小耳明聖盡入此

壽聖寺志

卷二

中恍八萬四千獅子座龍門有額曰獅子窟堂有額曰湖山勝槩其左有樓五楹乃歷代任持所居處至治間任持德海重建洪武戊寅任持道聯重建嘉靖四十四年燬丙寅任持道通復建上有一湖軒

衆僧院當攷永明開山以來殿堂之外別建禪室以東西兩寮以居化主西南兩庫以儲資糧餘則香積漏閣而已此外如別所謂衆僧院其爲諸祖退閑棲息之所則有三卷曰西隱曰淨居曰維雲二居曰舊花曰松月所以卷居異稱也今則世遠韻味遂分房爲二十八矣其各凡十有九今以

石隱在方丈左舊各西隱巷卽萬峯深處內有法華臺圓照井竹閣鐵堂巖岫逶迤軒廊踈敞湖光山翠

逗映竹間致堪臨憩○畢憇康過石隱訪玄津開士

不遇詩挺轡越飛岑雲度青蘿嶼石隱幽篁中水風

來許許泉石入膏肓烟霞自寒舉蒼苔芳草連疎竹

寒松侶顏色何處窺初月照平楚○虞淳熙和玄津

法師思歸鐵堂四詠隱寓何年山有茨永明一葉尚

留枝經營瑤石浮圖聳揮灑珠璣檀越知高士鶴田

思往日願王象駕現當時卽今野鳥方巢礎未許隣

翁來賦詩 屏邊慧日一輪藏空外高懸宗鏡堂分

得雲光幻樓閣飛來花雨灑門墻金明祝座非吾土

聖水龍宮憶帝鄉壽塔樂園新入志勝蓮散彩墨池

壽聖寺志

卷二

三

傍 萬峯磴道近華躋淨園從來只在西竹引曲房

漁梵繞岩垂幽閣象王樓十千競拾營新塔五百遲

知續舊題惟聽聽歌來畫舫更嫵妖鳥入林啼 泛

它非真莫誤來正愁心地滿蒿萊沒疑蓮社爭求入

卽有羅門扣不開冷石侵階擊齒閣澄湖隔竹照荒

臺願開廣厦居寒士法界冥心日幾迴

護尊在應真殿右

普照在應真殿北有四房舊在雷峯西湖之濱名藕

花居洪武初祖芳道聯以 朝廷徵修大藏龍賜還

山築室歸老於此林軒幽敞開 荷長夏敷花清

觀滿室至隆慶元年爲高文端儀建墓從此改今額
內有香世界慧日軒建文遺像○王守仁藕花居詩
掩映紅粧莫謾猜隔林知是藕花開共君醉後不須
扇自有香風拂面來○陳鳳詩十里荷花過眼新水
風猶自起香塵明年還約看花伴來喚湖邊雪藕人
○洪珠詩猶愛湖邊寺來彈石上琴徑迂頻問鶴髮
短不勝簪狼藉花無語麝蕪雲欲陰逃禪吾豈敢是
處可齊心○朱應昌詩薄暮辭山館移尊到水隈佛
燈明欲滅寺戶閉還開劇飲綠朋集雄談寫夙懷老
僧能不厭明日約重來○屠隆弔藕花居詩落日荒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寺

郊宰相墳大湖千頃浸涼雲藕花風斷菱歌起水燕
青天白練裙○虞淳熙詩孤鳴丞相墳鳥下比丘塔
安得藕如船渡爾出淡溼

旃林在普照後內有觀音像凡禱輒應

竺國在旃林之北○屠隆過竺國贈靜菴開士詩西

湖南去是香堂僧定祇林簪荷開盡日清齋無箇事

白毫相裏見如來 又贈支林詩香銷入定出定坐

起雙趺半踞涼風初開竹戶明月已照桐花

雲麓在千佛閣右內有古井大旱不枯

淨居在慧日峯下舊名淨居菴內有藥師殿淨業堂

金鰲池○虞淳貞淨居詩藏堂花徑入山遲施食香
臺鳥語嬌氣宇如王悲露頂慢幢仗佛強低腰窻前
圓照餘甘井門外蘇堤自野橋御墨雕題憐不及欲
登飛閣想前朝○潘之恒淨居有懷袁中郎詩鐘樓
參縹緲林麓轉逶迤轍盡達門啟山迴覺寺移苾蒭
分佛供菌苔上軍持却憶投蓮社柴桑是故知

慈悲在淨居之前

翠屏在慈悲之北○釋如愚阻雨翠屏精舍詩深林

長夏雨連山萬壑千峯費往還擬過竹房聊把臂容

揮松竹暫開爐烟雲不散平湖上鐘磬常來古木間

淨慈寺志

卷之二

記得當年曾在此月明三竺尚躋攀

觀松在香積厨右

潮音在鐘樓之左○虞淳熙寄潮音翠峯上人詩拂

石鉢承五十秋壽公金鏡照蓮洲一峯積翠南屏列

九曜飛光北戶留僧臘年來看欲重佛燈日出未全

幽法鈴落落千花集不聽鐘聲響梵樓

妙因在大雄殿右有三房內有法雲堂慧日閣宋勅

斷碑○宋旭訪我雲長老詩懷僧尋丈室信宿白雲

房花雨紅香潤松風翠嶺長瓦鐺分雀舌石榻踞獅

王何日南屏下重開宗鏡堂○虞淳熙贈妙因心谷

詩稱花久坐離芳洲更逐清風五百游象駕自導千
子遠鷁行小寄一官浮鏡飛慧日湖光映樓摘文星
山色幽搖筆笑他今七十百齡滿積屋中籌

巖居在禪堂後

松隱在巖居北內有覺花樓

堆雲在松隱東卽古堆雲菴有二房內有寶光樓○

王澤過堆雲贈妙覺菴詩南山藏古刹乘興一登臨

松菊湖邊路烟霞物外心林亭留晚酌石籟響秋琴

西壁人何在憑師問少林

就峯在松隱之北內有彌陀殿傍有吉祥井

瑞松在就峯右

韻竹在瑞松之西○邵重生宿顯公韻竹山房詩蕭

蕭寄竿已成龍長夏何如綠雪封葉外了知神寂寂

動餘却掃影重重道林心駿前坡馬貞白風高萬壑

松珍重我來投宿處支願更聽晚時鐘

松月在萬工池東有五房洪永間泐季潭贈希古俱

棲隱於此季潭手書松月二字猶存內有羅漢松二

株古色奇舊宋朝所植也○宗泐松月居詩我此松

下居卽事良可悅閉戶留白雲開軒放明月松風響

忽來泉流雨初歇有時西齋人相親默無說○古春

過泐公松月居詩二首幽岩好築居松影月踈疎
息禪初定花敷食有餘世塵俱杳隔心垢盡燭除龍
象交恭處毘耶想未如 長松雙樹老明月一輪孤
玉兔秋生魄蒼龍夜吐珠憲鳴清籟發簾捲翠陰敷
坐久禪心靜相看足友于

橋梁

白塔橋一名南新在寺前南屏港口今廢

映波橋在寺西一里宋元祐中蘇子瞻守郡濬湖時

捲葢築堤自南之北橫截湖中因名蘇公堤夾植桃

柳中爲六橋各有亭覆之此第一橋也

淨慈寺志

卷之二

四

長橋在寺東一里橋頗短而以長名者父老相傳舊

在白蓮洲橫截湖面水口甚濶橋分二門長亘里許

有亭臨之壯麗特甚其傍植桃柳與蘇白兩堤映帶

爭勝後浸淫填徙兩涯皆民居矣其南舊有澄水閘

南開宋時錢湖門內諸山之水分爲三道雨其則候

濁西湖故穿城至海子口流出省馬院後爲水渠引

至澄水閘入湖而南閘者亦分方家峪之水引歸長

橋謂之三梁皆有石橋今亦湮廢萬曆壬寅歲司勳

構亭於橋上孫內監增構玄武殿於橋畔其殿後西

北沙溪老子宮

民梁元濬池亭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三

建置

塔廟

永明祖塔。初在大慈山。祖以開寶八年遷化。明年奉
恭。毘舍利靈骨。建塔於山之陰。吳越王假樹亭志焉。
宋太宗賜額壽寧禪院。陳忠肅有碑銘於今。七百
四十年矣。陵谷遷流。幾至湮滅。萬曆丁未。大壑徙建
宗鏡堂。後額仍用太宗御賜壽寧。有董太史其昌題
名。吳方伯用先撰銘。虞司勳淳熙黃儀部汝亨錢塘
今薛心湯俱有志記。按祖彌陀化身也。先有豐干善
淨慈寺志 卷之三

道之交。現後有繼善全真之重來。或幻隱寒巖。或遙
分靈骨。今則出之圓下。崇以方墳。背負南屏。面臨宗
鏡。瞰樹亭而承宇。模西塔以因陵。角起如擎。恍阿育
之踴輪。低挫銳。苴庶貞之威。新銘鐫慧業之好詞。先
字勒准提之神呪。巧奪般爾。載役天倫。戶外之雷峯
虛延夕照。壁中之寶所。徒尊秋夏。藏身棲神。法藏於
斯。滿願矣。吳用先五代永明智覺禪師舍利塔銘
并序。起信以淨土為助門。增經撥之大鑒。以西方為
淨土。永明王之明暗交參。開遮自在。雙融事理。迥絕
中邊。水月華全。歸般若泉聲谷響。泯合真如此水。

明延壽禪師善入住出空。席國上色相。慈嚴梵網三
昧之妙宗也。同體大悲。等觀法界。無師正智。頓契毘
盧不姓。而姓修子道。於杭州王氏者三十餘年。非家
為家。受僧臘於翠巖天台者四十二夏。轉法輪。感羣
羊之跪聽。冥禪觀。致斥鷃之巢。永福慧雙圓。乘戒俱
急。手即行王手。覺華引萬德。慈雲身即觀音身。甘露
注普門。法雨願無願。願心燈徧照於九品之蓮臺。言
無言。言海印。森羅於三宗之貝葉。或雪竇或靈隱。塵
塵法眼之機。若慧日若國清。剎剎空王之座。十五載
永明意旨。象子牛胎。百八事香光莊嚴。龜毛兔角妙

淨慈寺志

卷之三

唱徧周於吳越。玄風遠播於華夷。跡定光記。彌陀
之饒舌。棲神安養。攝阿逸之分形。宗鏡堂前。迅瀑流
懸。萬仞大慈山下。含花蕊結。千秋無盡。身雲舍利。絢
天華之彩。廣長舌相。江湖發寶樹之音。十一剎共處
毫端。七百年不離當念。非存非歿。泥牛將木馬爭鳴。
何親何冤。北斗共西山不住。逆順皆成。垂手負趨。遠
繼分骸。乃有雲孫。厥名大壑。水原本木。深悲法乳之
幼勞。謂其瞻奇。感夢心之靈。策問其王也。超誠甫
泣。而林壑知哀。品其故也。詞幽徹冥。而闡提悔禍。處
華叢於寶所。七滅之彌天。哀辭懺罪。挂於泥星三寶。

之洪慈是冀扶沉痾而強步荷師先登指別瘳以重
開靈根斯在殊還亦水驚音成定之餘重芥納須彌
始信虛空之不壞似昔人從定而出橫目均瞻類西
方乘願還來有情等攝觀茲不思議誰無塵刹之殷
勤宛彼妙莊嚴其荷鐵輪之加彼宰官居士投智種
於檀波菩薩比丘植悲華於覺岸淨慈寺裏擎歸七
寶之樓臺功德水邊幻出六和之影像三乘三輩交
叅於宗鏡玄門一文二文徧滿於華藏世界恭敬圍
繞儼山眉海目以分輝然燈散花漾金地寶池而動
色千七百成熟之衆應運偕來三十六印記之徒報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三

恩有分可謂一心不二萬善同歸越生死海之橋梁
蹈涅槃城之逕路者矣用先早荷悉檀久負優曇之
渴仰欣逢翠堵彌增子母之瞻依愧俱養之後時寧
輸一滴擬讚揚而莫逮尚冀三加聊提勒石之辭用
待轉輸之請云爾銘曰舍利之體非假非空風來水
上日照湖中舍利之色非金非碧蓮無緣慈髮有種
識舍利之數非算非多如刹在塵鱗燭照那舍利之
藏非藏非淨如月照泥波澄斯映舍利之處非住非
遷不起本座而徇大千舍利之受非今非昔匪異刹
那而超塵石凡諸有相皆歸空是諸有情皆歸妙

心師妙余妙如鏡相照余仰而悲師顧而笑永明一
逕直透西方雲無山白雨泥華香鮮花之相不離文
字余乃默然五體投地○虞淳熙智覺塔樹亭崇報
誌按宋史太平興國戊寅吳越王俶納所遣一軍十
三州八十六縣之士於宋宋帝喜諭曰卿能保全一
方歸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談者往往謂其臣崔仁
冀導之至云弗謀弗谷而一統志乃引陳瓘智覺禪
師延壽贊曰錢氏重民輕土捨別歸總惟用師之勸
諭誠用師之勸諭乎是十一萬兵五十五萬戶千四
十四艘官吏族屬之命皆廣長運舌所胎孕而更生

淨慈寺志

卷之三

四

者保全一何多耶蓋倣藉三世四王之餘烈毘陵一
戰目攝曹潘氣凌昶煜卑睨趙氏僅埒柴郭復何意
卿壁事哉而師之嗣部倣所知也已用詔言享歸國
之利不得不信其徒之勸諭邀歸土之利耳瓘是以
不德董而德師不贊冀功而獨師之贊良有背於綱
土之由信佛順天非他視倖所取望矣茲爲之建塔
樹亭視表忠觀學總領功於是乎在寧惟前設利揭
宗鏡隆釋氏之教已乎藉令勸諭不入民死倣死
社稷血刃之論詎設空言翰斌以君命逞其狼心都
城必屠屠則靡子遺屠則無留種餘亦不免殘破將

所謂積骸爲城灑血爲池者妄所等胡吾屬有沐沐焉曰吳越之人皆廣長連舌所胎孕而更生者也文學有言吾邑繁庶蓋多汴人扈歸者云師保全杭人能令汴人報恩耶爲是言者殆未稽往牒師卽彌陀思陵之卽武肅耳武肅得師於夢魚鳥有天斗牛無字六和七級威加萬弩終五代之運民遠兵革安養覺皇巾子大士緣契爾爾故俾其孫納土於宋復俾宋納土於錢如意珠王之所陶鑄轉錄爲構南渡而返其故都固輪迴報應之大常無足異也然則汴人亦師之分種以酬錢王避金狄者獨不思曷報若

淨慈寺志

卷之三

杭人乎迨至元丙戌而師握蓮華來曰文明至大已酉而師握維華來曰文憲文明棄所業春秋行四佛不害物命之語文憲講所業春秋進亞聖不嗜殺人之說兩輪並運於華夷剝復鼎革間鋒刃日接漂杵剛間功德遞流汴浙均惠有陳忠肅瞿所未及贊者彼且行無緣之慈豈聖報哉乃若報緣則有之塔辱於錢氏錢氏不甘納土類金鎗馬麥然而高麗二十六徒中如大擎者代吳越人美其報斯形影音響因果弗違佛陀之示現洵不爽矣竊謂是三化也於百千萬億化較之豐千善導願力尤遠要以天王人王

重民輕土舉十方利無不納之安養而停殺輪則粟散錢君爲之嚆矢塔爲之標幟爲之建鼓也隘矣文學惡觀死生之情狀折攝之化權哉而子瞻志林昧師來自樂邦慶師得度死地不知師之死地蚘螻之生地也稍侵帑金而生之也至盡入帑金於朝贖吳越生靈而出之死地者非子瞻所稱歌鼓之聲相聞至今不廢者乎其有功德於斯民甚厚信如表忠觀碑所云世世萬子孫其永瞻禮之猶不忘錢王可也○又智覺塔藏碣小銘師名延壽長耳和尚證爲彌陀應身者也吳越王釋盜帑放生罪使禮翠巖落髮

淨慈寺志

卷之三

六

繼韶國師紹法眼宗每念佛聞天樂異香見金臺寶樹禮懺則普賢授華入定則觀音灌露羝跪講席賜果禪衣高麗供珍真王禮像者宗鏡錄百卷日課百八淨業度戒萬餘人度弟子二千餘人以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坐逝舍利鱗砌於身九年正月六日葬大慈山壽寧院萬曆癸巳郡醫已氏窆母授師骨穢處熙間以語住持性蓮乙巳冬法孫大擎開蓮語悲憤略守者金氏潛收舍利十一粒金色骨一孟丁未六月十二日熙與同行開得自然石坎如三尺小榫香生坎中復收骨一孟許入寺雲棲株宏祭酒

陶望齡儀部黃汝亨贈禮部導而巡鹽御史左公宗
鄂首先施金監司以下及諸清衆從之擬營塔因基
值故法堂仍樹亭志焉佛成道日善男子吳懷真懷
上藏骨金瓶銀盆照以千闢銅盃貯舍利七級之首
而爲之銘曰慧日之中宗鏡之後惟日與鏡其無量
光耶歸骨於斯紀年萬曆不磨不崩其無量壽耶淨
穢交羅如梵網珠清泰極樂象罔鄰虛此方墳耶非
耶遷乎任乎黃汝亨重建永明壽禪院塔院記永
明壽禪師生於唐昭宗天祐元年甲子長耳證爲應
身彌陀天台號爲下生阿逸夙稟異才長歸佛乘吳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七

越文穆王時嘗爲庫吏以盜帑放生坐死臨刑神色
不變王異而釋之遂落髮翠嚴念佛誘化尋參禮韶
師承玄授密本以禪定大宗勦修西方淨業建隆二
年忠懿王贈號智覺迎入本寺爲第一代住持日課
一百八事證虎踞寢不墮木體而輟功行著宗鏡錄
一百卷心賦四卷萬善同歸集三卷又詩偈賦咏雜
著共一百九十七卷宣心導衆非落要眇而絕語言
緇白得成者尚餘人入室弟子二千餘人自度度他
普覺弘道若大天樂傳聲寶樹現色普賢授以妙華
觀首灌以甘露承跪請席鵝巢定衣異國則高麗供

珍寘司則閻羅禮像精至而應神化斯通河人天之
大師慈覺之共主載在傳紀不可思議者已開寶八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越二日跏趺茶毘舍利鱗
切於身九年正月六日塔於大慈山宋太宗皇帝賜
壽寧禪院追贈宗照大師闡揚大乘毗燿萬古羣靈
所託誰得而磨焉滄桑密移不變乘變萬曆癸巳郡
醫已氏寔母徙師骨於舊穴之東數武浮土覆之嗟
乎靈心不晦道骨將埋存師寂矣於汝安乎天啟長
夜青烏吳生得之以告銓部虞公淳熙虞公聞之以
轉語其淨慈嗣法骨孫大壑壑乃悲憤交集財法並
淨慈寺志

卷之三

八

施潛收舍利十一粒如芥如黍骨一孟爲金爲碧丁
未冬虞公復偕壑往開其舊坎收骨一孟若披重雲
宿霧觀日月光如於沉海淞沙湧摩尼寶於是雲棲
大師殊宏祭酒陶公望齡與不佞汝亨及諸宰官輩
瞻禮贊嘆視未曾有如獲自心而鹽直指左公宗鄂
水利憲副王公道顯饒塘令聶公心湯首先施金倡
諸善信建宮塔於寺後爲高者級五爲堵者圍
三面方伯吳公用先共明令若謀竟未了之緒覆塔
爲亭莊嚴佛土恢弘祖法無遺憾焉工起於萬曆三
十五年六月十六日落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十二月

入日壑公以不佞亨從諸善信親灸喜隨而屬爲之
記竊以萬物有遷道不與遷一靈不毀形俱無毀是
故孝子慈孫嗣父繩祖卽其屋廬丘墳衣冠典籍固
不愛護何況膚髮指爪心神骨髓滴滴相承其忍肩
越觀自身已普觀萬類薪火嗣續舉無差別佛子奉
佛當復如是是故應知靈蛻遺骨舍利寶珠非壽師
有此宰堵波莊嚴堅固非壑公有諸宰官居士隨喜
捐助塔者院者讚嘆恭敬者非諸善信有不遷爲宗
日新同德彼夫野雉與靈鷲齊觀蛇蚋與龍象均體
育王七寶古佛一錘莖草寸檀瓦礫珠玉皆妙明之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九

舊誌問若長于之恨恩鄧峯之玉几精誠所求現至
今浮圖與舍利炳著非誣也又嘗考梵語舍利卽華
言身骨其名亦未外吾人之形骸本夫永劫薰修由
戒生定由定生慧而慧猷內熾定水外滋譬金久鍛
自爾至剛精瑩不息神光獨耀身骨之稱舍利理誠
有之豈惟如來往往傳高僧趺化云鱗砌云數肘云
五種不壞不可殫舉斯豈隨其行願之隆殺哉五代
永明壽禪師解行卓朗功德饒益而舍利之沒於波
旬者其遠孫大壑悲憤返之諸檀越讚嘆頂禮爲剏
浮圖於雲表方伯吳公銓部虞公吾師黃貞父先生
淨慈寺志 卷之三 十

其證而佛祖之分應也不然壑公一弱屏僧耳安能
於壽師七百餘年後揮魯戈揭重光瀝法眼嫡孫之
血契韶國真子之宗哉壑公曰然願授之記者垂示
來茲而綴以偈我觀世人往生者其人與骨皆已朽
惟師化去幾千年舍利纍纍赤岩右如大圓鏡照十
方如日月光現羣有應知一切含靈生如鏡在堂珠
在手勸汝瞻禮塔院時勿作師靈我無受未添香前
一着眼古佛摩尼端然否○聶心湯題水明舍利塔
碑陰夫有生之軀同歸乎盡而歿後舍利靈異之徵
見諸沙門吾聖人所本示儒者不信然亦班班見諸

北朝永鉢垂今古南渡簪纓信有無禮拜岩前謝知
已獨標靈蹟壯西湖陳繼晴詩老衲翻經地猶存
舍利光浮塔標淨域龍象屬空王山氣含雲白松陰
覆殿涼宗風今有托到處作津梁虞浮熙和玄津
法師遷塔詩之六
大慈羣岫遶江村山半藤蘿石像
有何事荒墳侵故院錢家莫是故王孫浮屠亂插
南屏路懸像冥廷宗鏡空賴有遠孫尋法派旋收玉
骨傍琳宮涉水登山問壽寧幽巖何處問孤亭宋
陵彷彿冬青樹倘瘞金由西竺經多少泉臺路入
冥凌雲塔影聳層層布金自施三祇佛開壩訛遷五
淨慈寺志卷之三

代僧不施金玉象蓬萊遊客都將竺國猜雕珠稜
幢圍梵宇四王捧座自西來虞淳貞和之六
嶙峋一片大慈鄉震旦西天是影堂自是鬼神呵護在石
函不朽尚深藏知師終是戀袈裟頃刻浮屠豈聚
沙一片禪心懸慧日笑吾徒解咏烟霞南屏塔影
入青冥舍利浮光映幾層三匝我來瞻禮畢煮茶揮
塵對名僧湖中三塔向來崩自是無靈復不能詎
比永明金鎖骨一時香聚勝諸陵穿碑我愧李邕
書筆勢敵傾笑魯魚可是無錢爲佛事強將塗抹復
何如誰遇還驚見復聞可憐魔語尚紛紛而今遠

塔惟騰談梵唄香花日幾羣

雙清塔卽石林禪師藏骨處舊在千佛閣後今廢
鄧文原石林禪師章公塔銘予幼遊錢塘南北兩
山間嘗愛其林谷窈深澗泉清瀉道逢衲僧多以禮
自繩不妄容止雖中之所存者莫究淵微而傾於外
者皆可愛而友也若靈隱淨慈必擇行業卓著者居
之以來四方之學者非是則衆皆歛巾鉢而去其清
且嚴如此時石林師以清言雅範藉叢林至元丁丑
主南屏法席余挹風度而知時論所推與可信越四
年而形化又四十年爲延祐戊午其弟子德海等來
淨慈寺志卷之三

請曰吾師瘞骨於山之左必得當代工爲文辭者銘
其藏久故有待也幸以勿辭予慨前修遺則日就彫
謝能無言哉師之道與密而不滯廓大而有歸念道
者因地不真昧者窒而誕者肆也嘗指示宗乘以淑
其徒曰爾勿待三際斷萬緣墮空解脫坑亦勿動爲
事凝靜爲理縛而迷生死岸必一念如太虎亦無太
虛然後超出三界二十五有而道可幾矣又嘗語衆
曰舌爲斬身之木口盡大地金剛正體爾身安置何
許曰色焦聞雷抽爲有情無情叩衆解其機者所著
語錄偈頌若干卷或有問則曰吾本有言師兒時夢

見僧以衆衆覆其頂一日過淨名院禮泗洲大聖像如夢遂從淨名雜髮受信其間天目禮公侶松源道於太白師往執弟子禮語若鍼芥公問來自淨名見淨名居士否師對益警敏公大加寵木天真公峻特之士交與忘年聞僧論那吒太子語及遊徑山謁塗毒和尚皆有悟自是譽望四馳江湖耆德若無準範公北磬簡公癡絕冲公大川濟公石田薰公皆期異之禮致恐後斷橋倫公住淨慈請師分座說法後居雪堂之法寶洪之黃龍吳之承天晚王南屏與倫公象筵後先振響然師本樂冲寂非希榮者師諱行輩世淨慈寺志 卷之三

居婺州永康縣姓葉氏宋嘉定庚辰生至元庚辰十二月二十六日卒壽六十歲爲僧四十六期卒之日貌如生縑流咸悼師之亡及觀舍利五色則必若師存今海公復續師之道於淨慈咸曰師有存哉是故室爲銘銘曰佛氏之道非是非空非塔非淨是正法宗俗非原本器皆蕩滴不有津筏昌極於溺言爲理詮理爲言忘有泥言談大道榛荒維石林師祇園之傑一念昭融萬法了徹本名有法爲覺羣迷出方便慧有海斷脚南山標屏慧日其頂自師之志山空雲冷師亦不亡空照滅勸名山阿昭示來哲

西隱塔舊在西隱菴卽晦機熙禪師瘞骨處今廢虞集淨慈晦機熙禪師塔銘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見於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糾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湛起滅之表以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莫所爲乎斯世者矣其卒爲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年而求之殆果然不誣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元熙姓唐氏世爲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山明覺院而能聚族

淨慈寺志

卷之三

十四

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既登進士第而師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耳其可憐之私具白金爲囊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卽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出已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然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爲倡以獨焉後卒錢塘寧退耕衍石帆在南北山虎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頽東更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袖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

璉真仰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詔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存耳奉之以孝開種竹築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翁居住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滯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住天寧師以讓簡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嚴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住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

淨慈寺志

卷之三

十一

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十年乃作千佛閣市民僦居旁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於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閭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其若某衆日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卽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泰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

扶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存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來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蓋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叅學者數千人大仰之下有金鷄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公所嘗居也至治二年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如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字蓋

淨慈寺志

卷之三

十二

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應居從之者過於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而不恥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於皇聖元崇佛尚祖傍求碩師密讚神宇跨浙歷江梵宇於於師三十年四專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於楚我絳而久鼓鐘振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在世時言滿天下溫慈暢宣心泯物化來叅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不留因思今去而亡俯仰無極何以

謝之南山之石金鷄惜惜慧日赫然有覺爾其孰敢弗欽

淨居塔在淨居菴右卽平山林禪師塔也○徐一夔普慧性悟禪師平山林和尚塔銘佛法至於中國愈傳而愈盛由其度門廣大故每有辨才福德兼修之士出乎其間以任負荷之寄時緣合遇遂能以廢爲興續佛慧命於無窮也若平山林禪師者蓋其人焉師諱處林字平山杭仁和王氏子母黃氏師既誕比且有異僧過其家持木刻梵僧像長僅尺許遺其父曰此卽汝所生兒也語訖不知僧所往其父與母異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七

之口必佛種也因不茹葷肉以保祐之年十二卽欲出家學佛父母亦以其有夙因弗奪其志投禮其邑之廣嚴寺僧廣修爲剃度師十七受具戒頃之告其母曰兒欲參學四方母曰此汝分內事也爲治衣衾使行不數日復還見母其母亦忍愛隔壁語之口大凡學佛當持不退轉心何愁趲若是因痛自警省涕濤江上金華山謁及菴信禪師於西峯及菴一見罷之命處侍室一夕師在左右及菴燃紙沁骨以代蠟燭因舉以示師曰龍潭以滅汝作麼生會師方擬答及菴卽掩其口因是有言悟會及菴遷上湖之道場

禪寺師從之來遂典其藏鑰凡蒙林新歷清班者必分座說法其歲冬至之夕師秉拂陞座參學畢集發百餘問隨問隨答如瓶瀉水衆皆伏其機鋒之捷旣而及菴化去師若失所依歸問虎谷陵禪師在仰山門庭孤峻莫有當其機者遂往江西求叩焉師初在衆中未有知者一日有僧持茶瓢請頌頌者滿卷其僧持呈方丈虎谷讀至師所爲頌不勝驚喜曰宗門有人不可以常職處之處以第二座主賓之間相與激揚此事猶靈樹之待雲門久之去遊江漢湖湘間徧禮祖塔而還皇慶癸丑出大慈山之定慧禪寺辦

淨慈寺志

卷之三

六

香所歸爲及菴嗣延祐戊午嘉興之當湖張氏新建蘭若田福源請師開山師爲創立制度重規疊矩纖悉備具使來者有所遵守後至元庚辰遷住中天竺禪寺三年高公納麟由樞密使出爲行宣政院使以拯教門爲已任凡選住持必推有德望者諸妄庸不得倖進淨慈禪寺杭之大方也自昔號稱五山而廢弛爲最甚公素知師有道行以謂淨慈住持非林公不可擬猗揮塵住後學徒雲集動至萬指常儲不給至募施以贍之施者向風而至乃自事造殿堂門廡及阿羅漢殿棟樑椳扇屏壁漆澁甃甃剝缺皆一新

之以至佛菩薩天人之像鼓鐘香燈幡蓋之具悉皆莊嚴如法仍作淨居庵一區爲歸老之地然皆務極宏壯不以有爲之法而畧之如其自奉則甚薄二時粥飯必赴堂首衆不厭麤糲寒則大布大帛而已不求精緻至於勘辯學者隨機策勵皆得其歸趣一以古道自任不爲藻麗絳飾之辭以動世俗學徒或滯於文字從容誘導曰當知佛祖西來意乃成妙覺一任十有八年始終如一日向非時緣遇合詎至是乎靈隱遭鬱攸之禍時達識帖睦爾丞相領行宣政院事以師足任起廢移住靈隱禪寺師既領寺事首捐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二十九

永孟旋募檀施已具大佛寶殿材是時泰州張氏自蘇州入抗國朝發兵討之未下靈隱宿兵殿材燬焉兵事既解一日語左右曰吾緣殆盡肩輿入城府別丞相及常所往來者還至淨居沐浴取紙筆作辭世頌泊然而化至正辛丑五月一日也師生於前至元已卯世壽八十有三僧臘六十有六師頂平面圓吐音洪暢見而知爲法門偉範而其修證尤非同袍所可及當是時禪門尊宿前有虛谷陵公後有元叟端公師分座仰山時陵公稱其定力如百鍊鋼開山福源時端公稱其提唱足爲新學指南

而前代住持失其傳次師懼其湮沒無聞擬求記於虞文靖公集師與虞公無平日之雅乃命侍者錄所爲偈頌曰淨居吟者二百餘首寄公用表玄奘虞公晚年深造禪理得師法語讀之大喜既爲秉筆且答四偈杭爲東南都會元時浙江行省所治必命丞相鎮之且兼領行宣政院事前後以丞相領院事者如別怯里卜花孖兒只亦魯真班悉皆禮敬爲師外護而達識帖睦爾敬禮尤篤高麗國王遣僧輩十賞香幣航海而來迎師至其國闢揚宗青丞相雅不欲師去中國乃以師年老爲辭語其使曰師四會諸有錄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三十

此卽其道所在錄之還國足矣其使錄之而去師四任名利惟淨慈爲盛且久距今聖朝更化僅閱二紀而師之大弟子簡公祥公又俱以碩德雅望相繼主淨慈之席父作子述前後相輝而簡公譽徹九重至唐聖眷掌僧司於朝海內方袍之士倚以爲重師之垂休委祖於其後者不其盛哉簡公祥公辱與予有方外之好狀師之行業屬予銘其塔上之石惟師道行大方當代鮮比顧余泥於世間法未嘗復扣心要以破拘攣自揆黷昧局從而讚嘆之哉謬云不識其父觀其子姑以聞於其徒叙其應世之迹而已若其

圖與弟子之所能言哉終日教外別傳心宗攸託于
江一源在乎妙覺屬當象季其緒式微必有碩師振
而起之惟性悟師慧根夙植天言求道必見其的勇
猛精進如百鍊鋼斬蛟刺犀不顧其芒東涉金華西
登大仰不憚其高究極無上巖彼南屏慧目所懸坐
大道場十有八年日時日緣二者並至山色水光皆
其法意宰官恭敬三門晏然慈風所被至於三韓航
海來迎香幣傍午願垂妙雲被彼東土智覺無礙應
緣有終執履言還欲依焉從有賢法嗣與象龍媲美
法不泯師常任世古巖之阿窅堵歸然銘其髣髴以
淨慈寺志

告承傳

芳洲塔舊在藕花居隆慶初高文瑞斥地爲墓遷寺
之東山○胡溪祖芳聯禪師塔銘正統五年庚申秋
八月淨慈寺住持宗靜介僧錄司右覺義崇遠謁余
南宮芝軒以其先師聯禪師示寂而塔前之石未刻
狀其行業屬余爲之銘按狀禪師道聯字祖芳別號
拙逸叟四明鄞縣陸氏子也自幼英敏不凡讀書過
目成誦父母鍾愛之稍長卽好內典慕出世法甫十
四歲往遊西浙禮崑山薦嚴悅堂顏公得度久之受
具足戒於鄞之五臺寺復還崑山則薦嚴已更主席

物光義禪師一見罷之遂留侍室而祖芳篤志
廢寢忘食惟務明心見性用意精專由是智識
詞源湧出隨機問答辯若懸河同袍無出其右者洪
武九年丙辰隨侍佛心住持靈谷禪寺卽各振京刹
天界覺源曇公重其才識過量延居記室聲譽益著
一時湖海尊宿若稷庵康公恕中愷公木庵聰公咸
相與忘年往復酬唱激揚宗旨莫不服其解脫遂出
世台之廣孝繼遷紫籙時湖之道場終芳聯公尤敬
慕之禮聘之居第一座復主麻塔景山遷明之補陀
越之能仁杭之淨慈所至法席鼎盛策勵學徒隨機
淨慈寺志

開示各極歸趣縉素同化道譽爲禪林之冠洪武壬
申淨慈燬於回祿師首捐衣孟檀越樂施不數年間
殿宇堂室金碧交輝非德化弘敷曷克臻此先是茲
寺困於賦役師自上官散田去稅從役蠲除衆賴以
安旣而舉任僧錄以疾固辭蜀王聞而賢之遣使賜
以衲衣孟鉢永樂四年丙戌朝廷纂修大典徵師爲
釋教總裁以其傳通經典纂輯有方深沐 恩寵事
畢還山築室於寺左山麓西湖之濱名藕花居以爲
終焉之計五年丁亥寺之僧徒檀自披剃逮及住持
嗣師五臺禮部尚書趙狙以師名奏聞驛召至京

上加慰勞顧問至再奏稱 旨勅任五臺大佑國寺
未及陞陞忽語左右曰吾世緣殆盡後三日沐浴更
永跣趺而化事聞於 上驚悼嗟悼勅工部備僉命
僧錄司閣維其徒奉靈骨歸瘞藕花居之陰而建塔
焉師生於至元丙戌六月二十八日示寂於大明永
樂己丑七月初三日世壽六十四僧臘五十坦性夷
貌嚴重博綜典籍洞徹宗乘勇於荷法凡六座道場
闡揚宗乘利益羣生以道自負不俯仰於人而人無
不敬服禪定之餘游戲翰墨有拙逸語錄行世今宗
靜來京師徵銘於余余以爲祖芳物故已久而嗣法
淨慈寺志 卷之三

源塔在文昌閣後

希古塔在雷峯之陽○楊復希古禪師願公自塔銘
象教流入東震旦數千祀弗墜益昌以悠遠者固山
能仁溥博光明之道口烜而海澄亦賴天下英衲相
維持於顛沛鼓舞於荒涼使其幾絕者續欲仆者起
耳空宗往往得人能無賞音而斯人往往卽化去又
能無永嘆哉吾友簡庵願公真叔已七春秋其徒如
意不遠千里抱狀來乞銘嗚呼公之生也 朝廷兄
錄館閣知重名山大刹多藉恢弘孰得而掩之乎按
狀公世居攜李武原之漱川父姓朱素名積善家富
洪武丙辰重九日母王氏方娠一夕夢梵僧鉢擎一
淨慈寺志 卷之三

栗升許大授之把玩頃爆聲若雷遂見白氣騰霄去
因驚寤而生公蓋再來人也五歲游鄉之祐福院天
真則見而深繩之髫鬣讀儒書聰穎異羣童年十七
不樂世相力求出家二親廼許之俾師萬壽之天宇
淨受具戒祝髮爲大僧後天宇任臨江西華公亦在
侍每入室問話緣多不投於是僭然走靈隱扣時菴
敷庵詰曰江西見馬祖頃相否公立應曰千年桃核
裏覓甚舊時仁菴領之令居擇木寮屢進語頗蒙許
可而大疑未徹更舉趙州狗子公案答其落處庵云
待冷泉逆流卽向汝道自後若窮子求前珍不釋懷

者若干時一日偶步至冷泉亭觀奔流翻激潑然自得卽返謁方丈曰和尚冷泉逆流也庵云汝見什麼物曰千峯勢到嶽邊止萬壑聲歸海上消庵喝云脫空漢三十年後落節去也公拂袖便出悠悠作無事人矣尋上金陵禮雪軒成軒愛其頎然挺秀吐氣且不凡竟以藏鑰昇之義學復深歷歲庚辰出世杭之崇福旣而退處萬壽卒爲時庵之嗣法永樂丙戌以高僧徵修大典總持釋宗有聲木天書成碧峯無作行歆其道特辟居第一座慈規井如無何 太宗文皇帝知其能命乘驛四方求古名物歸進所得 上淨慈寺志

卷之三

三

悅錫衣幣果膳甚厚閏歲丁酉僧錄司素挹清譽爰檄任中天竺其寺久廢公立視簾剝碎甃間若將唾手命與焉後以較警藏典徵詣北原僧高僧實卽中等盤礴海印寺歷庚子甫竣事 賜衣幣各有差暨辭復 賜佛像經袂衣帽等寵渥有加時適遭杭之淨慈王席虛曠鮮克宜其任者僉謂非公不可輒聞之於朝卽可其請瀕行顯官名士咸摘爲章什近饒遠送莫不傾動一時是冬及寺登席聞者以爲慈雲來覆見者以爲靈鷲再會也且自惟寺中綱維多不振無以昂化度之維遂手揮長疏判募十方感之者

烟集山幸丑抵宣德丙午五六載間首創羅漢殿高廣可該中塑聖身五百十六金彩通稀神動欲飛如來正殿大棟靈廟易以良材宛若初成次第建圓通殿粧塑三大士併製三十二應列無盡寶燈種種莊嚴一一妙智所發真誠所就前後費白金數千人皆樂助之靡不卽相融性雷教開昏殆有不動舌根而盡回向菩提者矣迨戊申秋老將至倦於匡持蕭然退休寺北萬工池之右日啜粥呼茗汁猶食相默坐一室絕於逢迎五易星霜爲壬子年冬十月初吉微示疾至四日與旦語衆曰吾行矣無俗禮喧撓第依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三

先制可也命沐浴剃髮更衣結趺危坐書偈云須彌一牽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兔走已而徐勵其徒曰世相無常各宜勤修勿令退失衆念佛頃寂然而逝龕於兩楹間越七晝夜端容如生迫關維白烟四布籠寺宇林麓移時方散所獲舍利羅五色晶明頂骨齒牙數珠皆不壞如意草函裝固密構窳堵波葬所居西雷峯之陽公化時年五十七僧臘四十有一度弟子如意等若干人嗣法弟子若干人素志不肯以言語文字滯人必欲於踐履純熟中自薦故無稿錄可傳師願公其諱希古其字簡庵其號別號佛鑑

世固罕得其人者噫我公括滄溟冒襟推須彌手段
又直將踏破兜率天推倒慈氏去也爲之銘曰山騰
雲兮萬物饒海駕日兮萬物昭世無聖賢兮萬法漸
消大覺傳心兮慧命纒續大化毓材兮智燈膏沃大
賢應世兮法雷維繼音於身毒洲之南兮崇佛者多
往復來兮菩提薩埵道樁大苗兮榮乎婆羅偉丈夫
今後猊出窟適時緣兮香山換骨涼陰普覆今旃檀
鬱鬱翰林重名兮承天子之寵光蒙化洽今起佛
祖之禎祥鄧林蔥若今梗楠千章江悠悠而逝今弗
繫於命月皎皎而明今乃見吾性寂滅爲樂今歸來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五

乎無生之境湖之水今蓮馥清雷之峯今松聲浮屠
矗空今却却光明

向菴塔在淨居三塔之左

覺菴塔在堆雲菴之後山○王直覺菴禪師妙公塔
銘正統癸亥七月十三日杭州府僧綱司副都綱覺
菴妙公示寂於淨慈之丈室距其生洪武己酉十二
月二十八日春秋七十有四夏五十越月荼毘收其
餘燼舍利建塔於南屏山之陽以藏焉踰四年其大
弟子中天竺住持如珪與諸弟子謀曰師有清德與
學爲天人所敬今既化去瞻仰無所吾法雖不在文

字然欲傳於來世俾知所嚮慕非文字不可然其
然於是如珪來京師進謁今右善世雨庵和尚雨
菴尤知師之德悉極口稱譽乃嘉如珪進退矩度有
師之風遂薦任持淨慈繼師之席因與大理卿俞公
相率以塔銘屬予予未究佛法且未能知師而文奚
足以傳後然雨菴之譽必匪俞公之命不可辭乃按
狀序而銘之師錢塘趙氏諱宗妙字覺庵堆雲叟其
號別也父樂善持齋好施喜誦法華經母夢異僧入
室而生師幼不茹葷見佛像輒致禮惟謹雖入里塾
受儒書而獨好釋典過目成誦甫十歲請於父母願
淨慈寺志

卷之三

六

出家從慧雲正庵間公祝髮受具既又往事靈隱空
叟禪師爲王藏時禪師倡道東南弟子甚衆而師爲
第一遂王嘉興之廣法禪寺修舉久廢之餘爲開山
稱首又王萬壽禪寺其起廢如廣法而加隆焉抗之
大報國寺昔訢公咲隱主之最號名勝繼者非其人
日加敝壞按察司周公謂非師莫能興遂命衆請師
爲主席師首建萬松門及建方丈龕以重屋作舞鳳
樓碧梧軒香積厨方丈後掘地得泉遂瀦爲池構亭
其上建大悲閣以奉觀音大士佛殿之後又作大殿
塑臥佛其中環以十大弟子土木采章皆極巨麗綵

以外坦凡四百丈田地之被侵奪者皆復之殫心竭力二十餘年而寺乃復舊觀用薦吾杭州副都綱精修力踐以振起宗風爲已任凡蒙師提獎及承望風旨者皆凜凜乎規矩之正海昌之湯鎮潮水蕩激壞隄岸民不安其居有司無所用力師領名僧十二人於其地額佛請禱風潮由是止息民免於患淨慈禪刹爲五山之首而主席難其人衆皆謂師宿德重望力請王是山師颺從之乃新作山門塑金剛爲守護越五年寺衆不戒於火正殿燬焉師捐資重建歷四載乃成壯麗宏偉有加於昔中作三佛像諸天十

護勢雄勁偉茲妙公德清淨經營締構功業盛現字宏綱嚴教令鳴鐘噌吰聲羣聽大啟迷途示真性精誠感通固不應海若帖息無敢競秋空明月千江映忽然歸寂萬緣靜靈塔斯藏珠玉瑩刻以吾銘表殊行後來過者各生敬踰百千年靡終竟

昭菴塔在雷峯塔西○王英昭菴靜公禪師塔銘淨慈昭菴禪師靜公示寂於北京之彌陀寺茶毘烟焰五色歛其靈骨舍利弟子廣衍文權疏請於朝將歸淨慈藕花居祖塔之側以瘞焉詔允其請廣衍克繼其席以文權之狀請銘師諱宗靜字昭菴別號恬軒叟武林高氏子母嘗夢異僧踵門娠而生師端重穎悟讀書屬目輒誦不喜友時俗比長父母知其志命禮岳公於郡之淨慈難度受具深究華梵典籍深慕禪學聞耆宿必往依叩時祖芳聯公倡梅洲之道於淨慈爲世所重遂依之公嘉其器識留居左右授以法要參究有省請公求證公乃領之厥後盡得祖芳之蘊遂以典藏執之自是譽聲隆著永樂初聯公應召修大典爲釋教總裁師偕從行事竣還山後謫游五臺師亦服勞侍之草棲澗飲飯涉艱險事師彌謹至若賊鋒所犯囊物蕩然僅以身免而師嘗有

咸客一時禪林諸耆宿若大宗振公天而露公玄中
趣公性庵擴公咸見而偉之以師爲難莫不歌詩贈
偈形采孝義之行嘉聲者行於海內已而召公還
京仍賜住五臺大祐國寺以微疾而化師函其遺骨
管塔於藕花居之陰以守奉之深潛德業於是諸方
爭延致之歲辛卯師應選出護國開法嗣聯公宣德
初遷明之雪竇閣五禪歸塔庭若無何僧錄善世
以淨慈起師既至闡揚宗旨激昂方來一時名德素
著緇白推從振興斯道可謂盛矣歲丁卯朝廷遣
賜大藏尊經以寵異之師詰謝天恩明年誦經祝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三

壽報本止於彌陀寺得微恙臨終謂執侍者曰吾緣
其止矣索浴更衣力疾危坐誠徒後事書頌溢然而
逝師生於大明洪武癸丑終於正統戊辰十月二十
四日也龕奉五七顏如生荼毘烟成五色旣燼不壞
歸瘞祖庭世壽七十六僧臘六十手度嗣法弟子若
千人題倡有三會錄師色清氣和慈忍攝物篤於道
義啟惠後昆內外諸典洞究不遺平居約已俗衆不
事華靡發爲詞語高出時輩三王名藍所至弘道樹
業厥功茂焉學佛者如師蓋未之多見也於戲可謂
無忝南祖而善繼世者歟系之以銘曰維少林宗末

葉振興梅洲熙公公世三傳出祖芳聯厥嗣綿綿惟
師巍巍繼繼坐淨慈化洽凡馬三王名山古道復還
謝天顏乃戡化權俄謝世綠煙騰日邊惟藕花洲
有崇其丘世代乘休

南宗塔在藕花居之坐山天順七年英宗遣官諭祭
有碑尚存

古淵塔在石隱卽萬峯深處○朱鑄古淵源禪師塔
銘釋氏之學一以心宗爲要歸宿禪寂故永明壽師
繼主南屏法席開宗鏡堂說法度衆復著錄百卷闢
覺破迷作人天眼目宋初奉詔入藏爲一代宗匠南
屏列五山之一而五山實十刹諸方之領袖也自唐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三

末五代吳越國王錢氏翊創茲寺沙門道潛卓錫開
山於今殆將餘六百禪晨香夕燈頌衆薰修鞏固皇
圖祝延聖壽代不乏人山門日益崇重皈依駢集良
由累世住持之得其人故也成化甲午淨慈主席缺
員僧錄司推舉古淵源禪師奉禮部劄付來領住持
綱維山門不振宗風師諱智源字古淵杭郡仁和人
俗姓袁母王氏永樂癸卯七月四日父母同感異夢
而生七歲卽欲出家宣德己酉七月拾入千佛寺禮
性空善禪師座下爲弟子正統丁巳趨京師領禮部

牒受度入大功德寺雨庵室中侍香轉知藏鑰癸亥
還杭受具戒甲子參遊江湖未幾杭郡諸山推舉領
南京禮部劄付住持錢塘真珠寺景泰甲戌遷住萬
壽天順戊寅住持千佛興建寶閣莊嚴佛像建石橋
浮屠僧廬樓閣殫竭心力有安福八詠名士咸有詩
成化戊子中貴盧公鎮守浙江奉任中天竺振舉頌
額甲午遂來任茲山之寄適大雄寶殿中後柱蠹損
乃召名匠易之及羅漢堂重加修蓋金碧嚴飾像貌
鼎立翠屏坊門甲辰迎善知識璵公開堂領衆百餘
座禪師亦與焉周一期大有所契自開山王席者至

淨慈寺志

卷三

三

師數臻百人歲久代易懼無所考來徵余文碑諸石
建亭殿左俾來者有所考据復建塔院浙藩恭相盱
江左公爲書萬峯之額以揭之凡詒工役煥然一新
癸卯春屏煩遠囑閱大藏內典逾年周給其勞勩之
迹不一而足是以報本山門而爲王席者無負矣
手度弟子四曰廣寧慧潤廣亨廣祥徒孫德壽德昌
德山曾孫悟聰悟顯乃嘆曰吾領茲山周十有二年
矣古德曰功成者退天之道也吾其隱哉且聞古人
有生自爲誌爲銘爲挽者况吾素稟空王之教世壽
七十有四僧臘五十有回來自何方去歸何所西方

極樂淨土吾域也不自歛其平生告於後人
哉乃敘其履歷謁余銘其寺藏淨樂之塔云銘曰五
山大方歸平宗門宗鏡有傳嗣惟其人憧憧往來靡
朝靡夕得人則興非人則致維此慈門厥務寔繁勤
哉上人勞勩自碑興廢補敝世世其承淨樂宅幽續
此燦明

少林塔在蓮花洞口又有塔曰水菴曰肯堂曰節菴
曰永原曰斷橋曰北礪曰古田曰方山俱廢莫攷

三塔一名逝多林即寺衆普同塔也在淨居後塔下
坎深如井上營率堵波覆之凡住持示寂後茶毘靈

淨慈寺志

卷三

三

骨舍利投之中塔其衆僧行童火化者則投之左右
塔然今寺衆生既異室死亦異穴竟無投之者遂令
逝多名湮率堵傾圯近惟三窰尚存荒榛宿莽間耳
興善廟在寺西里許內祀錢忠懿王及諸神像
三潭護境明王廟在雷峯陰王即湖心寺伽藍神事
詳靈異

額聯

清淨慈門指背徑四尺宣德七年春三月住○菩提

道場指背徑三尺萬曆丁辰二○湖南第一山指背
尺五寸萬曆丁辰二○南山西土行盡徑三尺萬
曆別駕華亭徐光緒題

版三夜前題後書 ○湖南法林 舊書徑二尺五寸廣一尺五寸
 即置書於書 ○慈日峯頭離網鳥窠聽梵音遂弄管調黃出
 好聲於深樹注意和鳴萬工池內曉釣魚潛聞鯨韻
 便開洋動蕩吹生氣於層波含情踴躍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
 午山人泰 ○湖南佛國 ○震旦靈山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
 大雄寶殿 舊書徑五尺成化二十年大監李義書 ○
 明聖人寵頒龍藏如是洪恩天高地厚智覺祖大闡
 宗風若斯妙義水遠山長 奏題
 應真之殿 舊書徑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 ○身外應
 身而實而權弘範羣機百億界幻中作幻非凡非聖
 淨慈寺志 卷之三
 神通自在半千尊 舊書徑八寸無款 ○三大士憑一妙心即
 具三心心無心而心心互顯五百尊得四聖果隨該
 五果果何果而果果圓明 奏題
 宗鏡堂 舊書徑四尺五寸廣一尺二寸 ○烟島雲林咸提妙育
 風柯月渚並可傳心 舊書徑一尺二寸 ○萬象形容盡
 入照臨之內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 舊書徑一尺二寸
 ○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 舊書徑一尺二寸英
 正徧知閑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寸
 浙東海右道憲政廳 ○居然亭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寸
 詩使蘇希道書 ○聽松處 舊書徑一尺二寸廣一尺二寸
 松處 舊書徑一尺二寸廣一尺二寸 ○天構逢壺 舊書徑一尺二寸廣一尺二寸

隆 ○亭向湖山奇處起詩從賓王醉時成 ○何須卜
 築探幽賞只此盤桓愜素心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寸
 獅子窠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寸 ○湖山勝槩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寸
 層內中發 ○清涼法界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寸 ○法
 眼宗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寸 ○東坡三萬六千場管領江
 山風月南朝四百八十寺憑凌烟雨樓臺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寸
 德下書 ○最勝法門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寸 ○香積
 唐永明壽禪師塔院 舊書徑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寸 ○壽寧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下院 洪武二十四年歸併於此
 清修禪寺俗稱烟霞寺在城西隅二畝烟霞洞口晉
 開運元年有僧彌洪結庵於此見洞內有維漢六尊
 顯像石壁若鏤刻而成者異之未幾洪卒復有梵僧
 千歲寶堂隱此見夢於錢武肅王補刻一十二尊并
 建此寺賜今額洞中作丹玄五彩色內有寶掌像千
 官塔傍有家鼻拳佛手巖落石崖上方井東坡留題
 萬曆初為蒙古使佃幾盡二十一年內監孫隆復建
 榮國寺在南山高峯之絕頂晉天福二年建塔其上并

聳大雄殿五顯殿白龍廟倚江面湖險峻甚於此
中有鉢孟潭潁川泉白龍洞天池洞無門洞先聖
傍有隆石相傳昔有道士鎮魔於此

香嚴寺在九曜峯之錢王廟建隆初吳越王問壽禪
師感天樂建此寺額曰香嚴嘉靖初改爲庵隆萬
間爲俗氏毀庵營安於此矣

顯嚴教寺在寺對雷峯廣順初建上有通玄亭望湖
樓並廢

法因寺在寺之西文穆王建內有宋莊文景獻二大
子墓古鐵塔錢王井嘉靖十九年改寺爲發祥祠矣

淨慈寺志

卷之三

三

寂照菴在仁和縣十四都三畝孟家橋圓清復

西蓮菴在寺東長橋葛憲副寅亮題額真琮復
中峯菴在雷峯塔下真璽建

龍門寺在餘杭縣開林東扇一畝建隆元年悟空清
了建萬曆甲寅如能重葺傍有資嚴院玉龍泉

瑞峯寺在富陽縣祥風三畝至正間建萬曆乙卯如
能繼興

小年菴在餘杭縣二畝玉湖坂萬曆癸丑大鑿建內
有衆香林忍草堂前有石龍潭方伯吳公用先邑侯
戴公日強俱有題額

論曰昔世尊於然燈佛所布髮燃燈於然燈佛所
建一梵剎時賢於長者持標於拈處標曰建梵剎竟
然則梵剎之建爲是輪奐崔鬼丹艱貢赫已乎故曰
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佛土乃蘇子又惡夫爲大以
欺佛者則募金錢崇塔廟舉隆振弛亦禪者事未可
以丹霞之燒而謗祇桓也若曰如來實相豈在陶瓦
土木間則毘耶城中紫金丈六亦非如來妙明實相
乎乃今淨慈固震旦之毘耶而禪者之總萃也昔之
住持宗智覺祖法眼構塔無縫構堂無門一切仍舊
而已今之住持亦宗智覺祖法眼非任堂構而涉有

淨慈寺志

卷之三

天

爲則生不得稱兒孫歿不得稱祖師故丹艱青黃雕
幾延埴代增而代飾凡祖堂繩繩襲進者皆此建置
之雄也而宰官長者又因以益之於是有永明塔有
宗鏡堂有藥師殿有文昌菩薩之閣而其外有井亭
有池垣有繪壁有果園有行樹欄楯之星列基置者
古剎一新矣夫安養之妙樓飛閣珍樹德水居十六
觀之十七觀而成也禪歟佛歟有歟無歟今之住持
奚以異夫古之住持歟故海蜃之化天狐之化竹林
之化化城之化化矣曾魔佛之殊界哉是之謂象教
是之謂六相義由今以降降而及於後至海揚塵劫

爲灰而所建置者名勿湮也昔建置爭其名

新安吳懷謙校梓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三終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三終

三十九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四

法胤

敘曰彌沙塞經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蓋四姓猶四大河並從阿耨泉出而修成妙位由生貴至灌頂名以法進皆出道胎現靈相比覺胤於世子耳法外無覺豈以覺王說法之地而有異胤乎自十六王子之二分蒞土之東西其開劫初之日月者西王子也主支那之日月者東王子也慧日之下月路之南苗裔聚焉頻聘至焉有蓮種有蔗種乃今漸非其種矣市子之鑪肆西子之笙歌誘諸子而若別有所承寄虛名於上悲弱喪於外殆猶之蕩子貴介公子矣吾紀法胤鋤異胤而絕其萌芽種若苾芻者聊與收族倘所稱庶孽非耶乃法王子端拱先朝宛玉弁朱紱之臨以下治其宗人故紀若帝紀蓋覺帝之實錄吾其爲載筆史乎望寺而禱禱之阿濕卑則先摩腹禱之光世音則望融形吾亦欲摩腹融形祈羅漢處胎大士穿脇振振綿綿皆東西二王之正嫡而負南屏如負炭有出九品胞外續修外紀者昔之載筆史也庶佛國常住不滅生生世世常親觀云紀法胤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一

道潛蒲津武氏子生而強壯端雅身長七尺許胸臆七點若北斗狀投機嚴真寂出家初謁法眼眼問曰子於叅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情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問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踴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觀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淨慈寺志

日子向後有五百義徒爲王侯所重在師華禮辭駐錫衢州古寺開大藏經嘗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覺起而作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見舍利紅色蠶稠而行又於山齋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遍吉御象在三門鼻直枕行懺所未幾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未明請居之師欲請捨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慈真二字師坐末明常五百衆上堂佛法顯然因甚慈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

法則叅取古佛叅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承明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日覽師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答了也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八日示疾而化入龕之際有白光晝發至十月茶毘於龍井山所收舍利甚多開寶庚午韶師建塔天台藏焉癸酉塔頂放白光如初化時開山始祖冲玄延壽賜號智覺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七行俱下每展卷淨慈寺志

時感羣羊跪聽年十六時吳越文穆王鎮餘杭師獻齊天賦衆推問世之才咸欲官之至二十八徵爲餘杭庫吏尋遷華亭鎮將督納軍需屢以庫錢買魚蝦等物放之事發坐死領赴市曹王預夢江上老人引魚蝦數萬至云此皆稅務官所放者願王免其罪王無而遣使探之師臨死地神色不變典刑者惟而詰之師曰吾於庫錢毫無私用盡贖放生耳探者覆命王釋之時翠巖泰大闡玄化於龍冊王遂命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綰續食無重味野蔬布席以遺朝夕尋往天台天柱峯九旬習定時有斥

錫果衣襪中定起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師於國清修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呵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中夜經行見普賢所執蓮花忽授在手遂作二闕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善淨土冥心精禱曰於此二途功易成者須七拈着信手拈之七度無間由是一意淨業嘗於金華天柱峯入定見觀音灌以甘露遂獲辨才無礙廣順二年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濕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淨慈寺志

卷之四

四

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花結言言徹底水師有偈曰孤猿呌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會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建隆元年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明年遷永明衆盈二千日課一百八事夜往別峯行道念佛空中時聞螺貝天樂之聲上堂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着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又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取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

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是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着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沙盆師居永明十伍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三年師奉詔於月輪山建六和塔以鎮潮七年復入天台度戒約萬餘人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算六時散花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淨慈寺志

卷之四

五

使齋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袈裟紫水晶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塋於大慈山宋太宗賜壽寧額追謚宗照師嗣天台韶韶嗣法眼益六祖青原派也嗣師之法者杭州乾明津富陽子蒙和尚一作山第通辨道鴻初主慧日永明上堂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問麼曰恁麼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日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虛空古今常爾真心周道如是之智皎

然萬象森羅咸真寶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
會麼還解已得麼僧問國主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
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麼處去
來曰恁麼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第二

洪壽禪師初隨天台韶國師普請聞墮薪而悟作偈
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
身國師領之而已後出世杭之南屏興教御史中丞
王公隨時鎮錢塘慕師道化嘗往湖上去騶從獨步
往詣之天聖初以鄰寺壽寧虎席請師補處及開法
衲子爭師尊之師嗣天台韶第三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六

國照宗本常州無錫管氏子體貌龐碩事所行淳厚
言無枝葉年十九依承天永安道昇十載剃度受具
又三年至池陽謁振宗宗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
無着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
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
親曰祇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師久而開悟一日
室中問師卽心卽佛時如何口殺人放火有甚麼難
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復主延師開法瑞光民有
屠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武林守陳
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

以淫意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
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其時淨慈大旱湖井皆涸師卓
錫寺之西隅甘泉湧出得金鰻魚因浚爲井給寺衆
千人民張氏女死見夢於母曰我以罪爲蛇其母驚
覺得蛇於棺下持詣本乃爲說法復置舊處俄有黑
蛇卽入籠復持詣本爲說戒法是夕夢女曰二報俱
解脫矣元豐五年以相國寺東西序分慧林智海二
刹師爲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闕三日傳旨
就寺之三門爲士民演法翌日三和殿問道賜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七

座師卽跣趺帝問卿受業何寺奏曰承天永安帝大
悅賜茶師卽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真福慧僧
也禪宗方興宜善開導師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
照臨臣豈敢自怠卽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僧中
寶也侍者問至上何語曰吃茶閑話耳後帝登遐召
入福寧殿說法師以老乞歸得旨任便雲游州郡不
得抑令住持擊鼓辭衆說偈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
意游順風加滿棹船子下揚州既去都城王公貴人
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
不與人期雖動靜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

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韓信臨朝日中下之流如何領會師曰
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悔不愼當初師曰三皇塚
上草離離上堂頭圓像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
意氣趨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着身處乃
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
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
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
無偈幸強起安坐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
筆憨卧若睡然閱世八十坐五十一夏師全身捨
淨慈寺志 卷之四

於蘇之靈巖嗣天衣懷第四代

大通善本族董氏漢仲舒之裔也大父珙父溫皆官
於潁遂爲潁人母禱白衣大士而生及長博極羣書
無宦情嘉祐八年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毘尼
至姑蘇禮同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肯經五稔
益躋微與照令依圓通秀又盡其要元豐七年渡淮
留太守嚴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法雲賜
號大通師見佛菩薩之行立者終不敢坐齋食以魚
蔬名者不食其直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僧問寶
拾元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烟霞生背面星月遶簷

楹曰如何是塢中人師曰竟日不知清世事長年占
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問若
論此事譬如兩家着甚學人上來請師一着師曰早
見輸了也僧曰錯師曰是僧曰進前無路也師卓拄
杖一下曰爭奈這箇何僧曰祇如黑白未分時又作
麼生師曰且饒一着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除
曰便怎麼去又作麼生師曰百雜碎問九夏勞即
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謝師
指示師曰滴水難消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畧塞
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破卽不中且向南山看鼃鼻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九

擲拄杖下座元祐七年秋師乞老歸杭之西湖大觀
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
果歿塢全身於上方壽七十五臘四十五嗣圓照本
世稱大小本焉第五代

道堅禪師上堂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
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只管看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曰洋湖左裏無風起浪法安法嗣第六代

永程禪師示衆始自鷄峯續焰少室流芳大師慈雲
宏開慧日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齊施
或縱奪而賓主互設或金剛按劍或獅子翻身或照

用雷奔風驟鋒電迴無非剪除邪妄開廓玄微直指
明宗到真寶地諸仁者到此方許一線道與你商量
苟或未然盡是依師作解無有是處雲居佑第七代
佛智道容湖州人建炎初寺燬鞠爲荆榛高宗巡幸
詔師住持欲重新之師既至首復殿宇以納擔簦負
笈之徒既而十六應真像成未幾五百羅漢之像又
成塑出一僧之手像成而僧化去像貯田字殿金碧
輝煌華梵絢麗行都道場之盛特冠諸山云凡所至
莫不示以向上事策勵諸方事見宋節度使曹勛記

第八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十

肯堂彥克於潛盛氏子幼依明空院義堪爲師首恭
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開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
玄妙祇有木札羹飯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直造
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疑不
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
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
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啟其意處師曰今
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
開口爲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
謂曰臨濟道黃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

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
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
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峯
示衆云盡大地是箇解脫門因甚把手拽不入師曰
大小雪峯話作兩橛既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
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
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問鷄向五更
啼上堂三世諸佛無中說有齒蕩拾花針六代祖師
有裏尋無裏猴搽水月去此二途如何話會儂家不
管興亡事盡日和雲占洞庭元菴受智者請引座曰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十一

南山有箇老魔王炯炯雙眸放電光口似血盆呵佛
祖牙如劍樹罵諸方幾度業風吹不動吹得動雲黃
山畔與嵩頭陀傳大士一火破落戶依舊孟八郎賺
他無限癡男女開眼堂堂入鑊湯忽有箇衲僧出來
道既是善知識爲甚賺人入鑊湯只向他道非公境
界後示寂塔寺之南菴嗣東林顏第九代
佛智端略吳越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
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馳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
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肇露柱目你何
不說師忽徹有去謁龍門達其露草泐潭畔皆以頌

適見惟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
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日請和尚令取口
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
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高著京西憲請
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菴
於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
中賢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
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
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
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上

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
喝一喝曰抵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醒不
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
不得動着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
猶是秦時轆轤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
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
動若飛星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
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
橫古路觸着骨毛寒上堂行時絕行蹟說時無說蹤
行說若到則衆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割斷就使

說無滲漏行不迷方圓淨寂滞在若是大爲人
迅有千田旬十影神駒駝驟四方八極不取六音
不隨處理身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處也無利和塵
塵是要津師蒞衆必凜然寂食不肯發唱道無倦紹
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道訓
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日晴齒舌
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計驗月不絕黃冠
羅傘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
方與客食咀噉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救色
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塵有聲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

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瘞於鄧峰
嗣昭覺勤 第十
水菴師一發州馬氏子十六披剃首叅雪峰慧照照
舉藏身無迹話問之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
無藏脫體無依便斯當古鏡不磨還自照澹烟和露
濕秋光照質之日畢竟那裏藏身無迹處師曰夏照
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
照深宵之住後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
嶺梅半合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
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將莫說打你頭沒額裂

上堂舉法眼示衆曰盡十方世界閃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卽是一絲頭師豎起拄子曰還見麼穿過一絲頭猶未覺法燈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頭搔待痒若教渠踏着衲僧關挨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嗣育王裕第十一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十四

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頗如玉却嘆回時贊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普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初補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落葉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水龍吟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匆匆案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閑月雖晦而常照賓主交泰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休日呆呆上

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着得箇眼卽是上堂風幡動處失却箇眼卽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用過昏烟淨卧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寔全身於明覺塔左嗣天童覺第十一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十五

日不着便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上堂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珠已者自其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閑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箇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高着眼

淨慈寺志

卷之四

道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着曰莫卽便是也

無師曰勿交沙師後遷生靈隱入寂嗣清聲第四代

普照象越州山陰人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

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翳在眼百千

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

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即

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

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着到乃擲拄

杖下座嗣淨慈明第十五代

混源雲客天台盧氏子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

習台教葉參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圓留

淨慈寺志卷之四

東西禪無省發之泉南教忠俾悅衆解職歸前資福

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賢沙

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見妙喜即辭往梅陽

服勤四載住後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

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

檻莫有天然氣樂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

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德山小

參不答話千古叢林成活話新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

可說分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基

甲話也未問頭上着枷脚下着屨你是那裏人一回

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跨船舷好與三

十棒依前相廝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

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參學眼者試解看上堂舉雲

門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拖魚蝦遶

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後示寂於本

山嗣教忠光第十五代

月堂道昌佛行湖州寶溪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

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

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

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甚麼處師曰左手

淨慈寺志卷之四

得來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

日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少問如何是諸佛

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

拋毬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鉢傾出爐烟

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鴈過長

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

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水生不

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卽且置育

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間猿叫斷腸

聲歲旦上堂舉佛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

漢出來道和尚這是三家付要保正青門底房
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他道牛進千頭馬入
百足嗣雲峯慧第七代

元淨字無象於潛徐氏子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
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
沒伯祖異之口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
算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講座輒曰
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十八就學於慈雲後聞明智講
止觀方便五緣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
義諦因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
淨慈寺志 卷之四

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
錫紫衣辨才之號七年翰林沈遘撫杭謂上竺本觀
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鑒
山增室廣聚學徒教苑之盛冠於二浙元豐元年有
利山門施賢之厚者倚權以奪之眾亦隨散逾年其
人以敗聞朝廷復畀師衆復大集清獻趙公與師為
世外友為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二師歸道
場重輝東坡寄詩云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
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三年
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上座平為築室遂成藍宇六

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越明年復歸龍井
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眾請及月餘於潭定
中金兄甲神跪前曰法師於此舊無緣不宜久住既
奉安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嘗問師曰北
山如師道行者幾人師曰沙門多密行非可盡識坡
子追生四歲不能行請師落髮摩頂數日即善步將
示寂乃入方圓菴安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叅寮
告之曰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矣至七日
出偈告眾即右脇吉祥臥奄然順寂時元祐六年九
月晦日也塋成弟子懷楚詣汝陰請誌於東坡坡命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子山為之銘嗣慈雲式第十代

法真守一江陰沈氏子僧問如何是句中玄師曰崑
崙騎象藕絲牽曰如何是體中玄師曰影浸寒潭月
在天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長連床上帶刀眠曰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放下着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
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為說
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惺
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
突着你眼睛上堂折半列三人人道得去一拈七亦
要商量正當今日雲門道底不要別作麼生露得箇

消息良久曰日月易流嗣慧林本第十代

九代

德輝禪師不詳何許人嘉泰初住淨慈四年寺燬師亦隨火化去其有辭世偈云一生無利亦無名圓頂方袍自在行道念只從心上起禪機偶向舌根生百千萬劫假非假六十三年真不真今向無明聚裏去不留一物在南屏預書壁間第二十一代

聯翁悟明福州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臯亭纔禮

拜亭便打僧云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趂出

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麼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

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菴拈云臯亭一期忍俊不禁

淨慈寺志卷之四 子

爭奈拄杖放行太速這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臯亭

夾山便是達摩大師出來也斬爲三段何故家肥生

孝子國伯有忠臣師云臯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

宜但中間一人較此子應菴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

嘉定十年師纂脩聯燈會要至今傳於叢林嗣木菴

永第二十代

隱之重顯遂寧李氏子依普安仁銑出家受具後橫

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辨無敵咸知法罷僉

指南游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

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蘸口打師擬開口門

又打師豁然開悟師將造錢塘值曾學士於淮南以

書薦於珊禪師顯至靈隱浮沉衆中三載曾奉使歸

訪師靈隱無識之者於淨頭寮舍物色得之曾詢薦

書納之衣中珊奇之出住翠峯遷淨慈未幾陞主雪

竇宗風大振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

怎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

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却無尋處空把

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

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

翌日出杖履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

淨慈寺志卷之四 主

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塋全身於寺之西塢追

謚明覺嗣智門祚第二十代

木菴安永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初謁懶菴需於雲

門一日入室菴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

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條然契悟作禮曰不

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菴許之住後上堂要明箇事

須是具擊石火電光底手段方能嶮峻巖頭全身放

捨白雲深處得大安居如其覩地覓余針直下腦門

須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鏖全身獨脫

猶涉泥水抵如水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

日澤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我行上堂來睦州
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
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而皮厚多少木菴則
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
須颺下入處始得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
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
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乾道辛
卯陳丞相請住闔之鼓山湧泉寺癸巳謝事是年八
月示寂泉南清果院嗣懷菴需

普照明

第二十三代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

退谷義雲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
旨如何師曰東斗西移云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
則便爲人又作麼生師云南斗北轉上堂奔流度刃
疾談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
習則巧殊不知未殺已前中的早滋迂回了也趙州
到萊蕪靠却拄杖卽且置只如乎上座道聖箭折也
意作麼生喝一喝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裏穿上堂
舉首山拈竹篋示衆云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
則背汝等諸人喚作什麼葉縣近前掣竹篋杓作兩
段拋向塔下却云是甚麼山云暗縣便拜師云臨濟

一宗掃主南蓋嗣佛光照

第二十四代

不橋可宣嘉定許氏子桐州是公弟也寧宗雅聞
師名贈號佛日嘉定丁亥丞相魯國公請居徑山師
謂學人重趺而來者窮其日力食息無所乃創室百
間又自裒其橐合緡市田千畝接待於雙谿之上寧
宗嘉其意乃爲御書化城寺賜之眉山楊汝明有記
及示寂遂建塔於化城

第二十六代

谷源道舉丹霞然叅石頭和尚一日頭示衆曰來日
剡佛殿前草師頌曰石頭剡草驗英豪懽懽丹霞眼

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嗣松源嶽
淨慈寺志

卷之四

第二十七代

孤雲權上堂舉僧問雪峰古礪寒泉時如何峰云澄
目不見底僧云飲者如何峰云不從口入又問趙州
古礪寒泉時如何州云苦僧問飲者如何州云死師
云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會
在今日有問育王古礪寒泉時如何只對他道須是
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送僧歸鳳山偈云鳳
凰山下鳳凰兒文彩纔彰羽翼齊鉞網漫天擱不得
歸心已在碧梧枝嗣佛光照

第二十八代

少林妙密建寧人俗徐氏育王佛光照有省嘉

定三年以尚書省牒四推出主淨慈未幾卽謝事後十二年辛巳復以淨慈虛席詔師住持凡二十年前後建置閨勝甲於湖山都人駭嘆謂出神力云至十四年以千秋節召入內庭奏對稱古賜號佛行并紫方袍後復被旨遷住徑山二月二十二日坐逝嗣佛

照光 第二十

中菴皎 第三

倚松如壁撫州饒氏子上堂變化密移何太急刹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淨慈寺志 卷之四

卷之四

三

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面外面啄多少茫茫瞋睡人頂後一錐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嗣嗣香嚴月 第三十

一

潛菴慧光上堂舉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頌曰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令纔擬犯鋒鉞喪却窮性命嗣密庵傑 第三十

二

石田法薰眉山彭氏生而慧敏從石龍法寶院智明出家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墟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垂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聞破菴道聖時在英門空之隆遂

往依焉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柴頭菴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日相激勵久之出世蘇之高峯次遷楓橋普明行輩有高原泉無相範卽菴蒙石溪月相依而住俄鍾山虛席廟堂以師補處寶慶初詔遷淨慈紹定四年師以寺之取水爲遠於佛殿前地鑿雙井大出泉以給衆鄭清之有記端平二年詔遷靈隱上堂一徑直二周遮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開放日春盡尚餘花老胡不合過流沙淳祐甲辰三月望日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什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

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叅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云末有一句分付厨山衆頗訝之師嘗建接待院於西溪曰寶壽忽示疾卽退居寶壽趣辦終焉計囑定全身於院之後山端坐而化壽七十五臘五十三嗣破菴先 第三十

二

笑翁妙堪俗慈溪毛氏廣額平頂骨清氣豪從野菴道欽受釋學依息菴觀於金山叅松源岳於靈隱皆不契時無用居天童徑造其室川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用口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撼

用曰此僧敢來這裏持虎鬚俾叅室室中常示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用以竹篋劈口打師應聲呈偈曰大荼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領之卽俾侍香已而報恩約公致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世妙勝遷金文移光孝忠獻使衛王以堂牒除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師與大卿齊公議合十寺爲大利築壇場命負毘尼學者倡開遮持犯之法風勵新學闔師王公請居雪峯未幾詔住靈隱師厭逼近屠沽撤其廬揭開飛來峯外避之衛王以大慈完美請開山及王薨師菴居上栢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巖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六

邀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使公強之乃起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叅余公書來不可重違君命明年荆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王法我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議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岩築室奉先世香火育王虛席有肯起師再辭不許天童書至大叅趙公請王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請王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叙世契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嗣無川

天用才 第三十
五代

滅翁文禮臨安人家天目山之麓因又號天目姓沈氏師生六歲携籃隨母採桑供而寤念曰携籃者誰耶遂有出家志年十六依鄉之真相智月蘿落往淨慈叅混源不契謁育王佛照光照問怎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旨他日照再問是風動是幡動這僧如何師云物見主眼卓豎又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甚處見祖師師云揭却腦蓋照喜其俊邁挽爲書記時松源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僧擬議卽棒出師聞之頓忘知解乃往叅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七

焉蒙印可辭源至蔣山浙翁命充首座晉陵尤公煇數入山聽師提唱語悅服嘉定五年約齋張鑑請開法慧雲遷溫之能仁未幾辭隱錢塘之西丘趙節齋慕師高行微服過西丘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明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厥後退居福泉晚居天童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牛頭僧云見後如何師云牛頭問和尚見佛照時如何師云石中有玉僧云見松源後如何師云沙裏無油僧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南山筊筴東海烏緊僧擬議師輒叩齒三下上堂舉楞嚴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

汝還者非汝而誰師頌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
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卿將水際飛上堂
投子和尚道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形大似徐
六擔板天童則不然仰之彌高俯察非遙橫塘宿鷺
斜飛起幾隻銀瓶挂樹腰上堂衆生本不曾迷夜闌
鷄向五更啼諸佛本不曾悟秋清鴈度長空去拍膝
一下云西窓昨夜月華明涼颺已到梧桐樹師閱五
刹通不過八九年而得閒之歲月多逍遙於梁渚之
西丘羣衲參扣無異領衆時也其爲人高古簡儉不
苟爲笑語將入寂問侍者曰誰爲我造無縫塼侍者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

云諸師塼樣師云盡力畫不出怡然脫去關維弟子
收舍利遺骨附葬應庵塼左壽八十四臘六十八嗣

松源獄第三十

六代

敬叟居簡渚川龍氏世業儒幼穎異見佛書必端坐
默觀如宿習依已之廣福院圓澄得度叅別峯塗毒
於徑山沉默自究一日閱萬菴語有省遽往育王見
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其門十五年走江西訪諸祖遺
蹟登仲溫掌大慧之記菴於羅湖纂所聞成書發
揮祖道與議論人奇之以大慧居洋嶼菴竹篋付之
師異焉之出世台之般若遷懷恩英衲爭附儒碩

錢竹巖慕水心莫不推重大叅真西山時爲江東部
使者虛東休命之以疾辭乃於飛來峯北砌掃一室
居十年人不取以字稱因以北砌稱之起應雲之鐵
佛西余常之顯慶碧雲蘇之慧日潤之道場奉旨遷
淨慈所至道化人行耆老不倦槌拂上堂雲巖二十
年在樂山只明此事澄潭不許蒼龍蟠趙州除二時
粥飯外不雜用心免予何曾離得窟窿成鏡視欲磨
穿還他萬里功名骨頰楞嚴經六解一亡云六用無
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春風篆煙一縷聞清畫百鳥
不來花自紅闌一室以居名曰菴室作賦以自見水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

心酬師詩云蘭公詩話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
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紫末禁春張誠子序其集曰
讀其文宗密未知伯仲詞其詩合叅寥覺範爲一人
師與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睨晚居天台委羽有二姓
爭竹山不已僊居丞王君惲囑諷之乃作種竹賦一
首而訟遂已趙節齋奏師補處靈隱師笑曰吾日追
矣乃舉天童癡絕冲淳祐丙午春示疾三月二十八
日索紙書偈於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呼諸
徒誦之曰時不待人以道自勵吾世緣餘二日耳至
期昧索索落罷如般摩視之已逝矣壽八十三臘

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禪師拾側遵治命也所著
有北磬集十九卷嗣佛照光

第三十

大川普濟明州奉化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州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成頌曰
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塊無寸地
題世尊出山相偈曰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承穿下
雪峯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送僧偈曰
雲遮劍閣三千里水隔瞿塘十二峯抖擻詩腸都說
了莫教錯過幾爲鐘後住靈隱纂修五燈會元嗣浙
翁琰

第二十八代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

無極觀出山佛贊曰王宮不住箇癡呆半夜逾城真
恠哉苦行六年誰采汝計窮只得出山來嗣空叟印

第三十九代

偃溪廣開闢之侯官林家子母陳氏疎眉秀目哆口
豐頤從季父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
鍊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參浙翁於天童針
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於雙徑翁笑迎曰汝來耶
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更鼓而蹶如夢忽醒翌
朝造室翁舉趙州洗盂孟話師將收吻翁遽止之平
生疑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胡制闢以小淨慈

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二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

所至華支傾廣容徒衆開鑪上堂楊岐眼中晴臨濟
頂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着不來自雲萬里佛成道
上堂錯錯六載草繩空自縛了了開得眼來天大曉
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拍膝云劍去久矣切
忌刻舟上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餒嬰兒黃檗
打臨濟三頓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
便良久云大事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十字
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回
避處衲僧家朝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子細忽然策
着磕着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繞禪床一匝揮香
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看經眼目方知落
處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
說上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
續得末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
日示寂壽七十五夏五十八嗣浙翁琰

第四十代

荆叟如珏婺州人初見凝鈍室中垂語曰如何是佛
師云爛冬瓜復成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
透齒牙根蒂雖然無害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又作傷
生疑鈍口鍾山白亦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

人叢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結夏小叅我此一宗
正令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
及舉意卽迷源擡眸已蹉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
心縱汝三種互脩起期取證第二頭第三首萬挂千
掌轉見氣急殊不知觸懷未具已服先明呖地一聲
千了萬當然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
河沙佛成道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失從前鬼睛
睛滿面慚惶無着處至今生怕見明星嗣癡鈍頌第

十一

斷橋妙倫天台黃岩徐氏母夢月而孕十八落髮於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

永嘉廣慈院見谷源道於瑞岩開麻三斤話疑之徧
叩諸方機終未湊自謂吾口訥耳聾不若把本脩行
日以誦經爲業忽閱楞伽於雲居見山堂至教垂躡
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曰趙州柏樹子話
可煞直截然不以語人還謂無準於雪竇準以狗子
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
便乎準以真淨所頌答之卽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
身汗下於是始脫然矣準移育王雙徑皆以師從俾
分座出世祇園遷瑞岩國清至淨慈上堂荆山有玉
獲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

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西門驀拈拄杖橫按

云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舉慈明室中安一盆

水盆上橫一柄劒劒上安一綳草鞋凡見僧來便指

擬議便打師頌曰百花裝裡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

多未第儒生休眼覷滿懷無奈舊愁何上堂德山低

頭夾山點頭俱低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提

起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

云一葉落天下秋將終與大衆入室罷索筆作書辭

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

因甚死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

嗣無準範

第二十四

介石明上堂舉明招謙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招曰

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丈衆隨至立定招

曰纔到煖室便見瞋睡以拄杖一時趣下師頌曰稍

硬風頭早已乖更將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踪跡

枉喫羅山白飯來因見郁山王盡像旁僧索讚師信

筆書曰拾得明珠笑眼開爲言塵盡轉生埃若無直

下承當者孤負開黎一撲來嗣浙翁談

簡翁敬上堂舉文殊問菴提遮女生以何爲義話頌

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觀而不相設死生生死元

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嗣無準範

淮海原肇通州靜海潘氏子母朱氏邑之利和寺妙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異於輩哉殆亦夙種盡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於浙翁於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州大聖爲甚麼在楊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着翁曰且得沒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擊發未容其參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即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云免教回首望長安翁云這裏甚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搭始客就入室之例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十四

已而命掌記翁既寂師出世通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萬年蘇之萬壽東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虎席廟堂奏師補處遷杭之靈隱淨慈徑山其住徑山歎餘通秀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盡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像俄示疾囑其徒爲我附一穴於東礪見生灰不忘奉師之意浴訖書偈而逝堂贊達摩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嗣浙翁頌 第二十四 廬堂智愚四明人出世嘉禾與聖光孝遷明之顯孝延福瑞岩葵之寶林四明育王柏岩杭之淨慈徑山

凡歷十刹師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其將虎室作布衲着盡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笑沙底因其向針鋒頭上趂足僧問聲前一句不隨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云問訊不出手僧云且道天子萬年作麼生師云瑞草生嘉蓮林花結早春僧云直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云出門惟恐不先到上堂舉松源師祖臨示寂告衆云久參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拈云驚客老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僮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師在淨慈入院日問答絕忽天使踵門傳旨問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十五

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一百緡開堂安衆其住育王徑山亦賜資優渥云嗣運菴岩 第四十 石帆衍上堂舉大顛和尚因韓文公問師春秋多少大顛提起數珠曰會麼曰不會顛曰晝夜一百八師頌曰一串摩尼觀面當機賺却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嗣運菴岩 第四十 東叟仲頌上堂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已求縱橫活潑

潑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秋上堂逃生衣
亂悟無好惡奉化縣裏契此翁凸箇肚矮足拖箇
布袋十字街頭慈悲癡癡落落鬼鬼何似老龍牙手
裏把柄破木杓上堂拈拂子畫一畫云伏羲發天地
之秘未明者消息又點三點云瞿曇示間伊之宗未
明者消息者消息如何辨的不見道冬至乃書雲物
擊拂子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
且道這一喝落在甚麼處若也得知也有賓也有主
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參退巡堂喫茶上堂搥動
鼓衆斯聚耳同聞目同視超乾坤越今古夫何故如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三六

此五月五是端午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缺
一不可甘露園中疾梨黃葉樹頭蜜果纔與麼不與
麼不與麼却與麼善賈之家不亭滯貨嗣妙峯善 第四
代 十八

香山遠禪師 第四十
七代

石林行輩初任安吉上方陞思溪法寶隆興黃龍吳
郡承天至淨慈上堂橫眸碧漢萬國風清垂手紅塵
千峯日出纔怎麼便不怎麼所以道我此法印爲欲
利益世間故說在所游方勿妄宣傳橫按拄杖云佛
滅二千二百六載沙門行輩今於雲谷靈巖感鐘

清處顯示此印絲毫無有妄者卓拄杖云謹白上堂
山靜課花蜂股重林空含籀筌肌明倚闌不覺成癡
兀又得黃鸝喚一聲思溪怎麼道好喫拄杖三十何
故爲他不合隨聲逐色上堂雪峯輓毬禾山打鼓祕
魔擎又道吾作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
喝一喝下座師室中垂示云盡大地是箇金剛正體
上座這皮袋向甚麼處着芭蕉聞雷而抽且道是有情
是無情南屏山下壁立三關透不過者一錯百錯透
得過者千難萬難忽有不甘底出來道既透得過因
甚麼也難去明日來與你子細相看嗣天目禮 第五
代 卷之四 三七

淨慈寺志 卷之四
清溪沅上堂達摩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
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各自分疆別界衲僧家
松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拄杖頭草鞋底
還曾踏着也未良久云切忌踏着嗣枯禪鏡 第五十
一代

無文義傳至元初行宣政院請王淨慈師領案置田
若干畝名至元莊 第五十
二代

古田德庵至元庚寅寺燬師首建蒙堂次作兩庫司
旃檀林觀音諸殿 第五十一
思極至慧叅石田於靈隱田室中舉雲門念七話連
舉數十過無人下語忽有僧纔跨門田云雪峯毬毬

師侍在旁聳耳而聽。忽然領悟。呈偈曰。雲門念七。雲
峯輓。白蘋紅蓼。明月孤舟。山嶺之師。送寧。寧人
心未寧。時為汝安。落花細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
路。楊柳絲絲拂畫欄。至元中。寺燬之餘。力建大雄殿。
羅漢殿。法堂皆有像設。第五十一代

方山文寶。任淨慈為衆開堂。問僧南泉斬却猫兒時。
如何。僧下語皆不契。有一僕在旁云。老鼠做大方山。
云好。一轉語不合。從我口裏出。師於至元中重建三

門第五十二代

本源善達。仙居柴氏。早年與及菴信行。脚趾不歷職。
淨慈寺志卷之四

往江西見雪巖於仰山。隨衆入室。一日巖見其人物
表表。進止有度。欲授以堂司職。師謀於及菴。菴曰。我
與公昔有誓願。今可違乎。師遂止。時無所省。發後歸
里。仙居人請住。多福棄去。游湖南。王福嚴尋還浙西。
見徑山雲峯。入室有省。峯印可之。適慧雲虛席。命師
補處。後任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凡住處
不設卧榻。夜則焚香燃燭。安坐至旦。率以為常。又稟
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綳絮。以餘資建
大圓院於徑山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
合家以下生行脚事畢。須臾端坐而寂。槩休中。或以

其不歷職而鄙之。當自丈未立。各成服。前人惟此。
務至於悟明。心地力荷大法者。如某日。麗天疾雷震
地。合識之流。無不受其照燭。警發不知當時歷何戒
而亦可鄙之乎。嗣雲峯第五十三代

雲庭正傳。初住真之長蘆。大德間。開法淨慈。建選佛
場。以居。四方龍象。時有千巖。元長為掌內記。夢堂曇
噩。依以落髮。受具。俱為大僧焉。至大元年。復遷靈隱。
而終。第五十四代

晦機元照。豫章唐氏。聞物初闢化玉。凡往依之物。初
與語。驚異。留侍左右。後謁東叟。穎於南屏。命掌記。至

淨慈寺志卷之四

元間。總統楊璉真。如奉旨。取育王舍利。親請師求記。
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
可知。遂歸江西。則兄元齡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
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二年。出世百丈。
居十三載。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請。入寺。日行中
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
一時輻輳。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
不知雲門。門樓踏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
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恁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常
取話行天下。一掌舉太原掌上座。聞角聲。語道話。頌

曰琴生入汾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楊州城外路令嚴
不許早開闢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
泉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子云一曲兩曲無
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峯寒灰撥不
紅一星螢火出孤鶴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
袋勢云南山今日結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
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個衝開碧落撞倒須彌
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云緩天網子百千重居七
載遷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聞
師退閒爭來請師辭不獲已而遂返仰山居三年將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四

示寂手書與所往來書偈示衆擲筆而化延祐六年
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十二於金鷄石下塋焉其
弟子在杭者又分爪髮捨於淨慈西隱第五十
東嶼德海至治初應淨慈請主開法入院日指山門
佛事云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人不得虎咬大蟲
蛇吞鱉鼻且移他處用不得開室垂語云魚以水爲
命因甚死在水中一僧云河裏失錢河裏攬師深肯
之明嚴熙太古久依師於淨慈稟承其法第五十
千瀨善慶嚴陵彭氏子年歲而孤萍踪無寄就舅氏
業儒首見懷楚知爲法罷問能出家否答曰固本願

耳遂度之爰具戒品律身甚嚴徧歷諸師戶庭咸無
所證後聞佛心王主淨慈遂往依焉聞舉洞山藤三
勸話領悟後出世宜興之保安凡三徙名利而陞淨
慈開堂示衆無虛日嘗著扶宗顯正論以進仁宗覽
而嘉之賜金襴袈裟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辨及謝
事作室曰歸休安息其間怡神空寂泊如也至元戊
寅八月三日化去春秋七十有九嗣佛心王第六十
靈石芝泰定初任秀之本覺行宣政院起主淨慈時
年八十有四海內尊仰如古佛出興其時衆滿五百
如天台恕中溫溫州忠景初諸耆宿輩俱送入院隨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四

例桂格馬第六十

石湖淡第六十

日溪泳第六十

樵隱逸第六十

天岩吉至順間任持淨慈後遷荆之玉泉虞伯生避
近於京送師序畧云住持天岩吉公至京師因余僚
友幹君克龍見之儀相魁偉外樸中寬爲一方景仰
豈偶然哉其志玉泉也交游賦詩以餞之而幹君獨
屬余爲序嗟夫偉學大要莫深切著明於止觀之說
茲山實智者所起也吉公必能講其文而踐其實者

也矣則爲不負智者第六十

五代

平山處林仁和王氏子梵僧再來也年十七參及菴信於西峯一見罷之命爲侍室一夕菴燃紙沁膏以代燭因以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麼生會師方擬荅菴卽掩其口師遂有省及菴旣寂復往江西依虛谷陵處以第二座相與激揚此事猶靈樹之待雲門然皇慶癸丑出世杭之虎跑遷當湖福源西山中竺高公納麟由樞密使掌行宣政院事知師有道行以謂淨慈虛席非林不可遂迎王之學徒雲集動至萬指且建殿堂門廡觀音羅漢諸殿嚴飾相好尊而祖堂淨慈寺志

卷之四

四

幽而三楹凡所宜有皆一新之然師自奉則甚薄二時粥飯必赴堂首衆不厭粗糲寒暑大布而已師居淨慈十八年始終如一日高麗國王遣僧賁香幣迎聞宗旨師以年老辭其使乞師四會法語錄之而去丞相達識帖睦爾起師補處靈隱未幾語左右曰吾緣殆盡遂肩輿入城別丞相及常所往來者還至淨慈取紙筆作辭世頌泊然而化至正辛丑五月一日也壽八十三臘六十六嗣及菴信

第六十

五代

愚菴智及字以中別號西麓蘇之吳縣顧氏諱廣智於龍翔微露文彩廣智大驚有聚上人者呵曰子才

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燭所謂黃葉飄飄者何謂也師舌禁不能荅卽歸海雲胃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雖喜不自勝不取證明眼恐涉偏執乃走見徑山山勘辨之師應荅不滯山遂命執侍久之遷主藏室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丞相達識公延主淨慈復請陞徑山一日達識帖睦爾丞相到方丈問淨名丈室客三萬二千獅子座淨慈丈室客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與麼覷體相違師揭起簾云請丞相鑑相呵呵大笑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地水火風空覺識拈來數目甚分明明眼衲僧數不出也大奇烏龜鑽敗壁鷄向五更啼洪武癸丑詔有道碩僧十餘人集天界寺師居其首以病不能召對賜還寧隆山卽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茶毘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香遺骨糾澤類青琉璃色設利羅交綴於上其徒奉以藏海雲山陰又分爪髮歸徑山於無等才禪師增左瘞焉嗣原史端

第六十

悅堂顏明州人受度終之寶林以東嶼正嫡弘西來

大宗初住昆山之東禪轉長門之萬壽丹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凡四坐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下單書護其教且有金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黑白駿奔如衆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需被爲多黃晉卿宋景濂皆與師爲方外交師說法四會有錄行世景濂爲之序嗣東嶼海第六十八代

孤峯明德昌國朱氏母夢補陀玠公託宿而生兒時每跏趺端坐不動天童慧明師諸父也見訶之曰童子不習詩書癡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耳明奇之命學邑之金鵲院年十七首謁竺西坦於天淨慈寺志卷之四

童西問汝從何方來曰金鵲來曰金鵲山高多少曰不見其頂西斥之師益自厲一日舉世尊拈花語師於衆中聞若有省作偈以呈西領之而師弗自是也復扣晦機熙於淨慈機問曰甚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着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而竺田霖見師氣貌不凡延歸靈隱處以第一座田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諄諄誘掖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群疑頓釋因以偈呈田田嘆曰天人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示風稱性而說且邀仲方倫結

菴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足不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名稱日聞行宣政院請主松江之東禪遷集慶之保寧帝師授以圓明定慧之號并金襴法衣歐陽公玄亦賦詩遠寄且爲作內外錄序一時公卿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之道場閱二年會杭淨慈虛席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謂淨慈居五山之一非師不可固請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遂入聖朝師以耄年謝歸道場竹林菴一日示微疾索紙寫頌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第六十九代

用童俊第七十代

淨慈寺志

卷之四

清遠懷渭晚號竹菴南昌魏氏子師全悟俗姓之甥誦書攻文不待師授一日全悟警厲諸徒衆未有對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鶴橫秋日無留行全悟振威叱之衆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悟莞爾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延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淨慈國朝洪武初儀曹奉詔設無遮大會於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京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八年十二月怡然而逝火化得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塞莫

日設利羅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
嗣全悟訢第七十

逆川智順溫之瑞安陳氏子母婁氏夢智者頂有圓
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之子及寤而
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七歲從仲父慧光於崇興習
台教年甫十八光使出遊依鐵關樞因觸瓠瓜之機
地倏平沉毛孔發光樞印之曰此第八門耳最上一
乘尚在遙遠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自
入閻與矣師自是踰五閱月一日擬離禪榻忽豁然
有省如虛空玲瓏厲聲告樞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
淨慈寺志卷之四

樞將禪門諸語再行勘驗師一一具答且笑謂樞曰
未吐辭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
劇耶樞然之令掌藏尋分座說法嗣住院事未幾忽
爾棄去徧歷名山禮諸祖塢 朝廷賜號及金襴衣
不御地爐竹箸意澹如也 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
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會師與其列陞座演說
聽者數千人 上駕臨幸慰問竣事還錢塘清遠方
王淨慈舉師以爲代師乃振錫而往應之寺當兵燹
之餘凋落殊甚師亟召匠計傭竭其篋篋而欲大有
設施寺衆有負官道者係累盈庭師爲之出涕悉代

償之會 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

至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第七十

南州藻第七十

乎中懷信明之奉化人入法華院聞延慶半巖全弘
三觀十乘之旨嘆曰教相繁如烟海苟欲窮之是誠
筭沙徒自困耳卽棄去時竺西坦遷主天童景德師
隨質所疑竺西一見知爲法龍厲色待之不與交一
語師羣疑愈熾一日上堂舉興化打克賓公案問師
自是依止不忍去天曆己巳任補陀師不以聖位之
崇飾車輿盛徒御以誇衒於人自持一盃丐食吳楚
淨慈寺志卷之四

問遂繼淨慈南州法席己丑冬江表大龍翔集慶虛
席行御史臺奉疏迎師主之龍翔 文宗潛邸其地
棟宇之麗甲天下其兼任持事者若咲隱訢墨方忠
皆名德之士舉行百丈清規爲東南之楷則居叵何
毀於火忠力新之惟海會堂未就而師乃出永孟之
私補前未建之堂不日而集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
寺事日見艱窘師處之裕如不以屑意一旦晨興索
蘭湯沐浴更永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
荷法自勵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尚去則
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復瞑目叱之侍者呼

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戾氣七十八年滯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丁酉秋八月二十四日也茶毘於聚寶山舍利如菽如麻五色粲爛雖烟所及處亦繁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告終前一日上統兵駐江陰沙洲嘗晝而寐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上還開遷化永與夢同大悅詔出內帛助其喪事且命堪輿賀齊叔爲卜金藏舉龕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第七十

愚溪智第七十
五代

無旨可授號休菴台之臨海李氏年十九從九巖觀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四十八

受具後叅普覺明於靈隱有省命充堂司四衆悅服尋還石門白巖貞主真如延居上座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師凡四坐道場皆以淨土法門爲佛事且曰此卽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洪武六年杭之中天竺以府侯之命請主寺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耶師衆邀於道擁居其位師屢却不聽強應之時當歲儉問道如雲糗糧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遂退卧竹院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茶毘齒牙貫珠

不壞設利羅光色精瑩如金銀水晶徧滿於地宋景濂銘塔云宗照壽公得法於天台韶國師圓照本公傳道於天衣懷禪師二公兼脩淨土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今吾授公瀕歿之際又跏趺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王淨慈者也何其重徽而疊照哉嗣普覺明第七十
六代

德隱普仁俗趙氏蘭溪人性孤峭十歲有出塵之思依郡之演法月祝髮受具二十叅了然義於智者鄰院入室問答機鋒遞相奮觸久之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峯淨土時天下大亂師遂引退戊戌冬大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四十九

明取婺州臨幸智者寺見其法席尚虛特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處之連雲韶之南華杭之中竺檄幣交至而欲起師皆不從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者碩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凡三至師乃強起而應之開法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莫不嘆服終時端坐而寂有三命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行世嗣了然義第七十
十七

同菴夷簡洪武初杭之南北兩山禪覺教苑金碧爭輝鯨魚之音彼鳴此應自罹兵燹惟淨慈巋然獨存而鐘亦就毀後十一年師以宿德雅望來王淨慈繼

白咸販施者川委師乃脩葺寺宇重建鐘樓復聚銅
二萬餘觔鑄巨鐘懸於其上聲徹江湖兩山間寂之
秋獨南屏成此宏偉且栽松竹寺之四山鬱以成林
焉二十五年壬申陞主大天界寺 朝廷徵爲僧錄

左善世教授徐一葵平山塢銘曰同巷簡公譽徹九

重型膺 聖眷掌僧司於朝海內方袍之士倚以爲

重師之垂休相繼主席父作子述不其盛乎第七十八代

德祥止菴仁和人俗鍾氏生於至順元年庚午五月

十四日洪武初任持淨慈悟宗闡教未幾被 旨徵

爲僧錄右善世後遷徑山主席二十五年甲戌十月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十三日倚座自謂曰一隊墮精漢我爭如你何不道

竟寂壽六十三師善書法名重一時攻詩刻苦清通

郊島所著有桐嶼集行世第七十九代

仲郊岐第八十代

祖芳道聯別號拙逸叟鄞縣陸氏子十四禮昆山悅

堂顏得度後出世台之廣孝遷紫籙道場景山補陀

能仁凡六徙名刹而陞淨慈所至藁林鼎盛學徒畢

集爲禪林之冠洪武壬申淨慈又燬師力任恢復不

數年間爲之一新先是茲寺因於賦役師白有司撤

田去稅徭役蠲除衆賴以安永樂間兩被 徵召纂

修大典已丑七月初三日坐逝於京邸之大祿國寺
文宗爲之驚愕嗟悼勅工部備龕茶毘歸瘞藕花
居之陰建塔焉嗣物先義第八十一代

一源純第八十二代

無礙心第八十三代

希古師贖字簡菴別號佛鑑構李朱氏洪武丙辰重

九日毋夢梵僧盞擎一栗升許大授之把玩頃爆聲

若雷遂驚寤而生年十七從天字淨祝髮師每叅問

不契走靈隱扣時菴敷菴曰江西見馬祖頂相否師

應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菴領之師更舉趙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州狗子語答其落處菴云待冷泉逆流卽向汝道自

後如窮子不釋然者逾月一日偶視冷泉奔流豁然

自釋卽趨方丈曰和尚冷泉逆流也菴云汝見什麼

來師云千峯勢到嶽邊止萬壑聲歸海上消菴云脫

空漢三十年後落節去也師拂袖便出歲庚辰出世

杭之崇福徙萬壽丙戌徵脩大典師居第一座無何

太宗命乘驛索古彝攬歸進所得 上大悅賜資

甚厚適杭之淨慈主席虛曠僉謂非師不可輒奏聞

於朝 上可其請師遂歸菴之山永樂辛丑抵宣德

丙午不五六年間新寺宇施者烟集皆樂助之壬子

冬十月四日語衆曰吾行矣命洛更承吾傳云須彌一捧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兔走危坐而寂越七日端容如生閣維設利羅五色晶明頂骨齒牙數珠不壞捨於雷峯之陽嗣時卷敷第八十代

節菴禮

第八十代

開菴需泐季潭送之叅方有詩云曹菴需入雲門室

一掃從前邪解無古鏡重磨吞萬象精金百煉出洪

鑪趙州未必輸文遠臨濟何曾許克符雨過春泥渾

沒馬欲行何處是通衢

第八十代

覺菴宗妙俗趙氏錢塘人十歲落髮慧雲閣往叅靈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五

隱空叟叟罷重之命主藏室已而分座代演後遂起

主嘉興廣法遷杭之萬壽報國師凡三座道場所至

頽廢一力新之衆隨推掌僧之都綱師惟振宗風爲

已任弭禱湯鎮風潮平息居民賴以免患宣德初請

主淨慈師乃首建三門越五年而大殿復燬師拍承

鉢倡施重建不四年間殿遂落成每陞座說法音吐

如洪鐘入寺聚聽者莫不歡喜敬信崇奉焉示寂於

正統癸亥七月十二日嗣空叟悟

第七代

照菴宗靜杭之高氏子投淨慈岳公難染深究華梵

典嘗時祖芳聯主席仍柳州之道師遂依焉叅究有

契因以典藏執之永樂勅瑞微徵召纂修大真經

亦偕行途觸賊鋒不離左右人以爲難由是名義之

行名於海內已而聯逝京邸師函其骨歸壙而屏未

幾名利爭迎致之歲辛卯首王京之佑國宣德初遷

明之雪竇閱五禪僧錄善世以淨慈起師既至開揚

宗旨緇白推從丁卯朝廷頒賜大藏以寵異之及

赴闕謝恩止於彌陀寺一日謂侍者曰吾緣其止矣

索洛更衣危坐而逝嗣祖芳聯

第八十代

大章如圭前任中天竺正統間來主淨慈

第九代

南宗廣衍正統三年建彌陀寺於北京爲第一代祖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五

閱十四年遷主淨慈天順元年奉旨欽除僧錄司

右覺義居七年正月四日坐逝京師英宗遣官致

祭焉祠照菴靜

第九代

玉圖蒙潤海鹽顧氏母強氏祥應法師古源清之甥

女年十四棄家依古源於白蓮堂禮護伽藍神土偶

輒仆若答拜然左右皆驚源授以經應口成前命禮

一祥祝髮尋進具從源受天台家金剛鐸于不二門

諸書會源歸寂遂師事竹堂傳以卒其業因苦學嬰

奇疾脩觀音懺七七日既復靈應疾愈而心倍明利

南天竺之演福洪堂澄命師居第一座凡所開揚辭

暢旨顯老成宿學咸敬服焉出世於常湖德義講法
華經聽者日千餘人遷主演福宗風益振居六年退
歸白蓮誓不出山修念佛三昧依之者益衆行宣政
院強起主下天竺時寺新燬惟普賢殿踴然荆棘瓦
礫中因慨然曰茲寺成於慈雲一殿尚存則祖師願
力有在乃首加葺治次第構諸堂舍然不以經度程
督之勞廢教事晝夜演說無倦色率同志脩法華三
昧感普賢放光識者知寺之重興有日矣居三年復
遷主淨慈以涉世將迎垂其素志復歸白蓮老焉臨
終之夕呼弟子策示止觀之法且告之曰吾生緣殆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五五

盡茲惟其時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泊然而逝至正
二年十二月六日也壽六十八臘五十四茶毘得舍
利無數乃建塔於風篁嶺下嗣竹堂傳

第九十
一代

元寶洪

乾寶真

別宗演天順庚辰主淨慈 英宗欽賜內帑命建禪

堂接待雲水

遺菴壁

雲軒津

道初義

曉堂成

古淵智源仁和表氏子七歲即欲出家宣德己酉依

千佛性空善受具正統己巳趨京師試經得度尋叅

雨菴於大功德寺有契菴遂命侍香未幾陞掌藏鑰

迨甲子還杭諸山以部劄迎主邑之真珠自景泰甲

戌歷天順成化戊子二十年間遷萬壽千佛中竺師

几四任名山所至頽廢具興雲水畢集甲午復陞淨

慈脩葺大雄應真諸殿增飭修貌且建東西坊門以

揭南山翠屏之勝相輝映焉自是宗風益盛師開堂

淨慈寺志

卷之四

五五

集名神百餘人憤激力叅學者多從脫粘大有悟入

自五代潛壽兩師而下至師百代相繼法席益盛光

揚良由住持得人是不特有功山門實有功宗鏡者

矣師復初塔院於西隱之址額曰萬峯深處盱江左

公贊所題也嗣雨菴

大雲道慶成化甲辰元旦三茅觀有黃冠者從黥壇

伏昇三天門將朝上帝時值天衆紛紜於門通視之

乃見高懸一金榜焉首榜題狀元李旻次榜則淨慈

住持道慶云其年春榜旻果出薦而慶亦推領院事

子陽有送大雲住淨慈詩

已上皆自他廟來前奉陳仙精太山傳宗開教大祖師間有無傳可考者姑存其名以便增入

附

用仁文懷弘治十五年 孝宗以四方災異屢見命

李中貴齊幣金二百兩賜懷仰丘天王殿宇爲民祈

福明年復賜內帑若干增修阿羅漢殿江學士瀾有

記存焉第一

世英慧俊仁和顏氏子前任虎跑寺第三

無相德聚第一

本清永迪錢塘人第一

大潮清湧錢塘喻氏子前任鳳林寺嘉靖二十七年

淨慈寺志卷之四

重脩鐘樓第一

了然道富錢塘人嘉靖三十二年修葺三門時倭圍

城巡撫李天寵欲廢樓鐘爲軍器且欲焚殿恐也倭

而富以寺勅頂泣於轅門獲免不則與昭慶俱劫灰

矣師修葺三門不意存山門之功大也第一

無礙道通錢塘人前任下天竺嘉靖三十八年新城

邑侯林某寓寺不戒於火通復方丈第一

我雲德龍仁和杜氏子前任護國寺後任僧都綱丙

子修羅漢堂第一

蓮洲周昆錢塘陳氏復宗鏡堂第一

竹泉道欽海寧人第一

蕪洲圓喻錢塘喻氏前任虎跑寺脩鐘樓第一

心谷圓澄仁和陳氏子古貌而謙謹一再爲都綱凡

幽岩絕巘山茨茅座潛修苦行之處皆陰庇焉諸雪

禱棘試之役惟護法所護不擾也既失九曜月鹿又

入其垣非整池禪火開制煞者矣而能折節下人

子孫行有能說法者侍聽揮塵選登猊床忘其尊貴

也年且八十持齋念誦勝少壯時示疾而逝亦無所

苦第一

鏡蓮如綱桐鄉趙氏子同澄領創入院第一

淨慈寺志卷之四

心源圓清仁和殷氏子萬曆乙未修殿廡山門雲棲

師講經時師兼內外護脩輯寺志實從史焉第一

文英性蓮之兄又同時爲住持峭直有守少與圓瓏

居作詩刻竹芥壁意氣甚合豐考功坊寓其寮畫鷹

立五大夫上贈之人稱英古松云蓮池講經南屏檀

越集英樓供之如供護伽藍神而整公築永明塔英

護之反若檀越也視蓮難爲兄於諸華競淫縱者不

啻父祖云乙卯春見白衣大士乘空來導遂示微疾

而終塔於富春治之妙山塢第一

性蓮嘉興王氏子與兄文英同落髮淨慈高顯俯首

凝思沉毅，喟聲如鐘，照物如鑑，剽務釋紛，力能擔荷。錄公之流也，而欣欣似覺有得，亦自以爲浮山遠矣。嘗往金山寺聽雪浪恩演楞嚴於法藏多洞達而法藏之在慧日峯後者，水齋其半。師集衆於室，且閱且錄，既完而求能闡揚法藏者，衆以爲無如雲棲宏師。邀諸宰官居士伏請不從，乃誓於衆曰：「吾手香日夜跪竹扉外，不從即膝穿，必不起。」宏師聞惕然從其請。詣寺講圓覺經及永明心賦，坐單聽者既盈五百，而抱帙者聞風遠來者士女且數萬人，丐食遊食之徒又且彌萬師爲會，有次大金不絕五十三日矣。雪封山徑，齋根不至，賣田糶穀而濟之。期將圓滿，衆施稍集，有米二百石，以餽宏師。師辭而儲修法華懺於勝果，不以蹟所失田也。若萬工池之禁捕，永明塢之重建勝蓮社之放生三潭寺之濬復，並緣起斯會。師皆爲之會首云。先是可禮孫公隆樂施有名，偶與師語笑，謔投機，竟忘貴，每稱蓮禪六宗洞達人也。因許新寺一旦，圯剎忽變天宮，朱欄繪壁，晃耀夕照，亭覆雙井，垣周外池，栢松桃李之屬，珍樹行列，卽妙巖雙井、平山、同慈、祖芳希古之莊嚴。此境遜其鉅麗矣。師雖修廢藏而意猶望新藏既感，勅賜偈介公入京。

謝賜例錫紫衣會紫伯獄起潛行返寺納衣修職而已。時病瘵忽聞天樂盈空，似勸焚身者。師集衆且殉其請，俄覺魔事急趨，雙徑整心西向，連聲念佛未化之前，預書牘尾曰：「三月三日入滅，及疾甚，鄰居士虞長孺往謝師，延入力疾書券，施田十三畝於宗鏡堂。囑眷屬曰：『我夢白龍燭夾爐引導升天。』殆三月初旬，往平五目之夜，果坐逝。居士夢師來別，寤聞鳴鐘矣。閣維脇骨不壞，作金石聲，色紺碧，與愚菴及同樹塢山隅居士爲之銘師。嗣海宇竭蹶，講筵感疾而化。其兄則袁中郎所謂醉聖僧也。」第一百七代

明廣錢塘諸氏子長厚而安恬，習忍辱之度，卽卑屬犯之不校，也能自給其衆，虛名乞士耳。出餘力修宗鏡堂，與永明塢相表裡。云時有僞孝廉橫索寺金，衆羣起擊之，弱者柳榆強者撐柲，廣獨跡其後叩首必怒解。乃已。當此鬭爭堅固時，天其或者使行冬令，寺以柔全，故選之住持耶？其孫幻若濶善誅畫同壑公，尋永明靈骨得之，諸孫朗微能詩，善書淨行，有名。第一百八代

雲谷圓嶽湖州盧氏子，丁未修祖師殿。第一百十九代

雲溪真覺錢塘鄭氏子，戊申捐資贖雷峯二十餘畝。

存方丈寺始有崇山第一一百一十一代

蘊菴真琮錢塘陳氏子庚戌捐貲贖長橋菜地十許

畝存宗鏡堂今爲西蓮菴第一一百一十一代

毅菴辨才海寧人外朴而心多計與靜菴杰同住持

虞司勳葛少叅之所舉也修伽藍祠前軒有僧犯邪

淫戒司勳令入祠誓如所否者舌當之僧私謂此木

偶如吾舌尚在何挺身入誓竟糜三寸死又莊嚴千

花上佛而待千佛閣之成庶幾唱導首焉第一一百一十二代

靜庵清杰蕭山孫氏癸丑同才領劄入院重修香積

厨并置蕩二畝許爲放生池第一一百一十三代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寺

雲濱真琇山陰黃氏乙卯入院前任僧統第一一百一十四代

文字真璿錢塘姚氏同琇領劄入院第一一百一十五代

皆自本山推奉部劄任持焚修接待者紀附法

新安吳芝校梓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五

法胤

環省温州陶山人也姓鄭氏幼出家精律部聽天台

文句棲心圓頓止觀一夕閱楞嚴未能洞徹就案若

假寐夢中見日輪從空自降開口吞之義門差別是

自豁然後聞永明道潛法席隆盛往申叅問潛唯印

前解無別指喻卽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投之表信開

寶三年建刹西山宋太宗賜額寶雲後二年七月示

疾三日前有寶樹浴池現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二十七日日晡時集衆言別而逝壽六十有七明永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一

法師行靖與行紹皆錢塘人同依永明壽出家通練

律部同居石壁寺時韶國師法道大振初往從之國

師觀其法罷卽使往學三觀於螺溪之席二師旣偕

往講求大義旦夜不息未幾所學已成乃復回石壁

爲衆講說前後五十年確守山林之操未嘗出遊閭

里吳中宿學皆服其高潔嵩明教論之曰出家於壽

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韶公三皆奇節異行不測人

也二師皆得親事之豈不偉歟明永

傳法行明杭州于氏少投雪竇智覺壽出家參天台

韶國師有省及壽遷永明有徒二千王臣欽仰法化

彌盛師自天台受記回永明皇贊本師海眾仰仰開
寶八年壽歸寂遂任能仁忠懿王建六和開化寺錫
慈悟號命住持二處皆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
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聲兩度聞問如何是無
盡燈師曰謝開黎照燭宋太宗賜紫承咸平四年四
月六日示滅闕智

性真行修泉南人母夢吞日而生長耳垂肩異香滿
室七歲不言或問之曰汝非痘乎忽應聲曰不遇作
家徒撞破烟樓耳人益奇之讀書過目成誦旁及內
典竟契夙心首參雪峯存得心印及游台之園清日
淨慈寺志卷之五

中天花紛雨又結茅龍尾岩古鳥御花清泉迸出入
浙傾城望施士女每牽耳結於腰下修唯默咲或勸
作福能遮百醜後漢乾祐二年吳越王飯僧永明寺
王問寺王壽禪師云今有真僧降石壽曰長耳和尚
即定光佛應身也王趨駕參禮長耳云彌陀饒舌少
選趺化其狀如生久之扇華津澤月必三淨爪髮時
有設利溢山後值金兵亦傷流血白色兵懼而退乃
緣塗懷懺留候南山之法相寺崇寧二年追謚宗慧
大師云法明

擇瑛嚴之桐江俞氏母夢二日貫後二度散二
俱出家皆試經得度長名子欲受實錢磨淨住次師
師也入道於杭之壽寧熙寧中參神悟於施水寶閣
深悟止觀之道嘗述淨土修證儀其贊有阿彌陀佛
身金色之偈至今人皆誦之神贊

廣慈慧才永嘉樂清王氏師白鶴山怡芳祥符單恩
得度年十三受具戒往學於四明性識昏鈍常持大
悲呪願學通祖道忽於夢中見梵僧長數丈脫袈裟
披之呼曰慧才盡生記吾翌日臨講豁然開悟前後
所聞一時洞曉未幾四座推服復謁慈雲北面服勤
淨慈寺志卷之五

旦夜不替治平初杭守沈遵請住法雲寶閣二十年
始終一節太尉盧公奏賜廣慈之號浮石來請勉徇
衆意未久退居雷峯塔下每翹足誦大悲百八爲課
又翹足一晝夜誦彌陀號一夕夢至寶閣宮闕有告
之者曰淨土中品汝所生也元豐元年春緇素萬指
求授大戒至瑠磨時觀音像頂放光輝映講堂淨慈
法真守一爲作戒光記米芾書元淨立石六年五月
二十一日更衣就座書偈替佛畢曰吾生淨土決矣
泊然而化塔於寺之右壽八十六臘七十三繼其業
者法宗戒珠十人趙清獻公道交最密及公鎮越以

詩見寄制慈

義天僧統高麗國君文宗仁孝王第四子咸雍二年

航海由明州渡浙入台叅諸者宿經杭州朝京師禮

部郎中蘇軾接伴謁拜圓照禪師示以宗旨有司館

伴其厚附四本

有嚴台之臨海何氏母將孕號痛頃什其兄沙門宗

本曰是必有異若生男當出家母聞合掌以許既而

痛止果生男六歲依靈鷲從師十四受具戒閱壽禪

師心賦若有所悟即依東山學於神照一心三觀之

道法華三昧之行莫不神解而躬行之時淨慈法真

淨慈寺志

卷之五

四

同居會中謂之曰子雖晚出當成大器建中靖國元

年孟夏定中見天神告曰師淨業成矣又夢池中生

大蓮花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之詩越七日跌坐

而化神照法嗣

覺範惠洪江西瑞州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喪依三

峯龍日記數于言覽羣書殆盡龍繩之年十九試經

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

棄去謁真淨文於廬山歸宗日有客問真淨曰洪

參禪如何真淨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既退洪

殊自不安即請求決所疑真淨舉風穴頌曰五白猶

兒爪距傳養來堂上絕重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

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是安身法洪便喝真淨曰這

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於言下有省時年

二十有九還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

呈真淨曰五白猶兒無縫罅等閒拋出令人怕翻身

逃擲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霸如今也解弄些些從

渠歡喜從渠罵却咲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

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荐有所得妙喜老師

蓋嘗語此而裴林鮮有知者夫以文華才辨而掩其

道微妙妙喜亦何由取信於後耶顯謨朱公彥守撫州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五

請開法州北景德建炎二年五月辛酉入寂賜實覺

圓明之號師嗣真淨文撰禪林僧寶傳三十卷并林

間錄石門文字禪行世翻真淨文

中攸受業永明久之盡得法真欽宗靖康初能仁厓

席郡守劉光弼智洞舉所知以師應命圓音一演學

徒四集紹興乙未夏早郡守以龍湫肯受智者戒遣

僚屬屈師臨湫施以戒法即日雨大洽以年老退處

藏密菴乙丑沐浴易衣書偈別衆而化翻永明

湖南小景淳有才學嘗者無縫塔銘大通本用其語

答無縫塔語云烟霞生背而星月遶檐極淨居獄鏡

寺律身精進偶夜經行殿陞失脚彼顛掖起忤情至於平生所著亦不能曉率照初游方緣施聞老宿言淳事照驚曰我此生參禪不明心地亦如淳也偶一失跌尚如此况隔陰耶

息菴達觀義烏趙氏初參應菴於天童次見無菴於道場後於淨慈水菴室中明得二老垂手處一語破的而返至龍翔柏堂分第一座閱四五刹被音復陞靈隱上堂舉二祖見達磨話頌曰長安深夜雪湯湯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

謾木菴

淨慈寺志

卷之五

六

雷峯戒珠法師法嗣

思慧得法淨慈大通本住雷峯嚴顯院時持拄杖趨散聽眾副大

通本

華嚴顯圓照本之子因喫懶有省作偈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富鄉公背參問之一日見師上堂左右回顧忽契悟以頌寄圓照曰一見願師悟入深因緣傳得老師心江山千里雖云隔日對靈光與妙音圓照
法師梵臻錢塘人具戒後即問道四明法智時智老矣聞講妙玄文句大有收發及還鄉邑以不親授止

觀爲恨乃焚香禮像閱讀二十過表師承焉自居上竺明年有旨遷金山熙寧五年杭守吳侍讀師名以南屏興教延之每當講次綜括名理貫穿始終舉一義則衆義洽然窮一文則諸文允會當時強

記者因集以成類師夜赴請見類人在前問之則曰妾有哀懇請師到家師從之至其門見數人拽此類置床上舉大刀斫之如泥沙少時復活泣曰妾生前善切膾今受此報欲求濟度故取仰屈師爲授戒遂不復見每與淨覺辯論教門陳辭有司乞築高臺堅赤幡做西竺三聖師與外道捕勝義墮者斷首截舌懸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七

之幡上郡侯視師法戰之銳就辭解曰行文製作臻不及岳強記博聞岳不及臻師雖弭兵聞者莫不凜凜東坡初來杭與師最厚後爲郡而師已逝見其行狀曰此文雖工未道此老大過人處吾嘗與語凡經史羣籍有遺忘即應聲誦之崇寧中謚實相

道淵永嘉人自號息菴久依扶宗深達觀道居西湖永明論修性離合之旨師寂後當盛暑停龕旬日體色不變曰乳流涌香若蓮花將葬路經一巷緋斷不進異香徹菴中易緋重不能舉菴主舊有微憾乃悔謝曰曾有小犯故蒙見識乃隨衆昇之遂行葬及三

年忽大風折木壞其塔滿舍利若天彰其德云

惠

清順字怡然熙寧間隱居淨慈不妄交人無故不入城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益貯几上日取三合啖之蔬笋之供恒缺乏也東坡一日游寺見壁間詩問誰所作有以順對即日求得之聲名頓起其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

明教契嵩字仲靈別號潛子鐔津李氏子年十三落

髮受具十九游江湖衡岳間首常戴觀音像而誦其淨慈寺志

卷之五

八

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典籍不學而通初叅洞山聰公有省當是時有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者師作原教論明儒釋一貫以抗其說排者浸止師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觀察李公謹以其名奏間賜紫府尹王仲儀以師所著圖記奏上之仁宗嘉嘆詔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仍賜明教之號韓琦歐陽修莫不延見而交稱焉師嘗寓南屏最久游南屏有記并題詠後為蔡君謨請主佛日未幾遂謝隱於靈隱大桐塢之永安精舍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書偈而化茶毘得不壞者五日頂骨耳舌童真數珠舍利紅白

晶潔狀如大菽淨慈北磧居簡有五種不壞讚師所

著有鐔津集三十卷

附錄

希最雪川施氏賜號妙悟四歲出家年十五傳教觀於雷峯廣慈同門畏愛號為義虎治平中始敷講於禾之隆平繼徙居於杭之勝果有空室崇所棲師呪土擲之得片紙書今被法來遣若法力沒當復來此數日擊物颶火變恠百出師訶之曰不聞惱法師者頭破作七分乃為廣說輪轉因緣眾僧聲呪為其破障忽空中轟然擲朱書云漢朝烈士沈光大略悔過之詞且云蒙師說法之力當往生他化天自此遂絕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九

廣慈

崇嶽字松源龍泉吳氏隆興二年得度於南屏白蓮精舍初叅淨慈木菴永議所得大慧杲應菴華之法無益後見密菴傑聞不足心不是佛不是物師待側憤激力叅忽大悟曰今日方會木菴道問口不在舌頭上自後機辯縱橫出世平江澄照慶元三年詔住靈隱自後六任名山六年以上章乞老帝許之退居靈隱東菴示寂塔於北高峯之原焉

木菴

石芝宗曉法師

法嗣

癡絕道冲武信長江荀氏紹熙壬子造松源嶽於饒

之薦福及遷靈隱師亦隨住入閏月未得歸堂次謁
肯堂充於淨慈一見以爲法駕嘉定已卯由徑山歷
嘉興靈光金陵蔣山嘉熙戊戌被肯住明之太門育
王兩刹四方學者歸之如雲淳祐甲辰詔移靈隱其
時繼白請就淨慈上堂云山僧自任鍾山以來早勞
相仍今歲尤甚下山持鉢荷衆信檀越今陞此座舉
揚宗旨俾得餘利以爲一飽之計且道如何是宗旨
作麼生舉揚振實而論設使盡大地若草若木各各
具廣長舌相亦不能措一詞今爲衆信之心不免就
第二義門東語西話應簡時節去也已酉牒陞徑山
淨慈寺志 卷之五 十

三月十五日趺化越三日闍維舍利五色粲然肯堂法嗣
無準師範蜀郡梓潼雍氏見肯堂充於淨慈頓悟玄
旨出世明州清涼移焦山遷雪竇詔住育王陞徑山
召對修政殿賜金襴衣宣詣慈明殿陞高座帝垂簾
而聽賜號佛鑑後建接待理宗御書額曰萬年正續
又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於朝入寂塔全身
於圓照肯堂

北岑宗印監官陳氏年十五具戒叅學得竹菴法隱
南屏雷峯赴華亭普光遷秀州德藏復遷淞之起果
蘇之北禪移天竺靈山靈宗召對選德殿賜號慧行

嘉定六年十二月八日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右脇
而逝竹菴

道濟字湖隱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夢吞日光而生
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也年十八就靈隱晤堂
遠落髮風狂嗜酒肉浮沉市井或與羣兒呼洞獺翻
筋斗游戲而已寺衆許之睹云佛門廣大豈不容一
顛僧遂不敢損自是人稱濟顛遠寂往依淨慈德輝
爲記室矢口成文信筆滿紙嘗欲重新藏殿夢感皇
太后臨賜帑金嘉泰四年夕醉繞廊喊無明發衆莫
悟俄火發燬寺濟乃自爲募疏行化嚴陵以袈裟籠

淨慈寺志

卷之五

十一

單詣山山水自扳浮江而出報寺衆云木至江頭矣
將集工搬運濟曰無庸也在香積井中六丈夫勾之
而出監寺欲酬之錢辭曰我六甲神豈受汝酬乎遂
御風去瀕湖居民食螺已斷尾矣濟乞放水中立而
無尾九里松酒肆之門有死人主人大懼濟以呪驅
其屍忽自奔嶺下而斃一日驟雨忽至邑黃生者趨
避寺中濟預知其當擊死呼匿座下衣覆之迅雷繞
座不得遂擊道傍古松而止濟常爲人誦經下火累
有果證至火化蟋蟀見青衣童上并諸顯異不可殫
述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忽又喊無明發寺衆咸驚

謂且復有火而濟乃索筆書偈曰六十年來狼籍界
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擲筆逝
茶毘舍利如雨葬虎跑塔中壽六十臘四十二時有
行脚二僧遇濟六和塔下授書一封鞋一雙倩寄住
持崧和尚崧啟視大駭曰濟終時無鞋此老僧與濟
鞋茶毘矣而獨不壞耶明日復有錢塘邑役自天台
回又寄崧詩云片帆飛過浙江東回首樓臺渺漠中
傳與諸山詩酒客休將有限恨無窮脚絢緊繫典無
窮拄杖挑雲入亂峯欲識老僧行履處天台南岳舊
家風蓋五百應真之流云嗣唐堂遠師有鐫峰語錄
十卷行世未考

淨慈寺志

卷之五

十三

仲閔依南屏文以雄辨見稱義虎政和初出主浮石
學者驟至嘗曰吾座下不五百眾不講大部故一生
唯講光明觀音順寂之日集眾昇堂見銀臺趺坐而
逝

法宗依雷峯廣慈學教用止觀行法修大悲懺至九
載燃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修淨土懺久之
夢佛來迎後三日合掌而逝嗣慧

若愚賜號法鑑學教於辨才數稱夙成郡以南屏延
之不去後以靖康丙午秋居湖之僊潭一日乃云聖
相現前吾其行矣卽說偈曰空裏千花羅網夢中七

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嗣元

宜翁可觀年十六依南屏出家復從車溪卿有省建
炎初主嘉禾聖壽遷當湖德藏稱註楞嚴一室脩然
人不堪之則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盃也乾道七
年丞相魏杞請主吳之北禪入門適當九月指座云
胷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
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師五任當湖皆
退隱於竹菴因以號竹菴云大慧嘗訪之對語終日
曰教海老龍也有竹菴集山家義死行世車溪卿

橫川如珙永嘉林氏叔正則因師幼不肉食乃爲祝
淨慈寺志

卷之五

十三

髮初見石田於靈隱時國清斷橋延師典藏橋遷淨
慈命爲第二座尋又陞第一座至元十年有旨授師
育王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云不落玄妙僧
云恁麼則直入如來地師云且緩緩僧問如何是學
人行履處師云適間你從甚處上來僧云如何是報
得四恩去師云但從適間路下去一日忽自謂曰今
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好西堂唯菴貫云
古鄧山中有片荒地因疊石爲塔焉師自銘曰天生
一穴藏我枯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箇葫蘆挂趙
州壁永脫輪廻超三世佛將歿書訣而化至元二十

六年三月十八日也斷屠法嗣

南屏靈玩法師法嗣

悅堂祖閭南康周氏初謁斷橋倫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黃蘗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爲甚大恩脇下築三拳師云得一人牛還一人馬倫顧左右云再來人也倫示疾謂師曰吾必不起汝宜自勉師泣曰和尚滅後當復依誰倫云栢山介石妙喜三世孫可往依之倫逝而介石適來補主淨慈一日室中舉柏樹子話師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頓悟翌日陞堂白衆曰先師之道喜得人矣介淨慈寺志卷之五

石將終囑以宗門大事後出世於九江西林辦香酬恩嗣於介石元貞元年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金襴衣贈號通慧大德九年陞靈隱入寂訣衆偈云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鹿空獨露介石法嗣

雲屋自開括蒼葉氏雪堂行和尚師之九世諸父也初見荆叟於冷泉次見東叟於淨慈俾掌記撰成道疏云發見精於午夜叟易發爲泚師不覺股栗汗下如撒蒙蔽頃見叟垂手處自是韜晦大方累聘悉辭雖雙林智者南提鋤答乃爲人所強耳皇慶壬子十月廿五日與客語笑如常時命侍僧取筆書偈遂終

東史法嗣

原叟行端族臨海何氏十二從叔父茂得度於餘杭化城尅志大法至忘寢食初叅藏叟珍珍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人珍便喝師展坐具珍又喝師於言下豁然大悟珍既寂寂師復依淨慈石林輩爲記室與虛谷東嶼晦機爲莫逆交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遂以辦香歸藏叟居五載學人奔湊名聞京國特旨賜號慧文正辨居無何遷主中竺靈隱徑山諸剎師至是凡三被金襴延祐丙辰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師陞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師從容奏對深淨慈寺志卷之五

契上衷賜號曰佛日普照師卽拂衣南歸良渚之西巷二十年足不越閭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至正辛巳八月四日坐書偈云本無生死焉有去來水河發酸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塔全身徑塢曰寂照分爪髮別建塔於化城叟法嗣恕中無愠泰定初自徑山來送靈石芝王淨慈遂獲隨例挂搭其時衆滿五百首座忠景初者德臘並高後生多歸之愠方居學地偶於廊下見鬻文籍人就購莊子一集持歸藏主寮圍爐閱之適忠至見意甚不樂曰汝初入衆不去衣單下做工夫而反從事雜

學耶且圓爐乃延客論道之所而汝檢閱外書可乎
後二十年再到淨慈凡察合圍爐但見少年紫羅或
吟詩或撫琴或圍棋或吮墨圖山水如是而已肯檢
閱外書者亦無其人矧衣單下做工夫者乎噫三思
忠之言與妙喜洋嶼衆寮所揭之勝何以異忠後出
世婺之金華云

大辨希陵字西白義烏何氏年十九落髮東陽資壽
依東史頡於淨慈掌內記後侍石林輩兼外記徑山
雲峯高尤敬之分座說法凜凜諸老之遺風元世祖
召見說法稱肯賜號佛鑒成宗加號大國仁宗又加
淨慈寺志 卷之五

號慧照至正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付囑說偈而逝
謚大辨塔曰寶華有瀑岩集及語錄行世 東史

會堂自緣臨海陳氏幼時每見佛像必胡跪作皈依
狀其父兄之謂其母曰是子如青蓮花水不能沾豈
俗能淹耶乃命從明之白雲觀雜染謂天寧日溪泳
一見加獎命掌藏鑰泳遷杭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
居五山之首四方龍象咸來棲止因以谷決心要豁
然時爲觀省還台力新妙相摩寺儼然如化天宮事
聞於朝授金襴法衣號普濟仍昇報恩寺額洪武戊
申三月索洛更衣賜諸弟子以見性爲急書仍怡然

委順 日溪

物初大觀鄧橫溪陸氏叅北磻於淨慈悟旨與文翰
聲稱籍甚晚任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達磨正宗
老僧已鼻充寒虛空無處迴避堪嘆迷流白日青天
開却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
水却道我於燃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
異好肉割瘡空花求蒂畢竟如何悉利悉利既順世
罪於寺西巷 北磻

虎谷陵婺州人淨慈石林會中掌內記貧而苦學寒
暑如一早年夢入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一尊者
拈相梁開詩示師云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峯如畫碧
於苔等閑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剪裁初不論其
意及自仰山而陞雙徑良驗蓋仰山有貝多葉經而
徑山有楊岐衣也吁師之出處彼應真者爲之前定
非果位中人能致是歟追謚大圓佛鑑

我菴本無黃岩人從淨慈方山寶落髮研精教部後
依寂照於中竺有省及別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云
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
別水滿千江月日孤 嗣寂

玉川汝霖四明昌國王氏從邵之慈溪永樂梅澗福

出家既祝髮受具往叅天童泓密奇之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詰眾皆未喻師已豁然後見晦機於杭之淨慈機素知師遂爲分座師每有著述晦機開之加敬未幾繼振道法縉白翁如久之升明之雲寶扣之澗山至元五年五月廿五日更永書偈而逝茶毘舍利如菽粟不可勝數人爭得之或後至者掘土而淘亦滿其願

復原福報寧海方氏稟父母命往梁渚崇福出家時石湖漢王淨慈師往叅湖噐之始爲祝髮徑山原叟門庭嚴峻師以已事未明往咨決之叟問近離甚處淨慈寺志

卷之五

十九

師云淨慈叟云來作甚麼師云久慕和尚道風特來禮拜叟云趙州見南泉作麼生會師云脚踏地頭頂天叟云見後如何師云機來吃飯困來眠叟云何處學得這虛頭來師云今日親見和尚叟頷之命居侍司明年陞掌藏久之出世慈溪蘆山洪武初驛召道行沙門師與以中及日章偈同赴內庭應對稱旨留三月賜還甫八年疾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終時壽八十四夏六十四

鐵鏡至明福唐長溪王氏首謁叟贊於嘉禾天寧

雖蒙策勵未大省發復侍假溪於淨慈朝叅集眾獲臻智證至元辛巳何山虛席請師補處上堂着意馳求驢年見而盡情放下瞥爾現前香嚴聞擊竹聲徹見本來面目即不問且道甚麼熱向甚處迴避歸堂喫茶去延祐乙卯十一月初五日呼其徒囑以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回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放筆條然而逝

法嗣

絕學道勤浦江人十五願歸釋父母不聽二十從天宮善淨得度叅東叟頷於淨慈石林鞏繼席復往叅焉一日入室有契命侍者由是便於諮叩益造其闢淨慈寺志

卷之五

十九

域衆咸推敬之尋掌藏鎗出世邑之崇照時至元庚寅也後十有七年西峯虛席舉師補其處又八年乃赴智者延祐丙辰十月示寂師凡三主聚林所至興廢起壞爲綱目所信向

石林法嗣

雪巖欽切削髮游方始造淨慈天目文禮之室提鉤子無佛性話心心相承念念相續者三載晝以繼夜夜以達旦必欲剖此念破此心以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忽一日於着力不到處此念此心未萌處泮若水清露然迥露如太虛之朗月獨耀於中霄惟一清淨無依無欲大解脫境界爾後卽以此扣之靈隱

石田叅之天童癡絕證之徑山無準洎笑翁大欣北
礪石溪莫不盡路其門而印之

高峯原妙吳江人出家淨慈叅斷橋倫授以生從
何來死從何去話窮究未契立死限三年滿不至席
口體俱忘或如廁惟巾單而出或發函忘扇鋪而去
時雪嚴欽寓南屏北礪塔所欣然懷香往叩之方問
訊卽打出閉門再往始得就近欽罵曰阿誰與你
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卽打如是者三三扣禮逾度一
日忽覩五祖演像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
是這漢暮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明日請欽又問阿誰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三

與你拖箇死屍來拈拄杖便打師喝住曰今日却打
某不得便拂袖而出欽便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
云狗舐熱油自是機鋒不讓遂辭入天目立死關於
師子巖三十餘載影不出山弘悟普度名冠元世所
著有高峯語錄

法嗣

中峯明本杭州孫氏決志叅究首觸柱臂焚火屑不
近席則必到古人堂與時高峯原妙負雪巖左券立
死關於天目師子巖誓不接納一見師大苦投以話
頭師顧精答決因誦金剛經忽省自是悲辨無礙居
淨慈東寮自題門曰幻住師惟一衲一單屢居舟若

皆名幻住仁宗英宗文宗賜永賜號知益智覺尊禮
焉潘王璋與趙文敏馮海粟輩皆師事之而龍
溪六詔身毒扶桑奔走飯依不可避匿像入南詔神
光燭天歿之日白虹貫山哀動山谷所著有廣錄若
千卷弟子天如則編集奏入大藏追謚普應國師師
形模魁碩九尺有奇雲居遺履甚脩其前身慧開眇
小丈夫隨所願得相好如此

高峯
法嗣

空叟忻悟吳縣人俗姓鈕兒時聞梵音轍喜甫九歲
投郡之龍興白雲間祝髮受具持律甚嚴至正戊戌
出游武林叅愚菴及於淨慈愚菴詰之曰如何是永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三

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菴可之遂容入室
壬寅居第二座癸卯中竺賴菴俊請分座說法時帝
師錫以圓慈正濟之號洪武庚戌京都宗剎疏住浙
江崇寧辦香爲愚菴嗣越八年遷中竺寺廢力任重
新時會靈隱虎席僧錄以師名預適中其遷居四年
臨終仍曰我年五十五信是生多苦踏斷死生關夜
半日卓午

法嗣

石屋清珙與淨慈平山林同得法於道場及菴後隱
居吳興霞霧山以清苦自守不干檀施遇絕食飲水
而已爲人慈詳恤物作爲祇陀多營法語至正之初

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之皇后賜金神衣人皆榮之師澹如也至正壬辰秋與衆訣其徒請曰和尚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若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聞維舍利五色高麗國王聞師道行表達於朝廷詔謚佛慈慧照移文江浙請淨慈林取師舍利館作歸國師有石屋語錄行世

法明

竹泉法林別號了幻台之寧海黃氏依法菴太虛出家因看睦州語有省曰太虛曰從生至死只是這箇不出別人也時東嶼海在淨慈招分半座居蒙堂不淨慈寺志

卷之五

五

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王萬壽遷中竺至元間復遷靈隱宗風大振順帝賜以金襴法衣時龍翔虛席累召不赴遂避會稽山中至正十五年二月二日索筆書偈七十二年虛空打撼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逝

明太

布衲雅公定海人得肯於高峯妙躬春嬰熊羆貌瘠黑意而少文每躬乞給衆嘗居南屏廢和永明山居詩六十九首其意不相上下而句法間融間有過之者臨終書偈坐逝於中竺桂子堂

高峯

天如惟則至治初在淨慈結夏秉拂有僧出問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乃隨口答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僧云者箇是其甲問頭何不別道一句師又答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別道了也僧罔措師便喝復顧左右云拄杖在不在拄杖若在則上座自合喫三十

桐江紹大入同里鳳山寺爲沙彌私自計曰化龍之魚肯於蹄涔求生乎即日上雙徑謁大辨陵未幾辭歷三吳留建鄴經匡廬沂大江之西還止漢沔間名德必往參焉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復慨然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時東嶼海主淨慈復往相依每淨慈寺志

卷之五

五

夜敷席於地映佛前燈讀之一大藏教至三過遂通其旨元至順壬申出世嚴之烏龍景德凡三坐道場至己亥八月七日鳴鐘集衆歛目危坐或請書偈接筆擲地云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耶遂脩然而化聞維舍利如紺珠色齒牙貫珠不壞有三會語錄

東嶼

元卷會藏王臨安人久居淨慈蒙堂雅善趙文敏公嘗寫會所作詩成巨軸復題其後人皆以爲奉而會漠如也寺僧澤藏山者出資繕脩涅槃堂把鉞板磬所溺坑神流謝以偈恣會見之不憚衆請作遂成

傳云涅槃一路盡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而豁然
摸著鼻緒鹹眼裡好藏山時晦機和尚特爲上堂稱
美之法同

仲方天倫象山張氏幼而岐嶷投廣德天寧慈源剃
落源曰汝志宏遠堪任大法無爲我滯時晦機在淨
慈師遂往見纔入門機云湖山雲霧湖水洋洋沒爛
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云通身無影象步
步絕行蹤機云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機俾居侍司
復命掌藏輪憚其繁雜聞吳興桃花塢尤僻遂乃往
縛茅焉一日灌園忽四山雲暝驟雨疾風摧折林木
淨慈寺志卷之五

霹靂一聲胃中疑礙頃釋乃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拔
轉虛空顛倒騎鯨噴吞却五須彌巖於南屏室中屢
叩老和尚終不肯爲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
泰定丁卯出王廣德東泉遷明之佛岩將終謂淨覺
曇曰欲將後事相免今日何日淨覺曰二十九日師
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即行矣至期召門
人付囑舉手作別而逝法同

大千慧照永嘉麻氏自童年聞人誦習契經合字諦
聽十五依從兄了定於瑞光長老良公知爲法器即
剃落首出聯機熙於淨慈未幾往謁東嶼海於蘇之

爲嚴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
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
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遂留執侍及嶼
遷淨慈招師分座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上堂
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
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
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脫釋去至正乙未遷明
之寶陀書偈而化東嶼法嗣

石室祖瑛吳江陳氏齠年出家卽策杖游方初從虛
谷於仰山聞晦機道化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
淨慈寺志卷之五

記聲聞日彰出世明之隆教陸杭之萬壽明之雪竇
育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有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
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巖花談不二青燈相對咲吟
吟後造一龕銘曰木履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
未三月見一衰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
不願生天王家逾十有七日跌坐而化晦機法嗣
業海子清上堂三歲孩兒抱花鼓入十翁翁觀繡毬
嬌羞老醜都呈露直得諸人咲不休山僧昔在南屏
山下糞掃堆頭拾得一領破爛衫子抖擻將呈天目
不爲顧采又過崇德撞着惡辣漢被渠掄破七孔八

穿收拾仍歸南屏深藏四十餘年不將輕與外人無
端今日來天衣比看破舊相似顏色一般着來燕袖
大起舞覺天寬直得十峯齊起舞雙調共鳴漏盡看
當場鮑老不知笑倒傍觀遂大笑拈拄杖畫一畫更
把一枝無孔笛等閑吹出萬年歡海機法嗣

一關正達番易方氏叅海機於淨慈機問甚處人師
曰番易機曰番易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機
曰恁麼則沒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
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
機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依天目中峯久之徑山原
淨慈寺志卷之五

叟命掌記中竺笑隱俾分座後出世金陵崇因帝師
授以佛日普照之號遷鳳山報國至中天竺示衆曰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一念涉思惟全身入荒草良久
云叅海機法嗣

一山了菴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從金溪常樂院思
仁祝髮游方謁偃溪開荆叟珏簡翁敬皆相語合東
叟頌南屏擇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脫
然忘所證亟以白東叟叟詰之無滯後遊天台衆請
開法寒岩還仙岩紫旛疎山未幾江淮總統以開先
迎居之上堂靜悄悄闍浩浩渾不涉階梯已踏向上

道萬里無寸土出門便是草撞着賣柴翁便是處
老琉璃殿上月團團珊瑚枝頭日杲杲皇慶元年十
一月廿六日遘疾閏七日命浴更衣書訣別衆坐逝
闍維五色舍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齒牙頂骨俱不
燼東叟法嗣

一雲大同號別峯上虞王氏會春谷講經景德師往
依之凡清涼一宗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
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卽往錢塘見海機照
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一切棄絕閨六寒暑皇明
御極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入見於
淨慈寺志卷之五

武樓獨免師拜罷之禮次日復召還食禁中及歸
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口占辭衆語端坐而脫其有
外集曰天柱稿寶林編海機法嗣

曇噩字無夢號西菴慈溪王氏子依淨慈雪庭傳羅
髮受具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研磨不知有饑渴
寒暑及雪庭遷靈隱仍侍左右雪庭示寂元叟端來
補其處風規嚴峻非宿學莫敢闖其門師直前諮扣
自轉至於六七轉語機鋒交觸無畏端領之命掌
內記與學公辯論莫不推敬至元初出世慶元寶聖
遷郛之開壽台之國清後居瑞龍一日颶風驟雨殿

宇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意盡紛矣亟撤其遺之
一鉅木橫擗榻上師危坐其下若有神物爲之者師
凡四坐道場不久卽引退洪武三年 詔徵秦對
上閱其年耄勅令還山日本國王慕師道行屢發疏
迎致之師堅不往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
其能放異光云越四年謂其徒曰吾有一物無頭無
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訖歛日跌坐而終雪庭法嗣
楚石楚琦小字曇耀象山人閱楞嚴至緣見因明暗
成無見恍然有悟元叟端倡道雙徑師往問之言發
非聲色前不物其意如何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擬答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五

叟此之使出自是冒疑如填巨石會元英宗詔粉黃
金爲泥書大藏經以師善書選至閣下一夕聞樓鼓
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
成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之句旋
入雙徑叟見氣宇克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
泰定中出住海鹽之福臻尋陞永祚洪武初 詔召
浮屠於將山建廣應會師實應 詔陞座說法 上
大悅賜燕文樓親承 顧問既還出帑金以 賜之
館於大天界寺忽謂夢夢堂曰師兄吾去也堂曰子
欲何之曰西方淨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

聲一喝泊然而化茶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舍利
粘綴遺骨累累然如珠而師遊戲翰墨有楚石語
行世又和永明山居并送淨慈諸老俱有詩詞元叟法嗣
笑隱大訢九江陳氏初謁開先一山萬遣叅淨慈勝
機熙熙器重之一日問黃龍得旨泐潭願徒游方及
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抗聲云千年桃核
裏覓甚舊時仁又一日舉百丈野狐語詰曰且道不
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利害在
甚麼處師擬答機遽喝之生平凝滯渙然冰釋黃潛
震集品其文奇綵爛然鏗鏘磊落文宗順帝命坐咨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五

問授三品文階賜資甚厚盡用以建閣愧事母不及
睦州居蒲室而已至正四年五月肩輿與御史大夫
脫歡爲別復留書與交游之善者二十四日書偈跌
逝晦機法嗣
樂枯木鄞人也幼蔬食持誦法華父母不許出家後
爲婚娶將醮之夕師逃卧雪中幾死外兄陸氏解承
衣之扶歸溫以湯火乃甦首事海會梅峯壽次謁淨
慈東嶼海祝髮登具澄神禪觀斯夕無間若中峯斷
崖布衲大梁無方古林諸公皆恭禮受其策發雪窻
住育王重師戒行精嚴見地穩實招居第二座至正

丁酉勉徇衆情開法海會道俗信向寺賴以興洪武四年預鐘山法會明年東還又明年示寂僉留七日

顏貌不變

與海

替菴顯示寧海金氏子洪武四年出游武林遇雷峯顯嚴教寺破屋殘僧觸目皆凄涼之景替菴既至學徒散者漸集迄復伽藍舊觀人以爲難學者各問悉竭平生所蘊疊疊而語之

來復字見心豐城人始從笑隱出家後參南楚悅於徑山得其心要幼有聲價至元七年宣政院創住靈隱洪武三年詔十大高僧於萬機之暇應宣說法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三

大稱上情遂賜金襴袈裟并御食洪武十五年

陞僧錄司左覺義虞文靖公潞國張公晉卿黃公皆與結方外交有澹游集行世寂後塔於天香菴

笑隱法嗣

梅雪閣楞嚴次見一毫端現寶王利有疑後至江陰

觀乾明寺佛閣壯麗頊釋疑情淨慈休休翁證之其所著有和永明詩寄幻集

休休法嗣

守仁字一初少友楊維禎工詩歌書亦邁勁嘗汲九

溪招社客焚香試茶與季潭泐同菴簡止菴祥倡和俱有題詠四公國初被旨俱授以善世師有夢觀集行世

思照聽淨住從雅講法華方等於南屏一旦語其徒日夜見佛金身丈六此往生之兆也請僧七日以助念佛屈指作印奄從坐化時宜和元年春也閣雜頂骨牙齒皆精瑩如玉石

從雅法嗣

西白力金吳郡姚氏依郡之寶積道原衍出家首謁古明鑑於雙徑有契至正丁酉出世蘇之瑞光遷禾之天寧帝師號以圓通普濟洪武改元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蒞開佛乘時杭之淨慈虛席僉欲起師居之詔與幣交至師皆力辭迎母築孤雲菴以奉養焉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三

竺三元妙道寧海陳氏幼患右目母携以禱於觀音像師仰見之右目有小珠窠爲搗去之目患隨愈父母以爲於佛有緣遂俾投杭之六和正嚴得度嚴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學百法乎乃謁育王橫川琪開米乾矢橛話豁然大悟卽呈偈曰雲門乾矢橛光明照十方郎峯纔發足五日到錢塘川領之顧謂衆曰再來人也至元己丑出主邑之慈源仁宗詔陞黃岩鴻福賜號定慧圓明延祐丙辰淨慈靈隱兩刹爭欲收之俱不就年逾七十懷紫綬之幽絕乃往終焉

李渾宗泐別號全室得言淨慈笑隱所道德文章度
集黃潛張翁所推重嘗居南屏松月居與竹菴渭同
菴簡時菴需爲同泰兄弟洪武初應召居龍翔集
慶演經注經製讚佛樂章上臨幸賜鐸無虛日每
和其詩上稱爲泐翁又命往西域得文殊等經
而還

振宗祖如錢塘朱氏子幼誦魯語卽以其書訓僧維
於南屏踏拖慵率濟顛之流後居天池衆赴化期如
已忘之尚以履道遙問故始沐浴坐逝有塵根都盡
萬月當空之偈

淨慈寺志

卷之五

蓮池株宏字佛慧仁和沈氏子兄弟皆以儒顯而師
試屢冠諸生於科第猶掇之也性好清淨時出入二
氏者丹丘魏遵太微格以自檢子登科殤婦又歿一
日闕慧燈集失手碎茶甌有省乃視妻子爲惻吳布
衫於世相一筆盡勾作歌寄意棄而專事佛雖學使
者屠公裁英力挽之不同也從蜀師剃度受具遊方
至伏牛坐煉嘆語忽現舊習而所謂一筆勾者便隱
隱現去經東昌府謝居士家乃更釋然作偈曰二十
年前事可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
佛空爭足與非當是時似已感破心空然終不自以

爲悟歸得古雲棲寺舊址結茅默坐懸鑑者糜日體
一食曾掛鐵牌題曰鐵若開花方與人說久之極越
爭爲構室漸成叢林清規肅然爲諸方道場冠而師
始啟口說法弟子日進六時觀念中夜警策慈顏溫
論無異花開見佛矣其說主南山戒律東林淨土先
行戒疏發隱後行彌陀疏鈔一時汪道昆王爾康馮
夢禎虞淳熙數與徵難而王畿張元忬管志道陶望
齡諸儒則又與之究天台東越同異是非觀與蒲菴
偈所謂一朝踏破香岩鉢雙報君恩與佛恩者始知
師東昌之悟返念之念真戴角虎不但稱理而談已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五

也任雲棲間赴他方之請王侍郎宗沐問夜來老鼠
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猶兒突出時如何自代
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云老鼠唧唧華嚴歷
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猶兒突出齋堂前床頭
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王妙嚴品
第一蓋師直擯曲說者語無回互而世所宗天主實
義又期立論破之亦時時在寺講諸經論音吐洪暢
詞旨懇惻矢口敷衍宛同夙構於是濫名座主者往
往側目矣淨慈性蓮請講圓覺寓寺五十三日貞明
大登日吹雨度衆猶不給漿南屏而聽者如屏百匝

自筵間一詣餘杭爲王督撫談義邑民觀者塞路屋極皆滿凡師遊行所至瞻禮填咽每如此四寺募贖門外舊工池植蓮放生因盟朝士修天聖故事者二紀其自潛之池爲北園爲上方兩池而助西湖三潭之潛壘稱第一功德及八十誕辰又購寺池傍沼拍五十金天下誦戒放生文者發心無量洵非他種種功德可倫也初廣忠持放生文寄吳興潘氏虞淳熙定中偶知未來事先爲社友預道忠至忠駭且師熙而弟子廣義復侈談瑜伽感應事謂山無虎玄鹿不惟網以爲奇師切責此三人者尤詆熙魔解且病淨慈寺志

卷之五

三

跋賊而後良於行也往師每秘大現若謹愿善柔粥粥無能無一奇蹟可稱而獨於熙故者前知其持論嚴正詎解精微監司守相下車就語侃侃略無少屈海內名賢望而心折盡屬陶鑄十笏破屋諸豪候叅甘糲飯其苦行滔至者臥敗簣任蜥緣蚊吸願修一刻下中至化行閨閣等視與臺冥應顯應逆行順行疑有不盡秘其大者矣往吳有神李曇降毗山謂師是古佛而楊靖安萬春嘗見師現佛身施食吳中一信士窺空室四鬼持燈至忽列三蓮座師坐其一佛像也乩仙之靈者云張果聽師說心賦於永明李也

部婦素不信佛偏受師戒踰年屈三指化云身是梵僧阿那吉多而僧俗將坐脫時多請說戒說法然師自名凡夫諸奇事恐呵責不敢以聞左御史宗鄂問念佛得悟否師曰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是悟否何疑於反念念自性耶仁和樊令問心維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

卷之五

五

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是置之

淨慈寺志

慈寺迎師觀所著臺華傳奇淳熙以師梵行素嚴阻之師竟偕諸紳衿臨塲諦觀訖無所忤寺歲必說戒絕釵釧聲而時撫琴弄簫樂其脾神晚著禪開策進庶幾其詩所述峭似高峯冷似冰者而作首尾嗟喜樂天之達選行其詩平居笑談諧謔脫洒委蛇有永公清散之風未嘗一味槁木死灰若宋起所議擔板漢真不思議人也出家五十年種種具囑語中白業無瑕丹誠無僞弟子數千人雖百里外事如面承慈及頃嶼每養風綿竹中鼠發施食自日純出綠柱散走不避迨老而經度門空山尚同朝市間一強應

之而已萬曆乙卯六月晦日苦辭淳熙還山設齋分
俵觀施略盡若將遠別者七月三日卒仆不語次日
復醒高弟宋守一王宇春問後事舉屬語對四日之
午命移面西向循首開目同無疾時哆哪念佛跌坐
而逝先是誦語見一大蓮華蓋不復能秘其往生之
奇云龕瘞全身寺門外婦湯頌尼王孝義無礙庵先
師坐逝而弟子廣如等先逝者師立傳表其高行願
不及廣永承解亞師猶懣懣象他非具體可知矣化
後為少叅寅亮章申師清規寺猶為兩山望焉所著
有成疏發隱彌陀疏鈔戒疏事義戒疏問辨疏鈔事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五

義楞嚴摸象記遺教節要禪開策進水陸儀文戒殺
放生文竹窻隨筆二筆三筆四十八問答淨土疑辯
往生集崇行錄名僧輯略沙彌要略正訛集自知錄
自警錄雲棲紀事山房雜錄勝蓮社山堂漫稿孝義
應記其住規約屬語等書行世

雪浪洪恩留都人得法無極講主講主之嗣有寬悅
德清皆名徹官禁道壓叢林而師尤名振東南猊床
之下龍象濟濟所演說似宗賢首意不滿台衡及橫
快懸談第據長行短行文身句耳不於疏鈔外更加
詰訓為清涼寺後也入武林四會廣席席地若塾

師教授然屑儀部既以所著曇花傳奇證雲棲而更
迎師淨慈證非戲論也者先於大殿特奉師高座列
名士左右聽說心經蓋馮開之虞長儒為首座而筠
泉連玄津壑二弟子修供焉已而用梨園樂導入戲
場師亦若雲棲締觀無忤也報恩塔時雨花獻花間
師親擊魚募化救其圯成 聖祖之孝常衣白布袍
臥龍公菴同諸詞客唱和競謂皎然齊已復出詩成
嗽修內司黃庭書之塵筆成塚如承師纍纍矣法嗣
耶溪若明宗詢蘊璞愚紹覺承並有名而師禪那宴
坐數讓講席若講楞伽淨慈出宮中賜衣衣若不自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五

御後微疾盥嗽坐逝

密藏道開南昌人通內外學短小而有精識如古雲
峯悅灑然亦自謂大事了畢也寓燕策蹇出都門會
駕出上陵門卒拉之墮執請三皇廟時有諸師
宮中者跡捕且及廟虞長孺說之曰叅須實叅悟須
大悟師悟小悟耳即乳兒朝貴奴僕中泊祇增我慢
何不埋名隱去不憶向語我孫太白隱處乎幸與吾
成雙隱師不吝肯通不知所終蓋師嘗擁阿彌王玄
津經喜太白之後更有詩人如摩詰因勉叅學壑頓
有省時 慈聖繪像禮之恨不勇退早隱於此

慶巷宜州人雲棲宏之演回覺南屏也將下座必申明淨土義於是人人唱佛唱佛之聲徹四天王殿諸遊方托鉢者環天王座不知唱佛直齋鉢盂兩度濕耳而慶巷獨病不能洗鉢鉢描金可值數銀忽擲以捨鄰席口吾且往西方矣衆競問口汝將死乎曰無作此語當云往西方因連作禮若見佛狀即卓然坐脫雲棲出送閣維前山無尸氣鉢底有慶巷字蓋其號云

大覺圓瓏武林鄭氏子往來無極講席弟撫雪浪度門而子紹覺承各侍一母稱兩睦州時浮寄土橋民淨慈寺志

卷之五

五

廬云古松英者兄弟同出家淨慈師日誦英語宿英察如家唱和揮灑牆壁幾徧自謂寒山拾得時人莫之許也所寄民廬僅方丈而集海內名士若獅座常滿梵筴止一皮一架取讀之恍入龍藏入無量法門矣題粟主於案口回寂圓瓏法師之靈冀謝客客且疑日悲低徊久之漸入其寢突遇師大笑携之出常閱宗鏡有旨與其徒承手錄百卷示鄰居士虞長孺曰吾得掃除宗鏡堂為壽師役足可無憾來時虛空包法界去時法界包虛空耳逝時口喃喃二語不絕時宗鏡惟梵本妙峯福燈閣之悟勸諸王刻書冊於

秦而師傳寫於吳儒人徧讀心閒遂有行磨刷攝錄者二師之緣起也妙峯亦駐錫南屏與翁泉蓮為友皆遠嗣永明壽

幻居真界橋李人貌修潔而慈和揮塵吳中有彌天之譽適病肺暫止南屏松壽堂註解金剛經古今百家註無當師意者獨會祖意為之註直指人心而不襲傳大士川老語蓋六祖中峯於此頓悟非師則經屬之教內矣註成六夢居士序之去隱西溪無何端坐竹床而逝

湛空真玉蜀人具隻眼如五祖戒而參方亦自謂有淨慈寺志

卷之五

五

省淨慈禪堂客僧一宿而已師反為之王設長連床七尺卑稍用清規日行永明百八事之二三且二十年布衲蔬食宴如也門外笙歌聞沸爆竹雷動而卑上僧似戰羣魔安禪制之庶幾火中蓮花矣而寺復有澗蓮池禪慧泉輩俱勤持念皆火宅外人也

法胤後

居上

呂巖字洞賓既得仙道遇黃龍禪師陞座師云會中有竊法者巖出付雲水道人師云雲盡水乾時如何巖無對師代云黃龍出見巖去夜以飛劍斫師師指

歛歛植地屢至拔歛不能起師更爲改發屢乃大悟
飯依有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當初錯用心之句圓
照本禪師生夏宗鏡堂一日有道人并承至堂上本
視之曰黃龍舊話何不舉似道人笑曰錢大安用饒
舌遞御風疾去并承者洞賓也錢大者本前身也

孫一元字太初秦人神靜膚瑩渥顏飄飄善說時事
鑿鑿副名實疑於儒置鶴田養鶴讀鶴背書學浮丘
終身保持其言疑於仙操觚藻雅有超逸才摘詞悲
壯奇崛澤以冲和疑於詩人爲汗漫遊做睨一世息
駕南屏混跡西菴而與劉龍吳陸四子齊名疑於放
淨慈寺志 卷之五 甲

人隱士卽李獻吉不測其何如人也登岱岳慈日觀
觀日出奇焉駭叫狂走乃李依慧日於雷峯夕照似
觀懸鼓其詩曰薰爐參鼻觀蒲團伴法喜又曰焚香
靜坐了無語山寺閉門春筍長千里投吳榜應真而
結茅廬意念深矣蓋久知真宰無恙欲辨忘言任山
之心不住物內世緣未斷要展姬若耶輪非近少艾
也卽鄭善夫輩亦不知其何如人矣時王伯安以羅
漢處胎先閑闔坐逝後紫衣乘雲入夢降生爲世名
臣良知二字窺衆妙門元用風悟默契其旨競謂講
儒者性命之學然則所稱詩書失真龍馬徒象矣以

詆議義孔耶殆五百尊者現高士身而說法如傳燈
自傳蘇公之倫以附法胤信無愧云元死其所畜龜
化青衣道人見靈異志

閭逢頭希言居雷峯最久冬浴水暑坐溺岳出而暴
之無穢氣勸人行陰鷲每與巨公游且築巨麗宮觀
一日坐逝吳中毛百戶家龕留百日顏貌如生

卓小仙閩人環眼碧瞳而金頰人疑龜精猶疑誌公
鷹巢之鷹而又疑通天之狐不知黃頭金頰皆羅漢
也隱藕花居言吉凶奇中常吟曰小仙其貨願終日
只醉眠昔濟顛亦醉眠云高文端嘗卜終身卓仰卧
淨慈寺志 卷之五 甲

呼高曰老牛老牛汝卧於此蓋知地葬高故罵不絕
口且自稱無山謂此山將無也其先示李中丞失機
坐死則昭慶之無明發已連呼若濟公矣雖無力止
高之侵疆李之燬寺而神通獨施於佛廬之壞空豈
四靈類乎寺復有青衣入夢自救其斃者此真龜精
也

論曰由理公證靈鷲之飛來而五峯忽名三竺矣乃
嵩公亦証南屏之天墜地踊也彌陀迎文摘陶家輪
而擲焉身爲住持於斯名湖南佛國云兩公神通相
儼應見切初如此吾證其非妄證之以法胤多法王

子年迦文之爲濟彌陀之爲壽東折而西攝又同住於南表柏所謂南無南實有之其子孫或拈花而傳燈或胎蓮而懸鏡法眼觀心交光互入湖南之稱佛國豈偶然哉燈火傳而無跋鏡冶鑄而有宗既命命以同至復鴈鴈而通郵祇今百二十三代四時行焉六相運矣二聖發陳宋則繁秀之夏元猶擘察明則榮烈之冬昔之泛宅浮家今之蝸廬鰓甲昔長住而無住今屢遷而不遷蛇續廕延其裔遠哉夫迦文而益彌陀而師詔智者而師振象王宗鏡之全文而消以泥牛水行之半偈向上一事真有超佛越祖不淨慈寺志 卷之五 四三

可思議者故國中之胤非僧非俗非凡非仙庶奪嫡長之基師繼弟子之席其不思議一也雖下凡握蒲伯之符豈其心空及第而乃與及第門元同受上帝之天選卽澄英才廣輩敢不立傳以副簡在倘能順天心行冬令乘屋施綯坏戶障震塞向而謹守無移時無失候權欲界王且以爲公姓而清涼師亦且授之瓠印有不吝心思口議者矣至若受具得肯演法締交八十餘人之列傳者於時節因緣多處亨嘉之運神劍鑄於大冶聘玉種於昆田三依勅授一宿卽分茅而居瑤闕昨土而擁金輪揚蒲設而說粟散

之王比父師而方啟旦之攝落翹巢則符灌頂吳金蘭則擬會同佛跡方投而千輻不滅阿閼暫現而獨影常留皆額珠之呈掌珠之選也其他飛乳所孳弱喪思返鼻觀石隱之穴醉眠藕花之居無山可藏借地而隱吾安知小仙之非回客濟顛而高士之非皎如清順固東西二邦之主所願以爲庶孽寄生者矣國之人不測國之史不刊茲懸燈錄山記佛紀諸編於山門無能增損一字者吾僅傳語而知語卽有卓孫固呂公白公之例非收益也如何是太子身願法胤實參是語

淨慈寺志

卷之五

四三

續紀五百羅漢名

第一位阿若憍陳如尊者○第二位阿泥樓尊者○第三位有賢無垢尊者○第四位須跋陀羅尊者○第五位迦留陀夷尊者○第六位聞聲得果尊者○第七位旃檀藏王尊者○第八位施幢無垢尊者○第九位憍梵般提尊者○第十位因陀得惠尊者○第十一位迦那行那尊者○第十二位婆蘇槃豆尊者○第十三位法界四樂尊者○第十四位優樓頻螺尊者○第十五位佛陀密多尊者○第十六位那提迦葉尊者○第十七位那羅延目尊者○第十八

位佛陀難提尊者○第十九位未由底迦尊者○第二十位難陀多化尊者○第二十一位優波翅多尊者○第二十二位僧迦那舍尊者○第二十三位教說常住尊者○第二十四位商那和修尊者○第二十五位達磨波羅尊者○第二十六位迦那迦葉尊者○第二十七位足果得業尊者○第二十八位莊嚴無憂尊者○第二十九位憶恃因緣尊者○第三十位迦那提婆尊者○第三十一位破邪神通尊者○第三十二位堅持三字尊者○第三十三位阿菟樓陀尊者○第三十四位鳩摩羅多尊者○第三十五位毒龍皈依尊者○第三十六位同聲稽首尊者○第三十七位毘羅脂子尊者○第三十八位伐蘇密多尊者○第三十九位閻提首那尊者○第四十位僧伽耶舍尊者○第四十一位慈愍世間尊者○第四十二位默花提記尊者○第四十三位眼光定力尊者○第四十四位伽耶舍那尊者○第四十五位沙底苾芻尊者○第四十六位婆闍提婆尊者○第四十七位解空無垢尊者○第四十八位伏陀密多尊者○第四十九位富那夜舍尊者○第五十位伽耶天眼尊者○第五十一位不着世間尊者○第

淨慈寺志

卷之五

聖

五十二位解空第一尊者○第五十三位羅度無盡尊者○第五十四位金剛破魔尊者○第五十五位願護世間尊者○第五十六位無憂禪定尊者○第五十七位無作惠善尊者○第五十八位十劫惠善尊者○第五十九位梅檀得香尊者○第六十位金山覺意尊者○第六十一位無業宿盡尊者○第六十二位摩訶利尊者○第六十三位無量本行尊者○第六十四位一念解空尊者○第六十五位觀身無常尊者○第六十六位千劫悲願尊者○第六十七位瞿羅那舍尊者○第六十八位解空定空尊者○第六十九位成就因緣尊者○第七十位堅通精進尊者○第七十一位薩陀波崙尊者○第七十二位乾陀訶利尊者○第七十三位解空自在尊者○第七十四位摩訶注那尊者○第七十五位見人飛騰尊者○第七十六位不空不有尊者○第七十七位周利槃特尊者○第七十八位瞿沙比丘尊者○第七十九位師子比丘尊者○第八十位脩行不着尊者○第八十一位畢陵伽蹉尊者○第八十二位摩利不動尊者○第八十三位三昧甘露尊者○第八十四位解空無名尊者○第八十五位七佛難

淨慈寺志

卷之五

聖

提尊者○第八十六位金剛精進尊者○第八十七位方便法藏尊者○第八十八位觀行月輪尊者○第八十九位阿那伽提尊者○第九十位拂塵三昧尊者○第九十一位摩訶俱絺尊者○第九十二位辟支轉智尊者○第九十三位山頂龍象尊者○第九十四位羅網思惟尊者○第九十五位劫闍覆藏尊者○第九十六位神通億旦尊者○第九十七位具壽俱提尊者○第九十八位法王菩提尊者○第九十九位法藏永劫尊者○第一百位善住尊者○第一百一位除憂尊者○第一百二位大忍尊者○第一百三位無邊自在尊者○第一百四位妙懼尊者○第一百五位嚴土尊者○第一百六位金髻尊者○第一百七位雷德尊者○第一百八位雷音尊者○第一百九位香像尊者○第一百十位馬頭尊者○第一百十一位明首尊者○第一百十二位金首尊者○第一百十三位敬首尊者○第一百十四位眾首尊者○第一百十五位辨德尊者○第一百十六位歸提尊者○第一百十七位悟達尊者○第一百十八位法燈尊者○第一百十九位離垢尊者○第一百二十位境界尊者○第一百二十一位馬

淨慈寺志

卷之五

聖

勝尊者○第一百二十二位天王尊者○第一百二十三位無勝尊者○第一百二十四位月淨尊者○第一百二十五位不動尊者○第一百二十六位休息尊者○第一百二十七位調達尊者○第一百二十八位普光尊者○第一百二十九位智積尊者○第一百三十位寶幢尊者○第一百三十一位善惠尊者○第一百三十二位善眼尊者○第一百三十三位寶湯尊者○第一百三十四位寶見尊者○第一百三十五位惠積尊者○第一百三十六位慧持尊者○第一百三十七位寶勝尊者○第一百三十八位道仙尊者○第一百三十九位帝網尊者○第一百四十位明網尊者○第一百四十一位寶光尊者○第一百四十二位善調尊者○第一百四十三位喬迅尊者○第一百四十四位脩道尊者○第一百四十五位大相尊者○第一百四十六位尊住尊者○第一百四十七位持世尊者○第一百四十八位光英尊者○第一百四十九位權教尊者○第一百五十位善思尊者○第一百五十一位法眼尊者○第一百五十二位梵勝尊者○第一百五十三位光曜尊者○第一百五十四位直意尊者○第一百五十五

淨慈寺志

卷之五

聖

十五位摩帝尊者○第一百五十六位慧寬尊者○
 第一百五十七位無勝尊者○第一百五十八位曇
 摩尊者○第一百五十九位歡喜尊者○第一百六
 十位遊戲尊者○第一百六十一位道世尊者○第
 一百六十二位明照尊者○第一百六十三位普等
 尊者○第一百六十四位慧作尊者○第一百六十
 五位助歡尊者○第一百六十六位難勝尊者○第
 一百六十七位菩提尊者○第一百六十八位寶滙
 尊者○第一百六十九位觀身尊者○第一百七十
 位華王尊者○第一百七十一位德首尊者○第一
 淨慈寺志 卷之五
 百七十二位喜見尊者○第一百七十三位善宿尊
 者○第一百七十四位善意尊者○第一百七十五
 位愛光尊者○第一百七十六位華光尊者○第一
 百七十七位善見尊者○第一百七十八位善根尊
 者○第一百七十九位德頂尊者○第一百八十位
 妙臂尊者○第一百八十一位龍猛尊者○第一百
 八十二位弗汝尊者○第一百八十三位德光尊者
 ○第一百八十四位散結尊者○第一百八十五位
 淨正尊者○第一百八十六位普觀尊者○第一百
 八十七位大力尊者○第一百八十八位電光尊者

○第一百八十九位寶仗尊者○第一百九十位善
 星尊者○第一百九十一位羅旬尊者○第一百九
 十二位慈地尊者○第一百九十三位慶友尊者○
 第一百九十四位世友尊者○第一百九十五位滿
 宿尊者○第一百九十六位闍陀尊者○第一百九
 十七位月淨尊者○第一百九十八位大天尊者○
 第一百九十九位淨藏尊者○第二百位淨眼尊者
 ○第二百一位波羅蜜尊者○第二百二位俱那舍
 尊者○第二百三位三昧聲尊者○第二百四位菩
 薩聲尊者○第二百五位吉祥呪尊者○第二百六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位鉢多羅尊者○第二百七位無邊身尊者○第二
 百八位賢劫首尊者○第二百九位金剛味尊者○第
 二百十位乘味尊者○第二百十一位婆私吒尊者
 ○第二百十二位心平等尊者○第二百十三位不
 可比尊者○第二百十四位樂覆藏尊者○第二百
 十五位火毖身尊者○第二百十六位頗羅墮尊者
 ○第二百十七位斷煩惱尊者○第二百十八位薄
 俱羅尊者○第二百十九位利婆多尊者○第二百
 二十位護妙法尊者○第二百二十一位最勝意尊
 者○第二百二十二位須彌塔尊者○第二百二十

三位沒特伽尊者○第二百二十四位彌沙塞尊者○
○第二百二十五位善圓滿尊者○第二百二十六
位波頭摩尊者○第二百二十七位智慧燈尊者○
第二百二十八位梅檀藏尊者○第二百二十九位
迦難留尊者○第二百三十位香燭幢尊者○第二
百三十一位阿濕卑尊者○第二百三十二位摩尼
寶尊者○第二百三十三位福德首尊者○第二百
三十四位利婆彌尊者○第二百三十五位含遮獨
尊者○第二百三十六位斷業尊者○第二百三十
七位歡喜智尊者○第二百三十八位乾陀羅尊者
○第二百三十九位莎伽陀尊者○第二百四十位
須彌望尊者○第二百四十一位持善法尊者○第
二百四十二位提多迦尊者○第二百四十三位水
潮聲尊者○第二百四十四位智慧海尊者○第二
百四十五位衆具德尊者○第二百四十六位不思
議尊者○第二百四十七位彌遮仙尊者○第二百
四十八位尼跋伽尊者○第二百四十九位首正念
尊者○第二百五十位淨菩提尊者○第二百五十
一位梵音天尊者○第二百五十二位因地果尊者
○第二百五十三位覺性解尊者○第二百五十四

位精進山尊者○第二百五十五位無量光尊者○
第二百五十六位不動意尊者○第二百五十七位
修善業尊者○第二百五十八位阿逸多尊者○第
二百五十九位孫陀羅尊者○第二百六十位聖峯
惠尊者○第二百六十一位曼殊行尊者○第二百
六十二位阿利多尊者○第二百六十三位法輪山
尊者○第二百六十四位衆和合尊者○第二百六
十五位法無住尊者○第二百六十六位天鼓聲尊
者○第二百六十七位如意輪尊者○第二百六十
八位首光嚴尊者○第二百六十九位無比校尊者
○第二百七十位多伽樓尊者○第二百七十一位
利婆多尊者○第二百七十二位普賢行尊者○第
二百七十三位持三昧尊者○第二百七十四位威
德聲尊者○第二百七十五位利婆尊者○第二百
七十六位名無盡尊者○第二百七十七位阿那悉
尊者○第二百七十八位普勝山尊者○第二百七
十九位辨才主尊者○第二百八十位行化國尊者
○第二百八十一位聲龍種尊者○第二百八十二
位普南山尊者○第二百八十三位富伽耶尊者○
第二百八十四位行傳法尊者○第二百八十五位

香金首尊者○第二百八十六位摩拏羅尊者○第二百八十七位光普現尊者○第二百八十八位惠依正尊者○第二百八十九位降魔軍尊者○第二百九十位首猊光尊者○第二百九十一位持大醫尊者○第二百九十二位藏律行尊者○第二百九十三位德自在尊者○第二百九十四位服龍王尊者○第二百九十五位闇夜多尊者○第二百九十六位泰摩利尊者○第二百九十七位義法勝尊者○第二百九十八位施婆羅尊者○第二百九十九位闍提魔尊者○第三百位王任道尊者○第三百一位無垢行尊者○第三百二位可波羅尊者○第三百三位聲飯依尊者○第三百四位禪定果尊者○第三百五位不退法尊者○第三百六位僧伽耶尊者○第三百七位達磨真尊者○第三百八位持善法尊者○第三百九位受勝果尊者○第三百十位心勝修尊者○第三百十一位會法藏尊者○第三百十二位常歡喜尊者○第三百十三位威儀多尊者○第三百十四位頭陀僧尊者○第三百十五位議洗腸尊者○第三百十六位德淨悟尊者○第三百十七位無垢藏尊者○第三百十八位降伏魔

淨慈寺志

卷之五

至

尊者○第三百十九位阿僧伽尊者○第三百二十位金富樂尊者○第三百二十一位頻悟尊者○第三百二十二位周隨婆尊者○第三百二十三位住世間尊者○第三百二十四位燈道首尊者○第三百二十五位甘露法尊者○第三百二十六位自在王尊者○第三百二十七位須達那尊者○第三百二十八位超法雨尊者○第三百二十九位德妙法尊者○第三百三十位士應真尊者○第三百三十一位堅固心尊者○第三百三十二位聲嚮應尊者○第三百三十三位應赴供尊者○第三百三十四位塵劫空尊者○第三百三十五位光明燈尊者○第三百三十六位執寶炬尊者○第三百三十七位功德相尊者○第三百三十八位忍生心尊者○第三百三十九位阿氏多尊者○第三百四十位白香象尊者○第三百四十一位識目生尊者○第三百四十二位讚歎願尊者○第三百四十三位定拂羅尊者○第三百四十四位聲引眾尊者○第三百四十五位離淨語尊者○第三百四十六位鳩舍尊者○第三百四十七位鉢多羅尊者○第三百四十八位福業除尊者○第三百四十九位羅餘習尊者

淨慈寺志

卷之五

至

○第三百五十位大藥尊尊者○第三百五十一位
勝解空尊者○第三百五十二位修無德尊者○第
三百五十三位喜無著尊者○第三百五十四位賢
蓋尊者○第三百五十五位栴檀羅尊者○第三
百五十六位心定論尊者○第三百五十七位巷羅
滿尊者○第三百五十八位頂生尊者○第三百
五十九位薩和壇尊者○第三百六十位真福德尊
者○第三百六十一位須那利尊者○第三百六十
二位意見尊者○第三百六十三位韋藍王尊者
○第三百六十四位提婆長尊者○第三百六十五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位成大利尊者○第三百六十六位法首尊者○第
三百六十七位蘇頌陀尊者○第三百六十八位衆
德首尊者○第三百六十九位金剛藏尊者○第三
百七十位瞿伽梨尊者○第三百七十一位日照明
尊者○第三百七十二位無垢藏尊者○第三百七
十三位除疑網尊者○第三百七十四位無量明尊
者○第三百七十五位除眾憂尊者○第三百七十
六位無垢德尊者○第三百七十七位光明網尊者
○第三百七十八位善修行尊者○第三百七十九
位坐清涼尊者○第三百八十位無憂眼尊者○第

三百八十一位去蓋障尊者○第三百八十二位自
明尊者○第三百八十三位和倫調尊者○第三
百八十四位淨除垢尊者○第三百八十五位去諸
業尊者○第三百八十六位慈仁尊者○第三百
八十七位無盡慈尊者○第三百八十八位毘陀怒
尊者○第三百八十九位那羅達尊者○第三百九
十位行願持尊者○第三百九十一位天眼尊者
○第三百九十二位無盡智尊者○第三百九十三
位編具足尊者○第三百九十四位寶蓋尊者○第
三百九十五位神通化尊者○第三百九十六位
淨慈寺志 卷之五
恩善識尊者○第三百九十七位喜信淨尊者○第
三百九十八位摩訶南尊者○第三百九十九位無
量光尊者○第四百位金剛惠尊者○第四百一
伏虎施尊者○第四百二位幻化空尊者○第四百
三位金剛明尊者○第四百四位蓮花淨尊者○第
四百五位拘那意尊者○第四百六位賢首尊者
○第四百七位調定藏尊者○第四百八位利益羅
尊者○第四百九位無量光尊者○第四百十位無
垢稱尊者○第四百十一位大音聲尊者○第四百
十二位大威光尊者○第四百十三位自在王尊者○

第四百十四位明世界尊者○第四百十五最上尊者○第四百十六位金剛尊者○第四百十七位獨慢意尊者○第四百十八位最無比尊者○第四百十九位超絕倫尊者○第四百二十位月菩提尊者○第四百二十一位持世界尊者○第四百二十二位定華智尊者○第四百二十三無邊勝尊者○第四百二十四位最勝幢尊者○第四百二十五位棄惡法尊者○第四百二十六位無礙行尊者○第四百二十七位普莊嚴尊者○第四百二十八位無盡慈尊者○第四百二十九位常悲愍尊者○

淨慈寺志

卷之五

第四百三十位大塵障尊者○第四百三十一位光談明尊者○第四百三十二位智眼明尊者○第四百三十三位堅固行尊者○第四百三十四位澍雲雨尊者○第四百三十五位不動羅尊者○第四百三十六位普光明尊者○第四百三十七位心觀淨尊者○第四百三十八位那羅德尊者○第四百三十九位法上尊尊者○第四百四十位師子尊尊者○第四百四十一位精進辨尊者○第四百四十二位樂說果尊者○第四百四十三位觀無邊尊者○第四百四十四位破邪見尊者○第四百四十五位

師子翻尊者○第四百四十六位無憂得尊者○第四百四十七位行無邊尊者○第四百四十八位惠金剛尊者○第四百四十九位義成就尊者○第四百五十位善住義尊者○第四百五十一位信證尊者○第四百五十二位行敬端尊者○第四百五十三位德普洽尊者○第四百五十四位師子作尊者○第四百五十五位行忍慈尊者○第四百五十六位無相空尊者○第四百五十七位男精進尊者○第四百五十八位勝清淨尊者○第四百五十九位有性空尊者○第四百六十位淨那羅尊者○

淨慈寺志

卷之五

第四百六十一位法自在尊者○第四百六十二位師子煩尊者○第四百六十三位大賢光尊者○第四百六十四位摩訶羅尊者○第四百六十五位音調敏尊者○第四百六十六位獅子臆尊者○第四百六十七位壞魔軍尊者○第四百六十八位分別身尊者○第四百六十九位淨解脫尊者○第四百七十位質直行尊者○第四百七十一位智仁慈尊者○第四百七十二位具足儀尊者○第四百七十三位如意雜尊者○第四百七十四位大識妙尊者○第四百七十五位劫寶那尊者○第四百七十六位

普談光尊者○第四百七十七位高遠行尊者○第
 四百七十八位得佛智尊者○第四百七十九位寂
 靜行尊者○第四百八十位悟真常尊者○第四百
 八十一位破魔賊尊者○第四百八十二位滅慈趣
 尊者○第四百八十三位性海通尊者○第四百八
 十四位妙法通尊者○第四百八十五位慈不息尊
 者○第四百八十六位攝衆心尊者○第四百八十
 七位道大衆尊者○第四百八十八位常隱行尊者
 ○第四百八十九位菩薩慈尊者○第四百九十位
 拔衆苦尊者○第四百九十一位尋聲應尊者○第
 淨慈寺志
 卷之五
 四百九十二位數劫空尊者○第四百九十三位涵
 法水尊者○第四百九十四位得法空尊者○第四
 百九十五位惠廣增尊者○第四百九十六位六根
 盡尊者○第四百九十七位跋陀羅尊者○第四百
 九十八位思薩埵尊者○第四百九十九位沤茶迦
 尊者○第五百位鉢利羅尊者○第五百一位願事
 衆尊者

續紀十六阿羅漢名

第一位賓度羅跋羅隨園尊者○第二位迦諾迦跋
 踰尊者○第三位迦諾跋釐闍尊者○第四位蘇頻

陀尊者○第五位諾詎那尊者○第六位跋羅尊者
 ○第七位迦理迦尊者○第八位戊闍弗羅尊者○
 第九位戊博迦尊者○第十位半托迦尊者○第十
 一位羅怛羅尊者○第十二位那伽犀那尊者○第
 十三位因竭陀尊者○第十四位伐那波斯尊者○
 第十五位阿氏多尊者○第十六位住茶半托迦尊
 者

論曰淨慈之有羅漢天下莫不聞蓋自應真之夢應
 真也十六人異三大士於中五百人從陳那環繞於
 外是五百人者卽潛師壽師芝師之弟子五百人也
 淨慈寺志
 卷之五

蓋三現爲寺祖師而濟公尤神奇變幻化後遺像猶
 猗羣兒迨至青承道人之度李爰不待瞻禮卽振鐸
 騎牆躡普化阿專之後一何彰彰顯異耶故祖師卽
 羅漢羅漢卽祖師無容異視矣田字殿成羅漢自塑
 其像而去休公林公淵公以羅漢身復新其像繪其
 像而至今赫赫宛有生氣謂常任非耶吳越之俗入
 田字殿數羅漢齊羅漢以爲常齋則鉅釘小槓紛置
 其前齋無虛日較無虛日是親與父祖兄弟合食於
 斯殿矣數則歷指衆像訖所生年隨所值老少惺惺
 而卜吉凶是親遇君平季主於斯殿矣至若陳氏子

道潛禪師入寺開壇說菩薩戒署師號曰慈化定慧

并賜紫僧伽黎為開山祖○二年黃妃塔下即雷先

所鑄金銅羅漢像一十六尊各長數丈師欲請過新

寺供養王驚對曰善矣予昨夢十六尊者乞隨師入

寺何昭應之若是遂如其請又於師號仍加應真二

字斯有羅漢殿之始也佛性

宋太祖諱玄朗神名光胤口臣亂受○建隆二年忠

懿王奉請靈隱延壽禪師主永明寺賜號智覺為本

寺第一代住持衆常二千日課一百八事夜往別峰

行道念佛忠懿聞空中天樂之聲感其專切別為建

淨慈寺志

卷之六

香嚴殿於赤山居師為淨業處高僧○開寶三年壽

禪師奉勅開錢塘月輪山建六和塔以鎮潮自是潮

習故道瀕江居民德之大和○六年高麗國王遣使

同三十六僧賞書通弟子禮於永明壽奉金線袈裟

紫水晶數珠金澡瓶等各一件來傳道法於是法眼

一宗盛行海外云佛經○九年正月六日錢王給帑

為壽禪師建塔於大慈山樹亭志為師嘗集宗鏡錄

王為之序○序曰計大域中之教者三正君臣親父

子厚人倫儒吾之師也寂分家兮視聽無得自微妙

升虛無以止乎乘風取景君得之則善建不拔人得

之則延貺無窮道儒之師也四諦十二因緣三明入

解脫時習不忘日修以得一證果地永遠真常釋道

之宗也惟此三教並自心修宗鏡錄者智覺禪師所

撰也總乎百卷包盡微言我佛金口所宣盈於海藏

蓋亦提誘後學師之慧智辨才演暢萬法明了一心

禪際河游慈闡雲布敷而稱之真能盡紀師為小序

以頌宣行云爾○師進安養賦奉制文王答書曰進

呈奉制具悉嘗聞安養國中彌陀淨土萬化將息一

念不迷託彼聖胎易於反掌信及非及俱是真如子

踐康莊坦然明白師提携四眾綱紀一乘勸我以白

淨慈寺志

卷之六

月之因助我以青蓮之果人天善友非師而誰規惡

之懷早暮斯在故茲獎諭想宜知悉遺書指不多及

太宗諱昇太祖弟封晉○太平興國丁丑詔改慧

日永明額曰壽寧禪院仍加營葺追諡智覺延壽曰

宗照大師諱覺○三年戊寅三月錢王奉智覺遺囑

上表歸宋人朝盡獻十三州之地陳忠肅確智覺像

讀曰錢氏重民輕土捨別歸總用師之勸諭也大明

真宗諱初太宗○天禧二年勅賜壽寧禪院銅迦毘

羅神像深沙神像二尊咸淳

神宗諱顒英○熙寧庚戌杭州守陳襄奏請瑞光宗

本禪師主壽寧蘇人擁道遮陌襄移文論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本噴噴曰誰不欲作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既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迎者千餘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載矣義當見還欲奪以歸杭州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敢奪傳○五年梵臻法師被旨居南屏通守蘇軾以師敬事之後元○元豐元年雷峰才法師爲靈芝元照等授菩薩戒見觀音像放光事聞於朝勅法真守一撰證戒光記米芾書辨才元淨立石寺中芝○五年驛召壽寧禪師宗本住慧林爲第一祖既

淨慈寺志

四

至上遣使問勞三日詔演法於寺之門萬衆拜瞻法會殊勝以爲彌勒從天而降也翌日召入延和殿有司使習儀而復引既對山呼罷登殿賜坐卽就坐盤足趺坐侍衛驚相顧師自若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喜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辭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國寺止禪衆毋出迎師奉承席獎闡揚佛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傳○七年善本禪師奉詔繼任壽寧賜號大通時所謂大小本也末逾年被詔復遷上都法雲寺傳

哲宗神宗第六子○神宗上仙宣宗本號神御前說法賜號圓照禪師皇叔荆王親齋勅授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勅任便雲游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師因欣然陞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游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揚州傳

徽宗神宗第十子○崇寧元年赦書節文應天下舊

來有名德僧爲衆師法未曾謚名者仰所屬勘會奏聞謚給師號○三年夏四月追謚南屏梵臻法師號

曰寶相中興

高宗神宗第九子○建炎二年勅改壽寧額曰淨慈永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五

幾寺燬○紹興十九年翠華巡幸命湖州佛智道容

住持仍賜藏經全部加額報恩光孝禪寺咸淳

孝宗諱青封建王受內禪卽帝位○乾道七年水菴師一奉旨住

淨慈朝廷位奉宮時素挹師道德及受禪召對選德

殿數賜金帛師因辭上歎曰真道人也大寧○淳熙

三年召雪竇自得慧暉禪師遷補淨慈會元○五年

水菴師一奉旨遷主皇都寺將退西湖淨慈有偈曰

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砌成釋梵宮今日功成歸去

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傳○十四年朝廷起趙谷義

雲說法淨慈兼領寺事恩光赫奕都邑聲動一夕寺

焚無遺宇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効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眾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其期年廣殿遂無崇閣傑閣蓋愈於前日矣於是上臨幸御書慧日閣三大

宇賜之陸游

光宗

諱惇孝宗第五子自東宮受禪

○紹熙甲寅五年肯堂彥克禪

師奉勅住淨慈

釋氏

寧宗

諱擴光宗去子即帝位

○慶元六年詔贈淨慈石橋可宣

號曰佛日

○嘉泰四年寺又燬奏聞於朝仍給錢重

建臨安府志

○嘉定庚午三年少林妙崧以尚書省四牒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六

奉勅住山凡十二年寺宇始成閱勝甲湖山○十四

年以千秋節召妙崧說法內庭賜紫衣號曰佛行復

有旨賜田若干日泰寧莊

程政寺記

○十五年節齋趙公

慕滅翁禮禪師高行微服過訪西丘師不問其姓名

與語終日而去明日奏請師住淨慈

佛祖統紀

理宗

諱宗堯

○寶慶二年北磬居簡禪師奉旨主淨

慈道化大行○紹定二年淨慈虛席廟堂以鍾山石

川法薰禪師表達朝廷詔遷本寺○端平二年復命

法薰禪王靈隱禪寺

增修嘉祐三年淨慈詔下命

笑翁妙崧住持明年荆湖總臣秦令僧道買紫衣師

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立法

吾道殆矣上書廟堂其議遂寢寶祐淳祐八年甲

申再詔笑翁補淨慈不赴○九年乙酉淨慈無準師

範召見於脩政殿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衣

明日仍宜請慈明殿陞座說法上番屢而聽以師法

要示陳參政貴誼泰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

鑑禪師號并繅帛金銀等物續燈錄○十年賜金若干

勅建毘盧千佛兩閣御書畢嚴法界正偏知閣八大

字以賜咸淳府志○景定五年虛堂至愚入院日忽天使

踵門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七

山師舉趙州行脚到臨濟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

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

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一百縑禮部

度僧空牒若干以密金備用又有旨增賜田若干日

天錫莊續錄

元世祖

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

○至元中朝廷有旨取

育王舍利進供命淨慈晦機元熙記述始末因欲召

師同入京師以母病不起續錄

成宗

諱完澤

○大德戊申年

平章張公領行宣政院事以淨慈演公言慶行業奏

間上賜金襴衣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辨禪師仍以
顯其護人以為榮師無伶色

武宗名海山額不答剌○至大元年命勝機熙禪師

任持至日行中書省行宣政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

請發揚宗旨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諸僧皆畢

見之以千百計唐集

順帝名妥帖不○至元己卯年詔平山處林主淨

慈學徒雲集動以萬指高麗國王遣使及僧輩十賁

香幣航海而來迎師至其國乃以師年老為辭語其

使曰吾四會語有錄此即吾道所在錄之還國足矣

淨慈寺志卷之六

其使錄之而去徐一

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四年辛亥 詔有道浮屠十

人集天界寺而淨慈恩菴智及實居其首以老病不

能召 對迨乙卯賜還吳之穹窿山終焉○五年壬

子春即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

校藏經命淨慈宗泐撰獻佛樂章既成進呈御署曲

名曰善世日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偏應曰

妙濟曰善成凡八章勅太常諧協調舞之節用之著

為定制欽定○三月會儀曹奉 諸設無遮大會於

鍾山兩浙名僧咸集清遠懷潤 至京遂乞歸杭之

淨慈時逆川智順亦應 詔赴會陞座說法 駕還

臨幸恩問備至竣事還杭會淨慈山遠退院有 旨

以師為代寺當兵後凋落殊甚師即召匠計備竭其

管篳欲大有施設而諸僧以監寺智啓負官通者係

累盈庭師為之出涕悉代償之集 六年癸丑無

旨可授住淨慈會 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

事命師領徽王名山師笑而不應高風真可想也○

七年甲寅之秋有 旨以普仁德隱相繼淨慈法席

入院日黑白環聽者萬人增錄○十一年戊午同菴

夷簡王淨慈殿治鍾栽植松竹不數年寺為一新

淨慈寺志卷之六

尋奉 旨欽除僧錄司左善世舉徹九重方袍之士

倚以為重○二十五年壬申五月初四日僧錄司左

善世淨慈寺主夷簡等同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處差去清理佛教僧多又不停常恁僧錄司

好生省會與他若要將寺宇完全有僧去處拆毀了

的着他改正了體察出來不饒欽此○十二月初六

日僧錄左善世夷簡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

處有通佛法性理高僧訪問得幾人取將來善世寺

住欽此 二十六年癸酉七月二十二日僧錄司官

左善世夷簡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處寺院

原設結基道人本着他寺家管事當門戶如今多有
人來告他好生無禮賊廟守關鎖裏行坐要在僧人
之上凌壓眾僧惱官寺家僧錄司行文書去今後各
處結基道人敢有仍前無禮凌壓眾僧惱官寺家的
拿來杖一百發邊遠充軍欽此九月二十六日本
司左善世夷簡等晚朝於奉天門題奏在京善世
天禧能仁靈谷鷄鳴五寺欽蒙撥與蓋紫者僧錄
司出批文與各寺去秋祈奉聖旨是欽此欽錄○
二十九年淨慈住持德祥奉聖旨陞在京右僧錄
司右善世○壬申閏十二月寺燬祖芳道聯以德化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弘敷不數年間殿宇堂室金碧交輝蜀王聞而賢之
遣使費以衲衣孟鉢為贄求法甚厚

成祖文皇帝○永樂四年丙戌朝廷纂脩大典徵
淨慈祖芳道聯為釋教總裁以師博通經典纂集有
方深沐恩寵四月以禪師希古師願徵脩大典總
持有聲上知其能命乘驛海內求古名物歸進所
得上大悅賜衣幣果膳甚厚後以校書藏典竣事
復賜佛像經帙衣帽寵眷有加五年丁亥禮部尚
書趙鼎以祖芳名奏聞驛召至京上加恩勞存問
至再奏封稱直學士五臺大佑國寺師未及陞忽

語左右曰吾世緣殆盡後三日跏坐而化事聞於
朝上驚愕嗟悼勅工部備金命僧錄司長闕維雲骨歸
瘞南屏藕花居建塔焉詞錄十六年辛丑淨慈法
席虛曠所司以師贖名奏聞上可其請師遂開堂
闡法問者以為靈山再會歷六載寺宇多積振弘詞錄

英宗

英宗睿皇帝○正統十年乙丑十二月十五日僧錄

善世以淨慈起照菴宗靜闡揚宗旨朝廷勅賜大

藏金經以寵異之○護藏勅曰皇帝聖旨朕體天

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十

頒行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浙江杭州府淨
慈禪寺永充供奉聽所在僧官僧徒有誦證揚上為
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
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
違者必究治之故諭詞錄○天順元年九月十四日
淨慈南宗廣衍奉旨欽除僧錄司右覺義○七年
正月初四日廣衍在任坐逝二月初四日荷蒙欽
賜諭祭事畢奉靈骨回杭之雷峰藕花居建塔樹碑
焉○諭祭文曰維大順七年歲次癸未二月庚申朔
初四日癸亥皇帝遣禮部郎中何懷賜祭於僧錄

司右學義廣行日惟爾究通佛典妙悟玄關名著猶
流闡揚尼教胡不永年倏然寂化特茲遣祭爾其享
之

孝宗敬皇帝 弘治庚申春 朝廷以四方災異屢

見軫念黎元簡命中貴賁內帑金散諸名山爲民祈

福杭州太監李某賁賜帑金二百兩命住持文懷僧

茸金剛殿宇○辛酉年秋 朝廷又賜帑金若干飭

五百羅漢殿

今上皇帝 萬曆己丑十七年司禮監太監孫隆奉

旨賞賜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瑞蓮觀音大

淨慈寺志

十像一軸御製御製讚曰惟我 聖母慈仁格天

感斯嘉珥闕產瑞蓮加大士像圖寫流傳延國福民

霄壤同堅仍 賜帑金二十兩脩齋安供保壽○十

八年勅太監劉鎮潮賞賜寶幡二首帑金六十兩修

砌正殿階陛 庚子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內監孫

隆以淨慈爲五山首利奏請佛大藏經典奉 旨頒

賜在寺安供仍 賜護藏勅一道并 御製經首兩

敘以加護焉 藏經護勅口 勅諭杭州府淨慈寺

住持性蓮及僧衆人等 朕發心印造佛大藏經典

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旨護勅已諭其

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潔供養朝夕禮懺保
安 眇躬康泰宮室肅清已往愆尤祈無災禍福
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慈仁善教

朕成恭已無爲之治道焉今准欽差蘇杭等處提督

織造兼理蘇松常鎮稅務司禮監太監孫隆奏請前

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欽哉故諭初時○御製 聖

母印施佛藏經序曰 朕聞儒術之外釋氏有作以

虛無爲宗旨以濟度爲妙用其真詮密微其法派闕

演貞觀而後代譯歲增兼總羣言苞聚八極貝葉有

所不盡龍藏有所難窮惟茲藏經緒始於永樂庚子

淨慈寺志

梓成於正統庚申由大乘般若以下計六百三十七

函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又益以華嚴玄

談以下四十一函而釋典大備夫一心生萬法萬法

歸一心諸佛心印人人具足勸善覺迷諸苦解脫一

覺一善皆資勝因是以聞其風者億兆爲之翕習慕

其教者賢愚靡不歸依則知刑賞所及權衡制之刑

賞所不及善法肅之蓋生成之表別有陶冶矣先師

素王亦云聖人神道以設教善世而博化諦觀象教

詎不信然恭惟 聖母濟發弘願普濟羣倫遂托忠

誠誘善勸傳傳宣廣修衆因乃印經布施淨土兼

立梵宇齊施僧倫成脩寶塔立堅於虛空給與金容
散捨於大地濟貧拔苦召救孤獨無善不作無德不
備證三身於此世今生明四智於六通心地普惠雲
興普賢莊嚴大垂玄澤甘露霑灑於三千諸惡惡雲
法雨滋培於百億無微無鉅咸受益而蒙榮有性有
生惠養和而飲惠俾福利之田與人同蒙仁壽之域
舉世咸登如是功德一切善言之讚歎一切善氣之
導疑我 聖母延齡如天永永我國家保泰降福穰
穰矣於乎盛哉大覺之教宜其超九流而處尊偕三
五以傳遠也 御製新刊續入藏經序目續入藏經

卷之六

十四

四十一函起華嚴玄談會玄記至第 希有大功德
經記四百一十卷此我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
后所命刻也 朕惟釋教東流經典遞譯函卷繁富
極矣我 聖母躬體聖善坐撫昇平密契心乘力脩
聖果因復假後遂津施航覺海續增茲典聿廣義宗
德意甚盛載惟經世出世歟用曼殊然其立教以明
心見性為宗以慈悲喜捨為用以喧愛淫殺為戒以
戒定禪寂為門大都使人破塵妄之迷以印妙圓之
體暢罪報之由以脩慈善之根惜未來之因以滅現
在之業此其覺人濟物勝幾去殺之功於吾聖治不

為無助故經謂莊嚴施捨周於沙界不若一經一偈
流布之功然則 聖母慈命貞可謂續慧藏於昏衢
普慈雲於陰界延佑 宗社極福人天不可思議者
矣若乃梁魏隋唐之王傾國資以崇像飭瘠瘠民以
奉緇流殊戾釋氏本肯朕所不取亦非我 聖母流
布是經之意是為序 三十五年丁未 勅太監党
禮賚賜護藏諸經二十四部 四十二年壬子 勅
太監張其賚賜帑金二十兩飯僧二千衆

卷之六

卷之六

十五

宋錢惟治吳越忠懿王第三子也開寶初以節度使領郡事嘗為永明壽禪師序心賦序曰粵成定慧強名務三之學釋道儒總攝歸一之理不達則壁立萬仞或悟則洞開一門故有一宿而通故有累劫而感雖飯色無二乃觀相有差生民以來非無達上能恢弘道鍵領備法門者非師而誰新著心賦撮盡玄樞乃指引一心坦然明白命予小序因得拙毫所謂持燭火而引天光耳

揚傑字次公無為人也號無為子官至尚書左客郎淨慈寺志

卷之六

上

中提點兩浙刑獄事遍歷禪林茶諸名宿晚從天衣懷禪師遊懷每引龐居士機語令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一日聞鶻鳴親日如盤涌忽大悟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元祐六年公與永明法涌法真諸者宿為方外交法涌校梓壽禪師宗鏡錄流通公為之序序曰諸佛真語以心為宗衆生信道以宗為鑑衆生界即諸佛界因迷而為衆生諸佛心是衆生心因悟而成諸佛心如明鑑萬象歷然佛與衆生其猶影像涅槃生死俱是強名鑑體寂而常照鑑光照而常寂心佛衆生無差別國初吳越永明智覺壽禪

師證最上乘了第一義洞究教典深達禪宗原奉律儀廣行利益因讀楞伽經云佛諸心為宗乃製宗鏡錄於無疑中起疑非問處設問為不請友真大導師擲龍宮之寶均施羣生徹祖門之關普客來學舉目而視有欲皆克信手而拈有疾皆愈蕩滌邪見指歸妙源所謂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鑑矣若人以佛為鑑則知成定慧為諸善之宗人天聲聞緣覺菩薩如來由此而出一切善類莫不信受若以衆生為鑑則知貪嗔癡為諸惡之宗脩羅旁生地獄鬼趣由此而出一切惡類莫不畏懼善惡雖異其宗則同返鑑其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十七

心則知靈明湛寂廣大融通無為無任無脩無證無塵可染無垢可磨為一切諸法之宗矣初吳越忠懿王寶之秘於教藏至元豐中皇帝魏端獻王鏐板分施名藍四方學者罕遇其本元祐六年夏游東都法雲道場始見錢塘新本猶為精詳乃吳人徐思恭請法涌禪師同承樂法真二三耆宿徧取諸錄用三乘典籍聖賢教誨校讀成就以廣流布其益甚博法涌知余喜閱是錄因請為序云

趙抃字閑道衢州西安人自號知非子官侍御史至叅知政事謫居獻熙寺初從比京天鉢重元問心要

元日立朝論政崇化明倫奚暇刻意於此公曰聞別傳之有人人本有之事豈他能而抒不能耶願究明之元乃令看狗子無佛性話及知青州隱几公堂聞雷聲豁然大有有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洪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利利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後從雷峯慧才交最密公鎮越時寄以詩及師逝後公復至寺題師畫像曰白鶴叢林古梵宮壁間留像見真風憶師去歲雷峰別只似南柯一夢中元豐初公告老退居衢州常與山僧野老游七淨慈寺志

卷之六

十八

年八月有大星隕於庭公與子帆語如平時忽跌坐而逝

王隨字子正河陽人相仁宗封章惠公慕裴休之爲人以御史中丞出鎮錢塘至南屏謁小壽禪師未及寺去騎從獨步登寢室壽方負暄毳衣自若忽見之問曰官人何姓公曰隨姓王卽拜之壽推蒲團藉地而坐語笑終日而去門人見壽讓之曰彼王臣來奈何不爲禮此一衆所係非細事也壽唯唯他日王公復至寺衆橫擡大鐘萬指出迎而壽前趨立於松下王公舉見出與握其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而遽爲

此禮數耶壽顧左右且行且言曰中丞卽得茶知實與何公機語契合自是踐履益深竟到大法與楊大年皆號茶禪有得者先是大年編次傳燈錄三十卷公去其繁爲十五卷名玉英集臨終書偈曰嵩堂燈已滅別指白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謚文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偈云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又曰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此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公守杭時訪叅辨才諸禪侶題淨慈寺志

卷之六

十九

詞通武林以至屬邑幽僻最深處無不到濟湖度僧俱救荒善策遂爲萬世之利嘗與淨慈圓照大通楚明法涌臻謙諸師叅請最契其請圓照大通法涌諸老俱有疏東坡志林云杭州圓照禪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辨才歸寂道俗皆宗之又云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上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人又與明老云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尉之請旣堅遂不能違亦云緣與在彼非力之可免法涌旣

不得免則吾師人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赴衆心毋煩冉三欽企欽企紹聖勅公謫僑耳嘗曰永明壽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死入生法得向死地走一遭抵三千年脩行賦自竄逐海上去死地稍近心頗憂之願學壽師放生以證阿羅漢果敬以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囑簪耳盡買放生以薦父母冥福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卒於毘陵病革時聞根先離徑山老惟琳屬耳大呼云端明無忘西方公門西方不無箇裏着力不得龍井梵天慧因祀公爲護伽藍神孤山祠拜鄴侯香山與公爲四今淨慈寺志

建專祠於寶成寺云

呂蒙正字聖功舉進士第一累官參知政事封許國公少時寄食僧房得以安意書史後執政十年郊祀侑給皆不請帝問其故對以私恩未報帝詰之以實對帝曰僧中有若人耶賜紫袍加號以旌之於是恩俸悉推之寺僧以酬風德公嘗晨興禮佛祝曰不信三寶者願勿生我家願我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從子夷簡中興公每遇元日拜家廟後卽焚香發廣惠建公書一曰展轉之中公之子公著亦封申國公元日發天衣懷禪師書左丞好問元日發圓照本禪

師書左丞之子用中元日發佛照禪師書其家世崇信如此圓照佛照俱居淨慈音問時不絕云

富鄭公弼字彥國湖南人封鄭國公謚文忠熙寧中以使相鎮亳州迎穎州華嚴禪師諮決心法及致仕居洛陽以頌寄壽寧圓照本禪師曰曾見顓師悟入深因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月對靈光與妙音仍有青門弼留心祖道爲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雖久聞盛德而無由瞻謁昨幸出守臺社與穎州接壤因里人張比部景山請得顓師下訪相聚幾一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會結淨慈寺志

夏過日四月初遽且歸穎其於惜庵淘汰則殊未有功衰病相仍昏鈍難入昔古靈師所謂不期臨老得聞極則事見之於彌今日矣天幸天幸弼雖得法於顓師然本源由老和尚而來宗派其的必須亦欲成持更望垂慈攝受遠賜接引未至令至則爲南嶽下龐蘊百丈下裴休也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蘇子瞻見其詩文歎其獨立萬物之表舉進士爲著作郎紹聖間爲章惇蔡京所嫉謫涪州別駕嘗奏黃龍死心禪師時有省在黔時止酒絕慾讀大藏經三年嘗曰利衰毀譽解談苦樂

此八風於四威儀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聖大智有
立於八風之外者乎公與淨慈廣開泉善嘗與閣梨
書曰承示喻欲刻藏記小字舊文拙惡何煩特地但
且留舊本示人可也今別寫承明智覺禪師示衆語
一本請令善工刻之乞守伴街已自有書道達佛法
淡薄魔事熾然有力道人正當出手扶救想必欣然
成就此緣也又爲大通禪師有讚

陳雍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南劍州沙縣人
少年登上第性閑雅與物無競見人之短未嘗面折
但微示意警之而已嘗爲右司諫極論蔡京蔡卞連
淨慈寺志

謫通台楚三州立朝骨鯁有古人風烈謚忠肅公初
尚雜華頗有所詣及謁靈源清公執聞見以求解會
師曰執解何宗何日偶諸離却心意識而泰絕却凡
聖路而學然後可也公從是開悟因呈偈曰書堂元
坐萬機休日煖風柔草木幽誰識二千年遠事如今
只在眼睛頭親亡之日廬墓三年天降甘露芝草生
於塚上公爲壽禪師嘗作拾銘又爲之贊有云宋之
興也錢氏重民輕上捨別歸總用師之勸諭也又曰
佛法之要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字不在多讀只
金剛經一卷是矣年過五十宜當開書因新此

與日用事自不相妨獨在心不忘且但目下
之子適其言自明早知則早得力也

米芾字元章吳人號海嶽外史由臨光尉累官禮部
員外郎芾爲文奇險不剽前人一語特妙於翰墨沉
着能奪得獻之筆意蘇子瞻自海外歸嘗與元章書
云嶺外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適
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
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及得寶月菴賦琅然一誦恨
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元章答云更有知不盡處
脩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元
淨慈寺志

豐勛慧才律師授菩薩戒於南屏之雷峰方羯磨觀
音像騰寶殿映奪日燈法真守一撰證戒光記命公
手書勒石寺中公於幽居洞之左巖磨崖書琴臺二
字後知淮陽軍未卒前一月作親朋別書盡焚其所
好書畫奇物造香楠棺即其中坐臥飲食書判前七
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邀郡僚
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合掌而
逝

呂吉甫太尉惠卿嘗注華嚴法界觀眼目遊五臺山
見一衣滿童子披髮而來手執梵策問太尉曰官人

何求而得至此太尉曰願見大士嘗覽華嚴大教欲
望如來發微妙解庶幾踐釋流行世間童子曰諸佛
妙意簡易明白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枝
蔓注近百卷而聖意逾遠真所謂破碎大道也太尉
曰童子貌若此而敢呵前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
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逃
此真文殊耳言已忽不見先是吉甫帥杭州淨慈大
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吉甫入山從容論道大通嘗
有語曰我不勸你出家學佛只勸你惜福修行我只
勸你生處放教熟處放教生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五

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累官端明殿學士贈太師封
溫國公謚文正嘗游南屏山手書隸字家人卦及中
庸樂記二篇鑄於琴臺之下磨崖至今存焉又嘗作
解禪六偈行世

蔡襄字君謨蒲陽人官觀文殿大學士慶曆間游南
屏楷書游紀數十字刻於琴臺上之絕壁

程秘新安漢口人官內翰學上太子少師紹興初與
住持少林妙松禪師爲方外交師時重建淨慈殿宇
落成公爲之記見建置

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居士杭州鹽官人紹興二年

策進士第一公謂前輩縉紳所立過人伊洛名儒所
造精妙皆由悟心因是參學究竟動兩淨慈大通之
嗣寶印楚明發明心要次見佛日杲於徑山杲重其
語人以忤秦檜貶南安軍謫居十四年寓橫浦僧舍
談禪著書皆學者所未聞

曹勛字松隱官太尉昭信軍節度使封譙國公建炎
初淨慈寺燬紹興間高宗臨幸詔湖州佛智道容重
建五百阿羅漢殿金碧相鮮時謂行都道場之冠容
乞公爲之記猶存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五

一擊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
若多神面目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菴先禪師
開山疏云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
衆床只因大事幾度逾參遭密菴打失鼻孔一朝拈
出向冷泉將下面皮不謂聲香奚煩鄭重辭青松於
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封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
之壽嘉定五年公復甯波淨慈滅翁文禮禪師相繼闢
法今有專祠於慧雲寺

鄭清之字德源相理宗封魏國公淳祐初石田法薰
禪師於佛殿前地鑿雙井復建二亭請記於公公辭

曰孤山六一泉實歐蘇惠勤之勝迹故以泉名於湖
茲泉也固非偶然者若重以記無嫌自詭於先賢乎
薰曰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蓋未始無配五將進
雙井而反六一則孤山之泉不孤矣否則歐蘇笑人
寂寂於記乎何遜公乃識其顛末而繫之銘復有雙
井詩並見建置

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號庸齋嘗撰淨
慈斷橋倫禪師塔銘曰昔鄭富公於顯華嚴范文正
於古薦福張紫巖於呆大慧皆以元勳大老敬向其
人今師之得魏公又何遜哉乃爲銘曰斷橋之學不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以言句傳所可傳竹溪已序師於叢林末法砥柱我
觀其初信有異趣麻矢何疑楞伽何悟無準室中不
并何故所問何聲始得汗去師今何故板鳴不住是
聲何如必有落處我爲此銘來者轉註

潛說友咸淳四年以朝散郎直文華閣兩浙運副除
司農少卿兼知臨安府至七年罷說友在官嘗修咸
淳臨安志淨慈各勝多經採輯焉

周密字公謹寶祐間爲義烏令入元不仕自號酒水
潛夫詩極典雅善畫得意輒自題其上公游南屏小
蓬萊時有園林幾換東風主之句

陸游字務觀仕至文華閣待制封渭南伯孝宗朝南
臺刻其特酒頰放因自號曰放翁嘗問松源嶽禪師
云心傳之法可得聞乎師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
領解呈偈曰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個眼雙青今
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淨慈退谷義雲禪
師重建寺成屬公記之而師忽逝於是其徒處約等
以師之狀求公爲銘別見

林逋字君復少孤刻志爲學景德中放浪江淮歸隱
西湖之孤山真宗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史歲時勞問
逋善行草書爲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市曹畜兩鶴縱之則于霄久之復入樊中時泛小艇
游南屏客至則一童應門延坐開籠縱鶴必棹船而
歸蓋以鶴爲候也逋登雷峰望北山俱有詩

元鄧文原字善之綿州人父漳徙居錢塘十五通春
秋至元中辟爲杭州學正累遷提舉侍制擢浙憲憲
決疑獄人以爲神終國子祭酒諡康莊工詩文善行
草性嚴而恕棲心澹泊屢拜清華多以疾辭延祐初
淨慈東嶼海以石林菴禪師茶毘靈骨來於南屏之
陰謁公請銘公慨然曰前脩道則日就凋謝如師者可
無銘哉援筆立爲之銘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其先蜀人宋亡僞居臨川大德初至京以大臣薦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封仁壽郡公謚文靖嘗闢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菴故世稱邵菴先生按方外上必扣擊其說嘗曰佛說因果法折服得天下人心無智愚賢不肖總出不得這兩箇字至正間公於淨慈往來最久其撰述爲平山林有寺記天岩古有序晦機熙有塢銘又有題詠俱存

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宋宗室母丘夫人夢一僧入寢室覺而生公年十二卽好寫金剛經與僧語親若淨慈寺志

眷屬販重天目中峰本禪師旣受書必焚香望拜公嘗提舉浙江儒學過淨慈時元菴會藏王居蒙堂公與雅善嘗爲寫其所作詩成巨軸復題其後公又手繪觀佛及中峰祖像貽寺後入翰林遣問中峰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

楊維禎字廉夫諸暨人泰定間進士爲赤城令會四海兵亂棄官浪迹山水間而居杭甚久始卜宅吳山鐵冶嶺故號鍊崖繼得鍊館更號鍊館道人後隱南屏之陰與寺僧大椿偕和最契大椿訪公有竹枝詞云楊柳隱處好修竹黃妃冷前多翠微自愛高文每

相見莫恡短筇來叩扉

黃潛字晉卿義烏人自幼篤學博覽羣書發爲文章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與柳貫虞集揭傒斯游人號爲儒林四傑延祐初進士官至侍講學士謚文獻公於佛典橫襟考究天曆初詔天下善書僧儒會杭州淨慈寺泥金書大藏尊經公與焉公每食必與僧共若別爲治具則愀然不樂有時怒罵不食而去嘗爲僧題懸崖壁蘭云媚媚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爲從渠自作顛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又爲寺之元史端公笑隱訥公悅堂間公撰諸捨銘見著述

淨慈寺志

卷之六

明劉基字伯溫浙之青田人以佐命元勳封誠意伯當元季以江浙儒學副提舉罷歸與魯道原游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道原皆以爲慶雲賦詩基益持盃滿引不顧曰此王氣應在金陵十年後王者起佐之者其我乎衆咋舌避去高皇帝旣都金陵走使聘基基慨然謂所親曰吾向游西湖指且者此公也聞國運果符所言其時淨慈僧號玉淵名惠崇善山水嘗作西湖圖公出游湖南與崇相善題其圖云大江之南風景殊杭州西湖天下無浮光吐影十里外聲聲湧出青芙蓉百年王氣散荆棘惟

有歌舞酣歡娛重樓峻閣貯鉛黛媚柳嬌花使人愛
老僧不善兒女情故作物豪兒直態思其此筆欲盡
時高視盡工如小兒千巖萬壑意匠夸娥巨靈我
指麾却憶往年秋雨夕畫舫衝烟渡空碧蒼茫不辨
雲與山但覺微風響蘆花須臾冷月迸深霧時見松
杉半昏黑開傳命客彈絲桐扣舷大笑驚海童鮫人
唱歌魚驚應水底影動雙高峰只今條忽成老翁可
憐此樂難再逢愁來看盡欲自適誰知感生愁轉劇
又寄住持清遠渭公有詩見著述

宋濂字景濂金華人爲國初佐命功臣仕翰林學士
淨慈寺志

卷之六

母姪時夢異僧手持拳嚴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
願假一室以終此卷覺而生公因名壽後更名濂始
見太祖卽勸不嗜殺人授太子諸王春秋尚書大
學衍義每對太祖語漢武梁武好仙好佛之失天
下既定凡郊廟山川祠祀諸大政大令皆所裁定後
得法於千巖長公寓淨慈最久其自構有蘿山石室
嘗爲智覺禪師題像并序云禪師諱延壽字冲玄
餘杭王氏子也得法於天台紹國師大弘法服正宗
華夷尊慕座下弟子至一千人淨慈禪寺藏其遺像
雖多歷年所嚴若生存會濂過錢塘其住持同卷簡

公以像求贊濂因造之而請同卷繕書其上贊曰我
聞智覺大導師進脩精明無與倫比來跪聽
旨定鳥巢衣衲中一旦撥開光明照大千諸地悉開
朗如揭日月照羣迷無有適植索者諸法盡從緣
生滅此是佛語非我語人知生滅總由緣底幾不爲
識神惑因病發藥此爲最何翅藥王令卅四性寂
然本不生三知廣喻益親切有如慈母於赤子煦嫗
護持不少亡性相三宗互矛盾有礙如來正法輪更
相訖難辨同異折以一心歸覺路譬猶欲適長安者
道塗紛紜走車馬或南或北或西東及至其處見不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別呼爲宗鏡名實稱萬別千差咸照了道高非特被
真丹海外之邦猶企艷金絲伽黎及藻瓶遣使來施
不復吝我與導師有宿因般若光中無去來今觀遺
像重作禮忽悟三世了如幻靈山一會猶儼然願證
如如大圓智又嘗爲無旨授竹菴清逆川順德隱仁
公草撰塔銘鐘銘公有集八十三卷撰塔銘凡三十
餘篇其中辨論佛法如瓶瀉水撰護教記妮媿萬言
皆宗鏡之餘光也

徐一夔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爲長浙江
杭州府學教授尋遷通經教法嚴整爲文法度士林

服之召入纂脩元史賜蟒衣復任詩爲省臣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與淨慈同菴簡止菴祥結方外之好二公嘗以平山林禪師之行業屬公爲銘同菴重治鐘樓聚銅二萬餘觔復鑄巨鐘落成公因作鐘偈序海內名公俱以詩倡和云

高啟字季迪長洲人洪武初以徵聘起家爲戶部侍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嘗泛舟西湖望南屏山并和來復簡淨慈泐公俱有詩

姚廣孝自號遜庵老人吳郡湘城人年十四出家妙淨慈寺志

卷之六

十一

智菴名道衍遊學湖海刻意詩文追古作者後以成祖靖難功官太子少師賜王封榮國公 文皇勸之蓄髮不從詔之居官不就衲衣僧帽往來蕭寺無改其初洪永間與淨慈止菴祥祖芳聯一源純希古願及勉略諸公俱爲同參友公有贈止菴祥老草書歌云嶧山碑焚石鼓刻書法變亂日逾難真行既略况復草忽忽不暇嗟無端時逢典午作者衆義獻妙振天鵝翰當年伯英更傑出坐使束帛來叅叅後來顛旭斗酒醉禿髮滿墨池枯乾揮霍歛忽鬼物泣變惟辟易心毛寒江南屏障盡一掃胡有邱岳圖青冊

桑門懷素慕旭技刻苦攻習飢忘食種蕉萬本繞甬室綠葉剪汗林無完書成千文世莫識但見秋蚓春蛇蟠年當英妙誠可尚白也歌頌人咸懼高開猶能踵其武追逐未肯行蹢躅但言潰敗不收拾爲文規贈昌黎韓禪師只今爲鉅孽上與閒素爭嶺屹錢塘山水甲天下秀氣毓子爲梗楠十年不出筆成塚山中老兔愁難安公孫劍器諒莫狀郢人斲堊曾無癡大書特書選人俊欲罄越楮并齊統晴軒小試烏玉玦雙龍隨手掀波瀾援毫跌宕縮萬騎陣勢詎獨驚俯觀榮感振迅不可控中途駭馬回金鞍常時展玩

淨慈寺志

卷之六

苦無厭臧棄何翅如圭璫我欲山中使不移尋石爲倩良工刊願師勿置缺門限從他須索來千官縉紳相與嘆莫及便欲奪去加巾冠厭聲已播不知息箱篋盛貯光爛爛雪霜載道歲云暮能許冥頑來借看又過南屏竹院聽清遠滑公彈琴與勉略二公登天鏡樓俱有詩別見

趙和字雲翰祥符縣人生有異質襁褓時遭元季兵亂母抱匿林莽間有虎突然至母懼棄諸地虎熟視而去不敢近稍長游郡校當暑夜寢覺舍羣狐採蔕葉作扇爲狂拂暑其曹相歡呼云趙尚書苦熱吾輩

莫得憚勞和聞之私喜後至禮部尚書洪武壬申淨慈殿且以監寺智罄負於國稅并擅披剃坐法逮及住持道聯聯以例請五臺公與聯有道交之親公時在任遂以聯名奏聞上命驛詔至京加慰勞顧問至再奏對稱旨勅任大佑國云

胡濙武進人其父夢僧持花一枝相遺孕而生數日有僧至家索觀父抱示之濙見僧即笑其家問故僧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濙後仕至禮部尚書正統五年八月淨慈照菴宗靜以祖芳聯禪師塏銘屬公公慨然遂爲之銘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三十四

楊復淮南人大理寺卿宣德初與簡菴賡爲方外友賡以徵脩大典賜賚甚厚及歸南屏鼎新像設賡歸寂後七年公因其徒如意千里乞銘遂爲師銘其塏朱鏞字廷用仁和人仕參政成化間與淨慈古淵智源相善源以住持倡新寺宇開堂說法四方禪衲奔集參請常數百人公謂師實有功宗鏡者矣遂爲作重脩寺記及師化後復銘其塏嘗書師有詩云梧碧楓丹映曉霞秋聲一夜起兼度身隨孤鶴凌霄遠心印空江片月吟自喜神龍潛咒鉢莫嫌怖鶴繞袈裟年來透徹無生話壽量應知證法華

李昂仁和人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弘治四年至南屏嘗爲古淵智源禪師遺像贊曰此淨慈大主山吉淵源公之問像也少從至人於千佛寺中晚悟大道於羣仙會裏其行已直而無他也澹乎不自謀而雍雍乎其有以坦乎不自異而要乎其中止其立心正而無他也大乎無不涵而恪恪乎其無倚凜乎無所容而溫溫乎其容與建佛閣於千佛寺中初不見其有爲表經按於珍珠寺裏略無動乎容止中天竺爲諸山之統宗而殿宇諸廊煥然於領任之初大淨慈爲諸刹之領袖而殿廡詹廊粲然於經理之始已而嘆曰吾道初行吾功畢矣曷歸乎來於是即南山之傍結團瓢之址行身而居恬然以處樂乎哉此源公之所以爲終始也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三十五

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餘姚人七歲時一胡僧相其面曰此兒跨龍阿翁海日笑曰老夫狀元及第各位非薄這龍未可易跨胡僧曰不然跨凡龍者終是凡兄若君家兄能跨石龍所以爲作其後陽明第進士仕至江西巡撫平宸濠晉位尚書封新建伯世襲謚文成且從祀於是乃信胡僧之言非妄公自鄉舉時讀南屏後身像渾忽覺主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遁

登至錢塘謝病居淨慈成詩六首南屏之陽有洞以公名嘗建天真精舍於龍山之陽卽今勲賢祠也

田汝成字叔禾性穎敏博學強記流覽百家言覃心作述爲文沉涵穠都有東漢齊梁風尤善爲記事書纏纏多雅致兩爲督學使者盛有文譽嘉靖初同黃省曾五岳理棹尋南山下淨慈寺循宗鏡堂左登絕頂披險西討各賦五言古風二首著西湖游覽志行世杭士日弘德來揚聲藝苑者汝成爲最

黃省曾字勉之吳郡人博雅工文詞嘉靖初同田叔禾遊南屏遂就居焉自稱五岳山人瘦骨輕軀涉險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三六

不假筇策湖山之勝足迹幾遍談形勝窮狀粵妙歌咏隨之著述數百卷行世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晚號弇州山人太倉人嘉靖丁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公任本省按察使時嘗游淨慈有詩公嘗作壽禪師心賦序曰心賦者何永明禪師壽老所著也梵語爲質多耶又爲波茶震用語爲心佛之所謂覺覺此而已真心之外皆妄心也天竺古先生說法四十九年至竟無一法可說未覺則萬語不爲多覺則一字不爲少嗚呼是何壽老之言之多也夫亦爲學人地也當四十九年之說法一法

而諸經異名諸學人者尋名而徇之則益遠矣壽老之爲此賦欲使古先生之所說無法而非心學人能覺此心則無心而非法其采聞若博而爲辭若詳然以反說約耳文而以韵者何古先生之爲教也多以梵音作哀慈響俾人從聞根而入道中國之爲學也始托文字而傳焉夫聞根之易於見根也壽老益知之矣故一切而攝之韵俾聽者精於聞入而誦者有味乎言之也夫此賦傳而學人指矣爲真者吾知免矣其以識爲覺者則不能無隱憂云天下求佛於佛而馬祖示之曰卽心卽佛然又不免求佛於心而復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三七

破之曰非心非佛夫非心非佛之教大行而卽心卽佛者爲真得也嗚呼悟此而後可以讀壽老賦哉苟悟此而何所讀壽老賦哉昔宣律師註楞嚴使那咤入兜率印證之慈氏而後成書余無可印證者證之心而已公又書宋學士集後曰問與僧無心有問永明壽禪師日行百八事毋論精神疲於應接卽自予至亥盡廢食寢盥漚之晷而爲之亦有所不能過後又偶檢宋學士洪武以後集十二年得文千四百篇永明神僧也問母論也學士握文柄特自耳順而踰從心縱游亦斷輪不礙方寸亦寧無管髮累而

優然自如吾三載來五更起焚誦不過佛道經數卷
應酬文字不盡却然亦不能學士五之一而日來心
氣損耗成疾爲子弟所苦禁亦自種種覺之乃知吳
門白馬之喻誠非妄也因題數語於學士集後不勝
貧子之嘆

陸樹聲字與古號平泉又號解空居士華亭人官少
保禮部尚書究心宗門年九十七談笑而逝嘗爲壽
禪師贊曰稽首智覺稱大雄震根卓穎超神童諸佛
海藏固無極法華經藏猶難窮師當能言義已竟誦
感萃羊時跪聽長爲監守靡國儲捐生贖生奚憚誅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三

臨市悅豫如登假人主感悟釋其械不獨刑逃世併
進放生猶覺度生高如來所有一切法唯師一身爲
總括彌陀爲塢願無疆一一塢放無量光佐彼慈尊
白玉相能令堪忍知西向師於別峰稱佛名螺貝天
樂空中生宗鏡開田照異域高麗王者遙屬目金線
伽黎紫晶珠黃金澡瓶執贄殊異國冥都兩傾注十
方皈敬想如是

馮夢禪字開之萬曆丁丑會試第一人自秀水移家
武林以高曠絕俗不容於時爲祭酒時有厄之者遂
飄然歸隱西湖築快雪堂孤山上嘯咏其中公精人

餘陵海內名士無不型門投簪爲祭酒引拔後進皆
成名士世比之郭有道詩類謝康樂文類蘇長公制
舉業有剽技二卷與錢陽灘唐荆川共傳其超妙入
神獨開宗傳則前人所未有也晚製桂府貯書載歌
姬春花秋月遨遊西湖竟月不返公精心內教弘護
法門性喜延接僧伽無賢不肖率欣然引見嘗至淨
慈與寺僧大整輩登慧日峯憇蓮花洞語話終日亦
時與雲棲老人虞長孺僧孺兄弟黃貞父葛水鑑諸
公結放生社流風餘韻照映千載知者皆曰公爲白
太傅蘇長公云是時司理徐桂字茂吳餘杭人博雅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三

工詩尤長咏物喜畜樽養書畫稱賞鑒家祠部屠隆
字長卿四明人歲歲來湖上入放生社賦咏甚富皆
夢禪同年一歲俱卒公有重建永明塢疏曰瀕湖諸
梵刹淨慈最勝淨慈諸精舍萬峰最勝萬峰南枕慧
日東連宗鏡堂迤西羣峰羅列巖洞哈呀未易名狀
相傳永明壽師課法華其處近世起法華亭以識舊
跡而木朝尚上孫太初舊隱亦在焉今脩竹塢卽是
玄津壑上人者幼耽五字擅雕龍之技長登講座有
義虎之稱既而迴馭家山乃心堂構念湖雨佛法寂
自壽師况家傳宗鏡此爲結習之所而畏壘丘墟尸

視靡托其何以酬法乳隆孝思且昔釋尊舍利河言
王碎七寶爲瑠流布無方漫令吾祖全身竟爾湮沒
以是因緣遂得之於夢寐而無心道者將無同罔象
之獲玄珠歟噫壽師化於七百載之先末後全身爲
夜燈之舟又不知其幾春秋而鑒公稱雲係重揭慧
日於方旦如優曇現若見若聞靡不快然寧堵波當
是檀那施心湧出又安俟居士臚傳諸方哉定知金
錯炭餘則壽師影堂屹然太勛舊隱之地使吾儕往
來禪藻有寄從此湖南萬峰之勝又增數倍燈公之
功大矣哉公有題詠見形勝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四十一

李贊字卓吾閩中人仕雲南姚安太守致政不欲歸
閩僑寓楚之麻城自度爲僧其學無所不窺識見高
邁頗近於放而尤精於禪學公有題壽禪師勸後語
曰禪師自爲餘杭小吏時卽已勤脩淨業矣以勤脩
故愛惜一切生命而不忍殺此尚爲尊佛教誡然也
乃以不忍殺故遂克之以至放生又以放生故遂克
之以至買放生又以買放生故復又克之以至
於監守自盜買放生生命犯極刑亦非之夫始之以不
忍殺而極之至於自殺益寧自殺以成就吾不忍殺
之初心此所志矣雖於理有所不宜勢有所不可然

觀其志不可謂之不深信淨業者矣夫不殺者特佛
一念耳脩行中一事耳猶尚如此餘可知也如此而
脩則又何事之不可爲何功之不可就何佛之不可
成何彌陀之不可見乎上品上生聞君致禮固其宜
矣脩淨業者元有折攝二門釋迦爲折彌陀爲攝又
有欣厭二門唯厭此生故唯惡捨之而不得唯欣彼
生故自然見佛而不疑若余者謂其不知厭惡此生
不可也謂其不知感激諸佛折攝之恩亦不可也但
以禪師之心觀之余尚爲貪戀而不捨者耳師生上
品余又不知何品矣幸而止有九品設使却有百千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四十二

萬億品余不將爲百千萬億品最下之佛乎是可成
也然則脩淨業者斷斷乎不可不以壽禪師爲法而
以余李卓吾老子爲鑑而自戒矣抑余唯不能自戒
是以敬錄勸脩之語以時觀省仍奉事禪師與天台
智者於上方庶幾雖不能比於二師之萬一或可比
於閻君之朝夕禮拜皈依也余又願人人皆宜如閻
君之敬禮設像焚香於晨朝而讀其書也
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別號嶽菴居士會稽人萬曆
己丑會試第一人丁未夏寓南屏時大鑿得永明壽
禪師舍利於棒莽力謀建塔結集永明道蹟一卷公

爲之序曰衆生之情處處執着菩薩教化處處破除如嬰兒疾病爲乳所傷良醫審證止乳與藥疾則旋已又病久困爲藥所傷智人知之遣醫罷藥患亦隨愈然不妨乳有哺養之益藥有療治之功止乳是權而藥奪則餓死者必相藉矣遣醫是變而倒遣則沉痾者必無幸矣三乘對治者療煩惱之妙藥也衆善齊臻者養法身之乳湏也滯之則礙正知見故菩提達磨而降皆絕言思以止遣之廢之則乖圓融門故永明大師嗣興渾事理而以身範焉大師法眼之嫡孫韶師之真子妙契單傳親蒙記別然禪宗不立文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四十五

字而師樂說無礙百卷河懸禪宗呵斥坐禪而師跏趺九旬鸚鵡巢衣祇禪宗指決唯心無他淨土而師經行持念角虎示人禪宗但貴眼正不貴行履而師萬善同歸勤行百八所以抑虛濫示之隄防導因地趨於極果真金出冶盛作莊嚴大海吞流不辭滄滴真祖位大成之聖法王金輪之尊者也大師示寂後塋於大慈山院曰壽寧圮廢湮泯趾歸俗士淨慈僧寮公者夙懷遺蹟慕詢求於恭莽中竟得改刊緇白瞻禮如重霄餘慧日再見金謀於法堂之背建宰堵波用嚴供養併棠緝遺事附以圖贊曰曰永明道蹟

傳布四衆於戲洪波曰浪靈骨其存澤比湘南瑜祿

無改育王七寶古佛一錫於木添香前共看眼目

袁宏道字中郎號石公安人壬辰進士官吏部考

功員外郎公冥心曠懷度越塵世深於禪學善談名

理歎吐戲謔皆寓機鋒庚子嘗寓南屏之淨居時筠

泉逆公築師殿成乞公爲之記曰淨慈僧房唯蓮公

房最幽僻路迂而與由寺門至房中可里許夾路多

古木雜卉正而與藕花莊相值背法華臺余弟小修

曾與蔣蘭居談禪寓此余今歲同陶石簣方子公看

花西湖凡三往返皆居焉來未始不樂居未始不安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四十六

及去又未始不衷回增戀也何也他僧房多香客及游人婦人往來喧雜若公庭蓮公閉門謝事一可喜也僧之好淨者多強人吃齋余不能齋而蓮公復不強我凡鍋甌瓶盞之類爲僕子所禮亦無噴惟二可喜也禮蓮池友虞長儒僧儒三可喜也解法無法師氣能詩無詩人氣四可喜也余弟最粗豪蓮公不厭余惟狂僻多詛誕真高使氣目無諸佛蓮公不以爲妄五可喜也大好與好未必相值蓮公之可非袁生之喜幾乎不彰亭則居居則樂樂則安安則徘徊增變復何疑哉所可愧者余作官不能要一錢作客不

能見一錢名離檀越寔無半文可布擬欲向大游中
在官者爲之分疏一二而罷官之人頗親其薄幸不
能爲力樂師琉璃光如來將謂中郎爲何等人哉雖
然余他生倘得成多寶佛將散恒河沙金作布施用
酬今願他佛不願成也蓮公記之此地傳名淨居菴
今屬寺堂一置藥師像丁酉五月落成堂之後爲諸
僧念佛場也廂房二僧散處其中樓之下向左右小
淨室余偕居最久偶因蓮公索記信筆叨叨如此語
語似戲字字逼真後之君子觀斯記噴歎笑歎又
爲君暉慧鑑募脩靜室疏云淨慈有聖僧二其一余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四

不知名亦不識面貌每日以沉湎爲功課凡所得斗
米尺布盡以沽酒酒酣則拳兩手相角左勝則左手
持盃飲右亦如之或拈草束木椿相對嫚罵或唱或
吠或作官府叱喝之聲或爲皂隸坐復跪跪復坐喧
呼不達旦不休室中一破窻一折脚床經年不見人
唯酒盡間出一幕化而已寺僧惡之甚子獨喜之呼
爲酣聖夜深無聊嘗與諸友穴窓竊聽以爲樂其一
卽碧暉暉若老嫗兒童呼爲碧婆持具斷常不飲酒
愛登山雖孫宮鬼穴務窮其勝嘗從子於人曰白嶽
以此知之性喜收茶俱賓客聽經三期入西洞庭一

登大台二涉潮音洞三余嘗戲謂暉他時見閻羅脚
色甚好看閻羅決定饒你暉然之以此一意行脚雖
其履歷與酣聖大不相類然身心輕快無室無徒頗
亦同之近日始有教之脩淨室學坐禪者余謂君暉
自此多事矣昔余鄉有一匠篋中常貯數金錄居二
十年無日不飲酒驪歌余作秀才時與之爲浪友後
因年饑有諷其娶妻者匠利其言少取之不一二年
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糊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
君暉爾無以菴爲若悔哉暉贊眉曰是是然此諸檀
越意也暉不敢拂告之居士長者共樂成之雖然暉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五

若無菴他日余輩過西湖安得好茶是可菴也夫是
可施也夫

論曰自昌黎考亭昌言排佛而身逢掖者挾之壇坫
口梵唄者指爲闢提噫二公之於兩大不啻重其人
與書乎豈其水炭睽而枘鑿迕也余謂釋門檀護凡
三種有嚴瑜廟供慈芻力闢波旬者是外法護有清
除壇宇檢飭緇流陰祛蠹賊者是內法護有集陰蓋
離斷常嚴淨毘尼弘範三界者是自性法護惟護自
性乃真護佛法真報佛恩雲門正令一行貴圖天下
太平何啻莊嚴七寶哉又惡知昌言排之非執戈衛

之也余惡大拾潘者之曉曉耳雖然喝佛罵祖是向
上事藤條竹篋引竹楊夏定之類不問今之住持皆
天榜中人乎必具天服乃能得其龍蛇第四十七非
法制限戒豈當率爾犯之與木頭無異耶今有一問
吳越王之幾殺庫吏與偈禪師之欲棒迦文是同是
別於此能下一轉語足可披善權大士位提八部矣

武林孟養志鄒之惺嚴

調御間啟祥鄒光胤嚴

武順嚴勅同校梓

四十五

內山志卷之七
著述

叙曰昔人著述藏之名山載閱墳丘名勝斯著山水
之有著述如必有雲漢林有葩卉澤有龜龍羽有苞
采蓋交映互著云著述有二靈踪瑋跡爰成紀載治
情麗境遂矢詠歌使人讀其詞如見其人如遊其地
斯亦山靈之所護呵文獻之所擔藉者矣南山度壁
代有錢劍述形勝者歸形勝述建置者歸建置其無
所歸者如玄鈴白拂潘素訓復並著斯篇俾由玄者
全其歸者極其極夫亦昆田之屏玉璫也

次紀著述

偶讚

永明示衆偈

延壽

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喫懶有省

修顯

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頂笠腰下包清

風明月杖頭挑

荅宋理宗問住山

至愚

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

祖九重城裏動龍顏

永明壽禪師生辰

惠洪

西湖水生洲渚失南屏雪盡茶壺集新春歸來誰使
令臘殘遁逃追不及死生難分後先際古今不與絲
毫隔平生說法如雲雨說得分明唯此日

南屏激水偈

蘇軾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信杓頃報盡而止止不先平
於以觀法

呈馮太尉

道濟

削髮披緇已有年只同詩酒是因緣開看彌勒空中
戲困向毘盧頂上眠撒手便能欺十聖低頭端不顧

三賢茫茫宇宙無人識猶道顛僧迷市屋

寄淨慈平山和尚

清瑛

領破蹄穿五百牛南屏寺裏一欄收皮毛換得光生
了拽把拖犁再起頭

自淨慈退院謝止菴過訪

智及

散席歸休愧老蒼匡徒行道任諸方百年寄幻依雲
麓午夜傳承憶確房笋蕨藏時挑殊有味杉松手植已
成行春風短策勞相過活計都盧爲舉揚

悟藏王淨慈耽滿還吳

今古何曾有悟迷南屏柳 布毛吹山青雲白光明

藏鵝噪鴉鳴小艸詩十里平湖秋淡淡三吳歸路黍
離離莫嫌送別無分付又是重安眼上眉

送淨慈書記

大訥

達摩來東土瓦甚大乘罷紛紛荆棘滿人間不見優
曇一華瑞德山不會未後句剛道屢頭啟其意洞山
五位孰正孰偏臨濟三玄非同非異上人鐔津流千
古崇高致注書期扶宗風月多才思徒翻轍雲上九
霄驂騶墮地志千里自見西湖九十翁從此湖山洗
空翠領徒行腳過金陵背觸竹篋吾且置莫學黃龍
弄爪牙壁開滄海飛金翅

送淨慈經藏王

丁菴

鄭峯深處曾相見一撥虚空成八片雖然補綴得完
全未免三頭并兩面君談禪令我談道議論胡爲能
恰如西風老桂吹天香大地山河明萬景君不見茶
陵踏折溪上橋跋驢脊迅騰雲霄至今萬象露風骨
低者自低高者高橋李亭前重握手拈得鼻孔失却
口笑把如來藏裏森撒向時人不知有咄

贈淨慈明藏王

宗門有體復有用後以智拔先定動棒頭五岳落呼
噪唱下千江乾洵湧即今拈却棒與喝全與何妨亦

全等戴角擎頭與麼來幾箇死中能得活維揚道友
真個奇天台藏教難窮廣揭開宗鏡照應利竭洞壁
月揚清輝昨霄爲我當一宿說到無言心自足撥轉
船頭歸去未斷絃誰把鸞膠續

送淨慈拱藏王再參蔣山正宗

經頭一字無人識作者相逢拱而默懸河四辯一時
乾八萬法門空寂寂湖天雨足涼氣浮翠波蕩漾風
颭颭話嘿商量不到處拂岸數聲黃栗留剔起眉毛
眼如月老我何須更饒舌東歸令見鍾山翁自有生
機爲君說

送淨慈慶侍者還山

大千總是如來藏宗鏡高懸空萬象赤指一躍透龍
門平湖漲起千尋浪老僧急卷袈裟角看汝青天飛
雪覆朝生便是鳳凰兒笑到松頭千歲鶴

贈北礪簡和尚

懷海

桶州骨冷不容呼正始遺音掃地無一代文章歸北
礪十年梵語落西湖人皆去獻遼東豕我獨來看星
上烏春盡閉門無恙否楊花飛作雪糝粥

淨慈純總持開佛眼光

惟則

破一微塵出大經湖光山色舊圖新鞋花爛爲

錫慧昭問萬象春三世如來開笑臉五湖禪子襲
芳塵紀綱教法能如是大抵還他過量人

送淨慈別流經藏王歸湖南爲乃師築牛和尚

建增

我也不會說禪釘椿提觴三十年禪也不會說我赤
眼烏龜喚作紫微稀南海老波斯牙齒生來半邊缺
拍盲爛嚼虚空渣吐作炎天三尺雪洞山麻三斤雲
門乾屎橛枯來一處看不覺腦門裂何似別流提更
別銀牛之子金駢骨蹉跎踏翻西子湖拔出塵尼藏
中楔三世諸佛被渠橫吞口縫纔開雷奔電掣此行

懷海

五

歸去靈雲山要向懸崖削壁上磨出先師金剛眼睛
却把爛腰都屏盡臨行求我下轉語我無語千里萬
里一條鐵

淨慈信藏王求和

南極

世尊拈花僞尸相草將謂脫體風流認着盡成顛倒
四十九年說一機全家活計都傾喪末後猶言一字
無留得些兒渾不當作有說作無說總不是渠儀展
長舌盡展掀翻水一湖晴好雨奇無間歇耗甚
討直實箇事從來非得失拄杖頭邊活眼開萬法何
須會歸一

聯長 以鈔齋僧淨慈求語

炊無米飯飽諸方百味豐饒取意皆真道孟孟無把柄下僧毛孔盡吹香

松泉首座淨慈職解來別三偈 景隆

慧日峯頭足壯遊平分風月闌玄猷永明宗古無今

古湖水當門一釣舟

老懷無事卧林泉之子重來為問禪少室單傳無一

法送君歸上渡頭船

臨流移步跨船舷高指扶桑興浩然欲別殷勤猶細

鳴萬鈞任重永流傳

虎丘深侍者陸淨慈藏王命和

三呼二應斯言甚深不在內外何處求尋生公石前

水澄碧澗慧日峯下鶯囀上林喝後承當未為作者

言前領意纔是知音掀翻大藏小藏扶過即佛即心

淨慈暉藏王請和

着南屏籌室地英豪奮發氣如虹驪珠決得三千

月華藏掀翻十二重丹穴鳥生騰作鳳禹門魚躍化

為龍壯年正合與高志大振揚岐祖道隆

悼同菴簡禪師

文離史

失機山流伏一壺千鈞法道重清都斷絃絕響人難

鏡高懸世已無天上風雲多變化門前湖水舊

人生出處誰能料試看陶公放牧圖

還淨慈明侍者回東山

梵琦

南屏山中五日泉人有神通并妙用可憐辛苦賓頭

盧無時不赴檀門供就令侍者托鉢歸眼上不惜長

長眉問渠扇子在何處臨風更索犀牛兒犀牛兒怎

描貌王維筆下丹青海西湖烟雨漫漫遮藏日出東山

露頭角

送淨慈妙藏王

龍河老師巧方便再索侍者犀牛扇永明門前水一

湖忽然迸出摩尼珠扇今珠今俱颺却瘡病不假醫

馱樂好箇翔空五色麟如何絆得黃金索活潑潑明

落落無限清風滿寥廓

送淨慈道藏王還景德

黃面瞿曇不動舌纖纖四十九年說葛藤往往往疊成

誰畢竟天無第二月一林近日離南屏幕劄問渠有

甚甚經只麼默然又手處青天白日轟雷霆龍滂老龍

灣老叔侄相忘情更好鎮海明珠待索時與他領出

桵

送淨慈首座還日本

山頭月祖龍溪上水月既來此水亦不往彼

水月交輝時萬里何曾隔一絲不女裁成火云

布泥牛踏斷珊瑚枝有佛無佛俱是誑卽心非心盡

同謗教網高張未入微宗門直指還流浪所以道正

法眼破沙盆古今此道喧乾坤黃金滿國難酬價付

與休活的骨孫椿庭提起百雜碎不要被渠相負累

擲過那邊更那邊尋常只守閑閑地便與麼實奇哉

諸方大可咲嚼飯喂嬰孩但恐空中釋梵來雲華又

爲無心開

送淨慈海藏王

永明門前一湖水更有荷花香十里三世如來說不

到一太嚴教提不起禪和未許亂承當却是虛空解

舉揚塞却耳根何處聽舌頭不動語琅琅諦觀堂上

老師偶勿以區區情識會昨日下午今日晴張公喫

酒李公醉

谷清遠禪師

吾在僧中龍爲人施法雨根雖有利鈍心本無差互

壁立萬仞表青山常獨露誰言師弟子此事須密付

不會禪抄書亦非祖處處是道場何勞辨能所

送淨慈顏藏王游廬山

拈起一片木葉移來一座廬山古人真實相爲且勿

區區往還着草鞋拖拄杖游州獵縣極意妄想若是

出格道流必然別有伎倆恁麼中不恁麼擊木無聲

不恁麼中却恁麼敲空作響欲知廬山高更聽廬山

謔百億瞻部洲都屬入秋毫東西二林在山北自去

達公標勝蹟結社同修十八人臨終盡向蓮花國南

明歸宗開先萬松棲賢羅漢慧日六剎相連五老峯

明月泉香鑪獅子金輪玉淵遙看瀑布不可近遊雪

崩雷崖石穿千樹萬樹青松交加屈曲一篋兩箇白

鶴戴舞鵲蹁跹滿地嘉花美草隨時瑞霽祥烟何消事

宿開口但管森羅說禪不是長行短偈亦非直指單

傳草五宗之舊轍掃諸祖之顏傳針眼魚吞六千只

扶桑人種陝西田

奇勝微和尚

流落似孤蓬君西我復東二三千里外一十五年

老去頭毛白寒來樹葉紅所期盤石上松月夜禪同

寄東嶼和尚

相別於今八載餘君臣徒衆我間居白雲流水乾坤

外莫不相親在奇書

送聞禪客歸淨慈

鎗其唇劍其舌劈面機電光掣蕩二三直指之流遂掃四七單傳之落葉爭如默坐解空人一字當年不曾說諸天讚歎復雨華千古清風動巖穴聞禪聞禪歸去來草鞋根斷空塵埃南屏幸有舊泉石何妨日外雲滿堆

悼淨慈逆川和尚

宗泐

六十八年安樂法十萬八千非去程無古無今頂門眼執常執斷世人情葛藤何地孰能起設利落饒鏗有聲萬乘臨軒蕭遺偈北山猿鶴亦哀鳴

智覺禪師

道衍

化旺南屏孰與俗誦經萬善妙嚴身徑登上品蓮臺去直得聞王敬禮勤

圓照禪師

延和殿裏開宗乘人主稱為福慧僧報盡西歸登上品非惟名字續傳燈

大通禪師

儼臨千象吼如山道譽揚揚滿世間不是底承圓照後須知杖武向西還

王爾潤法師

妙入台宗解行圓化俄四教演無邊限修十條成三昧不上青蓮定白蓮

還俗勝仰松淨慈祝髮偈

祿宏

數年佛殿憂延一瞬魔宮震肅即非新起規模原是本來面目

鏡蓮偈并引

法聚

昔永明禪師示衆云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此實宗鏡直指苟非悟在言外則未易升其堂也淨慈綱上人禪師之法亂也退居湖上見蓮花出水惘然鏡中若也遂以鏡蓮自號

復請發明於天池老人老人日子固見其似是而未

知其所以爲宗也昧其宗則取象分別觀影失真焉免演若之狂然道非情謂要以譬喻得人乃作偈以贈他日視余言爲眼中金屑則其升堂也亦庶幾乎止水湛心淵洞寂開圓鏡灼灼實蓮花莊嚴劍諸行頓悟佛法種汗泥出清淨因花煉乃數果彰香以證丹苞紫金臺九品含聖孕亭亭翠蓋交主伴恒相映文藻資所薰菱波蕩空瑩香飄祇樹行根力乘戒定妙有起永沉色空謝華競披衲不知幻妙相成見病永明有三昧得肯須究竟

爲一山居士點示鏡錄

方澤

慕源當軒照膽寒曾經撲破自團圓永明依樣描模
出依樣知君已善看已上情

永明壽禪師像贊併序

惠洪

永明智覺禪師乘悲願力示生震旦傳佛心宗爲法
檀越其家名辨才學者依以揚聲論議言句浩如山
海余漁獵其間十餘年至其妙處輒能識之如鷲王
擇乳無有遺餘蓋嘗自忘鄙陋欲追禪師逸駕爲之
伴侶以遊十方國土作大佛事尚未晚也稽首爲之
讚曰三界種性有萬妍醜生順死逆夢夜想畫付復
靜慧年未惠洪
無間聲度垣牆肯依末那戲論成就而末那體無作
無受譬如空華實無而有一念了知光明通透我如
是見無有錯謬是爲心宗佛祖授手執振頽綱秀傑
奇茂稽首永明月臨星斗

又

惠洪曰予初讀師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
貌狀必枯瘠危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眉目秀拔
氣和如春味其平生如千江之月研其說法如禹之
治水孔之聞韶羿之射王良之御孫子之用兵左丘
明太史公之文章嗚呼其乘悲願而至者也

永明壽禪師生辰

教乘法檀越宗門禪判官今朝裁不得推出與人看
看看夜行只管貪明月不覺渾身露水寒

水菴真像投子清公求讚

師一

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脇不至席深入禪定
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帛
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真道人也草木騰煥傳子陋質
炷香請贊是所謂肯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影壁自讚

道濟

面黃似蠟骨瘦如柴這般模樣只好投齋也有些兒
差異說禪不用安排

真像沈提點求讚

遠看不足近看不像費盡許多工夫畫出這般模樣
眉如掃帚一張大口不會非言只會吃酒看看白頭
常常赤脚有色無心有染無着醉眠不管江海波渾
身藍纓雪風塵桃花柳葉無心戀月白風清笑與歌
倒騎驢子歸天嶺釣月耕雲自取磨

淨慈湖隱濟公像讚

無競齋

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荆棘林既遇公開眼眉毛
剔結鼻孔捺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

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退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清歡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爲濟顛者耶

東嶼和尚真讚

行端

明水大羹其純淡也渾金璞玉其粹溫也揚迷塵於海底摘楊華於火中其妙而不痕也西丘三世之重南岩一門之秀賴以獨存其祖肩擔荷之功尚何言也

真像淨慈行堂請讚

智及

眼生三角頭削五嶽心性急如絃宵中無點惡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南山白額奮全威天魔墮落

截斷妙喜葛藤掃蕩永明糟粕却憶老盧公辛苦在

龍翔確嘴花開劫外春千古高風動寥廓

智覺和尚像讚

以心爲宗如鏡照鏡一塵不立羣機普應風吹波浪日照光明欲識玄旨翳汝眼睛心外無法鏡中無像我述讚詞敲空作響

晦機和尚像讚

明本

面如臨濟三角心似妙喜空廓坐斷大雄峯高踞慧日關自徑山而仰山肯受尊卑之束縛是風動幡動心動黑漆竹篋難奈泊

真像淨慈道清首座求讚

頭石上青松底鼻直眼橫元不是住幻住卷觀見來大似白日迷人鬼

孤峯德禪師像讚

古春

襟懷秋爽笑語春熙金鸞銜五芝之秀白鶴覽九峯之奇火烈星飛煥出金剛之鑽水清石現坐斷瑤席之池五百間清風爲之淨拂一百卷宗鏡足辨妍媸急流勇退大用全施各盡四董揮塵而訶斥佛祖五福燕飭閱世而壽至期願昔在南岩曾接誨辭冰枯雪老復觀容儀定慧圓明照今古聯芳續談百千枝

大通本禪師讚

黃庭堅

前波法涌後波大通大通法涌澈底澄空圓照願海千漚一寶圓通法流滔天沃日三世一念十方現前銅崖鐵壁不可攀緣見即彈指差過萬千大則偏圓異位通則真假同源觀者着眼是傳非傳

淨慈竹菴和尚讚

宗泐

同年同師同道未免變曰爲皂檀板合無孔符箏扣相酬恰好爭觀管月橫空或謂白門生肇兄已遷化他方我尚隨俗顛倒今朝展像如生讚歎相成悽愴南山白額大面放出不用淺草拈起缺疾藥椎擊碎

頂門一竅永明宗旨孰異孰同黃龍三關非玄非要
長渚岸頭舊話行祖父田園解克紹

全室泐禪師讚

宋 漁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
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
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捷之必死殺活機類金
剛劍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孚遐邇詔陞京剎名謚
朝綸風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於萬乘之尊雲漢
昭回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玉音召對於紫宸
屹中流之砥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爲十方禪林之領
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淨慈希古和尚像讚

士 獻

德貫幽顯學該內外南屏寶樹陰涼北闕恩光盛大
氣排山岳簡飛六月霜風力振臺綱名重兩京冠蓋
能潤澤乎萬物者法雨霽霽可保障乎三不示者慈雲
鶴鶴嘻紫衣寵謝圖浮白藕華開清泰普下宗鏡堂
早赴龍華會

永明潛禪師讚

圓 復

疑疑法苑孕靈河嵩空華嚴相紹法眼宗名聞開府
見玉致恭永明祖令景日常空

智覺禪師讚

佛無異法取舍不同我以一鏡照彼三宗甘露所灌
淵流莫窮宜爾異國翕然嚮風

寶相臻法師讚

維南有山天設翠屏師講其下鬼神來聽法戰之勇
氣肅千兵坡言不泯尚爲典刑

永明壽禪師讚

株 宏

永明佩西來直指心印而刻意淨土自利利他廣大
行願光顯於萬世其下生之慈氏歟其再生之善導
歟

永明壽禪師像讚

馮夢禎

天神之於形也猶春在花枝春殘則花謝神往則形
徂劇工如宋人鑲玉爲獅或混其真似其如化工無
工千葉公嘗工畫龍見真龍而怖走寫生固不足以
當生而况無生乎壽師爲像則不然譬夫摩尼神珠
非色非空非生非滅亘耀幽顯雨諸珍寶觀至幽若
冥界衰殺生類如閻羅恒展幘以投誠知師深證無
生以無生生相度無盡衆生而無度生相斯爲永明
師之妙相歟

永明壽禪師讚

真 可

古今釋教相非性相相忌久矣唯壽師宗鏡錄括三藏會五宗故其卷以百計學者多望洋觀師陞坐直拈西子一湖柳向當臺風動波起日照明生道是禪是教是性是相比量非比量唯識非唯識一涉擬議便入黑山鬼窟非永明旨矣況諸宗義學筌蹄乎後之覽宗鏡者具隻眼始得

永明道跡識 凡三十二別格更通今祇存九

金門獻賦

黃汝亨

爲依佛耶自獻金門爲宗儒耶誰名沙門賦心賦神東躡西升吳越之師清泰之君齊天中天之壽壽無量而無名名可求今彌勒入補處以稱尊惟儒與佛不隔一塵

斥鷃巢衣

金學曾

壽師在天台斥鷃巢衣一事此定中不思議境界與如來鷃巢其頂相似非淺忘識盡心同木石者未易臻此卽如鷃就如來影中頻無驚怖豈莊生沙鷗之喻耶余未達其境不能贊一詞惟不能贊一詞然後見禪定不可思議之妙也具眼者以爲何如

泰依蒙識

吳之鯨

法王開法亦資法力如空鼓風若助之翼詔師示識

法緣夙植靈鷲宗風南屏主席竹祖祠孫世食其德大劫不壞緣緣空寂薪盡火傳請同慧日

聖後蓮花

洪思

心欲生天夢想輕舉心存佛國聖境冥現夢矢識者得財夢棺斂者得位此處世出世念慮正倒之有徵也師行道感斯瑞應夫普賢爲萬行之師蓮花表一乘之法豈師之功階真淨果證妙圓之先朕者歟

神人護懺

鄭之惠

師懺衆生誰爲師懺漫漫長夜千古不旦九原可作玄珠有榮魏巍華臺悠悠法藏恍惚見之手蓮牙象

密承甘露

江鏤

若云有法難脩試做三年之攻苦若云有脩難證試吞一滴之甘涼斥鷃成巢現師定體三年一日也雄兒立化現師慧體一滴千江也夫是之謂妙法

淨慈開山

虞淳熙

門外一湖水堂上一輪鏡鏡中西子妍湖裏菱花映錯認涉人重重法眼便增翳病若箇永明旨誰爲智覺境牽回長耳赤癩兒驚起灰心五百聖

古佛互證

陶望齡

羅千燈於一室那律不能分其光合萬派於滄海姿

竭不能別其濕諸佛法流智照恒如焉之師也非同現同非異示異揭古今時切爲旦暮死生人我爲俳優知此法界一相無相之旨寧有餘蘊哉

降伏神煞

袁宏道

是國匪穢吾土非淨門前湖水實灌汝頂惟乾矢極燒煨一丸輪轉不停斯羽翩然憫彼頑冥貴神借佛窟離溺罷而成骨穴何以示人金鑰馬麥

智覺禪師讀并序

大壑

永明大師不思議人也以不思議人示不思議行惟後世刻畫其跡譬之紛列群葩固彼太虛寧能盡其

量哉宜乎大衆諸傳所載脩因果互有同異也空虛

學者從同異中橫起疑情故總合諸傳據其始末行實凡三十條目曰永明道跡仍給其像并錄古今名

賢傳謬用梓流通使同信向因知無相之跡不越是相有所悟入耳復合羣務首贊以偈曰善哉導師乘

宿願輪示羣穢釋投地悟親妙蓮華土信解實鮮師

當乳髻誦不釋卷相彼羣羊蠢蠢異生亦感慈化馴

臨市曹心獨道遠王慨宥之世以是逃天柱入定九旬爲除斥羣巢永國師深龍標法幾闢萬善同脩瓊

花冥授神人夜投復遯金華坐忘道樹大士乘通淮

以甘露自是咸稱香象義龍羣魔視魄七衆追從雪

費千尋危瀕萬仞一喝之餘夢孰不醒驚顧既荒狼

洞僅存六環繞振百廢具興慧日宏開五山首寺浩

劫永明聖皇所賜師子爲座宗鏡飛光無法不攝靡

心弗降夜達別舉不遑寧息螺貝佛聲互聞國邑經

彼崇臺日演三車虎應覆記天爲散花彌陀定光一

佛兩佛性汝長耳雄師饒舌風廉異域遙使來皈繼

之問道霽推雲驅建大法幢功超萬鐵遠障狂瀾永

寧越國恒以淨業攝念往生極期坐逝仙樂來迎靈

號既資香薪亦煥現設利羅過身鑿砌杳杳重泉夫

誰知音與魔羅主觀影歸心埵埵標奇驚技流譽一

月千江無來無去偶逢金骨迎返湖濱正猶窮子歸

依所親剎剎塵塵在在處處願此流通寸衷如是

銘跋

淨慈遊谷雲禪師繪銘

陸游

佛照禪師有劄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

雲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爲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

入鄉校穎異有聲既冠游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

悟入後聞龜峯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

堂祝髮徧遊江湖至吳見鐵菴一大禪師爲侍者一日室中問國師三嘆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侍者三應又作麼生師拂袖徑出鐵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依之及佛照教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堂中第一座佛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唱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尤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卽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盧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盧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虎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降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卽捨衆其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焚無遺宇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衆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囊登金惟恐居後其期年廣殿速廡崇閣傑閣益愈於前日矣於是上爲親御書輪皇憲日關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衆曰慈烏狎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踏着臨行筆就

茫茫一八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身殮於寺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十九歲度弟子四十有奇學者集師門七會世師初欲以佛殿屬余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等以西堂可宜禪師之狀來求余銘適余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懇款余爲之嘆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爲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說力爲之堂成而魔果作遂去陰陽之說拘而多畏然其法本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矣矣雖爲道中終爲不足信也又師在淨慈道火患緣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可稱善知識直游戲則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烏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繼圓悟妙音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猗歟雲公自儒承晉爲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圓悟四世而近龍象蹤跡獅也或造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其游亦於

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具殆未盡譬如觀海測
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淨慈明辯正宗廣慧及公捨銘 宋 濂

沿蘇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
者以攻翰辭辯器物爲尚雖模位稱大師亦莫不皆
然自宋季以迄於今提唱達磨正傳追配先哲者惟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蘇
之吳縣顧氏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
及入海雲院爲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並進其
師嘉之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
館撫之如已子使其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官家講
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亮爾咲曰一真法界圓同
太虛但法言辭即成廢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
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
文直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公起嚴張謇公翥危
右承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爲樂師微露文彩珠
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者雅

之同袍聚上人呵言子才俊矣若此、
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燭所謂黃
作何見解師舌嘿不能答即歸海雲

目不交 訖者逾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機
用彰明觸目無礙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涉
偏執於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謁寂照瑞公自列其
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罷期師聞言喜甚因勘辯
之師隨語而答畢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泰會
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藏主室
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釋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
湖聲光燁煌頃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浙江行宣政院
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眾手持
香華百里驩迎如見諸佛師爲陸座說法不翅大器
樹建旗 鼓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驛刺普
悉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戊戌浙江行省左丞相達
識帖穆爾燕領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
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還糧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
平遺風 轍之普慈君子恒謂過之永相猶謂未盡尊
師之道 辛丑之秋復請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亦不
辭而往 風動四方考德者愈衆亡頓男子瞿範日嘗
盤飧王 厄者厭之羅衛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
爲通哀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奏
二府白其寬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載

有樂極而泣悲者 皇明龍興癸丑 詔有
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面實居其首以迄
不及
乙卯 賜還穿隆山山即海雲所在也戊
午八月 心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月
日行茶 呪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齒
牙數珠 不壞遺骨紺澤積青現瑞色舍利散羅交殿
於上是 日其徒大約十餘等藏於所居山之陰寶盛
分爪髮 歸徑山下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
八年爲 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
人師長 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空威令嚴肅其下無
敢方命 故所更百屢具與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
如春風 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以爲賢爲錫
今號云 師在天界時海雲禪閣其緒論於其後也上
首弟子 普慶住持遺新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
夫圓明 妙性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
已而說 經雷動鸞驚風行草偈者爲明此性也諸祖
不得已 而忘總總其技未直探其根本者亦明此性
也性在 是則道在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爲
然至於 師表當世者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類以資
消玩其 去佛祖之道遠矣有知師者可不表之

以爲東南龜鑑哉師出世時穿隆山石夜走及普
慈神降於人述師清嚴之狀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
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不敢勦人也銘曰華梵
諸祖所了唯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象芸芸靡不
苞括肯捐全軀而局一髮奕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
大小無礙無拘術與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
山涌一旦易慮而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漸芬系吹葉
之零飄墜庭所仰視青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證諸
傾師機終交觸劍戟嗟嗟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
含微白石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提以取聞者斷除
空華由其見疑轉識爲智未幾落紙亦第一義方獄
大臣遣使候迎陟於南屏惟德之聲名山列五首曰
雙得匪私於師東南龜鏡輕侮小夫偕不自懲敗皎
白璧何憂蒼蠅風騰波激萬辭差惜是非既昭重瀝
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聲今師之旋卉木含榮世緣
已終微笑而滅舍利如珠懸於紺骨末學競奔曲藝
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
仰之誰敢不勉

淨慈孤峯德禪師塔銘 宋 漁
古者任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末有崇厚

位焉遠乎宋季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
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生華彰者
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殆猶仕宦而
至將相爲人情之至榮祿復有所增加繅素之人往
往故豔之然非行業復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
此瀟於淨慈禪師之事頗願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爲
孤峯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與禪
恒落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鷄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
爲鷄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
月而生在童幼兒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天童
淨慈志
司藏慧明師諸叔也見訶之曰童子不知頌詩讀書
癡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師奇之林至
鄞縣金鰲院俾給酒掃之役時師年十二矣起五載
得度爲大僧爲橫山錫公弟子已而詣五臺受具足
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天
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鰲來曰金鰲山高多
少曰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爲期
竺西一日陞座舉世尊拈花之草師於眾中聞之忽
若有解遽造個以呈竺西竺西領之而師弗自是也
復扣淨慈見晦機照公晦機道價傾東南漢其門者

如瑠晦機見師至問曰什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
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衣喫飯還認自己否師
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抵
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頃虎協應而了無障礙
命歸侍司繼付藏鑰令掌之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爲
國師師送之海濱而竺田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
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處之竺田上堂敷揚正
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詳詳誘誘技音聲如雷
師不覺慶快羣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嘆曰人
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
淨慈志
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駁則翻閱華嚴大
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各稱日聞寢不可掩行
宣政院請住松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
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坐十
五夏煥鍊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爲之興廢補壞
綱大不遺帝師之令眷授之圓明定慧之號嗣以金
湖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遠寄且爲
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之
道場閱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鉢四出造祖師
堂暨伽藍神祠而家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方將大

施營造之功會杭之淨慈唐席江潮行省丞相康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之一非師不可居周請王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可爲矣逮入聖朝師以老年謝歸道場竹林菴一日示微疾成其徒曰吾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水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母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茶毘勿令四衆衣麻而哭也言畢索紙寫頌一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不壞舍利羅累出灰燼中某年某月建塔瘞靈骨於東園所學者後四年其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頂康公所聚羣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坦請爲塔上之銘嗚乎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死出歿無數矣何者爲名何者爲相何者爲真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爲定乎銘勿作焉可也雖然師之行業復出常倫致位名小垂芳當世苟不有以顯著之則無以表大法之寄慰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而勿銘銘曰我親禪那之所至卽是一乘圓頂旨其中無二亦無三真體無餘悉玄妙祇緣根性分利鈍所以造育有異同曹溪而下分五家震動鐙錫獨臨濟至今子孫如星繁就

淨慈寺志

卷之七

三

持大法使弗墜如師說白金鷲山歷抵諸方苦叅叩孰知柄鑿不相投東西遑遑競奔走其後乃自音聲入却見泥牛闖入海桃花開時春滿塢更了維花六相義文彩漸彰不可遏出世說法度有情四遷直上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相終然變幻如雲烟盡付闌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虛空虛空無盡難名言苟加讚詠遇且惑太史述辭鑄白槍不過欲慰學子思有無雙遣入玄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 宋 濂

淨慈寺志

卷之七

三

寺聞知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爲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蒞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翁聚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爲中丞尤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尚布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闢之法清遠咸得與間之反覆參求益探其闢與其學於是大造形諸篇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嫺之跡沉宜盡歛精明自然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謹曰此文中虎也清遠志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

淨慈寺志

卷之七

三

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厲諸徒衆未有對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鶴橫秋日無留行全悟振威叱之衆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向之歆慕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志也全悟漸歿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曰十餘年接人非不夥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泐爾汝其懋哉宗泐字季潭今天天界寺主僧也寺即故龍翔云全悟旣示寂清遠肆爲汗漫游見虞文靖公

集於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於瀏陽一公問其雄辨縷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於舅氏者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帛延主會稽之賓相未幾還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兵燹相仍之際爲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淨慈禪林虛席四衆一心復請爲主持會儀曹奉詔設無遮大會於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京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任山時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所惱召門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遊是月之十

淨慈寺志

卷之七

三

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日齒牙曰鉢塞莫日室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附葬爪髮塔之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王名山者某等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清遠善鼓琴同袍以無益風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五莖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爲尼以相依清遠舉大法

以開導之其歸恍若有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歸竟與家人別生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嘆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嘆息而去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之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渭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十又九僧臘四十二云瀟關世間萬事皆可偽唯死生之際不可偽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當世非有證人見虛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蓋亦若斯而已瀟長清遠入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拘不暇以宗乘相叩擊今九原不可作矣其入室弟子報國道謙持自爲事狀同鍾山德璣以檣上之文爲諸因略其細而撮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銘曰大慧正友七葉相承焜耀鏗鉤以文華稱文非徒文殿若爲體其本既弘用則自偉譬諸雲氣暎映日光東西照之霞縹錦章所以達人兼治弗察黼黻折衝莫非佛事堂堂渭師結秀之姿庭槐有知應在瑞芝既抵碩師日交替組文彩聲明一時彰著人見其粗玉貫珠聯我窺其精說法熾然持此應緣隨時順逆飛鴻度空

曾無一蹟報身已滅大火方融合利燥爍夢生其中却是三德熏修所致世間萬物唯此無偽靈明上通所遺者文因文而入不限見聞山色溪聲皆歸實相於此見師是謂無妄梁渚之墟變增觀魏惟舅泊甥先然聯輝山石可泐川流可息此人天師永保貞吉

淨慈順公逆川庵增輝碑有序 宋 瀟

瀟自切至壯他聞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爲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順世而去者多以檣上之銘爲屬哀遲之餘諸習皆空凡他有所謂譁峻拒而不爲獨於鋪叙悟緣評隔梵行每若不敢後者蓋欲表嚴若之勝因啟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圓辨禪師者瀟安得而不銘諸按其嗣法弟子行圓所造年譜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也有翁嫗清修日業既歿蓮華現門屏間師之大父母也翁生道更娶妻氏屢至哭子其情不勝哀乃望智者大師像事之一夕夢僧頂有圓光逆江流而上招婁氏謂曰吾當爲汝之子及歸而有娠師既生美質夙成年五歲即從季父學季父引生徒渡溪抵萃墅師力欲相隨季父怒麾之遂已而溪暴漲季父生徒皆溺死然自少不喜齒髮

脩然方塵外趣婁氏弗能留七歲俾依仲父慧光於
崇興時舍稍長受具戒於天寧禪院其父亦樂修淨
觀俄離俗同居精舍中精舍將圯師即勸眾力葺之
時年甫十八君子固知其為適用之材暨習法華經
歷三月通誦其文慧光尤寵之使出游永嘉無相院
覺源禪法師愛師俊朗悅其為嗣會橫雲岳法師大
弘三觀十乘之旨於水心法明寺師往而受其說眾
推為上首居亡何走鴈山雙峯不契所言復走千佛
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生御講請師為綱維之職
軌範為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相無常嘆曰義學

淨慈寺志 卷之七

三

雖益多間難禦生死即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
更承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恭鐵開樞公公圖悟入
世孫也授師以心要遵而行之似有階漸欲依公而
住公叱曰丈夫不於大叢林與人相頽頽局此簞鼓
中耶拂袖而入師下旦過寮潸然而泣或憫之慰曰
善知識門庭高峻拒之即進之也公聞其事咲曰吾
知其為法罷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
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
觀中因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
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

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
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烏
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
歸然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
非公不足依海走閩中見焉公偶出遊遙見師喜曰
我子今來也越翌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
耳最上一乘則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
棄前解專於叅提上致力則將自入閩與矣師從公
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叅擬坐禪榻忽豁然有省如
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
淨慈寺志 卷之七

三

矣公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口地上磚
鋪屋上瓦覆公曰即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鴟子過新
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解禮一拜而退公
曰未然也公披大裘鳴鐘集四眾再行勘驗師咲曰
未此辭之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為此一場
戲劇耶公曰要使眾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
師師一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
久之令掌藏至尋請分坐說法公既拍館師嗣任院
事非惟舉明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關驛道達
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集眾方賴之忽

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迎葉客渡江入淮禮諸祖
之塋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
返永嘉會王槐卿造報恩院於瑞安大龍山首延師
爲之主叅徒寢盛至八百指師建僧堂棟宇居之石
室巖禪師王江心豔師之爲復以第一座處師師
然而往未幾又以何山精舍棟宇湫隘不足以容衆
拓之爲大伽藍爲建大雄寶殿及法堂三門兩廡方
丈庫院之屬而塑像繪壁諸莊嚴事亦次第告完平
陽吳德大創歸源寺原後報恩之例請師開山師慈
憫心切亦不欲拒既至爲造小大鼓鐘魚板法器而
淨慈寺志 卷之七
叩擊之授職分班升堂入室皆按清規而行時東海
有警元帥達忠介公帥師鎮台遣使聘師入行府師
以達公方有事干戈絕之弗見達公慕咏弗置篆逆
川二字遣之師因飯囚戒其勿萌遁逃心卽重見日
月不久而赦書至周吳二四以師爲神其後山寇竊
發二囚寔爲渠魁所經之處焚燬欲盡歸原報恩以
師故獨存師終不遑寧處避入無礙菴又還歸原朝
廷爲降院額賜師今號及金襴法衣師曾不以爲悅
悉散其衣孟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爲爐折竹以爲
箸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塋雄鎮一方年久將壞方叅

政勅嘗戍其城欲賦民錢責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
力竭起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見
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
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
陶甕拾材若神運鬼輪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
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咲趣辦七成既粗
完其下仍築塋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日風
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口塋終
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
酸珠之類日就月將闢楯洞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
淨慈寺志 卷之七
猶天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工役弗與焉辨章
燕只不花出鎮閩省道過東甌夜觀塋燈熒煌知師
所造乃謁師問道并談般若經師用漢言而置解之
辨章甚悅顧謂左右曰西天諸師授我以密義尚不
能相協今聞逆川師言則心地開明矣亟呼舟同載
入閩宣政分院請師住東禪廢刹不一載間殿宇盡
如門廡森如庫藏燁如博上以設諸像梵容穠冲各
隨相變現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畢功之日省院堂府
諸官與大比丘衆共落其成師則曰未也復覽東南
二門通達若干丈營福城東際花藏海南叅初地三

以坦墻縈紆其徑路而馬牛無自而入補刊開元藏經板仍印施之其可以弘濟人者無不爲也先是淨業慶成東報國船塢寶月松峯諸寺兵燹之餘莽爲荒榛福遠行中書將籍其產於官師言於辦章獲仍其舊辦章欲開大藏專經於家或以几席什器難具辭師令浮屠一百七十人爲什分辦於各刹表以題號一時畢聚仍書爲圖使按圖序次列之給役於飲饌間者亦更番而進每以鐘鼓爲節後先不紊辦章悅曰使吾師總戎則無敗比之患矣師俄散財如

淨慈寺志

卷之七

歸原時恬然而退辦章留之不從會雪峯虎席辦章強師補其處師不得已啟行未行先鳩工師二十人往拯室廬之欺側者既至絲毫之費咸自己出繙素莫不從化有徐子剛者據寺之安仁莊收粟萬斛聞師至亟輸還之部使者素驩自負通榜最寶積二經輕視諸人師以關鍵詰之欲往而去已而思還溫方參政具船迎之千佛院災無有起其廢者師彈指頃千佛閣成未幾前門左右廡又成俄東甌內附師潛居林泉若將終身江心蘭隱述禪師市材於山欲建萬佛閣而年老力不勝遂以屬師師起而應之亦不

日而成且爲砌釋迦寶殿創解脫門以至崇堂經室無不具足勅師採材於山道經昔安院院燬已久唯山門巋然烟山中師見之笑曰吾爲爾移山門爲佛殿何如衆皆合爪指謝之師爲撤瓦輦至故基一毫無所損徐取寺山之木重完僧堂而後返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與其列陞座演說聽者數千人駕幸臨恩問備至號爲一時寵遇竣事還錢塘清遠渭方王淨慈舉師以爲代師初不從繼而嘆曰所貴沙門行者隨緣應世何所容心哉乃振錫而往淨慈當兵後凋落殊其師

淨慈寺志

卷之七

承還鄉召匠計備竭其筐篋而來欲大有設施而諸僧負官通者係累滿庭師爲之出涕悉代償之會中朝徵有道浮屠以備顧問衆咸推師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世壽若干僧臘若干二十一日闍維於聚寶山獲舍利無算得其法者曰文顯曰興富曰某其一卽行圓於是持靈骨而歸建塔於某處以明年某月某日藏焉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於世大雄氏之道不卽世間不離世間焉可岐而二之我心空耶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

自妙性光中發現荷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亡埃風駭溺焉得逢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極座旣已說法度人出其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知專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銘曰大法雖無外今收攝在一門玄漠不可象今視之儼若存了不分精粗今無對乃爲尊若涉有情見今寂然成羸虧理事本不二今縱橫隨所之渾極造大同今徧照光陸離東甌見休徵今蓮華出屏間異僧佩圓光今逆流蹈波瀾玄符旣覓拔今何能滯塵寰我我天寶山今鑄鐵爲關扉齊迅一朝入今窺破生死機盡洗結習垢今真體露巍巍方知有爲相今不離無爲宗彈指幻堦廟今毗盧樓閣同因敬乃生悟今自外而廊中歷坐古道場今手執青楊枝甘露恒四灑今餐之甘若飴木石被霑潤今談玄分五時大明麗中天今佛日同輝照所資生育功今欲使陰冷消爰集清淨衆今梵音撼海潮唯師所說法今無耳亦當聞一言歷耳根今千劫不作塵天光下照囑今恩寵何便香卷舒每隨時今孤雲本何心生滅已

兩空今遺蹤選難尋勸辭在中林今振德無古今

淨慈無旨禪師授公碑銘

宋 漁

臨濟之道十一傳至圓悟而益盛圓悟又五傳至寂庵松源兩支分時譬諸南北二斗爛然在天光芒參列瞻者目眩由是子孫布滿四海之內執法輪樞機晝夜弗停大法昭明若親親世尊於耆嶺山一切有情無攝授可謂極光明盛大者矣有如無旨禪師授公則松源六葉孫其授受分明證悟真切梵行有足書者入室弟子文郁不遠千里持法藏大師壽公所爲狀來徵銘狀文淵懿而無誇辭是用據之以成序序曰公諱可授無旨其字也一號休庵台之臨海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蒿藜不與之齊然慕空王之法視塵空膠轕若將溺焉年十二卽思捨族而去時季父仲智爲僧於同里石門寺乃往爲驛馬仲智奇其風骨亢奐俾至越之九巖從萬壑觀公游授之內外典皆了達大旨十九得度受具爲大僧已而嘆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耶竟杖策而出徧歷諸各山下語多不契復退潛一室加澄靜之力久之參普覺明公於靈隱靈隱列在五山僧指盈萬其門庭

嚴峻未易叩擊公直入無畏問答之頃疑情盡釋覺
以其俊爽欣然印可之特命充堂司公不復辭振翠
綱維四眾悅服尋還石門白巖貞公主真如禪師
公制行之堅延居上座助揚法化聲聞煒然騰縑素
間元重紀至元六年出世大雄山之安聖執香自叙
實上嗣普覺之世人信之無異解閑五年遷隆恩又
二年補白巖故處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坐十
三春秋百廢具興山門爲之改觀公凡四坐道場皆
不出乎白境諸方欲倚之以爲重競來聘致漠然若
不聞作休庵於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曰

淨心寺志

卷之七

五

此卽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 國朝洪武六
年杭之中天竺寺以府侯之命起公王寺事入勉強
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勳耆相與謀曰此大善
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耶率衆邀
於道擁居其位公屢却之不聽色頽然不怡時當歲
儉問道者如雲棲帳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
擊鐘推集衆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搥鼓而退歸卧竹
院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右
進觚翰請書偈公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
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時八年八月十一日也世

淨慈寺志

卷之七

五

壽六十九僧臘五十僉留七日顏貌不變用闍維法
從事齒牙貫珠不壞設利羅光色晶瑩如金銀水晶
者徧滿於地見者聞者無不哀慕太息其徒自肖等
歛其不壞者并遺骸歸龍塢而藏焉公儀觀確碩識
見復卓其於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專法席皆迫
於不得已會 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事或
勸公求微以主名山公笑而不答然其所蒞之處不
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筆其獎習新其規制使可貽
於悠久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得其法者則某某也
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四方先已傳誦不俟
刊行平居遇物咸咏率出入意表自省與文介類爲
十卷公戒勿示人亦不敢流布公之言論屢行爲當
時推重至於尊賢尚德推已及物尤非人之所及黎
林孰不能言之茲可畧云嗚呼大雄氏之設教法門
雖廣其所以攝妄念明真性者則一而已因根器之
或不齊而誘掖化導之方不容不異有若思惟脩之
道與期生安養之功咸能拔迷津而升覺岸者也是
故先德恒並行而不相悖宗照壽公得法於天台詔
國師圓照本公傳道於天衣懷禪師二公薰修淨土
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不誣今吾

授公瀕歿之際又踟躕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
主正淨慈者也何其重微而疊照哉當必有其故矣
昧者不察強謂觀念之未能忘於形跡乃好誇過高
之論非事實也於是直書其故使知佛法無二致以
爲後來者之勸銘曰能仁立教廣開度門萬別千差
終歸一源禪那之修曰祛忘意觀念之勤亦依真住
均爲攝念奚分異同一心既昭衆法自融所以先德
內而不外破妄顯真蕪行無礙公由幼齡挺然弗羣
有慕空宗留神竺墳法海冥茫屢形嘆息掬沙算之
數何能畢持智慧刀斷其繁維入荒洞然不懸毫絲

淨慈寺志

卷六

安養導師實我依怙一塵不立卽爲淨土空有俱息
能所亦捐至無念處三昧現前出世鄉邦四占淨域
化熱惱場入清涼國黑白散豔如渴思漿飛錫所及
熙如春陽脚踏濤江來赴天竺中道要遮奪去何速
南屏草木大根大莖法雨普霑耆耆皆萌俄結雙趺
稱佛而化金臺來迎白光交射何以驗之見於茶是
設利續紅光如琉璃龍華之阿有埵如笏琢石鐫文
爲世規準

淨慈德隱仁公埵銘

宋 漁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用七寶造埵爲作銘

記名曰達舍婆陵迎有埵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
道專行崇其歿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
晉宋以來嘗間一見焉碑版煨燼始盛於唐宋之際
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塋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
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件繫得悟
出世之因來徵埵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漁不敢辭
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發之蘭溪人父端母楊淑
貞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住依金華寶
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號秋潭嘗主閭之蒙山於人慎
許與獨以遠大其師俾習讀東晉西竺諸書師性真
朗卽能領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
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鄰院智有住山了
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明之孫丕振臨濟之宗師往
造焉入室問答機鋒遞相奮觸電掣雷奔義公命爲
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利所在必求諸尊宿
以證其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陽輝公方主湖之道
場豔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
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南楚說公召師分座
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
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月江印公在育王雲

淨慈寺志

卷七

外岫公居天童座走四方見之相與辨詰無虛日微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浙水西相徃於各山水間達人勝士日遊衍而激正法旁及於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訥公爲最密風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峰淨土禪寺辦香酬恩實歸於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戊戌冬大明皇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已亥春幸智者禪寺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尚虛特詔師主之一坐十五夏唱道

海惠寺志

卷之七

四

之外小大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燕居於寺之西麓日潛菴將有終焉之志庚午年丁未處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詔之南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其行從客問師曰佛法有重輕耶曰否曰佛法既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耶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者學碩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各挹深飲醴嘆咏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爲急時有化主安淨者

頗有人緣施者靡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王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師忽示微疾於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承端坐而逝雖富貴暑寒色不變其徒用茶毘從事收骨還塋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壽六十有四師風指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達學行之士輒敬之知賓師縱無億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故教授仲申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聯纏纏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於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於世其嗣法上首智者志父景德原昭云云所度弟子慧建云云濤竊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欽故出其輪下者多內衷誠慤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範澤衍需於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既因之得法見其真實可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南雖以百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者從可知矣晚蒞南屏道價益重終然如魯之靈光奈何緣業

海惠寺志

卷之八

四

僅止於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濂與師交者頗
久歸爲序其靈靈語以傳復書其事俾諸論其不
可知者不敢妄意而歸入之也銘曰大辨之門總攝
羣機棒喝交施騰旋雲飛誰爲之孫乃克小似奮迅
直前是真獅子大方巖巖高峰莫攀一彈指間衝破
命關寧記集雲分席雙徑出世西峰大施政令繼遷
靈源芳泉可蚪灑以楊枝普潤焦枯聲光四達爭相
旋致百越之區亦來交疏南屏崔崔名列五山龍鬼
護經非賢孰干四眾驩呼迎師往往旛華塞塗觀者
如螻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發方真一雷盡驚我法
淨慈寺志

卷之七

十

將隆我緣已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寶幢之仆聞者
心推翠竹黃花亦若茹哀實際如如哀則何有仰瞻
中天白月在斗

南軒銘 并叙

釋契嵩

南軒在南屏山之直北其山相去也不數百步倚軒
而視草樹雲物秋毫不隱雨霽山光清發碧照枕簟
夏之時景風飄飄不挹自來冬之時正抱太陽凌爍
寒慘客有紆餘閑散無所用於世得終日俯仰於其
司往往襟抱軒豁神氣浩然若外天地而獨立夫上
之達觀者孰不肯得所適事苟可以正思慮便吉凶

悔者不害於道雖茅茨土階不爲陋也陶淵明云嘯
傲東軒下聊復過此生豈非得所適耶南軒予客舍
之後楹也威師不以不肖館之於此會事欲引去念
南軒資之全愚似得所適雖主人以事役之猶且趨
命況辱其以德義接之又豈可與南軒輕離銘曰顧
南軒伊何偃仰躊躇我吟彼美彼適我愚我與南軒
相須

題淨慈寺上人荷香亭壁

西湖氣象不並他處朝暉夕靄點澹清瑩無時不好
山嶂樓閣金翠交映荷花戰風芳香四散薰然乍壓
淨慈寺志

卷之七

十

恍若異境然人心清濁感物乃爾而爲道者安得不
擇其所居詮上人諷經詠詩習草聖書散荷香亭資
湖景而助清心慕道之興可見矣熙寧乙酉季冬二
十一日潛子題

題諸師遺墨後

無愠

右古田方山東嶼無見秋江五大老遺墨五紙今鴻
福葵季則長老得之於其伯父王思晦處合爲一軸
求予識其後此五大老皆吾鄉前輩尊宿當元之盛
時雖出處之迹稍異然其道德聞望流播江海之間
不相上下古田方山唱斷橋之道於南屏東嶼白石

林之道繼之先後數十年輝映叢林何其盛哉無見居華頂追躡高卷之風秋江居松岩又與華頂角立矣如華頂之火壘松岩之活埋末後光明盛大近代不多見也予生於諸老後道荒德薄荐罹患難慨想高風遠度深有愧焉聊書以識

跋松泉和永明山居詩後

古春

宋汴京曦法師居慧林忽於定中見大金蓮花題曰永明寺宗本其他小花不可勝數皆禪師化人也因而往彼脩敬問曰師乃別傳之宗何得題名淨土耶師曰雖迹在禪門而常脩淨業耳是知淨土之說吾

淨慈寺志

卷之七

五

佛宣文於竺乾恒沙諸佛贊揚於十方傳至東土慧遠法師首結蓮社普勸僧俗以爲功高易進此法門最其後禪講諸師王臣士庶歷代名賢或文或詩贊頌之言盈諸卷帙浩若烟塵故永明壽禪師有詩六十九首慶壽獨養從而和之今松泉又爲和之其理該貫詞意俱高若不爲韻所拘者苟非達淨土之奧何以臻此然師平日留心經教曾纂華嚴圓覺楞伽三圖進於京闕又復成此微妙伽陀焜燿今古玉瀝金春豈非迹雖爲禪而常脩淨業者乎惜無曦法師定中見金蓮題名其上姑書此於卷尾云

題永明舍利卷後

岳元聲

世限多以老衲堅固子作奇特想根羆狻劣者益復驚怖謂是虛而不可憑之物乃始信生疑疑生証証奇生臭腐傳其溢無傳其常溢則傳之也妄妄語生大我慢不知黃面老子五色舍利亦家常乾屎橛行者政不必作揀擇想重增此藩籬也

永明道蹟小跋

孟養志

夫佛乘不可思議余安能以思議參其肯綮怪謗佛子其執幻相失真如者無論間有辨知解宗徒轍以超超自怙謂一微俱了安事工力此無間頑空大

淨慈寺志

卷之七

五

迷無異糞砂作飯卽此執無一念便萬縛千纏牢不可解矣永明大師先覺者謂彌陀應身彌陀卽無量壽佛也烏用百八事日勤勤爲蓋常住真心原無停住動而行之是妙真如體以法言則真實不二也有謂以勤脩復真性猶二言之也且夫師證彌陀果再世何爲以顯教也世溺頑空師以真實脩爲筏普弘濟渡則百八事之勤勤真以一心萬法萬法一心之肯身爲範爾師道跡法言種種今古開上讚歎不啻詳余持揭師勤行以證空相不二用憐世之以超超謗佛者

捨院題名後

李日華

永明壽禪師窅堵波與其靈斂幾毀於彌戾其一百二十代骨孫大壑既手出之又手營之一時宰官居士緇白善信才者筆墨富者金粟權者禁令健者筋力事有成謀而壑公未嘗募一鉢於民間也世之募者必先登善信名而後行檀壑公雖不募而善信名不可以不登則具貞珉以請須其功成勒之以瓊窅堵同固歷劫夫壑公不募而諸善信先之以檀諸善信無意登其名而壑公謀登之皆最勝因中互攝之妙用也余深爲之讚嘆

淨慈寺志

卷之七

寺志

題建影堂冊後

吳之鯨

浮渡既構竹閣清風穆如靈長復供金經貞珉不朽此南屏勝緣也玄津禪師擬於懺堂後增建丈室上供永明師像作影堂即以經貯壁爲金剛窟令見者聞者踴躍奉持功德無量楡葉可捐請自過士始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七終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八

著述

詩賦

淨慈寺謁圓照本禪師

蘇軾

臥聞禪老人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疎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客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閒欲問雲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

送淨慈大通長老赴法雲

寓形天宇間出處會有役淡然都無營百年何由畢山林等憂患軒冕亦戲劇我未卽歸休師能便安逸

淨慈寺志

卷之八

王城浦豪傑議論分黑白聖諦第一義對面誰不識師來亦何事孤月挂空碧是身若浮雲安可限南北出岫本無心旣雨歸亦得林泉有舊約何年挂瓶錫

訪淨慈孫閣黎因泛舟至孤山惠勤師院

白髮長孀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閒相訪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蘂嚼黃金扁舟又截平湖去爲訪孤山支道林

寄圓照本禪師

有年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饑疫故人往往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獨淨慈本禪

師學者益盛以詩寄愍云

來往三吳一夢間故人半作塚
墨然獨依舊社傳真法要與遺民度厄年
趙叟近聞還印綬竺翁先已返
林泉何時策杖相携去任性逍遙不學禪

寄廣慈才法師

趙抃

乞得鄰州樂矣哉雷峯菴靜此徘徊
浙江莫謂音書隔一日潮聲兩度來

臨安趙府尹見訪南屏

道濟

白石磷磷積翠嵐翠嵐深處結茅菴
煮茶迎客月當戶採藥出門雲滿籃
琴挂葛絃鳴素志窓開風拂罷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二

清談今朝偶識東坡老四大皆空不用參

湖中夕泛歸南屏二絕

幾度西湖獨上船篙師曾識不論錢
一聲啼鳥破幽寂正是山橫落照邊

滿岸飄花紅錦英夾堤楊柳綠絲輕
遙看白鷺窺魚處衝破平湖一點青

送淨慈大辨陵書記

虞集

寒梅的的西來意翠竹青青却外春
日出岩鷄山作霧臺空絲鳳地無塵
八年寫遍湖山好萬里歸來月色新
我在錦官城裏任白雲滿屋便爲隣

送陵侍者回淨慈

清琪

十里湖光浸六橋到時須着眼頭高
斷從風暖楊花飛不是鳥窠吹布毛

寄平山和尚

年老心孤憶弟兄中峯且喜過南屏
潏潏一派雙溪水流入西湖更好聽

別南山經室

惜屋雲邊兩載居晴原無事更携鋤
和香採得隣家菊起嫩挑來自種蔬
秋殿寂時山磬歇夜窓虛處野烟疎
明朝又向他山去何日重來讀梵書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寄淨慈上人

劉基

老僧懷渭字清遠曾讀文史三千卷
雪晴太白玉爲峯月出藍田金作嶽
少年挾策走四方要看蓬萊水清淺
燕山帝京龍象會璿臺寶林發關鍵
橫空鵬鷁激高秋縱轡驪騷逸長嘖
麗眉老宿皆震驚觀者解頤陪者報
奎章學士虞邵菴暗暗稱誇枯舌本
連床呖語到晨鷄走筆贈言何欸恣
轉頭霜雨四十年萬事茫茫不堪付
江湖簸浪客舟寒地爐宿火僧房煖
我來邂逅一見之憶曾相識嗟公謖
世士如公良所希方外只今還有限
我如野馬負數綸洛以羈縻知

必說老來耗老百事違況俾三廬宅愁眼甚欲眠依
白蓮宇其奈素餐非力報寄書聊復寫中懷白石清
泉猶未晚

寄新淨慈易道和尚

宗泐

十年高致在南屏此日開堂狗象情力舉藝林新法
令大弘乃父舊家聲吹毛倒握風雷吼宗鏡高懸日
月明千里何須寄圓相門前湖水帶霜清

冬日憶清遠道初二兄

夜深霜氣寒月窓皎如燭鳴鴻尚遯征孤鶴亦驚宿
念我平生親悵焉動心曲四明是何處蒼溪如在目
淨慈寺志 卷之八

異方詎能通遠道何由縮十年無一字信是如金玉
白髮漸欺人晤言安可卜

和復見心簡淨慈季渾泐公 高 啟

高堂鐘鼓毒龍驚曾布袈裟海上城廬岳禪師傳法
印道園學士許詩名幾趨北闕瞻天近獨坐南屏對
月明書到喜聞雙徑老雨花新散滿瑤京

贈淨慈沅師

張 羽

僧中麟一角尊宿過參來詩體得活法禪心如死灰
看雲寒坐石踏雪曉尋梅湖上經行處沙鷗見不猜

憶沅禪師

慧日峯前闕重來百感增空存黃面老不見白頭僧
遺偈書猶在埋名刻未曾有詩行已久何必上傳燈

寄南屏渭長老

蒲室傳心第一宗老尋古剎寄行蹤梵花偈就人爭
寫壞色衣穿自懶縫案上梵經皆貝葉手中談麈是
青松何年慧遠重開社來聽東林寺裏鐘

寄淨慈同菴簡公

守 仁

十月江城風怒號驚鷺驚鷺各求曹秦淮過客重回
首只有南天一鴈高

題祥止菴畫淨陽雪意

淨慈寺志 卷之八
我愛淨陽九疊屏芙蓉華蓋望中青誰將司馬琵琶
淚灑作寒江雪滿汀

寄渭清遠二首

徐 賁

自喜幽居接上方風烟野墅共相望禪邊梅老知僧
臘經裏蓮芳悟性香石爲彈琴曾作薦屋緣藏茗別
開房日長何處堪消暑欲借山中竹下涼

逍遙佛境居性相自如如說法神龍護傳經寶象興
乳花香積供貝葉梵天書一自遊方後春來出寺疎

裴玉軒聽清遠兄琴

姚廣孝

虛齋倚修竹七絃彈更幽欸如一葉落萬壑皆驚秋

依微塞鴻歸宵渺湘雲流無管月深聽濤然忘去留
與畧勉二公登南屏天鏡樓

歲月度如流江河作浪游相逢俱在客此日共登樓
雲氣千峯合香林一雨收只愁歸思促無復爲遲留

春雪有懷湛然師

德祥

東風游約近積雪閉門深興或有時到春應無處尋

柳藏初活眼草沒未灰心寂寞南山下茶烟出樹林

喜仁一初見訪

柴門不向小路開西阜山多稱不才拄杖前村新雨

過故人東郭買舟來藤瓢遠慰何多幸竹逕相逢第
淨慈寺志 卷之六

一起從此熟來湖上路莫教行跡有蒼苔

懋淨慈寺

張寧

到寺興不盡逢僧心自閑坐憊行未遂動覺靜相關

世事秋雲外浮生曉夢間重來是何日餘意滿前山

訪顧希古不值

不挹宗風又幾年欲分半茗却無緣春城乞食歸來

夜清夢應飛鳳沼邊

贈覺菴妙僧統

林碩

道人家住南屏麓繞寺青松間修竹天籟時鳴萬壑

秋野水晴添一湖綠憶從印帶領香林衲子紛紛聽

梵音蒲榻白雲隨定況半窓明月洞禪心袈裟宴坐

清輝裡振錫翻然驟雲起遍將法雨謝時人井底蓬

塵山上鯉黃金如意玉連環垂蘿爲幔松爲閣蓮花

靜植秋潭冷蕙草香浮古殿開伊予久駐霜臺節幾

度談玄覺情熱攬轡朝天已及期對酒高歌與師別

壽古淵源禪師

朱鏞

朝來爽氣滿南山秋入禪居未半間露濕梧桐添一

點星輝岩岫見雙鬟此心片月凌波瑩老我孤雲出

世間端契爐熏爲師壽千峯深處錫飛還

送慶大雲南還任持本山

李旻

淨慈寺志

卷之六

湖上招提隔市塵高僧古德著清真遠來京國聊行

脚歸去山林作主人宗鏡傳燈元不夜苦提有樹又

逢春八還十任應深悟且復逍遙景象新

秋夜同紫峽逸士雪江老僧輩十人宿南屏山

中誦通仙夕寒山翠重秋淨鳥行高分韻賦

詩余得夕字

孫一元

荒烟散不收殘山帶暹碧林鴉晚依依草雉時啼啼

斜光明不定居人掩荆櫺却來喜盡簪林下語幽隨

崖屋燈火青野蠶旋新摘豈無伏虎禪亦有飛鳬客

愛此小崑丘人世白雲隔願當抱奇幽烟言永終夕

南屏散步

尋僧微幽園景勝隔區景風竹亂不整水禽飛自閒
樹迥偶聞磬雲起欲無山殘日漁樵盡柴門影獨還

淨慈同彭幸菴憲副杭雙溪憲會謝雙湖大理

席上雷雨聯句

萬木浮元氣千山送遠秋大先聲幾失箸餘勢欲摧
樓卷衆鳥藏深樹獨龍起古湫雙晚風吹忽霽湖海
坐消憂雙

夏日周約齋大恭顧慧巖少恭見訪南屏山閣

薄晚雨霽樟舟西湖聯句二首

淨慈寺志

聽雨來松閣慧塵清隔市豪約湖虛雲盡入太天遠

意俱閑約潦倒復漁艇慧盤桓憐晚山約相看成一

笑醉和棹歌還太

日薄雲光淨太舟虛水氣涼約聞鐘僧立渡慧返棹

月催觴約天亦憐疎野太詩還任笑狂約山林與鐘

間樂處與俱長太

同錢緒山王龍溪集南屏 明秀

嘉會不易得兩峯幽興惟秋山迴寺下曉雨過湖來
風葉吟詩落岩花把酒開對床談永夜星斗動香臺
宿南屏大雪東院

松花作餅粉含香青蔓垂烟竹過牆堂上粥魚朝未
晏簷前燕語日初長藥苗培土蘭重整茶樹開園草
欲荒却愛吾師真了道石林跌坐歲都忘

春日携兒登南屏山 蔣山卿

下馬逢僧少看山出寺遲登臨仍未了去住本無期

疊嶂春雲合平湖細浪吹詩成寡耐和歌詠有吾兒

夏日同沈青門劉望陽李珠山遊淨慈集藕花

居二首 馬三才

南屏山擁寺卓錫自何年淨悟歸空地慈開不二天

雲流湖影亂池對搶光懸却怪蘇林外癡癡只醉眠

淨慈寺志

風飈移林僻晴窓翫午清交情同日永詩思共涼生

雲葉繁陰掩曇花鬱傍城逢僧一偈後轉使萬緣輕

藕居對月 洪珠

中天月色好誰看竹隸柴門半不關總關不忘依北

斗思家獨立咲南冠石林長笛橫秋浦梧葉西風下

井欄一住西湖歸恨晚木欄烟水舊漁竿

登法華臺 陳允宗

踏破松陰十里苔遠尋秋色到香臺山連古雪羣峯
繞水落平湖一鏡開僧住翠微紅樹杪猿啼清晝白
雲展登樓便覺心如洗沙鳥風帆遞往來

宿萬峯深處

方思道

萬峯雨歇青鞋濕石磴風高白峭斜幾向西湖尋佛
國寧知下榻借僧家林藏慧日天應近竹覆慈雲物
自華真惟卜居孫處士故園吾亦忘烟霞

題淨慈南山上人松石圖

文徵明

古石埋蒼蘚香柯舞翠陰不教霜雪損自負歲寒心

同周岐麓臺長宿藕花居

包節

湖畔乍逢驄馬使維舟相狎鶯鷺羣六橋水抱珠林
月三竺峯盤寶界雲岸柳藏窻侵座密園花隱窮隔
溪分況同僧院移蓮榻共息塵機理貝文

淨慈寺志

卷之六

十

宿蘇玉軒贈澄湛堂

豐坊

千巖萬壑玉層層夜半山腰見佛燈竹影掃窓人不
到蒲床風雪定中僧

古松圖爲英上人

英石根蟠千歲松萬峯深處閱春冬夜深出定敲清
磬聽法窓前起鉢龍

答黃白仲結夏南屏見寄

斯學

休夏青林白石邊題詩遙問病中禪懸知一片清涼
意上竺松風大井邊

丙戌仲秋二十五日同諸君子集淨慈寺西閣

時卓徵父光祿帳具徵名姬佐酒者十二人

卽席分體賦詩余爲首倡

汪道昆

鼓棹遙從絕島迴五簷漫傍化城隈雄風四坐披襟
滿爽氣千山倚檻來地主觴行光祿酒天人樂奏妙
高臺洛川宛在重湖上鄴下誰當作賦才

蘭亭舊沒越王臺蓮社新寬陶令孟杖屨並邀穿竹
人笙歌羣擁散花來青蘋噴雪濤仍壯白苧翻風日
乍迴莫以腐毫矜重客踈鐘雲外暮相催

從六橋過永明丈室訪我雪掌教出玉芝和尚

和韻之作敢爲附驥

宋旭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七

花滿長堤一望遙草齊風煖馬嘶驕春光未必盡
滂髮世路從教咲沈腰水上絃歌山上寺雨中楊柳月
中橋繁華自足成留戀何獨偏安說宋朝

乙未春日淨慈講圖覺疏鈔承劉方伯設供以

詩寄謝

孫宏

何來瑞綵動南屏佛國重開了義經千指寶分香積
界一官清沁玉圓城現身宛是初玄度弘道慚非禪
永明海內只今多早稿行看施澤慰蒼生

繫日逐逐城市中體爲之疲遂與二三同侶信

步出清波門沿大湖行人南屏山寺訪筠泉

遊公邂逅玄津法師坐精廬覓龍井新茗風
來南窓月吐東嶺快哉此樂可以忘世口占
短章聊紀勝遊云爾

屠 隆

喧喧城市中紅塵高十丈一入南山南情境輒還曠
涼風松下來圓魄波間上僧廬既清幽梵音復嘹亮
嘉茗甘露漿煩襟盡滌蕩轉悟人境非悲哉日流浪

萬曆乙未正月十五日蓮池大師受緇白請詣

南屏弘演圖覺三月四日圓滿恭送還山成

五言排律四十韻用元和體 虞淳熙

身倚南屏隱心將宗鏡傳杖藜過淨寺開藏惜殘編

淨慈寺志

卷八

十二

幸得多人寫欣看萬卷全聞揚須大士弘演憶先賢

誰繼永明日遙瞻迴耀天如公甘讓席楊尹肯辭筵

揚靖安先請講寂同講雲棲祖期開圓覺詮沿江入

山拜投地掩泥屐交口勤三請陳詞具十緣迴機如

有待應供豈虛延方丈都生草圓袍見性蓮

山並無穢此地絕腥羶但值獅揚塵何愁鳩化鷄況

師渝六十應早利三千近赴王城請新安佛國禪赤

欄葵樹覆金榜雜花鮮門外貂璫侍床前纓綬連藩

司作屏翰關令望神倦廣護伽藍大深居蘭若堅師

來上元節人慶下生年頓啟神通藏俄傾吳市屢城

東老母出食里病兒前戰戰魚頭客紛紛欲臂牽舊
僧仍落髮唐公久還俗故友願齊肩共赴山鍾鼎爭
觀慧日懸真須疑看殺耐可厭胡纏正雪僧腰沒膽

風客屢穿貝明金猶小香積突常烟剝落黃妃木乾

枯圓照泉龍歸偏坐蛇宣州慶本和尚蛇去敢留涎

張果來驢至持祝有此便降天王入夢憐虎除不淨

肉官購放生淵孫帝侍因等風請既關諸經旨還滋

衆福田孰忝裴相侶我聽伯牙絃返棹辭餘果臨行

散贈錢白雲披壞衲明月照空船推費天人力高同

佛祖賜銅輪元管取實地向爭先他日新箋就重宣

淨慈寺志

卷八

十三

淨土篇知爲不請友轉覺一音圓

贈心源住持淨慈

拂拭香筵拜講師筵前片地受君持曉鐘乍起東坡

入春寺常關西子候伐木早成三聖殿種蓮先得萬

工池紛紛莫漫求閑處看我山中禮六時

壽筠泉六十

放生社起甲午歲今年丙午盟還締首事大小兩司

馬繪圖祝壽增一個人間事事有因由說米因禾未

到頭直須仰天更察地雨露膏壤是等僑雲棲大雲

覆祝座雨花散後都稱賀賀自六十因放生高書滿

牛腰大此因蓮公種福田竭力迎師啟法筵乞錢
先贖門前水萬工池內湧金蓮無地那得長生稻無
公那得放生船公今六十宜同祝家童傳至雲棲牘
不言徵詩與寫生但云放生爲普福我才盡只俚
詞非偈非詩說性時雖說因緣俱戲論憑他魚鳥自
證之卿珠卿環非美報報公無量壽方好放禽齊作
頻伽聲放魚同詠佛名號君不見汝隣寶掌師住世
千年未足奇又不見汝寺永明老神棲安養坐寶池
我家素王此時正耳順知公耳根圓通證不遲洗耳
聽我非偈亦非詩

靜慈寺事

卷之八

過南屏草堂

汪禮約

俗氛何處解頻過草堂來愛客分香積移樽就綠苔
城雲埋古殿江南雨嶺高槐五月涼風甚虛煩河朔杯

曉過湖上尋壑分隱處

洪鳳

吳會行來勸南屏一扣關湖烟沉夜樹江月露
藤井鰲游暗葑田鶴隱閒前峯餘照在猶見鵲飛還
浮慈開講殿老眉緯真儀部復演曇花爲俱賦
此以謝

清淨慈門徧利塵莊嚴滿月紫金身頃從天鼓闢翻
古幻出空花罪福因脫印優曇開赤水流光且莫吐

玄津下場宗鏡俱非相須何言前薦本真

爲竟然上人題南屏圖

張壽朋

杖頭携有溪山在青靄白雲紫衣帶醉後脫落老僧
房誰知飛出西湖外西湖一夜雨冥濛挾得溪山度
晚鐘疊翠層烟渾似舊諸天還隔紫霞峯峯外何人
更何世千重萬重特幽趣且聽今夜有鐘聲須是南
朝當日寺

游南屏同諸君賦

王穉登

京洛風塵夢已醒相逢把臂入南屏蓮花處處翻經
寺楊柳家家帶酒亭城裏斜陽城外雨南山藏霧北
山青不須更向君平卜銀漢中間是客星

寓南屏玄津上人過談唯識

蕭近高

禪扉一榻靜慧遠喜相隨佛說青蓮偈人歌白苧辭
磬聲穿竹遠履齒帶苔移客送溪橋去前峯蘿月篩
同張西江秦仲虛集南屏

黃汝亨

別來歲片髮俱霜相向林中坐日長高客故應多逸
韻令君那得有餘香烟霞不禁山爲主咲傲何妨醉
是鄉雨過僧堂鐘磬寂頃令心地得清涼

同諸法友登慧日峯遲雪

獨立一峯上蕭疎萬木寒冷冷微霰集漠漠同雪看

來日春且至茲霄臘已殘空餘高枕在何處臥袁安
晚過南屏訪僧不值 秦舜友

懷君湖上山日暝猶出城出城月未起放舟烟中行
羅戶夜不掩月色蘿上生無人獨來往清露滴深更

同黃貞父張西江集南屏和韻

剡藤如雪復如霜詞賦爲歡佐日長黃憲不言心自
遠張顛霜醉興尤狂同人適至朋簪雅禪悅清分蓮
芙蓉殿角陰陰松翠落無風衣袂自生涼

程元魯携酒過南屏秦仲虛館 程可中

客來旋放竹間房與劇催飛水面鴈山頭寺雲深鳥
道波腥荷雨撼魚牀高題羅壁訓僧偈靜對珠林禮

佛光玉梳傳冰思雪藕輕絳猶覺汗如漿

湖南集同寅看芙蓉 王在晉

出郭欲何往湖上採芙蓉青冥淨雲氣淡蕩開秋容
相將貴游侶而有車徒從行過淨慈寺爲訪蓮花峯

攀岩且捫葛躡蹻還扶筇北岸縱歸艇南山間勸
俄然渴塵解曷有煩憂憊登高發遐想涉世憐

遠公已埋塋前代無荒墉閑亭任歸鶴衰草棲鳴蛩
時憐馬走倦焉知鷄肋濃情堪自爲適道亦人所宗

憂曠苦枯樺治人勞食糲長言恤時艱况復當途衝

何時一搔首日夕哦蒼松

南屏邀承菴先生冲宇年丈飲

南屏萬山碧雷峯半空起檜高聚樹林天落平湖水
綠柳暗成陰流鶯啼不止深居學沉淪曲檻待佳賓

翻經註經館杜門却車軌同人在於野獨行是素餐

清暇既殊俗煩喧遠避市一樽叙友情二老謬年齒

杭葦渡浩浩捫蘿越嶺嶺嶺初來日未午坐久書移晷

行携敝幽襟談言中各理湖光清豁畔溪聲沸盈耳

魚鳥時近人漁樵夜歸里忘機未枯寂得道悟太始

俯仰孰與倚浮雲何足擬於以勘世塵當場看傀儡

南屏集同寅看芙蓉 王在晉

月夜從淨慈歸二絕

樹影簷前落鐘聲搶下聞遠村明夕照孤鴈度寒雲
野水連天白空林帶露霏過橋移不借人共月明歸

吳伯霖携酒淨慈

周叔宗

尊疊破林烟衝炎到寺前坐來人是玉飲入酒如泉
徙席松陰暝分與露氣偏還期秋雨後進機微山川

吳太寧集南屏

仲冬似春氣改服渡湖來樹暖稀殘柳花香見早梅
僧儲蔬入供客薦酒行盃歸路昏嵐外羣峯接水願

南屏淨慈寺訪冰玉山人見其傍水數畝不容

旋袖高談各理晏如也因榻管爲短歌以壯之

王士昌

湖南山水分外嘉南屏障日開晴霞佛土中天敞樓閣人烟曲徑饒桑麻山人家居在何處第一橋頭聊避地蕭然斗室似啓懸四時風雨何能蔽城中紅塵十丈高山人甘心抱影迷誰道子真耕谷口還同仲蔚居蓬蒿湖上笙歌無暇日山人守玄長抱膝一几一榻共一壺方覺此身無長物有時覓句窮幽賞有時看山每孤往有時把釣拂珊瑚有時玄言探罔象有時揮麈號佛奴有時操觚稱社長有時畫染霜勝

淨慈寺志

卷之八

寒有時琴拂衆山響山人有家不累身山人有刺不調入室中交清竟何意昨日賣文今日貪牀頭鼠跡塵難掃門外雀羅春自老蒼花泣露蓮葉香玉壺清

人耳

尋南山壑公

陳繼儒

空山無雨欲生烟綠樹黃鸝幾箇船二尺枯藤尋着汝不教獨坐水聲邊

蓮池大師南屏講罷返山

朱宰

遠師社裏昔皈依宗鏡堂開坐翠微幻法說來潭喪我染緣銷盡欲傳承笙吹碧殿天香繞梵出珠林鳥語稀歸步蓮花池上月定心不共五雲飛

訪潘景升於南屏

吳夢陽

書來知爾健再親好客顏何福分僧供隨緣任客還清秋林薄遠落日野塘閒爲問南屏下誰家門上關

淨慈僧舍

章嘉禪

半榻僧寮鎖白雲夢回鼻息自相聞隔山一陣松風起吹送茶烟亂夕曛

淨慈寺志

卷之八

十九

虞長孺邀過南屏同如公蓮公定公會齋舍第

僧孺自靈隱赴

潘之恒

中伏熱深初伏熱南山涼勝北山涼美人近隔西湖水兄弟同登選佛場好雨午來愁易散名花雖落迤餘香却從結制成佳會贏得蕭閒是故狂

留玄津社兄結冬

攝衣躋南屏流眄石蓮洞松根遺古龕神策恍飛鞚所思在水方惠好猶疑夢度臘期伊嵩敗衲寒屢中如爲涉堅冰寧此膠微凍太湖風力競曾波千里動泖浦衣帶聞濤勢連海控員笠且踟躕臘春耐相送

贈鈞泉藏主

虞淳良

三年翻貝葉一室似龍堂忍辱身爲鏡忘道足糧
水田應自費浮土或堪償圓覺吾師得南尋慧日光

坐媚清軒贈堅公

張超

蕭寂空山人跡少長年孤衲隱湖南一花映水新成
拾髮樹懸崖靜結菴入定任雲封竹淨清吟隨月坐
松潭留師一榻了無語林恍烟波對蔚藍

贈心湛一

袁宏道

布衲裁雲霧蒲團藉草莎雷峯定裏火湖影觀中波
削髮燃根在忘言恨舌多少年色力健魔佛奈他何
淨慈寺志 卷之八 十

甲寅浴佛日重過南屏訪夢也禪師追念乙未

讀書獅子窟中今二十年矣尚作野干鳴見

師不勝自愧贈此以作戲耳 謝肇坤

我昔觀師時師舌如瀾今我觀師時口夜如驚濤
嗟此廿載餘湖上徒回瀝德雲竟何許別峯路漫漫
浩浩明勝湖光明嫩圍有網不能取有舌不能乾
將此南屏雲與師一盤餐

南山泉未涸東向如雷奔上有千歲松遊者不能行
師亦無爲爾秋毫豈自存滔滔大海水日夜流听屯
宮亭自渺渺江漢自云云登冢一遐矚谷響復誰聞

而況塗毒鼓孰與開天門

乙卯冬日同鄭孔肩玄津師接南屏諸勝登慧

日峯頂左逕飯於雨華閣 吳本恭

寒山絕遊蹤霜毳墮林屋招提遲開士薄借寒眉顰
澄湖練痕隔蒼石蓮華盪側弁窺谿衙捫蘿奮寸丁
鮮壁漫蝸書琴臺印磨趺松吹吟笙竿泉水遊膏玉
峯迴象鼻捲磴仄羊腸曲疎身凌雲清抗首肆遐矚
大海澹不流連闌拜且伏宰寥淪翠華凹嶮通樵牧
飛折鳳凰翎冬青杜鵑哭慧日千劫輝滄田如轉燭
寧爲巢穢鷄蒙薰定香足

淨慈寺志

卷之八

十

陟鬼復降深顏陽摩鳥次松嶂極峭清篁蹊轉翳蒼
石甍香嚴約苔蔭雨華偈阿闍枕山切敞廳吸嵐翠
風鈴乾闥音霜菌優曇瑞合十拜影堂羅千悅禪味
點淪露芽鮮匙挑雲子風流盼渺湖柳竹思俯巖桂
高士榻猶懸鶴飛人亦逝爾日岫山盟多生圓澤契
團蒲閱小劫指月詮三昧焉知塵毛奮不有天苑墜
百城飢南詢此中盍歸憩

雪後過南山訪堅公

汪汝謙

古南屏山寺遶湖波及暮相尋一放歌施食堂邊饑鳥
集棲禪牕外臥雲多蓮峯竹逕通獅窠雪實烟繚胃

女蘿結伴欲來承慧日衝寒折屐屢經過

和韻贈明微開士

曹 蕃

寺踞南屏下僧寮日對湖詩成囊裏句琴響壁間圖
結社談文苑探奇竟釣徒他年飛錫處莫惜問尊鱸

吳巽之讀書南屏詩以懷之

圓 信

經臺留虎跡清冷石頭斑風細鐘生韻霞燒塔自閑
客多尋竹閣我欲掩松關朝夕皆相似何須問徑山

南屏

吳人龍

芙蓉一片浸平蕪湯藥相從欲采無青錦障烟朝閉
玉翠蛾寫月夜涵珠高臺龍象歸談塵半嶺笙歌咽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故都古寺廢興今幾代依然曉壁影全湖

題石居贈西吾衡公

譚貞默

山中之僧性山野破衲零星片如瓦負鉢洗石石作
雲新列荆柴麋鹿下綠徑草花撩亂香半椽聊率支
胡床終朝枯坐來湖光澄波煙樹俯蒼茫我來一見
不及語指點湖山淨如許玄對有神如宿昔從此經
過無問日山茶自採仍自煮火燒野栗生鱸烟有時
芒屨綠崖上獨嘯山頭衆山響我欲從之碧苔滑策
杖振衣不得在傲屬徒稱筋骨奇縱橫自在非人知
古人避世披髮而伴狂却笑踰踰顛頭無有如僧忙

掛拜公卿走官長熱如郵驛汗痕濕詩篇亦是塵勞

誰況堪白日蠅名利老死筆墨知何爲酣沒世情病
無二此僧有詩無詩意筆下蕭騷出雲氣對面渾如
不識字山中之僧有如是

爲雲溪上人題畫

李日華

碎石亂堆谷口浮雲遮斷山腰只有尋詩野客乘閒
獨過溪橋

弄墨於宗鏡堂因呈堂主整公

爲學無生類掃念偶然嗟墨亦溟濛要知二米烟雲
寫只在空明海印中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偕何不疑過玄師香嚴社

吳之鵬

旅寓無所惟自願亦拘縛輕策請支公行行歷林薄
疎松通清響孤梅吐幽萼殘雪迴晴暉凍雲窺虎閣
遵境知候變觀空忘閒喙名香坐可焚精茗啜復淪
語微玄理析道在寒暄略示以黃山詩披覽心彌樂
過夢也開士石居

畢懋康

結宇依雲一孤踪與世違談經天籟發得句雨花飛

樓閣空中見烟波望裡微探奇情未已信美情忘歸

南屏山

江元禧

碧時蒼巖迤自奇橫秋疊嶂瞰湖湄連雲抱影圍樓

開高木吟風老歲時佛日中天全現慧海口初地獨
標慈晚鐘不斷醒塵夢吹落千門誰得知

雨花閣除日譙集同朱仲衡張玄逸張夢晉應

名世釋玄津分開字

樊良樞

古寺烟蘿一逕開石樓高鎖法華臺斷雲綠繞家上

里遠道纏綿酒一杯寒餐聲聲曉度竹簾無湖色早
登梅莫憐臘盡今無歲迢遞年光柳暗催

法華臺

高僧禪隱處長有游蘿封曲塢烟藏徑澄湖月蕩空

瀑喧應暗竹巖眠出疎鐘坐久潭忘語焚香對古松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送印慈上人歸南屏

李維楨

憶却西湖已十年殷勤問汝六橋邊孤山有鶴頻冲

漢花港無魚不躍淵杯渡了知明日遠衣成莫何此

時傳寥寥且適南屏下遲我同沾洞口蓮

題韻竹居寄乘密上人

王文垣

白眼脩林下騷騷已隔年枯禪君破寂冷韻我知憐

且夢風前簫應憶月影懸主人春事好遲我米家船

臘七夕宿竹閣喜值整公初度

劉憲龍

竹深山閣夜滿清坐語欣逢僧臘饒今夕燈花蘇異

藍雪山成道是明朝

雨中集南屏山同李本寧汪仲淹來少君潘景

升何長卿俞孟武諸君子

喻均

尋僧役白社隨鶴到青山雨過炎蒸散風遶寒氣還
泉聲千澗外樹色萬峰間小慰豐年願乾坤一破顏

獨坐竹閣偶占

吳之鯨

小閣樹竹中衆喧方寂如我坐竹閣裏萬竹爭鳴于
環觀役役者何年覺而遽不參古德案不做今人書

愉然對琳琅清風偶乘虛寂忘喧亦適大地皆雲虛

過南屏訪玄津師

聖行

欲問青蓮偈因披白雪吟湖光烟水足山色樹雲深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宗鏡開心照清鐘響法音登壇華正雨密義許參尋

秋日同友人尋湖南竹閣

汪猶龍

南屏絳色對殘暉策杖相携問竹扉日浴斜分山半

隱天高影見鳥雙飛清樽同載盟重訂白紵初裁幽

和稀雲護寶幢真佛國萬竿烟翠鎖霞微

聞整公新構懺堂寄懷

喻應益

聞道新營勝珠林結綺霞洞隣秦石古門對宋堤斜

海近潮連梵春殘雨雜華相思江上水千里渺雲沙

永明塔

許光祚

累劫猶然駐幻身幻身應是後來人石上肯首蓮花

上松自鳴幢慧日濱半世浪遊原寂歷片時談坐即

沉淪永明已化千年事安問浮圖過去因

南屏讀書四首

吳大山

重重山翠鎖煙霞春暮携琴問落花借得僧寮盈十
笏窺來法寶有三車窓涵遠水平湖曲地接高峯慧
日斜自是晚鐘增勝趣夜深偏傍讀書家

宗鏡臺前爽氣多長松落落障巖阿迎眸翠色繁巖
薜拂面香風滿菱荷午倦老僧來淪茗晚涼樵侶過
嘲歌相看六月清無暑銷夏灣頭較若何

雨過空山景倍幽蒼茫千頃坐來收羣峯秀出清如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五

洗密樹陰濃翠欲流門掩晝長無剝啄香銷僧定觀
浮漚斜陽忽送林端霽鼓吹初回水土舟

永明塋骨幾星霜日落雙林樹色蒼曾向山中瞻公
利還於塔頂見毫光華臺尚紀幽人跡竹閣初開慧
士房我欲因師常乞法先依勝地作津梁

曉泊南屏懷李長蘅

聞啟祥

我愛南山頭雲影幻奇質高天落澄湖古塔捲殘日
須臾虹雙垂四山暮然失雨歇烟湖平微茫素月出
清景紛如斯領畧愧不悉安得小龍眠寫向鷄毛筆

遷繪有序

大鑒

永明壽禪師爲淨慈開山聖祖於開寶八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示寂明年正月六日茶毘舍利鑿初於身
吳越錢忠懿王弘俶爲建旛於大慈山樹亭志焉宋
太宗賜額壽寧禪院追謚宗照大師迨萬曆癸巳增
爲龐羅所毀而靈骨別寔於石隙之右聖念淨慈法
席起自大師使闡提肆其殘忍囊靈瑞於糞壤安所
酬法乳稱雲孫哉扼腕痛心每見夢兆乃荷錦登嚴
出之宿莽之坎徙建寺後蓮花洞傍其基開值孝宗
昔構慧日閣藏宗鏡錄處一時護法者方伯本如吳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五

公爲銘太史玄宰董公爲額銓部長孺虞公屯部貞
父黃公錢塘令銘源壽公爲志爲記爲題碑陰首勸
施金則有巡鹽御史心源左公康憲九生蕭公憲副
瞻明王公監司以下及諸檀越富者刀幣健者筋力
工未三載而繪已歸然庶幾開寶莊嚴日矣嗟夫自
非大師神力冥資衆信檀波所聚烏得遂其始願耶
於是悲喜交集感而賦詩得三十絕聊紀今昔之隆
替云若師之修證行實則詳見於道蹟及緣起中不
贅

昔未投林入苾芻瞻風便欲禮浮屠只今好聚花成

捨留得茶毘舍利無

入山霧寒疑無路越嶺烟開忽有溪肯惜鴈深雙足
冷菴應只隔斷橋西

朱藤碧薛翳蒙茸爽氣朝來見別峯不是尋山將避
世恐迷道跡與靈踪

靈泉逐虎來南嶽千載隣封見性空莫似天台身五
現乘通移入梵王宮

士人都說大慈鄉誰念青山巖影堂最是前朝榮葬
地獨貽金骨石函藏

吾生不敢負袈裟登學兒童戲聚沙二十四年行脚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倦安心從此老烟霞

不須別卜經營地慧日峯開傍聖僧况復前朝松萬
樹月來夜夜見傳燈

憶昔卿悲問草萊經心觸目便疑情自從求得真身
現膜拜瞻依萬里來

聚沙鞭石汨塵勞贏得凌雲塋影高更喜交光湖萬
頃分明宗鏡照吾曹

影長虞淵七百年一燈長夜幾人傳魯陽莫惜揮戈
力慧日重光照大千

晚泊盤門因懷南屏

郭次霜嚴夜蓬淹水宿時忽驚冬至早始恨客歸遲

苦或青迷徑松應翠過池離亭凋盡柳誰繫遠人思

等 荅

徐野君社長過南屏以詩見贈次韻奉荅

鮑霽堤邊補綠空蕙家錦意與江通魂非島佛敲詩
句喜見王郎過竹叢石丈夜深長待月桐君春老便
招風人情蟻向床頭翻何止遼陽及楚中

登慧日峯望湖懷顧山臣移居城中

堪歎先生無屋住湖頭三徙又城中填胸經史何人

惜走筆虹霓幸自工飢逼身心猶策隱情無錐立尚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談空馮驩自昔悲彈劍薛秀誰將任乃公

次韻荅周玉介過竹閣見贈 與 珂

三徑蒿萊忽有光千株松竹拂蒼蒼猿啼半嶺聞樵
嘯鶴步長林見阮狂欲飲尊羹過東浙先攜桂酒向
南岡大顛已謝韓衣暖應有芳踪到揭陽

題贈南屏同谷法師 正 岳

雨後閒過玉立泉一條飛瀑下青天自從悟道人來
看千古堪稱悟道泉

月夜坐竹閣懷靈滄法師 正 願

廿年稱同調三心愧未降山舟君掩室竹關我推窓

尚友書千古澄懷月一江此時殊寂寞顧影各成雙

初冬同沈大匡登南屏看紅葉 受 瑜

家在南屏半翠微秋深似色照柴扉霞光百道穿林杪
樹影孤懸醉夕暉愛爾頻年冠自挂笑余何地錫
堪飛此生未必飢應死且問空山學採薇

喜陳四海寓南屏

風雅推君第一籌高樓瀟灑步林丘溪烟翠鎖陳蕃
榻湖月清芬庾亮樓開挂詩瓢情自遠好攜酒盞與
偏幽春來黃鳥枝頭轉雅集西園樂事稠

雨花臺

丁 塵

靜慈寺志

卷之八

五

四

往事空相憶苔痕刺眼新應知雲是伴却共石爲隣
竹畔花留艷枝頭鳥弄春憑高一舒嘯不見誦經人
蓮花洞 舊有亭然亭名賢蹟土
迹跡之地今廢爲竹園
蒼苔夾路半荆叢古洞陰森落照中不作居然當日
想蕭蕭修竹起清風

獨秀石

孤峙非羣匹嶙峋覆綠滋雲根時蓄雨龍臥澹垂姿
落落偕松冷峩峩抱璞奇深岩見高致千古令人思
先祖父向與竹閣玄津法師爲世代方外交但余生
晚不獲親蒙法雨徒增仰企然師之南屏山志備載

丘壑之奇人物之勝及賦詠之佳令人讀之恍入其
地見其人聞其聲惜乎歲遠梨蠹不尅以行今其法
孫樾堂樹公雖在英年詩文並美善承先志重補其
損且又兼錄玄師選槍詩及近代名詠附錄於後使
先後諸賢互相照映南屏生色又幾倍矣

音

康熙歲次丁卯春日禹航法弟嚴曾渠謹跋

靜慈寺志

卷之八

五

五

南屏登高紀奇賦

蕭良有

余不佞以戊子偕佐司諫南昌胡公出典越試既竣
事尚以進呈錄留越則中丞歐寧滕公杜史有昌章
公司禮三河孫公日相招也會重九三公復尋盟邀
吾二人者登淨慈寺之湖山勝槩而觴焉間出骰子
爲令比及孫公公曰各擲一骰點識其點席間以次
僥如甲能僥中則一可忘言凡歷合席而甲者一啓
口無弗中也嘻奇哉奇哉於是諸君子謂不佞曰勝
遊不數奇事可書將必有玄機焉寓其間乎史氏賦
之余唯唯退不操筆賦曰景堯封之一統今數昌教

卷之八

於四方申先庚之三日兮壬令甲於百王遶侍從以
提衡兮錫綸簡而輝煌矧文物之炳蔚兮成推轂乎
越邦顧小子實賸昧兮稱諫垣以趨踰新徵數乎純
白兮敢沒沒乎雌黃歌鹿鳴而賓興兮亦燕會以和
吐正天宇之清爽兮又重陽其仰頹感四美之不常
兮幸二難之與五采菊英而爲餐兮看茱萸而起舞
會主人之戒觴兮藉骰子而暗數謂億中之實難兮
以應聲之若睹歷五位而皆合兮吐片辭而不疑寧
允機之可測兮操左券而如斯旦孟嘉之落帽兮願
汪總之敲詩小東籬於元亮兮失醪酌於牧之維千

秋之豪況兮在九日而尤奇豈人力之可與兮抑造
物之迫推謂奇事允直書兮僉授以楮墨愧作賦之
非才兮聊揮毫而動色實舉手而應心兮惟近朱而
守墨冥神動而天隨兮匪得筌而作塞相同聲之相
應兮信取士而必得肯流連乎光景兮願和鳴於王
國

疏文

請圓照禪師住淨慈疏

蘇軾

大道無爲入之必假聞見一毫頓悟得之乃離聰明
性自在門其無礙法天降一雨徧決羣生佛無二門
并歸其歸恭惟本師長老夙離常見灑落孤風其爲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二十八

已也如月行空無跡可蹤其爲人也如金入範隨注
皆圓既不滯於一方豈肯達於衆欲而况淨慈古刹
錢氏福田代不乏傳人所信向閱若善俗久祈真馭
以來降則隱慈心願願羣情之再請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

京師禪學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寂
駙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遊
在錢塘實爲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法涌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然二
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孟豈有成言不爲守

齊仁義不可勝用博施濟眾竟覺其猶病諸我願法
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詞未証謂
証之人本自不朕伏惟珍重

淨慈瀨翁住靈隱方外交疏 惟則

慧達送修靜過虎溪神交方外妙喜招子韶來徑塢
機契室中悠悠古人實勞我思濟濟多士復見此老
某人通身手眼貼骨爪牙斥宗教似是之非得佛心
不傳之妙一筆萬言雄辨伸靈覺範愕爾於前五
三跨大方寶掌承明牕乎其後利器別於盤錯先鞭
範以馳驅登見山堂爾東澗詩修乃祖盛時之舊好
淨慈寺志 卷之八 壬九

梅冷泉水洗許由耳振先民絕世之高風三轉法輪
一貫吾道

重建淨慈寺疏 道濟

伏以祝融作孽熊一萬頃之平湖風伯助威捲五百
間之大廈烈焰星飛於建漢郡塵霧鎖於層巒各携
雲錫以隨身共駕牛車而出宅向來金碧併作烟煤
過門孰不驚心閉眼猶疑是夢切念阿羅漢不能冷
坐放起玉毫光可憐調御師也被熱熬失却金花座
雖經世教未厭人情鐘鼓重警發於虛空香火復追
崇於先帝昆耶城裏從來大有禮那給孤園中指日

可成制若金剛不壞鉄塔証明

清遠和尚住淨慈山門疏 宗勸

學者得師猶流歸乎大海至人應世如明月行於太
虛爲衆生到處開堂念五濁隨機說法某才高行重
望重叢林胸中鉅浸稽天孰窺涯涘眠底豫幸拔地
衆仰丰標一漉雨躍嘉名四海共傳盛舉化馴異類
誦公顯神用於雲峰學會諸宗永明逞雄才於南宕
既踵乃兄故武必追大父遺風應真五百軀不用施
呈仗倆大法二千載敢煩整頓宗綱慧日光輝聖圖
廣大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十

重修三六士羅漢殿疏 虞淳熙

伏以百福莊嚴三大身同詣佛十方妙應五百尊手
接衆生倚南屏九曜吉祥之峰映西湖一泓清淨之
水武肅王鑄金姿而磨鉄券帶彌常新嘉奉帝懸珠
網而御瑤窗規模弘遠豪尊富貴之報實如優填經
言子孫繁衍之符真由阿濕毘致此蘇郡公所以稱
往而鄭丞相所以結緣也迨夫日月既過風雨不庇
成住之後聊示壞空遊戲之踪多有變現况羅漢神
氣如生半是道容之舊惟菩薩光嚴普救終呈圓照
之輝宰官長者卽其化身天匠夜神因之設色彌顯

見凌霄之飛翠舉足踏之無圖之布金田字殿內廣種
福田果位中間早成正果大人相一時鼎立各定著
乎鼎彝新伊形二點川紫祿自詠乎川至集斯不二
功德永貞第一名山數合名世之期座表三公之兆
非敢爲佞政爾逗機音見善集智界珍域無方普陀
峨眉五臺權土在是清風遠播慧日重光

重建圓照樓疏

庚

淨慈萬峰院者冲隱之真宅也飛翠濕紅俯臨神構
碧雞彩鳳仰睇靈山石上藤蘿高士於焉養雀井中
葑藻應真戲而遊觀本依五百之清風善繼三千之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慧日瞻瞻圖照向好樓居墨墨頑空今悲禪室有堅
道人者鶴唱頰仰長搏義虎山青時獨領詩好不容
拳燈傳恩公影隨吾弟願逢寶所恩登妙樓盤蓮石
而容幻身乍含千葉望藕洲而談直指不習寸絲幸
康樂之樂管寧給孤之孤立資阿路巴之變化見阿
蘭若之崢嶸經閣延光重瑩永明之鏡山松茂月因
留太白之纒色洞三輪輝分億刹謹疏

壽禪師率堵波辨

庚序熙

予鄰南屏宗鏡堂永明壽禪師開館述宗鏡錄百卷
於此故名而蓮池師就其堂演說師所著心賦予杖

來往聽以其間尋師方墳得之於大慈山翠山壁鑿
慈氏像表下生而所謂亭與壽寧院者不可見矣謀
築淨居其傍青烏氏爲言此已氏山已氏事奄爰出
石匣及碣益僧攷云乃藏碣而埋匣中物於地右臘
予大駭將壽師乎歸語會首筠泉蓮公時萬曆甲午
春也後十二年而壑公用蓮公言挾瀾公往尋焉解
行繼寒瀾沒歷攀磴禮像低回久之問已氏守者爲
金氏因獨詣金氏金氏病而呻吟壑公拜床下語故
且曰此僧吾第二祖冥王供於冥謂西方上品聖師
以比地藏王佛者也金氏驚躍起吾父定以此嘗冥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王苦矣卽吾瘍當亦坐此吾生十七歲時受青烏指
埋匣中物值故埋溺器窟可容容之耳主臣安得不
瘍師爲我懺我指埋處強起登山拔叢條撥浮壤而
覓見壑公且泣且收斂以竊故得無遺蛻汲瀾洗之
設利羅縹縹如幾者十一粒其一稍大作闊浮檀金
色收以視予予使人詣守者又屬已氏友詣其家問
碣秘不出碣慮復塔而壑公初無意復塔第欲証其
壽師塔而已碣不出塔益真令其碣爲大慈懷中元
翁止巖之碣應亟以示壑公安所同焚券毀契朕必
速滅其跡乃已耶且已氏能速滅其跡而不能併壁

條滅之當其時所以志光率之下生而一再徵於僧史者既數狀未散矣或送難曰壽師既化舍利鑄砌於身而指月錄則曰塔全身於大慈夫全身不焚而有舍利有舍利僅十一粒砌不及驟而謂鑄砌豐碩之身可乎予稽壽師之化六百三十餘年傳記互異南屏耆舊謂予有行修師者受錢王齋芥而汚陳那之座師目錢王此定光佛也王遣人禮修修云彌陀饒舌便化去師亦隨化兩師皆肉身意者修師之身存而壽師之身若清涼巨牙天台恒幹有力者負之而趨乎至於舍利神物滋生難疑蓋山玄膺亦何必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七

得於開維全身去而舍利從之零落泥沙之內十一粒猶爲多棄也因斯以談其家耆舊之言祖孫遞授以至於今不啻敦史彌陀之爲壽師信矣棲安養者雖內院生上品者主九品無礙淨即穢淨故示投溺器而常淨時人妄見名利赫赫作龍華觀譚象慈氏失壽師倡導之旨藉已氏而發明之今棄舊塔卜地而營新塔棄舊像慈氏鑄石而更像彌陀非偶狀也不狀壽師之出服戎夷格禽獸羣羊斥鴳尚馴慈化羅鄧鬼帥且勤供養寧渠百世之後明暗於幽人不加獸鄰山移泉之虎無移塔之力使出出者汚

靈骨於糞壤如此其彌戾哉或曰師後身之爲宋景康也所托彌下茂州諸死尸失迅流將清泰主之否運極樂國之苦果耶予讀宗鏡錄師納三燈五宗之光於一鏡和會法門恢拓淨土者至矣又出而輔我太祖高皇帝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文憲九流百家盡人大圖業珍而無遺影取向所稱有因無因邪因也者並歸第一義門化之行也安南日本高麗入貢之使咸詢起居以至尸解坐脫飛遷終南歿僅百有餘年七趣羣真爭以爲祖聞其風而起者或務修詞或任經世或採方伎或資玄澗峴形而仙若凡若聖倚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七

爲司南一何盛也茲復追其印記三十六人之一知聖公者收骨而表微湛虛智覺之夢不慧吳詠之序寧虛設哉且也塵塵剎剎無非彌陀化而爲蓮池師無礙塔成基蟠華藏現珍域於支那化而爲雪浪師報恩塔成頂摩霄漢布祝床於熬極視其初化而爲永明師六和塔成影鎮胥濤懸神鑑於冥路並彌陀千百億化身之一身也壽師之塔湮六和之塔尸涼其座咏其賦演圖覺談般若者獨無意乎夫二師皆聖公之祖也可往詣請也又化而爲妙峰師首開宇貌照耀真丹初登慈巖師像業已鑄黃金佛閣

後三大士矣。彌陀化身，纔離溺器，獨不思一酬本願，嚴飾之乎？推而廣之，又不當修欲圯之浮屠畢前生之功德乎？此會首蓮公之交也，可往詣請也。請三師主盟，而復導諸悅服者，助緣焉。彌陀緣熟，無不吝顧，影從之速矣。予未禮舍利先一日，夢高氏遺紫玉壽字已闍師傳合高麗施紫玉珠事，而壽又師名也。是其緣亦熟作永明壽禪師，卒波辨辨，即爲爭理事，消礙融之於宗鏡，而師許我哉。望公其爲予請建子月放生，明聖湖遇曹能始爲予言師化後三生血書華嚴經，其跡在吳汪伯玉取視之，復歸於吳而聽經。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之雉死爲建塔，比靈鷲亦在吳王百谷舍，傷云夫壽師血利托之雜華，是全身舍利也。望公其亟收之，嗟夫雉兇之塔未渥，而師塔乃辱於已氏，幸已免辱，諸與師緣熟者，豈其待師不若死雉哉？故當亟營塔母，令舍利久暴露也。惜斥鴳羣羊，不得比雉兇，此則昔人之罪也。

永明塔院募田疏

予倡構永明師塔，謂師力勸錢納土救民，應置祭田。千秋報祀，顧神棲安養，受祇花之供者，安用此地肥腴食乎？則思及其兒孫凡姓釋而衣田，皆永明兒孫。

也。此曹擊鉢乞食鉢，常不滿假，令吳越諸城盡屠宰，復有俗家兒孫享先祖之膏腴者，則置田養永明兒孫，何啻一飯之報耶？近鴛泉輾庵兩師各有施田，不過一寺之苾芻，未入十方之穗藉，卽如炊貞明之大釜，設開寶之大齋，迨過午鼓枵腹，翻狀去矣。非美報也。爲千秋計，莫若推廣兩師意，增置飯僧之田中，藏萬億午食，因除萬億饑腹，或取之錢氏所納之土，或取之宗鏡光中所舍之土，坵圩畝頃，盡爲福田矣。天報永明也。曰報功報永明之前身也。曰報德而施田長者，卽食其報。近食見孫之倉廩，建儲淨土之資。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糧不亦美哉？塔主玄津法師卽司僧田之入其人嘉禾文學，爭傳爲賓頭盧後身者也。信如其言，雖阿育王飯僧，且以第一座筵之矣。昔永明齋次証宗慧爲定光，豈無羅漢應供証玄津爲賓頭盧者乎？米入賓頭盧手，應無狼戾，必使五百阿羅漢與千億比丘俱飽香積田宇，殿中不須更營別齋，是如語者不妄語者。

永明壽禪師舍利塔院疏

曹學佺

佛有舍利子，禪師有堅固子，其實一也。舍利之光明。

攝乎十方瞻禮之者或有見或無見或如車輪或如
粟豈不可勉強思議禪師戒定慧之純熟而後有堅
固有堅固而後光明天下之理非至實者則不能爲
虚空也永明壽禪師有舍利遍身鑲砌於赤巖在
武林之大慈山歲久爲俗家所湮沒其嗣法大整積
念十餘年近日始得之于越湖上隨眾頂禮整公謀
別紉塏院供養於宗鏡堂後卽禪師所著宗鏡錄處
也師一日課行一百八事夜往別峯行道而其所著
宗鏡錄一百卷萬善同歸神棲安養賦等稱是他如
詩偈賦詠凡千萬言且建六和塏以鎮江湖而手度

海慈寺志

卷之六

三

弟子二千餘人以至外國冥司飛禽走獸罔不受其
印記夫師雖大智慧大力與庸眾異亦易嘗有神
運鬼設人所不可得而聞見者哉師之脩西方矣而
復標宗鏡著萬善矣而要訣一心心者無所不可爲
而不可以或任者也師之本一心而後有萬善萬善
純熟自然堅固堅固不壞自然光明毋惑乎舍利之
遍滿於身體也師一日而課百事整公十餘年只此
一事子料其事必成以願力正故又不圖恢復於本
山而因基趾於堂後予意禪師之必喜以本領得故
予去禪師久竊聞其言行每懷慚愧又與整公同歲

月生而觀其志願亦甚詫之矣則安得不以讚歎之
餘而力祛庸情之習也

募建永明塏院萬人緣疏

黃汝亨

南屏淨慈社必菊同諸懸記優婆塞從大慈山之宿
莽間探得永明大師所遺舍利若干顆并其茶毘之
餘聞浮金色骨半應靈寓庸居士曹能始從處長孺
聞而異之時丙午之上元日也能始隨喜已既爲手
號風乎諸方緇白輩以爲庸既尋定光蘭若亦應爲
永明塏院計時不佞以內簡北行規不能作阿育王
鉢七寶爲浮屠猶不屑效育王所擊之鬼卒捕翠堵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波於大地而大師最後福田當機護法之請又烏能
不效一籌也聞諸佛舍利爲數嘗以八萬四千計以
人之迷也具足八萬四千之勞塵其悟也頃成八萬
四千之法界究其指歸一念是矣師以宗鏡總攝萬
法昔以法爲鏡今以鏡爲塏明鏡當臺座含萬象聚
沙爲塏應結萬緣豈永明唯心唯境一多相卽之徵
旨乎欲窺智覺禪請從施度人

永明塏院募田疏

歲乙巳淨慈玄津法師以精進力披宿莽捧其上祖
永明禪師所遺舍利還山募資建塏今其塏歸於落

成不減育王莊嚴日矣法印復來相扣云吾祖在世
拈維繫拂舒遠象迴所著宗鏡錄流通宇宙海內善
知識資法乳而亟子來者不翅千指無米之炊不充
香積將令大衆枵腹去耶且世之居士宰官之於其
子孫有屋廬房廊以安其身有詩書以開其心則必
有桑林稻田以供朝夕而膳其飢誦奈何令永明兒
孫攤書仰屋食不下咽而欲歌聲金石也置田若干
畝爲飯僧計此最勝功德居士倡之予肯肯曰善因
爲疏其端以告世之讀宗鏡錄而禮永明捨者或曰
耕者血汗僧人坐食何以相報予笑曰大德不德其
淨慈寺志

石雲居疏

南屏山雨華峯前予向與玄津禪師構竹閣爲香嚴
社此中以竹樹勝而夢也禪師復於其間擇奇石蹲
踞流雲出沒處構石雲居爲行脚作一旅泊佳勝不
減竹閣吾輩自西自東俱得者嚴又令龍象有所暫
憩此最勝事也夢也文而好修曾延高原昱公演說
唯識等論復多僧千人再闢三藏種種法因非孟浪

者比予故願爲之倡首

永明捨募田疏

王穉登

淨慈寺乃聚林之冠玄津師實法苑之英何必栽蓮
結社廬山同慧遠不須養鶴栖禪剎曲似支郎遜永
明之舍利塋遠千花終日香雲變難修宗鏡之祇場
經傳雙樹滿天法雨飛揚既造捨宜無禮捨之人既
傳經必有聽經之衆飛錫浮杯來者不絕忍教吸露
作寒蟬持瓢荷初至者相尋可使餐松若山鼠與其
在隨時取給不如作他日遠圖卽以聚米之資充作
買田之值田能出米米雖食而田不移米可飯僧僧
淨慈寺志

淨慈寺裝佛疏

武林淨慈寺者山水清華占盡南湖之勝樓臺閣麗
鬱爲諸刹之宗梵宮雖則莊嚴佛像其如剝落白堊
漸損不成宛轉五須彌紺目無光難比澄清四大海
游人何所瞻仰僧衆不免容嗟於是住持琮公一心
只要重修空手安能成事若不募緣而施豈能獨力
完成色身法身金剛身必賴孔方散起獅座象座蓮

花座也須阿堵重新將欲手杖天台腳踏月不辭干
富室親持于闐鉢披霜何惜扣侯門破財即是破性
修佛還同修福福爲福種今生修得待他生性本慳
囊自我破來終自受謹疏

淨慈寺募藏宗鏡錄板文

李日華

昔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釋椎參其議論曰君所讀
者陳言耳其人與骨則已朽矣蓋謂古人有必朽者
有必不朽者得其必不朽者則朽者亦不朽不得其
必不朽者則不朽者亦朽言處朽不朽之間固其所
重也永明書古佛也其合三宗之徒編貫經論一斷
淨慈寺志

卷之八

王

以西來的意蓋佛言之最盛者謂之宗鏡錄實結集
於此堂師行道秘蹟與茶毘不壞之物亦近藏此山
中更狐兔窟穴言之悄然玄津壑公力復其靈蛇構
輪鬼義出青林之杪又日夜聚緇白善侶弘大師之
道槍未合縫時人人得觀五色舍利是世所謂必朽
者亦且永不朽矣矧夫大師心靈所寄攬醯醢醢
以療百千萬劫沉痾之病而續無上慧命若宗鏡者
予爰有大心居士已君家鑲是板欣然許昇歸是室
祇取半值以償剗剗夫佛法真者隨之捨者助之半
考滿之如添鉢款如積屋籌前後衆多紛然成辦人

宗鏡不思議光中混泯無際是聖是凡是俗是僧有
絲毫信根者自然顯現在人能自認而已能自認則
骨毛爪齒俱有靈氣以不朽於世又况餐玄言之微
超乎有得以作無上正因者哉如其未能且請於宗
鏡堂內喫茶聽一轉兩轉語其於甘苦疾徐心手相
應父子不能喻者大須靜挫母爲斷輪者所咲

送淨慈濟書記入龕文

全大同

纔過清和晝便長連菱芬芳十里香衲子心空歸淨
土白蓮花下禮慈王恭惟闡寂書記濟公覺靈原係
東浙高門却來錢塘掛錫參透遠老烏藤吞盡趙州

卷之八

王

荆棘生前痴痴憨憨後奇奇特特臨行四句偈云
今日與君解釋從前大戒不持六十年來狼籍囊無
挑藥之金東壁打到西壁再觀舊日家風依舊水連
天石到此露出機關末後好箇消息大眾且道如何
是不後消息彌勒真彌勒化身千百億時時識世人
世人俱不識喚玲瓏人面起清風大地山河無道路

起龕

印鐵牛

一百光錢掛杖頭前街後巷恣遨遊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無錢明日休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世世
東浙祝髮西州逆行順行几重真測橫說豎說聳動

王侯天魔爲伴侶佛祖是冤仇正好逢場作戲俄然
夜壑歸舟天堂收不得地獄豈能留大衆既不能收
又不能留畢竟如何喚信步出門行大道更蕪何處
不風流

挂真

寧棘巷

驚嶺西風八月秋桂香內集真流上人身赴龍華
會遺下神容記玉樓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一生
只貪濁酒不顧禪師道友到處恣意風狂贏得面顏
龐醜眼上安着雙眉鼻下橫張大口終朝撒手痴顛
萬事並無一有休笑這箇規模真乃僧家之首夷現
在曾過天台認得濟顛面否

淨慈寺志

卷之八

三

乘火

宣石橋

濟顛濟顛落魄多年喝佛罵祖喚死如眠是天台山
李附馬之裔得靈隱寺遠瞻堂之禪以護身符除爲
常物一火還能洞然以聚林規矩爲鄙陋風狂行過
市廛迅手寫出大道向人博換酒錢皮子陳裡逆行
順行散聖門前掘地討天臨命終時坐脫立亡已納
厥闕末後句中隔几成聖也是搭處還他本色草料
方能滅盡狼烟噴火光三昧連天碧狼籍家風四海傳

起骨

寧棘巷

天台散聖無人識卧柳眠花恣飄逸如今脫卻臭皮
囊無位真人赤骨律濟書記得得平生不露鋒銜
未後尾巴露出喚這箇雪骨起風雲一笑出門橫玉笛

入壩

寧棘巷

冷泉參透瞻堂禪到處逢人誇唧唧冒藏萬卷青筆
掃三千首放憨在短巷長街說法向茶前酒後火燒
舍利靈牙何啻八斛四斗不撒向月底波心不殞在
山腰谷口今朝率堵以成且要還他窠臼噴沒鬚顛
子兩頭搖無縫壩中常保守

祭竹巷法兄文

宗泐

淨慈寺志

卷之八

四

生死一漚條起修滅千古剎那何有永訣嗟彼世人
獨以愛結死離則悲生聚則悅今我之悲與彼不同
匪私於衷所存在公楚苑雕甍秋葉隕風寥寥千宙
孰亢吾宗疇昔同門無幾存者而兄又亡情弗能捨
我何獨立弗影長詫恐遺言有淚如瀉念自童卯
爲法弟昆人謂連璧幸於一門以行砥礪以道討論
不尚薄俗相期古人後二十年天南地北音問睽違
風塵阻隔中忽遠臨慰我荒僻兄口已昏我髮已白
我在天竺三兄來南屏人謂墳窟克諧厥聲兄退自得
我進無成龍河故家忝竊繼承前版之秋師捨改竅

報兄來歸同奉葬事事訖告成旋還渚寺曾不逾年居然卽世病不知時卒不知其計音聞耳中心如失設利祭然遺齒如石尚營翠堵載銘其實始將聞計依感夢魂不異平昔宛爾嘆言是夢是計不相後先果有其因亦豈偶然生滅去來孰就孰此水中之月無處不是大定安如寂用一致陳茲薄供庶幾饗只

序記

送淨慈方上人序

大訢

士貴遠游以能交天下士也邇年王公待士之禮廢士不克游惟吾徒得肆游窮燕首越所至諸寺咸命典客司游者非徒舍館而已其送迎有禮先後有序王賓倡荅橫機迅辨有足觀者故遠之游莫若吾徒而交之廣得人人而閱之又莫若典客也然猶必擇通邑大方多衆乃克觀天下士而爲務最煩才俊不屑於就其下又不足以交其客以故名亦昧昧焉延祐四年杭淨慈得方上人爲典客客至如驛善其戰由是譽日起以都邑之會賓客之多無逾錢塘而淨慈又大方便上人典其客上人衡人也衡之俗多屬其流於吾徒者亦漸備習故上人雖游不廢公事而游者樂之然吾徒游之道非以富山水慕閑達而

事於談談篇什爲也故士人之歸得贈言於其友不以詩而以偈爭以古德之事以告之有深旨矣上人勉乎哉

古松筠泉兩公同任持序

虞淳熙

吾嘗慧日峯坐法華臺英公來就語謂家畜一沙彌裴足寮中將是入次第定巨應向之不但云有物授書能集紫鷄赤鷄爲致雨此子不足當佛奴吾憤使出夫沙彌能奴雨師顧不足當英公奴耶吾驚怖其言已見弟蓮公蓮公會聽恩法師講楞嚴不知證何地品似其宗何人永明寺一二十年前幾廢伽藍矣淨慈寺志卷之八
水擁寶藏貫華半菱公綴葺貝多葉召性相宗人作蓮花字益之大似壽公萬工池水族故是佛影所覆久遊千釜中莖人腹公能感大官贖此池依然放生似本公又以洞達賢首天台慈恩南山少林吉友六宗密與大司禮契大司禮據菩提薩多位撫千僧若一子獨呼連禪連禪爲莊嚴此寺日曜璇題星垂珠網濕紅映地飛翠侵霄閭勝勝嘉定時寺公亦何啻似嘉定時諸公耶武林人往往言公大似其兄難爲弟則英公語政爾不必驚兩公皆不測人矣往余行田半殿回環歷數應真五百軀剝蝕參半語公胡不

請大司禮乃令田字折田永滬損平公笑不答蓋小
果親焉至升祖堂翻覆低徊久之不能去曰安得便
留住持此寺傳一燈照公等居無何兄弟竟就其任
住持事煩煩比兩邑尉江關兩亭長兩人承之猶煩
即走五百沙彌送迎其一致雨尚未給諸禱酬應
事將無求助小果驅擯出者返耶大咲慢幢且折而
蓮公方高脫謂予吾往賣腴田延蓮池大師講圓覺
之日緇白求聞薰者十萬耳餐法味者口十萬永明
大金絕炊可百年吾力使癯樵蒲釜氣蒸蓬塢屋
五十三日而罷聚無論七日身香矣何煩英公亦從
淨慈寺志 卷之八 聖
傍說說止止我復何煩爾大金滿我小樓更滿中丞
經畧司成司勳士大夫之以護法至者集我樓如淨
名方丈今日聞鐘聲肅客輕車熟路耳何煩因各大
咲起祖堂坐壽公本公及嘉定諸公同所嚴事吳越
國王若宋帝郡刺史政自不易兩公似之顧易都無
復難色真不測人也當由阿僧伽伐蘇畔度從毗紐
天來持遠提契便欲相遜世間兄弟同產析居或闕
於墻那得有此吾與吾弟僧孺宋化卿鄭人翁重人
公社名法兄弟願助住持既證果不小復非外道婆
羅門性攝受照我一燈然公方藥藥師燈滿室鑒壁

不可分

永明山居詩序

李日華

淨慈整公風神踈朗有松鶴之韻幼攻五字句謁馮
太史太史噴噴許以禪月浪優適密藏開師在坐詞
之曰出家兒爾許英英竟作此伎倆耶公俛首吞飲
嗣後所添宗教一一消歸密諦若本祖永明壽禪師
所著宗鏡錄百卷尤其匙箸間物也一夕忽感奇夢
知永明靈蛻有舟整之移即潛調力圓揮涕出之榛
莽之埒爲別營塢於宗鏡堂後而盡鐫其遺書於是
永明之道薄虞淵者七百餘年而重受魯陽之戈有
目者靡不嘆再中矣已又待此山居詩一卷於遊納
擔頭整公又至棒之或者謂公之視詩重故追其勛
嗜而揚祖以自蓋或者謂公之視詩輕耶以示墻壁
瓦甃之存而已余曰此皆非知公與知詩者也余聞
沒海取珠者勛懼其入不復出已懼其出不復入夫
能出能入豈有出入存於胃中哉予以爲整公今日
伎倆正可呈於開師與太史惜開師削跡重雲而太
史罕木拱矣雖然出入相捐明眼不翳即讚者訶者
疑者辨者梓者叙者孰不遊於永明大圓鏡中也

建文僧像記

畢懋康

于至淨慈見僧像有疑問諸慨公曰此建文君像也是時君依祖芳瑞師匿跡於此六年矣聯故國初十高僧一也相傳謂君髯不可剃剃則刀卷其口其面有五嶽骨諦眠之果有五骨隆起予異其事因訊諸壑公寺志公曰傳聞釋慧品即建文君隱於錢唐縣安溪之東明山云正統丁巳予寺燬乙未住持妙迎品至寺欲建是殿品即勒募疏榜諸鳳山武林諸門曰願一人施一錢為三日要廬造三車至日御焉而自乘其中車繇鳳山徑城內出武林門繙白雲集相載而歸越三日得錢三十萬緡有奇而大雄殿以建妙復請品為佛閣為廊品不可曰吾初願僅二日耳詎可再乎是時四年春也今北山鳳林寺鳥窠禪師塋左有東明品室堵其其爪髮永鉢所藏耶予考杭郡志品字東明有碑永樂戊子品請小隱寺僧額易菴為寺菴初名深隱洪武初僧通結茅於此宣德乙卯朝廷以品字賜寺額曰東明則謂品為建文君者亦謬傳耳及考胡宗伯漫撰聯師塋銘有曰洪武壬申淨慈燬於火不數年殿宇堂堂金碧交輝永樂四年丙戌纂修大典徵師為釋教總裁已復勅征五臺然則建文之依聯師其在殿宇復建之際乎

其非東明品亦明矣品終於東明而野史載建文詠野老之後卒終大內則寺志所載亦傳其疑者與始記所傳以俟再攷萬曆乙卯午日

未明塔院田記

葛寅亮

僧額佛慧命食亦僧慧命所資也故古之王侯居上有捨宅為寺者有捨田贍僧者而亦有佔寺為宅佔田為業者余在南中稍為荒剝經理賜田而亦以清規約諸食於田者意僧不負法我輩亦不當負僧而見亦有異同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南屏淨慈寺歷代賜贍僧田百餘頃國初僧道聯以田瘠賦重白帝慈寺志卷之八

有司創其廢者祇存田二十頃給常住僧及供王賦又超山亭子一頃有奇僅供方丈齋會其遠方行脚來者廢焉而逃萬曆丁未法師整公初未明塔院吏部虞公水部黃公中秘吳公及僧性蓮各捐資贍賜田之在富陽者九十餘畝地在寺右者十餘畝以贍塔院寺僧問及贍禮行衲余亦以寺後柴山十餘畝助其勞薪雖不足復寺額之舊而不令宗鏡堂前草深三尺矣壑公因請余為記余曰田為僧設僧以法尊若豪右之侵奪責在護法者則僧亦應以法目護矣古德有言若知得安身立命處是比俱虛淵也

若不知得是長連床上喫飯又云通身是飯公具
川宗鏡堂中喚人洗鉢孟去時則教師鏡光遍河沙
世界整公法施亦遍河沙世界王侯居士必不聞風
而起續歷代之盛者寧區區數畝之守哉因爲記之
以告天居斯院者萬曆丙辰中秋日

石居記

葉秉敬

庚子春余讀書南屏恢公慧日軒中恢公孫名通衡
者方總角戲與作童子課對輒響答撫頂喜曰此異
日龍象也尋以北轡別去叨第後從簡書者十二載
每見白雲清泉恍然舒嘯慧日軒時也壬子秋從洛

清惠寺志

卷之八

五

中較士還道經武林仍過南屏訪恢公則曩時作童
子課者已落染結神芒鞋而出死一老宿矣彌留越
旬見其胸次磊落果不負余器每夜燈一龕析義達
旦或偕之杖屨登眺撥弄披榛小得幽勝相與叫絕
偶見寺之右有石數拳嵌空玲瓏色潤而理雲懶者
不飛獸蹲者未却高下疎密如經布置蒼翠生動莫
可悉狀且四山松挺千章雜幹蒼鬱湖色滂其間華
雨香雲發人靈氣石之傍地夷如掌拓而爲大者五
廣亦如之似有禪堂舊址第不知廢自何年詢諸村
樵老衲舍曰此古菴地也歲久失名余低回不已曰

是若有待焉者顧謂衡公結菴於此可乎衡公悶然
應曰吾聞比丘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隨緣具足此
吾等本分事今之庵昔之庵也昔庵矣而起而廢緣
也今又庵矣而廢而起亦緣也其能爲緣哉余笑曰
姑與子爲緣於是庵議遂定會錢塔黃儀部汝亨洪
給諫瞻祖聞孝康啟祥信安徐選部可求蕭山來太
史宗道處州黃刺史九鼎江上穆文學尊素構李譚
文學貞默拊掌讚成度地四畝許具值與地主事竟
乃構舍五間禪榻齋廚具體而微約費二百餘鎊而
石居歸然就爽嗣後華亭薛正平長洲管珍姚希五
晉陵張瑞伯仲浮梁張遂辰建寧謝兆申會稽王資
治淮揚顧大猷諸君子偕作種梅社梧桐蕉竹雜藝
無大嘉蔭翳如遂爲南屏第一勝地衡公爲南屏第
一勝流其無負此菴哉菴在歡喜巖後慧日峯東始
事壬子陽月至嘉平月落成三衢葉秉敬爲之記

清惠寺志

卷之八

五

參攷

孫山人鶴田朱

許相卿

正德十四年己卯關中孫太白山人與許九杞善山人寓南屏一鶴自隨九杞為買鶴田歲輪糧於萬峯深處而納券曰太白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沐右淪廣從若干步歲入粟若干石有奇以其奇為道里費而歸其成數於西湖南屏山歛以灰其半以九杞潤筆金取盈焉個之者王人之勝李仁翰之者王人之僕歸義董之者王人之弟稽卿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仲甫也

清惠手志

卷之六

五

與馬著作書

契嵩

其位其奉書於著作馬侯執事辱賜獨秀石銘叙詞甚俊放意義高簡若不勞思慮一舉筆以成其文然此宜發揮聖人之盛德大業豈山石游物可當其美也執事終日愛慕而顧無所能之人何以騰酢降服降服始此石與山俱溺於莽蒼中不知其幾百千年近世會好事出之然南屏巖石大都皆奇而此石尤奇其山見於世數十年矣獨秀石混然與眾石不分豈其惟特古秀非俗輩之所識疑待其真賞精鑒以辨乎一旦執事果以其文發之傳聞於人未數日游

觀者求其石而來往往有之此獨秀石遭遇執事不

隱而顯也某由此乃感慨古今人有懷奇挾異終沉

弃草莽不如其石者何限其人雖抱希世之才識而

無知已止與庸俗相上下假如一遇學者蒙其不如

止謗亦其幸矣況敢望其以重語相推耶嗟乎世不

樂道人之善者衆矣若執事視一物不棄其美尚以

文詞稱揚於世信執事心量獨儼過於人百千輩使

執事得位於朝廷推此心於人則天下沉淪混俗之

士孰不得奮其才業而執事之為德又盛於今也聞

古者有舜與顏子最能與人之善故後代詞頌其聖

賢雖萬世不休執事果如是決進不已吾將見其世

卷之八

五

詞頌執事之賢之德洋洋乎盈四海而不已也仍裁

獨秀石古詩一首塵奉高意詞句凡下極負懸視不

宣其謹白

與淨慈明老

蘇軾

軾啟辱書知不達願即當西渡再慰之至比日法

履康勝軾幸被肯去郡尤能少留及見陸堂開第一

義也謹奉手啟樂迎不宜

軾啟近辱臨訪紛冗不遑款接愧全無量比日道體

何如法漏赴闕道俗一意皆欲公嗣此道場緣契已

定想更臨屈則此誠仰餘非面莫究不宜

輒啟人還承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揀擇涉

論也衆意甚堅雖百却不已幸早戒途卽見不煩

纒

衆請消臺致請已許爲行下相次新太守過當力求
之亦必勸吾師豈能盡違之耶至時不免來此不如
今日赴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寂後寄松長老

道濟

道濟稽首淨慈少林和尚座下伏以山遙路遠急難
會向卽辰仲秋桂子將殘賞花欲放城中車馬人烟
雜湖上清風明月閑區區鑽開地北推倒鐵門鍼尖

眼內走將出來芥菜子中尋條大路折了錫杖不恠
上高下低破却草鞋管甚拖泥帶水颺下竹笠不要
衣包當行卽行要住便住約莫西天十萬里迅步虛
空在目前正行大道忽遇魔軍托寄咫尺之書送與
故人相看照管錢籠馬一脚踢倒泰山提防碧樹猿
雙手劈開金鎖大咲萬山黃葉落回頭千派碧泉流
正中不及一一數字以代面言傳與南北兩山常教
心心紅柳絲

南門南房者連真富於水明百錄三賦及山居詩與

諸師語錄矣業已刻窮三藏坐斷諸方茲不具論若

夫尚才勝人具出塵之智襟會離情之境界宜稱性

之語言纖毫片楮流落人間如聽天籟而歌羽風祖

言細語歸第一義如前所記可視見也若乃相間之

咏夢符玄夜嶠首之墮珠隱黃蘗吟魂獨繞於萬峯

雕凡同鳴於淨社金州集英之會妙妓送闌韓真所

僊之庭靈真飛笈近襲鳳凰之苞彩新述月鹿之先

華文佛捨其綺言山王秘之屏帳豈若棲霞弔古廣

衍雅篇金半寶勝傳收麗什夫言各有當而已震兌

交羅以建國吐和雅微妙音於鳥樹之外者唯唯如

也採風君子恐以西方好音攝之漁菰投之鼓胥哉

新安汪汝淳汪汝

謙同校梓

南門淨慈寺志卷之八終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九

僧制

叙曰佛住世時比丘持應器次第乞食無有四事供養惟老病比丘以年高德邵者爲衆看視命曰長老其次則曰上座及阿闍黎爲執範師亦無聚林典職至唐馬祖法席甚盛琳宮梵宇擬於天居百丈大師有憂之遂祖律訓創清規長老說法命曰堂頭下列十局序分東西始有典職貞觀時以僧碧爲僧統始有官僧震旦自晉梁以來帝王宰官或賜田供香火或捨宅爲寺捨田爲常住始有田土淨慈初自吳越淨慈寺志 卷之九 一

欽例

洪武十年丁巳三月十三日禮部尚書張等奉天門奏准奉 聖旨就批本着落禮部知道一切南北僧道不論頭陀人等有道善人但有願歸三寶或受五戒或受十戒持齋戒酒習學經典明心見性僧俗善人許令齋持戒牒隨身執照不論山林城郭鄉落

村中恁他結壇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則講經說教化度一方夜則取靜脩心欽此 十五年三月初六日曹國公欽奉 聖旨天下僧道的田土法不許買僧窮寺窮常住田土法不許賣如有似此之人籍沒家產欽此 二十七年正月初八日欽奉 聖旨釋迦佛發大悲願心歷無量劫至于成道說法度人一切來歷備載大藏愚者安能知義聰者未能盡目有佛以來效佛之脩者無量自漢入中國至今一千三百餘年其教不治而不亂不化而自化凡所說法人天會聽愚者雖無知補於時君者多矣自佛去世之後諸祖踵佛之道所在靜處不出戶牖明佛之旨官民趨向者累代如此效佛宣揚者智人也所以佛道永昌法輪常轉邇年以來踵佛道者未見智人但見奸邪無籍之徒避患難以偷生更名易姓潛入法門以其修行之道不足以動人一槩窘於衣食歲月實難易度由是奔走市村無異乞覓者致使輕薄小人毀辱罵詈有玷佛門特 勅禮部條例所避所趨者榜示之 一僧合避者不許奔走市村以化緣爲由致令無籍凌辱有傷佛教若有此等擒獲到官治以敗壞祖風之罪 一寺院菴舍已有玷基道人一切

淨慈寺志

卷之九

二

煩難答應官府並在此人其僧不許具僧服入公廳跪拜設若已身有犯卽預先去僧服以受檢拿敢有連僧服跪公廳者處以極刑○一欽賜田地稅糧全免常住田地雖有稅糧仍免雜派僧人不許克當差役○一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結官府說俗爲朋者治以重罪○一凡僧之處於市者其數照歸併條例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悉令歸併其寺宇聽僧折改併入大寺如所在官司有將寺沒官及改充別用者卽以贓論○一可趨向者或一二人幽隱於崇山深谷必欲修行者聽三四人

淨慈寺志

卷之元

三

則不許山雖有王阻當者以罪罪之若近市井十五里內不許山王阻之勿罪十五里以外許之其幽隱者遊居於山或一年半年或兩三月或棲崑或屋樹或廬野止許容身不許創聚刀畊火種於叢林中止許勾食而已若有好善之家入山送供者聽○一若欲遊方問道所在雲水者親費路費循道而行往無定止者聽民有善德之家一見如此禮而齋之者受施財者納之○一除遊方問道外禪講二宗止守常住篤遵本教不許有二亦不許散居及入市村其踰伽各有故舊擅越所請作善事其僧如科儀教爲孝

子順孫以報劬勞之恩在上而追下者得舒慈愛之意此民之所自願非僧窘於衣食而干求者也一切官民敢有侮慢是僧者治之以罪○一僧有妻室者許諸人捶辱之更索取鈔五十錠如無鈔者打死勿論○一有妻室僧人願還俗者聽願棄離修行者亦聽若不還俗又不棄離許里甲隣人擒拿赴官循私容隱不拿者發邊遠克軍○一今後一切僧人敢有手卷并白冊稱爲題疏所在強求人爲之者拿獲到官謀首處斬爲從者點刺克軍○一僧寺庵院一切高明之人本欲與僧攀話顯揚佛教奈何僧多不才

淨慈寺志

卷之元

四

其人方與和狎其僧便起求布施之心爲此人遠近○一今後秀才并諸色人等無故入寺院坐食僧人粥飯者以罪罪之○一各處寺觀住持從本處僧道衙門舉保有戒行老成諳通經典者申送本管衙門轉申僧錄司考試中試具申禮部奏聞○一各府州縣未有度牒僧道許本管僧道衙門具名申解僧綱司轉申僧錄司考試能通經典者具申禮部類奉奏出給○一在京在外僧道衙門專一檢束僧道務要恪守戒律開揚教法如有違犯清規不守戒律及自相爭訟者聽從究治有司不許干預若犯姦盜非

爲但與軍民相涉在京申禮部酌審情重者送問在外卽聽有司斷理○嗚呼僧若依朕條例或居山澤或守常住或遊諸方不干於民不妄入市村官民欲求僧以聽經豈不難哉如此則善者慕之請所在焚香禮請豈不高明者也行之歲久佛道大昌榜示之後官民僧俗人等敢有妄論垂爲者處以極刑欽此○一諸山僧寺庵院務要天下諸僧名籍造冊在寺互相周知遇僧人遊方到來卽問本僧係某處某寺某僧年若干然後揭冊驗實方許掛搭如是冊內無名及年貌不同者卽是許僞許擒拿解官○一今

淨慈寺志

卷之九

五

後僧寺不許收養民間兒童爲僧兒童無知止由父母之命入寺披剃及至年長血氣方剛慾心一動能甘寂寞誠心修行者少所以僧中多有泛濫不才者敗壞祖風取人輕慢令出之後敢有收留兒童爲僧者首僧凌遲處死兒童父母遷發化外若有出家者務要本人年二十三十令本人父母將戶內丁口事產及有何緣故情願爲僧供報入官奏聞朝廷允奏方許披剃過三年後赴京驗其所能禪者問以禪理講者問以講諸經要義喻伽者試以喻伽法事果能精通方給度牒如是不通斷還爲民應當重難差

役○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本部官欽奉聖旨天下僧道已前屢曾出榜曉諭務要各遵本宗教法不許混同世俗干犯憲章近來僧錄司考試天下僧人其中多有不通經典者蓋是平日不遵清理榜諭其於本教祖風茫然無知以此不知趨善懲惡之方僉禮部將已前出的榜文編集成書頒示天下僧道寺觀申明周知三年後再來考試不中者發邊遠充軍欽此本部今將節次聖旨榜文條例刊布務要人各一本永爲鑑戒

清規

淨慈寺志

卷之九

六

議舉住持兩序勤舊就庫司會茶議請補處住持仍請海內名流大衆公同選舉須擇宗眼明白德邵年高行止肅潔堪服衆望者又當合諸山輿論然後列名僉狀保申所司請之若住持得人法眷阿黨傳會不擇才德惟從賄賂致有樹黨徇私互相撓奪寺院廢蕩敗此之由切宜慎之切宜慎之

住持入院古德腰包頂笠到山門首下笠入門炷香有法語就僧堂前解包屏處濯足取衣披搭入堂炷香聖僧前大展三拜參隨人同拜挂搭已到佛殿拈

香有法語大展三拜次土地堂祖堂炷香各有法語
入方丈提室有法語然後次第開堂祝 聖今時新
命則擇日至時鳴大鐘法罷兩序勤舊率衆門迎然
後次第入院禮畢有齋會無法語矣

晚參凡住持入院上堂集衆開示皆謂之參古人匡
徒使之朝夕咨扣激揚此道故每晚必參

小參初無定所衆少則就寢堂衆多則就法堂或官
員檀越至山或受人請或爲亡者開示或四節臘則
移於昏鐘謂之小參可以叙世禮曰家教者是也

入室者住持勘辨學子策其未至不拘昏曉將欲入

淨慈寺志

卷之九

七

室先於內設達磨像前列香燭住持禮畢入據於位
舉話咨問以驗諸方虛亢偏重者也

巡察古規住持以旦望巡察各寮詢問老病檢點缺乏
聚話而起今惟以元旦巡察各寮於前代住持炷香爲
巡察矣能復古者當行之

退院東堂凡住持年老有疾或心力疲倦或緣不順
自宜知退常住錢物須要簿書分明方丈什物點對
交割具單一樣兩本住持兩序勤舊僉押用寺記印
住持庫司各收一本爲憑公請一人看守方丈至退
日上堂叙謝辭衆下座搥鼓三下而退若留本寺居

東堂相繼住持須當盡禮溫存嘗聞淨慈癡絕冲公
遷主靈隱事竣夕退朝行理宗遣使留之不返高風
千古孰能繼之

沙彌得度舊制選日剃頭必請戒師登壇先受三皈
五戒次受沙彌十戒禮畢鳴鐘三下住持出就法堂
集衆受賀一如清規云今之沙彌剃頭則預日知會
方丈各房至晨閣梨以手啓引禮方丈各房畢鳴香
積雲板三通住持領衆登寢堂上虛一座以俟新剃
沙彌住持兩序依次坐定沙彌十方禮畢據於座拈
香云切以心源湛寂性海淵深迷之者干劫沉淪悟

淨慈寺志

卷之九

八

之者一時解脫欲傳此道無越出家某等叨圓頂相
濫廁僧倫仰惟尊德之慈俯賜侍香之賤幸蒙降重
媿具纓茶特此拜謝下情不勝欣感之至謹白
點茶○沙彌此云勤息蓋西域佛制以行者勤修戒定
慧息滅貪嗔癡者始剃度之謂之沙彌得度後自漢
明帝時教入中國歷隋唐以來並從國恩而爲得度
迨中宗始詔天下試經度僧太宗真宗仁宗並舉試
經之科是猶漢家以科舉取士誠爲可尚未聞貨取
於山林高尚之士也自唐肅宗用宰相裴冕之請以
時方用兵始鬻度牒宋神宗用司諫錢公輔言歲饑

河決乞鬻牒以佐之此猶漢世納粟助邊以得爵也從恩猶可擇人試經是爲得才至於納貲爲僧則當富者皆可逞欲甚至奸邪避難偷生者更名易姓潛匿法門裨販佛祖傷風敗教多間出焉而我太祖高皇帝清教禁約條例則許本人年二十外情願離俗爲僧者父叔以供入官奏聞朝廷允奏方許披剃過三年後赴京驗其所禪者問以禪機講者考以經義論者試以法事果能精通方給度牒如是不通仍斷爲民此例不惟可得人才且杜奸邪濶濫之跡最可尚也

淨慈寺志

卷之九

九

典職

住持說法稱曰堂頭長老其下復列十局以輔翼之分爲東西兩序各有攸司爲衆辦事因以提唱宗猷此聚林典職所由設也○一西序古有前堂首座後堂首座卽今之西堂前堂乃人天眼目分座說法爲衆軌範卽律稱上座軌範師所謂續佛慧命者也○藏主卽古之知藏也職掌藏經兼通義學函帙目錄常加對點缺者補潤者煇殘斷者粘綴若人衆請閱藏主當置簿列名逐函交付看畢照簿收入此職久廢往往借閱無考後之住持歲宜輪舉二人各主一

藏版無散失損壞不至有毫兩朝聖澤且亦不虛濫稱藏主云○書記卽古之書狀也職掌文翰凡山門榜疏書問祈禱詞語悉屬之○知客職典賓客凡官員檀越尊宿諸方名德之士相過者香茶食宿迎送皆攝之○知殿卽今之殿主也掌諸殿堂香燈鐘鼓時時灑掃塵埃嚴淨几案或遇風起須臾熄內香火及結起幡腳防顧使勿近燈燭施主香錢不得互用朔望節序諸佛誕辰宜開殿門以便往來瞻禮○侍者司近侍總細務丞蓋各有所宜此西序也○一東序都監寺今之戶主也所以總衆務掌聚林接來往應官長一應錢穀歲計皆屬司之次則副寺又以副貳於監寺云○維那此云悅衆所以調和大衆祈禱首唱掌規矩司念誦所謂綱維衆僧者也○典座掌齋厨司飲食所以護惜常住調養衆僧○化主凡住持修葺殿宇官長茶湯寺衆齋設皆賴租入有限必藉化主勸化檀越隨力施與添助供衆其或蒙賜恒產足用不必多往干求取人輕賤此東序也

節臘

祝聖上堂元旦殿主鳴鐘畢維那率兩序至殿於御座前分班對立侍者以香燈幡蓋迎住持登殿拈

香祝 聖維那舉呪宣跪回向住持領眾至法堂
 雲集賀歲復登寢堂 搥座大衆各歸位坐
 定住持舉唱宗風開發後學若有護法檀越并叙謝
 白庫司即今方丈點巡堂茶 每月初四日
 祝聖祈禱古制蒙林每日巡各殿堂一遍今惟歲以
 正月半月巡各殿堂祈禱一遍自元旦爲始從大殿
 佛前祝聖祈禱 初二日伽藍 初三日祖師 初
 四日韋馱 初五日觀音 初六日羅漢 初七日
 五方神 初八日地藏 初九日三大士 初十日
 天王 十一日 永明 十二日火德 十三日監齋
 淨慈寺志 卷之九
 十四日蔬園土地 每旦各房 元霄伽藍殿張燈
 集衆誦經奏樂謂之燈會 每具香金辦
 春分秋分衆集伽藍殿誦經一日謂之春秋伽藍會
 舉具香金設供
 王會名房給五
 四月朔八日爲釋迦佛降誕日庫司嚴設花亭中奉
 太子降生像於香湯盆內住持領眾上殿祝香維那
 舉浴佛偈衆和行道灌沐畢誦呪回向是日庫司舊
 炊大鍋造青精飯齋僧 今方丈 十三日結制建楞
 嚴會禁足九旬謂之坐夏 是日方丈備齋
 七月十二日解制散楞嚴會謂之休夏 是日方丈備齋 十五

日集衆誦經施食建盂蘭盆會 各房具分
 入月十一日 千秋節十七日 萬歲聖節至日俱
 集衆上殿祝延 各房輪
 十二月初八日佛成道日庫司舊炊大釜造紅粥齋
 僧 冬至祝 聖預日祈禱伽藍 備方丈 晦日祈禱
 伽藍 方丈備
 田土
 一方丈實在田一百七十八畝四分四厘五毫坐落
 本路仁和縣三十六等都崗亭子村及超山管考
 志載宋初欽賜至百餘頃後多侵沒或以稅重僧疎
 淨慈寺志 卷之九
 因而撤佃與民故其田較曠昔所賜十無二三矣嘉
 靖二十六年除撤佃外尚存實在田七百四十四畝
 二分一厘寺僧正宣具告布政使行縣准以充軍糧
 改京庫輕賣例每石折銀二錢五分隆慶元年丈量
 天下均平一則與民樂徵本色兌軍平米准納易耗
 每石納銀五錢蒙前後布政使給帖俱存至萬曆四
 十年復募賦役今舊收入一槩條銀之內住持復告
 改折銀米每石銀五錢計米三十八石四十一升折
 價歲給銀八錢三將帖存一亭子村田九十七
 畝一分六厘坐落一二都六九等崗內田二畝六畝

四分五厘坐落九畝合良墓圩內田一坵十畝五分
坐落十七畝合良墓圩內田二坵五畝坐落九畝
家壩內田四畝坐落九畝合良墓圩王家壩內田十
畝坐落九畝內田四畝一分三厘坐落九畝內田十
畝坐落九畝內田五畝坐落六畝內田十二
畝坐落十四畝硬泥圩內田八畝六分坐落十四畝
硬泥圩內田二畝五分六厘坐落十四畝硬泥圩內
田十畝坐落十四畝金家圩內田六畝坐落十三畝
道家圩內田三畝五分坐落博陸唐公圩○一起山
田七十九畝八分四厘五毫坐落仁和縣十六都八
淨慈寺志 卷之九 十三

畝景字號六十九起至九十號止內田三畝二分七
厘坐落景字六十九號內田四畝五分三厘二毫坐
落七十號內田四畝六分二厘五毫坐落七十一號
內田四畝八分二厘三毫坐落七十二號內田二畝
七分八毫坐落七十三號內田二畝八分九厘坐落
七十四號內田五畝九分七厘坐落七十五號內田
三畝一分四厘坐落七十六號內田二畝九分二厘
三毫坐落七十七號內田二畝五分四厘坐落七十
八號內田二畝五分四厘坐落七十九號內田二畝
五分一厘四毫坐落八十號內田二畝四分五毫坐

三年三月雲棲宏大師講圓覺竟內監孫隆郭宦虞
淳熙宋應昌馮夢禎等共損貲合餘贖贖之復放生
古蹟爲大師壽○四十一年正月宏師入甸鄉宦金
學曾虞淳熙翁汝進沈淮錢養廉洪瞻祖黃汝亨居
士聞來王宇春宋守一鄭之惠等共捐貲買到寺僧
性善蕩三畝二分七厘四毫坐落錢塘縣城西二畝
騰字圩東至萬工池塘西至張雲翼蕩南至淨慈港
路北至行路通前池以廣放生爲宏師再壽○三月
鄉宦葛寅亮買到邵秀蕩六分七厘有奇坐落錢塘
縣城西二畝騰字圩東至萬工池塘西南至本寺新
淨慈寺志 卷之九 十五

放生池北至行路通前蕩爲放生池○四十三年五
月寺僧清杰買到邵秀蕩一畝五分六厘坐落錢塘
縣城西二畝騰字圩東至本寺蕩西至鄒家蕩南至
寺港北至行路通前蕩爲放生池○四十四年正月
護法趙爾昌鄒之嶧議拾原買張永年蕩一十三畝
三分六厘三毫價一百兩止收其半虞山居士王宇
春募其鄉紳錢謙益顧大章翁憲祥瞿汝說等共足
之昌嶧仍以前金并捨仁和真寂院訖其蕩坐落錢
塘縣城西二畝騰字圩東至本寺放生池西至西湖
南至淨慈港北至行路上有藕庄一所今改葺爲佛

影居傍有古樹一帶落通前蕩永遠爲放生池

一永明拾院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住持性蓮置到田

十三畝五分坐落富陽縣春名一畝華墅沙字號

○十二月住持真琮贖到來地九畝陸分坐落錢塘

縣城西二畝長橋勝字號○三十八年十月鄉宦葛

寅亮置到柴山五段共十一畝七分坐落錢塘縣城

西一畝南屏後山勝字號○三十九年八月中秘吳

敬等置到田五十畝三分入厘四毫坐落富陽縣春

名一畝華墅沙字號

一天錫莊田地山蕩共計三千七百三十三畝三分

淨慈寺志

卷之九

十六

二厘四毫九絲坐落仁和縣十七八等都畝景定五

年欽賜住持至愚永充祝延香火膳給僧徒之產自

歷宋元寺衆賴以焚修至嘉靖末僧疎賦重撤佃與

民歲收餘租以抵修膳而產猶存於寺戶後倚均丈

條編糧輕被里豪趙楠郎芝吳良宰吳芳溪仇相金

元魁許清等乘機計收民戶遂至減百匿利而先朝

聖恩盡爲豪民已業矣萬曆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住

持圓崑告蒙本府同知喻淮差張美拘各里長許清

等審議每畝仍納餘租銀二錢一分修葺寺宇接待

客僧公用其時輿情悅服當年即收租銀叁百餘兩

其田地山蕩原派餘租分爲上中下三科開後○一

內田三千二百三十二畝七分七厘二毫八絲內上

田一百二畝三厘四毫有奇每畝租銀一錢五分內

中田一千二百五十畝一分五厘三毫四絲有奇每

畝租銀一錢二分內下田一千八百畝五分八厘五

毫四絲每畝租銀六分○一內地二百九十畝九分

二厘九毫五絲有奇內上地十八畝六分有奇每畝

租銀一錢二分內中地一百八十八畝二分三厘三

毫有奇每畝租銀一錢內下地八十四畝九厘五毫

五絲每畝租銀五分○一內山一百六十六畝六分

淨慈寺志

卷之九

十七

五厘有奇內上山四十畝每畝租銀六分內中山一

十二畝每畝租銀五分內下山一百一十四畝六分

五厘每畝租銀四分○一內蕩四十二畝九分七厘

一毫五絲有奇內上蕩九畝二分六厘每畝租銀一

錢二分內中蕩三十二畝七分六厘五毫五絲每畝

租銀八分

一常住宋元賜田至百餘頃入國初監寺智格以

田多負稅遂至坐法而住持道聯白官撤回蠲稅抵

存田地二十餘頃寺衆議交聯嗣遞授收租以抵寺

基賦役嘉靖四十年尚存一千八百餘畝後以糧役

繁重複將方家峪及安吉定南等山撒佃與民至萬曆元年造冊實存田地山場一千五百餘畝坐落錢塘縣調露等鄉寺衆差徭賴以得免云

一圓明莊田二百八十七畝有奇坐落本路仁和縣十七都二畝方輿臨平二鎮永樂間屬住持師贖管業至萬曆七年寺僧性政爲卿宦呂某請佃

一泰寧莊田地山場二千畝有奇坐落富陽縣春名一畝天興華墅和尚三沙漲湧江心東至梭山嘴南至江陰界西至黃澗嶺北至白鶴浦紹定初賜住持妙松歲收租入常住以繼焚修香火後爲侵佃年遠

淨慈寺志

卷之九

十八

無考迨正德十三年本府華通判奉例清查廢寺田土里地楊琳等告拘寺僧淨信淨仁悟澄悟顯永迪永遠圓倫聯芳明昱等到官議派前項田地均爲九分每僧認管一分歲收租除納糧外各膳焚修其和尚沙至嘉靖十八年爲洪水衝沒中有存者復爲豪民霸佃惟華墅沙地八百餘畝猶屬寺業又十年和尚沙地漸漲佃地復歸然以會荒糧重正苦賠賒忽於萬曆十三年復遭洪水棚沒之外實存沙地一千一百七十五畝沙田九十二畝五分其時告蒙布政司准以應納兇軍改易輕費每石納銀二錢五分

撤論

浙江布政使司吳爲懇恩批禁事據淨慈寺住持僧真琮等呈稱竊寺思開南宋初自永明今與古殊僧隨俗變清規漸遠慈化日殘本寺僧衆頗繁左右居民稠密污穢作踐總屬沉淪開掘砍伐俱傷陰養至於寺內飲酒茹葷寺外屠沽彈射均非釋教所宜定與寺名利悖伏乞准將前項條件給示禁約遵守以便鐫碑垂誡將來撫成現在等情粘單具呈到司據此爲照僧俗原分兩途修行當堅一念爲僧者秉教加持自應恪遵五戒爲俗者守分生理奚容攪擾三

淨慈寺志

卷之九

十九

門今淨慈寺僧真琮等呈欲保護本山誠爲禪林增重相應准從合行禁諭爲此示仰闔寺僧衆及附近居民人等知悉今後寺僧各守清規堅持梵教一切葷酒併犯淫戒者盡行嚴禁痛絕即接待香客亦止許清澹素齋不得盛列酒肉如酒館開張取利其住持爲一寺領袖宜端潔表率後進後進弟子亦要聽其訓誨不許越分壞規肆妄攪紊至於本寺坐照山園丹墀等處喬松嘉樹與續栽竹木俱當護惜培養有疎空不足者仍宜補植以陰風水管年住持遞造一冊要見古木竹若干株每年交閣有私伐賣者

重罰知而不舉連坐前後山地亦係前人用工築砌並不許損壞掘取土石其近寺居民不許縱放猪羊入寺穢污作踐寺前店房不得召賃屠宰與無籍流棍彈射爲非傷生害物如昭慶竟成市肆尤爲可羞亦止當擺列經典并僧家所用等物聽其價請未爲不可以上數條日用切已有一於此俱礙清修禁約之後如有違犯許住持首僧不時赴司呈稟以憑拏究枷示施行決不輕貸須至示者

大鑿曰舊志止載碑記詩詞至若當道檄諭多善權大士金口警策之文安得視爲俗套故特揭王

淨慈寺志

卷之九

三

法王制並遵附於田土非遵制不足守田土亦志之變體也後之修志者達上有大澤勝布金之多腴田廣土之錫漸疊疊焉續而成之垂制遠矣噫其始也吳越王建寺延僧受具戒而光揚慧日其終也大方伯懲僧汗寺肅清規以扶掖宗風相提而觀法運之通塞可知也夫

杭州府仁和縣爲救援困苦事蒙 欽差督理糧儲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廖批發本縣申文又蒙本道批發本縣申文蒙批捏勘雖虛其二斗重則是實應否改納或照舊輸辦未見聲說明白仰縣

再議詳奪蒙此先蒙本道批發錢塘縣城西關二屬淨慈寺僧永震圓軻等各粘連告詞蒙批仰仁和縣查奪等因依蒙就經帖據二等都八等高十七等都二畝各糧著里老黃顧敬王胡等會同各畝見通年里老潘福等結勘得淨慈寺僧永震正宜圓軻等所告田地果係 先朝欽賜二十以上重則舊有田共

六頃六十七畝六分六厘五毫六絲該糧一百六十四石九斗四升三合九勺內將僧民田并舊有地山六十九畝八分六厘九毫三絲該糧七石六十五升七合六勺不勘外實有二斗以上重則田五頃九十

淨慈寺志

卷之九

三

七畝七分九厘六毫三絲該糧一百五十七石二斗八升六合三勺坐落四散高阜低窪裏畝沙瘦不堪去處是的中間並無誣捏情弊伏乞轉達施行等情據此看得各僧所告重糧二斗以上田共五頃九十七畝七分九厘六毫三絲該糧一百五十七石二斗八升二合三勺俱坐落丘黃山高阜裏畝等處今要比照輕賣折銀事體輸納一節查得前項重則二斗以上站田各寺皆然難從槩准輕折但淨慈寺設近省城衝要浩繁相應量准折銀本縣欲准輕賣折銀事體具由申詳問隨隨上七都二畝糧里沈程葉檢

呈詞粘連狀內圖阿戶下田地事情到縣行拘覆審
取供具招申詳去後今蒙前因依蒙覆看得淨慈寺
永震正宣明鑑鎮等所告果係重糧二十以上站田
應合量准輕資折銀緣蒙批仰再議詳奪事理擬合
申詳爲此伏乞照詳施行蒙批依擬行繳蒙此案照
已輕申詳去後今蒙前因擬合帖照爲此除外帖仰
各僧照依帖文條蒙批申內事理即將前項寺僧永
震正宣明鑑鎮所告站田內該三項六十餘畝正耗
米九十五石三斗九升八合六抄三撮二圭每石遵
照申允事理折銀二錢五分收執永遠遵照施行須
淨慈寺志 卷之九 三

至帖者

計開

二都五箇田一十九畝七分一厘六毫 三都十箇
田二十畝六分零 十三都六箇田二十三畝五分
九箇田三十一畝六分零 十二箇田三十畝五
分 十三箇田六畝 十四箇田三十畝五分零
又田二十八畝五分零 十七箇田一十畝四分
二十一都六箇田二十畝八分零 二十二都二箇
田三十畝五分零 二十三都一箇田一十畝八
分零 又田四十畝 又田二十六畝四分 四箇

田二十六畝五分零 已上田糧每遇徵糧之期照
帖派徵

右帖下告僧永震正宣明鑑鎮准此

嘉靖二十六年四月 日司吏費賜承

帖押

杭州府錢塘縣爲懇復改折以全香火事蒙 欽差
督理糧儲漕務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程
批發本縣申詳淨慈寺僧圓清等呈納漕糧改折孤
米緣由蒙批淨慈寺應納漕糧准改抵孤鐸仍移文
仁和縣給帖遵守繳蒙此案照先爲前事蒙本道批
淨慈寺志 卷之九 三

發本僧呈詞呈稱切惟本寺 祝聖道場承值官府

僧貧事冗所賴 聖恩欽瞻香火田名雖四百餘畝

原係民委剩之產旱枯水潦十度三收於萬曆二十

四年抄奉先年告蒙糧道廖爺審復真情蒙批着本

縣議將每歲應徵糧米遵依京折事例每石折銀二

錢五分徵納以後蹇遇明文不分僧民槩徵本色漕

糧因雜運艱難隨告布政司曾爺准批本縣查明加

耗以充徐州運官易耗之費每石折銀五錢得甦貧

僧難解之苦法恩既久官帖現存迄今纂修賦役全

書一槩纂入條銀與同民產槩派已經稟蒙本府賦

役全書已定似難更易思得仁和縣原額孤鐸以米三十入石每名年食糧米三石六斗伏乞天臺肅憐准坐鐸戶糧米批着仁和縣值年算手查抵萬代沾恩不淺上保 朝廷香火下憐僧眾貧乏仍准舊帖改折等情蒙批軍民僧道照田一律當差自是正理據呈欲通融於賦役全書之外應否無礙仰縣查報蒙此令該本縣行拘本寺僧人圓清清杰辨才等到官執出仁和縣二次申詳告折帖文審看得淨慈寺於武林爲名利僧眾實繁而香火之業共四百餘畝則又較遜別寺也且其田坐落仁和低窪之鄉稔淨慈寺志

卷之九

歲苦無全收向蒙本司道軫念准其改折每石糧米折銀二錢五分給帖可案近因纂修均入銀米之內圓清等所以乞恩具呈耳據呈欲以應納糧米三十入石四斗二升改爲孤鐸不過較之克米稍稍輕便既不減米額又不動全書一轉移間而僧沾浩蕩之澤矣合候詳允移文仁和照派仍舊給帖永守等情去後蒙批前因擬合移文給帖爲此除關仁和縣將本寺應納糧米三十入石四斗二升遵照批詳內事理改抵孤鐸完納外帖仰本寺住持僧一體遵守施行各罪違錯不便須至帖者

右帖仰淨慈寺住持僧圓清清杰辨才等知悉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 日
帖 押
杭州府仁和縣爲懇復改折以全香火事准錢塘縣開文蒙 欽差督糧道右叅政程批發錢塘縣申詳淨慈寺僧圓清等呈納漕糧改折孤鐸仍移文給帖遵守繳蒙道批發本僧呈稱切惟本寺 祝聖道場承值官府僧會事冗所賴 聖恩欽贍焚修香火田名雖四百餘畝畝原抵民間委剩之產旱枯水潦十度三收漕糧因難運艱難隨告布政司曾命准批本縣淨慈寺志

卷之九

查明加耗以充徐州運官易耗之費每石折銀五錢得甦貧僧羅解之苦沾恩既久官帖現存近蒙纂修賦役仍徵本色乞憐批縣改派孤鐸折色等情蒙批軍民僧道照田一律當差自是正理據呈欲通融於賦役全書之外應否無礙仰縣查報隨該錢塘縣審看得淨慈寺於武林爲名利僧眾實繁而香火之業共計四百餘畝畝則又較遜別寺也且其田坐落仁和低窪之鄉稔歲歲告無全收向蒙本司道軫念准其改折每石糧米折銀二錢五分給帖可案近因纂修均入條銀之內因等所以乞恩具呈耳據呈欲以應

納糧米三十八石四十二升改為孤鐸不過較之先
米稍稍輕便既不減米額又不動金書一轉移間而
僧沾浩蕩之澤矣具由詳允脩闢前來准此隨該本
縣喬為查湖南淨慈寺乃通衢南浙名山雖路輪蹄
之地僧眾頗繁殊為可憫既置香火田四百餘畝每
歲應辦漕糧呈欲盡抵孤鐸似應俯從准折稍為輕
便今准前因合行給帖辦納為此仰僧清等所呈田
糧三十八石四十二升自四十年為始遵照批詳內
事理照依原議無論米之貴賤荒稔每石折銀五錢
倘遇荒免恩沾一槩循例辦納以便查給鐸戶口糧
淨慈寺志 卷之九 三六

俱無違錯不便須至帖者

右帖仰淨慈寺住持僧圓清清杰辦才等准此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 日

帖 押

杭州府通判喬為乞賜給示禁約恩事據錢塘縣城
西隅二畝淨慈寺僧籍悟顯等狀告乞賜給示禁約
恩便事切緣本寺祖遺寄庄山地叁拾頃零坐落富
陽縣春名村一畝年該稅絲肆百玖拾陸兩玖糧米
貳拾陸石其產本寺並不經營於上年七月內清理
田畝事到縣被伊高里老楊琳等首告寺僧拋下稅

根貽累陪賅拘提住持首僧承認前產緣因迷失年
久遵依事例僧眾闖得顯等到官責發迂路界址明
白給僧承認稅糧管業一時緊併措帑白銀壹拾伍
兩伍錢送納糧長何森六華十九等收票見証九月
間仍被金曉等強割禾稻柒百餘畝不肯與分無從
抵辦稅糧於上年十月內將情具告布政使司何蒙
准送本府管根老爺案前勘問蒙提各豪併追古跡
流水文冊查對東至梭山東嘴盡天與沙高坎上西
至黃澗嶺二畝界南至江陰界北至上段姚貴等地
下至大官浦四至明白的係霸佔不還租息各豪供
淨慈寺志 卷之九 三七

稱寺僧未收租利各招杖罪退還寺產代顯完納正
德十三年分稅糧外顯思納過銀兩未蒙追給於五
月內告蒙案候今年稅絲自行完納今思禾稻成熟
之際誠恐隣界僧俗人等仍前侵害偷割稻禾縱放
牛羊食踐使僧虛賠稅糧如蒙准告乞憐給帖行縣
曉諭禁革為此來告等情據此查得一宗明估寺產
強割稻禾事准本府牒蒙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批發本僧告詞堂批仰府行管根官勘問繳報備蒙
移牒准經行據官署縣申解犯人金曉等到職審究
明白問招據府申詳蒙批依擬發落轉牒前來隨將

各犯追納紙分人犯省發牌仰本縣如遇犯人金曉等投到即便查發寧家金曉等管種僧悟顯等由五項柒拾畝地貳拾伍項壹拾柒畝俱退與悟顯等管業其正德十三年分稅根金曉等將在田花利代僧完納正德十四年稅根悟顯等自行收租辦納合同人犯劉方等作急提解問結去後月久未據解報今據前情參照所告印今禾稻成熟之際亦恐臨界僧俗人等仍前偷割及放牛馬食踐深為侵害未便擬合禁約通行為此除外帖仰本告照依帖文內事理即將退認山地應納稅糧依期送納如有恃強侵佔淨慈寺志

卷之九

二十九

界址偷割禾稻徑赴本官衙門告理施行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帖者

右帖下告僧悟顯等准此

正德十四年九月 日

帖押

杭州府富陽縣為俯全恩典事本年九月二十二日蒙 欽差督理糧儲漕務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吳批發本縣申詳錢塘縣淨慈寺原有欽給沙地今議允軍平米准收全折仍免解運緣由蒙批如議行繳蒙此案照先為前事本年六月二十五日

蒙本道批發淨慈寺僧圓澄等連名狀詞蒙批仰富陽縣查報蒙此該本縣前任知縣胡昂查集縣有行卷冊到官逐一備細查議得圓澄等本寺原有欽給沙地二千四百六十六畝坐落春名一畝每畝原科稅絲貳錢糧米伍合今奉丈量除冊虧并佃出外實存戶沙田九十二畝五分六厘沙地一千二百二十六畝七分五厘四毫每田一畝科絲四錢八分麥一合五勺平米四升四合三勺折米三升一合二勺每地一畝科絲三錢五分二厘麥二合三勺七抄米一升六合六勺共科絲四百七十六兩二錢四分二厘淨慈寺志

卷之九

二十九

二毫麥三石四升六合二勺米二十七石三斗五升六合四勺本年五月內擬各僧具狀洪水湧澆田地三百餘畝隨行本縣主簿陶帶同該畝里遞徐金印等親詣地所丈勘實有澆廢焦沙不堪佈種地一百肆畝零其餘堪以耕作取具里遞勘結在卷為照前項沙地原係輕科下則而復澆廢似應優恤但近奉丈量通為一則錢糧既不可減額數又不可缺今據苦告合無將圓澄等共科前米除本色絹絲并各倉存留折色等米一十三石三升二合四勺俱議入條編銀內與民一體編徵外其兌軍平米一十四石三

十二升姑與酌處查得槩縣田地派該兌軍平米共計五千一百四石四升四勺內淨慈寺兌軍糧米一十四石三斗二升准改全折所減兌軍米數均於槩縣兌軍米內每田一畝止加七抄五撮六圭四粟其通縣京庫米折銀每田一畝得減銀一絲九忽四微三塵入渺夫既將本寺應科糧米准賜全折仍於輪當糧里止令催納免其解運庶少示優恤之意而緇流得以祝延不乏矣未敢擅便已經具由申詳去後今蒙前因除移付戶兵工等房并糧儲倉總知會遵照外帖仰本寺告僧圓澄等收執以後遇派兌軍糧淨慈寺志 卷之九 三十

米即照改准及審編收解實此赴照施行須至帖者右帖仰告僧圓澄文英圓清性蓮如綱大乘准此

萬曆十年十月初四日給

帖押

欽差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司禮監太監孫為公務事照得杭州府城西淨慈寺有萬工池一口查係寺僧真瑞等養魚收花本監雖未窮理實切信心各僧既入空門自當戒食而戒殺欲超濁界豈宜損物而損心鱗介之屬雖微愛生之理則一觸類而推則僧之養魚兌利者為犯規之首也矧池近山門尤非事體

於是集諸僧眾論以因緣惡彼自願領去六畝不於四十兩當給塘寺買到前池并周圍桑地發給常住以為栽蓮放生之用除將賣契稅印契尾存證外為此令給帖付本寺僧眾自今以後將前池地許各管年僧查照房分每年輪派掌管未為定規毋得恃強久占及仍前養魚獲利致負本監利物之心如有故違聽本寺僧眾并諸色人等首告所在官司治罪若居民妄行侵損致有崩淤者執此赴官告究不恕須至帖者

右帖下淨慈寺僧眾准此

淨慈寺志

卷之九

三十一

萬曆二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帖押

論曰寺賴僧存僧依食住食以法延弟占之為僧奔俗以殉法今之為僧捨法而殉利甚至以資產之故夷於編氓雜於伍伯護僧之制幾為僧輕嗟予惟是南屏田土不無餘於前朝而伏臘嘔餉猶存古則泉石松杉間隱隱時聞鐘梵列祖之靈實式臨之有能紹明祖意用報檀施可不深維訓制之意也乎知其意者之於密施空輪而已即七日身香不散一粒齒嚼不着如是而已故有過董大人與伽藍神同護伽

藍者反施伽藍入伽藍而乞士吐其膏腴不待乞而
施入貞明之釜更有人也彼佛戒制僧僧自立制豈
直鳴鐘唱梵求百丈之制哉斯其人依禪恍住任無
所住殆其家法服師謂着衣吃飯一切仍舊者乎仍
舊者仍舊制者也仍舊制之解制者也

住山圓清校梓

淨慈寺志

卷之十

七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十

靈異

敘曰惟佛世尊崇切薰脩滓穢都盡神通斯巨毫端
具利丈室敷座光怪陸離不可思議昌漬長即明暉
遠憑者詫爲奇特智者埒之真常至夫明聖所滙結
爲寶坊靈真蟠焉神理會焉光怪變現胡可泯滅矣
雜紀靈異用殿南屏

晉葛洪字稚川著抱朴子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嘗至
南屏中峰之陽觀嘉木森秀清泉甘冽遂棲隱煉丹
於此有丹井存焉至今稱小蓬萊從祖玄授丹術鄭
淨慈寺志 卷之十

隱洪師隱悉得其術後應元帝辟求爲勾漏令就取
丹砂止羅浮山七年忽欲遠遊與廣州刺史鄧徽言
別端坐赤日而化輕如空衣蓋尸解云今其靈跡武
林名山乳泉所在有之

潛禪師胸臆狀如北斗清涼記其後有五百羣徒當
爲侯王所重未幾吳越錢王建永明迎居之師嘗欲
從王求金鑄十六阿羅漢木白也王忽夢十六巨人
隨行師明日以請王異而許之師領徒常五百居永
明五年兩見文殊又見普賢乘象山門阜枕幃所終
時白光晝發嶺頂亦時放光

乾祐三年忠懿王以誕日飯僧寺中笑如雲集有長耳行脩疥而據陳那之座王問永明壽云公大有聖德降否師曰錢王曰長耳即定光佛應身也脩云彌陀饒舌便化去

永明集三宗聽法者常二千人壽禪師就便地爲九眼開犯金神七煞亦有人晨起見七人蓬頭沐髮湖濱迫問之曰我七煞神也壽師營固吾頂既不敢移別宮違歲君令又不敢殃古佛之徒日受大小洩洩去穢耳師聞竟不除圍

五代時有造雷峰塔僧誤以所施磚錢買瓦死後墮淨慈寺志

卷之十

二

西湖作雙頭魚後值慈雲懺王夜渡湖中見塔懸燈輝映霄漢乃贊曰造塔者定生切利受福樂矣時有巨魚躍於舟云謝師指示遂脫去

雷峰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父老子弟轉相告也嘉靖時塔烟搏羊角而上便云兩妖吐毒迫視之似聚蛇耳或云螺髻放光理或有之

雷峰慧才法師神遊淨土見一殿殊麗人曰以待宗本而汙京職公禮本施金而去人詰之曰吾定中見大金蓮花題曰永明宗本其他小花不可勝數云待受本化度之人又有妄者云是退墮人也

慧才山四明法智而悟元豐元年三月爲靈芝元照及道俗千人授菩薩戒於雷峰方隅磨觀音像放光初貫寶籙漸散講堂燈炬日光皆爲映奪淨慈法真守一爲作戒光記米市書辯十淨勒石

宋如靖賜號普明早入慈辨室杭人有以私憾害其兄者心恠問一律師答之曰殺人償命何足爲問其人即投溺西湖欲償兄命既而悔之因隨衆入雷峰受戒聞戒師說人造罪許懺悔其鬼乃怨律師早知可悔必不投水日夜隨律師索命語以脩薦百方皆辭久而言曰爲我請靖佛子施大乘戒則可脫及爲

淨慈寺志

卷之十

三

受戒法乃現形致謝而去

嘉泰四年淨慈燬濟顛自爲疏行化嚴陵以袈裟籠罩諸山山水自拔而浮江以出報寺衆云木至江頭矣將集工搬運顛曰無庸已在香積井中有六丈夫勾之而出監寺欲辭之辭曰我六甲神豈受汝酬耶遂呼井爲神運萬曆丁未夏有數無賴子縋之而下步入數丈忽有廣室甃壁宛然有物蠕動觸胸臆間驚悸而出或以爲龍也

瀕湖居民將食螺蛸已斷其尾濟顛乞以放之遂活今西溪安樂山池中尚有無尾螺蛸傳爲顛手放故

物也

宋梵臻嚴淨毘尼說法淨慈俄而一婦迎至家忽見有刀斫此婦如泥者師曰受前生切脔之報願濟度之乃爲懺摩受戒前相遂隱

絕照輝公坐夏淨慈東寮屋壁中有水墨觀音像師每夜禮之祈懇至切忽見淨瓶水從壁湧出通身歡喜從此智鑑益明

南渡時淨慈燬而復興住持道容聖凡百阿羅漢建田宇殿貯之其時塑像出一僧手拈梵儀容俱有生氣像成而僧竟化去洪武二十四年寺遭回祿無子

淨慈寺志

卷之四

四

遺惟二百三十一位阿濕卑尊者從烈燄中歸然兀坐不燬而相好精瑩益新牘簡菴復建殿成獨設一龕黃羅幕置籤筒側身偃蹇斜目覷人而咲祈嗣者必詣此炷香以手摩腹黑光可鑒龕廢矣

濟南李茂字定國乾道中寓邑營教授嘗詣淨慈過長橋於竹林迷徑見青衣道人鬚笄菱批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禮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笋食之甚美俄而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即身輕貌妍不復飲食僕駭之以語其兄莫莫至則去遊茅山旋入青城矣後莫爲蜀提刑訪之已乘雲去數年

惟存繪像耳

淳熙間後軍副將賀忠歸自吳至蔣灣栢林迷路見大第繫馬數匹問閭者此誰之居曰呂使君宅又問馬欲賣乎曰正訪主於是微賂之使入報良久娘子出見年將四十澹妝素裳脩脩然有林下風致延坐淪茗扣所欲以馬對笑曰細事也俄而置酒張筵歌舞既罷將就寢賀固辭娘子嘆曰吾嫠居無子今夕邂逅豈非天乎遂留館凡三宿始別贈以五花驄及白金百兩又云家姊在淨慈西任倩寄一書握手眷眷而退賀還持書至淨慈西松徑中果得其姊相見

淨慈寺志

卷之五

五

如烟親亦畱與亂金珠幣帛細載以歸自是每三兩日一往躡冷經半歲賀妻亡窵窵之費皆出呂氏姊妹踰三年賀亦亡又明年寒食賀子上父塚因訪姊家於寺之西宅舍俱不知所在惟松林內有兩古墳賀子悲異瞻敬而去

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香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

宋李秉紹興中領御藥院初學禪於淨慈輝有省晚閱龍舒淨上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閻長元美殿長林

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會久之感疾忽見阿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花滿房乃別衆書偈端坐結印而逝

宋方家峪梯雲嶺有守龍山軍數人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棋競鋤擊之內余姓勸不殺衆不從來旦有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衆往奪之余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覃光嫩玉色女戟手曰清平時有盜番淚而去軍人歸烹之將食余忽頭痛乃睡夢女子云此輩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驚覺衆已食訖皆嘔血死惟余存焉

淨慈寺志

卷七

六

淨慈毘盧閣宋理宗建入元燬舊傳其下有皇妃墓往往夜吐光性若神火或照殿堂或旋草木似螢而大且葩燁燁有輝疑殉葬有伏藏云 虞淳熙詩云宗鏡堂前佛殿南鮑燈掩映照伽藍浮空早識金銀氣埋玉初聞父老談地下散花羞不起泥中布髮死何慚宮人斜畔珠襦冷不見秋原見古潭

寺清遠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未悍兵來索金帛遠瞋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自斃息而去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清遠至僧自作禮願爲尼受法清遠舉大法開

導恍若有悟清遠去未百步婦竟別家人坐脫

虞伯生集臨川人少不偶浪遊錢塘一日偕楊仲弘范德機訪微煉師於南屏山下求召仙筴忽動書曰某當境神也煉師叱曰吾不召汝復書曰欲乞虞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以求陞耳衆勸伯生許之翌日文成焚之湖濱逾旬再詣煉師禱召神復降曰某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忽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封仁壽郡公神言始信孫太初在寺時嘗蓄一龜後移隱苕霅言十許年寺僧悟澄一夕夢青衣道人曰某太初伴也願師明日救其於法華巖畔澄驚寤往探之果得大龜徑尺爲石所壓蓋裂罅叢集矣澄憐而寔於林中越夕往視竟不知其所往

淨慈寺志

卷七

七

嘉靖初有長爪和尚不知何許人來止雷峰塔中俄有巨蟒繞塔數匝而入蟠其中外有雲雷隨之竟日不散蟒引首作吞噬狀長爪叱之竟遁去

壬寅屠儀部降迎仙寺樓能以術致仙者龍城生也所設鐘鼓自鳴果核自擲於地如散花樓之下聞雲鳥往來之聲案案焉密絃素楮故得龍穗奇書走生寓中譯其書忽見圓光煜然銀手從帷幕出授篆文

一軸蓋誨義云而邑何生者亦能致仙於箕葛祠部
寅亮迎之預言發解事悉驗且令勘文昌閣閣款歡
喜嚴下

方家峪山民王舉輩五六人一日營募發土得一石
窖啟視之蓋藏金云僉計至夜掘取遂掩之良久乘
月率衆荷畚鍤詣其處且以酒肴酬山之神方舉鍾
風雨驟至溪山昏黑衆共窺伏灌莽間見白鴉數萬
出窖中望鳳城飛去飛盡而天瘳月明如故

褚堂馮養勛母夢濟顛面黧紫如蝦蟆皮曰識我否
世所傳濟顛小說與他小說不同皆實事也馮母後
淨慈寺志

示微疾而化去來自由似與濟公有緣

萬曆己丑邑有老嫗姜氏禮佛淨慈雲麓歸夢其二
婿云爲負僧債陰曹遣墮狗胎於寺償還今已三年
足矣婿本姓卜行四嫗翌日偕其妻子得之寺中疾
呼大慟曰四官四官何至是大聞淚下俛首依依隨
之去

虞司勳淳熙兒時侍封公舜卿上塚南屏之南麓封
公忽聞人語曰有老虎有老虎司勳與從祀者皆不
聞也已又連呼獨封公聞之衆匿笑自甚安得有虎
且燬酒陵餘而封公變色起衆擁逐下山不數十步

虎已突過塚上矣蓋山神護之云

邑陳氏子明行從靈隱僧如通禮羅漢觀有壞者命
匠新之失照其光俄而合族皆患赤青一夕夢僧謂
行盲人之目安得不此患乎行大駭時通感夢符合
因大設齋會更加脩飭一族皆病得愈

萬曆甲午蓮池師講經淨慈諸護法者集方丈有吳
興人問六夢居士曰曇陽現毘山云居士是文殊應
身果然否居士曰是大妄語已衆散過羅漢殿門婦
女數十人俱同居士合掌高唱文殊菩薩衆謬然且
信前語居士曰偶然耳六根三業皆爲文殊何用取
淨慈寺志

相

響佛者不知何許人能高聲念佛入夜從南高峰遠
北高峰或自寶石而登雷峰其聲清亮出霄漢上無
論寒暑晦冥流響不輒其行拄一禪杖步趾琅琅一
夕乘月登南屏忽厲聲云畜生毋恣殺貪宜速避退
時有寺僧登樓觀之乃見猛虎逸去

三潭護境明王相傳爲湖心寺伽藍神也弘治間寺
毀神無所依遂往棲雷峰之陰據叢爲厲且能附人
自稱爲三潭護境神土人舩廟以祀之包憲副構園
亭徙其廟厲愈熾遂復其處焉

叢談 附

杭州內外及湖山之間唐已前爲三百六十寺及錢氏立國宋朝南渡增爲四百八十海內都會未有加於此者也爲僧之派有三曰禪曰教曰律今之講寺卽宋之教寺也嘉定間品第江南諸寺以錢塘淨慈靈隱寺餘杭徑山寺寧波天童寺育王寺爲禪院五山錢塘中天竺寺湖州道場寺溫州江心寺金華雙林寺寧波雪竇寺台州國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靈谷寺蘇州萬壽寺虎丘寺爲禪院十刹以錢塘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溫州能仁寺寧波白蓮寺爲教院五

淨慈寺志

卷之

十一

山錢塘集慶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感寺寧波寶陀寺紹興湖心寺蘇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慶寺建康瓦棺寺爲教院十刹杭州律院則昭慶寺大通寺法相寺菩提寺內外靈芝寺不在五山十刹之列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築城自秦聖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門十座其西關門在雷峰塔下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傳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帝祥當十倍於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直主乎遂不更營及忠懿納土於宋

凡九十八年時有和尚歌于市曰還鄉寂寂杳無踪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但曰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有納土事

錢塘俗識有云江湖拍岸生妃子湖水平堤出狀元我明孝惠皇太后邵氏實誕唐宗獻皇帝憲廟

登極尊崇外祖家勅建后父昌化伯塋湖南割淨

寺十之三及廢法因院基爲之破帑金十餘萬玉垣

金檻赫奕一時又吳越文穆王妃吳氏忠懿王妃孫

氏宋章懿皇后李氏寔誕仁宗高宗貴妃劉氏皆錢

塘人故老相傳其時潮皆拍岸直至今官港口洋壩

淨慈寺志

卷之

十二

頭皆江也郡城李旻茅瓚兩狀元皆錢塘人屢應湖水之讖癸丑湧金水門通舟楫入城湖水建瓴直下兩湖幾成甌脫乙卯賢書遂無一人劉撫臺檄復舊鐵限石欄之制通水而不通舟識者趨之

貫休者工詩畫畫羅漢猶奇每至南屏必挂錫焉寺故多手跡所謂十六大士諸像皆不可見矣近惟鳩摩羅影尚在後以詩謁錢武肅王云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咏綺霞羞他年名上凌雲閣豈是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遺客謂曰教和

尚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相見休口州亦難添詩
亦難改問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飄然入蜀

紹興淳熙間頗稱康祿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新
亭之淚湖南有白堦橋印賞朝京路徑士庶往臨安
者必置一册有人題一絕云白堦橋邊賣地經長亭
短驛甚分明如何抵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

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珍珠翠芳北有集芳延祥玉壺
東有慶樂南園德壽光堦翠華時御一日御舟從聚
景園經過斷橋見酒肆屏間書太學生于國寶風入
松詞末二句曰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光堦
淨慈寺志

卷之

十三

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不免酸寒改携作扶政酒作
醉卽日宣命解褐光堦之摘藻憐才皆歷代世王所
少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御舟繇裏湖經斷橋入南屏
珍珠園太上命買魚鰲放生宣喚湖中買賣人等內
侍用小綵旗招引各有支賜時有賣魚羹宋五嫂東
京人太上念其老宣上船賜金錢十文銀錢百文絹
十疋仍令後苑供應泛索至申時御舟稍泊花光亭
至會芳少歇人上已醉上親扶上船都人傾城瞻歎
聖孝

秦少遊觀元豐三年秋後一日訪辨才大師於龍井
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白蓮普寧寺遇道人叅寥問
龍井所遺蓋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
林間月明下數毫髮遂棄舟從叅寥策並湖而行出
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慧因澗入靈石塢

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心應手非可以言傳學
到者東坡贈之詩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
昧手怒驚午盞兔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
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
謙名不朽又贈謙老瀉湯舊得茶三昧覓句近窺詩
淨慈寺志

卷之

十三

一斑清夜漫漫困搜攪齋腸那得許堅頑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
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鯽竟日欲遲留不喻
此語及俸錢塘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技餌出之
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爲難進易退不妄
鳴食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子瞻詩云我愛南
屏金鯽魚重來拊檻散齋餘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舍翁元之教夫子瞻
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下雪適會三衢蔡熙
之子珣出所造墨如漆其黑茶欲其白物博顧倒未

知孰是大衆一咲而去

淨慈惠崇號玉澗善畫寒汀烟渚蕭灑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山水但寫意而已小景盡家多喜之故魯直詩云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橫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紅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萋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到時舒王詩云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沙平水滄西江浦鳬雁靜立將儔侶皆謂其工小景也劉青田嘗爲題其圖有詩別載

淨慈大通本禪師操律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蘇淨慈寺志 卷下 十四

子瞻一日扶妓謁之師愠形於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妓歌之師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叅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其時有仲殊名揮姓張氏安州進士後棄家爲僧住吳山寶月寺間而和之云解舞清平樂而今說向誰紅鑪片雪上鉗鎚打就金毛獅子也堪疑已信身如夢何知眼其眉蟠桃因甚結花遲不向風前一咲待何時黃浩翁一見大賞

馬宋温州人至錢塘淨慈寺寫古松於壁題云磨出一錠兩錠墨掃出千年萬年樹月明烏鵲誤飛來踏枝不着空飛去丁大全賞其詩盡急命索之人忌其能閱不令出卒不過遂成詩讖云

皎如晦者淨慈寺僧也嘗作卜筮子詞云有意送春歸無計畱春住畢竟年年用着來何似休歸去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飛紅雨風致殊不減詞家

紹興間柳宣教者尹臨安履任之日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叅宜教憾之計遣妓女吳紅蓮詭以迷道詣淨慈寺志 卷下 十五

寺投宿誘之玉通脩行五十二年矣戒律凝重初甚拒之至夜分不勝駘蕩遂毀毘尼已而詢知京尹所賺也慚怩而死恚曰吾必敗汝門風宣教尋亡而遺腹產柳翠坐蓐之夕母夢一僧入戶曰我玉通也既而家事零落流寓臨安抱劍管柳翠色藝絕倫遂肄樂藉久之皇亭山僧清了謂淨慈寺僧如晦曰老通墮落風塵久矣盍往度之如晦乃以化緣詣柳翠爲陳因果事柳翠翻然萌出家之思如晦復引見清了了厲聲曰二十八年烟花業障豈爾本來面目耶翠於言下大悟歸卽謝鉛華絕賓客沐浴而化

寧宗無子選太祖之後貴和爲太子更名竑封濟國公貴誠爲邵州防禦使嗣沂王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使瞰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權勢薰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事於几上曰彌遠決配八千里又嘗觀宮壁輿地圖指瓊厓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卽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一日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淨慈寺志

卷之十

十一

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之坐也清之敬諾乃以清之爲教授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卽以貴誠詩文翰墨呈之畧不容口彌遠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畢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意益決乃日媒孽竑失言於帝竟廢竑而立貴誠更名的是爲理宗

周公謹齊東野語載韓侂胄南園中有對帥獻沉香山高五丈立之凌風閣下南園與慶樂園一帶在湖之南其沉香山乃枯竹耳遂賦詩云舊事淒涼尚可

尋斷碑閑臥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張叔夏過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歡遊轉眼驚心南園東曉酸風掃盡芳塵鬢貂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沉沉不信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踏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樹裏寒雲老桂懸香珊瑚碎擊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却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成弘時此園峰磴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力移去

南屏臨湖一帶自長橋至太子灣舊名南新路夾路多長松落落蔭人幾五里許蒼翠與袁仁敬所栽九里相掩映宋時有臨安趙府尹將伐他用寺僧道濟賦詩而止其詩曰喬松百尺接天高曾與山僧作故交幾重枝柯千載茂獨憐刀斧一時拋窓中不見龍蛇影耳畔無聞風雨號最苦凌晨飛去鶴晚歸已失舊棲巢宋元以來南屏坐照山喬松嘉木矯矯千尺有參天溜雨之勢鬱成叢林間有枯萎國初寺僧夷簡諸好事者尚肯種植夷簡種松詩云豈爲栽松待

卷之十

十一

扶苓只圖山色四時青老僧終不將歸去留與湖南作畫屏今則編氓錯居俗僧無致此焉而縱尋斧誦二詩堪爲太息

濟顛嘗爲陶師兒起棺有文云恭惟陶氏小娘手攀
雪浪魄散烟波飲瓊液以忘懷踏銀波而失步履度
者人情難逃者天數昨宵低唱陽關今日朗吟薤露
母老妹幼腸斷心酸高堂賦客黃昏無復捲珠簾伴
寢蕭娘向晚不能綉綉戶化爲水上蓮花現出泥中
玉樹映波平月朗綠陰中莫問王郎歸甚處又爲王
生併師兒下火文云切見王生宣教陶氏秀玉原欠
前世鴛鴦債負荆棘叢中連理愛慈池間比目雙雙
共障波心兩兩同沉沙漬今朝帶水拖泥怎免這場
勞碌王公嗚呼且在陶母慙慙悲哭陡傾這些公案

淨慈寺志

卷之十

十九

山僧與你判牘嘆憑此火光三昧各認本來面目按
陶師兒淳熙勅行都角妓也與浪子王宣教狎甚相
眷戀爲惡姥所聞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
湖比夜舟泊淨慈藕花深處相抱投入水中舟人驚
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
舟經年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士女聞踏舟發
如蟻有少年者方外人也登豐樂樓目擊畫舫紛紜
起夷猶之興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雖連舫漁艇
亦無泊岸者止前棄舟在焉人有以王生事告者士
人笑曰大佳大佳收欲得此卽具盃饌入舟遍游湖

曲盡驪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其
價反倍他冊

方家峪有宋忠節徐公墓公名應鑣字巨翁衡之江
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佑二年伯顏次師阜亭山
少帝率三宮庶僚三學諸生皆北行應鑣與其子鄉
貢士琦曰松女元娘誓不從具酒餞謁告岳飛祠作
詩云二男并一女酣醉乃率子女登梯雲樓聚書四
周縱火自焚一小僕不醉聞火起驚報諸僕壞壁撲
滅之鑣不得死與子女怏怏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
翌日得其尸於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如生諸僕殯

淨慈寺志

卷之十

十九

之金牛僧舍蓋王立於福州褒其節賜朝奉郎秘閣
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均率儒生五十餘人收
而葬之方家峪廣嚴院側謚正節先生 皇明正德
間御史高胤請於 朝爲建祠賜號忠節
張伯雨嘗有春日遊南山約手書一卷詞致字法可
稱奇品約云看長安花已是丈人之行間鐵鑣步聊
從太史之觀甫及春晴可無宿諾且鷺峰猿洞衆人
何莫由斯顧靈石龍泓賢者而後樂此緇塵弗汗碧
嶺長幽仰探玄豹之深下笑飛蛟之聚風草蕭爽悲
德威三老之亭蟬冕輝煌拜元祐諸賢之像徐行後

逸興邁倫撫中岳外史之青碑長虹貫日竟房山侍郎之題壁白雲散扉放浪形骸擲寫懷抱豈沙門不得稱高士而濁醪亦足名賢人追鵬詠之風流成談笑之故事盤飧爲具酌必真率會中車騎後特罰依金谷十數僮居高遠徒費招邀

王叔明蒙其先吳興人趙文敏公之甥也隱杭之黃鶴山號黃鶴山樵工詩畫與吳興倪元鎮齊名平仲徵題叔明畫詩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朵翠芙蓉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請吮彩毫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淨慈寺志

卷之十

春雨餘方孝孺題叔明墨竹詩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之敏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嘆詫謂言妙處通古人世俗相若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高堂坐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脩竹烟雨冥漠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下蒙字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莫仲典璠嘗瘡疾南屏葉文甫贈以碧甯丹服之愈作詩以謝云卅有碧霞者燁燁色青銅當其脩合時至理妙無窮朱玄列南北龍虎環西東煌煌勾陳主黃頸居其中卅成秘金匱什襲嚴緘封我衰困瘡疾鍼砭無全功一丸納玄牝百竅潜流通沉沉熱惱境灑然濯清風五行復正氣四體還冲融夜夢青衣神化爲雙玉童揮戈奮來往直上泥丸宮瘡鬼伏殘喘巢穴爲之空宛如狐鼠輩膽落衙吏聰覺來一呵欠色澤神亦克何當獻九重四海濟疲瘵

老僧相傳藕花居左卽楊復初住處復初築室南山淨慈寺志

卷之十

以村居爲號陵彥翀以漁家傲詞壽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宛似蓬萊島間說村居詩思好還被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亭前松合抱客來便許傾倒玉兔已將靈藥搗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老復見心洪武間徵入京師其師淨慈訢笑隱止之曰上死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且道師語上命併逮訢將殺之訢曰此故僞臣偶舉之非有他也上問出何經訢曰出大藏某錄某函某卷第幾葉命檢視之果然乃釋之

方希直孝猶之從學於太史宋景濂也相與共歡嘗
從景濂宿南屏山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後
數年景濂薨而鄉人有王生者偶寫南屏對雪圖索
詩於希直希直閱之感嘆陳跡遂題詩云昔年歲暮
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壓夜半大
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絕恍疑
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
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紅顏白髮青貂裘
坐讀古今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蕩
摩碧海瑤臺送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慨吊古思
淨慈寺志

卷之十

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臺一時佳會
難再得仙人上天塵世宰王子何年繪此圖正貌南
屏舊遊跡吾知王也奇崑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
揮灑豈無意神授髮髯存天真世間今古同飛電回
首人家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
蓋其時景濂已謝病還山而希直自海上來迂邂逅
於南屏師生道義之情湖山增重矣其曰羅山石室
乃景濂公精舍也

南屏萬峰即今雨華閣爲孫山人一元隱處山人與
海昌許黃門相爲友嘗言一鶴其馴黃門爲雷川

數畝取租養鶴手製鶴田券文贈之後鶴竟飛去山
人作失鶴詩六首并券歸黃門其券別載詩有序曰
余蓄一鶴一夕開籠調舞忽爾高逝長望不還時松
房夜寂風月清炯獨引步顧影誦唐人想伊只在秋
江上之句因用首尾作詩六首付童子長歌以招之
只在秋江上孤音何處聞夢圓千里月愁入一山雲
欲賦招難返長憐思不羣此時還憶汝書寄武夷君
只在秋江上連宵信不通忽看雲外影漫擬頂間紅
樂府音猶是山家籠已空此時還憶汝學舞小庭中
只在秋江上長吟首重搔避烟茶已熟窺戶月初高
淨慈寺志

卷之十

山角聞孤笛湖陰夢小舸此時還憶汝把酒與空豪
只在秋江上高飛竟不還君應懷遠漢吾豈戀區寰
雲冷難成夢月明疑扣關此時還憶汝何處訪蓬山
只在秋江上孤蹤竟所之花間扶杖處竹外聽泉時
野客來玄圃山僧寄紫芝此時還憶汝伴我夜吟詩
只在秋江上烟霞幾萬重堦前畱墮羽苔面想行蹤
雲影忽傷水月明猶在松此時還憶汝跨我出樊籠
山人又嘗與張石川豪遊西湖載華陽巾被高士服
用郎官湖故事改西湖曰高士湖作詩紀其事
王伯安守仁既擒宸濠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

過發至錢塘凼演示焉不勝憂慄作詩云靈鷲高林暑
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峰頭
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
定孤山計種果誅茅却易成頃之王師遣人追宸藻
復還江西遂謝病居淨慈作詩三首云老屋深松覆
古藤羈棲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裡消閒書藥畧窓前
對病僧烟艇避人常曉出高峰望遠亦時登而今更
自多牽俗欲似當年又不能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
除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
戰江西方底定六飛南甸尚淹留何人中有回天力

淨慈寺志

卷之十

五十四

諸老能無取日謀十年塵海勞魂夢此日重來眼倍
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鳬飛處青
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
墮江城

淨慈有閣憑虛而出可瞰全湖天順間學士錢溥題
詩倡腰驕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帖嘉靖間僧法聚
和云大堤迴接鳳山遙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
埋帝島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
花十二橋間說西湖當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
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景最切所

云年少平章蓋指賈似道也

嘉靖三十二年島夷自海鹽登陸犯杭巡撫胡公宗
憲統率軍民出城拒敵於湖墅被戮數千人復移廣
西山東湖廣及括蒼精卒萬餘屯禦臨湖大剎而淨
慈亦屯三千人皆狼兵也於時寺宇變爲營衆僧徒
竄伏林莽戎馬紛紜鉦鼓喧雜者幾十年始獲討平
南屏喬松脩竹砍伐殆盡

萬曆戊子十六年杭州大荒米價湧貴樹無完膚殍
死者以澤量矣內監孫公隆捐餒買粟賑之乃命淨
慈住持及好善而有力者數十人就寺炊香積大釜
爭慈寺志

卷之十

三十五

作粥夜貯大甕中明旦飢民麋至踈左翼門入聚列
兩墀行粥用二人舁一人執杓以注器中食畢以次
踈右翼門出日施粥米可十石始六月訖八月飢民
半藉以存活云

西湖八景南屏有其二一日南屏晚鐘一日雷峰夕
照鄭郡丞承燁讀書蓮花洞下自號蓮石散人嘗書一
聯殿柱云松韻鼓笙簧和南屏之晚鐘清如雅奏禪
心開定慧對雷峰之夕照湛若明生非住山久者未
易領略到此

萬曆甲午雲棲宏師演圓覺寺中五十三日而罷時

寺僧性蓮以齋餘百斛爲供師却之舍師與孫司禮隆馮司成夢禎虞司勳淳熙輩十許人爲師讀萬工池及池魚祝師壽每月師必至社者十許年放生之社實權輿焉乙卯師弟子廣寬同整公復拓池外之池二十餘畝潛通花港吳門黃仲蓋夢遊廣殿文牒山積取視之皆申奏淨慈放生事也

屠儀部隆渡江卽釋擔於寺寺僧以爲太勅重來嘗作吳華記演供宏師寺聚觀者數百人復演供雪浪恩師入寺聚觀者亦數百人比於乾闥婆之伎其游戲如此一日見有據宗鏡堂門限操竹箸瓦盆嚼糲淨慈寺志

卷之十

五

飯者蓋朱宗伯廣也大詫以爲高虞司勳淳熙顧嘆曰布被丞相耳且入揆地無何大拜隆嘆語熙吾每遊戲固當道民終身矣

歲正月六日爲定光誕辰男女傾城出游法相寺炷香必取道淨慈藉地張筵笙歌雜奏多以爆竹相對闐放杭俗謂之賽爆竹

元夕有司張筵寺中裝放烟火架男女來觀者肩摩踵接不下數萬人或有無賴子拉上妓扮充貴官良眷於人叢中肆狂闖關其有喧擗蹂躪而死者往往波及寺僧至若寺臨省會官長軒車駢集輿車需索

酒食囁嚅無厭而住持首僧撞鐘率衆以候迎送亡論晨夕風雨寒暑晦冥扶服道傍稍失候則僂辱及之欲止靜安禪其可得乎末法陵遲教微僧弱如昭慶靈隱三竺在在皆然而淨慈之累尤甚元豐七年神宗駕幸有旨召長老宗本賜坐說法禪衆無煩出迎豈非住持得人則精藍有光法道尊重哉噫後之動息可不勉旃

論曰孔子不語神此門人小子語爾章編十翼曰不測者曰無方者曰無思無爲者何物耶又孰誰語耶日月光華風霆霹靂目耀列缺掌擘巨靈世所見勿淨慈寺志

卷

五

神也而神至人之跡少所見多所怪恒情乎靈異既闕亂以叢譚叢譚者丘里恒譚也恒亦至神或可叅觀云爾觀之如何稗官之談濟書記益十倍所紀云以視如來三明六通千變萬化直丘里兒詫談吞刀履火事而上堂入室叢市聲巷議詬詈戲譁出之花散於上神踊於下此詎非靈異而安所不平常哉故茲紀也儒史之異而佛史之恒也

新安吳 敬校梓

南屏淨慈寺志卷之十

淨慈寺志十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明釋大壑撰大壑字元津杭州淨慈寺僧案淨慈
寺在杭州城西南屏山舊無志大壑始創修之其
書分形勝建置法嗣檀護著述僧制靈異七門自
序稱斷碣磨厓冥搜必錄蓋二十載而始成其用
力亦勤矣

重刻徑山集序

凡集之歆慕於當時而傳於不朽者。必以其迹。以其實也。跡每實固以微。實每迹終莫能廢。故古之聖賢所遺之墳。索詩書易春秋禮樂。以至百家子史等籍。皆燦然千古猶一日也。何哉。以其有實之可以垂教萬世而為

徑山集序

乙

法於天下耳。豈宗門自竺乾七佛。迨於六祖。以及千七百家。咸有經論篇章。敷宣無量妙義。以顯示真宗。故自周抵今之詰聖明王。公卿大夫士。往往尊崇之。不替。而與孔孟之道偕存者。蓋亦以其實之有在也。徑山名列已六通場之首。豈以山盤踞之

奧勝。與遺蹟之繁夥也耶。寔由

於唐之開山國一欽公。與云。濠濟譚公之廿數等。皆以性。地朗徹。法境晶瑩。其衛足以當代宗皇帝之諸聖。眷仰欽承。整躬之羣。公企仰禮下。而可先教為法於後。庶耳。暨是法再代。而趙宋。而大慧杲公者。相繼輩

徑山集序

二

出。又且二三十許負。皆雷轟電掣。獅吼象駝。謀詔古佛。遙現。其言迭顯。左也。故宋帝孝宗屢賜璽翰。及御製真讚。以嘉資之。鉅公如魏國張浚。丞相張商英。侍郎張九成。之法賢達者。前後相參叩承事。而弗數。抑又豈非以其實之所召與。是故道場居稱

天下第一。固無忝於往山矣。然
歟。致見已上諸家之實。其玄猷
妙旨。備載五燈會元。條然可討。
播撫浩繁。茲弗克悉。綴至。歎求
訪往。古事跡。則必身臨于境。自
可槩得耳。以跡以實。惟世之君
子。配之焉。是集舊有刻本。歷年
滋久。書已板廢。有日矣。今季育

徑山集序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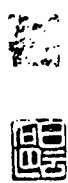
春。寺主僧嘗董治樓殿諸冗事
者。正璫也。慮其愈久而愈失之
者。至無所從考也。乃搜厥殘冊
斷編。聚鉢資倩工。依抄本重繕
刻之。以聊存其故。住持自唐國
一祖師至此。共凡八十代。梓既
訖。持一本示余。請以序并諸端。
余即展以閱之。見其中間魯魚。

亥承者屢出。余預謂之曰。曷為
若是璫曰。板失固所據證之也。
又祖上之遺籍。後人莫敢妄為
之減否耳。姑從其敝。為是。余遂
延弗再詰。而撮其畧。與為之序。
至傳互之故。蓋白鋒繩玷也。從
末既遠。咎靡所質矣。幸大方觀
者。挾其梗概。而遺其譌繆。付之

徑山集序

四

以巽然一咲云爾。
萬曆四年丙子夏四月吉旦住
徑陽硯山跛老方壹撰并書



徑山集上

前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金華宗淨集

臨安誌云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在臨安縣之北三十里乃天目之東北山也開山曰國一禪師法欽唐代宗時詔杭州即其菴建徑山寺乾符六年改賜為乾符鎮國院大中祥符改賜承天禪院政和七年縣誌云開禧元年改能仁禪院初欽之來是山也猛獸不搏驚鳥不擊山下之民不漁不獵有白兔二拜跪於杖屨間有靈雞常隨法會不食生類及師之長安雞長鳴三日而死今靈雞塚存焉宋孝宗御書扁有千僧閣有妙喜

徑山集上

卷顯仁皇太后高宗皇帝嘗遊幸徑山前後賜

唐代宗皇帝詔勅徑山國一大覺禪師

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現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勅今本府縣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庾師心力弟子不美多少聽其隨侍

勅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之記

徑山乃天下奇處也由雙徑而上至高絕之地五峰巉然中本龍湫化為寶所國一禪師開山於天寶之初特為偉異天作地藏待斯人而後教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為之執弟子禮將相不得與大夫事繼之以無上又之以法濟坐鎮群魔刀斷禪林而色不動識錢武肅王於微時故吳越崇奉尤謹皇朝至道中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翰蘇公知杭州華為十方祖印悟公為第一代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來主法席衲子雲集至千

徑山集上

二

七百衆末年南歸重來踏而復振人境相與映發道俗趨仰龍神亦隨有魔而定顯仁皇后在慈寧宮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遊幸就書龍遊閣扁榜孝宗皇帝書興聖萬壽禪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大慧以來名德繼起神龍靈響素著國家民庶有禱輒應案封神應德濟顯佑廣澤王廟為靈澤且有王主玉帶黃金瓶鑪祭器之賜其盛極矣然而廢興有數不可預知國一之後以會昌沙汰而廢咸道間無上興之又後八十餘年慶賞始以感夢起廢為屋三百楹剪去樗櫟手植松檜不知其

幾今之衆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菴禪師元聰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來道譽隆洽不媿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回祿挺灾烈風佐之延燔棟宇一昔而盡異執人皆以為四百年積累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興之非磨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於五峰之間又規模不出一手雖為屋甚夥高下奢侈各隨其時因陋就簡亦復有之衆為之請曰夫慧無恙時豈不能微而更之顧其勢未可竊焉。火起龍堂瞬息埃滅豈龍神欲一新之手况祖師之像出於烈燄而不燬開山之菴四面焦灼而茅不傷師

徑山集二

三

與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為後身北移醬壇涌泉成井今日安知暫廢而當復大興邪聰曰有是我微我誰當為之乃出永孟為之倡率學徒元韶可達等所在緣化兩宮加以錫資施者聞風日集動以萬計又命南悟等廣募閩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斤斧之聲震動山谷凡食於山者無問比丘優婆塞相於勸勉智考獻謀壯者幽力夙夜經營不翅已移開拓舊址首於東偏為龍王殿以嚴香火之奉繼為香積厨以給伊蒲之饌延湖海大衆則有雲堂供水陸大齋則列西廡此皆一日不可緩寺之所

以立也寶殿中峙號普光明長廊樓觀外接三門門臨雙徑架五鳳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善財衆五十三善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山之闕處前聳百尺之樓以安洪鐘下為觀音殿而以東西庑度毘盧大藏經函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輦其土石置後山巨壑中開毗耶方丈於法堂之上復層其屋以尊閣思陵宸翰御榻修復妙喜塔亭仍建蒙庵於明月池上為香水海以沐浴為天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館內外周備像設雄尊金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書蓋其百工兢起衆志

徑山集上

四

卒應經始於六年之春成於嘉泰改元之夏閱月才十餘而變瓦礫之區為大寶坊始者蕩廢於一彈指頃若甚慘矣及其興之神速則高掩前古而又雄壯傑特絕過於舊按圖而作井井有條雲棟雪脊翬飛層疊迥出於烟霏空翠之表春秋二會來者益衆奔湊瞻仰如見化城驚懼踊躍稱未曾有徑山於是乎大振矣余嘗登舍暉之亭如踏半空左眺雲海視日初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越山歷歷如指諸掌真絕景也為別峰寶印賦詩有百萬松雙徑香三千樓閣五峰寒之句印為之撫掌且曰山中

之景幾無餘蘊矣是時新創大閣丹牖未施上
下一色如凝霜雪涉二十年猶屬夢境今則土
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能一寓目也聰忽以書
相尋於寂寞之濱屬以記文遣僧弔日携書來
見備道始末辭之曰年侵學落筆力隨衰乎之
師願力宏深成如許大佛事不求於重望雄文
之士而為此來何其舛邪求之再三拙菴又助
之請遂隱括其語為之大書且告之曰大慧千
僧閣之成一時稱為盛舉善乎李資政之記以
為在果公何足道而循襲齷齪者以為奇特不
亦陋甚矣哉聰之為此初豈有意於興作者曰

律山集上

五

贊攸之奇變偶人情之響合上資國力廣集高
捨時節因緣有相之道以濟登瀛是同不可不
記以傳遠然於師何有哉列國一之初本無可
傳之法其後瞻禮之衆傾於億兆財施之廣盈
於千萬視之如幻等之於空居惟一室室惟一
牀布褐陶匏幹衣糲食其視寵榮震耀何如也
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語讚歎有為功德
多言益足為贅是故言盡於此師其以為然乎
三年重午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樓
銘記并書

徑山禪寺重建記

國家駐蹕臨安自西天目龍翔鳳舞舒岡布麓
塔結而為帝王之都者錢塘也自東南天目熊
騰馬奔陵深拔峭嶽越而為梵釋之宮者徑山
也山以徑名乃天目之徑路其地尊故鬼神不
敢宅其境勝故允庶不得居必也以大法力逮
大道場然後能儲精會秀攬光景而納於其中
始國一禪師卓錫于此興廢逮今蓋已四百餘
年矣先是慶元己未冬龍王殿災精廬佛宇一
夕而燼住持僧元聰治故而復新之後三十五
年夏再燬無準師範慨然歎曰曩在育王時曾

律山集上

六

夢一神人偉衣冠盛儀衛馳騎而前迎疇昔之
夜又夢前神人者持一寶珠以相授曰謹勿訝
或謂夢之神即山之龍珠之數則火之日也豈
住止成壞皆數耶師於是以前精進心轉不退輪
以勇健力過無畏鼓被榛塞竅高深度材於山
視昔所封植可以為稼為梁為宗為摘者逾飽
厥用則鳩工聚糧命幹力之僧相其役一念纔
起諸天響合上方頒賚甚渥公卿大夫士樂施
捨南國之好善者不祈而獻貨不命而獻力越
三年考成曰堂曰殿曰門曰廊曰樓觀棲客之
廬齊庖之所庫庖井廐靡不畢具最是龍遊閣

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顛承雲納日而虛檐外曰
凌霄之閣天空宇迥若與瀨氣者游隨而下曰
寶殿曰寶所曰靈澤殿曰妙莊殿閣不但如飛
來湧出而宸奎麗畫寶鎮此山寔振古所未有
舊兩僧堂幼學者居外久習者居內殆非不二
法門今則統而為一楹七而間九席七十有四
而袖千焉別翼五鳳而開離門之虛建萬佛而
補艮山之闕皆以大用勝服之若夫乘金相水
西奉多聞異僧所之更不道也比年以來歲數
不登諸方寺宇兵殘火燬荒基欲礎相望百不
能興一二師乃於艱棘之秋廉以克己勤以募

徑山集上

一七二

衆竟乘願力成就納事堂不謂釋中之傑也雖
然乎嘗聞瞿曇氏之為教也狹泊三界永下一
宿穴土為虛編茅為菴達磨之不屋也德山之
無殿也包攝之不設佛像也揚岐之不蓋僧堂
包風穴之不葺破院也林洋泰布袖之不飾寺
塔不占檀那地瓦石擊竹無非道山桃開花無
非禪地上木庭前栢無非佛安得有宮殿樓閣
之華哉無準曰否也了性者真幻皆性證實者
權假皆實一大寶藏半說莊嚴一部華嚴只言
現量有是身非於亭也有是物非寓宇也有是
居處室廬非假觀也有是宮殿樓閣非化城也

於密屋可以識無漏於境壁可以見因果於廣
大樓閣可以觀三生立一枯木為像可以起人
敬心拈一泥團塗地可以使人不憤惡趣莖草
建刹具足大智聚沙為塔皆成佛道安得謂無
范金合土堅茨丹雘之事哉予謂由前之說則
一切有為之事俱落虛無由後之說則諸祖無
上之宗悉成斷滅泥空則如盲人摸象黑山鬼
窟脩行墮有則猶跛鼃困泥濁海波中起沒二
說皆非也道有則一塵不立道無則一法不捨
於真空而不著頑空於妄有而轉歸妙有信圓
而不偏念活而無弊合體性容貌融為一源其

徑山集上

八

庶乎道哉師曰此事且止吾樂院大永邦建之
記者張無盡也圓通寺焚師序復之記者周益
公也已未之厄聰亦求記於樓學士予舊詞臣
也盡為我識之歲丁酉理宗紹定六年登山首請守寧
國又請奉祠龜溪請益勤且曰上累頒金幣賜
御書復責範以金欄法衣佛鑑師歸蓋自靈山
付屬以來未有如今天子神聖慈武清心寡欲
篤行善道秩立教門如此之力予尚可得而辭
耶泳不啻醍醐不異薈蔔枯藤敗筆何能鋪述
盛美然學自孔氏所流乎予以事父臣以事君
常恐不盡其分無以報國汝等捨世俗家出形

色界辭親割愛不拜名父飯以珍廚棲以大廈
將何所求報國恩持經誦咒不足以報譚空說
妙不足以報窮子之力盡未來世以無量莊嚴
不足以報惟教揚夫台警悟群迷具如來眼踏
毘盧顯掘二祖髓御大梅心標俱抵指破馬師
欽師或使一切衆生成等正覺此真是報國恩
慶範曰唯乃爲之記尚書吳詠撰

遊徑山記 觀文殿大學士杭州太守蕭陽蔡業名謹記

記徑山之遊臨安縣之北鄱直四十里有徑山
在焉山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籀述載本初
唐崔元翰之文歸登書之石今傳於時云始至

徑山集上

九

山之陽東西之徑二登自其西壁絕襟繞轡行
百休松檜交錯盤鬱翳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
躋稜層披翠積盡十里許下視來徑青乳蜿蜒
搏巖騰霄且及其巔峽束洞隱幾不容並行已
而內括一區平盈坦壑四面五峯如手豎指一
峯南絕卓爲巨擘屋蓋高下在掌中矣庭間小
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亡湫在歲率一來雷雨暝
曠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桀木絲杉翠
檉千千萬萬若神宮蒼士聯幢植葆駢隣倚徒
沉毅而有待者導澗周舍鐔然鏗然若鑿行珮
趨而中節者由西峯之北數百步矧然巨石片

張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宇
隸父曰喝石巖其傳甚神五岩被谷脩竹茂密
嘗以契刀剗竹兩節間成景祐三年十二月十
五日字云爾由東徑而往坎窞爲池游魚曠空
其西逕東折蹴南峯領脰之間平地砥然盈畝
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蔭四之橫柯不聳如
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即之者
茶凡茶出北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
宜之偃松之南一目千里吳江之濤可挹越岫
之桂可攀雲駁霸寨狀類互出若古圖畫蟲蠹
歎裂無有過幅而隱顯之物尚可名指群山屬

徑山集上

七

聯呈巖崗脊矯矯剪剪成自意氣若小說百端
欲聖知之亢而不知其下也臨觀久之壯博通
幽之思生焉古人有言登高能賦可爲大夫有
乎哉予於斯見之矣易止大夫之爲也夫凡言
之天隣地絕山回物靜在處人巧舉可人意雖
窮冬閑寂未親夫春葩之榮薰風之涼秋氣之
清然取於予者猶在也既歸無幾何而曩所歷
者重鉤復結無一見焉追而言之若覺而言夢
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遊者建安黃城名
度嶽陽朱師德宗哲又名度之姪子常子美甥
社沂皆從遊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已之者朱宗

哲之兄師道希聖杜沂之父叔元若懿揭陽盧
幾舉之三人莆陽蔡襄一與之善惜乎不及俱
也書所經見往貽之人一通寄刻竹兩節間之
十字其遊之年月日也○孔子登泰山而小天
下荀卿亦云不若登高而見博然則孔子荀卿
之說豈徒誇偉觀而適細娛抑亦有以發於人
者以其俯高則視廣遠遠則思深高且遠聖人
之道學其高者其視廣學其遠者其思深廣視
而思深鮮弗克濟乎觀蔡若謨記徑山之遊圖
畫於文物無遺者且謂古人有言曰登高能賦
可為大夫官乎我吾於斯見之矣曷止大夫之

徑山集二

十一

為也如是者又豈徒肆奇語巧筆於草樹烟雲
之間哉誠取乎發之高遠如前之所陳也後之
遊者蔑是之取而區區然虞顛濟而謁目力非
午所敢知也後三日縣尉黃城題其篇末時年
希聖權令若謨從事中洛若懿尉漣水皆新署
宗哲舉之皆名進士從遊三子皆為書者杜叔
原其尉漣水若懿也○首楞嚴云山河大地皆
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上而竺墳魯典下而釋
官小說乃至百家異道之書未有舍此所現而
能鏗金鐙玉震耀古今者宋景祐間莆陽蔡若
謨由觀文大夫學士出守杭城其記刻山岩石之

奇峭水雲之幽茂自謂若覺而言夢信不誣矣
漣水尉杜叔元嘗磨崖大書昭于當時若埋
剝霜凍雨淋不二百年漫滅殆盡少林嵩禪師
易以木板刻之今日亦然圯腐者宿惠洲出已
資代石重加雕鐫置之流止亭間使與唐崔元
翰所銘國一大覺之道之德並行於天下後世
可不遠且夫我後至元丙子住山特賜惠文正
辯佛日普照禪師行端敬題

圓覺閣記

淳熙十年二月己未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西閣
成已丑上賜住持僧寶印御註圓覺經且命寶

徑山集上

十二

印為之序既進上為嘉歎召見錫賚甚寵於是
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榜曰圓覺之閣
且刻石以修盛事則又咸曰陸游宜為記寶印
以衆言來論游於山陰澤中游戲然不敢辭恭
惟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
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既以博極皇墳帝典義
圖魯史之秘而兼晉所傳永華旁行亦靡不究
覽以天圓覺為戒世界悼士之陋多岐私智昧
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註釋凡十二大士
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陀波離之所譯宗密之
所註裴休之所言皆永釋縷解於宸筆之下十

殿若干楹為叢林擁衛構無垢軒并雲廚等室
若干間為怡賓安眾之所百器具脩常住賴之
徑前作大門樓自書天下徑山之扁其天王殿
門之扁則駙馬都尉沐公所書也迨歲甲寅公
春秋寢高倦於接引思休閑且預謀歸寐之地
迺即寺北偏作退居號圓照結宰堵波號壽塔
乙卯秋既就述偈而退令天子改元正統之丁
巳夏偶遊京師因舊善余來求紀其作用之歲
月將立石寺中以貽謀後來俾有緹續予素重
公平昔行願冰小今此盛舉真菩薩心信所華
之賜進士出身前監察御史中順大夫大理少

徑山集上

七

卿吳興楊復泰之撰
雙溪化城接待寺記

徑山天下第一禪刹窮深脩阻高人達士之所
輻湊余每恨無因至焉去年春奉詔祈澤山間
佛日禪師宣公獲知今承相魯國公居是山七
年矣忻然領予裴徊周覽雲山重複草木蓊蔭
悅可人意而又棟宇宏麗器物潔齊為之昭愕
加歎披息心淨住何為得此哉乃言曰重趺而
來者窮其日力食息無所吾又於雙谿之上築
室百間濟其所不及皇帝嘗錫化城仁大字因
創重屋尊而閣之殿寢門廂庖漏浴靡不備

願得識其寔函命復與並游至則有過其言無
不及也余遂言於師曰吾儒之道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敏於事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釋迦氏
初至雪山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既勤且勤不減
吾儒也今為僧者不耕而獲拱坐得食隨寓隨
足又為之菱舍使朝不及餐於此乎穀夕不及
宿於此乎館將翱將翔不至半塗而廢得無過
於安且飽乎夫登山者將為道謀乎將為安飽
乎苟志於道則居不必安食不必飽孜孜求之
求之不得不取少怠意會神契斯有得矣師謂
何如師曰此吾考室之意也能不愧此室則在

徑山集上

十四

其人吁彼能識師意歟既畢力營繕遠近信敬
翕然樂施師又自棄其橐合緡市田千畝為無
盡供於是化城之居可久以大而師所以待其
徒之意始愜不可不識也師名可宣吾蜀嘉定
許氏子別峰印公橘洲曇公之弟曇又其同氣
也禪印詩墨有之似之上雅聞其名用錫佛日
之師奎畫蠅羅草木生榮年餘七十嘗手書華
嚴等經度藏茲山又築窠觀波於後當相與為
不朽云嘉定丙子季夏月吉朝奉郎守軍器監
兼侍左郎官眉山楊汝明記并書

徑山集上

徑山集中

前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金華宗淨集

徑山國一祖師行寔

時仕郎前守杭州右司理參軍李照撰

天下山水奇秀則吳越稱首越則有天台四明
為尚吳則有天目居最徑山乃天目東北峰比
諸峰又復奇勝其頂則五峰周抱中有平地實
洞天耳承天禪院居北焉余聞是山是寺之名
久矣大中祥符辛亥奉命司憲于郡日無清暇
故莫遂訪焉今年益夏既獲美代心腑清適有
命駕之興快晴皆之素戢至于是見其峰岵勝

徑山集中

異草木鮮瑩基構高下菟檐縈帶非丹青之可
狀非詠歌之可記乃問諸僧開山之事始先賢
之靈迹其說頗駭人之耳焉再徵其據乃得石
碑數片舊錄一卷考其事寔得諸僧之說半焉
而又乘筆者記述事迹或得前而遺後或得後
而遺前觀之者莫能盡見始末之實余惜此山
之奇絕高先賢之茂行痛其郡記錯雜難盡行
於世使好事者不能傳之乃命筆總集其事使
終始一貫前後無失然其事得於古石者存之
傳於人口者勿載欲後之見者不復疑焉時
大中祥符乙卯歲壬子月己亥日記

第一代大覺國一貞元祖師

師諱法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世服儒業師初
孕母晉氏夢蓮生於戶樞取一花繫於衣帶寤
乃惡輩餌既誕形貌奇偉神色營微好以佛事
為兒戲及冠身長七尺體備諸相學行時采為
時推服年二十二州以充賦道由丹徒憩于鶴
林素禪師見而異之問曰子何之師曰將求仕
於上京素曰雖有五等之爵堂如三畧之尊耶
師曰可學乎素曰觀子神觀幾於生知若肯出
家必悟如未知見師即裂縫掖刻苦親依素深
器之謂門人法鏡曰此當大弘吾法蔚為人師

徑山集中

師日夜奮勵鍊行安禪知徑直之一言越周旋
之三學迺請素示其法要素曰無人得我法師
曰以何傳素曰我法寔無可傳者師頓釋疑滯
久之辭素請示所止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
遂委具於餘杭龍泉寺法菴律師後之臨安行
次東北山之下見樵者問曰此何山樵曰此天
目山之徑路謂之徑山亦名徑塢師憶素語迺
被榛而入四顧非人居適逢苦蓋以覆且果師
就之宴坐大雪經旬絕食安禪既齋獵者見之
投誠歸向師誨使更業獵者毀弓矢畧網以其
地結菴請就居之日餉於師他日謂獵者曰吾

將隱於此山獵者曰此山神異中有龍居師勿
往師曰何患焉汝宜導吾即自重岡之西至危
峰之北有一石屏師坐其下凡數日有白衣老
人前而致拜師曰汝何人也曰龍也師曰何為
至此曰自師到此山吾屬五百皆不自安師必
久住我將挈其屬而歸天目願捨所居為師卓
錫之所引師南進登絕頂入五峰之間中有大
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矣願留一穴
以適天目我欲時至而衛師為慎勿湮之言訖
乃隱於是也龍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連霄詰旦湫
水盡涸漲沙如平地北峰之陽有蒼巖然新成

徑山集

三

師如龍所創遂居之至今基陸諸草不生自是
遠近鄉風悉來給奉四方禪衲景從蒼居滿於
岩谷山左有前臨海令吳貞捨別墅以蓋精舍
未逾數載名震天下馬祖令人馳書書中作一
圓相師開緘於圓相中作一點卻封回又令智
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
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
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
廬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
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永泰初
師一日坐于峯北石屏之下見一白衣人稱是

天目巾子山人致禮言曰彼山神告我長安佛
法有難遣我護之非僧相不足以增重法門願
度我為沙彌師曰汝有何能曰能誦觀音俱胝
等咒功力無比師欲驗之指坐後石屏汝能咒
之令破否曰可遂叱之石裂為三今謂石師異
之度為沙彌與名曰崇慧入京寓止章敬寺大
曆三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太清宮道士史華
奏乞與釋氏當代名流角佛法道法勝負于時
代宗留神空門道衆憤疾故有是請於東明觀
架刀為梯史華登躡而上如履磴道緇侶相顧
無敢躡者崇慧聞之謁開府魚朝恩朝恩為奏

徑山集

四

其事翼日勅於章敬寺庭樹間梯架鋒刃銛白
如霜增東明觀之梯百尺觀者如堵崇慧跣足
而登至絕梯而至忻然躡而下如行平地以至
蹈烈火捺沸油餐鉄葉為飢飽爵釘線為脆飴
史華與道衆視之駭汗掩袂而走四衆讚仰聲
若雷帝遣中貴華廷王傳宣慰勞嘉歎至于
拜三賜紫衣捷鴻臚卿號曰護國三歲初安國
寺居之尋被召對問師承何人慧曰徑山高道
僧法欽臣之師也慧辭以未具戒不敢受紫衣
之賜帝特命開壇方羯磨慧隱身壇上莫知所
往帝駭異賜號住空大師時疑觀音應現救護

佛法因慧之奏以禮徑山為師師名益著大曆中代宗遣內侍黃鳳持詔致師詣闕其詞曰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材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朕敬向不違願力應物現形仍和所經州縣歲肅館餉現年既至開庭帝躬迎登殿設座以資法要同弟子之禮師一日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欲賜欽師一名忠忻然奉詔迺賜號國一馬頃之辭歸帝曰此衆生有當度者彼衆生豈有殊乎師曰實無

徑山集中

五

有法以度衆生居內僅一年每賜繒絲設御饌皆控而不受唯布衣蔬食器用陶匏如平時相國楊綰見而歎曰此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崔趙公嘗問弟子出家得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為趙歎賞其言一時名公如李泌徐浩弟五琦陳少游等凡三十二人皆稱門人問道以求決擇三十二人姓已而力辭南還舊山餞禮榮耀初本州於徑山重建精舍度僧七人以奉巾瓶命州長吏逐月躬至問候久之刺史請居州之龍興寺師亦暫往越之達師憫其民新被寇願師往臨以福范之師從

其請或半年或一年如是者再復野龍興與徑山不擇所止師將示滅于龍興先期三日告衆曰當築吾於南麓隙地勿封勿樹恐妨僧徒之築地俗壽九十二僧臘七十寔貞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師悲願弘深見面聞名如子得母潛符密契者不知其數目之為功德山故東至海岱西及隴蜀南窮交廣北盡朔方學者靡不慕義而來志求咨決到於天龍敬向異類皈依地產靈芝空雨甘露聖燈夜現絲雲朝暉寺玉芝岩舍畔猛獸棲其傍衆禽集其室白鵲鳥寺因名此鴉就掌而食有二白兔馴伏靴履之上欲師受

徑山集中

六

煖有一雞常隨聽法不食生命師之西也長焉三日而絕有一鷹常依禪室不他遊師之滅亦三日而死貞元九年德宗賜諡號曰貞元大覺禪師塔曰天中憲宗元和十年賜豐碑比部郎中崔元翰撰左散騎常侍龜登書其碑存寺之西南隅師嗣牛頭宗派得法於素師威藏師持持師方方師嚴嚴師顯融融師四祖信大師天須中錢氏刻土許思兵亂發塔見二紅合藏肉身如生髮長覆面士卒悚拜而去吳越王厚禮重築于舊塔焉

第二代無上禪師

禪師名鑒宗湖州長興錢氏子也祖徽禮部侍郎父晟晦德不仕師少而穎異風骨不凡挺然有後俗志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年二十七受具戒間使習經業通淨名思益二經棄之遊方謁監官悟空禪師盡得其要領悟空賞識以為堪任大法咸通三年至天目東登徑山見舊寺自國一去後僧徒分散殆盡荒涼如傳舍師意欲追還舊觀遂駐錫焉未幾百廢具舉道望日遠學者相尋而至翕然成大法席冠於江浙門弟子傑出者洪察洪諲洪誥洪舜知名咸各行謙行滿行真皆從上宗門瓜牙先是諲

徑山集中

七

以經論自負師告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箕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浪絕於緣離一切心即汝真性諲聞而適悅即呈偈云這箇非他物元來不昧機達而全體現應處不思議師曰汝問取察師兄察曰師弟高見非吾境界諲即辭徧往諸方至大滿方悟旨師平時指使語言切直類皆如此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集眾說法端坐而化閱世七十四坐四十八夏門人奉全身葬于寺之西大寂巖乾化五年吳越武肅王請于朝賜諡無上禪師唐之石士雲牙先生沈敬修撰靈龕銘并序又為之讚曰

眉目清開風神秀發圍八丹青不差毫髮潭底無波天心印月是兮非兮師寧有說

第三代法濟禪師

禪師諱洪諲其先吳興烏程人也姓吳氏生而神異長而聰穎十九依無上禪師削髮二十二往嵩嶽受具初習律乘未十日而誦畢棄之游心經論機辯風生耆宿下之歸觀無上無上問曰汝於時中將何以報答四恩師茫然莫知所對廢食三日無上方便慰安之師於言下有省述偈以進無上頷之上語具無未幾乃辭行脚始謁雲岩不契遂造大滿頌釋蒙滯再走石霜得

徑山集中

八

末後句尋遇會昌之難衆皆悲惋師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耶何乃幼兒女乎大眾初復沙門相師還故里西峰院咸通七年上徑山無上委以住持事師辭甚力無上曰吳中佛法藉於子耳何辭之有開法之初衆不滿百未幾歲間堂餘萬指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工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塲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不知汝有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

深時如何師曰不同紀僧問如何是長師曰千
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蠅螟眼裏着不滿
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為太近寔
頭僧問如何是長石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
石霜云雙陸盤中不喝采佛曰長老訪師師問
承聞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佛曰曰朗
月當空桂水霜不自寒師曰莫便是長老家風
佛曰答曰峭峙萬重閣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
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佛曰曰今日賴遇
佛曰佛曰卻問云隱家至真時人知有道不得
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

徑山集中

九

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
道度無可道佛曰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
音和一塲師曰任汝二輪更展照碧潭雲外不
相闕佛曰曰為報白頭無限眾此回年少莫歸
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眾去路勿參差佛
曰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為誰留師曰汝言有三
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
南北為誰留汝言有三四我即一也無許州金
明上座聞師說法頗契石霜乃曰徑山老
敢說石霜禪我往問之彼若果合我則為渠作
圓頭如其不然我則掀倒禪鉢先問石霜一毫

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去萬年後
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接華任汝接華後
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云直須老去云
老去後如何師云光靴任汝光靴結累任汝結
累明乃作禮為之治園三年師始至是山適遭
黃巢之亂巢之偏帥領卒千餘人見師師宴坐
不起帥以劒揮禪狀者再師神色不動帥異之
獻寶再拜而去餘禪林二吳越武肅王微時師
一日謂其徒曰翌日有異人至當厚禮以待之
詰朝王至師乃門迎延于丈室特異於他堂眾
皆訝之乃密謂武肅曰他日獨霸吳越當須護

徑山集中

十

持佛法無忘此言武肅恭謝而去及立軍功收
杭州執弟子禮以事於師待遇勤厚莫可為比
中和二年表乞賜師紫方袍景福二年武肅封
吳越王復表乞賜號法濟大師中國皆制可軋
寧二年乙卯九月二十九日院前聖樹忽萎厨
內飯如金色知事白師師令鳴鐘大衆雲集乃
陞座示衆曰年尼掩足迦葉藏峰彼彼不落見
聞一句莫教人說汝須急切各自知時法界雖
長世人景役佛法疎遠大道不迷孝順住持如
吾在日久立珍重乃脩書遺武肅王復命門人
冲朋久住智全等遺戒曰自吾去後汝等傳罷

住持凡度徒弟皆禮吾真為師兄弟相攝無忘
此語三十日寅時入滅俗壽八十三僧臘六十
一以元和八年癸巳歲生大和五年辛亥歲出
家年一十九大和九年乙卯歲受具戒年二十
三歲通八年丁亥歲住持當山至乾寧二年乙
卯歲凡二十九年武肅王自為述讚四十句又
謚師為建初興國大師及親號塔曰廣濟之塔
開平五年辛未歲僧師烈製碑文貞明二年丙
子歲立石武肅王將薨謂文穆王曰吾昔自徑
山法濟示吾霸業自此發迹建國立切故吾常
厚顧此山焉他日汝等無廢吾志其後文穆忠
憲忠懿王皆不忘武肅之遺旨恩顧山門非他
可並焉

徑山集四

十一

第四代慧滿扶禪師秀州人四月初七日忌辰
第五代法警摩禪師杭州人九月三十日忌辰
第六代備禪師杭州人九月十八日忌辰
第七代廣燈湛禪師秀州人四月廿一日忌辰
十方住持

第一代祖印悟禪師杭州人三月十六日忌辰
第二代淨慧隣禪師杭州人正月念五日忌辰
第三代妙湛慧禪師杭州人二月三十日忌辰
第四代演教賞禪師杭州人七月初五日忌辰

第五代寶月方禪師杭州人五月十六日忌辰
第六代澄慧淵禪師杭州人十二月六日忌辰
第七代無畏琳禪師湖州人四月初三日忌辰
第八代淨慧儀禪師秀州人二月初五日忌辰
第九代覺潤雲禪師信州人十一月初三日忌辰
第十代玄應仁禪師台州人九月初十日忌辰
第十一代普明舜禪師建寧人八月三日忌辰
第十二代大悟裕禪師台州人正月一日忌辰
第十三代佛日大慧景禪師宣州奚氏諱宗景
字曇晦少師魏國公張浚延居茲山孝宗為晉
安郡王時聞師名遣內都監至徑山謁師師作

徑山集四

十二

偈以獻王甚嘉之及在建邺復遣內知客請師
山中為眾說法親書妙喜菴大字及製真讚寄
師又二年即位賜號大慧禪師復取向所賜宸
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道法之盛號臨濟中
興凡二千餘眾一時朝士若馮公濟川張公九
成輩皆來問道故有不動無垢二軒隆興元年
八月十日示寂于明月堂皇帝聞之嗟惜詔以
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諡普覺塔曰寶光
第十四代妙空明禪師漳州人正月十五日忌
辰
第十五代真歇了禪師左綿雍氏諱清了得法

於丹霞淳禪師出世真州長蘆遷四明寶陀台
之天封閣之雪峰詔住溫州龍翔陞該山慈寧
皇太后命開山阜亭崇先及修全身塔彼寺西
華桐塢

第十六代佛行月堂昌禪師湖州人正月廿日
忌辰

第十七代佛海妙空訥禪師秀州人十一月廿
六日忌辰

第十八代照堂一禪師明州人三月十九日忌

第十九代圓悟粹禪師福州人正月廿八日忌

第二十代佛慧可菴叢禪師婺州人六月初九

日忌辰

後山集

十三

第二十一代大禪明禪師秀州人妙喜會中龍
象叢林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
至人必聚觀之出世舒州投子遷長蘆詔住弱
山道望甚著先是陽和王夢一異僧長身巨腹
言欲化蘇州一庄翌旦師忽杖屨徒步而至和
王見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茶罷師首言大
王庄田至多可施蘇州一庄以為徑山供佛齋
僧無窮之福和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飯罷便
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闕然傳言和王以蘇州庄
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聰會和王入朝上為

言聞卿捨蘇州庄與徑山朕當為蠲免賦稅和
王謝恩歸即以庄隸徑山此庄歲出二萬斛
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師於緇素有大因
緣江浙兩湖皆號之為布袋和尚再出焉六月
初七日忌辰

第二十二代無等才禪師杭州人六月廿六日忌

第二十三代佛日普慈聞禪師隆興人十一月初

四日忌辰

第二十四代寓菴潛禪師興化人六月四日忌辰

第二十五代密菴傑禪師福州鄭氏謁應菴於

之明果一日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

後山集

十四

沙盆菴頌之出世繼之烏巨遷祥符蔣山華藏
詔住該山靈隱晚居天童後亦寄塔于天童之
中卒六月十二日忌辰

第二十六代別峰印禪師嘉州李氏得法於華藏
民禪師首在鄉連主數刹後再出峽住保寧金
山雪竇及至蜀山彌決孝宗召對選德殿奏對
稱旨此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註圓覺經遣
使馳賜命作序師具奏謝仍進頌曰古佛與
今佛同一廣長舌於無途轍中為物啓途轍撥
開千嶂雲放出一輪月普令大地人言下悉照
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亦無紅爐

一點雪待首佛典佛字字無異說既經一夜之
覽皇情大悅及年邁益嚴住持奏乞菴居得請
終後築于菴之西岡謚慈辨禪師塔曰智光十
二月初八日忌辰

第二十七代塗毒茶禪師台州人七月廿七日
忌辰

第二十八代佛照普慈宗覺光禪師臨江新喻
人姓彭諱德光得法於妙喜乾道丁亥台守李
侍郎浩延住鴻福使光孝孝宗雅聞師名淳熙
三年詔開堂靈隱召入觀堂留五宿數問佛法
大意師敷奏直截上大悅賜佛照禪師之號明

徑山集中

五

年再對進宗門直指以都下勞應接丐間山林
得賜歸育王建移御重華趣令入覲漏下十刻
乃退紹熙四年改駐茲山師力辭孝宗曰朝時
相見耳慶元元年許還育王師老東菴嘉泰三
年三月二十日說偈而逝塔全身於東菴之後
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曰圓鑒

第二十九代雲菴慶禪師建寧人十月廿三日忌
第三十代佛智蒙菴聰禪師福州人十月十四

日忌辰

第三十一代佛日石橋宣禪師蜀嘉定許氏橋
州曇公是其同氣嘉定丁亥獲知丞相魯國俾

居茲山創化城接待於雙谿之上眉山楊汝明
記頗詳及師示寂乃塔于其後十二月十三日
忌辰

第三十二代佛心浙翁琰禪師台州人七月十
七日忌辰

第三十三代佛行少林崧禪師建寧人二月廿
二日忌辰

第三十四代佛鑑無準範禪師蜀梓潼雍氏依
破菴先得旨出世明之清涼遷焦山雪竇被旨
移育王及茲山居二十年雖兩丁火厄而旋復
舊觀號法席全盛仁宗嘗召見於脩政殿奏對

徑山集中

六

詳明上為之動色賜金欄僧伽梨仍宣詣慈明
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說法要示然政陳
公貴誼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
鑑禪師號師去寺四十里作室接雲水上親洒
宸翰賜額曰萬年正續淳祐己酉三月十八日
書偈而逝全身葬正續之側塔曰圓照

第三十五代癡絕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從曹
源生於妙果悟旨出世嘉禾老孝陞蔣山雪峰
詔住天童復有旨補靈隱尋退隱金陵京兆尹
節齋趙公遣書命為法華開山而劫牒住徑山
之命繼至師謂不赴法華則不信重違君命則

不恭失恭與信何以為後學法乃幡然而作留
法華逾月即登徑山故神人響合惟聲如雷臨
示滅手書龕記叙得法之由及辭衆上堂語至
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荼毘
奉骨焚金陵玉山菴分其半建塔莆田玉芝菴
三月十五日忌辰

第三十六代佛海石谿月禪師眉州人六月初
九日忌辰

第三十七代佛智偃谿聞禪師閩侯官人六月
十四日忌辰

第三十八代佛心荆叟珏禪師婺州人十二月
初十日忌辰

徑山集中

七

第三十九代淮海肇禪師通州人六月十日忌
第四十代雲堂愚禪師明州人十月八日忌辰
第四十一代藏叟珍禪師泉州人五月廿一忌
第四十二代震舟度禪師楊州人四月廿四忌
第四十三代雲峯高禪師福之長谿人諱妙高
見偃谿於育王入室掌箴鑰一日谿舉譬如牛
過寒樛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已過不得師
劃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谿可
之出世南興大蘆遷江陰勸忠雪川何山朝命
陞蔣山至元庚辰遷茲山寺罹回祿草創終什

一師究心興建不十年悉還舊觀戊子江淮
統揚輦真加率江南禪教諸山朝覲師遂趨京
上問禪以何為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
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
西天東土諸祖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
妙心超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旨明顯餘二千
言上大慨陞辭南歸徑山復從師謂衆曰吾宿
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匯殿坡為池他屋
以次落成笑已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

第四十四代虎岩伏禪師淮安人七月二日忌
第四十五代本源達禪師台州人十二月十八

徑山集中

文

日忌辰

第四十六代晦機熙禪師隆興人八月十七日
忌辰

第四十七代大圓佛鑑虛谷陵禪師四月十二
日忌辰

第四十八代佛日普照元叟端禪師族臨海何
氏諱行端從俗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化城
院然藏叟於徑山得旨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
福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行中書省
平章張問公舉師住中天竺復遷居靈隱有旨
設水陸齋于金山命師說法竣事入觀奏對稱

百加賜佛日普照之號南歸即退閑于良渚之
西菴至治壬戌三宗四衆相率白於行宣政院
請師補處茲山仍闔詞奏請降璽書護持師至
是凡三被金襴之賜人以爲榮而師莫如也虎
岩住茲山時師爲第一座每聞虎岩法座上舉
云度宗爲北兵攻急命道士設大醮奏章天庭
問國家重事高公伏章久不得報既竣事問故
高公云爲定徑山四十八代住持天門不開故
得報遲也虎岩舉此奇衆謂住持豈苟然至於
四十八代住持尚預定之天庭師聞頗心非之
及師住此山適當其次至正辛巳終寔全身於

徑山集中

元

無照塔院壽八十八八月初四日忌辰

第四十九代廣慈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十月二

十八日忌辰

第五十代佛慈法喜南楚悅禪師隆興人十月

二日忌辰

第五十一代慧性文敏古鼎銘禪師明州人正

月二十二日忌辰

第五十二代佛慧慈照竺遠源禪師南康人六

月二十六日忌辰

第五十三代以中及禪師蘇州人九月四日忌

第五十四代悅堂顏禪師明州人八月十三忌

第五十五代季潭泐禪師台州人九月初十日
晨起喚侍者曰這個聾者茫然師曰苦遂寢
第五十六代象源泐禪師台州人六月初四日
趁入門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麼生避遂坐脫
第五十七代復原報禪師台州人九月二十六
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衆是甚麼看取竟寐
第五十八代大宗興禪師台州人三月十一日
忽嘆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去
第五十九代止菴祥禪師杭州人十月十三日
倚座曰一隊蠻獠漢我爭如你何不道竟寐
第六十代呆菴莊禪師台州人也住持徑山學

徑山集中

三

雲合說法酬問迅若疾雷有呆菴語錄行於世

誦師言則見轟轟然誠宗門偉人也忽於十月

二十三日云難難二八嬌娘上高山老僧扶不

得言竟遂寂厥年歲次誌者失載

第六十一代岱宗泰禪師紹興人盟羅即坐寐

第六十二代伯蘊琇禪師蘇州人倚杖而逝

第六十三代敬菴莊禪師台州人含笑坐化

第六十四代雷菴澤禪師蘇州人八月初五化

第六十五代月江淨禪師金華人念佛坐去

第六十六代雪崖珂禪師金陵人晝沐而逝

第六十七代西疇頃禪師會稽人整衣坐去

嘉靖庚寅仲春大月尹公入寺祝延因覽荒
景憫其苦每剥落嘆息于斯因檢舊集頗得
其詳矣曩時板集歲深幾泯賴補缺勉寺
捐資重刻于茲續述自六十八代至八十代
次列于左焉

第六十八代字中宸禪師金華人經行頃坐去
第六十九代傑峰英禪師金華人持金剝而逝
第七十代一清禪師江右廬陵人也別號潔
祖為歐陽族自幻穎悟異群不如輩酒厭塵俗
遂出家於寶禮正宗忠公棲業焉宣德改元丙
午得度於右街雲海法師潛侍香于大天界達

集卷中

廿二

會中即左街講經制授弘慈普應禪師是也隨
典藏事未幾陞首座開古蹟黑塔于都阜城門
之西隣朝天宮之右傍也個磚片瓦皆自手焉
正統癸亥聞于

上勅額曰弘慶禪師即黑塔也師接萃起群卓
卓然初主水月次遷南通法至開山弘慶自此
道風浩蕩朝野知名正統丙寅右街善世大初
德兩菴宗師等薦師于春官若大宗伯胡公老
先鉅卿名公莫不雅賞遂有雙徑之行覽山馮
寧印施華嚴大經并函繡幡幢入殿恭贊一時
金臺諸檀越沈福誠杜弘真等欣然發心鬻鐵

鑄佛三軀鐘磬雲板香鑪花瓶若干對越明年
丁卯入院浙江都指揮使司張公等敬師道行
咸嘉獎助住持所履之事大有途庭其他備乎
翰林張先生之序此蓋述其大要云

第七十一代無極灝禪師誦心經坐脫
第七十二代宗勝胤禪師常時禮佛一日卧去
第七十三代正覺成禪師持戒精專無病而寢
第七十四代用璫琚禪師禪定不懈端坐默化
第七十五代竺芳菴禪師常說法勉人忽坐逝
第七十六代庭禮訓禪師十年不出戶忽坐去
第七十七代天才英禪師每勸人念佛念佛終

徑山書

廿二

第七十八代悅山愷禪師常笑無嗔亦笑而啼
第七十九代石窓珉禪師就文證果跌坐而化
第八十代月林鏡禪師杭州人住徑山時進士
張公寧讚之曰空以舞鳳飛龍五結青蓮於天
目靈雞馴兔一鑑光徹於祖師地既曰靈天其
有待共惟新命徑山堂上大和尚鏡公月林禪
師瑞芝三秀古柏十圍得正度於無傳嗣妙法
於東嶼頃者五百間清風淨掃人望方歸邇來
三十年優鉢旃闍王氣猶在起龍眠於下界興
眾教於中衮衮相開選佛場和尚晤出世法乘
流而行遇徑不止命當年國一亦起於崑山容

青度破仙重游於方丈凡吾方外之交盡讚僧
中此郎師少穎異輝齡出家弱冠剃深雪淨紫
間叩名碩俾泰來人久乃省作偈曰本來人
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薦然揪著箇鼻孔試
勘元來是白丁碩見睨視曰可是師與一箇由
是名振一時正德己卯歸縣年八十六終凌霄
東崖

仁山集

卷中

廿三

徑山集下

前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金華宗淨集

題徑山大覺禪影堂

張祐

超然彼岸人一逕謝微塵見相即非相觀身豈
是身空門性未滅舊里化猶新謾指空中影誰
言影似真

寄澄慧大師

眉山蘇軾

我昔曾為徑山客至今詩筆餘山色師住此山
三十年妙語應須得山骨谿城六月水雲蒸飛
蚊猛捷如飛鷹羨師方丈冰雪冷蘭膏不動長
明燈山中故人知我至爭來問訊今何似為言

百事不如人兩眼尚能看細字

遊徑山寺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
千里足金鞍玉鐙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
有萬古蛟龍淵道人天眼識五氣結茅安坐荒
山巔精誠貫山石為裂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窓
暖足來朴樸夜鉢咒水降蜿蜒雪眉老人來扣
門頭為弟子長參禪迹來廢興三百載奔走吳
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鍾暮鼓驚龍眠
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禽有生共處
覆載內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路隘每

到寬處若安便嗟予老矣百事廢卻尋舊學心
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欲看細字銷幾年

再遊徑山寺

老人登山汗如濯到山困睡呼不覺覺來五鼓
日三竿始信孤雲天一握平生未省步難陰兩
足貫曾行華嶠含暉亭上望滄溟凌霄峰頭抱
南嶽自愛綠杉青綠亂誰見玉芝紅玉琢白雲
何事任來往明月長懸無晦朔塚上雞鳴猶憶
欽山前舞鳳遙徵璞雪窓馴兔元不死烟嶺孤
猿苦難投役來白足傲死生不怕黃巾犯刀槊
榻上雙痕凜然在齰頭一呖誰能角嗟我昏頑

徑山集下

二

晚間道與世語語空多學靈水先除眼累花清
詩為洗心源濁騷人屢欲速競病禪老但喜聞
剽啄此生更得幾回來從今有暇無辭數

凌霄菴

石湖范至能

峰頭非塵寰一舍誰所茆軒眉玉霄近接指沙
界豁萬山紛累塊衆水渺聚沫來雲觸石迴去
鳥愜烟波向無超俗緣茲路詎可越偕行木上
座同我證解脫

傾蓋亭

萬山離立翠雲幢嫋嫋移聞晚吹香山下行人
塵撲面誰知世界有清涼

題徑山寺樓

落日蒼茫水捫星縹緲樓神光來燭夜壽木不
知秋海內五峰秀天涯雙徑游愛山吾欲住哀
病嫋柔流

題徑山寺

釋仲靈嵩

翠後群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古
龍湫僧在深雲定香和香霽浮人間遊不到壹
殿自清秋

哭徑山塗毒禪師

陸放翁務觀

岌岌龍門萬衲傾翩翩隻履又西行塵侵白拂
繩牀冷露滴音松卯塔成遙想再來非四入尚

徑山集下

三

應相見話三生放翁夙欠脩行力未免人間愴
別情

送僧上徑山東

妙喜老二 釋空東山

大士昨來聞出世阿師今日又登途杖頭倘有
開田地寄我山頭一紙書

半幅全封一字無莫嫌者也及之乎還將昔日
芭蕉語寫作王公十道符

徑山天開圖畫

釋肇淮海

出澗瀉冷冷千峰疊翠屏曉雲開混沌遠水接
滄溟松影搖禪榻苔衣上淨瓶塵中夢不到爭
發買丹青

徑山冬日

東西兩徑幽歲晚得周游
壑雪陰存在溪雲凍
不浮鳥驚樵斧重猿挂樹枝
柔怕有梅花發因
行到水頭

徑山寺三題 鳴石巖

舊蒲田

樹王

皓首來迎宴坐師
山靈易地致俱胝
要知弘法
回天力但看精誠裂石時
一徑蘚苔春窈窕
斷崖文字雨淋漓
徘徊想象登雲處
風撼松杉萬
壑悲

一從神武挂冠纓
便入千峰適性情
已向耆英
逃姓字肯因楊柳作歌行
石田水冷舊蒲節
茅

徑山集下

四

屋雲深薜荔榮白髮
山僧知此意時時來聽野

泉聲

翠絲纈密赤心存
膚奏陵風溜雨鉸直
常向時
曾遇上微芳率土莫非臣
輪囷古栢空生蜀
偃蹇寒松栢仕秦瀑布
青山堪帶礪森森同見萬
年春

上淵翁和尚

凌霄峰頂極高寒
中有高人把釣竿
萬里江湖
未歸客滿天風雨獨凭欄
賢和世遇眩三折
慈氏門開指一彈
晉領梅花春有意
免教回首望
長安

送見心上人之徑山

虞伯生集

臺山驚直勿歧差
雙徑峰前路不賒
若有斂光
衝北斗更愁帆影落
誰家曲江水暖花千樹
石道秋高月一槎
記取題詩相送處
驚鷺和雪立
蒼花

題徑山二首

釋端元叟

昔人弘法動天庭
此地因垂千古名
龍抱而雲
歸洞府鵬搏山島壯
江城先秋每覺岩風冷
未曉常觀海日明
玉局詩鐫舊貞石
至今苔蘚不曾生

曲曲灣灣水重重
疊疊山水流雙徑
畔山在半

徑山集下

五

天間九夏涼偏甚
三春暖尚慳
龍潭因作寺今
古共躋攀

送溫藏主省徑山元叟和尚
釋砥平石
山頭老漢八十一
如此東南大法城
雙鬢又添
新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清
為人不用擊虎樹
養子寧忘紙牘情
明月堂前坐深夜
餘光分得到
長庚

次韻象原懷徑山

釋仁行中

蒼蒼喬木五峰上
十載江湖七
舊樓丘壑芝蘭
香霧上金銀樓閣
彩雲依秋風
悵望遼天鶴
夜雨悲源塚上雞
但得間身各安健
會尋石壁洒

新韻

曉晴流止亭看山下眠雲

釋初李潭

非烟非霧曉濛濛萬象都歸一氣中
深似海時初歇兩白於綿處不隨風得閒漸有還山意
偃卧寧無澤物功亭際老僧來倚檻只疑下界頻成空

宿徑山安羅林二首

釋銘古鼎

高齋宿會戀無眠振衣起歷歷夜方峭
婉婉情自美濃露濯桂花清香襲庭几
林曠鳴籟隱空淨停雲徙萬事坐若遺
靜極到天理舉目注秋江涼月薄如水
閒宵散積抱淡然得心妙蛩吟

徑山集下

六

暗響流燈靜寒光掉星河界明滅
崖溜落淵與林風來朋朋吹我形影
吊浩歌弄夢月高樓入清照

堆珠峰一名鉢盂峰

天勢下凌霄坐使萬壑趨元氣結巒岫
狀此大寶珠忍殿護釋梵鼓鐘殷入區

大人峰一名天顯峰

五簪上雲雨鎮踞何春容具此大人相
頭為大人峰偉哉天地間萬象同擴充

鵬搏峰

峰勢殊大鵬鼓此垂天翼培風本無待
適茲造

化力何須問天池在在六月息

宴坐峰

杉松太古色不別春與冬道人此宴坐
一念萬劫融不特座燈五等了諸法空

朝陽峰

二儀開幽漠日月臨下土萬物麗高明
此峰正當年堂堂大坐人兩眼空寰宇

山中五峰傳之久矣然指者不一今訂其
是去其非因各賦一詩庶來者不待問而
知也時至正庚寅七月徑山祖銘書

寄徑山古鼎和尚

歐陽圭齋

徑山集下

七

上人能舉龍文鼎坐斷凌霄第一關
湖上別來圓鏡話相應照我鬢毛斑

圭齋以福建憲使任滿赴台過杭訪古鼎
於中竺臨別言鼎送至西湖之上圭齋云
此別未卜會期古鼎云大圓鏡中未嘗與
公相別也圭齋喜無何古鼎遷徑山圭齋
故寄以偈

次韻寄徑山以中和尚

釋聲九阜

山川樓觀綫丘壑雙徑還成化佛居四海垂脩
與地志群龍仍護梵天書野猿俱筆詩成後玉
女焚香定起餘大覺昔成天子詔解知山體本

如如

東南地上絕尊榮國一重來更有情一院秋風
蘆蒿老滿山風雨苾芻生他方弟子來傳法上
國公卿盡慕名統統花雲團晏坐子生自媿老
于竹

次韻賀象原禪師遷徑場

釋及以中

萬仞龍門奏凱歸山頭魚躍井塵飛生機透脫
空諸有妙用縱橫頭象微四海叢林師望重三
台人物曉星稀祖翁塔所能延老擬辦遮寒布
衲衣

月江和尚壽象讚

雲隱墨讚

徑山集下

八

神定氣冲言雄貌偉擊拂一下大海絕流咳嗽

一聲須彌粉碎袖手師模佛祖骨髓

文淵閣下道動天顏唱石巖前名尊地位夫是

之謂正菴和尚之傳妙喜七葉之華裔也

琇公禪師新命住持徑山禪寺無以為贈故

賦是詩以駕之情見乎辭也 少師姚廣孝

徑山主帝非公誰山靈但恨公來遲今年中

旺氣回公忽自至逢其時凌霄峰頭日杲杲唱

石岩畔風披披陞堂提唱第一義緇白圓統如

春熙當年國一心為喜宜與諸老相追隨諸天

新花無路入老龍獻供伸須眉蒼盤石剝舊苔

蘇洗硯池發清漣漪僧殘屋老固非昔入門尚

見窮然碑坐看檀越施金粟飛樓湧殿重維持

嗟余老病不出戶終日兀坐如蹲鴟安得乘雲

到山頂援筆載和蘇公詩

長偈一首送印無相還徑山重蓋國一祖師

塔院蕪蘭海印老叔和尚一笑 釋泐季潭

來無所從信脚踏銜槎峰去無所至一口吸

盡龍淵水不來不去又如何機先勘破如葉波

須彌卓海水立未童拍石女歌道人本來無所

住一種平懷仍舊去喝石巖前架樓閣井底蓬

塵話重舉有為法無為法體用全彰無不別

徑山集下

九

國一高風天下聞徑場禪叢冠吳越昔我峰頭

羅席時忍見祖塔何歎危道人平日還舊規森

羅萬象同掀眉方丈老人今碩匠雲月溪山遠

相望不擊江西馬簾箕千里今人寄圓相

寄徑山南石禪師

徑場荒涼正下秋老師砥住兀中流一新門戶

龍神喜何事忽忽即退休

竹篋放下便抽身妙喜菴頭去結隣山上鯉魚

打蹲跳誰知井底龍蓬塵

凌霄退席鼓三過去住渾同眼底花何日到京

重叙舊愁愁意不在香茶

送月江淨禪師住持徑山序

自古沙門雖息欲歸於無為而好與賢士大夫
游何也蓋其人乃世之類敏慧愿者假浮屠之
形以為高託文章之流以為勝如道安於鑒齒
慧遠於元亮道林於居易文暢於退之宗元彼
尊竺土之法此服先王之教二者宜其不相為
侔然常與其進而退其往豈非以彼墨名而
儒行執月江淨禪師頓身偉貌德本宿植覺由
性稟以真乘法印參儒典並用默而能融辨而
不肆所著詩文皆有足觀尤以接物利生為已
任總司間其賢公舉授徑山住持夫徑山天下

徑山集

十

有利唐代宋朝國一欽禪師為開山第一祖得
其傳為大慧果果傳佛照光光傳妙峰善善傳
藏叟琳琳傳元叟端端傳靈隱幻隱明明傳正
菴閣淨師乃正菴法子也往時翰林侍講王公
時彥在秘閣纂脩少師姚公寔總其事二公論
及東南名僧淨師亦居其一師推悟理而信故
於孔氏之學習而不懈釋氏之教行而不怠雖
小戒律如踐青折蘭與手泛席之數未嘗放心
是固異夫繼誕謫亂假託之所為者焉觀少師
姚公所撰重脩記春坊大學士曾公靈假記則
淨師之歷職巧行賢士大夫之敬禮推許從可

見矣況徑山與竺乾舊嶺鼎峙角立淨師又得
正菴嫡傳方今

朝廷清明褒崇釋道而淨師躋空驅錫舍筏振
應於五營凌霄之閒說法度人脫去纖累行道
化凡超詣覺路興起少林妙喜之家世以檀重
於十載之後此香火緣也予雖非退之宗元文
章之流可以增高益勝然有鄉曲難忘之情故
其行樂為鼓辭以告于慕道風重文雅好事者
云洪熙元年乙巳春三月十有七日丁酉國子
司業金華貝秦書

月江和尚陞住徑山京都宗剎疏

徑山集

二

國朝新開泰運佛法重光教省載整宗綱師承
唯謹矧徑為五山之首而掄材得萬指之雄
操勵脩能貴光叢席徑山堂上月江和尚賢
魁特襟度豁如證果初登借我邦人作善知識
冷泉分座人天眼目表率叢林早箴
天詔寵崇獨運霜毫透發燕乾太液池水現出
優曇鉢華既不動舌轉大法輪乃出無心感多
靈瑞嘖咨極品詮貴奇才妙喜法道再隆寐照
家聲不墜登凌霄挹驚嶺瞻光彩於父子之間
數至續演垂綢

至治於免舜之上

京刺江湖

會稽唯寔

國一開堂雙徑為鳳麟之靈圖妙喜樓室四方
稱龍象之法道惟視古以猶今在得時而行道
顧茲盛舉允副輿情徑山堂上月江和南德重
珠璣輝聯奎璧偉姿豐麗浩氣衝於斗牛道韻
孔昭美譽播於湖海屢應名藍之聘久觀
上國之光正宜接物以利生何礙入鄆而垂手
共訝凌霄獨步謾誇光徽裴英主齋別古鼎於
西湖語留圓鏡大覺辭仁廟於北關事見遺書
煌煌吾道有光凜凜宗綱不墜繼前賢之芳燭

徑山集下

十三

示後學之清規拱聽佳音永堅夙好

方外

翰林侍講臣山余鼎

陶令入遠公之社事見西江大願接韓子之游
話行南海雖抑揚必行其志然出處各得其宜
契道相忘堅盟既久徑山堂上月江和尚機鋒
圓妙氣宇和平東魯書西來意咸究其源雪山
草滄海珠寔增其價蜚佳聲於

閣下雷

龍湫於天中飽食禪院之煙霞深味儒林之風
月丹山儀鳳赤存良駒黃太史秉志參禪先機
獨露張商英存心護法斯道大彰尚願留衣母

忘展笑

徑山集下

本山比丘正瑞乃某菴十一世孫也綠袍是某錢殿將飛情其無以
聞見後賢遂率徒往滄海海舟德容圓慶同忘智達各各回施之寶
謹刻流通 正興
聞者不勸脚頭已覽一山三石怪未諱古成早知雙徑五峰寔悟是
相非相即如來清淨法身斯觀不觀證當人游戲三昧功德無量咸
歸寶相
為曆之年歲次己卯端陽日沙門 識

徑山集下

十三

徑山集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釋宗淨撰宗淨始末未詳徑山在臨安縣天目
山東北唐代宗時僧法欽始造寺是書上卷記寺
之建置中卷記禪宗下卷載藝文原刻校讐不精
僧方一序謂其魯魚亥豕疊出爲白璧蠅玷云

歷代山陵考二卷

〔明〕王在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歷代山陵考一卷》提要

歷代山陵考引



繫惟物化滋蕃芴焉子有陰陽
代謝樂哉斯丘三仞成墟嗟長
年之靡執一杯如許感聖喆之
俱休巨人之跡已虛誰羨虹流
華渚荆山之銅可採不禁龍去
鼎湖黃河流水湯湯侵濟陽之
序一

尺阜秦望高山邈邈迷大越之
畝宮白楸自爾空談黃金將為
失寶孟津之血珠玉同燔驪山
之烽繚繒共裂牙生水濺鑿鐵
墓于胡公編起地藏發周書于
汲冢丹鳥集蒼梧之野目斷九
疑水銀溢虎阜之池身懷一劍

序二

珠襦玉匣疇堪取，柳銷銅銀海
金鳧莫禁尋羊，漏火多金多玉
萬年未穩藍田，若坊若堂七尺
同歸馬鬣，楚騷秦鹿，方勤疾足
之思，魏崔晉駝，忽起棘荆之嘆
八百餘年，長曆岐周之轍，久淹
二十四帝，興王關洛之塵，盡埽
鱗施安在，羽蓋空搖，週遭五百
餘合，四瀆九州，沙丘有射墻之
壁，設疑七十二，識寸心千載，西
陵無望墓之田，屬茨倚廬，潛闔
長餘，蛤炭縮鬯，蕭艾黃墟，久窀
嘉疏漢寢，唐陵何來麥飯，吳宮
楚苑，向屬苔蕪，夷陵土黑，飛煙

序三

孰云丘隴宮闕，腥臙黷穢，敢問
家園粉骨埋香，可惜馬嵬魂香
冰天灑淚，猶驚五國塵遙，石火
分明，詎知生滅，蕉鹿似是，罔識
睡醒，鉄戟磨新，零落尚須漁父
得寶，釵耕出，夜遊常見玉鈎斜
瓦器何必增加，土藏要歸速朽
赤眉巢賊，枝檀椎埋，摩頂胡僧
能為飲器，大塊幾多藏骨，莫增
尺寸之高，太虛一點浮雲，盡屬
須臾之感，墓木成拱，胡來供給
樵薪，牛馬為群，是處追求牧豎
高山避流水，居人指點還疑青
草染胡雲，盡影糝胡，孰辨愴懷

西廡寄嘅東陵秋草埋藏原上
麒麟高臥城闌依舊遼東白鶴
空歸暮雨落花常伴啼鳥生點
滴白楊衰草但看窟兔任縱橫
姿肉美夫容總似湘陵瑟斷顏
行分翠黛還歸巫岫雲深蝶白
鶻紅何處獨留前度夢碑殘碣

序四

斷無端輒起路人悲甚則一代
人皇富貴不留于窮土如彼幾
朝事業聰明悉化為塵埃感時
撫膺吊古腸斷無窮之宇宙憑
大化以推移通昔之觀聞屬後
生之掌記茲者蒐羅志乘存墨
跡于依稀旁述地靈載人叢于

簡冊一篇可攷百代如存淤壤
玄霜平子超愀然之間春冰素
骨蒙莊有殊難之言古來天下
是誰家底事無多樹千秋之榜
樣世界于今垂一統神人有主
輦萬載之河山

賜進士浙省觀察使前水衡郎五

序五

奉

勅守巡督學黎陽王在晉纂述



歷代山陵考目錄

卷之上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兩京各省陵墓

南京 北京 山西 山東 河南 陝西

浙江 江西 湖廣 四川 福建 廣東

雲南

國朝遺祭

葬義

歷代山陵考目錄

卷之下

待攷

訂正

存疑

補闕

歷代山陵紀事

歷代山陵雜記

歷代山陵考

北京

順天府

燕昭王冢

王田無終山古漁陽北遼章宗陵三河縣

北五十五里

金太祖陵

世宗陵俱在房山縣西二

十里三峯山下

金宣宗陵

章宗陵俱在房山縣西

大房山東北

保定府

額頊陵

高陽界慶都堯始封之地母葬此宋

歷代山陵考目錄

卷之十一

三陵

府城東宋僖祖欽陵順祖慶陵翼祖安陵

河間府

盤古墓

青縣南七里

河間獻王墓

獻縣漢景帝子

真定府

唐祖陵

隆平縣南十五里唐元和十三代祖宣皇帝

葬此隋義寧初塚上嘗有五色瑞氣高祖啓運號曰

建初陵

趙王塚

獲鹿縣城東塚大者六小者三十二

相傳爲戰國趙王墓

趙武靈王墓

平山戰國史記又

一統志在滄州舊城東

中山靖王塚

定州高文餘尉

范光塚 舊石邑城北十三里陀郡人漢初為范川公

伯稱南越王文帝為陀先人置守塚復使陸賈

臣書陀遂稱臣 孟嘗君墓 元氏縣西十五里岡上

順德府

石勒墓 邢臺縣西十五里號高平陵

廣平府

英陵 清河縣東三十里漢章帝子清河孝王慶初立

為太子後廢為王其子祐為安帝 甘陵塚 漢安帝母

甘陵氏葬于清河縣東北角因名甘陵郡 趙惠文王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墓 與孝成悼襄二王墓俱在邯鄲縣西北二十里俗

號三陵

大名府

顯頊陵 帝昺陵 俱在滑縣東北七十里 殷中宗陵

內黃縣南三十里 趙宣子冢 善化山南

永平府

孤竹三塚 府城西北雙子山有長君之塚團子山有

次君之塚馬鞭山有少君之塚傳曰國人立其中子

公孫也 公孫塚 赤峯嶺反道南峯火山有公孫神康

墓漢末公孫度據平州傳子康豈其所葬與

南京

應天府

吳大帝陵 鍾山南八里葬吳主孫權舊名孫陵亭有

廟在清涼寺之西 晉十一帝陵 俱上元縣境內惟安

帝起墳餘皆不可辨廣輿記載晉元陵雞鳴山之陽

宋帝陵 武帝葬初寧陵文帝葬長寧陵俱在蔣山世

祖孝武帝葬景寧陵在上元縣南巖山之陽 陳高祖

陵 府城東二十五里地名陵里陵口萬安 淳泥國王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墓 石于岡上 本朝所封永樂中奉朝卒元

鳳陽府

虞姬墓 定遠縣南六十里俗稱嗟虞墩又呼虞墓

五十三里亦有墓相傳靈壁葬其身此葬其首

蘇州府

泰伯塚 梅里常熟界 仲雍塚 虞山東泰伯之弟 闔閭

塚 虎丘山下銅棺一周水銀為池金銀為地專諸

賜之劍劍此 夫差塚 陽山越絕書越王棲夫差于泰

餘杭山卒因葬焉 孫殿墓 府城南三里 鶴市 吳王勾

自發葬此

常州府

泰伯墓

無錫縣北三十九里

季札墓

江陰中浦南距

武進縣七十里孔子題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

之墓

吳王子墓

江陰縣之微推舊記吳王闔閭第八

子葬此今呼微湖

鎮江府

吳陵

丹陽縣西十五里孫堅擊劉表于峴山被射死

還葬曲阿子權稱帝追謚武烈皇帝

泰安陵

丹陽縣

歷代山陵考

卷之五

四

北二十五里葬齊高帝

景安陵

丹陽縣東三十一里

葬齊武帝

興安陵

丹陽縣東一十四里葬齊明帝建

陵丹陽縣東北二十五里葬梁武帝父肅順之武帝

即位追尊為文帝

脩陵

丹陽縣東三十一里葬梁武

帝唐貞觀中詔禁樵採

莊陵

丹陽縣東二十七里葬

梁簡文帝有石獸高丈餘郡志齊梁諸陵皆在金生

山丘隸西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夾道

荆王墓

府治

後漢初高帝封其從兄子賈為荆王建國于此

孫策墓

府城南弟權追謚長沙桓王

揚州府

盤古塚

府城西四十里塚上有廟

煬帝塚府城北雷塘帝每勞宮人游此往往耕出寶釵隋陳後為江都

守求得帝柩畧備儀衛葬此

玉鈞斜

江都治西煬帝

葬宮人處

廬州府

姜頴侯墓

舒城漢高帝從子劉信又云在滁州境

太平府

吳景帝陵

府城東二十五里權第六子名休

歷代山陵考

卷之五

五

府城北黃山明帝第八子禪位于梁世傳歆廟行

宮之基即其陵也

池州府

昭明太子墓

府城西秀山上梁武帝子名統

徐州

微子墓

沛縣微山上

山西

太原府

魏拓跋陵

代州鴈門

晉高祖陵

交城縣西北六十里

唐叔虞墓 太原縣西南唐上局成

晉侯墓 太原縣東南晉侯燮父 趙襄子

唐晉王墓 忻州晉王李克用也金時盜發之

郡守墓 王告云墓中有酒漆飲之唇皆黑可驗稱明

日獲盜寺僧后牛克明太子李存孝墓太原縣西風

谷口存進墓縣東北鄰村

平陽府

嫺皇陵 趙城縣東八里虞舜陵安邑成湯陵榮河縣

北四十里元癸未歲渝子河周厲王陵霍州東北厲

歷代山陵考卷之上

王出奔葬而崩因葬此姜嫄墓聞喜縣西北四十里

有廟后稷母夷齊墓百陽山晉文公墓洛縣東北二

十里文公卒將殯于曲沃日絳有聲如牛鳴公呵在

蒲縣南翠屏山晉厲公墓翼城縣東南十六里趙簡

子墓趙城縣東北三里

大同府

魏永固陵 方山縣有雙陵恢北史魏孝文帝母馮太

與帝游方山有終焉之意孝文乃營壽陵于此葬

趙武靈王墓 靈丘縣東三十里王昭君

汾州府

汾州府

魏文侯墓 孝義縣西五里

遼州

石勒墓 榆社縣北二十五里趙王村舊有廟在墓南

半里又澤州陵川縣西北亦有遺塚上有塔

山東

濟南府

太甲陵 府城南平陵王墓章丘縣東北二十里危山

歷代山陵考卷之上

上漢諸王蘇祿國王墓德州北永樂中來朝葬此謫

恭定

兗州府

女媧陵 濟寧州東南三十里軒轅壽陵曲阜縣東北

二里黃帝軒轅氏葬此名壽丘金始改為壽陵少昊

陵軒轅陵東堯陵東平州東北三十里湯陵曹縣故

太甲處曾公墓曲阜縣東八里脩隴蔓延不絕皆魯

北公所葬其西葬伯禽其南葬文公孟嘗君墓膠縣

五十里項羽墓東阿縣東南十一里漢高帝既

是項羽持其首以示會曾服遂以曾公禮葬羽

俗呼為霸家

曾諸王墓

曲阜縣南八里漢時曾諸王

大墓四十餘其南一里許葬共王其他多不知名

孝王墓

梁山北漢文帝第二子因田獵至此薨遂葬

東平憲王墓

東平州北峴山上光武第八子名蒼

瑯琊王墓

沂州境內葬晉宗室子仙

東昌府

高陽氏陵

府城西北二十里衛靈公墓觀城縣東南

歷代山陵考

卷之五

青州府

太公冢

臨淄縣南十里太公葬于周齊人思其德葬

桓公冢

臨淄縣淄水南太公冢之北四王墓

四王墓

足山齊記補遺方基圓冢東西直列乃齊威宣閔襄

登州府

齊康公墓

之梁山田和墓齊遷公海濱葬此

遼東都指揮使司

太祖陵

木葉山顯陵醫巫閭山葬遼東丹人皇王

突欲并蕭太后世宗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

因葬焉山形捲抱六重于其中作殿宏麗

乾陵醫巫

同山上葬遼景宗舊有疑神殿

河南

開封府

伏羲氏陵

陳州北三里夏太康陵少康陵

商高宗陵

商水縣長平鄉周平王陵一名平丘

漢高祖陵

鉅州西隱帝陵鉅州王橋

周太祖陵

新鄉縣西韓壁世宗慶陵鄭

歷代山陵考

卷之九

陳胡公墓

陳州北城濠水常噴其趾見有

陳懷公墓

商水縣西二十里信陵君

歸德府

帝昺陵

府城東南四十五里闕伯墓

微子墓

府城西南宋襄公墓

彰德府

曹操疑塚

磁州凡七十二處

衛輝府

魏襄王墓 府城西南二十七里漢初有人盜此冢得

竹簡世號汲冢周書 呂尚墓 府城西北自齊還葬于

此晉盧無忌碑尚存

懷慶府

禪陵 脩武縣北并漢獻帝以禪位故名

河南府

女媧陵 閿鄉縣河側唐天寶末失其所在乾元初復

湧出女媧伏羲氏妹 孔甲陵 永寧縣東北三峭山孔

歷代山陵考卷之五

十一

甲夏王 成湯陵 偃師縣東北山上 周昭王陵 登封縣

少室山陽城西谷 桓王陵 滎陽縣北桓王山上 靈王

陵 府城西南西周山上 景王陵 府城西北隅 威烈王

陵 府城東北隅 漢光武原陵 孟津縣西 明帝顯節陵

章帝敬陵 和帝慎陵 恭帝恭陵 四陵俱府城

東南 順帝順陵 府城東北 冲帝懷陵 質帝靜陵 二

陵俱府城東南 桓帝宣陵 靈帝文陵 二陵俱府城

東北 魏文帝首陽陵 滎陽縣首陽山南 明帝高平陵

孟津縣舊河清城界 晉景帝陵 孟津縣東南 武帝浚

陽陵 洛陽縣 隋煬帝陵 永寧縣東北煬帝崩于江都

唐太宗遷葬於此 唐中宗陵 偃師縣東 昭宗和陵 偃

師縣南 梁太祖極陵 府城東南史稱宣陵 後唐莊宗

陵 新安縣 明宗徽陵 府城東北 晉高祖顯陵 宜陽縣

西北 後漢高祖睿陵 登封縣東南 宋永安陵 宋太祖

父昭武皇帝 太祖永昌陵 太宗永熙陵 真宗永

定陵 仁宗永昭陵 英宗永厚陵 神宗永裕陵

哲宗永泰陵 八陵俱鞏縣西南 伯夷叔齊墓 偃師

縣首陽山武王滅商夷齊隱此餓死或云今蒲州首

歷代山陵考卷之五

十一

陽山乃夷齊隱處 韓昭侯墓 宜陽縣西周顯下時諸

侯 田橫墓 偃師縣西漢昭橫至此自殺葬以王禮

南陽府

丹朱冢 內鄉縣廢淅川縣西北七里 魏陵 汝州東南

大龍山顛魏元氏所葬 魏悼園 汝州西北牛脾山宋

秦王廷美之墓附兆二十餘 葉公墓 葉縣南三十里

葬沈諸梁

汝寧府

申伯塚 信陽縣境謝城卽申伯封邑

陝西

西安府

華胥氏陵

藍田縣西三十里

尊盧氏塚

藍田縣山之

西尊盧氏庖犧氏之後

帝學陵

郃陽縣東四十里

帝學陵

晉高辛氏

周文王陵

武王陵

成王陵

康王陵

四陵俱在咸陽縣北十五里

穆王陵

府城西南二十

里

五里

幽王陵

臨潼縣東北二十五里

秦始皇陵

驪山

下陵內城周五里外城周十二里

項羽黃巢皆發此

漢萬年陵

臨潼縣東

一云始皇葬山之中此虛冢耳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十二

高祖長

陵

咸陽縣東三十五里

徙關東高家於此置陵邑

高祖長

陵

后陵在其東又有戚夫人及趙王如意墓在櫟陽故

城

惠帝安陵

近長陵舊有安陵故城及廟張敖在

其東

文帝霸陵

府城東三十五里

因山為墳有廟即

景帝陽陵

高陵

顧成廟舊址其母薄太后陵亦近焉

縣西南三十里

東有王后陵其廢太子臨江王墓在

藍田縣葬時有數萬燕噉土置塚上世名燕子塚

武

帝茂陵

興平縣東北十七里

舊有廟陵西北有李夫

人墓又衛后園在千人聚

昭帝平陵

咸陽縣東北十

三里其母趙太后雲陵在甘泉山

宣帝杜陵

府城東

南十五里樂游原有廟許后陵亦在焉

元帝渭陵

咸陽縣東北十二里

陵西百步有元后陵

成帝延陵

咸陽縣西北十五里

初帝起延陵已成言者以不便更

造昌陵不果復徙于此

哀帝義陵

咸陽縣西八里

漢

諸陵置邑者七惟長陵茂陵萬餘戶餘各五千戶渭

延義三陵不復置邑

平帝康陵

咸陽縣西二十五里

西魏武帝陵

文帝陵

俱在富平縣東三十里

後周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十三

武帝成陵

富平縣北十五里

舊有廟

隋文帝泰寧陵

武功縣西南二十里

三時原

唐永康陵

三原縣西北

十八里

葬高太父景皇帝

高祖獻陵

三原縣東十八

里有廟陪葬諸王十六公主一功臣六

太宗昭陵

醴泉縣九嵎山有廟陪葬諸王七公主二十一妃嬪八

高宗乾陵

乾州西北五里

梁山與武后合葬太子二

諸王三公主一

中宗定陵

富平縣西北十五里

龍泉

山陪葬太子一公主五

睿宗橋陵

蒲城縣豐山陪葬

太子三公主三

讓帝惠陵

蒲城縣北十五里

讓帝玄

宗兄寧王憲也薨尊為帝陪葬諸王三公王三

玄宗

泰陵 蒲城縣金粟山其武皇后陵在咸寧縣東四十

里 肅宗建陵 乾州武前山陪葬功臣郭子儀

代宗元

陵 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檀山 德宗崇陵 涇陽縣差

武山 順宗豐陵 富平縣東北三十三里金甕山 憲宗

景陵 蒲城縣金甕山陪葬后妃二 穆宗光陵 蒲城縣

克山陪葬后二 敬宗莊陵 三原縣西北五里陪葬悼

懷太子 文宗章陵 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天乳山陪葬

楊賢妃 武宗端陵 三原縣東十里陪葬王賢妃其母

歷代山陵考 卷之十 十四

高太后陵在咸寧縣 宣宗貞陵 涇陽縣作 懿宗簡

陵 富平縣西北四十里紫金山其母昇太后陵與帝

太后陵近 僖宗靖陵 乾州城東北十里其母王太后

陵與昇太后陵近 姜嫄墓 邠州城東北十里后稷封

公劉墓 邠州城東六十里 王季墓 郿縣西陝陵村 周

公旦墓 咸陽縣北十五里 太公望墓 咸陽縣東北十

里 鄭桓公墓 華州城西三里名友周宣王庶弟 杜

山墓 長安府杜城東南周成王滅唐遷之杜 秦莊襄

墓 舊長安通化門東二里俗名尖冢 馮里子墓 漢

長安城內秦惠王異母弟且死曰葬我必渭南章臺

東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我墓及漢興長樂宮在東

未央宮在西 皇子陂 西安府城西南秦皇子葬處 馬

嵬坡 興平楊貴妃葬處

鳳翔府

周報王塚 隴州西北三十里 秦穆公墓 府城內東南

隅秦泉官祁年觀下

平涼府

密康公墓 靈臺縣西五十里 扶蘇墓 府城東南四十

里 歷代山陵考 卷之十 十五

劉表墓 鎮原晉永嘉中匈奴發塚見其貌如生香

聞數里不敢犯

鞏昌府

伏羲陵 秦州北四十里世傳三陽靈媧牛壚有伏羲

陵史記庖羲氏風姓母曰華胥履大人跡于雷澤而

生庖羲氏于成紀 秦文公墓 麥積山下秦嶺史記秦

文公寧公皆葬于兩山今隴西西縣蓋此地也

慶陽府

小南墓 府城東三里碑久剝落上有片石大書周祖

不備氏陵后覆之子奔武程居此
十五里又在延安府
扶蘇墓

延安府

橋陵 中書省武帝臨祭橋山曰吾聞黃帝不死育不
也故對曰帝乘龍昇天羣臣葬其衣冠于此
墓 德祿祿泰始皇太子監兵集長陽山崩李斯
趙高與胡亥詐爲始皇賜死于此

浙江

杭州府

歷代山陵考卷之上

十六

吳王夫差墓 杭州舊志云吳王夫差墓在餘杭山太
平部亦葬其傍又吳越考謂吳王走吳之越餘杭山
死而葬焉以爲墓在餘杭山者妄今考大明一統志
載其墓於杭未知何據乃詳考越絕書則云夫差
塚在猶亭西近太湖蘇州志則云夫差墓在陽山是
在吳不在杭也并志之
吳國王子慶忌墓 錢塘縣照
隱寺之北名慶忌塔
孫鍾墓 富陽縣平山鍾孫堅之
墓在至左槐瓜爲墓忽二少在鍾鍾乞瓜曰此山下
竹墓當出天子可下山顧我去即葬所也鍾去三十

步顧見三人並駕鶴飛去後鍾死葬其地塚上數有
光怪雲氣五色上屬于天里人由是知孫氏之興

女堆

海寧縣北二十五里長安覺王寺後或云三女
夕孫權第三女也

吳越武肅王墓

臨安縣冷東五十

步春秋邑長祭

文穆王墓

錢塘縣龍山之南原和延

撰神道碑

忠獻王墓

錢塘縣龍山之南原太常卿張

昭撰神道碑

孝獻世子墓

錢塘縣天竺前山

錢塘縣西胡顯明寺王諱仲提生時有些光照室之
興靖康間六軍欲推王立之王仗劍誅之曰自有真

儀王墓

歷代山陵考卷之上

十七

王衆猶未退欲伏劍絕衆與王約以逾月而與王不
出則王當即大位王陽許之未幾高宗即位應天王
間闕而南上屢嘆之子孫祝諸郎爲蕃衍
濟王墓 錢
塘縣龍巖嶺下王諱竑寧宗長子也史彌遠與王有
隙日媒孽于寧宗乃屬意于太祖十世孫昀寧宗崩
彌遠比周楊后矯詔立昀是爲理宗王出居湖州太
湖賊潘壬潘丙劫王謀立之王不從率州兵擊賊彌
遠捕殺壬人多冤之景定五年詔復王爵增修其
墓

嘉興府

徐偃王墓 府城西北復禮鄉周穆王時諸侯名誕宋

孝宗公墓 桐鄉

嚴州府

越王墓 淳安縣東北六十五里舊志越王兵敗至此

烏石山上吳大帝祖也相傳遇仙得葬地即此與杭

州志互異

歷代山陵考

卷之十

十八

紹興府

禹王陵 會稽山禹廟側舊志禹巡狩江南崩葬此宋

乾德中嘗復會稽縣五戶奉禹陵禁樵採 宋徽宗陵

高宗陵 孝宗陵 光宗陵 陵名永阜 寧宗陵

名永茂 理宗陵 度宗陵 諸陵俱在會稽縣東南寶

山紹興初隆祐太后崩朝議以為今陵殿在河南太

后山陵宜名贊宮

温州府

京甌王塚 府城西五里地名甌洞漢惠帝二年封越

後為東海王都東甌

江西

南昌府

吳王墓 豐城東鍾城山吳大帝之祖

饒州府

吳王墓 樂平即吳芮墓芮鄱陽人秦時為鄱陽令其

得江湖間人心號曰番君英布歸芮芮妻以女因舉

臨江府

歷代山陵考

卷之十一

十九

蕭墓 府城西相傳梁武帝嘗過此一女死鑄金為壙

而合葬焉有牛衣兒避雨墓下見金鑄爛然飛出因

袁州府

宜春侯墓 府城東漢長沙定王子成也舊呼為定王

塚

廣信府

渤泥國王叔墓 府城南三里永樂十年進貢還國道

卒于此

吉安府

長沙王墓 吉水縣北九十里

贛州府

漢高帝祖墳 寧都縣之南靈

湖廣

武昌府

漢荆王賈墓 大冶縣西北六十里世傳九江王黯布反荆王以兵征之卒葬于此

漢陽府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劉琦墓 魯山漢荊州牧表之子

襄陽府

楚昭王墓 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塚得古書竹簡青絲綸簡後沈約亦得數簡以示劉繪繪云周禮逸

楚莊王塚 府城北鄧城鎮鄧城內春秋楚王旅葬

南頓君墓 府城東二十七里即光武父南頓令欽劉

表墓 府城東

德安府

金冢 雲夢內有荒冢高二丈許者數百土人相傳

曰楚王千金冢

荊州府

梁元帝陵 府城津陽門外 梁宣明三帝陵 紀山 楚穆

王冢 枝江縣西二十五里長樂鄉 楚莊王冢 府城西

龍山前後陪葬者十塚皆成行列 楚康王冢 府境內

舊志云郢城西 楚平王冢 府城東室丙莊墓臺湖 楚

昭王冢 枝江縣西北楚江當陽兩境間 楚懷王冢 枝

江縣 曹王阜墓 廢狼山縣西南六十里唐宗室為江

陵節度使卒葬此 高氏三王墓 府治西龍山鄉南平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高氏武信王季興文獻王從誨正懿王保融 古蠻王

塚 施州衛城西南一百二十里又城北都亭鄉有崖

高百餘丈崖腹有穴一十二相傳以為蠻王塚

岳州府

周叔王塚 慈利容齊續筆云其中藏古器物甚多 湘

妃墓

長沙府

舜二妃墓 黃陵山

衡州府

炎帝陵 縣康樂鄉宋軋德五年建廟以祝融配食
置守陵戶

常德府

春申君墓 府城開元寺

永州府

帝舜陵 九疑山一名永陵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歸葬于零陵之九疑宋時禁樵采置守陵五戶

承天府

楚昭王墓 當陽 楚王墓 京山縣北八十里春秋時葬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王

樊妃塚 安陸州西松栢夾道春秋楚夫人

鄖陽府

趙王冢 房縣秦使王翦滅趙徙王于房陵王懷鄉作

歌聞者流弟 唐漢王冢 鄖縣北五里王諱泰諡曰恭

舊有廟在長辨村

郴州

楚義帝陵 州治西項羽陽尊楚懷王孫心爲義帝使

都郴尋遭黥布害之

四川

成都府

漢昭烈帝惠陵 府城西南八里 蜀王開明墓 武擔山

公孫述墓 雙溪縣西四十里

保寧府

章懷太子墓 巴縣太子有賢聲武后見忌廢爲庶人徙巴州后使呂神道過令自殺葬此

敘州府

越王墓 長寧縣西南高崖各數丈以花磚砌之古柏

合抱越王未詳何人或云唐太宗子越王正爲綿州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二十三

刺史卒葬于此

夔州府

甘夫人墓 府治鎮峽堂後卽蜀先王夫人

黎州安撫司

三王墓 故漢源縣東五里唐史載叩黎之間有三蠻

王使伺南詔其初劉志遠爲恭化郡王郝全信爲和

義郡王楊清遠爲遂寧郡王卒葬于此

福建

福州府

閩越王郢塚

閩縣東山中

王審知塚

府城北

州人五代時稱閩王卒葬此

康靖王墓

侯官縣

麻刺國王永樂間入貢卒葬此賜諡榮靖

邵武府

越王塚

泰寧縣西五里高踰十丈人或觸之則風雷立至

廣東

廣州府

宋帝后陵

香山縣南五十里山中有陵跡五處舊志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二十四

端宗移師香山暫宮于馬南寶家后全氏崩葬榜花

水坡上其後帝崩于舟中葬壽星塘今莫知真陵所

在宋史載端宗崩于潮州葬于國山

楊太后陵

崖山

載廣輿記

南漢王墓

府城東北二十里漫山嘗有發

其墓者中皆鐵錮番禺新會二縣往往有劉姓者莫

知主名

南雄府

昇天子墓

始興縣代莫可考相傳昔有人掘之見銅

人數十擁笏列侍器飾皆金銀俄聞墓內擊鼓大呼

懷州散入

肇慶府

陳高祖陵

高要即霸先

瓊州府

荆王子墓

萬州東北八里元荆王徽毅之子至元中

諡萬安軍卒葬此

雲南

雲南府

梁王墓

進耳山名字羅元宗室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十五

國朝遣祭

伏羲氏河南陳州祭

媧皇氏山西趙城縣祭

神農氏湖廣鄖縣祭

軒轅氏陝西延安府祭

少昊氏山東曲阜縣祭

高陽氏

高辛氏直隸滑縣祭

堯帝山東東平州祭

歷代山陵考

卷之十一

二十七

舜帝湖廣寧遠縣祭

夏禹王浙江會稽縣祭

商湯王山西滎河縣祭

商中宗直隸內黃縣祭

商高宗河南陳州祭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周康王

漢高祖俱陝西西安府祭

漢文帝陝西咸寧縣祭

漢景帝陝西西安府祭

漢武帝陝西興平縣祭

漢宣帝陝西長安縣祭

漢光武河南孟津縣祭

後魏文帝陝西富平縣祭

隋高祖陝西扶風縣祭

有司自祭不在三十六陵內

唐高祖陝西三原縣祭

歷代山陵考

卷之十一

二十七

唐太宗陝西醴泉縣祭

唐憲宗陝西蒲城縣祭

唐宣宗陝西涇陽縣祭

周世宗河南鄭州祭

宋太祖

宋太宗

宋真宗

宋仁宗俱河南鞏縣祭

宋孝宗

宋理宗俱浙江會稽縣祭

元世祖順天府祭 嘉靖中罷

洪武三年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廟令具圖以進

四年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始罷天下府州縣祀

三皇 又令歷代帝王但在中原安養人民者俱

春秋祭祀雖賢而在偏方與在中原而昏愚者俱

不祭亦不禁樵采 九年遣官行視歷代帝王陵

寢凡三十六陵令百步內禁樵采設陵戶二人看

守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時封培每三年一降香致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二十九

祭

凡前代陵寢天順八年令各處帝王陵寢被人毀

發者所在有司卽時修理如舊仍令附近人民一

丁看護免其差役

葬義

禮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 左傳

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

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釋名曰葬不如禮曰埋

埋瘞也 禮記曰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

大夫葬用輅二碑綽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

綽無碑 杜預集要曰凡挽天子六綽諸侯四大夫

三士二 中秘元本載改葬曰更葬合葬曰祔權攢

曰槨葬將葬曰祖葬有時墓道曰延隧壙中曰穿中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二十九

陵中曰方中墓曰玄廬曰黃壚曰冢藏曰壤夏冢曰

宰墓門曰潛闥祖塋曰桑梓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

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栗士四尺樹以

槐庶人之墳樹以柳 呂才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

朝市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

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

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

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殯乃克

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

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地也
葬者皆于國都之比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
妖巫妄言遂擇地遷葬以希富貴或云同屬忌于
墳遂吉服不送其親傷風敗禮莫斯為甚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上

三

歷代山陵考

待致

夏

禹都安邑今安邑縣

啓仲康帝相杼槐芒泄不降

局厘皇發之墓俱無載湯放桀于南巢終于亭山

南巢爲廬江居巢城今有桀王城

商

湯都亳今歸德府仲丁遷囂或云河南敖倉是河

亶甲遷相今彰德府祖乙遷耿今河南縣盤庚遷

歸亳武乙遷河南紂都朝歌今衛輝府沃丁太庚

小甲雍巳大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一

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祖庚祖甲廩辛庚

丁武乙太丁帝乙紂之墓俱無載

周

武王都鎬今咸陽縣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定

鼎於廓今洛陽縣爲成周王居西都而朝會諸侯

于東都平王東遷洛邑赧王徙都西周今河南自

考王封其弟桓公于河南傳威公惠公惠公封少

子于鞮曰東周君

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

莊王釐王惠王襄王頃王匡王定王簡王敬王元

王貞定王考王安王烈王顯王慎靚王之墓俱無

載

秦始皇都咸陽今咸陽縣 二世子嬰之墓俱無載

漢高帝都長安今長安縣光武都洛陽今洛陽縣 帝遷都長安昭烈國于蜀 孺子嬰殤帝後帝之墓

俱無載

晉世祖都洛陽中宗都建康今南京 懷帝愍帝之墓

俱無載

宋都建康 營陽王蒼梧王之墓俱無載

齊都建康 東昏侯之墓無載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梁都建康 元帝敬帝之墓俱無載

陳都建康 臨海王宣帝之墓俱無載

隋都長安 恭帝侑恭帝侗之墓俱無載

後梁都汴 末帝之墓無載

後唐都邺遷洛 廢帝之墓無載

後晉都洛陽 齊王之墓無載

後周都汴 恭帝之墓無載

宋太祖都汴高宗都臨安端宗即位于福州帝昺即

位于福州 恭宗帝昺之墓俱無載

訂正

炎帝陵 帝崩于長沙之茶陵鄉今陵在酃縣

帝嚳 葬項立山在大名府清豐縣今陵在滑縣又在

歸德府又在邵陽縣史稱帝嚳都于亳在歸德者

近是

黃帝 都涿鹿葬于橋山今延安府在曲阜者為壽陵

泰伯 塚在常熟縣梅里又載無錫縣地里相近

周赧王 赧王入秦盡獻其邑秦受其獻而歸赧王于

周是歲赧王崩墓在隴州以為在慈利者非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五代漢高祖 葬廣陵在鈞州又載登封縣東南地里

相近

存疑

顯項 都高陽葬濮陽陵在東昌府又陵在保定者疑

商湯 都亳陵在曹縣又在偃師縣東北山上又在崇

河縣北者疑

商中宗 內黃縣有殷城商河寬甲居相築此內黃有

商中宗陵疑係河寬甲

補闕

漢淮陽王 赤眉殺淮陽王劉恭夜負其尸帝

葬之霸陵

安帝 東巡崩于葉還宮葬安陵

晉惠帝 葬太陽陵

元帝 建平陵

明帝 武平陵

成帝 興平陵

康帝 崇平陵

穆帝 永平陵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哀帝 安平陵

簡文帝 高平陵

武帝 隆平陵

安帝 休平陵

恭帝中陵 建康有晉十一陵桓溫廢帝夾為東海王
疑夾之墓亦在其中

宋明帝 高寧陵

順帝 遂寧陵

齊和帝 恭安陵

陳世祖 奉寧陵

後主 葬于洛陽之芒山

唐昭宣帝 溫陵

宋欽宗 金葬欽宗于鞏洛之原以一品禮 已上惟

晉十一陵在建康然俱不存其名今以補闕餘無
地方可攷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七

五

歷代山陵紀事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皇起寢殿于墓側 漢因泰

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服食象生人之具

光武建武十六年帝如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

建武六年以春陵鄉爲章陵縣復其徭役十九年正

月尊孝宣皇帝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

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陵

明帝永平二年正

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

光武葬地

十七年正

月謁原陵

上嘗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既寤悲不能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六

森明日遂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樹令百官

采取以薦

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

特牲祀每帝西幸卽親謁其雒陽陵每正月上丁祀

郊廟畢以次上陵

靈帝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

蔡邕爲司徒檄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

陵之禮始爲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至

孝惻隱不可易舊 明帝卽位踰年群臣朝士感先

帝不復聞見此乃神公卿百僚就園陵而翔焉尚書

階西祭設神座天子事亡事存之意也

魏文帝革

上陵之禮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 晉宣王

遺令子弟群臣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武帝猶再謁

崇陽陵

景帝陵

一謁峻平陵

文帝陵

然遂不敢謁高

原陵

宣帝陵

至惠帝復止

東晉元帝崩後諸公始

有謁陵辭陵之事成帝時中官亦年年拜陵議者以

爲非禮遂止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孝武崩會

稽王道子曰今雖制釋服至于朔日月半諸節自應

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

奏百僚拜陵起于中興非晉舊典武帝詔不使人主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七

諸王拜陵及義興初又復江左之舊 宋文帝每歲

正月謁初寧陵

武帝陵

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

寧陵

文帝陵

後魏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

哭于文明太后陵左二日不御食甲戌拜哭辭陵還

宮 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于獻陵慟絕不能興改

服入寢躬親執饌閱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悲慟禮

畢出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御小輦還宮

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

半上食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

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于昭陵并哭
景龍二年每日奠祭

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三

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蕭周祭志云天子

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

廟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三廟時祭無日祭古者祭皆

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

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自魏三祖以下不干

陵寢致祭並附于古禮至于江左亦不崇園寢及齊

梁陳其祭無聞請准禮停日祭帝曰禮因人情事有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八

沿革陵寢如昨祇薦是常乍覽此奏但增哀慕乾陵

宜依舊朝脯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爲恒式

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諸陵起居太常博士

唐紹上疏曰起者以起動爲稱居者以居上爲名參

候動止何如義陵寢之法生事以禮必勤于定省死

葬以禮闕于安厝豈可以事君之道行送往之時又

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續命爲名時人多有進奉

今聖靈日遠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典請停四

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庶

合禮經陵寢安謐不從

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

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士庶有不合

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於塋南門

外奠祭饌訖泣辭食餘饌任於他處不得作樂仍編

入五禮永爲恒式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定橋恭

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

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

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勅朕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

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九

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

日薦衣于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

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

教變游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寮令知

朕意

初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高宗以每年二時

太常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又不備園簿威儀有

關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爲副太常造園簿事

畢則納於本司仍著於令

宋太祖建隆元年追尊

高祖眆爲僖祖文獻皇帝會祖延爲順祖惠元皇帝

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弘殷爲宣祖

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冬季凡五享廟朔望

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開寶

九年帝如西京拜安陵宣祖陵高宗紹興九年遣

判太宗正事士儼兵部侍郎張燾修奉陵寢紹興

十年岳飛大敗金兀朮于朱仙鎮遣使修治諸陵

孝宗乾道六年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

閏月以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復書略云和好再

成界山河而如舊絨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宋陵墓

歷代山陵考卷之下

在此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到期

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

之詞欲變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誓信之誠

安在于是二事皆無成功十二月遣趙雄如金請

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曰爾國何舍欽宗靈

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

之理宗端平元年朱楊祖還自洛陽入對以八陵

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楊祖

悉以對帝含淚太息久之

歷代山陵雜記

漢水出鮒魚之山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

衛之山海經

帝譽葬于狄山之陰山海經

帝譽高辛氏姬姓也有聖德年十五而佐顓頊三十

登位都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而崩葬頓丘宜陽

帝王世紀

呂氏春秋云堯葬于谷林通樹之註云通林以爲樹

也傳曰堯葬穀林成陽山下有穀林

歷代山陵考卷之下

劉向曰堯葬濟陰丘隴山皇覽曰堯冢在濟陰成陽

郭生述征記云成陽城東南九里有堯陵陵東有中

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蓋堯妃也東南六里有慶都

冢上有祠廟水經注言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

一里有慶都陵于城爲西南稱曰靈臺路史云堯之

冢在濟陰成陽漢宣帝元和二年使奉太牢祠堯于

成陽靈臺是其處也今在濮之雷澤東南王充乃云

葬崇山墨子則謂北教八狄道死南已之市而葬蚩

山之陰蓋儀墓爾

呂氏春秋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注云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

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

疑山下亦有紀邑

山海經云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庄云

蒼梧之山卽九疑山也已上俱載唐類函

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丹洲而來吐五色之

氣氤氲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群飛銜土以成墳王子

年拾遺記

禹年九十三崩葬山陰臨江之丘名曰富陵吳會野

歷代山陵考卷之下

十一

記

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地深

七尺土無瀉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圍

方一畝越傳

會稽禹陵在會稽山西北五里越絕書禹始也憂民

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及其王也巡守大越因

病亡死葬會稽嘉泰志云禹巡守江南死而葬焉劉

向曰禹葬會稽不改其列謂不改林木百物之列也

苗山自禹葬後更名會稽皇覽禹塚在會稽山自先

秦古書帝王墓皆不稱陵陵之名實自漢始吳越春

秋禹命群臣曰吾百歲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蕭郁桐

棺穿墳七尺下無及泉墳高三尺土階三等葬之後

曰無改畝司馬遷自序曰上會稽採禹穴水經注亦

云東游者多探其穴史記正義又引會稽舊記云禹

葬茅山有聚土平壇人功所作故謂之千人壇獨懸

空處不可億知嘉泰志是山之東有隴隱若劍脊西

嚮而下下有窆石或云此正葬處疑未敢信窆石之

左是爲禹廟背湖而南嚮然則古之宮廟固有依丘

歷代山陵考卷之下

十三

隴而立者近嘉靖中閩人鄭善夫定在廟南可數十

步許知府南大吉信之立石刻大禹陵三大字覆以

亭恐亦未足爲據而廟之建則似起於無餘祀禹之

日吳越春秋無餘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傳

世十餘末君不能自立轉爲編戶禹祀斷絕十有餘

年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獸呼燕噪燕噪指天向

禹墓曰我無餘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復我禹墓

之祀爲民請福於天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因共立

以承越後復夏王之祭紹興志

湯冢在濟陽薄縣北郭冢四方八十步高七尺上平

皇覽冢墓記

王季歷葬于渦水之尾水嚙其墓見棺文王曰謫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明水見之于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

呂氏春秋

太公封于營丘比及五世皆及葬于周五世之後乃

葬于齊

檀弓

穆天子葬盛姬于樂池之南大匠御棺日月之旂七星之文鐘鼓以葬視皇后之葬法謚曰哀淑人是曰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十四

淑人丘

穆天子傳

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馬足

山一名牛首塢一所三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

次得水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金甕

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

骨肉狼籍

括地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

檀弓

晉侯請隧隧堙道天子之禮諸侯懸棺而封

左傳

秦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

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廣地益國東服疆晉西霸戎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史記

江陵縣東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餘王仲宣登

樓賦所謂西接昭丘是也

荊州國記

宋文公卒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柳有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十五

曰阿棺有翰檣

左傳

魏惠王死葬日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

國策

吳王闔閭有女自殺闔閭痛之甚葬于邳西昌門外

鑿地爲池積土爲山文石爲棺柳金鼎玉杯銀樽珠

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于吳市中令萬民隨而

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美門因塞之殺生以送死

國人非之

吳越春秋

闔閭葬女于邳西名爲三女墳

越記

闔閭冢在闔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

五尺銅櫛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
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劍在焉十萬人築治之
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踞上故號爲虎丘

越絕書

吳謀伐齊齊景使女子爲質於吳吳王因爲太子聘
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發病閭閻乃起北門名
曰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日女
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巔以望齊國閭閻
傷之甚用其言葬於虞山之巔以瞻齊國是時太子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十六

亦病而死

吳越春秋

會稽若耶大塚越絕句踐葬先君夫鍾冢也

山陰越王允常墓在木客山水經注句踐都瑯琊欲
移允常塚塚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能近句踐謂
不欲遂止

越王句踐墓在府城南九里越絕書獨山大家者句
踐自治以爲冢徙瑯琊冢不成去縣九里今獨山乃
在城西三十五里

句踐子墓在夫山越絕書夫山大家句踐庶子冢也

去縣十五里

塚斜在平水上三十餘里接嶠界相傳越之墳墓多
在所謂斜者如唐宮人斜之類耳

已上俱載紹興志

秦始皇冢在驪山之右晉獻公伐驪戎獲二女其山
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藍田是也故食而葬焉其
葬時天下徒逆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櫛
官觀奇器珍怪諸物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人有近
穴者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爲鳧鶴
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度久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十七

不滅後宮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恐匠知之殺工
匠於藏中因閉羨門復以土樹草木以象山墳高五
十餘丈周廻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闕東賊發之
又牧羊兒亡羊羊入藏中持火覓羊燔其櫛

皇覽

始皇營建冢壙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其
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七十萬人以禦難弗能禁項羽
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
賊取櫛銷銅

蘇秦傳

始皇墳周廻七百步下周三泉刻玉石爲松栢以明

月珠為日月 三輔故事

秦始皇十年華陽君卒孝文王合葬壽陵襄王母夏太后卒別葬杜東臨死曰東望我子西望我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及漢有天下宣帝果起陵邑焉 典

畧

婿水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漢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柳世人疑是項伯冢 貝翻註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十八

項藉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掠而東 綱目

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 西京雜記

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徙民置諸縣者凡七陵長陵茂陵各萬戶其餘五陵皆各五千戶縣屬太常不領郡 潛岳

關中記

漢文帝元年帝從霸陵 在宿州萬年東漢文帝置墓

于此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諫止之 綱鑑

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綱鑑

文帝葬于芒碭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玉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 潛夫論

碭山梁孝王冢以石為藏行一里許到藏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靈異人不敢犯有至藏者輒有獸噬之其獸似豹 續述征記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十九

江王三歲坐侵廟壩地為官上徵榮榮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驚數萬衛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漢書

漢武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劒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劒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乃止故阮公咏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劒上

吾丘 漢武故事

漢廣川王去疾好發冢發晉靈公冢得玉蟾蜍一枚
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玉取以盛書滴

京雜記

平陽公主嫁衛青與王合葬冢在華山葬時發土
得銅槨一枚

地理書

漢成帝永始元年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
疏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隴皆小葬具甚微
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
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三

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非
苟爲儉誠便于體也上感其言詔罷昌陵反故陵

綱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

卽原陵帝生前豫作

陵墓故曰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水

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始終之義景

帝能述尊孝道天下反覆而霸陵

文帝陵

獨完受其

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

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綱鑑

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

通鑑

東平王冢在東平傳言王思歸京師其塚上松柏皆

西靡

皇覽

孝靈皇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綬青羽蓋駟馬也

丁

漢獻帝初平元年董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

帝陵劫遷天子三月車駕入長安

綱目

初平二年孫堅進至雒陽掃除陵廟得傳國璽于城

南甄官井中

通鑑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三

漢末關中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猶活旣出復如

舊郭后愛念之常置左右問當時宮內事了了有次

第

吳志

魏武帝臨終遺命曰汝等登銅雀臺常望吾西陵墓

田

曹操篡漢有天下歿後恐人發其塚乃設疑冢七十

二在漳河之上

已上俱載事文玉屑

魏邠原有女早亡太祖愛子蒼舒亦沒太祖求合葬

原辭曰非禮太祖乃取甄氏女合葬

綱鑑

中山恭王褒傳云褒疾因勅令官屬曰昔衛大夫遽愛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魏志

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簡編蝌蚪文字束皙爲著作隨宜分析皆有冥證古書有易卦似連山歸藏文有春秋似左傳王隱晉書

晉張士然請湯武諸孫置守冢人類函

晉懷帝永嘉五年劉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詮掘發歷代山陵考卷之下二十一

諸陵焚宮廟納羊后遷帝于平陽綱鑑

五胡時慕容儼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購求其尸而莫知之後宮嬖妾言虎喪東明觀下于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雋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使御史中尉楊約數其罪而鞭之玄怪錄

晉東海越王尸爲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類函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詔遣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綱目

宋高祖永初元年爲晉諸陵置守衛綱目
宋傅亮修復前漢諸陵又修楚元王墓類函

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溫韜發其陵見皇頭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豈殺三子納兒婦遂假手輔國耶鴻書

唐德宗興元元年李晟收復京城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簷不移廟貌如故

唐莊宗同光元年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尸張全義言朱溫雖國之深仇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

歷代山陵考卷之下二十一

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王從之但鏹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已上俱載綱鑑

吳越忠遜王墓在昌源宋史錢俶疾殂東府以王禮葬焉

吳越公主墓在小越伏龍山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令所屬州縣遣近戶守視其陵墓有隳毀者亦加修葺

乾德四年詔吳越立禹廟于會稽置守陵五戶長吏春秋奉祀已上俱載紹興志

開寶二年詔洛陽鳳翔雍輝等州周文武成康秦始
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後魏孝文西魏文後周太
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代德武宣懿熙昭諸帝凡二
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
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綱鑑

南宋攢宮諸陵俱在寶山今名攢宮山紹興元年四
月哲宗昭慈皇后孟氏崩遺詔欽以常服不得用金
玉寶貝權宜就近擇地殯殯候軍事寧息歸葬園陵
所製梓宮取周吾身勿拘舊制以爲他日遷奉之便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二十四

朝廷欲建山陵是時會紆以江東漕兼攝二浙應辦
議曰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卽歸祔矣宜
以攢宮爲名遂從之攢宮之名實始于紆之請也是
年徽宗顯肅皇后鄭氏崩于五國城五年徽宗亦崩
七年何薜還始聞帝后訃音先上陵名曰永固九年
高宗憲節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十二年八月金人
以三梓宮來還十月徽宗鄭后合攢于昭慈太后攢
宮西北改陵名永祐而邢后攢昭慈攢宮西二十九
年九月高宗母顯仁皇后常氏崩攢永祐陵西三十

一年金人以欽宗訃聞遙上陵名曰永獻乾道中朝
廷遣使求陵寢地虜人乃以禮陪葬于鞏縣欽宗皇
后朱氏從北去不知崩所歲月淳熙十四年十月高
宗崩攢會稽上陵名曰永思慶元三年十一月高宗
慈烈皇后吳氏崩祔永思陵紹熙五年六月孝宗崩
攢永思陵西上陵名曰永阜開禧三年五月孝宗成
肅皇后謝氏崩祔永阜陵慶元六年八月光宗崩攢
會稽上陵名曰永崇嘉定十七年閏八月寧宗崩其
冬命吏部侍郎楊燁爲按行使燁歸奏云獨泰寧寺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二十五

五

之山岡岡備特五峰在前直以上皇青山之雄翼以
紫金白鹿之秀層巒朝拱氣象尊崇有端門旌旗簇
仗之勢加以左右環抱顧視有情吉氣豐盈林木榮
盛以此知先帝弓劍之藏蓋在於此尋令太史局卜
格一起一伏至壬而後融結宜於此矣詔遷寺而以
其基定卜上陵名曰永茂紹定五年十二月寧宗仁
烈皇后楊氏崩祔永茂陵其孝宗成穆皇后郭氏成
恭皇后夏氏光宗慈懿皇后李氏寧宗恭淑皇后韓
氏攢在山陵之前並不遷祔攢所亦無考景定五年

十月四日宗崩會稽上陵名曰永穆咸淳十二年七月度宗崩上陵名曰永紹

中興小曆云先是有持陰陽家說欲廣攢宮禁域爲二十里有墓在其間者皆當徙去浙東帥臣王師心立言其不可時監察御史任文薦奉詔監掩攢宮就令按視於是獲免者七百六十有奇會稽新志曰按嘉泰志自祖宗時有殿墳起墳之名皆用墳字至顯仁太后祔永祐攢宮始易以攢字而記又云叢塗龍輻叢謂墳也叢聚也聚木蓋視而塗之也如此則當歷代山陵考卷之下 二十七

用叢字今姑從俗本

已上俱

重刊與志

去

宋高宗紹興二年劉豫徙于汴京其子麟籍鄉兵十餘萬爲皇子府凡兩京塚墓發掘殆盡
綱目
趙秀王墓在從山秀王者孝宗本生之父名伯圭家餘姚而葬焉

魏惠憲王愷墓在法華山天衣寺法堂故址孝宗第二子嘗領雍州牧薨命厝紹興善地遣使輟祭且視容焉

光宗紹熙三年修大禹陵廟

已上俱重刊與志

光宗紹熙五年趙彥逾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下有水石孫逢吉復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朱熹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砂礫之中不報
通鑑

宋宗室太傅信王趙璩墓在昌源石傘峰

崇王趙希璩墓在昌源理宗父

元世祖至正十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以取寶器從西僧嗣占妙高之請也宋遺民山陰唐珏易以僞骨取真者瘞之山陰天章寺前六陵各爲一函獨理宗歷代山陵考卷之下 二十七
顧巨恐易之事泄不敢易楊璉真珈遂築白塔于錢塘藉以骨而以理宗顧爲飲器

宋太學生林德暘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贖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足欠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按輟耕錄所載唐珏林景曦收宋諸陵骨事年月事與前後不同有紀事四絕句唐之傳林之集中各

六詞則大同而小異陶九成謂唐所收者諸陵皆
林所收者但高孝兩朝詩中有雙匣字得非林之詩
而傳者誤入于唐傳中者乎

冬青穴在府城西南三十里天章寺前宋唐林二義
士埋宋陵骸骨處六陵各爲穴上植冬青樹六株

洪武元年正月戊午 皇帝御札相臣宣國公李善
長索宋理宗頂骨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西
僧汝訥監藏深惠以頂骨來獻詔付應天府守臣夏
思忠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復命禮部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二八

尚書臣崔亮奉勅以理宗頂骨復諸舊穴嗚呼穆陵
之發距今八十有六年遺骸餘蛇始克復歸于土豈
非天耶惟我國家德邁前王澤被幽壤是宜刻詞穹
碑昭示永世臣士敏適守是邦承命惟謹敬述歲月
俾後有考焉宋濂集有書穆陵遺骸事與此同
洪武三年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寢令各行省臣同詣
所在審視陵廟并圖以進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唯
孝理二陵獻殿三間繚以周垣餘僅存封樹九年令
五百步之內禁人樵採設陵戶二人有司督近陵之

人看守三年一傳制遣道士齋香帛致祭于孝宗理
宗二陵登極則遣官祭告理宗陵有頂骨碑亭其右
爲義士祠內外禁山三千七百三十五畝田三十八
畝九分歲久爲居民所侵正統間趙伯泰奏復弘治
元年復帖縣典史張弘檢勘其冊以復其後或以山
無守者雖有厲禁侵盜無已時乃割禁山之半佃爲
民業其半亦令居民守之而入其租然樵採之禁守
衛之夫亦寢以疎矣

已上俱載紹興志

歷代山陵考

卷之下

二九

洪武六年上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宜于
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于陵廟每
歲春秋祭之

嘉靖十八年御史謝少南上言慶都乃帝堯肇封之
地堯母乃帝嚳元妃今縣城內陵墓具存當時祀典
失于紀載今乘輿親臨乞賜表揚以弘達孝 上曰
帝堯父母異陵可見合葬非古卽命有司修建祠寢
副朕追崇往聖之意



藏書

歷代山陵考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王在晉撰在晉字明初太倉人萬曆壬辰進士
官至兵部尚書事迹附見明史王洽傳是書僅從
一統志抄撮而成無所考證况既名山陵而趙宣
子孟嘗君輩遺塚亦列其間尤非體也

方廣巖志四卷

〔明〕謝肇淛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三年刻光緒增補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方廣巖志

四卷》提要

刻方廣巖志引

方廣巖何以志曰匪巖故
亦匪巖居故巖自無始來
天造神闕磅礴元氣盤旋
忽恍金堂玉戶不為顯荒
煙蔓草不為晦巖即有靈
耶未必欲人跡無跡色無
色言無言也故曰匪巖故
也有人焉識徹夢幻身解
羈紲離人獨往以巖為宅
朝與巖朝夕與巖夕春猿
之與喙而秋鶴之與唳身

與世相捐巖與我俱忘可
也而爲用文之故曰匪巖
居故也夫惟有所聞而來
有所見而去遠借勝境近
滌塵襟雖劒寫不留而神
情戀戀披圖展卷如對故

人而復有入自聲聞未窮
足界玄想方馳青編在握
咏歌頤解想像色飛蟬蛻
塩埃之表裊遊羽化之都
則是志也詎直導之葆幢
鼓吹而已哉茲在杭公之

所為志與不佞之得而喜
爲之傳也夫
萬曆辛亥季冬月
高安
陳邦瞻德遠書

方廣巖志序

史稱巖穴之士非附青雲安能聲施後世顧巖穴亦有之矣靡獨士也鴈蕩不稱於貫休九華不稱於李白則猿獨麋鹿之場耳烏知其靈異奇秀為海內名區哉東南山水亡右於閩閩自武夷而下亡右於永泰方廣巖其一也而奠方絕軌圖牒闕焉以告之人謔謔莫殫也余友謝在杭以起部郎奉使過家步頓而遊遊而紀之巖以內一巖以外一巖居者一綺譚者二五紀方廣巖志序

成志而後環巖數里之勝與故老之口名士之筆謔謔所弗殫者皆於志是殫夫貫休以鴈蕩經行之句太白以九華聯句之什遂為二山知己山因以顯在杭顏行太白僂畜貫休彼詩之此志之巖顧不重於二山乎且二山在吳越莊馗即靡張之蹟不終刻未泰斗絕萬山世無司馬子長孰能窮其幽僻哉余聞桂州多奇山范至能以為鴈蕩九華貴山巫峽皆不能及豈山必幽僻而始奇耶造物者實秘之耳彼且秘之

此且張之忌之招也巖之所自起以黃非熊非熊作十景詩清婉有致亦錚錚者而名不出州里歷六百年始聞始以非熊得巖終以巖得非熊而胥於在杭馬附之豈非幸歟曩在杭既竟讀禮而志鼓山志太姥志支提今乘使者車復志方廣肉食而為政山林亡乃越官然在杭少耽丘壑弱冠以舉進士失之一旦釋簿書而隴廩得借寸陰為丘壑重狹以滌其腸胃不亦宜乎君子曰處火宅而不焦入慾海而不濡在方廣巖志序

杭為青山重青山亦重在杭矣

候官陳鳴鶴撰

方廣巖志卷之一

郡人謝肇淛纂輯

徐 勸校訂

義例

按韻會石窟曰品字通作巖曹鄴廣福巖詩方
廣高深無丈尺石窟之巖也徐鉉謂品字從品
象巖厓連屬之形柳宗元界圍簾水巖詩青壁
環澄流巖里連屬之巖也三島村之山千巖競
秀而方廣巖爲最勝志以方廣名法不得旁及

方廣巖志卷一

然非旁及無以廣其勝乃作本紀以紀方廣作
外紀紀其旁及者主賓之別也居於斯者爲別
紀摘翰於斯者爲文紀歌於斯誄於斯者爲詩
紀

本紀

方廣巖在永福縣東七都舊保安里三島村由
山趾盤旋而登三里許至天關兩石相倚上合
下開若郭門左刻大德十年丙午孟秋吉日邑
尹古澶李良傑謝雨題并天關二大字右刻倪

龍輔王光祖同游黃仁叔君澤來并石門二大
字折而入巖上有元人潘朝海輦紀遊刻道傍
幽滿淙淙恬澹清冽再折而入兩石對峙行者
側肩其中林君應憲大書方廣洞天於石背再
折而南歷數百級至品巖鎖兩峽橫幕其巔面
北展南四山環抱夏則南風反於前山之北冬
則北風蔽於前山之南夏涼冬溫常得中候由
峽底承巖以臺高一十五丈由臺至巖簷高一
十一丈臺半如底廣三十餘丈深七丈有奇不

方廣巖志卷二

二 四

壺可坐數千人建五丈旗而石乳參差下垂若
懸筆者滴露者馬蹄者玉環者猿子者虎跑者
龍頭者若樹者曰仙樹若橋者曰仙橋若芝者
曰仙芝若竈者曰仙竈西隅有若龍尾者涓涓
吐溜有若燈者每陰黑時炯炯現光中堂半壁
復開小室若龕闊四丈許高如之深殺闊四之
三龕中亦有石乳紛綸大者若象鼻壁地者若
馬橋是爲龍樹岩亦曰觀音岩巖下有石白龍
爪龍爪之傍夜有人影立壁間是名觀音影左

乃如掌者是名仙人掌龍尾泉之前五丈
水簾懸於簷端噴若驟雨微若飛絲其聲泠
泠若珮聲方響怒若淮雨振瓦條而寂然隨風
大小變幻不測雨後涌瀉蓋於全室若瀑布
既窪寥朱光不到惟日暮返景照於水簾彩
珠光搖灑淅水晶屈曲玳瑁玲瓏又一奇也
山水簾內而東北半壁小磴闊僅容足側行二
卜步別開一室可布兩席是名靈全窟宋慶晉
問獵者逐山羊奔入窟中因得是岳故以爲名
今稱羚羊谷語音訛耳是巖也僻在荒山人所
不到時邑人黃非熊讀書方廣寺中獵人既以
靈羊因緣爲言茲巖之勝非熊剪荆斲險攀緣
而上遂與寺僧管度以臺爲佛殿臺前架閣三
層左右禪房法席齋堂香積皆庇岩下而崢嶸
是麗恍若兜率天都元邑人林泉生題其柱曰
石室雲開見大地山河三千世界水簾風捲露
半天樓閣十二闌干蓋寶錄云按宋張世南遊
宦記謂給事黃公讀書山下因獵師而得是

岳以是言與前所紀黃非熊讀書寺中獵人以
靈羊因緣爲言茲巖之勝若合符則斯岳之闢
實自非熊始繼里人溪南黃氏乃非熊之裔得
巨木於水泮尋有老僧詣門自言能雕佛像令
其家教木樓中去梯閉戶裹糗而處數日啓視
則木成寶頭盧尊者形相而僧已不見或疑僧
卽尊者化身因奉像於岳至今黃氏子孫猶以
尊者像爲其家遺蹟每剝落必捐貲粧飾不煩
緣化也岳既奉尊者自此朝鐘夕唄法侶雲臻
飛錫遊展交午接踵蓋自山趾砌路建亭直達
岳前 國朝正嘉間僧業侵於豪右山深糧絕
遂各他徙臺之中央亦崩圯如井獨高閣巍然
屹立於前萬曆五年僧德遠者折其材重建驛
院十八年新安僧真潮同候官林應起陳鳴鶴
閩縣陳价夫來遊岳之東隅尙有小樓壁間皆
國初諸名公題味但臺閣崩圯應起輩不勝
之感因首倡植旌真觀普化十方以十九年建
閣五間今廣西方伯便官林如楚題其額曰天

泉真湖身荷鍾者自峽中運土塞其崩圯越歲而高事告竣

行史氏曰余至方廣岳蓋去村一區盧舍殆百雲經所稱非遠非近者耶冥間修道亡跡於此矣其興也實字珠官其廢也樓崩棟折然而斯岳之體曾何興廢顧罔有能修者耳鳥窠猶可虎窟猶可矧斯岳乎

方廣巖志

卷一

五七

外紀

懸漢岳舊名羅漢岳候官陳益祥更今名由佛嶺亭左行過聖功泉折而登巨石壁立道右澗流其左由小樵度澗逶迤數千武凡歷四樵至岳岳開石室高十餘丈廣五丈餘深殺廣之半室傍石池泉可濯頰因以爲名其左則毗連於潛嶺岳高廣與懸漢等形如屏展而石滂懸上

原缺第六葉

不可復進乃鑿石作棧道以達益祥曰吾入洞時視天猶丸也因名九天岳去岳之前百餘步有淨瓶石者高十餘丈有曬經岳者石壁如削高與淨瓶石等其巔平坦可坐石罅產風蘭錦繡毬有獅子岳者稍低於二岳自外望之狀如伏獅三石鼎足而立益祥構三層閣於三石之中而各案其巔閣之後淨瓶石與獅子岳相倚爲洞門深可五六丈高如之側身而入其上有隙如一線天

方廣巖志

卷一

七九

曝背岳在三層閣前

希隱岳在滴水岳左半里許二山合肘二石室東西對峙其後壁立爲小有天瀑布自天而下而怪石數丈突起室前

龍樹巖在方廣巖右二里許巖開石室東北向深廣各二丈許

觀音巖在方廣巖左二里許北向深二丈廣減其半有水簾懸其前

龍巖在方廣巖左三四里面南展北深三丈許

廣饒其一

小龍岳在方廣嶺左一里許

聽經岳在三層閣前度澗有岳其形若偃蹇

可以布數席

竈門岳在懸漢岳之上

大身岳在竈門岳之上

聽泉崖在天泉閣前峽中高二丈許平坦如席

可坐數十人

玉泉洞即天關別名泉自洞中流出其瑩如玉

方廣巖志卷一

八十

故名

清音洞在瑞松塢之下小水簾懸其前注于龍

井其音泠泠然

半雲洞在五顯亭傍洞口丈許直通龍湖或云

有山魃栖之今塞其口

天琴澗在滴水岳左半山澗中有三巨石

玲瓏水流其下聲若鼓琴

瑞松塢在天關之右宋時有古松一株身大數

圍高千尺輪菌黝糾形狀奇怪人有入山者

輒見雙龍嬉戲岫岫以是足音遂絕及方廣岳
既興有佳客至則有紫烟籠罩俗客至則黑霧
蒙蒙故老相傳 國初猶存嘉靖中始被砍伐
今為菜園

梅月塢在懸漢岳前 國初有梅數千株

望仙臺在方廣岳頂之右數百武有石岡平坦

可坐直瞰大溪或以岳左肩當之非是

鐵壁在應真亭下靈武王用文大書壁間用文

名翰元末為閩行省郎中元亡棲永福官獵洪

方廣巖志卷一

九

武初 詔有司強起之翰自刎死

鐔鐔谷在聽經岳上之西

洗鉢泉在天關內舊名玉泉林應起改今名

應真泉在鐵壁之上二十步自山椒緣巖而下

狀若曳練

飛珮泉在深秀亭傍王用文大書巖上

浴鳳泉在鐔鐔谷上水深高四五丈

綠乳泉在天關外

小水簾在瑞松塢之下石巖如屏泉自頂撒

龍井在小水簾下

白龍井在解院路左清冽而甘號第一泉

放生池在三島溪宋熙寧間方廣巖僧遇聖壽日放生於此知縣沈亞夫爲立池界鄉民不得界內漁捕是後僧遂與善男子若干人結放生社每遇生命卽鬻而放之

方廣洲在三島溪

應真橋在鐵壁上應真亭旁

方廣寺在白龍井前山五代漢乾佑二年建

方廣巖志卷一

十一

國朝永樂十四年重建今廢獨石柱六根屹立於荒基

舊方廣解院在水檢坑山邊卽今解院之後數百武萬曆二十八年猶有大石孟爲鄉人取去今方廣解院在酒店舊娘娘廟基萬曆五年僧

德遠建

佛嶺亭一名觀亭在方廣巖之趾

天台亭在佛嶺亭之上一千步元泰定間巖僧庭栢遊天台歸以衣鉢之餘建亭故名

芝山亭在天台亭上五十步

深秀亭在芝山亭上三百步

半雲亭在深秀亭上三百七十步自此山徑峭拔遊者有攀躋之勞亭傍爲半雲洞元末有士人遊於縣中自稱雲居道者雅善詞賦下筆立就一日邀其所善諸生遊方廣巖久之不歸諸生家人遍覓無踪或有見二人於此亭者因遣人入洞探訪三遣皆不返於是里人塞其洞口塑五顯神像於亭以鎮之因名五顯亭亭下一

方廣巖志卷一

十一

百步石壁有王用文八分書遼東薛朝晤留寓閩中聞永陽方廣之勝至正乙巳春同靈武王用文莆田鄭華會稽胡溫來游信宿而去四明李寧刻

應真亭在鐵壁上二十步

清音亭在瑞松塢路上

稗史氏曰巖以方廣尚矣自方廣而東聯於縣治西接候官皆層標複岫稱奇絕者基留時無康樂許棣遊屐所不能陟卽環方廣數

里草木蒼蔚非籍訪樵林冥搜猶難之陳益
祥披募斬棘僅得二三巖於山麓不減紫都
玄丘矧在山椒者其會心可勝道哉

別紀

方廣巖三玄禪師者俗姓何氏名讓福清人也
生於宋咸淳三年讓初生時即呼阿廣何以置
我於此齋堂已竣工乎其母大駭欲棄之少頃
始呱呱不復語居兩月餘有宜興大覺院僧智
廣者造門自言其師曰志寧嘗勸齋堂未畢條

方廣巖志

卷一

三

以

爾示寂兩月前見夢轉世於此故來相視耳父
乃抱讓出見僧迎笑如有所陳智廣泫然禮拜
遂不復歸居於永福之方廣巖德祐二年智廣
復往視讓年十歲悲號不自勝堅求出家父
母不得已許之因從智廣入山削髮受具性識
聰敏晝夜誦華嚴經不絕聲皆解其義人或以
何華嚴呼之後數年元兵入閩郡邑騷回僧眾
通亡智廣亦已前逝師獨居巖中課誦如故每
旦輒有胡孫數十饋果其前列坐佛殿聽經而

三居無何羣賊入山搜及師頃師默坐不動引
劍父之賊乃已因逼師下山至天台亭忽有異
獸若巖猫者咆哮後追賊各奔逸師復還巖自
是常有一虎守護天關亂定乃去我 明武
十四年師年百一十歲旦日召其弟子嘆曰吾
學不精進情障未斷終當再至人間矣遂自起
擊磬三聲山立而化

流涕道者宣德間入巖衣服褸裂涕泣落襟
問道者何許人曰世間人問何名曰無名

方廣巖志

卷一

三

以

流涕呼之然作務勞苦日夜不休每食必大噉
之餘乃敢入口會僧德涵卒其徒闕照夜深倚
欄而嘆道者曰上座豈欲見涵師乎曰然乃令
閉目共坐頃之邀與下山路極暗約十里許入
城官殿壯麗適殿主視事道者內謁良久遂有
甲卒傳旨導至狂獄羣僧無數皆荷鉗欽形容
不可識道者大呼德涵俄有羸僧出應氣息纒
屬謂闕照曰吾輩以貧故求活沙門只圖溫飽
不修梵行故禁餓鬼獄中累歲不得一黍錢餒

柘連江縣因普化綽鐵建普照庵時覺巨心
 自海底築基存歲落成用金九百有奇亡何又
 棄去行化候官縣時為己卯季冬露坐於水西
 之合山橋凡三閱月里人太守林公森澤異之
 詣與語明年至長樂栖於坪岐洋萬山之中豺
 虎縱橫師日惟飲水一孟居數月餘邑人司馬
 陳公者使人饋以梁糲始得粒食居六年聞邑
 有龍泉寺禪紀盡捐檀施貲財重新繕治已又
 棄去與候官林應超游方廣嚴見其壇場銷毀
 方廣嚴志卷一
 主

云
 釋史氏曰儒者多言無輪迴然王珉之前身
 為胡僧房瑄之前身為永禪師古今稱說往
 往不謬志寧之托生三玄詎不雕雕章明哉
 德源監食桑門麗刑地獄若潮和尚吾知免

夫

方廣嚴志卷之一終

方廣嚴志卷一

六

重刊方廣巖記序

邑東有方廣巖距城三十里磅礴鬱結氣象萬千卓
拔洵巨觀也竊思巖不假人傳人固不容不傳傳之
微特巖以之傳即前賢景哲與巖共晨夕樂起居者
亦與之俱傳且使嗜奇之士得因是編而追幽鑿險
訪秘搜奇以新其耳目滌其心胸皆於是乎基之若
是則傳之烏可已也癸未秋余捧檄宰是邑來謁斯
巖為民祈福巖僧茂脩出是編以示余謂編板散失
重刊方廣巖記序

請重附剞劂以廣其傳余重前人之功嘉巖僧之志
且為後之遊此巖者傳也勉捐薄俸以成之巖僧其
慎護之哉是為序

光緒乙酉春知永福縣事浙東榴與苑臣林瀛謹誌

影仙掌仙樹仙槁石芝石笋石竈石田諸景皆
自然天成云

方廣巖記

宋張世商鄱陽人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玆山曰方
廣巖往昔荆榛蒙茸不可上給事黃公案室讀
書山下一日獵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
剪荆斲險攀緣而上抵一石室下可蔽千人鄉
人從往即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
數年水暴至漂一巨木長可丈餘廣半之卧山
方廣巖志卷二

下者累月風雨晦暝之夕往往若有神光昇致
室中亡何有異人來請斲為賓頭盧尊者像像
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往迎
致其應如響像眉毫脩白骨氣龍鍾殆若生動
每至邑中人士敬嘆瞻禮喜其來而惜其去好
事者至有命精工模倣以易之雖毫髮無欠精
神莫具不獨主巖者能辨之自造像後香火日
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遂構三層閣不戴片瓦
雖疾風暴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

同梁空磴險山徑崎嶇游者有攀躋僂僂之難
及最上峰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巖洞飛鷺臺
殿縹緲使人神觀軒豁忘其罷憊周遭有十奇
如石門水簾潔布石燈石鐘磬鶴音響之類皆
自然天巧居最者有龍尾泉狀如石龍裂巖而
去尚餘不盡尾脩及尋丈望之作蜿蜒勢尾鋒
湧泉一滴冬夏不枯人敬其水以為佛供越室
而右有羚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席微徑僅可
着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王巖者藏貯其中

方廣巖志

卷二

三

來往如猿亦野性便習然也詹事王公十朋曾
游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集內亡友吳
信可亦有紀游詩巖中乞靈多驗如前司農簿
柯公孩少時鄉試回徑從此巖主巖者先夜夢
尊者命之曰可設楊煮茗來日當有十九歲官
人來及期公與十餘人同遊老行者致茶以夢
告時惟柯公年十九是歲鄉薦次歲登科此皆
吳信可為世南言信可諱錡永福人

遊方廣巖記

明徐

通

閩縣人舉

方廣巖在永福縣七都石室弘敞林壑勝絕宋
慶曆間邑人黃非熊榜得之遂架閣其中以奉
浮屠歲久閣崩屐迹罕至萬曆丁亥歲友人林
熙工陳汝翔陳伯孺同擇真潮往遊感故址頽
廢熙工遂捐貲募眾構天泉閣供方廣佛其中
真潮主之壬辰十一月余與王君玉生謀偕熙
工諸子齋糧往以廿七日肩輿出洪江泛舟至
南嶼抵面壁洞則汝翔先在焉遂折簡報伯孺
幼孺以兩人居遠未來不得發廿八日遊太平

方廣巖志

卷二

四

作

山廿九日遊勾漏洞歸而伯孺兄弟且至十二
月初二日遂登舟夜泊瀨下初三日過赤壁顚
壁瞰溪濱高可數十丈宛若屏障石皆片坵重
疊相承若切以刀斧而砌之者古樹蒙籠其上
下則潭水澄碧可鑒鬚眉勝國王總管翰用文
者勒赤壁二字于石故名日午抵葛嶺舍舟登
陸折而東行三餘里望脩竹檀藥厓厓出焉余
輩恐日將曛崦不即之解院亟取道登巖山徑
逶迤松篁夾翠斷橋殘雪冷浸芒屨又里許

巖側諸山巍然天際鳥道盤旋山腰而峰勢廻
合巖爲群山所裹折而東數百武石壁峻峭有
泉如練從灌莽中瀉下琤琤有聲舊有石橋亘
泉上今橋圯其址尚存王用文鐫飛珮二字于
石壁倚石聽泉低迴不能去此入巖一凜涼境
也又里許用文與遼東薛朝晤諸人來游鐫八
分書四十一字以紀姓名字幾徑尺筆法蒼古
苔痕半蝕摩挲久之又數折有石屹于道周石
色黝黑用文鐫鐵壁二字徑路巖巖客皆蛇行
而上石窮有兩山夾澗泉流其下舊以獨木閣
其上往來甚艱近易以木梁行者便之由此面
上山愈峻路如羊腸九折從道上望石室如屋
簷大樹蒼鬱微露朱甍鐘磬之聲聞於下界卽
熙工所建天泉閣也閣雖數楹然匿巖中自下
室之同斗室耳紆迴數十武其地稍坦有兩巨
石相枕其下欽空如門徑昔人鐫石門并天關
四大字出石門歷石磴數十級傍有澗石梁跨
之爲洗鉢泉其泉清冽卽巖前朱簾水所滙也

方廣巖志卷二

五

此山中最巖然處再折而西數武兩石並峙其
中不能方軌友人林熙吉書方廣洞天四大字
傍紀余輩姓名并歲月石罅植桃花數株春時
爛熳若武陵渡口折而南石磴百餘級旁石鐫
無量壽佛字其地平衍舊有亭其上今廢由石
磴緣左而上爲山門其上卽鐘樓榭榭崩摧僅
存四壁用文孫王振并三山高起宗諸人題詩
于上墨蹟磨滅拂拭始得讀皆洪熙改元時筆
也越此卽天泉閣自山門至閣皆在石室之下
石室高六十餘丈廣二十四丈深如之其石色
蒼然莓苔繡之室垂石乳數十殊形詭狀其巨
者爲龍頭龍尾原泉滴瀝巖壁中陷深廣丈餘
奉觀音大士像曰觀音巖龍頭泉消消其前巖
居半壁去地遠甚巖崎不可厝足附以小木始
得攀緣而上石壁玲瓏凸凹如普陀山五百羅
漢基度于上真天造地設者巖石爲禪房寺僧
修習之所石室西隅水簾懸其巔隨風飄灑頃
刻變幻如霞如雪如煙如霧如霏粉如屑玉飄

方廣巖志卷二

六

燈清淨盥可焚修午後登舟暮至瀨下時照工
汝翔伯孺尚以事留瀨下余與玉生乘潮平先
歸初七日昧爽由陽岐入城游凡十日得詩若
千首林熙吉名應憲熙工名應起陳汝翔名鳴
鶴王玉生名崑仲陳伯孺名价夫幼儒名薦夫
余弟勳與公者曾先余遊茲以病不與余則東
源氏徐繩惟和也

永福山水記略

曹學佺候官人 采政

閩中永福縣是一山水窟多水簾石室方廣巖

方廣巖志

卷二

七

亦有水簾亦有石室但以彼則水簾主而石室
客以此則石室為主而水簾為客也巖之高可
以樓深可作內外堂與廣可作東西寮皆石室
也室內石乳盤旋如龍尾泉滴其下有樹一株
類枇杷上不見天而下不着土詢之為鳥雀巢
矢溺成堆與苔相雜有遺果核其上則藉溜以
生今漸長推為神功矣石室之東為水簾水在
室隅遇風則橫室前水簾之下有小石室曰雲
羊谷真為水所隱也宋時黃非熊讀書於此據

風如環珮大風如怒濤風靜則寂然無聲潺湲
而已簾垂閣外十二闌干都為障蔽遠山蒼翠
皆于簾隙窺之此巖中最佳境也室右有靈羊
谷中僅可促膝由香積入谷削壁偏仄惟容一
跌下臨不測行者必緣壁而度跋前疐後然山
僧出沒如履平地余輩望之汗出如漿矣夜宿
僧寮松風泠泠與禪誦聲相應令人有世外之
想自山麓至此巖之勝已窮然遊興未已次日
復由巖左而上才數折而兩崖相隔橫以本梁
名登天橋有崖曰捨身崖自此以上皆為樵徑
山形陡絕俱不成步附葛攀藤十步九喘至一
深壑巨石夷坦可布幾席而泉瀾漫其上即水
簾發源處也循巖堦頻視見白雲隱隱從山脚
中出而水簾反在其下不覺神骨俱竦矣是夜
歸宿閣中初五日與諸子尋玉泉洞瑞松塢諸
勝竟不得獨聽經石在室下平地中兩石對蹲
正水簾所潄由石隙而達于洗鉢泉者也初六
日別山僧循舊路歸至廨院院不甚宏壯然香

方廣巖志

卷二

八

其勝爲十景如玉泉鐘磬仙芝仙掌之類亦以
水石之相似者而名之爾要其形聲之變則無
窮焉余遊時同姑蘇沈從先因勸從先詩成卽
題于壁使人知窮僻之地亦有外方來遊也

遊方廣巖記

高 景閩縣人諸

永泰之山有方廣巖宋慶曆間鄉人黃姓者得
浮木刻寶頭盧尊者祀其上歲久漸荒法相旁
落而寶刹琳宮日就頽圯矣邇歲僧真潮重新
之余友陳汝翔徐興公曾一再至余聞其勝意

方廣巖志

卷二

輿勃然適以庚子仲夏買舟褰糧薄暮出郭夜
宿龍江舟中次早至陽岐午過瀨下越里許石
壁高十餘丈其赤如日元王用文鐫赤壁二字
其上日就崦嵫方抵葛嶺是夕月色甚佳迺沽
濁醪據舷劇飲醉後耳熱筆沾浩歌旦日昧爽
舍舟而陸二里許至解院院不甚麗由解院右
行折而登山里許有巨石屹立道傍上鐫王用
文及同遊者姓名隸法蒼古摩挲久之廼去又
里許兩崖對峙泉漚成溪獨木爲橋客過之殊

有難色至此而山中之勝寢露其態矣過溪二
里許兩石夾道而中虛丈許鐫曰天關石門與
客踟躕其間天氣颯颯自松間來不知身在人
世稍折而東仰見香界莊嚴而鐘梵之音達千
林表水簾射日變態萬狀且登且望有頃至岳
嵒高三十餘丈廣如之深殺其半石笋下垂者
以百計所祀尊者卽宋時故物而山僧肅客者
卽真潮也中建佛閣三楹扁曰天泉禪房香積
皆岳覆之不施片瓦而水簾居岳之右皎若飛
練飄若噴雪視向者遠望於林間別一景象岳
半壁爲靈羊谷山僧積貯之所以路險不得入
于就僧飯飯畢沿岳散步見壁間鳥道盈尺可
措一趾令小沙彌爲導客以次匍匐蛇行所不
指連屬者以巨木接之岳隙稍平處則供觀音
羅漢諸像星列碁置殆若天成所最異者燕子
來巢經冬不去枇杷一樹不見天日而實繁繁
無殊他產真莫知所以然矣夜分客睡潺潺之
聲徹於枕畔余不能寐乃開室憑闌斜月在林

稍遙與水簾相映振衣長嘯恍如濯魄于水壺也明日客興稍盡遂促歸方約山僧支荆棘探十景則以異日

遊方廣巖記

林大啓 廬清人

永福有方廣洞天在七都之三島村去秋予自武夷回大春弟訂余遊乃於季冬之二日起行經石竹山微陽嶺過新寧里之三十六灣太保嶺抵林樹坑宿焉翌日行溪山竹徑木橋中二十里抵大樟溪舟逆流而上半日至葛嶺卽三

方廣巖志

卷二

土

島村也行數里至巖山脚稍平尚可肩輿至半山磴道嶮巖下輿徒步得似藜扶翼以升值深礪一枯槎橫其上過者甚憚壁有隸書八行大如斗乃元王用文紀遊姓氏行復數里有鐵壁二字澗西石壁有飛瓊二字轉至石門右有天關二字兩石轟起中有一路設二木榻以憩遊客再轉一巨石僅容人身進石破左有方廣洞天四大字乃候官林應憲筆旁書諸同遊名復折西行陡見巖宇而路益峻步益艱賈勇踰蹬

而上遂造山門山僧迎於階梯僧名真潮新安吳家子坐稍間引余升梯觀巖洞問其廣曰三百尺高曰一百尺深亦百有餘尺仰觀洞勢穹隆堂中宏敞風雨無至泥濘不沾斑駁磊砢乃天成佛窟也正中石穴內露一龍首目鼻皆具右旁有巨尾水從尾滴注于石盆洞壁東額有鐘乳簇簇若瓜若瓢若木杵若蓮花而有長至數尺者真曠見也洞中左壁有大士影衣白面西入夜秉燭照之尤現又有形若下山虎與仙掌仙樹仙芝者不一而足上人語余曰貧道遊四方歷巖洞無下千百求其爽塏寥廓斯爲第一闌前老樹高與巖埒枝幹扶疎未知產於何代巖右有泉水錯落如噴雪如懸珠纒纒有聲若漱玉飛瓊不以隆冬而少涸記云宋慶曆中邑人黃非熊初讀書山下聞獵者言遂剪荆斲險而拓諸景是夜寢余於閣之東房晨起上人導余循東小嶺過板橋躡磴其踞盤石上觀峰巒起伏溪流環繞更欲窮絕頂大春憚畏途

方廣巖志

卷二

土

乃緣崖下山僧憩中予訊靈羊谷爲十奇之一上人指峭壁直道僅可容足餘鮮有至者至之者惟猿與老僧也上人試一往返見之股栗次晨五更有雨聲遲明旭日東浮曉空萬里亭逐別歸凡得詩一十五首時萬曆乙巳臘月之六日也

遊方廣巖記

謝肇淛

田洪江至瓜山水程六十里至方廣巖如之訂遊則瓜山藩從叅東道主人也陳汝翔王王生

徐興公林元達叔寶與余爲七奴僕二參衣糧

十五奉曲舴艋中潮以半夜落舟從之出仙岐復遲潮生也抵瓜山哺矣主人供具甚設早起走十里謁古靈祠扣陳述古先生居遺像衣冠儼若平生東西二木屏書世系家傳皆數百年物也次日雨又次日舟至觀獵山拜王用文祠因得其遺集及孟敷太史像蓋二氏之子孫徵矣翌日易小舟上瀕逆急湍如登天石五之潭三之長年挾舵股栗幾不克濟其卒濟者風也

石壁黝黑有丹者用文鐫赤壁其上至葛嶺竹輿三里許爲羅漢巖昔者吾友陳履吉誅茅得此石徑巖瀑飛毫木杓依然在也而邈若出河矣數百武有用文飛珮刻二里有遼東薛朝昭八分刻又百武有鐵壁篆刻度板橋至天門右有邑尹李良傑天關刻左有倪龍輔黃仁叔刻出天門苔繡中有耕澤翁所書至大庚戌潘朝海常世與洪良王長卿等詠于望仙閣天宇澄清入境俱勝刻澗泉宗宗山僧指爲洗鉢泉

云又數武穿夾石出有林應憲方廣洞天刻上

石磴有無量壽佛刻蓋千級而至巖也砌上有淳熙己酉刻巖中有淳熙丙午會首張漢及慶元戊午新建陽縣令張揆二刻有石乳甚衆有寒燕有佛影有龍首尾有宋賓頭盧木身遂宿天泉閣水簾瀾漫枕上常聞雨聲侵晨循石際觀靈羊谷從左徑攀蘿至絕頂有登天橋舍身崖行者不能步又翊日下山間道走九天巖亦履吉闢也荒穢甚於羅漢巖巖刮人面若刀

道斷絕佈視瀑布而返過廨院而後登舟晚泊
小雄溪觀龍塘諸水綠竹往返早飯罷舟停仙
墮待潮各題詩墮山寺是夜抵洪江侵晨入城
是為萬曆辛亥歲發以八月之晦歸以九日得
詩二十有六首其形勝奇絕備載他紀不具論

開三巖記

陳 耀 侯官人

山僧真潮為叔父履吉言羅漢巖之勝叔父欣
然遂請潮師前導携余同往巖在方廣之左趾
去廨院不一二里而近然茅茨蒙籠入兩千棹

方廣巖志卷二

五 昨

之側身魚貫而上至巖則壁懸天半有古藤
如斗覆於巖巔其左則瀑布十餘丈若匹練掛
壁裏裏林密間右有石室如普陀巖上咳下銳
互砥平有波浪痕色如鐵繡叔父撫掌大噱以
為奇遂與余議隱居於此明年為萬曆乙巳之
一月余以叔父命率僕夫十餘人自山下焚夷
叢菅凡若干日乃達于巖無蓬蓬之憾於是遂
得聖功泉於山足兩石之間澌澌其上紫沙漱
薛甚清而幽由此稍上石壁峭崿立於道右作

山門於其左後有深澗泉極清雨則激石而聞
作小橋通之二山如合肘築短牆聯之登數十
級作小屋三間以居山丁逶迤而上作四小橋
以至巖及巖而有深坑乃畫地疏泉下礮磊以
塞之坑平而面巖構樓樓三間左右巖壁屹如
方城內寬外狹築牆屏其前則瀑布石室俱藏
樓中樓並石室之砥於其右作複道以度室外
種葡萄數本延袤滿室如天帝網當其垂實如
摩尼寶珠室中奉觀音大士几一榻一燈一夜

方廣巖志卷三

未 暇

深誦經則眾山皆響室傍有石池出泉僅可浴
燕是為濯頤泉樓前山半鑿池滙水為漾月池
泉沙礫不能蓄水乍盈乍涸於池上作小橋為
偃月橋覆以芭蕉雜以桃柳月色盈林為飾月
徑巖既開叔父以舊名羅漢無謂更名懸漢則
石室是也其左巖曰潛穎
開懸漢巖之暇散步巖右二里許仰見蒼樹倒
懸石際泉縹緲如噴珠遂徘徊不能去然茅茨
倍於懸漢乃沿澗深入攀緣不能上僅方廣志

龍井者耶心蓋慕之歸告於叔父明
從傭者數人由山巔砍茅爲道人從茅上行時
時將墜自高而下始見流泉而龍井尚在此泉
之上蓋方廣水簾由瑞松塢而達龍井由龍井
而達此巖巖如覆鐘剖其半高可二十丈水從
鐘蒂流下隨風飄灑頃刻變幻如飛花如舞雪
如垂虹如掣電泉之左巨石若墜半壁有狙洞
去地十餘丈深廣五六丈洞中突起石峰其色
黧黑玲瓏凸凹甚奇乃由左壁緣狙逕而上轉
折循壁橫行將至洞壁峭甚不可復進乃尋故
道而返明日命群傭從山下闢地至巖巖前有
石屹立高可十餘丈是名淨瓶石石傍又一石
壁如削其頂平坦是名曬經巖巖前又一石稍
低外望之如伏獅石色如海中浮漚是名獅子
巖叔父乃構三層樓於三巖之間高與巖齊而
淨瓶石之頂風蘭繡毳諸花芳藹樓後過溪十
餘峰嶺屹如笋卓立樓前其下淨瓶石與獅子
巖相倚爲洞門側身而入深可五六丈高如之

方廣巖志卷二

七

仰視石縫如一線天古樹膠枝附於石壁如盤
虬是時狙洞中羣狙先已他徙乃命工於壁峭
處架木鑿石作棧道以達洞叔父入洞以爲視
天猶九也因名九天巖巖前之樓曰九天樓著
書一卷曰九天經樓前渡小澗有石磴如門蹕
而入有巖焉其形偃僂下可布數席是爲聽經
巖折而西下爲曝背巖其上爲鐔餅谷谷之上
由澗中深入水深高四五丈爲浴鳳泉至此而
人跡益所不到矣樓之南巨石軋道傍欲鑄雙
隱二字未暇也巨石之下碧泉迸出爲綠乳泉
水芙蓉叢生磻邊爲芙蓉磻磻中石如裁肪疊
成階級菖蒲如茵可坐而掬水出其飭泠泠有
聲與琴聲相應山下奇石立溪中有五禾溪水
碧而清是爲碧香溪蓋擬之曹溪云
既開九天巖日嬉其下澗口之石立者什者皆
柔莫蒙茸蒼蘚繁蝕由澗累石攀藤而上至山
半澗中三石崢嶸玲瓏水流其中聲如鼓琴然
自此愈險絕無以爲計第於溪中玩弄潺湲

方廣巖志卷二

大

見碧巖慈情欲滴岩巖欲墜意其中必有大奇
乃以木爲橋以竹爲梯緣而登之穿茅而入易
數梯始至其處則二山合肘二石室東西對峙
後又壁立忽出小有天瀑布自小有天而下勢
若遊龍石室之前突起怪石高可數丈怪石之
前爲石坡坡之前爲石池古木槎枿蒼翠而谷
風吹人毛豎蓋幽陰尤過於二巖而無名因名
以余字曰希隱自余始開也

重興方廣巖記

林應起

候官人諸

方廣巖志卷二

九

余童時聞方廣巖水簾石笋之奇神思飛越後
三十餘年爲萬曆庚寅歛之鏡山上人訪余芥
子菴言及此巖卽乘輿拉友人陳汝翔陳惟秦
陳伯孺隨喜焉甫至石門遙望水簾懸空石室
剝玉坐卧其下恍若兜率天宮及抵室渠渠爽
塋第前地圯陷陡峻相傳是巖昔爲魔據後有
老僧借坐魔呈伎倆變幻百出僧終不起魔怒
頓足而去地遂陷或疑老僧卽賓頭盧尊者云
又謂巖形如獅口於法不能塞卽塞亦善崩師

曰是皆不足信但前人塞之不得其法耳累礫
於危礪以蓄客土土飽而礫崩者勢也若鐸石
而中捲之抵兩垂於巖趾土實其上其下爲
洞雖千載亡恙余大喜因請師行其說余頌頌
蒙爲諸君倡是年師與其徒身負土石塞如前
法平滿若天成因卽其前構閣五楹卽今天泉
閣也蓋至是巖中可以建壇說法四衆安禪或
設無遮大會千人可容業已落成余念崎嶇峻
嶺難以托鉢復謀於親友各輸金買田若干爲

方廣巖志卷二

辛

香燈衣鉢之資師性精勤且負兼人之力晝則
櫛櫛作務夜則跏趺淨念至老不倦山中一草
一本鄉人斧柯不備入未免不理於口師曰老
漢一笠一屨屨屨不得遺其間況迷人未
若不爲之要要要要要要是以寧甘話厲
悟因果吾不忍忍忍忍忍忍刑是以寧甘話厲
而出之鉗欽異以上報佛恩耳余於是乃知師
之慧力福力神相之人助之直與此巖同不朽
矣

天泉閣記

陳鳴鶴 侯官人

昔如來住世須達布金素女施苑堂作鴈形園
開鹿野此則親炙玉鏡之光運是以奉安金軀
於福界者耳迨至拈花會後龍宮鳳刹嵒嶺彌
天蘭若花龕丹青耀地此則精舍為願船
呼引衆生於苦海者耳若夫絕俗息緣攝心習
定則契如處於朽杉行因居於石窟道膺就樹
而縛屋道仙依巖而結宇華亭之船子長松之
烏窠皆可以生植淨因發明大事何必駢梁連

方廣巖志卷二

主

櫪銀函寶壑始足稱道場哉永福方廣巖者閩
之名山也石室深廣可庇千人目宋以來欽宗
棄教營造雞園香閣聳於室中忍殿起於巖下
及我 明正嘉之間白業日弛緇流星散法筵
歲沒梵宇傾頽萬曆十有八年鏡山真潮和尚
來遊斯巖賞其幽致便欲卓錫挂鉢席地敷座
維時林君熙王謂師厭離婆娑自修自了斯巖
足矣若以獨覺為下乘利他為正果紹隆三寶
普度衆生則必雲衲安居亡生退屈而後法衣

得授不至斷絕於是首拾緇錢遍化檀越遂遵
故址重建層樓中居方丈傍列禪房樓不加華
栴不被繡代磚以磴代瓦以巖即傳燈說法之
堂非有鈞珍而砌玉亦使參方問道之侶不至
營巢而聚枝是役也經始於歲之庚寅落成於
歲之辛卯而廣西左方伯侯官林君道翹題其
額曰天泉閣蓋懸泉閃閃於簷端挂流裊裊於
檻外閣以泉勝故名緣景起耳於是客有問於
范菴居士者曰巖體本空纖塵不立安有樓閣
遂生障礙生滅相續無有空處刻樓去閣不亦
廓徹清淨乎居士曰子知樓閣之為障礙不知
樓閣起時巖亦不增樓閣滅時巖亦不減空體
自如更無差別客乃默然禮拜而去

方廣巖志卷二

主

重裝賓頭盧尊者像記

天地之奇於山水也自有靈焉以護之而其不自秘惜也與人以世外之觀載開載闢謂人而致靈於天地則可謂天地而藉靈於人則不可望有方廣自予 祖非熊公始也剪荆斲險架閣崇臺使世界三千頓現於石室雲開之頃皆其力也然此固亦予 祖清隱之癖與山靈將開之候通相值耳謂岩以予 祖始始得不敢居功謂岩得予 祖不大謬有不然乎乃序岩

方廣巖志卷二

志者曰岩自非熊非熊作十景詩清婉有致固亦錚錚者而名不出川里歷六百年來始聞始以非熊得岩終以岩得非熊而胥於某焉附之豈非厚幸歟噫嘻予 祖隱高不仕載在縣志千古如見豈六日始聞耶身既沒又焉用名彼何人斯以區區之俗吏能生隱者之光乎幽奇還之山水風景聽之後人得之爲隱如此而已人既如此神亦宜然岩之奉 尊者也其來已舊而 尊者之相亦始於予家先世得巨木於

三

小嶺尋有老僧諸門自言能雕佛像令致木樓

中去梯開戶裹糧而處數日啓視則賓頭盧之像已成而僧已不見此蓋 尊者慈悲點綴其神令人生敬信以留現身說法之一班耳至若尊者之本來面目安在以此顯哉彼謂岩可以得予 祖是本像可以得 尊者不幾令山靈笑人乎而予必倦倦於金身之剝落而爲之謀者亦以先世於金身剝落之時必捐資粧飾不緣化吾述吾事云爾若曰予之效靈於 尊者

方廣巖志卷二

予亦何居是役也可爲予 祖之厚乎於某者解嘲故兩述之不然非記體也所記者唯是裝飾之歲月併予家之 尊者遺跡亦新之而董之者僧海會相與以有成者諸昆仲景仰而樂助者衆親親也予名熊不無所諱之嫌然 先人加予以起諒有深意未之敢改也亦親死不更名云

崇禎六年癸酉二月十五日黃起熊薰沐拜記

方廣嚴規條

真潮重開本嚴和尚

老漢年十九落髮出家遍歷海內名山參訪耆宿然皆未嘗貪戀久住自入閩中建普照庵於連江結龍泉寺於長樂土木甫畢復移於此非愛東奔西走蓋緣已事未明不得不求師訪友而修建庵院冀以延致十方賢聖及接引後學上報佛恩耳今者年漸衰朽頗憚跋涉而芥子菴主亦相勉留栖止既定法侶遂臻但真心來

方廣嚴志

卷二

五

學佛法者甚少而為饑寒驅來者十常八九及老漢以佛法相規又各失望而去又想老漢死後來與住嚴者爭田則猶稱曰我是鏡山弟子曾與和尚出力以為異日張本老漢為此開示規條于後凡來相依者自量能守戒律及此規條方許居住如其不能即便出門老漢死後不得復來與住嚴者爭田也

一誦經者欲解其義依義修習以成佛其次雖不鮮義然顯精課念攝其妄心亦漸成佛

神聞經與焉拔亡魂者亡魂聞之亦復如是是以誦經之人與誦經之家鬼神庇祐若口誦經而心外馳即使晝夜不絕聲至死何益一僧道誦經乃目已修行無量功德檀越施以錢米使無衣食之憂護法諸神為法報以冥福其功德固在誦經者之次今僧道不知此理乃謂人家請僧誦經佛便庇祐是以計較錢米始為開卷然此輩誦經只如戲子唱曲佛固無暇照管而護法諸神要此賣弄嘴臉

方廣嚴志

卷二

五

作甚麼本嚴幸有諸檀越捨施山田足供糜粥當六時功課依規禪誦若有人家請誦經典不必計其錢米

一昔梁武帝為憫眾生罪業苦惱乃作懺文令請高僧領已佛前禮拜自陳悔過不敢復作求赦前罪今人不識此義只將錢米雇僧拜懺已却肆倣觀犯戒如故然則惡人有財者只消買一庸奴髡頭禮拜便可不入地獄乎此必無之理也今後凡有請禮懺者先告

以此義必其人果能改過遷善乃可赴請不然則已先有誑佛之罪矣安能為人懺罪

遊方廣巖八十一學記

光緒五年十月閩縣龔易圖葉大莊何叔衡絕陽歧江雨泊潁下霽夜入山越葛嶺炬盡虎嘯焦人出從索火俯深谿石齒齒與屐競四更抵寺詫造化設此巖以待我者循所經談且慄巖奇遊亦奇哉易圖記

方廣巖志卷二

二十七

癸未十月望後三日吳門洪鑾之江徐錫祉當湖楊世照楊鉞林宗劍今遊到此昭天泉石柱獨擅名勝誠已見所未見及諸僧茂修開闢來由以巖志示之凡足跡所未到者已了然於胸爰贅數語以志泥雪因緣

方廣巖志卷之二終

方廣巖志卷之三

郡人謝肇淛纂輯

林應起校訂

詩紀

方廣巖十咏

宋黃非熊 兵科給事

百尺寒泉漱玉鳴洞門斜入石廊橫烟霞不改古今色山水無閒朝暮聲窺洞野猿懸樹立驚人吻鹿上巖行有時寫盡琴中趣風定千林月正明

右玉泉洞

方廣巖志卷三

四

誰種靈松近佛家根盤深塢闢得蛇風吹碧落雙龍動月照黃昏兩蓋斜十里雨聲喧洞壑半空清影浸雲霞山僧長日頻來賞只恐春來起瓜牙

右瑞松塢

臺則高嶽宅神仙疊石誅茅對碧巖雲霧不分人去路管絃長動雨來天影鸞呼侶歸殘照野鶴啼花下紫烟誰識蟠桃最深處劉郎風骨已雙全

右望仙臺

碧巖孤立嘯猿峰高狀藤蘿十里松三面石山

橫疊嶂一株松樹倒蟠龍風雷聒地濤聲烈日
月摩空翠影重憑仗高僧好珍重看有雷雨化
靈蹤

右龍樹巖

龍頭何在尾猶存定向天中飲漢源且注靈泉
清洞府未呵甘雨活乾坤半空飛下珠玉顆平
地澄來玉一盆寂寞雲山非我宅九霄高處是
吾門

右龍尾泉

一雙鐘磬本天成垂在雲中左右屏采地望來
分大小上方敲處震雷霆名從得後聲還異景

方廣巖志

卷三

二

欲彰時物自靈幾度夜深催月落滿林妖怪立

泉扁

右鐘磬石

萬瀨澄空天地秋清音不斷下悠悠山前一片
月留影石上幾番僧白頭未必素琴方理性何
須芳草始忘憂堪咄朝市區區者祇聽笙歌醉
則休

右聽泉巖

靈羊別去幾何春尚有懸巖舊窟存左右莫知
歸穴路高低惟見去蹄痕千尋飛瀑垂峰頂一
洞寒雲鎖石門好是月明群瀨寂幾聲閒答樹

頭境

右靈羊窟

羣山如削水如繩一洞清音氣味凝風送松聲
歸遠整日移猿影下垂藤林僧倚杖看泉脉野
客橫琴坐石稜回首碧巖鐘動處雲臺猶在最
高層

右清音洞

萬丈巖頭瀑布垂玉泉拖地雪霏霏聽來始訝
青天漏望去還驚白練飛一洞清音喧碧落千
巖寒色逗斜暉終歸大海成波浪權借山僧濯
布衣

右瀑布泉

方廣巖志

卷三

三

方廣巖紀遊

吳錡邑人

曾訪神仙巖洞來人言偉觀似天台藤蘿足下
猿猴嘯鐘鼓聲邊日月開燈續佛光凝紫翠雲
將蜃氣作樓臺最憐貫石神龍尾猶帶天東雨
露回

遊方廣巖

元林泉生邑人翰林學士

上方樓閣倚空明磴路如天鳥亦驚屋上石巖
常欲降簷前暴雨不能晴龍湫千古風雷氣出
殿六時鐘磬聲最愛白雲飛不上半山飄泊伴

人行

遊方廣巖

明林

鴻福清人禮部員外

玄巖太古色恍若入鴻濛一逕攀躋盡諸天杳
雷中雲歸山殿冷月出水簾空靜境離言說冷
冷松桂風

送陳滄州遊涪水便登方廣巖

王

恭閩縣人翰林典籍

閩山西來多法園谿西一道通仙源靈花貝葉
相輝映道林鑿齒皆清言遙巖二月霜花積千

方廣巖志卷三

四

丈垂蘿晨烟碧水簾風捲半空寒石室雲來萬
山白真僧不見賓頭盧片月孤峰色相耀六時
天樂聞鐘磬百尺風潭寫畫圖仙舟此別饒佳
趣豈學悠悠向平去林僧定掃壁間苔山人况
有驚人句

陪高起宗侍御遊方廣巖

王

振邑人王侃

偶從仙客陟靈巖萬壑千峰入望看洞裏雲歸
山色暝簷前泉瀉雨聲寒一輪明月禪心靜半

湯清風客夢殘何日終南看捷徑也從環珮綴
編鸞

遊方廣巖

高起宗

閩縣人御史

巍巍樓閣倚雲邊勝槩真成別洞天巖畔夕陽
斜帶雨望中晴樹遠含烟長松鶴唳翔秋壑曲
澗龍歸響夜泉浮世茫茫無住着何時投迹謝
塵緣

重遊方廣巖

林仲約

十年方廣別遠壑記經行石壁倚天峭窓雲倚
樹生泉聲風外急鳥影日邊明晚泊闌干望塵
勞謾爾營

方廣巖志卷三

五

同高起宗登方廣巖

丘斌

絕頂閩南勝方巖最上岑攀蘿踏石磴倚樹望
珠林月色澄秋鏡松聲響夜琴暫忘塵俗態同
此一登臨

求陽方廣巖觀從兒戲入靈羊谷

鄭善夫閩縣人吏

其有方巖志鳴繞入永陽山疑子午谷水是武
鄉石室羅星漢風泉積混茫直尋前代迹多
見昔人狂龍德存幽側神功大晦藏會須乘白
鹿莫倚過靈羊采秀青松看雲白業長僊逢
蔡道者爲彼出迷方

懷方廣巖

梁奎

千尺玄泉百尺欄羊腸路險佛眉攢春宵夢達
聲前月玉磬一聲雲影寒

方廣巖宿潮上人房觀諸先輩題咏二首

方廣巖志

卷三

陳省長樂人兵部侍郎

高蓋方登眺遡流下走陽容然方廣洞容矣水
雲鄉龍德潛幽側神功鑿混茫瑠林披綺練鐘
乳墜流黃把酒遙遙浩歌狂更狂遨遊消日
月林壑任行藏夢入華胥國身栖惠遠房方驚
礙過鳥未暇識靈羊三復先賢咏千尋文酸長
典刑端有在爲我度迷方

芳削閩邦鎮方巖峙永陽搜奇推故老覽勝近
榆鄉石室原容爽雲烟自渺茫莊周秋水達曾

熟暮春狂白業逢榛莽黃生發寶藏霧深堪隱
岐少詎亡羊身外浮名薄寰中化日長何須
尋佛國卽此是西方

謁郡歸便登方廣巖時建佛閣

錢正志仁和人未

初過石室嗟奇絕忽到茲巖倍豁然佛智長明
宣借日鬼工巧鑿不知年泉分法雨滋羣品石
湧慈雲蔭福田辛苦山僧建蘭若規無劉令一
文錢

方廣巖志

卷三

遊方廣巖

閔齡新安人

廣巖飛閣勢峻峭佛土重光續聖僧片席旃檀
宜貝葉半空花雨度迎陵毒蛇回向藏金鉢妖
鬼皈依避石燈身世儼居堯率界朝來雲隱翠
層層

歷盡雲根陟上方衲衣同拂砌花香卻從絕巘
尋幽刹特向千峰禮覺皇巖霽珠泉香法雨崖
陰石蕊放慈光竭來隨喜清涼地物我悠然冥
世忘

庚戌冬遊方廣巖

唐學仁 廣西人 補知縣

寒雲出郭訪維摩不絕風塵色界多雪邊飛閣
寒鍾磬天畔流泉引薜蘿亦有幽經遺白馬尚
餘殘雪擁青螺山僧自脫逢迎障祇面嚴阿藉
絳衣

時入深林開宿烟岵峩峩峯壑吐青蓮千盤曲磴
遍禪室十畝寒雲覆石田乍識香霏蘆荀雨已
疑身在蔚藍天脩然杖底懸青漢咲陽黃塵出
大千

方廣巖志 卷三

方廣巖

單繼懋 閩山人

探奇共陟白雲岡落葉飛霜冷客裳巖掛珠簾
搖月色洞懸玉乳滴天漿徂偷佛果歸山閣燕
掠曇花墜石床自媿塵身猶未舍聊將幻相禮
空王

遊方廣巖

楊九臯 將樂縣人

洞門無鎖閉煙霞與客尋真去路賒龍統鉢盂
雲氣濕燕翻鈴珮日光斜松依絕巘連山閣泉
瀉飛簾噴雪花倚杖捫蘿忘薄暮身隨明月到
幽家

宿天泉閣

萬仞巖中隱化城倚欄遙望暮雲平斷橋殘雪
寒山路羅磴松風晚磬聲坐對水簾應慮遠眠
當石榻夢魂清因茲悟得西來意欲向空門了
此生

早起看由露氣濃玄巖古院有雲封微風入室
度清梵斜月掛林間曙鐘後帶曉聲過碧嶂鶴
留殘夢出青松倚欄但聽水簾響失却翠微千
萬重

方廣巖志 卷二

九

宿方廣巖次日登絕頂

方廣華嚴地神州一洞天寺藏青嶂裏路繞白
雲邊氣候晴兼雨峰巒斷復連樹枝多臃腫蘿
磴自盤旋猿嘯聽經石龍生洗鉢泉水簾天際
捲鐘乳半空懸境出塵寰外巖開混沌池前金身
餘丈六世界度三千淨室隣飛瀑沙彌種石田
空門灰幾劫峭壁字何年谷有羚羊險山從鳥
道緣地偏堪避世境寂可安禪貝葉飄香界曇
花落法筵桑門同客饌草榻伴僧眠已得燈心

訣渾忘俗累牽探奇情未已
聯險與翩然被莽
支逕捫蘿到上巔長途尤巖嶮側足更迢迢
不聲俱喘蹣跚膝在肩登身摩斗柄廻睇盼
雲烟遠水看如帶重岡小似拳
疑天闕近還聽谷聲傳客有玄
隱僧如支遁賢從茲尋覺
路長此奉金仙

暮春遊方廣巖

陳价夫

春陽動微暄汀草萋以綠
拾舟遵岑崖名勝奇
幽囁條風散餘霽曉露猶在竹
徑轉疑路窮途

方廣巖志卷三

十

危谿行肅緣藤臨絕澗倚石眺平陸
履險亦忘疲經音每駐足遙瞻最高頂
隱隱蔽雲木傑閣四五楹
羣飛映川麓片石覆層巔
峯隆如遂屋上有百丈泉
霏霏灑瑤玉靈羊出何代
栖止尚有谷石門競天巧
兩兩相排伏山僧喜客來
炊黍早已熟作禮對法王
清齋薦葵菽朝從樹杪行
暮即雲中宿烟霞想幽致
世界憫局促稍已懷素心
能無賤梁肉欲隱須招所
居安事上吾將抗箕穎詎止
羨淥濮寄語同懷人胡爲嘆

羈束

重遊方廣巖

石室何年隱驚峰青蓮高踞碧芙蓉
靈羊洞古栖馴鴿洗鉢泉清制毒龍
折葦共尋奇絕處摩崖爭覓舊遊蹤
回看咫尺塵中路已隔烟霞數百重

咏水簾

絕頂春融雪盡消石泉飛下碧岩危
恍疑珠箔懸空界却訝銀河落絳霄
月映朱欄飄素練風回紺殿灑瑤瑤
那知咫尺清冷外隔斷紅塵十里遙

方廣巖志卷三

十

遊方廣巖

辛卯春

徐煥閩縣人

古木陰森碧磴連幽巖深隱萬峰前
珠簾水落全疑雨石刻苔深不辨年
寶簷敲殘空界月野僧行斷隔林烟
楞伽聽罷心如水借得蒲團一夜眠

三島從來有古村招尋名剎見風旛
靈羊避客藏深谷馴虎聽經過石門
碧樹故從巖下長白

欲言在洞前翻松間獨坐無言說啼鳥數聲山

重遊方廣巖四首 辛亥秋

尋山踏遍萬峰尖竹杖芒鞋草露霑鳥道百盤
通古閣虬枝千仞接危簷石巖蔽日開成屋瀑
水懸空噴作簾夜冷雲堂孤磬動靜聽方衲禮
華嚴

路轉天關觸石稜懸厓高敞白雲層鬼工未識

何年鑿佛土應從此地興蒼厓密封前代刻碧

方廣巖志卷三

三

泉寒酒半空燈重來却披山靈笑廿載方知兩

度登

重岡複嶺斷遠連開鑿曾聞慶曆年谷傍晴巒

斜受目巖懸金瓦不分天曉經每點空潭石洗

鉢常流別澗泉拂拭同遊舊題刻姓名半已蝕

香烟

花雨空中散妙香石樓鐘響叩寒霜神工斲木

留金相佛影依巖現寶光石罅流深泉海熱峰

腰路絕避靈羊雲房夜半諸緣寂明月誰知定

上方

懸漢巖是陳履吉近年新闢

古洞高懸漢丹梯不計層壑流疏積石截路斬
垂藤蔽日青厓削翻空翠瀑崩野狹寒吸月山
魅夜吹燈磻戶橋陰入巖扉閣裏昇樹聲秋更
急嵐氣晝常蒸乍闌稀游客新成未住僧因思
開剎者魂魄每來登

九天巖同在梳作

永陽饒佳山礪礪非一狀有巖邇方廣綿亘列

方廣巖志卷二

三

誌

屏障又爲狐兔蹤樵夫不能上陳君好奇遊銳
意此興荆芟除荆棘叢雲端得青嶂開鑿力既
疲主人忽周旋我來訪靈區伴侶約禽向蔓長
牽衣裾路反妨屨杖窮探歷雲棧石室覆如盎
飛泉挂危空隨風自飄漾石罅如彈丸青天儼
堪望伊人不可作名勝恒無恙只愁茅塞深下
山倍惆悵

遊方廣巖四首

謝肇淵

鳥道千盤一徑微竹林蒼翠濕人衣風傳絕壑

初聞磬室倚懸崖不掩扉石底眠雲排榻入空
中晴雨作簾飛秋深燕子還相戀栖盡寒巖不
肯歸

峰如玄玉路如繩行到諸天幾百層巖敞全吞
松杪寺林幽時吐夜深燈泉滋洞裏長生樹雨
濺牀頭入定僧閒倚闌干看下界半空烟霧鎖
倉滕

虛臺高枕北風涼返景時看過隙光雲繞千峰
迷怖鶴路危一線度靈羊壁間留影金身化詹

方廣巖志

卷三

十四

敘

際懸空石乳香夜半鐘聲千谷響山鵲驚起禮
空王

五丁開鑿是何年巖作屏風石作天松塢大迦
黃葉吠竹窓僧共白雲眠蠅涎半鉢前朝字龍
首斜飛遠澗泉塵世慙無丘壑分此身聊結此
山緣

羅漢巖懷陳履吉兼呈汝翔二首

們蘿初得路羅漢舊名巖半壁泉仍瀉重岡草
已茂危橋簷際度高閣洞中銜誰是開山者知

君念阿咸

猶憶誅茅日幽探歷歲年野义爭席坐山虎襲
人眠閑鎖秋雲冷池空夜月懸寧知纔俯仰便
已隔人天

九天巖重懷履吉

荒山十里皆叢棘茅刺鈎衣苔繡石草裏徐分
一徑微空中忽見孤峰碧石磴參差續復斷高
閣巍我倚天半練瀑遙從樹杪飛竹梯時向山
腰絆靈闕千年識者誰神工鬼斧非人爲誅茅

方廣巖志

卷三

十五

叶

掘土真堪笑一旦天地鴻濛開桑田倏忽成海
水伯輿終爲名山死精靈月夜時往來白鶴哀
啼碧雲起

陪林熙工先生遊方廣巖詠水簾

陳益祥

鴻濛遺古洞右臂噴靈湫梵唄聲相答齋鐘響
倍悠隨風珠錯落帶雨玉雕鏤巖巖山逾靜霏
霏地轉幽晴飛三伏霰寒逼兩重裘燕掠栖無
住驚聲透不留垂蘿難作串新月豈能鈎解炮

無方焰能消萬斛愁仰疑銀漢漏俯訝浪花浮
仙俗從茲隔全塵到此收入盆皆定水住壑卽
安流戀景三生癖從師兩度遊尋源千仞杳夢
雨五更頭擬築牛眠地倘伴老耒休

懸漢巖瀑布

開山成寶地瀑布掛珠宮電掣諸天燦雷鳴法
界空靜聽聲有調仰睇勢尤雄噴沫滋苔壁飛
珠滑鳥叢飲齊瓊液効情易海濤功山月度銀
漢江風吹玉虹千秋有高潔知此賞心同

方廣巖志卷二

方廣巖

陳仲漆 候官人

路人千巖轉登臨思渺然洞深稀見日樹古不
知年石筍參差長珠簾縹緲懸凭欄聊一望便
覺度迷川

古洞盤旋好巖巖勢欲頽樹垂羅漢果花覆祖
師臺風氣紛成雨松聲吼若雷山僧自清淨長
日吐莓苔

疊嶂連雲起層巖不可攀鳥飛青靄外人語翠
微間澗水水綃挂山門烟樹關忽聽孤磬響僧

自萬峰還

寶地鴻濛色龍宮今復新幡飛花上影鐘度世
間人長夜空疑雨經年祇似春探奇猶未遍翻
恐落風塵

方廣巖待月

曹學任 候官人

山月期人久來遲亦可憐曉客開雨後尤意動
鐘前遶樹籠堪小幽巖到未全因之坐深處栖
鳥屢驚眠

方廣巖志卷三

遊方廣巖

陳經 候官人

岩峩古剎隱巖巖巖巖道盤旋列宿邊泉響千山
常在西洞開一嶺別爲天花間月冷僧初定楊
下雲生客共眠爲問六時何事業猿啼深樹對
孤禪

遊方廣巖

黃上玄 閩縣人

巖勝勝若美晴天入望遙岩峩雲氣不離挂水
花懸崖下懸鐘乳枯藤護板橋回看天闕下千
樹

尋方廣巖

林應起 使官人

金仙香火處自與世情違
拂霧穿青嶂捫蘿上翠微
洞深天各別泉噴雪爭飛
落日迷歸路雲光照客衣

宿方廣岩

歷盡千山與萬山日斜絕到石門間
寥寥人境雲遮斷借得僧房一夢間

初至方廣巖

洞邃全無日巖開別有天水簾
經雨澗石乳入

方廣巖志卷三

秋堅字翳殘碑薜池荒舊社蓮開山僧風訂一衲共安禪

再至方廣

古洞禮方廣良遊不厭頻
千花山殿曉孤磬法筵新
水樂調清唄松濤滌幻塵
靈羊歸窟後勝地屬閒人

宿方廣巖次日登絕頂

碧落憑高閣青冥曙烟杖藜凌翠巘披莽陟層巔
鳥道猶聯臂行草

欲盡峭

此望猶慙力薄禁弗喘途危藉石眠
狎人狙獺果飲澗鹿分泉逕路鵬霄外
山河蟻最前微茫雲接寺浩蕩水連天
萬井形如點千峰小似拳平生丘壑意
於此獨泠然

方廣巖

星巖松塢遠蒼蒼閒逐泉聲到上方
風捲水簾翻石燕雲歸山洞閉靈羊千
峰迢遞傳巽磬雙樹參差背夕陽靜室
六時無一事焚香持呪坐繩床

方廣巖志卷三

六

高閣沉沉隱翠微闌干十二掩巖扉
雲生古樹燕花落泉灑晴雪作雪飛
鳥道憑虛獨徃香龕向暖燕相依
每從福界耽幽勝幾日留連未忘歸

初到方廣巖

徐 燭 閩縣人舉

欲覓精廬問化機蒼蒼鳥道客遊稀
上方葉落暮山冷半嶺日斜殘雪飛
古樹猿驚樵子過石門大吹野僧歸
雲迷疊嶂不知處但聽磬聲來

重修方廣品序

文林郎知馬紹立撰

余生長西蜀北遊 帝里足跡所經 各出奇

洞輒留心搜覽用志不忘歲庚戌特膺

命承乏茲土閱邑乘知六都三島村東北而

上有方廣洞天宋慶曆時爲邑人黃某所創

邑林公如楚前輩所闢嶽巖歷落出入急衷三

載神遊未獲目覩心竊憾焉癸丑臘道經三島

村偶從簿書暇舍輿扶杖逶迤至天泉閣信宿

留連神怡心爽正人世中別有天地也然巖廣

方廣巖志

卷四

而樓甚危倚欄極目少憩片時又竊以登高臨

深爲戒揆厥所由蓋明季重修後已屆百年樓

閣空中踈虞朽蠹因思蘇長公嘗帶山門習爲

笑談至今嘖嘖爰進住僧日照論以募緣修理

思患預防余不惜捐俸率先共勸感率所願往

來緒紳先生暨人逸士及士著諸檀那共破慳

或施銖鎰或分升斗衆毛成裘福田廣種俾

土木有資鳩工爲久遠計以無負前輩開闢苦

心庶名山不至笑人云爾是爲序

方廣岩田碑契券謝語

永邑方廣岩者乃閩中名勝之區也載在誌乘

前後左右環繞山水岩之下有石室既深且廣

可容千人名公鉅卿往來遊覽於斯者匪朝伊

夕矣宋慶曆間邑人黃非熊讀書山下因闢是

岩越明萬曆年間而林熙言陳汝翔兩君與僧

真潮重加修葺美哉山林其有生色矣當年張

仕榮倡爲好善舉將自置民田二十二畝並山

三落五都斗湖山頭受種二百畝助僧以爲香

方廣巖志

卷四

二

燈積厨之需僧遂守其業而納賦焉自明迄今

時歷久遠僧之去留無常而田爲豪右所侵雍

正元年間請僧日照卓錫於茲因山溪糧乏按

冊稽田始知素爲連向舉所佔訴控於 縣歷

任未及清理壬子春我邑侯 馮公諱紹立奉

命蒞茲邑檢案剖斷將田照畝清還給日照掌

管將來觀視之心可以由此屏絕矣爰感 公

之德謹將契畝田山附錄勒石以垂不朽云計

開張仕榮立并一右帖全刊

立契張佳榮係永安縣人緣榮於前居十一年憑中江進實用銀壹百貳拾柒兩買得永福縣五都萬石住人梁孟招同張月弟仲貴仲金仲玉等荒廢苗田壹號坐落五都斗湖山頭受種貳百捌載米五斗本田東至湖坑隔根竹林過聖君岩頭至冷水坑南至坪坑隔隘門大王坑口對過石牌坑小溪隔比至馬頭寨過至湖坑接界其田山屋基草地通天孟等界四至祖契俱載明白今榮因子不

方廣巖志卷四

三

孝無倚又因本田坐產高山碗瘠多旱數年荒蕪薄收今自願將此田山捨送方廣岩奉佛香燈持齋投拜住持僧真潮等爲師供養百年歸老本田盡捨與方廣岩掌管前去開荒耕種承久香燈日後榮歸世之日男文但再不得割得父業戚親生端取討如是執起赴恩計爲不孝之罪就時蒙賢師真潮慈恩施父子不備至親不致盡愛即日潮已借銀貳拾兩隨交付與場文經收訖前去營生

度生以全榮父子之恩殊感慈惠恐榮百年後無憑當諸僧善友等面親立拾送文契併祖契共貳紙統繳付方廣岩僧真潮同本縣堂請印收執永遠爲照者

萬曆叁拾壹年二月

日立契張仕榮

中見江明真

附錄

大恩主永福縣正堂馮公識語審得永邑方廣岩前朝萬曆年間有張姓捨土名斗湖田貳

方廣巖志卷四

四

拾貳畝爲香燈僧飯之需載在岩誌甚悉嗣因滄桑變易僧遁田荒而附近莆邑連姓取而耕闢收租辦賦歷年已多竟忘此田之爲方廣物矣雍正元年僧人日照始來常住按畝輸糧遂向連姓取田而連向舉止還一半致日照控告不休雖據連高忻詞稱其祖連魁峰於順治年間用價買自僧常珍開墾完糧已久等語審驗已虛此田歷仍歸方廣岩付僧日照耕作完糧居民黃孝家陳輔臣等

向係岩寺檀越應仍照舊管理勒石永禁不許寺僧再行盜賣連姓佃耕年久所收子粒亦姑免追還應即退佃交寺僧召佃不得再行佔種所有連姓各契券一併抹銷附券立案已經通詳 各憲在案立牌永記

雍正十年七月 日吉旦舉人江陳正立 綴同撰

捐資刻石功德主薛正昇

方廣巖志

卷四

五

林騰 侯錫周 楊必榮

連僉功德主

鄭之觀 陳朝鼎 鄭宗炳

黃士宏 陳承誥 王國典

住持岩僧 日照

重修方廣巖志序

永福方廣巖關於宋黃非熊先生重修於有明僧真潮及林應起諸先輩謝在杭陳鳴鶴兩先生纂輯校訂有源有委憂玉敲金品題美且盡矣

國朝

以來多歷年所田根奉革斗湖池田漸侵蝕於豪右給孤園幾成茂草無有過而問焉者適僧日照及黃孝家陳輔臣具控求復 邑侯馬君清查顛末斷還斗湖田畝香積厨稍稍有存

方廣巖志

卷四

六

山薛正昇解囊刻石龍湖陳正立誌其事焉雍正癸丑 馮君至巖目覩儼像剝落樓閣傾欹大有留帶山門之意慨然作序捐俸募緣鳩金修理煥然一新名勝實賴以求久焉非熊先生族姓頗繁裔孫如爾洪輩紹述有志念此地藉人以開而其中勝蹟藉志以傳舊志刊板淪於兵燹所遺印本爾洪家僅存一帙奉若拱璧若不重修刊定十百年後亥豕魯魚為誤不少亦大負開闢苦心余於爾洪誼忝渭陽居鄰桑梓

賜余彙訂鐫諸東梨奈平昔縉紳先生文人遊
士習咏佳章類多散帙珠遺滄海殊以不盡登
爲憾茲仍舊本畧爲增刪俾後之人覽閱不啻
卧遊卽謂與名山並壽也可

雍正乙卯年孟春穀旦印溪江 續以熙氏謨

方廣巖志卷

七

黃則矩黃聖鳳

黃孝先黃永澤

黃爾洪黃君提

黃永錫黃宜遠

黃孝申黃宗謀

黃孔善黃希建

雍正十三年歲次乙卯仲秋 重梓

清詩紀

遊方廣岩紀

九十叟鄧時英

扣關便入一重天湖海塵心迸到禪
驚語客龍開寶馭待迎仙身邊日月
謝名姓洞裏烟霞諸歲年安得珠簾
長百丈千秋高掛玉樓前

方廣岩紀遊

陳正立

攀藤剔薜步崎嶇片瓦穹然路轉紆
百丈飛泉

方廣巖志卷四

八

從漢落半天危閣倩雲扶歸巢石燕
巡青嶺覓洞矜羊飽綠蕪取次名山
深結夢到來剛勝川圖

方廣岩紀遊

江 續

步轉天門鳥道紆上方樓閣半雲扶
瓦留苔成繡簾掛千秋水散珠石燕
長棲巢不羊偶避谷猶呼幾回登眺
殊難遍欲引青山入畫圖

重遊方廣岩

東山陳至善

名山兩度寄遊踪客子由來幾幾巖岩酒飛泉
翻作雨濤聲入寺恍爲鐘樓開百尺眠高樹石
暉子尋跨遠峯大地許多誇勝槩終圖鬼斧與
神工

重遊方廣岩

福唐薛正昇

載酒欣今日攜筇憶昔年嶽巖門是石高厰洞
爲天野草青於滑岩花紅欲然日曛嬌燕語雨
足長龍涎鐘鼓千峯應樓臺百尺懸長藤紫古
木碎玉迸流泉薜剔圖明滅蝸封篆斷聯朋儕

方廣巖志

卷四

九

魚療倒信宿尚舊連

方廣岩紀遊

陳上達

永福典史江南

維舟赤壁跨層巖筇撥行雲鳥道穿拔地有巖
渾一片挿天無木不千年殊簾噴發疎還密玉
筍參差斷復連已入吞門塵氣淨何須洗耳聽
琴泉

劉

斌西溪

高低鳥道步層巖指顧懸巖徑轉紆微緲飛泉
飄飄落架空危閣擁雲扶靈羊聽偈依幽窟乳

然巢巖集翠蕪奇景天成渾似畫好招妙筆繪
真圖

方廣紀遊懷古

黃朝瓊

南溪

天成石室不須闢客步悠悠任往還奇景莫言
渾萬象名詞歷味寄千端重修原是真潮接續
葦偏留日照環從此朗觀堪復古漫將深意寄
青山

遊方廣岩

黃朝珍

南溪

十里羊腸百折旋攀藤剔薜到岩巖危樓高聳
方廣巖志

卷四

十

疑無地異草長生別有天燭影浮時諸像列鐘
聲動處萬峯傳何須海外尋蓬島此際翩翩已
欲仙

遊方廣

黃朝琬

南溪

岩開石室聳蒼天 福德貽長豈偶然羊谷石
開懸片瓦珠簾垂閣噴飛泉栖巖燕子常催景
貼壁梅枝欲放年千古奇觀流遠勝登臨誰不
賦詩傳

遊方廣

黃士戔

南溪

危覆虛岩別有天
谿成片瓦迥超然
珠簾潑潑疑零雨
石笋垂涎擬漏泉
荷脫汗泥經百度
梅開嵌壁老千年
揮毫莫罄名山幻
得意猶思遠祖傳

遊方廣

黃梅南溪

古剎峻嶒傍漢邊
諸峯俯闢小如拳
閣懸樹杪潏無地
身入岩空別有天
乳燕歸巢多暇日
長松閱世不知年
遙思阿祖開名勝
梨棗何辭拂拭鐫

方廣巖志卷四

土

遊方廣

黃奇謀南溪

湛湛芳徽繞翠幃
遙分蒼碧映闌干
長虹飲雨珠簾捲
乳燕吟風石室閒
萬狀烟霞深洞鎖
千尋臺閣片岩關
追思昔日開蘭若
大地於今有朗觀

方廣巖志四卷

江西巡撫
孫建本

明謝肇淛撰肇淛有史牘已著錄方廣巖在永福縣東宋給事中黃非熊嘗讀書山中作十咏以紀其勝肇淛時爲工部郎奉使過家遊於是巖因輯爲此志前有義例稱作本紀以志方廣作外紀以志旁近之巖壑作別紀以志方外作文紀詩紀以輯前人之作然本紀之名史家以載帝王事迹用之山水殊乖體例別紀信志寧之托生三元德涵之麗刑地獄佛氏之說儒者所不道詩紀末有國朝人所作則雍正中江績重修是書所附入也

石鼓書院志二卷

〔明〕李安仁等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鼓書院
志二卷《提要》

重修石鼓書院志補遺序

明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湖廣衡州府知府遷安裕居李安仁撰

予自業舉子時聞古湘東郡有石
鼓書院云及由大理出知衡州殊
愜夙抱政暇輒與二三僚友出王
登眺得遍觀石鼓之勝慨惟前為

石鼓志補遺序

孔子燕居後為先賢俎豆地中有
講堂兩傍有號舍歲月既久不無
圯頽予乃命官葺治數閱月而工
訖郡丞樂清雲橋張君存鉅別駕
建德肖泉柯君鐸華亭萃洪顧君
世家節推永平紫峯唐君守同展

禮畢予相告曰石鼓不鳴久矣後漢得諸葛亮大忠一鳴之晉宋之時得劉翼王應之遺愛一鳴之唐得昌黎韓愈文章一鳴之宋得徽國朱仲晦華陽張敬夫文肅黃直卿道學一鳴之其地遂靈書院之

石鼓志補遺序

二

名霄煜於天下載考流寓程允夫諸賢之有聲於石鼓也自三賢祠始名宦齊映諸守之有聲於石鼓也自二守祠始濂溪周公敦頤古今稱為絕學其有聲於石鼓當不下於唐宋諸儒而獨不得與鄉先

正李寬李士貞同一妥侑予謂升歷代曠祀河南伯周茂叔當自今日始既成禮復託鄉大夫心雪王君大韶刪繁舉要偉然備一郡成書諸生藏焉修焉游焉息焉試取通書太極圖一諦觀之則吾儒之

石鼓志補遺序

三言節九字

學問盡在是矣韓之原道黃之經解張之希賢錄朱之白鹿洞規先後其一轍乎在院諸生惟我與爾其共懋哉

石鼓書院志序

予家食時讀朱子全書知有所謂石鼓書院者有年於茲歲壬辰服闋承乏於衡政事閑暇一日同別駕東涯汪君往焉見其蠹朽傾欹將帖於地予因謂東涯曰斯院者蓋以昭前修而啓來學非遊亭眺榭之可埒也葺

石鼓志序

九 吳南

之良不可後於是鳩工市木乃易厯朽乃正厯欹藻繪丹牖煥然一新因索院志考其顛末僅得殘本斷爛將不可讀予閱其中紀載繁蕪淆亂無次覽者病焉病斯湮息無傳矣因屬東涯編次而將鐫刻之閱月告成謂予宜序諸首予考諸郡志書院之建

創之者李寬後踵而述之者六士真也夫二子者謂一鄉之善士非耶雖然其闢荆之初不過為習靜讀書之所養性淑後之謀耳固未必其聞於世如今日也自昌黎韓子表章之而名昉著宋張朱二夫子講道論學經遊於斯而張子手書昌黎之句鑱之

石鼓志序

十 三首 柏

石以樹于亭朱子高弟黃勉齋又振作置田畝焉自是書院遂盛傳於時垂光於後歷千載如一日也夫以孤石斷嶼之微刺山之水之處一遺賢人品題遊寓而名峻起草木生輝山川改色何哉蓋韓子激薄振衰而文章為一代之宗朱張二子道德之美

漸被百世石鼓籍是為重與三大書
院並稱不其然乎夫以今自規制完
備視昔有加諸生羣業其中颯颯乎
有庠序之微予竊有告焉文章如昌
黎則足以鎮群哇而壓輩囂矣道德
如朱張則足以繼濂洛而泝洙泗矣
夫是一者皆逸乎不可尚也然究而

石鼓志序

十一 三百

論之天之生人一而已矣况文章為
道德之寓而道德實吾性中之所固
有非彌高極遠而不可致者也諸生
日處斯院誠能以昌黎為軌範去浮
靡敦本實而不失六經之本色仰朱
張而師法之誠敬入門踐履實地而
求聞東魯之門墻則十室之邑尚有

忠信百世之下安知不有振昌黎之
絕響繼朱張之遺光出於其間而重
為斯院之焜耀者哉此予今日修葺
刻志拳拳屬望之心也諸生幸勉之
予將問業考德焉
嘉靖癸巳孟冬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衡州府事富順

周

石鼓志序

十二

三百

周詔書

石鼓書院志序

石鼓有志不知創自何年至嘉靖壬辰始一修之而其志行亦不知壞自何年至萬曆己卯始重修之而其志復嗟乎志之興廢道之顯晦時之隆污為之也志豈可以易言哉蓋嘗諦觀舊志詳於宦蹟而於人物則或有

石鼓志序

十三

所畧殫於詩文而於理學則漫無所紀吾於臺山東涯二公有餘慨焉今憲臺毅所先生黃公兵巡湖南奉勅兼督學校登石鼓謁燕居堂拜三賢祠下慨焉興思憫書院志缺爰命庠校官托鄉大夫王君心雪校修編輯越三閱月告成受閱一過較之舊

熊

石鼓志序

十四

志大有不侔焉者矣舊志有寓賢等篇而寓賢之教言則述自今日舊志有名宦等篇而名宦之教言則述自今日舊志有詩詩之以花藥鴈峰雜入者則刪之舊志有記記學田記沿革記注措記查覈等文則謹書而備考錄之宏綱大要具在目中而君子躬行實踐之訓猗諄切焉詎曰志焉已哉雖聖賢之學當必由之以擴充而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焉者未必不自今日之志始也鄉先哲李寬李士真讀書山中姑勿暇論即昌黎之氣節朱張之學問黃勉齋之造士作人固云照耀今古然弗得君子之表著

於前則鄉之後生將何所觀法雖日
游憇於斯何益哉矧所述教言又皆
近世名儒精蘊所發要非空談而無
補者傲惕人心俾知趨向此志之修
其功大矣雖歸之道之顯時之隆詎
曰不可哉不佞景仰下風樂觀其成
故綴數語以告衡之多士云

石鼓志序

十五

萬曆己卯孟冬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衡州府事建昌

熊燁書

石鼓書院志引

嘉靖壬辰西蜀臺山周先生服闋趨
拜衡州太守視篆未浹暮民安盜弭
物和政熙一日語諸生曰若知石鼓
之名世何書院也書院之名世何志
也志何史之支也志不作又將何以
際括為一代之史乎乃以舊本屬予

石鼓志引

十六

校正而將翻刻之予為釐清訂舛芟
蕪補遺又每彙項下提掇數語以表
厥由庶幾成編將入梓或者曰書院
非古制也蓋自三代以還學校廢道
術裂於是經生哲士往往擇勝地立
精舍集合同志相與講學衡道而書
院始興焉若睢陽白鹿及石鼓尤著

驗天理之幾自覺萌動取舍始定於
內由是充之盡其量行之驗其可經
世淑民達之全其用斯為學之道畢
矣諸葛武侯曰夫學須靜也非靜無
以成學晦菴嘗謂欲別求燕閒清曠
之所以共講其所聞雖若顏子亞聖
其發夫子教旨亦在于退處之地即

石鼓志引

十八
音和

是觀之則夫書院於學者體道觀心
之助大矣而非羽翼學校所不及歟
他日備職方氏之纂錄以成一代之
全史者亦未必無藉於斯也志豈無
因而妄作哉苟徒糟粕夫經典騰理
夫口耳咕咕功利罔知潛心聖賢之
實學則斯院也信如風亭月榭而徒

導遊啓荒耳志為贅疣覆瓿耳或者
唯唯遂書其言以示刻志之由

嘉靖癸巳秋八月望日新安東涯汪玩
書于府署之秋水亭

石鼓志引

石鼓書院志引

重修石鼓書院志題辭

歲己卯予奉

督學毅所黃公修葺石鼓書院志刷

久板模一日

郡祖裕居李公謂予曰院志繫一郡

大觀不惟鏤漉即文字題詠人物

石鼓志題辭

辛

無關書院者宜刪公留心文藝再

成此美勿讓即日奉

德意去繁補要庶乎不甚紕謬若志

顛末則予前日之序詳矣時己丑

十月哉生魄野史王大韶書

石鼓書院志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衡州府知府還安裕居李安仁重修

刺史天夫人王大韶書

石鼓志首

廿

石鼓書院志首

石鼓書院志上

目錄

凡例

書院形勝圖

上

地理志

沿革

形勝

基址

石鼓山

湘水

蒸水

朱陵洞

石鼓潭

東岩

石鼓志目錄

西谿

歲穽

釣臺

棧道

合江亭

流杯池

室宇志

先師燕居堂

講堂

敬義堂

主靜齋臨東岩

定性齋臨西谿

號房

諸葛武侯祠

廣益堂

陳公祠

三賢祠

朱陵道院

二守祠

白石講院

合江亭

仰高樓

風零亭

東小房

西小房

廿二

大碑亭

小碑亭

人物志

鄉賢

李寬

李士真

寓賢

譚昌黎

周濂溪

張南軒

黃勉齋

朱晦菴

胡銓

程允夫

程允夫

程允夫

石鼓志目錄

湛耳泉

蔣道林

周訥溪

陶省菴

王敬所

羅近溪

名宦

唐

齊映

宇文炫

呂溫

鄒君

宋

劉沆

潘時

宋若水

林泉

蘇翺

管鑑

九十六

薛伯宣	余玟	陳珣
周棟	趙	
元		
鄧大佐	王復	康莊
陳敬直	張珣	張珪
姚子微	伯頤九成	甄允中
郭宋道	沙班	
國朝		
史中	沈慶	翁世資
石鼓志目錄		二四
何珣	余敬	李珪
郭良	劉誠	柯漢
陳鳳梧	劉幾	邵遵道
喬瑛	鄧顯麟	汪濤
陳卿	周詔	孫繼象
桂榮		潘九齡

石鼓書院志凡例	
一地理人物註疏俱於文集實紀中撮其大要以便觀覽	
舊志有止錄姓名而無行實者其人品優劣之實漫不	
可考今亦存之而不敢去以俟后之博雅君子或有考	
索而為之補入云	
一垂訓立教吾儒師範不可一日缺焉者石鼓與三大書	
院齊名而中間教法正所以措其言以為入道之本將	
嗜依手舊志獨詳黃勉齋程洵二子顛末似乎脫漏多	
矣今亦無所攷近成弘治正德嘉靖以來湖南理學	
彬彬稱盛肆錄所見聞者以示將來俾知高山仰止之	
有所在而昌黎南軒晦菴諸先生之澤愈久而愈未艾	
也	
一序記詩文各以類分而先后甲子不在所拘別揮毫搦	
管各據所思無非取其誌焉耳矣雅俗俱勿之論	
一黃勉齋舊志列在名宦中今改寓賢志者蓋勉齋流光	
百世為後學景仰固在道德而爵位非所加也	
一宋衡陽簿程洵新安人也為朱子門人潛心理學謬其	
齋曰道問學朱子懼其文雖為之改為專德性齋其最	

望於海者深矣遊石鼓湘江有古詩并近體若干首
志於其人典詩俱遺落未錄今增其姓氏於寓賢志詩
於詞翰志云

一舊志備錄先聖四配歷代封諡及呂黎南軒晦菴三子
之行實然先聖有專廟制諡莊焉三子之行實各有世
家行狀傳於世俱非書院可得而專也茲故畧之

一各文移最為切要關係匪輕如不釐正查清則書院之
田後無所據將為豪右所奪漫無所稽矣督學毅所黃
公考校之後首先移檄本府條答明白著為令甲以垂

永久將來聞風興起續置院田再紀
石鼓志九例上
二六

一康齋先生吳與弼游衡館於西湖紫竹山讀書於譚氏
家塾後復經過題有詩詩云西湖曾住幾春秋書屋

如今記舊遊禮樂不離方寸內哈伊長到五更頭天光
雲影寒松沁澗幽山泉暗自流一自宦游南復北却從

圖書寄網繆

一澹菴先生胡詮西湖紫竹山駐跡讀書之地後人思之
建有澹菴祠院

一趙忠定公汝愚流風餘韻益溢衡湘千載興思人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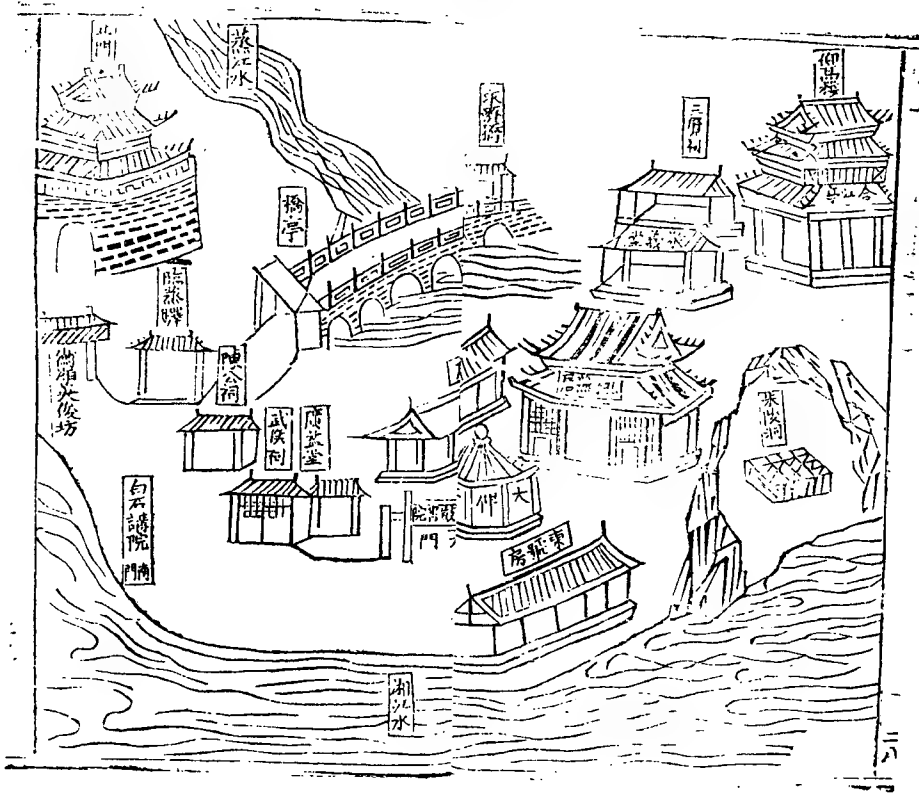
慕知府蔡汝楠闢地立祠

一李節之忠輝映瀟湘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鄉人迄今
之皆有功於名教有關於風化有係於士習人之大節
無喻於此

一書院置學田以脩孔子釋菜之禮以給養生徒修儒學
以安孔子在天之靈以游息生徒良法美意其寃一也
肆今諸記例得附書於志末

石鼓志上
二七

石鼓書院志九例終



允例後圖

於錄生李命世謹啓

石鼓書院志上部

地理志

夫地者六陰所凝九山川巖洞皆地也石鼓山因書院名世志之宜矣其他若蒸湘若巖洞嶂壑遠淵涵澹漱可喜可愕可棲可游為詩增文苑之所抒揚名賢彥士之所駐跡皆不可無志也爰志地理

書院沿革

石鼓山據蒸湘之會奇特秀麗甲於荆南唐刺史齊映建合江亭於其陰元和間士人李寬乃始構屋於山之

部

石鼓志卷下

三一

顛讀書其中後歲久圯荒至宋至道間郡人李士真後即其遺址而重建之景祐間集賢校理劉沆以書院上請始賜額并學田與睢陽黉麓白鹿並稱為四大書院尋廢賜田亦沒於豪右淳熙間部使者潘時復鼎新之又廣提刑朱若水再為創建時連帥林栗等咸捐金割田以相之晦菴朱子為紀其事開慶已未阮於共焚州獄使余琰命幕屬拓故鼎新一復舊制時提學黃勉魯出公帑易茶陵沒官田三百五十畝以給學徒元泰定間田為強僧所奪山長程敬直等赴訴會憲張桂御史

伯顏九成州守張珣等充糧薪物元末書院廢而亦蕪沒追我

國朝永樂十一年衛守史中誅復舊業中歷憲副沈慶郡守

翁世實先後協贊始克就緒至弘治初衛守河南何珣

銳意修復始落其成正德丙寅關西劉璣來守茲土暇

視書院以學官雖設而來遊學者無棲身之所書院徒

名寂然無弦誦之聲遂覓石鳩材補鐫增卑而開拓之

一時才俊儲養於此提學僉事廬陵陳鳳梧視學至衛

至加獎勵後鳳梧奏改湖藩分守湖南慨以七無仰給

部

石鼓志卷之上

三

乃捐金買田若干畝繼而知府喬瑛御史鄧顯麒僉事

汪濤副使陳卿先後各規置田塘亦若干畝給養諸生

書院形勝

石鼓山去府治一里許右枕蒸水左控湘江奇峰特起

隱然為衛之障蔽朱子云石鼓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

寔為一郡佳處後人又撮其奇特名為八景一曰東嶠

曉日二曰西谿夜蟾三曰綠淨薰風四曰殘雪五

曰書聲悟吟六曰釣臺漁唱七曰接蓮枯藤八曰合江

疑碧

書院基址

書院基址聞在石鼓山之陽東西衡得十餘丈南北從

得百丈有奇上應巽形之次下瞰蒸湘之淵回鴈峰拱

峙於前祝融諸峰屏設於後環繞四匝勢若郭郭然

石鼓山

山在府治北其形如鼓屹立於蒸湘二水之間水經云

臨蒸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經鳴則有矢革在剡史齊

映建亭於山之陽慈賢秀麗為一方諸山之最

湘水

石鼓志卷之上

三

湘水在府城東源出廣西興安縣陽海山水經云陽海

山即陽山湘溜同源南流為瀉比流為湘東出海陽經

全州東北歷零陵灣環曲折東流至石鼓山與蒸水相

合北入於洞庭湖

蒸水

蒸水在府城北出寶慶邵陽縣耶蓋山東逕至舊重安

縣南故零陵之鍾武縣水入瀉至臨蒸東注與湘水合

於石鼓山下北入洞庭郡志云西俯臨蒸水氣如蒸故

得名

朱陵洞

在石鼓山後幽邃深黝俗傳與南嶽朱陵前洞相通旁刻朱陵後洞四字

石鼓潭

在石鼓山東面湘水中深不可測俗傳為廬龍推石鼓入水中即此處也

東巖

在石鼓山東北壁立數仞為書院八景之一

西谿

石鼓志卷之十一

在石鼓山之西俯臨蒸水夜月晚眺水天一色刺史宇文煥石刻尚存具八景之一

突櫓

在石鼓山西百步許石盤上六七區如盆碗之形冬雪積於中旬日不融八景有曰突櫓積雪

釣臺

在石鼓山後合江亭下巨石如盤上可坐數人遊魚出沒其下可以垂釣古刻釣臺二字

棧道

在石鼓山之東小道崎嶇人每登臨須嚼碎板緣乃可以進如蜀棧道然

合江

在石鼓山之陰蒸水出其左湘江遠其右至亭前合流而入洞庭故曰合江

流杯池

衡守柯漢乃於合江亭鑿坎以接山泉亭洞其中客至則流觴以飲如蘭亭然

室宇志

上部

石鼓志卷之十二

三四

上棟下宇取諸大壯上古之制宮室有自來矣若石鼓書院之創構及附近祠宇之建立或為聖賢遺像尸祝之室或為昔賢往哲問業講道之所又或為詩人游士招尋哦咏之處而非尋常室宇可埒也容可以弗志矣爰志室宇

室宇

先師燕居堂

宋淳熙宋若水始建石鼓之陽以奉孔子燕居之像後興廢不一入我

朝永樂江西史中天順蕭田翁世

修復成化戊戌河南何珣

修其制首建講堂號

出入綵以墻墀規式始

明詔收稱為廟不得仍襲舊號故易以今名

講堂

亦為何珣所建風雨飄薄圯壞幾不可支知府周詔謂

亦為諸生會文論學之所義不可廢乃微而重建之

上部

石鼓志卷之十一

三五

規制宏敞視昔有加外綵以土墻周圍若干丈而書院

堂室始有關鑰云

敬義堂

在燕居堂之后東西踰房之中嘉靖四十五年知府張

一審通判周震山為推官蔣文化創建緣易文夫子

有歆以直內義以方外之旨晦菴翁大書而勒於學

固聖賢心法之精也因揭敬義以名室俾藏於中者

顧名而思其義云

號房

成化戊戌衡州府何珣始建東西各若干楹名諸生入

業其中今猶存

主靜齋

臨東厓

定性齋

臨西谿

諸葛武侯祠

俱知府蔡汝楠立

曹氏纂漢諸葛武侯左右昭烈明討賊之義期以興復

漢室後昭烈牧荊州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

零陽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州人慕其德建祠

祀之年月漫不可考然即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碑刻

上部

石鼓志卷之十一

三六

觀之則祠當在唐時已建矣歲久圯荒宋乾道間湖南

路提舉常平萬成象始按圖志搜訪舊跡而重建之南

軒張子為之記在石鼓山之麓祠今存

廣益堂

在武侯祠之后面燕抱湘山川幽雅郡守臨海金五愛

所創以聚八屬聽講之士後人思金公之遺愛遂即其

堂以祀之至今牌位依然過者起敬

陳公祠

在書院之前武侯祠之右為兵巡道熙齋陳士賢立以

建永濟橋之功有防護書院之益是時衡陽縣尹郭文習亦與有專功焉

四賢祠

在書院講堂後舊祀韓昌黎張雨軒二夫子後成化十八年知府何珣為加營繕乃進晦菴朱子後萬曆十七年知府李炎仁同知張存鉅申文學道乃進周濂溪

朱陵道院

在石鼓山之旁久廢今杜學即其遺址也

二守祠

上郡

石鼓志卷之七

三七

晉劉翼宋王應之先後來守於衡俱有遺德及民歷久不忘宋淳熙十五年劉清之因民心所懷建祠祀之酒庫趙蕃為之費嘉定十一年知州事孫德興以祠宇湫隘弗稱乃相武侯祠傍而移建之今廢

白石講院

德清白石蔡公倡道衡湘斯文興起有繼往開來之功諸生朱炳如王大韶輩數十人聚財鳩工創立祠院前為講堂後為尸祝之所郡守金立愛亟助成之節推郡崑置有祀田以世祀焉

合江亭

在石鼓山陰蒸湘二水合流於前而北注洞庭貞觀刺史齊映始建後宇文炫復增其制唐韓昌黎自山陽徙江陵與刺史鄒若會於亭上後寄古詩二十韻宋張南軒刻石置於亭中天順間知府翁世資重建知府周詔葺繪而新之嘉靖丁卯推官蔣文化雅志韓張之學見其刻而愛之悞其將湮捐俸命工復刊之用垂不朽後題扁于亭之上曰蒸湘會流以發合江之義云

仰高樓

上郡

石鼓志卷之七

三八

在石鼓山之陰宋刑獄使余琰所建後廢成化間知府何珣重建歲久剝落知府周詔重為修葺葺禾繪焉

風雩亭

在石鼓山之陽宋刑獄使余琰命幕屬趙崇臚所建知府周詔重為修葺葺藻繪之

石鼓書院志

人物志

籍之書院唐李寬嘗創之於前宋李士真踵之於後俱衡陽人也寔為一鄉之彥若昌黎韓子晦菴朱子南軒張子為天下萬古之所瞻依而非一鄉可專也然遺迹所寄高山仰止在後學自不能已矣其他宦遊於衡有德及民而後意斯院者法皆得書不可忘也爰志人物人物

鄉賢

上郡

石鼓志卷之二

三元

李寬

衡陽人自少業儒修身弗耀唐元和中愛石鼓山拔起蒸湘二水之間明爽秀麗結屋山陽以為讀書之所於時郡守呂溫常往訪之

李士真

衡陽人唐李寬創構書院於石鼓山歲久地廢宋至道間士真踵遺跡重建之以淑衡之後學自是石鼓書院之名始聞於世

寓賢

韓愈

字退之唐真元間為監察御史以上疏貶山陽令永貞改江陵法曹自郴至衡與刺史鄭史會於石鼓之合江亭留題古詩二十韻張南軒刻石置于亭中

朱晦菴

字仲晦號晦菴與張南軒同遊南嶽講道倡和間亦寄迹於書院成化年間郡守何珣創三賢祠像而祀之今存

上郡

石鼓志卷之上

平

張南軒

字敬夫號南軒宋魏國公浚之子魏國龍相居永州日往來省侍受學胡五峯

黃勉齋

註見九例

程允夫

註見九例

鄒守益

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由會元歷官國子祭酒登南嶽訪文定公遺址至書院和昌黎韻會諸生講論自三學有本源問答誠服後遷岳築二賢

祠於祝融之側

趙貞吉

號太洲四川內江人歷官司經局沈馬言忤當塗

謫廣右縣幕過衡會白石蔡公萬渠潘公講學石

鼓諸生多所啓發

井公亮

號蓮坪江西永新人由進士歷官郡守典東廓遊

至書院和昌黎韻同講旬日

湛若水

石鼓志卷之七

字元明號井泉廣東增城人由進士歷官吏禮兵

三部尚書登南嶽築井泉館作寓塚至書院與督

學應公會講

蔣信

號道林常德府桃源人由進士歷官督學副使遊

南嶽至書院會講著有講議上論與之德性和粹

允孚於人

周怡

號訥溪直隸太平人由進士官至都諫在

玉廟時抗疏直言風裁凜凜迴衡訪二守表南江遊石

鼓唱和與諸生曾喬米炳如王大韶輩議論辨難

終日不輟

陶侃

號省菴廣西臨桂人由舉人教諭衡陽謫場官時

聞王心齋講陽明先生之學至衡訓諸生惟此一

大件問嘗與同志訓導彭潛攜童冠詠歌於石鼓

之山

王宗沐

石鼓志卷之七

號敬所台州臨海人由北部遷廣西提學過衡登

石鼓訪朱晦菴張南軒講學故址夙志欲卜居於

此後十年遷廣西布政遂携會重書舍於南嶽荒

率峰中與諸生王大韶廖汝恒歐希稷楊三聘輩

講明朱張之學大有裨益

羅汝芳

號近溪江西南城人由進士歷官參政隆慶年間

與太守李同野渭遊南岳劉太僕卿邀至龍鳳庵

舍與易象論講訂日夕集後進諸生數十人校定

改課稍暇即發明良知實踐之學切切肫肫務求真實

名宦

上居

齊映

宇文炫

貞觀中為衡州刺史多善政增修合江亭建東巖西谿二亭

溫

石鼓志卷之二

四二

元和間為衡州刺史治有善狀時李寬創建書院溫常訪之

鄭君

衡州刺史忘其名昌黎從江陵會於合江亭有古詩二十韻張南軒刻石亭中

宋

劉沅

集賢校理景祐三年以書院上請詔賜額并學田而書院從此名於世典唯陽嶽麓白鹿等並稱為

四大書院

潘時

宇德夫淳熙十一年始因書院舊址列屋數間榜以舊額將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惜乎木竟而去

宋若水

字子淵因潘時故跡廣益之別建重屋以奉

至聖先師之像且模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自御縣擇選清修之士充居其中

上郡

石鼓志卷之二

四四

林果 進帥

蘇翺

管鑑

薛伯宣 俱使者以上四人奉金齋割公田以成宋公之後

余琰

刑獄使下車按視書院撫穹石而嘆曰斯文之未喪寧非天哉掃地更新豈不在我乃命幕僚趙崇蟬典山長李訪度騰址受成模斥錢粟以召工役

不數月燕居之祠會講之堂非習之齋廩厨門
樹靡不飭然

陳珣

淳熙十四年以主簿權山長時衡郡大旱珣議曰
今之州郡即古之方國禮諸侯祭山川在境內者
山川之所以為神靈以其氣之所蒸為雲為雨潤
澤群物一不得其正則乾旱水溢為民疾疫苟為
民致禱宜擇其地徒謁道釋諸祠於理未安惟响
嶠蒸湘邦之名山大川也宜建壇以祀果雨

上郡

石鼓志卷之五

四

周棟

元

鄧大佐

廣信人

康莊

廬陵人

王復

番禺人

陳敬直

新安人至元丙子來長是山因彌勒座陸沉謠曰
所不復茲田有如二水聞若壯之致力三載始克
踐其言以復前田

張珣

河南人湘鄉州守時靈岩無賴僧妄爭哀鵲鄉彌
勒座相持日久張公閱案籍辨是非別情偽排前
議之不公者一舉而正諸事遂定前田乃復

張珪

湘南僉憲時有欲以彌勒座中分者公按巡蒞止
諸生庭爭曰天下之事是曰是非曰非豈有中分
之理公莞爾而頷之議遂定如張珣所判

姚子微

上郡

石鼓志卷之五

四

蕭訪金憲書院田有在衡之新城者為豪右所匿
在祁陽及衡山者利歸富室山長陳敬直發其事
公主張綱維御史伯顏九成甄允中繼之憲使郭
宋道閫帥沙班成之憲司知事李克溫察院吏書
王顯高鈞養畫於上總管楊倬知事趙慶奉行於
下田遂得白歸於書院

伯顏九成

甄允中

郭宋道

供御史

憲使

沙班

問師

國朝

史中

江西德化人德安府通判永樂初廣西公幹登石鼓書院歎廟宇傾圯題詩寓興後之意後果陞衡州卒踐前言重建書院在任九年吏民懷惠

沈慶

錢塘人以翰林博士擢湖廣憲副按部至衡謂書院見昔之新者舊植者傾軋然嘆曰茲非為政者

上

石鼓志卷之一

四七

之咎歟遂檄推府余敬修理之

翁世資

莆田人由工部侍郎出守衡郡有惠政暇謁書院見余公修理未就乃克任其事見樞星門及大成殿以妥

先聖之像據書院以來四方之學者暨碑序以處

先聖之封號九百制度不取於民而用自以越歲落成

官室之美殆非前日之比

何珣

字廷瑞河南開山人由戶部郎中擢衡州知府以

書院為先賢講道之所易故陽新修理大成殿露

臺東西暨立號房以延來學之士書院規制規舊

蓋加備矣

余敬

李哇

郭良

劉誠

柯漢

上

石鼓志卷之一

四八

陳鳳梧

字文鳴廬陵人由庶吉士擢湖廣提學倉事辛未旋陞湖廣大參分守衡永析理無農蒞政之暇益肆作興書院既立而無廩給之資乃買田若干畝備春秋祀享之費給生徒空乏之需以續黃勉齋之績

劉幾

字用齊陝西咸寧人由地官副郎任衡州知府興復書院砌補江岢增立號房選屬縣立志向上生

員入居其中

邵遵道

字堯臣江西都昌人由進士歷任衡州府同知作興書院增選童生

喬英

字汝修雲南通海人由地官正印擢守衡州府下
事之治崇重學校政暇輒視書院故者新之闢者
補之賴其易之簡若修之

工部

石鼓志卷之十

四

江西奉新人為監察御史巡按湖廣至衡乃發囚
徒某贖罪折贖田若干畝入書院給養諸生

汪濤

字汝果徽州祁門人由夏官正印陞湖廣參政分
巡湖南至衡由憲書院念諸生餽廩之未歸乃勸
交官銀若干兩買田若干畝入給書院

陳卿

字汝忠四川儀賓人為廣副憲奉

命整飭榔桂樹永兵備治兵之餘乃教文數發紀人某

該入官田若干畝入書院給養諸生

周詔

號堃山西蜀人治衡雅尚儒術有文翁教化之風
嘗捐贖大興書院採葺遺稿重修石鼓志同時通
判江東涯玩興有力焉

孫繼魯

號松山雲南雲南衛人由進士嘉靖年間以督學
至衡深憫學校疎闊人才放失為倡謁文廟後首
先詣石鼓書院進諸生考德問業口誦六經如嚆

工部

石鼓志卷之十

五十

河倒海流不可禦由是諸生奮然興起考校淨人
人才為之丕變

桂榮

號近菴江西上饒人由舉人歷官御史代巡衡岳
雅意所向惟以養士為切是秋放榜所得人才皆
名世之英

王忬

號思質直隸崑山人由進士嘉靖年間為御史風
裁獨持操衡以禮教為先作養人才下車即考校

諸生送入書院給以學租鼓舞不倦

潘子正

字汝中號萬渠直隸六安人飭兵憲於衡振武修文公暇率諸生至書院講論經書會饌給養始終不怠

蔡汝楠

字子木號白石湖州德清人夷軒蔡公珣之子陽明先生之徒公暇每先朔望率諸生詣書院講論經書命題考課質疑問難隨叩而荅立有書院條約會長會副問德考業風聞鄰邦長永二郡諸生

上

石鼓志卷之上

五

及官師舉監皆負笈來學今以尚德知人之實畧考其驗於二十年之後者言之

先朝元老尚書王詔之祭田查復不遺餘力處士王世忠之孝行表之墓碣以維世教識曾探花於髫髻之年識歐進士於童生之日知人之哲類有神鑒至於考八邑之德行而有先署之曰克遵家訓善屬古文諸子中如王大韶寸長片善亦亟有取焉涉筆至此不覺泫然泣下

胡安

號樂山浙江餘姚人博雅好儒尤長於舉業加意石鼓書院每托節推胡公文手修治傾圯覘舍煥然一新諸生文課人為手改湖湘舉業一變而有江浙之體裁

李初

號越涯江西餘干人由舉人筮仕衡州判清慎廉勤志趣拳拳石鼓與白石蔡公辨論經典抽尋疑義引誘諸生多所聞發

胡文孚

上

石鼓志卷之上

五

號雲野直隸林亭人由舉人為入佐奏志識不凡書院適嘗涇沒現舍無存公惻然在念奮力至今諸士有絃歌津習之所伊誰之功也

游天璣

號行野福建鎮海人治郡清耿雅好斯文識陽覺於童蒙之年知母氏守節有藥丸之苦每哀之後果成令器不可謂無維風知人之明

汪克用

號瑤川江西上饒人由進士分憲倅兵體統正太

其校士作人率以禮教為先長厚之風尤足以敦
鄙寬薄

金立愛

號惺菴台州臨海人先嘉靖庚申洪水泛濫號舍
悉圯壞頽沒復郡之日首先書院痛恤荒蕪肆力
修葺又增立廣益堂於武侯祠之後以處八屬未
學之士考選童生入院亦與聽講朔望勸懲甚折

程秀民

號習齋浙江西安人由進士備兵湖南改尚嚴肅

上部

石鼓志卷之十一

五三

所至摘奸發伏介冑之家尤為股慄獨於諸文學
士溫詞奪色接之益如也雖塘稅學田之納罔不
加意庸心

伊敏生

號山泉蘇州吳縣人嘉靖乙巳代巡湖藩按衙憫
書院荒蕪無人才放失覈學田以給養生徒舉賢能
校官一員董治課業

胡堯臣

號石屏四川安居人由進士先守后巡往劉衡州

獨父為政率先風化不事操切而長厚之風被及
搢紳御史岳亭劉公高臨家居嘗邀至書院講談
古今綽綽有古人之雅況

張一霽

號秉野河南睢州人由進士以部郎出守衡州貞
亮純慈無一毫時局吏態儼然儒者真可為學者
宗師有精鑒能知人有識鄧純臣於童蒙之時

周浩

號義所浙江仁和人由進士比至守衡以禮教為

上部

石鼓志卷之上

五十四

先而德造並進以賓筵為重而更老俱墜至與博
士第子員講貫則根極領要一皆切於身心又修
類章祀泮次成功俾書院煥然為之一新

鄭崑

號玄圃直隸吳縣人由舉人司理衡湘有功學者
置田以祀白石先生分俸出帑皆原於秉葵好德
之心兩學景慕舉祀名宦祠中

姚弘謨

號禹門浙江秀水人由進士歷官翰林詹事以諫

宜左遷外藩先守永衡繼督學全楚駐節以來雅
意石鼓以興起斯文為念以振作士大夫為功確
乎有聖門禮讓為國之實心先是一分守公悃德
左右不屑小官荅拜舊典一旦廢格不行誰敢復
為稟白適公以督學至聞之即差吏人相告謂荅
拜鄉官應稽舊例苟出正塗安問崇卑郡佐州牧
員亦匪多某嘗守此未之或改士大夫聞之謂此
一節之小也公則開誠布公無纖毫隱蔽胞次規
模真天地氣象矣古人稱人師公之謂哉

石鼓

三五

黃希憲

字伯容號毅所江西金谿人由進士慷慨有大節
家居事母純孝立

朝盡心為國發之猷為悉本學術逢旱魃則徒步露禱歷
灾稔則大雩特行四郊多疫市藥以濟之一廬失火
躬親以弭之咨訪民俗聞漁溪王氏祠堂創自宋元
先朝有衡陽第一家之賜乃為文以表之咨訪先哲聞白石
蔡公表王孝子之墓乃為文以旌之其挽回古道類
如此

李安仁

字體元號裕居遷安人由進士大理寺出知衡州
勸學興禮愛士重賢蒞任之初即加惠石鼓書院
漁溪周子道學文章之宗特舉奉祀與晦菴南軒
昌黎諸公同堂共享俾鄉之後學知所矜式

黃齊賢

字休思號玉梁浙江山陰人由進士筮仕衡州推
官嚴慎修潔獨於學校陰加培植之力刻有墨卷
室中為藏石鼓諸生為舉業絕尺

石鼓誌上

五六

張存鉅

字子卿號雲橋浙江樂清人由舉人歷任州牧來
貳衡郡多惠政歌禮鄉賢而於石鼓諸彦有文行
行者特加隆焉

元應祥

字善善號鳳岡浙江烏程縣人選貢判衡州清操
冰蘖五年如一日長於舉業多士咸賴校文改課
之功立有尸祝牌位刻石表思與郡守張公一霽
周公浩胡公安通判李公初節推舒公化邑令丁

上
石鼓志卷之二

五十七

公一敬張公裏皆有大造於書院者今過廣益堂
儼然如見其容儀

趙世卿

號南渚山東歷城人由進士筮仕衡州推官與郡
守恒所艾公可又同心共濟治尚嚴風俗凋惻以
法懲創一時學校丕新人人爭自濯磨興仁歸厚
裨益於書院者曄如也待鄉賢者舊十年之後雖
歷中外入台尚猶惓惓不忘其道足以風世

艾可久

熊燁

號恒所直隸上海人由進士守衡訟簡刑清以寧
靜為本郡堂終日晏如也惟於學校加惠每課期
輒與郡判西蜀養素公羅頊郡推山東南渚公趙
世卿設粥飯以示優異始終如一焉

上
石鼓志卷之上

五十八

梁徒杠亦王政之一端也校士論文之暇與一二
僚友撫景唱酬感今思昔有古人之風雅云

王京

號咸虛上高人由進士遷衡州貳守風度襟懷飄
然有仙風道骨之氣長於吟咏雅愛石鼓山政事
清暇即偕僚友賓客賡和往還以紆寫一邦鉅麗
郡憲翼雲公吳之鵬獨持風裁壁立千仞泐完澤
物廳事儼然公乘開輿之連轡緩步徜徉於蒸湘
合流之上清才絕唱人皆仰之拱若雙壁然者

其一歷不染素若書生餘姚陳公有孚之苦節諸
艱歷試勞於轉輸光澤黃公文魁之盡瘁其才其
守皆克咸焉

陳觀

號小愚浙江餘姚人兵備分巡政尚平反教人以
禮為先待士獨加德惠歲時飲鄉先生於石鼓款
洽不減於前道金豐村李五石潘萬渠李晴川諸
公之禮數至於舉人譔集尊酒論文深夜不倦

姜廷瑤

石鼓志卷之上

五九

號北泉山東掖縣人以兵憲專鎮衛永紀律峻整
嚴明武弁落膽文班股慄諸士子得以潛心靜養
者皆雖大不鳴地方寧謐之功也

孫應奎

彌蒙泉浙江餘姚人由進士嘉靖年間為湖廣提
學按銜首先德行冠禮射射禮與白石蔡公講
論石鼓刻陽明先生傳習錄教諸生發憤實學勿
為口耳空談

官大勲

號慕雲浙江寧波人由進士翰林給諫擢副督
學湖南風俗歸厚人材丕變每詣石鼓講究六經
刊有四書三說士大夫及兩學諸生立有生祠在
儒學之右

李燾

號斗野廣東河源人由進士以部郎出知衡州留
心學校立有會長會副諸生五經四書時義親加
點閱去後諸生思慕立主尸祝在石鼓前諸葛武
侯祠之廣益堂

上部

石鼓志卷之上

六十

邊維垣

號少微四川彭縣人由進士分巡湖南適禹門姚
公督學至衡與之盤桓石鼓講道浹旬不廢至於
愛惜人才折節者房流風餘韻猶溢摺紳

房楠

號練溪河南汝陽人以兵憲分巡湖南行直
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初遇士大夫即如素識然每
於永濟橋因漲修葺有防護書院之功

後激

號梅江直隸寧國府宣城縣人德性冲容明雅鄉大夫一見知其為君子下車之初談及學校意津津如也令終有做信然哉

石鼓志卷之二

又六十

石鼓書院志上部

述教志

夫德行本也文藝末也不有先覺誰啓后人辦理學淵源續千古不傳之秘而人文宣朗聲三湘澤發之祥迪正道而教化為先崇正學而風俗斯美矣志述教

述教

寓賢

鄒東廓先生語石鼓諸生二十五篇

上部

石鼓志卷之上

六

王敬所先生主靜訓語一篇

名宦

蔡白石先生答問二十六篇

黃穀所先生訓義十二篇

寓賢教言

鄒東廓先生語石鼓諸生

蒸湘之水交流左右滔滔然晝夜不息也其可以識性矣諸生信人性之必善如水性之必下乎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水萬古此人世恒惠是古非

今殆未之思耳水壅其性則唐虞有洚水人壅其性則唐虞有共堯古今不相懸也善學者自去其壅自復其本體而已矣濬畝澮以距川決九川以距海其神禹治水之方乎又曰鯀之治水也壅之禹之治水也達之其得其失水無所厝其力也學者之治水欲壅則壅欲達則達得失之機在自已掌握中而往往背禹而趨鯀將誰執其咎

又因論水流而不息也問及學而時習之旨蓮坪子曰此指心之本體而言使學者自驗其力也人心

石鼓志卷之上

六二

元自說理義元自祭善不倦元有快足不學則本體窒矣時時習之便自有見聖門弟子有自視聽言動時習有自出門使氏時習有自立與在與時習造次顛沛無時非學無時不習君子而時中時習之功也不然如水也壅而不達哉

蓮坪子舉梅菴翁近高明嬰兒大人之箴為諸友規東廓子曰二三子亦知嬰兒乎嬰兒之戲也磊瓦石撒泥沙呼之飲食慨然而不樂此無他其志溺也官室亭榭田園興從自識者視之與瓦石

泥沙幾希而舉世營營溺焉是朵頤嬰兒而猶墮大人也二三子其忍安之蓮坪子又曰後生識淺昧於體有貴賤有小大天地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誘引便動不覺入在時俗籠絡中不知是喚醒安於凡近者多矣學者能不拘時俗便有進步處

世之謂聖人為不可為者其以衡山為不可升乎謂聖人為易為者其以衡山為一蹴可登乎衡山雖高有足皆可登縱強弱多寡未之能齊使能立必

石鼓志卷之上

六三

登之志則日就月將會自有至時然登之亦有次第由岳廟躋集賢峰過南臺歷兜率庵度竹仙橋升湘南寺始至上封若上峯而倦亦無由觀日臺酌雷池徘徊祝融頂上石矣故謂聖不可為與為聖而易者均未免於自欺

自欺者其驕泰乎自慊者其忠信乎聖人之好學非於忠信有加也能不失其本體而已矣故庸德有未信庸言有未謹終於龍德剛健中正有未純粹與慤慤本體尚隔幾層故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

餘不敢盡兢兢業業一派源流便是聖人慎獨工夫

東廓子嘆曰慎獨之學其實動靜而不息乎川上之嘆其聖門無隱之教乎天德王道要在慎獨其程伯子善發聖蘊乎未發已發之分其亦異聞乎川之貞流也日之貞明也天之貞運也果孰為未發孰為已發乎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揭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發率乎

石鼓卷之上

六四

諸生問曰聖學若是其一也何以有未發已發之言曰聖門嘗釋之矣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然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諸生謂體用有二時寂感有二地乎戒慎恐懼便是慎不睹不聞便是獨故曰無須更之離將異分於動靜予嘗為友人大書慎獨二字投筆而嘆曰從真後心即是慎矣獨也者其心寂感之幾也故除却自欺更無病除却其心更無學

東廓子嘆曰世之喪其真也其襟於世味乎聲色則

襟貨利則襟權位則難如必然如病狂出奔而固頌其家寶也二氏救之以清淨寂滅之說將以求真也而盡屏外物亦過亢矣故帝為之說曰物交物遂遂不知節流俗所以溺九近也惡物遂已從而脫離之異端所以倚虛竊也不離於物不遂於物兢兢業業以大公順應焉是為聖門致知格物大中至正之矩學者欲息雜以反真其亦審所趨避已乎

上都

石鼓卷之上

六五

又曰學之弗誠也其有所待乎或待於友則必為友滯矣或待於事則必為事滯矣或待於時則必為時滯矣予自辛巳遊武功與二三子有衡山之約蓋二十餘年矣今春冒雨戒行衆議弗能沮甫三月而僕夙負焉若一有所待又成畫餅矣儲山錢子在青原王生鑄問曰待文王而興是亦豪傑也而目以凡民則不興者當入何等斜級緒山善點化人徐答曰千病萬病只在一待字上待文王而不出豈不誤了一生於時在坐者咸慨然有省二三子悅周公仲尼之道其無使陳良專美於前

諸生問：孰知格物？之與曰：吾知其同，不知其異也。吾得之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然其象之全體也。反身而誠，其安；知格物者，乎？強恕而行，其勉；而格物者，乎？子臣弟，久，靡德，庸言，至於相顧而慙，慙便。是聖門致知格物，日用工課，有其隨地隨謂之誠，自其脫脫謂之仁，曰：其生，生謂之孝，均之為明明德。蓮坪子曰：日月有明，客光必照，為人於物理，見不透徹，總是本心。向未廓清，昭融復得本來高明廣大處。

上部

石鼓志卷之一

六六

東廓子語同遊諸生曰：吾之茲道也，其有悟焉？悟哉！語之不盡焉，悟意見之不周焉。南岳之圖祝融直岳廟之上，而石鼓岳麓，儼然東西對峙也。及升南臺，歷湘南躋上封，以登峰石九幾曲，拊克弗親岳廟，而岳廟亦弗親祝融也。沂流而上，百伍拾里至石鼓沿流而下，二百三十五里至岳麓，其遠邇懸矣。然畫者雖有巧思，亦未能盡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自南臺升者，則稱南臺自方廣升者，則稱方廣。各以壯見，互相低昂，非所見不真也。其

見不周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又曰：鄒道卿之直諫以諫也，長沙守臣遂之而岳麓山僧列炬冒風雨迎渡，馬有塵無塵之別，一嘆可悟矣。臺築於南軒名於晦翁，匪直為道鄉，將以表忠節，樹風化也。臺廢久矣，誰續二公之績者？語易生學曰：古之道無一人而不學，故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無一時而不學，故自富貴至患難皆素位以行，子富室也，當羅穀時不高時價而

上部

石鼓志卷之一

六七

貧者思以賙之，即糶糶是學，當放債時不遺時禁而貧者思以捐之，即放債是學，當納糧當差時不稽官限以貽捷，辱於鄉里，即納糧當差是學，子行有一命之幸矣，存心愛物必有所濟，即一命是學。又曰：無欲者其戒慎乎？虛者其中乎？直者其和乎？明通公濟其位育乎？無欲者非自然而無也，對有而言之也。有欲則意必固我，種種為病，不論忿懣好樂皆非天德，不論親愛賤惡皆非王道，故不明則暗，不通則塞，不公則側，不濟則偏，其於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不可同年語矣白沙子之詩曰一語不
遺無極老千言無倦考亭翁語道則同門戶別君
從何處覓高游二三子楚之秀也覓暇光在以自
督而警天下其亦審其門路乎

又曰善學者其猶病而求醫乎善教者其猶醫以療
病乎諱病而忌醫是以身為仇也療病而不得其
方是以人命為試也予之鄉先生有起和緩而繼
岐黃者予知之乎學聖之篇揭一者無欲靜虛動
在為要與戒慎恐懼中和位育千載一脉彼以訓

上郡

乃數志卷之二

六八

詰以詞華以此較異同以摹擬事功皆疲精竭神
非攝生引年之方遽好讀書言知得病使不病二
三子其究病之源

又曰死生之故微矣生之言醒也不聞道術而宜於
得失眩眩乎芳醉且夢也蓋世之宅其生有四而
視人之生亦有三峻德克明被四卷而格上下命
曰長生臨淵發冰以堅天真命曰葆生仁義紛華
隨波以靡命曰浮生敗禮敗度若持斧伐杜樹命
曰戕生蒙休被澤圖以身贖而弗得也命曰榮生

毒瘴腥聞蹙然為長偕亡也命曰辱生聞而悲之
曰是可以為善也惜其未及也命曰惇生二三子
其教擇之

聖學之篇以一者無欲為要是希聖希天微上微下
語周遊於逸迥濫於衆不遏聲色不殖貨利古聖
精一克一工課猶惻惻勸規如是吾儕自省何似
而依違逸樂貨色中不猛省刷將無以拔於凡民
安望與千聖同堂兩儀並位乎故不從無欲而學
終不足以全歸無盡之貞近謁蓮華基宿舊孤祠

上郡

乃數志卷之三

六九

汗背疎爽思與同志服膺之

因構居室於此學有微省一无關則為雨穴一葦闕
則為風竇一磚闕則為鼠雀藩吾輩欲致廣大却
忽精微蕭德庸言敢於多少放過甚惧風雨鼠雀
之壞廣居也喜以自箴遂貽同志

宋桑老儼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日月擲
人終晚不靜此其志將以何聘必有惻然而不容
已者吾儕安妥而居于子而來與此老輩竟殊科
况於簪憤如孔華尊如孟又安可同日語乎感是

春初（？）大明共訂除舊布新之策幸無虛此佳

志於實（？）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
求可求成不可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
正位行大道達則為伊周（？）窮則為顏閔何嘗無功
名何嘗不富（？）富貴不由（？）德則璫間醉飽祇
為妻妾之沽功名（？）出於德雖一匡功烈童子
且恥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

若果有真功求仁之志則知善必選知過必改雖

上郡

石鼓志卷之一

七

照檢未及猶可以無惡若立志不真則多少客隱
縱思強加修飾終未得為寡過故聖學以慎獨為
較率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溫以
療直柔以療寬無厘以療剛而無教以療簡具見
唐虞醫藥否則好仁好信渣滓未融終不免有礙
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不論病症淺深舉歸太和
乃是瀟溪傳（？）學正脉

古人以心體得夫為吉古人以外物得夫為吉

作德日休（？）偽日拙方見影響不與奉身外物事
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脫
去九近以遊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
喚醒來學趨避關頭

為善而弊為利而驕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今指
弊為師則蹇然不敢當以驕為歸又蹇然不肯當
不弊不驕中間豈有駐足處故喻義喻利割剥深
涵聽者憐然至于垂泣乃是象山指出本心斬截
文離葛藤

上郡

石鼓志卷之一

七一

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猶在文派上照檢須是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端本澄源自聞自見故載成天
地輔相萬物千枝百派皆從中和深行乃是學術
王霸訣與子與二三子登涉名山景仰先哲尚夙
夜顧諟明命無負此生不然則此關尚未突破何
以安身立命

王敬竹先生復王大韶主靜語一篇

予入粵道衡叩君靜坐之處乃臨水為園有閉關
造觀之趣因以靜問子謂主靜立極說自周子中

間大異佛氏亦無復有倚着之防自後徑捷立戶始嫌此為未協而稍驚於憧憧往來矣百口蓮花終是別人活計君試於園中靜坐一二年試察而體省之有得與否有病與無如病人嘗藥其詳與苦入口而知之矣他日當以報僕於南岳山中再論可也君今將入安福問學於東廊先生請以予言質而正之

名臣教言

余白石先生義訓九篇

石鼓志卷之上

問曰瀟溪之學倡於湖南其太極一圖圖果易畫未發之蘊與

答曰自來聖賢言精一執中言達中建極言克己復禮言止至善言中庸無非盡性之學性如是則學亦如是法無二故也孟子繼聖賢之後見當世之不識性者多矣故特申性善充舜之說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堯舜與天同然此學晦蝕而小成苟安功利之習陷溺千載漢以下所稱善良多由伯局何者不識性故也周濂溪先生千載之下特倡絕學見功利之餘語事而遺始談道而求其統紀講學而失其淵源彌縫湮泊

終非本來故本道德性命之摠名即人心本體所以明斯道之傳聖學雖晦尚知尋經易為五經之源易理之真原謂之太極今發明之伊川先生陳括易理以示子安不過一畫圖即一畫也至虛而至實故畫至實而至虛故圖自上及下大本達道自然之機微上徹下率性修道必至之學真大易之妙蘊而性善之真傳也

問曰無極而太極或疑非周子之言何與

答曰無極而太極有求大儒不免有此疑問不知太極者易理之真則易本無體中庸之始於不睹不聞終於無聲無臭即此指也而或謂老子緒餘由不識己性故妄生疑惑耳自周子一言之後則崇有崇無為過為不及皆知為吾道障礙而人心自此可正邪說自此可闢周子功當不在孟子下也

問曰太極所以有動靜何與

答曰太極者極至之謂不可加損之本體也然太極只是個動靜而陰陽之外亦別無太極唯其理至極故機不碍不動動即陽氣之流行而太極所為也使非太極則機之所向或有留滯惟動者太極之所為則不得不

上郡

石鼓志卷之上

七三

靜靜以止動而陽氣之宅也故言靜唯以止動為陰所
以息陽而天地一陽之氣容不復動乎動靜陰陽即自
然之妙用而見太極之真體所謂體用一原者也然自
所先言之由動靜別陰陽非兩不足見一實豈有二乎
哉

問陽稱變陰稱合者何與

答曰陰陽非對待之謂也故圖陽不局於左陰不局於
右陽稱變陰稱合易之所謂錯綜變化主流行曰變主
欽合曰合合者所以合變然易言四象八卦圖言五行

上部

石鼓志卷之上

七四

事物象卦不外於天地五位相得有合之數而言凶大
業孰非二氣五行相生之至於不可窮者乎

問曰前言五氣後言五行者何與

答曰五行之理五德五聲五數皆此理也二氣之中謁
然而發生本之意也燦然而宣著火之意也燄然而堅
實金之意也悠然而淳流水之意也確然而敦實土之
意也始於水者陰陽之大分始於水者陰陽之順布其
生成之分非截然有次也太極動靜之機自微而著先
微而後著故次第言之先五氣氣也者氤氲而不可見

者也後五行行也者流行而不可已者也其實一太極
之所為也

問曰無極以何而真二五以何而精所謂妙合而
凝者果理氣合一之說與

答曰大易只說形而上下本不言理氣為得有合一也
無極之真以太極而真也故語上而非無二五之精以
太極而精也故語下而非有至無至有至妙而合日用
流行皆太極之寓五材既定各一其性萬物之源本凝
極以生故妙合而凝妙合五者而凝也

上部

石鼓志卷之上

七五

問曰五性咸動而善惡分是性原有善惡與

答曰陰者陽之分也而陰常不足惡者善之流也故惡
非本體而亦不可不謂之性惡從亞從心猶言非初心
也即水之流而濁也非水之源也然不可不謂之水陰
陽一氣善惡俱性故學者在察其端而率其本性為聖
賢任性為小人人之所以有任性者神生智而形用神
神為形役則任性而流人之所以能率性者神生智而
神用形神以主形則定性而安此致知之學所以不可
以不講也太極本體不濫一物惟幾不得不動固於形

者遂於動上分善惡而吉凶悔吝萬事不齊

問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定者果以理定

氣之說與不及禮智而言中正仁義者何與主

靜之說與老子執認方體者不同何以爲毫釐

千里之辨與

答曰所本有者太極之善也所本無者惡也故定者理

勝私也何謂理中正仁義是也若曰以理定氣則一陰

一陽之謂道氣何定之有中發而爲仁正守而爲義感

於物而動發其未發之中於是惻隱之心形焉仁也陽

上

石鼓志卷之二

三首并序

之變而生也雖動於欲而止於太極之理欲而無欲無

可羞惡義也陰之正而合也正義即智其知理之所在

也中仁即禮神主人克已復禮也謂之主靜人生而靜

夫之性太極之體也若老子以閭爲關以與爲取名曰

虛無實落方體與主靜之學相去千里矣

問曰太極全書與孔曾思孟相爲發明有功末學

者果安在與周子接孟氏不傳之緒湖南爲周

氏首善之鄉試詳言之

答曰聖人主靜立極而善惡之分者純乎至善萬事之

者定於至一無惡可易而自至其中亦性秀而

之所爲也秀而最靈聖人之所以與人同而主靜之學

聖人之所以與人異主靜即他日一者無欲之指不靜

則不能正動莫見其顯而動於私邪則不能定性不能

定性安望其立極乎人本靈秀自矣於至其二氣五行

自然之妙謂聖凡之有異不可也故聖人與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同体主靜而全此太極也君子修之因其公

而之知而體此太極也聖人君子至之一也斯其

此指太極而言要之太極莫先於靜動靜以知

而動柔仁義即此理也先言中正仁義引易止言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仁即性之欲義即無欲故也修之之法

在於五性感動靈而獨知處擴其端謹其微以要其極

論事者於此乃知本始語道者於此乃有統紀語學者

於此乃悉淵源故太極之書濂溪所以上接千聖而括

相一至善之指下開來學而洛陽定性即動靜俱定之

意關中西銘即太極萬物之原可謂擇焉而精語焉而

詳無復餘蘊惜哉知德者鮮而濂溪之學尙鬱於湖南

首善之鄉雖然焉知無愛而良士承當此學因與諸生

詳言之刻置石鼓書院典記經制記者未始不有辨得

黃穀所先生訓義八篇

予謬以疎庸塵途奔走夙夜兢兢聖道罔聞殊負此生也邇叨湖南校文之責乃稽往牒摘其平昔有關於身心者爰錄之以為多士告用代章絃之義同志者尚期朝夕省覽之或亦小有補云

一曰立志為學須先立志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昔陸文安公自孩童時即問天地何所

上郡

石鼓志卷之

七

窮際視宇內事皆吾分內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仁肆是超然契道妙相業輝映簡冊允以真有求為聖人之志也故曰真志一立匹夫其奪其金入火百煉不渝當世心學可謂大明矣然為士者多溺於辭章訓詁或歛於富貴功名異言清真玷玷混玉師之所教子弟之所學凡皆無求為聖人之真志是以士習日壞風俗頹靡可勝悼哉夫學者之志於聖人之道也猶饑者之求飽寒者之求暖今天下欲飽者必擔柴運米求食以充腹者衆矣豈

肯自諉而弗運矣乎歟暖者必績絛緼營衣以禦寒者衆矣豈肯自諉而弗績弗緼矣乎顧於聖人之道則諉而弗求志之不立歟滋甚矣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聖學必先於志志既定則自立以至於不喻皆是此志結果世人有志於富貴者有志於功名者千百計以求富貴功名之必得使移此志以求道德何患仁不可求又何患義不能喻志固足以帥氣志既立則自家做得主張外物不能撓奪志一放倒則百事都做不成多士生當

上郡

石鼓志卷之

七

聖世漸濡德化皆當先立此志以求必至於聖賢而己若真志不立而惟擬習舊套因仍怠惰以為謀利之端而曰吾學在是矣是殆所以自誤也戒之慎之二曰立教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者聖學成始成終之要也吾人為學必須常將此心收斂於規矩準繩之中一毫不敢怠忽顯如大庭廣廈隱如暗室屋漏大如臨事臨民小如食息起居以至對妻孥待朋友處常處變雖酬酢萬有不齊而吾所以主之內者一

敬以直之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勿
勿參以三戰戰兢兢戰戰兢兢之謂矣嗟
也豈易言哉今觀為士者蔽目欽手則曰吾
坐也而不知其方寸營營奔馳於千里之外
恥則曰吾敬以事上也而不知其語媚側態
取寵之嫌皆非自然之敬也要之只在此心
惺之法而無一毫私意參其間焉夫然後以
則忠以之事親則孝以之酬酢萬變待人接
臨民凡事皆得其理聖門修己以敬安人安
百姓之

道皆從此出焉千聖萬賢之要訣也否則連
千里之謬把作操持愈失遠矣可不戒哉

三曰求要陽明先生曰德有本而學有要本不
定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
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
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
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
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
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
心外無

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植
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
於根焉爾矣此數人為學至要故曰為學當尋個真
太陽太陽即吾心也太陽一照而魑魅魍魎潛消不
歛頭各士共勉之

四曰會講夫為學須要切己體認九聖賢千言萬語只
替我說得方便有益且如講求仁章便要真個求仁
講喻義章便要真個喻義講不憂不悞便要真能不
憂悞講不愧不怍便要真能不悞怍如此方不是一
場說語蓋為學之道只在此心上照管六經俱以印
證此心孔子曰學之不講必先之曰德之不修又必
繼之曰聞義不能徙不替不能改是學之講曰德曰
義曰不善而已記曰講學以稱之稱者農之去草也
講學以稱之所以去人欲存此心之天理爾又曰君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蓋德性不可不尊德性由問學
以尊之而已廣大精微也高明中庸也故與新也厚
與禮也皆德性也致與盡也極與道也溫與知敦與
崇也皆問學也皆以尊德性也學於古訓期有獲

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也古人講學固非世俗之所為也世之訓詁辭章益以繁不知心為何物不知所講讀者為何事故曰讀得三尺不如行得一寸今序序之士讀書豈止三尺一句一字不曾行得下手作文時語仁義則祖堯舜矣語功業則尚三王矣語道德性命則師孔孟矣上下古今出入聖賢三代以下人物便鄙之不為其所行事典所作的文章所講論的書全不干涉此是學者大病痛吾與多士當共猛省之只一句或一章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和

石鼓志卷之上

二

五曰舉業聖賢之學致道而已子夏曰君子學以致道文章乃其緒餘蘊之為德行藝之為文章豈有二哉會講不外六經理人以吾心之理說之於經經非外也吾以此心之理稽之於經心非內也國家以文章取士非求之外也謂其根於心也文章即德行也今之為文者謂聖學妨舉業之功乃不求之於心為巧搬運化之術聘剽竊糟粕之能以售技藝以謀利達焉爾及其一日之長徽倖進取則舉業即為無用之物矣國家以文取士先資其言以觀其行欲兩得之

上

石鼓志卷之上

三

為士者舉業時是一段工夫做官時又另是一段工夫殆兩失之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本之文也聖學所謂文藝也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無根之文也今世所謂舉業也有本之文不歸而華無本之文求工愈拙學者苟能真立求為聖賢之志將六經語意悉以誣養本心則和順積中英華發越以之而敷演於文藝之間自然親切有味可愛可傳是致道不惟不妨舉業矣苟用我則堯舜其君堯舜其民非徒言之實允蹈之舉業心學夫豈有二哉或有問於陽明先生曰為學以親故不免於舉業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為累於學則力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乎又曰十日之間七日學道三日治舉業謂之不妨功是又岐道與舉業而二之且三日身心置於何處苟其心致道也終日舉業莫非德性也苟不致道也終日講道莫非日耳也舉業致道一事也舉業中初已體認便是致道便是心學何待於深求哉六曰博行孝弟忠信士人之美節禮義無恥立身之大開昔顏子簞歌陋巷不改其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樂光齊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此其
志行卓卓真超絕古今百代之下孰不敬近如吳
康齋陳白沙二先生挺然振振流俗以斯道自任故
應聘

天朝光岳竹帛豈二統有求知於世耶凡以實德修
而名自隆也今之為士者輒曉曉曰吾今講學為聖
賢矣與考其行則皆弗如其言外驚聖賢之名內存
盜跖之心可慨也已願諸士子黜浮以實刻偽以誠
凡孝弟忠信必求踐其實一毫沽名無與也禮義廉

上部

石鼓志卷之上

八四

恥必求踐其實一念虛假弗存也入無心非出無巷
議庶幾隨隨君子而顏尹吳陳之芳躅可踵矣今隱
於山林岩穴者豈無其人乎其願見之而為之執鞭
也語曰流芳百世曰壽得志一時曰歎可不慎哉
七曰慎習家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
其香者與之俱化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
而不聞其臭者亦與之俱化也諺曰蓬生麻中不扶
自植習之有關於身心也大矣可不慎哉湖南岳麓
降靈蒸湘會碧又為諸賢講誦之地士之漸染餘風

上部

石鼓志卷之上

八五

宜亦久矣乃者人鮮澆漓俗崇浮靡為士者一登
序即盛張傘蓋招搖街市世則三五成羣挾制有司
又或身充里役包攬錢糧以致各屬遭侵甚多此豈
多士之所宜有哉要之皆氣稟之偏而習染之積也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偏當矯
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龕當矯之以
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必則氣質變矣斯言也有味
哉願多士三復此言於夜氣清明之時試一思之必
有面赤心熱者在矣脫去九近以將高明滿格積習
以來新得是在多士自勵而已否則國憲攸存予不
敢汝貸

八曰繼功夫真志立矣而功或不繼則亦終於半途而
廢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天有四時春也繼之夏矣
秋矣冬矣而又春以繼之也日有十二時子也繼之
以丑以寅以至於亥矣而又子以繼之也天何嘗有
一息之間哉學之時習何以異於是大抵天道不已
是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人之心即天之心亦純粹以
精有一體人敬則此心便一毫有息有息便有間斷

此心純乎天理如天之心則自無息無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是時習悅便是自慊蓋為學要剛毅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精神意氣何其盡盡奮發此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純一不已聖人之所以為聖也聖人者道之至也至於聖人方是致道多士其毋半途廢也

上部

石鼓志卷之上

六

石鼓書院志上部終

石鼓書院志下部

詞翰志

夫文以足言言以足志不指往牒文辭為微繁惟古蹟名區固以點綴於斯而矧茲縣人墨客又皆謳咏不已或以垂千載之芳或以寄一時之興矣志詞翰

下部

詩

唐詩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宋詩

元詩

國朝詩

記

宋記

元記

國朝記

後序

石鼓書院志下部

詩

合江亭

韓昌黎

唐入

江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瞰臨渺空闊綠淨不可唾惟昔
經營初邗君實王佐剪林建神祠買地費家貲標立宏可
愛結構麗匪過伊人軒騰茲宇遂傾隨老即來何暮高
唱文乃和樹蘭盈九畹哉竹迤萬箇長絕汲滄溟幽蹊下
坎珂波清夜俯聽雲樹朝對卧初如遺宦情終乃最郡課
人生誠無幾事往悲豈那蕭條綿時歲終歸憺憺事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一

三

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黜兇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
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閑曠勤音勸慵惰為子掃塵增令
樂醉餐座第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頽書岩上石勿使塵
泥洗

長堤

蘇東坡

宋人

秋月掛疎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深渺孤鴻影
驚起却回頭有恨誰能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初泛湘江

程允夫

宋人

昔聞瀟湘好今作瀟湘遊兩跡萬難息夷猶任輕舟賸賸

雲暮垂深漂浪花浮故人在何許悵望心悠悠

曉行湘岸竹間有懷家山

琅玕萬箇倚江湘中有人家類辟疆地迫自應塵不到天
間初見日舒光此身汨汨五斗役舊陽遙遙三徑荒想見
韓溪溪上路煙稍雨葉拂雲長

湘岸道中

按行又復到江干近水遙山照眼寒從此瀟湘在曾次不
須更向畫圖看

渡湘江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三

萬頃澄瀾碧玉光笑乘一葉自輕安綠葉從此關心事待
向烟林乞釣竿

慶陵文天祥

五相宋人

天上名鶴尾人間說虎頭春風千萬柳合水兩三洲客晚
驚黃葉官閑笑白鷗雙江日東下我欲賦扁舟

汴都趙汝錫

宋人

石鼓山頭一小亭乾坤萬里眼雙明雖因刺史來尋勝不
遇昌黎豈得名衡岳雲間天共碧蒸湘流合水同清書巖

英辨當時字空積塵泥野草生

湘源陳聖興 宋人

未見書堂有此亭朱陵洞古草青青流來一派蒸湘水併
與瀟湘赴洞庭

侯玉立 食事元人

石鼓崇儒館朱陵起洞房逶迤環二水錯落翳群芳吟佩
米游藝川原慨戰場遺祠垂開萬流演發朱張風墮松花
老秋餘桂子香飛甍瓊玉魚龜殿水晶鄉霧歛東岩旭寒
侵曲棧霜丹楓聲閣青草跨紅梁綠水浮文紐高閣集
彩鳳禹門翻錦浪虞陸覽朝陽竊藥竄蛟迹攀羅散鸞藏

下

石鼓志卷之十

四

題詩鑿石翠把釣薦橙黃拓飲宏構古幽居樹握涼湘波
澄碧境岳黛出新裝採菊堪充茹紹蘭宜佩裳嶺雲招隱
約灘瀨自宮商按節休清曠征帆渡渺茫驚鳥飛匡繞回
鴈謾翔翔城郭含烟紫林蕪帶晚蒼歸與橋上月漁唱起
滄浪

李處巽 副使元人

蒸湘二水合流處中有礫山塊如鼓茲名炫耀渥自唐儒
舍重興來近古書生要占鰲頭住竭力中流扶砥柱經營
二載始告成轉首瀟湘變齊音西歸寒梅深幾許漱澗苔

痕注秋雨今人杯酌少坏飲窳冥高情誰與語東岩朝

纓半吐金碧鄰鄰迷呼樹朱陵後洞望祝融元氣不絕如
一縷詩書何地不可讀卜築來茲奚以故市塵遠離出噫

置綠淨不容泥塵土為人為已在分明聖學千年期接武
素玉深衣雖燕坐弟子森嚴冠履參乎不敏何足知復

坐之間吾語女要將此上答心頃刻不忘常在應如此
儒服少慙德事父事君終始具晦翁之記當三復群居聚

談非利祿方今海上四書院鹿洞睢陽并嶽麓若論地秀
多賢才石鼓山明江水綠

下

石鼓志卷之下

五

溪漢伯顏 御史元人

龍磐虎踞覽築壇萬壑同承石鼓山蒸水遠連湘水去櫓
聲遙雜鴈聲還四看星斗朱陵上圻聽金絲綠淨聞歌刻
新詩剛勝景磨岸應渺面苔班

儒宮直上接蓬萊迴隔人間絕點埃石鼓枕湘雲影亂
樽酌酒月光來江澄綠淨雙流合嶽貢朱陵一窺間只有
丹心惟戀關凌風長滿步金臺

吳漢伯顏

雲開衡嶽放新晴舊客今為萬里人
二水交流石鼓一聲
聲回鴈落山成米陵不改千年迹
淨重登六載情多謝
歲寒二三友鼓動握手笑相迎

陳松年 元人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開此處讀書堂
諸峯環拱儒風盛二
水交流道脉長傑閣摩空蒼樹寒
古碑過雨綠苔荒我來
夜靜論文罷聽外江聲憾客床

林衡 皇明人

維石鼓書院創始知何年殘碑落日外
古木寒山前陵類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下

六

既已久孰云為政先煌煌有吏侯
佐郡人皆賢從事道寓
此一見心戚然思將感當道壁上
留佳言竭來未十載績
懋還右遠五馬出都門松杭汴湘
川風志期以踐心兀夜
不眠搜材窮山澤鳩工捐俸錢
撥桶重以易輪奐亦彌鮮
斯文賴不墜吾道如青天
絃誦聲洋洋歲時陳豆遺碩我
觀民俗幾度停車軒聊歌短章句
用告後二千

黃仲芳 余曠

湖南極楚隅山水妙奇絕巍然衡岳
尊石鼓峭壁立湘江
面其南蒸水出其側乃知秀氣鍾
壯觀隣城邑繼唐李

君誅茅結書屋牙籤精萬卷左右列
圖籍絃誦誦遠寧寒
暑無相息伊人以軒騰盛事留遺
跡宋代益發崇賜額增
修歸名同四書院架棟燦金碧求
士盡涿水弟子儼在席
講求洙泗源微辭渙水釋刪述訂
六經開教玄人盡煥然
明日月萬古標準的句宣屆暮春
淡蕩風光劇杏壇花正
紅湘川水復碧浴沂詠可想組豆
事在即佳致良有餘勝
覽足幽適三復晦菴碑令人發深
揚

江上高亭景趣多好山面面聳青
螺陰霾石磴千年碧綠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下

七

淨閣千尺波吏部豐碑明日月黃
堂事業關雲笥蒼臨
忽聽空中樂疑是仙翁跨鶴過

樓閣連甍掉斗城人間何處訪蓬
壺地連書院車塵隔路
竟仙源景物殊二水北流通楚澤
九嶷南去接蒼梧我來
登覽風光好宛見遊人在畫圖

黃宗載 尚書

衡陽石鼓山上有舊書屋鴈峯值
其前蒸水會其麓聖賢
去云遠遺像在人目聖道炳日
星無幽不照燭於以厚天

倫于以過人欲繼往開來學功非言可足作屋人伊誰
道諒彌篤四圍綠垣牆繞森松竹深邃隔喧嘩高明遠
塵俗我因公事餘展放重齊沐維時十月初晚節尚存菊
江南屬小春俗未宜冬服茲行豈有他斯文共五六詠歌
歸城東勝遊想濟寧

三山黃鑑 尚書

山形如石鼓屹立衡之陽東西列岫嶠左環蒸湘上有
舊書院茲名肇自唐諱說窮至理洙泗源流長宋朝重文
教賜額增輝光高徒事杖屨天子垂衣裳聖賢悅在風景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下

八

仰安敢忘我亦何幸得以登門牆況值暮春時萬象俱
芬芳松竹散綠翠蘭桂飄清香同行六七輩讓我先升堂
解碑古記起敬揮朱張塵氛不可染觸景接枯腸詠歸囊
長嘯彷彿舞雩鄉

姪蘇章律 布政

巍巍石鼓山屹立蒸湘間高人樂幽賞志欲遁市閭結廬
聚圖籍潛心討孔顏聖道誠高深竭力求躋攀有宋重儒
術書院名始頒聖像儼然居羣賢侍兩班瞻拜顏如在雅
雍肅佩環喟翁著碑石繼往開來難後學當佩服光陰莫

放閑老來徒嘆急湘水空海溪

章律

蒸湘兩江水會合山之崖先賢適遊覽謂此一郡佳結亭
在其巔眺望開襟懷東巖疎晴翠西谿渺無涯衡岳指南
鎮諸峯遠若排品題播珠玉石刻多幽盟前修與今哲南
友皆吾儕登臨諒非偶然與郡守偕詩酒頻酬和回首月
殘樹

姑蘇呂國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下

九

蒸湘二水西南來奔湑會合衡城隈其中有地真吳越藤
崖石磴高濤迴朱陵古洞門不開浪傳仙侶曾排徊詩存
壁刻封篆苔斯人總是瑰琦才五言氣格尤崢嶸乃是吏
部韓公裁江亭從此開八坡紛紛遊宴長追陪倚闌干聯
身欲頽清端左右無纖埃漁舟如鳬入浪堆乘風時見松
帆回雲開衡岳青崔嵬洞前水漲浮新醅岩花未發宿雨
催地窄不容猿嘯哀

東溪沈慶 副使

兩水夾流天下奇巨熊春浪如竹龜因名石鼓構書院古
今賢哲遺聲詩竹樹陰森蔭江一濯濯文風比鄒魯燕居

像古宮殿高麗雅四配陪是父安渴煩年此讀書亭中俯
仰觀鳶魚天淵理趣豁有次朱陵何獨輪迹虛衡在當空
高萬丈頃刻扶搖端可上一曲滄浪孺子歌聽罷悠然絕
塵想便欲臨流垂濯纓時時來此合江亭尋幽覽勝不可
極矧目襟迴碧水清

四明馮巖 副使

一山座當中兩水分左右巍然既自尊常爾亦難噴風月
為故知雲霞若絮依況在城市間重於百朋貨憶自貪位
來奇勝瞻幾過天地秘精華許久若為狂良遲達何人一

石鼓志卷之十

唱千百和石鼓聲遂宋合江亭構簡文章未未揚似復憐
坎珂昌黎問世才忽遺來遊卧匪輕邦國紛乃者山川課
衆然題此亭奇向神驚那識我丈夫推何有姜婦懦八千
路雖遙清風益傳播天復起南軒好道心渴便親故先哲
言揮篇有欣賀晦菴集諸儒註作萬無情地靈慶有餘來
湊三賢座未敢講道儼普惡照省破毋使貪倖徒來登受
泥泥

豐城熊昱

瀟湘綠遶迤臨蒸清連將江流合回流石鼓載崔嵬好事

興華構於馬立寧碑南軒楚遊覽勝詩紀奇所以蕭利
落筆障龍蛇馳飛堯排陵洞楚石斜崎崛一上半天際中
處三湘四水者金烏洲南峯回屬危檻橫亭顧崇院落曉
吾吟起屹竊孔塘放勁誦詩詩卓於雲谷老留記對朝曦
聖賢訂頑訓儒衫服嚴規講明予請蓋偶和相追隨荆楚
其賢聚院宇麗澤瀾狂瀾云既倒柱石負深期慶合風雲
會名題海宇知魚龍看變化崖石諒難移

東吳王尚念

我聞山川奇金楚不在左別談衡陽勝而輒口生唾湘江

石鼓志卷之下

貫州城燕水實輔佐雙流忽此合豈識萬金貨伊昔龍圖
經所華海一過十年赴京塵足爾神亦挫千載昌黎詩嘆
賞莫一和夢中數臨群衆眼白齒齒竭求遊茲鄉寧懼力
坎珂六月雲水涼與客行復卧部牒急迫我且後置冗課
而况遭歲艱流離實無那斯貴諒匪輕深游委庸懦歲月
如流星吟詩強追播清賞重流連如食充饑餓得酒如得
朋對景自相賀山禽解我意吟弄才肯惜更復呼野翁拈
觥分四座清操任交帝坐待江月破臨分解冠纓清流洗
磨泥

莆田林俊 按蔡使

石鼓拔雙流天設良不左荒餘綴籍文新泉長交啞咄奇
木石古森列嚴使佐巨靈其神軸神物秘奇貨卧龍膏潛
寐經理宿此過雪恥業且將賤膽驚屢挫將星帳中頌廬
扁鵲劑和陰風祠廟秋仰止合底箇昌黎天下士文字歷
坎珂細語達精明拜服久若卧江亭記遺烈纖急備詩課
造化忌完名假塞理則那茫昧百代間祠微傳立懦未振
兩夫子海宇益掀播墳典味道腴咀嚼擬拯鐵人傑地愈
靈茲山喜四賀我風抱幽獨力綿困懣懣何當起鑄顏執
禮日趨座鳶魚會心領蕉鹿夢當賦長歌對滄浪濯纓了
塵浣

石鼓志卷之六

十二

金陵沈鍾 提學

適登合江亭不立闌干左咀嚙韓公詩齒頰流涎唾韓公
良民豪詩憑鬼神佐茅構崖決詎遣此奇貨歟今雙眸開
會讀百遍過正氣簿層霄千載未催拙青蠅常遺謔白雪
誠寡和斯文軻舒來如公剛幾箇潮陽路八千所歷珠玑
珂便道出此亭諒亦便坐卧此亭雲山佳乃足供詩課豈
惟惜金石更復配衛那嗟予出公後老大仍迂儒文徒舊

糠粃時則免流播仰止於我公何嘗如饑餓此亭復此詩
自幸還自賀便應對華髮勉旃復偷情矧惟南軒書堪基
置諸座朝夕庶與俱一洗群疑破尚當祝山靈莫放燕泥
泥

吉水鄧淮 同知

偶從石鼓遊諸生迎道左肅然升孔堂恍如聞咳唾仰惟
三代前聖主泮賢佐所重四海民不寶九州貨孔卒老于
行厥功古未過日月無得踰磨涅焉能挫近聞鄒國傳遠
啓宋儒和乃若昌黎翁軻後能幾箇杭疏詆時改為民困

石鼓志卷之六

十三

蘇軾反遭幸臣譖遠置陽山卧及自移江陵未考三年課
屈伸各有時得喪信無那衡陽俟新命題詩起昏懦至今
合江亭因公名愈播濶聲無晝夜風咏忘饑餓矧茲書院
成燕雀亦相賀爾等各勉旃及時無自惰恨不十年前携
書此靜座古聖俱神會群疑皆斧破况却合江水洗淨心
頭泥

鄧淮

湖南滕絕數衡州揀理風光此暫遊人在蓬瀛觀大海天
將砥柱屹中流群儒文字從前考諸葛祠堂何處來古德

今來無限事不勝惆悵仰高樓

陳鳳梧

攝衣登崇岡青衿分遺左
周旋孔庭間齊慎不敢唾中祠
漢武侯偉哉三代佐駐節此督餉
兵師先食貨朱張兩夫子仰止
化所過講論實相承黨禁曾不挫
無寧千載餘益音孰能和危樓俯
山巔突兀亭一箇燕湘漱碧流窮
途迷坎珂何如南嶽遊便歎北
意卧簷子領諸生詩書日程課
大雅久不聞未敢付無邪安得
落紫陽顏立衰懦憂彼二三子
郡居事擾播吾心在薇帛可以
濟寒餓曲學出公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十四

孫詭詞繼李賀游息亦有常壯志慎勿情唯祇
綸詩語敢擁率比座掃石哦韓詩字古苔紋破清風激宇
宙不受青蠅洗

兩儀初莫位清濁分右左山川乃流峙烟霧亦吐噓惟茲
石鼓峯屹立衡陽佐燕湘會清流千金未可貨憶昔昌黎
翁量移曾此過薄福自陽山直節豈能掛寄題在江亭絕
唱久離和蛟龍圖萬狀珠璣遺幾箇勝賢夙所期曾不畏
坎珂靈麓窓秋登嶽寺投夜卧撫景趣興懷詩文堪日課

高明配山斗擢等理則那勝
元和末唐皇已昏懦昔
用戎者期月聲已播云胡
端末位號寒且啼餓佛骨
貶何漸鯉魚避宜賀斯文
八代衰一旦起顏情抗顏
立師表旌論披八座餐播
原道篇蓋洗群疑破俾語
徒續貂忍遺山雲澆

廬陵陳鳳梧 提學

燕湘二水隔西東千里滔滔
此會同山陰正當奇絕處
亭孤長愛靜溪中晴樓兩
岸收殘雨夏木千章送遠
風何幸重登三載後滿腔
塵思坐來空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十五

獲麓湘西石鼓東前賢遺跡
兩山同地當流峙雙清處
人本乾坤並立中原道直
不沫泗水懷高長詠舞零
風何當深夜披襟坐萬籟
無聲月影空

陳鳳梧 本省參政

吾道淵源自管東此山勝蹟
古今同軌檣柱來雙崖外
魚鳥飛潛兩鏡中雲裏登
園開曉日座間琴瑟鼓薰
風凭欄獨立渾無事洗盡
平生俗慮空

宛陵陳鳳梧 通判

下都

妙流

石鼓志卷之下

十六

敬諭王鑒

邑人

明時叨一貢太守宴茲靈郡國新禮教邑人盛供張微名
今學寬上列古賢良太學從此始吾道自來昌屬望復不
淺訓言亦非常盟心何以報百世願留芳

次昌黎韻示諸生

提學副使顏鯨

民稟天地中人有道相左幸勤營百年不足供嘔懷甘陋
巷賢布衣學王佐研幾忘屢空何如賜殖貨滄桑塵劫緣
太空迢遞過惟有存道心常仲不可挫派明湛無言曠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下

十七

鄒守孟

南京國子監祭酒

亦諧和落莊宇宙間丈夫能與齒徒抱懷主憂夫及成
圻佳景在目前安然足樓卧澄心遊帝廷弗謁老庄課
識神丹成工夫更無那嗟我久遠窮頑根貧苦惱頭顱
二毛浮生尚適播播然思令圖辟敷忘飢饉驅車衝暑來
欲彈石鼓賀即伯政方新諸生資不情雅歌漱清商卿雲
生四座解悟一語合滌蕩千愁破願言永為好玉淵絕滯
泥

宇宙一逆旅驅車慎無左驚風乃膽炙豺狼或笑唾卓矣

卧龍翁抱膝睨王佐向非魚水歡金玉堂易貨督餉出三

湘雲鳥時一過炎德雖未恢忠貞詎肯挫後來子韓子古

調亦寡和赤幘排佛老魏晉能幾箇山陽與海潮百折并

坎珂廓清評武事若羅當道卧南渡得朱張絕學最上課

元氣天所培儒業理則那太拙剖南山貴育鼓郡儒學彼
百畝苗閔閔動種播豈無來年積此澤水饑父齒始發
遊逢奇輒自賀懷古道之
彥繁盈座九合罷攜小
可泥

已破槽首江漢談編端安

牛公亮

知府

父矣吾道南清談異江左右
數拜諸公彷彿聞咳唾高風
在當時抱負惠厚佐粹然荆山
珍肯居耶郭貨昌黎江陵
竹白鳥衡陽過送窮仍遠窮抗
志何常挫國步值艱難雅
倡誰為和前者諸葛翁三國無
兩箇伯仲可呂伊漢祚當
田垌慷慨中原清弗安草廬
臥後來到朱張詞章削群謀
獄蘇會勃興瀟洛果誰那吁
嗟南渡未士氣多柔懦正人
朝入朝迷客暮遷搖苟有聖
賢心難免夷齊餓

聖明崇正學良為斯文質
峻驚作驥馳斯須敢自惰安成友

下部

石鏡齋集卷之下

十八

鉅儒南嶽秦風塵葉葉綠新抽
山山花萼破刺史復鄒君
堅留浣塵流

曹曰翁世寶

緬惟昌黎翁啟言得遷左顧
今千載餘髮若聆咳唾在翁
得輸忠在朝失良佐飄然出
掖垣千金何可貨舟車走川
陸適向臨蒸過志氣橫斗牛
貶斥胡為挫題詩石崖間鄒
曲高難和歲久字不磨蒼蒼
封幾箇世情有炎涼翁意無
坎坷興未衰蟲蟲避醉去狂
荆卧清風起宦情明月供吟
課
但口職所為窮通因無那寒
子沙薄資亦因言噴噴倚蒙

主恩謫此未為播幸逢豐稔年
閑園燕閑餓風俗頗還淳
官寮時慶賀四民各勉旌不
特戒安情收簡訟自平閑未
亭上座笑談雜古今風月平
分破吾心如湘水肯使塵泥
泥

翁世寶

遷謫南來駐此州乘閒偶到合
江遊岳峰雨過青排闥湘
水春來綠潏油韓愈詩奇封
碧蘇朱陵洞古瀟寒流有興
歸去日將暮子古舍情興不
休

金谿黃希憲 兵備提學副使

下部

石鏡齋集卷之下

十九

節序屆朱明振木江亭左仰視
群峯小烟雲渺一嘯卓拔
武侯祠漢代稱王佐忠貞貫
日星土苴等錢貨亦有昌黎
翁驅車曾此過精誠開衡雲
堅貞孰能挫手澤宛如新白
雪音濤和塔庭蘭自蒼修竹
百拾箇朱張兩夫子探音歷
砥珂庚唱盈珠璣風雨連床
卧安得起斯人朝夕督工課
青陽迅轉盼往事嘆一那蹇
子慘味資曷以蕪頑儒鶴鳩
鳴上林農夫催種播

蒼穹佑我民多獲免凍餒岩谷
以春陽鼕鼕競相賀上帝儼
在茲隱微勿自惰時時二三
子歌詠風生座微雨洒波心

浙漚蒼苔破細師古聖賢一洗塵中泥

憶昔朱張遊茲山草木到今生餘香首辨義利析毫芒一
念誠偽分聖狂天寒童僕仆且僵擁金朗吟開雲堂聯翩
珠璣耀日光扶筇陶然醉瓊漿古人道義重金石一觴一
詠迭相將策騎登山適春仲天風瀟颯吹我裳石泉冷泠
寒瀉玉林間好鳥鳴篴簫篴拂晴空發長嘯草木震動虎
豹藏蔣君冥探高法眼鸞鵲鳳翥朝玉皇嗟予蹇劣日奔
走越雲蜀雪石苦嘗過來連轡慶相遇在龍藉草傷芝房

下都

石鼓志卷之十

十

論心五夜不成寐塔視東牖星煌煌眇焉莫謂一身小軀
坤俯仰何昂昂顏駁伊禺分內事危微兢惕用斯職名賢
芳躅宛在目繼晷追逐休相忘至寶在人本匪遠胡為後
役良可傷頽言努力有斯道青史千載留其芳

雪中訪王心雪使君寓石鼓景

萬里空涵雪月明瓊瑤徧野水盈盈冰堅翠栢瀟湘景春
滿芹池絃誦聲歌賦素絲懷古道吟慚白雪寄高情子猷
一棹山陰遠今古誰同氣味清

冬日登石鼓書院漫賦八景次劉洞岳韻

東岩曉日

樓閣崔嵬千仞雄朝陽隱映水之東烟浮樹岳千山碧霜
滿湘江萬樹紅頑渚鴈飛增感慨度樓鍾動起昏朦那能
挽取熙明景偏覆閭閻頌

聖功

西谿夜曉

江城漏滴夕陽西忽觀中天月映谿烟霧霏微遠岳迴星
河錯落楚雲低不分異香盈桂闕且看清影上苔墀朱欄

下都

石鼓志卷之十

十一

徒倚情無極野管悠悠費品題

綠津薰風

松檜盈蓋翠蓋稠參差亭榭瑞烟浮玻璃寒沁三千界浩
蕩風生十二樓紫微絃絃扶蘆年極滄江歌動蓼汀秋振衣
千仞處心餘玉笛一聲天際頭

合江凝碧

莫嘆雙江孰與天留玉練自悠悠九巖對峙龍門合三
峽斜分燕尾流日照囊中燮帝涯風迴水面百花浮潯清
莫原當年志佐齊金功一旦收

棧道枯藤

枯藤危棧影飛斜功倍瞿塘有大誇節歷水霜驚虎豹
推日月吸精華但知拯救生民苦不羨瑤壇爛熳花細想
朽株堪濟物春風何處不生涯

宏博殘雪

石樽襟素渾未雕相傳形製始唐堯七賢竹林笑難舉一
掬文園渴可消灑灑天風寒九夏霏霏石乳洒清朝吾心
自有其冰紫浩嘆人間盡黑室

釣臺漁唱

石鼓志卷之下

廿三

嚴陵高躅者難攀釣石何緣倚在山漁笛迎風聲下上塞
鴻帶月影飛還夜雨醉醒青草外春風舒卷白雲間莫道
江湖廊廟異今人忙處古人閒

江閣書聲

唐時哲士開芸閣昭代群賢繼令名萬疊樓臺崇聖地一
篝燈火讀書聲朱張道德乾坤大韓柳文章金石鳴寄語
此邦諸儒彥願懷忠孝畢吾生

黃希憲

朱陵自昔稱名地樓閣參差二水間九陌春回鶯出谷
峯雪霽客臨關沙鷗片片隨波逐短艇飄飄帶月還童冠
廢歌何所事先天默悟笑帶顏

古餘張吉

同知

往讀韓公詩遙憶合江勝今登合江浦事事得稽証時雖
秋氣高崖菊開未竟蒸水斷橋際湘流碧苔淨亭喧日方
午葉戰風初勁仰止石鼓祠清宮安先聖捫蘿躋窈窕
一逕轉身倚諸賢肅遺像拜起身敬庶見退之翁茂冠
面中正南軒子朱子左右相輝映勝事舞旄倪大享繁餼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一十三

釘靈輝燭幽顯光焰開新競夷考忠武侯爰居賦邦政中
更二李手風氣日已盛三子微一夫茲院何由競緬懷俱
泯城探札殊未稱先生古良吏惻惻心所病早晚何經營
儀章須考訂重來應不厭更發臨登興

天台麗洋

布政

曉登石鼓山官路繞城左扶桑騰金盤草露滴珠唾一亭
坐山巔萬壑俱朝佐如起武庫司珍翫叢有貨天光入湖
明隔影排雲過揚帆逐遐俗舞葉隨風挫江鴻日飛鳴樵
歌相答和舉目一望間奇峯七十箇仰瞻極孤高俯視還

坎圻起者似龍蟠伏者如虎卧軒窗開畫圖景料供詩課
山水實清奇人物自倚那磅礴地鍾靈寬爽氣非儒千古
挺人豪灑溪盛名播光霽豁襟懷膏腴飲罷餓道學振絕
響斯文共欣賀百世仰芬芳吾人起哀情何不主其神列
此書院座有美此賢堂一洗羣疑破茲亭即考亭文星永
弗澆

麗洋

衡岳巨天南洞庭瞰江左右鼓據衆流烟雲眇一壺平瀨
近可吞群峰遠相佐俯仰天地間突兀此奇貨高人恣卷

下節

石鼓志卷之下

廿四

覽遠客爭先過飽歷未為饒好景恐懷挫于時秋風高水
落鳥稀過捷翻奮九霄堅操餘幾箇威慨還自慶遭逢非
困垓緬彼隆中人三顧起高卧問關此駐兵調發資國課
再惟昌黎翁佛骨諫無那去路亦倉皇詩句激頑懦伊誰
構書院佳名共騰播中有朱張文薇粟克飢餓地頭每因
人常為茲山賀願我亦何愚聞道志非惰偶來蒸湘間敬
謁諸賢座露散江愈空霜清菊初破再拜復振衣塵埃未
容澆

題和合江亭

三山陳淑紹

昌黎南遷日道出衡山左千載蒸湘猶尚有珠璣噉仰維
詆佛求實質明王佐譬如和氏璧識寡又難貨孔轍恒周
流公宜此中過碑刻尋滅漫江亭起推挫素懷山斗幕敢
擬陽春和書院峙雙溪漁舟繫几箇傍觀洞幽深俯視壑
坎圻長橋蟠竦橫怪石熊虎卧荒藪賢蒼崖閑花供宴課
蘭竹今蕭條令人悲豈那我蓮局

聖明簡擢出青瑣勉企前哲踪要使芳聲播湘吏絕貪漁湘
民免飢饉歲歲祭豐稷我曹亦相賀景勝豁蘇滿情舒起
昏情况逢同心友誼節共吟座于時秋猶半桂粟香微破

下節

石鼓志卷之下

廿五

綠淨躍心曾豈令塵泥澆

同鄭東亭遊青原詩先前山似朱白野後章江似王
心雪 德清白石蔡汝楠

靜中思養端動靜分二法誰謂求大中翻自踞倚著美非
東廊堂請問主靜說中仁豈正義無欲為靜訣定之由聖
修戒悞常不輟即此不輟机川流同活活由來無暗聞了
此自明徹祭中有未發未發常未發試驗獨知時莫聞不
可得譬諸觀太虛飄流攪雲月舍此更求虛虛空那可擬
帝功本無言八卦自成列索靜於坤陰乾坤亦分裂我詩

聞斯言一祛平生惑如是復如是從今無差別

石鼓合江亭

德清蔡汝楠本府知府

聞來坐嘯開江亭為吏亦有青山情朱陵陰洞杳無際石鼓清時常不鳴昔賢登臨企芳躅雙流綠淨濯塵纓漁父向予復鼓枹莫似三閭知姓名

芳草叢生楚水涓拍邀勿負賞春期東風傍柳連鵲度細雨鶯鶯轉旆遲世路睢肝嫌忤物侯門排闥笑于時總知

下訓

石鼓志卷之下

廿六

石鼓講堂示諸生

蔡汝楠

祇為斯文開講堂願留一綰在江鄉山雲靄靄亭車屢沙鳥悠悠樹傍簫嶺日長多暇豫衣冠春暮共徜徉為邦亦有風雲際點也狂吟笑更狂

石鼓書院會講示收縣江生輩

行閱風泉坐詠詩夏造仍續暮春期更憐萬樹殘紅日適似千花未發時過眼繁華爭健羨無窮門路許誰知肅肅似有分明訣江水悠悠寄我思

寄王君心雪燕東石鼓諸君

石鼓緣投亦樹城關講堂群情厚尸祝吾意愧庾亮風無

峯烟紫蘭江听草香心期聲氣合旦暮集岩廊

石鼓諸生李孟彰王大韶譚汝賡徐應南彭良臣陶賓中式詩以咏之

石鼓藏修道業成談經端不事虛名人言此日看鵬運予亦重來聽鹿鳴白屋並逢明世顯寶珠那有暗投驚還知無愧工文正豈為登科負此生

蔡汝楠

紫微秋曉五雲開樹郡聯翩六子來聽講舊筵希鼓瑟迎

下訓

石鼓志卷之下

廿七

賓新燕共登臺文星早見朱陵聚桂樹何年亦帝哉三楚古來聞國士絳紗帷下更多才

王心雪廖密齊歐楚門三生自石鼓見訪西藩

蔡汝楠

朱陵三鳳尚盤桓念我西來集羽翰玉塵祇餘談柄在寶刀長款報恩難繫舟相引躋華閣解榻依然宿講壇勸學他年深屬望逢辰休遣風盟寒

朱生白野登科後自石鼓訪我山中

蔡汝楠

樹茅相見幾迴新漫說當年薦士頻祇為斯人登一第
今吾道重千鈞湘川風物山中夢吳苑花枝雪後春暗對
不堪重送別聊將心法向君陳

石鼓書院作

朝天郡吏魏猶良猶奉明恩送舊疆新詔十行傳秘室清
風一棹向三湘山雲浸曉開峯頂竹馬成群逐路傍謝朓
獨憐登望日秋城平楚月蒼蒼

蔡汝楠

明時從宦遠浮湘翻愛湘中雲水鄉不學行吟過楚澤惟

下都

石鼓書院卷之下

廿八

應坐嘯似南陽青峯近疊芙蓉色綠渚常飄杜若香職在
行春間問俗更閑田野耒耕桑

蔡汝楠

休暇憑高引睇遙望舒初滿詠良宵江田足雨心無事衡
嶽來雲興更饒抱郭平岡標累樹近郊青草帶浮橋久傳
楚俗多詞客何處深栖待見招

東莞劉毅

教授

地勢嗟峨迥不堦寒區惟此四名廬廢興有跡隨時態升
降無虞只古書一塌樓臺天外疎幾多山水望中舒自從

往昔經營後麓渾芳名滿地與

許宗道

本府知府

郡幕映後前二水抱左右朱陵洞洞照流泉
孤巒高環拱萬象佐城市真山林塵井洞
空我舟恒茲過于馬濟高眺長嘯惟感桂韓公
春誰屬和文起八百衰今古能幾箇我欣獲
坎珂獨對此江流倦來抱月卧有時夢不滅
疎散何所拘適志更無邪前修誰云往第願
臨楚邦

下都

石鼓書院卷之下

廿九

聖言代聖籍問計重遙餉近來坐困餓草竊既
胥慶賀居安可忘危諸司察勳情咸東輸竭心
帝座使旋別江亭先壁章無破疎然自珍重可
使片瑕流
臺黃公夏五登石鼓書院詩恭和一首有小叙

縉雲施廷佐

本縣知縣

<p>公暇一登臨泛玉孤亭左蒸湘北二流四面雲霞噴洞宇 百年崇阜卓漢之佐名並衡山高身豈皇家貨昌黎知道 竹轍迹此經過文章世所宗勁節安可挫瞻此珠玉篇更 有陽春和權葵煥灼灼琅玕還箇箇正學接朱張坦途非 坎珂通脉洙泗傳芳軌湘衡卧千載仰文宗朝序時考課 玉振與金聲相去却無那汪江微度波起頑能主懦井露 萬家沾仁風隨地播論俗還淳樸早民無蔽明月夜同 看瑞氣人爭賀嗟嗟擲散才况習嵇康情獨喜近三台聲 華嶧八座茅徑賴以開銅城賴以破謾向合江中日日浣 石鼓志卷之下 三十</p>	<p>塵泥 許銘 副使 亭取滄浪景最幽登臨何異到瀛洲南來兩嶂山分列東 去雙江水合流依石埠崖高卧席老藤繞樹曲縉虬吟成 微瀉仍傳筆韓愈題詩在上頭</p>	<p>史中 本府知府 結創知何代陵夷歲月深棟題潭靡靡古木自森森聖道 同天地名言亘古今敢煩賢太守莫惜費千金 唐敬 通判</p>
--	--	--

<p>石鼓山頭水自苦紫苔幽巖獨奇栽八從青草橋中度枕 自湘江浪裏來在日好山多勝豈可八佳句總樵才衡陽 勝景無過此有暇登臨任放懷 謝芳 知府 石鼓亭前秋草青摩崖老眼認殘銘一通文字晉山洞千 古光華射日星知是瀟湘神守護那看風雨日凋零何嘗 携此金臺去萬國未朝獻 帝庭</p>	<p>任谷 員外 聞說湘南勝壁多仰高樓上看如何人家隔水東西見帆 影隨風左右過雲欽山峯開繪畫皆封石刻漢摩挲主人 愛客情非淺未許舟師發棹歌 孫安 知府</p>	<p>崇岡結秀大江邊水會蒸湘石鼓隱個裡宮牆先聖廟堂 中烟火釣漁船朱陵洞古青芝老丹桂香清素月圓前後 登臨思無限都將詩酒付流年 鄧序 御史 東風亭上雨初收英俊同遊縱遠眸萬壑烟巒開墨畫兩</p>
---	---	--

江春水繞瀛洲蘇注慕機雲生席賓主情歡酒滿甌不為
王程催我去放歌於此十旬留

邑人李昌訓導

石鼓名山倚翠蒼李康海來蒸水會瀟湘許鮑朱陵不致
千年讀候關道偏生六月涼業建立有勞唐刺史吳
存論詩應及漢文章楊仲我詩貴脩春秋筆張堯學道惟
求接素王

吳郡張勉學分守

二水分流石一拳山川奇秀此中偏高人賦詞留千古我

石鼓志卷下 卅二

華登臨繼昔年影落空江山翠濕風飄幽壁鼓聲傳秋林
搖落乾坤肅高閣憑虛對遠天

吳存泰議

幽亭百尺倚雲巔占斷高明幾許年創立有勞唐刺史品
題無愧宋名賢窓含二水波光合戶納群峰樹色連我欲
登臨時未暇不堪回首夕陽前

陳方食車

講學曾聞有聚星此亭夾水氣猶清二江多漾鉞河動變
練時分白日明蝦蟆下空齋飲澗芙蓉清玉遠連城江山

為主人為客古往今來自送迎

古滄姜孟綸食車

公餘遊賞到江亭景物何有適形二水合流低繞綠四
山還快述排青弄風野鳥飛欲語醉日閑花艷復馨更有
元賢碑刻在文光常射斗牛星

東岩晚日邑人易綱知縣

千尺崖懸石鼓東晚雲淨盡一輪紅扶桑湧出金繩滾陽
谷高張大傘映五色龍浮冥漠上萬方人在照臨中赫然
陽德開黃道葵藿傾心放寸忠

石鼓志卷下 卅三

西谿夜壑

坐久西谿翫月圓星河無翳夜無烟乍疑輓轆冰輪轉還
訝團圓寶鏡懸爽氣滿襟浮宇宙清光隨處照山川金壘
倒飲瓊樓下欲擬長庚賦百篇

綠淨薰風

綠淨樓高夏日長南薰颯至蕩然湘能令坐上消炎暑不
向江頭借夕涼隔岸細搖楊柳舞拂池輕送菱荷香看教
元亮臨茲境肯謂叢生卧北窓

宋樽殘雪

誰鑿雲根作酒樽
流猶有雪盈盈
光明初訝銀粧瑩
潔還疑玉琢成
暢飲不妨花下醉
高歌無愧郢中聲
古人淳朴誰同守
晉到而今不易名

書聲唔呀

書院流來千百年
儒英長此誦遺篇
唔呀夜雜難聲度
劉亮時憑鳳母傳
聲徹杏壇揚又抑
高飄雲閣斷還連
工夫進退能無已
地位何憂不聖賢

釣臺漁唱

釣得魚來脫去簑
舉盃臺上便長歌
數聲高唱飄林木

石鼓志卷之下

曲低謳落渚荷欵
乃隔江餘韻好
滄浪吹月舊腔多
興闌笑指歸時路
隱隱前峯點翠螺

棧道枯藤

誰修棧道倚崔嵬
上有古藤脣未推
卧月時占新雨霽
盤空不帶旧塵埃
高懸屈曲龍虬現
斜掛崎嶇烏雀猜
安得棧來為剡結
細書三策獻金臺

合江凝碧

瀟湘南下會蒸湘
亭外塵涵碧玉涼
五夜月明清徹底
九凝雲散靜浮光
淺分楊柳新枝嫩
輕漾枇杷晚翠芳
中有

昌黎題詠在南軒手最二至今香

金華咸昂

金事

乞得公家半日閑
合江亭上暫凭闌
蒸湘二水玻璃淨
衡岳群峯翡翠寒
謔寫大名推獨步
昌黎豪句和皆難
文章事業當如此
留與時人泝遠看

咸昂

太守高風同一流
醉翁亭亦合江頭
杯傳風月千年契
人對蒸湘一色愁
檻外鳬魚看活潑
筆頭花鳥寫清幽
顏然一醉今猶昔
都把江山古意收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卅五

新昌俞振才

副使

萬壑滄浪訪小亭
滿空風露玉玲瓏
合江二水天珠遺
澤三賢地益靈
客向畫中浮綠鷁
我從鏡裡看奎星
桂花回首天香外
數點江峯夢裡青

俞振才

合江亭下識荊州
載酒何妨汗漫遊
刻水當年閑動定
漁溪今日見源流
人間景籍文章重
天下春從肺腑收
別去有懷應不寐
月明黃鶴武昌樓

俞振才

乾坤好景壯名州聯聯清風此勝遊支餐吳源隔一派花
明兩岸夾中流幸存韓愈詩碑在願遣王維畫筆收獨抱
江湖憂樂志岳陽重憶范公樓

武林楊天祐

元是水雲鄉風光總出常敲形奇石翠蓋影古松蒼頤覽
智襟爽那看興趣長自憐湖海客身惹百花香

楊天祐

飄零十載適衡陽石鼓看來迥異常橫枕湘江聲寂寂
浸衡岳色蒼蒼始知靜裏乾坤大方信壺中日月長惟有

下司

石鼓志卷之下

廿六

昔時韓詠在至今翰墨尚流香

廬陵周孟中 金事

石鼓嵯峨壯一州使君愛客慣來遊歸然獨立乾坤在遊
者如斯日夜流郭遠蒸湘春樹綠天高衡嶽曉雲收諸賢
已去猶堪仰奎壁光騰下尺樓

東吳顧福 御史

蒸水湘江兩岬開可中突出此亭臺千年古木莓苔合滿
地狂瀾砥柱回帶兩帆牆分左右傳雲岩岫見崔嵬恩波
浩蕩堯天近不是昌黎舊日來

會稽馮廷 員外

中流忽見碧嵯峨勢比蕉機百倍過四野晴巒雲散盡兩
江秋水月明多竹枝有恨啼新淚桃葉無人唱舊歌回首
北辰天萬里烟波空極奈愁何

東吳陸燦 推官

尋芳偏愛草亭幽江草江花入勝遊碑石分明唐制作臺
池彷彿晉風流下臨老屋千年室上有元龍百尺樓今日
衣冠文字飲不須歌曲接涼州

陸燦

下司

石鼓志卷之二

廿七

高棟飛甍倚碧空更無樓閣敢爭雄湖南萬象皆圖畫都
在湘簾一捲中

邑人謝宇 侍郎

合江亭下合江流江水流行萬古愁來去風帆朝復暮低
昂雲樹夏還秋朱陵洞開烟霞冷青草橋橫蝦蟇浮況有
昌黎題詠在文名勝跡世同悠

游石鼓 成虛王京 上高人

背水依崖遠市僻來遊却擬泛僊槎官牆垣豆臚遺像儒
搆文章擅作家衡岳斗星天外落永冠甲第望中餘燕相

佐郡無多事好聽歌酌紫霞

秋日游石鼓留題

石鼓中流屹此邨地分清絕盛文儒昔聞碑碣留今古城
上烟霏下有無聞瞰蒸湘青嶂合鴈四洲映碧雲孤郡齊
不任遙搖落萼酒佳朋好共呼

石鼓次黃使君

山椒盛覽宇水郭相率連壁立翔千仞中流眇一卷凌空
秋點淡照酒夜妍鮮白鴈蕪葭遠懷人意轉煎

次吳汝南石鼓韻

石鼓卷之下

孤臣牢落楚天涯幾度瞻湘看晚霞雲裏故園雙鴈字江
邊稠樹萬人家清秋朋輩依汀蓼寒夜羽觴清露華膝賞
逢場應不負始知海岳有星槎

又

冠蓋追隨即勝遊問盟誰解狎沙鷗雲開衡岳當窗見江
合蒸湘遠郡流楓葉霜飄砧杵暮芙蓉露冷蘼蕪秋平生
訪古多幽興肯為蕭森動屈愁

午日招劉野登王希舟廖子占劇飲合江亭有作

王京

蒲觴間綠竹社鼓鳴江濱蘭橈蕩洲渚賓從紛如雲我有

二三子開席對南薰意氣丘山重言辭肯止芬瑤琴依水

竹綸寫生氣氤氳臨流弄清淺唾珠散綺紋鶯韻花間轉寬

曲天上聞帝子下蒼梧湘城曳素裾輕帆四面出游冶西

嵬分錦標翻白浪高閣已斜曛焚炬不知暮聊以盡餘曠

願言崇令德潛見樞同群

獨自

久客悲搖落高齋聊素居樓邊無北鴈玩弄有南魚耳熱
春缸後書攤夏簾餘瀟湘多古意吟眺每躊躇

下

石鼓自嘆

三九

石鼓自嘆

王京

一劍殊方十幾年雲山峯嶺水潺湲衡陽客子愁偏劇故
國音書誰與傳露坐好聽秋夜曲風帆疑下剡溪舡天空
皓魄涼如許萼酒孤吟不記眠

東岩曉日

怪石參差接地椎朝曦隱映大江東共看露篠千尋赤不
獨霜秋萬葉紅寒漱玉泉清滴灑光生碧海曉瞳矇扶桑
只尺無人到旁父寧知造化功

西谿夜錄

青草長橋日已西
一天皓魄散晴谿
層城湧去星河澹
鳥鵲飛來樹影低
市廛笙歌偏處
听漁家燈火自成蹊
蘭橈桂醕宵如畫
銀漢迤邐應入品題
綠淨薰風

江閣陰陰萬木稠
波汀魚鳥對沉浮
碧流凝練侵琴席
翠符竿風入酒樓寒
氣一簾堪却暑
涼颼五月已先秋
郡齋

下都

石鼓志卷之四

四十

兀自傷民疾
解慍應須到上頭

合江凝碧

蒸湘奇勝逸難儔
一碧雙環萬古悠
翠黛獨看烟樹渺
青天倒映岳雲流
樓臺歷歷波中出
鳬鷺淩淩鏡裡浮
坐向澄潭觀化妙
江風物已全收
棧道枯藤

危燈破曉石徑斜
蜀江棧道未為誇
古藤施木殘霜雪

屈膝穿岩老歲華
棋閑看漁上潮
塊航猶喜浪生花
平心忘却磯頭險
一曲狂歌向水涯
空樽殘雪

一簑中虛不受塵
玄冬積雪幾經春
合從藍簷登廟廟
豈向湘源問隱淪
北海群賢堪共醉
平原十日好相親
脩然欲下剡溪棹
始信山陰道味真
釣菴漁唱

下都

石鼓志卷之四

四十

烟波滅沒渺難攀
獨把漁竿靠碧山
半曲滄浪天迥際
一江鷗鳥暮飛還
眼前生計真牢落
世上浮名只等閒
莫向嚴陵求出處
五湖風月在人間

江閣書聲

書閣聯翩遠郡城
此邦學士擅儒名
囊螢映雪宵無價
展玉敲金畫有聲
風散咿唔江籟
窸日蒸湘岳鳳凰
鳴宮牆組豆千年在
入室誰應負此生

石鼓齋集

建昌熊燁 本府知府

蒸水湘流接遠天，竭來江閣敞高筵。
一雙鷗鳥盃中狎，無數丹帆鏡裏懸。
浦淑落霞棲斷鴈，山城暮角帶秋烟。
亦知郡執馳奇眺，目極民愁可自便。

秋夜同孫雲衢集石鼓書院

武進吳之鵬 本府節推

何年盤石駐江涯，與客携壺醉落霞。
水合蒸湘歸七澤，山分南岳邇千家。
不知露氣侵衣冷，共愛塘光照席華。
徙倚石闌涼火霽，風帆飛渡似仙槎。

石鼓志卷之下

鄒禮 進士

蒸湘二水抱孤亭，影落寒流浸月明。
自昔何人曾入詠，至今無處不知名。
花明無紫春多麗，景屬乾坤氣亦清。
昨夢子雲遺我錦，滔滔詩思望中生。

謝汝明 中書

蒸湘江口合江亭亭下并流不斷青，先正詠歌昭化日。
後入瞻仰等高衡，飛虹橋落中流見。
回鴈峯高一柱擎，可星故園多勝跡。
幾人湖海得經行。

孫怡 孝正

合江亭上倚斜曛，兩派蒸湘會楚濱。
石鼓已無當日響，孔壇猶有舊碑文。
馬嘶青草橋頭月，龍卧朱陵洞裡雲。
遙望君山應不遠，欲歌楚曲吊湘君。

通海喬瑛 知府

蒸水湘波此合流，古亭誰構絕巖頭。
張韓跡斷青天郭，杜杳稀碧海秋花。
木兩山奇入畫烟霞，一逕直通幽酒闌。
不盡登臨興更曠，丹梯上玉樓。

華陰劉錫 主事

石鼓山高界碧流，朱陵洞旁卧龍頭。
山川信美非吾土，景物蕭森自楚秋。
廟貌群儒堪仰止，亭臨二水足尋幽。
平生到處耽登眺，倚遍闌干懶下樓。

石鼓志卷之下

四十二

龔澤 余章

一山螺蟠芳草萋，盤盤下瞰衡城低。
湘水蒸水迥迴合，古人今人分品題。
雲生石洞卧龍醒，露滴松壇山鶴棲。
俯仰乾坤發長嘯，千岩響振山靈啼。

王霽 參政

百尺巍樓據碧岑，暫停官舫一登臨。
凭欄始悟升天喻，望闕常懸奉日心。
門統湘流松葉練，樹連衡岳葭青陰。
作興

總籍賢侯力共仰斯樓（豆）古今

何舜賓 御史

蕩蕩惟天不可名仰高有地駕飛甍六經垂世軌坤以萬
古斯文日月明泗上宮牆真彷彿山東岱岳見崢嶸文章
太守尊崇重豈但高山仰止情

何珣 知府

光禩新建倚蒼穹義理都歸一局中聖道高明天日並人
心企慕古今同入簾櫳岳渚青黛繞湘流去玉虹煙我
未能希往哲登臨幾度思無窮

下邳

石鼓志卷之六

四

石鼓名山自昔聞於今登覽重致勤千尋砥柱中流出兩
岧人烟一水分天外有山開卷樓頭無地著塵氛詩成
動我江湖念一點丹心在五雲

合江亭上一遊遊壯我吟懷豁我眸二水夾流分燕尾一
竿突出聳鰲頭酒從青草橋邊賣詩向朱陵洞口留自是
久勞思暫逸非先已樂後民憂

何珣

萬壑同承石鼓山（伯）更千高巖看人聚（伯）川源綵繞
浮雲外廬山臺榭參差積翠間（伯）霧影爾隨山影轉（伯）
林樾聲遙雜鴈聲還（伯）莫漢書崖其辨當年字（伯）趙汝石上烟
消翠辭班（伯）徐迥

秋染湘江到底清（王）美人曾此濯冠纓（吳）杜鰲思謝眺
題詩處（陳）古只恐丹青畫不成（伯）

萬壑同承石鼓山（伯）此山更覺出塵寰（羅）登臨縱日

下邳

石鼓志卷之六

四

渾無碍（孔）克相去雲霄咫尺間

鄭萬 金車

從宦瀟湘載一舟好風吹上合江遊雲收衡岳橫青紫日
倒樓臺枕碧流人事相逢偏是好酒杯留戀不知愁亭中
光景遺今古來往吟翁幾白頭

陳哲 知府

千里湖山一上樓官情渾似落滄洲女絲男穀烟村裡野
興詩懷天際頭共喜儒紳分制作可堪租竭暫遷鶻莫言
州縣徒勞爾（伯）人問箇（伯）展

初至石鼓書院

樂清張存鉅 本府同知

石鼓知名久今來得縱遊影連南嶽秀光接九疑秋棋局留
雲宿書聲帶月流無勞嗟俗吏即此是丹丘

暮春率諸生奉瀟溪先生神位入祀石鼓書院與昌黎晦
菴南軒三先生同祠

元公倡道瀟谿上嗟弄當年寄此方山斗聲名傳吏部春秋
俎豆共朱張襟懷風月依千載道學淵源自一堂薦罷蘋蘩
歸去後何如身在舞雩鄉

石鼓志卷之下

四十五

郡大夫招饒石鼓縣舟泛江樂甚賦此紀之

植齋曹朝節 五中兄

湘江張樂藏中流何異神仙海上遊話旦驅車人萬里清
秋出祖郡諸侯東西雅奏驪駒曲上下光浮彩鷁舟旋取
鯉魚供佐酒夜深石鼓共登樓

陪少村黃洗馬遊石鼓

府尹李珊 邑人

青瑣掖垣曾共事花磚芝室聽論六已拚寂寥成幽癖何
幸樽前又見君

丙子夏日初登石鼓謁諸賢

餘姚陳有孚 郡判

石鼓湘熱時中流獨偉哉野橋蒼蘚合屋閣碧霄開振鐸
他年像論心上古臺觀風今幾輩臨餐重徘徊

秋日復集

勝地皆圖畫登臨不一來片雲依石壁疎葉點蒼苔長嘯
風生座傳觴月滿臺謾憑臨為卿莫使野人猜

冬集伍雪

凄風度高閣清醕對爐薰六出隱薜荔大澤飲綢緇誅蝗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一

方入念愁鳥何相聞座有先憂客狂歌咽水雲

丁丑春曉

朔宇臨長江牽花危薜芷孤鶴影斜起沙文捲起壚落
冷殘紅芳春嗟暮矣風林多鳥鳴聒聒亂人耳暝燕局四
窓忽憶老聃子皎皎其易汙守黑若至理慨勝懶故吾未
辭審其是翠竹與碧梧鸛停鵲茲時良心本自如朱張乃

知已

光澤黃文旭 一郡判

依與雙流合奇蹤絕後連黛閣銀鏡兩驚眉諸宮巷江斷

市廛少水涵月色鮮無能寬賦晚清賞帶煩煎

蒲湘秋水

薛綱

劉波

薄宦驅馳殿四方老懷偏獨憑蒲湘一江秋色兩新足萬頃晴光天與長四鴈峰高清照影採蘋舟散暗浮香何當結園臨流屋汲取寒淅浣雙腸

薛綱

石缺山因書院名何侯又作仰高亭舉頭愈見天無際著眼方知道有形萬古崢嶸昭日月八窓軒豁走風霆此亭端為吾儒計豈效祥雲與落星

石鼓志卷之十

薛綱

斷平石鼓架雙松占斷江山第一清星斗掛崖珠錯落蒸湘夾屋鏡光明登高易壯四方志仰哲難忘千古情安得斯樓全屬我朝扉東岱基南衡

陳壇

湖廣泰議

風雷白日起名山白鹿睢陽果足班光嶽元神吾道會合江秀色此亭間金書曾賜前朝額玉鎖空開太學關聞道藏修各時彥心齋我欲問希顏

穀所先生詩恭和二首

邑人王大韶

州

石鼓古名山蒸湘環左右題詠自昌黎珠璣紛或噴細岬千載餘塵數誰王佐勉齋文肅公武庫多奇貨黼黻潤皇猷仁雨曾經過出賞蕭蕭田嘉穀防摧挫督學湖之南鐸聲時能和歷心試評論拭目能幾箇彼美

金谿翁清風凌層垣祇蕭然居堂慨歎數南陽卧芳躅企朱張遺文為工課此學更無他吾儕豈云那所期在聖賢不但立頑懦興文情更切養士聲先播群飲足江河一字忘饑餓色笑動儒紳簪紱胥慶賀上下古與今激烈起顏隋子夜望斗南星輝燦上座搦管一揮毫鬼泣山崖破慙予

石鼓志卷之十

飲戴廣白雪恐生沈

孔廟謁先師諸生立道左肅然欽容儀周旋聽咳唾爰升欽義堂講罷咨來佐民間苦亢陽時雨真難貨旱魃若為災祲除誰之過徒步禱群神涕洟寧拚挫頭以身為牲湯唱公為和以之額天心無非閑箇箇甘澍幸達旬奈民生坎珂沴癘氣鬱蒸間閭僵且卧惘惘若剝膚買藥分幣課陰騰豈有心康濟原無那生靈億萬家一旦活厄懦御昇書姓名海岱聲華播雲霓慰來蘇郡屋與茅餓一道籍觀風四方宜來賀提兵吏也海嶺門警備情將是與文星

雙曜明台座不但顧良君賊膽還驚破濯纓者滄汰清冽
無塵泥

午日石鼓用韻兼謝王感虛公

芳辰及正午招客江之濱魂我一老叟木石雜卿雲竭來
司炎馭入座拂屢薰鳳閣張高會龍門挹遠芬粹地人縹
緲蒲泛日氤氲妙句裁心錦微風鼓水紋上公多古調大
雅自今聞悠悠凝郢曲袞袞曳湘裙俊彩星輝動謳歌上
下分但愁銀燭短那憚綺樓曠引滿情何重呼盧飲更醺
百年仗意氣惆悵惜離群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四九

石鼓讌集後一日用韻書懷

少年讀書地高閣臨江濱簾捲豁嚴雨聽飛浦淑雲簡篇
映積雪愜悞藉微薰脩簾蒼烟濕滋蘭馨氣芬苔文封錦
繡虛白滿氤氲雙劍腰懸斗五花華掃紋不敵九萬里空
復蚤先聞古人辱巾幗男子塊荆裾何以為光岳徒然產
楚分婆娑髮已短荏苒日將曛混俗未獨醒弄丸聊一醺
鴻冥須健翮努力在超羣

廣益堂送熊震翁入覲作

楚中十五郡郡伯果誰賢謾說猶良傳頻看儒行痛愛人

用更節敘事信為先中令猶難處上公已豁然嗟嗟來何
暮去去動經年邂逅那能得驅車但早旋瀟湘雖編小風
日足留連大官珍燕後竹馬候江邊

石鼓講堂懷蔡白石夫子

當年元定此登臺遂隊青衿濟濟來晝日春風吹講塲分
更夜雨聽鳴苔五經一解江河決萬古群蒙天地開但看
增前獲樹綠居人猶意向時裁

同朱白野周訥溪公有懷用前韻

此日共君登此臺不勝幽思何中來自隣立雪同清夜猶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五十一

憶明燈照碧苔一帶江流今古合千年寶閣聖賢開憑誰
為解青森意惟有疎桐絕嫩栽

石鼓書院合江亭作

趙貞吉 翰林學士

昔年隨鴈臨江亭重來屬去空復情屬南鴈北杳寒影人
古人今爭善鳴蒸湘悠悠濯濯足風雨淅淅吹人纓長策
短綽自茲逝吾將何處避吾名

李穆

相導

水落蒸湘石鼓浮天生佳景壯衡州千尋地拱孤城陰萬
壑風生五月初孔聖道高遺廟在韓公詩好市碑看人相

兩岸繁華盛今日重遊勝補遺

畫棟差栽海上穿仰高一扁正當中六經道在人何在萬
古心同理亦同山色微茫開卷盡文光燦爛貫晴紅往來
多少登臨客一曲陽春和不窮

劉濤 敬贈

石鼓名山古有聞中興大哉待勞勳巖頭棟宇凌天表樹
杪晤中徹夜分吾道再推江砥柱文星重耀斗間氛仰高
老我空翹首寧得長梯切五雲

石鼓書院 黃廷用 司經局洗馬

下邳 石鼓志卷之下 五十一

此地音賢多駐馬蕭條異代轉凄涼空餘江上風波急頃
覺人間歲月忙鴻鴈不來春信省鳳凰高舉日華光臨流
欲駕三閭客蘭芷盈一采芳

何處支流同拱北萬家烟火半橋西中原落日愁雲上
國浮雲望欲迷幾溪山河渾割界韓張琬琰尚留題含情
讀罷風吹雨更上高樓萬尺梯

風清海晏能留客客子欣然亦爾曹二水蒸和軒岳勢生

天樓閣枕江流尊前綠纖由烟市樵外白魚上曉舟還客
不知拋落辦懷沙安賦畔牢愁

日傳警報促重程石鼓不鳴夢亦驚風起雲中諸塞急波
揚海上幾時平倦造况值新秋思遠眺翻生故國情未必
瀟湘能白髮倚天長劍照江城

東嶽晚日 邑人劉邦猷 知州

疊石懸崖壁立江渚佳木叢生其上以故瀛海朝歌岩
光先得維時朝嵐橫帶江靄裏微遠峯半露江舸輕移

下邳 石鼓志卷之下 五十二

柳子所謂烟消日出不見人款乃一棹山水綠是已
郭外青峯踞虎推嶙峋石勢故朝東晴雲扶日初生海蒼
蘆凌霄脊獨紅霧裡川原舒隱約松間樓閣帶曉矇景朝
信屬多陽地却憶寅賓上世功

又

危巖峙江表濯濯清流扶桑暉凡幾錦邇曠難求果我
平旦日綠樹杪先浮紅光堆萬葉黃氣落汀洲霸江城
意輕綃未可收

西谿夜讀

西谿獨取暮景者何蓋沿溪漁火參差市肆間長橋車馬估舶帆檣樓閣漸江巖林橫障月下軌之陰沉雅淡令人有玄思焉是故朝陽夕月達觀之大義也
一水盈盈石鼓西楚天佳氣注靈谿有時皎月蒼漢上但見一川嵐霧低窗裡輕風歸賈船沙邊微火露漁暎縱觀月到中天處滿目清華不盡題

又

蒸水月浸浸涵石鼓深波流千樹影山湧半江陰嶽路盤谿出河橋倚岸臨蕭然良夜景佇目一澄心

部

石鼓志卷下

三

綠淨薰風

綠淨故取澄江之義今仰高樓是登斯樓也披襟坐嘯不覺炎蒸

高閣憑江萬樹稠波搖積翠影沉浮天空畫檻浸窮漠地迥青風八倚樓爽朗金銷南國暑涼颼先引洞庭秋生平故有煩襟累披豁時來最上頭

又

薰風隨地著故爾擅樓名天遠塵垢斷江空綠自縈八窗開洞達萬象羅分明坐久清涼散渾忘暑氣生

石鼓磯雪

石鼓中厓注雪經夏上有古木覆之在西巖下石似華臺雕未雕鉅稜太古磊崇堯常看九夏日如熾仍橫三冬雪未消汨汨江河山谷澗栖栖風雨露霜朝分明一掬冰心數不掬人間積火窟

又

怪石厓中幾零受靡埃塵飄然騰六子岩谷共經春琬堅本不逾弱質易漫淪何如承藉力融結久難湮造化故無減斜陽豈未親所需凉冷意知白守彌真

下部

石鼓志卷之四

辛四

釣臺漁唱

巨石嵒踞滿流魚多從而游泳釣者適意興謂江空為之流韻

笑兀擎拳驗莫孳半臨湍水半依山流傳釣石自今古放浪漁郎任往還短笠長竿風日內野歌低唱醉醒間莫言無調還無謂烟水茫茫意自閒

又

釣石聞漁唱空沙渺一音豈緣求魚意故作放詞心流水清變颼颼風蕩短襟裝細真性曜口頗自難禁

合江凝碧

湘燕二水會同江閣之前悠悠油油滌滌不去清碧生

焉

檻外雙江涇渭儕會同朝海意悠悠夾城委蛇明如練抱
郭滌滌靜不流山迥九疑雲外落天低紫蓋鏡中浮滿湘
多少塵無意都向澄潭萬頃收

又

湘水日東下蒸流適會逢恍疑二曜氣合璧天潢中欲去
復還住如來不混同澄潭不可極含瀟自鴻濛

下都

棧道枯藤

石鼓志卷之下

五十五

古藤附不長竟百尺餘倒懸崖東不知歲幾舟人逆湍
而上力助牽挽

石棧危崖一線斜古藤牢落尚堪誇屈如尺蠖窺春信硬
似長虹貫月華蒼髯護持輕帶雨柔蘿捫歷細生花長江
磯石應多險牽挽舟航濟未涯

又

巉巖不可度彷彿蜀道難長風千歲動摧落一藤看標本
雲根遶凌霜鐵絛寒星河明皎皎潭影鑿龍鱗

江閣書聲

東西書舍憲樞面面臨水夜燈哦咏琅琅有聲聲水
曲間尤足人聞聽

藏經樓閣開唐室流轉於今四大名殘月三更篝火影此
邦多士讀書聲江濤夜雨驚龍躍梧葉秋風落鳳鳴更是
朱張談道過第年數裏愧微生

文

永季修治力典籍日傍徨經微晰精義沈誦還聲揚明燈
出泮樹餘韻落滄浪千古斯文際湘江二水傍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下

五十六

成都李大韶訓導

幽亭倚山隔燕湘旋左右乾坤作主賓萬物資談嘖山危
勢更佳水漲青環佐吟哦積偉人排闥奔奇貨晝夜秋常
凝今古賢頻過江流亭不移世易清何裡漁舟口往還款
乃聲相和細鼓方隅奇如斯能幾箇樹老影婆娑登高蹊
坎坷洞古隱虬盤石怪依筍卧致妙有餘清地鮮無租課
齊侯肇此基欲已自無那羈牢步後塵規模始殊懦繼扁
昌黎詩江亭名亦播芳跡與亭遠堪比首陽餓遯親從此
終伏臘千焉景仰古人風慷慨寧敢情幸辟此中遊盤

叨棲講座頻觀二妙碑
旅懷餐悶破危上苔痕
鮮惟有落紅泥

湘江蒸水各流誰
連同歸石鼓頭
亭初盛唐經幾變
詩題名哲已千
穉雲開衡岳山
屏秀風掃蒼苔
地轉幽倚通
離闌觀二妙清
高何獨美瓊樓

傑閣崢嶸雲與俱
摘星氣勢並匡廬
窓含衡岳開時
霧屋架紅柯
詔後書簾幌草
凝青淺淡蒸湘
水合浪平舒筮
臨

無異凌霄漢眼底
山河共作輿

續溪前峰戴嘉猷
奉錄

鼓篋當年自四方
千今行李竟誰裝
千嘆曲徑轉行
廢一派真源細
嚼香年落未須
驚節候虛無蕪
滑對瀟湘功夫
近裡朱張學漫
笑平生不慣裝

乙卯秋陪黃太史少村公席上賦詩和韻

邑人李孟彰 奉人

先生春猶登金馬
駐於茲政序涼
穩江山千載麗
那知世事一基
忙九疑入望牽
思遠八景隨看
引興長覓罷韓

碑珠玉
江蘭桂若增芳

邑人歐希稷 參政

讀書居敬山
隱樞在其左
我道側臨厓
湘江漲欲唾
款乃聲出虛
仁是公為佐
鳥有一先生
授我千金貨
記錄紫陽
揮諷詠南軒
過出師憑二
表陽山隨百
挫更聞黃勉
齋古調亟齊
和亦越

大明朝嗣徽六
七箇肆哉蔡
夫子白石無
坎垓金馬趙
太洲風雨連
床卧異代每
同心敏求為
考課流風猶
餘韻大雅即
猗那感慨誦
詩篇激功忘
僞懦升堂未
入堂棟樑誰
為

石鼓志卷五

五八

播飲水自寒溫
啜粟知飽饑
枉茲六尺軀
宜慨不宜嗔
惺惺法常存
夙夜寧違情
燕居索申天
宛然如在座
守白期無淄
鑽堅直須破
寄興續瑤華
莫使浮埃澆

石鼓留別諸生

尤應祥 本府通判

拙政三年魂半
生莫非王事
又長征諸君
話別來衡嶽
孤客乘槎出
洞庭今日相
成真道義他
時自許見功
名驪歌唱罷
空回首鴈到
瀟湘好寄聲

石屏歌送胡方伯刻石鼓書院

邑人劉黻 御史

涪溪之水清無痕涪溪之山生雲根嵯峨峻拔不可階下壓
后土撐天門溪流東會瀟湘水直趨大海涵乾坤獨有涪
溪山水石千年萬載終天存美人教改瀟湘山遺愛可與
山石論亦有舉人李臣節題石置罷米山村良工巧思宛
然出中作雲物開兩輪皎皎瑩微如日月又如仁政照覆
盆美人不受官中驢行李清東無所昏我持轉致雙屏石
作歌為表瀟湘息他年調鼎九天上福先樹岳週崑崙賜
來內法官家酒從來退食開金尊焚香默坐何所思一笑

石鼓志卷之十

五元

常對雙石屏

峒嶠銘似祝天參刻置石鼓書院

湛若水 禮部右侍郎

高崗嶽祝融之墟紫蓋青玉可卜我居矣有峒嶠祝子
治之左右雙泉匯為前池維彼峒嶠隆趾銳顏五翠拔地
萬里較然堂開高曠坐收洞庭俯瞰湘流仰摩列星磨崖
勒文以定我卜祝子從予振衣濯足

湛若水 尚書

衡雲爛暈六十日江南工柳飲燕湘頭含情吊古無言說石

鼓無聲江自流

司人李一陽 訓導

午夏薰風滿庭臺高賢眠春曉三台無聲石鼓涵金玉有
胸陽春開草萊山斗嶺字字絕響朱張道統豈凡才汪汪
千頃金駝水雲閣一法一法來

又

勝日從遊石鼓臺合江流水映三台漁舟傍岸開圖畫牧
笛橫風勝處萊大雅曾推山谷稿家傳還屬龜香才台垣
此去行行通只聽

綸音鳳帶來

東岩曉日

邑人張邦瑞 訓導

合江東畔石岩懸兩嶺青皇駕蹕先鋒上扶桑三舍地更
深空谷幾重烟玲瓏樹弄高低影漾淡山分遠近天獨橫

危樓空望眼森羅萬象總鮮妍

西谿夜嶺

西谿沈微夜更閑月鏡明明綠淨間
蕩无杆徒雲母搖桂娥駕向廣寒遙影隨鴈陣千里光引漁舟路幾灣却憶謫仙沉采石至今餘響滿湖環

綠淨薰風

石鼓山頭綠淨樓薰風萬古自悠悠最宜鼓瑟清涼民愜懌可吟詩散客愁掃去紅塵先著月飄來黃葉早驚秋重簷一廢蒼苔合贏得名隨二水流

下都

石鼓山卷之下

六

寒梅殘雪

太古無文家作傳尚餘殘雪伴黃昏玉樓寒合吟時疎銀海花生醉石津有客遠來清興杳無人喚起獨醒魂重遊唱飲一壺酒世事如流不足論

書聲唔咿

天開石鼓讀書堂不斷唔咿五夜長響近好風飄落葉清隨明月墮滄浪舍南禽羽翔陽飈裏王鉉金孔王章外此更無堪入耳蛙聲蟬噪是荒唐

釣臺漁唱

片石方方可釣魚得魚唱飲自于鵲鳴驚月隨孤棹揚柳花烟落短竿餘韻悠揚吞尚父新腔清絕陋狂奴也應一入非熊夢湘水行看渭水傍

棧道古藤

棧道差差鬼斧修古藤屈曲幾經秋雨過彷彿蛟龍掛月淡依稀蝶蝶浮曹說疾瘳因夢感浪傳丹詔許民求惡誰剪作青羅帶繫住燕湘兩派流

合江凝碧

蒸湘兩派各朝宗一碧平鋪可盪舟淡淡波光僧眼紫澄

下都

石鼓山卷之下

本二

澄山影佛頭濃濃潑潑淺淺染春羅鼓月到重磨寶鏡鑑幾向江頭尋有本觀瀾歌罷敢疎慵

穀所貴宗師康昌黎韻恭和一首

邑人楊三聘 舉人

合江亭上望蒸水抱其左湘江綠潑油瀾漫難吐嚙典集此平臺當時賴名佐肇造李公寬結構威家貨乃復韓昌黎驅車此經過壁上寄幽情題詩剛不挑後來宋晦巷敦夫同唱和太守有阿公提學無若箇勉齋信嶙峋穀所非坎圻膳養稍優隱尺牘防僣卧孔祀春復秋不

費官課買田與穀田茲意非邪鐵鑄黃清老碑
儒彌勒一僧奴惡聲易取播授祭完繼水求賢如饒鐵徒
之奮末由語之勉不情所當仗提刑天幸真堪賀去今已
千年英風披四座苟不動墓修往事誰窺破徒茲鏤葉新
塵氛不能泥

登石鼓講堂懷省卷陶先生用韻

邑人鍾大鵬 知縣

居居石鼓渾未琢一窺朱陟通衡岳嗟嗟歲序沒蒸燕石
鼓希音室寥邈先生蘊藉足元聲一聲填然集大成落鏘

下

石鼓志卷之下

六十五

抽關叶律呂懸河倒映鳴鏜鏘吁嗟聾聵今復開萬戶千
門夜半雷神蛟潭底垂出舞好鳥樹頭相啗喧湏更劇發
乾坤秘桃花李花欣明壩大造無為醫有為果哉於今慙
荷黃

遊石鼓

四明青華山人王綽

岳麓迢衡陽衡山身終始停繞問津人蒸湘會於此形勝
甲中華城闕富生蕒采艸動時衣冠習圖史虛遠上層
巒幽奇入涯淡相葉歸孔門童慕韓子祠宇鬱嵯峨焚
香薦芳芷江亭崇巖譙流杯難盡失出郭載馭升回轡暮

雲紫感激嘆流光歎歎愈桑梓良友為我言茲遊亦避只
鴻鴈已不前吾駕當旋止

石鼓山

天上翼軫星化作人間鼓大音自希聲時有烟雲吐

石鼓潭

石鼓在蛟潭盧龍擁入水豈不惜幽真為防兵革起

湘水

重安來鍾武一水氣如蒸底事奔趨急相將赴洞庭

朱陵洞

下

石鼓志卷之下

六十六

南嶽朱陵前石鼓朱陵後誰能秉燭遊至入無何有

沅水

漱瀨復停泗清泉涵幽壑仙槎斯可流冠纓亦可濯

東巖

東巖東奇秀壁立數千仞上有經綸章休耕射東井

西路

西路俯平林潄決翠如織月夕景偏佳水天同一色

交椅

交椅太古風霽雪經冬積向聞道星光無乃夸城柳

釣臺

昔日千竿釣垂釣此磐石一柱不復還蕪苔沒深刻

磯道

峻層巴蜀道移置鼓山東苦渺雲深處多因興不窮

合江

蒸水向東流湘江亦西注中有女子亭觀瀾日成趣

登石鼓懷朱張二先生

廣右張翀 都御史

秋風吹庭樹蕭瑟二之濱江水流何長發坐傷我心二賢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下

六五

不可作三遺誰知音壯哉宇宙事千古如相聞

朝陽柯漢

同知

西風千疊送瀟湘萬頃晴波一鏡光夾岫芙蓉紅影亂黃

人登臨之新聲

偶登山上樓徙倚凝遐眺不知此身高只訝衆山小

陪蔡白石公講堂作

餘干李初 通判

湘江歲月惜居諸春暮追隨拜孔廬老我尚慚讀不得多

勞營道口傳子

黃宗師石鼓志成諸生喜賦分韻得雲字

邑人廖汝恒 舉人

稔知石鼓聚斯文白鹿睢陽並有聞一志多年為斷簡從

今編蒸絢烟雲

分韻得淡字

邑人譚汝賡 舉人

蘊懷在儒生文字資磨勒綠水與青山不復混濃淡

分韻得風字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下

六六

邑人劉官成 舉人

文章儒雅遍湘中誘我循循賴

上公更有一編垂後學無他只效古人風

分韻得輕字

邑人周仲良 舉人

山水有佳名遺迹更不輕提兵鋒火息石鼓鳴不鳴

分韻得近字

邑人劉允祚 舉人

朱陵一洞有後前紫蓋諸峯分遠近石鼓從來枕湘流讀

普其長學問

分韻得牛字

邑人祝來慶 奉人

締構在石塢燕居瞻尼父此學如朝曦誰復嗟旁午

分韻得天字

邑人歐陽如 舉人

岩光綠淨麗中天關地誌茅仗昔賢千載有人續聖學分

明一訣在前川

全州唐郭凱 訓導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六十七

合江磧上開形勝先正書室自古名道氣參雲浮岳嶠文

光通斗燦江城明窓心印前修奧高閣時臨太乙精代有

真儒鳴統緒誰論石鼓竟無聲

秋 日 同 門 人 曾 鳳 儀 遊 石 鼓 作

邑人王萬善 解元

誰推石鼓枕燕湘音在鈞天奏帝傍自古幾人聞逸響祇

今一柱障中央颺颺岩樹鳴風葉款款漁翁帶曉霜我醉

合江歸棹晚空明徒擊泝流光

秋日遊石鼓書院

武陵於超 武進士鄧陽都司

名山勝蹟惟三楚石刻金章萬古留二水渺茫江漢會諸

峯碑砥礪雲浮漫勞尊酒頻相約何年冠裳此並遊醉向

秋空時極目賓鴻旅鴈各悠悠

又

半生浪迹楚雲隈此地重遊思轉哀接筆班超非宿志登

樓王燦愧多才江天好景供詩興風月餘清侑酒杯况復

論文有知己幾年懷抱為今開

遊石鼓次王咸翁尊師韻三首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六十八

石鼓山臨楚水涯渚蘭汀蓼映丹霞凌霄樓閣稱奇觀經

世文章屬大家日落秋原驚露冷天空江影動星華仙舟

月夜堪乘興漫放張鸞泛斗槎

又

十年彈鋏任遨遊浪迹閒情寄白鷗破虜實慙虞詡笑登

山敢比謝安流月輝湘浦溶溶夜風度衡陽颯颯秋遊迄

良朋堪結社應拚一醉暫消愁

又

燕湘奇勝甲三都今古流芳屬大儒南國山川終不改楚

官臺樹久虛無風傳松檜秋聲動雲淨江天月色孤桂澆
登臨須盡興何妨劇飲一酣呼

合江亭晚眺

秋水長天一色青江光蕩漾合江亭是分翼軫臨衡岳地
湧蒸湘下洞庭世事升沉俱夢幻人生聚散任浮萍相逢
傾倒更懷古新月殘霞映暮汀

石鼓

石鼓志卷之十

六九

與衡陽諸寮夜集

南城蕭鑑

七

幾年勞夢想一旦至衡陽忘說江亭上渺然雲水鄉扶藪
穿夜月欸乃隔與梁江閣書聲遠扶杖弄影長更聽漁火
聲明滅在中興

六月二十日同鄉將一衆諸公集宴

成都顧紹履 鮮元

衡郡城邊名石鼓崔嵬樓閣峙江濱炎蒸三伏虛前席
鷗群飛鳴向人歷代雄文增勝槩諸賢遺像肅瞻中來遊
此地慙疎放不負登臨漫效頻

合江亭辭

郴州何孟春 侍郎

嶽之南兮左蒸右湘千里來兮匯於衡陽繫朱陵兮突其
中央據中流兮亭曰合江江流之必東兮蒸與湘其皆南

石鼓

石鼓志卷之十

七十

不涇濁而涓清兮執河奔而淮泥孤塊亭亭兮砥柱其比
橫壯觀於天水兮脫市廛而鑄趾月沉寒光兮煙染層翠
獲景物之不賞兮屬余長晞波濤兮鱗鱗風集衆兮帆逝
俯闕干以鑑容兮見樹影之搖曳眇余兮滄海之思懷猶
夷兮水涯集古今而一慨惟駿墨之所知

石鼓為余樂湘黃門作

何孟春

郴山足奇變其水復清瀟韓公稱吾柳此語非虛借南州
山水圖山水名天下朱陵乃洞天蒸湘此分以先生篆籀

陽自號樂湘者斯人智有徒此樂天應假萬古色不壞丹
青諒難寓四時音不改絲竹若為把風月從招呼賓朋任
多寡來往兩城市流連幾壘犖犖來進金門夢寐猶鄉社
扁舟綠淨間魚鳥忍相捨繫予上遊士昔此長停駕歸築
益高亭期殮老年蔗造物無終極浮生少休暇舊盟今亦
寒逋客世空訝誰將許國身重辦買山價君鄰裁卜居早
晚歸田舍

過石鼓作王恕齋尚書挽辭

何孟春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下

七

箕尾何年入傳騎履深無復到台司碑沉漢水魚龍識
掛徐山草木知風燭不供長夜東壑升寧為大川移兩朝
宿德真先輩剩有丹青表舊儀

遊石鼓二首

茶陵尹尚張 郡庠司訓

石鼓崔嵬倚碧穹衡南風景望眸中昔賢選勝成嘉會今
耳臨高仰聖功山色烟含開畫錦江流燈閃吐霓虹凭欄
不盡雲霄興慚愧當年及氣雄

尹尚張

獨上高臺思渺然凌空突兀際雲烟行來漸覺紅塵遠坐
去恍疑丹竈玄道統相傳懸日月文章有用真神軌腐儒
何幸生明世漫逐春風對聖賢

遊石鼓書院

吉州朱維京 兵部主事

未討金科蹟先探石鼓文千峯杯外落二水檻前分古碣
餘秦篆荒臺斷楚雲西窓青一帶岳色遠氤氲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下

七

記

石鼓書院記

朱晦菴

朱儒

衡州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嘗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從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

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

先聖先師之像且奉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調管侯繼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割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落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

下部

石鼓志卷之六

七四

三百五

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爲羣居講習之所而爲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北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廢士之廢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爲己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閑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後而不敢憚

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晚在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之人所謂則昔者吾有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矣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繁之前察其機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

下都
侯於予言哉

武侯廟記

張南軒

宋儒

自五伯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建立基本卒滅項氏者乃三老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問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尽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諄諄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卒不幸功業未竟中道而隕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奪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亡夫討賊之意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躬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

下都

石鼓志卷之十一

七六

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為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顧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上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所謂弘且毅者與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者與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上後主用廷臣之義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收荆

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然水出縣境經石鼓山之左會於湘江則其廟食於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韓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軋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萬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刑獄卿君恭知衡州趙君從於高明而一新之移書托拭為記拭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經履之地山川草木先采猶存表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思慕當道術衰裂之際其為有益蓋非淺也惟拭不敏不足以推武侯曾中祈存萬一是則愧且惧焉

石鼓書院記

番禺湯漢

宋人

石鼓書院建於淳熙宋朱子為文以記今既七十有餘年矣歲已未冬兵革之所過而廢焉在昔碑板照耀掃滅無餘而朱子之記歸然獨存越明年刑獄使者俞侯下車按視撫摩石而嘆曰斯文之未喪寧非天哉掃地更新豈不在我及幕屬趙崇垺與山長李訪拓舊址授成模斥錢粟以召工役不數月燕居之祠會講之堂肄習之齋廩庖門

石鼓志

七七

廟與馬大倫典籍所栖先民所奉各適位置外則風景亭映帶後前畫復舊觀增一亭於山之巔扁曰仰高大翼射圃將以暇日觀士之德又作祠以肖諸葛公之遺像既就緒侯則取明德新民之章為諸生丕揚其義絕響聞士風復振侯於是書米曰為我記之嗟乎中國之所以服四夷者豈有他哉亦曰禮義而已矣庠序之教間燕之講禮義所宜明親其上死其長之所從出也豈不重侯方觀風求瘼於焚騷悽愴之餘而汲汲乎扶持斯文於幾墜可謂知本也已昔衡山一邑能興廟學於金甲排

下

石鼓志卷下

一六

青衿憔悴之日杜少陵為之激烈賦詩謂足以恢大義而歷戎馬之氣以今視昔侯之所建不又建歟是則少陵之所欲載筆而記者也若予之荒陋曷敢以不建之辭自貶於大儒先生之作獨念平昔之所感發有可為湖湘之士言者乃不辭而遂書之

復田記

黃清老

元人

石鼓山衡之附庸也奇崛聳拔中高而外秀燕湘二水左右環之既合蕩蕩浩浩同歸於洞庭書院當二流之交瀾渟淵遠障森列樓閣如在虛空中蓋湖湘第一勝地也

唐元和間州人李寬首結廬讀書其上宋景祐丙子始賜額與四大書院並稱於天下勉齋黃文肅公提舉湖南學校視芹藻地薄請於朝以公幣贖籍入官田在茶陵之東鵠鄉者助之由是水冠濟濟有上庠之風焉聖朝混一仍置學於其地至元十九年茶陵州宣閭以五古田鵠鄉塘及彌勒庄悉畀其學士有辭乃中折之以彌勒庄歸我田素稱善地遠書院而邇靈巖寺無賴僧謂其石浮屠也可以力奪既鼓衆取其禾且圖偽碑並上曰崇寧八年某捨崇寧本無八年而聽者不能辨前山長廣信鄧大任番陽

下都

石鼓志卷之下

五

王復廬陵康莊相繼訟理暫得遂失久而與茲案牘俱泯後至元丙子冬新安程君敬直來長是山諸生以言即著曰所不復茲田者有如二水聞者壯之適分憲姚公子徵來按郡上書白其事公為窮追故蹟出於府之小胥家乃移郡定議既而南臺監察御史伯顏公九或驍公克中繼至又以白復得湘鄉戶張詢所擬成卷移文柳桂分憲指揮茶陵俾以田復且上其事所隸僧徒私賂主書者更遣官尋稽既至茶陵尹吳思義衡倖于守中君適以公至潭白於憲使郭公宋道問帥沙班公皆為分遣行人遠成及

優其畝乃得編戶陳自占名數具言佃石鼓嶼薄籍參驗較著乃籍口退服至是行省命下先聲未降凡三百五十九畝有奇歲內租一百石自啓紛迄今六十有二年矣石鼓諸生謂春秋大復地不可無記具本末來請予觀程君立志於初竭力三載卒酬其言固宜大書然有事伊始主張綱維率皆愈憲姚公之功而九成允中兩御史繼之憲使閻帥二公成之斯文賴以不墜法應特書若憲司知事李公克溫察院書吏王顯高約贊畫於上路總管楊侯俾知事趙壁奉行于下其勞皆率聯得書且石鼓之田有在

下都

石鼓志卷之二

八一

衡之新城庄者素為豪右所匿君發其節得報二十石有在祁陽及衡山紫蓋鄉者利歸富屋行之八九君悉更地佃而租或復舊亦宜附書因進諸生曰古人設學惟教養二事教以正其心術養以資其膳饁不可緩也聖朝嘉惠多士設章程而示之法命官府以相其謀允樂盛弗終遽豆或闕有數教之官焉教官不逮有州郡之吏焉州郡不職有風紀之司馬子曰禦侮不使外人侵疆竊地以為道羞其責固宜爾也今汶陽返故有司之職甚矣公等所學宜何如哉上天明命散在萬物而具於吾心允齊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所傳見於六經惟欲人先立其大者若有其
事習之惟明履之惟誠慎修厥身以道其民乃無負於國
家立師之意諸君子衛道之心不然屈服而數遯居而屢
寧不愧哉諸生曰有功不敢忘也况善官之益於人者乎
願受刻之以示來者遂記至正七年歲癸丑大淵獻月旅
修陟日曜玄枵之次

後田記

古雲創簡

元人

石鼓書院有田一區曰彌勒庄為畝三百九十有五有奇
在茶陵之東鵠鄉三十一都彌勒山下因得名後為堂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八

重刊

岩寺僧乘隙觀覬妄起爭端相持日久泰定中省府以事
未自知湘鄉州張均奉義決之公閱案籍辯是非別情偽
排前議之不公者一舉而正諸事遂定田復越二十一年
天子恩治未隆平赫然斯怒遣使天下僧復以為言使者
令衡州襄實其事府受命務已訟議欲兩解而中分之別
駕余公希元不可遲遲未決會湘南僉憲張公按臨蒞止
諸生造庭爭曰天下之事是曰是非曰非豈有中之理
公莞爾而頷之議定如張中士論權然子時適當赴鄧諸
府庭參澤堦聞見助為之喜山長李君宥孫請記適日未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八

重刊

暇無何李代今山長金文海始以書來因憶方張湘鄉論
事之時子也亦錄衡岸廬陵康君莊實長是山撤至之日
其喜洋洋若奉垂棘而歸之晉也斯文交賀舉酒相謂去
年事或紛紜而公論復交則又在焉二十年間邂逅兩見
固所大快者何幸而得價名於其間也而其際則嘗聞之
矣初茶陵邑士之翹楚者卒隸石鼓莊本沒官田勉齋黃
公從士請粥籍以助米焉因入書院歸附初邑陞州始不
衡屬而田仍隸石鼓坐佃有譴辱入而輒輸同室媚嫉欲
中奪之聞言州校爭之不可於是陰啓靈巖寺僧倡以庄
稱彼佛為名所與有冠儒而素非其李姓者恨士類不齒
實為偽撰碑又詭立張本而爭自此始時至元二十有一
年也蓋自少時侍教鄉老先生咸言如此嗟呼人無所不
至惟天不容偽起一憾嫉之私而召五六十餘年紛擾袂
宮牆之敵真偽之相為勝負如彼其久而既定矣譬諸已
仆之木頑尚有篠焉何哉聖人之道詩書禮樂與異端刑
禍利福之說萬萬不侔俾其碑刻之謬戾地名之非據皆
且未論由昌黎大書廬居之義言之雖奪彼於此宜無不
當况勉齋先生撥賜之田石鼓載籍之舊然易見可以片

言而决悠悠歲月此是彼非休遠兩可解克明斷蓋三十餘年而後定於湘鄉公之手又二十餘年幸遇今俞憲公之明兩張公者非信道不惑之君子能如是乎春秋書齊人來陽鄆謹龜陰之田心悅誠服自來陽也今批釋食誣干証惑世非是之比故脩書其田侵復本末以著二公之盛德於後世始備者直顯其氏而沒其名非諱之也惡以氏著而名不足使稱於後也俞憲名睦散官同張守河南人憲使曹侯王教何永年贊議與有力焉宜書諸生之庭爭者兀都蠻王鎮朱誠郭攻嚴植可謂聖門之徒也宜皆

下部

石鼓志卷之十

八三

得書至正八年正月上日檄仕郎衡州路鄧縣尹兼勸農事前進士古雲劉簡記

重修書院記

翁世資 國朝知府

竊惟興廢之數寓於物興廢之機存於人得其人則廢者復興否則雖興亦廢矣然則人者其廢興之機歟衡故有書院在城北郭處燕湘之會晦菴先生以為一郡佳處是也考之郡志為唐元和間有郡人李寬嘗即石鼓山為書院書院之名立矣歲榛蕪不治至宋至道三年李士真者援李寬故事告郡重建以居學者石鼓之名由是聞天下

矣雖嶽麓陞陽白鹿洞殆不是過厥后復廢淳熙間提刑朱若水焚雉故址而益度之別建重屋以奉

先聖先師之像開慶已未毀於兵燹而書院復為荆榛雉瓦之墟焉至元復有建者年久載故

國朝郡守史中者去故為新易腐為堅實永樂十一年癸巳距今天順庚辰為年四十有八向之新者日以漶漫植者日以傾仆堅者腐完者敝風雨不能庇聖賢之像修飾刊落學者無所考德而受業四方游觀者無所起其瞻仰致其恭敬良可愧也一日錢塘沈公慶以翰林五經博士擢

下部

石鼓志卷之十

八四

副臬司來按於衡公暇偕一二縉紳詣書院禮謁

先聖既而碩瞻徘徊惕然興歎曰為政者之罪歟退即檄推官余敬董其事敬字致恭浮梁人由國子生授今官能知先務毅然以興復為己任然時方勞瘁民力凋瘵心雖勤於役而功罔克施會予來守是邦乃相與協成之同知李睦通判郭良劉誠經歷潘瑜亦皆戮力佐成厥美凡百之費不取於民而用自足始事天順四年四月立樞星門以防無藉之徒為大成殿以妥聖賢之像煇飾有嚴高廣咸稱殿高四仞為楹稱殿丹雘

輝煥構書院以來學者之絃歌修碑亭以度先代之封誥
院之為門者前後各三亭之為楹者長短凡一十有六院
之左右又各有房三間以便來者之寢食繚以土牆牆周
四十丈甃以露臺臺高丈有奇越明年秋九月二十七日
落成釋奠且有日謂予不可無記夫為政之道莫先於厚
風俗淑人心然則合學其何以哉蓋學即所以明孔子之
道者也能知學則道明道明則易治為父子者知所親為
君臣者知所義為長幼者知所序為朋友為夫婦知所信
與別風俗厚矣風俗厚則於治化之行也易耳為政者豈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五

可緩哉豈可輕易且忽哉然是書院自唐迄今興者凡幾
廢者凡幾豈非有數存乎過此以往凡為政者皆能推此
心以為心吾知書院莫不復興而教道之常明風俗之厚
也又可知矣是為記

重修書院記

常寧周洪謨 國朝尚書

古之黨庠術序之外間里有塾自秦焚滅之後漢始制郡
國學而間塾未建唐武德中詔諸州縣及鄉皆置學開元
中詔天下州縣每里各置一學是以當時衡陽李寬首建
書院於石鼓山蓋尊里學之制此石鼓書院所由名也宋

至道間郡人李士真授故事願以私財即合江亭故址造
書院以居衡之學者景祐中賜額及田五頃淳熙中提刑
宋若水再建於州學之南朱子為之記開慶中大於兵移
至州學舊址至元中重建

國朝永樂中郡守史中撤其故而新之舊制有禮殿以奉
先聖及顏曾思孟像殿之前有櫺星門殿之後有韓退之
張敬夫二先生祠左右有書舍凡六間以棲遊學者天順
初今戶部尚書翁時為衡之太守如營繕暨今二十餘年
日滋損漏今守何公珣以政事莫先於風化故篤意詩書

下部

石鼓志卷之下

八六

禮樂之教既修郡學又新斯院易蔽以良易爛以堅且謂
朱子與敬夫講道衡湘乃進朱於韓張祠內為三先生繼
於祠後建重屋三間扁曰仰高取高山仰止之意既畢工
乃使人來求予記其事於手昔楚陳良悅孔子之道比學
於中國故孟子稱為豪傑之上今斯院者二李迭創於前
諸公繼葺於后凡多士遊其門者不必如陳良遠涉江漢
以學於他邦第雍雍於里閭之內親賢取友盡心向學則
講明孔子之道亘萬世遍四海人人之所共由者也自一
言一動之微以極大萬物之變通無不在時以味之而感

於他岐者則失之遠耳今即遺經以誦之明而踐之乃父
必慈而子必孝君必仁而臣必忠夫必義而婦必聽兄必
友而弟必恭以至朋友之交必全其信處馬行之家出焉
行之國則道之在我者可以不離矣若然豈不可稱為衡
陽豪偉之士哉故予既為識書院梗槩而并以告其後之
來學者

大成殿重修記

薛綱 國朝副使

石鼓一山屹立於蒸湘二水間誠一郡之清絕處也唐人
李寬首築室講道其上而書院之名始聞矣宋初嘗賜勅

部

石鼓志卷之下

七

額遂與嶽麓白鹿洞相頡頏而書院之名始盛矣淳熙間
部使者宋若水加修之以居四方之學者別建祠宇以奉
孔子燕居之像侍之以顏曾思孟四子又渾晦翁朱子為
之記而其名益盛矣自是而後廢置不一入我

國朝鴻儒碩士頗知向慕惜吏於茲土者方急催科訟獄雖
郡縣各一廟學尚不能及奚暇於此乎是以日就荒廢使
燕居之祠覆庇聖像歸然如魯靈光之獨存可慨也夫成
化戊戌汝南何侯來守是邦越四年辛丑歲熟民滋百廢
具舉若石鼓書院尤其所急乃謀諸通判長壽高昶貴溪

徐鳳推官金華李悌各相經營規畫先建講堂號房及仰
高樓凡為屋若干間欲易燕居祠為大成殿計工直繁重
待時而舉又三年甲辰侯視時力可為乃撤舊易新築基
以固甃石以堅擇工以善選材以良躬為程督指畫畧無
難色於時適同知潮陽柯漢通判四明施應麒復任亦有
以贊成之也不半載而訖功規模軒殿金碧輝煌前為櫺
星門左右為門以便出入周垣言言式稱具瞻水若濬而
深山若增而高石鼓若擎而鳴

部

石鼓志卷之下

八

先聖之像若申申夫天之容復生矣侯喜其成卜日行釋
菜禮禮聘各經師以教學者春秋無師侯兼任之暇則親
詣講說絃誦洋洋士風增倍此昔之盛萬萬矣一日督學
至衡同知柯漢率諸生以記請予惟自唐迄今興復書院
者獨宋若水得稱為好古圖舊之君子以有晦翁之文也
願予何文能彰侯之名邪雖然文固不逮而侯之用心實
不異於若水也敢推明之以告夫二三學者夫衡之郡邑
已有廟學矣科貢賓興已不乏人矣而侯汲汲於是者正
以衡山蜿蜒盤礴之氣產為人材無窮設此以待豪傑之
士不屑屑於科目者也嗚呼當今之時舍科目無由進程

試之文固不能廢亦當知有所重執經以講道即物以窮理師聖賢以踐諸行刻觀蒸湘之浩如也足以啓吾智之明伸石鼓之屹如也足以固吾仁之守式瞻

先聖之德容申申如也天天如也足以養吾中和之德若然則是役有功於吾道也大矣衡之士不徒科目之士而侯豈徒為好古圖舊之君子哉侯名珣字廷瑞與予為同年進士守衡多善政茲特共一事云

修合江亭記

古渝江潮崇 本朝洗馬

下部

石鼓志卷之二

八力

予自少時讀韓昌黎詩知衡州合江亭為湖南以第一臨觀之美董石有可造之日已而官於朝顛莫之遂前年請官南海私幸得當經衡以觀所謂合江亭者後以迫于程限徑取疾江右而去又不遂其所願矣今年蒙

恩還舊官賜歸田里取道零林繇永至衡獲登斯亭願遊之心積久而後遂其為忻快可知矣亭據石鼓山頭山與衡

峙負郭之北地形特異起於蒸湘二水之間二水合流其下亭因以得名其始作於唐故相齊映守衡之日中更廢

興屢矣今重修之者則衡二守潮陽柯時昭也時昭名漢成化丙戌進士有學有守其為此舉不卒遽不爾道先事

恒畫募工運石附山址而筑砌之築於上以大其基然復得故址作亭亭之制不移前人不廢後觀以仰高樓為

負辰以三面水為藩塹以白雲為戶牖以兩岸之人煙為鄰居以衡山七十二峯為屏障以風帆沙鳥漁歌樵唱為

目前之景以宋張南軒所書碑刻韓昌黎之詩及歷代名公諸作為矩客之具亭之勝亦云備矣然尤以為未足以

盡其意之委曲乃當亭中斷石砌臺臺上如蒙古篆文鑿坎以山泉水流通其中曰流杯池而於臺下又鑿小池以

下部

石鼓志卷之二

九

止坎以容至重布席列坐臺次羅肴饌坎上坎中則流觴以飲客彷彿乎蘭亭之祭亭之盛於是乎益增焉矧予素

願遊一旦得寄目於此又得時昭以為之主則夫人與物相高初不知其孰為勝耶時同遊者別駕高孝暉徐延瑞

施應祥都推李順之檢校龐資用衡陽令孫時貢客自外至者南樂儒學訓導泰和李穆元載皆斯文之契也既遊

之明日時貢請予記其事時貢名橋予故人禮部郎中安岳廷蘭公之子其言有足重者顧予雖不能如昌黎之留題其上竊恐遺山亭之愧故為記之時成化丁巳十月記

重修石鼓書院記

胡文平 本府節推攝工部主事

衡辰春大水平地炎奔尋走沿湘上下屋簷漂溺乃石鼓
書院當蒸湘二水交流之衝東西岸削數千尺惟聖廟暨
相講堂居山之巔而無傾壓過牆崩塌修築工費惟艱時
郡帥崇山夫子自親陽進乎而與之曰斯院也其類其董
其斯道顯晦之候乎是惟予二三子乎作曰斯道之顯晦
也摩諸天地之旦暮然不可與幾矣夫子曰盈虛消息
與時偕盡雖太虛亦不得而與也石鼓摩儀於天地至唐
韓子遷謫寓馬石鼓遂以韓子之賢名重尋至宋南軒張
子紫陽朱子倡道黃子勉齋從之講切要息於斯石鼓又

下都

石鼓志卷之二

九

以二三子之賢名重先乎唐不知其幾得韓子而始顯後
乎唐亦不知其幾得朱張兩夫子乃再顯其顯其晦殆天
所格耶早作曰然則孰可與幾斯院也創自郡李寬後有
作者亦數百年而得一李士真夫子斯舉乃再見其類其
董二顯一晦苟非其人吾懼其終於是夫子深乎若有思
謝乎修築之舉耶事也吾不敢讓若斯道之顯晦吾將有
待於斯世之賢於是乎與二三僚吏黃亂峯子時康彝舉
源子文元林少泉子騰龍進斯舉也耶事也道之顯晦乎

重修石鼓書院記

刺史王大韶

邑人

天下四大書院衡州石鼓其一晦庵南軒講學於茲昌黎
韓退之經過駐節李寬李士貞讀書於其上蓋文獻地也
人傑則山靈星聚則名顯自古以來未之或改逮我

明興文治郁乎其盛肆今遷安

裕居李公來守是郡不踰月命官重修工既竣別駕肖泉柯
公適署縣事走使謂予曰郡成鴻鉅光爾鄉邦不可無記
非君其孰記予聞之嘆曰茲舉也豈謫簿所能哉蓋勝地
必有資於名賢曠典要惟藉諸賢守予曾修后鼓書院誌
考見前賢若奏請而賜額者有若集賢校理劉沆若鬻田

石鼓誌記下

下九二

以養生徒者有若提舉學校黃幹若建號舍以聚來學之
士者有若刺史齊映呂溫宇文炫其人我
朝成弘以來迄於正嘉若羅山之何廷瑞若咸寧之劉用齋若
都昌之邵克臣若通海之喬汝修我先師德清蔡公汝楠
亦越姚江胡公安亦越臨海金公立愛亦越睢州張公一
齋亦越仁和周公浩亦越河源李公燾注厝彰施今復得
公大哉恢恢乎無以尚已夫書院有孔子燕居有合江有
仰高樓有風雲亭有東巖曉日有西谿夜蟾有蒸湘二水
潏釣磯漁唱有棧道有吟嘯書聲有朱陵洞公之重修得

無意哉蓋為諸生講學讀書進德修業基也諸生肄習其間何以報德勿論拖金曳玉佩紉紉朱為提調他日之光即今親燕居寧無步趨之思乎而誦法孔子勅乎其不能過親合江寧無觀瀾之念乎而盈科後進俛焉日有孳孳親仰高寧無上達之志乎而希聖希天奮然自不可止親風寧寧無詠歸之趣乎而胞次悠然不知乾坤之在我親曉日夜蟾寧無激昂之氣乎而古今旦暮曾不容以一瞬親蒸湘二水寧無風行水上之感乎而經緯錯綜渙天下之至文親釣磯渙唱寧無滄浪之聽乎而濯足濯纓惟其

石鼓書院記下

下九

自取親棧道寧無險側之慨乎而居易俟命以坦蕩蕩自期親書聲吟唔寧無天在山中之象乎而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親朱陵洞寧無靜深之求乎而自強不息要於其進無疆公蒞郡未幾而首先書院諸生果能觸物動念隨見興思庶幾體公之心無負重修之雅公籍諸生色亦無忝於先代諸名公留心於書院者此無他學問以朱張為的文章以昌黎為準讀書以鄉先正二李為宗則茂不勝矣此重修意也落成之日公展謁諸賢祠下喟然歎曰春陵周元公其茲鄉文章道德之宗乎不得與諸賢並

祀此守土者責也即日約郡丞雲橋張公別駕洪顧公節推崇峯唐公卜吉拊主於其上此曠典也記成特書以詔將來

石鼓書院志記

提學副使黃希憲 金縣人

石鼓書院自宋賜額名於宇內尚矣予自家食時恒欲涉洞庭陟祝融登合江亭以窺朱張二先生講論精蘊山川阻修有志焉未之逮也萬曆己卯歲春仲諤叨

簡命入衡岳見書院翼然於蒸湘之上廼卜吉潔牲祗拜於三

賢祠下昭毅典也予因喟然進諸士言曰山一也有儔則

不部

石鼓誌記下

九四

名水一也有龍則靈人一也有道德則勝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君子惟患道德之弗能實有詩已焉爾書院肇自唐宋迄於今日歲月屢更陵谷幾變而昌黎之古詩朱張之精論炳若日星奎諸宇宙歷千萬世而不可泯滅凡縉紳士大夫經茲地者莫不仰而思之跋而歌之是孰使之然哉未藝好德古今所同下投實驗之也是故柳子厚以文章鳴於唐而愚溪勝焉周元公以理學鳴於宋而濂溪勝焉然則石鼓之勝非以三賢之道德勝之矣乎今之論學者每責修昌黎之學而充其議

先儒之異同噫皆非反已實踐之功也君子之學求諸內
匪求諸外師其心匪師其迹枚昌黎也而師其謙言直陳
之忠於晦翁而師其反躬實踐之學於南軒而師其精義
義利之辨則三賢之心即吾之心三賢之道皆吾之道焉
耳矣否則言詞皆糟粕也棟宇一塵跡也可不懼哉予不
佞幸偕諸士登堂拜瞻像尚當夙夜孜孜以求無負三
賢之遺矩而上邇周孔之淵源庶幾身心有益諸士其尚
敦勉之哉舊志散逸朽蝕幾不可讀予懼其久而無徵也
爰命教授羅夢陽等託心雷王君校正之事竣漫言數言

石鼓志記下

以綴於簡

九五

石鼓書院志下部終

書石鼓書院志後

息園避客五年于茲偶郡博羅君輩
奉

憲祖毅所先生黃公檄持石鼓書院志以
纂輯屬余辭不獲命披志展閱中間
簡脫字鏤至不可讀俯而思仰而歎
此何時哉

石鼓志後

又九五

清朝熙洽人文炳郁蓋理學昌明之會也
石鼓書院為有若而志哉作而言曰
衡岳南紀之宗石鼓衡岳之勝扶輿
清湘之氣鬱結磅礴嶷然屹立於瀟
湘之上流靈之所鍾必有儁傑之士
生於其間而振作興起固必待其人
而後成豈偶然哉由今觀之昔者邇

賢李寬闢構其上而昌黎先生為之
品題李士真復興故址而朱張兩先
生唱和不倦使非得文肅公黃勉齋
先生提舉學校於茲則書院之為書
院祗亦如是已耳流藻垂光將何似
哉文肅公而後千有餘載編摩屢更
漸次復敝志之壞亂未有甚於今日

平

石鼓志後

九六

焉者士閔此志歛歛久之恭遇我

公以

簡命督學湖南慨然以斯道自任而嘆文
獻之無徵繼往開來惻然在念爰命
邑宰縉雲施君殺青鏤東督兩學官
師校讐繕閱勒成一代偉典余愧非
其人也而纂輯敢謬竊哉嗟乎紫陽

記有之今郡縣學宮置博士弟子員
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授
受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
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於為己者蓋
羞言之是以常欲別求燕閒清曠之
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以故於
潘侯畸宋侯若水役志書院者兩高

王

石鼓志後

九七

之而其教學者則又拳拳印證張敬
夫義利之辨使之嚴覈而精討之書
院之建而豈徒哉志以紀實修以盡
志苟徒於登眺詩篇間屬意而於理
學不一究心焉則亦與學宮舉子業
等何裨於院何補於志哉余不佞竊
日夜之力搜遺緝殘既仍其舊復採

寓賢名宦教言之在石鼓者謹書而
脩錄之以無負委托盛心不然則文
肅公鬻田儲士之美與今日稽古考
獻之實將焉用之所謂士之豪傑而
聖賢者竟不可得亦徒有愧於山川
靈秀焉耳矣豈我

公垂世之志哉志成肆叙其顛末偕書以

石鼓志後

九八

告將來

萬曆己卯冬日

制科九人奉直大夫知直隸鳳陽府泗州

事前江西建昌府推官允奉

詔御史書奏孝廉文學衡公野樵王人韶

書于城西草堂

石鼓書院志後

石鼓書院志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李安仁撰安仁字裕居遷安人萬曆中官衡州
府知府是編因周詔舊志重修分上下部上部紀
地理室宇人物名宦下部載藝文採摭較詔志爲
詳

關中陵墓志一卷附錄一卷

〔明〕祁光宗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關中陵墓

志二卷》提要

關中陵墓志序
關中天府之國周漢唐定鼎在焉
秦隋因之周漢雖遷洛祔在平王
光武之世其前則此地為宗周為
西漢文帝王代都聖賢間出豪傑
之從龍依曰楹丘勲猷者不少高
人之吸露餐霞塵埃軒冕者亦多
忠義之臣節烈之婦並川壑之
氣歷宇宙而常存若夫著任擅長
文藻標異其所表見亦自名家至
如他鄉才德偶馳驅而告終異地
英賢間僑寓而不返生皆人慕死

皆人悲託體一丘樓神子古雖其
精爽固下為河出而上為星宿然
其夜臺冷月玄室龜風見者無不
淚零況夫五代綿遠兵燹屢遭龜
螭毀銷方策放失蓋百后穆太王
已不知其葬所而況其他乎狐兔

沒尚多也即就中亦有魚玄者楚
衡觀風其地不勝千穉之慨過咸
陽見累土者相望於荒阡莽陌之
墟而土人莫辨矣周文武成康之
陵或以為渭北或以為渭南尚屬
茫昧歲月轉深失傳愈眾余滋戚

出沒於陵隅牧豎踐凌於壠側或
地為耕耔平沒或塚被盜賊睥睨
起於載藉無徵守護莫設也杳邈
英魂能無愁恨關中陵墓一統志
陝西志郡州縣衛志俱有載然得
於斷簡殘編墮碑缺碣者耳諸沉

焉乃檄督學祁君經紀之祁君又
辟二三文學外披焉經羅舊聞互
相叅考有圖有說又有附錄各陵
墓道里遠近俱以各州縣城定之
其相離若干里許載於說或在北
或在南或在東西載於圖觀圖與

說可得梗概也既脫藁余稍爲之

萬曆丁未三月既望新安余懋衡

商確及增補焉書成題曰關中陵
墓志噫祁君之用心精矣其有功
於帝王賢喆不小矣付之剞劂用
廣其傳庶有司覩此於封內陵墓
常加保護勿令剪伐其松楸侵軼
其兆域則神妥而人亦蒙其庇而
乘輅之使輪蹄所至載此一帙可
憑所薦漿焉其於古人若見於暮
煙寒霽之中也至附錄其取意述
於凡例不具論論其撰志之意如
此

關中陵墓志凡例

關中古稱天府蓋自唐以上帝者不能舍建瓴之勝千秋萬歲後衣冠藏焉攀龍附鳳之士纍纍從塾第幅員寥廓指顧爲難茲圖不分世代以所在郡邑爲類人懷一帙則輶車所至庶幾可憑而吊矣

古人丘壠近者或在各郡邑城中遠者至八九十里茲圖不分遠近必圖所轄郡邑畧具方所然地非躬歷者不能盡肖也

古帝王陵如周文武成康相望不二三里然必人爲一圖不敢減省其餘事或相聯而人非取重不妨二人三人總爲一圖

一代興治其君與臣實共之藏骨一丘魂魄未嘗不依依也茲雖另圖猶互書以見而于本陵冢字橫書不溷觀者

自唐以還陪葬甚衆如昭陵百餘人一山勢難另圖茲于陵圖後總書而其人之尤著者于姓名下畧綜其事如房杜諸人是其有勲業蓋天而

冢非隣附者另圖如郭汾陽是

赫蹠如掌四方攸辨茲圖以下爲南上爲北令展卷者北面古人然有葬在山陰勢爲掩蔽則改易其向而書南字于上以別之

八郡附郭邑其七皆一唯咸寧長安二邑俱在西安府城地如繡錯難以瓜分茲于城圖止書西安府字其餘倣此

太子諸王后妃或身關治亂或骨附陵園或功昭簡策者圖之以備考山陵垂懲勸其有泯泯而

別瘞一丘者不錄

茲帙意在表湮必于其人之著者帝王雖周幽秦政不遺志戒也自帝王外夷狄亂華如五胡亦僭號盜名一槩圖之不埒中夏乎故不妨進退古人附錄于後

千百年丘壠淪沒多矣諸帙所載寥寥不欲輕逸卽有一二無甚重輕亦入錄中未暇擇也

幽明迥隔世代絕遠誰能招九京之魂而嚴其真僞蓋自文武已疑其非况有一墓而數出有有

墓而傳疑有古有墓而今湮滅者並繫于附錄
以俟博雅

關中陵墓志

明新安余懋衡持國甫訂

東郡祁光宗伯裕甫編

古燕李天麟仲仁甫

襄陵王應吉伯修甫

長山劉一相惟衡甫同閱

關中文學趙 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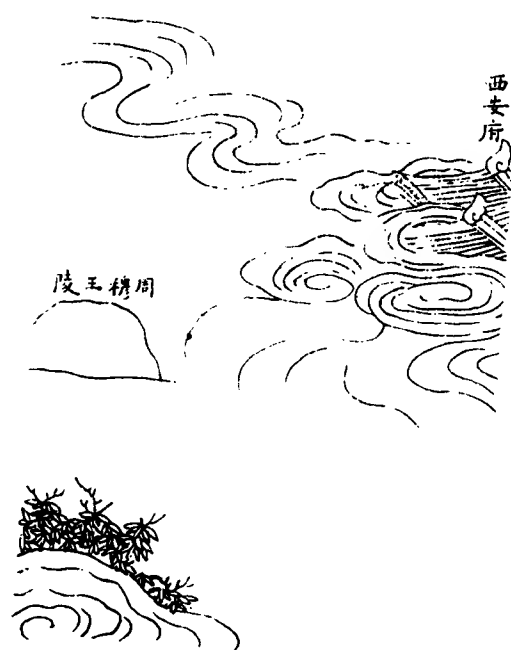
張 梟

東文豸

徐可爲同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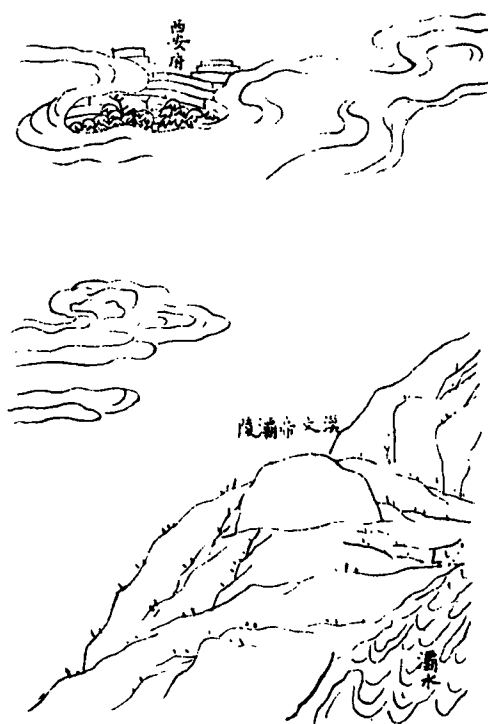
周穆王陵

呂刑伯罔孔子錄之而說者謂王駕八駿御造父
將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焉又謂與西王母宴瑤
池說益荒唐矣今府城西三十里有穆王陵蓋卽
古鎬京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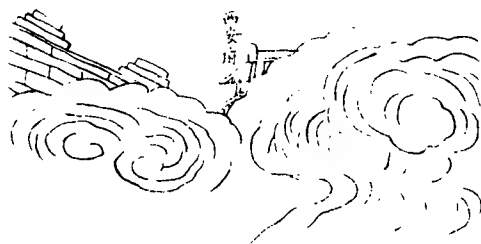
漢文帝灞陵

陵去府城東四十里白鹿原上漢書帝至灞陵北
臨廁悽愴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以紵絮斷陳漆
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曰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
猶有隙其中無可欲又何戚焉故治灞陵陶人瓦
器不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後之人主
可以觀矣



漢宣帝杜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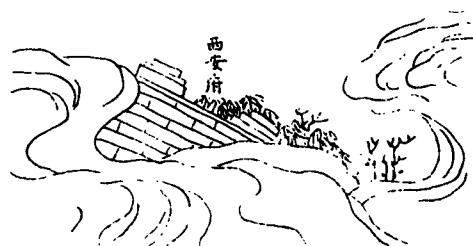
漢書宣帝葬杜陵臣讚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一統志曰在府城東南一十五里樂游原上帝后許氏早崩葬杜陵南園謂之少陵王后成帝時崩合葬杜陵東園其餘陪葬數十冢長安志圖云大者恐是淮陽憲王等母三婕妤小者或貴人以下今莫可辨矣



漢宣帝杜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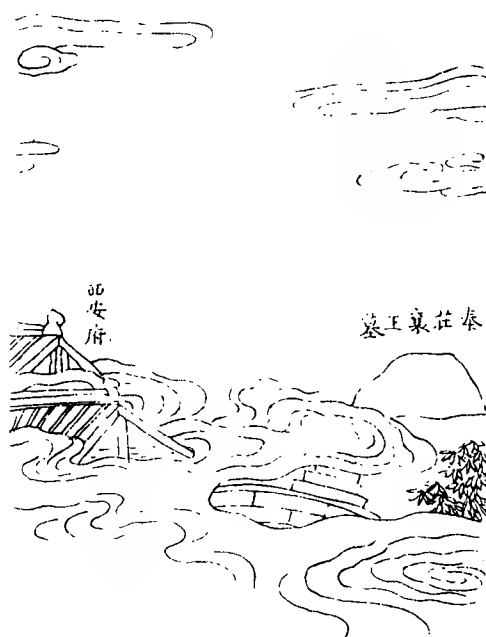
漢薄太后陵

太后因呂后不得合葬長陵故特自起陵白鹿原上近文帝號南陵長陵正值其西北所謂西望吾夫東望吾子者也在府東南三十五里



秦莊襄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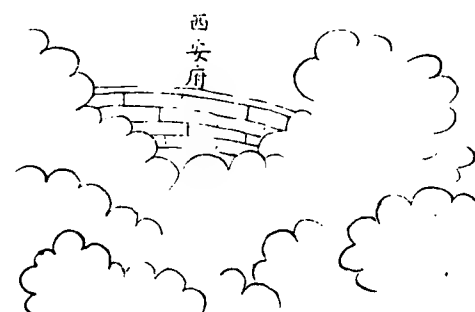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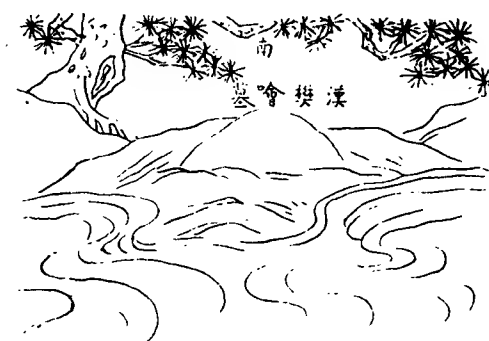
兩京道里記云在通化門東二里今在府城東三里皇覽云是呂不韋家三輔舊事云是子楚母冢今呼韓信冢又云韓生冢皆非也史稱莊襄王卒葬芷陽蓋自鄜山西皆秦芷陽地



漢韓信墓

墓在古長安城東三十里舊有廟今山西霍州又有信墓或謂高祖征陳豨呂后殺信傳首至霍按史稱高帝至聞信死且喜且憐之無傳首事





漢樊噲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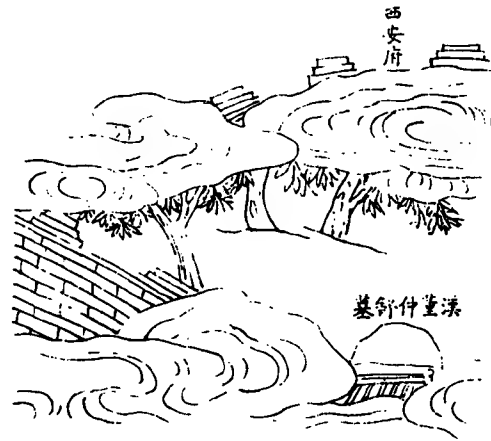
噲賜食邑杜之樊鄉今府城南樊川南原上有樊噲墓

漢夏侯嬰墓

郡國志曰滕公乘馬至此馬蹄地悲鳴因掘地得石槨銘云佳城鬱鬱三十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公曰天也吾死即安此今冢在飲馬橋南東臨灊水人謂之馬冢

漢董仲舒墓

李肇國史補曰昔漢武帝幸芙蓉園卽秦之宜春苑也每至此墓下馬時人謂之下馬陵後誤爲蝦蟆陵今在府內東南隅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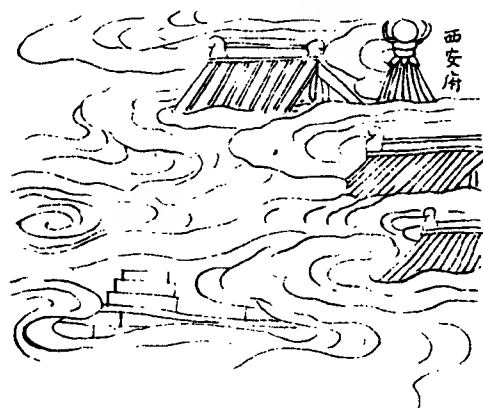
漢丙吉墓

宣帝中興吉與魏相相繼爲賢相卒葬府城南二十里杜陵南俗呼爲塌冢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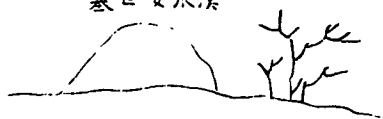


漢張安世墓

在府城南八里按安世薨天子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爲祠堂今冢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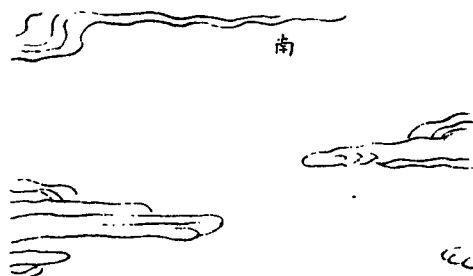


漢張安世墓



漢蕭望之墓

在府城東南五里故春明門外望之賢傳死非其罪元帝追悔不忘歲時遣使祀其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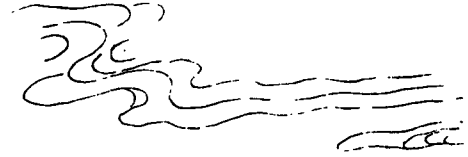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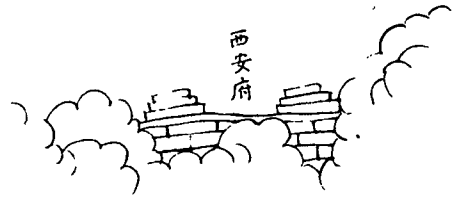


漢蕭望之墓



唐郭敬之墓

敬之汾陽王子儀父也壽州刺史以子貴贈太保
徐國公墓在咸寧郭庄遊城南記云神道碑爲苗
晉卿撰今不存



墓之敬郭唐



墓古師顏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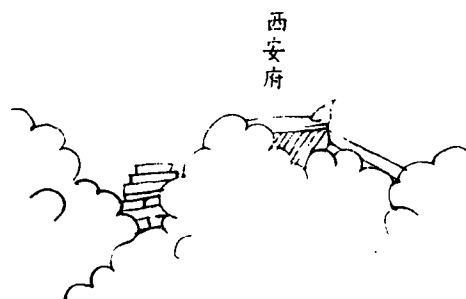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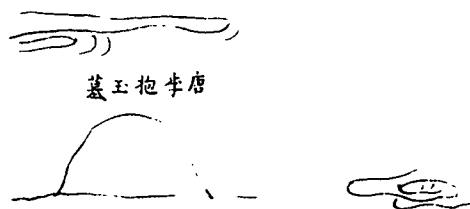


唐顏師古墓

師古其先瑯琊人后家萬年註漢書急就章大顯
從太宗征高麗卒葬長安城南二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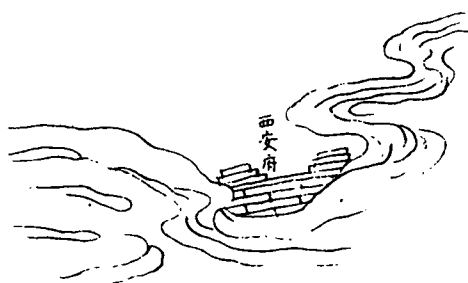
唐李抱玉墓

抱玉本安興貴曾孫名重璋天寶末以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上言耻與逆賊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累蕪節度使副元帥在鎮十餘年雖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贈大保謚曰昭武墓在長安縣杜永村



唐渾瑊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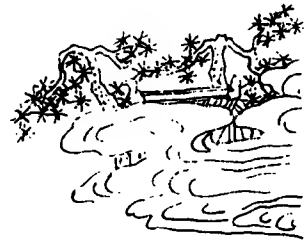
長安志曰瑊墓在萬年縣西南萬年故咸寧通志干咸寧臨潼宜川皆有墓按本傳朱泚平論功以瑊兼侍中河中節度使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鎮奉天虜罷還河中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卒羣臣奉慰延英喪車至自鎮帝復廢朝則咸寧者爲是今在城西南十五里



唐渾瑊墓



周文王陵



周文王陵

孟子稱文王卒于畢郢今咸陽北十五里高原曰
 畢原有周文王陵程大昌雍錄引皇覽云秦武王
 是人杜在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杜大冢
 名兩出為誤所起謂文王當葬渭南宋敏求長安
 志周出四家于咸陽于畢原下引尚書注畢中皇
 山與道名中南山正渭南李好文補圖亦引皇
 覽與大昌同通志疑之謂周文王葬近文成王
 宜南向東向不為合杜縣武王葬近文成王葬
 有據第皇既不可求周人以縣正渭南文成王
 渭之南又無不知也陵處所有司奉祀皆在咸陽
 一水之問不足為遠

周武王陵



周武王陵

武王在文王陵北數十步今周武王陵崇廣僅半文
 王之後漢居左為昭成王居右為武王葬畢陌無丘壠
 丘壠中是邪非邪

文王陵

康王陵



周成王陵

陵在文王陵南二里許
按成王陵去文陵既遠于
 昭穆未是而高廣乃過武
 王陵何也

文王陵

成王陵



周康王陵

陵在成王陵東
康王為文之昭穆當從武王次今
 在成王陵東如通志東向正在文
 王陵右為武之穆此又
 程大昌諸人所未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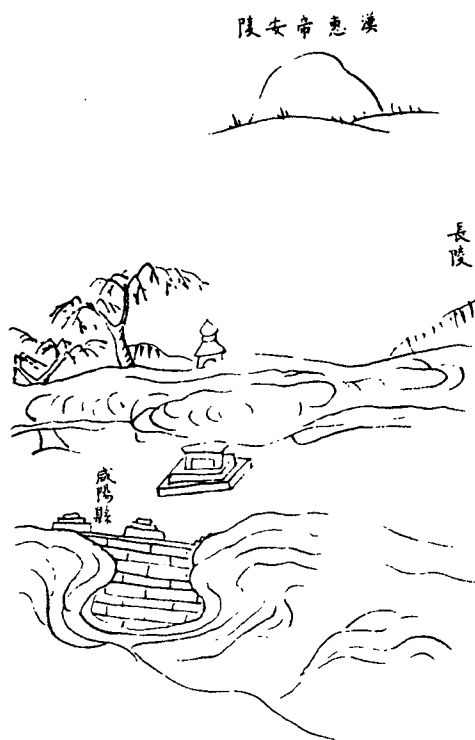
漢高帝長陵

漢帝后同塋爲合葬不合陵皇覽云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三輔黃圖長安志圖皆云呂后陵在長陵東今長陵正作二冢東冢稍前西冢視東冢高廣不及者十二祭者亦皆于東冢關中記云長陵城有南北西三面東面無城陪葬者皆在東陵山廣百二十步崇十二丈在古渭城東北五里去今咸陽三十五里陵北有故城云蕭城疑卽長陵縣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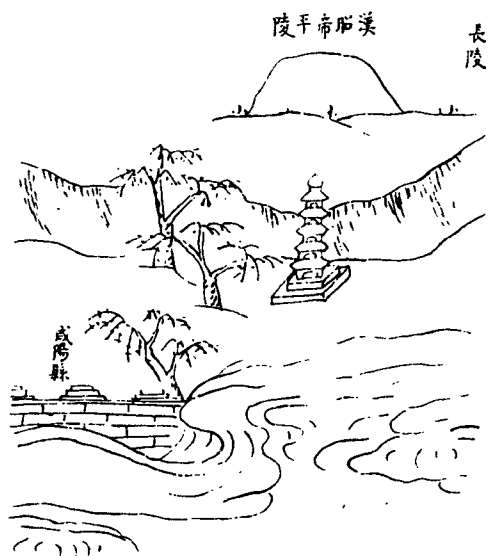
漢惠帝安陵

安陵漢惠帝陵在長陵西北黃圖云去長陵十里有果園鹿苑從關東倡優樂人五千戶以爲陵邑善爲啗譏俗稱安啗陵呂后又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見之東陽侯諫乃止噫何如不疑戚氏不酖趙王成帝之仁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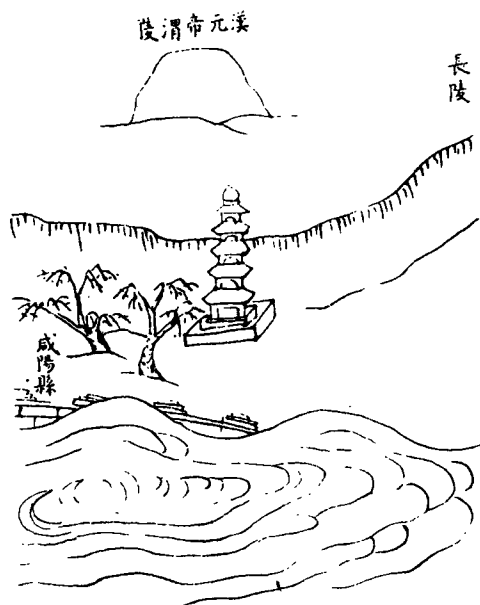
漢昭帝平陵

昭帝委任霍光與民休息故治陵邑儉令萬年後
掃地而祭及帝大行時光乃用田延年奏沒入茂
陵焦氏賈氏積貯炭葦諸下里物葬平陵今在咸
陽縣東北十三里



漢元帝渭陵

渭陵在平陵西按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
部原上為初陵詔勿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及
葬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皆不宜以葬奏可是
時漢雖近衰乎其葬如此亦足觀矣



漢成帝延陵



漢成帝延陵

成帝荒淫爲亡漢基其初治延陵竇將軍惡犯麥苗地放言不便卽徙昌陵致土與粟同價已又聽谷永言罷昌陵棄言者郭萬年還就延陵漢書陵在扶風今在咸陽西北十五里蓋其地在漢屬扶風郡

漢哀帝義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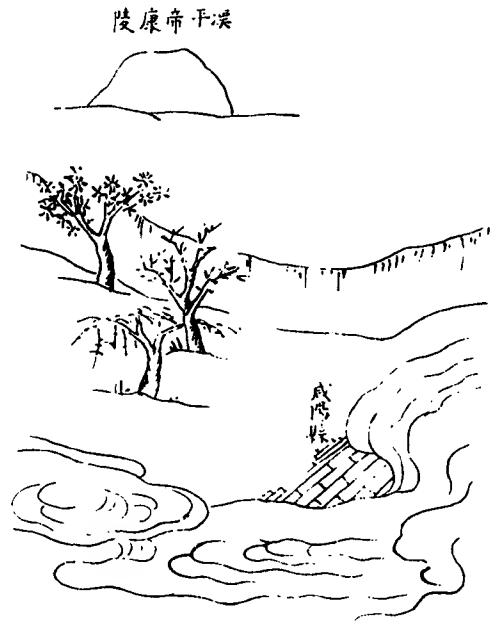


漢哀帝義陵

義陵在咸陽縣西八里漢書稱帝寵董賢至生爲起冢營義陵傍規度甚盛而平帝詔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當是王莽爲之旣葬神衣忽出柩在牀上西漢之亡兆矣

漢平帝康陵

平帝年十四而遇酖雖以禮歛加元服葬康陵悲夫悲夫陵在咸陽縣西二十五里



周太公望墓

尚書鄭注曰太公封齊留為太師五世之後始歸葬于齊太公冢當從周今在咸陽東北二十里而史記皇覽曰呂尚冢在臨菑縣南十里按田和亦稱太公或是和誤為尚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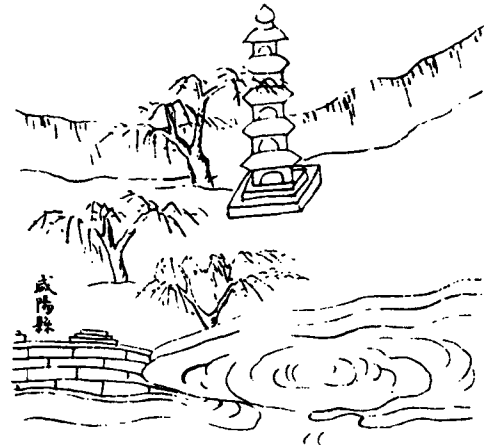




太公墓

武王陵

文王陵



周公旦墓

今太公望墓東有周公墓公封魯成王畱公治洛
不得歸沒後所謂成王命葬于畢從文王明予小
子不敢臣周公也按周墓自文王而下如皇覽程
大昌說在渭南則今在咸者皆
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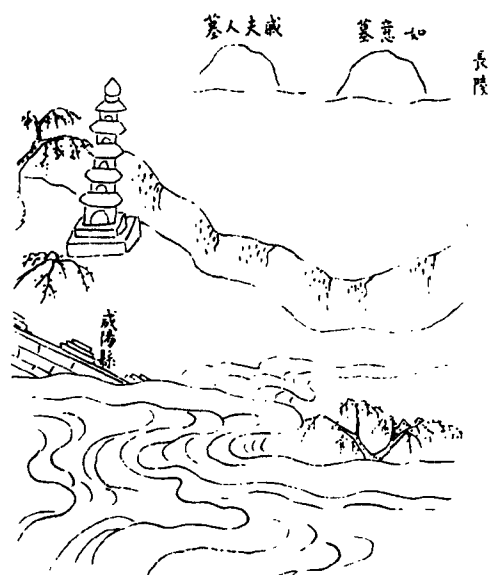
秦白起墓

白起賜死杜郵蓋坑趙降卒之報也史云出咸陽
西門十里今在咸陽東五里蓋秦城在東有墓為
周垣廟貌之廟有碑自唐已云增修按史稱起死
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豈至今耶

墓起白秦



漢戚夫人趙王如意墓
戚夫人趙王如意母姁子酈而猶得有墓近長陵
當是葬由惠帝



漢張良墓

長安志留侯陪葬長陵相去五里今在咸陽縣東北三十六里而史記云留侯死並葬黃石注引括地志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與留城相近豈辟穀後故不死作疑冢邪洋縣西四十里有子房山相傳良辟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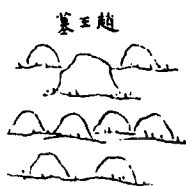




漢蕭何曹參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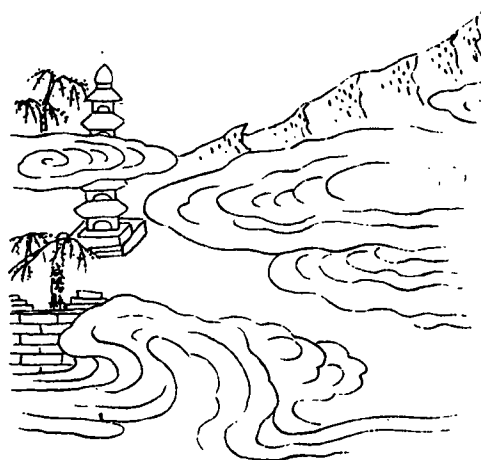
漢宮門凡以司馬名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皆有司馬東觀漢紀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蓋長陵城內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故亦曰司馬門西北二里許又有曹參墓二人代相何立法參守之並葬長陵宜也城固縣志曰東北三里耶鄆村有何墓漢中府志曰何墓在城固西二十三里未知孰是

漢張敖墓



漢張敖墓

據關中記敖墓在安陸東墓上作五岳之像人謂五岳冢長安志圖在安陸東北史記正義云魯元公主墓在咸陽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咸陽或謂渭城又云張耳墓在咸陽東三十三里今傳有趙王墓在安陸西墓傍有小冢八豈是耶姑取志圖與咸陽新圖志之



漢周勃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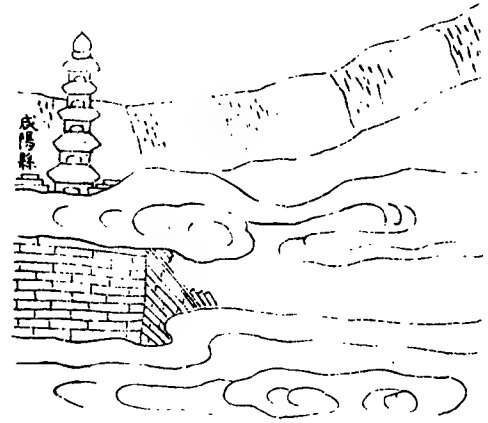
勃封絳侯食邑絳絳今絳州按史勃就國後薨今有墓在長陵西北

漢馮唐墓

馮唐趙人父徙安陵子遂又得入爲郎今墓在平陵或是

楊雄墓

安陸



楊雄墓

楊子雲仕王莽劇秦美新貽譏千古及死乃有負
土作墳若侯巴者塚號曰玄冢今猶存在咸陽東
北安陸阪上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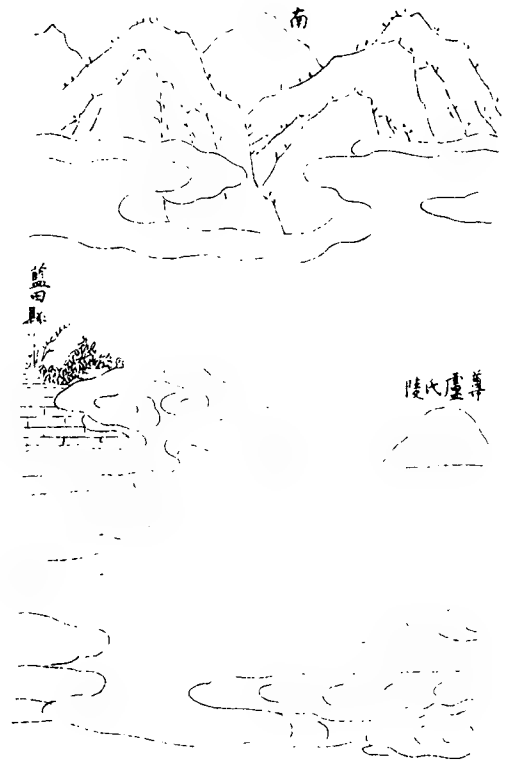
華胥氏墓

華胥氏墓

華胥氏蓋上古國君外紀云太昊之母居于華胥
之渚羅泌又云于肺山得華胥之封肺山恐即浮
肺山

尊盧氏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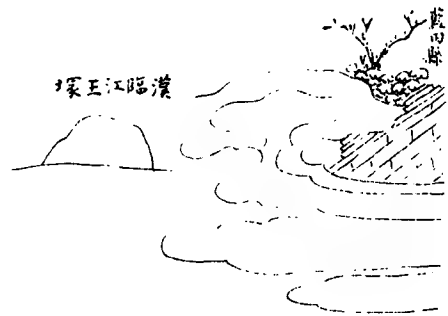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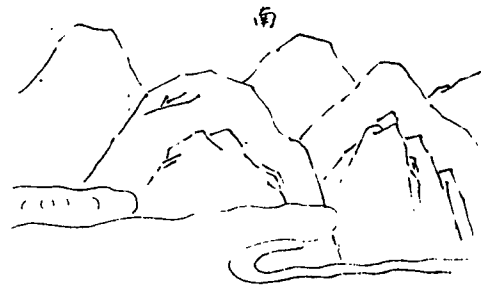
羅泌路史稱尊盧氏在伏羲後葬浮肺山之陰卽
今藍田山也在縣西一名覆車山又云于藍田得
尊盧之塚



秦昭襄王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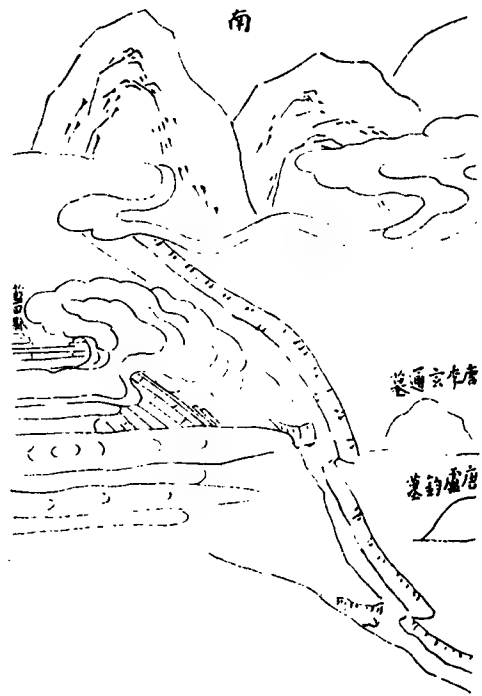
自酈以西在秦皆並陽故曰昭襄王葬並陽今在
白鹿原實藍田縣地去縣北四十里白鹿原今又
半入咸寧界也又昭襄王悼太子死魏歸葬並陽
徐廣曰在霸陵今在縣西





漢臨江王冢

王孝景帝故太子廢為王無他失德徒坐以侵廟
壙垣竟死蒼鷹之手及葬數萬驚為啣土置冢百
姓憐之家在藍田縣東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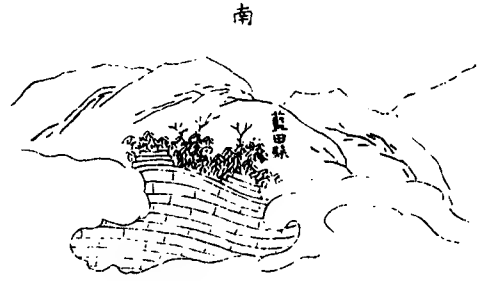


唐李玄通盧鈞墓

玄通守定州死劉黑闥墓在藍田蓋通家于此或
常歸葬盧鈞家范陽入為太子太師卒今葬藍田
與玄通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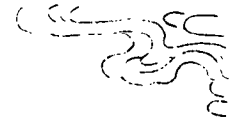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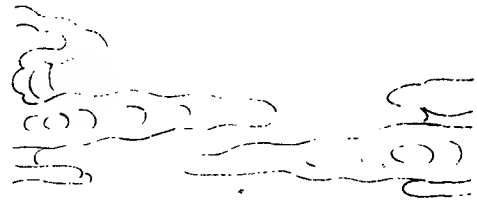
唐蘇珣蘇晉墓

珣晉父子本藍田人珣能不阿武后晉亦進忠玄
宗史頗稱之今有墓在藍田北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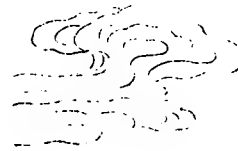


墓珣蘇唐

墓晉蘇唐



陵王幽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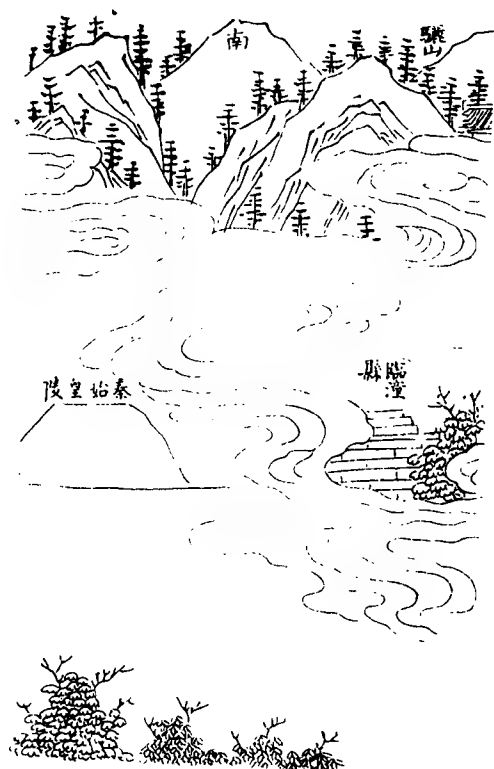


周幽王陵

王嬖龍聚之妖死于犬戎可謂滅于戲矣陵在臨
潼縣東北二十五里高一丈三尺周三百步西京
雜記云廣川王發幽王冢及羨門多石堊撥除丈
餘深乃得雲母尺餘見百餘屍縱橫不朽惟一男
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猶有立者豈丘亂後聚而
瘞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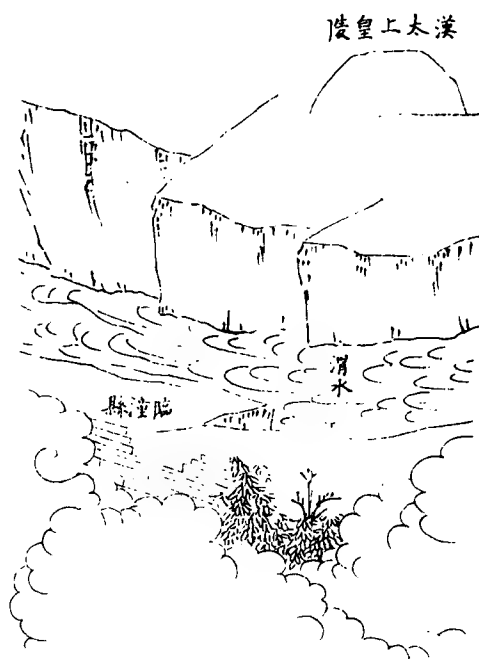
秦始皇陵

始皇令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萬人治郿山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以人魚膏爲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俗呼秦王地布又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輒射之懼洩其事盡閉匠者壙中后宮無子者殉葬甚衆未幾項羽發之以三十萬人運物三十日不能窮關東盜賊銷鑄取銅牧人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滅吁可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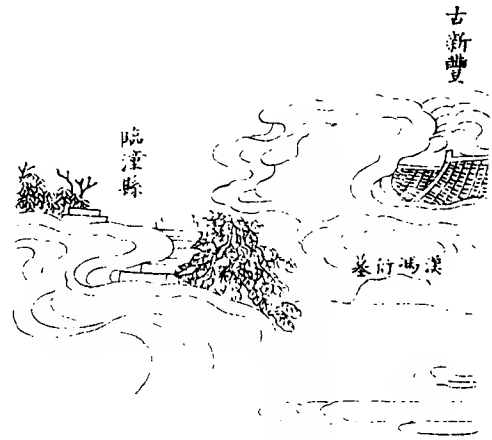
漢太上皇陵

前漢書高祖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縣師古曰高祖初居櫟陽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及崩葬其北原上名曰萬年陵因建萬年縣置長丞今在臨潼東北七十五里陵西又有昭靈后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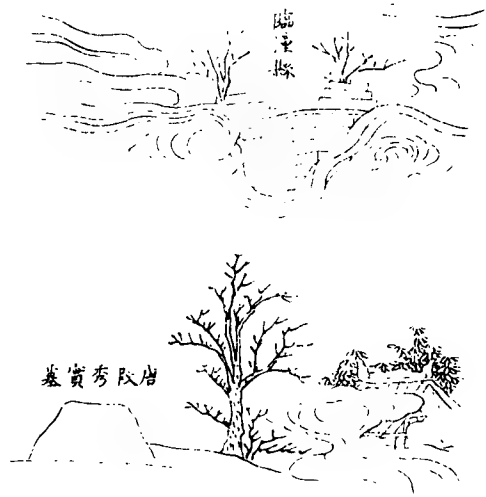
漢馮衍墓

臨潼志云縣東十四里有馮衍墓按後漢書衍京兆杜陵人有奇才羈旅州郡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注曰衍墓在新豐縣西四里今新豐去縣二十里正其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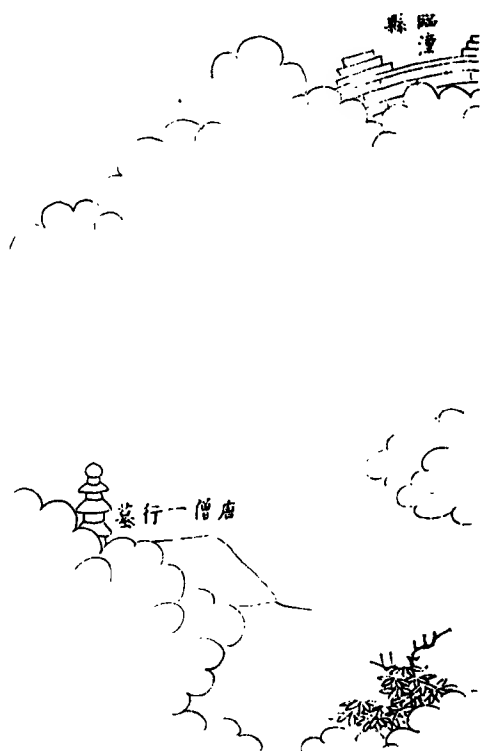
唐段秀實墓

秀實手繫朱泚雖不克然足以褫賊魄矣死謚忠烈墓在臨潼縣西南十三里墓東有祠子載後猶凜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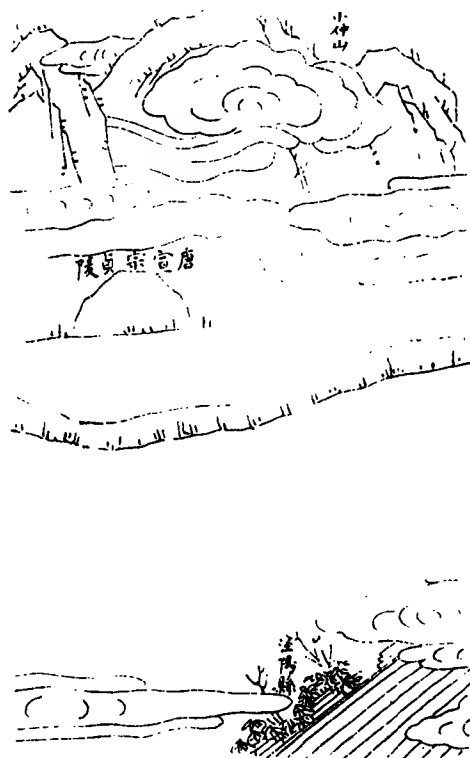
唐僧一行墓

一行精曆象陰陽五行之學撰開元大衍曆經卒
諡大慧禪師玄宗御製文書碑出內庫錢爲起塔
于銅人原後幸溫湯過塔前駐馬徘徊今臨潼縣
西南有一行葬塔在灊陵東北十五里



唐宣宗貞陵

宣宗欲易樹子付託羣小大行時非王宗實入視
幾有易牙之禍矣懿宗卽位葬貞陵在小仲山
去涇陽縣西北六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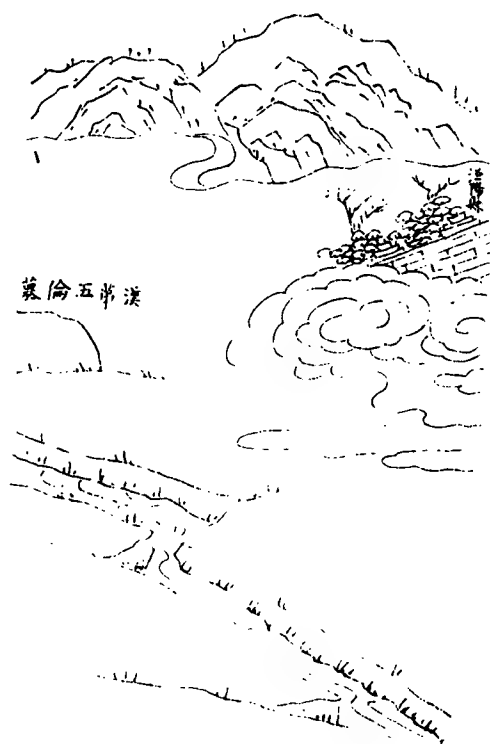
唐德宗崇陵

德宗葬嵯峨山麓在涇陽縣西北史云王后祔焉按帝初用盧杞趙贊稅間架除陌錢召民愁怨又徵師日滋未泚乘釁作逆既走奉天復奔梁州非得李晟渾瑊唐祚盡矣及還長安猜忌如故寵宦者竇文場任佞幸裴炎齡始終以杞為忠慎而陸贄擯矣進奉羨餘克物大盈發易太子賴李泌苦諫而免崩時太子疾遺詔出倉卒山陵備禮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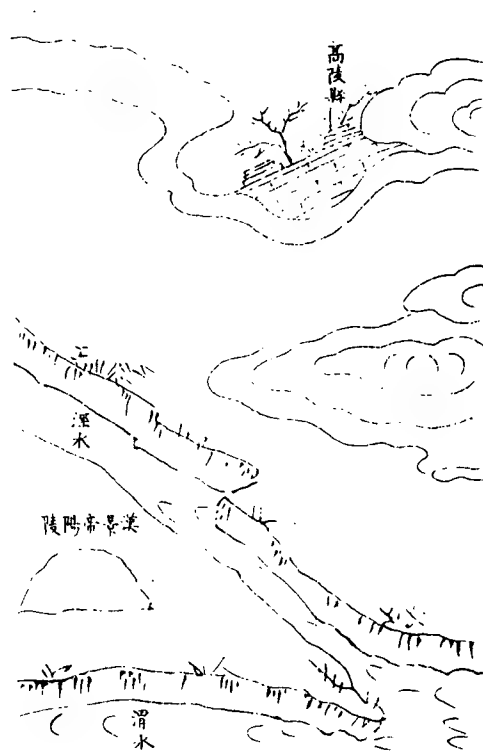


漢第五倫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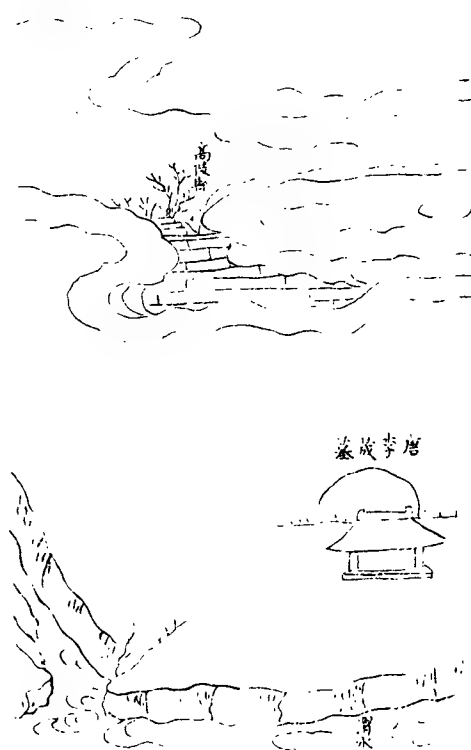
范曄謂倫峭嚴為方歸諸寬厚然亦以歷事明主故得用功名終賜秘器衣衾葬清谷口在涇陽縣西五十里



漢景帝陽陵
 史記注黃圖云陽陵關門四出神道四通其地在涇渭間去高陵西南三十里漢書注陵東有王后陵



唐李晟墓
 天生李晟為唐社稷也封西平郡王卒謚忠武葬今高陵西南十里有碑裴度撰柳公權書過者無不軾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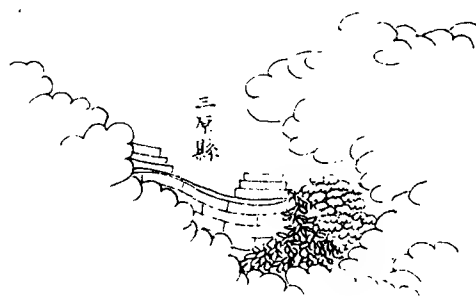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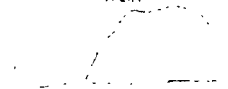
唐太祖永康陵



唐太祖永康陵

高祖神堯大父諱虎仕魏封隴西郡公周追封唐國公神堯武德初追尊爲太祖陵曰永康開元中詔置官陵戶今在三原縣北四十里

唐高祖獻陵



唐高祖獻陵

帝陟于貞觀九年遺詔園陵務從儉約太宗欲依漢長陵故事從厚葬虞世南房玄齡等議遵顧命從之陵在三原縣東北四十三里

陪葬妃一公主一

楚國太妃萬氏

館陶公主

陪葬諸王十六

河間元王孝恭

襄邑恭王神符

清河王誕

韓王元嘉

彭思王元則

鄭惠王元懿

鄭悼王元亨

滕王元嬰

魯王元嬰

江王元祥

陪葬功臣七

并州總管張綸

平原公王長楷

道孝王元慶

號莊王元鳳

徐康王元禮

鄧康曰元裕

霍王元軌

密王元曉

營國公樊興

巢國公錢九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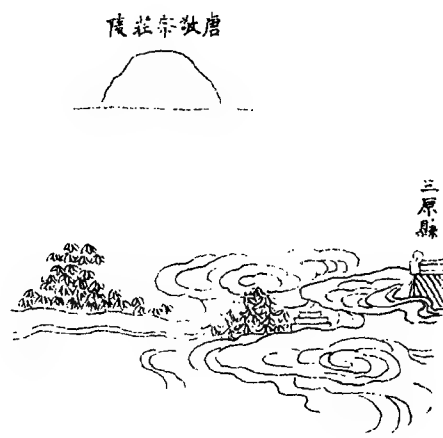
刑部尚書劉德威

譚國公丘和

刑部尚書沈叔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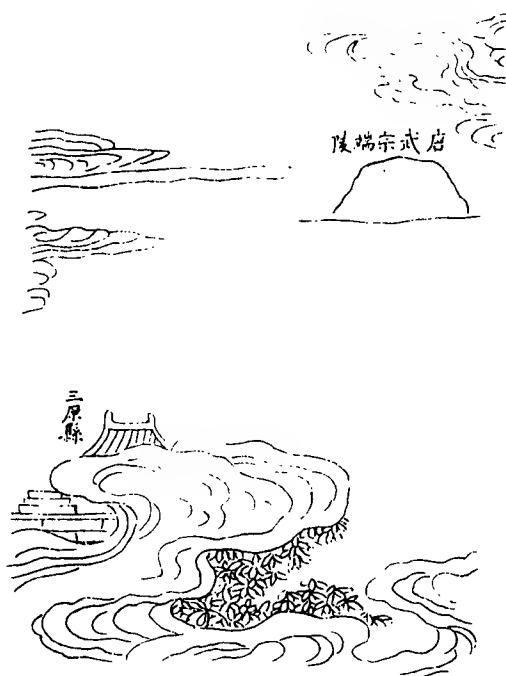
唐敬宗莊陵

昭愍擊毬酣酒賜內侍服色無節狎昵羣小弑于
宦豎劉克明等年才十八耳其不亡唐幸也葬亦
曰莊陵在三原縣西北五里



唐武宗端陵

帝委任李德裕制河北三鎮如運之掌澤潞反側取同拾芥何特達也第日信方士服不死藥以致傷生才人王氏于其未疾前已獨憂之而又能以身薦螻蟻故宣宗卽位贈賢妃葬端陵之栢城在三原縣東北三十里



唐臧懷恪墓

墓在三原縣北原上按懷恪仕唐與子希讓頗有戰功兄弟子姪乘朱輪拖珪組甚盛然亦以顏魯公爲懷書神道碑所謂附青雲之士聲施後世也



唐李國貞墓

唐書稱國貞以辦吏清白守法觀察糾州糧畫爲亂軍所殺葬三原北原上權德輿爲撰碑銘

墓貞國李唐



漢武帝茂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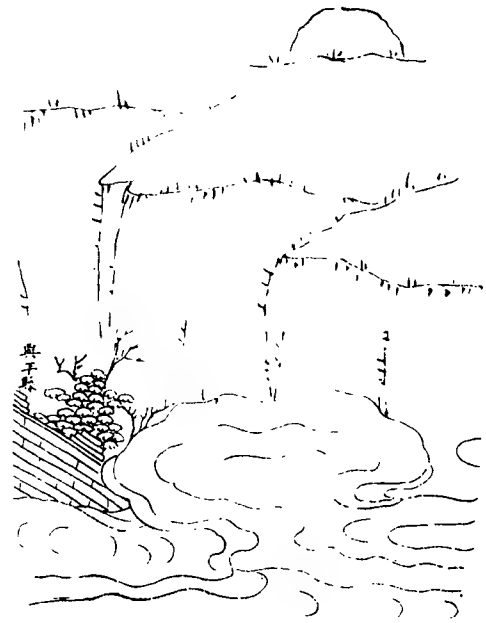
帝雄才大畧然征伐四夷信任方士禱祠土木之役興
 鹽鐵平準之法密民窮盜起幾成大亂末年一詔休兵
 息民遂以善終葬茂陵在興平東北十七里茂崇十四
 丈廣百四十步過漢諸陵貢禹謂多瘞藏不復容物病其
 侈也武帝既葬茂陵園自燒好以下上幸之如平
 器鄠縣又有入買得玉杯非茂陵中物乎吏問之
 人上吾陵唐刀劍推問果然亦異矣

陵茂帝武漢



茂陵

漢公孫弘墓



漢公孫弘墓

公孫弘齊菑川薛縣人六十餘始遇七十為丞相
史譏其希人主意挾詐報怨然且為汲長孺所斥
及死亦葬興平當茂陵西南

漢衛青墓

茂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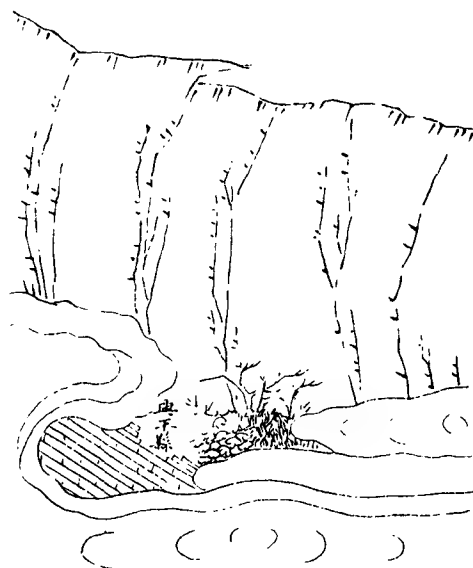


漢衛青墓

衛大將軍青既貴尚平陽公主元封二年卒合葬
茂陵東二里帝為之起冢象廬山其君臣遇合大
都以戰勝為能千秋萬歲後魂魄猶相依也

漢霍去病墓

茂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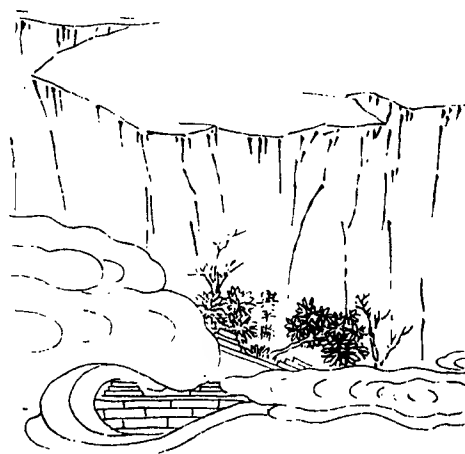


漢霍去病墓

驃騎于戰獨烈故能暴起貴踰衛青及死帝尤悼之為家發屬國玄甲軍象祁連山今呼去病冢在衛青冢東石人馬猶存師古曰與青冢俗呼雙冢

茂陵

漢霍光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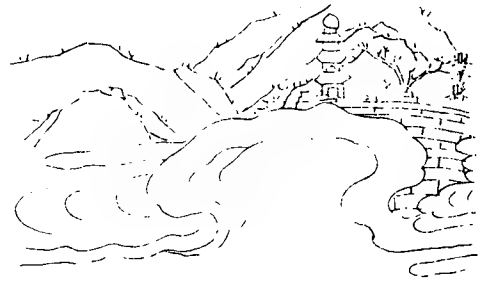


漢霍光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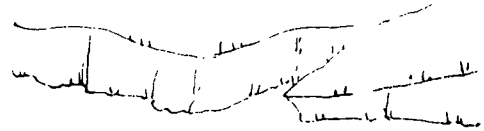
霍光在昭宣間有社稷功卒葬茂陵東南禮儀器物皆如乘輿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夫人顯更修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今獨墓存

漢馬融墓

馬融茂陵成帷里人今墓在興平西南三十里平原中俗謂馬連家融大儒而草率李固獻西第頌媚大將軍又有傳其忌而欲殺鄭玄者槐里一丘寧無遺咎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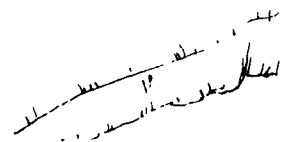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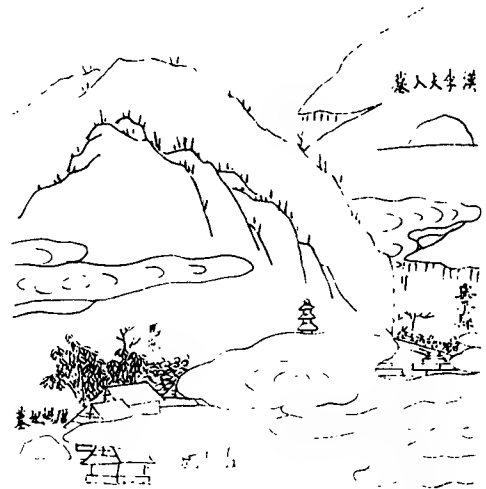


漢馬融墓



漢李夫人墓唐楊貴妃墓

漢李夫人唐楊貴妃皆葬今興平縣地李以倡楊以淫皆能禍國而楊尤為烈乃妾草帷神襪錢土粉人尚艷言之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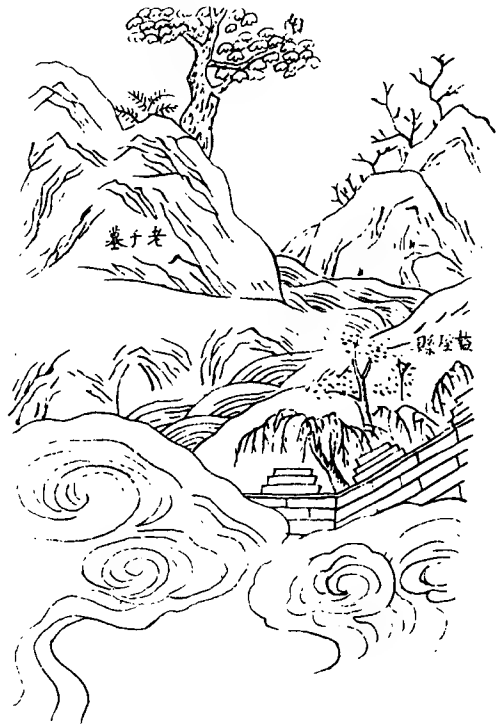
周王李墓

鄆卽周豐邑按文王生于岐周伐崇後始作邑于
豐則自太王及王季皆居岐州不他徙而史記皇
甫謚云王季葬鄆縣之南山今在鄆西三里距南
山十餘里



老子墓

水經注曰就水北經大陵西俗謂之老子墓在藍
屋縣東南老子爲柱下史適西戎于此有家事非
經證然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有冢
可也今就谷吾老洞中有石函云老子頭顱藏焉
聞開視之人畜皆災抑獨何哉



下邳廢城

漢金日磾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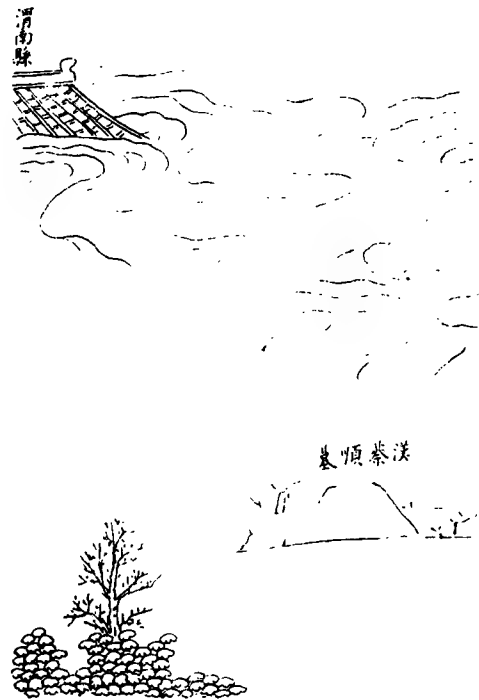


漢金日磾墓

一統志云墓在下邳城東南雍大記云卽渭南縣地縣志云昭帝以日磾有匡輔功封粹侯賜陂地數千畝于下邳薨賜冢地于下邳陂謚曰敬侯後人稱其陂曰金氏陂考漢書云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何也

漢蔡順墓

順汝寧人在西漢末避亂遷居于渭南遂葬焉按汝南先賢傳順事母至孝今墓碑爲元田遠撰志謂在縣東關街南五指山下今移在泗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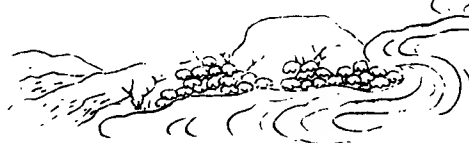
漢蔡順墓

唐王忠嗣墓

唐書忠嗣鄭縣人蓋其時地屬鄭今墓在渭南縣
廣鄉原道南神道碑元載撰王縉書有縣令輩之
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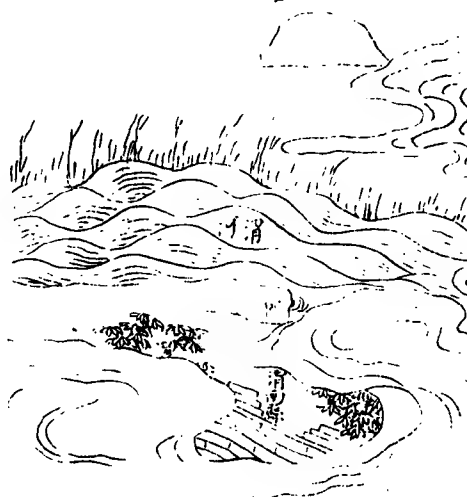
墓祠忠天唐



唐白居易墓

樂天與其弟行簡敏中三墓在渭南縣北紫蘭村
樂天自爲墓志舊有碑今泐而裂矣

墓天樂白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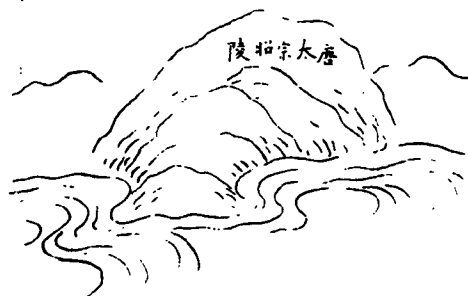
宋華墓



宋冠隼墓

渭南志冠隼公墓在棠村里仕原之麓蓋公初生地也有祠去縣北五十里

唐太宗昭陵



唐太宗昭陵

陵在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初貞觀十八年詔營山陵九峻山上足容一棺而已乃鑿山西南七十五尺爲玄宮旁巖架棧道繞山達玄宮門及葬文德皇后帝自爲文言薄葬以止盜賊之心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開國之主規模宏遠哉

陪葬宰相十三

中書令馬周

醴泉縣



中書令崔敏禮

司徒英國公李勣

總英公

元年卒謚貞武給東園秘器陪葬及葬高宗陵送

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陀尚書左僕射衛國公李靖

之功唐書衛公李靖給班劍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謚

舊唐書衛公李靖給班劍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謚

關象突厥內跌山吐谷澤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

右僕射虞國公溫彥博右僕射宋國公蕭瑀

右僕射申國公高士廉右僕射梁國公房玄齡

玄齡當國任公竭節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

高宗詔配享太宗廟廷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

徵謚文貞夫人裴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以品禮儀

物非徵志乃用素車白布帷帷無塗車芻靈帝登

右僕射萊國公杜如晦如晦疾篤上親幸其宅撫

哭之廢朝三日贈司空侯封萊國公謚曰成詔著

作即虞世高為製碑文

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

丞郎三品五十三

戶部尚書莒國公唐儉吏部侍郎馬載

戶部尚書武陽縣公李大亮

衛尉卿齊國公房仁裕禮部尚書張俊胤

國子祭酒孔穎達

禮部尚書孔志亮

工部侍郎孔惠志

散騎常侍褚亮

祕書監永興公虞世南

工部尚書閻立本

吏部尚書姜晦

中書舍人杜正

殿中監唐嘉會

學士姚思廉

衛尉卿魏叔王

光祿卿姜遠

祕書監岑景清

宗正卿李芝芳

光祿卿房光義

衛尉卿房光敏

子蘭州刺史誕

清河郡主婿贈鴻臚寺卿竇庭蘭

金州刺史盧真松

天策府記室薛收

宗正卿段綸

金紫光祿大夫長孫璿

贈吏部侍郎安康伯太史令薛績

銀青光祿大夫李震

洪州刺史吳黑闥

晉州刺史裴藝

寧州刺史竇義節

衛州刺史蕭業

吏部郎中馬頴

幽州都督平元公長孫敬原州都督李政明

臨淮公李規

琅瑯公李珣

常山公李清

千金公李俊

中山公李琚

汝州別駕房佐

清道率房回

江夏郡王道宗

夔國公劉洪真

雍州長史李弼

特進觀國公楊仁恭

原州都督史幼贍

陝王府司馬謙

芮國公豆盧行業

西平郡王李琛

蘭州刺史建寧公李安

南都督姜簡

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四

大將軍薛國公阿史那忠

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

右驍衛大將軍嘉川公周護仁

鎮國大將軍丹陽公李客師

大將軍鴈門公梁建方

左鎮衛大將軍統國公張仕貴

左武衛大將軍翼國公秦叔寶

大將軍周國公鄭仁泰

輔國大將軍劉弘基

益州都督王愔
武衛大將軍申進達

孫武達 丘行恭

阿史那 什鉢苾

金吾大將軍梁儼

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蘭

監門大將軍仇懷古

大將咄苾

大將軍蘇光熟

漢東公李孟常

光祿大夫芮國公豆盧寬

大將軍尉遲寶琳

大將軍阿史那道真

左武衛大將軍天水郡公丘行恭

金紫光祿大夫賀蘭整

大將軍張大師

冠軍將軍許洛仁

大將軍張延師

大將軍瑯琊王錡

大將軍史大柰

左武衛大將軍懷德縣公牛伯憶

左金吾大將軍梁仁裕

右屯衛大將軍金水郡公姜確

左監門大將軍王波利

大將軍公孫雅靖

大將軍可汗阿史那步真

大將軍史奕

大將軍李崧

大將軍阿史那德昌

右監門將軍龔善

左金吾將軍房先忠

內侍將軍張阿難

橫野將軍都督拔野鉄

都督渾大寧公史氏祔 將軍盧國公程知節

于闐王尉遲母阿史那氏祔

將軍仇務薦

右武衛大將軍懷寧縣公杜君綽

將軍薛仁靖

將軍魯何道

將軍元仲父

將軍解斯正貴

將軍康平

右監門大將軍賀拔儼

將軍楊思訓

將軍豆盧承基

將軍徐定盛

將軍段志玄

將軍薛萬鈞

將軍李承祖

右郎將尉遲昱

中郎將段存爽

將軍元思賢

中郎薛承慶

左郎將姜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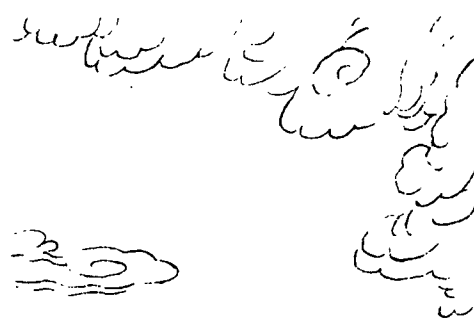
諸王妃嬪公主及諸蕃君長擒伏歸和者不載

唐肅宗建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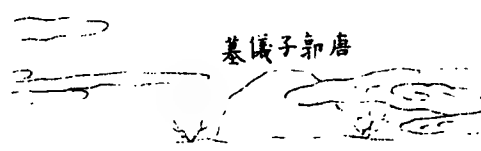


唐肅宗建陵

天寶之亂肅宗庶幾中興然任宦者為觀軍容使致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與唐相終始亦失策矣崩葬建陵在醴泉縣北三十里武將山貞元中修葺陵寢獻昭乾定泰橋元七陵各造屋唯建陵修葺而已有陪葬功臣郭子儀另圖



建陵



隋高穎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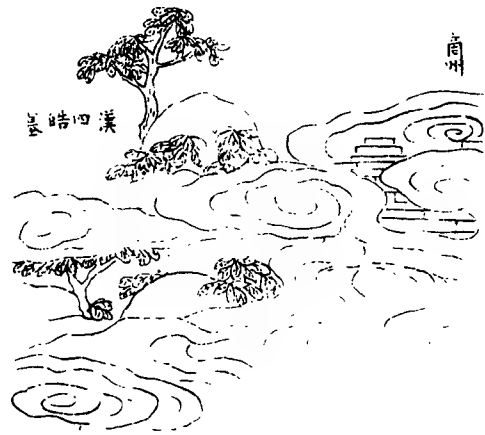
高穎有文武大畧爲隋文忠臣幾死宮中之譖而
又欲以忠諫忤楊廣遂坐誅諸子流徙墓在醴泉
縣東三十里

唐郭子儀墓

汾陽以身繫唐社稷安危四十餘年八十五薨贈
太師諡忠武陪葬建陵舊令一品墳高丈八詔特
加十尺及葬上御安福門哭送之千載而下猶有
生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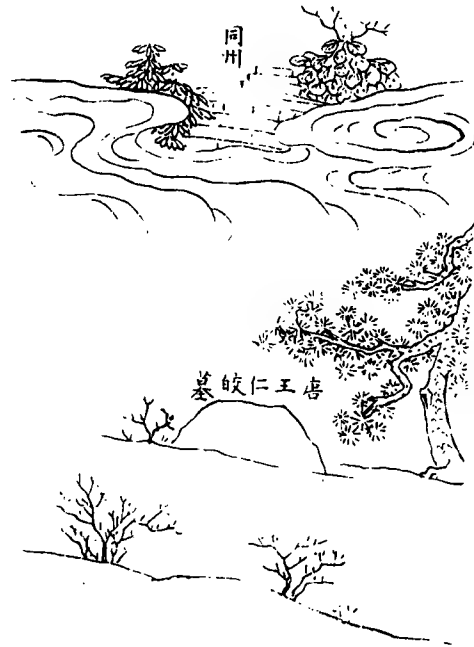
漢四皓墓

四皓隱商山沒遂葬焉三冢相連一冢少遠傍多
練子樹去商州西五里有祠長安志圖咸陽有四
皓墓非是



唐王仁皎墓

仁皎唐玄宗后父封祁國公卒其子駙馬都尉守
一請用實謚例築墳五丈一尺宋顯蘇頌以爲准
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上從之墓在同州南十里



宋鄭驥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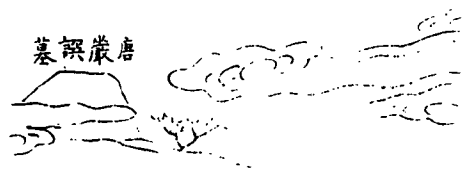
宋史驥廣信玉山人高宗初以直秘閣知同州金將妻宿犯同州城陷驥投井死謚威愍詔賜廟愍節今其墓存在州西北二里



唐嚴譔墓

譔朝邑人高宗時居夾廬墓武后以譔為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來俊臣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還召拜右散騎常侍今朝邑縣長春宮南有墓

長春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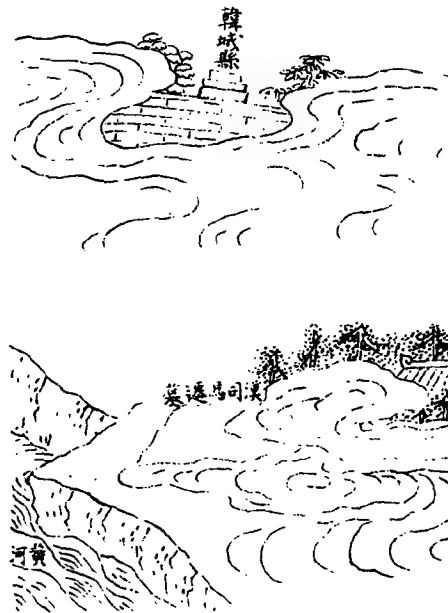
程嬰公孫杵臼墓

兩人先后爲趙孤死並冢宜也史記正義曰河東趙氏祀先人別舒一座祭二士河東與韓城隔一河墓或是在縣南二十里縣志又有題趙武墓詩然不可攷



漢司馬遷墓

太史公龍門世家韓城縣南二十里有墓因號司馬坡有祠東向洪河懸崖古柏森森過者想見其生平奇魂矣



倉頡墓

倉頡生而能書及長仰觀奎星圖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窺文字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楊用修云倉頡家方輿勝覽有數處當以關中左馮翊今耀州者爲是按皇覽云倉頡家任利陽亭南高六丈聞人牟準作衛觀碑云倉頡家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今在白水縣東北八十里



周鄭桓公墓

公名友宣王庶弟按史記索隱鄭縣屬京兆系本云桓公居棧林宋忠曰棧林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名爲鄭卽今華州墓在西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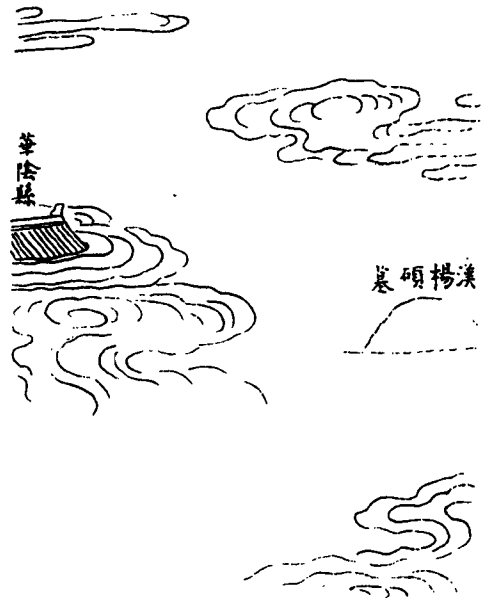
唐郭暖墓

暖汾陽王第五子也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襲
代國公墓在華州西南十里半山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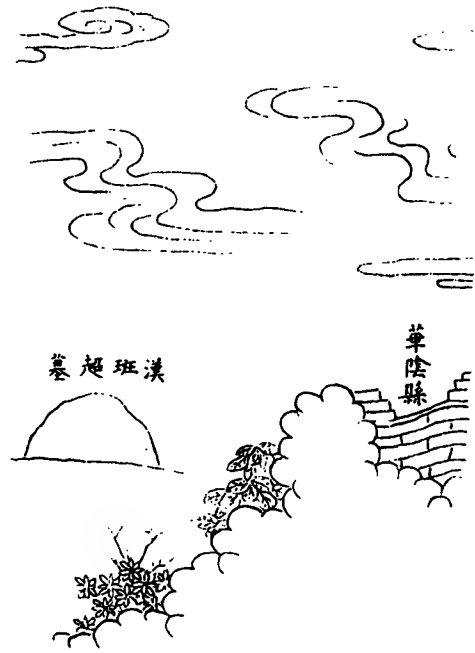
漢楊碩墓

碩諱天文隱居華山知漢高帝當興八子皆從征
伐名喜者斬項籍有功封侯碩獲封見漢書功臣
表今墓在華陰縣東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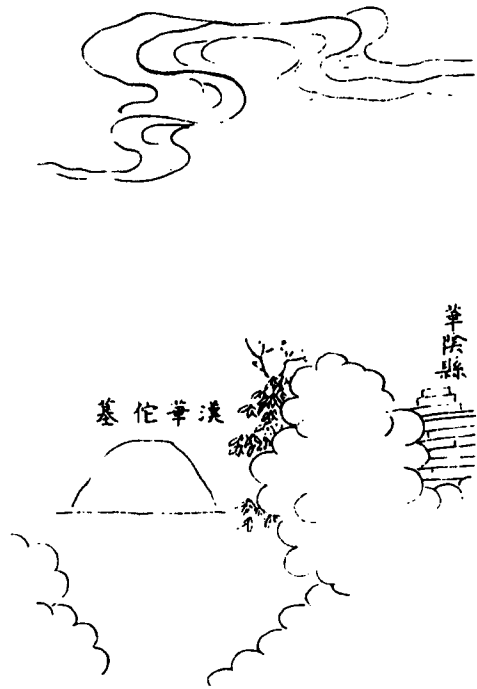
漢班超墓

定遠侯其先扶風人而一統志及通志皆謂超墓在華陰今存去縣西二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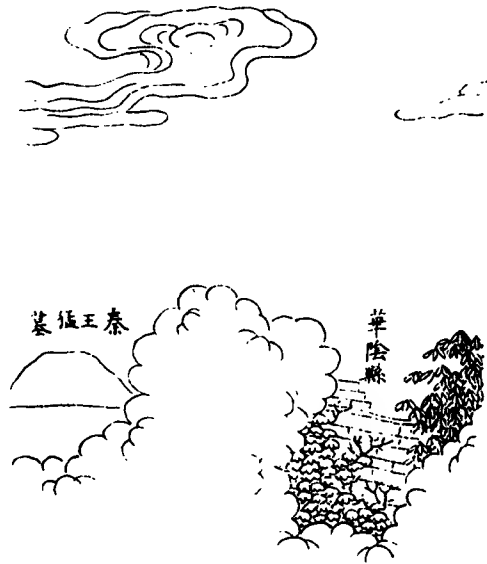
漢華佗墓

華元化爲人醫多奇效獨不爲曹操除頭風竟收死獄今墓在華陰西五里通志云華陰人後漢書三國志皆曰沛國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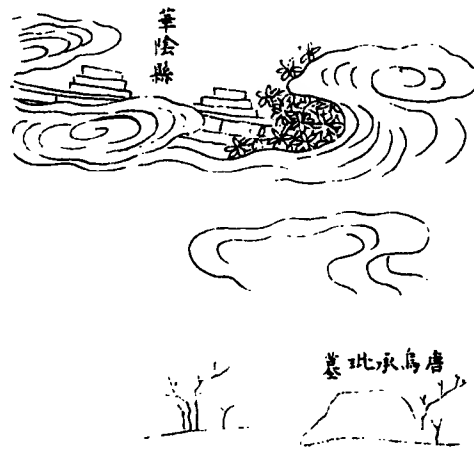
秦王猛墓

景略符堅之孔明也然瀕死猶諫堅使不以晉爲
念此豈須更忘晉哉時未可也今墓在華陰縣西
三里



唐烏承玼墓

承玼開國公重胤父有軍功與兄承恩謀殺史思
明未果李光弼以詔拜冠軍將軍封邑化郡王貞
元十一年薨華陰縣告平里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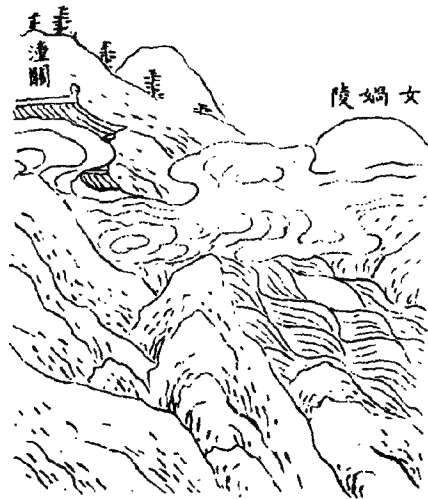
宋陳搏墓

陳搏亳州人唐長興中曾舉進士不仕及聞宋藝祖受禪乃隱武當山后至華岳雲臺觀高臥不起歿于張超谷石室中相傳僊去蓋託而逃焉者遺骨爲道士時出乞施嘉靖中直指姚公一元葬之五泉院蘇公志皐作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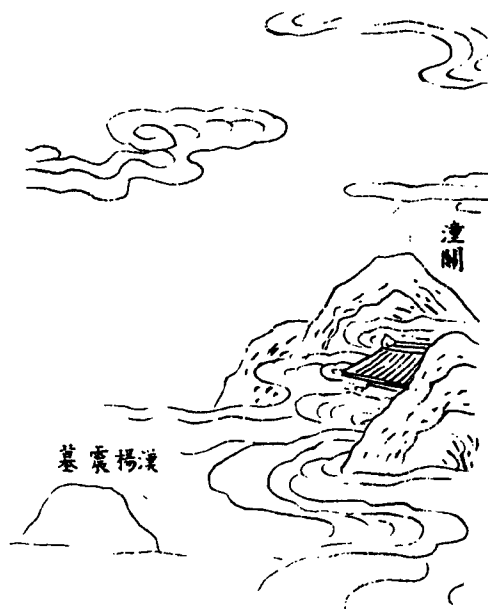
女媧氏陵

女媧陵在潼關東門外三里黃河北岸唐天寶初虢州閿鄉黃河中女媧墓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中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故相傳曰風陵堆或曰女媧墓在山西趙城縣此黃帝相風后墓莫可考



漢楊震墓

震畏四知裨匡時政而諧于樊豐等慷慨飲酖命以雜木爲棺布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太守移良奉豐旨留停露棺道側歲餘乃得改葬華陰潼亭有大鳥高丈餘集樞前悲鳴淚下葬畢飛去今墓在潼關西七里



唐睿宗橋陵

舊唐書睿宗葬橋陵在蒲城北三十里豐山周四里前襟浩泉之水

陪葬太子三

惠莊太子

惠文太子

惠宣太子

陪葬公主三

金山公主

涼國公主

鄔國公主



王禮攷又有
節愍太子重俊
金城公主
城安公主

宜城公主
長寧公主
安定公主

唐讓皇帝惠陵

讓皇帝玄宗兄寧王憲也讓立玄宗薨尊為帝俗
稱其陵為唐讓冢在蒲城縣西北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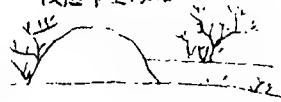
陪葬諸王三

鄭王筠 嗣寧王琳 同安王珣

陪葬公主三

蔡國 代國 霍國

唐讓皇帝惠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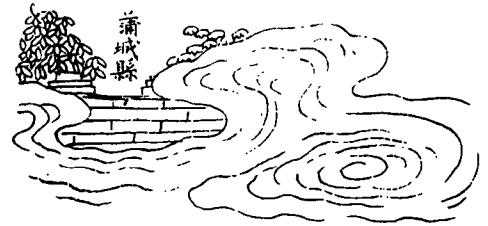


唐玄宗泰陵

玄宗開元之政幾致太平天寶以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祿山反叛天子出奔無足錄者初帝謁橋陵見金粟山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後安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忌孝敬矣後創寢園葬泰陵在蒲城縣東北三十里

陪葬一

贈楊州大都督高力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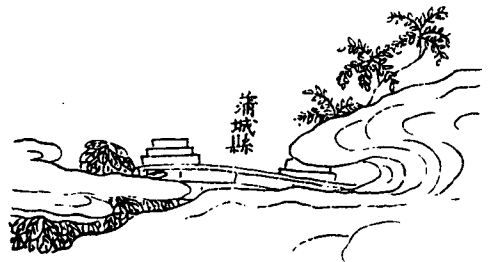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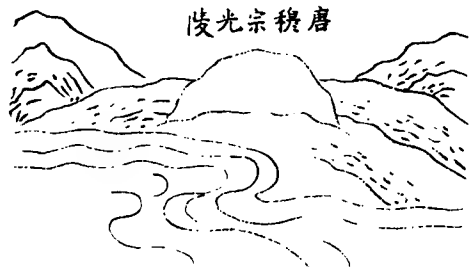
唐穆宗光陵

當是之時再失河朔閣宦用事小人雜進無足錄者蒲城縣北二十里堯山有唐穆宗光陵宋開寶間曾經修剏諸陵廟立碑今毀

陪葬太后二

恭懿王太后

貞獻蕭太后



唐憲宗景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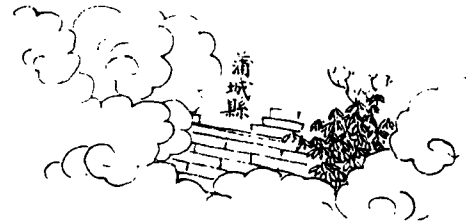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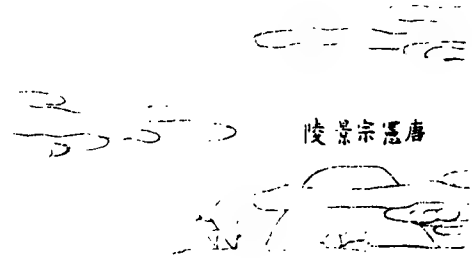
元和英斷庶幾唐室中興惜服金丹過當有闕豎
之逆耳葬景陵在蒲城縣東北三十里

陪葬后妃三

懿安郭太后

孝明鄭太后

王賢妃



賈大夫墓

左傳稱賈大夫惡娶妻而美者蒲城在周爲賈國
縣西南十八里賈曲鄉有賈大夫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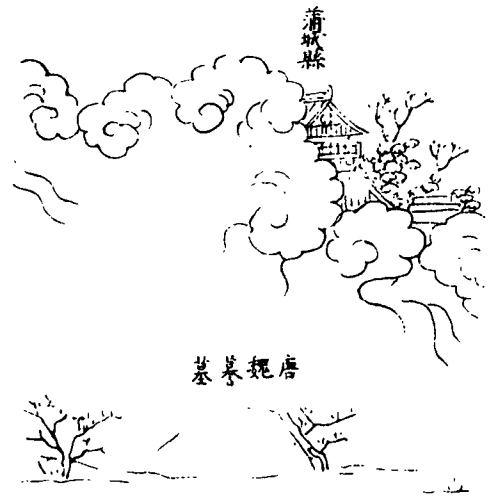


賈大夫墓



唐魏墓墓

墓文貞公徵五世孫謹言無所畏避宣宗稱其綽
有祖風爲令狐綯所忌罷之今有墓在蒲城縣南
十五里



唐李思訓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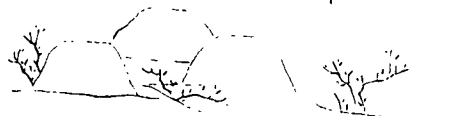
蒲城西十五里有思訓墓唐雲麾將軍也墓碑北
海大守李邕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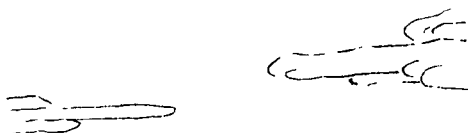
唐令狐整令狐熙令狐德紫墓
 整子熙熙子德紫仕周隋唐間德紫撰後周書傳
 于世墓在耀州西北三里



唐令狐整令狐熙令狐德紫墓



唐中宗定陵
 帝不能鑒殷以致韋氏之亂幾亡唐室崩葬富平
 縣西北十五里曰定陵



唐中宗定陵



唐代宗元陵

代宗時關尹用事藩鎮陸梁雖平亂守成僅中主耳陵曰元陵在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葬時以德宗生在千輜輶車移指丁未間德宗問之有司以對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自利乎改輶直千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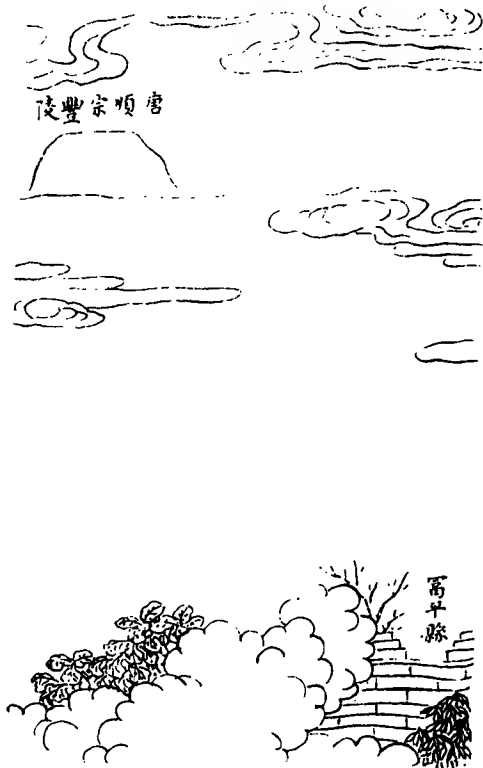
陵元宗代唐



唐順宗豐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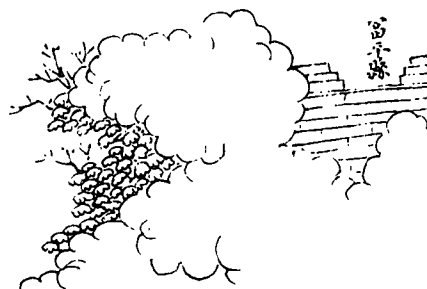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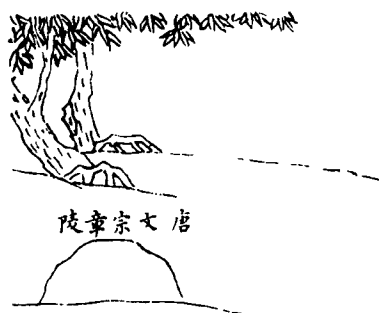
帝為太子病風且瘖嗣位改元永貞八月禪憲宗崩葬豐陵今在富平西北五十里金甕山韓愈豐陵行欲言非職知何如病其侈也

陵豐宗順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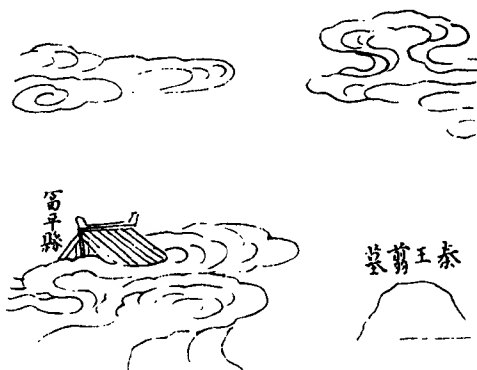
唐文宗章陵

文宗陵曰章陵在富平縣西北二十八里天乳山
帝親宰輔慨然思治而制于中官終不能振至以
周赧自比夫在不明與不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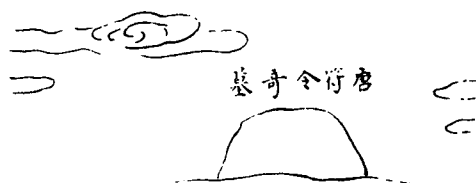


秦王翦墓

在富平縣東四十里道賢鎮墓左六家俗傳為六國
圖書圖書非可葬者或其子若孫耳每六月朔望
墓若海市狀城郭依然車馬交錯異也



唐符令奇墓
在富平縣南三十里薄臺川其子輔國將軍璿從
葬



唐李光弼李光進墓
光弼才位幾與汾陽齊封臨淮王諡武穆墓在富
平縣西北三十里墓碑神道碑顏真卿書祠旁即
光進墓兩家相望焉

唐李光弼李光進墓



唐賈島墓

在富平縣東三十里大賈村墓碑柳公權書今不存



唐高宗乾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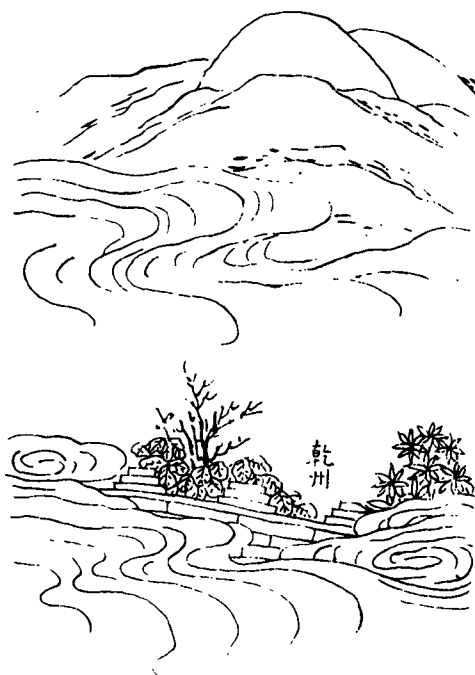
高宗荒淫惑于武后致牝雞晨鳴幾移李祚猶與武氏合葬乾陵在乾州北十里古梁山之巔按唐書后崩議合葬嚴善思爭之不能得俗呼武后陵豈后盜魁柄千載下遂無高宗乎陵上刻諸蕃酋長各肖其形並刻名姓今猶有存者又有于闐國進無字碑

陪葬太子諸王公主九

章懷太子賢

懿德太子重潤

唐高宗乾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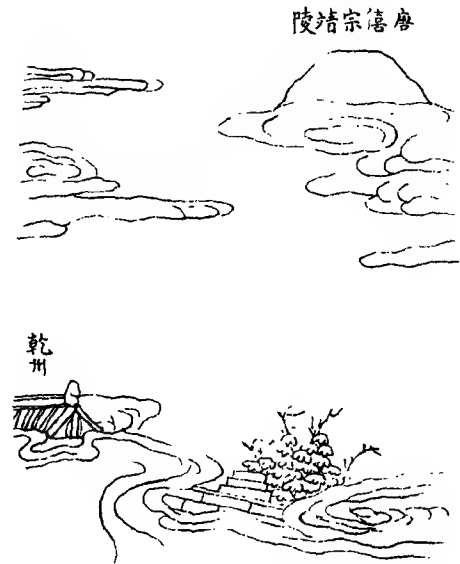


澤王上金
 邠王守禮
 新都公主
 安興公主
 諸臣
 特進王及善
 特進劉蕃禮
 左僕射楊再思
 左衛將軍李謹行

許王素節
 義陽公主
 永泰公主
 中書令薛元超
 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
 左僕射劉仁軌
 左武衛將軍高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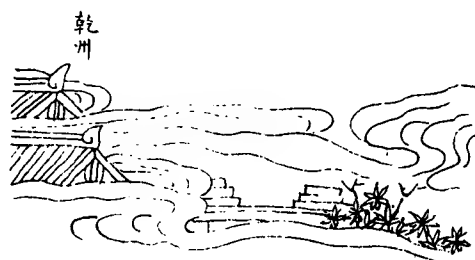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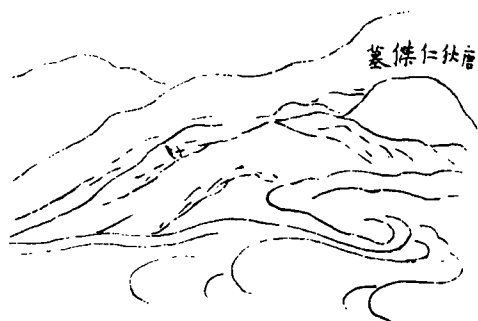
唐僖宗靖陵

僖宗當唐室之衰專事遊戲委政閹尹黃巢犯關
 出走興元唐之亡必矣二十七而崩葬靖陵在乾
 州東北十五里



唐狄仁傑墓

梁公于唐有洗天浴日功卒葬乾州北門外五里許當乾陵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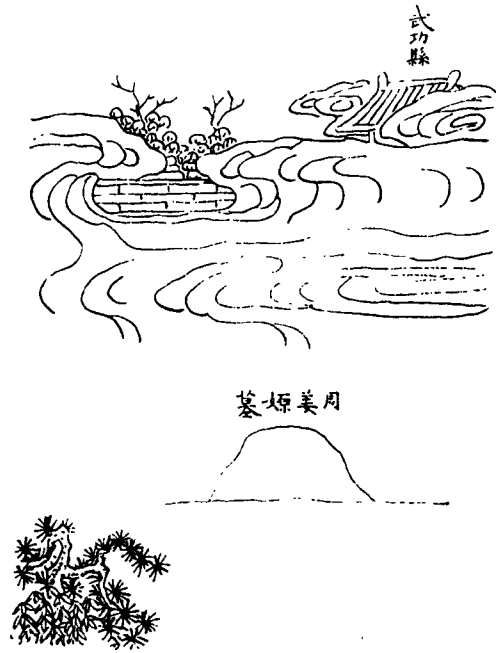
唐桑道茂墓

道茂有神術嘗謂奉天有天子氣後德宗果幸奉天道茂隨行死葬乾州南門外有神道碑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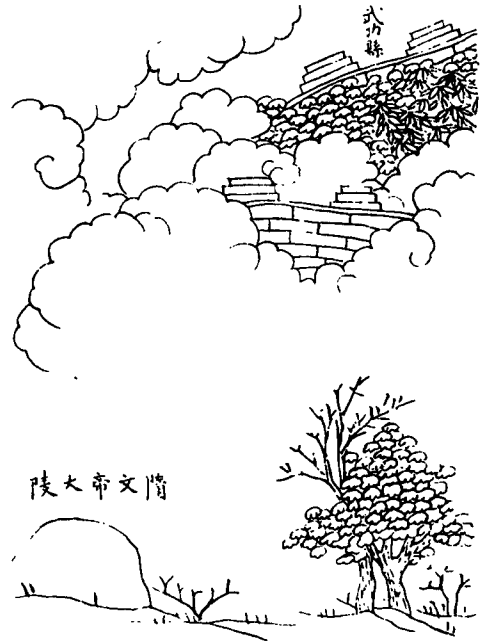
周姜嫄墓

姜嫄高辛氏元妃是生后稷詩謂封稷于釐而說者謂主姜嫄之祀墓在武功南門外南去三百六十步又西四十步武功古釐國也或謂葬邠州非是



隋文帝大陵

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三畝原高五丈周數百步隋書本記與獨孤后同墳異穴通志載文帝陵于武功復載高祖陵于扶風豈一帝兩陵乎



漢蘇武墓

郡國志武冢在好畤縣東三十里按長安志好畤縣不常所置漢縣在奉天界今在乾州東七里晉縣在舊縣南二里唐縣在州西北六里宋元因之今併入永壽則武墓在武功縣東三十里守節鄉者近是韓城縣亦有武墓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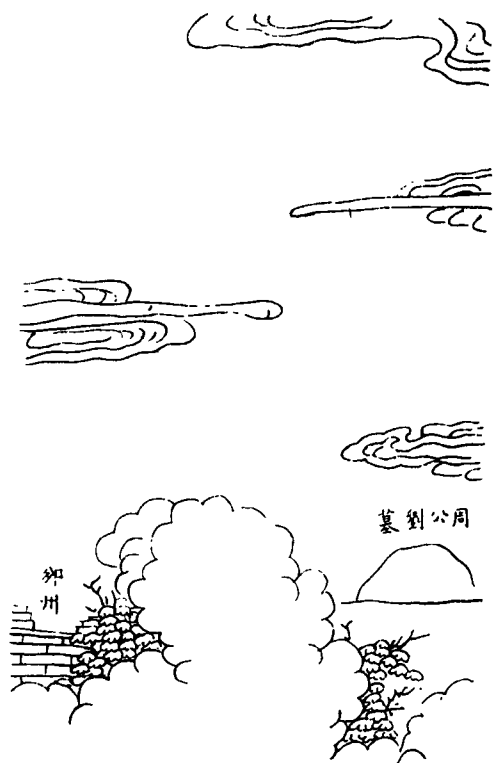
唐蘇頌墓

許公冢在武功縣西南十五里新寨南有公神道碑張說謨公家名賢輩出獨公遺丘在焉他壟莫可辯也



周公劉墓

公劉承不屈之緒竄戎狄間始遷于豳史記云公劉卒子慶即立國于豳則公劉墓或是在邠州東九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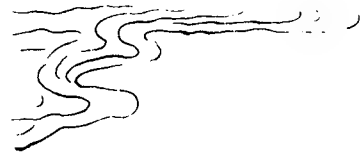
漢公孫賀墓

武帝時丞相多坐事死及賀拜相泣不受印綬然不能制其子敬聲驕奢而欲捕朱安世以贖不能免安世之告室其死也墓在邠州西南三十里今慶陽府亦有賀墓



漢鈎弋夫人墓

武帝將立弗陵乃賜趙婕妤死謂左右曰自古國家所以亂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乎昭帝即位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戶爲雲陵縣今在淳化縣北三十里列僊傳夫人右手奉曲武帝披之得一玉鈎故名其宮曰鈎弋宮及改葬棺內但有絲履三秦記又曰婕妤好失寵居甘泉宮三年不返死遂葬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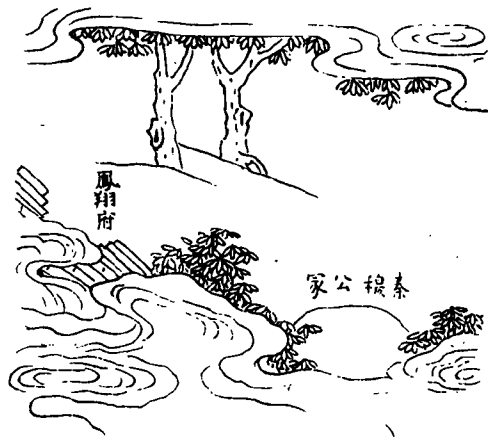


漢鈎弋夫人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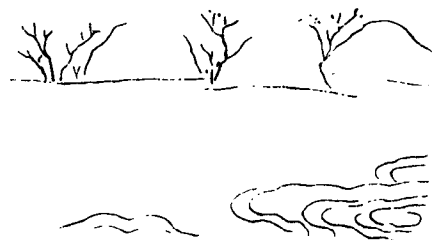


秦穆公冢

應劭云公與羣臣飲酣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中行鍼虎許諾公薨皆以殉國人爲之賦黃鳥按秦舊都雍雍今鳳翔府史記穆公卒葬雍皇覽曰穆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括地志三良冢在岐州雍縣則是殉葬異冢今鳳翔府城東隅有穆公墓城外三里有三良冢水經注祈年惠公故宮孝公改橐泉劉向言穆公葬無丘壠屢惠孝無由起宮祖宗之墳雍錄引之謂世遠難究其的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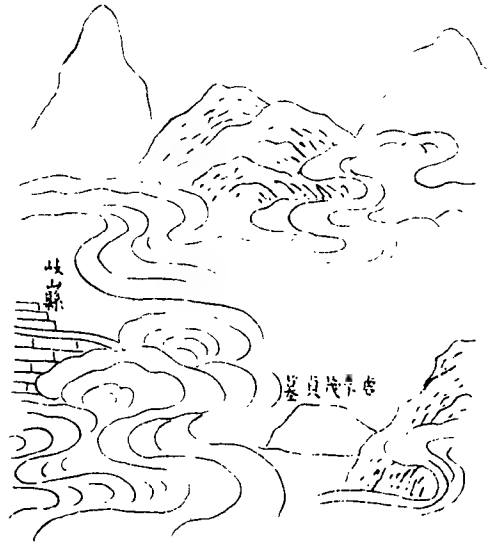


三良冢



李茂貞墓

茂貞本姓宋名文通以討黃巢功賜姓名唐宗光
 啟中為鳳翔節度使據有其地昭宗時兩舉兵犯
 闕後以入朝封岐王雖曾拒朱溫非其敵也至後
 唐國除墓在岐山縣東五里存之以為無將者戒



晉皇甫謐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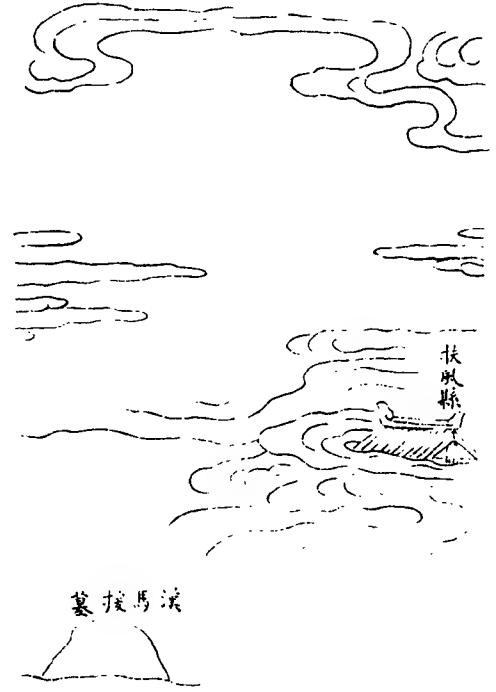
謐性貞素號玄晏先生疾篤命他物不得殉惟孝
 經一冊不封不樹惟欲速朽蓋其志也墓在寶雞
 縣北十里

晉皇甫謐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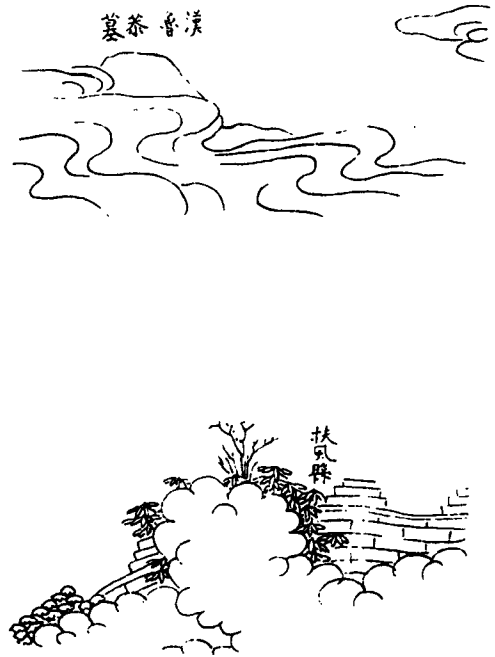
漢馬援墓

伏波將軍扶風茂陵人以薏苡得諸妻孥懼不敢以喪還舊瑩裁買城西數畝地橐鞬實客故人莫敢弔者後寃白乃得葬在扶風縣西南八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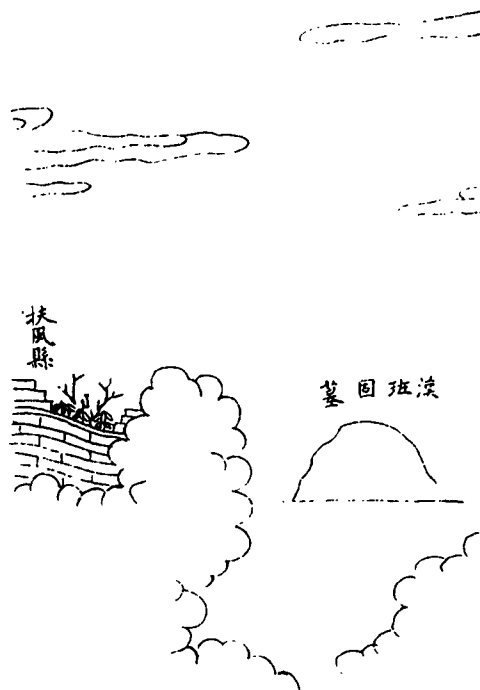
漢魯恭墓

本傳恭性謹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年八十一卒于家恭家在扶風平陵平陵今屬咸陽在漢屬右扶風即今墓乃在扶風縣北四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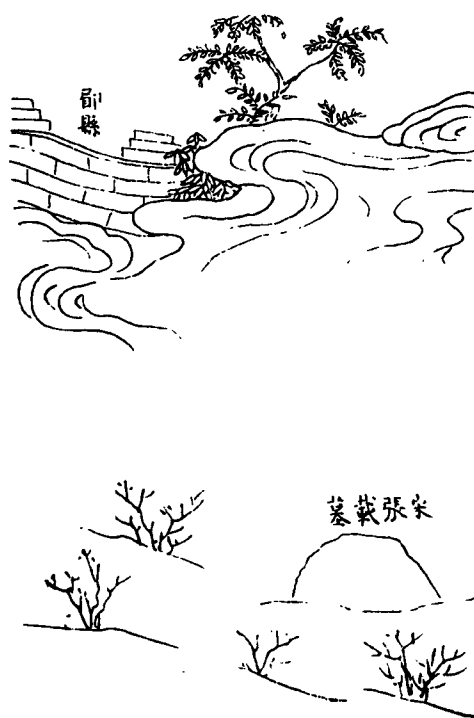
漢班固墓

固世家扶風績父漢書有功于世今有墓在縣東
二十里一統志通志俱未載



宋張載墓

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按
本傳載與有司議禮不合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
而卒貧無以殮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墓在郾
縣東南橫渠鎮淳祐元年封郾伯今從祀孔子廟
庭



街

漢張騫墓

史記騫以使通大夏封博望侯其後通烏孫爲大
行卒益都音舊傳騫漢中城固人城固志曰墓在
縣西五里漢中志曰在城固縣東二十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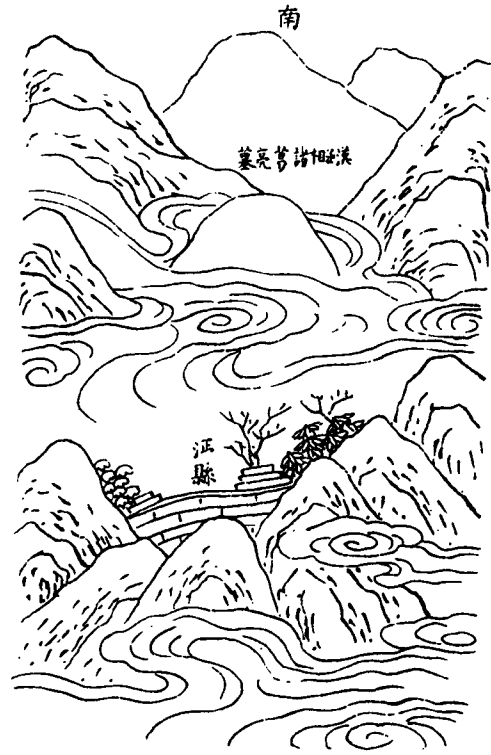
漢李固墓

後漢書曰固南鄭人謝承書曰固臨終勅子孫素
棺三寸幅巾殯殮于本郡燒塋之地不得還墓塋
汚先公兆域有董班者事固聞固死奔赴哭泣盡
哀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之許送喪到漢中赴
葬今墓去城固縣西三十里唐韋臯作碑今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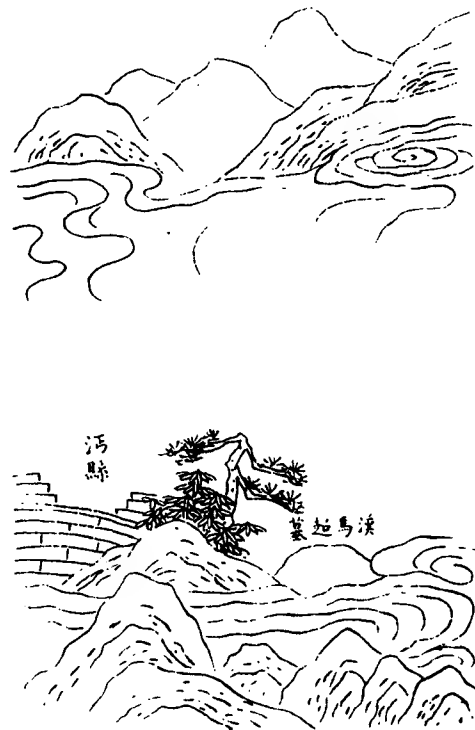
漢諸葛亮墓

武侯遺命葬定軍山爲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不
須器物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中書
郎向亮上表謂宜近其墓立之沔陽鍾會入寇至
漢川令不得于墓所芻牧樵採今在沔縣南十里



漢馬超墓

沔縣東三里有超墓按漢建安五年諸葛武侯軍
至沔陽親詣墳所設祭今名馬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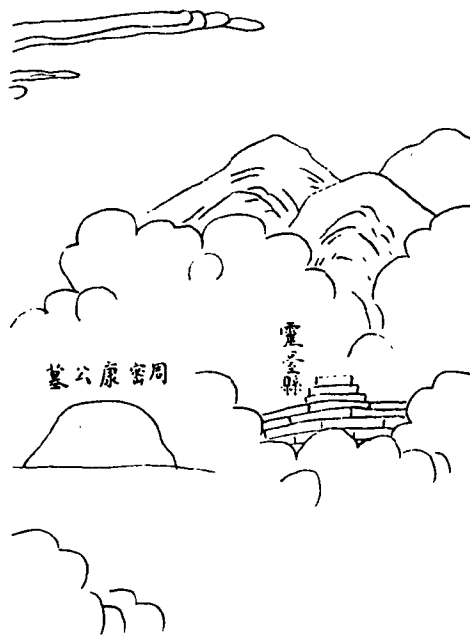
漢劉表墓

述征記表冢在高平郡子琮以珍香數十石置棺內晉永嘉中郡人衛熙發其墓見表貌如生香聞數里懼不敢犯今墓在鎮原縣西後漢書高平縣屬安定郡今當屬鎮原而據典略曹公在宛先主過辭表墓涕泣而去表墓又當在荊州矣今襄陽府東有表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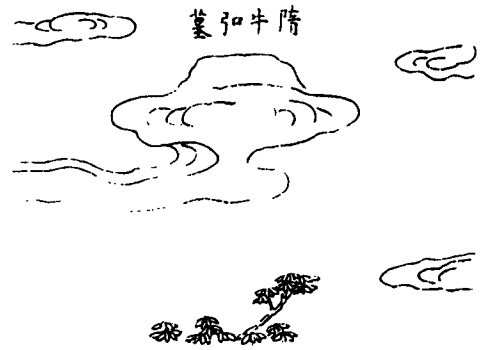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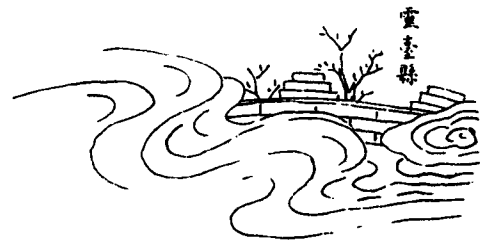
周密康公墓

靈臺縣西五十里有密康公墓共王游于涇丘密康公從韋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孤縣西東接縣城故密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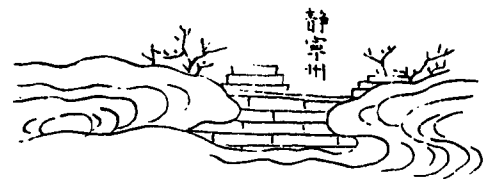
隋牛弘墓

弘仕文帝能采百王損益成一代典章史臣比之叔孫通是矣及煬帝世綢繆省闈無所救正其所短也從幸江都死歸葬安定今墓在靈臺縣南五里靈臺舊屬安定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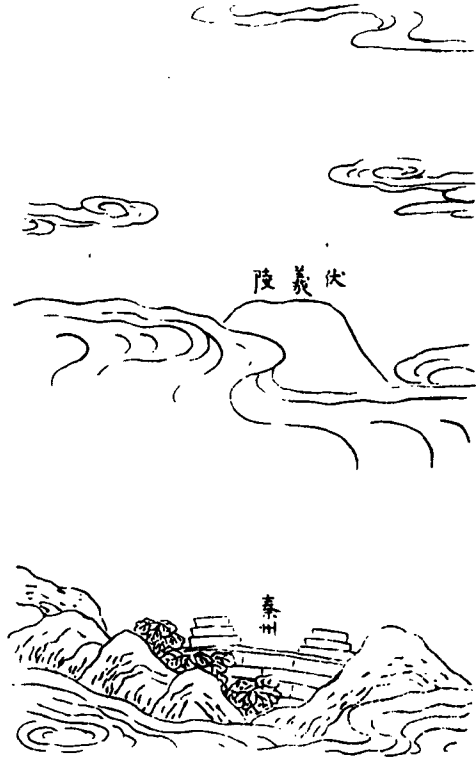
宋吳玠墓

玠德順軍隴千人父葬水洛城因徙焉保川陝共五十六州其功偉矣紹興己巳薨于軍上震悼輟朝贈少師卹典加厚其弟璘與諸子奉喪歸葬于先塋之次今在靜寧州南水洛城北原



伏羲陵

帝之母居于華胥之渚履巨人跡意有所動虹且
 逶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紀帝都宛丘華胥在藍
 田宛丘今河南陳州成紀秦州也秦州有帝陵在
 州北四十里三陽寨蝸牛堡史記云伏羲葬長沙
 邈不可辨而秦安縣有畫卦臺龍馬洞則秦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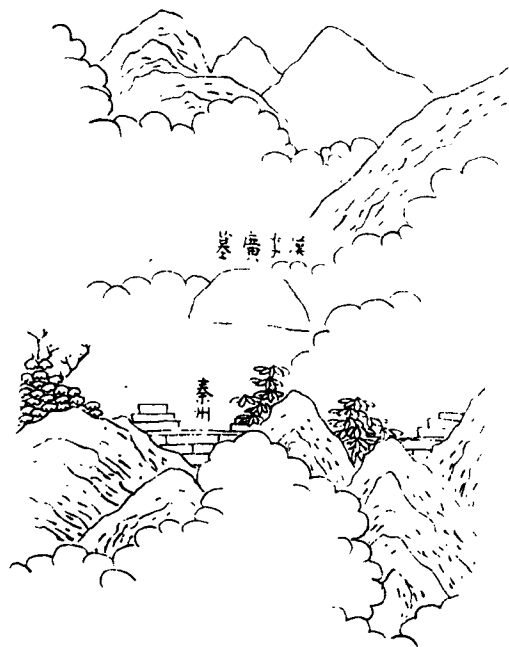


秦文公墓

一統志云秦文公墓在秦州積麥山下按史記文
 公卒葬西山皇甫謐曰葬于西山在今隴西之西
 縣是寧公亦云葬西山括地志謂墓在岐州陳倉
 縣



南



漢李廣墓

廣隴西成紀人自剄死軍中今秦州即成紀廢縣
州南二里有墓或歸葬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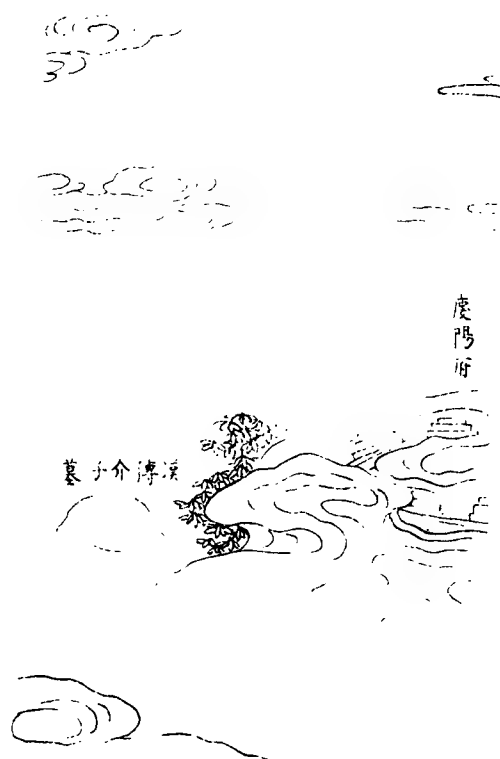
周不窋墓



不窋失官竄于戎狄建公劉始遷幽北地在春秋
時為義渠戎國故不窋墓在慶陽府東三里

漢傳介子墓

史記傳介子北地人師古曰北地義渠人北地在
春秋時名義渠今安化縣西七里介子墓



黃帝陵

帝之母附寶之初野見大電逶迤斗樞星感而懷
孕生帝于軒轅之丘即今河南新鄭縣境國子有
熊即今河南新安縣長于姬水故以姬為姓合符
于釜山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以兵為營衛按
封禪書帝禘首山銅鑄鼎成有龍垂髯迎帝帝
乘而去百辟莫能從拔髯墮弓獲衣冠而葬而應
劬謂臣子不敢斥言葬帝故曰葬衣冠羅必謂衣
冠善世之具民于黃帝無所見姑假喻言之也今



黃帝橋陵在中部縣北五里橋山山多柏以萬計



秦蒙恬墓



秦扶蘇墓

扶蘇墓有四一在臨潼縣樂水村一在平涼府東
一在寧州西一在綏德州城中按綏德古上郡扶
蘇監蒙恬軍處賜死葬綏德地有鳴咽泉當是又
有蒙恬墓在州城西南一里

關中陵墓志附錄

西安府

咸寧縣 長安縣

秦陵

長安志圖云大明宮城北十里許唐禁苑也近漢城東大陵十餘蓋是秦陵考史記秦本紀分土邑之秦在今隴西文公收地至岐死葬西山德公初居雍至孝公始都咸陽孝公葬弟園弟園不可考當與獻公葬昭園不遠皆在雍以西惠文王下乃

葬咸陽芷陽今其冢皆可考秦陵之說恐未是

周杜伯冢

在長安下杜城東南杜預曰周成王滅唐遷之子杜爲杜伯今不可考

皇子陂

在萬年縣西南以秦葬皇子起家陂上故名皇子陂皇子不知爲何人不可考

秦樗里子墓

在長安故城中史記樗里子秦惠王弟卒葬渭南

章臺東謂人曰后百歲當有天子宮夾我墓漢興

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今無樗里墓

漢實嬰冢

水經註故渠又東逕魏其侯冢南似在今咸寧臨

潼二縣地不可考

漢衛思皇后陵

衛思后宣帝母也葬咸寧東南桐栢園關中記云帝父曰悼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衛皇后曰思后以倡優雜妓千人樂思后園故又謂之千人

聚

秦二世冢

二世葬宜春在萬年南三十里不可考

唐撥川王墓

道城南記萬年縣趙村北原上有撥川王論弓仁墓弓仁吐蕃贊普族也聖曆年統吐蕃七千帳降唐累有戰功死贈撥川王張說爲碑今已毀仆字無存者

咸陽縣

秦惠文王公陵悼武王永陵

史皆云在雍州咸陽縣皇覽謂周文王陵是悼武冢不可考

漢孝惠張后昭帝上官后

張后合葬安陵不起墳上官后合葬平陵西北二里今不知處

漢傳太后廢陵

王莽奏毀之毀時土崩壓殺人甚衆后積土猶高謂之增阜當在延陵東

周八士墓

周八士恐出傳會

漢七妃墓

七妃墓相連疑漢宮中從葬者在馮唐墓東不可考

魏周惠連墓

周豆盧回墓

近咸陽人掘地得二墓碑見存

唐僧不空墓

在靈唐墓前有寺有塔銘開元間刻不具圖

漢姜敬墓

鄠縣亦有姜敬墓未知孰是

武后父母墓

號順陵石人馬猶存碑極大今毀不具圖

契苾明墓

在咸陽北原明何力子仕武后至大將軍有碑尚存不具圖

唐元稹墓

按白居易志葬咸陽縣洪清原從先兆今不可考

唐王方翼墓

方翼死崖州墓在咸陽近康陵似不可考

高陵縣

姚萇姚興墓

萇在縣西北十里號原陵興在縣東五里號偶陵姚氏羌胡僭偽不具圖

漢李蔡先墓

在陽陵前高陵志謂爲李廣今按史記漢書李廣從弟蔡爲丞相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

三項頗青得鉅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下獄自殺當是李蔡自葬其先人訛爲唐廣隴西成紀人今自有墓在秦州或是見前圖

涇陽縣

漢鄭朴墓

涇陽有谷口鎮又有鄭泉遂傳子真墓在鎮民居中無封土可識且褒中亦有谷口姑關之

藍田縣

戰國荆軻墓

長安志藍田縣有荆軻墓同州郿陽縣亦俱有荆軻墓蓋凡三墓軻以匕首入秦刺秦王不中斷股后恐不得收葬而張茂先記荆軻字次非周日用云嘗經荆將軍墓與羊角哀家隣其地在范陵之源羊角哀見列士傳云角哀與左伯桃併糧于楚伯桃死角哀葬之梁山下伯桃見夢曰與荆將軍墓鄰每與戰困迫望借兵于家上相助角哀自刎從之倘所謂荆將軍別一軻耶何墓之考也

興平縣

漢何武王嘉二冢

三秦記何武葬北芒薄龍坡西京雜記云去王嘉冢一里北芒即今興平北原東西亘咸陽武功也通志載王嘉冢曰在興平東北十里據此則二冢正與茂陵近但武以南陽博望鄉爲國就國后卒不知何以葬在此嘉死長安墓或當然然皆不可考

漢原氏阡

漢書京兆尹曹氏墓茂陵曰京兆阡原陟自以先

人墓餘乃大起家舍號南陽阡人不肯謂之原氏阡今不知其處

漢丁蘭墓

蘭刺母事出孫盛選士傳云張叔妻借物木人不悅語近不經不具圖

臨潼縣

秦王子嬰冢

在縣東二十里新豐鎮亡國之餘不具圖

渭南縣

西魏孝武帝家

長安志在渭南東南里廣鄉原崇六丈周一百二步石人虎尚存據今乃在東原郭許里田村之東志又于富平載后魏孝武帝家考魏書宇文泰迎帝東陽驛遂入長安後帝殂葬孝陵蓋即渭南廣鄉原也

華州

漢東方朔墓

朔墓在山東陵縣顏魯公書碑華州西南十五里

地俗名會東方謂有人會東方朔于此嘉靖間土人掘得一碣曰會同坊訛爲東方因云有朔墓耳

耀州

春秋公冶長墓

無考恐出附會

唐柳公綽柳公權墓

州北四十里柳家原有二墓今不存

唐孫思邈墓

五臺山有孫真人洞歲時病者禱祠之疑墓亦當

在此

富平縣

後周太祖家

宇文泰也縣志云在鳳皇山南宋太祖初建廟于冢前趙孚碑紀其事

魏孝文帝家

富平東南三十里中華原上延昌公主陪葬

同官縣

秦孟姜女墓

姜女湖廣澧州人夫稱范郎始皇時役長城久不歸姜女往城下哭晝夜不輟城崩以指血試其骨得之肩歸歷數千里至同官金山巖力竭死同官人因就巖下爲祠卽其骸塑像祀之亦大異矣以無墓不具圖

武功縣

唐煬帝陵

縣志有隋煬帝墓隋書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后改葬雷塘舊唐書武德五年八月葬隋煬帝于揚州

不當在武功考唐中宗長子重茂謚殤帝葬武功西原長安志有之而縣志無殤帝墓當是殤訛爲煬耳

宋游師推墓

師推墓碑在縣西八里爲耕者沒之華表尚存

邠州

秦苻堅墓

在邠州新平寨晉書載記縊堅于新平佛寺卽此

永壽縣

唐女金藏墓

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武后臨朝有誣皇嗣異謀者金藏欲明不反引佩刀自刺腹中腸出被地而仆武后大驚命醫內腸護祭紼之閱夕而蘇唐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卒配饗唐宗廟建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諡曰忠公墓在永壽縣安家空以伶官不具圖

岐山縣

周幽王陵

周幽王陵在岐陽鎮北按一統志在臨潼縣東北二十五里見前圖幽王死驪下在臨潼者良是縣志言鎮內有太王廟而志無太王家况太王遷岐下書傳可考家在岐陽無疑豈以太王陵誤爲幽王陵耶

隴州

周赧王墓

州志載周赧王墓在州北三十里一統志謂在湖廣慈利縣容齋續筆云其中藏古器甚多按史記

赧王入秦秦受其獻歸赧王于周自洛陽徙河南隴不得有墓明矣

汧陽縣

唐段行琛墓

行琛太尉秀實父也墓在縣西北七十里鳳翔少尹張增善神道碑字畫類顏魯公今存

棗城縣

戰國鬼谷子墓

漢中志曰棗城縣北五十里有鬼谷子墓黃草坪

雲霧山其寓跡云按史記蘇秦東事師于齊而習之于鬼谷先生索隱曰鬼谷地名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墟是其人所居因爲號耳一統志及通志于褒城未有鬼谷地名安得有鬼谷子墓邪

漢蔡倫墓
洋縣

倫和帝朝拜中常侍詔類匡弼若傳于見至楸麻造紙其功尤著元初封龍亭侯墓在洋縣東二十

五里以官寺不具圖

唐張嘉墓

漢中志曰洋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嘉墓縣志不載止載嘉年十五遊長安與唐李泌善寧蜀之雲居有聲年二十五卒屢著威靈宋建定間初五雲宮祠之歲歲不絕雲居亦有祠

清水縣

五代王仁裕墓

仁裕天水人與和凝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常知

貢舉門生有至宰相者時稱其得人著有江西集墓在清水縣西二十里

關中陵墓志後序

人生易盡耳其不盡者獨身後之名身盡而名無所之至使後之人寧其思于一抔之土若謂藉是猶可以存古人而耳目者不能及載籍者不能傳即如皇覽冢墓記諸

書已自察又其湮滅可勝道哉直捐新安余公于天下事無所不綜核而表章古人尤其至意故輶車所及先朝諸陵冢輒憑而弔之咨嗟逡回不能去乃先宗亦用故事歲出校諸郡縣其足跡經歷畧

與公同而白楊悲風之感亦凄耿

耿而年十月侍公武闡偶言及此

嘆息久之謂闡以西古帝王定鼎

地無論其他附庸者即周之畢漢

之壯芒唐之金粟諸山陵皆在焉

世易而後珠襦玉匣往又出人間

它可知矣及今不為經紀愈遠愈

湮且或化為墟莽觀風之謂何敢

以革創累君宗謝不敏瀆重違雅

意乃出而咨之守土諸君子考之

紀傳合之風昔所經見與二三子

論次為圖說凡得百五十餘墓其

累又而不可知者不鼓臆斷也嗚呼悲矣草成上之

直指公公既筆削定為二卷爰付之叔青氏庶幾觀者因是編以見古人而古人藏骨之丘得永存無恙則

直指公之澤不朽亦且得附名不朽抑甚厚幸矣哉

東郡祁先宗類首題并書

關中陵墓志二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祁光宗撰此宗後更名伯裕滑縣人萬歷戊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是編乃光宗督學陝西時於歷代陵墓詳加考証各為之圖而係之以說其距諸州縣城方隅道里皆備志之亦皇覽聖賢冢墓記之流也

金陵梵剎志五十三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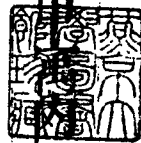
〔明〕葛寅亮撰

民國二十五年金山江天寺影印明萬曆三

十五年南京僧錄司刻天啓增修本

金陵梵剎志序

金陵爲王者都會名勝畢備而



梵宮最盛蓋始自吳赤烏間迄於
六朝梁陳所稱四百八十寺者此
矣我

高皇帝宅中定鼎兵燹之餘隨爲剏

金陵梵剎志

序

復名藍森列燦然重輝其宸翰

之昭宣規畫之頒布凡以振法乘
而護學人者犁然具舉也予承乏
祠曹討求故實而矻矻於去籍之
艱乃廣稽博攷御製之畀僧與
法者散於全錄恭繹而輯之 欽

錄集則各大寺藏本在焉更搜之
荒碑故牒中得其梗槩爲釐飭僧
規清復 賜租修葺禪宇而復慮
載籍無存無以徵信將來乃爲作
梵剎志奉 御製 欽錄二集弁
之簡前遵王章也其次以三大寺
爲綱而大中麗於最大小麗於中
綦布星羅聯絡不渙諸寺之內若
殿楹若贍產若山川若古蹟人物
若名賢韻士之撰記題詠悉摭撫
而臚列之至大藏之鑄副墨貯於
報恩琅函布於寰宇標舉其目見

端知委是藏目不可無入也而一
二寺規之條列則附之簡末爲卷
共五十有三焉予惟

高皇帝開天神聖經制夙隻千古乃
於瞿曇之教每云陰翊王度云暗
理王綱崇獎有加莫之廢墮是豈
漫無所見而然哉前代之崇釋者
多矣或未免趨於小果孰有如
聖祖之事理雙圓冥契聖諦見於闡
法諭僧云者後之載筆者莫能仰
窺萬一天祿石渠之簡閭其無徵
致問禮之家衷如充耳斯志之作

聊以備 國乘之外史王制之別
傳俾夫三教同源統一聖真之大
經制不致湮淪無攷焉爾予輯志
甫成適請告去閱二十年復以尚
璽至乃作序弁首因緣良不偶也
玄觀亦爲作志板存朝天宮併附

及之

天啓柒年孟夏日南京尚寶司卿
前福建提學叅議湖廣提學副使
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錢塘葛寅

亮撰



金陵梵刹志凡十九則

一志昉楊銜之洛陽寺記而體裁不同蓋昔止述雄觀今
兼飭祠政撰志之意業有殊者若資博考鏡亦竊附云
一六朝佛寺多至四百八十名沉蹟滅靡得而傳無志故
也 國朝定都招提重建或沿故基易其名或仍舊額
更其處加以修復增置共得大寺三次大寺五中寺三
十二小寺一百二十其最小不入志者百餘京城內外
星散綺錯有道里遐邇有山林遶僻人跡或未涉方域
或未辨郡邑史又所忽略靈谷棲霞牛首花巖寺各一
乘原非備觀故輯斯志

金陵梵刹志

凡例

卷一

一三大寺俱僧錄分攝如靈谷寺統中寺若干中寺領小
寺若干故篇首總冠以靈谷其中分條析理絕無濶濶
先以大寺總爲一卷次以次大寺爲一卷中寺無論繁
多卽篇目寥寂亦寺各爲一卷以便稽覽餘二大寺倣
此

一畿內外俱以五城畫疆而治故寺坐落卽注某城某門
去所統某寺若干里惟城內止書某城及所統何地何
刹

一世有代興寺隨時徙沿革何常稱名無定今考元金陵
新志及應天上元江寧三志地與寺今年與代符不相

納鑿者方始入志精求徵信以備古今興廢之林

一崇復閔麗必數名藍荒簡卑狹自居小刹故殿堂基址規摹具見增損盈缺亦復可稽因首列之

一大寺次大寺田地洲塲皆出 欽賜中小寺則有常住有施捨總名公產括寺實徵籍其總數于公產之下僧不得售人不得市底有常食云其大寺租額公費另詳別帙

一三大寺五次大寺禪堂增新飾舊俱如重剎大寺惟靈谷租饒得兼設律堂能仁獨缺亦不一例中小寺大率缺陷 賜租既無極施多匱卽有一團蕉地何以針絮

金陵志 卷二 規制宏隘未可同日

一金陵佳麗半屬江山如鍾阜樓霞清涼雨花雞鳴鳳臺燕磯牛首而外何可臚列是惟花宮蘭若標奇占勝因志山水其間峰巖泉石卽昔著今湮者亦或謝屐郁驂曾駐其下故復不遺

一阿閣浮圖當時栴檀荒基遺像此日眠雲如是之屬古蹟斯在又若開善之閤園陵空存載籍定林之仍扁額已換林泉勝實無歸名緣附寄亦不欲掩千古靈奇託之遐覽云爾

一江左玄風相扇清言爭爽付鉢開宗間堪大德登壇豎

義非乏名僧故刻人物其有當時位望屈席綸鋒到處參游停車揮塵名士芳躅因附棲講之下

一寺碑僧誌遺自先朝已爲一嚮搜其斷簡實類寸金至於當代撰著自匪名家難稱完壁細察有限未便兼收披簡以還亦爲殘馥剝綴之訥總無恤焉

一名人紀游諸篇品題江山點綴臺殿想其履處可當臥遊因取增藻志林標奇撰杖惟涉汗漫稍置剪裁

一前代帝王卿相名流高士與法師往復尺一無慮累楮間摘數篇附之傳後其與寺無關敷詞少采悉不泐載一高僧傳神僧傳傳燈錄五燈會元所識名僧代不數人

金陵志 卷三 人不數傳今所衷采如實誌諸傳事有徵奇文多據實

業錄其全至于叅講涉歷寺無定居無定年又如伏虎馴蛇術同魔嘆譚冥記夢事類虞初未得盡述乃汰浮華用存精樸書爲傳略若祇取單隻另入人物以表其名寧譏裂錦無慚碎金矣

一諸寺前朝題詠蒐括羣書網羅百氏已茂遺矣如南唐李公建勳宋王公安石久住金陵篇什最富惟錄其著記名蹟者已自盈楮若夫 明興建都列署三百年于茲卿尹大夫之干旄隱士騷人之芒屨聚寶以南棲霞以北幾無虛日其諸藻裁想當綺疊是編採拾止于郡

邑志所載諸未經目不暇駢羅

一序次先 宸墨尊昭代也其下文自爲類先寺中修建碑記次遊記次僧傳誌銘俱于各類中分朝代先後即前帝王製作亦與名公類編惟詩槩序朝代不分諸體不敘爵里示簡雅云

一歸併舊寺惟靈谷報恩二寺而靈谷爲多先鍾山有寺七十所宋王丞相歸併小寺于太平興國寺 國朝以興國寺爲 孝陵另建靈谷寺則興國卽在靈谷且以

一靈谷槩鍾山矣故諸寺仍併入焉報恩卽長干寺建初寺與長干相望其地皆名佛陀里建初廢掌故自宜

金陵梵剎志 入凡例

卷四

入長干以徵江南塔寺之始餘無可併者另入廢寺

一吳赤烏十四年爲康僧會建寺迄于六朝梁陳之際櫛比金碧爛熳極矣唐宋元兵燹圯毀之餘原野寥廓鐘聲罕聞爰檢前牒間睹遺篇載徵往志徵存舊額乃另列廢寺卽一傳一詩亦考年別代編爲一寺以垂徵據俾後世不泯云若夫殿堂諸款靡尋影響任其闕然

金陵梵剎志目錄

御製集

第一卷

勅諭授了達德瑄潭冶僧錄司勅

授仲義開教勅

授理太朴左講經勅

授清潘左覺義勅

建昌僧官勅

諭鍾山僧

諭僧純一

諭天界寺僧

諭天界寺不律僧戒勅復

諭善世禪師板的達勅

雲南僧遊方勅

諭僧

赦工役囚人

諭翰林待詔沈士榮

授善世禪師詔

護持采甘鳥思藏詔

賜西番國師詔

三教論

釋道論

誦經論

校儒僧人仕論

定釋論

鬼神有無論

明施論

修教論

賜宗泐免官說

佛敎利濟說

鍾山僧妙雲說

僧道竺隱說

僧理太朴說

天界寺花架說

僧犯憲說

習唐太宗聖教序

心經序

羅漢戒僧陶治

問佛仙一	問佛仙二	還經示僧	後儒僧文	空實喻	遊寺記	祭實誌法師文	祭道林真覺普濟禪師文	祭左講經如玘文	毘沙門天王贊	蓮花菩薩贊	佛母贊	維摩居士贊	華嚴世界贊二	瑞光塔贊	十六羅漢贊	板的達頂相贊二首	王亨十六羅漢圖贊	吳道子降聖圖贊	金陵梵剎志	六目錄	天王圖贊	吳道子釋迦出山像贊	五十三參贊	天竺僧	廣僧韻	善世禪師遊方歸朝	寶光廢塔	廣僧錫杖歌	御製山居律詩十二首賜靈谷寺左覺義清禪	雪山寺	僧目空山	命板的達穩禪	思遊寺	老禪紙帳	寺掩山深二首	雲山僧寺	鍾山僧寺廣單仲右韻三首	天界寺春雀	廣理太朴韻	示僧謙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慈庵示僧	附解還經示僧	三教論	欽錄集	鍾山靈谷寺大刹	御製蔣山寺廣薦佛會文	御製大靈谷寺記	御製靈谷寺塔影記	藏經護勅	本寺護勅	開善寺碑銘	答廣信侯開善寺講書	修誌公堂石柱記	致齋寶誌公青詞	勅建謝雨道場文	蔣山大佛殿記	八功德水記	金陵梵剎志	八目錄	入功德水記	鍾山太平興國寺碑記	蔣山鐘銘	奉勅撰靈谷寺碑	蔣山寺廣薦佛會記	重修寶公塔記	遊鍾山寺記略	遊鍾山記	遊鍾山記	遊鍾山記	誌法師墓誌銘	實誌公行實	寶公贊	釋智嚴傳略	與智嚴法師書	佛慧泉禪師傳略	佛眼遠禪師傳略	雲峰高禪師傳略	圖辨顯禪師誌略	洪武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洪武十五年九月	永樂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成化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梁王筠	梁簡文帝	唐李鎮行	宋太宗	宋孝宗	宋侍郎劉岑	宋守大理寺丞梅擘	宋趙師縉	元翰林學士虞集	元中書右丞趙世延	明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	明翰林學士宋濂	明右覺義可浩	宋陸遊	元胡炳文	明翰林學士宋濂	明大學士呂柟	梁陸倕	寺志	唐李白	高僧皎然	梁元帝	舊志	舊志	舊志	明翰林學士宋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橋山樓震寺 次大刹

第四卷

文

橋山樓震寺碑銘

梁元帝 陳侍中尚書令江總持

舍利塔記

隋文帝 隋著作郎王劭

橋山樓震寺新銘

南唐兵部員外郎徐鉉

重修樓震寺碑銘

明南大理卿汚陽陳文燭

樓震殿若堂記

明兵部侍郎新都汪道昆

橋山多寶塔銘

明史官林陵焦其昌

接震寺阿羅漢畫記

明翰林編修顏起元

繪施阿羅漢夢端記

明南吏科給事豫章祝世祿

橋山通精舍堂短引

明兵部侍郎新都汪道昆

圓通精舍靈應殿記

明南刑部尚書吳郡王世貞

橋山樓震寺清歡堂記

明南刑部郎萬寅亮

金陵志

卷七

卷七

金陵志

卷七

卷七

傳

遊橋山樓震寺記略

明南刑部尚書吳郡王世貞

遊橋山樓震寺記略

明按察副使吳郡馮時可

遊橋山樓震寺記略

明按察副使吳郡馮時可

法度禪師傳略

集諸傳

釋慧傳略

佛祖統紀

釋保恭傳略

高僧傳

釋元崇傳略

高僧傳

釋智聰傳略

高僧傳

大德毗律師碑略

唐劉軻

御製橋山明徵君碑

唐高宗

明僧紹傳略

舊志

和令君遊虎穴寺

梁王固

奉和江令

梁陸罩

奉和江令

梁孔燕

從駕虎穴寺

梁王臺卿

詩

從駕虎穴寺

梁王臺卿

傳

從駕虎穴寺

梁王臺卿

詩

從駕虎穴寺

梁王臺卿

傳

從駕虎穴寺

梁王臺卿

詩

從駕虎穴寺

梁王臺卿

銅井院 中刹 十方律院 小刹

第五卷

遊橋震寺

陳江總

靜臥樓震寺房

陳江總

遊虎穴寺

陳江總

橋山樓震寺

陳江總

入橋山樓震寺

陳江總

仰同令君山房夜坐

陳徐孝克

仰和江令君

陳徐孝克

送陸鴻漸樓震採茶

唐皇甫冉

送陸鴻漸採茶相遇

唐皇甫冉

橋山

唐顧況

樓震寺

唐李緒

登樓震寺峰懷望

唐李緒

送族弟至郭南迴樓震山

唐李緒

題樓震寺

唐李緒

樓震寺尋明徵君故居

唐劉長卿

橋山

唐常袞

與沈拾遺宿僧舍

唐權德輿

樓震寺山房

唐權德輿

登樓震寺夜坐

唐皮日休

遊樓震寺

唐僧靈一

遊樓震寺

唐蔣渙

樓震寺贈月公

唐張彥

題樓震山房

南唐李建勳

天開巖

宋王隨

題橋山舍利塔

宋王隨

千佛巖

明王世貞

登橋山絕頂

明王世貞

遊樓震三首

明葉向高

樓震寺二首

明董應舉

再集橋山方丈

明曹學佺

衡陽下院 小刹

明郭第

東霞寺	小刹	
外永福寺	小刹	
光相寺	中刹	第十一卷
天隆寺	小刹	
積善巷	小刹	
三禪寺	中刹	第十二卷
安平寺	小刹	
登臺寺	小刹	
慈光寺	小刹	
無垢寺	小刹	
金陵梵刹志	八目錄	卷十
紫草寺	小刹	
華嚴菴	小刹	
廣惠院	中刹	第十三卷
崇善寺	小刹	
崇善禪寺碑銘略		明南尚寶少卿夏庠
寶善寺	小刹	
龍泉菴	小刹	
隱靜寺	小刹	
本業寺	小刹	
因	本業寺記	唐僧笑撫
	游陽山本業寺記	明翰林學士胡廣

普濟菴	小刹	
普濟寺	小刹	
山海院	小刹	
法清院	中刹	第十四卷
香林寺	小刹	
吳讀菴	小刹	
許村菴	小刹	
多福寺	小刹	
因	多福寺重興記	明翰林學士錢塘倪謙
金陵梵刹志	八目錄	卷十一
桂陽寺	小刹	
草堂寺	中刹	第十五卷
因	草堂寺千僧會願文	梁尚書令沈約
因	草堂寺緣起記略	明惠州知府海陵俞經
因	智者約法師碑	梁王筠
因	草堂寺約法師書	梁尚書令沈約
因	草堂寺尋無名法師	梁劉孝先
因	秋夜草堂寺禪房月下	梁劉孝先
因	草堂寺四首	宋王安石
慈仁寺	小刹	
鳳山天界寺	大刹	第十六卷
因	鳳山天界寺碑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因	龍翔集慶寺碑	元翰林學士虞集
因	天界寺毘盧閣碑	明太子少師吳郡姚廣孝
因	重修天界寺記略	明南史部尚書三山林樸

天界寺佛牙碑略		明大名知府林慶姓汝循
半峰亭記略		明南大理卿沔陽陳文燭
八大寺定祖碑記		明南吏部侍郎福唐盧句高
重修南京僧錄司碑記		明南祠部郎錢唐葛寅亮
八大寺定祖碑記		明南祠部郎錢唐葛寅亮
八大寺瞻禮碑記		明南祠部郎錢唐葛寅亮
八大寺重修碑記		明南祠部郎錢唐葛寅亮
八大寺重設公塾記		明南祠部郎錢唐葛寅亮
釋宗泐傳略		集各志
平中信禪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覺原慧禪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白菴金禪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廣慧及禪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清遠渭禪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介菴長大師誌略		明翰林學士宋濂
雪軒成禪師誌略		明南兵部侍郎李震
登天界寺		明高啓
遊天界寺		明傅若金
遊牛首山歸宿天界		明王問
春日家兄至宿天界寺		明王世懋
金陵梵剎志 八目錄		卷 十二
雞籠山雞鳴寺 次大刹		第十七卷
藏經護勅		正統十年十月十五日
重修雞鳴寺記略		明南吏部尚書晉陵汪煥
憑虛閣記略		明輝道果
過後湖記		明南祠部郎晉陵呂律
雞鳴埭曲		唐昱廷筠
宿雞鳴寺		明王履吉
登雞鳴寺塔望後湖		明王履吉
雞籠山		明吳寬
雨中作憑虛閣餞客		明錢琦
會集憑虛閣抱病不赴		明錢琦
雞鳴寺憑虛閣		明陳沂
憑虛閣雨中望		明焦茲
盧龍山靜海寺 次大刹		第十八卷
藏經護勅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靜海寺重修記略		明南禮部侍郎楊廉

玩咸亭記略		明南貴州道御史方克
三宿巖記略		明南大理卿沔陽陳文燭
靜海寺重修疏序		明進士吳郡俞彥
遊盧龍山		明禮部侍郎呂樞
登盧龍山		明金大車
遊靜海寺		明蔡羽
一真菴 小刹		
金川門積善菴 小刹		
石頭山清涼寺 中刹		第十九卷
清涼寺阿彌陀佛贊		宋學士蘇軾
重建清涼寺碑略		明南吏部尚書雲間錢溥
遊清涼廣慧寺記		宋陸游
遊清涼山記略		明南兵部尚書喬宇
文益禪師傳略		五燈會元
文益禪師傳		傳燈錄
法燈禪師傳		傳燈錄
金陵梵剎志 八目錄		卷 十三
文遂禪師傳		傳燈錄
石頭山		唐李白
遊清涼寺		唐溫庭筠
清涼翠微亭		唐張祐
贈清涼和長老		宋蘇軾
次舊韻贈清涼長老		宋蘇軾
清涼竹賦		宋王禹偁
清涼白雲菴		宋王安石
遊清涼寺		明黃省魯
登清涼寺後臺		明李東陽
遊清涼寺二首		明王守仁
送陳揚州暮登清涼山		明王世懋
伽藍菴 小刹		
永慶寺 中刹		第二十卷
永慶寺緣起略		明住持宗海
登岩城謝安墩		唐李白

謝安墩	宋王安石
謝安墩	宋王安石
遊永慶寺	宋王安石
遊永慶寺	宋王安石
九日登謝公墩	明顧璘
獅子窟	小刹
定林菴	小刹
定林菴記	明溫陵李贊
淨樂菴	小刹
虎賁左衛正覺菴	小刹
淨土菴	小刹
鳳凰臺上下瓦官寺	中刹
鳳凰臺上下瓦官寺	第二十一卷
金廣志	八目錄
藏經護勅	萬曆十四年九月
瓦官寺維摩詰畫像碑	唐元黃之
昇元寺略	宋方輿勝覽
鳳凰臺上瓦官寺記	明南朝郎郎錢唐葛與亮
瓦官寺碑下寺	明兵部侍郎郎新都汪道昆
瓦官寺祝釐記下寺	明南朝郎侍郎郎王世貞
瓦官寺青蓮閣記下寺	明翰林修撰林修撰
古佛記	宋陸游
游瓦官寺記	高僧傳
釋智顗傳略	陳宣帝
勅智顗禪師	陳少主
勅迎智顗	陳少主
又勅	陳沈君理
請智顗講法華疏	陳毛喜
與智顗書	高僧傳
竺道一傳略	高僧傳
竺法太傳略	高僧傳
竺僧敷傳略	高僧傳
支道林	世說
釋支道林傳略	高僧傳

與高麗道人論竺法深書	晉釋支遁
釋僧傳略	高僧傳
求那摩跋傳略	高僧傳
釋實意傳略	高僧傳
遊瓦官寺	唐李白
橫江詞	唐李白
鳳凰臺	唐李白
鳳凰臺	唐李白
送許拾遺歸江寧觀省	唐許生處乞瓦官寺維
摩國樣	唐羅隱
登瓦官寺閣	唐羅隱
登瓦官寺閣	南唐李齊丘
鳳凰臺	宋曾極
鳳凰臺	宋周邦彥
鳳凰臺	宋劉克莊
鳳凰臺	宋郭功父
遊瓦官寺下寺	明余孟麟
重建瓦官寺閣下寺	明王世貞
金廣志	八目錄
華光菴	小刹
一華菴	小刹
五雲菴	小刹
驍騎衛千佛菴	小刹
普利寺	小刹
封崇寺	小刹
留守正定菴	小刹
青溪驚峰寺	中刹
奉詔立放生池碑	唐昇州刺史顏真卿
青溪關記	唐昇州刺史顏真卿
放生池記	宋景定建康志
金廣志	八目錄
青溪驚峰寺	第二十二卷

詩	登觀音山	明宗臣
	登觀音閣	明崇奇
	游觀音閣三首	明陳鳳
	遊燕子磯	明張時微
	燕子磯	明張攀
	九日泛舟燕子磯	明陳芹
	登燕子磯次後川韻二首	明楊文卿
		明顧璘
		明王維楨
文	觀音寺 小刹	
	重建觀音寺碑畧	明南尚寶卿許穀
	清真寺 小刹	
	楚惠寺 小刹	
	接待寺 中刹	
金陵志 八目錄	江東門積善庵 小刹	
	中和菴 小刹	
	報國菴 小刹	
	聚寶山報恩寺 大刹	
	第三十一卷	
	御製黃侍卿立恭元塔記	洪武戊辰十二月日
	報恩寺修官齋勅	永樂五年十月十五日
	重修報恩寺勅	永樂十一年
	御製大報恩寺左碑	永樂二十二年二月
	御製大報恩寺右碑	宣德三年三月十五日
	藏經護勅	正統十年二月初一日
	本寺護勅	成化八年十二月初一日
	續入藏經護勅	萬曆十四年九月日
	御製聖母印施佛藏經序	萬曆十四年九月日
	長干寺無礙法喜食詔	陳弘明集
	長干寺衆食碑	陳徐陵
	天禧寺新建法堂記	宋李之儀

詩	琉璃塔記	明行太僕卿鄧陳沂
	游報恩寺塔記畧	明南刑部尚書吳郡王世貞
	報恩寺藏經殿記	明進士吳郡俞彥
	報恩寺九龍藏經併藏殿碑記	明南刑部郎錢塘葛寅亮
	濠上亭記	明南刑部郎錢塘葛寅亮
	康僧會傳畧	高僧傳
	竺慧遠傳畧	高僧傳
	竺法曠傳畧	高僧傳
	建初寺璽法師碑	陳尚書令江總
	釋明微傳畧	高僧傳
	釋僧佑傳畧	高僧傳
	南洲治法師誌畧	明大學士楊士奇
	永隆禪師誌畧	明太子少師吳郡施廣孝
	游長干寺	宋王安石
	長干釋普濟坐化	宋王安石
	詠天禧寺竹	宋蘇頌
	三藏塔	宋蘇頌
	游報恩寺	明李東陽
	報恩寺塔歌	明王世貞
金陵志 八目錄	天竺山能仁寺 次大刹	
	能仁寺緣起錄	元金陵志
	西天無隱大國師誌畧	元大學士楊榮
	華嚴寺 小刹	
	華嚴寺碑畧	明禮部尚書毘陵胡璉
	外鷲峰寺 小刹	
	圓通菴 小刹	
	牛首山弘覺寺 次大刹	
	第三十三卷	
	御製僧智輝牛首山菴記	洪武十年四月
	藏經護勅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牛首山辟支佛塔記畧	宋僧普莊
	佛窟寺佛殿記畧	明太子少師吳郡施廣孝
	佛窟寺興造記畧	明右覺義道遐
	重修辟支佛方塔記畧	明秣陵盛時泰

安隱寺 小刹	重修安隱寺碑記畧	明南兵部尚書喬宇
寶光寺 小刹	藏經護勅 重修寶光寺記畧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明南刑部郎中何思登
均慶院 小刹	游寶光寺	明皇甫汈
月印菴 小刹	重修月印菴記畧	明工部主事建業黃謙
梅岡永寧寺 中刹	重開山碑記畧	明工部主事建業黃謙
永寧院 小刹	金陵志 入目錄	卷 三十一
寶林菴 小刹		
瑞相院 小刹		
永興寺 中刹		第三十六卷
普照寺 小刹	普照寺重修前殿記畧	明南刑部郎平定白鑑
惠應寺 小刹		
安隱院 小刹		
西天寺 中刹		第三十七卷
西天班的路禪師誌畧	明西天佛子國師智光	

德恩寺 小刹	藏經護勅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大慧菴 小刹		
到彼菴 小刹		
普德寺 中刹	游普德寺	第三十八卷
碧峯寺 中刹	碧峯寺起止記畧	第三十九卷
永福寺 小刹	碧峰禪師碑畧 非幻大禪師誌畧	明太子贊善宋濂 明長史三衢金定
新亭崇因寺 中刹	廣野寺碑 觀音頌佛序	梁元帝 宋翰林學士蘇軾
英臺寺 小刹	集慶路崇因寺記	元陳章沙門大訴
慈善寺 小刹	新亭諸別范零陵雲	宋謝朓
興福寺 小刹	和徐都曹出新亭渚	宋謝朓
鳳嶺寺 小刹	昧日出新亭渚	宋徐勉
	過崇因寺簡古臺上大	明陳沂
	遊崇因寺	明許穀
	遊崇因寺	明姚汝循
	金陵志 入目錄	卷 三十三

外永寧寺 中刹

第四十一卷

德勝寺 小刹

廣興寺 小刹

智安寺 小刹

德壽寺 小刹

永泰寺 小刹

祝禧寺 中刹

第四十二卷

天隆極樂寺 小刹

獻花巖花巖寺 中刹

第四十三卷

獻花巖序 遊獻花岩記

明翰林編修郭陳沂
明南兵部尚書太原喬宇

金陵志

不目録

卷 二十四

詩

登芙蓉閣

明錢琦

宿達公房

明陳沂

澄江臺

明陳沂

芙蓉閣

明王常

遊獻花岩

明曾鐸

秋日遊花岩

明蔡羽

歸雲亭

明蔡羽

登獻花岩芙蓉閣

明湯顯祖

慧光寺 小刹

梁尚書令沈約

文

上錢隨喜光宅寺啟

梁尚書令沈約

傳

重建慧光寺記

明南太常少卿四明鄭雍

光宅寺僧正法師碑銘

梁元帝

釋法悅傳畧

高僧傳

詩

與梁朝士書

梁釋曇瑗

遊光宅寺應令

梁簡文帝

遊光宅寺

宋王安石

幽棲山祖堂寺 中刹

第四十四卷

法融禪師傳

傳燈錄

遊幽棲寺

明王韋

祖堂山

明朱應登

祖堂山

明顧源

祖堂山

明盛時泰

吉山寺 小刹

明王世貞

永泰講寺 小刹

明湯顯祖

寧海寺 小刹

靜居寺 小刹

清福寺 中刹

卷 二十五

不目録

第四十五卷

棲隱寺 小刹

葛塘寺 小刹

真如寺 小刹

妙明寺 小刹

天竺山福興寺 中刹

第四十六卷

潤州福興寺碑

唐尚書魏川許某

後陽寺 小刹

清修院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後黎寺 小刹

建昌寺 中刹

第四十七卷

西林寺 小刹

般若寺 小刹

般若禪院記畧

明左春坊右庶子鄒濟

明性寺 小刹

衲頭巷 小刹

高臺寺 小刹

慶寺

第四十八卷

保寧寺

保寧寺舊序

金陵新志

保寧寺輪藏記

宋葉慶得

奉先寺淨照禪師

傳燈錄

法王寺

法王寺舊序

縣志

龍光寺

法王寺碑銘

梁沈約

龍光寺舊序

金陵新志

青園寺竺道生傳

高僧傳

覆舟山

宋孝武帝

覆舟山臨望

明顧源

祇洹寺

祇洹寺釋智嚴傳

高僧傳

和范光祿建昌寺佛讚三首

宋侍中謝靈運

鐵塔寺

鐵塔寺舊序

金陵新志

金陵阻風登延祚閣

唐許渾

湘宮寺

湘宮寺舊序

金陵新志

湘宮寺碑銘

梁簡文帝

宋興寺

宋興寺舊序

金陵新志

遊宋興東岩

南唐李建勳

安樂寺

安樂寺智稱法師碑

唐裴子野

淨妙寺

淨妙寺舊序

金陵新志

同泰寺

同泰寺舊序

宋王安石

奉請上開講啓

梁蕭綱

答謝上降爲開講啓

梁武帝

上爲開講日承承啓

梁蕭綱

答同泰寺立刹啓

梁武帝

請武帝同泰寺御講啓

梁蕭綱

謝勅爲建涅槃殿啓

梁簡文帝

梁同泰寺刹下銘

陳虞荔

同泰寺正智寂師志銘

梁簡文帝

望同泰寺浮圖

梁簡文帝

望同泰寺浮圖 梁虞肩吾
望同泰寺浮圖 梁王訓
望同泰寺浮圖 梁庾信
臺城寺側獨行 宋王安石

善覺寺

善覺寺碑銘 梁簡文帝
善覺寺碑 梁元帝
善覺寺露盤啓 梁昭明太子
謝勅使監善覺寺起剎啓 梁昭明太子

證聖寺

證聖寺舊序 金陵新志
木平和尚傳 縣志

報恩院

金陵報恩院清護禪師傳 傳燈錄
金陵報恩院匡遜禪師傳 傳燈錄

報慈道場

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傳 傳燈錄
金陵報慈道場玄覺導師傳 傳燈錄

南藏目錄

附請經條例

第四十九卷

各寺租額條例

第五十卷

各寺公費條例

第五十一卷

各寺僧規條例

第五十二卷

各寺公產條例

第五十三卷

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錢塘葛寅亮編輯

萬曆叁拾伍年正月

日發南京僧錄司刊

板貯僧錄司印行每部太史紙兩裁計玖百柒拾柒
張連刷印銀壹錢伍分伍厘栗殼面太史雙副葉標
釘陸本連刷套銀伍分壹厘板僧
銀貳分共銀貳錢貳分伍厘

金陵梵剎志卷一

御製集

勅諭

授了達德瑄溥洽僧錄司

西說東來妙演無量或云不二法門斯道也本苦空甘寂
實從斯道者果若是宜其然哉邇來僧錄司首僧闕員召
見任者命詢問其人各首僧承命而還不數日來告曰臣
弘道等若干人前奉勅詢高僧於諸山即會叢林大衆衆
皆曰惟溥洽上天竺僧溥洽京師雞鳴寺僧德瑄能仁寺
僧了達東魯之書頗通西來之意博備若以斯人備員僧
錄司實爲允當嗚呼昔人有云世不絕聖國不絕賢近者
僧錄司闕員朕將以爲無人矣及其詢問乃有人焉今朕
域之內慕清淨而欲出三界者有其名而無其實其泛泛
者不下五七萬爾今三人不屈五七萬之下伸于五七萬
之上可謂志矣可謂道矣然昔如來道備於雪巖歸演五
天妙音無量靈通上下天人會聽若斯之演聽四十九秋
自是之後五百餘年流傳東土雖九夷八蠻一聞斯道無
不欽崇頂禮何況中國文物禮樂之邦人心慈善易爲教
化若僧善達祖風者演大乘以覺聽談因緣以化愚敬
愚爲善于反掌之間雖有國法何制乎縲紲刑具亦何以

權豈不合乎柳生之言陰翊王度豈小哉今爾僧了達德瑄薄洽達祖風遵朕命則法輪常轉佛日增輝名僧于吾世足矣往欽哉毋怠

授仲義闡教

入定于大千界裡談經于不二門中解脫爲空清虛成性久留心于佛教獨潛跡於禪林去就一之是非不染爾仲義居山禪伯對月詩宗抱不墮之慈悲樂無窮之清淨乃命闡教之職用副僧錄之司尚宜深究佛書詳窮禪教條分本末縷析始終俾諸僧皆悟靜中之禪而無教外之失今特授爾僧錄司右闡教往欽于訓宜懋爾功

金鑾苑制志 八御製集

一卷 二

授玘太朴左講經

經中知人我之相教外忘大小之乘非古刹之沙門寔東林之德士學高諸侶名動一時爾玘太朴養性得宜講經不倦持身謹戒臨事慎爲是用職爾僧官以副朝典往化釋子無怠講經尚宜以佛之覺覺人以師之業業已俾釋子有達憲章庶不負朕設官之初意也今特授爾僧錄司左講經汝其勉之

授清濬左覺義

夫僧者立身於物表以化人初不可煩以官守也然而聚廬以居合衆而食錢穀有出納簿籍有勾稽不有所司何

以能治故僧官之設歷代不廢今命爾僧清濬爲僧錄司左覺義爾其往慎乃職勿怠以私使彼學道之徒安居飽食而不懈於進修以稱朕興隆爾教之意欽哉

建昌僧官

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固大慈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所不被論性原情談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而清法界制外道以樂人天斯行斯脩而歷劫無量乃降兜率至於梵宮既捨金輪而猶苦行於雪嶺時道成午夜明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已之大覺而欲盡覺諸法界衆生其爲慈也大其爲悲也深可爲無上者歟世人宿有善根者皆慕佛力襄中之脩者甚廣今建昌僧某博脩佛道善馭僧民其方士民仰僧善道感化人淳旣內附之誠理宜授以建昌府僧綱司某官爾吏曹如敕毋怠

諭鍾山僧敕

且佛之爲教也善其大也薄被主死仲尼有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可謂能人矣云何大覺金仙又讚之以能仁以其不繩頑而頑化美善而善光其行苦而不苦其心素而弗素雖傳雪嶺之孤燈侶白晝之單影目星見性超出塵淪復有人天之說四十九秋其演也妙

備載大藏未嘗有訴逋逃於廷致愆於水火者耶況昔禮祇樹千二百五十人從逋逃者未聞仲尼有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今僧佃逃未審節用而致然耶抑愛人而有此耶若非此而有此則府謂僧云當自善來若論以如律恐傷佛性如勅奉行

論僧純一

昔釋迦之爲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道成也善被兩間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聽從故世人良者愈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陰翊王度

金匱苑利志

入御製集

一卷四

是也爾沙門純一既棄父母以爲僧當深入危山結廬以靜性使神遊三界下察幽冥令生者慕而死者懷景張佛教豈不脩者之宜世人因是而互相倣倣雖不獨處窮居人皆在家爲善安得不丑之清泰因爾僧之所及也爾不能如是上下朝堂欲氣力以扶持意在鼎新佛寺集多財以肥已孰不知財寶既集淫慾並生况釋迦非大厦而居六載大悟心通方今梵像巍巍樓閣崢嶸金碧煒煌華夷處處有之此釋迦之所感若是歟集財而建造歟爾僧無知不能脩內而脩外故不答特役之今脫爾行命有司資路費往尋名山悟善已道以善人他日道光必燭寰宇可

不比佛之爲道哉

論天界寺僧

論天界寺善世諸行人吾聞釋迦之教務靖不喧時洗心而滌慮去五欲之魔清六根之本雖不至六通圓覺之果其報也必在將來所以修行者磨厲也行者行也功者造積也凡云修行者先置驗不速又將不期然而然歟今之修者期驗欲疾然久之心不耐已慮不隔塵世之有者念無不在由是而失道迷宗慾重鬼山信之乎邇來左善世右善世左覺義欲不絕而事生曠致伽藍之有鑑使犯憲章斯非他人訐告亦豈朕之不理然自作爲定業將欲

金匱苑利志

入御製集

一卷五

以難者艱於解分是何行哉皆不務靖而好喧生事自取者也行人悟焉且二善世一覺義奏溧水一莊收糧五百有零除納官糧外餘四百二十二石九斗六升盡爲役夫之用不足又四百貫鈔益之猶以謂不足今來需者甚溧陽莊如之朕准其奏而欲收司者稽之及至寺取人而乃將司者半隱而半出亦云莊所並無司者至於再三物色難以抵諱尚且東支西吾行止不顧豈有素僧糧有礙朕將理之反匿其司者此果實歟不顧行止而誑欺於戲欲世之不可絕而絕之嗣祀之道不可無而忘矣何爲苦心志而勞用焚機設妄語於無端斯智禪乎

論天界寺不律僧戒初復

志所以崇聲名立節義去浮沈凡丈夫舉此必欲出類拔萃而異凡陋也又智用之而知無不知以之而覺覺無不先也豈有過去茫然而不追者乎斯二志智在天地間生而知之者善用教而知之者善守若生而不知教而不成類乎禽獸者也又何屑屑詢其所以然乎爾戒初復者所至之地漸佛之場所脩者出丑之道及今之所以甚於處俗妬忌之惡忿於蛇虺褻於觀佛不另禽獸所以昇而上殿周旋佛前斯果頂禮乎當此之際志智全忘生死無知死生亦無知前勅住持誠若是乎曾問生死也死生也云

金陵梵刹志

八御製集

一卷 六

何蓋生非死死非生豁然還有覺乎今茫然無知其所以然且今之罪報也人神共怒爲集金帛構是非要虛名不立實效甚螻蟻之尋芳遊蜂之捕蘆若蚍蜉之慕腥膻於車渠馬足之間不顧網羅輪蹄之厄爾本清蟬翅霄漢麗天風飲高露而乃故低飛而掠殘花啖膾味甚於蜂蟻蝶乎今之罪也在秦慾匿愆觀喜怒乘顏色及盜衆僧用特愚朕以飾已非斯身以有日矣然死雖有日終未施行於法司且役於厨下以足衆僧饕設粥飯有虧不備味於湯調致使衆僧饑虛口澹則法司施行矣故茲勅諭

諭善世禪師板的達

禪師自西而來朝夕慕道務在濟人利物朕觀禪師之立志也努力甚堅其歲月之行也甚深故得諸方施供善者頂禮惡者歡心前者東達滄海而禮補陀旋錫錢塘而整禪天目西遊廬嶽中國之名山遂禪師之意已達復來京師駐錫鍾山之陽日禪巖穴禪師之所以玄中仰觀俯察志在神游八極惟神天昭鑒邇者朕建陵山前聞禪師欲徙禪他往被無知者所惑乃曰非旨不前是致躊躇朕今勅禪師凡欲所向毋自猜疑當飛錫而進錫止而禪樂自然之天地快清淨之神魂豈不道成也哉

雲南僧遊方

金陵梵刹志

八御製集

一卷 七

金仙之教甘心寂寞成在苦空故修道者多棲岩屋樹落魄林泉翫霄壤之明月吟清風於松下置身物外淪世事如太虛若是者廼修之宣之爾雲南僧修者不辭萬里之遙欲覺因緣十二若止京師而師雲南又何知天台之景兩浙之美高僧之淵數特勅往遊閱諸名山廓爾方寸塵爾神靈異時一歸演華言於金馬論風景於碧雞時乃道冠點蒼神遊八極快矣哉

諭僧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愚不知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顛

慌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役累劫之丹衷何見一微塵之旨云何以旨問旨故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躕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歟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聰者孰謂可歟既聰者不以爲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有味而又昧玄之而又玄蓋昧在昧出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朕嘗聞知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亦不亦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難使佛見前安不爲諸徒之所辯而知所指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觀體無知之態似奔星廓落電影馳雲或爲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所以今之修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時焚而反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逼以爲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以爲然或聰者自以爲利根雖搜空萬劫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修者以爲經之泛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臥燈於嶺外畫偈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豈不謂嘖嘖然而以爲識乎審者以謂不然動靜動靜以爲

天下樂是則以爲智人便信則以爲天下安化則以爲天下幸行則以爲天下福朕罔知所以舉大一藏教云諸佛之故錮磨鈍根而爲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爲多減一倍不爲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誦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勅智禪而云乎

赦工役囚人

爾故違憲章官吏人民曩者命禮曹布令于天下朕倣古制以禮導人後以律至諸司是繩不循軌度者斯乃行刑也且刑聖人不得已而用者爲良善弗寧故也今朕一寰宇而兆民衆如爾等官貪吏弊民縱奸頑詐良侮愚若不律以條章將必倣效者多則世將何治爾諸人所犯若論以如律人各盡本犯而後已奈何工已久矣構成樓閣以居大覺金仙塔就而志公之神受其下因是將爾等罪無輕重一槩宥之於戲君子非善何以永世志人非功何以名書釋迦志公已逝數千百年猶能生爾等衆其善正之道志者可無覺乎故茲制諭

諭翰林待詔沈士榮

古智人有爲身而脩身吾不知脩者誰也或曰身爲神而

脩或云神爲身而脩因是之辯惑之而更惑果身脩神歟抑神脩身歟吾不知二修之道但見古人遺跡欲求身易而不艱於生身後不亡其名亦未知果爲身耶神耶或曰終神也夫神天命也命也者氣也氣之所以含情抱性握於意焉所以脩者爲神而脩身若全首領於終世則神靈矣未有殘肌膚異身首而爲神之善者邇來閩中有士習安神之道云東馳西奔詢及儒釋道三宗必欲達之以妙已之虛靈審當求之時若病篤而尋各方可見求之切歟朕與之論惟儒術之學或可或不可因朕不識儒之與故云如是引談空之語皆諸方舊云懷抱其博然迷於是而巳不變矣再引道之清虛與校之未免膚不及肌耳嗚呼善哉君子雖未至三宗之奇有心若是豈不謂學之足矣聃云居善地心善淵今之人頑肯近斯三宗者豈不全首領而妙虛靈者乎此卽智人也

詔誥

授善世禪師詔

佛教肇興西土流傳徧被華夷善世凶頑佐王綱而理道今古崇瞻由慈心而願重是故出三界而脫沈淪永彰而不滅爾具生吉祥本西域之民生而慈敏舉契善符懷如來之大法捨父母之邦衝陰埃而突瘴霧越流沙東行數

萬餘程達吾斯地朕觀爾勞心願重特加善世禪師以神善道更加朵兒只怯列失思巴藏卜爲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繩頑禦惡相爲表裏以施行於戲佐王綱而不善理道幽微曠劫不生千古不滅願力宏深體斯之行無往不復戒哉戒哉

護持朵甘思烏思藏詔

大矣哉大覺金仙行矣哉出無量歷阿僧下兜率生梵宮異哉雪嶺之修世人過者乎天上人間經劫旣廣忍辱愈多方成佛道善被人世法張寰宇人有從斯道者天鑒神扶身後同遊於佛境若違斯道而慢佛者則天鑒神知羈困地獄與鬼同處直候拂石却盡而方生其斯憂乎苦乎一念同佛則百禍烟消化爲諸福今朵甘思烏思藏兩衛地方諸院上師踵如來之大教備五印之多經代謂闡揚化兇頑以從善啟人心以滌愆朕謂佛爲衆生若是今多院諸師亦爲佛若是而爲暗理王綱與民多福敢有不尊佛教而慢諸上師者就本處都指揮司如律施行毋怠

賜西番國師詔

佛教興於西土善因憐被華夷雖無律以繩頑惟仁心而是則大矣哉妙覺難窮昔從斯道者頓悟三空脫塵輪而出苦趣永離幽冥使生者懷而死者慕豈不聖人者歟邇

來西番人貢有僧公哥監藏已藏下乃昔元八思巴帝師之後人云踵師之道深通典獨志尤堅化愚頑以從善起仁心以濟愆雖是遙聞特加爾圖智妙覺弘教大國師統治僧民名當時之善人永為教中之稱首於戲寂寞山房儻青燈而讀誦觀皓月以吟風疊膝盤陀之上草衣木食方契善符

論

三教論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誤陷老子已有年矣孰不知老

金陵先志

八御製集

一卷 十三

子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為虛無實為謬哉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晁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為前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尼佛以釋迦仙以赤松子章則可以為教之名稱無瑕疵況于三者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于世者此天道也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有為帝與之為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謂佛仙有所悞國扇民特勅令以滅之是以興

滅無常此蓋二教遇小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實公者其武帝終不過佛證果漢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霞舉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若左慈之幻操樂巴之喫酒起貪生者慕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緩絕鬼神無毫釐惟王綱屬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人此天地之大機以為訓世若崇尚者從而之則世人皆虛無非時王之治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天王綱力用焉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詩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

金陵先志

八御製集

一卷 十三

是吉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釋道論

夫釋道者玄也自太古至於三皇不聞其說後梁武帝時有胡僧其狀頗異自西來中國棲江左於是乎面壁九年號曰達磨乃西天佛子相紹二十八祖傳來東土作初祖彼說有佛武帝欽之且道者何也因周柱下史李氏紀國家之興廢有衝太虛察九臬之機遂隱入山名老聃凡事有先知之覺務生而不殺故稱曰道此有而直傳其說可

爲信也時人妄立名色以空界號上玉三清與聯共三曰
三清說大羅兜率天界使人慕而隱其機與僧悟禪如是
僧言地獄鑊湯道言洞裏乾坤壺中日月皆非實象此二
說俱空豈足信乎然此佛雖空道雖玄於內奇天機而人
未識何也假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國家不可無夫子生於
周立綱常而治禮樂助國宏休文廟祀焉祀而有期除儒
官叩仰愚民未知所從夫子之奇至於如此釋迦與老子
雖玄奇過萬世時人未知其的每所化處宮室殿閣與國
相齊人民焚香叩禱無時不至二教初顯化時所求必應
飛悟有之於是乎感動化外蠻夷及中國假處山藪之愚
民未知國法先知慮生死之罪以至於善者多而惡者少
暗理王綱於國有補無虧誰能知識凡國家常則吉泥則
誤國甚焉本非實相妄求其真禍生有日矣惟常至吉近
代以來凡釋道者不聞談精進般若虛無實相之論每有
歡妻撫子暗地思欲散居塵世汗甚於民反累宗門不如
俗者時刻精至也

誦經論

暇遊天界入寺聞鐘且經聲嘹亮正行間遙見長老持鐘
而來少時詣前禮畢朕問和尚彼中撞鐘擊鼓香烟繚繞
經聲琅然必好善者送供以飯諸僧乎長老對曰近日並

金陵苑制志 八御製集

一卷 十四

無飯僧者朕又問長老既無飯僧者諸人止可寂寥面壁
以觀想爲然何故周施精舍衆口喃喃長老曰僧之所以
誦經者恐有過失誦之不過釋怨耳朕既聽斯言忽然嗟
嘆噫愚哉豈不聽解之差矣所以僧多愚而不善民廣頑
而不良以其悟機錯矣且佛之有經者猶國著令佛有戒
如國有律此皆導人以未犯之先化人不萌其惡所以古
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名雖異理則一然以朕觀之
佛所以教人誦經者有二若談經說法化愚者必琅然其
聲使觀聽者解其意而善其心所以不慮其意止誦誦之
若自欲識西來之意必幽居淨室使目誦心解歲久而機
通諸惡不作百善從心所至於斯之道佛經豈不大矣哉
利益甚矣豈有誦經不解其意止顧口熱心懷惡毒歲月
以來集業深重自知非禮却乃誦經以欲釋之可乎譬猶
國之律令所以禁暴止邪皆出之於未犯之先乃救狂惡
而生善良者上自三皇以至于唐宋元列聖相傳觀斯之
道豈不天地者歟或曰良有善誦律令者如流朕將爲識
其意不墮刑憲又知却乃真愚夫愚婦徒然誦熟罔識其
意忽一日有奏朕曰民有犯法者捕父凌母考之於律誦
犯者重莫過於此臣將施行其犯人親屬印律成千誦聲
琅然有此知律善誦者以此爲贖罪臣不敢施行特來上

金陵苑制志 八御製集

一卷 十五

聞幸望有之朕謂秦臣曰古者帝王立法令所以申明之律所以戒責之一定不易之法民有知而不善者法當尤重安有贖焉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雖古聖人亦惡其惡朕薄德之見安敢易古人之法歟佛猶人亦佛性也既有違背經戒之徒在佛必律之以深重禍愆安肯釋宥者於戲愚至於酩酊之酣撼之而不醒濁至於大河之流澄之而不清愚哉愚哉可不修悟之

拔儒僧入仕論

丈夫之於世有志者事竟成昔釋迦爲道不言而化不治而不亂仲尼亦云西方有大聖人然釋迦本同于人而乃

金匱要略卷八 御製集

一卷 十六

善道若是斯非人世之人此天地變化訓世之道故能善世如此且諸羅漢任世應真幻化不一亦此道也或居天上人間以朕觀之若此者不可多釋迦安可再生方今雖有僧間能昂然而坐去者不過幻化而已卽目修行之人皆積後世之事或登天上及人間好處以此觀之遐邇之道時人不分假如方今天堂地獄昭昭于目前時人自不知耳且今之天堂若民有賢良方正之士不干憲章富有家資兒女妻妾奴僕滿前若仕以道佐人主身名于世祿及其家貴爲一人之下居衆庶之上高堂大厦妻妾朝送暮迎此非天堂者何若民有頑惡不悛及官貪而吏弊上

欺君而下虐善一旦人神見怒法所難容當此之際抱三木而坐幽室欲親友之見杳然或時法具臨身苦楚不禁其號呼動天地亦不能免必將殞身命而後已斯非地獄者何其天堂地獄有不難見也爾駭嚴輩等堂堂儀表已入清虛之境若志堅而心永則樂清風于翠微深處吟皓月于長更歲觀山嶽之青黃目百川之消長雖咫尺紅塵而乃一塵不染障礙全亡非獨將來有率陀之登一方今寂寞之趣比俗者之無知舍可行之道而竟趨火赴淵其天堂地獄豈不兩皆通耶若僧之不穀兼通漏未具宿本無緣加之累惡積愆豈異俗者趨火赴淵之愚者矣爾必

金匱要略卷八 御製集

一卷 十七

欲異此道而傑爲須知利害之兩端然後從之所利者居官食祿名播寰中若欲高名食祿同君不朽必持心以義練志以忠佐君以仁夙夜在公無虐下而罔上乃得利貞斯利也若視祿之少見賊之重如淵底之魚聞餌而浮吞鈎于腹此其所以害也朕今以天堂地獄之由示之於爾爾當深思熟慮剖決是非然後來朝則當授之以官未嘗悅乎若果悅而仕則虛名混而實名彰其丈夫之志豈不竟成哉

官釋論

古今通天下居民上者聖賢也其所得聖賢之名稱者云

何蓋謂善守一定不易之道而又能身行而化天不愚頑者也故得稱名之其所以不易之道云何三綱五常是也是道也中國馭世之聖賢能相繼而行之終世而不異此道者方為聖賢未嘗有舍此道而安天下聖賢之稱未之有也所以世人于世善獲生全者託以桑倫攸序乃為古今之常經於戲於斯之道聖賢脩而守行之不亦善乎斯道自中古以下愚頑者出不循教者廣故天地異生聖人於西方備神通而博變化談虛無之道動以果報因緣是道流行西土其愚頑聞之如流之趨下漸入中國陰翊王度已有年矣斯道非異聖人之道而同焉其非聖賢之人

金陵志
八御製集

一卷 十八

見淺而識薄必然以為異所以可以云異者在別陰陽虛實之道耳所以佛之道云陰者何舉以鬼神云以宿世以及將來其應莫知所以幽遠不測所以陰之謂也虛之謂也其聖賢之道為陽教以目前之事亦及將來其應甚速稽之有不旋踵而驗所以陽之謂也實之謂也斯二說名之則也異行之則也異若守之於始行之以終則利濟萬物理亦然也所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其佛道之初立也窮居獨處特忘其樂之樂去其憂之憂無求豪貴無競寒微及其成也至神至靈游乎天外察乎黃泉利生脫苦善便無窮所以當時之愚頑耳聞目擊而效之今世之

愚頑慕而自化之嗚呼不亦善乎吁艱哉今時修行者反是道而行之何以見反是道而行之方今為僧者不務佛之本行汚市俗居市廛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或逢人於道或居巷受人以調其所調者賢愚貴賤皆有之必先屈節以禮之然後可然修者以此為忍辱之一端耳若以堂堂之貌七尺之軀忍辱于人將後果了此道何枉辱也哉若將後不能了此道其受辱屈節果何益乎況生不能養父母於家死無後嗣立姓同人于天地間當此之時如草之值秋遇嚴霜而盡槁比木之有叢凌風寒而永歲月使飛者巢顛走者窩下惜哉惜哉不亦悲乎今之時若有大至智者入博修之道律身保命受君恩而食祿居民上而官稱若輔君政使冤者離獄罪者入囚農樂于隴畝商交于市屢致天下之雍熙豈不善哉博修之道乎陰陽之後益乎今之官吏者不然往往倒持仁義酷害良民使民視之如蛇蝎之附體蚊蚋之吮身無敬敬之前有畏避之却安得不惡聲四出艱于後乎若欲聖賢之名稱僧之行立不亦難乎

鬼神有無論

有來奏者野有暮持火者數百候之條然而滅聞井有汲者驗之無迹俄而呻吟於風雨間日悲號于星月有時似

金陵志
八御製集

一卷 十九

人白晝誠有應人而投石忽現忽隱現之則一體如人隱之則寂然杳然或祟人以禍或佑人以福斯數狀昭昭然皆云鬼神而已臣不敢匿謹拜手以奏時傷人乃曰是妄誕耳朕謂傷曰爾何知其然哉對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形于世少而壯壯而老老而衰衰而死當死之際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夫魂也者氣也既達高穹逐清風而四散且魄骨肉毫髮者也既仆于地化土而成泥觀斯魂魄何鬼之有哉所以仲尼不言者爲此也曰爾所言者將及性理而未爲是乃知庸耳其鬼神之事未嘗無甚顯而甚寂所以古之哲王立祀典者以其有之而如是其於顯寂

金匱要略卷八 御製集

一卷二十一

之道必有爲而爲夫何故蓋爲有不得其死者有得其死者有得其時者有不得其時者不得其死者何爲壯而天屈而滅斯二者乃不得其死也蓋因人事而未盡故顯且得其死者以其人事而盡矣故寂此云略耳且前所奏者其狀若干皆有爲而作何以知之但知之者不難矣且上古堯舜之時讓位而君天下法不更令民不移居生有家而死有墓野無塵戰世無遊魂祀則當其祭官則當其人是以風雨時五穀登災害不萌垂泮不現此之謂也自秦漢以來兵戈相侵君臣矛盾日爭月奪殺人蔽野鰥寡孤獨於世致有生者死者各無所依生無所依者惟仰君而

已死無所依者惟冤是恨以至于今死者既多故有隱而有現若有時而隱以其無爲也若有時而現以其有爲也然而君子小人各有所當以其鬼神不謬卿云無鬼神將無畏于天地不血食于祖宗是何人哉今鬼忽顯忽寂所在其人見之非福卽禍將不遠矣其于千態萬狀呻吟悲號可不信有之哉

明施論

朕嘗觀世俗善長者慕佛教敬僧於心甚切往往大捨布施傾心向道意在積功累行欲目前之福臻身死不墮地獄亦欲延及子孫者也觀斯之善豈不良哉奈何認僧差矣

金匱要略卷八 御製集

一卷二十一

爲何蓋爲聞僧善者及住持各寺加衣鉢整齊者往往廣與布施若善者果有微覺則將所得之物轉與貧難者於前好善者頗相增福若不知覺集之無窮則禍增而福減若住持各寺者廣得布施食難不濟與同黨類私相盜用非理百端寺額而無補于前好善亦加禍焉于斯之道好善之心固篤布施之心甚差若善人欲功德延及子孫者當捨物于力修之僧然後方有功德足慕道之心所以力修之僧者誰隆冬之時衣服頽靡疊膝禪房慕如來六年之苦行意欲了心性以化世人皆同善道雖嚴寒肌膚爲之凍裂雖酷暑蚊蟲爲之吮血亦不相告若出禪房遊市

并使俗人見之則衣類而形構故所以世俗耳目無所驚駭不得布施耳嗟夫以此僧之狀以好善者求佛雖真佛臨世化爲力修僧人亦不爲凡夫所識朕所以言者令好善者濟貧而不濟富無名者愛之有名者敬之其福將源源焉

修教論

佛之教上古未聞惟始自周之時方聞異人生於西域其人也淨飯國王之子既生既長觀世人之禍福親日月之昇沈見人之造非也如酩酊之醉未醒如中睡酣而未覺以致罪重危山愁深曠海愈墮瀾漫無由自釋佛因是而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門意在消愆而息禍利濟羣生時乃登雪嶺而靜居觀心省性六載道成及其歸演大乘雖有二千五百人俱人皆未解幽微佛見愚多而賢少改演小乘之法使昏愚者聽之如醉而復醒睡而還覺人各識禍而知愆惟修善而可弭嗚呼佛之心爲世人乃有若是之舉吾中國聖人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今聞佛有二乘之說豈不修道之謂教乎今之人罔知所以修道教人之何如乃有廢道積愆之舉更不知存心何如邇聞天界寺住持者每晨昏則儀有向諸佛之禮所以禮向者則當徒步周旋頂禮方爲敬敬之道

金匱要略

卷二十三

而爲修道之行也今是僧懶于周旋不敢越向佛之儀故廢修以行之特以轎令人昇之周旋于諸佛之前于禮未宜于勤苦不當若以今後人法之斯乃率性者歟修道者曠若以此觀之必失修道之謂教矣可謂廢道積愆矣俄而有來告者昨晨天界住持向佛瞻禮墜轎以折足數日不聞鐘鼓之聲虛堂廢法因是而致吾有嘆嗚呼昔禪之謬儀積之今日方應可謂定業難逃矣果報昭然矣今後若欲同佛之修則當苦行勿華勿勞人以自逸乃稱斯道不然愆重危山禍深瀾海于斯效驗可不警戒之哉

說

金匱要略

卷二十三

賜宗泐免官說

世人災害有三往往皆不自知故其災害周流方寸間日夜無息古今未嘗有能盡去者所以釋迦成道教化衆生指迷破昏乃云災害之三者曰貪嗔癡斯三者孰能不備孰備而不殃所以古今不備者聖人是也雖備而不殃者賢人是也洪武九年春退避天界見住持僧宗泐博通古今儒術深明詢問僧之苦行本面家風果何幽靜俯曰是僧動止異常因識儒書大知禮義又非林泉之士於是朕命育鬚髮以官之當時本僧姑且奉命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官之其僧再辭而求免願終世於釋門吁難

哉世人之於世誰不欲富貴妻子名彰於世者歟今是僧却富貴弗美妻妾可謂三害之中善却一者歟人將謂是僧生性淡薄有是歟抑玄悟之有知而若是歟不然其僧生性淡薄玄悟不可以言貌而見蓋丈夫之氣初志不奪斯僧是其人也特聽而免官放老山林其世之三害僧不爲一害所迷妙哉

佛教利濟說

釋迦之爲道也惟心善世其三皇五帝教治於民不亦善乎何又釋迦而爲之蓋世乖俗薄人從實者少尚華者衆故瞿曇氏之子異其修異其教故天假其靈神之是說空比假示有無之訓以導頑惡斯成道也今二千餘年雖有慕道者衆踵斯道者鮮矣然而間有空五蘊寂憎愛度世之苦厄者有之此所以佛之妙或張或歛斯神也巨則靈通上下微則潛匿毫端是故聰者欲得杳然愚者無心或有善之其故何也所以天機之妙人莫能與知設使與知則人與肩也奚上之而奚下之耶且佛之教務因緣專果報度人之速甚於飄風驟雨急極之而無已人莫佛知今之人愚乃曰佛善超生度死朕嘗笑之所以超生度死朕嘗分析愚誰我知妙哉佛之靈人能生肯爲善則死亦昇矣設使生弗爲善死亦弗昇豈不定業者歟夫何時人不

金陵梵刹志

八御製集

一卷 二十五

知修持之道頑者棄而爲者曠獲宗旨者少縱得之者甚微若時人知修持之道以道佐人主利濟羣生其得也廣若量後世子孫其福甚博所以者何蓋濟衆則衆報之其修身者否濟衆一身而已云何巨福之有哉

僧道衡說

公私利涉古今不異之謂道辨輕重分毫釐國行民用市無爭者今謂衡其道衡二字凡達人智者不可不深究其理焉且道卽路也昔聖人允執之性無所名特以曠大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夫衡以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姦至愚者憑此而不惑所以衡稱昨逢越中沙門自號道衡於斯二字甚相符契於戲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不曲道哉衡哉不亦美乎

鍾山僧妙雲說

善出無心之謂雲善歸無跡之謂妙此果雲乎妙乎吾聞鍾山有僧以妙雲爲字良哉斯僧非知理之必然安善稱耶僧本侶影空山儔燈松底吟清風翫皓月捫已探淵有時觀浩氣於層霄之外是果拘四大而修耶忘形而鍊耶是論是議爲衆僧之所以又非着象於妙雲者也且雲之妙倏然而靄恍然而靜須臾神乘龍駕雷電山蒸海湧見如是之態雲之體也鴻濛寰宇霽霽下注山川槁醒無形

金陵梵刹志

八御製集

一卷 二十五

而形有形而化功成而寂杳然莫知其所所以人以為奇吾嘗以為妙者乃為雲所生耶雲為妙所出耶是謂空者言虛實者云妙其妙雲之說無乃僧若是乎

僧道竺隱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為名爾以道竺隱稱自以為奇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擅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僧此立為佛刹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金毫光照大千界指迷破暗利濟羣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任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德不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後必了然哉

僧玘太樸說

僧多捨俗惟立字為名何也以其法殊人主之教故也邇來有僧用三字為名曰玘曰太曰樸且玘玉之至精者也太無上之巨也樸實而不虛混而未鑿斯三字之用果如是乎若是則仁者體之又何為而不可哉今僧用斯三字

理道深長機根淺露者莫可探其趣若遇良工必由雕琢而方見其形也昔如來朴太虛混厚坤故發問於未判之先孰雕琢而使澄清列無量之象於穹壤七曜運行其間布海岳於鴻龐百川東注此由太樸而至穹窿果理之使然氣質之變焉吾聞智者云混沌靜久而乃此今僧捨俗認朴必釋教之然哉

天界寺花架說

暇遊入寺長老同行見綺砌為檻中植薔薇而又竹木架之工以編之屈蟠龍蛇之狀今不得曠蔓枝莖因之有感嗚呼甚哉違大化恩不及草木必有積焉朕嘗目種花之徒務以奇為妙故屈蟠其枝莖以招買花者也然其人智巧多端身不滿三尺朕謂花者曰爾生計若此家傳否曰然爾身若此亦家傳否曰三世矣吁愚哉人云世有陰陽然後獲昌所以陰陽者利濟羣生是也不但不殺而為陰陽但能惠及草木亦陰陽焉若使草木不得自然而乘大化之興尤為損德必成將來之患矣其佛會之中雖有持花獻果者正所以不花而花方為聖人之妙若植其根節其莖蔓使疎條巨莖朝夕樂觀不惟損德必有愆於身後因詢種花之徒有感特述寺脩花之說

僧犯憲說

佛之立教也惟慈以及衆身先忍辱所修者諸惡不作百善奉行斯佛出世始此因由於西域五天竺國賢愚敬之無有慢心五百年然後流傳中國賢信愚化又二千年其間智人亦因是而通神者有之有流此而無終者有之然凡居是者必忘憎愛去貪嗔却妄想雖不前知亦也效佛之宜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天界有僧訴於中書其辭曰爲主僧者非理辱甚中書下刑部究其源其間觀形狀識緣由自妬忌而起信讒而亂以致福消禍增累及平人若干比問分明人各受刑矣於戲禍福無門惟人召而速至僧不務脩造愆而犯憲法司論如律宜哉

金陵先朝志

卷一 二十八

序

晉唐太宗聖教序

乾旋坤寧覆載物以無窮其常經以四時鑑見榮枯雖目前之易省化機之運上古之哲能奚備知其的然榮枯隱顯陰陽見之易解及其大造者乾爲陽而坤爲陰所以難窮其至微以其不知其本源也設若有實之可稽縱是癡愚者亦所不疑所以至微形隱人莫測窺其哲能不得無惑况如來之教指實言虛因空談有化及萬類善被諸方現千百億態罔有上下鴻濛其靈寰宇是塞歛之則毫釐潛蹤示生死之俱無幾風霜而不腐其歛其張臻洪休於

斯時覺道而幽靈效之者奚知其根玄傳寂寞稽莫知其

本根致使德小而量薄者窺探旨趣能無他論者哉然洪法之肇根於西域顯金身而會漢帝於夢中後演流於東土曩因化形迹之時不言而化示不生不滅民不教而治及雙林之有故金色是藏歛光不鏡時又畫像而舒形金容示現妙音傳被拔苦趣於幽冥遺教遐荒濟萬類於三途故真妙之難瞻不易能於一旨徇謀他術雜正法以紛紜致使色空之比假不無有誦三軍之覆馳沙門玄裝者釋氏之領袖也生而慈敏棄親以明心狀而舉動皆契善符堅持忍辱碧潭印月暑夜松風難同其清潔玉露野田

金陵先朝志

卷一 三十九

未比其膚潤方寸將及無礙諸漏彷彿其盡久必躡昂霄而凌烟霞單萬歲而無雙歛成靜觀傷大教之傾頹歎文繁之差謬欲定真析僞以滋學者之誠故延頸西土孤筇廣漠履險隻征朝飛凝雪以述空生逕難分夕風浩瀚走黃沙以慕川孤進前蹤冒水霜而侶影幾楊柳之青黃皆途中之數觀求深願重至勞猶精過五印之寶剎越恒河之渡立雙林之陰洗鉢入水登雞足之巒禪鷲峰之大會受直指於心歸演洪音如瀚海之波瀾經分六百譯布中華闡揚典有罪釋怨臻善良於百福其玄如日中之捕影水底之捫月潔若青蓮出汙泥之不染猶桂芳秋藁香

浮室野之聲，慈航業海，倏渡滄溟。體天之造，日月之明，大哉之無爲，奚可論乎。

心經序

二儀久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厚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爲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濟羣生。今時之人，因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

金陵梵刹志

八御製集

一卷

三十一

子訓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既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之後，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大，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真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爲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墮彌深，不

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肅宗、梁武帝、元魏主、壽季、後王、宋徽宗，此數帝廢國息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由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爲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僞爲用妄想之心，卽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纏，則姪慈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詐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

金陵梵刹志

八御製集

一卷

三十一

雜著

戒僧陶冶

道起無心，誰寂滅行，生積行豈無端。邇聞陶冶空山，內致使空山空，不空者相有誰知？是佛以僧實相，相山間飛雲出岫，來今古巖壑幽然，烏夜啼試問，獻花真趣處，曾將心地量泥，牽縛，菴以定山，藤葛穩坐蒲團，樂幾枚要識西來

眞實處張眸極覩巨星馳

問佛仙

佛仙有無誠如黑白惟釋迦與叱羊者能之噫道矣哉靈如是然昔人見今之聞之相傳數千年一體如斯者未覩散聖有之尚未得其傳方今凶頑是化良善契從仙乃務思凌烟霞而躡昂霄會主母於天京釋乃歛神一志靜觀玄關意在出無量劫而昇堯率志斯二事者道盈菴而僧滿寺以百人爲數九十九人失道迷宗或曰陸沈其一傷曰鬼神不洩機仙有屍解佛有千百億態孰知昇沈迷失者耶爲此有慕而不絕者有毀而不滅者此豈佛仙有無金陵梵剎志 不御製集 一卷 三十二

又

朕觀如來修行雖苦之至但六載而道成其妙覺之靈則有千百億化效之者莫知至微或得之者亦不知自何而至道祖老子神仙繼之或幻而或眞神通盛效之者亦莫知源何夫子之立教彞倫攸敘效之者可以探其趣誠如夫子者鮮矣於斯三者可以興滅乎

還經示僧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劫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搞心開愚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爲斯二字之所以然而然者其於漏盡者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浪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水蟾影沈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曩之妙也赤日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着相而能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爲舟千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拔儒僧文

朕聞三皇五帝夏商文武之治天下分民以四業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凡四者脩天下國家用無闕焉列聖相傳至漢之明帝又加民業以二曰釋曰道六藝雖各途惟釋道同玄儒雖專文學而理道統其農工商三者皆出于斯教至如立綱陳紀輔君以仁功莫大焉論辭章記誦儒者得其至精苟非其類而同其門未必得獲至微且農勤于畝者歲成工乃時習而巧精商能不盜詐而利本俱長今之釋道者求本來之面目務玄晤之獨闢至妙者隻復西歸

飛錫長空笑談定往化兜頑爲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非
苦空寂實忘嗜欲絕塵事者莫探其至玄未聞農工商釋
道者精于儒正默論間俄而侍講學士宋濂言及有僧名
傳者儒釋俱長邇來以文求臣改益臣試開展過目篇篇
有意文奇句壯奚啻于專門之學臣故不益而不改以全
僧之善學者也臣昧死敢煩聖聽誦之再三可知其人矣
朕是詩之不時之間學士以誦再三聽文思意果如濂言
然僧所以求改益者非也其文深意曠非久覽豈得其本
源朕知僧之意有所精學卒無揚名之處故特求名儒以
改益之由此而揚名欲出爲我用濂曰恐無此乎朕謂濂
金陵覺寂志 入御製集 一卷 三十四

空實喻

目世浮沉皆是幻幻生幻滅患相從幻出無端患長着患
遍無知無有錯理幻幻身身患患若將無有更何之師空
法外無方住再覓端倪孰擬知好同道中閑自在肯將鐵
索易繩藤只因魔甚云心地未必師知必我知不識有人

還是覺慕然一笑脫泥犁

遊寺記

朕因憂慮既多特入寺中與禪者盤桓暫釋幾冗之一時
入寺既行凡所到處無不有佛及至方丈平視兩壁皆懸
水墨高僧凡四軸六人一軸三禪海水一軸了經松下一
軸撫鹿溪邊一軸樂水於巖前嗚呼住持者志哉所以設
此意在感動心懷堅立寂寞之機甚得其宜也何以見之
如三禪海水者其海濤天飛浪煙海四際其高僧凝然舉
塵而揮鼎足而坐可謂奇矣動修者一也又了經于松下
對月于吳窮可謂清之極矣復有一僧前撫鹿于溪後山

金陵覺寂志 入御製集

一卷 三十五

神以密護可謂行至矣又坦然而無慮樂然而無憂樂水
千山根可謂寂寞而巳斯四軸六人足可堅修者之心朕
爲斯而樂至暮而歸餘月復至寺由東廡而入見畫像巖
形皆男女夾雜濃梳髻裹者紛然將謂動小乘而堅大乘
也徐至苑中見有數架修上薔薇朕亦謂非宜也少時慈
方丈顧左右壁亡其前日所有高人四軸不覺輿歎矣何
哉所以歎者不惟畫於薔薇不合有而有四軸高僧當懸除
去皆非所宜故輿歎息焉

靈谷寺記 文見本寺

遊新庵記 文見靈谷寺

工部侍郎黃立恭完塔記

恩寺

僧智輝牛首山庵記

文見本寺

祭保誌法師文

昔者師能出世異人性備六通景張佛教使克頑從化善者愈良及其終也擇地于鍾山之陽陰其宅而居之經今八百六十七年今朕建宮在邇其爲師焚修者俯而視之因勅中書下工部造浮圖於山之左今將完成徙師於是於戲漏盡母生人我劫終勿墮塵埃惟師神通尚饗

祭道林真覺普濟禪師文

惟師慧悟見機變化神妙道德高邁振揚宗風鍾阜龍蟠

金陵梵剎志

入御製集

一卷

三六

炳然靈跡季春屆序爰遇誕辰明薦奉陳洋洋如在

祭左講經如玘文

嗚呼業海茫茫濟彼岸者鮮矣爾如玘駕般若舟舉楞嚴棹建覺圓櫓假華嚴風揚火集帆昨朝舵寬帆飽條焉彼岸噫果操舟之善耶爾如玘冒風濤而有此耶今業海爾濟舟楫猶存孰備善爾舟傲風於業海如斯濟岸孰不曰乘爾某之舟有此之濟非獨如是其拯溺者旣多朕觀管般若之舟施普度之道豈徒然哉今也期當空相絕迹去來所有素蓋爾其享焉

讚

毗沙門天王讚

北天有門衛護何雄被堅若是托塔幾重兜鍪髮示見帝戎外張威武內實禪翁

蓮花菩薩讚

菩薩大慈悲辛澄展法威足躡無垢輪熾焰長輝輝四相具不具儵忽如雲飛

佛母讚

非宿有緣非千萬劫前德無瑕垢尊妃飯天王子至空白象周旋惟佛母聖化及大千

維摩居士讚

金陵梵剎志

入御製集

一卷

三七

獅子座中花葉遍厨間香積味新鮮誰人問病躊躇去鐵馬嘶風牛策鞭

華藏世界讚

室芥子眠匿粟是恬惚恍其上周遊諸天宜乎其降化被三千

又

華藏世界全市中買物食且甜有誰期我相周旋朝抵暮歸非牛非馬非船

瑞光塔讚

大智力人性定心方穩首陵穿脊骨純鋼瞑目而逝餘灰

塔藏信有之乎靈明常存午夜放光

禪海羅漢讚

爾怪且玄海氣如煙拂塵蕩垢鼎足而禪薄天飛浪何處宿緣宜哉尊者處危自然

十六羅漢讚

第一

爾惟務道道亦何知仰天俯地榻下一枚

第二

寂寞空山扶策藤牀篆煙終日神機密藏

第三

金陵梵剎志 大御製集

一卷 三十九

極目太虛氣吐而噓了知天外錫杖能舒

第四

大哉癡獸日近蜿蜒蛇蜿蜒儵忽濃雲被遮

第五

脫鳥跣足不愛茅屋露坐觀天法外撐船

第六

道高氣豪西旅獻契對月了經如海汎濤

第七

情愛清風心翫明月終夜露立何時了歇

第八

謂爾心專天人請前羣魔逐退道就可傳

第九

海氣盈虛爾步且徐隔岸招來猶愛吾珠

第十

倚松目猿問宿有緣聞中日月鉢內水天

第十一

童子戲禽道者休禪忘觀想地鶴舞青天

第十二

已授已接對偶而悅是法平等亦復何說

第十三

金陵梵剎志 大御製集

一卷 三十九

松下閑禪已幾年頓忘幽寂意喧喧出塵不用論今古樹底清風爽不眠

第十四

異哉樂天麗首皓然倚樹而定觀空幾年

第十五

心善而權旌旗烈天護神從後撫虎而前

第十六

宿脩萬行寒巖默用知幾千劫人何曾動清磬一聲幻出如夢

板的達頂相讚 二首

噫設意精專駕般若船碧浪千堆海氣如煙檣傾舵轉問
爾宿緣噫危乎艱哉驀然際岸紅日當天

又

噫張目神樞電繞太虛瞋目神潛匿毫無餘噫快哉疊膝
任爾爲愚

王亨十六羅漢圖讚

一

噫意若相應心淵已澄南閭浮提以書以徵

二

侶杖空山閑浩空頑篆烟終日方寸幽閒

金陵梵剎志

入御製集

一卷

四十

三

跏趺疊膝侍以戎客仰目遙蒼倚錫而息

四

計珠誦經靈蛇詣聽恍然有覺化龍而騰

五

目瓶內花大般若佳去來無跡孰爲幻化

六

靜修已佳不已而誇動人獸智獅子獻花

七

常云無心何不彌深耳聞目擊行藏若尋

八

理道深心座下羣陰意操岳浪聲太古琴

九

怪哉尊者燒水海瀉神龍翫珠取捨般若

十

倚松目猿足下獐眠人物忘機互悅而前

十一

調鶴空山倚錫而閒形勞神靜就裏無煩

十二

顧偶而言淅徐以鮮本無塵垢志脫霞烟

金陵梵剎志

入御製集

一卷

甲一

十三

童子烹茶火內蓮花云何是說數曠河沙

十四

麋鹿有知尊者如癡志在叢木必待以時

十五

風生草偃虎非象犬意何大哉術出僊典

十六

身定神行境入太清鍾磬一聲忽然而醒

吳道子降聖圖讚

歷無量涉阿僧神色界凡世界聽不巧拙最不凝相以致

漏盡無礙大覺宏施皆雪嶺之苦行幻出幻生幻滅幻起
百億之態不爲之廣寂一毫而不爲之簡善矣哉化矣哉
大覺金仙爲吳生之圖相不出三界問誰識此聖凡者歟
又博變者歟孰是孰非云何水月風搖隔窓審的奚由然
耶有相無相而爲定者乎

天王圖讚

披堅戴冠神驪電眸風生足下衛護天遊

吳道子釋迦出山像讚

一流水行慨然如鍾坦然無威蕩然無爲神通三界脫苦
忘危

金剛經判卷 入御製集

一卷 四十二

讚五十三參

幻色幻空空幻色幻情幻欲幻無端始幻幻從何幻起幻
生幻滅亦何知爾幻幻時皆是幻幻終幻始總何爲幻住
幻流真幻輩幻前幻後更依誰此幻非真他幻寂纔云寂
幻幻方生人生始世皆從幻幻了無爲在幻中幻去復來
幻是夢無言幻夢幻悠悠智人識幻方知幻知幻由來心
不徼

詩

天竺僧

比丘乾竺來情思脫禍胎去鄉十萬里飛錫不塵埋宵晝

觀孰大無時不常懷志立無上等必欲精神詣忽然觀身
影影乃與身偕若欲離塵垢將影與身排再觀世萬物有
形必影該事思欲解分似平與理乖空寂如是說咸將貝
葉開論影始太古至今尚猶猜日午難迴避臨水見眉腮
月下偏分曉惠云似惟哉智人果解分禍胎兩忘灾或說
身裁影亦曰影身裁顛倒論常世倒顛日日俳觀倏身意
馬勞心猿似豺到了難分去從伊子細差閉門終不見出
戶倚身牌有時定玄機俯仰何根荻祖佛何如定影子在
塵埃爾昇從爾上爾降從爾階躊躇從爾躑躅穿履亦穿鞋
反復誠難避簪花猶插釵虛實誰參透天厨一供齋八萬
四千戶間間通謝臺鷄犬聲無異莊周化骨骸漆園曾作
吏槐國已知槐幻中生幻夢幻影與身衰影幻身亦幻何
時有壯衰若欲常寂靜百骸與之齊智慮渾忘却天然似
嬰孩

唐僧韻

天台五百尊方寸皆明月影彌千江何曾有暫歇爲斯
妙用通今古長不滅昔當懸挂時誠非凡可越任世及應
真幾度阿僧劫假錫作梯航泛海濤如雪一旦杳無蹤誓
與沙門別億忽羣禪中孰能爲機泄禪心曠無跡如海亦
何竭僧本具他心宗門常合轍

善世禪師遊方歸朝

前年拜辭去今春二月歸未聞湖海闊但見禪眸輝踏雪
來朝親家風祖佛規默坐各無語方寸究徘徊櫻花纔臉
笑柳眼正舒眉獨翁任清淨愚俗多險危姦猾不善死到
處家疊疊爾心鑑此患棄家永不回年年嘗作客如蓬被
風吹哀憫自天佑仁深久必爲切記無任相與佛莫相違

寶光廢塔

寶塔摩青蒼招提歲久荒秋高棲俊雫夜深月影長寂寂
星搖蕩飛霞入棟梁守僧都去盡螢火作燈光鬼哭思禪
度遺經風日張獨有來巢燕呢喃似宣揚停驂傷古意雲

金陳光緒志

六御製集

一卷

四十四

合草頭黃聞說當年盛鐘魚徹上方

賡僧錫杖歌

由來震旦始乾竺扶老應須棲此杖鈴鈴琅琅妙且奇撼
振一聲空谷響或時化作飛龍威長空如水何相持有時
比翼論端的方覺玄關顯現時志悟未通心委曲鴻濛渾
沌同塵俗驀然一悟凌烟霞覺此覺他方意足神眸昭昭
衆生顧隱隱微微如法故每擔日月猢猻藤簞食由來飽
祇樹

御製山居律詩十二首賜靈谷寺左覺義清瀆

一

屢中禪起詣山房靈谷山高志可當四壁遠民塵俗香山
川近水世機忘崇朝榻外香烟裊終夜堂前燈焰煌從此
爾僧公案悟耶耶何必問黃梁

二

市起高僧屋翠微一靈派寂入重巖松森鬱陰濃道澗
曲潺湲聲繞扉有客上門羅織叩無端舉杖作成威此時
解得黃龍法自在巖前碧眼機

三

誰謂山僧運化工山居真箇得從容調猿樹底觀玄鶴詵
月淵中悅白龍香熟地爐茶一盞嫩肥銅鼎笋三鍾叩禪

金陳光緒志

六御製集

一卷

四十五

若解岩前趨皓首龍眉振祖風

四

出屢大隱寓崇巔去盡人喧聽鳥便雲去雲來山寂寂嵐
生嵐沒采鮮鮮洞門鬼哭求哀懺湫底龍吟乞化全如是
往來經幾劫因風熾火力何先

五

僧屋雲山事事便蕨薇輕取勝農田黃精雨長堪僧煮紫
芋雲埋供佛筵茶竈頻煨風聚葉飯堂勤集道催禪玄猿
夜嘯峰頭月清興忘機傲歲年

六

蒙茸隱道女蘿懸太古石前一老禪
說月就溪臨碧水調猿環樹仰青天
雙親鞠育歸何日五祖窺規已有年
欲識住山人自在除非宿債並無愆

七

侶影山間興趣幽竹雞聲斷悟禪
由山房夜月明心鏡水國宵燈照衲
頭崖柿熟甜須九月溪芹味美必三
秋忘塵思入重崑迥道備咸稱釋氏
流

八

孤寂山根近釣磯神魂悽愴命難依
都言避厄深幽隱本爲離凶出險機
晨覺必蒸山蕨嫩午炊須熟水芹肥
天然金陵梵剎志 御製集 一卷 四十六
不待勞筋力方識稽源道甚微

九

谷居幽趣景偏多明月山房夜半過
白日嶺邊岩鹿叫黃昏水際野猿歌
精魂慘淡無從侶神思躊躇奈若何
性定擬看華藏景欲生翻作萬般魔

十

至性從來隱碧蘿林泉深處任蹉跎
鳥啼春樹笙簧語漁放秋江櫓棹歌
落魄有情知就裏從容無事見娑婆
巖前苔合初由徑門外風堆樹葉多

十一

潛踪匿跡但優游世事從來豈究頭
整日懶除堦下草將燈倦點壁間油
烟封谷口聽樵語雲鎖柴扉聆鳥啾
甲子未聞忘歲月巖前墜葉始知秋

十二

躡雲深入萬重山回首烟村遠世間
初夜不聞三弄引五更惟覺四時寒
天香馥郁盈禪悟月色精英照影間
比似市廛車馬集此心無事與相關

雪山寺

極目遙岑起曉烟深埋凝雪梵王禪
水枝老樹彌千壑衲被蒼僧布法筵
爲羨浮生貪着處好將空寂化迷遷
六年金陵梵剎志 御製集 一卷 四十七
嶺際今猶見行致天花覆八埏

僧目空山

孤寂淒淒一徑微處心應與世塵違
朝觀松鶴摩天去暮見巖猿挽樹歸
瓶水一爐香蒲座錫鐙丈室氣盈衣
空山僧對知何日化作蒼龍挾雨飛

命板的達穩禪

居山本是出塵埃何爲遊人役已骸
晨坐巖前觀日上暮禪松底聽風來
從教市巷笙歌美莫羨閭閻酒肆諧
十二時中香爨象迎來送往更母開

思遊寺

雨落黃梅來已秋日思精舍夢還遊晨昏幾度經鍾聽巖壑雲生出野樓

老禪紙帳

樓閣嵒嶽半倚天老禪紙帳晝酣眠精魂惟識黃龍劍定省還知叩玉泉

寺掩山深二首

絕跡高人隱翠岑山連疊嶂白雲深欲經無覓通人處時忽林風送磬音

又

見說山中了道僧不聞鐘鼓不聞經朝觀樹頂香煙裊暮

金陵梵剎志 八御製集

一卷 四八

識禪機一鏡明

雲山僧寺

雲龍紫翠槩鴻濛洞口風生度梵鐘我欲叩禪閑問道老僧心地與天通

鍾山僧寺賡單仲右韻三首

遊山必是叩僧禪聞說神僧透宿緣山果玄猿搖綠樹方知入定是金仙

又

精藍幽谷寺差峨風過松聲韻碧波寂寞出塵天外景驂騑雜逐意如何

又

山勢峻嶒谷隱僧六通具足勢層層鵲巢冠頂忘機處午夜明星識已能

天界寺春雀

春風夜雨沐花妍曉霽簷前雀噪喧孰謂可知機裏事飄然翕翮舞長天

賡祀太樸韻

花逢夜雨曉看妍實證凋時堦不喧試問老禪幽得處謂言物外有青天

示僧謙牧

金陵梵剎志 八御製集

一卷 四九

寄與山中一老牛何須苦苦戀東洲南蠻有片荒草地棒打繩牽不轉頭

不惹庵示僧

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恁曉曉問姓名

附註解三篇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註

還經示僧

還及也經常也示開示也僧淨衆也常樂我淨佛之四德淨而能常猶貞而復元也時至胡元舜倫

大泯民汚夷風

高皇起而肇修人紀反經常

之道於斯世借名淨衆以開示之亦以見民性本
淨非夷風所能污染也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劫而不泯

昔古昔也昔誠之說謂古昔立誠字之名之義也金者
至堅之物也楞嚴經堅明立礙是有金輪金之經千萬
劫而不泯者形也誠之經千萬劫而不泯者道也然則
民生之常道其惟誠乎是爲反經之大旨
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槁心開愚昧之方寸

見者神與之會也沃潤也槁枯也方寸心地之名也聰

金慶元利志

入御製集

一卷

五十一

者賢智之士能竭心思故常枯槁其心見誠則無事於
思而槁心可沃愚昧者本不能思方寸常閉然遇大知
亦能開之所謂提耳而誨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
神妙者也

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而無上守之而無爲斯二字之
所以然而然者其於漏盡者乎

道承不泯覺承見之哉歎詞體之守之指道而言也無
上無爲指覺而言也正覺則無上大覺則無爲二字即
道字覺字也之所以然而然言其精深與妙未易窺測
也漏盡者滲漏絕盡言無漏也即固聰明聖智達天德

之意

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汎水電影之逐風睡
酣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

誠雖以不泯得名然非指有相之物便謂之誠宇宙之
間未有有相而不懷者也然則可離相以求之乎離相
又別無誠矣

至聖於此蓋難言之特設此四種譬
喻以開示人之悟入浮雲馳空謂無雲乎則馳者其何
物也謂有雲乎則既馳矣雲又何存也漚花之汎水電
影之逐風睡酣之幽夢亦復如是謂之虛不可謂之實
亦不可此中真是無實無虛故誠之說當如是觀之此

金慶元利志

入御製集

一卷

五十一

一節申言不泯之意明道之所以然也

然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風搖
水蟾影沉澗孰能機其所以然耶

先覺具正知見自能救度迷情後覺賴之不墮邪見自
能契受正理愚昧者不能不疑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也
然必二字承上貫下至疑之止猶云此無實無虛之道
無憑考證必於一覺一然一疑處參驗乃信其然蓋
至聖大覺之後而見其必然如此因又歎息言此道至
妙無迹可尋一落思惟便生障礙如水風之相感蟾澗
之相涵不可思擬如此而覺乃爲正覺此一節申言若

或見之之意明覺之所以然也

且曩之妙也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非相是皆著相而能也無相而智耶

曩之妙指上文虛實之義言赤日神龍皆有體相而非體相日聚陽之精自無而有龍純陽之德自有而無能從有相生智從無相出日能升而龍能浴謂之無相不可也日智升而龍智浴謂之有相不可也

又必我相人相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

較猶勘也謂以我相人相與日與龍一較勘之則有體相而非體相者豈獨日與龍為然哉我相人相亦非相

金陵志

一卷 五十一

也惟其非相所以獨智藏焉而為正覺之所自出也奔星於廓落見無礙也臨月於靜淵見不搖也勘破人我之相者其胸次如此

是說是問必九年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為舟千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是說指上文誠之說如金等是問指上文虛之謂歟等九年者達磨少林面壁九年今宗門之學皆九年之傳也善能也 至聖自言如上所說所問非淺俗可到必達磨所傳之人乃能明之風翻月影矯亂之見也倒掛須彌顛倒之見也石舟浮水妄見也巨木底海癡見

也言此道苟不得正傳必作此數等見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豈皆可以為性理者耶嗟夫琴有妙音必彈於妙指苟不至德安凝夫至道哉洪惟我 高皇闡

乾坤於劫運揭日月以重新 躬資上聖全體大極總彰政教兼作君師乃於萬幾之暇闡發道真一至於此堯舜之間僅聞一中之訓義皇而上肇開一畫之遺道固同符而我 高皇乃文之至矣臣敢頌為自玄

黃剖判以來第一聖人也正管蠡及此矣孔子告哀公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金陵志

一卷 五十二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高皇此篇開示實即孔子之說後學惑於訓計而失聖人之意久矣自今揚厲 聖謨而深思有得則誠為天為聖誠之為明為強乃見真實然後知我 高皇不獨開萬世之太平尤繼往聖之絕學也已

論僧

此篇全彰性教破妄歸真大回混沌之初直指無名之始以故教標無旨性揭無知誠孔老之真詮大慈之正諦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斯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

以佛始漢至發語可見此法是後世添捏出來便有掃除手段以後段段逐破雖釋迦不能置一喙玄寂幽秘皆因有相傳之法而然奈何佛將涅槃諸弟子請佛再轉法輪佛曰吾從來未曾說一字今云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是抵期而無教也夫既無教矣奈何又有印心之旨耶

愚不知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顛慌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役累劫之冊裏何見一微塵之旨

金陵梵剎志

入御製集

一卷

五十四

智者合下識心便知原來無旨愚者惟聞有旨乃切切以求之則顛慌也恍惚也茫昧也皆愈求愈迷之狀也遂欲求諸天地未分之前役心累劫何嘗見有一微塵之旨乎

云何以旨問旨故

問何故求之如是其切而竟不得微塵因自答言以旨問旨之故也以旨問旨猶云騎驢覓驢也

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躕不已持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歟

此節具愚人兩種見解一者着空二者着相其着空者

認空無一物四無依倚爲性而不免踟躕之患其着相者認止心定息一切有爲爲性而不勝利便之喜可也歟問法之詞

斯愚問而求旨之切故聽者孰謂可歟既聽者不以爲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

愚者於上二見或疑或可在聽者皆不謂可聽者猶言善知識也道之眞悟由耳根入者爲多故號爲聰者

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之又玄蓋昧在昧出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雖在天外遍歷八荒亦何有知之見耶

金陵梵剎志

入御製集

一卷

五十五

愚人因無處可求復作是見云佛本以善道昭示於人法門大開豈有昧昧玄玄使人無可求之理豈知此理本昧本玄本無可求處本無知見處只在夫人善自識取耳如求旨之徒現在迷悶若有善巧方便者就在迷悶中出頭正昧也便從昧而出正玄也便從玄而生此所謂敗中取勝死中求活也孔子能近取譬之意亦與此同舍此別求則遠矣雖出天外歷八荒以求知見其可得耶此一團無知見處先德謂之黑漆桶永嘉云寂滅性中莫問覓是也下文詳言之

朕嘗聞知有好寢者遇膏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

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不亦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難

嘗問知者曾聞於人而知表本無知也人類以有覺者爲心能有覺者爲神今通霄烈風迅雷人多覺焉此人特以好寢而不覺卽此觀之果心而止乎神而止乎若果此理惟心神而止則向之問者亦心神也以心問心以神問神亦易易者何至若是之難哉惟其非心非神卽心卽神亦非卽亦非而必待天下之大智也使佛見前安不爲諸徒之所辨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

金慶元刻本

八御製集

一卷 五十六

佛何法之有皆因諸徒妄求知見欲辨而知不得已與之剖析故法由措也人遂謂其大張法門殊不知法何門之有本無門但有由耳爲諸徒求知而說是其法之由也引起話頭何從止息知止者止之於無識而已

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覲體無知之態似奔星廓落電影馳雲或爲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

我空非空空卽是相也我相非相卽是空也此本覲體無知而云要見者亦權說也實無所見當此圓明之中似有星奔電馳虛妄之相然其起無端則無虛妄矣永嘉所謂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是法身也參到此

處然後絕學無爲而知止矣

所以今之修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逼以爲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以爲然或聰者自以爲利根雖搜空萬劫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

陷身於水火至於灰且腐尚以爲樂略無逼切回頭之意可爲憐憫顧此尚爲其愚而不知旨也又或有聰而不愚者卻不合自以爲利根自以爲見旨寧知從此墮落又是千生萬劫耶

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修者以爲經之泛耶旨之

金慶元刻本

八御製集

一卷 五十七

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孤燈于嶺外晝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豈不謂嗤嗤然而以爲譏乎佛嘗言吾所說法如人食蜜中邊皆甜本無泛言亦無

異旨也只爲世人執諸言詮故以爲泛且異而不知古之智人相妄於無言孤燈侶影情境俱忘而一部大藏俱了矣彼以經有泛異者安得不謂智人爲嗤嗤乎

審者以謂不然動靜靜動以爲天下樂是則以爲智人便信則以爲天下安化則以爲天下幸行則以爲天下福

審者知之明者也名之曰審者以別上文聰者也言審者則不如此作見以爲智人之所爲何心之有或動或

靜惟適之安耳適者天下之樂也故智人便之而非強也由是天下信佛則與天下安之天下化佛則與天下幸之天下行佛則與天下福之蓋由其疑情已破真實獨存天下注其耳目而審者皆孩之耳

朕罔知所以舉一大藏教云諸佛之故鐫磨鈍根而爲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子釣而不網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既張了必歸于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爲多減一倍不爲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謫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勅智禪而云乎

金陵梵剎志

八御製集

一卷

五八

鐫磨鈍根而爲說法卽上文言法無門而有由者也歸于何處卽上文知止于無識者也孰盡去之而願受謫者言誰能到此識止歸宗之地將一大藏盡行除去而甘受謫經毀佛之罪者乎佛始漢世當周時無大藏之文而法未嘗不備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再傳之後竟爲其宗徒互相妄誕世人還契悟否唐杜甫所謂禍首燧人氏屬階重孤筆也若我是說特勅智禪而云小智聞之何異說夢哉昔有禪師舉周行七步公案曰何不當時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卽此意也此篇文義深奧微妙極難解亦不容解也只宜鐫之金石與穹壤不

緣志存闡揚故強爲詮釋顧猶管之窺天蠡之測海僅得其萬一而已善讀者當自得之

三教論

夫三教之說自漢歷宋至今人皆稱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釋迦道宗老聃於斯三事悞陷老子已有年矣孰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黃冠之術乃有國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闕者是也古今以老子爲虛無實謬哉

老子生於周末至我明然後有至聖知之非聖人之於天道亦有命耶非金丹黃冠之術乃國家日用常行不可闕者確哉

聖訓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行不可闕者確哉

金陵梵剎志

八御製集

一卷

五九

不惑矣

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已動以時而舉合宜又非昇霞禪定之機實與仲尼之志齊言簡而意深時人不識故弗用

密微密也其仁則同符三五其舉動則取法天時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亦若是而已豈仙家之昇霞佛家之禪定者哉言簡而意深所謂密也按家語孔子問禮於老聃老聃送之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宏達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無以有己爲人臣者無以有己孔子退而稱

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味斯言斯贊則 高皇以密

字言之可謂當矣以老子之道承於仲尼亦有據而無
疑矣奈何學者至今尚惑于韓愈原道之說視為異端
棄孔子之所尊倍 高皇之明訓可勝罪哉

為好仙佛者假之若果必欲稱三教者儒以仲尼佛以釋
迦仙以赤松子輩則可以為教之名稱無瑕疵況於三者
之道幽而靈張而固世人無不益其事而行於世者此天
道也

老子非仙當與儒為一家仙自有仙之宗若赤松子輩
是也儒佛仙三教皆不可闕佛仙之教幽而靈儒之教

金陵志 天律製集

一卷

六十一

言文

張而固皆益於人而行於世者實天道也天之愛人甚
矣故張三者之教以收攝人之聰明相協人之居止豈
偶然哉以上皆明老子之非仙而仙教別自有宗當與
儒佛並行 高皇統一聖真可槩見矣

古今人志有不同貪生怕死而非聰明求長生不死者故
有為帝興之為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將
謂佛仙有所誤國扇民特勅令以滅之是以興滅無常此
蓋二教遇小聰明而大愚者故如是

以貪生怕死而興之者妄也憂其誤國扇民而滅之者
亦妄也小聰明以滅之者言大愚以興之者言

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實公者其武帝終不遇佛證果漢武
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退舉以斯之所求
以斯之所不驗則仙佛無矣致愚者不信

數君皆用妄求妄其不驗固宜而仙佛未嘗無也遂生
不信之心不亦愚乎

若左慈之幻操樂巴之喫酒起貪生者慕

左慈樂巴二人皆得幻術者非真仙佛也而貪生者慕
之妄矣

若韓退之匡君表以躁不以緩絕鬼神無毫釐惟王綱屬
焉則鬼神知韓愈如是則又家出仙人

金陵志

天律製集

一卷

六十一

韓愈字退之唐憲宗朝表諫迎佛骨有奉佛彌謹年代
彌促及其身既死其鬼不靈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
殃咎宜加臣身等語是以躁不以緩絕鬼神無毫厘也
王綱治天下之綱常也屬與也明有法度幽有鬼神二
者表裏以扶世教今絕鬼神而獨與王綱是謂邊見家
出仙人韓湘是也湘退之猶子得仙術解造逡巡酒能
開頃刻花花中湧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
擁藍關馬不前及退之貶潮陽乃驗其句退之所知者
可見可聞之道而所昧者不可見不可聞之道鬼神特
出仙於其家以破執導迷非無意也 高皇心通造

化所言眞實不虛臣嘗以二事驗之昔有一人作無鬼論鬼乃現一書生謁之雄譚逸發極論至於鬼神之際其人出諭示之書生曰止我便是鬼公安得言無語訖不見其人乃悟而焚其草此一事也然猶故記所傳也臣歲丁亥與友人尚寶丞孟秋坐於安福敝止正論鬼神有無孟秋執無良久其家重芒芒然來云今者宅上見一鬼家人握刀斬之鬼避入牆廡之下又追逐之乃躍之降舍矣豈非所謂鬼神知而故現者哉

此天地之大機以爲訓世若崇高者從而有之則世人皆虛無非特王之治若絕棄之而杳然則世無鬼神人無畏天王綱力用焉

金匱要略

一卷 六十三

好仙佛不得仙佛絕鬼神及見鬼神蓋因此道非有非無一落邊見不惟喪道亦兼喪世故天地恒因人之偏而矯之此訓世之大機也天地豈有意哉亦道固然耳君子之學亦猶是也欲於實處用功者偏無一事之實欲於虛處用功者偏無一念之虛何也實生於虛說實卽不實虛亦生於實說虛卽不虛也王綱力用言治之勞也 論僧純一勅云昔釋迦之道孤處雪嶺於世俗無干及其道成也善被兩間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聽從故世人良善者漸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世人

王每減刑法而天下治非君減刑法由佛化博被之然也

於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堯舜率三王刪書制典萬世永賴其佛仙之幽靈暗助王綱益世無窮惟常是吉

仲尼之道顯明共覩共聞陽德也故爲世教之主佛仙之道幽靈不可覩聞陰德也故爲世教之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二氣不可闕一故曰皆天道也然陽常居大夏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得其常則吉失其常則凶近世士夫談禪失宗毀形變服惟淨土之事者謂之不失常吾不信也

金匱要略

八御製集

一卷 六十三

嘗聞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三教之立雖持身榮儉之不同其所濟給之理一斯世之愚人於斯三教有不可缺者

無二道者有常道也無兩心者有常心也仲尼之道明故其持身榮仙佛之道幽故其持身儉儒者任國家之事則可以受朝廷之祿爵佛仙不預世事則草衣木食乞化爲生所以勸人無貪著也濟給之理豈不一乎世人皆愚恒賴三教以化之一有智者必爲三教懾授爲將來教主自三教立而生人之命脉有所繫矣然非我高皇聰明之大安能洞見其然而處之各得其宜哉皇

極之敷言曰無偏無詖無作好無作惡上下萬億年求其盡之者 高皇而已愚臣何幸躬逢其盛

金陵梵剎志卷二

欽錄集

洪武五年壬子

春卽蔣山寺建廣薦法會 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 命宗泐撰獻佛樂章既成進呈 御署曲名曰善世日昭 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偏應曰妙濟曰善成凡八章 勅太常諧協誦舞之節用之著爲定制

七月十六日中書省欽奉 聖旨蔣山係是大禪剎處所

如今你省家出給執照與住持長老行容收執把那天禧

寺能仁寺兩處應有舊日常住田土並寺家物件都入蔣

山祐基簿內作數永遠爲業收的錢糧等項聽從蔣山寺 支用其天禧寺能仁寺僧人都收入蔣山坐禪欽此

七月十六日中書省欽奉 聖旨天禧寺能仁寺兩處僧

人多裡恁省家出個文書與蔣山寺住持長老行容收執

將這天禧能仁兩寺應有的僧人用心於四方搜集聽從

長老行容分豁堪坐禪者坐禪不作及良善可以管莊的

教他管莊若是作及不良善的分豁出來開剝爲民欽此

洪武六年癸丑

普給天下僧度牒前代多計僧需牒名曰免丁錢 詔特

蠲之

洪武九年丙辰

試經給沙門度牒

洪武十年丁巳

詔天下沙門講心經金剛楞伽三經 命宗泐如玘等註釋頒行 御製演佛寺住持祀太朴字說

三月十三日禮部尚書張等 奉天門奏准奉 聖旨就批本着落禮部知道一切南北僧道不論頭陀人等有道善人但有愿歸三寶或受五戒或受十戒持齋戒酒習學經典明心見性僧俗善人許令齋持戒牒隨身執照不論山林城郭鄉落村中恁他結壇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則金陵梵剎志 八欽錄集 二卷 二

講經說教化度一方夜則取靜修心欽此

洪武十一年戊午

禮部郎中袁子文建言度僧 詔許之

五月二十四日 御製左講經祀太朴 誥命

洪武十四年辛酉

蔣山寺住持仲義 奏遷蔣山寺及寶公塔于東岡改賜寺額曰靈谷寺榜外門曰第一禪林 命度僧一千名悉給與度牒贍僧田貳百伍拾頃有奇 勅杭州府儒學教授徐一夔撰寺碑文

六月二十四日禮部爲 欽依開設僧道衙門事照得釋

道二教流傳已久歷代以來皆設官以領之天下寺觀僧道數多未有總屬爰稽宗制設置僧道衙門以掌其事務在恪守戒律以明教法所有事宜開列于後

一在京設置僧錄司道錄司掌管天下僧道選精通經典戒行端潔者銓之其在外布政府州縣各設僧綱僧正僧會道紀等司衙門分掌其事

僧錄司掌天下僧教事

善世二員正六品 左善世 右善世

闡教二員從六品 左闡教 右闡教

講經二員正八品 左講經 右講經

金陵梵剎志 八欽錄集

二卷 三

覺義二員從八品 左覺義 右覺義

道錄司掌天下道教事

正乙二員正六品 左正乙 右正乙

演法二員從六品 左演法 右演法

至靈二員正八品 左至靈 右至靈

玄義二員從八品 左玄義 右玄義

各府僧綱司掌本府僧教事

都綱一員從九品 副都綱一員

各府道紀司掌本府道教事

都紀一員從九品 副都紀一員

各州僧正司掌本州僧教事 僧正一員

道正司掌本州道教事 道正一員

各縣僧會司掌本縣僧教事 僧會一員

道會司掌本縣道教事 道會一員

一各府州縣寺觀僧道並從僧錄司道錄司取勘置文冊須要開寫某僧某道姓名年甲某布政司某府某州某縣籍某年於某寺觀出家受業某師先爲行童幾載至某年某施主披剃簪戴某年給受度牒逐一開報

一供報各處有額寺觀須要明白開寫本寺本觀始於

金匱要略志

入欽錄集

二卷 四

何朝何僧何道啟建或何善人施捨

一僧道錄司衙門全依宋制官不支俸吏與阜隸合用人數並以僧道及佃僕人等爲之

一僧道錄司官體統與欽天監相同出入許依合用本品拿蓋遇官高者卽敘之

一各處寺觀住持從本處僧道衙門舉保有戒行老成諳通經典者申送本管衙門轉申僧錄司道錄司考試中式具申禮部奏 聞

一各府州縣未有度牒僧道許本管僧道衙門具名申解僧綱司道紀司轉申僧錄司道錄司考試能通經

典者具申禮部類 奏出給

一在京在外僧道衙門專一檢束僧道務要恪守戒律聞揚教法如有違犯清規不守戒律及自相爭訟者聽從究治有司不許干預若犯姦盜非爲但與軍民相涉在京申禮部酌審情重者送問在外卽聽有司斷理

洪武十五年

二月十三日掌禮部事大理寺右少卿謝倉部試郎中龐照試員外郎孟宗敬試主事卜亨辛泰同給事中張傑等官於 奉天門晚朝題 奏前日一件 欽撥天界寺田

金匱要略志

入欽錄集

二卷 五

糧叁千石併蔣山寺田糧肆千石合無如何免他奉 聖旨天界寺免他歲收叁千石內該納糧數蔣山寺免他歲收肆千石內該納糧數餘有的田糧并差役俱都免他欽此

三月初六日曹國公欽奉 聖旨天下僧道的田土法不許買賣窮寺窮常住田土法不許賣如有似此之人籍沒家產欽此

四月二十二日准吏部咨除授各僧道錄司咨本部知會

僧錄司

左善世戒資 右善世宗泐 左闡教智輝

右闡教仲義 左講經祀太朴 右講經仁一初
左覺義來復 右覺義宗壘

道錄司

左正乙徐希道 右正乙薛明道 左演法范浩然

四月二十五日禮部為 欽依開設僧道衙門事今將定
列本司官員職掌事理開坐前去仰照驗遵依施行

一戒資掌印 宗泐封印 凡有施行諸山須要衆僧
官圓坐署押服同用印但有一員不到不許輒用差
故者不在此限

一戒資 提督衆僧坐禪參悟公案管領教門之事

金匱要略

入欽錄集

二卷 六

一智輝 仲義 亦督修者坐禪

一如玘 守仁 接納各方施主發明經教

一來復 宗壘 檢束諸山僧行不入清規者以法繩

之并掌天界寺一應錢糧產業及各方布施財物置

立文簿明白稽考其各僧官職掌之事宗壘皆須兼

理

一考試天下僧人能否公同圓議具實奏聞

命鞍轡局大使黃立恭修天禧寺塔

五月二十一日禮部照得佛寺之設歷化分爲三等曰禪

曰講曰教其禪不立文字必見性者方是本宗講者務明

諸經旨義教者演佛利濟之法消一切見造之業滌死者
宿作之愆以訓世人本月二十日本部官欽奉 聖旨見

除僧行果爲左闡教如錦爲右覺義前去能仁開設應供

道場凡京城內外大小應付寺院僧許入能仁寺會住看

經作一切佛事若不由此另起名色私作佛事者就仰能

仁寺官問罪若遠方雲遊看經抄化及百姓自願用者不

拘是限欽此出榜曉諭應付寺院僧人欽遵施行

六月十七日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處府分

止設僧綱司道紀司就管附郭縣僧道附郭縣不必再設

僧會司道會司欽此本部欽遵施行

金匱要略

入欽錄集

二卷 七

九月二十五日戶部尚書孫英同本部官于 武英殿欽

奉 聖旨天下僧道的田土依着曹國公置惠光菴的田

土還與他菴內了常州府武進縣懷德鄉糧長陸衡典了

彌陀寺田土叁千畝止還壹千畝今又要原鈔惟有這廝

不怕法度勒索和尚鈔如此之人難以本鄉住坐免他死

罪連家小發去邊衛充軍照得天下有此土霸之人倚恃

豪富將那僧道田土在已餘過年以利息過本爲由僧

道之鈔收贖擬將他絕賣以致僧道窮乏土霸之家豪富

體得如此者着有司拘集僧道取勘常住田產若納官糧

外計贓坐罪田產還他本寺欽此

洪武十六年

正月二十一日天界善世禪寺住持行椿具奏荷蒙 聖恩欽賞上元縣丹陽鄉靖安湖墾鎮田地貳拾玖頃有零溧水縣永寧鄉相國圩田叁拾柒頃有零溧陽縣永城等鄉黃蘆鴈坵西趙三圩田叁拾玖頃有零每頃田壹夫常住盤費艱難將田土獻納還官奉 聖旨差鴻臚寺序班李真等官并旗校到各縣地方一一丈量東西四至分明造成文冊還與他天界善世禪寺歲收租米供衆免他夫差欽此

五月二十一日早朝僧錄司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

金陵梵剎志

入欽錄集

二卷 八

即今瑜伽顯密法事儀式及諸真言密呪盡行考較穩當可爲一定成規行於天下諸山寺院永遠遵守爲孝子順孫慎終追遠之道人民州里之間祈禳伸情之用低僧錄司行文書與諸山住持并各處僧官知會俱各差僧赴京于 內府關領法事儀式回還習學後三年凡持瑜伽教僧赴京試驗之時若於今定成規儀式通者方許爲僧若不省解讀念且生須容周歲再試若善於記誦無度牒者試後就當官給與如不能者發爲民庶欽此

禮部爲減繁事照得本部出給僧道度牒自洪武十五年五月內開設僧道衙門至洪武十七年閏十月終給過僧

道度牒二萬九百五十四名卽日申請不絕妨占有司差役本部議得一次出給庶得便益洪武十七年閏十月二十九日本部尚書趙瑁等官于 奉天門奏奉 聖旨三年一次出給的是照舊日試他那幾般經通曉得與他度牒恁禮部行個令與他知道欽此除外今將榜文隨此前去合下仰照驗卽便行移各處僧道衙門自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截日住罷候至洪武二十一年爲始方許請給其考試僧道務要依奉榜文內事理施行毋得將不識經典僧道朦朧申請違錯不便

洪武十八年乙丑

金陵梵剎志

入欽錄集

二卷 九

天界寺住持行椿具奏本寺蒙 欽賞溧陽縣沒官田叁千玖百玖拾畝零坐落黃蘆鴈坵西趙三圩田土肥瘠不等差僧彌淨往會僧會司官踏看分上中下三等每畝上田科米柒斗玖升中田科米柒斗伍升下田科米柒斗貳升各佃自運付本寺交納恐日後不無混賴合刻碑爲記永遠遵守奉 聖旨是欽此

勅建鷄鳴寺造浮圖五級祠寶公歲遣官祭祀初西番僧星吉鑑藏居是山至是爲闢別院 命爲僧錄司右覺義三月初五日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雲南來的那十個僧人恁禮部依先的僧人一般與他文書着他去

浙江地面裏遊觀所至寺院即令隨堂欽此本部給批付僧妙聞等欽遵前去遊方仰各處僧綱僧會司如遇各僧到寺即令隨堂咨兵部應付脚力送至鎮江交卸聽從遊觀

三月十八日本部官于 武英殿欽奉 聖旨僧錄司右覺義如錦病故係禮部辦素祭去祭祀他欽此令祠部備祀庫支價買祭物前去祭祀

十月二十八日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金齒來的僧德禮部與文書着他去浙江地面裏遊觀欽此割付應天府應付脚力通送至鎮江府聽從遊觀

金匱光緒志 入欽錄集 二卷 十

十一月十八日本部官于 太庖西欽奉 聖旨僧錄司左講經如玘病故了係禮部祭祀他欽此祠部備祭庫內支價辦買素祭物件完備祭祀

十一月二十一日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左講經如玘今日下葬係禮部官便去祭祀欽此令祠部備祭庫內支價辦買素祭物完備遣禮部侍郎章祥致祭仍御製祭文

十二月初四日崇山侯傳奉 聖旨你去說與靈谷寺長老官府軍去藕山他寺後馬鞍山爲界東邊小山兒與他寺奪取松枝欽此

十二月十八日秦都督傳奉 聖旨你去說與靈谷寺長老他寺中人夫不多薶取松枝不盡自立春爲始不要薶恐妨松枝長茂待明年冬間寺中再薶取東至木公山爲界欽此

洪武十九年丙寅

勅天下寺院有田糧者設碇基道人一應差役不許僧磨八月初八日禮部奏據僧性海等告給護持山門榜文欽奉 聖旨出榜與寺家張掛禁治諸色人等毋得輕慢佛教罵詈僧人非禮攪擾違者本處官司約束欽此欽遵出給榜文頒行天下各寺張掛禁約

金匱光緒志 入欽錄集 二卷 十一

八月十六日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雲南僧人性海等回還與他運運船隻欽此咨兵部欽遵施行

洪武二十年

四月十一日禮部尚書崔等復奉 聖旨將戒牒頒行天下重出曉諭欽此

五月二十六日鞍轡局大使黃立恭于 大庖西欽奉 聖旨當江沙蘆場你天禧寺與靈谷寺平分欽此

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遷僧錄司於天禧寺試經度僧給與度牒三月十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于 中右門欽奉

聖旨恁僧錄司行文書各處僧司去但有討度牒的僧二十已上的發去烏蠻曲靖等處每三十里造一座庵自耕自食就化他一境的人欽此

四月二十六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 奉天門欽奉聖旨靈谷天界天禧能仁鷄鳴等寺係京剎大寺今後缺大住持務要叢林中選舉有德行僧人考試各通本教方許着他住持毋得濫舉欽此

六月十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 奉天門奏各處來未有度牒的僧人見於靈谷等寺長髮住坐奉 聖旨明日帶他來入見欽此次日左善世弘道引髮僧于 奉

金匱要略志

二卷 十三

天門奏奉 聖旨宣諭了你們仍舊剃髮爲僧欽此

六月十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于 奉天門欽奉聖旨今後但有不守戒律的僧人發他天界能仁寺工役欽此

六月十五日早朝奉 聖旨着善世禪寺長老原有廊房混堂依舊自起造取討房錢用欽此

七月二十一日僧錄司據應天府江寧縣安德鄉里長曹善慶同鳳臺門旗軍王谷成解送到僧人智能招係常州府宜興縣法藏寺僧洪武二十一年到於應天府羅漢寺住坐本年七月二十日夜至更初時分倚酒大醉在於本

寺門首撒潑叫罵本處里長當被鳳臺門把截旗軍王谷成一同里長拿住至二十一日解送赴司七月二十三日本司左善世弘道等同本部官于 奉天門奏奉 聖旨這潑皮僧送錦衣衛教他帶了鐵牌發付集慶寺作欽此八月初一日天界善世禪寺住持行椿于 奉天門丹輝內奏本寺新蓋造寺宇無柴燒造磚瓦欽奉 聖旨你可去采石對過官廬場內砍斫到工部討文書去欽此八月初一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天界寺只作善世爲額欽此

洪武二十二年

金匱要略志

二卷 十三

七月初三日本部官于 華蓋殿欽奉 聖旨鷄鳴寺老僧官陝西帶來的番僧漢僧教工部做與綿布僧衣欽此移咨工部造辦僧衣三十六名每名綿布僧衣一套每套三件共一百八件進赴 內府給賞各收領去訖

八月初九日僧錄司申該本月初一日早本司左善世弘道等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西河洮州等處多有不會開設僧司衙門恁僧錄司差漢僧番僧去打點着本處官司就舉選通佛法的僧人發來考試除授他去欽此選到漢僧番僧人一十名本月初八日本司左善世弘道等于 奉天門奏奉 聖旨着禮部出劄付恁僧錄司出文書與

他八月二十日起程去欽此當即將僧花名申部欽遵施行

八月十一日僧錄司蒙給事中薛廣批 敬依將觀音庵

僧人成寶告能仁寺僧人保都事四名詐鈔三十貫無鈔

將本僧度牒勘合搶去事送僧錄司整理了回話

八月十七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 奉天門丹陛奏

天禧寺管塔和尚福興帶鐵牌點燈不便奉 聖旨舒了

他欽此

洪武二十三年

三月二十三日僧錄司蒙給事中差力士 欽依宣天禧

寺僧官明日早朝來先取知帖回報

二卷 十四

八月十二日僧錄司蒙給事中勝達批差力士辛用敬依

將佑聖庵僧德定爲啟師慧性打罵事僧錄司整理了回話

洪武二十四年

五月初九日僧錄司右善世宗泐等于 奉天門奏天界

善世禪寺有上元縣靖安湖塾鎮及溧陽溧水等縣田地

天禧寺有上江二縣龍都鎮田地俱自己用鈔雇倩人在

各處使用恐官府遇有差役未便奉 聖旨你各寺四縣

雇倩的人教不動他欽此左講經守仁又奏天禧鷄鳴寺

廊房開舖的多是句容縣人奉 聖旨教他起去着蘇杭人來開舖教他把舊日的文書照出關去欽此

申明佛教榜冊

六月初一日欽奉 聖旨佛教之始自東漢明帝夜有金人入

夢是後法自西來明帝勅臣民願崇敬者許於是臣民從

者衆所在建立佛刹當時好事者在法入之初有去鬚髮

而捨俗出家者有父母以兒童子出家者其所修也本苦

空甘寂寞去諸相慾必欲精一已之英靈當是時佛教大

彰羣修者雖不能盡爲圓覺實在修行次第之間豈有與

俗混淆與常人無異者今天下僧寺以上古刹列聖相繼

金庚宗廟志 八卷 集

二卷 十五

而較者佛之教本中國之異教也設使堯舜禹湯之時遇

斯闢演未審與止何如哉今佛法自漢入中國歷曆數者

一千三百三十年非一姓爲君而有者也所以不磨滅者

爲何以其務生不殺也其本面家風端在苦空寂寞今天

下之僧多與俗混淆尤不如俗者其多是等其教而敗其

行理當清其事而成其宗令一出禪者禪講者講瑜伽者

瑜伽各承宗派集衆爲寺有妻室願還俗者聽願棄離者

聽僧錄司一如朕命行下諸山振揚佛法以善世仍條于

後

一自經兵之後僧無統紀若府若州台令僧綱司僧正

司驗倚郭縣分僧會司驗本縣僧人雜處民間者見其實數於見有佛刹處會眾以成叢林守清規以安禪其禪者務遵本宗公案觀心目形以証善果講者務遵釋迦四十九秋妙音之演以導愚昧若瑜伽者亦於見佛刹處率眾熟演顯密之教應供是方足孝子順孫報祖父母劬勞之恩以世俗之說斯教可以訓世以天下之說其佛之教陰翊王度可也

一令之後敢有不入叢林仍前私有眷屬潛住民間被人告發到官或官府拿住必梟首以示眾容隱窩藏者流三千里

全慶光緒志 入欽錄集

二卷 十末

一顯密之教儀範科儀務遵洪武十六年頒降格式內其所演唱者除內外部真言難以字譯仍依西夷之語其中最密者惟是所以曰密其餘番譯經及道場內接續詞情懇切交章天人鬼神咸可聞知者此其所以曰顯于茲科儀之禮明則可以達人幽則可以達鬼不比未編之先俗僧愚士妄為百端訛舛規矩貽笑智人鬼神不達此令一出務謹遵毋增減為詞訛舛紊亂敢有違者罪及首僧及習訛謬者

一令出之後有能忍辱不居市廛不混時俗深入崇山刀耕火種侶影儔燈甘苦空寂冥於林泉之下意在

以英靈出三界者聽

一瑜伽僧既入佛刹已集成眾赴應世俗所酬之資驗日驗僧每一日每一僧錢五百文假若好事三日一僧合得錢一千五百文主磬寫疏召請三執事凡三日道場每僧各五千元

一道場諸品經呪布施則例

華嚴經一部錢一萬文 般若經一部錢一萬文

內外部真言每部錢二千元 涅槃經一部錢二千元

文 梁武懺一部錢一千元 蓮經一部錢一千元

孔雀經一部錢一千元 大寶積經每部錢一萬文

全慶光緒志 入欽錄集

二卷 十七

水懺一部錢五百文 楞嚴呪一會錢五百文 已

上諸經施錢誦者三分得一二分與眾均分雲遊暫遇者同例若有好事者額外布施或施主親戚隣里朋友乘齋下觀者不在此限

一陳設諸佛像香燈供給闍黎等項勞役錢一千元

一凡僧與俗齋其合用文書務依修齋行移體式除一表三申三牒三帖三疏三榜外不許文繁別立名色

妄費紙札以耗民財

一今後所在僧綱僧正僧會去處其諸散寺應供民間者聽從僧民兩便願請者願往任從之僧綱僧正僧

會毋得恃以上司出帖非爲拘鈐假此爲名巧取散寺民施此等之例自宗元無大槩只因曩者天下兵爭之日朕居金陵軍士在征者多金陵在城巨細僧寺庵觀數多當是天界一寺重門樓觀金碧煥煌可謂寺之大者矣其齋僧布施者鮮入其內其房一間爲庵三五間爲寺道觀如之朝天宮亦然金碧煥煌重門樓觀人皆不入其香燈燭晝夜不息於小庵小舍何也實非求福乃構淫佚敗常亂俗當是時朕將諸寺院庵觀一槩屏除之僧不分禪講瑜珈盡入天界寺道不分正一全真俱入朝天宮於斯之時僧道出入頗有可觀然一二載間天界首僧惠曇信從羣小不才如忘瑜珈諸僧假以出入有驗凡有經齋去處驗帖驗僧而出其歸也巧取民施以爲常例如此剝削瑜珈諸僧近年以來分寺清宗禪者禪講者講瑜珈者瑜珈天界不復斯例矣即今能仁寺首僧不悟天界寺首僧爲非仍前尚拘散寺僧人出入是爲不便巧取是爲貪財出帖一節驗本寺出入則可取財則不可此令一出悉令改過從各有緣僧有道高行深者或經旨精通者檀越有所慕從其齋禮毋以法拘敢有仍前倚勢拘鈐者其僧綱僧正僧會杖一

百工役三年

一瑜珈之教顯密之法非清淨持守字無訛謬呼召之際幽冥鬼趣咸使聞知即時而至非垢穢之軀世俗所持者曩者民間世俗多有倣僧瑜珈教者呼爲善友爲佛法不清顯密不靈爲汗濁之所汗有若是今後止許僧爲之敢有似前如此者罪以遊食

一令出之後所有禁約事件限一百日內悉令改正敢有仍前汙染不遵者許諸人捉拿赴官治以前罪

七月初一日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急禮部出批着落僧錄司差僧人將榜文去清理天下僧寺凡僧人

不許與民間雜處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上者聽令歸併成寺其原非寺額創立庵堂寺院名色並行革去欽此本部當差僧人善思等五名責榜前去各布政司清理僧人歸併成寺仰各處僧寺遵守

八月十八日錦衣衛差力士何旺賁到手勅着善世天禮能仁三寺僧官宗初等明早有雨不要來若無雨天晴早赴 奉天門欽此

洪武二十五年壬申

試經給僧度牒 勅僧錄司行移天下僧司造僧籍冊刊布寺院互相周知名爲周知板冊

二月二十五日禮部爲傳奉 聖諭事攝山巖因崇報禪院還改棲霞禪寺爲額原有山場田地俱免他糧差欽此

欽遵

三月十六日本部官于 華蓋殿欽奉 聖旨今春雨少恁禮部去天禧寺着僧官潔淨壇場祈禱戶部與齋米一百石鹽一百斤醬八十斤欽此移咨戶部欽遵施行當日本部官又于 奉天門題奏天禧寺啟明早用香就部祠部關油資去奉 聖旨是再與他清油一百斤着就庫裏支欽此咨工部關油祠部放香

四月十七日禮部祠部試員外郎何呈于 奉天門奏禮

金陵覺刺志 八欽錄集

二卷 二十

部出給僧道度牒止憑僧錄司來文照名出給並不見開稱會無揭籍明白恐一槩出給不便奉 聖旨都教他揭籍明白時給與他欽此

五月初四日僧錄司左善世吏簡等同本部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處差去清理佛教僧多又不停當恁僧錄司好生省會與他若要將寺宇完全有僧去處折毀了的着他改正了體察出來不饒欽此

八月初六日本司左善世了達等于 右順門欽奉 聖旨各處僧道多有假托化緣騙人錢鈔的恁僧道錄司拿將來將疏頭來看料治他欽此

十二月初六日僧錄司左善世吏簡等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處有通佛法性理高僧訪問得幾人取將來善世寺住欽此

十二月二十一日 欽依關領清教錄一百四十五本發與各處僧綱司依本刊板印造俵散所屬寺院僧人

閏十二月十八日禮部據僧錄司申該司官等本年十月十四日于 奉天殿欽奉 聖旨各處僧寺多隱逃軍逃囚好生不停當只如南關外百福寺止有僧人四名爲隱藏刺字逃囚寺都廢了前日說與僧錄司行文書各處僧司着落寺院編號造冊如今定下格式不用多費紙劄火

金陵覺刺志 八欽錄集

二卷 三十一

速催併他成造將來欽此當日蒙力士蕭貴送到冊式樣一紙欽依寫一二名來看本月十九日早欽依將本司官并善世天禮能仁三寺僧一百二十八名開寫二紙進呈本月二十七日日本司官于 右順門欽奉 聖旨前日冊式刊板了着人印與僧錄司照依天下僧司寺院數目頒降與他着他依式刊板印造務要天下僧籍互相周知欽此當日又題奏各處清理冊內未請度牒僧人合無如何奉 聖旨也着他入冊欽此當年十一月初五日日本司官于 奉天門欽奉 聖旨如今定冊式好生停當僧錄司差僧去說與各處僧司并寺院這回造冊好生要清切有

容隱奸詐等人朦朧入冊的事發時連那首僧都不饒他性命各處僧人都要於原出家處明白供報俗家戶口入籍不許再在掛搭處入籍待造冊成了方許遊方掛搭欽此除行各處僧司所屬寺院欽遵造冊外具申到部立案遵守

道錄司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恁也照依僧錄司攢造文冊每一叢林各散一本先去僧錄司討式樣看照數攢造欽此具申本部施行

洪武二十六年癸酉

正月初三日大龍興寺住持僧祖偶等赴京 賀正辭回

金陵梵剎志 八教錄集

二卷 三十一

司禮監官魯梯傳 聖旨住持僧賞五錠散僧每名二錠教禮部補本欽此當即禮科給賞本部補本覆奏

六月初五日僧錄司官一同禮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近日各處進來僧冊多有不知 朝廷禮體今後着他將原印板僧名上面邊欄增高三箇字來地位好寫進呈冊前頭由中間休動當又禮部官題 奏其餘給散天下僧冊奉 聖旨准他欽此

七月二十二日僧錄司官左善世夷簡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各處寺院原設碇基道人本着他寺家管事當門戶如今多有人來告他好生無禮戴帽穿圓領衣行坐

要在僧人之上凌壓眾僧惱害寺家僧錄司行文書去今後各處碇基道人敢有仍前無禮凌壓眾僧惱害寺家的拿來杖一百發邊遠克軍欽此

八月十九日抄蒙 欽依天禧天界能仁靈谷鷄鳴大住持僧官二十日早將引有見識的僧來赴 內府

九月初七日僧錄司左善世弘道等於 奉天門奉 聖旨着前府都督陳遜前去采石對過鱗魚洲等處官蘆場內撥與天禧天界能仁靈谷鷄鳴五寺就着他各寺管事僧跟隨前去認他地方欽此

九月十三日牧馬所千戶周 晚朝於午門樓上奏 聖

旨去與靈谷寺着空閑地着看山軍種各樣果子下種成

金陵梵剎志 八教錄集

二卷 三十二

樹秧移將進山裏去栽刺下的結果子與和尚喫欽此

九月二十六日本司左善世夷簡等晚朝於 奉天門題奏在京善世天禧能仁靈谷鷄鳴五寺 欽蒙撥與蘆柴

合無就僧錄司出批文與各寺去砍斫奉 聖旨是欽此十月初三日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陳遜奉 聖旨着他自雇倩人夫砍斫行文書工部知道免他抽分欽此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命僧錄司行十二布政司選僧補官於是居頂道成淨戒等應 召除授

正月初八日欽奉 聖旨釋迦佛發大悲願心歷無量劫

至于成道說法度人一切來歷備載大藏愚者安能知義聰者未能盡目有佛以來效佛之修者無量自漢入中國至今一千三百餘年其教不治而不亂不化而自化凡所說法人天會聽愚者雖無知補於時君者多矣自佛去世之後諸祖踵佛之道所在靜處不出戶牖明佛之旨官民趨向者累代如此效佛宣揚者智人也所以佛道永昌法輪常轉邇年以來踵佛道者未見智人但見奸邪無籍之徒避患難以偷生更名易姓潛入法門以其修行之道不足以動人一槩著於衣食歲月實難易度由是奔走市村

金陵集

二卷 二十四

無異乞覓者致使輕薄小人毀辱罵詈有玷佛門特勅禮部條例所避所趨者榜示之

一僧合遇者不許奔走市村以化緣為由致令無籍凌辱有傷佛教若有此等擒獲到官治以敗壞祖風之罪

一寺院庵舍已有碁基道人一切煩難答應官府並在此人其僧不許具僧服入公廳跪拜設若已身有犯即預先去僧服以受擒拿敢有連僧服跪公廳者處以極刑

一 欽賜田地稅糧全免常住田地雖有稅糧仍免雜

派僧人不許克當差役

一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結官府說俗為朋者治以重罪

一凡僧之處於市者其數照歸併條例務要三十人以上聚成一寺二十人以下者悉令歸併其寺宇聽僧折改併入大寺如所在官司有將寺沒官及改充別用者即以賊論

一可趨向者或一二人幽隱於崇山深谷必欲修行者聽三四人則不許山雖有主阻當者以罪罪之若近市井十五里內不許山主阻之勿罪十五里以外許之其幽隱者遊居于山或一年半年或兩三月或棲崑或屋樹或廬野止許容身不許創聚刀耕火種於叢林中止許勾食而已若有好善之家入山送供者聽

一若欲遊方問道所在雲水者親賁路費循道而行往無定止者聽民有善德之家一見如此禮而齋之者受施財者納之

一除遊方問道外禪講二宗止守常住篤遵本教不許有二亦不許散居及入市村其瑜伽各有故舊檀越所請作善事其僧如科儀教為孝子順孫以報劬勞

金陵集

二卷 二十五

之思在上而追下者得舒慈愛之意此民之所自願
非僧窘於衣食而干求者也一切官民敢有侮慢是
僧者治之以罪

一僧有妻室者許諸人捶辱之更索取鈔五十錠如無
鈔者打死勿論

一有妻室僧人願還俗者聽願棄離修行者亦聽若不
還俗又不棄離許里甲隣人擒拿赴官循私容隱不
拿者發邊遠充軍

一今後一切僧人敢有將手卷并白冊稱為題疏所在
强求人爲之者拿獲到官謀首處斬爲從者點刺充

金陵志

卷八

二卷

軍

一僧寺庵院一切高明之人本欲與僧攀話顯揚佛教
奈何僧多不才其人方與和狎其僧便起求布施之
心爲此人遠不近

一今後秀才并諸色人等無故入寺院坐食僧人粥飯
者以罪罪之

嗚呼僧若依朕條例或居山澤或守常住或遊諸
方不干於民不妄入市村官民欲求僧以聽經豈
不難哉如此則善者慕之詣所在焚香禮請豈不
高明者也行之歲久佛道大昌榜示之後官民僧

俗人等敢有妄論乖爲者處以極刑欽此

清教錄內禁約條例

一諸山僧寺庵院務要天下諸僧名籍造冊在寺互相
周知遇僧人遊方到來即問本僧係某處某寺某僧
年若干然後揭冊驗實方許掛搭如是冊內無名及
年貌不同者即是詐僞許擒拿解官

一今後僧寺不許收養民間兒童爲僧兒童無知止由
父母之命入寺披剃及至年長血氣方剛慾心一動
能甘寂寞誠心修行者少所以僧中多有泛濫不才
者敗壞祖風取人輕慢令出之後敢有收留兒童爲

金陵志

卷八

二卷

僧者首僧凌遲處死兒童父母遷發化外若有出家
者務要本人年二十三十者令本人父母將戶內丁
口事產及有何緣故情愿爲僧供報入官奏聞 朝
廷允奏方許披剃過三年後赴京驗其所能禪者問
以禪理講者問以講諸經要義瑜伽者試以瑜伽法
事果能精通方給度牒如是不通斷還爲民應當重
難差役

三月二十六日天界寺蔣山寺住持行椿行容等具奏荷
蒙 欽賜贍僧田地一向自己用鈔雇人耕種因事務煩
瑣另議召佃徵租上江二縣田每畝米五斗麥三斗爲率

溧陽溧水句容等縣田每畝米七十五升為率各佃自運到寺散給衆僧又蒙 欽賜蘆洲砍柴變價備辦香燈俱造冊送禮部查考不許拖欠侵剋已蒙 依准申部遵守但今歲季着僧催徵租糧砍斫蘆柴收支票帖庫司無憑稽考田地召佃公據無憑合無請 賜庫記奉 聖旨是着禮部給庫記與他天界寺蔣山寺欽此

七月十二日本部官同僧錄司官 華蓋殿欽奉 聖旨征南陣亡病故的官員軍士就靈谷寺做好事普度他禮部家用心整理欽此本部議到靈谷寺修設大齋普度征南陣亡病故等項官軍合用米麥香燭器用等件具奏

金陵梵剎志

八 欽錄集

二卷

三十八

行移戶部工部應天府等衙門放支造辦送用差委郎中貢外郎將帶吏典提調供給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

命僧錄司設上中下三科考試天下沙門賜善世天禧等寺糧米各三千石以給其食賜僧錄司官大佑袈裟衣衾

洪武二十九年

三月初一日本部官欽奉 聖旨天下僧道已前屢曾出榜曉諭務要各遵本宗教法不許混同世俗干犯憲章近來僧錄司道錄司考試天下僧道其中多有不通經典者蓋是平日不遵清理榜諭其於本教祖風茫然無知以此

不知趨善懲惡之方恁禮部將已前出的榜文編集成書頒示天下僧道寺觀申明周知三年後再來考試不中者發邊遠充軍欽此本部今將節次 聖旨榜文條例刊布務要人各一本永為鑑戒

四月二十五日靈谷寺管栽種竹木僧福勝晚於 左順門奏本寺住持見患有病不能來奏着臣僧來本寺圍門裏兩邊山上節次奉 聖旨栽種諸般竹木在上如今御馬監官傳 聖旨着御馬監牧馬所在裏面打草放馬恐損壞樹木奏上位知道奉 聖旨不許放馬打草奉 聖旨你把草裏樹與我搗出來欽此

金陵梵剎志

八 欽錄集

二卷

三十九

十一月初七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靈谷寺住持病故恁禮部與祭祀欽此今照靈谷寺住持道謙見任僧錄司右闡教本部辦素祭遣官致祭

洪武三十年丙午

命僧錄司行十二布政司凡有寺院處所俱建禪堂安禪集衆

天竺泥吧剌國造秘密圖像 勅僧錄司會議焚之

十月十五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近年多有征守鎮戍海運官身故及西平侯信國公等亡故都不曾超度恁禮部擇日於善世寺條設水陸三日一夜普度欽

此欽天監選本月十九日開啟二十一日滿散本月十六日本部官於右順門題奏奉聖旨是獻佛齋供僧人飯食光祿寺辦造香燭着內官自送去欽此光祿寺官將厨役人齋料前去供給行移五府十二衛取勘陣亡傷故湊沒等項及在營病軍官太常寺撥贊禮郎執事道士掌行供佛禮教坊司習悅佛歌舞工部應天府造買木卓牌位及紙劄等物本部委官提調

十一月二十九日住持博洽於右順門題原奏准化米道人一十名二十九年三十年病故了三名今有羽林左衛水軍千戶所百戶劉旺下替役老軍周文榮情愿到寺

金匱要略志

二卷 三十

打勤勞奉聖旨這個准他欽此當又奏再有一名上元縣住坐脚夫康祖生年六十四歲見有親男應當夫役也情愿到寺打勤勞化米供衆奉聖旨這般行好用他欽此

洪武三十一年

二月二十九日僧錄司左善世大佑等於右順門欽奉聖旨江東驛江淮驛兩處蓋兩座接待寺着南北遊方僧道往來便當你們明日去看定基址了來回話欽此禮部爲申明教化等事照得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早本部官同五府各部官於奉天門欽奉聖旨朕

自卽位以來一應事務悉遵舊制不敢有違爲何蓋因國初創業艱難民間利病無不周知但凡發號施令不肯輕易必思慮周密然後行將出去皆是爲軍爲民的好勾當所以三十一年天下太平人受其福允攸不守成憲多有更改使諸司將洪武年間榜文不行張掛遵守恣衙門查將出來但是申明教化禁革奸弊勸善懲惡興利除害有益於軍民的都依洪武年間聖旨申明出去教天下官吏軍民人等遵守保全身命共享太平敢有故違者治以重罪欽此

永樂元年

金匱要略志

二卷 三十一

九月二十九日午時本司官左善世道衍一同工部侍郎金忠錦衣衛指揮趙曠於武英殿題奏天禧寺藏經板有人來印的合無要他出些施利奉聖旨問他取此個欽此

永樂五年

二月初六日文武等官奉天門早朝奏准奉聖旨着落禮部知道重新出榜曉諭該行脚僧道持齋受戒恁他結壇說法有人阻當發口外爲民欽此

永樂十一年

七月十七日工部尚書吳中于奉天門早朝欽奉聖

旨如今京城起蓋大報恩寺那軍夫人匠每好生用心出氣力勤緊做工程我心裏十分喜歡恁部家便出榜去分豁等第賞他仍免他家下差撥欽此本部今將欽定事例倘榜前去仰欽遵施行須至榜者一軍夫人匠做工一年以上始終不曾離役者每名賞鈔十錠賞布二匹夫匠免戶下雜差役旗軍免餘丁差撥各二年做工半年以上始終不曾離役者每名賞鈔八錠賞布一匹夫匠免戶下雜差役旗軍免餘丁差泛各一名做工三月以上始終不曾離役者每名賞鈔五錠夫匠免戶下餘丁雜泛差役軍免餘丁差撥各半年做工中間曾離役一次復自來上工者再計其上工月日或有一年以上或半年以上或三月以上俱照前例給賞優免做工中間曾離役二次以上者不賞不免差撥有做本名下工程已了再情愿出力做工者賞鈔二十錠賞布四匹免其差撥三年一為事軍民官吏人等上工始終不逃者原犯笞杖罪名蓋寺滿日官吏復其職役軍還原伍民發寧家原犯徒流罪名蓋寺滿日軍官復其原職民官降等序用吏役人等差役寧家原犯死罪者蓋寺完日俱宥其死 右榜諭衆通知

永樂十七年

二月十三日朝 見十五日早於 奉天門奏 進註解

法華經一部佛像一軸欽奉 聖旨收了欽此

二月二十八日宣僧錄司右善世道成與一如思擴於西紅門當蒙頒 賜一如佛像二軸佛骨五塊鈔一千貫諸佛菩薩名稱歌曲大小三本道成佛一軸思擴佛一軸大小歌曲各三本當即入 見欽奉 聖旨恁一如思擴為朕編類禪宗語錄來看欽此當即題奏中間合無去取奉 聖旨祖師說的都是佛法不要去取欽此

三月初三日宣道成一如等八人於 西紅門欽奉 聖旨將藏經好生校勘明白重要刊板經面用湖水褐素綾當口題 奏合無用花綾奉 聖旨用八吉祥綾當又欽

奉 聖旨每一面行數字數合是多少當口題 奏五行

六行的皆用十七字今合無只用十七字欽奉 聖旨寫來看欽此

三月初五日道成等於 西紅門口題 奏慶壽寺舊藏經不全聞彰德府有合無差人去取來與新經校正奉

聖旨着禮部差人去取欽此

三月初七日傳 旨要寫經樣看當將侍讀學士沈 寫五行十七字呈看初九日道成等八人將寫的五行十七字六行十七字經板於 西華門進 呈奉 聖旨用五行十七字的欽此

四月二十九日傳 旨外間何處有舊藏經再要取一藏來欽此五月初五日早一如慧進於 奉天門內題 奏奉 旨要取舊藏經近日取來的僧法湧說蘇州承天寺有舊經一藏合無去取奉 聖旨差人去取就着說的僧同去欽此

五月初七日禮部尚書呂震於 奉天門口 奏各處取到僧人八十九名見在慶壽寺打點書籍合無於內選兩個能事僧人把總提督奉 聖旨是着 一如菴進法主總調欽此

五月十九日禮部尚書呂震傳 旨着一如菴進法主來見二十日二十一日於 西華門聽候二十一日內官姜

傳 聖旨明日二十二日是好日着他來 欽依於本月二十二日一如慧進於 內用作門裏奉 聖旨你兩個

做僧官校藏經再尋一人欽此當又口 奏外間人少有能義見在慶壽寺病將好了奉 旨明早着 午門上來

欽此二十三日早於 奉天門欽授行在僧錄司右覺義職就呈 看經樣當又欽奉 聖旨能義病好時着他到

經筵去管事欽此

六月十五日於 西華門進 呈禪語式樣口題有等始自世尊拈花終至中峰廣錄機緣語句照依年代次第編

集各分門類如近代禪宗編的禪宗類聚合無依那等編修奉 聖旨只依禪類聚去編當 奏其中或有但言事蹟不涉機緣語句合無如何奉 聖旨都編着當又口題

佛祖語下後來禪宗諸師多有拈頌只恐煩雜合無去取奉 聖旨不要又題禪林類聚門該一百零二條臣恐

煩碎如錫杖鞋履等編入器用等門併作二十八條請旨定奪奉 聖旨只依他當又題見修藏經臣僧等共計

一百二十名已校過一番了只今各僧互相校對欲就七月初將般若華嚴等經差訛少者先寫起奉 聖旨如今

天道熱待七月半後欽此

七月初九日一如同思擴於 御用作門裏呈 看僧人子謨等六十四人所寫字樣奉 聖旨好當題後面有幾

僧還欠寫奉 聖旨只就今日好日揀好的寫又題唐太宗刊的藏經前面有御製三藏聖教序今 聖朝重刊合

無亦用序文奉 聖旨不要又題藏經裏面各品上多有安經題蘇州取來舊經品目上皆無經題奉 聖旨不要

如論語各篇目上有論語二字來又題且如法華經世間讀誦者多品目上亦有經奉 聖旨也不要欽此

九月十二日一如等題 奏藏經目錄裏面是經律論後是各宗祖師文字 聖朝所編的佛名經與名稱歌曲

神僧傳目錄內合無編寫在經律論後諸宗文字之前奉
聖旨安在後只要朕名時便了又奏 太祖高皇帝有
御製心經序 聖朝諸呪前亦各有序合無於各經前都
寫上奉 聖旨 太祖皇帝於佛法上多用心都寫上又
奏累朝如唐太宗宋太宗等經前多有文合無寫上奉
聖旨都寫上欽此

十一月初七日 賜紵絲綿直裰偏衫中袖各一領衆僧
改機直裰等皆用綿亦各三領次日傳 旨免謝 恩着
衆僧用心看寫藏經欽此

永樂十八年

金匱要略

二卷 三十一

正月十六日入 內觀燈宴十七日早 宣一如菴進法
主思禪未至二人於 西紅門見著看師子畢 勅問藏
經校得好了當奏云已七番校過好了奉 旨云上緊用
心又令內官尚 將折桂令醉太平鴈兒落三曲來看奉
旨你看不要管他腔調只看中間字義如何又 勅問你
夜來看燈來奏云曾看有 旨云着人尋你如何不見奏
云在後面有又奉 旨云不曾擠了麼奏云不曾又奉
旨云與燒餅各五十齋了去欽此

三月初六日午 宣入同 進擴袁仁二道士五人道官
於 西紅門賜坐奉 聖旨這尼姑無禮稱唐菩薩見着

去拿了故着你每入來說與你每知道又奉 旨道家的
經好生紕繆且老子稱淨樂國王在於何時哀對云無年
代又奉 旨你每校証的藏經好麼奏曰已經多番校過
好了又奉 旨且如有報恩重經等不是佛說的休入藏
裏奏曰止如分數珠經血盆高王經等皆非佛說不可入
藏又右講經琮奏曰道家有太上寶錄誦佛奉 旨向年
間着收來還也不曾這劉淵然該殺的有道士袁奏曰太
上寶錄多有好言語在內奉 聖旨我敬佛他誦佛留了
我心不喜欽此

三月初七日頒 御製經序十二篇佛菩薩讚跋十二篇
寫各經之首

金匱要略

二卷 三十七

七月十八日早一如等於 奉天門口題夢感功德經南
京藏內已入大字函今合無就 聖明諸佛名經等編入
後面奉 聖旨荒唐之言不要入如當又題奏昔日 太
祖皇帝取到各處高僧 命如玘宗泐等註解心經金剛
楞伽三經頒行天下內有 太祖皇帝御製序文合無寫
入藏刊板奉 聖旨寫入又題 聖朝佛菩薩名稱歌曲
作五十卷 佛名經作三十卷 神僧作九卷即目見寫
奉 聖旨是好又奉 旨問藏經內字寫得好麼奏云得
那兩個提調的中書好生用心終日不停手但是字有大

小不均偏邪不正的一一皆令換過以此寫得十分好又奉 聖旨問經板着幾時刊奏云看工匠多少又奉 聖旨着二千五百一年了得麼不敢對又奉 聖旨經板刊後留在何處亦不敢對當奉 聖旨明日安一歲這里安一歲南京又奉 聖旨石上也刻一歲大石洞藏着向後木的壞了有石的在又奉 聖旨這里蓋兩個大寺如今僧內取來的有聰慧的選下些明日起大寺了着他在這里住當奏云僧裏面只是老的多又奉 聖旨有病的着他回去又如今寫經的都念經奉 聖旨也難遇着他念經當又欽奉 聖旨寫經的寫經也要辦我的事欽此

金陵志 二卷 三十八
七月二十七日午 宣聞祿天齋於 西紅門見奉 聖旨勉力修行一如奏云且一心了歲經奉 聖旨了歲經了過一二年着人替你你修行欽此 賜七佛偈兼 賜看子昂所書者

八月十九日海印如等十二人慶壽擴等四人入 內賜坐就聽 聖旨問黃和尚心經欽蒙 賜齋而退

十二月十八日行在僧錄司左覺義慧進等謹 題為騰寫藏經事除騰見行打點查對外今查得聯珠頌古等皆係南京藏內增入請 旨令無除去惟復刊入為此今將各件名目卷數開後謹具題 知

計四件共一百四十二卷 今將作一百六十九卷

禪宗

聯珠頌古二十一卷 宋淳熙年間僧法應原編又延祐年間僧普會續編今淨戒重校刊入

古尊宿語 宋咸淳年間僧願藏主原編今淨戒除去原編僧名重校刊入

續傳燈錄三十六卷 不見原編集僧名傳說是居頂將古人所編刊入

講宗

佛祖統紀四十五卷 宋景定間僧志磐撰今管藏經僧寶藏錄刊入九品奉 欽依不入藏欽此

金陵志 二卷 三十九
永樂十九年

正月二十一日僧錄司左覺義慧進等 題為騰寫大藏經事除騰寫已完現行打點外恭惟 聖朝校刊藏典乃千載之希遇臣慧進等伏請 御製序文以冠經首增輝佛日流傳萬古實為教門至幸為此謹具題 知

正月三十日司禮監太監孟 取新經五十函入內至二月初一日晚長隨官人來說初二日早令官人秀才和尚入 內朝 上御奉天門看經有 旨寫得好明日年老的好看又奉 旨你刊經板了着你每坐山去 我也結

些緣又問板就那裡刊好不敢對有 旨就寺裏刊好慧
進云前後是水好一如奏云校經寫字和尚合無着他回
去畱他奉 聖旨恰不留他刊板時字有差錯問誰休着
他去又 勅太監孟十二布政司便去取匠人欽此當
賜傳心妙訣一本衆僧各一本

八月初十日傳奉 欽依校寫藏經的僧官僧人如今且
着他回去明年不來後年來是你教門的事若待文書取
時不便修行的僧人經板刊了送你坐山供你欽此

永樂二十年

九月二十四日 宣衆僧官

成進如開住持至西華門

金陵梵剎志 八 欽錄集

二卷 四十

賜齋 御讚觀音菩薩輪子金剛數珠人各三件有 旨
着天下衆僧七日齋後各自回去次日傳宣至 西華門
有 旨賜天下預會僧官僧人輪子次日即給散

十月初一日傳 旨着衆僧來成光進如朗并大住持擴

擇 上御思善門 賜彌陀佛一軸

各人不定有 旨多慎內隨意取

十月初六日 上御奉天門 賜僧道官宴天下衆僧亦

在丹墀宴畢先 賜一如刻絲觀音菩薩有 旨問云你

道是什麼不敢對 上云我兩年擺布的文水晶數珠一

串

宣德三年

行在僧錄司近蒙行在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奉本部連
送爲度牒宣德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早本部官于 奉天
門口奏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御用監太監孟繼尚義等於
武英門欽奉 聖旨南京大報恩寺佛殿寶塔完了說與
禮部知道着僧錄司選行童一百名與他度牒常川點塔
燈欽此欲便欽遵施行未敢擅便奉 聖旨是欽此除欽
遵擬合連送仰行在僧錄司欽遵各處行童內選取能
通經典有戒行者一百名送部看驗堪中仍取勘年籍出
家披剃等項緣由造冊申繳以憑出給度牒送去常川點
燈施行連送到司合用手本差辦事吏陳福膏捧前去行
在僧錄司欽遵施行膏捧到司除欽遵外今將選取堪中
行童等各年籍出家披剃等項緣由開坐理合備造文冊
施行須至冊者

金陵梵剎志 八 欽錄集

二卷 四十一

大報恩寺起工之初監工官內官監太監汪福等永康侯
徐忠工部侍郎張信軍匠夫役十萬人奉勅按月給糧賞
三月十一日 勅太監鄭和等南京大報恩寺自永樂十
年十月十三日興工至今十六年之上尚未完備蓋是那
監工內外官員人等將軍夫人匠役使占用虛費糧實以
致遷延年久今特勅爾等即將未完處所用心提督俱限

今年八月以裏都要完成遲悞了時那監工的都不饒寺完之日監工內官內使止留李僧崇得在寺專管然點長明塔燈其餘都拘入內府該衙門辦事故勅欽此

三月十一日 勅太監尚義鄭和王景弘唐觀羅智等南京大報恩寺完成了啟建告成大齋七晝夜然點長明塔燈特 勅爾等提調修齋合用物件着內府該衙門該庫關支物件造辦打發供應物料及賞賜僧人就於天財庫支鈔着禮部等衙門買用塔燈用香油着供用庫按月送用故勅欽此

四月初十日鎮守襄城伯李 欽奉 勅書洪武年間

金陵實錄卷八 錄錄集

二卷 四十二

太祖皇帝原撥 賜大報恩寺當江沙洲等處蘆場砍斫蘆柴入寺應用比聞爲人所占 勅至卽照舊與之及寺西越王臺下有空地一段原做木廠如今空閑不用就撥與大報恩寺種菜供衆如非原舊撥賜蘆場及空閑仍具奏來故勅欽此

計開

句容縣撥下新洲蘆場貳拾伍頃

江浦縣撥臘眞洲尾貳拾頃

浦子口巡檢司撥臘眞洲壹拾柒頃

三處撥還本寺蘆場共計陸拾貳頃

坐落楊子大江當江沙洲通大四至

東至布裙套高資鎮巡檢司場

南至絲網港句容縣場

北至龍骨洲馬腰洪浦子口巡檢司場

西至芹菜港 孝陵

六月十六日御用監太監尚義於 左順天門奏南京大報恩寺洪武年間撥賜官廊房肆拾貳間與常住討房錢引永樂十年蓋寺展拆了如今將本寺前向的廊房照數撥與他奏知奉 聖旨是着工部兵馬司還撥與他欽此

計開

金陵實錄志

八錄錄集

二卷

四十二

撥廊房肆拾貳間

三百一十六號至三百五十七號肆拾壹間

南字七百八十五號壹間

每間一年房租銀叁兩陸錢

六月十六日御用監太監尚義於 左順門奏南京大報恩寺已完殿宇數多合無存留經手人匠五十六名在寺修理應天府撥人夫五十名常川打掃疏通溝渠南城鳳臺街四舖總甲輪流巡緝仍着原管工指揮劉勳帶管提調奏知奉 聖旨是着該衙門撥用欽此

各殿丈尺

金剛殿高三丈一尺二寸深三丈五尺二寸五分長

七丈六尺

左碑亭高四丈五分深二丈一尺長三丈三尺五寸

右碑亭高四丈五分深二丈一尺長三丈三尺五寸

天王殿高四丈六寸五分深四丈八尺五寸長八丈

三尺五寸

佛殿高七丈一尺五寸深十一丈四尺三寸長十六

丈七尺五寸

穿廊高二丈六尺深二丈七尺二寸長三丈二尺九

寸

金華志 八 欽錄集

二卷 四十四

遊巡廊高二丈四尺四寸六分深三丈二尺九寸長

一丈七尺五寸

觀音殿高四丈二尺四寸五分深三丈六尺長五丈

九尺

法堂高三丈八尺深四丈六尺五寸長八丈一尺

御亭高三丈一尺二寸深三丈五分長七丈六尺

祖師堂高二丈八尺五寸深三丈三尺長四丈三尺

伽藍殿高二丈九尺深三丈五尺五寸長四丈六尺

六寸五分

經藏殿高四丈一尺八寸深五丈三尺五寸長五丈

三尺五寸

輪藏殿高四丈一尺八寸深五丈三尺五寸長五丈

三尺五寸

畫廊共一百一十八間高二丈二尺六寸深二丈四

尺五寸每間長二丈四尺五寸

禪堂高四丈三尺五寸深六丈四尺長十一丈二尺

廚房高三丈三尺四寸深五丈六尺三寸長十一丈

九尺

庫房高二丈八尺一寸深五丈一尺八寸長七丈五

尺

金華志 八 欽錄集

二卷 四十五

經房高二丈三尺五寸深三丈五尺長七丈二尺兩

邊房三十八間

東方丈高二丈八尺五分深五丈一尺八寸長七丈

五尺

西方丈高二丈八尺五分深五丈一尺八寸長七丈

五尺

三藏殿高二丈六尺五寸深四丈三尺長 丈五尺

寶塔丈尺

寶塔一座九層連高地面至寶珠頂二十四丈六尺

一寸九分地面覆蓮盆口高二十丈六寸

寶塔并各殿香燭燈油數寶塔點燈用油數

每一層十六盞每一盞該油陸兩肆錢每一層見一

日該油陸斤陸兩肆錢八層共油伍拾壹斤叁兩

貳錢月大該油壹千伍百拾叁斤月小該油壹千

肆百捌拾壹斤壹拾貳兩捌錢

紅臘燭 叁斤重拾貳枝計陸對壹斤重拾陸枝計

捌對捌兩重貳拾肆枝計拾貳對

香油 月大用貳千貳百肆拾陸斤肆兩月小用貳

千壹百斤

佛殿并兩廊等處 月大用叁百拾伍斤月小用

金陵梵剎志

八 欽錄集

二卷

四十六

叁百肆斤捌兩

塔上點燈用 月大用壹千玖百叁拾壹斤肆兩

月小用壹千捌百陸拾陸斤拾肆兩燈草壹斤

叁兩叁錢壹分

告示點燈僧人

仰輪班點燈僧行各依牌次該點燈日期一一親

身早赴斜廊門下候領官油上塔務要各層燈盞

添注平滿燈心照舊根數不許奸計省尅每於申

未時分該班會同上塔添油剔燈各要明亮毋得

早晚昏地蒙昧仍令該班班頭逐層點視遇有此

等報知次日決責至若輪班已滿之日各層掃抹

乾淨器皿見數交替代過每月上下打掃刮抹燈

盞油盤等處巡有燈憲剝毀損壞處所即着該修

補毋致延碍日久遞相支吾臨期決不容辦倍罰

修理自今之後務要遵守常規不失如有仍前奸

計疎慢蹈犯不遵者各照該班挨名究治

六月二十日早 御用監太監尚義遞出揭帖開於 左

順門奏南京大報恩寺預會誦經行童金勝保一千一十

三名告要關給度牒奉 聖旨着禮部南京關與他度牒

就着在那裏各寺住坐誦經欽此

金陵梵剎志

八 欽錄集

二卷

四十七

宣德五年

五月二十九日司禮監太監王振於 端拱門欽奉 聖

旨恁寫帖子去說與楊慶等知道洪保奉南京金川門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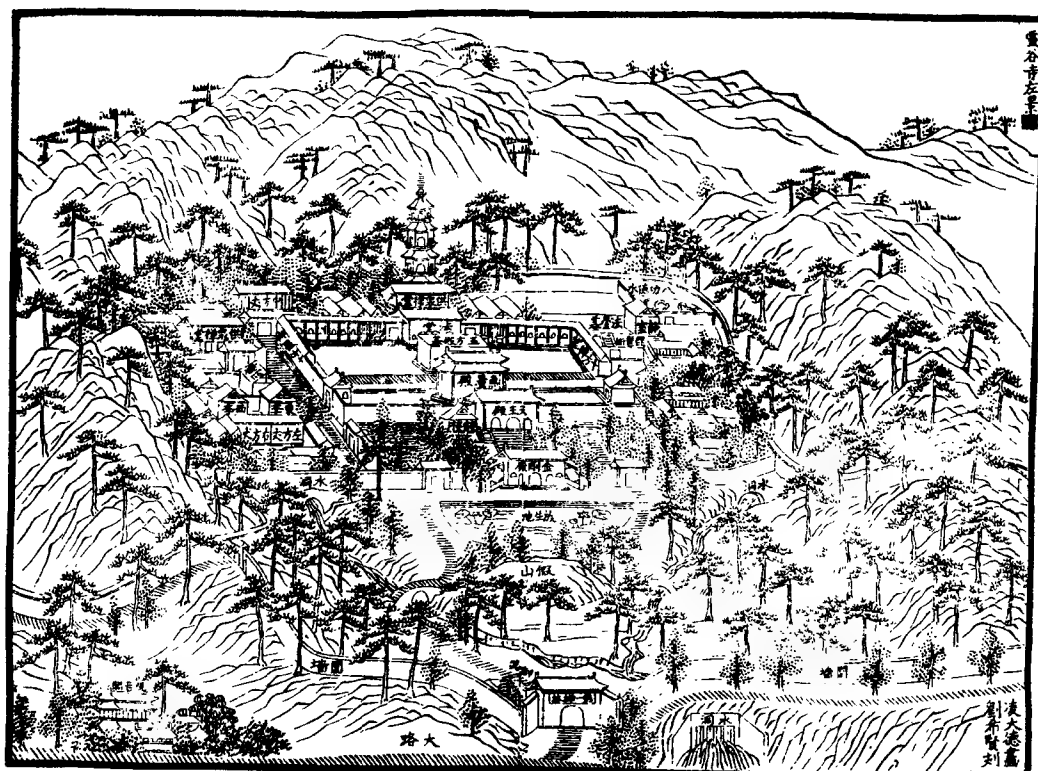
路東西有空閒菜地二處與靜海寺天妃宮常住僧道栽

種文書到日撥與他種欽此欽遵

計開

靜海寺一百三十畝八分 一段六十四畝五分

金陵梵剎志卷二 終



大鍾山靈谷寺 古刹 勅建

在都城東鍾山左獨龍崗麓離朝陽門十里鍾山卽將

山梁天監十三年武帝爲誌公建塔於山南玩珠峰前

名開善精舍更爲寺唐乾符中改寶公院開寶中改開

善道塲宋太平興國五年改太平興國寺慶曆二年府

尹葉清臣奏改十方禪院尋復寺額
國初名蔣山寺

因塔通 宮禁洪武十四年 勅改今地 賜額靈谷

禪寺葱蔚深秀中宏外拱勝甲天邑山門
勅書第一

禪林寺左爲梅花塢春來香雪萬株倍增幽勝入寺萬

金陵梵刹志

松香靄可五里許有放生池植荷其內歷金剛天王三

殿爲無量殿純甃空構不施寸木次爲五方殿已圯今

擬重建又次爲大法堂及律堂而寶公塔巋然在焉左

爲法臺基臺前有街俗名琵琶履之喧然響應撫掌拊

彈絲臺後引八功德水紆繁九曲右爲方丈扁以青林

堂榜宸章其上又右爲禪堂右之前爲左右方丈及

公塾庫司今無量殿圍牆禪律一堂方丈公塾皆宛新

嚴葺不失壯觀
聖祖命贍僧千人
賜田蜀音池寺

僧衆額設右覺義一人總其事所統次大則一耶計曰

棲霞中刹十一城内曰銅井曰興善郭内曰觀音閣曰

佛國郭外曰翼善曰定林曰光相曰三禪曰廣惠曰法清曰草堂

殿堂石洞門賜額第一禪林金剛殿伍天王殿伍無量

殿伍五方殿止存基址
今擬重建大法堂伍
左伽藍殿伍
右祖

師殿伍鐘樓壹方丈中方丈拾貳楹參所左方丈陸楹公右方丈陸楹

學拾庫陸司僧院捌拾房食食糧糧牒僧參百伍拾名寺

基伍百畝 東至馬鞍山 南至官路 西至神宮蓋 北至蓮山官牆 禪堂畫獸

殿參法堂參禪堂參十方堂拾楹在本堂外

華嚴樓伍齋堂靜室卽在華嚴樓廂樓肆倉庫厨茶

等房共拾律堂伍韋駄殿伍法堂伍寶公塔伍律堂

靈谷寺

左右四堂
共貳拾楹
十方堂
拾楹在本堂外
齋堂
伍楹
靜室
伍楹
倉

庫厨茶等房共棚

公產靖東庄 丈過實在田地塘共玖千壹百伍畝玖分伍厘 **安西庄** 丈過實在田地塘共

壹萬貳千貳百肆拾陸畝叁分陸厘
漂水庄
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壹千陸百玖拾叁畝陸厘

柳橋田 實在田地山塘共貳百
叁拾玖畝陸分伍厘 白水洲田 丈過實在
田壹百壹

拾捌畝
丈過實在洲壹千
貳百貳拾畝貳分
禪堂悟真庄
丈過實在

田地山塘共貳千壹
百陸拾柒畝玖厘
桐橋庄
丈過實在田地山塘共
壹千叁百捌畝捌分陸

厘
陳橋茄地洲丈過實在洲貳千壹
律堂龍都庄丈

實在田地塘共叁千陸
百肆拾捌畝玖分柒厘
散甲庄
丈過實在田地山塘
共伍百壹拾捌分叁厘

山水鍾山 高壹百伍拾捌丈周陸拾里有蔣子文廟
吳大帝避阻諱改名蔣山又名聖旌山梁朝

以前有寺未拾所唐地理八功德水在舊縣真菴後

志江南道名山街廟牙蔣泉竭誠禮懺求西天阿彌陀八功德水方未七日

獲此泉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發八不涸

病自梁以前嘗取給御洪武年間遷寺時舊池就涸

從寺東馬鞍山下通出先年以木爲甃通水入寺宣

德五年以石規易之因火災後三年水竭不放生池

寺前大祖役萬工掘成池梅花塢寺前獨龍岡聖

岸麓以石栽連數百株於內實公塔五

古蹟五里松由山門入長松覆路不下數萬

級寶誌公葬其下梁永定公主建開琵琶街說法臺

善寺前國朝從此崇麗可登覽琵琶街前拍掌

如奏絃山三絕碑唐張僧繇西大士像李白贊腹真

谷皆響景陽鐘在無量殿元時鑄制

寺前每道遺千門負杖而嘆曰環堵之室蓬戶甕牖

臣坐其間尚足爲樂寧貴廣厦而廢茅茨乎會西昌

侯蕭綸葉出鎮蜀部拂衣附之警詔敕演經論智遠

肅蜀久之反金陵復住開善梁建侯蕭正立普明寺居之定水既澄慧門夜散

歷名山還住開善舉志山泉城關不窺世華無涉守

靜自怡以宋慧勳嗣五祖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

機勢師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着便師

打筋斗而出喜曰誰家冷灰裏有粒豆爆出贊元

看見慈明圓禪師乃曰好好若惜殿去師作驢鳴

曰真法罷明圓禪師就爲侍者二十年搬柴運水不憚寒暑

江寧府師請居寶公道場丞相王安石重師德

望奏賜草履師與師蕭散林下清談終日

有傳良策分出世華藏次遷錫山一日上堂云雪消

臘任他日上闌干祖師沒腰臂吾徒莫作等閑光陰

荏苒人事多端這綠水那邊青山難離百年三萬

六千日看者便見鬚毛班山元清遠有傳妙高

僧與慶說話未免拖泥帶水

明智順有誌東溟有誌梵琦有誌棲隱有誌清濤

四年設普度大會於鍾山師其一也引見上勞問

甚至錫資還四明後召補右覺義二十年被旨

卽靈谷設普度大會座說法感佛放光現瑞

補住靈谷上嘗親製詩十二首以寵其行

以高僧取至京師召居頂對揚稱旨卽授僧錄

見授左闕教兼住靈谷

住靈谷文皇帝卽位淨戒值覺原臺公住天界星

史 243-773

意氣沈約遷尚書令雖名位隆重而居處儉約嘗立
二黃詞采妍富陳張譏陳後主嘗幸鍾山召從臣松
便覺此地十倍陳張譏陳後主嘗幸鍾山召從臣松
塵尾未至後主取松枝手扇譏曰此
可代塵尾顧語羣臣此即張譏後事
謝道衡嘗遊
謝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勞目苦薩何為低眉
沙彌答曰金剛努力所以降伏四魔苦薩低眉所以
慈悲六道道周章渠半有贈詩宋蘇軾王安石
衡撫然稱善
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予瞻迎揖
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公笑曰禮豈為我輩
設哉乃相携遊蔣山在方丈飲茶公指案上一句因
可集古詩聯句賦此予瞻應聲曰軾請先道一句因
大唱曰巧匠斷山骨公沈思良久起曰且起此好天
色窮覽蔣山之勝又于瞻渡江至儀真和荆公遊
蔣山詩後寄示荆公荆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曰
江遠欲浮天撫几嘆曰老夫一生詩無此二句

御製蔣山寺廣薦佛會文 洪武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金陵志 入靈谷寺 三卷 五

朕觀二儀有象覆載無窮凡中國之人及化外之夷獲安
于世者莫非陰陽為之表裏何為陰何為陽上至天子大
臣下至庶民凡生天地能動作運用者此之謂陽天子郊
祀天地祭嶽鎮海瀆諸侯祭境內山川庶民祭祖宗皆求
其神有名無形有心無相此之謂陰故中國與化外之人
所敬之心則同所祀之禮則異觀自古至今相傳祭祀鬼
神之事豈不重乎然事鬼神必有禮有時母犯分母越禮
毋非時毋昧於鬼神若昧於鬼神則為鬼神亦難矣且聰
明正直變化不測之謂神禍福所施必不以親疎而異但
世人愚而貪欲心浩大遂至犯分越禮不知以敬求神在

於有禮有時也朕本農夫自幼托身佛門忽經大亂不得
已而從戎於二十年矣向與群雄並驅之時務在操兵整
隊救民於彷徨之中今禍亂已平天下已定未嘗朝僧暮
道妄祀鬼神有所祀必以禮有所祭必以時尚慮軍民身
經大難凡死者或遭兵刃或陷水火或迫於危急而自縊
投河或潛入山林而蛇傷虎咬或天災而殞滅或因互鬪
而殺傷或為國宣力而殞命或思父母妻子因疾而亡身
凡此諸等死者或蒲門滅絕無祭無依或雖有眷屬不能
顧念或有父母妻子因兵流離生者未安死者誰為之祭
朕以已心度之此等鬼魂遇天陰時莫不呻吟於風雨之

金陵志 入靈谷寺 三卷 六

間遇晴明時莫不悲號於星月之下或因生前作惡留連
冥冥之中無由自脫又如我朝大軍征討四方遠入它境
或餓殍不繼一時手刃平民或遇壯軍之無故燒毀房舍
殺害老幼殘疾致惹重愆有累身後朕今因死者恐不得
生天恐有冤報故作大善佛事為死者超升生者解冤以
此千求于佛今臣民將以為帝王之道但理見在何求過
去果有此言真不善乎然吾觀古書孔子有言西方有大
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則佛者豈特
中國所敬雖化外尤尊洪武三年正月十五日朕於鍾山
前蔣山寺奉佛供僧實不為已假若朕為已求福福必不

至何也蓋帝王設施皆出臣民之力已無勤勞之資若以財力而求福於一已可乎今特爲死者超升生者解冤吾不昧於佛以禮以時香華燈燭莊嚴素供朕躬率先僧臣參禮此之謂禮今區宇平定亂極而治故爲生死者多方以解冤憇此之謂時吾之不昧於佛者如此爾諸臣民凡有自知所作之非越此大齋洗心格慮素齋一月至日各於家門望佛遙拜以祈懺悔庶資佛力證成善果

御製大靈谷寺記

洪武十五年九月

朕起寒微統一華夷鼎定金陵宮室於鍾山之陽密通寶志之剎其慈修者升高俯下日月殿閣有所未宜特敕移

金陵志

卷七

寺凡兩遷方已今道場之所非尋常之地其勢川曠水榮且左邊以重山右掩以峻嶺背靠穹岑排森松以摩霄漢虎嘯幽谷應孤燈而侶影響轉岩前啟修人之清興飲溪流於山根浩鉢水於湍外魚躍於前淵鳥棲於喬木鹿鳴呦呦爲食野之萍當欲遷寺之時命太師李善長詣山擇地及其歸告乃以山川形勢禽獸之所以云云若是既聽斯言朕歡欣不已此真釋迦道場之所也即日召工曹會百工趨所在而建址共百工者聞用伎以安寶志曜靈法佛人皆如流水之趨下嗚呼地勢之勝豈獨禽獸水族之樂伎藝之人惟利是務云何聞見道場不憚勞苦一心皈

向自洪武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工興至洪武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工曹奏完朕爲釋迦道場役百工各施其伎今百工告成朕善其伎特命禮曹賜給之工曹復奏伎藝若有犯工者五千餘人爲之奈何朕忽然有覺噫佛善無上道場既完安敢再罪當體釋迦大慈大憫雖然真犯特以雷災一赦既臨輕者本勞而逸死者本死而生歡聲動地感佛慈悲吁佛之願力輝增日月法輪建樞燈繼香連於戲盛矣哉願力之深乎然是時國務浩繁不暇禮視身雖未至夢遊幾番此觀之歟夢之歟嗚呼未嘗不欲體佛之心而謂衆生悟奈何愈治而愈亂不治而愈壞斯言乃格

金陵志

卷八

前王之所以今欲寬不可猛不可云何一日深已而往視去將近剎餘里俄谷深處嵐霞之抄出一浮屠之頂又一里將近山門立騎四顧見山環水迂禽獸之所以果然左群山右峻嶺北倚天之疊嶂復穹岑以排空諸巒布勢若堆螺髻於天邊朝鶴摩天而翅去暮猿挽樹而跳歸喬松偃蹇于崖畔洞雲射五色光以天霞此果白毫之像耶谷靈之見耶朕欲有謂恐愚夫識之故默是耳今天人師有殿諸經有閣禪室龕備雲水有寮齋有大廈香積之所周全設像備具以足朕心故敕記之

御製靈谷寺塔影記

永樂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十五日朕偕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日瓦領禪伯往靈谷觀向日所見塔影朕至誠默禱曰願祝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吉祥如意若果鑑朕誠心則示塔影一已而塔影隨見朕又默祝願天下太平五穀豐登家給人足民不夭閼物無疵癘若果遂朕心更示塔影一已而復見塔影二一時之間三塔畢見其色始若黃金在鑛含輝未露俄若躍冶之金精光煒燁少焉如泥金布練蒙芒紛敷若注若流綺窓絲樞黝聖丹碧粲然呈露至暮有五色圓光光中見二佛像及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已而復見寶公像拱立于前內官僧官具以來聞朕

金陵集新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九

未之信至十六日復與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往塔影之所朕又默祝曰明日朕初度之辰吉慶福祥則塔影更見已而又見塔影二一照于壁一映于地與前塔影連而爲七其色或黃或青流丹炫紫紺線間施銅繡錯綜若琉璃映徹水晶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瑤琤文彩晃耀若淵澄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而若空青出穴若鳳羽之陸離若龍章之焱灼若霓族孔蓋之飄揚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瑤草之爛斑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也雨霽而虹光吐也巖空而電影掣也閃爍蕩漾 動光溢雖極

丹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雖極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至於鈴索振搖寶輪層疊雷瓦之鱗鱗闌檻之縱橫玲瓏踈透一一可數人之行走舞蹈咸見於光中其所服之色各隨而見若鳥雀衝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花雨麗悠揚交舞十七日花徧下其大者如盃小者如錢東西兩廡又見塔影十光輝照燭皆如前之勝妙十八日朕復往觀塔影光彩大勝於前有雲彩五色輪囷煥衍郁郁緼緼非霧非煙低翔表回慈龍塔影之上乍舒乍歛往而復續變化萬狀不可殫述塔心復見塔影一而已青篁綠樹之影紛然畢呈塔殿上所製七生丸異香芬馥充達遠近至

金陵集新志

不靈谷寺

王卷

十

暮留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在寺觀之十九日早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來報塔影第一層見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像三見羅漢像六環立左右第二層見紅色觀音像一左右見菩薩像四侍立拱手捧香花供養有圓光五色覆于塔上寶蓋垂蔭瓔珞葢凡物只有一影今一塔而見多影要非常理所可推測此皆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道超無等德高無比具足萬行闡揚通寶釋迦牟尼佛再見於世以化導群品是以攝受功至顯茲靈應不可思議朕心欣喜難以名言灌頂通悟弘濟大國師回必能言塔影之詳然所言亦必不能盡其妙也就

今畫工圖來一觀蓋萬分得其一二爾

藏經護勅

正統十年二月十五日

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勅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南京靈谷寺未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讀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閒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故諭

本寺護勅

成化九年正月二十四日

皇帝勅諭官員軍民諸色人等朕惟佛氏之教以空寂為宗以慈悲為用開導善類覺悟群迷功德所及無間幽顯

金陵志

卷十一

三

十一

此有國家者所宜崇尚而不替也南京靈谷寺實我太祖高皇帝敕建為孝陵香火特撥賜贖僧田土并當江沙廬場等處入寺供用其後太宗文皇帝又添造殿宇山門宣德年間寺燬于火雖有歲入錢糧缺人收積修理暨朕嗣位之六年特命僧錄司左覺義德默往彼提督漸次蓋造所以上為祖宗列聖舉已隆之典下為國家生民祈方來之福今德默奏言本寺歲久被人作踐攪擾用是特頒勅護持凡官員軍民諸色人等自今以往毋得出入作踐縱肆樵牧輕易褻瀆欺陵及不許侵占原撥廬場并贖僧田地敢有違者許本寺住持指名奏聞論之以法

欽哉故諭

開善寺碑銘

寺舊名開善

梁王筠

妙門關鍵關之者既難法海波瀾游之者未易是以軒稱俊聖堯曰欽明韶護有美善之風文武致時雍之業地平天成惟事即世移風易俗匪止今身至如訪道岷山乘風遠凝神汾水宵然自喪或宗仰黃老之談景慕神僊之術斯蓋不度羣生事局諸已篤而為論道有未弘熏風瑤露散馥流甘壁月珠星懸華颺葉脩幡繞於雲根和鈴響於天外玉池動而揚文寶樹搖而成樂銘曰亭亭切漢耿介凌煙層霄霞聳飛棟星懸

金陵志

卷十一

三

十一

答廣信侯開善寺聽講書 梁簡文帝

王白仰承北往開善聽講涅槃縱賞山中遊心人外青松白霧處處可悅奇峯怪石極目忘歸加以法水晨流天華夜落往而忘反有會言王牽物從務無由獨往仰此高蹤寸心如結謹白

開善寺修誌公堂石柱記 唐李顧行

蓋六度為萬行之本施檀其一焉然以不住相而為者其用大不希福而捨者其道弘故我應察使御史大夫贊皇公是以有法財之施焉亦猶真諦無像因像以教立至人無功由功而用顯誌公和尚者實觀音大士之分形者歟

然跡見于近代梁書具載其事夫妙覺本寂法身圖一作

對應群品而必呈觀衆生而常度故利見則洪鐘待扣感畢乃慈航息運初誌公之未遷滅也梁武帝命工人審像而刻之相好無遺儼然若對建寧堵波于金陵之開善寺聖功冥化歷代瞻敬人欽其神者二百餘祀公乃具綵舟設齋蓋而迎至則置于聽事西偏方丈之淨室每旦散名花焚靈香時復膳百味鼓八音以展誠敬以申供養公曰觀其寂然不動契定慧于真宗杜口無言若息心于了義夫色相如影則遺像與全身不殊文字性空則言語與寂默奚異吾知之矣吾得之矣亦既觀相爰歸本寺幢幡贊

金陵梵刹志

六靈谷寺

三卷

十五

頃如始至焉公乃減清俸解上服命修珠帳飾花座因陀之罔疑如懸上帝之寶威在其餘則置膏腴之田以供香火之用所以崇像設顯靈蹤弘有爲之教俾蒙昏之類永有所依歸僧徒等欲昭示於後以圖不朽請刻石以紀事小子承命而述焉長慶四年三月十一日記

致齋寶誌公青詞

宋太宗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萼詣萬歲山以拄杖指松下取寶掘之果得石上有篆文乃寶公所記宋祚興廢之數太宗皇帝覽之增敬大士降現禁中帝聞緒語乃遣使持青詞入山致齋其文畧曰俾乃龍舒之壤時惟天柱之峯始

見道于苾芻遂批文于琬琰述祖宗之受命年曆攸同昭皇緒以無疆傳源罕測秘于內府播厥榮書綿載祀以居多穰積祺而有待近以至真臨格寶訓昭聞審基緒之由來積于故府疑失六字姑缺俟考獲乃貞珉觀篆刻之如新若符節之斯合詔自今不可以名斥以顯尊異宜賜號道林真覺菩薩

勅建謝雨道場文

宋孝宗

維淳熙九年歲次壬寅四月辛丑朔初三日癸卯皇帝遣入內侍省東頭供奉額外肅思殿祇候權幹辦講筵閣兼承受李昌甫于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齋闍院僧

金陵梵刹志

六靈谷寺

三卷

十四

開建謝雨道場一永日者伏以江吳諸郡春澤久愆農畷訴嗟大田告瘁惟鍾山之勝利有寶公像之香緣守臣致祈靈沛隨應覺慈利無窮羨幸花儀嚴陳法會庶憑薰燎附達齋謹言

蔣山大佛殿記

宋侍郎劉岑

寶公道場始于梁武其女號曰未定公主割捨私財創爲精舍當時詞臣陸倕王筠作爲文章以紀其事我本朝大中祥符賜榜太平興國禪寺加封寶公道林真覺慶曆改元翰林學士葉清臣來守是邦以禪易律元豐王僧曰法泉者經營辛苦成大叢林焚于建炎復于紹興云大佛殿

前又有大毘盧閣兩翼爲行道閣屬之殿其餘堂廡極其雄麗皆紹興以來所建淳熙十六年九月晦一夕而燼今累年營繕駸駸復盛矣寶公舊像父老相傳以沉香爲之國初取歸京師陳軒金陵集載狄成游蔣山詩云旃檀歸象魏翠堵卧煙霞蓋謂此也本朝太平興國七年舒民柯尊遇老僧往萬歲山指占松下掘之得石篆乃寶公記聖祚綿遠之文於是遣使致謝謚曰寶公妙覺治平初更謚道林真覺大師按建康實錄開善寺有誌公履唐神龍鄭克復取之以歸長安今洗鉢池尚在塔西二里法雲寺基方池是也寺西有曰道光泉以僧道光穿斲得名曰宋熙

金溪志

卷十五

八功德水記

宋守大理寺永梅摯

鍾山之陽有泉曰八功德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飛錫寓止修行有一麗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功德池措之無難矣人與口滅一沼沸成深僅盈尋廣可倍丈浪井不鑿醴泉無源水旱若初澄撓一色厥後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一已智矣此味大較相類豈非竭彼盈此乎一

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鍾八獨病又其効也大姜詩孝聞獲淵開而鯉躍二師誠至因劔刺以流飛義有激而相求物何遠而不應向匪兼濟則爲怪力是泉也方外爭因寰中美利矧其靈者安可忽諸世故流離滋液長在惜其風雨不庇荆蕪四侵寂寥山阿孰爲起廢史館學士蘭陵蕭公貫以已俸作亭甃板石八自南康購至樞柱四下東府所成鑿崖以審曲匱土以端衍管不至倏歸然獨存仍練僧結廬於前以掌之庶幾便民汲息客游非有微於妄福也

八功德水記

宋趙師縉

金溪志

卷十六

八功德水鍾山之勝也亭久弗葺編修鍾公建臺之明年元正之三日率僚屬爲國祈年于寶公味靈源之甘冽慨棟宇之湫陋圖敝而新之鳩工度材斷岩拓基增卑爲高不擾於民不侈厥費輪奐翼然所以護神淵而綿美澤也自有此山卽有此水梁天監中始得名我宋天聖中史館蕭公始亭其上迄今百七十有七年復宏舊觀闢幽發奇後前有待則嗣而葺之以沾溉後人滋福于無疆是山龍沸出之祥鍾公重建之美意也公名將之字仲山長沙人自樞屬三持節爲此來今著籍上元是役也俾其屬浚都趙師縉董之因識其歲月嘉定改元上巳日記并書

鍾山太平興國寺碑記 元翰林學士虞集

昔金陵有神僧曰寶誌宋元嘉中居道林寺歷齊至梁數著靈異天監十三年示寂武帝感其遺言瘞之鍾山獨龍之阜帝女未定公主表以浮圖因建寺曰開善至宋太平興國年間太宗得誌公秘藏石中符其國運有神降其宮親與之語蓋誌公云太宗異之號之曰道林真覺更名寺曰太平興國賜田以食其人及王丞相友石守金陵合諸小利以附益之寺始大建炎燬於兵紹興更作淳熙又燬隨更作之每更作輒加宏廣日其歲增至於我國家而規制之盛極矣至治辛酉匡廬僧前靈隱玉山禪師弟子守金陳榮利志 入靈谷寺 三卷 十七

忠應請來主之禪學之士來者日滿其室今上以泰定乙丑之歲正月來至於是邦而寺適災天意若曰其撤舊而作新之乎上感焉出金幣以爲民先於是行御史臺與郡縣之吏皆祇若上意始忠之治寺也舊有蒲廬之澤前見奪於豪家寺隸訟之累年不決忠至讓而弗辯奪者愧而歸之人固以是倍道之矣皇上一風動之遠近雲集富有効其財食者輸其力工則致其巧農則獻其食一歲垣廡成再歲屋室具其可以名書者曰方丈曰北山閣曰經樓曰香積曰水陸堂曰白蓮堂曰伽藍祠曰大僧堂曰道林堂曰新倉院曰耆宿之舍而大宏興鍾三門皆以上賜次

第而成歲在丁卯鑄大鐘爲銅數萬斤方在冶上賜寶珠投液中鐘成珠宛然在其上若故識之而光彩陰發不以灼燬萬目共覩謹歎如一時上方別建宏祠於寺北今賜名曰大崇禧萬壽寺者也是年秋歸膺大寶是爲天曆元年出詔書布德天下卽命廷臣製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慧威慈應普濟聖師封名香以禮祀之出黃金白金重幣賜忠俾成寺之役蠲寺田之賦號守忠爲弘海普印曇芳禪師住持大崇禧萬壽寺而兼領茲寺未幾加授廣慈圓悟大禪師領兩寺如故至順元年秋御史守丞趙世安傳勅召忠入朝九月九日上御奎章閣吏部尚書王士弘以守忠入見奏對稱旨命太禧宗禪院日給稟餼賜金欄伽黎衣與青鼠之裘十二月二日賜設於聖恩寺迺召學士臣集至榻前命製文以記之俾忠歸刻諸石忠以其事示臣集如此臣集謹具載而言曰上於金陵新作之寺一曰龍翔集慶因潛龍之舊邸也曰崇禧萬壽廣親構之新祠也獨太平興國雖曰宋齊梁唐宋之遺然空燬而復興實在今上龍飛之日有運之玄契蓋有徵焉茲三寺者鼎立于郡以同贊乎聖天子億萬斯年之壽豈不盛哉臣集嘗竊聞陛下之意每不欲專福于躬而欲博濟均惠於天下敢述萬一而銘之銘曰維帝受命厥有禎符天人合機不

占以孚於赫聖皇聖武之系替于克艱神有司契皇有萬
方山川幅員釐厥下土徒御告勤願瞻道林在江之汜翠
蓋孔旌來符來止道林有宮百靈攸宗中有神師民所敬
恭土良泉甘風雨時若發祥效珎以待聖作聖作孔時動
天而隨龍躍以飛神師啟之神師不言而示以兆有命方
新去故以燎作而新之自我聖皇乃祓乃除乃基乃堂日
月重明天光旁燭皇心載欣萬神降福凡我臣民息養以
生飽歌煖嬉稚壯耄羣衆兵以革牛馬在野至於永久樂
其休暇煖動孳殖亦遂以成幽塞苦窳各邑而享聖皇之
心斯神之力銘以著之昭示無極 至順二年九月日

金陵志 卷十九

二卷 十九

蔣山鐘銘

元中書右丞趙世延

元泰定四年丁卯仲冬初吉蔣山住持守忠鑄光祿大夫
中書右丞趙世延爲之銘曰真土胚中火水運工鼓之異
風冶金在鎔假合成功象其穹窿大明未東孰啟羣蒙鯨
音風颯警憤開聾人天其通五福攸同斯鍾山之鍾振宗
風于無窮

奉 勅撰靈谷寺碑

明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

今 上皇帝應天啟運建一大統之業定都于鍾山陽辨
方正位適與梁神僧志公之塔寺密通洪武九年春浙東
僧仲義被召來爲住持前瞻官闕僅一里許私自付曰王

氣攸聚紫雲黃霧昕夕擁護非惟吾徒食息靡寧亦恐聖
師神靈有所未安且佛法以方便爲先如得近地改建誠
至幸也因請于 上從之義乃擇地于朱湖洞南則鍾山
之左脇也材木未具會 上方遷 太廟于闕左弗敢以
舊廟遺材他用遂以施之又遣親軍五萬餘人徙塔附于
寺功將就緒有爲宅地形之學者言其地湫隘非京刹所
宜義復以聞有旨舍其舊而新是圖拓大其規制令可容
千僧命太師韓國公李善長擇地于獨龍岡之東麓西距
朱湖洞五里而近其地中寬外敞回巒複阜左右相向而
方山巋然在其南天造地設儼然祇樹之境義以圖進

金陵志 卷十九

二卷 二十

上答曰以此奉志公爲宜遂命中軍都督府僉事李新某
衛指揮僉事滕聚某衛指揮僉事袁祿神壇署令崔安董
其役建立之日以十四年九月之吉中作大殿殿之前東
爲大悲殿西爲經藏殿食堂在東庫院附焉禪堂在西方
丈近焉而大殿之後則爲演法之堂志公之塔則樹于法
堂之陰其崇五級復作殿附塔以備禮誦左右爲屋以棲
僧之奉香火者翼以兩廡其壁則繪佛出世住世涅槃及
三大士十六應真華梵神師示現之迹屏以重門繚周垣
而養老宿與待雲水之暫到者亦各有其所至于井甕漏
庾之類凡禪林所宜有者無一不備而其爲制以佛之當

獨尊也故於正殿則奉去見未來之像其他侍衛天神不與焉以禪與食不可混於一也故食堂附於庫院以師之不可遠其徒也故方丈近於禪堂以聯坐觀心或溷於笑語而弗專故異其龕以單寮息力或流於宴安而弗檢故同臺室而締構之法則以梁架桁不施疊拱以枅承檁不出重簷凡交椽接雷盤結攢轆如蜂房蟻穴之狀者悉不用規模氣象軒豁雄麗望之輩飛積之山立都人士庶莫不瞻仰贊歎以爲希有此皆 皇上萬機之暇膚思所及兼與重工臣僚奔走成筭以授羣工加程督之耳凡木石甃甃丹堊髹漆之需皆 上所賜其工之鉅不可以數計

金陵雜志

六靈舍寺

三卷

十一

且不勞一民而以戾于法者充工既畢悉宥之夫役之于慈悲之地而導之以有生之塗此又 皇上懲惡勸善之神機也明年六月十有三日告成 上既因其地之勝賜額曰靈谷禪寺又賜田若干畝以飯其衆又明年正月十日 上在齋宮進僧錄司臣顧問諭及靈谷碑文未建爾等宜舉能文者爲之於是右講經守仁以杭州府學教授臣徐一夔學識膚淺忝職外郡教事 上命所臨不勝恐懼謹具載其事拜手稽首言曰竊嘗聞之大雄氏之教以深慈宏願受羣生悉歸正覺非細務也故非國王大臣莫能恢弘之自入中國以來有天下國家者咸以其道爲能

密贊化基陰翊王度而崇尚焉然昧者事之不以其道至其後也不能無弊 皇上龍興承中華之正統天地神人主臨制萬方奮大有爲之略舉百王之隆典而一新之貽聖子神孫萬世之法至於佛氏之教亦以近世僧不存古制聖慮及焉比因僧仲藎之請改建志公之塔寺遂本佛意而作新之規畫措置度越古今使凡學佛者起居食息各得其所而致力於其道至於慈風所被法雨所霑有生之類咸願去惡而爲善庶有以上答 聖天子崇獎之意且其徒生於二千載之下而獲親像教之盛如二千載之前不其幸哉謹系之銘銘曰 皇天受命曰惟其時天人

金陵雜志

六靈舍寺

三卷

十二

克協式應昌期仗鉞秉旄豪傑景附曆數在躬作我民主皇顧四方曰此幅員德懷威服在於一人神祇庇導底於建業遂開帝基受之天策維此建業地麗以洪虎踞於西龍蟠於東天作神臯帝王之宅眷言定鼎卜如伊洛大都莫正萬國來臣春朝秋覲冠佩詵詵奕奕彤宮魏魏絳闕五色成文照映天日地不愛寶禎符相仍昔有神師亦此發靈神師爲誰道林眞覺爰彼塔寺在於喬嶽塔寺爰矣官闕在前其徒弗寧奏疏請遷協於 皇心詔從其便爰勅臣僚具於改建既築既構美與美輪有赫其居震輝天人伊大覺尊具足萬德巍然中居玉毫金色千袍濟濟以食

以禪弗溺於一惟適之安彼窳堵波如地湧出道林所棲
天龍環翊惟茲鉅刹殊勝莊嚴如梵率宮下現人間是曰
京寺四方之式弗加表見曷示於述作而新之有華有因
出自唐畫以振法乘法乘之行如佛在世凡百有生慈恩
悉被惟皇與佛天中之天潛符默契億萬斯年 洪武卜
六年月日

蔣山寺廣薦佛會記 明翰林學士宋濂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於太康文武恬嬉雨風
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參貳與天爲徒重念
元季兵與天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

金陵實志 八靈會寺

三卷 三十一

靈氛糾縈充塞下上吊莫靡至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
其聲或啾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
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
南有道浮圖來復等十人詣於京師 命欽天監臣著以
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不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
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勅中書移文於城隍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諸幽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弁服臨奉天前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於爐復再拜
躬眎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置龍輿

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主僧行客率僧伽千人持香花
出迎萬金奉疏入 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
三藏諸文自辛酉癸亥止當癸亥時加申諸浮圖行祠事
已 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
衣法服以從和聲明舉悅佛之樂首奏善世曲 上再拜
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蕝奠幣復再
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二十人其手各有所
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水桃豎名絳衣食之
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
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進饌樂四
奏曰法喜曲五奏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臣
退諸浮圖旋繞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駐之意
初斷山左地成坎六十漫以至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
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圖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彩
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
升壇南向坐使者北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戒飭之詔
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毘尼戒
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出供斛所斛凡四十有九命闍黎
師咒食之時夜以半禮將畢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
六奏遍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同樂奏善成曲 上

金陵實志 八靈會寺

三卷 三十四

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大殿次解嚴羣臣趨出燎聞前事
二日淒風成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淡不辨草木變興一至
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陞而升嚴
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
庭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享煮高悽愴聳
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
貌爲也肆惟 皇上自臨御以來卽詔禮官稽古定制京
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
有祭其興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
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
疑豈非人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
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骨而況於人夫
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 非言辭之可贊也倚歟盛
哉祠部郎中西夏李顏主事浦陽張孟兼南樵蔡秉彝東
武臧哲職專禱祀親覩勝因謂不可無記載以藏名山以
揚 聖德於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旣
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之以詩曰 皇鑒九有憲天惟仁
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死伸一歸至和同符
大均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袂盪摩白日爲薄孰靈匪人
流血沱若積屍橫從委溝溢經霜月淒苦涼颼酸嘶茫然

金匱要略

大靈谷寺

王奉 王士

金匱要略

大靈谷寺

三卷 二十六

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鐵爲心寧免涕洟
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
不遑寐爰起靈場豁彼蒙翳 皇輿再臨稽首 大雄遙
瞻倪座如靚眸容香凝霧黑燈類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
鐘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颺輪羽幢其集如霞神池潔清鮮
衣華燦滌塵垢身還清淨觀迺秘殿乃覲 慈皇聞法
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途宵行今也昭朗白晝康莊
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
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鴻恩旣廣氛氲全消乾坤清夷
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謠惟
佛道弘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
咸遂太史載文永垂來裔

重修寶公塔記

明右覺義可浩

塔者梵語窣堵波此云方墳以之藏舍利標記古師靈跡
示法不滅也昔武帝以二十萬金易鍾山獨龍阜造塔藏
師全身舍利創精舍額曰開善至宋紹興辛巳金人犯淮
甸師顯相力贊卒使虜酋就殄被旨加封慈應塔曰感應
歷朝封號祭詞詔誥銘記感應功蹟具如原錄至我 朝
洪武十四年歲次辛酉九月 太祖高皇帝詔遷于湖之
東麓獨龍岡 勅建大靈谷禪寺爲天下叢林之首設僧

錄俾僧時祀焉正統丙辰主塔僧法諱大滋仍舊貫修之弘治庚戌住持廣公安又經理之嘉靖乙酉歲可浩監磨灑掃仰觀聖師寶塔故朽諒惟聖師靈化彌綸天地洪纖靡聞豈拘縮乎一區也哉但民具爾瞻自生福慶丙戌歲拉僧宗受協衆一加補葺焉屆今復將腐圯遂謀諸耆宿洎江右喻姓法名演高者參歷之士糾財召衆協相新之凡尊富貧賤咸體信服從經營未遠煥然成之亦聖師冥助之速也仰惟 聖天子御極恩被林泉每托有司激勵僧徒者蓋不忘靈山之囑也吾人果能修道德明性命尊正化俾止惡措刑化淳俗美可謂陰翊 皇猷者也老子

金陵志

入靈谷寺

三卷

二十七

云我無爲而民富一旦奮志於其間人皆可以爲聖師何獨事浮屠之突岬者哉師生于宋文帝元嘉元年減于梁天監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也 嘉靖十八年己亥臘月八日記

遊鍾山寺記略

內舊蹟多在陵內

宋陸游

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舊塔中銅鑄寶公像有王文公銘在其肩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塔西南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天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取王文公詩有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故取名之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

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着帽束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扁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覺生氣逼人寫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寺西有土山今謂培塿亦取文公詩所謂講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

游鍾山記略

內舊蹟多在陵內

元胡炳文

江以南形勝無如昇鍾山又昇最勝處夾路松陰互八九里清風時來寒濤吼空斯湏寂然如故路左入半山先是謝太傅園池荆公宅之捐爲寺至今祠公與傳法沙門等

金陵志

入靈谷寺

三卷

二十八

出行三四里又入一寺弘麗視半山百倍龕鏤壁繪光彩奪目詭狀萬千兩廡級石而升四五十丈始至寶公塔邊有軒名木末履舄之下天籟徐鳴浮嵐暝翠可俯而挹下有義之墨池投以小石遠聞聲出叢葦間徑歷荒蕪遊客罕至獨拜塔者累累不絕長老云寶公巢生而人朱氏取而子之後成佛凡禱水旱疾疫如響由塔後循山而左過安石讀書所山石崛壘忽敞平原修篁老檜萬綠相扶風鳴交加猶作當時吾伊聲又行數里休於觀音亭其傍八功德泉有聲鏘然汨汨至亭下則困然以涵或謂病者飲此立瘳衆皆飲予以無疾不飲遂回塔後攀松升磴六七

里至山椒鉅石人立予登石以坐鳳臺驚洲渺不知在何許但覺縹白縈青隱見煙霧間城中數萬家樓閣如畫其間曠無人處六朝故宮也北視揚子江頭一舟如葉行移時不咫尺浪楫風帆想數十里遙矣盤龍踞虎互以長江其險也如此黃旗紫蓋王氣猶有時而終令人凄然久之下山至七佛菴白雲淒澗壺壺不來一僧虛石鑪灰點鬚眉如雪一僧蓬跣崖邊拾松子以歸語客質木絕不與前寺僧類聞其下有猛公菴子文廟山水稍奇麗率爲事神若佛者家焉欲訪猿鶴山堂莫得其處遂朗吟小山招隱循故道御天風而下

金陵覽勝志

大靈谷寺

圭卷

圭水

遊鍾山記略

內舊蹟多在陵內

明翰林學士宋濂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山下大帝封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實作揚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是也歲辛丑二月癸卯子始與劉伯溫夏允中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培塿小丘培塿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靜修茱萸園齊文惠太子博望苑白煙涼草離離蕤蕤使人躊躇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偃或蟠身矯首如玉虬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木晉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者栽之遺種至今

抵圓悟關關宋勤法師築大平興國寺在馬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爲盛近燬於兵外三門僅存適松花正開黃粉麤麤觸人詩興予獨出行函道問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上翠微亭登玩珠峯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實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圖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櫺中斷爲方下刻二鬼擎之方上書曰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融區法定爲梁人書復

金陵覽勝志

大靈谷寺

圭卷

三十

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中有張僧繇畫大士像李白贊顏真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渡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剏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卽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桴粥聞人聲憂憂起巖草中從北至靜壇多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遊唯泉紺淨沉沉如故日

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明日甲辰予同二君游崇禧

院文皇元帝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略

具揉栢爲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行倦解

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據石坐予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

山有虎近有僧采薺虎遂入舍僧門焉虎瓜其顴顴有癡

可驗子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挾兩騶奴登惟秀亭亭

宜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元帝題榜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

險予更芒屨倚騶奴肩踉蹌行息促甚張吻作鋸木聲倦

極思休不問險濕蹠蹠遽頓地視燥平處不數尺兩足不

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闊數十丈上可坐百人卽宋北郊

壇祀四十四處問蔣陵及步夫人塚無知者或云在孫陵

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穗

不生雜樹可憩思欲藉裯褥臥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

椒無五十弓不翅千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

躍如是者六七竟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

皆可辨天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雞籠上下接落星澗澗

水澎湃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

之擊石爲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崖尋一人泉泉

出小竅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黑龍潭潭

大如壑有龍當可屠側有龍鬼廟頗陋由潭上行叢竹翳

路左右手開竹身中行隨過隨合忽腥風逆鼻羣鳥哇哇

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鉞鉤

衣足數蹟咽肩焦甚幸至七佛菴菴蕭統講經之地有泉

白乳色卽踞泉畔嚙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嚙神明漸復

暮後有太子巖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巖游庵中僧出肅

面有新瘕詢之卽向采薺者心益動遂舍巖問別徑以歸

所謂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义池朱湖

洞天皆不復搜攬還抵永春園遂回廣慈二君出迎遂同

飲飲半酣劉君澄坐至二更或撼之作舞笑鉤之出異響

畏脇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曉交不可擘乃就寢又明

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游草堂寺雨絲絲下意不住乃

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蔣山固無聳拔萬丈

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

次宗劉勰齊周顒朱應吳苞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

韋渠牟並隱於此今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

見堯兒牧豎跳囁於凄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况乎人

遊靈谷記

明大學士呂枬

三月之暮五山潘子約諸僚同遊靈谷予以足疾不能遠馬賃與先往蓋靈谷周幾十餘里東界木公山而松巨四五里縱橫絡繹雜列間植微甌甌甌路則不得其門而入矣往年同南橋李子日午始往不久即返未盡其奇於心恒不忘故五山約不俟燕鑪而獨先也至第一禪林門下輿徒步里餘就蔭佇立四面睇望虬枝蛟杪如麻如葛然體幹瘦細間有三二合抱者則又爲羣木壓挽匝擠不能直挺予嘆玩焉其下瑤草仙卉碧紫爛熳或並藤蘿纏穆紫葢間諸吏皂但曰野花則又嘆曰彼抱美含芳于幽獨

金陵覽勝志

不靈谷寺

王卷

三十一

而不名者其殆此乎北至方丈門見洪武十八年至二十九年高祖七勅備言栽種松竹果子之由禁止畜牧再進至青林堂見簷前懸榜高祖親制山居詩十二篇賜覺義清澹者益悉靈谷幽勝乃知此寺所造甚遠非偶然也未幾五山及雙山秦子在軒胡子雍里顧子郭山况子皆至乃遂出遊大佛殿又後登禪堂崇峻弘敞爽人心目而寶公石像正當其下爲吳子所畫果非塵世形態旁鑄自著十二時歌又北觀寶公塑像在浮屠塔下旁有長榜壁立不可上乃已遂出東觀八功德水之九曲曲上一松奇古盛云高祖掛衣處隨至無梁殿殿皆甌甌作三券洞

不以木爲梁只此一殿費可萬金其規制又多自齊梁時來國朝雖或補葺然必不加也上西廊觀吳道子所畫折蘆渡江及烏巢佛印三教畫壁乃還登青林堂有滿親住持者來參持學士顧公詩以觀蓋顧公九和依僧語作二偈爾觀畢滿茶許之時日已大西遂行而浩乃送至琵琶街自敲掌請聽琵琶聲口兼呼諸從者亦敲掌浩亦大笑然實未有聞也因問此殿前何以有此聲浩曰空谷作聲爾曰此殿以上凡四五層其上者何以無此聲浩不對在軒雙山皆曰山谷之聲大近亦無大遠亦無虛實之間遠近之中乃又夾以長廊俯以崇臺此感彼應氣使然爾

金陵覽勝志

不靈谷寺

王卷

三十一

遂西至竹澗有閉關僧鑿板實以通飲食實上懸樓雲處三字予曰此室中亦有雲邪五山屢以偈語詰浩浩不能對以他語應遂出時滿親以邀茶至見壁上懸二尊官詩浩與滿親猶指矜云云曰僧但不到家到方便見其家中所有無爾遂還予先至朝陽門候諸君而後別

誌法師墓誌銘

梁陸儼

法師自說姓朱名保誌其生緣桑梓莫能知之齊故特進吳人張緒興皇寺僧釋法義並見法師於宋太始初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可五六十歲未知其異也齊宋之交稍顧靈迹被髮徒跣負杖挾鏡或徵索酒肴或數日不食豫

言未兆懸識他心一時之中分身數處天監十三年卽化於華林園之佛堂先是忽移寺之金剛出置戶外語僧衆云菩薩當去耳後旬日無疾而殞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殯葬資須事豐供厚望方墳而隕涕瞻白帳而拊心爰詔有司式刊景行辭曰欲化毗城金粟降靈荷歟大士權迹帝京緒胃莫詳邑居罕見譬彼涌出猶如空現哀茲景像愍此風電將導舟梁假我方便形煩心寂外荒內辯觀往測來觀微知顯動足墟立發言風偃業窮難詔因謝弗援慧雲晝歇慈燈夜昏

寶誌公行實

寺志

金陵梵剎志

八靈本寺

三卷

三十五

師諱寶誌金陵人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丙子示跡東陽市古木鷹巢中民人朱氏婦上巳日汲水聞兒啼歸報其家梯樹得之舉以爲子就指爲姓面方瑩徹如鏡手足皆烏瓜甫七歲去依鍾山大沙門法儉爲童子儉名之曰寶誌明帝泰始三年丁未落髮專修禪觀坐必踰旬久之忽無完居多往皖山劍水之下披髮而徒跣著錦袍飲啖同於凡俗常以古鏡剪刀尺扇拄杖負之而趨經聚落兒童追逐之或徵索酒榷或累日不食而無飢色嘗從喫餚者求餚食與之者心笑之卽起吐水中皆成魚人始驚異時題詩句初不可曉後皆有驗齊建元間異跡甚著宰相高嵩

與武帝言之以禮自皖山迎至都舍於陳征虜之家輒自整其面分披之出十二面首觀世音慈嚴妙麗傾都觀之欲爭尊事武帝念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夕咸見遊行市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吏門外有兩輿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並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啓帝迎至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爲家人宴公例常與出已而見行道於景陽山比丘七輩從其後帝怒遣使至關吏曰公久在省中吏就視之身如塗墨然帝聞之大驚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遣師遣使於龍光廟宿二寺求之伯云公昨在此行道且眠未覺使還以告方知其身分三處宿焉公嘗盛冬袒行沙門寶亮欲以衲遺之未及發言忽來引衲而去師在華林園忽重三著三布帽亦不知自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出傳燈錄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公不自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果至尚書左丞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平昌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污衣褰裳走過及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自此門舍故闢人徐龍駒宅而帝頭血流於門限焉建武中明帝害諸王高上江泌憂念南康王子琳以訪公問其禍福公覆香爐示之曰都盡無餘後皆如其語徐陵兒時其父携詣師師拊之曰天上

麒麟也陵果名譽顯於世又文惠太子迎釋僧惠至京師
遇師拊其背曰赤龍子也惠終以辯才顯聞其徒齊屯騎
桑偃將欲謀反往謁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
逆砍頭破腹後又旬事發偃叛走朱方爲人所得果砍頭
破腹陳顯達鎮江州大司馬殷齊之從行往辭公無他語
但引紙畫鴉畢之曰緩急可用此顯達叛齊之道去顯達
大怒遣騎追之將及齊之窘甚見鴉喧暮林即匿其下鴉
翔集自如騎玩失其踪但見鴉林必非人所寄遂去齊之
方悟師意鄙陽忠烈王飯於私第顧左右覓荆杖有折以
獻者則以安門上而去俄有旨以領荆州衛尉胡諧卧病

金樓先生集

入靈谷寺

三卷

王十七

請師師註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公
明日屍出也師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齊帝常禁師出入
及梁武帝卽位下詔曰寶公迹均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
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倫
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
於此自今已後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自是多出入禁內天
監五年秋季旱雩祭備至而雨未降帝請雲光法師於華
光殿講勝鬘經師索水貯淨器安刀其上以祝須臾雲行
雨施高下皆足出行帝始用刑慘酷師現六神通力令見
高祖於地下受極苦相之狀緣是息刀鋸之害天監六年

帝假師神力見地獄苦問何以救之師曰夙世定業不可
頓滅惟聞鐘聲其苦暫息帝於是詔天下寺院擊鐘當舒
徐其聲欲以停其苦也出釋氏編年錄師嘗於臺城對武帝弊
昭明諸王子皆侍側帝曰朕不知其味二十餘年師何爾
師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帝深異之如今秣陵尚有鱸鱖
魚是也出漫錄帝嘗問師曰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師索
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
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
子何以得淨心修習答曰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至
安樂時乃止爾出行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師與

金樓先生集

入靈谷寺

三卷

王十八

白鶴道人皆欲之天監六年二人俱白武帝以二人皆具
靈通俾各以物識者其地得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
記師曰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
空中錫飛聲師之錫遂卓於山麓而鶴驚止他所道人不
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識築室焉出萬花谷集杜詩云錫飛常近鶴
一日雲光法師於華林殿講法華經至假使黑風吹其船
舫忽問風之有無否雲光曰世說故有第一義則無也師
往復三四番師笑曰若體是假有此亦不可解也其辭止
隱沒類皆如此雲光法師講經天雨之華帝謂其證聖夜
於舍光殿然疏請師與雲光僧儉傳大士齋翌日獨雲光

不至其優劣可見也一日與帝臨江縱望有一木浮江沂

流而上帝與師及士庶觀之師舉錫一招其木隨至岸乃

旃檀也詔供奉官俞紹雕公像既克而肖神像如生但少

髮髮師拔髮插像兩髮髮即隨長宋志云舊像父老相傳以沉香為之國初取歸

京師陳軒金陵集載狄威遊蔣山詩云旃檀歸像魏宰塔卧煙霞蓋謂此帝大悅命置中庭為

子孫世世之福田有僧浮孟者謁帝帝與客方基令殺之

基罷命僧見侍衛奏曰蒙旨殺之矣帝嗟悼不已因問師

師曰陛下前身蚯蚓也因難草誤殺之今償夙債耳通鑑

帝先問張僧繇傳師真容輒不竟不能就繇稽首言師師

以瓜劃破面門現十二面觀音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

金陵靈谷寺志大靈谷寺

如今不得妙錄中後魏胡后嘗問國祚師曰把東與鷄

弊朱朱蓋爾朱也武帝一日詔師至關師忽聲感低頭與

嘆帝問之師曰仇敵生也帝罔措蓋是年侯景生于鮮卑

懷朔鎮即東昏侯後身也帝嘗與師登鍾山定林寺師指

前岡獨龍阜曰地為陰宅則永其後帝曰誰當得之公曰

先行者當得之狀梁皇問師朕欲設齋布施廣度僧尼法

門混雜師曰刻木為羅漢敬之則福生銅鐵鑄觀音毀之

則禍至泥龍不能行雨求雨須用泥龍但知供養泥龍必

有真龍降雨凡僧不能長福求福須用凡僧但知供養凡

僧必有真僧降福出如起居帝妃郝氏崩後數月忽現一

蟒上殿為人語啓帝曰蟒即郝氏也妾以生存嫉妬六宮

其性慘毒怒一發則火熾矢射損物害人死以是罪謫為

蟒耳無飲食實口無窟穴可庇身飢窘困迫力不自勝又

鱗甲則有多蟲咬噬肌肉痛苦甚劇若加錐刀焉感帝平

昔眷愛妾之厚矣故托醜形陳露於帝祈一功德以拯拔

也蟒遂不見明日大集沙門宣其由問善之最以贖其苦

寶公對曰非禮佛懺懺惻欵不可帝然其言撰懺文共成

十卷為其懺禮又一日聞宮內異香馥郁帝仰眎見一天

人容儀端麗謂帝曰蟒後身也蒙功德以得生忉利天呈

身致謝言訖不見出梁皇懺序會稽臨海寺有僧大德常

金陵靈谷寺志大靈谷寺

聞揚州都下有誌公語言顛狂放縱自在僧云必是狐狸

之魅也願向都下覓獵犬以逐之於是輕船入海趨浦口

欲西上忽大風所飄意謂東南六七日始到一島中望見

金裝浮圖千雲秀出遂徑而往至一寺院宇精麗花卉芳

非有五六僧皆可年三十美容色並着真緋袈裟倚杖於

門樹下言語僧云欲向都下為風飄蕩不知上人此處是

何州國今四望環海恐本鄉不可復見答曰必欲向揚州

即時便到令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覓黃頭付

之僧因閉目坐船風聲定開眼如言奄至西岸人滿數十

里至都徑往鍾山寺訪問都無字黃頭者僧具說委曲報

云西行南頭第二房乃風病道人誌公雖言配在此寺常在都下聚樂處百日不一度來房空無人也問荅之間不覺誌公已在寺厨上乘醉索食人以齋過日晚未與間便奮身惡罵寺僧試遣沙彌繞厨側漫叫黃頭誌公忽曰阿誰喚我卽逐沙彌來到僧處謂曰汝許將獵狗捉我何爲空來僧知是非常人頂禮懺悔授書與之誌公看書云方丈道人喚我不久當亦自還誌公遂屈指云某月日去便不復共此僧語衆但記某月日期去也武帝夢神僧告曰六道四生受大苦惱何不爲作水陸大齋而救拔之帝問寶公公勸云尋經必有因緣乃取藏經躬自披覽躬造義

金陵梵剎志

八靈谷寺

三卷

四十一

文三年乃成於夜捧文停燭白佛若此文理協聖凡願起此燈自明或儀式未詳燈暗如初言訖投地一禮初起燈燭盡明至是二月十五日於金山寺是也出華江集云一日帝與誌公論及樂事請帝出死囚數人以驗其說旣而命囚各持滿水周行庭下戒曰杯水不溢當貸汝死繼命作樂以動其心良久視之無一滴者帝乃嘆曰汝聞樂乎曰不聞師曰彼正畏死惟恐水溢安得聞樂陛下若亦如此常懷畏懼則逸樂之心自然不生出感應篇一日寶公與帝云欲往高座主之帝允卽往嘗同五百大士俱有雲光坐山巔說法天花墜焉天監十三年公移華林園金像置所居房

帝問師曰師將去我耶又問國祚有留難否公但指喉示之厥後侯景之亂尤追繹公言也帝復詢社稷存亡遠近之事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於十二月忽聞奏絲竹聲徹晝夜至初六日無疾脫化於興皇寺屍骸香軟形貌怡悅正應鍾山寺與僧先日之期也臨亡燃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以聞帝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以後事囑我乎念公之言以金二十萬易其地敕造木塔五級用皇女永康公主遺下奩具成之仍以無價寶珠置其上塔前建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塚內王筠製碑於寺門處處得其遺像焉畢工駕御寺公忽現雲端萬衆歡呼聲

金陵梵剎志

八靈谷寺

三卷

四十一

振山谷敕謚廣濟大師厥後帝思前言木塔其能久乎遂命徹之改創石塔貴圖不朽以應其識拆塔纔畢侯景之兵果至李氏有國日謚曰妙覺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圯埋白石函二尺廣八寸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寶公埋於此山當時名臣陸倕王筠姚譽而下皆莫曉其義問之曰在五百年後方應詞曰若問江南事江南自有憑識石虎乘雞登寶位以丁酉年李氏有國也犬吠入金陵宋開寶八年國滅子建司南斗安仁秉夜燈太平興國三年戊寅吳越錢弘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君太平興國三年戊寅吳越錢弘楊文公談苑紀寶公銅碑記云識未來事云有一眞人名

知遠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

吳越錢鏐有國王孫弘微歸宋

並節度使及族屬俱授官有差世顯不絕

數五六十許貌亦不老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年九十三

自言是公外舅弟小公四歲其年九十七矣公作四柱記

寶公符十二時歌十四科頌大乘讚禪宗法語公鏡圖數

千言傳於世

俱備大藏傳覽錄中

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舒州民柯

萼遇老僧率詣萬歲山取寶以杖指松下令掘之得石上

有篆文乃師所記運祚興廢之數朝廷寶之賜謚道林真

覺宋敏求東京記太平興國七年師降見城市詔避諱稱

寶公遣使致青詞就鍾山建道場賜太平興國禪寺為顯

金陵梵剎志

入靈谷寺

三卷

聖手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詔於龍圖閣取太平興國中舒州

所獲寶公石以示輔臣上作詩紀其事又作贊目曰神告

帝統石謚曰真覺大師遣知制誥陳堯咨詣蔣山致告仍

令天下無得斥公名又真宗實錄大中祥符六年六月甲

申詔加謚寶公為道林真覺大師高宗紹興辛巳歲金人

犯淮甸師以神力幽贊卒使虜酋就斂江淮以安被旨加

封道林真覺慈應惠感大師塔曰感順元文宗天曆二年

封普濟聖師菩薩

寶公贊

唐李白

水中之月了不可取虛空其心寥廓無主錦幪鳥爪獨行

絕侶刀齊尺梁扇迷陳語丹青聖容何住何所

寶公贊

唐僧皎然

大地之動我安其中高景無氛靈鶴在空出生死海隨物

有終終形駭俗借繪開蒙嘗攜刀尺精意誰通

釋智藏傳畧

高僧傳

釋智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戒德堅明學業通與梁聖僧

寶誌遷神電安於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救藏居之

有豎斃者工相人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

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

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波

金陵梵剎志

入靈谷寺

三卷

四十

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沐浴淨室誦經

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

報盡期由汝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

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

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

曰五十知命已不為天況復過也梁大同中帝欲自御僧

官維任法侶勅主書遍令許者署名於時盛哲無敢抗者

皆匿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藏以筆橫轢之告曰佛法大海

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意然意彌盛事將施行於世

雖藏後未同而勅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眾僧大集後

藏方至帝曰此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爲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爲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矜恕此意何在帝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未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

金陵梵刹志

靈谷寺

三卷

四十五

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勅諸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碩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爲己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辯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

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無益爲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勅於彭城寺講成實又勅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波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減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意山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上啓辭曰夙昔願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既老

金陵梵刹志

靈谷寺

三卷

四十六

病身心俱減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榮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途之已迫耳帝手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勅住反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朱輪徐動鳴笳啓路就而謁之從遵戒範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穎藏結心

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嘗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耀一室洞明人問其故荅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遽疾至於大漸帝及儲君中使相望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釋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爲立墓誌初藏講大小品涅槃波若法華十地金光明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與開善寺智藏法師書 梁元帝

菩薩肅法車置郵大士劉智藏侍者自林宗違反玄度言金陵梵刹志 八靈谷寺 三卷 四十七

歸以結元禮之心彌益眞長之歎故以臨風望美對月懷賢有勞寤寐無忘興寢方今玄冥在節歲丰云邁日似青緄雲浮紅藥清臺炭重北宮井溢想禪說爲娛稍符九次成誦之功轉探三密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暇差足樂也昔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名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或有百鑑可捐千金非貴松子爲餐蒲根是服未有高蹈眞如歸宗法海梵王四鶴集林藥而相鳴帝釋千馬經丘園而跼步有一於此猶或稱奇兼而總之何其盛也故知南臨之水已類呂梁之川北眺之山彌同武安之嶺豈復還思淑浦尚想瀛

臺勝彼漢池載懷荒谷以此相求心可知矣僕久厭塵邦本懷人外加以服膺常住諷味了因彌用思齊每增求友常欲登却月之嶺陰偃蓋之松挹璇玉之源解蓮花之劍藩維有限脫屣無由每坐向謂之牀恒思管寧之榻夢匡山而太息想桓亭而延佇白雲間之蒼江不極未因抵掌我勞如何想無金玉數在郵示弱水難航猶致書於青鳥流川弗遠佇芳音於赤玉鶴望還信以代萱蘇得志忘言此寧多述法車叩頭叩頭

佛慧泉禪師傳畧

舊志

法泉隨州時氏子住持日經營辛苦成大佛殿以成叢林建毘盧閣兩掖爲行道閣其餘廊廡極雄麗與蘇東坡交金陵梵刹志 八靈谷寺 三卷 四十八

因舟行至金陵阻風江游師迎之至寺城云如何是智海之燈師以偈荅之曰指出明明是什麼舉頭鷄子新羅過從來這碗最稀奇會問燈人能幾箇坡欣然以詩荅之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霹靂舌爲予吹散千峰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畱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心是心非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

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元豐年十二月二十日入寂

佛眼遠禪師傳畧

舊志

清遠嘗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問講師師莫能答師咲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演公法席因丐於廬山偶雨足跌仆地煩懣聞聞兩人相交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元禮首座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異開發乃爾相戲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

三卷 四九

雲峯高禪師傳畧

舊志

妙高長溪人母夢池上嬰兒合掌坐蓮花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見無準於徑山準器之擬以侍職曰懷安敗名吾不徧參諸方不止遂之育王見偃溪聞即請入侍掌藏溪一日舉如水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過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師有省荅曰鯨吞海

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會將山虛席直指會議無以易師朝旨從之歷十有三年衆逾五百德祐己亥寺被兵革有軍迫師求金者師曰此但有寺有僧無金與汝俄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磨刀石辭氣雍容了無怖畏軍士擲刃伯顏丞相見師加敬舍牛頭齋糧五百石寺賴以濟顏公又戒諸將云此老非常人比宜異因待之以故寺得無恙

圓辨順禪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濂自幼至壯飽閱三藏諸文粗識世雄氏所以見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頗以文辭爲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

三卷

五十

順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銘爲屬衰遲之餘風習皆空凡他有所請輒峻拒而不爲獨於鋪叙悟緣評騰梵行每若不取後者蓋欲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也有如佛性圖辨禪師者濂安得而不銘諸師諱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事千佛寺毒海清法師方開演長 御講請師爲綱維之職軌範爲之肅然毒海入寂師感世法無常嘆曰義學雖益多聞難禦生死即禦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遂更衣入禪復走閩之天寶山三鐵關樞公欲依公而住公叱曰丈夫不於世大叢林與人相頡頏局此齷齪中邪拂袖而入師下且過寮潛然而泣或憫之慰曰善知識

門庭高峻拒之卽進之也公聞其事嘆曰吾知其爲法器姑相試爾乃延入僧堂中師壁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便旋觀中園匏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沈喜幸之極亟上方丈求證適公入府城師不往見水濱林下放曠自如已而歷抵諸師皆不合又聞千巖長禪師鳴道鳥傷伏龍山師往叩之其所酬應者皆涉理路飄然東歸然指作發願文細書於紳必欲見道乃已復自念非公不足依洊忝闔中見焉公偶出游遙見師喜曰我子今來也越翼日師舉所悟求證公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則邈邈在萬里之外也乃囑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則自入閭奧矣師從公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參擬離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厲聲告公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公曰不是心不是物不是物是何物師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公曰卽今南泉在何處師曰鶴子過新羅公曰錯師亦曰錯公曰錯錯師觸禮一拜而退公曰未然也公披大衣鳴鐘集四衆再行勘驗師笑曰未吐辭之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爲此一場戲劇邪公曰要使衆皆知之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師師一一具答公然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久之令

金陵梵剎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五十五

掌藏室羣請分座說法公旣捐館師嗣住院事非惟舉唱宗乘寺制有未備悉補足焉甕驛道達於山門踰六七里擇地構亭以增勝槩衆方賴之忽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迦葉峯渡江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回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所留礙尋返永嘉朝廷賜師號及金襴法衣師曾不以悅悉散其衣孟所畜退居一室掘地以爲爐折竹以爲著意澹如也溫城淨光塔雄鎮一方年久將壞万參政初嘗戍其城欲賦民錢葺之命師蒞其事師曰民力凋勦久火燄炎炎而復加薪吾安忍爲之必欲見用官中勿擾吾事若無所聞知可也方諾之師乃定計城中之戶餘二萬戶捐米月一升月獲米二百石陶甕榆材若神運鬼輸紛然四集鎮心之木以尺計者其長一百五十最難致之師談咲趣辨七成旣粗完其下仍築塔殿宏敞壯麗九斗之勢益雄一旦颶風作其上一成挾之以入海濤衆咸傷之師曰塔終不可以就乎持心益固遣其徒如閩鑄露盤輪相及談珠之類日就月將闌楯砌戶一一就緒金鮮碧明猶天降而地湧也糜錢過十萬而上役弗與焉皇上尊尚佛乘召江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師與其列升座演說聽者數千大駕幸臨慰問備至竣事錢唐清遠謂公方主淨慈舉師以爲成會中朝徵有道

金陵梵剎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五十五

僧以備顧問衆咸推師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聞維於聚寶山獲設利無算師有五會語若干卷善財五十三參偈一卷皆傳於世大雄氏之道不卽世間不離世間烏可岐而二之我心空邪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動靜浮沉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爲不然雖法王所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爲障礙矣嗚呼道喪人亾埃風渺瀰焉得達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檀座旣已設法度人出其餘力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爲遠罪遷善之歸斯蓋近之矣或者不專委爲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

金陵梵剎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五十一

夫豈可哉

妙辨同大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公諱大同字一雲其號別峰越之上虞王氏子會春谷講經景德公往依之公天分既高又加精進之功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春谷召公謂曰子學且博矣恐滯於心曾以成龕執局從事思惟修以剋滌之乎公卽錢塘見佛智照禪師於慧日峯下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唯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 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遽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 闕下入見於武樓獨免公

拜跏之禮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 召還食禁中及還復有白金之賜洪武二年冬十二月得疾口占辭衆語端坐而蛻實二年春三月十日也高麗藩王遣參軍洪淪施大藏經於二浙淪自負通內外典不復下人人越見公茫然而還持律甚嚴不敢違越其外集曰天柱稿錄公自著詩文曰寶林編類聚古今人爲寺所作

普濟日大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方夏鴻仁惠澤覃及幽明於是有意學僧伽奉 詔入京 上御奉天殿丞相御史大夫暨百僚咸在而僧伽魚貫而見時東溟大師年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 上親問以升濟沉冥之道師備述其故 上悅顧衆而言曰邇來學佛者唯飽食優游沉寢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義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自後數召見字而不名及建鍾山法會請師說毗尼淨戒聞者開懌時洪武五年春正月之望也師辭歸杭之上天竺山日修西方安養之學冥心合道不難一念十二年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花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抄修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不遠乎至四日跌坐書頌合爪而寂師諱日

金陵梵剎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五十四

號東溟天台赤城人

慧辨琦禪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皇帝端居穆清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佛世尊不足以度之惟洪武九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東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等應召而金陵志 入靈本寺 三卷 五十五

至館於大天界寺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也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茶毘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疊疊然如珠師諱楚琦楚石其字也小字墓耀明州象山人師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群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

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吞師叱之曰使出自是羣疑塞霄如填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間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之句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克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元奉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師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珉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其說法機用見於金陵志 入靈本寺 三卷 五十六

六會語其遊戲翰墨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通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于世子慕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牒語一幅求正師覽已歎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師之善誘惟此一端亦可槩見

樸隱禪師誌畧

明翰林學士宋濂

嗚呼人之生也出沒氣化之中因成果隨風有一定之業世雄氏所謂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者一旦遇合雖大覺法王亦或有所不免故源於樸隱禪師之事恒若有傷焉師住杭之靈隱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日

繁之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關其業蕪以食四衆儻以功舉其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忝崇德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實不問未幾有健令至上其事刑部刑部訊鞠既得實以師爲寺長失於檢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問師曰此三年前事爾况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辨數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疑以上師操觚如吏言尚書暨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有是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於是皆謫陝西爲民間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爲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道昇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禪寺寺之住持總虛了公與師爲舊游一見甚謹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德色明旦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焚其骨舍利贊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嘆息而去初元亡皇明龍興召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靈輪番說戒師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壁峰金公特被召入內庭從容

金陵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五十七

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洪武九年冬十二月靈隱虛席諸山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去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嗚呼世之學浮屠者不爲不多習教者不必修禪修禪者未嘗聞教師則兼而有之其通儒家言文又足以達其意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定業將誰尤哉師於死生空矣譬如雲影谷音曾無繫着何假於銘然不見諸紀載恐無以白師於天下後世廉因詳著其事而勒諸碑師生越會稽縣其諱元瀨其字天鏡別號爲樸隱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葺若干卷

金陵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五十八

開善寺法會

梁昭明太子統

棲烏猶未翔命駕出山莊詰屈登馬嶺迴互入羊腸稍看原藹藹漸見岫蒼蒼落星埋遠樹新霧起朝陽陰池宿早鴈寒風催夜霜茲地信閑寂清曠惟道場玉樹琉璃水羽帳鬱金牀紫柱珊瑚地地理幢明月璫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澗斜日欲隱煙生樓半藏千祀終何邁百代歸我皇神功照不極磨鏡湛無方法輪明暗室慧海渡慈航塵根久未洗希霑垂露光

鍾山解講

梁昭明太子統

清宵出望園詰晨屆鍾嶺輪動文學乘笳鳴賓從靜嗽出
巖隱光月落林餘影糾紛八桂密坡隨再城永伊予愛丘
壑登高至節景迢遞觀千室迤邐觀萬頃卽事已如斯重
茲遊勝境精理既已詳玄言亦兼這方知惠疑作帶人置
虛成易屏眺瞻情未終龍鏡忽遊驛非曰樂逸遊意欲識
箕顓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蕭子顯

嵩岳基舊宇盤嶺跨南京獻心重禪室遊駕陟層城金輅
徐既動龍驂躍且鳴塗方後塵合地迴前笳清邐迤因臺
榭參差憇羽旌高隨闌風極勢與元天并氣歇連松遠雲
金陵梵剎志 六靈谷寺 三卷 五十九

昇秋整平徘徊臨井邑表裏見淮瀛一作果尊常住渴
慧在無生暫畱石山軌欲知芳杜情鞠躬荷嘉慶瞻道聞
頌聲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劉孝綽

御鶴翔伊水策馬出王田我后遊祇鷺比事實光前翠蓋
承朝景朱旗曳曉煙樓帳縈巖谷緹組曜林阡况在登臨
地復及秋風年喬柯變夏葉幽澗潔涼泉停鑾對寶座辨
論悅人天淹塵資海滴昭暗仰燈然法朋一已散殆劒儼
將旋邇近逢優渥託乘侶才賢摘辭雖並命遺恨獨終篇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劉孝儀

詔樂臨東序時駕出西園雖窮理遊盛終爲塵俗喧豈如
弘七覺揚鸞啓四門夜氣清簫管曉陣爍郊原山風亂柔
眊初景麗文轅林開前騎騁逕曲羽旄屯煙壁浮青翠后
瀨響飛奔迴輿下重閣降道訪真源談空匹泉涌綴藻邁
弦繁輕生逢遇誤並作輩龍鵠顧已同偏爵何用挹衢樽

和昭明太子鍾山講解 梁陸倕

終南鄰漢闕高掌跨周京復此虧山嶺穹窿距帝城當衢
啓朱館臨下構山楹南望窮淮淑北眺盡滄溟步簷時中
宿飛階或上征網戶圖雲氣龕室畫仙靈副君憐世網廣
命萃人英道筵終后說鸞轡出郊垌雲峯響流吹松野映
金陵梵剎志 六靈谷寺 三卷 六十

登鍾山下峯望 梁虞騫

冠者五六人携手巖之際散意百仞端極目千里睇壘岫
乍昏明浮雲時卷開遙看野樹短望望樵人細

遊鍾山應西陽王教五章 梁沈約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岳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翠鳳
翔淮海衿帶達神垌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一發地多
奇嶺千雲非一狀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鬱律構丹巘
峻峭起青嶂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二卽事既多美臨
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

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三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
足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窈窕終不見蕭條無可欲所
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四君王挺逸趣羽旄臨崇基白雲
隨玉趾青霞雜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仰鑑
駕歲暮以爲期^五

奉和法筵應詔

北周庾信

五城隣北極百雉壯西昆鈎陳橫復道閭闔抵靈軒千桂
蓮花塔由旬紫紺園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星窺朱鳥
隔雲宿鳳凰門新禽解雜囀春柳臥生根早雷驚蟄戶流
雪長河源建始移交讓微音種合昏風飛扇天辨泉湧屬
金霞^六刺志^七入靈谷寺^八三卷六十一

絲言羈臣從散木無以預中天

遙可望終類仰鵬絃

遊鍾山開善寺

陳徐伯陽

聊追鄴城友躡步出蘭宮法侶殊人世天花異俗中鳥聲
不測處松吟未覺風此時超愛網還復洗塵蒙

開善寺

陳陰鏗

驚嶺春光遍王城野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鸞隨
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白牕外落暉紅古石何年
臥枯樹幾春空淹留昔未及幽桂在芳叢

遊鍾山之開善定林

陳釋洪偃

杖策步前嶺寒雲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逕復紆威樹高

枝影細山盡鳥聲稀石苔時滑屣蟲網乍粘衣澗旁紫芝
曄巖上白雲霏松子排煙去堂生寂不歸窮谷無還往攀
桂獨依依

蔣山開善寺

唐崔峒

山殿秋雲裏香煙出翠微客尋朝磬至僧背夕陽歸下界
千門在前朝萬事非看心兼送目葭菼自依依

同羣公宿開善寺

唐高適

駕車出入境避暑投僧家徘徊龍象側始見香林花讀書
不及經飲酒不勝茶知君悟此道所未披袈裟談空忘外
物持戒破諸邪則是無心地相看唯月華

金霞^六刺志^七入靈谷寺^八三卷六十一

贈鍾山韋處士

唐白居易

新竹夾平流新荷拂小舟衆皆嫌拙好誰肯伴閒遊客爲
忙多去僧因飯暫留猶憐韋處士盡日共悠悠

送韋邕少府歸鍾山

唐李嘉祐

祈門宦罷後負笈向桃源萬卷長開帙千峯不閉門綠楊
垂野渡黃鳥傍山村念爾能高枕丹墀會一論

和友封題開善寺

唐元稹

梁王開佛廟雲構歲時遙珠綴飛閑鶴紅泥落碎椒燈籠
青燭短香印自灰銷古匣收遺施行廊畫本朝藏經雷雨
爛魔女捧花嬌亞樹牽藤閣橫查壓石橋竹荒新筍細池

淺小魚跳匠正琉璃瓦僧鋤芍藥苗旋蒸茶嫩葉偏把柳
長條便欲忘歸路方知隱易招

蔣山開善寺

南唐李建勳

樓臺雖少景何深滿地青苔勝布金松影晚留僧共坐水
聲閑與客同尋清涼會擬歸蓮社沉湎終須棄竹林長愛
寄吟經案上石牕秋霽向千岑

同王勝之遊蔣山

宋蘇軾

到郡席不暖居民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
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荆公宅已爲寺夾
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曾巔竹抄飛

金陵梵剎志

八靈谷寺

三卷 六十五

華屋松根泣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略約橫秋水
浮圖插暮煙歸來踏人影雲細月涓涓

和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

宋王安石

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有詩余愛其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之句因次其韻

金陵限南北形執豈其然楚役六千里陳亡三百年江山
空幕府風月自舫船主送悲涼岸妃理想故蓮臺傾鳳又
去城踞虎爭偏司馬壩廟域獨龍層塔顛森疎五願木塞
淺一人泉稅杖窮諸嶺藍輿罷半天朱門園淥水碧瓦第
青煙墨客真能賦畱詩野竹娟

遊鍾山

宋王安石

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梵隔雲知有寺夕
陽歸去不逢僧

登鍾山謁寶公塔

宋李綱

寶公真至人鳥爪金色身杖攜刀尺拂語隱齊梁陳我登
鍾山頂白塔高嶙峋再拜禮雙足聊結香火因

寶公塔

宋曾極

六帝園林墮劫灰獨餘靈骨葬崔嵬行人指點雲間鶴喚
得齊梁一夢回

八功德水

宋曾極

數斛供厨替八珍穿松漱石瑩心神中涵百衲煙霞氣不
染齊梁歌舞塵

金陵梵剎志

八靈谷寺

三卷 六十四

蔣山法會瑞應詩應

明王侂

寶地捧金仙璇宮啓梵筵眞僧騰異域開十唱三緣說法
雲成蓋談經花雨天祥光凝彩綉甘露瀉珠圓大樂憑虛
下神燈徹夜縣勝因濟妙筏覺路指迷川祇樹春光溢靈
山會儼然願茲弘至化 皇運共千年

春日蔣山應制詩

明林鴻

鍾山月曉樹蒼蒼鳳輦乘春到上方馴鳥不隨天仗散曇
花故落御衣香珠林霽雪明山殿玉澗飛泉近苑牆自愧
才非枚乘匹也陪巡幸沐恩光

靈谷寺法會應制

明釋守仁

寒巖草木政嚴冬一日春回雨露濃安石故居遺雪竹道
林新塔倚雲松木魚聲斷催朝飯銅鼎香銷起暮鐘千載
奎文畱秘藏天光午夜照金容

靈谷寺法會應制

明釋清漪

老來一鉢住巖幽塵境無心得自由空裏每看花滿眼鏡
中漸覺雪盈頭吟餘月照千峯夜定起雲生萬壑秋身世
已知渾是夢百年光景水東流

詔於龍灣普放水燈賦

明釋夷簡

持節馮夷向夕過遠分燈火出官河斗牛光動天垂野風

金陵梵刹志

八靈谷寺

三卷

六十五

露聲沉水息波海族樓臺休罷市蛟人機杼不停梭九泉
無復悲長夜莫問南山白石歌

法會賦迎駕

釋王同龢

明釋夷簡

千騎東華玉輦來鍾山渾勝妙高臺旌旗寶樹重重入樓
閣香雲一一開仙杖齋從三日幸春宮詔許五王陪近臣
共說天顏喜收得娑羅樹子廻

靈谷寺

明蔡汝楠

禪關何窈窕春物正氛氲簷絮兼花度山鐘帶雨聞鳥喧
僧出定樹暝客離羣獨向清齋臥空令夢白雲

遊靈谷寺

明皇甫汈

寶公舊日安禪處雙樹依然初地開歲久丹青凋畫壁春

深花雨落經臺招提境接橋山外功德池分瀾水來聞說
此中容吏隱盤巾時向草堂回

訪月泉禪師

明徐元春

山郭尋僧出行行黃葉邊石泉秋聽急江月坐來圓性破
長昏夜門開不住天時聞鐘磬發獨立萬峰前

上巳日集靈谷寺

明王世懋

寶公塔掛白雲隈西接鍾陵王氣迴錫住靈峰驚鶴去鉢
分慈水喚龍來松風落子春陰寂山鳥啼花暝色催今日
便成千載勝不須重憶永和才

金陵梵刹志

八靈谷寺

三卷

六十六

靈谷寺梅花塢六首

明焦竑

山下幾家茅屋村中千樹梅花藉草持壺燕坐隔林敲石
煎茶一簷葡萄林東短牆曾開寶地齊梁初春老樹花發深
澗無人水香二一枝初出巖阿看盡千林未多天女知空
結習散花不礙維摩三二十四番風信四百八寺樓臺何
似草堂梅燕同人先探春回落落半橫參月溶溶盡洗
鉛華盈盈湘浦解佩脉脉蘿村浣紗西湖夢斷人寂東
閣粧殘月斜襟解微聞薜澤銅斗半卸檀霞

遊靈谷寺

明焦竑

法筵開浩劫佛塔自先朝磴石三休至松雲十里遙禪心

隨步寂客望對秋高不盡經行意頗垣起暮簫

附 靈谷併括舊寺

按志鍾山有寺七十所齊梁以降遞有廢興至宋王丞
相安石併諸小刹於太平興國寺而紺園金界半爲丘
墟矣 國朝撫其地爲 孝後乃歸併靈谷寺昔之基
置星列者遺址俱在禁垣內今以一靈谷槩之然其名
蹟最著見之誌傳凡十有六曰飛流寺曰半山寺曰崇
禧萬壽寺曰延賢寺曰靈味寺曰興皇寺曰竹林寺曰
大愛敬寺曰雲居寺曰明慶寺曰道林寺曰秀峯院曰
雪峯庵曰定林院曰悟真院曰定巖寺見之山水古蹟
金陵輶利志 八靈谷寺 三卷 六十七

金陵輶利志 八靈谷寺

三卷 六十七

人物凡十二曰翠微寺曰法雲寺曰興教寺曰宋熙寺
曰白蓮菴曰栽松菴曰定林寺曰靈曜寺曰鍾山寺曰
淨名寺曰幽棲寺曰草堂寺皆附見於靈谷寺後

山水鍾山

見靈寶珠峰 上有翠微寺天氣道卿嚴宋葉

字道卿

一人泉 絕頂古法雲寺側僅洗鉢池塔西二

寺基方池慶元志

落義池 宋熙泉 近宋熙 玉潤 西

在興教寺故基

孫陵 東楊梅巖 山彈琴石 在北嶺中 桃花塢 獨

前

白蓮池 古白蓮 猿驚谷 鶴怨谷 二谷因草堂

西北

句好事 桂嶺 志稱碧石青 定心石 東山巔下 半山塢

者加之

在八功德水南即謝公墩自栽松菴至將山夾道皆

長松劉輝詩云

兩道奇陰迎翠合四圍清氣逼人來

見正 志緣珠湖洞 東麓即鍾山仙洞 茱萸塢 山南宋陸道

處 黑龍潭 山頂一人泉西晉有道士塢 塔東陳宣帝

東澗 隱處古宋熙寺東 屏風嶺 幽遠如畫鍾頭陀

峰 北霽靈清 寶公井 市心 曲水 晉海西公於鍾山

年以經註曰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 應潮井 山半古

前盈縮與江湖相應唐貞觀中有牧兒汲此井得杉

板長尺餘上有朱漆字曰吳赤鳥二年豫章王于駿

之 裁松峴 山西晉宋刺史 道光池 寧國道光禪師斷

舌 靜壇 梁侍中周捨立靜壇與道士塢相對時武帝

黃輓甚多白簡朱衣罕至因名在 讀書臺 古定林寺

古明慶寺前與八功德水相近 讀書臺 後北高峯

上梁昭明 九日臺 在蔣廟孫陵岡齊武帝建商廟館

書此讀書 九日臺 岡上每九月九日晏羣臣講武以

應金氣 說法臺 山絕頂寶公 招賢館 西麓下宋元嘉

之節 會宗堂 晉謝尚諸人隱處唐大曆中處士 誌公

履 寶公舊像 相傳沉香爲之宋初取歸京師陳軒

象觀宰者臥 旌檀像 大通四年梁武帝於大愛敬寺

煙霞謂此 旌檀像 置造一丈六尺像量刻二尺成

文八尺歷寺主僧給重量凡五度量即 銅像 隋時與

成二丈七寸時以爲誠感出金陵新志 銅像 皇寺佛

四而瓦土灰炭去像五六尺許形得安全 石

篆 寶公記宋蘇文太平興國七年 兩翁軒 洪詩序云

恒真菴西疎竹林間蒼崖千尺歲久拆裂余崇素行

山中至此未嘗不徘徊舊僧爲開高軒向之盡收形

勝名兩翁軒詩云水邊修竹 婁禪師塔 寺後 木末軒

王荆公題俯視岩壑 半山亭 卽宋王安石故宅安 昭

文齋 王荆公鍾山捨宅爲半山寺

人物宋置良耶舍

林精舍寶誌崇其禪法

僧伽達多

有學禪山公欲處齋 杯度 僧審 住靈曜寺精勤

時羣林入山審端坐不動乃脫衣施之 濟慧開 解名

又說法訓易却賊慙愧流汗作禮而退 濟慧開 解名

應發無窮難逢劫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 濟慧開 解名

學人影赴陳謝謝謙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

厚加禮遺還未達都分散已盡彰城劉業出空音

安知居處屢空餉錢一萬即賸衆部偏以十誦知名經

禪化鍾山雲居下寺聽振衆部偏以十誦知名經

悟議于風承都邑受 智欣 住宋熙寺確然自 智順 傳

其戒範者數越千人 智欣 住宋熙寺確然自 智順 傳

道營 住靈曜寺 梁寶亮 有傳 道隆 鍾山寺得度掩關不

有寺僧戲問如何是 慧初 好習禪事日常閑居空宇不

無靜三昧師便合掌 慧初 好習禪事日常閑居空宇不

金陵梵剎志 入靈谷寺 三卷 六十九

房於淨名 法意 起五十三寺鍾山 慧勝 從外國禪師

寺處之 法意 起五十三寺鍾山 慧勝 從外國禪師

諸觀行一人寂定周晨乃起住 陳尚禪師 有碑 法明

唐曇理 有傳 附恭講樓覽宋雷次宗 宇仲倫 豫

少棄懷逸不開榮利元嘉十五年徵至建康除給事

爲太子諸王講義服膺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

華林東門入迎賢堂就坐二十五年卒於鍾山 齊

周顒 字彥倫 鍾山西立隱舍爲休沐清貧寡欲終

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蓼晚松後捨宅爲草

堂寺今移慈到凝 宇茂灌生平公俸咸以

仁鄉唐家到凝 宇茂灌生平公俸咸以

鍾山飛流寺碑銘 梁元帝

清梵夜聞風傳百常之觀寶鈴朝響聲揚千秋之宮同符

上隴望長安之城闕有類偃師瞻洛陽之臺殿瞰連覺而
如綺雜卉木而成帷銘曰雲聚峯高風清鐘徹月如秋扇
花疑春雪極目千里平原迢遞

謝半山寺額表

宋丞相王安石

基迹叢祠冀鴻延於萬壽鈞名扁榜竊榮遇於一時臣生
乏寸長世叨殊榮賤息奄先於犬馬頽齡俯迫於桑榆獨
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
蒙陛下俯徇祈誠特加和美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
塵長者之國遽如佛許仰憑護念普畢薰修

崇禧萬壽寺碑記畧

元時另建

元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

金陵梵剎志 入靈谷寺

三卷 七十

昔在我世祖皇帝膺上天之景運承太祖之丕基混一海
宇建立制度條理綱紀一出睿思以爲子孫萬世之成法
者昭乎若天旋而日行也乃若崇尚佛教營治塔寺亦必
弘偉殊勝足以聳臣民之瞻焉層數在躬天之所命孰能
違之若夫大雄妙覺之尊默相潛佑者必有其徵矣是以
累聖相承率是而行之也潛邸在金陵時於暇日登鍾山
而觀之見其江山之縈迴樹藝之廣茂民庶之熙洽慨然
興嘆以爲我祖宗德澤之沛煦以至于斯也問諸邦人父
老則又以爲昔有聖僧曰寶公者自梁以來實委靈茲山
皆賴我國家之神力以覆護吾民也水旱疾疫凡有禱焉

隨願輒應於是上感焉鍾山之陰有石巖中虛下出流泉注八功德水乃即巖中作觀音大士像岩前構木棧虛容瞻禮者既而又以爲未足即珠峰之北得高爽之福地規置大利宮殿樓閣如自天降寶公之塔在峰上正當其前來茲山者仰而望之如見天宮於林壑之表然後上仁民愛物之心所以屬諸寶公者衆庶莫不知之相與踴躍而讚嘆矣鍾山之舊寺聚銅數萬斤鑄大鐘金既在鏐上以碧珠投之及鐘成碧珠不壞完好堅固宛在鑿銃萬目驚覩以爲寶公之報貺焉天曆元年九月甲申臣世延臣集入見親詔之曰宜加寶公號曰道林真覺慧感慈應普濟聖師寺曰大崇禧萬壽寺汝世延等其勒文以記之臣世延等即具述其事而竊思之曰帝王之興也天與之天保之百靈受職符瑞交現此其常也金陵據東南之會山川鬼神翼扶翕張於吾君者蓋凡五年而後歸正大統宜皇心之注於斯乎於乎累朝佛宇之盛皆臨御特爲民禱榮資用功力有司具焉茲寺之成實在試難之日出私財以具事而雄麗若此此固生民之所以深感乎淵衷而寶公之所以顯著於禱符者也於乎休哉敢再拜稽首而獻銘曰大江之南鍾山龍盤王氣潛鬱神所保定於皇聖明遵養時晦靈祇奉天疎立以待春殷秋高來遊來遨旃旒有交

金陵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七十一

龍載雲在郊顧瞻原隰有稼有穡元元之生聖聖之澤民亦望之帝子寔來不鄙我邦庶無苦滅維梁實公去之千歲善福其民有引弗替皇運勃興實有慧知奔走先後克相厥時奕奕祠官我管我作我報無私爾感無私吉金之良燥濕不移萬古在簾宣號震迷寶乃發祥以肅羣眚明珠不灼彰上之賜飛龍在天臨制九圍皇心衷回眷茲崇禧崇禧之宇永殿南服天子萬年錫我民福

延賢寺杯度傳

高僧傳

金陵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七十二

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在冀州後至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纏繞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水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于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於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家拜請還家日日供養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

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與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至曉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爲恠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禪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盧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

金陵志

入靈谷寺

三卷 七十七

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觀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爐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細師更從乞魚細師

曠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悟者與佉同房寘於牕隙中見佉取寺刹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曰吾東見蔡他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或自招殃樂所少

金陵志

入靈谷寺

三卷 七十四

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栢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煙表長歌出吳蒼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感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過電累躡聲華茂醜章弁視色悟空玩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哇嚶麻鄰崖飲泔慧定計昭妙真曰春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余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密薑及刀子重陸香手巾等度卽食密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卽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嗽密薑爲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

金陵集別志 八靈谷寺

二卷 七十五

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卽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人准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筆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至一

金陵集別志 八靈谷寺

二卷 七十六

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咒病者即愈齊詣伏事為師因為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詣入東甬一萬錢物寄諸倩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詣即為營齋并迎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詣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度語眾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詣等拜送慙慙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延賢寺釋智順傳略

高僧傳

釋智順瑯琊臨沂人出家事鍾山延賢寺智度為師受具戒秉禁無疵常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貞素確然其徽

金廣靈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七十七

於世

靈味寺釋寶亮傳略

高僧傳

金廣靈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七十八

無點司空徐孝嗣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學屢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日遣以錢絹喻而遣之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以天監六年卒於山寺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之類遺命露骸空地以施垂烏門人不忍行之乃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陳郡袁昂製文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

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慈靈味寺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卽無言之累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

金陵志

八靈谷寺

三卷

七九

故法雨降而焦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排憤吐眞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金牆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耆年愈篤齷齪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勅亮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

條流明悉可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爲記剏云余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皆散不蓄以天監八年十月四日卒於靈味寺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爽並爲製文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

尚禪師碑銘

陳江總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隱璞明眞照假空行已無希音和寡不有耆德誰其繼者朗月靈懸高風獨寫

興皇寺釋法朗傳略

高僧傳

法朗沛人少習軍旅早經行陣北伐於青州入道永定中奉勅住興皇寺大建十三年遷化窆於攝山西嶺太子詹

金陵志

八靈谷寺

三卷

八十

事江總爲誌文後主時在東宮爲銘曰洪源遠采傳芳馥蕙君子哲人英分星繼朱旄旣杖青組仍曳紉虎戎卸貳貌狄制功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聲華超此津濟津濟伊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航斯苦海涸此愛河若非智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旣推衡轡自闢金湯夢齊鼓說應異鍾霜識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栖適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宅丘冢智炬寂滅顙巖遶遶遶空岑搖落寒侵弦餘月暗霧下松深香滅窮櫬橫宿林切切骨清遙遙鼓聲野煙四合孤禽一鳴風淒咽斷流急寒生神之淨土形沈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

竹林寺釋曇曜傳略 高僧傳

釋曇曜吳郡人事牛頭山融大師融誨之曰色聲爲無生之煇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致遠多泥子不務乎瑾默而審之直轡獨上廼晦跡鍾山斷其漏習納衣空林多歷年所時則天臨朝高其道業周勣詔書時棲霞約法師敦勸朝天瑾曰岐伯辭帝舜之師干木謝文侯之命玄暢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下山而傲齊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阜踰東岡考槃雲冥後止于竹林之隩葺宇簞笠而告老焉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

附 鍾山隱士與子侄書 宋隱士雷次宗

金陵梵剎志 入靈谷寺

三卷 八十一

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謝事鍾山養疾爲性好閒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疊臺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宴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靈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各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

踰知命嚙噬將迫前途幾何實遠想尚于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昏衰不及頃尚可厲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存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修脩德必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聞子平之言可以爲法

與鍾山隱士周顒書 釋智林

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惟此爲得焉不如此非

金陵梵剎志 入靈谷寺

三卷 八十二

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間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廼舊有此義當法集勝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卽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惟有此途白異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廼爲之發病既衰病未命加復旦夕

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
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
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
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使宜廣宣使賞音
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耶
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法障往之
懇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爲惠貧道齋以還西使處
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

鍾山曲水

南宋謝惠連

四時著平分三春稟融燦遲遲和景斂天天園桃灼攜朋

金陵范利本

入重谷寺

斯郊野昧旦辭塵郭斐雲興翠嶺芳颺起華薄解轡偃崇
丘藉草遶回壑際渚羅時款託波泛輕翫

遊鍾山大愛敬寺

梁武帝

曰子受塵縛未得留蓋纏三有同永夜六道等長眠才性
乏方便智力非善權生住無停相刹那卽徂遷歎逝比悠
稔交臂乃耆年從流既難反弱喪謂不然二苦常追隨三
毒自燒然貪癡養憂畏一作愛熱惱生焦煎道心理歸終信

首故宜先駕言追善友回輿尋勝緣面勢周大地縈帶極
長川稜層疊嶂遠迤邐登道懸朝日照花林光風起香山
飛鳥發差池出雲去連綿落英紛綺色墜露散珠圓當道

蘭藿靡臨階竹便娟幽谷響嚶嚶石瀨鳴濺濺蘿短未中
攬葛嫩不任牽攀緣俯玉澗蹇陟度金泉長途弘翠微香
樓間紫煙慧居超七淨梵住踰八禪始得展身敬方乃遂
心虔菩提聖種子十力一作萬良福田正趣果上果歸依天
中天一道長死生有無離二邊何待空同右豈美汾陽前
以我初覺意貽爾後來賢

和武帝遊鍾山大愛敬寺

梁昭明太子統

唐遊薄汾水周載集瑤池豈若欽明后迴鸞鸞嶺岐神心
鑒無相仁化育有爲以茲慧日照復見法雨垂萬邦躋仁
壽兆庶淋塵羈望雲雖可識日用豈能知鴻名冠子姁德

金陵范利本

入重谷寺

三卷

八十四

澤邁軒義班班仁獸集疋疋翔鳳儀善遊茲勝地茲岳信
靈奇嘉木互紛紜層峯鬱蔽虧丹藤繞垂幹綠竹蔭青池
舒華匝長阪好鳥鳴喬枝霏霏慶雲動靡靡祥風吹谷虛
流鳳管野綠映丹麾帷官設屢外帳殿臨郊垂俯同南風
作斯文良在斯伊臣限監國卽事阻陪隨顧惟實庸菲冲
薄竟奚施至理徒興美終然類管窺上聖良善誘下愚慚
不移

登鍾山燕集望西靜壇

梁吳均

客思何以緩春郊滿初律高車陸離至駿騎差池出寶梳
沉蓮花珍杯食竹實才勝商山四文高竹林七復望子喬

壇金繩繡綠帙風雲生屋宇芝英被仙室方隨鳳凰去悠然駕白日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北周庾信

重巒千仞塔危磴九層臺石關恒迎上山梁乍迴塔下雲峯出窻前風洞開隔嶺鐘聲度中天梵響來平時欣侍從於此覽徘徊

遊鍾山明慶寺悵然 懷 北周姚察

廣弘明集云陳姚察遇見蕭祭酒嘗明慶寺禪房詩覽之愴然懷此寺仍用蕭韻述懷

地靈居五淨山幽寂四禪月官臨鏡石花譜繞峯蓮霞暉間旛影雲氣合爐煙迴松高偃蓋水瀑細分泉合風萬籟

入雲谷寺 三卷 八十五

響夏露百花鮮宿昔尋真趣結友亟留連山庭出蘿摩澗止濯潺湲因斯事嘉習使得息攀緣何言遂雲雨懷此悵悠然徒有南登望會逐東流旋

明慶寺石壁 陳王褒

夏水懸臺際秋泉帶雨餘石生銘字長山久谷神虛

雲居寺高頂 陳王褒

中峯雲已合絕頂日猶晴邑居隨望近風煙對眼生

鍾山明慶寺 陳江總

十五詩書日六十軒冕年名山極歷覽勝地殊留連幽居從絕壁洞穴瀉飛泉金河知證果石室乃安禪夜梵聞三

界朝香徹九天山階步皎月澗戶聽涼蟬市朝雲草露淮海作桑田何言望鍾嶺更復切秦川

同庾肩吾游明慶寺 陳沈炯

巖嶺三層塔菴園一講堂馴鳥逐飯簞狎獸繞禪林適菊山無酒燃松夜有香幸得同高勝於此瑩心王

鍾山道林寺 陳徐伯陽

聊追鄴城友躡步出蘭官法侶殊人世天花異俗中鳥聲不測處松吟未覺風此時超愛網還復洗塵蒙

遊雲居寺贈穆三十一 唐白居易

亂峯深處雲居路共踏花行獨惜春勝地本來無定主大

金唐書 大雲谷寺 三卷 八十六

都山屬愛山人 南唐李建勳

野性竟未改何以居朝廷空爲百官首但愛千峯青南風新雨後與客攜觴行斜陽惜歸去萬壑啼鳥聲

鍾山道林寺 南唐李建勳

雖向鍾峯數寺連就中奇勝出其間不教幽樹妨閑地別着高廳向遠山蓮沼水從雙澗入客堂僧自九華還無因得結香燈社空向王門玷玉班

題道林 南唐李中

宿投林下寺中夜覺神清磬罷僧初定山空月又生籠燈

哇冷艷岳樹起寒聲待曉紅塵裏依前冒遠程

鍾山秀峯院

宋梅堯

影共金田潤香隨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寶公遊

鍾山講經臺

宋釋至慧

自是虛空講得休蕭蕭林下冷寒秋至今岩畔多頑石似對春風一點頭

宿雪峯巷

宋釋大訢

雪深麋鹿無行跡雪臥樵踪何處笛老禪騎虎不驚人猿拾蒼苔掛高石

道光泉

宋王安石

金陵光利志

入靈谷寺

三卷八十七

簾龍將雨繞山行注遠投深靜有聲雲涌浴槽朝自暖虹垂齋鏤午還晴銅甌各滿幽人意玉甃因高正士名神力可嗟妨智巧枯槁零落復蒼生

玉湫

宋王安石

澗水無聲遶竹流竹西草木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一鳴山更幽

過故居

在半山元豐末拾為寺

宋王安石

泝枳開新屋扶輿遠故園事遺心獨寄路翳目空存野果寒林寂蠻花午簾溫渾忘舊時事欲宿愧桑門

定林院昭文齋

宋前題余定林所居因作

宋王安石

我自中山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悟真院

宋王安石

野水從橫漱屋除午牕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

半山春晚即事

宋王安石

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翳翳陂路靜交交園屋深林數每小息杖屨或幽尋惟有北山鳥經過遺好音

暮春與諸同僚登鍾山望

宋蘇頌

清明天氣和江南春色濃風物正繁富邦人競遊從官曹幸多暇交朋偶相逢并驅出東郊乘興遊北鍾陟險不嫌

金陵光利志

入靈谷寺

三卷八十八

展扶危靡楮節上登道林祠俯觀辟支峯亂山次阡陌長江遶提封蕭條舊井邑茂盛新杉松攬物思浩然懷古心顒顒念昔全盛時茲山衆之宗天都對雙闕霸業基盤龍六朝通興廢百祀居要衝人情屢改易世事紛交攻當時佳麗地一日空遺蹤惟有出岫雲古今無變容

飲鍾山一人泉因賦

宋釋覺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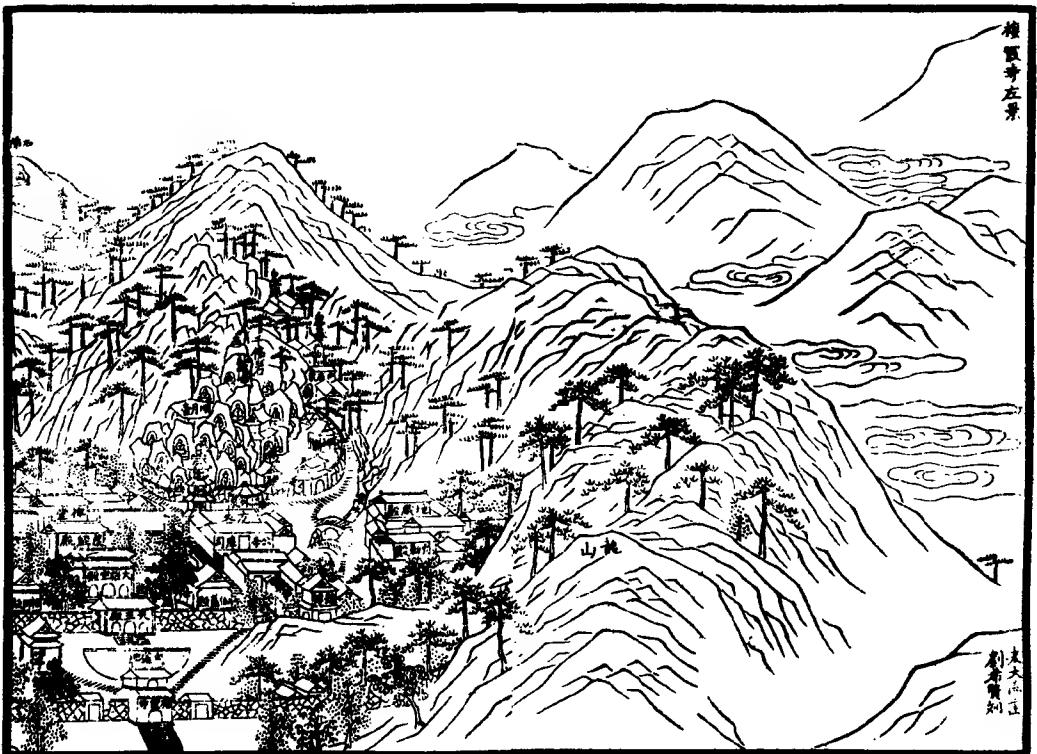
鍾山對吾戶春曉開煙鬟白雲峯頂泉紺碧生微瀾經年未一酌對客愧在顏兩翁亦超放瘦策客躋攀大千寄一瞬境靜情亦閑是時天慘淡佳處多遺刪立談共嘲謔豪氣破天慳臨川冰玉清風流繼東山茲游適所願但恨無

弓彎東陽丘，壑姿癡絕勝。亦頑孤坐巉絕處，掉頭不肯還。
天風吹笑語，簪落半巖間。歸來數清境，但覺毛骨寒。從君
乞秀句，端爲刻爛斑。

初夏訪定巖禪寺

明姚廣孝

蕭寺鎖煙蘿，遊人雜珮珂。半山紅艷盡，一塢綠陰多。探勝
時應到，乘閑暮亦過。禪翁深阻道，誰解問如何。





金陵梵剎志卷四

攝山棲霞寺 古剎 勅賜

在都城東北南去所統靈谷寺三十里太平門四十里東城地齊永明七年明僧紹捨宅法度禪師建寺隋文帝琢白石爲塔實舍利唐高祖收功德寺高宗改隱君棲霞寺武宗會昌中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改妙因寺宋太平興國五年改普雲寺景德五年改棲霞禪寺元祐八年改嚴因崇報禪院又爲景德棲霞寺虎穴寺洪武二十五年仍賜額棲霞寺寺在攝山一名繖山有中峰屹然卓立迤邐南下左右山環抱如拱入山繁陰覆路若別一洞天者陳江總持及唐高宗碑尚完天王大雄法堂諸殿相承而入接於中峰之麓禪堂近徙法堂後其左爲方丈公塾庫司及隋舍利塔塔之前以伏道引中峰澗水從石蓮孔中瀆出爲品外泉倚山有石佛千身金碧絢爛爲千佛岩紗帽峰明月臺卽其處循中峰澗而上有白鹿泉出石隙方廣僅數尺清澈可鑑禪堂右新設遊憩之所曰清歡堂堂後循山隙而入有泉曰真珠有岩如浪曰疊浪再上爲圓通禪院人天小構梵唄松濤時與禪堂賡應又上爲天開岩陡絕甚奇此一帶在中峰之右虛谷深隴僧寮倚山架壁各擅其

金陵梵剎志 大雲寺所統棲霞寺

四宗

勝上至中峰頂下視大江曳若編練幽深隱奧者忽焉而閱覽八荒矣所領小刹曰衡陽寺即茲寺下院

殿堂 山門 洞門 天王殿 正佛殿 法堂 殿 伽藍殿 祖師殿 方丈庫司壹所 拾貳 公學壹所 拾貳 清歡

堂 所 拾肆 般若堂 拾壹 僧院 拾壹 房 拾壹 糧 僧 朱 拾名 寺 基 壹 貳 拾 貳 貳 東 至 易 家 巷 南 至 金 石 岡 西 至 本 寺 官 街 北 至 攝 山 官 路

禪堂 大門 大禪堂 二禪堂 十方堂 湮 槃堂 齋堂 靜室 樓 堂 內 倉庫 厨 茶 等 房 共 拾 圓通禪院 韋馱殿 門 房 碑 亭 觀 音 殿 禪 堂 華嚴樓 淨土樓 十方堂 齋堂 養老堂 延

壽堂 靜室 廳 房 厨 庫 倉 茶 等 房 共 貳 拾 公產 黃城木蘆等 圩 文 過 實 在 田 地 山 塘 共 禪 堂 攝 山 圩 併 施 捨 文 過 實 在 田 地 山 塘 共 圓通禪院 施捨田 地 文 過 實 在 田 地 山 塘 共

山水 攝山 高 三 百 丈 周 四 十 里 出 多 藥 草 可 以 攝 生 故 莫 菩 提 王 廟 即 攝 山 神 廟 尚 受 度 師 戒 祀 去 性 醇 宋 靖 康 間 劉 光 世 敗 元 末 蕩 汎 水 奔 攝 山 仍 盤 河 宵 道 今 竹 中 峰 潤 自 白 雲 麓 而 上 數 十 餘 港 名 敗 軍 河 中 峰 潤 自 白 雲 麓 而 上 數 十 茶 亭 名 敗 軍 河 中 峰 潤 自 白 雲 麓 而 上 數 十 泉 六 字 千 佛 巖 大 字 宋 游 九 言 書 紗 帽 峰 自 中 亂 石 哈 嘶 其 色 蒼 黑 人 稱 疊 浪 巖 巖 畫 處 一 方 龍 明 四 面 皆 可 上 上 復 一 小 洞 內 鑿 佛 石 鑄 中 有 松 月 臺 一 平 石 白 鹿 泉 中 峰 下 山 中 水 潺 居 品 外 泉 民 逐 白 鹿 至 此 得 泉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一名白雲泉出中峰闢入伏槽由地中行至東峰石塔前匯為池中刻石連泉自連中湧出

西峰 天開巖 西嶺上有路高下盤折一大壑奇峭如

沈傳師徐鉉徐鉉祖無擇張雅圭王秀題名今巖下有禹碑 醒石 二字不知何人所題 迎賢石 開巖後大

石刻 醒石 二字不知何人所題 迎賢石 開巖後大

可辨 落星山 山有落星墩墩舊有樓吳都賦云享刻

虎洞 珍珠泉 在般若菴前

古蹟 大石佛 明僧紹子臨沂今仲瑄琢高四丈左右琢

夕權要人後鑿地因置閣盛之大觀中為權要取去一

其事見逸史 千佛 齊文惠太子竟陵王蕭子良章王田與

六朝事迹 千佛 齊文惠太子竟陵王蕭子良章王田與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金廣 卷 一 八 雲 金 寺 所 統 轄 寺 宇 四 卷 二

入寺止塔西因遺重侯景敗于監走江東懼追伏傳名見後智聰傳國聖役入棲霞寺僧永拾得陳永定二年永必其妙因寺額徐鉉來賓亭即徐鉉宅徒昔智獻後主妙因寺額徐鉉來賓亭盛園池在寺東北宋延詩云結交意在來賓者誰慕清風為在雷謂此徐錯宅在山前嘗開茶肆延四方賓旅金寶方牌宋仁宗賜熙寧間取寄

人物齊大明法師好談論手執松枝為譚法度有傳略有傳智顗有傳法響有傳慧峰住棲霞寺聽訟公三論深悟其旨遊心正理攝靜松

林有開云今學大乘如何謀律峰云此隋慧偶略有傳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小相乖乎隋慧偶略有傳保恭有傳慧覺解弘通廣與釋論元崇略有傳智聰有傳

略有傳慧曠素協性松筠輔神泉石僧瑋器量沉深風神資以兼食致便口腹之素漸以石帆水松葉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于玉石清風拂于烟霞

金唐志不盡寺所統棲霞寺四卷 四入攝山棲霞寺學觀息想唐大德玘律師有碑附於講樓覽齊明

僧紹有碑梁蕭詠素蘭陵人於攝山築室徵為中陳江總自序云總弱歲歸心釋教受菩薩戒暮齒官

攝山棲霞寺碑銘 梁元帝 金池無底已通寶壑之側玉樹生風傍臨綵船之上七重

欄楯七寶蓮花通風承露含香映日銘曰昔依翠屋樹隱丹楹澗浮山影山傳澗聲風來露歇日度霞輕三灾不毀得一而貞

攝山棲霞寺碑銘 陳侍中尚書令江總持

陳李書 宋賜金紫沙門懷則重書

蓋聞天有神官地云靈府衆欽傳記始叙四衢之塔金朔著經因知千步之寺至如峰形饒累岫勢堂密亦鳥足言哉南徐州瑯琊郡江乘縣界有攝山者其狀似繖亦名繖山尹先生記曰山多草藥可以攝養故以攝為名焉南瞻舊落顧悵鎮成之塢北望荒村尾譙上竺之宅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館地俄而疫癘磨滅三清遺法未明五怖之災萬善開宗遂變四禪之境條見齊居士平原明僧紹空解淵深至理高妙遺榮軒冕遁跡巖穴宋泰始中嘗遊此山仍有終焉之志村民野老競來諫曰山多狼虎毒蛇所以久絕行踐僧紹曰毒中之毒無過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獸亦何能為乃刊木駕峰薙草開逕披拂養梗結構茅茨廿許年不事人世渡河息暴擾德無立皆曰誠至所感有法度禪師家本黃龍來遊白社梵行殫苦法性純備與僧紹冥契甚善嘗於山舍講無量壽經中夜忽見金光照室光中如有臺館形像豈止一念之間人王照其香蓋八未曾有淵石朗其夜室居士遂捨本宅欲成此寺即齊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構也山情率易野製疎朴崖檐峻絕澗戶幽深卉木滋榮四時助其彫綺煙霞舒卷五色成其藻綢居士嘗夢此巖有如來光彩又因閒居依稀目見昔寶海梵志睡觀花臺智猛比丘行途影窟故知神

應非遠靈相斯在居士有懷創造俄而物故其第二子仲璋爲臨沂令克荷先業莊嚴龕像首於西峰石壁與度禪師鑄造無量壽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薩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圖寫瓌奇刻削宏壯蓮花瑩目石鏡沉輝藕絲繁髮雲崖失彩項日流影東方韜其大明面月馳光西照匿其成覓大同二年龕頂放光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間樹下葩如火殿禪師自識終期欣瞻瑞應以建武四年於此寺順寂豈非六和精進十念允諧向沐寶池方登金地者也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等慧心開發信力明悟各捨泉貝共成福業宋太宰金陵竟陵志

八雲谷寺所統諸寺

四卷 上

江夏王霍姬蕃閨內德齊雍州刺史田粲方牧貴臣深曉正見妙識來果並於此巖阿廣抽財施琢磨巨石影擬法身梁太尉臨川靖慧王道契真如心弘檀蜜見此山製置疎濶功用稀少以天監十年八月爰撤帑藏復加瑩飾續以丹青鏤之銑塋五分照發千輪啟煥排天堂蕪玉露分色接岫軒墀翠微抽影八定之侶步纖草而揚梵三慧之僧挹飛泉而動色喜園凝靜豈傲吏之凡遊深谷虛玄非愚公之俗路是以王公縉紳之輩郎吏胥史之屬步林壑陟皇壤升精舍拜道場莫不洗滌無明澣濯囂暗非直心之祗路孰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師志業該練心力精確度

上人將就遷神深相付囑法師聿修厥緒勸助衆功基業田園多所創置先有名德僧朗法師者去鄉遠不問道京華清規挺出碩學精詣卓成波若之性夙植尸羅之本闡方等之指歸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遊皇都將涉三紀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三空以法師累降徵書確乎不拔天監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釋僧懷靈根寺釋慧今等十僧詣山諮受三論大義賈誼曰學聖道如日之明孫卿云登高山知天之峻今之探賸其此之謂南蘭陵蕭綱幽棲抗志獨法絕群遁世茲山多歷年所臨終遺言葬法師墓側還符田豫託西門之冢更似梁鴻偶嬰離

金陵竟陵志

八雲谷寺所統諸寺

四卷 七

之迹又按神錄云楚靳神在今臨沂縣齊永明初神詣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斬尚卽楚大夫之靈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見形着菩薩巾披袈裟閑雅甚都來入禪堂請寺衆說法崑嶺之中百神所在首陽之路八駟並驅未有修淨戒之品詣得道之僧整忍辱之衣入安禪之室是知名山大澤靈異憑依者矣慧布法師幼落煩惱早出塵勞律儀明白貞節峻遠貫綜三乘不自媒銜楷模七衆無所詆訶曩曰靜懃鍾磬余便觀止食仁飲德十有餘年頃於曠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雖敢怠於斯須汲引之勞且曷伸於報効夫言意難盡鉛槧易周固比河山莫如金石

凡諸徵應并預隨喜並勒於碑左乃為頌曰漫漫心火冥冥世流論生若寄喻歟如休三明未了十智難周畫纏癡愛豈難瘡疣敬仰難足恭聞驚頭斯風可美其路何由我開梵宇面壑臨丘我圖靈跡果植因修兼金畫繪泐石彫鏤連雲出沒泄雨沉浮經行松磴禪坐薰樓澗風長瀉崖瀕懸抽花臺似雪夏至疑秋名僧宴息勝侶薰修三乘謂役六度為丹金幢合蓋寶駕驅軼地祇來格天眾追遊五時無爽七處相侔辭題翠琰字勒銀鈎賢平樂餌過客宜留此碑經唐會昌毀廢後已曾重立至今其石斷缺文字訛隱寺主僧美先購石依本寫之 康定元年三月十七日

金陵志 卷八

立舍利塔詔

隋文帝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既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諸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一人并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先往蔣州棲霞寺泊三十州次五十三州等寺起塔其注末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淨寺處建立其塔所司依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皆僧為朕皇后

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刺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克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普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行道及打刺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王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陳宣

舍利感應記

隋著作郎王劭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詣宅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雷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多或少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僊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果復興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為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槃赫若冶鑪之醖一旬內四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

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二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餅瑠璃各三十以瑠璃盛金餅置舍利於其內薰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迎總管刺史諸官夾路步引四部大衆容儀齋肅共以金瓶舍利志 大德寺所統樓殿等 四卷 十

寶蓋幡幢華臺像輦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或燒或散圍繞贊頌梵音和雅依阿舍經舍利入拘尸耶城法遠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聾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是故分布舍利與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切涕零如雨大衆一心合掌右膝着地沙門乃宣讀懺悔文曰菩薩戒弟子皇帝其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建善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

登妙果爲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内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三途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一切衆生發露無始以來所作十種惡業自作教它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多病早賤貧窮邪見諂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慈光照及於彼衆罪方始覺知深心慙愧怖畏無已於三寶前發露懺悔承佛慧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衆既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截髮以施者不可勝數日日共設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已往修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問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衆圍繞填闔沙門高捧寶餅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觀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之其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興宮之大興殿庭西向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伯六十七人幡蓋香華讚頌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速於京邑茫茫萬宇

金瓶舍利志 大德寺所統樓殿等 四卷 十

舟車所通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衆僧初入勅使左右密夾數之自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膊以語左右曰莫驚動它置爾去已重數之曷槃覆膊者果不復見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蔣州於棲霞寺起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幡花映滿寺衆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餘州若此顯應加以放光靈瑞類蓋多矣

蔣州棲霞寺請疏

隋釋保恭

竊以瞻慕名德灰管屢遷展覲以來炎涼再隔伏食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澹而無涯詢峰高而不極至於止觀方等之儀龍樹馬鳴之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冲妙恭雖不敏少遊講席窺翫南北經論法師三十餘年求其真旨不悟觀諸法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蠡猶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卽創東林是知得奉勝因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疎薄竊欽往彥但所居棲霞寺宋代明徵君之所建立也鐫山現像疏巖敞殿似若飛來無慙湧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窗畫欂自昔高行是用遊鳥故恭等齋誠請延威德惟願歡騰曩哲爰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處所有田園基業具在別條謹

共開士柳顧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城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雜山而不滅謹疏 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

攝山棲霞寺新路記

南唐兵部員外郎徐鉉

棲霞寺山水勝絕景象瑰奇明徵君故宅在焉江令公舊碑詳矣高宗大帝刊聖藻於貞石紆宸翰於璿題煥乎天光被此幽谷先是茲山之距都也五十里而遙方軌並驅崇朝可至及中原 亂多壘在郊野無牧馬之童岐有亡羊之僕義祖武皇帝潛龍茲邑訪道來游始有司是作新路金椎旣隱王馱言還桐山之駕不追回中之道亦廢於戲聖人遺迹必將不泯微禹之歎夫何遠哉保大辛亥歲時安歲豐政簡民暇粵有寺僧道嚴名高白足動思利人百姓莊思惊家擅素封積而能散嗟亭侯之不復閱行旅之多艱乃相與翦荆榛疏坎甬開通衢之夷直棄邪徑之迂廻建高亭於道周跨重橋於川上鑿甘井以救暵立名表以指迷草樹風煙依然四望峰巒臺榭肅肅前瞻是由江乘之塗復識王畿之制矣余職事多暇屢游此山喜直道之攸遵嘉二叟之不懈 爲刻石用紀成功俾後之好事者以時開通隨壞完葺此碣有泐斯文未湮不亦美乎其年八月一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徐鉉記

重修攝山棲霞寺碑銘

明南大理卿沔陽陳文燭

佛像入中國漢與白馬之名禪教顯西方晉建青龍之號然界標無色始曰化城卽天名非想猶稱火宅苟非五明四忍拯淪溺於長眠何以三障六塵放昏霾於大覺此精進道場所由勑堅而微密秘藏於以闡揚者也棲霞寺者齊居士明君承烈舍和隱璞乘道匿輝徵聘之禮賁於嚙穴玉帛之贊委於室衢卷跡翬氛之表抗志穹窿之上大辟寢巢而虎害自遠同郭文之潛驅臨苗偕隱而龍步益高期張緒之締合遂來冥契之法度禪師日講藏經之無量壽佛祥光照室時呈旛蓋之形妙伎騰楹每作法鐘之響設榻於伯氏則孺子猶存備刺於門徒則新尚頻見信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 樓閣等 四卷 十四

是外臣同方圓之七友還如勝侶齊法紹之二聖妙莊嚴路有藥王之尊山多藥因以攝名燕諸漏國有寶蓋之覆山如蓋廼以繖狀猶聚日之映寶山等滿月之臨滄海故朝野餐風以駢集縑素服道而響臻猗歟盛哉我太祖高皇帝之定天下始膺乾紀卽屬皇畿以克定之初崇因果之重復租 賜額託銀榜以樹緣緒宇度僧假金輪而啟物籍妙因於永劫超勝果於茲地方斯時也庶乎人免蓋纏家登仁壽矣未幾善勝崩淪以致禪宮銷歇寶地鞠爲蕪蕪金容毀於風雨遂使衛城之聽擠於矍圃之觀嘉靖間鴻臚鄭公曉太常錢公邦彥京兆扈公永通翰林何

公良俊祠部何公良傳博覽五明久依三畏雅好同於玄度篤尚並於彥深不嚴心以爲淨是爲歸其淨矣不超寂以爲真是爲會其真矣倚雙樹樹雖無影睇千花花則常敷迺得天界僧興善俾之任山委以興復輶輅藍縷啟覺水之塞源慈悲經行照群迷於未曉於時則講僧眞節禪侶法會福懋諸賢或振錫以闡教或棲林以綜業深文與義將法鼓而同宣慧日智煙隨梵音而共遠然草萊僅剪堂廡未闢納諸天於丈室雖假神通蔑芥子以須彌母寧趨越蓋興善嘗有志於恢拓而當事者縻之僧錄覺義以去代興善者是爲清栢禪師神解獨脫機鑒絕倫通四辨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 樓閣等 四卷 十五

之音開五乘之跡實懷宗極輓萬行之類綱畢志冥樞維二諦之絕紐更有明通出納加之如敬糾緣於時太宰陸公光祖司寇王公世貞蓄靈因於上葉感慧性於閭浮爭捐泉貝競施椽櫨破彼慳囊就斯妙植流銀而成寶殿何翅暈霧堯玉以構祗桓還同鵠峙託妙相於丹青寄靈像於銑釜晨光未闕鐘磬先聞霄漏旣分梵唄未輟觸情於境盡是栴檀林中納境於心俱爲蘆蔔席上疊浪之巘迴碧障恍聽海潮之音中峰之澗瀉清濤更瞻地湧之塔此繖如大法幢此霞如丹腹殿將寶網於恒河三利期與生金花於火宅二梵爲福珠澤量惠不足以揚空偈瑤洲聚

筆詎能以悉斷言敢效鏤文勒諸貞石其辭曰 金陵初

地繁雲陽氏東俯京邑上延江渙天闕雄開波羅肇起如
陟琳宮如按樹埤惟齊徵君留心勝業六度是都超乎累
劫霞迴身棲樂土名攝度師深心證明殊切江河變幻殿
宇重新地曰首善寺曰能仁風搖碧輦日護紅輪金粟戾
止涉此玄津倬彼名區禪慧攸託傍據高岩臨睨萬壑江
陳豐碑文章丹雘懸懸亭臯幽幽林薄象設既闢辟容始
安卷言靈宇冬燠夏寒漱流枕石足稱大觀高僧說法同
於懶殘直接上根邁通玄鑰震旦輝煌宏規高舉入海禪
流增其式廓感則宜機寂則真覺曾聞國璽傳自始皇地
藏神物若存若亡琉璃佛頂時動精芒堂名定慧壁放明
光掩室無塵長生有藥三界遂荒大千牢落片石韓陵俟
後繩削因滿恒沙果登極樂 萬曆辛卯夏日

重建棲霞寺天王殿記

明吏部尚書平湖陸光祖

夫思漁熙乘必驚丹泉欲握連城當開藍谷未見種黍而
獲杭豈有無因而得福者哉是以檀施居六度之先慳慳
爲十纏之最況乎莊嚴佛土豈可少有惜心昔給獨布金
現宮闕于天上澄空爲像擁旌節于後身稽之往牒信而
有徵世儒昧于遠理曰豈其然可不哀乎攝山棲霞寺者
江表名區 帝州佳麗控長江于山麓鑲千佛于巖局峰

類飛來相疑湧出逾錦城而特建掩銀界而孤標實禪誦

之勝場而登臨之佳處也締創自齊梁而來流傳蓋千有
餘載時維洪武載錫嘉名又 詔賜贍僧田山壹千叁百

餘畝視天界靈谷爲比翼焉顧成化之後日就湮沒泊嘉

靖之初幾爲墟矣幸而地以人靈事因時起赤髭白足之

侶披荆棘而安禪子墨客卿之徒薙草萊而結社又得前

住持興善主之頽基再開墮緒少復余前爲祠部曾結白

鹿之菴繼掌容臺復作勸緣之疏既而銓衡南部再訪北

山則寶殿輝煌幾復驚峰之盛金容赫奕如瞻瑞月之光

脩政舊觀頻驚新製既而訊之迺今任山清柏淨苑芝蘭

叢林龍象律儀嚴淨梵行堅明說戒而山神敬受演法而

四衆咸歸自任茲山誓心弘造又得講師真節大闡方廣

之宗如敬明通共協中興之力以故財施雲集鑷貨泉流

競勸深於子來落成速於不日然揆厥終始則典客倪敏

之力居多而天王之殿五楹又其所獨成焉倪君者雲間

甲族秣陵善人貴擅素封心專白業裁基福地慕明徵君

之遺風輦貨波臣有龐居士之雅度而於茲寺特重夙緣

構造既勤藻飾亦至檐幃紛其縹緲廊廡間其靚深天王

之宮殿卓爾排雲無量之金容宛如聚日洪鐘振響聲徹

幽冥丹雘成文光騰霄漢上下勞心逾十一載先後約費

幾二千金噫倪君之心亦誠矣功不朽矣昔佛談因果如影隨形况彌陀爲此方之導師四王司部洲之考校爲善之報豈其爽乎然則成佛非遙無慮生天恐後矣雖然人生有涯世財非實茲山之成者什九虧者什一欲就爲山之功豈辭覆簣之力君其益勵乃心成斯善果務使盡善而盡美庶幾有始而有終嗟夫卽祥基而締祥業爲不朽就福宇而延福功豈唐捐以曠劫之良因開含生之至慶豈非佛日賴之重輝而皇圖所由永固者哉君其勗之余雖老矣及見其成猶能爲君頌之 萬曆壬辰九月

棲霞般若堂記

明兵部侍郎新都汪道昆

金陵志

大寧寺所統

四卷

十八

齊徵君明僧紹供法度禪師居攝山太始中徵君以其舍爲棲霞寺由唐而下累朝通崇事之歛沙門慧光故受聖僧衣鉢諸學士大夫入歛王慧光旣而閱藏金陵築舍棲霞寺歛處士王寅博雅人也善慧光處士嘗登錢塘浮屠見宋人手摹四十二章經勒浮屠上則以有宋叔世諸顯者不皆聞人猶知從事遺經垂於不朽吾黨獨當明盛未遑之謂何棲霞寺故有般若堂蓋智曠禪師所建廢久矣處士爲慧光畫策復般若堂中築說經臺廣若干尋高若干尺求遺經善本謁諸名士書各一章勒石四面以封如宋人法堂左右分饗首事者明徵君法度禪師在焉歲

甲子慧光周游長者間鳩工程材諏日興事事既集紹介處士謁道昆記之道昆以儒發家何知內典彼言般若者何慧光進曰道一而已矣儒者往往絀釋氏豈不相謀往慧光居歛時聞諸學士大夫講東越之學率有味乎其言夫高下散殊莫良於日感通天下莫良於知何以故以明故也天地何晦一何冥冥出暘谷而升扶桑色斯辨矣及其中天也明照四表祭見九淵旣薄崦嵫而西冥冥如故耳芸芸萬物消息有常暘谷不生崦嵫不沒明暗通塞則日之由夫人之知亦若此矣吾致吾知先登於岸則般若之云也遺經四十二章爲西來第一義善言般若若其在斯乎嗟乎東越以良知鳴則象山爲之嚆矢象山持論得東越而始張皇要其初般若先得之矣自釋氏入中國學道者率仇視之彼以薰蕕不同器而藏亦其甚也王者宅中而居奄有四海必也外夷賓荒服至而後中國始尊假令閉關絕之何示人以不廣如此道昆始聞般若之義有概於心遂次其言將以解瑕疵者之口處士聞而笑曰夸父逐日日不以其故而趣行魯陽揮戈日反三舍人力不可常勝絀釋氏者非也解釋氏者亦非也佛日固自若耳道昆謂善因竝載之乃若經費顛末及輸金者姓名則有司存不具載

攝山多寶塔銘有序

明兵部侍郎汪道昆周天球書

太上慈寧宮母一人而君萬國於茲十有五稔德合無疆顧猶蒿目羣生將舉斯世而登極樂乃遣中使張本孟廷安周行寓內名山儼然遇衆中尊務求至道比丘真節故自楚人攝山躬自供衆講經餘三十年所務闡揚接引同證菩提嘗講法華經至見寶塔品空中現多寶塔一如經言四衆跋觀灑然希覲中使銜命至禮之攝山虛往實歸得無所得乃出尚方金縷袈裟一襲宣慈旨賜之既復建塔講臺之西以徵法象蓋自啟蟄而經始迄龍見而告成觀者若而人悉如嚮昔所見畢使還報太上之喜

金陵志卷之八 靈谷寺新統樓閣序 四卷 二十一

可知於時草莽臣道昆爲之銘以當半偈銘曰帝德廣淵井包三極在宥萬方得一以寧延於少廣聖善平康西極化人回而內嚮咸集梯杭爰命皇華出自中禁奕奕貂璫悉屏侯人無庸厨傳載橐饌糧躬歷莊嚴肆求耆宿樞問堂皇皇祖故都攝山東峙肇迹齊梁有美苾蒭披緇杖錫至自襄陽敬爾威儀受茲戒律凜若秋霜爰十一區居然香積聚食有常虔事高譚金匱刮目摘埴無盲願力兼持聖凡一指展也擅場眞諦載揚浮屠乃見如翕斯張亦既崇高亦既方廣亦既章相有衆皈依中使蒞止慈命溥將載錫笥衣黃金爲縷千佛爲章乃出賜金

鳩工庀具莫不精良相彼招提西有淨界厥土駢剛橐鼓既興埤埴爲政翼翼鏘鏘五百由旬當百之一體具用威軀被厲天有羽斯集是曰雁王清風穆如來自閭閻振鐸琳琅有衆堵觀巍巍太上萬善津梁祚胤靈長百千萬億民物阜昌旬服舊臣會逢其適播告無央萬曆丁亥日長至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畫記 明史官秣陵焦竑

南尚寶卿于若瀛集 晉右將軍王羲之書

居士吳彬字文仲者少產蒲田長遊建業真文下燭懸少微之一星俊氣孤鶩發大雲之五色既調詞翰兼綜繪素團扇持而爲梓屏風點而成蠅高步一時無慙三絕萬曆辛丑時維仲夏與禪師釋僧定忘言契道寓目棲霞觀仁祠大修像設未備乃發弘願手繪阿羅漢施於精藍以五百軀盡千萬狀蓋起一念於熏修之上若拊四海於俯仰之間可謂福地之巨觀名都之勝跡者矣夫諸漏盡空具多神變鮮生歟繼斷後有身者阿羅漢之真宗也秉般若劬豎那延幢摧伏魔軍不戰而勝者阿羅漢之威力也虛谷含靈洪鍾待扣靡供不應有感必通者阿羅漢之福田也若此者咸承佛勅弘法利生或隱眞儀而同凡沅或專一壑而橫四極倘非緣會鮮能遇之居士釋枕疋之斧斤

金陵志卷之八 靈谷寺新統樓閣序 四卷 二十一

連心玉之旗鼓吮筆和墨範素銘金移衆善於筆端貌群
形之雲變珠衣蔽於初地寶樹擁於香城迦陵欲飛曼陀
未落經行宴坐知往來之盡泯語笑靜默總熾然而說法
足使味真實者即嚴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感丰神而遷善
有求者植因以觀福罹苦者證業以弭災滌貪著於心胸
開育豐之耳目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言語之表曲爲
調柔此無聲之導師亦何薄於畫史而或者猶謂空寂兩
忘方歸真諦法塵具在未入慧門豈知究竟達於無生因
地從於有相畫且非實捨亦自如自非平等之觀一洗平
色空自在之心大通乎權實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先是給
諫祝公世祿沉研二諦振耀三明以一遍一切之心護世
出世間之法用能積累衆力助成勝因焚香讚歎散花瞻
仰謂余常希支許之遊粗詰竺乾之語俾書貞石藏之名
山乃說偈曰相因妄有妄盡相滅如風火輪流轉不息佛
導群生種種相在曰色即空等無有礙知相非相不離不
即就曰神明紛繪不及我作佛事聊憑丹青悠悠法界畢
意經營傍薰獲寤自性當成 萬曆壬寅春閏二月丁卯
棲霞寺五百阿羅漢畫記 明史官雲間董其昌書併
佛象教也畫佛觀也凡畫佛菩薩聲聞辟支阿羅漢者皆
蓮心娑婆之外游意空劫之初清虛固以日來塵勞於焉

覺息矣及其神照既傳莊嚴斯在使瞻禮者發菩提心如
觀淨土變相必起往生想觀地獄變相必起脫離想觀大
士變相必起皈依想觀華嚴變相必起行願想原其薰鍊
之因豈異經禪之力哉梁唐之間耆宿宗師既振法於彼
而能妙畫史亦助道於此所謂實利現於豪端大千擲於
掌上庶幾似之蒲口吳彬居士者婆娑稅園泛濫珠林翰
墨餘閒縱情繪事因游攝山見千佛嶺天監雕鐫森然海
會作而歎曰億千調御既分身矣五百應真何時放光乎
遂以丹青代彼金石施若干軸藏之此山值余南游請爲
助喜余發而觀之有貫休之古而黜其惟有公麟之緻而
削其煩可以傳矣雖然余更有進焉佛言一切衆生有如
來智慧德相夫羅漢者豈異人哉衆生是也搬柴運水卽
是神通資生順產不違實相而畫羅漢者或躡空御風如
飛行仙或渡海浮杯如大幻師或擲山移樹如大力鬼或
降龍馴虎如金剛神是爲仙相幻相鬼相神相非羅漢相
若見諸相非相者見羅漢矣見羅漢者其畫羅漢二昧與
爲語居士而無以四果爲勝以衆生爲劣以前人爲眼以
自己爲手作是觀者進於畫矣居士曰善哉 萬曆癸卯
秋

繪施五百羅漢夢端記 明翰林院編修顧起元

文仲吳君八閩之高士也。夙世詞客，前身畫師。飛文則萬象縮於毫端，布景而千峰峙於頽上。迺復經營八部，槃礴五天。尼連河畔，模八十一相好之容；洛迦山中，寫二十五圓通之相。顧長康之鳴利觀者，填門吳道玄之揮毫，規於運肘以圖繪，而作佛事者，不知凡幾矣。丙申春，有比丘無借者，爰自西川來，參丈室，以五百大阿羅漢應真像，丐文仲圖之。將施名山，永爲法寶。於時文仲默然未許，僧遂畱偈而去。挾旬文仲假寐，忽夢彼僧率衆禮佛，文仲隨共瞻仰已而大聲震地，異羽瀾空，亟與僧登臺而睇焉。俱眊金金陵新志：大雲寺所統樓觀寺 四卷 二十四

殉夢覺之虛名，守形開以爲真。詆魂交而爲妄，不知夢若果妄也，則夢中之天地日月，歷歷皆在，何以判其非真？覺若果真也，則現前之昇沉榮辱，在在成空，何以定其非妄？覺因夢有，夢以覺名，故夢之所徵，覺中之影也。覺之所憶，夢中之境也。當栩栩自適之時，夢固不知其爲夢；在茫茫無據之內，覺亦何知其爲覺乎？水入海以皆鹹，境歸心而自等。庸詎知文仲之夢果爲幻境，文仲之畫遂爲實相耶？實既非實，幻亦非幻，然則希上之色相，雖工終恐寂若之形，難覩蒲上之機緣。偶接可謂優曇之華，時現矣。蓋文仲夙植勝因，深存淨想，故能冥通靈界，默耦聖宗。既協前期，終成善果，不然漆園之蝶已化，蕉隍之鹿轉非。占夢者徒取笑於莊生，說夢者益增嗤於鄭相矣。文仲烏乎圖之，不佞又烏乎頌之？既以是語客因退而爲之記。

修棲霞寺法堂短引

明南吏科給事豫章祝世祿

我觀金陵名勝在諸寺，寺凡四百八十，其最勝在棲霞原。夫棲霞下瞰江流，青山不斷地，遠朝市紅塵，不飛香火紛沓如報恩，而岑寂過之。金碧莊嚴如牛首，而窈窕過之。巖花作供，野鳥說偈，水月傳燈，山君護法，以故人代荐，更羅刹如故徵君已去，我輩還來，人以境聖道以人弘，蓋諸名蓋不得與爭雄長焉。爰有古堂名曰定慧，幾年傾圯一木

難支愆和上者念卉果之或囑懼後來之無托欲向孤峰宿難燒不夜之燈有自十方來莫爲結夏之宅慨發慈願悲涕丐予亦知本來不壞者非以明宗胡爲有事於修修者所以存教特并數語備告十方有財輸財有力輸力無財無力讚嘆輸心庾之粟囊之錢山之材陶之瓦隨喜布施不論奇贏在布施者捐一於百捐十於千物祗損乎毛髮在受布施者合百爲千合千爲萬功且等於丘山敢云度其慳貪所望發其怛怛於焉鳩工廢者以興於焉宅衆散者以聚亦使宰官長者酒客詩狂方術襍流勞人病子於焉經行於焉憩息於焉從頭胎業中之業於焉回心參身外之身於焉涵慾海而囑愁城於焉決疑網而抱信母雖人天有漏之因實茲山無量功德

攝山圓通精舍記

明兵部侍郎汪道昆

周天珠書

襄故名郡產諸比丘攝故名山則比丘藪也 高皇帝都建業屢攝山 詔復寺僧田租視天界靈谷等歲久浸廢部檄僧興善清柏通主之比丘真節產襄陽爲余故郡子弟初禮師明休祝髮既禮師法秀受經京師負杖而南則攝山王者延之開講聚徒三百餘衆覆講三十餘曹真節一切飯之餘二十年所乃繳檀施餘力拓地而爲之廬於時公卿大夫嚮西極聖人之教者建業則殷宗伯吳興則

陸司空豫章則羅叅知並華真節句曲李相公以封樹至爲方外遊衡州廖度支曄乎諸大夫後會宗伯得瑯琊大士像歸真節供奉之而司空故爲廷尉南中則亦范金爲像爲之與主羅叅知署曰圓通精舍蓋尸大士云左爲閣三達貯五十三經供毘廬相公署曰華嚴寶閣右爲堂兩楹供西方三聖度支所築也自署曰淨土蓮堂左而西鄉爲齋堂其南爲梵壇右而東鄉爲禪堂其南爲客寮又南則左庖右福繚以周垣灌木修竹環之後茶而前正攝提之歲秋乃告成真節勒石舍中則以偈而誓諸大衆合成矣第與十方有道者共之順道者安居否者攢黜居此者

金鑲堂刊志

六靈谷寺新統樓閣寺

四卷

二十七

同堂共飯人我無生亦福堂也既則以余故嘗語佛遣弟子如敬索碑記之顧余曾未遊於其藩何知與昨始吾求之教矣則歎糟粕而其旨亡既而求之宗矣則肆葛藤而其蔓幕久之則探本始繁隆施黜有無攬同異要以高明所極卽僞於佛何加其一稱物而平均其一齊物而平等無等寧能各足不足安取圓通概諸中庸則彼拙矣楞嚴圓通二十有五普門獨爲擅場蓋以聞思修爲入門於吾道爲近其深入也感通則三十二應顯化則千百億身因類而施各歸具足其首圓通不虛矣乃今經師所授法果所傳時而諄諄時而唯唯則皆由聞入者也顧其骨已朽

其言已陳精令聞而不思思而不修是余鄉所謂糟粕耳
於時 帝德廣運衆善同歸元老鉅卿狎爲盟主且也求
師則師求居則居求食則食不踴而至不棄而與至足矣
力三者而入普門於跬步何有時至則升堂入室各其圓
通其斯以爲化人之居無庸繫西方涉南海爲也雖然有
聞斯有受有思斯有想有修斯有行空五蘊而轉其三詩
矣然聞則求悟悟而未始有聞也思則求通通而未始有
思也修則求證證而未始有修也斯言也亦既折衷於吾
儒其曰多聞曰慎思曰敬修皆下學也其曰不聞而式曰
不思而得曰罔覺而修皆上達也斯言也質之圓覺而符
金廣義利志 入靈本寺所藏 樓閣寺 四卷 二十八
徽之圖神而信又何憚而不求哉求則得之求而未始有
求也得而未始有得也如敬吾鄉人也畱八月而文始成
奉足謝曰善哉宗伯司空之所陳象教也衆知之所命名
教也明公之所宣言教也三教既立衆知嚮方明公一言
其利尤博嗟乎余負二三君子矣太上無象有象次之有
名又次之道隱於有言下也乃若太衆之所皈依本諸身
教身法身也法身無象非無象無名非無名無言非無言
無教非無教夫是之謂無上道夫是之謂最上乘汝師勉
矣 萬曆庚辰閏月八日

圓通精舍靈應聖殿記

明南刑部尚書吳郡王世貞

西方之聖有圓通大士者其名曰觀世音又曰觀自在其
眷屬則父事阿彌陀而弟蓄大勢至其懽迦羅首母陀羅
臂清淨寶目則皆八萬四千其化身則百千萬億其應度
則無央無邊恒河沙界而獨於最下五濁惡世所謂闍浮
提者爲至切或曰緣也或曰不然最下五濁惡世固大士
之所最悲閔而迫欲援拯之者也西方之教自我薄伽梵
爲人天說之今自學語兒以至篤老殘癯無不知誦阿彌
而大士之像並尊則爲寺單供則爲菴于名山大川處處
靡所不有而金陵爲六朝建都地自冠達帝之所隆崇而
我 高皇之所躬廓崇塔精藍甲於寓內而攝山之棲霞
金廣義利志 入靈本寺所藏 樓閣寺 四卷 二十九
獨稱冠蓋割地於明僧紹立碑於江總持所稱金池無底
玉樹生風者宛然故也法堂之西北嶺大有隙地而無能
承其勝者襄陽比丘眞節自京師卓錫茲山以福德爲一
衆所皈依几聚徒三千餘指講經三十餘度皆力任其供
植施鬱積不以資三衣一鉢慨然發希有想曰我圓通大
士其無意此地乎哉會故殷少宗伯邁自瑯琊致吳道子
所圖真儀而今陸太宰光祖鑄赤金像俱以命節師乃悉
出所貯檀施庀材爲精舍以供之有殿有堂有閣有門有
廡有齋廚梵庫之屬又嘗開講至法華多寶佛塔品則寶
塔光相儼然見空中於是復憑一衆力建多寶塔而 慈

聖皇太后詔中貴人張本等周行名山至此得未曾有出
尚方金縷袈裟以壯其事塔不虞資矣其塔與精舍成皆
乞左司馬汪公道昆爲之記銘而復構三楹於後以擬汪
公之結夏汪公者故嘗建襄陽節者也亡何大士所寓之
殿不戒於火而像與真儀俱獨無恙節公乃嘆曰茲非大
士之靈祐也耶方謀復之而巨商某某俱感異夢載其材
甃與資來與節公之所規畫合不彌歲而殿成緇素之徒
來過者唯舉手加額訝其宏麗逾於昔而已而不能究所
自節公乃乞言於居士欲以志其靈感以鎮山門居士則
謂如如之體如紫金山毫髮不動常寂而應常應而寂此
不惟大士爲然導攝兩聖俱如之靈耶不靈耶爲不靈而
無不靈耶吾不得而測也節公亦不能測也若圓通之旨
左司馬已詳之居士可無贅已 萬曆庚寅正月

圓通精舍募田碑記

明兵部主事袁黃

江之潯有六朝古刹曰棲霞寺雲谷老人嘗棲止其中余
曩就訪之獲接素菴法師聆其緒論豁如也後遊金陵必
訪師師道業愈隆法席愈廣秋溟殷先生素慎許可獨重
師命余依止以求解脫余壯年潤步實勃勃有遺世之想
一墮塵網倏焉廿載癸巳歲得師手書索作長生田記余
心諾之未暇也今秋其徒如敬不遠千里謁余趙田草堂

金陵志

八靈寺所統

四卷

三十

求曩所諾文則素師逝矣素師蒞棲霞講席三十餘年四

方道侶雲集供億日繁值歲侵募化艱擬結萬人緣置常
稔之田千畝歲以餘租供往來僧衆擇才優行潔者司其
出納不許徒屬私棄爲永久計太宰五臺陸公大宗伯忠
銘王公大司空淡菴朱公章共從吏之僅置田三百餘畝
大願未終師化去如敬從師最久欲踵前績募足萬人完
師所托余壯其志先草碑詞付之勒石以表往日檀越之
信心仍令携疏取次結緣務足前額庶不虛節師之願乎
吾聞丙戌歲大禱齋廚絕粒師晏坐超然七日不食衆僧
無一人退席者蕪湖郝氏感夢大士告以棲霞僧饑遂齋
百斛米餉及升殿禮像則儼然夢中所見也王太史育堂
有文具紀其事夫常住絕糧師與僧衆甘心待盡不以干
人而檀越乃感夢輸糧於數百里之外今置田取租師雖
長往僧可久居而吾輩乃不能作現前悠遠之福斯亦悞
矣且所捐者人止一錢所濟者其利甚溥成規未定造福
無窮有志者試思之 萬曆丙申秋日

攝山棲霞寺清歡堂記

明南祠部郎錢塘葛寅亮

攝山秀聳都城北四十里外峰巒入雲青迴翠合而捧一
棲霞寺如蓮花幄中自齊梁迄唐宋而下至今千餘載人
主之鑾輅學士大夫之干旄隱人騷客之芒屨藉弗攀履

金陵志

八靈寺所統

四卷

三十

岡度複潤而弭節焉夫游必盛騎從携朋儔載芳旨甚或烹肥擊鮮酣蕩流洄乃於僧之寮方丈之室遺馥流堦餘脂積澱不無妨嚴淨而溷毘尼會新構禪堂成有剝室數椽因改爲憩客之所前開兩扉繚以周垣由門入中庭楹凡五甃其二爲燕室堂後又爲極者五制如前庭方幅旁列庖福及兩廂以頤人吏車馬之屬寬然高敞可駐使輶治賓宴既落成僧請顏其堂偶拈淵明少延清歡之句遂以清歡名焉是堂也面崇丘翼正殿傍棲禪之淨土倚疊浪之危崖澗響窓間泉流屋後固出戶而心怡亦登崖而興逸矣至如雙碑想徵君之捨宅千佛緬齊王之綴金塔

金慶堂志 天臺寺所統諸堂 四卷 三十三

標隋文之所琢泉名陸羽之未嘗天開陡險之巖鹿逐清澱之壑又如陟半嶺而孤室如巢登絕巖而大江若帶千帆落照萬壑踈鐘此皆攝山之極觀棲霞之勝覽而靡不登斯堂以共賞舉一杯以相酌則茲山之所有無不森列于前後左右以供清歡而清歡之所取亦多矣夫人世之歡率以窮嗜欲決性命惟此山水本來寂寞不礙探尋清音洗耳則絲竹可捐泉石娛心則簪弁足棄自古韻士高人賞其幽致卽一丘一壑亦留連不能已已而况秀競千巖雲興霞蔚如茲山之勝其爲歡可勝道哉顧自齊梁以來遊者無虛日至尋其微觴絳屐之地閒房別館之蹟皆

滅沒亂烟衰草中杳不能得則遊目騁懷真如疾風飄焰之一過其又孰爲延吾歡者唐子西之詩曰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夫誠知山靜之爲小年也則蔭映巖流一觴一詠視夫王孫列侯之第宅開綺筵而陳絲竹者其趣味爲孰長哉蓋惟清斯歡可延而登斯堂者毋虛此永日可矣

紀形勝初立建置 舊志

山爲鍾阜支脉高百三十丈周廻僅四十里多產藥草可以攝生故名形團如蓋又曰繖山左右環拱遠近相望其間屹然卓立迄邇而南者謂之中峰少南爲千佛巖又南爲紗帽峰下臨峻絕松檜交蔭誠奇觀也右則層崖起伏狀如波瀾者曰疊浪巖下則平阪數畝兩山相夾舊傳爲棲霞觀故址左則泉流縈帶隱約傍達者曰中峰澗間出一泓流自石隙其色正白者曰白乳泉上有石壁其直如截者曰天開巖又上峭壁巖岑中可穴居者曰虎洞下爲紫盆峰南爲列岫東爲白鹿泉舊傳山中水渴居民逐白鹿至此得泉又東有峰突岼及徑巉巖僅通杖屐劇長卿有東峰尋明徵君詩卽此又東始陟絕頂四顧諸山峰巒聳翠巖壑窈窕亦東南重鎮也嶺有五色土后鮮畜草木有澗道不甚盈溢每霖雨卽爲洪流奔入於江而長江西

金慶堂志 天臺寺所統諸堂 四卷 三十三

來三而環遶如縞練帆檣縹緲往來絡繹丘隴數澤歷歷可指也。紀形勝棲霞寺居山之陽爲南齊明僧紹舍宅所建太始中僧紹嘗隱居於此刊木結茆二十餘年與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於是西巖石壁中夜放光現無量壽佛及殿宇焜煌之狀將鑿巖爲像不果于仲璋爲臨沂令乃同禪師經始於巖下鑿龕琢石爲無量壽佛像高可四丈左右琢觀音勢至像各高三丈大同六年龕頂復放光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王田奐及宋江夏王霍姬等依巖高下深廣就石爲像共成千尊梁臨川王復加塗飾金壁煥然隋文帝時詔送舍利天下凡八十三州金陵梵刹志六靈寺寺所統棲霞寺四卷三十四分造石塔蔣州棲霞寺其一也塔以白石爲之高數丈凡五級錐環天然種種奇絕前設導引二佛各高丈許亦以白石爲之像貌衣縷謂有顧愷之筆法唐高祖改爲功德寺增置梵宇四十九所樓閣延袤宮室壯麗與山東靈岩荆州玉泉天台國清並稱四大叢林高宗御製明隱君碑改爲隱君棲霞寺御書寺額於碑陰武宗會昌中尋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徐鉉書額又曰妙因寺宋太平興國五年改爲普雲寺景德五年改爲棲霞禪寺元佑八年改爲嚴因崇報禪院又爲景德棲霞寺又虎穴寺洪武二十五年欽奉聖諭仍爲棲霞寺。紀初立寺由棲霞街東行

數百步經白蓮池始達山門左右餘以石垣南跨通津梁以達飛來石佛殿中爲天王殿三楹旁列僧舍五區有銀杏二本高數尋徑二丈繁陰覆地前代時物也後爲佛殿三楹兩翼爲鍾樓爲碑亭爲伽藍殿爲庫又後爲法堂三楹中貯藏經六百四十函左爲禪堂法堂庫司庖湍共若干楹後設累級以達方丈即鹿野堂者凡五楹兩翼各五楹又後爲古佛菴雙樹扶疎覆屋三楹具園室山人掘地築基得古佛因以名菴右爲蓮社堂若干楹更陟一阪爲定慧菴三楹即古宴坐臺遺址後爲幽居菴遺址又後爲報慈菴循巖而西前爲曲流曰八功德水引品外泉爲之下注禪堂以供庖湍上爲千佛龕龕具小石刻淳熙中拾鍾石佛殿則當時有殿以覆像可知南爲明月臺又南爲翠微菴遺址即古般若堂者傍爲默坐軒乃就岩爲之岩有達磨石像甚古少進可達小鹿門少東爲白鹿泉菴中鑿觀水池以竊觀瀾之義東爲白雲菴疑即白雲泉故地也又東則爲山巔碧霞元君廟云乃若跨湖干而引九鄉之水者曰棲霞橋刻宋淳熙年造跨長澗而四達者曰筏濟橋曰彼岸砭曰小虎溪橋曰問梅橋曰小石砭又曰石房在外龍山側爲當時隱者所居又曰迎賢石曰醒石曰碧鮮亭具載前賢銘刻今皆磨滅無從考矣。紀建置今

遊攝山棲霞寺記

明南刑部尚書吳郡王世貞

余將以三月朔赴雷甕而二月之廿六日抵京口其明日
荆侍御邀登北固山又明日從京口陸行且百里僂及龍
潭驛大雨肩輿出沒於危峰峭壁之陟與江相縈帶而行
如是者凡二十里雨益甚江山之勝顧益奇秀色在眉睫
間應接不暇欣然忘其衫履之淋瀝也抵驛與兒子驥及
張生元春小飲呼驛宰問以攝山道甚難之謂徑險而受
雨則淳可無往也余興發不可遏質明起遂取所問道時
曉色熹微與霽色接溪流暴漲不絕聲然所過諸嶺多童
至中凹處忽得蒼松古栢之屬是爲攝山趣馳道數百武

金陵叢書

卷三十一

四卷

三十一

得寺曰棲霞右方有穹碑唐高宗所撰以傳明隱君僧紹
者隱君故棲此山已捨宅爲寺人主賢而志之碑陰棲霞
二大字雄麗飛動疑卽唐人筆也稍東攝級而上曰山門
江總持一碑卧於地拂而讀之復前爲門四天王所托宇
焉攝級復上傑殿新構工可十之八而前庭頗偏側僧曰
未已也是將廣之移四天王宇於山門而加偉殿後攝級
復上爲方丈供起麩餅茵陳菌而甘噉之至飽飯已與元
春兒驥由殿後啟左竇而出探所謂千佛巖者其陽爲石
塔塔不甚高而壁金剛力士像於四周頗巧緻此塔隋文
皇所建以藏舍利者也文皇遇異尼得舍利數百顆分樹

塔以藏之凡八十三州所遣僧及守臣爭修言光祚靈異
以媚上而蔣州其一也蓋其時建業以蔣子文故降從蔣
云塔左圓池一泉泓然滿其中石蓮花感沸而起僧雛咸
資汲焉曰品外泉茲泉陸羽所未品也循千佛巖沿澗而
進迤邐不可窮時旭日漸融草樹被之蔥蘢蒼靄有光澤
澗水受雨爭道下迸勢如散珠聲若曼玉已繇中峰澗至
白乳泉探蠶酌之盡一器乃踉蹌過嶺其直如截者曰天
開巖中僅通一線逕雖不甚高而孤險齧足可畏將自此
問絕頂而力不勝矣其西則層疊浪嶺直下亂石錯之若
海波萬沸洶湧灑熱視之審其名之稱也可二里許一

金陵叢書

卷三十一

四卷

三十一

蘭若承之曰觀音菴方有事於土木其壯麗幾與寺埒主
僧某者福德人也言簡而精與之小酬酢而別還復飯方
丈兒子興未已復呼元春登絕頂返則日下春矣欲驕余
以所不及見余謂若所見非大江耶業已自北固龍潭飽
之矣二子不能對乃就寢今天下名山大刹處處有之然
不能兩相得而其最著而最古者獨茲寺與濟南之靈岩
天台之國清荊州之玉泉而已靈岩於三十年前一游之
忽忽若夢境耳今者垂暮而復與觀棲霞之勝獨老且衰
不能守三尺蒲團地而鼃勉一出遠愧僧紹然猶能自爲
計庶幾異日不至作總持哉

遊攝山棲霞寺記略

明禮部尚書丹陽姜寶

棲霞寺在攝山之陽攝山在上元縣治之東北由太平門經姚坊門至山頂計四十五里而遠山爲鍾阜支脉高百三十丈有奇周四十里而廣以多產藥草可以攝生也故名攝山山形如蓋故又名繖山云萬曆乙酉春予與袁裕春宗伯顧觀海司馬相約爲茲山之遊由棲霞街東行數百步經石蓮池達山門入飛來石佛殿又經天王殿殿前有銀杏二株高數尋徑丈許蓋前代舊物其傍有碑亭其後爲佛殿爲鐘樓爲伽藍殿又後爲法堂中貯藏經若干函其左爲禪堂累級以達方丈時黃雲峰鴻臚携槎爲主金陵苑志 入靈谷寺所統棲霞寺 四卷 王十九

人邀吳三峰春元與俱入山時日已晡主賓酬勸不覺遂張燈乃各就寢於方丈次早觀山山屹然中立迤邐而南者爲中峰其左流泉淅淅者爲中峰澗澗出一泓流自石隙中色正白者爲白乳泉泉流分入池內由石蓮孔中湧起爲品外泉寺僧皆取汲於此其又南爲紗帽峰爲紫盆峰爲千佛巖東爲白鹿泉舊傳山中水竭居民逐白鹿於此得泉故即以白鹿名泉稱菴其上亦即名白鹿泉菴菴前有池取孟氏觀水之義名觀水池其上爲天開巖又境巖巖僅通杖屨即劉長卿詩嘗尋訪明徵君所云泉源通石徑風雲生斷壁處也徵君姓明名僧紹劇宋太始中隱

居此廿年餘與法度禪師講無量壽佛經因西巖石壁中夜放光現佛像將鑿巖爲像以奉佛未果也徵君身後其子臨沂令仲璋與度師經度巖下鑿龕琢石爲佛像高可四丈許左右則觀音勢至像高三丈者分列於兩傍大同六年龕頂復放光文惠太子及諸王王姬等衆依巖高下深廣就石爲像計千尊前所謂千佛巖即此五級石塔乃隋文帝詔送舍利子而造其道引二佛各高丈許亦白石爲之又後爲古佛菴雙樹扶疎覆蔭一圓室室中古銅佛高二尺許蓋山人掘地築基而得故亦即以古佛名菴其南爲明月臺傍有歇坐軒軒就巖半架空而爲巖壁有達磨像甚古東爲白雲菴菴之上有試茶亭太虛亭又在試茶亭之上其又東則山之顛碧霞元君廟在焉不知何故有此今增佛與玄帝三茅真君三塑像各爲門分奉祀試茶亭而上以在山高處又方有公事不及登而返殊歎之今年予乃與李棠軒宗伯相約遊焉各不許携酒有惟令僧人具齋飯飯罷先遊所嘗遊經佛殿則且改而新煥然矣又經紗帽峰棠軒乘輿登其上坐良久乃下既下又一歷覽遍至古佛菴菴將頽移佛在傍近佛菴內坐在本菴佛之左晚乃就榻於方丈次早先入般若堂從般若臺觀四十二章經刻其右一亭亭所覆爲真珠泉稍上爲新

創建觀音菴後有多寶塔菴之左有施食臺蓋衆僧會食處又前左爲東林菴菴有新鑄銅佛一尊菴之右層崖起伏石磴砌狀如波瀾者爲疊浪巖其下有千阪數畝兩山相夾處舊傳爲棲霞觀故址從此又扳挽而上天開巖路陡無石磴幾墜屢屢兩人竭筋力扶携而上由夾道中緣木而窮其勝登訖乃下入方丈午飯罷聞有遊客至遂出門去且就輿且轉觀乃知茲山實分三支中千佛巖左龍山右虎山虎洞可穴居卽在虎山中要其大勢本奇勝尤所稱勝千古者則明徵君實能爲茲山增重也徵君屢辭辟召視人世榮名不屑就而惟與佛氏千度法師爲物金陵志 入靈谷寺所統諸巖寺 四卷 四十

已丑春三月
遊攝山棲霞寺記略 明按察副使吳郡馮時可攝山舊名繖山以其形團如蓋也或以地宜藥物可資攝生易今名焉山脈自鍾阜而來蜿蜒北走數支隆起左環右抱與衍蔽虧而瑰奇絕特之態亦往往綴屣其間西北一面大江浩浩望如游龍日夜天矯奔騰於其側陰生陽曠下上適目宜爲遁世者之遽應而棲霞寺正直其陽寺本南齊明僧紹故宅僧紹肥遯於茲閱二紀而捨爲招提

陳侍中江總持碑文隱宿莽中可按也余謝事歸吳以微服詣白下於孟夏十九日曉從太平岡偕客枉七里而過蔣王廟又八里而出姚坊門不二十里抵山麓矣梗柯攢蔚結暗生陰已度石梁有銀杏二本高數尋徑二丈疑是齊梁時物入殿後至鹿野堂憩焉僧出飯飯之飯畢出觀隋文帝所建白石浮屠雕琢人物卉木眉髮枝莖若有生氣前設導引二佛丈餘露立皆有虎頭筆法左折觀品外泉石蓮中擎鑿爲泉眼水引自下而滴自上泠泠有韻可聽泉旁則千佛嶺也明徵君之子仲璋感金光之異就壁鑿龕琢石爲無量壽佛像高可四丈左右觀音勢至像各高三丈大同以後增飾至千尊巨細相錯近若龍宮鳳閣遠如蜂房燕壘被烟染霞彌增藻綯他山所未有矣蟻蛇而上禮古佛菴嘉靖丙辰雲公得銅像於地高二尺許欸製精良非唐宋以後工人所能也又折爲紗帽峰四旁貌之厥狀宛然再上爲默坐軒不語道人所息洞也道人止靜八年而去殷學憲邁異之軒所自立耳過此爲縹緲峰石勢崢嶸嶄嶄逼人下爲中峰澗泉流縈帶溪徑窈窕綠陰如幄希見曠景爲一山勝處有橋跨焉倚之則其勝可盡僧欲建聽泉亭於上以不得檀越未備厥觀泉聲鳥鳥若有望者其旁爲白鹿泉出紫盆峰下壁以紫泉以綠相

映爭輝樓托者不能自絕於其側舊傳山中水竭居民逐白鹿至此得泉故也又轉至白雲菴爲試茶亭陸羽之所嘗矣下有白乳泉其迹已沒水若沮洳然無可質究閱畢復由紗帽峰至觀音菴則節公所築精舍門外有試食臺龍虎二峰相峙如拱如衛下窺松路一線縈紆歷歷若有人行亦勝處也節公以軟輿送予至天開巘兩崖削立其直如截澗可三尺爲磴數十級而上磴盡爲臺所名唐公巘也可置數席下有巨石如列豆所謂迎賢石醒石皆離離左右巘之側老僧無淨禪定於此十七年矣衲子寂時導予往視因導予至凌虛室約五里而陟絕頂下望江水金陵竟利志 入靈谷寺所統樓殿寺 四卷 四十二

烟帆雲舶忽在襟袖馬鞍鳳臺金焦諸山擁翼連綿若龍之蟠若蛇之走若牛馬之吸夕陽射之閃閃作紫金光相映令人兩腋習習幾欲風舉迤邐而下觀真珠泉有亭翼然峰巒相合蒼蔚無間抵鹿野堂而日在虞淵矣小酌旣罷夜靜山空閒無影響遂與允修連榻清論齒舌相擊纔纏不休則中峰又將吐月卽起披衣徘徊庭中久之鐘聲梵唄遠近相送東方白矣栢公謂予曰茲山之勝公已十探其九所未酬者中峰耳吾導公究之携余手而東可數百武卽落我杖底峰皆石骨磷磷齒錯買勇以登且翹且蹻兩足幾繭遂上最高處極目四望連峰接崖或起或伏

如疊浪然不知身乃浪中人也下而觀若石臺徘徊蒼崖古樹間意不欲去從者告以哺資竭請予就駕歸至太平岡寓遂爲記以貽允脩 時萬曆丁亥四月二十日

再遊礪山記略

明按察副使吳郡馮時可

余往以萬曆辛亥夏遊礪山蓋十九年矣乙巳來金陵寓表弟施別駕舍暮春六日雨後道少人甚鮮淨乃籃輿出太平門從堤上度日小遷始抵山麓松栢攢鬱結暗生陰翳時有缺處老僧云舊有宋元時木數百株奇古異狀嘉靖初尚及見後爲豪者伐盡賴里人孫富爭之僅存其一孫復捐貲更樹以遺僧今蔽芾林林者孫澤耳蒙未幾金陵竟利志 入靈谷寺所統樓殿寺 四卷 四十三

身殞家破古語伐巨木者遭重殃信哉馳道盡而有廣場中爲月牙池然得更廣之蒼受月光俾游脩縱樂當更快耳右方穹碑樹焉所書唐高宗傳明隱君僧紹大都津津謂其辭官捨宅足多耳碑陰棲霞二大字飛動生色亦唐人筆也山門鼎新列四天王再進爲傑閣亦新構環殿有廊釋迦三身及十六應真位咸莊嚴壯麗其背則大士三身端靚燦目庭有銀杏二本高數尋徑五圍繁陰覆地前代物也後殿供大士坐千葉蓮葉各有佛製亦工巧殿後踞級復上啟左竇而出則千佛巘其陽爲石塔凡五級雕琢金剛力士像工緻有生氣傳是隋文皇建文皇遇異尼

得舍利數百顆分八十三州各樹塔蔣州其一也前設導引二佛往露立今亭焉像貌衣縷有虎頭筆法塔左一泉泓然水從石蓮中感沸而起名品外泉謂鴻漸末品耳此地卽千佛巖明隱君感佛光其子仲璋琢石爲無量壽佛像可四丈左右觀音勢至稍亞工等導引二佛往卽石爲龕今更以石砌爲殿覺益壯觀其傍千像則文惠太子豫章竟陵王瑒或曰佛一而已何千之有然不有千百億化身乎巖左有梁恨不疏其澗亭其梁使素蛻縱橫俾游客坐聽水樂亦缺事也入小巷酌白鹿泉已陟千佛巖而進有紗帽峰自此漸入岐路糾紛樹色相引繁陰如幄蓋茲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諸庵

明末 聖山

山之妙以興以古不以奇以峭也行可二里許一蘭若曰觀音菴往素上人演三車其中上人旣沒其徒猶能自飭頗於靜中得閑又里許陟天開巖逕路一線其上可眺大江將自此問絕頂禮元君而足力不任矣歸至綠雲菴小閣深竹差足娛憇壯丹數本猶能護殘紅媚我獨沙彌朴不能以宗指相引晚飯畢遂就床寢寢頗甘五更聞鐘聲披衣起坐黎明遊翠微菴訪蒼麓上人上人有戒行往主其舍別幾二十年遂蒼老不能相識覓庭中舊植非故所請樹猶若此人何以堪爲之浩歎菴中建閣四山圍繞萬松設謨而閣後立巨石嶙峋峭竦若張屏建標石下隙地

亦堪蒔植上人特駕石梁與閣相接可謂善能布勝祝給諫題曰磊砢閣坐有頃至天開巖其側一菴隱深篁中委蛇而入其上三舍有客讀書不得憇從其傍有曰醒石房三楹倚石立屋楊少宰時喬又以禹王古碑立其側房自此有名地因人重信夫憇少頃策騎反因入蔣王廟復登鷄鳴寺毘盧閣而歸僧紹以一布衣耽情墳索愛玩泉石八辭召命天子至形夢寐欲就寺一見而不可得彼豈務爲名高獨有所耦則泉有所嗜天下會心寧過文章山水乎今夫竹馬泥像兒童寶馬長則棄之世人所競車馬之聚金玉之積以是勞勞竟其身然境不軌於塵濁光僅燦乎尺寸以達人視之其與竹馬泥像何異惟文章山水清舉曠覽兩儀一指萬象雙眸其樂何恣明徵君辭官捨宅視如脫屣有以哉若能自道自上由言忘言由境除境便可超二乘登十地卽不鑿龕不飾佛亦可甬窓無事漫爲之記

入靈谷寺所統諸庵

明末 聖山

法度禪師傳略

高僧傳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於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蹟人外隱于瑯琊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爲樓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

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有一人持紙名通度曰斬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通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棲托或非真正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故捨以奉給并願授五戒永結來緣度曰神人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願先去殺於是辭去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中薦止菜脯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于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成都招共下山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 卷四

四卷 四十六

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嘗願生安養故徧講無量壽經積有徧數齊永元二年卒于山中

智者禪師傳略

集諸傳

師諱智顗字德安潁川人陳光大元年同法喜等二十七人至陳都行至攝山有一老僧名法濟卽何凱之從叔也自矜禪學倚臥問言有人入定聞攝山地動知僧詮練無常此何禪也答曰邊定不深邪乘闖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疑濟驚起謝曰老僧身嘗得此靈曜定向則公說之公說之則所不解說已永失今聞所未聞非真知善法相亦乃

懸見它心濟以告顗顗告朝野由是聲馳道俗請益出大

藏剪字面

顗後旋往天台於寺北華頂峰獨靜頭陀大風

拔木雷震震吼應魅千羣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顗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治夜便習觀顗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祿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顗曰息世譏嫌亦復爲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遠王一币翕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闍梨德倖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見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奉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騁義和之轡不停月鏡迴幹姮娥之景難駐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渴湊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梨恒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 卷四

四卷 四十七

修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光
率俱蕩一乘云云其爲人王信敬爲此類也於卽化移海
岸法政旣闡陳疑請道日升山席陳帝意欲回禮將伸謁
敬顧問羣臣釋門誰爲名勝陳暄奏禪師德邁風霜禪鏡
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謫願陛下
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入顓以重法之
務不賤其身乃辭之又降勅前後七使並帝手疏顓以道
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
論有詔羊車童子引導於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
如國師確開梨故事陳主旣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
金陵實刻志 入靈谷寺所統 四卷 四十八

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
卽停搜簡末爲靈耀編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
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顓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
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
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其受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
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
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
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
伏希俯提所謂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爲
菩薩戒師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從
金陵實刻志 入靈谷寺所統 四卷 四十九

奉法承道因卽下勅立禪衆於靈耀寺學徒又結望衆森
然頻降勅于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暄僧都
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顓接問承對盛啓法門脰執爐
贊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
收見巧知陋矣其爲榮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
爭競不足及顓之御法卽座肅穆有餘遂使千枝花綻七
夜恬耀舉事驗心顓之力也晚出住光耀禪慧雙弘動郭
奔隨傾音清耳陳主於廣德殿下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
亦願示諸不逮于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
落第者並合休道顓表諫曰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

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往憇匡山末刻迹雲峰終焉其
致會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
法奉以爲師乃致書累請顓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
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詞曰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
旣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
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闔庠序口
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樽節無一可取雖欲自
慎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
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關去就若輕則來嫌
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爲法勿嫌輕動四十

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旣一佛法再興諺課庸
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
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
精舍勅給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蛇暴創寺
之後快無憂患總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
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類如今日旋歸台岳
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
從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
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
學士智越往石城寺掃灑吾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壁面

金陵志

入靈谷寺所統

四卷

五十

向西方稱阿彌陀佛波若觀音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
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爲二分一奉彌勒一擬羯磨有欲
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殘年平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
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
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餘答曰非但步影
而爲齋也能無觀無緣卽真齋矣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
世相如是不足多歎便令唱法華經題韻讀引曰法門父
母慧解由生本迹弘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又
聽無量壽竟仍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
無人云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

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答曰汝等賴種善根問他
功德如盲問乳厥者訪路云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
損已只是五品內位耳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
波羅提本又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又勅維那人
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
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
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于天台山大石像前住居臨海民
以滬魚爲業嘗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顛
側隱貫心彼此相害勸捨罪業教化佛緣所得金帛乃成
山聚卽以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惠拔表闡于

金陵志

入靈谷寺所統

四卷

五十一

上陳宣下勅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因爲立碑詔國子祭酒
徐孝克爲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不覺墮淚時還佛
塋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翱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
散顛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
之猶同陳世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
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
而自不畜一字自餘隨事疏卷不可殫言

四絕也

出佛祖統紀

出高僧傳

師造

法響禪師傳略

佛祖統紀

法響揚州人從智者學誦通法華乃於棲霞寺側立法華堂行三昧既獲證悟默而不言山中猛虎日害數人衆設大齋以爲禳禱羣虎數十大集齋所舉衆驚避師至虎前以杖扣羣虎頸爲其說法自此之後遠遁無跡禪師行簡親承智者剃度稟受禪法常坐不臥智者在玉泉令往澧州化耕牛回至中路忽逢羣盜斬師之首奪牛而去師之屍形卽從地起以手捧頭安頸上健步如飛來追賊黨賊皆驚異遂還其牛誓終身爲奴以求謝過今庄中佃奴有姓向者是其後

釋慧侶傳略

高僧傳

金廣業制志

入靈谷寺所統懷慶寺

四卷

五十二

釋慧侶曲阿人修禪法大有悟解住棲霞時嘗往揚都謁偁法師異禮接之將還山偁請現神力侶卽從窓中出臂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因語偁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大業元年終於大歸善寺初侶終日告衆僧曰吾今死去便還房內衆追之但見白骨一具跏坐牀上撼之鏘然不散

釋保恭傳略

高僧傳

釋保恭青州人晉永嘉南遷止建業陳至德初攝山慧布請立清徒遂任綱位故得棲霞一寺道風不墜仁壽末帝徵入爲禪定道場主綱正清肅有聞至隋齊王暕奉禮爲

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無所受唐運初避官監田悟真寺將終焉武德二年勅召還舊檢校仍改禪定爲大莊嚴寺舉十德統攝京輦諸僧高祖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爲綱紀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平恕衷詣衆無怨焉大業中梟感起逆恭正堂中登座堅義兵衛奄至圍繞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無事從容談叙都無異色由茲陳隋唐三國天子隆焉墓碑唐秘書監蕭德言製文

釋元崇傳略

高僧傳

釋元崇幼孤秀立志夷簡十五負笈洞天後歸心釋典大

金廣業制志

入靈谷寺所統懷慶寺

四卷

五十二

暢佛乘採訪使潤州刺史齊平陽公久虛佇之開元末年從瓦官寺瞻禪師諮受心要因以物望請移所配棲霞寺至德初入終南經衡藏至白鹿下藍田於朝川得王右丞維之別業松生石上水流松下王公焚香靜室與崇相遇起居蕭舍人昕並茲一會抗論彌日王蕭嘆曰佛法有人不宜輕議也及言旋河洛登陟嵩少東適吳越天台四明數年之後遐想鍾山飛錫舊居考以雲房道俗咸喜大曆五年刺史南陽樊公屬縣行春順風稽首益加師禮時寺乏監主崇總其事二十年樂樞雲構丹雘日新功成身退安禪高頂前後學徒不可勝計大曆十二年示疾山院瘞

于攝山之陽

釋智聰傳略

高僧傳

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州白馬寺陳平後度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饑恒有四虎遶之經十日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公年可八十掖下挾船曰師欲度江棲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聰領四虎同至棲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臥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警悟每以爲式聰以山林幽遠糧粒難供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爲米社人別一石年別送之由此山糧供給道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禮大師影像執饌遍禮又往興皇墓所禮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

大德玘律師碑略

唐劉軻

世說域中四名剎棲霞其一以其高僧世出自齊梁間大朗至大師聲問相襲故江左重呼其名謂棲霞大師焉大師諱曇玘俗姓王氏晉瑯琊文獻公後至德三載勅諡於明寺後累蒞事于甘露壇端肅儼恪儀形梵衆大曆初

乃歸棲霞州牧蕭公高其人謂標望風度詎獨鄴衛松栢耶乃命爲僧正紀綱大振雖一公帖四輩之望無以上也十四年忽昌言於衆曰吾以律從事自謂無愧於篇聚矣然猶未去聲聞之縛既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沉研覃思朗然內得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此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馬飄鼓星辰凌歷云云自彼我何事焉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于瓦官寺律堂軻乃叙述爲之文曰有晉氏家地高瑯琊產棲霞今宿殖有自許身佛氏爲釋子今結決總蓋惠亦中淨誰何對今璞琢金鑒渾澄月映本清淨今尸羅毗尼開遮止行作律師今攝深匡高以遊

金唐鑑略志

大雲寺所統

四卷

五十五

以邀鏗蒲羅今梵行既立薪傳火襲光爰爰今

御製攝山棲霞寺明徵君碑

唐高宗

高正臣書

朕聞鍾山玉闕羽駕之所巡游岷嶽金臺蜺衣之所翔集雖復真宗宵眇神理希微猶居三界之中未出九天之外唯有乘如廣運妙覺圓明因無生以濟有生就無象而成大象道隔去來之際筌繫靡得其端理忘動寂之機隨迎罕窺其奧得其門者如響寶之希逢臻其極者似曇花之難遇南齊徵君明僧紹者平原人也仲雍誕其綿胤并伯播其靈苗芳源肇于孟明因卽以明爲姓曾祖忱晉著作郎祖玩晉建威將軍鳳經流譽雅韻隆于八儒豹略申威

香名高於七校父略宋平原太守中書侍郎朱明出撫揚
惠化而傷雷紫詰攸司聲忠規而奉上徵君早植淨因宿
苞種智悟真空於綺歲體法性於青襟照與神通心將道
合遺榮軒見少無塵雜之情託志林嶽自叶幽貞之趣亭
亭秀氣掩壁月而架丹霄皎皎清矜漱瓊湍而凌碧瀨卽
相非相指萬象爲虛空無我無人等四流于寂滅加以學
窮儒肆該綜典墳論極玄津精通老易至若鹿野龍官之
秘猿江鶴樹之文莫不逮貫清衷總持丹府班荆坐樾獨
神王於亭臯朗嘯長吟乃情超於宇宙蒲輪毋至攀桂之
節逾高玉帛屢陳枕石之誠彌固遂乃緬懷飛遁抗迹嶠

金陵先朝志

入雲金手所統續藏寺

四卷

五十六

山託岫疏階憑林結棟紉蘭製菱方輕藻火之水爽藉風
松自代管絃之響橫經者四集請益者千餘高鳳愧以韜
光張超謝其成市于時南風不競東土構屯人厭豺狼之
毒家充蛇豕之餌盜仍有道望境歸仁共結盟誓之言不
犯徵君之界豈非至誠攸感木石開心者乎及玄曆告終
青光啓祚齊高祖希風佇德側席旁求屢下徵書確乎不
拔其後又移居鬱洲拿榆山棲雲精舍情親魚鳥志狎烟
霞蜿蜒影樊籠蕭然獨住齊建元元年又下詔徵爲散騎侍
郎又不就旣而濟岱淪胥公私蕩覆稽天之浸將湮消海
之居燎原之火欲燼藏山之璞乃鴻審鳳舉騰萬仞以高

翺擇木選君相九土而遙集凌江迴憩遂屆南京負杖泉
丘遊睨林壑歷觀勝境行次攝山神谷仙巖特符心賞於
是披榛薙草定跡深棲樹樾疏池有終焉之志此山其狀
如繖故亦號曰繖山丹穴紅泉共星河而競寫珠林鏡嶽
與月桂而交暉鳥嘒嘒虛猿吟澗靜松門杳謁去來千里
之雲花覆丰茸含吐十枝之日實息心之勝地乃宴坐之
名區爰集法流於焉講肄音容秀徹宇量端凝攷論會奇
與言入妙若鴻鐘之虛受有擊必揚似明鏡之忘疲無來
不應于時玄儒兼闡道俗同歸俱號淨名以旌至德先是
山多猛噬人罕登臨昇巘有仙谷之危越澗等憑河之險
徵君心不忤物總萬類以敷仁故使物乃革心屏三毒而
歸惠興風歛暴遽承探綆之恩游霧含辛自埽報珠之感
于時齊道方穆寤寐求賢永明元年又徵爲國子博士徵
君隱居求志義越于由光不降凝心跡高於園綺鑿坏貞
遁漱石忘歸鶴版載臨豹姿逾遠俄有法師僧辯承風景
慕翼徒振錫翻然戾止法師業隆三歲道邁四依戒行堅
明律軌嚴淨欣然一遇叶契千齡子琴爲莫逆之交溫雪
豈容聲之友因卽隣巖構宇列起梵居聳嶠飛柯含風吐
霧棲霞之寺由此創名福地裁基肇發初心之誓法門落
攝遽鍾後說之辰安居頃之辯師遷化六年頂拜雖開青

金陵先朝志

入雲金手所統續藏寺

四卷

五十七

石之壇千日威光未建紫金之岳徵君積緣登妙至感入
微霄夢法身冠于層巘後因乘眺屣步林亭乃有浮磬吟
空寫圖音於帷樹飛香散迴騰寶氣于鍾峰又觀真顏于
巖之首神光駭矚若登靈鷲之山妙力難思如游瞿龍之
邑豈止無垢佛國獨蔭珠雲淨德王家方承珂雪是知不
行而至冥通應感之符爲法而來實昭光啓之福非夫慧
因宿植其孰與於此哉于是拜受嘉徵願言經始將于巖
壁造大尊儀乃春爲山未遑初簣遽而西州智士與曉岳
而俱傾東國高人隨夜星而共沒瓊瑤落彩峰岫沉暉示
明二年奄遷丹壑第二子臨沂公仲璋顧慕層巒旣崩心
金匱聖訓本 八重奉幸所統 四卷 五十八

鳥翅之房迢遞千尋飾以魚鱗之瓦擊鳴乾於爽籟則步
影齊歸麗亭午於高曦則息心攸萃逾錦城而特建掩銀
界而孤標良由積慧所符大士著甚深之業用能遙誠克
果永代增希有之緣以曠劫之隆因開含生之至福偉哉
壯觀無得而稱朕肅慕禪圖丕承實曆澄九演而有截晏
八表而無爲紫塞丹岑接封畿于上苑白門青野款睟贊
於仙閣將使率土蒼生鎮昇仁壽之域普天黔首永蹈淳
古之源崇慶越於兩儀景運逾於萬劫屬以覓旒多暇物
色傍求瞻江海而載懷詠林泉而興想欽風味道恨不同
時古往今來撫運化而雖寂德崇業著眷冲漠而猶存宿
金匱聖訓志 八重奉幸所統 四卷 五十九

于岵望徘徊曩構更泣血於楹書遂琢彼翠屏爰開葉座
拾茲碧題式建花宮上憲優填之區仰鏤能仁之象校美
何充之宅還興崇德之闡逖彼蕭宗大弘釋典文惠太子
及竟陵王或澄少海之源派朝宗于法海或茂本枝之類
發萌柢干禪枝咸拾淨財光隆慧業時有沙門法度爲智
殿之棟梁卽此舊基更興新製又造尊像十有餘龕及梁
運載輿銑心廻向大林精舍並事莊嚴臨川王載剖竹符
宣化維揚之境言尋奈苑興想拔茅之義以天監乙十五
載造無量壽像一區帶地連光合高五丈滿月之端湛珠
鏡以出雲崖聚日之輝昇壁輪而皎煙路參差四注周以

孫超弁岳之碑城并屢空獨踰稽岑之篆式陳茂實乃作
銘云悠悠法界總總含生輪迴欲海起滅身城俱安大夜
共習無明愛塵岳聚毒樹雲平一逸矣徧乞超然獨悟速
乘五演高披六度大空善說中天巧諭引彼迷途歸之覺
路二倚歟淨行育彩昆田遠將珪組代著忠賢戒支宿習
種智斯圓棟梁三寶薰修四禪一爰始筮賓薜蘿攸整踊
海沉跡棲嘖滅影天地構屯干戈牙警北林罔庇南轅載
騁^其翻飛澤國歷考山圖言瞻碧磬自韞玄珠回峰架室
枕壑通衢鱣庭廣跨馬帳宏敷^其同氣相求善隣遙託道
符久敬心均常樂對闢金園並疏銀閣谷停帝馬歸梵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 樓閣寺 四卷 六十一
鶴^其空分瑞塔地積香臺珂月霄映珠雲旦來千光霧起
七淨霞開谷邊飛錫澗下乘杯^其桂嶽參差松亭隱露石
壇照錦瑤泉瀉賴岫接香鑪峰承寶蓋翔鳬演法毒龍銷
害^其梵官既啓福海長深噬噫忘穴飛鵲華音羣生普戴
奕祀同欽不有高節寧符夙心^其負屨多閑聞風逸想茂
軌邀劬清輝遽往佇契業於圓明葦崇緣於方廣鏤飛象
於層岳奔騰基於穹壤^其 大唐上元三年四月

明僧紹傳略

南史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高人也祖玩侍中父略給事中僧紹
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承光中鎮北府辟功曹

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
帝太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敎辟僧
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旂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
弟慶符爲清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弁榆山棲
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一不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
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棲耽情墳索幽貞
之操宜加賁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祖書
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耶小涼欲有講事卿
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
薇古猶發議今寧可息談耶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 樓閣寺 四卷 六十一
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
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寐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簪冠僧
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
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
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之
年世祖勅召僧紹稱疾不肯見徵國子祭酒不就卒
和令君遊虎穴寺 梁王問

美境多勝迹道場實茲地造化本靈奇人功兼製置房廊
相映屬堦閣並殊異高明留睿賞清靜穆神思豫遊窮領
歷藉此芳春至野花奪人眼山鶯紛可喜風景共鮮華水

石相輝媚法像無塵染員僧絕名利陪遊既伏心聞道方刻意

奉和江令

梁陸罩

雞鳴動睥駕奈苑曉晨遊朱鑣陵九達青蓋出層樓歲華滿芳岫虹彩被春洲葆吹臨風遠旌羽映天浮喬枝隱修逕曲澗聚輕流徘徊花草合瀏流鳥聲道金盤響清梵寶塔應鳴杼慧雲方靡靡法水正悠悠實歸徒荷效信解規難酬

奉和江令

梁孔叢

聖情想區外脂駕出西南前驅聞鳳管後乘躍龍參愛遊金鑰覽利志八靈令寺所紀四卷六十二非暇豫幽谷有靈龕兼觀息心者宴坐臨清潭禪食寧須稼雲衣不待蠶蘋苕綠澗壑蘿薦蔓松栢驚林響初轉春畦藥欲含惑心隨放遣法味與恩覃庶憑八解力永滅六塵貪

奉和江令

梁王臺卿

我王宗聖道駕言從所之輶軒轉朱轂驪馬躍青絲清渠影高蓋遠樹拂行棋賓從紛雜香景物共依遲飛梁通澗道架宇接山空藁花臨迴砌分流繞曲墀誰言非勝境雲山獨在茲塵情良易着道性故難縈承恩奉教義方當弘受持

從駕虎穴寺

梁鮑至

神心睠物欽訪道絕塵囂林疎蓋影出風去管聲遙息徒依勝境稅駕止山椒年還節已仲野綠氣芳韶短葉生喬樹疎花發早條遠峰帶雲沒流烟雜雨飄復茲承乏者須名廁末僚願藉連河澗庶影慧燈昭一知衣內寶方慙茲地遠

遊棲霞寺

并序

陳江總

順明元年太歲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攝山晨慧布法師應謝靈運集還故止入石壁中尋壘陸道人作詩一首十一韻今此作仍學康樂之體

霖霖時雨霽清和孟夏肇棲宿綠野中登頓丹霞妙敬仰高入德抗志塵物表三空豁已悟萬有一何小始終情所寄冥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乘風面冷冷候月臨皎皎烟崖想古石雲路排征鳥披逕憐森沈攀條惜杳晨平生恐是非朽謝豈矜矯五濁自此淨七塵庶無擾

靜臥棲霞寺房望徐祭酒

陳江總

絕俗俗無侶修心心自齋連崖夕氣合虛宇宿雲羈臥藤新接戶欹石久成階樹聲非有意禽戲似忘懷故人市朝狎心期林壑乖唯憐對芳杜可以爲吾儕

遊虎穴寺

陳江總

塵中喧慮積物外衆情捐茲地信爽塏墟隴腰阡綿霽靄

車徒邁飄飄旌旆懸細松斜逸徑峻嶺半蔽天古樹無枝
葉荒郊多野烟分花出黃鳥挂石下新泉蒼鬱均雙樹清
虛類入禪棲神紫臺上縱意白雲邊徒然嗟小藥何以齊
大年

營涅槃懺

并序

陳江總

顧明二年仲冬臘山棲霞寺布法師修懺待終余
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爲師氏營涅槃懺還
此作

可否同一貫生死亦一條況期滅盡者豈是俗中要大道
離羣愴冥期出世遙留連入澗曲宿昔涉巖椒石溜冰便
斷松霜日自銷向崖雲飄颻出谷霧飄颻勿言無大隱歸
來卽市朝

金陵志

入靈谷寺所統棲霞寺

四卷 本中

入攝山棲霞寺

并序

陳江總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棲霞寺登岸極峭顚
暢懷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遊此
寺布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送
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待忘情淹留乙巳年十一
月十六日更復拜禮仍停山中宿永夜留連棲神
揀聽但交臂不停薪指俄謝幸製此篇以記卽目
俾後來賓者
知余山志

淨心抱冰雪暮齒逼桑榆太息波川迅悲哉人世拘歲華
皆採穫冬晚共嚴枯濯流濟八水開襟入四衢茲山靈妙
合當與天地俱石瀨乍深淺崖烟通有無缺碑橫古隧盤
水臥荒塗行行備履歷步步轉威紆高僧迹共遠勝地心

相符樵隱各有得丹青獨不渝寺通有別詮二師居七明
僧紹治中蕭跡望像圖
遺風佇芳桂比德喻生芻寄言長往客悽然傷邵夫

棲霞山房夜坐簡徐祭酒周尚書

陳江總

澡身事殊戒非是學金丹月燈時橫枕雲崖宿解鞍梵宇
調心易禪庭數息難石澗水流靜山牕葉上寒君思北闕
駕我借東都冠翹愁夜鐘盡同志不盤桓

仰同令君棲霞寺山房夜坐

陳徐孝克

戒壇青石路靈相紫金峰影進皈依鵲餐迎守護龍晨朝
宣寶偈寒夜飲踈鐘雞蘭靜含握仁智獨從容五禪清慮
表七覺蕩心封願言於此處攜手屢相逢

金陵志

入靈谷寺所統棲霞寺

四卷 六十五

仰和江令君

陳徐孝克

上宰明四空迴車八道中洞涼容麥氣巖光對月宮香來
詎經火花散不隨風澗松無異聒禪桂兩分叢虛薄誠爲
累何因偶會同暫此垂山北猶可向牆東

送陸鴻漸棲霞寺採茶

唐皇甫冉

採茶非採葉遠遠上層崖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知
山寺路時宿野人家借問王孫草何時泛碗花

送陸鴻漸採茶相過

唐皇甫冉

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烟霞美獨行幽期
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一磬聲

攝山

唐顧況

明徵君舊宅陳後主題詩跡在入亡處山空月滿時寶瓶
無破響道樹有低枝已是傷離客仍逢新尚祠

棲霞寺

唐顧況

棲霞山中子規鳥口邊出血啼不了山僧後夜初入定聞
似不聞山月曉

登棲霞寺峰懷望

唐李緒

香印烟火息法堂鐘磬餘紗鐙照晨烟釋子安禪居林葉
脫紅影竹烟含綠濡踈星珠錯落耀月宇參差顧眺匪恣
適曠襟懷卷舒江海渺清蕩丘陵何所如滔滔可問津耕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 棲霞寺

四卷 六十六

者非長沮茅嶺感仙客蕭園承古墟移步下碧降涉澗更
躊躇鳥噪啄秋果翠驚啣素魚回塘來綵鷁落景標林蔭
漾漾棹翻月蕭蕭風襲裾勞歌起舊思感歎竟誰撫却數
共遊者凋落非里閭

送族弟單文主簿凝攝宋城主簿至郭南月橋却迴

棲霞山贈之

唐李白

吾家青萍劍操剗有餘閑注來紂二邑此去何時還鞍馬
月橋南光輝岐路間賢豪相追餞却到棲霞山羣花散芳
園斗酒開離顏樂酣相顧起征馬無由攀

題棲霞寺

唐綦毋潛

南山勢迴含靈境依此住殿轉雲崖陰僧探石泉度龍蛇
爭翕習神意皆密護萬壑奔道場羣峰向雙樹天花飛不
着水月白成路今日觀身我歸心復何處

棲霞寺東峰尋明徵君故居

唐劉長卿

山人今不見山鳥自相從長嘯辭明主終身臥此峰泉源
通石徑欄戶掩塵容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片雲生斷
壁萬壑通踈鐘惆悵空歸去猶疑林下逢

登棲霞寺

唐常袞

林杳雨氣新山寺綠無塵遂結雲外侶共遊天上春鶴鳴
金闕麗僧語竹房邠待月川流急惜花風起頻何方非懷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 棲霞寺

四卷 六十七

境此地有歸人回首空門外皓然一幻身

攝山

唐權德輿

攝山標勝紀暇日詣想矚榮迴松路深襟遶雲岩曲重樓
回樹杪古像作山腹人遠水清地幽蘭桂馥留臺聳金
碧絕頂摩淨綠下界誠可悲南朝紛在目焚香入古殿待
月出深竹稍覺天籟寂自傷人事促宗雷此相遇偃仰隨
所欲清論月輪低閑吟茗花熟一生如土梗萬慮皆枉枉
永願事潛師窮年此棲宿

與沈拾遺宿亮上人僧舍

唐權德輿

偶來人境外心賞幸隨君古殿烟霞夕深山松桂薰巖花

點寒溜石磴掃春雲清淨諸天近喧塵下界分名僧康寶
月上客沈休文共宿東林夜清猿微曙聞

棲霞寺慶法師山房 唐李頻

居與鳥巢鄰日將巢鳥親多生從此住久集得無身樹老
風終夜山寒雪見春不知諸祖後傳印與何人

登棲霞寺 唐皮日休

不見明居士空山旦寂寥白蓮吟次缺香靄坐來消泉冷
無三伏松枯有六朝何時石上月相對論逍遙

棲霞寺夜坐 唐僧靈一

山頭戒險路幽映雲巘側四面青石林一峰苔蘚色松風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 棲霞寺 四卷 六十八

靜復起月影開還黑何歇乘夜來殊非晝所得

登棲霞寺 唐蔣渙

三休尋磴道九杪步雲霓澗臨江北郊原極海西沙平
瓜步出樹遠綠楊低南指晴天外青峰是會稽

遊棲霞寺 唐張華

躋險入幽深翠微含竹殿泉聲無休歇山色時隱見潮來
雜風雨梅花成霜霰一從方外遊頻覺塵心變

遊棲霞寺 南唐李建勳

養花天氣近平分瘦馬來敲白下門時色未開山意遠春
客猶淡月華昏琅邪冷落存遺跡離落稀疎帶舊村此地

幾經人聚散只今王謝獨名存

棲霞寺贈月公 南唐周繇

明家不要買山錢施作清池種白蓮松檜老依雲外地樓
臺深鎖洞中天風經絕頂迴疎雨石倚危屏桂落泉欲結
茅菴伴師住肯饒多少薜蘿烟

題棲霞山房 宋王隨

虛牕殘燭明欹枕旅懷清永夜起松籟蕭山疑雨聲吟餘
閉景象道勝小榮名鐘罷星河曙悠悠迴旆旌

天開巖 宋王隨

棲霞山後峰天開一巖秀中有坐禪人形容竹栢瘦饑食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 棲霞寺 四卷 六十九

巖下松渴飲巖上溜受步巖室則白雲起孤岫

題攝山舍利塔 明王世貞

昔我問阿育驅神作道場如何震旦國重見鐵輪王變幻
從僧語依稀盡佛光那堪事勢盡千古但蒼涼

千佛巖 明王世貞

仲璋感先志諸王貪風因雕鏤漸伎倆刊削滅嶙峋千佛
本非佛一身猶幻身雲門括出後黃向少精神

登攝山絕頂 明葉向高

探奇直上最高峰玄逕懸崖信短筇萬壑松篁羅虎豹半
江風雨挾蛟龍蒼茫不辨前朝寺縹緲時聞下界鐘共識

浮生無住着蒲團相對坐從容

遊棲霞三首

明董應舉

入山不必深清淨不必禪但得時休沐胸中無掛纏出郊
信獨往遇物無不鮮春風翼新麥翠浪生平田川原互藹
藹我行亦翩翩翩翩不覺遠遂至攝山前谷口暗柳葉東
峰抽暝烟僧定人已寂欲借片雲眠一春不自得結念
茲山遊偶爾乘吾暇不及呼朋儔行隨日色遠食借僧厨
幽梵暫起夕警轉覺身世浮自昔明徵君抗志在茲丘生
前實高尚死後空名留何況去來跡倏如水上漚聚散非
一處森森無停流山川豈有待神理自相求暫寄亦不惡
金陵覺志志入靈谷寺所統棲霞寺四卷七十
久住亦不優朝霞朝已代夕霽夕還收且問前時菊今日
還在不物化已如此主者爲誰謀二曉鐘罷清夢靈境淡
營慮攬承欲登山林外有人語遲之携手行望望烟霞去
咲飲白鹿泉挂頰雲生處石骨欲上天半爲佛所據鷲嶺
如在茲短筇聊可御噦噦走鋒稜飄翩同鶴翥望中一點
白江上千帆曙溪谷合杳迴風嵐互吞茹奇變溢人心一
行一佇步不知古來人多少同斯趣三

棲霞寺二首

明曹學佺

雙林初剏跡六代自垂名古塔無全影疎鐘尚舊聲佛頻
掘地得僧偶卓泉生漫復追興廢忘言在化城一不意窮

登嶺翻能遠矚江金焦微露影吳楚屢分邦日落波心鏡
風吹邑際纓平生懷跌宕揮手信難降一

再集攝山方丈

明郭第

平生懷異草幾度攝山行今日相逢處長林共聽鶯蒼松
入雲冷白鹿引泉清一片徵君石能畱出世名
利衡陽寺古刹係棲霞寺下院

在郭城外東城地清風鄉離太平門三十里卽所領棲
霞寺下院去寺五里

殿堂

山門壹

天王殿叁

正佛殿叁

僧院壹

房壹

山水衡陽山

金陵覺志志

入靈谷寺所統棲霞寺

四卷

七十一

金陵梵刹志卷五

銅井院 古刹

在朝陽門內東城柳樹灣地東去所統靈谷寺十二里背城面河城下伏道中引水從銅井口溢出達於御溝霖雨後涵湧可觀院因井得名雖僻隘不足匹諸中寺而撫檻臨流頗有濠梁之趣所領小刹曰十方律院吉祥菴迴龍菴龍華菴雙橋圓通菴慈憫菴

殿堂佛殿 觀音堂 左伽藍堂 僧院 基址貳畝

東至城牆南至城牆西至河

古蹟銅井 水自伏道中來按志義井二一在石于崗七里鋪井關鑄有僧慧廣名南唐保大三年置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銅井院

五卷 一

十方律院 即二一卷

在朝陽門裏相望東城地南去所領銅井院二里係靈谷律堂下院

殿堂山門 壹 常馱殿 叁 大佛殿 伍 左西方殿 叁 右觀音

殿 禪堂 伍 僧院 壹 基址拾壹畝伍分

小吉祥菴

在都城內東城柳樹灣地北去所領銅井院二里

殿堂伽藍堂 壹 佛殿 叁 僧院 壹 基址壹畝 東至御溝南至

水溝西至官街

小迴龍菴

在都城朝陽門內東城柳樹灣地北去所領銅井院貳里

殿堂山門 壹 關聖殿 叁 佛殿 叁 僧院 壹 基址貳畝 東至民房

西至戶部官宅南至官河北至戶部官地

小龍華菴

在都城外東城水關地北去通濟門半里東北去所領銅井院伍里

殿堂佛殿 叁 僧院 壹 基址壹畝 東至大河南至周義

西至城牆北至

小雙橋門圓通菴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銅井院

五卷 二

在郭城雙橋門外東城錦衣衛地東北去所領銅井院

米里北去通濟門貳里

殿堂觀音殿 伍 佛殿 叁 僧院 壹 基址壹畝 東至民塘

西至官水溝北至蘆洲

小慈憫菴

在都城外東城錦衣衛魯灣地東北去所領銅井院米里北去通濟門貳里

殿堂伽藍殿 叁 佛殿 叁 僧院 壹 基址肆畝 東至官街

西至清水溝北至李家地

金陵梵刹志卷五 終

金陵梵刹志卷六

中興善寺

在太平門內北安門後東城地洪武初年初成化己亥

重修東去所統靈谷寺十五里所領小刹曰觀音菴

殿堂山門香天王殿香正佛殿香左伽藍殿香右祖師

殿香大悲殿香藏經殿香方丈香僧院香禪堂香齋

堂香基址拾畝西至官街南至北安門

小觀音菴

在太平門內東城八府橋地東去所領興善寺貳里

殿堂正佛殿香僧院香基址伍畝東至宋府園南至西至官街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興善寺

六卷 乙

北至大巷

金陵梵刹志卷七

中興善寺 初建

在都城外卽所統靈谷寺下院東去寺伍里西去朝陽

門叁里 太宗文皇帝嘗顧瞻山麓有氣不散命工琢

石肖形構閣以記其處正德庚午燬越伍年募緣重建

中石壁光瑩如鏡所領小刹曰首菴

殿堂金剛殿香觀音殿香左碑亭香右碑亭香正佛殿

毘盧殿香後捲蓬香官房香僧院香基址壹百

貳拾玖丈東至潘家火巷南至官街西至王家火巷北至民房

重修觀音閣記略 明南兵部尚書太原喬宇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觀音閣

七卷 乙

南都第一山曰鍾山跨江南北諸山及江漢諸水以獨鍾

其秀望之者時若祥雲紫氣擁護旋繞我太祖高皇帝

陵廟在焉陵之東南有閣曰觀音閣正德庚午春罹讎倂

之變太監蕭公通圖祠興之越五年甲戌始克就緒又明

年而閣成蕭公請余言曰公知茲閣之始乎我太宗文

皇帝繼承大統綏靖四方追惟聖祖肇建丕基祗謁

陵廟實興永慕顧瞻山麓有氣輪菌芬郁良久不散異之

命工琢石肖形構閣以紀其處召方外之有戒行者特虔

焚修以仰答聖祖在天之靈意天人之格可以誠通而

橋山劔鳥之所瑞應禎祥之集又感通之所必有者所以

祝鴻釐延景福匪徒爲象教設也方閣之災公謀之諸同官所助金總千有餘兩篋日授事厥既經營庶工翕聚殿堂門廡煥焉一新都人士來觀妥靈有舍祈休有所棲僧有廬莫不忻然以喜如履樂界臨淨土而心目爲之豁如也 正德十六年辛巳

小判首宿菴

在都城外東城留守衛地洪武時建東去所領觀音閣二里西去朝陽門一里

殿堂仰藍堂壹觀音殿叁正佛殿叁僧院壹基址貳畝

東至官路 南至官路 西至水溝 北至民園

金陵梵剎志 八靈谷寺所統觀音閣

七卷 二

金陵梵剎志卷八

中判佛國寺 古判 勅賜

在都城外東城地南去太平門二里東南去所統靈谷寺十八里蔣山西畔古華嚴菴景泰間僧妙慶募建奏賜今額所領小判曰普濟菴清果寺梵惠院茶亭菴地 藏菴

殿堂山門叁鐘樓壹天王殿叁左伽藍殿叁右祖師殿

正佛殿叁僧院肆基址叁拾伍畝 東至本寺官墻 西至官路 南至刑部墻 北至官路

公產田山 共貳拾畝 貳分

金陵梵剎志 八靈谷寺所統佛國寺

八卷 乙

藏經護勅 文同靈谷

佛國寺記略

明禮部尚書毘陵胡濙

寺在京都太平門外二里許相傳古華嚴菴也無碑可考不知創始何時荒廢已久基址猶存形勢雄偉最爲勝處僧妙慶化募衆緣鳩工集材誅茅剪棘凡殿堂廊廡以次建立鍾魚振揚香積芬苾繚以穹垣種植松柏於景泰五年六月十有八日奏 請賜額爲佛國寺 欽賜藏經勅諭未爲護持 天順元年八月

遊佛國寺

明王章

嶂開佳麗地門對沈寥天幽室憐容膝塵勞喜息肩望窮

鴻鴈外歌向菊花前回首重城路鐘聲隔暮煙

利小普濟庵

在都城太平門外半里東城牧馬所地西北去所領佛國寺二里與城隣近

殿堂伽藍殿參佛殿參觀音堂壹僧院壹基址貳畝東

空地南至城牆西至官街北至荷花塘

利小清果寺

在都城外東城牧馬所紅沙群地南去所領佛國寺十三里太平門十六里

殿堂山門壹左鐘樓壹佛殿叁法堂殿伍僧院叁基址

金陵梵刹志入靈谷寺所統佛國寺八卷二

參畝東至丘家山南至官路北至雷家山北至劉家山

公產田地山塘共壹拾柒畝貳分玖厘

利小梵惠院

在都城外東城興武衛赤馬群地南去所領佛國寺十一里太平門十三里

殿堂山門叁左鐘樓壹佛殿叁僧院壹基址貳畝東至本院西至

塘南至本院田北至本院山

公產田地山塘共壹拾柒畝貳分壹厘

利小茶亭巷

在都城外東城牧馬所王臉群地南去所領佛國寺八

里太平門十里

殿堂山門叁觀音殿叁佛殿叁華藏樓叁僧院壹基址

肆畝東至官街西至官街北至周家莊

公產田地山塘共貳拾玖畝貳分玖厘

利小地藏庵

在都城外東城牧馬所涼馬群地西北去所領佛國寺一里南去太平門二里

殿堂伽藍殿叁地藏殿叁僧院壹基址貳畝東至皇牆南至大

橋西至官路北至胡鷺房

金陵梵刹志入靈谷寺所統佛國寺八卷三

金陵梵刹志卷九

中山東山翼善寺 古刹 勅賜

在郭城東南北去所統靈谷寺三十里正陽門十七里

東城地晉謝太傅高卧東山及與張玄圍碁賭墅即其

處梁資福院武帝建淨名院神僧寶公說法其間宋元

改淨名寺 國朝正統十年重建 賜今額所領小刹

曰廣惠寺祈澤寺天寧寺雲居寺莊嚴寺

殿堂山門 天王殿 正佛殿 左觀音殿 右地藏殿

殿 急諸天殿 左伽藍殿 右祖師殿 寶公殿

靈官堂 壹方丈 僧院 拾捌基址拾貳 東至驛子美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翼善寺 九卷 乙

官路 西至孫明山 北至楊家山

公產地山 共陸拾肆畝 玖分貳厘

山水東山 一名土山周回里高二十丈無巖石故曰土

半道今謂此山下道為半道 晉石季龍入寇秦漢

所成自土山至江東 沈約郊居賦臨吳隅兮縱目

即堆塚而瀟勝躡東山 之嵒樓乃文靖之所宴

古蹟布塞亭 實錄吳景帝自會稽至曲阿有老翁千帝

速行即日進至布塞亭孫綝迎於土山之

野土山墅 秦符堅入寇謝安命駕出上山墅張晏與

張玄圍碁賭別墅即此時樓節林木甚盛

無存 今

翼善寺碑記略 明禮部侍郎陳璉

土山有寺一區名曰東山淨名寺舊名資福院世傳吳景

帝欲至金陵有老翁千帝速行起自會稽即日至布塞亭

孫綝迎帝於土山之半墅而茲山之名始勝晉丞相謝安

謝事棲止於斯姪謝玄入而問計丞相高卧於山間怡然

無懼色玄復請遂命駕出張宴於土山之陽而茲山之名

益振至梁武帝建名淨名院有神僧寶公者遍遊名山求

棲息之所觀是山之勝遂講經說法於其間由是土山之

勝益彰而淨名之境益顯矣下自宋元改額淨名寺以至

於今殿廡僧舍年深已毀及半惟佛殿一所獨存於是袁

智海等募緣資財大作修崇巍然鼎創香火增崇僧行日

盛誠足以表茲山之勝槩也正統十年六月初十日題奏

金陵梵刹志 入靈谷寺所統翼善寺 九卷 二

禮部尚書胡濙奉 旨與做翼善禪寺因識其事於久遠

云 正統乙丑八月十五日

謝公墅歌 唐溫庭筠

朱雀航南繞香陌謝郎東墅連春碧鳩眠高柳日方融綺

榭飄飄紫庭客文楸方罝花參差心陣未成星滿池四座

無喧梧竹靜金蟬玉柄俱持願對局含情見千里都城已

得 蛇尾江南王氣繁疎襟未許符堅過淮水

土山 唐李白

不向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遊謝氏山亭 謝靈運 唐李白

謝靈運 唐李白

淪老臥江海再歡天地清病間久寂寞歲物徒分榮借君
西池遊聊以散我情掃雪松下去捫蘿石道行謝公池塘
上春草颯已生花枝拂人來山鳥向我鳴田家有美酒落
日與之傾醉罷弄歸月遙欣稚子迎

士山

明黃姬水

昔臥會稽客因留東山名宛然林泉趣猶是謝公情遠墅
草全沒空門臺半傾誰知遊衍者偏解慰蒼生

東山

明焦竑

謝墅維青舫蕭臺接紫城到門雙樹立隔岸亂峰迎龍臥
曾先達鴻冥愧獨行蒼生誰繫望懷古重含情

金陵覺志

靈谷寺所統

九卷 三

廣惠寺

在郭城上方門外東城地西北去所領翼善寺一里去

通濟門二十五里

殿堂佛殿

僧院

基址

東至官路
南至竹山
西至瀟港
北至官路

新澤寺

在郭城高橋門外東城地南去所領翼善寺十里西去
正陽門三十里卽新澤山宋少帝景平元年建名祈澤
治平寺會昌中廢南唐昇元間復宋治平間改祈澤寺
元至正二年重建 國朝嘉靖十二年修葺爲祈禱雨
澤之所連彭城接青龍泉流激徹如鏡

殿堂金剛殿

天王殿

正佛殿

左觀音殿

鍾樓

宣
座右地藏殿

龍王殿

僧院

基址

貳拾壹

公產田地

共叁拾陸畝

山水祈澤山

高五十丈

墮雲峰

寺左山上亂石嶺

僊人

巖伏如仙人

翻經平

寺後山上廣可盈畝

平若掌

上有流水環曲如鑿登則

古蹟雙文杏

在殿內相傳爲初法師

南唐斷碑

舊埋

盛時泰出之其文首云晉水齊雲山釋無名後云秦

正之月元年與德謙及保大惟新諸字餘殘缺不可

讀以

金陵覺志

靈谷寺所統

九卷 四

遊祈澤寺

宋王安石

駕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白梅並長林黃柳芽短筇
河際來暑夕桑間斷春暎一川明雪消千壑漫魚隨竹影
浮鳥悞人聲散玩物豈能留于時吾自懶

墮雲峰

明盛時泰

彷彿晴雲氣墮影青林限有日從龍去長空起迅雷

仙人岩

明盛時泰

名山多靈蹤古仙探仙迹白鶴忽歸來疑是雙飛鳥

翻經平

明盛時泰

道人持經函坐向盤陀讀經罷寂無聲松風起巖谷

小 天寧寺 古刹

在郭城高橋門外東城地北去通濟門三十七里西南
去所領翼善寺十五里宋治平二年建 國朝正統間
重建復燬今僅僧舍數椽山林幽迴野泉散落人跡鮮
至

殿堂山門 參 佛殿止存 僧院 參 基址伍畝 東至張家山 南至王家山

北至王家山 西至青龍山

公產田山塘 共伍拾肆畝 壹分

天寧寺遊記略 明按察副使顧瓌

正德丁丑春三月九日予兄東橋先生赴官台州李飲虹

金陵梵刹志 八靈谷寺所統翼善寺 九卷 五

王南原羅半憲諸君偕予出餞于祈澤寺寺在高橋門外
十里有龍泉古木之勝酒數行東橋別去予與諸君共宿
祈澤舊聞隣寺號天寧者境絕幽夔次早邀諸君遊詢祈
澤僧多詒以道遠且險不可至予意良阻王羅二君銳意
欲行遂從僧借小童導騎緣寺前逕登山歷墟墓數處即
平野曠然兩傍皆童山環抱縱轡行里餘見山盡處如門
闕狀闕外諸山濃淡晦明如畫方愛玩未已覺山腹間隱
隱有樓閣在空際到即寺也眾皆大喜棄馬振衣緣石逕
而登逕且半聞陂陀下灌莽中有聲洶洶如雷奔風怒于
謂諸君此當有異泉乃遣人踪跡之徐步入寺寺僧多出

乞食獨老僧惠禱者見客至似喜延入室焚香供茗甚肅

室亦雅潔不類荒山少憩復出寺先所遣人來報山下果

得泉但荒翳不可入予奮然先行道諸君藤稍竹刺時絀

冠袂輒絕之以去稍下見泉珠零玉散飛落石澗中可十

數處不知所從來亦莫能極其所止澗澗尺餘兩傍及底

皆山石自然所成玲瓏崿岬清泉如空碧玉漬于喜呼酒

飲諸君擇泉流平緩處列坐汎觴各引滿數觥而出回及

山半得泉脉樹間乃平地湧出不甚瀾溢不知何緣流衍

之廣乃爾既登復觴寺外石上數行乃上馬歸

遊天寧寺 明王韋

金陵梵刹志 八靈谷寺所統翼善寺 九卷 六

問年看井幹結夏閉山門路夾雙峰起泉流百道喧葡萄

纏廢棟峽蝶舞荒園窈窕堪棲隱逢人未可言

小 雲居寺 古刹

在郭城高橋門外東城地西去正陽門四十里西南去

所領翼善寺三十里鍾山舊有雲居寺及登覽詩今相

去尚遠或移改無考因另入鍾山廢寺

殿堂山門 參 觀音殿 右伽藍殿 僧院 參 基址叁畝

東至官溝 南至官溝 西至八里民田 北至太子山

公產田地塘 共壹拾畝 叁厘

小 莊嚴寺 古刹

在郭城高橋門外鳳城鄉東城地西去正陽門四十七里西南去所領翼善寺二十五里實錄謝尚以永和四年捨宅造莊嚴寺宋大明中路另造莊嚴寺于西藥園改爲謝鎮西寺陳大建元年燬後五年豫州刺史程文秀修復孝宣帝勅改興嚴寺按元金陵新志謝尚莊嚴寺已改興嚴寺今寺仍名莊嚴考謝尚宅又在城中竹格渡不知何年徙此據其寺唐貞觀已酉間牛頭惠忠禪師移住建法堂元季復燬 國朝永樂間僧真常重建

殿堂山門 佛殿左伽藍堂僧院房基址拾伍畝

金陵志 入雲谷寺所統 九卷 七

東至唐武氏房 西至官路 南至王鎮民地 南至寺中田 北至王鎮民地

公產田塘 共壹拾柒畝

人物宋曇斌 南陽人融治百年陶賞諸部開筵講說四遠皆至孝建初敕王玄謨資發出京陳郡

哀榮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試之斌不屈榮適躬自往候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宋建平王景素亦請其戒範元徽中卒于莊嚴寺

僧曼 有碑 道慧 止靈暉寺精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莊嚴寺母憐其志後出家爲道捨宅爲寺不遠

精舍并手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爲造碑銘 唐慧涉不棲名聞大曆初于金陵莊嚴寺遇牛頭山忠禪師一言知歸遂命入室授以法要追忠捐世建武歲

美富 惠忠 莊嚴寺開牛頭山威禪師葉達摩師得代云 惠忠 佛法印遂造山禮謁夙夜精勵常願陀山

澤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鐘製味同羹用畢懸於樹杪方復繩牀晏坐終日如杭木不易時寒暑一初積四十年遂影靈應州牧明賢頻詣山體謁再詣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年始出止莊嚴傳詳弘覺寺

附恭講樓覽晉謝尚 永和四年捨宅造寺

大莊嚴寺碑銘 隋開府儀同三司江總

蓋聞僧伽水瀕波斯創以禪地醍醐山頂舍那肇其梵域此乃住劫之勝因上方之妙範於是俯察地勢懸之以水仰惟星極揆之以日百堵咸作千坊洞啟前皇則紅塵四合見三市之盈虛後睇則紫閣九重連雙闕之聳峭加以

園習歡喜水成功德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樹搖音樂無待金奏重鑪夜奠遙來海岸之香法鼓早譟非動泗濱之石

金陵志 入雲谷寺所統 九卷 八

摧空金表跨八萬之俱成界道銀繩面四衢而拓製厠壁綴珠凌丹霞而結宇雕光鏤米望紫極而開軒俯看驚電

影徹瑠璃之道遙拖死虹光徧水精之域層楹刻楠風伯走而未升靈櫟飛甍甬師攀而不逮銘曰灼爍金莖崔嵬

銀表翔鸞仰翥威鳳靈橋木密聯綿香泥繚繞日圓檐外荷披棟杪翠落陰虬朱填陽鳥高僧累萃願學滋多弘宣

方等傳綜圍陀皆傷寸 竝悟天波式旌鏤碣無待雕戈標年刹土比數恒河

莊嚴寺重興記略 明釋印卷

寺在上元之鳳城鄉距都城四十里許東晉永和四年謝

尚捨宅爲莊嚴寺宋大明中路后於宣陽門外太相西樂園造莊嚴寺改此爲謝鎮西寺至陳大建元年毀於延熹後五年豫州刺史程文秀更加修復唐貞觀己酉牛頭惠忠禪師移居莊嚴寺建法堂元季毀於兵燹悉爲瓦礫之區大明開國四海又安在處佛寺廢而復興主僧眞常奮志募緣建造興復于洪武戊午畢工於永樂癸卯復置田畝以贍衆食而寺額從舊名焉 成化元年仲呂月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梁元帝

夫宏才妙物雲液之所降生獨振孤標倫類之所遠絕是故隋光燭魏非折木之恒珍和璧入秦豈潤山之常寶僧

旻法師蓋天地之淳精宇宙之環罷本姓孫氏有吳開國

大皇帝其先也法師道靄二儀德充四海含春夏之生長

抱日月之貞明辭旨清新置言閑遠千門萬戶必臻其奧九部五時若指諸掌坦然夷易豁爾洞開故緇素結轍幸戎延道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趨深澤哲人云逝指南誰屬銘曰永離百非聞之寂滅苟云未樹共歸今轍方墳結構伽藍罷設朱火一潛青松長列

僧旻法師傳略

高僧傳

釋僧旻家于吳郡之富春吳大皇帝其先也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柏雖小已有凌雲之

氣由是顯譽年十三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道

爲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移任莊嚴尚書令王

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聯環言旨摧敵儉曰若竺

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

言無不切衆皆觀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

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請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遠矣文

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

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

傾屬次公乃放麈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之

五聚有十五番以爲難窟每恨不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

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

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客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斯

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

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市山棲邑寺莫不掩扉

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爲詐言雖竟日

無起疲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

何以立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頓悟以通經釋時重僧

柔影毘曇以講論貧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

永元元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旻爲

法王旻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

士非謂講者由是舉傳遐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中以縞帶值齊曆橫流道屬昏詖因避地徐部仍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恨復潤有聞南北皇梁齊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葦天子禮接下延亟深睭悅勅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籠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波若經以通大訓又勅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見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二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旻十

金陵志

八卷寺所統

九卷

十一

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克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解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搏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徒彌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樂檻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啟聞有勅聽停講五十日悉移窻戶四出簷窗又進給

金陵志

八卷寺所統

九卷

十二

牀五十張猶爲迫近枕程摧折日有十數少與齊人張融謝眺友善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旻亦密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儻從到房旻稱疾不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王智遷先知以告旻旻曰吾山數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顒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臥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至旻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几杖鑪香褥席塵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使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山寺權停莊嚴因遂彌留以至大漸中使參候相望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一勅以其月六日窆于鍾山之開善墓所隱士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皇太子湘東王並爲製文樹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于本寺初旻嘗樂于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旻嘗造彌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彌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

頗宜其言曼聞而最之曰禮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澆偽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諸墻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弘麗曼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嘗倦廢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金陵梵刹志卷十

中
刹方山定林寺 古刹

在郭城高橋門外北去正陽門三十里所統靈谷寺四里東城天印山後宋乾道末年秦高僧善鑑創按上定林寺在鍾山寺廢因請其額于此遂名定林元至正間重修 國朝洪治五年重建山林幽靚齊武欲起離宮卽此所領小刹曰東霞寺外永福寺

殿堂金剛殿 冬天王殿 冬左鐘樓 右禪堂 正佛殿

楹左觀音殿 冬右輪藏殿 冬毘盧殿 冬僧院 冬基址

五畝 東至許家山 南至方山 西至龍山 北至岳家山

公產田山塘 共捌拾壹畝

山水方山 高一百一十六丈周二十七里圍經云四面記曰山形方如印故曰方山亦名天印山 秦始皇時衛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乃遣朱衣三千鑿方山流淮水以斷脉 齊武帝嘗欲於天印山起離宮期勝新林苑徐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少留方山 陳陳勳發屯田兵于方山神乃止 見世說

方山 山南截洪立球號方山球又按南史湖熟縣方山球高峻冬月行旅以爲難齊明帝使沈隱修之乃開四

行客石龍池 山頂大 旱不涸

八卦泉 後

古鐘乳鐘 即景陽鐘有一百八乳乳各異聲相傳有

人物宋曇摩蜜多 蜜多天性靜雅愛山水以爲鍾山

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探上山勢以法願略 僧遠

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

略道嵩沉隱有志用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性好捨

有造者魏承外無兼物宋元徽中止鍾山定林寺人

詞獎以代饌焉慧彌前少誦大品精修三昧乃觀

化京師止鍾山定林寺不出山法獻元嘉十六年止

三十餘年六時懺誦必為衆先定林寺後西

遊于闐德佛牙及龜茲國金翅鏤像費還京師行律

精純德高物范永明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為僧主

分任南僧鏡家貧母以應募泣血服畢出家大闡經

北兩岸僧鏡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為一

門之師陳郡謝靈運以德旨致致才世祖勅止定林

下寺頌建法聚聽衆雲集者有法華維摩尼義疏并

玄論齊僧柔立招提旁末義士以素者有開徵書

歲及文宣諸王再三招請乃更出法通入京初止莊

京止定林寺躬為元匠四遠欽服嚴後魏定林

上寺樓閣應素養道惟勤齊竟陵文宣王丞相文獻

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舉吳國陸果尋陽

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戒法晦跡僧佑見報梁傳

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體識精告僧佑見報梁傳

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體識精告僧佑見報梁傳

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體識精告僧佑見報梁傳

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體識精告僧佑見報梁傳

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體識精告僧佑見報梁傳

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體識精告僧佑見報梁傳

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體識精告僧佑見報梁傳

鍾阜三十餘載坐禪誦念體識精告僧佑見報梁傳

大士弘傳附參講樓覽晉何尚之致仕退

方山上定林寺記宋免解進士建康府校書稽朱舜庸

古者四民各有所居故居士於學居農於田居工於肆居
商於市是時釋老二氏未興其奚居此王政之所必無也
迨漢之東始居僧於寺歷代相因訖于今釋教之盛極矣
凡城郭山林寺之占勝者多而其徒之居山尤為人所重
豈不以是道之妙非求之於寂寞之濱則不可得苟其徒
不以精勤枯淡為心亦必不能久安於此其取重以是乎
方山上定林寺蓋即山而居者也當乾道末年有秦高僧
善鑑始來是山結廬行道未幾遠近信慕施者踵至於是

率其徒疏泉蒔松徙石闢塗土木之工次第而舉無何有

殿以奉佛有堂以會法有室以安眾以至門廡庖福莫不

畢具方其事之權輿也即詣府請移鍾山梁朝廢寺上定

林額於此其地故有山川登臨之美為荆榛所蔽為狐狸

所嗥為樵夫牧子所過而不睨不知幾年一旦雪春朱甍

隱然出於煙霏空翠間號清淨伽藍信其地有待歟鑑尋

示滅其弟子義瓊主之已而令義城代焉諒薦得人閱三

十稔隄瀕河之田而歲有計建轉輸之歲而日有資此其

師疇昔之志卒待瓊城而後成其勤至矣洎城領事猶以

身先人蓋思備其所闕壯其所居以稱其山之高且大也

金陵苑志八靈谷寺所統 十卷 三

駸駸乎與諸雄剎亢一日踵僕門告曰寺之成已久曾無

紀述惟累世經營之難恐寢就曖昧子與我善且習知其

詳盡記之僕固辭不獲則為叙其本末又從而為之說釋

氏以寂滅為宗以苦空為行以慈悲為願以遠去塵囂為

高從上諸祖師以是道密相付囑故其建立往往壯巖谷

荒寒之境疑若過清難居而必棲其徒於此者蓋使其朝

夕所接不見異物無害於心惟佛法是求如此則於一切

經行坐臥去處覺水鳥風林無非宣揚第一義諦惟恐山

之不深林之不密此所以為真實堅固不可退轉也歟今

定林為寺誠得其所而鑑之遺範所謂向鑽頭邊取人者

耶 嘉定庚辰正月望

方山重修上定林寺記 元翰林學士虞集

集慶郡城東南出三十里有方山焉敦厚方正巋然在望於地勢爲貴重者也故宋乾道中蜀僧善鑑築佛寺于山半請上定林之名而名之度弟子以居二百年于茲矣世有廣學博聞之士出于其間蓋人境相成爲勝者也國家至元初開講席於郡之天禧真定德公實來上稟朝廷之旨下爲民庶之歸宣通要言開見開悟居數十年學者日盛德公之歿用其法蘭維之烟烟所及凡竹石林木皆成舍利紺碧圓潔人爭取而奉之以求福焉嗣其講者則瓦金陵聲刺志 八靈寺所統 定林寺 十卷 四

官戒壇東魯儒公也志樂閑退委而去之自方山來主其席宣慈恩之教沛然於是邦者則退菴無公其人也天曆天子又替金陵清燕之暇洗心於佛乘凡行道明教之士莫不知名歲已巳無公與二三大僧同朝于京師其徒嵩公偕行召見講法深稱旨意寵遇之厚又留弗遣明年俄示寂焉上加閔悼思所以繼之者平山嵩公簡在上心卽遣近臣今湖廣行中書省左丞王士弘浙西廉使伯顏帖木兒錫命嵩公主天禧之席嵩公曰上恩深重非所敢當况我遵行有絕流演公在請以命之上嘉其能讓不違其請又與歎若曰雖佛氏之言無所忌諱無公既退就寂滅

又以絕流繼之非所以廣學海而興大業也時虞集侍立奎章詔爲更之集以上意更之曰道源於是命士弘傳詔俾演主講于集慶而嵩次之賜伽梨衣織金爲之妙麗殊勝上嘗奉觀音大士香像於內閣及北還出付演嵩崇奉之至是兩賜錢凡伍萬餘緡俾爲閣以居之目致爪華之供皆士弘所傳旨也既而永以重幣錫以名香加以美號恩數之隆演嵩二公蓋無異也及嵩繼演今上皇帝御極嘉惠法林金衣香幣之賜名號之美亦一再至而天禧之盛洋溢于方山之表矣定林三出名士龍光相承泛觀東南未有能及之者矣嵩公思定林之舊而受業師妙至在金陵聲刺志 八靈寺所統 定林寺 十卷 元

焉不忍忘其初也乃出衣孟之資與土木之役加意于定林大修寶殿經藏傍及修廊與凡屋之爲羽翼者弊而圖全與更新無異所特作者寺之僧堂三門鑄大鐘建樓以居之買田得若干畝取其租以脩歲月之完葺者焉功成今浙西廉使伯顏帖木兒至中與集皆同朝過行臺見嵩之成績以書相告請爲之記焉其來者徑山第一坐道甫蚤受業於定林者也至于山中相從易朔而後從容及之可謂委曲者矣集嘗聞之衆生自無始以來執着諸有以受苦極諸佛悲憫示以空法又懼滯於空寂中道出焉是故無有亦有無有亦空則妙有真空無間然矣使彼蠢然

含靈之衆日用而不知者以冰釋疑情頓識根本此吾佛教意自世祖至于今上皇帝列聖一心崇是教以福斯民有在於是其可無以記之哉嵩公身任講事之重不違世法又廣剎海以表其初心道甫分席之山其所以來告者不墮於有爲不滯於無爲故集得以緒言記之也如此大元至正五年乙酉四月

重建方山定林寺記略 明南太常少卿翟瑛

金陵據天下之形勝爲四方之都會去城東南三十里許其峰巒競秀望之巋然端重而蒼翠者天印山也風氣凝聚林木蒼鬱隱映於林壑之間者定林寺也宋乾道間善鑑法師始建其寺至今五百餘年矣 國朝有僧曰道泰者嘗住持是寺遍叩諸檀越建大佛殿四天王殿時天順甲申金陵居士朱福珎慨然罄其所積之貲而一新之其所建者若毘盧殿大士殿金剛殿輪藏殿與夫大藏尊經及諸供罷之類罔不周備其餘齋室禪室廊廡方丈山門又福珎之子鑑鈴鏞鐸之所完皆次第而一新之誠可謂規模弘麗矣經始於天順庚辰落成於成化壬寅

定林寺沙門表請斷殺議 廣弘明集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欲上定林寺沙門僧佑龍章邑正柏超度等上

啓云京畿既是福地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尚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治之旨請丹陽琅邪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勒付尚書詳之議郎江貺以爲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于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一朝抑絕客忍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被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兼都令史王述以爲京邑翬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祁寒暑雨人尚無怨況去俗入真所以可悅謂斷之爲是左丞謝幾卿曰不殺之禮誠如

金陵志

卷之二

十卷

王述所議然聖人爲教亦與俗推移卽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郎江貺議尚書臣賈僕射臣昂全堂已下並同覲議帝使周舍難貺曰禮云君子遠庖厨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此皆卽日興仁非關及遠三驅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侯王述議遂斷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官絞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截剪有乖仁恕至廼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麋爲牲牲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神實愛民不責

無識所貴誠信非尚血管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同姓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誦贊為事山川小祗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知俗法所用以身賽答事自依前則臣曰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尚血腥之祀或歆蘊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為善其誠無惑何往不通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為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為弘語其無不待牲牷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禴祭由來尚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以麁為牲於義未達方之紋錦將不矛盾乎

集程伯淳語

法喜志

金陵梵刹志

八靈金寺所統梵刹中

十卷 八

程伯淳嘗曰佛說光明變玩初莫喻其旨後看華嚴合論却說得分曉應機破惑名之為光心垢解脫名之為明只是喻自心光明便能得入光照無盡世界公每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乃語學者曰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一日過定林寺偶見衆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一坐一起並準清規乃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

釋法願傳畧

高僧傳

釋法願先穎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為梅根治監有施慎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

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為新道令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伎及著父占相皆脩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備相自業宗殷沈慶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為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聞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餽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鎖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勅住後堂知陰陽秘術後少時啟求出家三啟方遂為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殷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為五戒之師會譙王構逆羽檄嶺南殷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果如願言殷遷豫州刺史復攜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減衆僧床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孝武即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閣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怒勅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為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

金陵梵刹志

八靈金寺所統梵刹中

十卷 九

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卽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敎乞還鄉至鄉少時勅旨重疊願後出憇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旣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鏡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飼魚鳥或金陳蔡利志 八雲金手所說 十卷 十

釋僧遠傳畧

高僧傳

釋僧遠渤海重舍人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具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聞里有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歛死撫

生恩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勅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遂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豈止敬恭將以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邊自龍象宗旨緬邇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廼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耆臘而直骸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金陳蔡利志 八雲金手所說 十一卷 十一

素謂棲玄寺是先王經始既寺是人外欲請遠居之慙歎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諮訪委悉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房房閣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太祖遣問臥起然後轉蹕而去至于寢疾文惠文宣並服膺師禮數往參候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二十餘載游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帝致書于沙門法獻曰承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叙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

金陵志

大雲寺所統

卷

十二

傳大士傳

神僧傳

大士傳弘者住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或金色表於胸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腳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重瞳

色貌端峙梁孝武聞之延居鍾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獨設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宴然共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災乃然臂爲炬奠禳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脇而卧奄就昇遐初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其飼虎餘飯棄擲林間化而爲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

劉慧地傳

梁書

金陵志

大雲寺所統

卷

十三

劉魏字彥和東莞人雅爲太子昭明所重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俗遂博通經論區別部類而爲之叙定林寺藏經卽其銓次也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常置几案間凡都下寺塔及名僧碑碣皆出其手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燔鬚自誓帝嘉之賜法名慧地

鄰里相送至方山

南宋謝靈運

祇役出皇邑相期憩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積病謝生慮寡欲罕所關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與諸兄弟方山別詩

晉王彪之

脂車總馳輪汎舟理飛棹絲染墨悲歡路岐楊感悼

侍遊方山應詔

齊王融

巡躡望登年悵飲臨秋縣日羽鏡霜尋雲旗落風甸四瀛
良在目八寓婉如見小臣竊自嘉預奉栢梁讌

侍遊方山應詔

梁沈約

清漢夜昭哲扶桑曉陸離發吹垂楊下建羽朝夕池縱金
浮水若聳蹕詔山祇一霑九霄露藜藿終自知

下方山

梁何遜

寒鳥樹間響落星川際浮繁霜白曉岸苦霧黑晨流鱗鱗
金陵雜志 入靈谷寺所統 定林寺 十卷 十四逆去水瀾瀾急還舟望鄉行復立瞻途近更修誰能百里
地繁繞千端愁

定林

宋王安石

定林青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薄石路午

陰多處弄潺湲

自讀書臺上定林

宋王安石

橫絕潺湲度深尋壑確行百年同逆旅一壑我平生

登方山絕頂

明許穀

天印山高四望遙振衣同上興飄蕭深巖藉草秋仍茂絕
嶺清池早不消散睇青巒團錦甸舉頭蒼鵠接丹霄洞中

却愛樓真者不信人間有市朝

小東霞寺

在郭城上方門外東城崇禮鄉西去所領定林寺二里

北去正陽門三十二里

殿堂山門

壹右觀音殿 壹僧院 壹基址拾畝 東至官街 南至荒圩

西至秦淮河 北至鵝籠山

小外永福寺

在郭城上方門外泉水鄉東城地西去所領定林寺十

里北去正陽門四十里

殿堂山門

壹佛殿 壹左伽藍堂 壹右祖師堂 壹觀音殿

金陵雜志

八靈谷寺所統 定林寺 十卷 十五

伍僧院

貳基址玖畝 東至官路 南至小埠寺田 西至本寺水溝 北至官路

公產田

分貳畝

